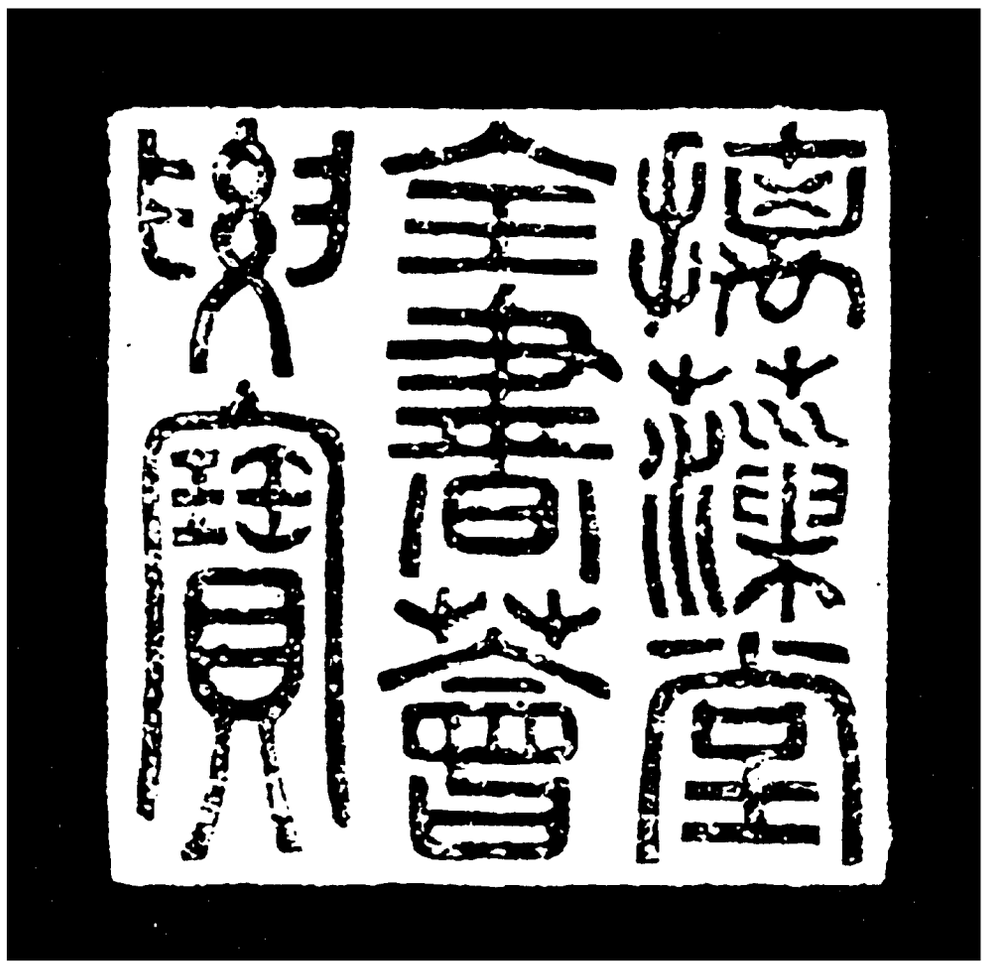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薈要

【集部】



乾隆御覽本

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第一册

Z121.5
CH1
76

吉林人民出版社

ZJU001016184

徐孝穆集

〔陳〕徐陵撰〔清〕吴兆宜注 徐文炳增補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徐孝穆集卷一

詳校官原任編修臣徐立綱

乾隆御覽之寶

徐孝穆集目録

卷一

鴛鴦賦
驄馬驅
中婦織流黄
出自薊北門行
隴頭水
折楊柳
關山月二首
洛陽道二首
長安道
梅花落
紫騮馬
劉生
烏棲曲二首

雜曲
長相思二首
同汪詹事登宮城南樓
走筆戲書應令
春情
奉和詠舞
和簡文帝賽漢高帝廟
山齋

詠柑
侍宴
奉和山池
山池應令
別毛永嘉
秋日別庾正員
新亭送別應令
和王舍人送客未還閨中有望

為羊兖州家人荅餉鏡
詠織婦
內園逐涼
鬬鷄
詠日華
詠雪
春日
奉和簡文帝山齋

勸進梁元帝表
讓五兵尚書表
讓散騎常侍表
讓左僕射初表
讓右僕射初表
為王儀同致仕表
為始興王讓琅邪二郡太守表
為護軍長史王質移文

移齊文
檄周文
安成王讓録尚書表後啓
謝敕賚燭盤賞荅齊國移文啓
謝敕賜祀三皇五帝餘饌啓
謝兒報坐事付治中啓
謝賚齎啓
謝東宫賚蛤蜊啓
謝賚蛤啓

卷二

為貞陽侯與太尉王僧辯書
為貞陽侯荅王太尉書
為貞陽侯重與王太尉書
為貞陽侯荅王太尉書
為貞陽侯重荅王太尉書
又為貞陽侯荅王太尉書

為貞陽侯與陳司空書
為貞陽侯重與裘之横書
為貞陽侯與荀昂兄弟書
在北齊與楊僕射書
在北齊與宗室書

卷三

在北齊與梁太尉王僧辯書
與王吴郡僧智書
荅李顒之書
為陳武帝作相時與北齊廣陵城主書
為陳武帝作相時與嶺南酋豪書
為陳武帝與周宰相書
為陳主與周冢宰宇文護論邉境事書
為陳主荅周主論和親書
在吏部尚書荅諸求官人書
同前此篇陳書本

荅周處士書
與章司空昭達書
重荅朝臣書
薦陸瓊書
報尹義尚書
與李那書
與顧記室書
荅族人梁東海太守長孺書

諫仁山深法師罷道書
與智顗書三首
五願上智者禪師書

卷四

玉臺新詠序
司空徐州刺史侯安都德政碑
廣州刺史歐陽頠德政碑
晉陵太守王勵德政碑

丹陽上庸路碑
孝義寺碑
齊國宋司徒寺碑
長干寺衆食碑

卷五

東陽雙林寺傅大士碑
天台山徐則法師碑
皇太子臨辟雍頌 有序

太極殿銘 有序
報德寺剎下銘
麈尾銘
陳文帝哀策文
司空章昭達墓志
河東康簡王墓志
裴使君墓志

卷六

陳武帝即位詔
梁禪陳詔
陳公九錫詔
進陳武帝為長城公詔
陳文帝登祚尊皇太后詔
封始興王詔
為陳武帝即位告天文
梁禪陳策文
陳公九錫文
陳武帝下州郡璽書
梁禪陳璽書
附備考

臣等謹案孝穆集六卷陳徐陵撰

國朝吳兆宜箋注陵字孝穆東海郯人梁太子左衛率摛之子八歲能屬文既長博涉史籍在梁世已有文章名入陳後累官侍中安右

將軍左光禄大夫南徐州大中正建昌縣開國侯謚曰章事蹟具陳書本傳隋書經籍志載陵集本三十卷自唐以後久佚不傳此乃後人從藝文類聚文苑英華諸書内採掇而成非其原本兆宜字顯令吳江人所注有王臺新詠庾信集才調集韓偓集諸書而是編亦其一種中間有未及注者則其同里徐文炳所增補也陵為文綺麗與庾信齊名世號

徐庾體史稱其緝裁巧密多有新意自有陳創業文檄軍書及禪授詔策皆陵所製為一代文宗今其著作什一尚存往往可與史相証如資治通鑑梁武帝太清二年遣建康令謝挺散騎常侍徐陵等聘於東魏胡三省注謂建康令秩千石散騎常侍二千石謝挺不當在徐陵之上蓋陵將命而使挺特輔行耳今按陵在北齊與楊僕射書有云謝常侍今

年五十有一吾今年四十有四介已知命實又杖鄉云云是謝挺實為正使蓋假散騎常侍以行通鑑但書其本官故胡三省不免曲為之說可據此書以釋其疑是亦讀史者之所宜叅攷矣乾隆四十二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徐孝穆集卷一

陳 徐陵 撰

吳江吳兆宜註

賦

鴛鴦賦

飛飛兮海濱去去兮迎春炎皇之季女漢張良傳注師古曰赤松子仙人號也神農時為雨師服水土教神農能入火自燒至昆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去織素之佳人古詩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素織縑日一匹織素五丈餘將縑來比素新人不如故未若宋王之小史含情而死列異傳宋康王埋韓馮夫妻宿夕文梓生有鴛鴦雌雄各一恒棲樹上晨夕交頸憶少婦之生離恨新婚之無子玉臺新詠漢建安中焦仲卿妻劉氏為仲卿母所遣其家逼嫁沒水仲卿亦縊人哀之為詩云中有雙飛鳥自名為鴛鴦既交頸於千年亦相隨於萬里山雞愛其毛羽映水則舞孤鸞照鏡不成雙范泰鸞鳥詩序昔嗣賓王結置峻卵之山獲一鸞鳥王甚愛之三年不鳴其夫人曰嘗聞鳥見其類而後鳴何不照鏡以映之鸞覩影悲鳴而絕天下真成長合會無勝比翼兩鴛鴦觀其哢吭浮沈左思蜀都賦哢吭清渠輕軀瀺灂張衡南都賦汰瀺灂兮船容裔拂荇戲而波散排荷翻

而水落特訝鴛鴦鳥長情真可念許處勝人多何時肯相厭聞道鴛鴦一鳥名教人如有逐春情不見臨邛卓家女祇為琴中作許聲玉臺新詠琴歌序相如遊臨邛富人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竊於壁間窺之相如鼓琴歌以挑之其歌曰何緣交頸為鴛鴦胡頡頏兮共翱翔

樂府

驄馬 驅馬

白馬號龍駒晉陸雲傳閔鴻見而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定是鳳雛 雕鞍名鏤𩊚三輔決錄平陵公孫奮富聞京師梁冀知奮儉悋以鏤𩊚鞍遺奮從貸五千萬 諸兄二千石徐樹穀曰後漢循吏傳秦彭字伯平扶風茂陵人也六世祖襲為潁川太守與羣從同時為二千石者五人故三輔號曰萬石秦氏 小婦字羅敷古樂府秦氏有好女自言名羅敷 倚端輕埽史一作吏未詳漢高五王傳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埽齊相舍人門外舍人怪之以為物而伺之得勃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為舍人言之悼惠王拜為內史 召募擊休屠漢霍去病傳上曰驃騎將軍收休屠王祭天金人 塞外多風雪城中絕詔書空憶長楸下曹植名都篇走馬長楸間 連蹀復連踊文君白頭吟今日斗酒會明旦溝水頭蹀躞御溝上溝水東西流按踊音鋪馬蹀跡也

中婦織流黃玉臺新詠古詩府相逢行云大婦織羅綺中婦織流黃小婦無所作

挾瑟上高堂

落花還一作飛井上春機當戶前帶衫行幛口覓釧枕檀一作邊數鑷疑作躡經無亂魏志舊綾機五十綜者五十綜者六十躡扶風馬入壇鈞患其喪功費日皆易以十二躡新蠶緯易牽古今注蒲雞一名催織一名絡緯催織謂鳴聲如急織絡緯謂其聲如紡績也蜘蛛夜伴織張協雜詩蜘蛛網四屋通卦百舌者反舌鳥也能反覆其舌隨百鳥之音 百舌曉驚眠易緯 封用黎陽土東觀漢記鄧訓故吏黎陽步推鹿車過易陽載青泥一襆遺訓知訓好青泥封書從者雄常把三寸弱翰齋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 書因計吏船揚雄荅劉歆書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衛卒會督水衡錢漢書本始二年春以水衡錢為平陵徙民起第宅注應劭曰水衡與少府皆天子私藏 欲知夫壻處古樂府東方千餘騎夫壻居上頭 今出自薊北門行樂府遺聲都邑三十四曲有出自薊北門行鮑昭出自薊北門行行注薊故燕國 薊北聊長望黃昏心獨愁屈原離騷云黃昏以為期 燕山對古刺代郡隱一作倚城樓屢戰橋恒斷長冰塹不流天雲如地陣漢月帶胡秋漬土泥函谷顧有孝曰後漢隗囂傳王元曰元請以一丸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援繩縛涼州朱鶴齡曰漢西域傳烏秅國其西則有縣度縣度者石山也谿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云 平生燕頷相會自得封侯後漢班超傳相者指曰生燕頷虎頸飛而

食肉此萬里侯相也後以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封定遠侯

隴頭水崔豹古今注橫吹胡樂也張騫入西域傳其法唯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造新聲二十八解魏晉以來不存見用黃鵠隴頭折楊柳等十曲

別塗聳千仞離川懸百丈攢荊夏不通積雪冬難上枝交隴底暗漢地理志隴西郡注應劭曰有隴坻在其西也石礙波前響回首咸陽中三輔黃圖秦孝公始都咸陽咸陽在九嵕山渭水北山水俱在南故名咸陽唯言夢時往

折楊柳

嫋嫋河堤樹漢溝洫志哀平初平當使領河堤張衡西京賦周以金堤樹以柳杞依依魏主營徐炯曰魏文帝集柳賦序云昔建安五年上與袁紹戰於官渡時余始植斯柳自彼迄今十有五載矣感物傷懷乃作斯賦江陵有舊曲洛下作新聲未詳按晉書謝安石能為洛下書生詠妾對長楊苑三輔黃圖長楊榭在長楊宮秋冬較獵其下天子登此以觀君登高柳城後漢靈帝紀護烏桓校尉出高柳春還應共見蕩子太無情枚乘雜詩昔為倡家女今為蕩子婦

關山月二首樂府解題關山月傷別離也

關山三五月張尚瑗曰禮記月三五而盈三五而闕客子憶秦川思婦高樓上當窻應未眠星旗映疎勒晉書左旗九星在河鼓兩旁右旗亦如之河鼓居中後漢耿恭傳恭以疏勒城旁有澗水可固乃引兵據之雲陣上祁連漢書注師古曰天山即祁連山也匈奴謂天為祁連戰氣今如此從軍復幾年

月出柳城東微雲掩復通蒼茫縈白暈漢書高帝七年月暈圍參畢七重是歲高皇帝為冒頓所圍七日乃解蕭瑟帶長風羌兵燒上郡胡騎獵雲中漢五行志文帝後六年匈奴大入上郡雲中蓟火通長安將軍擁節起戰士夜鳴弓

洛陽道二首玉臺新詠梁簡文帝元帝樂府題皆有洛陽道

綠柳三春暗紅塵百戲多後漢安帝紀延平元年罷魚龍曼延百戲東門向金馬張瑩漢南記馬援奏曰武帝時善相馬者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於魯班門外則更名曰金馬門南陌接銅駝洛陽記兩銅駝在宮之南街東西相向高尺洛陽人謂之銅駝街華軒翼葆吹江淹詩許史乘華軒說文軒曲輈轓車也蜀志先主少時戲言吾必當乘此羽葆蓋車飛蓋響鳴珂通俗文馬勒飾曰珂本草珂貝類皮黃黑而骨白可為馬飾生南海曹植公讌詩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潘郎車欲滿無奈擲花何晉書潘岳字安仁為河陽令美姿儀少常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手縈繞投之以果滿車而歸洛陽馳道上漢賈山傳秦為馳道於天下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

三輔黃圖蔡邕曰馳道天子所行道也

春日起塵埃濯龍望如霧後漢馬皇后紀太后詔曰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

河橋渡似雷晉書杜預以孟津渡險請建河橋於富平津

聞珂知馬蹀見上傍幰見甍開儀制令諸車一品青油纁通幰朱裡朱絲絡網三品以上青通幰朱裏五品以上青偏幰碧裏六品以下皆不得用幰謝惠連雪賦注甍屋棟也

相看不得語密意眼中來

長安道玉臺新詠庾肩吾有賦得橫吹曲長安道

輦道乘雙闕三輔黃圖武帝作建章宮宮在未央宮西長安城外帝於未央宮營造日廣以城中為小乃於宮西跨城池作飛閣通建章宮構輦道以上下古歌云長安城西有雙闕

豪雄被五都尹文子魏王得玉召玉工相之工曰此無價以當之五城之都僅可一觀

橫橋象天漢三輔黃圖秦始皇兼天下都咸陽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渡以法牽牛

法駕應坤圖疑作輿三輔黃圖漢天子出車駕次第謂之鹵簿有大駕有法駕有小駕大駕則公卿奉引大將軍參乘太僕御屬車八十一乘作三行尚書御史乘之備千乘萬騎出長安郊祠天於甘泉備之百官有其儀注名曰甘泉鹵簿法駕京兆尹奉引侍中參乘奉車郎御屬車三十六乘北郊明堂則省副車小車祠宗廟用之繁辭坤為大輿

韓康賣良藥後漢逸民傳韓康字伯休嘗采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

董偃鬻明珠漢東方朔傳董偃與母以賣珠為事偃年十三隨母出入主家

諠諠擁車騎非但執金吾後漢百官志執金吾一人中二千石注胡廣曰衛尉巡行宮中則金吾徼於外相為表裏以擒姦討猾

梅花落鮑昭吳均江總樂府題皆有梅花落

對戶一株梅新花落故栽燕拾還蓮井風俗通殿堂象東井形刻作荷菱荷菱水物也所以厭火

風吹上鏡臺魏武雜物疏鏡臺出魏宮中有純銀參帶鏡臺一純銀七子貴人公主鏡臺四

倡家怨一作愁思妾樓上獨裘回啼看竹葉錦龍輔女紅餘志桓豁女字女幼製綠錦衣帶作竹葉樣遠視之無二故無瑕詩云帶葉新裁竹簪花巧製蘭女幼庾宣婦也又梁簡文帝冬曉詩帷牽竹葉帶簪一作參義同

罷未能裁

紫騮馬樂府鼓角橫吹十五曲有紫騮馬

玉鐙繡纏鬃齊武帝諸子傳盧陵王子卿作銀鐙金薄裹箭脚按鐙音蒐馬鞍踏鬃音叢馬鬣也

金鞍錦覆幪徐樹敏曰初學記宋劉義恭啓賜臣供御金梁橋鞍制作精巧按幪音蒙覆蓋也

風驚塵未起揚雄羽獵賦林叢為之生塵

草淺埒猶空晉書王濟常買地為埒

角弓連一作穿

兩兔詩騂騂角弓千仞之雀世必笑之

珠彈落雙鴻呂氏春秋以隋侯之珠彈

日斜馳逐罷連翩還上東

劉生

劉生殊倜儻漢禮樂志志倜儻精權奇

任俠徧京華漢游俠傳郭解父任俠解為俠益甚

戚里驚鳴筑漢書高祖名石奮姊為美人徙其家長安中戚里又上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平陽吹怨笳未詳按馬融長笛賦序融獨臥

郿縣平陽鄔中有洛客舍逆旅吹笛俗儒排左氏漢儒林傳劉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以問諸儒皆不對歆於是數見丞相孔光為言左氏以求助光卒不肯後漢賈逵傳侍中劉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論大義而輕移太常恃其義長詆挫諸儒諸儒內懷不服相與排之新室忌漢家漢元后傳王謙欲諂莽上書言皇天廢去漢而命立新室太皇太后不宜稱尊號當隨漢廢以奉天命高才被擯壓自古共憐嗟

烏棲曲二首樂錄烏棲曲者鳥獸二十一曲之一也

卓女紅妝期此夜見鴛鴦賦胡姬酤酒誰論價吳兆宜曰辛延年羽林郎詩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壚風流荀令好兒郎偏能傳粉復熏香世說劉季和嘗言荀令君至人家坐處嘗三日香見襄陽記繡帳羅帷隱燈燭一夜千年猶不足惟憎無賴汝南雞天河未落猶爭啼後漢百官志注蔡質漢儀衛士甲乙徼相傳甲夜畢傳乙夜相傳盡五更臺不畜宮中雞汝南出雞鳴衛士候朱雀門外專傳雞鳴於宮中

雜曲徐樹聲曰陳后妃傳後主自居臨春閣張貴妃居結綺閣龔孔二貴嬪居望仙閣並複道交相往來以宮人有文學者袁大捨等為女學士後主每引賓客對貴妃等游宴則使諸貴人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采其尤豔麗者以為曲調選宮女有容色者歌之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大抵所歸皆美張貴妃孔貴嬪之容色

傾城得意已無儔洞房連閣未消愁漢李延年歌傾城復傾國佳人難再得後漢梁冀傳堂寢皆有陰陽奧室連房洞戶宮中本造鴛鴦殿飛燕外傳帝居鴛鴦殿便房省帝薄嫌上薄嫌因進言飛燕有女弟合德美容體性純粹可信不與飛燕比為誰新起鳳皇樓三輔黃圖楊震關輔古語云長安民俗謂鳳皇闕為貞女樓綠黛紅顏兩相發千嬌百念情無歇舞衫回袖勝春風歌扇當窓似秋月碧玉宮伎自翩妍樂府有情人碧玉歌一云劉碧玉宋汝南王妾絳樹新聲最可憐魏文帝集荅繁欽書今之妙舞莫巧於絳樹張星舊在天河上天官書注星經云柳星張周之分野三河也從來張姓本連天諸皐記天翁姓張名堅字刺渴漁陽人漢張放傳放取皇后弟平恩侯許嘉女上為放供張賜甲第充以乘輿服飾號為天子取婦皇后嫁女大官私官並供其第兩宮使者冠蓋不絕二八年時不憂度宋玉招魂二八齊容起鄭舞些旁邉得寵誰相妒立春歷日自當新晉禮志太史每歲上年歷立春讀五時令服各隨其方色帝御座尚書已下就席讀訖賜酒正月春幡底須故續漢書立春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青立春旛施土牛耕人於門外流蘇錦帳挂香囊織成羅幌隱燈光晉摯虞決疑要注天子帳流蘇為飾古詩紅羅複斗帳四角垂香囊只應私將琥珀枕吳兆騫曰宋武帝紀寧州嘗獻琥珀枕光色甚麗價盈百金冥冥來上珊

瑚牀本草珊瑚似玉紅潤生海底盤石上一歲黃三歲赤海人先作鐵網沈水底貫中而生絞網出之失時不取則腐

長相思二首樂府怨思二十五曲其一曰長相思

長相思望歸難傳聞奉詔戍皐蘭漢霍去病傳廬皐蘭下師古曰皐蘭山名

龍城遠漢書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鴈門寒山海經鴈門山者鴈飛出於其間愁來

瘦轉劇衣帶自然寬枚乘雜詩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念君今不見誰

為抱腰看玉臺新詠惠帝時童謠曰鄴中女子莫千妖前至三月抱胡腰

長相思好春節夢裏恒啼悲不洩帳中起窓前髻柳絮

飛還聚本草經柳花一名絮遊絲斷復結沈約詩遊絲映空轉欲見洛陽花

董嬌嬈詩洛陽城東路桃李生路旁花花自相對葉葉自相當如君隴頭雪

詩

同汪詹事登宮城南樓

元良屬上德率土被中孚書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老子上德不德詩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中孚見周易漢幄朝無怠東觀漢記時明帝年十二在幄後周門夕復趨文王世子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桓經既受業後漢書孝明皇帝光武第四子十九年立為皇太子師事博士桓榮學尚書傳命皇太子親往拜之賀拜且尊儒晉書賀循世為儒宗除太子太師

壯志諧風雅高文會斗樞西京雜記揚子雲曰廊廟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冊用相如鏗鏘叶舞蹈照爛等琨瑜河水慙雄伯

漳川仰大巫吳書張紘見陳琳作武軍賦歎之琳荅曰僕在河北少文人易為雄伯故使僕有此談今足下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彈矣鮑魚寧入俎賈誼書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發嗜鮑魚公不與曰鮑魚不登俎豈有非禮而可養太子哉釣鼈匪充廚晉潘尼集鼈賦序皇太子遊於玄圃遂命釣魚有得鼈而獻之者今侍臣賦之叔譽恒詞屈汲冢周書晉平公使叔譽聘於周見晉太子與之言五稱而三窮防年疑作嚴豈濫誅後漢馬援傳援謂司馬呂种曰

國家諸子並壯而舊防未立若多通賓客則大獄起矣後帝收捕諸王賓客更相牽引死者以千數种亦豫其禍

走筆戲書應令

此日乍殷勤繁欽定情詩何以致殷勤相嫌不如春今宵花燭淚非是夜迎人何遜看新婚詩何如花燭夜輕扇掩紅妝舞席秋來卷歌筵無數塵曾經新代故那惡故迎新片月窺花簟南史王惠傳尚書令王儉嘗集才學之士揔校虛實類物隸之謂之隸事唯盧江何憲為勝乃賞以五花簟白團扇輕寒入錦巾吳任臣曰魏武帝紀注傅子曰漢末王公多委王服以幅巾為雅是以袁紹崔豹之徒雖為將帥皆著縑

巾魏太祖以天下凶荒資財匱乏擬古皮弁葛繐帛以為帢合於易簡隨時之義以色別其貴賤於今施行可謂軍容非國容也

秋來應瘦盡偏自著腰身

春情

風光今旦動雪色故年殘薄夜迎新節當壚却晚寒奇一作故香分細霧一作象石炭擣輕紈竹葉裁衣帶見樂府梅花奠酒盤未詳按四時寶鏡立春日春餅生菜號春盤年芳袖裏出春色黛中安欲知迷下蔡宋玉登徒子好色賦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先將過上蘭三輔黃圖上林苑有上蘭宮

奉和詠舞玉臺新詠梁簡文帝詠舞詩歲里多妖麗重聘減秦余逐節工新舞嬌態似凌虛納花承襠概垂翠逐璫舒扇開衫影亂巾度履行疎徒勞交甫憶自有專城居十五屬平陽因來入建章主家能教舞漢衛皇后傳后字子夫子夫為平陽主謳者既飲謳者進帝獨說子夫主因奏子夫送入宮城中巧畫妝後漢馬廖傳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低鬟向綺席漢郊祀志注師古曰漢舊儀云祭天用六綵綺席六重用玉几玉飾器凡七十女樂即禮樂志所云使童男童女俱歌也舉袖拂花黃燭送空回一作窗邊影衫傳篋裏香當繇好留客故作舞衣長景差大拍長袖拂面善留客只

和簡文帝賽漢高帝廟原注聲偶作徐摛詩彙作庾肩吾並誤尚瑗曰梁簡文帝集漢高帝賽神詩玉軑朝行動閶闔旦應開白雲蒼梧上丹鳳咸陽來日正江無影城斜漢屢回瞻流知地脉望領匹天台欲祛九愁恨聊舉十千杯

山宮類牛首三輔黃圖牛首池在上林苑中西頭漢寢若龍川漢地理志南海郡龍川縣注裴氏廣州記本博羅縣之東鄉也有龍穿地而出即穴流泉因以為號玉盌無秋酎張載酒賦中山夏啓醇酎秋發金燈滅夜煙後漢李尤有金羊燈銘丹帷迫靈嶽未詳紺席下羣仙徐樹屏曰漢舊儀皇帝自行羣臣從齋皆百日紫壇帳幄高皇帝配天居堂下西南紺幄紺席堂虛沛筑響釵低戚舞妍陳銳曰西京雜記高帝戚夫人善鼓瑟擊筑帝常擁夫人倚瑟而絃歌畢每泣下流連夫人善為翹袖折腰之舞歌出塞入塞望歸之曲聲入雲霄何殊后廟裏子建作華篇魏曹植集漢高帝贊屯雲斬蛇靈母告祥朱旗既抗九野披攘禽嬰克羽埽滅英雄承機帝世著功武湯

山齋

桃源驚往客晉陶潛集有桃花源記詳與宗室書鶴嶠斷來賓會稽記射的山南有白鶴山此鶴為仙人取箭漢太尉鄭宏嘗采薪得一箭頃有神人至問何所欲宏曰嘗患若邪溪載薪為難願旦南風暮北風後果然復有風雲處蕭條無俗人山寒微有雪石路本無塵竹徑蒙籠巧茅齋結構新燒香披道記後漢蔡楷

傳注南陽張津為交州刺史常著絳袍頭鼓琴焚香讀邢俗道書云以助化 懸鏡厭山神抱朴子道士以明鏡九寸懸於背老魅不敢近 砌水何年溜簷桐幾度春雲霞一已絕寧辨漢將秦

詠柑 藝文初學並作徐陵乃劉孝綽舊集載此或誤收也

朱實挺江南包品擅珍淑 張衡西京賦朱實離離禹貢揚州厥包橘柚錫貢 上林雜嘉樹 西京雜記初脩上林苑羣臣遠方各獻名果異樹 江潭間修竹 東方朔七諫便娟之修竹寄生於江潭 萬室擬封侯千株挺荆國 漢貨殖傳蜀漢江陵千樹橘渭川千畝竹此其人與千戶侯等吳志李衡遣客於武陵龍陽沉州上作宅種甘橘千株敕兒曰有木奴千頭不

責汝衣食歲上一匹絹 綠葉萋以布 左思吳都賦布濩皐澤 素榮芬且郁得陳終宴歡良垂雲雨育

侍宴

園林才有熱夏淺更勝春嫩竹猶含粉初荷未聚塵承恩預下席應阮獨何人 魏王粲傳文帝為五官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粲與北海徐幹字偉長廣陵陳琳字孔璋陳留阮瑀字元瑜汝南應瑒字德璉東平劉楨字公幹並見友善

奉和山池 梁簡文帝有山池詩日暮芙蓉水聊登鳴鶴舟飛艫飾羽葩長幔覆緹油停輿依柳息住蓋影空留古樹橫臨沼新藤上挂樓游魚向暗集戲鳥逗槎流羅浮無定所 後漢郡國志南海郡博羅縣注有羅浮山自會稽浮往博羅山故置博羅縣 鬱島屢遷移 未詳按魏志邴原將家屬入海住鬱林洲山中 不覺因風雨何時入後池樓臺非一勢臨翫自多奇 楚辭層臺累榭臨高山 雲生對戶石猨挂入欄枝

山池應令

畫舸圖仙獸 陳啓源曰晉書王濬畫鷁首怪獸於船首以懼江神 飛艎挂采斿 左傳楚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顏延之詩祥飈被綵斿注綵斿旗名 鈞女飾銀鉤紐萍時帶檝低荷乍入

忘汎舟媿無榜人注刺船之人也 榜人事金槳 曹植朔風詩誰

舟猿啼知谷晚蟬咽覺山秋

別毛永嘉 英華作別毛尚書 銳曰南史毛喜字伯武滎陽陽武人也魏平江陵喜與宣帝俱遷長安及宣帝即位歷丹陽尹吏部尚書委政於喜益見親重喜言無回避時皇太子好酒德喜常言之宣帝太子遂銜之即位後稍見疎遠至德元年授永嘉內史

願子厲風規歸來振羽儀嗟余今老病此別空長離白馬君來哭 後漢范式傳張劭喪至壙將窆而柩不肯進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曰是必范巨卿也 黃泉我詎知 繆襲挽歌朝發高堂上莫宿黃泉下陸機挽歌呼子子不聞泣子子不知 徒勞脫寶劒空挂隴頭枝 列士傳延陵季子解寶劒挂徐君墓栢樹

秋日別庾正員藝文作張正見

征途愁轉旆連騎慘停鑣朔氣凌疎木江風送上潮青雀離帆遠古詩青雀白鵠舫朱鳶別路遥後漢郡國志交阯郡十二城一名朱鳶惟有當秋月夜夜上河橋見樂府

新亭送別應令晉祖逖傳晉時南渡過江人士新亭飲宴

風吹臨伊水時駕出河梁野燎村田黑江秋岸荻黄隔城聞上鼓迴舟隱去檣神襟愛一作憂遠別流睇極清漳地志漳水二一出上黨沾縣大叟谷名清漳一出上黨長子縣鹿谷山名濁漳

和王舍人送客未還閨中有望

倡人歌吹罷對鏡覽紅顔拭粉留花稱疑作勝非堂書鈔釋名花勝言著之則勝御覽金勝一名金稱除釵作小鬟釋名簪枝也因形名之也綺燈停不滅高扉掩未關良人在何處光惟見月還

為羊兖州家人荅餉鏡兆騫曰南史羊侃傳侃字祖忻泰山梁父人也魏正光中為征東大將軍東道行臺領泰山太守初其父祉恆使侃南歸侃至是將舉濟河以成先志魏帝聞之使授侃驃騎大將軍司徒泰山郡公長為兖州刺史侃斬其使大同三年至建鄴授徐州刺史累遷侍中都官尚書侃性豪侈姬妾列侍窮極奢靡有彈箏人陸大喜著鹿角爪長七寸舞人張靜琬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能掌上儛又有孫荆玉能反腰帖地銜得席上玉簪敕賚歌人王娥兒東宮亦賚歌者屈偶之並妙盡奇曲一時無對

信來贈寶鏡亭亭似團月鏡久自逾明人久情逾歌取鏡挂空臺于今莫復開不見孤鸞鳥香魂何處來見鶯為賦

詠織婦

纖纖運玉指脈脈正蛾眉振躡開交縷見樂府停梭續斷絲兆宮曰異苑陶侃嘗漁雷澤得一織梭簷前初月照洞戶未帷垂一作未垂

帷弄機行掩淚彌令織素遲見鶯為賦

内園逐涼

昔有北山北樹穀曰後漢逸民傳法真字高卿扶風人也太守請見欲任以功曹真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末若欲吏之真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今余一作來東海東見本傳納涼高樹下直坐落花中狹徑長無迹茅齋本自空

鬬雞

季子聊為戲左傳季郈之雞鬬季氏芥其雞郈氏為之金距平子怒陳王欲騁才

藝文類聚魏陳思王植有鬬雞詩 花冠已衝力南越志雞冠四開如蓮花鳴聲清徹 芥爪復驚媒鬬鳳羞衣錦北齊曰鄴中記錦署有鳳皇錦 雙鸞恥鏡臺見鸞鳥賦 陳倉若有信為覓寶雞來晉太康地志秦文公時陳倉人獵得獸如彘不知名牽以獻之逢二童子童子曰此名為媦媦亦語曰二童名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乃逐之化為雌雄上陳倉北阪為石崇祀之

詠日華

朝暉爛曲池夕照滿西陂復有當畫景江上鑠光儀時從高浪歇乍逐細波移一在雕梁上梁武帝碧玉歌杏梁日始照 詎比扶桑枝淮南子日拂於扶桑

詠雪

瓊林元圃葉淮南子崑崙山中有層城九重有珠樹玉樹 桂樹日南華廣志桂出合浦冬夏常青其類自為林間無雜樹交阯置桂園 豈若天庭瑞揚雄劇秦美新上陳天庭 輕雲帶風斜三農喜盈尺謝惠連雪賦盈尺則呈瑞於豐年 六出儛崇花韓詩外傳凡草木之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 明朝闕門外應見海神車樹屏曰金匱武王伐紂都洛邑雨雪十餘日深丈餘甲子平旦有五丈夫乘五車從兩騎止門外尚父告武王曰五車兩騎四海之神與河伯雨師耳

春日

岸煙起暮色岸水帶斜暉徑狹橫枝度簾搖驚燕飛落花承步履吳兆寬曰釋名履禮也飾足以為禮 流澗寫行衣何殊九枝蓋薄暮洞庭歸未詳

奉和簡文帝山齋梁簡文帝集山齋詩玲瓏繞竹澗間關通槿藩缺岸新成浦危石久為門北榮下飛桂南柯吟夜猿暮流澄錦晴晨氷照彩鸞 架嶺承金闕飛橋對石梁竹窗山齋冷荷開水殿香山花臨舞席水影照歌牀闕

表

勸進梁元帝表梁書大寶二年五月湘東王繹命王僧辯等東擊侯景十月太宗崩侯景僭位其明年二月王僧辯平侯景奉表勸進答曰淮海長鯨雖云授首襄陽短狐未全革面太平玉燭爾乃議之五月司空南平王恪等復勸進湘東王猶不受八月兼散騎常侍聘魏使徐陵於鄴奉表勸進九月四方征鎮王公卿士復勸稱尊號猶謙讓未許表三上乃從之十一月丙子即皇帝位於江陵詔改太清六年為承聖元年

臣聞封唐有聖還承帝嚳之家帝王世紀帝嚳崩摯於兄弟最長得登帝位封異母弟放勳為唐侯後政微弱而唐侯德盛乃造唐而致禪 居代維賢終纂高皇之

祚漢書諸呂既誅諸大臣謀曰代王高帝子最長仁孝寬厚乃迎立之無為稱於革舄漢書東方朔曰孝文皇帝身衣弋綈之衣履革舄至治表於垂衣繫辭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而撥亂反正非間前古漢高帝紀千臣曰帝撥亂世反之正至如金行重作晉五行志董養曰白者金色國之行也中興書有晉金行奄君四海源出東莞晉書元帝父琅邪恭王覲祖琅邪武王伷武帝踐祚封東莞郡王炎運猶興漢高帝贊漢承堯運協於火德枝分南頓後漢光武紀南頓令欽生光武豈得掩顯姓於軒轅帝王世紀黃帝二十四子得姓者十四人皇甫謐曰黃帝居軒轅之邱故因以為名又以為號非才子於顓頊左傳顓頊氏有不才子天下之人謂之檮杌莫不因時多難左傳司馬侯曰或多難以固其

國俱繼神宗者也書大禹謨正月朔旦受命於神宗伏惟陛下出震等於勛華鳴謙同於旦奭握圖一作褱秉鉞春秋合誠圖黃帝遊元扈洛水上鳳皇銜圖置帝前帝再拜受圖書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胡渭生曰孝經援神契舜龍顏重瞳大口手握褱宋均注手中有褱字將在御天易時乘六龍以御天玉勝珠衡春秋命歷序神農戴玉理宋均曰玉理玉英玉勝也孝經援神契伏羲大目山準日角而連珠衡注衡中有骨表如連珠象玉衡星漢書音義眉上曰衡先彰元后書元徐樹本曰海錄碎事顏淵山庭日角曾子珠衡犀角后作民父母神祇所命非惟大室之祥左傳楚共王無冢適立也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圖牒斯歸

何止堯門之瑞班固典引應圖合牒窮祥極瑞漢書李健伊居鈎弋宮生昭帝任身十四月乃生上曰昔聞堯十四月而生今鈎弋亦然乃命其所生門曰堯母門南史元帝諱繹武帝第七子也帝夢眇目僧執香爐稱託生王宮及生帝舉室中非常香有紫胞之異封湘東王鎮江陵任臣曰梁書元帝背生黑子巫媪見曰此大貴兆當不可言若夫大孝聖人之心中庸君子之德見中庸固以作訓生民貽風多士一日二日研覽萬幾允文允武包羅羣藝見書擬茲三大老子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賓是四門舜典賓于四門歷試諸難書序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咸熙庶績見書斯無間而稱也論語禹吾無間然矣南史累遷鎮西將軍都督荊州刺史機務煩多軍書羽檄文章詔誥點毫便就殆不游手自无妄為象繫辭无妄災也鍾禍上京梟獍虔劉晉書崔懿之謂靳準曰汝心如梟獍必為國患左傳呂相絕秦曰虔劉我邊垂宗社蕩墜銅頭鐵額興暴皇年魚龍河圖黃帝攝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頭鐵額威振天下封豨修蛇行災中國左傳申包胥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靈星所宅漢郊祀志三星為泰乙鏈旗命曰靈旗為兵禱太史奉以指所伐國下武其興詩下武維周望紫極而行號爾雅北極謂之北辰春秋合誠圖北辰其星五在紫微中渭生曰漢書李尋曰紫宮極樞通位帝紀劉琨勸進表莫不叩心絕氣行號巷哭瞻丹陵而殞慟帝王世紀堯母慶都孕十四月而生堯於丹陵南史東魏高歡卒侯景與高澄不協

奉表以河南十三州降梁遂據壽陽作亂攻陷臺城家寃將報天賜黃鳥之旗墨子天錫武王黃鳥之旗國害宜誅神奉元狐之籙黃帝出軍決帝伐蚩尤乃臚夢西王母遣道人被元狐之裘以符授之南史王僧辯討侯景次於大雷軍人杜稜夢雷池君周河二神乘朱航陳甲仗稱下討侯景剋李軼於河津後漢書馮異為孟津將軍軍河上以拒朱鮪李軼等初軼與光武首結謀約及更始立反共陷伯升欲降不自安乃與異通書光武故宣露之鮪怒殺軼征陶謙於海岱魏志曹操父嵩避難在琅邪操迎之嵩輜重百餘兩陶謙別將守陰平掩襲嵩於華費間殺之操引兵擊謙攻拔十餘城皆屠之南史武帝為景所制憂憤成疾口苦索蜜不得再曰荷荷遂崩又立簡文帝尋使彭儁進土囊而弒之滕公擁樹雄氣方嚴漢書夏侯嬰為滕令奉車故號滕公項羽大破漢軍漢王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常蹤兩兒棄之嬰常收載行面雍樹馳卒得脫張繡交兵風神彌勇魏志張繡與曹操戰殺操長子昂操中流矢敗走南史世子方等討河東王譽軍敗死之忠誠貫於日月之刺韓偲也白虹貫日此皆有志之士懷怒未發休祲見於天孝義感於冰霜冰霜用王祥鄒衍事如雷如霆見詩非貔非虎牧誓尚桓桓如虎如貔前驅效命詩為王前驅元惡斯殲胤征殲厥渠魁既挂膽於西州世說姜維死時見剖膽大如斗方燃臍於東市後漢書董卓築塢於郿號萬歲塢及誅暴屍於市守吏為大炷置臍中燃之光明達曙蚩尤三塚寧謂嚴誅雲笈七籤軒轅本紀所殺蚩尤身首異處帝憫之令葬其首塚於壽

張其肩膂冢在山陽其髀冢在鉅鹿王莽千剸非云明罰漢王莽傳莽在漸臺商人杜吳殺莽校尉公賓就斬首軍人分裂莽身支節肌骨臠分之傳首詣宛陳沂震曰禮記公族有罪則殲剸青羌赤狄英雄記董卓說校尉賈龍擊劉焉焉出青羌與戰通鑑注青羌羌之一種漢書晉文公攘戎狄居西河圖洛之間同畀豺狼詩投畀豺虎胡服夷言趙世家武靈王號曰赤翟白翟胡服騎射左傳衛侯輒歸效夷言咸為京觀左傳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於是乎有京觀南史王僧辯入據建康侯景奔吳羊侃子鵾殺景送屍建康傳首江陵暴屍於市民爭食之并骨皆盡邦畿濟濟還見隆平宗祀愔愔方承多福詩邦畿千里又濟濟多士班固東都賦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治焉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束皙補亡詩愔愔我王紹文之緒善曰左傳祈韶之愔愔杜預曰愔愔安和貌詩綏以多福連栗陸之君繫辭天地絪緼萬物化生三皇本紀自人皇已後有五龍氏燧人氏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卷須氏栗陸氏驪連氏赫胥氏尊盧氏混沌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蓋三皇已來有天下者之號卦起龍圖三皇本紀宓犧氏有龍瑞以龍紀官號曰龍師始畫八卦文因鳥迹晉衛恒書勢黃帝之史沮誦蒼頡眺彼鳥迹始作書契雲師火帝非無戰陣之風三皇本紀炎帝神農氏以火德王故曰炎帝以火名官五帝本紀黃帝軒轅氏脩德振兵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官名皆以雲命為雲師堯誓湯征咸用干戈之道大禹謨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仲虺之誥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星躔東井

時破崤潼漢書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東井秦之分野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奉皇帝璽降於軹道傍雷震南陽初平尋邑後漢光武紀世祖奔二公陣二公兵走北殺司徒王尋昆陽城中兵亦鼓譟而出會大風雷雨二公大衆遂潰未有援三靈之已墜文選注三靈天地人也救四海之羣飛楊雄劇秦美新海水羣飛注喻大亂也赫赫明明龔行天罰見書如當今之盛者也於是卿雲似蓋晨暎姚鄉呂氏春秋虞舜卿雲歌曰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孔安國曰瞽叟妻握登見大虹感而生舜於姚墟故姓姚甘露如珠朝垂原寢後漢書明帝永平中甘露降於原陵按光武葬於原陵芝房感德咸出銅池漢書武帝作芝房之歌又宣帝時金芝九

莖產於函德殿銅池中蓂莢伺晨無勞銀箭帝王世紀堯時有草夾階而生隨月生死以占日月之數名曰蓂莢尸子使雞伺晨陸倕新刻漏銘云每旦晨興屬傳漏之音聽雞人之響又金徒抱箭南史大寶二年十月辛丑朔紫雲如蓋臨江陵城重以東漸玄菟漢武帝紀朝鮮斬其王右渠降以其地為樂浪臨屯玄菟真番郡西踰白狼晉地理志高雲以并州刺史鎮白狼高柳生風後漢郡國志代郡十一城一名高柳扶桑銜日十洲記扶桑在碧海中樹長數千丈二千餘圍張尚玠曰淮南子日拂於扶桑莫不編名屬國歸貢鴻臚後漢百官志典客秦有典屬國別主四方夷狄朝貢侍子成帝省并於大鴻臚荒服來賓國語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遐邇同慶南史大寶二年九月己亥盤盤國獻馴象其文昭武穆左傳富辰曰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踊萼也如彼詩常棣之華鄂不韡韡箋承華者曰鄂拊鄂足也天平地成書地平天成功業也如此久應旁求掌故漢舊儀太常博士弟子試射策中乙科補掌故司馬相如封禪文宜命掌固悉奏其儀而覽焉咨詢天官周禮天官冢宰斟酌繁昌魏志文帝受禪為壇於繁陽黃初元年改頴陰之繁陽亭為繁昌縣經營高邑後漢光武紀命有司設壇場於鄗南千秋亭即皇帝位因改鄗曰高邑宗王啓霸非勞武德之侯魏志明帝紀帝諱叡年十五封武德侯黃初七年立為皇太子丁巳即皇帝位清蹕無虞何事長安之邸中華古今注秦制出警入蹕後漢安帝紀帝父清河孝王慶殤帝崩太后與兄車騎將軍鄧騭定策拜帝為長安侯即皇帝位揚龍旂

以饗帝魯頌龍旂承祀御鳳扆以承天周禮掌次膳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鄭司農曰皇羽覆上邸後板也玄謂後板屏風與染羽象鳳皇羽色以為之疏言後板者謂為大方板於坐後畫為斧文言屏風者據漢法混之歷數在躬大禹謨帝曰天之歷數在汝躬疇咨為讓堯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去月二十日兼散騎常侍柳暉等至鄴齊神武帝紀神武以孝武既西恐逼崤陝洛陽復在河外接近梁境如向晉陽形勢不能相接乃議遷鄴伏承聖旨謙沖為而不宰老子生而不有為而不宰是謂玄德或云洛陽未復杜氏通典魏文帝受禪後脩洛陽宮室權都許昌宮殿狹小元日於城南立氈殿青帷以為門設樂饗食後還洛陽依漢舊事函谷無泥見樂府旋駕金陵初學記江寧縣楚之金陵邑也吳晉宋齊梁陳

六代都之方膺天眷南史十一月丙子帝即位於江陵下詔將還建康胡僧佑等諫止之愚謂大庭少昊非有定居左傳注杜預曰大庭氏古國名在魯城內帝王世紀少昊帝名摯降居江水邑於窮桑以登帝位都曲阜號金天氏漢祖殷宗皆無恒宅漢高帝紀帝西都洛陽戊辛婁敬說上都關中張良勸上是日車駕都長安殷本紀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居西亳復居戍湯之故居迺五遷無定處登封岱嶽且署明堂漢武帝紀上登封泰山降坐明堂陳鍔曰孝經援神契明堂者天子布政之宮上員下方八窗四闥在國之陽兆寬曰大戴禮明堂凡有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總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巡狩荊州時行司隸後漢賈武傳桓帝巡狩南陽以武府掾胡騰為護駕從事騰上言臣請以荊州刺史比司隸校尉臣自同都官從事帝從之自是肅然莫敢妄有干欲何必西瞻虎踞乃建王宮蜀志諸葛亮曰鍾山龍盤石城虎踞南望牛頭方稱天闕一統志牛頭山在應天府一名牛首山有二峰東西相對晉元帝初作宮殿王導指雙峰曰此天闕也故又名天闕山抑又聞之玄圭既錫禹貢禹錫玄圭蒼玉無陳周禮大宗伯之職蒼璧禮天黃琮禮地乃棫樸之愆期詩芃棫樸非苞茅之不貢左傳管仲對楚曰爾貢苞茅不入寡人是征雲和之瑟久廢甘泉孫竹之管無聞方澤周禮大司樂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則天神皆降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則地示皆出漢郊祀志武帝作甘泉宮中為臺室畫天地泰乙諸鬼神置祭具以致天神豈不懼歟伏願陛下因百姓之心振萬邦之命賈逵國語注振救也豈可逡巡固讓公羊傳齊侯逡巡而謝樹敏曰漢外戚傳耿育疏太伯見歷知適逡巡固讓方求石戶之農魏隸高士傳石戶之農與舜為友舜以天下讓之石戶夫負妻攜子入海高謝為君左思魏都賦高謝萬邦徒引箕山之客高士傳許由字武仲聞堯致天下而讓焉乃遯於潁水之陽箕山之下未知上德之不德惟見聖人之不仁老子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又聖人不仁率土翹瞻詩率土之濱廣雅翹舉也以百姓為芻狗蒼生何望書益稷帝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昔蘇季張儀違鄉負俗尚復招三方以事趙請六國以尊秦史記蘇秦傳秦字季子東周洛陽人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王行過雒陽車騎輜重擬於王者秦喟然歎曰使吾有雒陽負郭田二頃豈能佩六國相印乎張儀傳儀魏人也入秦惠王以為客卿與謀伐諸侯漢書武帝詔士或有負俗之累會稽典錄范蠡字少伯越之上將軍也本是楚宛三戶人佯狂倜儻負俗李斯上秦王書惠王用張儀之計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況臣等顯奉皇華詩皇皇者華遣使臣之詩也親承朝命珪璋特達考異以珪璋聘重禮也通聘河陽曹植送應氏詩置酒此河陽晉地理志河內郡領河陽縣貂珥雍容漢官云秦置散騎又置中常侍漢因之皆銀璫附蟬為文貂尾為飾謂之貂璫尋盟漳水左傳會於蘇邱尋盟且脩好也加牢貶館左傳士鞅來聘加四牢焉為十一牢魏都賦北臨漳滏隨世汙隆禮記道隆則從而汙隆道汙則從而汙瞻望鄉關誠均休戚盧諶詩義等休戚

但輕生不造謝朓詩輕生諒昭洒詩遭家不造命與時乖忝一介之行人同三危之遠擯左傳晉行人子員對鄭曰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禹貢三危既宅注三危在雍州之西南境即舜竄三苗之地山有三峰高崒甚危故名三危本傳太清二年兼通直散騎常侍使魏陵累求復命終拘留不遣承間內殿事絕耿弇之恩後漢書蕭王幸溫明殿耿弇請間曰王郎雖破天下兵革乃始耳聖公敗必不久王曰卿勿妄言我告斬卿弇曰大王哀厚弇如父子故敢披赤心耳封奏邉城私等劉琨之哭晉書劉琨段匹磾相與歃血同盟冀戴晉室遣右司馬溫嶠奉表詣建康勸進不勝區區之至謹拜表以聞

讓五兵尚書表

本傳天嘉四年遷五兵尚書領大著作

臣聞仲尼大聖猶云書不盡言見繫辭士衡高才常稱文不逮意語見文賦臣比衰痾自積思緒茫然頻託朋遊為裁章表雖復陳琳健筆未盡愚懷魏文帝書孔璋章表殊健孫惠詞人頗加繁飾晉書孫惠好學有才識以書干東海王越為記室參軍所以高天緬邈陸機擬古詩緬邈若飛沉弗降昭回詩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瞻拜絲綸更增憂懼憶臣雖不敏弱冠登朝伊昔承華初學記太子之門曰承華豫遊多士晚逢興運爰濫寵私爾時四郊多壘見禮記七雄分爭正義王報卒後天下無主三十五年七雄並爭至秦始皇立天下一統國家制度日不暇給班固兩都賦序大漢初定日不暇給趙宮論受命之宜隨邑奏升壇之禮未詳而參聞祕計弗解單于之兵漢陳平傳高帝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用平奇計使單于閼氏解圍以得開其計祕世莫得聞飛箭馳書未動聊城之將魯仲連傳田單攻聊城歲餘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箭以射城中燕將自殺不期枚乘老叟忽降時恩漢枚乘傳武帝以安車蒲輪徵乘馮唐暮年見申明主漢書武帝求賢良舉馮唐時年九十餘不能為官擢宰京邑朝坐棘林周禮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遂致洛陽無雨東觀漢記永初二年三月京師旱至五月和熹鄧太后幸洛陽省獄舉冤未還宮澍雨大降非比長安多盜漢張敞傳以敞守京兆時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上問敞故以為可禁其宜屏錮用寘嚴科猶處名僚久為叨竊但著書天祿雖如劉向漢劉向傳向嘗校書天祿閣夜有老人以青藜火照之曰太乙之精聞卯金之子好學故下觀矧望登朝轉同王隱未詳案漢張禹傳禹領尚書代王商為丞相封安昌侯罷就第以列侯朝矧望位特進其於朽劣尚可從容司會文昌邈然非據周禮司會天官司會之職鄭玄曰會大計也司會主天下之大計計言之長若今之尚書矣樹聲曰荀綽晉百官表注尚書為文昌天府

讓散騎常侍表

本傳天嘉六年除散騎常侍

臣聞五十知命宗師之格言見論語六百辭滿通賢之高槩姜宸英曰漢兩龔傳邴漢兄子曼容為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其名過出於漢昔墨子諸生褰裳救楚淮南子楚將攻宋墨子聞之自魯趨而往一日一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裂裳裹之至郢見楚王魯連隱士高論却秦魯仲連傳仲連難新垣衍以秦為帝秦軍為却況乎謬蒙知已戰國策士為知己死女為悅己容寧無感激洪私過誤寘以通班司憲文昌見上遂諧常伯晉職官志侍中於周為常伯之任今者昆吾小器諦視不見元黃未詳鈞天並奏靜聽能聞鐘鼓趙世家簡子病二日而寤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雖神農分藥補三皇本

紀神農以赭鞭鞭草木始嘗百草始有醫藥岐伯提鍼司馬相如賦詔岐伯使尚方張楫曰岐伯者黃帝太醫屬使主方藥也冥衆因緣難可匡救陛下嗣臨寶歷光闡大猷屬意銓衡留情標棫詩芃芃棫樸薪之標之燕臺裴玉儻不精真闞子宋愚人得燕石以為大寶藏以華匱十重緹巾十襲客見掩口盧胡而笑齊客吹竽諒宜澄簡韓子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為王吹竽宣王悅之廩食以數百人南郊奉乘當求鄭默之才晉鄭默傳默為散騎常侍武帝出祀南郊詔使默參乘西省文辭應用羅含之學晉羅含傳含累遷散騎常侍侍中少嘗晝臥夢鳥入口藻思日新謝尚稱為湘中之琅玕

讓左僕射初表

本傳太建元年除尚書右僕射二年遷左僕射陵抗表推周宏正王勱等固辭累日陵乃奉詔

臣聞七十之歲揚雄擬經漢書揚雄以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六十之年平津對策漢書公孫宏對策金馬門後為丞相封平津侯若斯強壯無歎耆老臣勵當作勱詳碑則胄華軒冕才允卿相出納流譽姓典帝曰龍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朝野共瞻臣宏正南史周宏字思行至江陵王僧辯飛騎迎之相見歡甚即日啟元帝授黃門侍郎直中書省俄遷左戶尚書加散騎常侍太平元年授侍中領國子祭酒遷太常卿都官尚書陳宣帝即位還特進領國子祭酒國老儒宗左傳季孫謂仲尼曰子為國老

樹本曰後漢書樓望教授不倦世稱儒宗情尚虛簡元風勝業獨王當年臣鍾當作種南史張種字士苗永從孫也種少恬靜居處雅正傍無造請景平初司徒王僧辯以狀奏請為中從事陳武帝受禪為太常卿歷位左戶尚書侍中中書令金紫光祿大夫氣懷沈密文史優裕漢書東方朔曰臣朔年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東南貴秀朝廷親賢並見壯猷詩方叔元老克壯其猷皆宜左執若漢武好少則微臣已老漢書顏駟龐眉皓髮為郎武帝問之對曰陛下好少臣已老若周文愛老則有此羣才齊世家呂尚年老以漁釣干西伯伏願天明更謀梓匠求其妙選稱是能官

讓右僕射初表

本傳太建元年除尚書右僕射

加以言尋盟好仍屬亂離先零盜其牛馬漢蘇武傳武字子卿單于幽武置大窖中絕不與飲食武臥齧雪與氈毛并咽之至海上杖漢節牧羊後丁零盜武牛羊武復窮厄烏孫竊其印綬漢常惠傳惠從吏卒十餘人隨昆彌還未至烏孫烏孫人盜惠印綬節子卿茹雪叔向為凶未詳雖復東歸備罹此厄昔李廣遺恨不值漢初漢李廣傳文帝曰惜廣不逢時令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甯戚自悲不逢堯禪呂氏春秋甯戚飯牛歌南山研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臣隨望聖運實在權輿爾雅權輿始也時參決勝之籌漢書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頗奏發兵之讖後漢光武紀同舍生彊華奉赤伏符至曰劉秀發兵捕不道當塗錫命非無董昭之誠魏志董昭傳昭與列侯諸將議以丞相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典午禪文蜀志譙周常書版示文王曰典午忽兮典午者謂司馬也魏書云陳留王咸熙二年二月詔羣公卿士具儀設壇於南郊使使者奉皇帝璽綬冊禪位於晉嗣王如漢魏故事不降張華之實

為王儀同致仕表

尺波歸海恒歎不居陸機長歌行尺波豈徒旋注喻年命流行曾無止息也爝火為薪猶悲假續高士傳堯舜致天下而讓許由曰十日並出而爝火不息其光不亦難乎況復星回日薄通人有乞告之言劉勰新論天回日轉其謝如矢顧眉曰古樂府白日薄西山鐘鳴漏盡前史有夜行之誡魏志田豫荅司馬宣王曰年過七十而居位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也五陵鼎族家傳軒冕班固西都賦注高惠景武昭帝五陵在北士人多宅於此四姓卿侯榮由恩澤後漢明帝紀四姓小子侯注尚書以上為甲姓九卿方伯為乙姓散騎常侍大中大夫為丙姓吏部正員郎為丁姓虛名靡實世官非才書官人以世年力方強不能辭退今三元肇慶玉燭寶典正月一日為元日亦云三元六呂司春得奉萬壽之杯漢兒寬傳武帝東封泰山還登明堂倪寬上壽曰臣寬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預參百辟之禮便釋朝衣謹遵初服同孔光之杖載遊戶庭漢孔光傳光稱疾辭位太后詔曰太師光聖人之後賜太師靈壽杖入省中用杖廣德之車方懸私館漢書薛廣德為御史大夫免賜安車駟馬歸沛沛以為榮縣其安車示子孫

為始興王讓琅邪二郡太守表隋書南海郡曲江縣注舊置始興郡東海郡朐山縣注舊曰朐置琅邪郡炯曰南史文帝諸子傳始興王伯茂字鬱之文帝第二子也初武帝兄始興昭烈王道談仕梁為東宮直閤將軍侯景之亂援臺中流矢卒紹泰二年贈南兗州刺史封義興郡公謚曰昭烈武帝受禪重贈太傅改封始興郡王道談生文帝及宣帝宣帝以梁承聖末遷於長安至是武帝遂以宣帝襲封始興嗣王以奉昭烈王祀武帝崩文帝入纂帝位時宣帝在周未還文帝以本宗之饗徙封宣帝為

安成王封伯茂為始興王以奉昭烈王祀

甫離懷袖班倢伃怨歌行出入君懷袖裁脫綺紈漢書班伯在綺襦紈袴之間注貴戚子弟服適荷隆私使膺珪組執玉不趨摳衣未勝曲禮執玉不趨又兩手摳衣去齊尺論語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自甘泉通火漢書文帝時匈奴使騎兵入燒回中宮烽火及甘泉宮細柳屯兵漢書周亞夫軍細柳注長安有細柳聚旁帶戎臣頗同疆埸左傳疆埸無主則啓戎心言瞻漢草迺曰中州未詳按漢書胡中草白昭君冢草獨青遥望胡桑已成邊郡曹植豔歌出自薊北門遥望胡地桑誠復居藩體國應思馬駿之功晉書扶風王駿鎮關中善撫御有威恩論地惟親宜慕曹彰之勇魏志任城王彰少善射御膂力過人手格猛獸太祖持彰鬚曰黃鬚兒竟大奇也

移檄

為護軍長史王質移文

南史王質傳質字子貞梁世以武帝甥封甲口亭侯陳宣帝輔政為司徒左長史北史附庸傳後梁蕭巋嗣位之五年陳湘州刺史華皎巴州刺史戴僧朔並來附皎送其子玄響為質於巋仍請兵伐陳巋上言其狀武帝詔衛公直督荊州總管權景宣大將軍元定等赴之巋亦遣其柱國王操率水軍二萬會皎於巴陵既而與陳將吳明徹等戰於沌口有軍不利元定遂沒巋大將軍李廣等亦為陳人所虜長沙巴陵並陷於陳初華皎戴僧朔從衛公直與陳人戰率其麾下數百人歸於巋巋以皎為司空封江夏郡公

比金風已勁玉露方團宜及窮秋幸踰高塞當使孤旌不反隻騎無還公羊傳秦伯將襲鄭晉人與姜戎要之殽而擊之匹馬隻輪無反者非止湯羅帝王世紀湯出見羅者命解其三面而置其一面漢南諸侯聞之咸曰湯澤及禽獸歸者三十六國豈知堯德堯典克明峻德其承比年民墊書下民昏墊仍歲蘊隆詩旱既太甚蘊隆蟲蟲粒粟貴於隨珠說苑墨子謂滑釐曰今凶年有欲與子隨侯之珠者又欲與子一鍾粟者子將何擇滑釐曰粟可取也分糜乏於齊鼎封氏見聞錄青州南城佛寺有二大鑊大者容四十石小者容三十石舊傳寺即孟嘗君宅鑊即用以待食客者後毀為兵器且氐羌旅拒後漢馬援傳援曰黠羌欲旅拒已跨伊瀍漢書三川注河洛伊也隋書豫州河南郡河南縣注有瀍水胡羯憑陵後漢吳漢傳居上黨武鄉羯室因號羯胡左傳馮陵我城郭方踰汾潞隋書冀州文城郡注東魏置南汾州後周改為汾州上黨郡注後周置潞州刺虎之勢時期卞生陳軫傳卞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曰此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鬬鬬則大者傷小者死從而刺之莊子果有雙虎之功拾蜂之機彌驗蘇子戰國策趙且伐燕蘇代謂惠王曰今者來過川蜂方出曝而鷸啄之兩不相舍漁者得而並禽之但國家體茲明信左傳苟有明信有同皎日詩王風謂予不信有如皎日豈惟風雨之旦猶救匹

夫宵夢之言無欺幽壤未詳按列士傳羊角哀與左伯桃為友俱往仕楚至梁山逢雪糧盡度不兩全遂并糧與哀至楚楚用為上卿後牧葬伯桃伯桃墓逼荊將軍陵而伯桃告云吾日夜被荊將軍伐之哀乃加兵未勝云我向地下看之遂自刎死琴操其思革子對楚王曰臣友三人石文子叔恁子竊慕大王高義欲俱來謁至於嶔巖之間逢飄風暴雨衣寒糧乏度不能俱活二子不以臣為不肖推糧與臣二子遂凍飢而死賊華皎近以臨蕃有遺作牧無童疑作勳既懼檻車之徵魏鄭文傳詔書檻車徵文便憂齊斧之戮魏文帝紀注令曰方將整以齊斧遂乃治兵楚夢漢司馬相如傳楚有七澤其小者為雲夢方九百里竊載干戈梁記倒載干戈傍引西戎禹貢西戎即敘共謀東夏左傳聞君將靖東夏偽周遣其衛國公宇文直等總統獯獫為其羽翼漢張良傳上曰羽翼已成難動矣醜徒濟岸來攻郢城逆豎浮舟同趣夏浦本傳周武帝遣柱國長湖公元定攻圍郢州梁明帝授任蠻奴巴陵內史潘智虔岳陽太守章昭裕桂陽太守曹宣湘東太守錢明並隸於皎又長沙太守曹慶等本隸皎下因為之用王師艤櫂素在中流羣帥爭驅應時殲蕩左傳門官殲焉注杜預曰殲盡也本傳慮皎先發乃前遣明徹率衆三萬乘金翅直趣郢州又遣撫軍大將軍淳于量率衆五萬乘大艦繼之羌胡寶馬史記李斯上書曰中廄之寶馬臣得賜之縱橫七澤之中見上荊楚樓船彌滿三江之上漢武帝紀路博德等皆將罪人江淮以南樓船十萬人山海經注江湘之間有曾巴陵洞庭陂號三江口俘禽所獲水陸無遺華皎擢自芻微本傳皎起自下吏叨居藩翰情慙犬馬罔顧恩靈翻執干戈自圖家國聞諸間諜左傳晉人獲秦諜注諜間也今謂之細作具彼鄰謀乃授冬官周禮冬官大司空之職以佐王富邦國即為鄉導魏志太祖北征烏丸令田疇將其衆為鄉導雖傷仁義之俗非敢有私期和與國之情猶冀無失

移齊文南史淳于量傳華皎搆逆以量為征南大將軍西討大都督總率大艦自郢州樊浦拒之皎平并降周將長湖公元定等詳前移

獲去月二十日移承羯寇平殄同懷慶悅眷言鄰睦深副情佇夫天網之大老子天罔恢恢疎而不漏固無微而不禽神武之師魏王粲詩所從神且武安得久勞師本無征而不克至如戎王傾其部落漢匈奴傳秦昭王時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滅義渠逆豎道其鄉闕非厥英圖殆難戡戮況復洞庭遐曠兵食殷阜西窮版屋北罄氊廬詩在其版屋漢書匈奴法漢使不去節不以墨黥其面不得入穹廬聲冠苻姚勢兼聰勒苻秦姚後秦聰漢勒後趙俱東晉僭國見晉書庸蜀寶馬彌山不窮巴漢樓船凌波無際曹植洛神賦凌波微步本華海賦萬里無際詳前移我之元戎上將協力同心承稟朝謨致行明罰為風為火

殪彼蒙衝吳志周瑜傳與曹公遇於赤壁黃蓋取戰艦數十艘實以薪草灌膏油其中同時發火時風甚猛悉延燒岸上營落軍遂敗退如霆如雷語見詩擊其舟艦羌兵楚賊赴水沈沙棄甲則兩岸同奔橫尸則千里相枕江川盡滿譬睢水之無流漢高帝紀羽敗漢兵睢水上水為之不流原隰窮胡等陰山之長哭漢匈奴傳郎中侯應曰冒頓單于依陰山治兵器後武帝奪其地匈奴過者未嘗不哭於是黑山叛邑見與王僧辯書諸城洞開陸機漢高祖功臣頌胡馬洞開白虜連羣未詳後漢段熲傳雜種羌屯聚白石注白石山今蘭州東銳曰北史鄧至者白水羌也世為羌豪因地名號自稱鄧至投戈請命揚雄解嘲解甲投戈長沙鵩鳥靡復為妖漢書賈誼為長沙王傅三年有鵩鳥飛入誼舍止於坐隅鵩不祥鳥也湘川石燕自然還儛湘中記零陵有石燕遇雨則飛止還為石克翦無算縲禽不貲欲計軍俘終難巧歷莊子巧歷不能得所獲龍駒驥子百千其羣更開苜蓿之園述異記張騫苜蓿園今在洛中苜蓿本胡中菜也騫於西戎得之方廣騶騶之廄漢百官公卿表注漢舊儀云天子六廄未央承華騶騶騎馬輅輈大廄也馬皆萬匹於是衛霍甘陳虬髭瞋目衛衛青霍霍去病陳陳湯甘甘延壽見漢書晉桓溫傳劉琰稱溫曰溫鬚如蝟毛磔蜀志張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可來共決死敵心馳隴路志飲河源乘勝長驅未知所限豈如桓溫不武棄彼關中晉書桓溫入關王猛被褐詣之捫蝨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且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度灞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初溫指秦麥以為糧既而秦人悉芟麥清野以待之溫軍乏食徙關中三十餘戶而歸

殷浩無能長茲羌賊晉書殷浩連年北伐師徒屢敗糧械都盡桓溫因朝野之怨上疏請廢之朝廷不得已免浩為庶人徙之信安浩既廢默雖愁怨不形辭色常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方且西踰酒郡抵我境而置邊亭東略鹽池為齊朝而反侵地史記大宛傳燉煌置酒泉都尉西至鹽水往往有亭漢地理志酒泉郡注武帝太初元年開應劭曰其水若酒故曰酒泉也又河東郡安邑縣注鹽池在西南此政亦翦妖氛未窮巢窟便聞慶捷媿佩良深

檄周文南史吳明徹傳太建九年詔明徹北征軍至呂梁周徐州總管梁士彥率衆拒戰主上恭膺寶歷嗣奉瑤圖既稟聖人之材兼富神武之略乂安兆庶共靖戎華用戢干戈詩載戢干戈永銷鋒鏑後漢陳龜年傳疏曰守塞候望懸命鋒鏑況復追惟在楚無忘玉帛之言軫念過曹猶感盤飧之惠左傳晉公子重耳及曹僖負羈乃饋盤飧置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其何以報君陳宣帝諸子傳始興王叔陵魏克江陵宣帝遷關右宣帝之還以後主及叔陵為質天嘉三年隨後主還朝梁永聖中生於江陵年

馳玉節之使周禮掌節守邦國用玉節　炯曰公羊傳陳乞謂陽生曰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與之玉節而走之歲降銀車之恩未詳庶使懷音微悟知感而反其藏匿招我叛臣謂華皎等也詳前移翊從瀟湘空竭關隴荆梁左右漢沔東西隋書荆州沔陽郡沔陽縣注梁置沔陽營陽州城三郡顧地呼天後漢張兵傳冤則呼天窮則叩心望佇哀救夫一人掩泣猶愴滿堂說苑聖人於天下也譬猶滿堂飲酒有一人向隅而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百姓為心彌切宸扆老子聖人無常心以百姓為心大都督吳明徹台司上將德茂勲高威著荆湘本傳宣帝詔授明徹都督湘州刺史仍與征南大將軍淳于量等討平華皎化聞庸蜀本傳文帝詔以明徹為江州刺史隋書梁州隆山郡隆山縣注舊曰犍為置江州叱咤而平宿豫吹噓而定壽陽漢韓信傳項王喑啞叱咤千人皆廢隋書徐州下邳郡宿豫縣注舊置宿豫郡後漢鄭泰傳孔公緒噓枯吹生隋書揚州淮南郡領壽春縣按壽陽晉郡名治壽春縣樹屏曰後漢皇甫嵩傳閻忠曰指撝足以振風雲叱咤可以興雷電陳宣帝紀太建五年三月以開府儀同三司吳明徹都督征討諸軍事略地北邊冬十月吳明徹克壽陽城斬王琳傳首建業本傳齊遣王琳拒守也七年進攻彭城軍至呂梁又大破齊軍八年進位司空席卷江淮無淹弦望李陵與蘇武詩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

啓

安成王讓録尚書表後啓梁宗室傳安成康王秀字彥達文帝第七子也仕齊為太子舍人天監元年封安成郡王六年為江州刺史尋遷荆州刺史加都督魏縣瓠城人反殺豫州刺史司馬悅悅引司州刺史馬仙琕仙琕藏荆州求應援衆咸謂宜待臺報秀即遣兵赴之十三年為郢州刺史加都督郢州夏口嘗為戰地多暴露骸骨秀於黃鵠樓下祭而埋之時司州叛蠻田魯生魯賢超秀據蒙籠來降武帝以魯生為北司州刺史魯賢北豫州刺史超秀定州刺史為北境扞蔽而魯生超秀互相讒毀有去就心秀撫喻懷納各得其用當時賴之遷雍州刺史在路薨喪至都贈司空謚曰康隋書揚州廬陵郡安復縣注舊置安成郡

臣聞間平就國乃盛漢之常儀後漢光武十王傳東平王蒼建武十七年進爵蒼自以至親輔政意不自安上疏歸職永平五年乃許還國章帝八王傳河間孝王開以永元三年封延平元年就國奉遵法度吏人敬之郗霍無官實宗周之明典左傳五叔無官豈尚年哉何則皇季之重非待歷階王爵之隆自高羣辟況臣戢翼要荒吳越春秋扶同曰鷙鳥將搏必卑飛戢翼詳勸進表亟離寒暑見詩進慙趙勝能定楚從趙平原君傳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録録所謂因人成事者也退匪齊文馳免秦厄史記齊田文自秦逃歸王

悔追之闕法雞鳴乃出客時尚早追者將至客有善為雞鳴者野雞皆應之乃脫固以內切皇心外貽家恥甘輸重餌降禮單于漢賈誼傳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真德秀曰新書以主匈奴下陳三表五餌而史削之列城十五如請和璧趙藺相如傳秦王欲以十五城易趙王和氏璧藺相如奉璧見秦王秦王無意償趙城相如因紿璧卻立倚柱曰臣觀大王無意償趙城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與璧俱碎於柱矣因持璧睨柱秦王恐破璧乃謝相如市鄉三十聊同寶劒越絕書越王句踐有寶劒五其一曰純鈞客有直之者有市之鄉二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駿武夫力而獲諸原微臣還而反諸敵瞻言馬駿著隴右之功見讓表追念曹彰克烏桓之虜魏志代郡烏丸反彰乘勝逐北至於桑乾前王子弟若此勲庸偏其反而見論語豈可勝媿

謝敕賚燭盤賞荅齊國移文啓

昔班彪草移後漢班彪傳賓融曰所上章奏皆從事班彪所為阮瑀裁書魏文帝書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按瑀字元瑜馳譽當年遂無加賞非常大賚始自今思雖賈逵之頌神雀東觀漢記永安中神爵集京師帝敕蘭臺給筆札令賈逵作神爵頌拜為郎竇攸之對鼷鼠竇氏家傳世祖與百寮大會靈臺得鼠身如豹文焚之光澤世祖問羣臣莫知惟攸對曰名鼷鼠見爾雅賜帛百匹漢臣射覆之言漢書上嘗使諸數家射覆東方朔連中輒賜帛魏士投壺之賦魏略邯鄲淳作投壺賦千餘言文帝賜帛千匹方心其寵錫獨有光前官燭斯燃更慙良吏謝承後漢書巴祇為揚州刺史與客坐闇中不燃官燭宵光可學乃會耆年說苑師曠曰老而學者如秉燭之光臣職居南史左傳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身典東觀後漢和帝紀永元十三年春帝幸東觀覽書林閱篇籍博選術藝之士以充其官謹述私榮傳之方策

謝敕賜祀三皇五帝餘饌啓

竊以甘泉之殿舊禮義軒漢郊祀志武帝作甘泉宮畫天地泰一諸鬼神而置祭具甘泉更置前殿宣帝即位立黃帝天神帝原水凡四祠於膚施成帝時匡衡奏罷之又公孫卿言黃帝接萬靈明庭明庭者甘泉也長樂之宮本圖堯舜漢官儀帝祖母稱長信宮帝母稱長樂宮皇后稱長秋宮樹屏曰藝文類聚陳思王畫贊序昔明德馬皇后帝嘗從觀畫前見陶唐之像后指帝曰嗟乎羣臣百僚恨不得為君如是帝顧而笑自東京晚世曠代無聞西漢盛儀復睹今日金壺流十旬之氣韻書九醞十旬酒名玉案備千品之羞楚漢春秋淮陰侯曰漢王賜臣玉案之食昔絳羅為薦既延王母漢武故事帝齋於尋真臺設紫羅薦夜二更後西王母至紫蓋為壇允招太乙漢郊祀志武帝時亳人繆忌奏祀太乙方曰天神貴者泰一泰一祝宰則衣紫及繡成帝時丞相衡言甘泉泰畤紫壇八觚宣通象八方又紫壇有文章采鏤黼黻之飾及玉女樂同斯爽號理致衆星臣以餘年豫聞

清祀如陪瑶席沈約集蔣山廟文揚玉桴布瑶席遂飲瓊漿真誥明星玉女者居華山服玉漿

謝兒報坐事付治中啓

夫拾金樵路高士所羞吳越春秋延陵季子出遊於齊見道傍遺金有披裘采薪者季子呼薪者取彼地金薪者曰吾當夏五月而薪豈取金者哉整冠李下君子斯慎古詩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兒報不能謹潔敢觸嚴網右趾鐵繫事允法科漢食貨志敢私鑄鐵器鬻鹽者鈦左趾以鐵為之著左趾以代刖也左校論輸實繇恩宥後漢皇甫規傳規以餘冠不絕論輸左校漢官儀左校署屬將作大匠老臣過庭之訓見論語多謝古賢折笄之杖國語范文子曰有秦客庾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三知焉武子擊之以杖折其委笄有媿前達

謝賚齏啓

臣昨既陪羽獵仍宴上林固謝長卿之文彌慙子雲之賦漢書司馬相如字長卿有上林賦揚雄字子雲有羽獵賦預割鮮禽已同鹽浦司馬相如子虛賦鶩於鹽浦割鮮染輪頻蒙大臠更異梁王晉書梁孝王彤謂王銓曰我從兄為尚書令不能啖大臠銓曰大臠為誰曰盧播詰旦歸來猶為飽飫虞衡所獻復降今恩周禮冬官山虞林衡川衡澤虞掌山林川澤之政令賜細君以為歡漢東方朔傳朔曰拔劍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抑何仁也非屠門而大嚼桓譚新論關東鄙語曰知肉味美則過屠門而嚼

謝東宮賚蛤蜊啓

船俗嚴戈漢南粵傳注粵人於水中負人船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於船下漁人資設詩魚網之設于彼海童左思吳都賦海童於是宴語注海童海神也冒茲水豹望樓闕之氣得波潮之下漢書海傍屋氣象樓臺

謝賚蛤啓

鴻化闕雀入猶新月令季秋之月爵入大水為蛤纔變秋成已聞冬獻

謹案卷一第三頁前八行齋油素四尺刋本脫此一句據方言前所載書增

第十一頁後一行若多通賔客刋本若訛則據後漢書改

第十六頁前八行大叟谷刋本沿各書傳刻之誤作大䎃谷據釋文改

第十六頁後三行簪枝也刋本簪訛又據釋名改

第二十四頁前五行龔行天罰注云見書攷書經甘誓泰誓牧誓並作恭行此文蓋用班固東都賦語注似誤

第二十四頁後二行陸倕刋本倕訛郵據梁書及文選改

第二十四頁後四行高雲以并州刺史鎮白狼刋本狼訛浪據晉地理志改

第二十四頁後五行長數千丈刋本丈訛里據十洲記改

第三十頁後一行始有醫藥刋本醫訛百據補三皇本紀改

第四十一頁前三行司馬悅刋本悅訛悵據梁書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徐如澍
謄録監生臣魏　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徐孝穆集卷二

詳校官原任編修臣徐立綱

徐孝穆集卷二

陳　徐陵　撰

吳江吳兆宜註

書

為貞陽侯與太尉王僧辯書

梁宗室傳蕭明字靖通長沙王懿之子也封貞陽侯王僧辯納之改承聖四年為天成元年及陳霸先殺僧辯復奉晉安王以明為太傅明年齊人徵明霸先遣使送明直發背死後齊文宣遣兵納永嘉王莊主梁祀追謚明曰閔皇帝南史王僧辯字君才承聖三年二月詔以僧辯為太尉車騎大將軍

昔自天狼炳曜非無戰陣之風參虎揚芒便有干戈之務天官書參為白虎三星直者是為衡石下有三星兌曰罰為斬艾事其東有大星曰狼狼角變色多盜賊至於夏鍾夷羿左傳魏莊子曰昔有夏之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人而代夏政周厄犬戎周本紀申侯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殺之驪山下索隱曰在新豐縣南故驪戎國也漢委珠囊初學記鄭玄注日月遺其珠囊云珠考靈耀秦失金鏡鄭玄注金鏡喻明道也彰於史籍可得而聞未有國家殲危遂若當今者也我大梁膺龍圖而受命帝王世紀神農本起烈山故曰烈山氏一曰厲山氏黃帝代之於時河出龍圖御鳳邸以承天見勸進表軒頊比

於諸侯五帝本紀黃帝居軒轅之邱而娶於西陵之女是為嫘祖嫘祖為黃帝正妃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囂是為青陽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注索隱曰降下也言帝子為諸侯湯武方於兒戲漢書文帝曰向者霸上棘門如兒戲耳三光有乂見勸進表四海無波韓詩外傳成王時有越裳氏重三譯而朝曰天之不迅風雨海之不波溢也三年於茲已意者中國有聖人乎盍往朝之靈貺咸臻後漢光武贊靈貺自甄表裏禔福顏延年詩序上膺萬壽下禔百福非日非月蒼生仰其照臨詩日居月諸照臨下土如雲如雨天下蒙其恩蔭易雲行雨施天下平也而屯亨有數易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剥極為災後漢董卓傳贊過剥成災梟獍豺狼晉崔懿之傳懿之謂靳準曰汝心如梟獍必為國患後漢書張綱遷侍御史埋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梁冀兄弟罪惡京師震悚肆逞兇逆後主誕資上聖光啓中興大翦仇讎左傳今令尹不尋諸仇讎方平宗社謂元帝滅侯景雖復瀟湘舉斧梁元帝集敕王僧辯曰黑奏違盟忽便舉斧樹穀曰南史王琳為湘州自疑及禍使長史陸納率部曲赴州身詣江陵王下琳吏納據湘州以叛王僧辯蕭循等討平之庸蜀彎弓漢匈奴傳士能彎弓炯曰南史武陵王紀武帝第八子也大寶二年僭號於蜀率衆東下王僧辯陸法和等討平之凡厥兇徒誰不殲撲豈圖天未悔禍喪亂薦臻羌虜無厭秉此多難虔劉我南國蕩覆我西京謂于謹陷江陵奉聞驚號肝膽崩潰雖復金

行版蕩火政淪亡見勸進表綠林青犢之羣後漢書王莽末新市人王匡王鳳及馬武王常成丹等起兵藏於綠林山中又鄧禹說大司馬曰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黑山白馬之卒謝承志張燕慓悍捷速過人軍中號為飛燕衆至百萬號曰黑山英雄記公孫瓚每聞邊警輒厲色作氣常乘白馬又選數十白馬為騎射之士號曰白馬義從胡人甚畏之相告曰避白馬長史八王故事曾未混殺八王故事書司馬氏骨肉相殘政亂朝危如汝南王亮楚王瑋趙王倫齊王冏長沙王乂成都王穎河間王顒東海王越九州春秋誰云禍亂司馬彪作九州春秋紀漢末事昔隆周徙播皆憑晉鄭之功左傳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彊漢阽危終假虛牟之力漢高五王傳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欲從中與大臣為內應誅諸呂今者武皇之子無復一人藐是孤孫北史于謹傳初梁元帝於江陵嗣位其兄子岳陽王詧時為雍州刺史以梁元帝殺其兄譽遂結隙據襄陽來附乃命謹出討還同三叛周本紀周公當國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畔周等子頹而為暴左傳衛師燕師伐周立子頹鄭伯遂以王歸處於櫟鄭伯將王自圍門入號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遂納王同劉芳而入關漢紀劉芳安定三川人本姓盧王莽末天下咸思漢芳由是詐自稱武帝後變姓名為劉文伯後與三川屬國羌胡起兵北邊乞命諸戎勢何支久孤宗室之長爰自布衣南史宣武王懿東昏賜樂與弟融俱殞又宣武之難業與二弟俱逃匿免皇運之初彌承天德何則據鞍輟哭雖紹霸圖吳書孫策為許

貢客所害權悲號未見事張昭曰孝廉此寧哭時耶獨乃易權服扶上馬使出巡軍按策追謚長沙桓王

居掩涕終討家怨後漢書光武長兄縯字伯升為更始所害光武自縯死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孤二三昆季按南史懿長子業字靜曠業弟藻字靖藝藻弟猷猷弟朗字靖徹朗弟也方矢戴天禮記父之讎弗與共戴天被此恩慈如何酬荅所以徐彭之役不忝輕軀梁蕭淵明傳武帝既納侯景大舉北侵詔督諸軍趣彭城淵明師次呂梁十八里作寒山堰以灌彭城水及於堞不沒者三版哀荷之誠久聞朝聽南史魏人求和親以貞陽侯換侯景況復邦家不造見勸進表至此橫流孟子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詳卷四宗社無依何所逃責班固諸侯王表有逃責之臺被竊鈇

之言然天下謂之共主強大弗之敢傾因以提戈負劒晉中興書桓溫父被害溫枕戈泣血經年乃提刀直進手刃仇人刺客傳王負劒臥泣行號說文泣無聲出涕也左傳號而出之注號哭也言念荊巫張載詩西瞻馮山嶺嵯峨似荊巫志雪讎恥史記自序為弱燕報強齊之讎雪其先君之恥大齊觀書有洛輯瑞榮河尚書中候成王觀於洛河沈璧禮畢王退俟至於日昧榮光並出休氣塞河青雲浮洛青龍臨壇銜圖甲之圖吐之而出功格蒼旻德滿天地慈孝之道通於百靈抱朴子黃帝役使百靈仁信之風覃於萬國易萬國咸寧是以日月所照舟車所通見中庸侯海水以來賓注見上瞻蒼雲以奉貢十洲記天漢三年月氏獻神香使者曰國有常占東

風入律百旬不休青雲干呂連月不散意中國有好道君故搜奇異而獻神香自昔軒農炎昊曾無宣國之規虞夏商周非有伐戎之略豈知華夷仰德遠近同心穀價無堯湯之憂漢鼂錯論貴粟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糧儲同水火之賤孟子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精兵利器勢勇雷霆漢英布傳布兵精甚樹敏曰後漢虞詡傳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詩如霆如雷天馬龍媒量比山谷漢禮樂志天馬徠龍之媒樹聲曰貨殖傳烏氏求奇繒物間獸戎王戎王予畜畜至用谷量牛馬斯固開闢以來未之有也至於親鄰之道夙契逾深無改曩懷增感彌篤以為興亡繼絕見論語事炳前經推擇庸虛命守宗禩方欲仰憑神武清我寇讎旨喻難違諸懷更悉明公誕膺時運光贊本朝勒瑞姜璜尚書中候王至磻溪之水呂尚釣于崖王下拜尚荅曰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呂佐檢德來昌來提撰爾雄鈐報在齊及佐周克殷封于齊書名何鼎梁虞荔鼎銘蕭何為丞相鑄一鼎自表其功其文曰紀功鼎故以通期管樂蜀志諸葛亮琅邪人躬耕南陽自比管仲樂毅好為梁父吟先主凡三顧乃見先主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冥契風雲世說支道林喪法虔之後謂人曰冥契既逝兆宮曰魏吳質戕臣幸得值風雲之會戮不世之渠兇殲滔天之巨寇堯典共工象恭滔天重以三湘放命寰宇記湘潭湘鄉湘源是為三湘書鯀方命圮族七國連

從見勸進表征旅東西必翦妖逆雖復棧道木閣田單之奉舊齊戰國策貂勃謂齊王曰棧道木閣而迎王與后於城陽今國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單單且嬰兒之計不為此綰璽將兵周勃之扶隆漢漢書薄太后謂文帝曰絳侯始誅諸呂綰皇帝璽將北軍中宗佐命俱畫丹青漢書宣帝以戎狄賓服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霍光至蘇武凡十一人光武功臣皆懸星象後漢書明帝思中興功臣乃圖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范曄論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非貔非虎之封書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予周郊同心同德之勞書予有臣三千同心同德校彼功庸曾何髣髴但與存與亡期於體國書仲虺之誥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喪君有君寧庸無主左傳呂甥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鳳承所立猶則孱蒙天步方難詩天步艱難寧可宏濟自淹留大國志荷恩私朝夕宮闈預奉顏色黃河白日亟亶誠言左傳晉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於河又殖綽顧曰為私誓州綽曰有如日分災卹患事非虛旨左傳凡諸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但善相小國終資大賢左傳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定我邦家繫公是賴淮流不竭豈獨琅邪晉書淮發源屈曲不類人工王導使郭璞筮之曰淮水絕王氏滅望能喻此衷懷思之無忽近陸居士有啓陳其禍亂北史陸法和傳法和不稱臣其啓文朱印名上自稱

居士初仕梁元帝江陵陷入齊朝旨即命河東疑作清河按齊書清河王岳字洪略高祖從父弟也太昌初封清河郡公天保初進封清河郡王王岳等勒率熊羆便相抵赴道阻且長見詩雖無之及所聞西浮夏首楚辭哀郢過夏首而西浮便當險隘之衝南扞巴陵方拒窺窬之寇魏書公孫淵上書曰方今二敵窺窬上黨王皇齊寵弟是號宗英漢書序傳禮樂是脩為漢宗英親御戎軒遠於將送詩遠于將之非史齊文宣帝紀天保六年春清河王岳度江克夏首梁司徒郢州刺史陸法和請降詔以貞陽侯蕭明為梁主遣尚書右僕射上黨王渙送之江南尚玠曰齊神武諸子傳上黨剛肅王渙字敬壽神武第七子也力能扛鼎材武絕倫讀書頗知梗槩而不甚耽習隋書冀州上黨郡上黨縣注舊置上黨郡裴侍中英起淮南貴族兼事戎行躍冀馬者千羣後漢劉表傳冀馬雲屯披燕犀者萬隊來自河陽曾不旬日持節徐武潼三州諸軍事散騎常侍明遠將軍東徐州刺史始興郡開國侯湛海珍等梁書武帝紀太清三年東徐州刺史湛海珍舉州附於魏隋書徐州彭城郡注舊置徐州下邳郡夏邱縣注後齊置并置夏邱郡尋立潼州下邳郡梁改縣為歸政置武州下邳郡梁改縣為下邳置郡不改改州曰東徐並前朝舊將夙著勳庸推轂海邊漢馮唐傳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屬是喪亂詩天降喪亂雖復投身有道志雪朝怨咸預戎行共指鄉國江淮舊隸悉

已招攜左傳管仲曰方稟英謨共翦讎難去月將晦便招攜以禮

屆壽春隋書揚州淮南郡領壽春縣已具舟師將臨江浦使人入境

行陳所懷撥日覘光未詳遲在還牘當使宗祊有主余同

小白之勲左傳宋司馬子魚曰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家國無虞公保阿

衡之貴詩商頌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何其美也豈不休哉言念此私

但以號咽

為貞陽侯荅王太尉書

姜常侍暠至復枉去月三十日告具公所懷良以慨息

孤雖庸薄不及通賢猶曰生民寧無心識自皇家禍亂

亟積寒暄九州萬國之人蟠木流沙之地史記顓頊紀西至於流沙

東至於蟠木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厲莫不行號臥泣想望休平

何況乎孤預在宗室家荷報雪之恩身蒙鞠養之愛者

先皇之慈也南史武帝兄長沙宣武王懿為東昏所殺信至武帝便舉義兵史臣曰梁武帝時逢

昏虐家遭冤禍既地居勢勝秉機而作烝嘗不絕於私廟詩顧予烝嘗子弟得

嗣於南藩者後主之惠也南史蕭韶傳韶字德茂懿之孫也初封上甲某都鄉侯湘

東王改韶繼宣武王封長沙王遂至郢州刺史朱方之地漢地理志會稽郡丹徒縣注師古曰即春

秋云朱方也建業之都宋州郡志晉武帝太康二年丹陽移治建業誰家邱陵誰

家宮廟豈有為人臣子荷此恩靈親執干戈自殉家國

檀弓戰于郎公叔禺人與其鄰重汪踦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重汪踦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公之忠孝信感人神公之盟誓事同懸象繫辭懸象

著明莫大乎日月雖復宗盟不造左傳周之宗盟異姓為後骨肉為讎安可

相期盡如蕭詧邪梁元帝紀雍州刺史岳陽王詧自稱梁王藩於魏二年九月魏使柱國萬

紐于謹來攻十月魏軍至襄陽梁王詧率衆會之城陷帝被執如詧營甚見詰辱十二月辛未魏人戕帝古

者天子六軍是為萬乘今日凶荒致闕斯禮偏裨將校

尚握精兵州郡官曹各有交吏未有居稱扆坐明堂位天子負

斧依南向而立行曰秉輿後漢輿服志殷瑞山車金根之色漢承秦制御為乘輿所謂孔子乘殷之

輅者也遂無五尺之童孟子雖使五尺之童適市高謝千夫之長書千夫長

於公明允舜典惟明克允意復云何國家凋荒既乏屯衛皇齊

與睦幸惠優矜何乃自起趦趄易其行次且苟違鄰德克戡

禍亂欲立功名咸自軍師豈在蜀隸湛海珍等前朝舊

將差匪齊人分給羸兵即是梁甲非云背信左傳慶鄭曰棄信背

鄰患孰恤之豈曰渝盟左傳公及鄭伯盟曰渝盟無享國朝野羣雄何所攜

貳且公天資命世再造皇家梁代之桓文蕭宗之伊管誰其遠近不稟英謨如有姦回正速齊斧（見移文）尚何憂于共工（疑作驩兜）何畏于有苗哉（見皋陶謨）所覽來書既為疑難上黨王恭承朝旨不敢相同方篤鄰和不容全異如須減損更遲行人張廷尉種等所具（見讓表）此無多及

為貞陽侯重與王太尉書

席威卿等還枉此月十四日告披覽未周良深慨息昔長平建策猶聞蝕昴之徵（漢郦陽傳注蘇林曰白起為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為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為之蝕昴）疎勒效忠時致飛泉之感（後漢耿恭傳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五月乃引兵據之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泉乃整衣冠再拜為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豈在余涼德（左傳史嚚曰虢多涼德）書不盡言（見繫辭）遂使吾賢猶迷所執斯故銜哀掩淚仍復披陳者也孤以庸薄寧有霸圖侯服于周（見詩）常懼盈滿（易人道惡盈而好謙書滿招損謙受益）豈望身居黃屋（班固典引子嬰度次得嗣冠玉冠佩華紱車黃屋蔡邕曰黃屋者天子車翠羽蓋以黃繒為裏是為黃屋）手御青綸（後漢輿服志白石青紺綸一采宛轉繆織長丈二尺）揖讓而對三靈（見勸進表）端委而朝百辟（左傳子貢曰泰伯端委以治）詢知圉牧莫不皆知（左傳芋尹無宇辭曰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爰誓神明固自無爽（左傳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但大齊仁信之道關於至誠睦鄰之懷由於孝德遂蒙殊獎歸嗣本朝拜首陳辭敦誘彌廣既而仇讎未殄（見前書）方憑大國之威宗祏阽危（左傳原繁對曰命我先人典司宗祏）尤仰親仁之德（左傳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僶俛恩寄號靦惟深而敕諭分明信誓殊重（詩信誓旦旦）乃云邦家有乂社稷無虞凡廣陵歷陽（隋書揚州江都郡江陽縣注舊曰廣陵後齊置廣陵江陽二郡歷陽郡歷陽縣注舊置歷陽郡）皆許見還白水黃河屢奉然諾（漢書廷尉以貫高辭聞泄公曰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為然諾者也詳與王僧辯書）至於夏藩衝要控遏上流且命強兵為我臨據若其自有精甲能扞醜徒並用還梁皆如前旨以孤頻經忝竊屢守淮淝門生故吏徧於江右（後漢袁紹傳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天下）凡諸部曲並使招攜（漢書音義大將行有五部部有曲也）投赴戎行（陸機辯亡論拔呂蒙於戎行）前後雲集霜戈雪戟（左思吳都賦霜刃染）無非武庫之兵（洛陽記建始殿東有太倉倉東有武庫藏兵之所）龍甲犀渠（古詩解佩襲犀渠）

皆是雲臺之仗晉書武帝太元八年翟斌克雲臺戍收萬餘人甲仗文物以紀之聲名以發之見左傳斯實不世之隆恩寧曰循常之恒禮則公固天所授宏濟本朝曲阜同功營邱等烈史記成王封師尚父於齊營邱封周公旦於魯曲阜若夫伊尹庖廚賤宰殷本紀伊尹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霍光階闥小臣漢霍光傳贊霍光起結髮內侍起於階闥之間諸葛亮無應變之才蜀諸葛亮傳陳壽評曰應變將略非其所長管夷吾非王者之佐論語管仲之器小哉論其世業較彼勤勞書契以來罕有明德且程嬰之義自古為難史記晉程嬰抱趙氏孤匿山中十五年韓厥言於晉景復立趙氏後是為趙武武既冠嬰曰下宮之難我非不能死欲存趙後也今宜下報宣孟杵臼遂自殺荀息之忠良以喜慰左傳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但先朝秉玉鏡之符尚書帝命期桀失玉鏡用其噬獸注玉鏡喻清明之道御金輪之寶法華經優曇華鉢名瑞應三千年一現現則金輪王出菩薩之化行於十方樓炭經有十品菩薩仁壽之功霑於萬國漢王吉傳歐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兇人侯景遂闕邦家何況於今亦有吳會江東如掌差匪虛言後漢岑彭傳辛臣諫田戎曰洛陽地如掌耳不如按甲以諸侯屢如黑子之著面不稼觀其變淮陽在面方此非局漢賈誼傳淮陽之比大

不穡見詩多歷歲時大東小東全無機杼詩小東大東杼軸其空關中醜虜寧非冒頓之鋒漢書匈奴單于有太子名冒頓作鳴鏑習勒其射騎而令之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齊國強兵便是軒轅之陣史記五帝本紀軒轅氏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志西南當阨喉之勢東北承撫背之機漢書婁敬傳敬說曰夫秦地披山帶河所謂扼天下之亢而撫其背也首尾交侵華夷俱騁而中人數歲復子方除書洛誥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德未感於黎烝威不加於將帥斯等鞅鞅非少主臣漢昌景帝目送周亞夫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安有碌碌因人成事見表後啓公之才具晉書高崧時謝萬方臥在室崧為敘刑政之要萬起呼崧小字曰阿鄧有才具雖復明允勢何如於天監時何若於大同俱梁武帝年號乘與國之隆恩孟子我能為君約與國當滔天之猛寇見前書匡救之德翻有未從忠許之謀誰其相曉臥薪待火方此弗危賈誼傳譬猶厝火置之積薪而寢其上繫草從風儔之非切書君陳爾惟風下民惟草若能思其上策審此英圖見引軨獵之車漢霍光傳太僕以軨獵車迎曾孫就齊宗正府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為陽武侯已而光奉上皇帝璽綬謁於高廟是為孝宣皇帝還向長安之邸見勤進表一則二則惟在大賢吳張昭傳策笑曰昔管子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為

霸者宗外相內相詳終當相屈正當攜諸舊隸率我賓游朝服簪纓直拜園寢梁人望國俱登赤馬之舟漢到翟釋名輕疾者曰赤馬舟其體正直赤如馬也齊師臨江仍轉蒼龍之旆考工記龍旂九斿以象大火鳥旗七斿以象鶉火大火蒼龍宿之心鶉火朱鳥宿之柳分袂南浦江淹別賦送君南浦傷如之何揚鞭北風民不疲勞軍無怨讟見左傳如其執事尚秉前言將恐戎旄便濟江表何則西浮夏首水經夏水在江夏西冬竭夏流故名夏水詳與王僧辯書已據咽喉東進彭波禹貢東匯澤為彭蠡次指心腹廣陵京口烽煙相望魯析聞邾方之尚遠左傳魯伐邾及范門猶聞鐘聲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於吳不許曰魯擊析聞於邾吳二千里不三日不至何及於我胡桑對薊匹此為遥曹植豔歌出自薊北門遥望胡地桑枝枝自相值葉葉自相當水陸爭前龍虎交至則揚都蕩定晉文苑傳庾闡作揚都賦功自齊師江左臣民非關梁國豈不追慙後主崇寄之恩還負齊朝親鄰之意東門黃犬固以長悲史記李斯顧謂中子曰我欲與若復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兔其可得乎南陽白衣何可復得諸葛亮出師表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立茲幼弱非曰大勲滅我宗祊何所逃釁今復遣前吉州刺史馬嵩仁至彼更具往懷想不遠而復無貽祗悔也見易若英謨有在方興祀夏之功左傳伍員諫吳子曰少康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明監如違便等過殷之歎尚書大傳微子朝周過殷故墟見麥秀之蘄蘄兮禾黍之蠅蠅也曰此故父母之國乃為麥秀之歌存亡社稷一在於公臨紙崩號不復多及

為貞陽侯荅王太尉書

姜嵩至枉示具公忠義之懷家國喪亂於今積年三后蒙塵左傳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於外敢不奔問官守四海騰沸詩百川沸騰天命元輔匡救本朝宏濟艱難建我宗祏至於邱園版築易賁于邱園孟子傳說舉於版築之間尚想來儀公室皇枝豈不虛遲聞狐還國理會高懷但近再命行人或不宣具公既詢謀卿士訪逮藩維沿泝往來理淹旬月使乎屆止殊副所期便是再立我蕭宗重興我梁國億兆黎庶咸蒙此恩社稷宗祧曾不相媿近軍次東關頻遣信裹之橫處示其可否荅對驕凶殊駭聞矚上黨王陳兵見衛欲敘安危無識之徒忽然逆戰前旌未舉即自披猖驚悼之情彌以傷惻上黨王深自矜嗟不傳首級更蒙封樹飾棺厚殯

務從優禮見裘使君墓志齊朝大德信感神明方仰藉皇威敬
憑元宰討逆賊於咸陽謂北周誅叛子於雲夢謂後梁同心
協力克定邦家覽所示權景宣書北史周權景宣傳孝閔帝踐祚除基郡硤
平四州五防諸軍事江陵防主上流諸將本有忠略棄親向讎庶當不
爾防奸定亂終在於公今且頓東關更待來信未知水
陸何處見迎夫建國立君布在方策入盟出質左傳宣公十二
年楚子圍鄭潘尫入盟子良出質有自來矣若公之忠節上感蒼旻羣
帥同謀必匪攜貳則齊師返旆義不陵江如致爽言誓

以無克韜旗側席漢陳湯傳谷永疏曰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仄席而坐遲復
行人曹沖奉表齊都即押送也渭橋之下惟遲敘言漢文
帝紀使宋昌先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丞相以下皆迎昌還報代王乃進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汜水
之陽預有號懼漢高帝紀二月甲午上尊號漢王即皇帝位於汜水之陽

為貞陽侯重荅王太尉書

王尚書通至南史王通字公達仕梁為黃門侍郎敬帝承制以為尚書右僕射復枉示
知欲遣賢弟子世珍以表誠質南史王僧辯傳遣第七子顯顯所生劉并弟子晉書謝玄與從兄
珍往充質具悉憂國之懷復以庭中玉樹朗為叔父安所器

元曰如芝蘭玉樹欲使生於階庭爾掌內明珠江淹傷愛子賦痛掌珠之愛子無累胃懷
志在匡救豈非劬勞我社稷宏濟我邦家慙歎之懷用
忘興寢晉安王南史晉安王諱方智字慧相小字法真元帝第九子也承聖元年封晉安郡王
隋書揚州建安郡閩縣注舊曰東侯官置晉安郡東京貽厥之重詩貽厥孫謀西都
繼體之賢史記外戚世家序自古繼體守成之君嗣守皇家寧非民望左傳
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但世道喪亂宜立長君以其蒙孽難可
成業漢賈誼傳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成昭之德自古希儔
周本紀成王少周公當國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漢昭帝紀上官桀安父子與大將軍霍光爭權欲害之詐使

人為燕王旦書言光罪上年十四覺其詐沖質之危何代無此後漢書孝沖皇帝諱炳順
帝之子也即皇帝位年二歲崩年三歲孝質皇帝諱纘肅宗元孫沖帝崩即皇帝位年八歲大將軍梁冀鴆弒
崩年九歲孤身當否運志不圖生忽荷不世之恩仍致非常
之舉自惟虛薄後漢明帝紀制曰朕以虛薄何以享斯兢懼已深若建承
華初學記太子之門曰承華本歸皇胄心口相誓惟擬晉安南史王僧辯傳
遣吏部尚書送啓因求以敬如或虛言神明所殛左傳襄公
帝為皇太子明報書許之
十一年載書曰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覽今所示深遂本懷戢慰
之情無寄言象但公憂勞之重既稟齊恩忠義之懷復

及梁貳華夷兆庶豈不懷風宗廟明靈豈不相感正爾回旆仍向歷陽所期質累便望來彼衆軍不渡已著盟書斯則大齊聖主之恩規上黨英王之然諾漢張敖傳上賢貫高能自立然諾得原失信終不為也左傳僖公二十五年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惟遲相見使在不賒鄉國非遥觸目號咽

又為貞陽侯荅王太尉書

周尚書宏正張廷尉種姜常侍嵩等至南史王僧辯傳遣左戶尚書周宏正至歷陽迎明詳讓表枉此月二十六日告并遣賢弟子世珍賢子顯等見前書具忠款之至公養孤之恩愛甚鄧攸晉書石勒過泗水鄧攸曰吾弟早亡理不可絶止應自棄我兒繫之於樹而去時人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攸死弟子綏服喪三年少子之懷情深張禹漢書張禹數視其少子上即禹牀下拜為黄門郎給事中豈非憂勞社稷用忍肌膚班彪王命論高祖高四皓之節割肌膚之愛天下含靈誰無悲媿余遭家不造敬累吾賢言念忠誠益以號咽但皇齊大德過見優矜微借輕兵以垂將送意謂江東凋弊累積寒暄供膳資儲理當多闕輒白上黨王止請三千人二百匹而已南史王僧辯傳貞陽求度衛士三千凱衆人殊尚有疑難將恐諸士未喻雅懷今復命周尚書及姜常侍還彼具陳一二夫以受為寇非有晉邦左傳趙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不送為譏終無楚國左傳晉公子及楚楚子饗之乃送諸秦五千步卒既謝李陵漢書陵對願以步兵五千涉單于庭三千羸兵亦等無忌平原君傳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為之却三十里公之明義理不為嫌行人失辭左傳羣子以為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尚停然諾見前書臨江總轡企望音郵惟遲來書此不多具

為貞陽侯與陳司空書

陳武帝紀諱霸先字興國小字法生吳興長城下若里人承聖三年三月進帝位司空軒轅既作遇蚩尤之兵見勸進表顓頊為君阻共工之亂列子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絶地維雖復搖山蕩谷驅電秉雷殘厥兇渠曾靡遺孽未有時當至治世在欽明元惡滔天遂陷邦家者也我大梁開金繩之寶牒初學記封禪注儀曰時凡三十人上發壇上石磑蓋尚書令北向跪藏玉牒畢持禮覆石磑尚書令封上十石檢亦纏以金繩泥以金泥四方各依其色紐玉鏡之珍符見與王太尉書功烈與造化相侔德施

與風雲俱遠戴日之族何向不賓太平之基無遠弗屆（爾雅岠齊州以南戴日為丹穴東至日所出為太平西至日所入為太蒙注岠去也齊中也太蒙即蒙汜）逆賊侯景殲亂本朝釁重聰彌（見移齊文及與王僧辯書）凶逾羿浞（帝王世紀寒浞殺羿於桃梧而烹之以食其子）後主天經地緯（左傳晉成鱄曰經緯天地曰文）義冠人靈驅馭熊羆（書如熊如羆）遂翦勍盜少康祀夏何可對揚（見與王太尉書）大戊興殷彌無等級（殷本紀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大戊脩德三日祥桑枯死商道復興號稱中宗）不圖天未悔禍喪亂薦臻羌賊憑陵侵蕩荆漢秉輿幽辱既陷兇徒（梁元帝紀帝被執詔使尚書傅準監行刑）黎獻崩騰莫不淪沒（書益稷萬邦黎獻共惟帝臣　兆寬曰梁元帝紀于謹盡俘僕射王褒以下）故以哀窮兆庶痛極蒼旻者也夫諸侯釋位寧非禍亂之朝（左傳諸侯釋位以間王室服虔曰言諸侯釋其私政以佐王室）宗子維城本濟殷憂之日（詩宗子維城王室維寧）武皇遺冑皆陷虜庭乞命偷生何能支久（梁元帝紀于謹盡俘汝南王大封以下）孤宗室之長爰自布衣（見與王僧辯書）辛癸之朝容身靡託（史記夏帝履癸為桀殷帝辛謂紂指東昏）追惟先業大庇生民既雪伯升之怨仍紹桓王之霸（見與王僧辯書）孤二三昆季情禮獲申等預藩枝偏承

皇德近歲彭都之役得備戎昭（左傳戎昭果毅以聽之謂禮詳與王僧辯書）鞍甲之勞庶訓天寵（易在師中吉承天寵也）況復邦家不造至此橫流凶狡猶存何所逃責固以提戈負劒臥泣行號言念荆巫志雪讐恥（見與王僧辯書）大齊德並天地明符日月隆禮詔俗張樂被民義感華夷仁侔造化玉羊銀甕嘉瑞必彰（瑞應圖師曠鼓琴玉羊白鵲翾翔投墜孝經援神契神靈滋液有銀甕不汲自滿）澤馬山車禎符總集（拾遺記軒轅泛河沉璧有澤馬羣鳴山車滿野）若夫中原猛士本自無窮（見樂府）沙塞精兵斯何有量（見與王僧辯書）是以家國之富文景所未儔（漢景帝紀贊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兵馬之强秦漢所未敵但親鄰之道既篤夙私明發之懷（詩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彌敦先好以為興亡繼絕（見論語）聖典通規爰命無庸嗣守社稷既方憑大國庶討仇讐恩喻難違諸懷慙哽公體茲懋德毗奉中興歸自番禺（隋書揚州南海郡南海縣注舊分置番禺縣）志在討亂至於雲行電邁（班固西都賦雷奔電激奥又言羌一氣所生不可誅盡山谷廣大不可空靜）谷靜山空（後漢段熲傳張掃天闕漸臺偽帥將傳首於帝京鄙塢元兇皆橫尸於

軍市見勸進表高庸茂烈振古希儔承此欣然深所嘉歎今者殷憂未已陸機歎逝賦殷憂而弗違在禍難相尋宗社無依奥主宜立左叔向曰國有奥主夙承所眷尚在沖年書金縢惟予沖人弗及知王室猶難何以康濟書蔡仲之命董侯幼弱終覆漢朝魏紀春秋佐助期曰漢以蒙孫亡說者以蒙孫漢二十四帝童蒙愚昏以弱亡或以雜文為蒙其孫當失天下以為漢帝非正嗣少時為董侯名不正蒙亂之荒惑其子孫以弱亡獻帝諱協協母王美人為何后所鴆殺董太后自養協號曰董侯馬業童蒙仍傾晉室晉書太子德宗幼而不慧口不能言至於寒暑飢飽亦不能辯武帝遇弒即位是為安帝所謂前事之不忘後事之龜兆也孤過荷恩靈預奉帷幄見讓表黃河白日亟降誠言分災卹患事非虛旨見與王僧辯書但當小國之禮無失敬恭左傳子駟曰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闔境人民俱勞寤寐方窮人爵之重孟子公卿大夫此人爵也以報非常之功漢武帝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惠覽今書希能留意也上黨王文高劉德漢書德字路叔武帝謂之千里駒武冠曹彰見為始興王表爰降宗英遠於將送見與王僧辯書裴侍中英起贊奉師德俱事戎間月壘連營吳孫綝傳朱異遣將軍任度等築偃月壘樹屏曰宋臧質傳云質舉兵反孝武遣柳元景等屯梁山洲兩岸築偃月壘水陸待之雲旗蔽

野司馬相如上林賦靡雲旗同集江淮翼我歸旆湛海珍等南史貞陽侯明傳魏平江陵齊文宣使送明至梁并前所獲梁將湛海珍等皆聽從明歸令上黨王渙率衆送之詳與王僧辯書並前朝舊將夙著勳庸江左氛妖投身齊國今者皆蒙恩獎並在戎行歸附明公共翦讐難去月將晦便留壽春已具舟艫將臨濮浦後漢獻帝紀注壽春縣屬九江郡隋書荊州九江郡盜城縣注有巢湖若公為內主方同國子之勳左傳叔向曰齊桓有國高以為內主余以定家得免臧孫之歎左傳臧昭伯見平子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於齊與公言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豈不功名富貴共保無疆前望鄉關惟增號哭

為貞陽侯重與裴之橫書南史魏克江陵齊遣上黨王高渙挾貞陽侯明攻東關晉安王承制以之橫為徐州刺史都督衆軍出守蘄城本傳之橫邃之兄子也張佛奴昨還得去月二十六日書覽以增慨昔桓公始反管仲親射其車齊世家魯使管仲別將軍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重耳初還呂卻終焚其室左傳秦伯納公子重耳於晉呂卻畏偪將焚公宮而弒晉侯頃家國多患頻遘閔凶前事不忘便為龜兆所以皇齊大德禮

秩兼常威武紛紜洪恩汪濊（司馬相如文威武紛云湛恩汪濊）況復旌旗照日鼓吹從風文物俱華羽衛相鬱書契以來斯未有也卿天監之始門宦有成（南史裴邃河東聞喜人祖壽孫寓居壽陽會刺史張叔業以壽陽降魏邃隨北徙梁天監初自拔南還以功封夷陵縣子歷官豫州刺史督鎮合肥大敗魏軍卒贈侍中左衛將軍進爵為侯子之禮嗣為西豫州刺史之禮卒於少府卿之高邃兄中散大夫髦之子也除梁郡太守封都成縣男之高第五弟之平以軍功封費縣侯之橫之高第十二弟也）承聖之初身名俱泰（見墓志）正應勤王效命酬二后之恩憂國如家報三靈之寵（見勸進表）何有方規異志苟樹童蒙（見與陳司空書）阻地險於長川（易地險山川邱陵也）忘天討之應及（書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孤昔忝藩維非無游士平原之館乃乏如雖（史記趙平原君謂毛遂曰賢士之處世也譬如雖處囊中其末立見）田文之家差有彈鋏（史記馮驩在孟嘗君門下為客每給疏飯驩乃倚柱彈鋏而歌）雖李廣麾下莫不封侯（漢李廣傳廣與望氣王朔語曰自漢擊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妄校尉以下材能不及中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不為後人然終無尺寸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衛青故人多懷彼此（漢霍去病傳青日衰而去病日益貴青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輒得官爵惟獨任安不肯去）豈可文辭簡略禮等平交披封伸紙益多歎異相鼠無儀表詩人之作（詩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茅鴟刺傲彰魯史之文（左傳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汜祭穆子不悅使工為之誦茅鴟亦不知）宿昔相期不應如此衆軍即便頓江關相見在近不復多及

為貞陽侯與北齊（北齊二字疑羨文）荀昂兄弟書（南史荀朗字深明潁川潁陰人也侯景之亂據巢湖無所屬臺城陷沒後梁簡文帝密詔授朗豫州刺史令與外蕃討景魏克荊州陳武帝入輔齊遣蕭軌東方老等來寇據石頭朗自宣城來赴與侯安都等大破之武帝受禪賜爵興寧縣侯以朗兄昂為左衛將軍弟晷為太子右衛率）

張佛奴至未枉還告但以勞悒夫興亡繼絕往帝之通規分災恤患聖王之恒典（見與王僧辯書）自敦龐既散（國語虢文公曰敦龐純固於是乎成）詐偽萌生時託親鄰信有澆慝大齊道冠三皇風高九代仁信之本關於至誠言與之恩由於孝德孤謬蒙殊獎還嗣本朝敕諭分明言誓殊重若使邦家克定境內無虞凡廣陵歷陽皆許見還白水黃河（見與王僧辯書）屢奉然諾（見答王太尉書）彝章禮數莫不優華斯乃不世之殊恩寧是悠長之恒事王太尉勲踰呂望德冠伊衡凡

厥英謀算靡遺策豈容當滔天之巨寇違大國之隆恩計彼賢明必當不爾卿維兄及弟莫非雄才江左風塵不染光冠賈氏三虎豈獨貴於前脩（後漢賈充傳彪字偉節時號賈氏三虎偉節最怒）荀家八龍信服在於今日（後漢荀淑傳淑有子八人儉緄靖燾汪爽肅專並有名稱時人謂之八龍）近者州司不道或致流言朝聽矜明已如前及想謀元宰善保良圖南道主人以相付也（後漢書耿弇聞光武在盧奴乃馳北上謁光武留署門下吏弇因求歸上谷發兵以定邯鄲光武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見所荅東海徐湛書粗具來意昔桓憑莒衆文用秦攻是假鄰國之威以備非常之變（左傳莊公九年桓公自莒先入僖公二十四年秦伯送衛於晉實紀綱之僕）若使江東宰匠具領齊思時命封疆遠相迎接故當攜諸舊隸率我賓游朝服簪纓直拜園寢梁人望國自合水而浮舟齊帥言歸指滄江而回旆如其彼相（論語則將焉用彼相矣）未悟良機將恐戎麾遂踐京邑若其求成取敗豈謂和風龍馬雲旗（見為貞陽侯書）差不相涉一二復令張佛奴口具相見在近此不多及

在北齊與楊僕射書（北史楊愔字遵彥宏農華陰人楊津子也小名秦王兒童時口若不能言而風度深敏天保初詔監太史遷尚書右僕射）

陵叩頭叩頭夫一言所感凝暉照於魯陽（淮南子魯陽公與韓酣戰日暮援戈揮之日反三舍）一志冥通飛泉涌於疏勒（見與王太尉書）況復元首康哉股肱良哉（見書）鄰國相聞風教相期者也天道窮剥鍾亂本朝情計馳惶公私哽懼而骸骨之請（漢疏廣傳即日乞骸骨）徒淹歲寒顛沛之祈（論語顛沛必於是）空盈卷軸是所不圖也非所仰望也執事不聞之乎昔分鼇命鳥之世（三皇本紀女媧氏鍊五色石以補天斷鼇足以立四極聚蘆灰以止滔水左傳九扈為九農正注扈有九種也春扈鳲鶻夏扈竊玄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棘扈竊丹行扈喈喈宵扈嘖嘖桑扈竊脂老扈鶪鶪以九扈為九農正之號樹敏曰爾雅扈字作鳸）觀河拜洛之年（帝王世紀後年二月堯率羣臣刻璧為書東沈洛水竹書紀年舜設壇於河依堯故事至於下昃榮光休至黃龍負圖出於壇畔）則有日烏流災風禽騁暴（淮南子堯時十日並出又有大風為民害堯使羿繳風射日萬民大悅）天傾西北地缺東南（列子地不滿東南百川歸焉）盛旱圻三川（記苑湯之時大旱雒圻以竭）長波含五岳（書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我大梁應金圖而有亢（帝王世紀少昊即圖讖所謂白帝朱宣者也故稱少昊號金天氏）纂玉鏡而猶屯（見與王太尉書）何則聖人不能為時斯固窮通之恒理也至如

荆州刺史湘東王幾神之本無寄名言陶鑄之餘猶為堯舜見莊子雖復六代之舞陳於總章周禮天子祭祀用六代之樂周書明堂西方曰總章九州之歌登於司樂未詳按周禮大司樂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虞夔拊石舜典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晉曠調鐘淮南子師曠之欲調鐘以為後有知音也未足頌此英聲封禪文蜚英聲無以宣其盛德者也詩序頌者美盛德之形容若使郊禋楚翼寧非祀夏之君郊特牲注郊者祭天之名國語精意以享曰禋天官書注星經云翼軫楚之分野也詳與王太尉書戡定艱難便是匡周之霸豈徒幽王徙雍期月為都吳越春秋古公去邠處岐周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姚帝遷河周年成邑史記五帝本紀虞舜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方今越裳藐藐馴雉北飛韓詩外傳周公居攝二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越裳氏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肅慎茫風牛南偃家語武王滅紂肅慎來獻石砮楛矢左傳齊侯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吾君之子見孟子含識知歸而荅旨云何所投身斯其未喻一也又晉熙等郡隋書地理志揚州同安郡懷寧縣注舊置晉熙郡皆入貴朝去我潯陽經途何幾任昉哭范僕射詩與子別幾辰經途不盈旬至於鐺鐺曉漏司馬彪續漢書云孔壺為漏浮箭為刻下漏數刻以考中

星昏明生焉的的宵烽漢書音義多積薪寇至即燔之望其煙曰燧晝則燔燧夜則舉烽隅澈浦而相聞楚辭出澈浦而遭迴臨高臺而可望淸宮故事宋臨川王義慶鎮江陵於羅公洲立觀甚大而唯一柱泉流寶盎遥憶溢城藝林伐山寶盎泉在江州吳秩臣曰潯陽記盆水出清盆山因以為名滯山雙流而右灌潯陽東北流入江峰號香爐依然廬岳釋慧遠廬山記東南有香爐山其上氤氲若香煙日者鄱陽嗣王南史梁鄱陽王世子範傳太清元年大舉北侵初謀元帥貞陽侯明請行而以範為征北大將軍總督漢北征討諸軍事侯景敗於渦陽退保壽春乃改範為合州刺史鎮合肥治兵匯派屯戍淪波爾雅大波為瀾小波為淪朝夕牋書春秋方物周書淡焚無有遠邇畢獻方物吾無從以躡屩戰國策蘇秦去秦而歸羸縢履蹻樹本曰史記虞卿傳虞卿躡屩擔簦說趙孝成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為趙上卿故號虞卿彼何路而齊鑣魏應璩集遣句云駑驥不齊鑣豈其然乎斯不然矣又近者邵陵王通和此國司楊忠傳梁元帝逼其兄邵陵王綸北度與其前西陵郡守羊思達要隨陸土豪段珍寶夏侯珍洽合謀送質於齊欲來寇掠汝南城主李素綸故吏也開門納焉郢中上客楚世家文王始都郢雲聚魏都鄴下名卿見勸進表風馳江浦豈盧龍之徑於彼新開魏志曹公北征烏桓軍次無終濱海洿下虜亦遮守溪要軍不得進問田疇疇曰此道秋夏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可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軍還論功行封疇以為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爵賞遂不受銅駝之

街於我長閉見樂府何彼途甚易非勞於五丁史記天為蜀王生五丁力士能徙山秦王獻美女與蜀王遣五丁迎女見一大蛇入山穴中五丁共引蛇山崩壓殺五丁秦女皆上山化為石我路為難如登於九折漢書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郲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及王尊為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速驅之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地不私載何其爽歟而荅旨云還路無從斯所未喻二也晉熙盧江義陽安陸隋書地理志揚州盧江郡盧江縣注舊置義陽郡安陸郡安陸縣注舊置安陸郡皆云款附非復危邦計彼中途便當靜晏自斯以北桴鼓不鳴漢酷吏傳長安劇劫行者死傷橫道桴鼓不絕自此以南封疆未壹如其境外脫殞輕軀幸非邊吏之羞何在匹夫之命又此段賔遊通無貨殖論語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忝非韓起聘鄭私買玉環左傳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韓子買諸商人既成價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對曰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吳札過徐躬要寶劒史記延陵季子將聘晉帶劒以過徐君徐君欲之季子為有上國之事未獻也然心許之矣反則徐君已死於是以劒挂其墓樹而去由來宴錫凡厥囊裝行役淹留皆已虛罄散有限之微財供無期之久客斯可知矣且據圖刎首

愚者不為後漢馬融傳融常飢困謂友人曰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為所以然者生貴於天下也運斧全身庸流所鑒莊子郢人垩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垩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何則生輕一髮自重千鈞不以賈盜明矣骨肉不任充鼎俎漢項籍傳今人方為刀俎吾為魚肉皮毛不足入貨財盜有道焉莊子盜亦有道吾無憂矣又公家遣使脫有資須本朝非隆平之時遊客豈皇華之勢詩序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輕裝獨宿非勞聚擽之儀周禮挈壺氏凡軍事縣壺以序聚擽注軍中遇夜則擊擽以備守有更漏則擊擽者可更迭矣微騎間行寧望輶軒之禮漢陳平傳平身間行杖劒亡降漢文選注輶車朱軒使者之車也歸人將從私具驢騾緣道亭郵唯希蔬粟若曰留之無煩於執事遣之有費於官司左傳臧僖伯曰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或以顛沛為言或云資裝可懼固非通論皆是外篇漢淮南王安傳招致賔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斯所未喻三也又若以吾徒應還侯景侯景凶逆殲我國家天下含靈人懷憤厲既不能投身社稷衛難乘輿三冢磔蚩尤千刀剸王莽見勸進表安所謂俛首頓膝歸奉寇讐佩弭腰鞬為

其阜隸左傳晉公子對楚子曰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又叔向曰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阜隸日者通和方敦曩睦凶人駔詐漢諸侯王表秦騁駔詐之兵遂駭狼心左傳叔向妻生伯石姑曰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頗疑宋萬之誅左傳宋人請猛獲於衛亦請南宮萬於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皆醢之彌懼荀罃之請左傳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於楚以求知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詳為貞陽侯書所以奔蹄勁角漢書武帝詔曰馬或奔蹄而致千里專恣憑陵凡我行人偏膺讐憾政復葅筋醢骨史記淳齒擢滑王筋懸之廟屋宿昔而死抽舌探肝張璠漢記董卓於衆坐生斬人手足又鑿目截舌沈忠桂曰韓詩外傳狄人殺衛懿公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宏演使還跽舉呼天因自出其肝納懿公之肝於彼凶情猶當未雪海內之所知也君侯之所具焉又聞本朝王公陳書作公主都人士女風行雨散王粲詩風流雲散一別如雨東播西流京邑邱墟蒿蓬蕭瑟偃師南望漢官典職德陽殿周遊容萬人自偃師去宮三十五里望朱雀闕其上鬱與天連咸為草萊霸陵回首王粲七哀詩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俱霑霜露漢書伍被曰臣亦將見宮中生荊棘霑露衣也此又君之所知也彼以何義爭免寇讐我以何親爭歸委質左傳狐突對曰策名委質昔鉅平貴將懸重於陸公晉羊祜傳及五等建祜封鉅平子邑六百戶帝有滅吳之

志以祜為都督荊州諸軍事祜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嘗病祜饋之藥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羊祜豈酖人者叔向名流深知於鬷蔑左傳晉叔向適鄭鬷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鬷明也下執其手以上吾雖不敏常慕前脩不圖明庶有懷翻期陳書作其以此量物昔魏氏將亡羣凶挺爭諸賢戮力想得其朋為葛榮之黨邪為邢杲之徒邪北史魏葛榮引兵圍鄴朱榮以侯景為前驅擒葛榮斬之五州皆平北周宇文貴傳貴從爾朱榮擒葛榮於滏口加別將又從元天穆平邢杲轉都督如曰不然斯所未喻四也假使吾徒還為凶黨侯景生於趙代家自幽恒居則台司行為連率後漢馬援傳注莽法典郡者公為牧侯稱卒正伯稱連率其無封爵者為尹也山川形勝軍國彝章不勞請著為籌漢書酈食其謀撓楚權勸漢王立六國後張良曰陛下事去矣臣請借前箸以籌之便當屈指能算漢陳湯傳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曰已解矣屈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侯景傳景字萬景魏之懷朔鎮人也歡使擁兵十萬專制河南重陳書作景以逋逃小醜書紂為天下逋逃主羊豕同羣身寓江皐家留河朔侯景傳高澄遣其將慕容紹宗追景乃與腹心數騎自硤石濟淮春春井井如鬼如神其不然乎抑又君之所知也且夫宮闈祕事並若雲霄英俊訏謨寧非帷幄見讓表

或陽驚以定策漢張安世傳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至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或焚稾而奏書漢書孔光典樞機十餘年時有所言輒削草稾晉書羊祜歷事二世職典樞要凡謀議皆焚其草世莫得聞朝廷之士猶難參預羇旅之人左傳陳敬仲曰羇旅之臣何階耳目至於禮樂沿革刑政寬猛左傳子產謂子太叔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則謳歌已遠萬舞成風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安在搖其牙齒為間諜者哉莊子搖脣鼓舌樂毅傳田單縱反間於燕左傳晉人獲秦諜若謂復命西朝終奔東虜雖齊梁有隔尉候奚殊揚雄解嘲大漢東南一尉西北一候豈以河曲之難浮而曰江關之可濟河橋馬渡寧非宋典之姦晉書琅邪王睿從帝在鄴恐及禍將逃歸成都王穎先敕關津無得出貴人睿出河陽為津吏所止從者宋典自後來以鞭拂睿而笑曰舍長官禁貴人汝亦被拘邪吏乃聽過關路雞鳴皆曰田文之客見表後啓何其通蔽乃爾相妨斯所未喻五也又兵交使在雖著前經左傳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儻同徇僕之尤司馬穰苴傳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之左駙馬之左驂以徇三軍追肆寒山之怒北史齊慕容紹宗字紹宗侯景反命紹宗為東南道行臺加開府改封燕郡公與大都督高岳禽梁貞陽侯蕭明於寒山回軍討侯景於渦陽大捷詳與王僧辯書則凡諸元帥並

釋縲囚爰及偏裨同無翦馘乃至鍾儀見赦朋笑遵途左傳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襄老蒙歸虞歌引路左傳公會吳子伐齊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吾等張旝拭玉儀禮使者及境張旝誓乃謁關人又賓朝服立東西面賈人北面坐拭圭鄭玄曰拭清也脩好尋盟涉泗之與浮河禹貢浮于淮泗達于河郊勞至於贈賄左傳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於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樹本曰左傳蘧啓彊曰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公恩既被賓敬無違今者何僭翻蒙貶責若以此為言斯所未喻六也若曰妖氛永久喪亂悠然哀我奔波能詔詩客行惜日月奔波不可留存其形魄固已銘茲厚德戴此洪恩譬渤海而俱深博物志東海稱渤海又謂之滄海方嵩華而猶重但山梁飲啄非有意於樊籠莊子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論語山梁雌雉江海飛浮本無情於鐘鼓莊子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三日而死況吾等營魂已謝江淹詩咸池享爰居鐘鼓或愁辛屈原九章魂識路之營營餘息空留悲默為生何能支久是則雖蒙養護更天天年漢兩龔傳父老哭曰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夭天年若以此為言斯所未喻七也若云逆豎殲夷當聽反命高軒繼

路飛蓋相隨曹植詩飛蓋相追隨未解其言何能善謔詩善戲謔兮夫屯亨治亂見為貞陽侯書豈有意於前期謝常侍今年五十有一齊書魏收傳魏帝敕兼主客郎接梁使謝珽徐陵吾今年四十有四介已知命魯論子曰五十而知天命賓久陳書作又杖鄉禮記六十杖於鄉計彼侯生肩隨而已史記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樹屏曰曲禮五年以長則肩隨之豈銀臺之要彼未從師郭璞遊仙詩神仙排雲出但見金銀臺金竈之方吾知其訣漢武帝紀李少君曰祀竈則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政恐南陽菊水竟不延齡荊州記縣北八里有菊水其源旁悉芳菊水極甘馨又中有三十家不復穿井即飲此水上壽百二十中壽百餘七十者猶以為夭東海桑田無由佇陳書作可望神仙傳麻姑謂王方平曰接待以來見東海三變為桑田向到蓬萊水淺於往時略半也豈將復還為陸陵乎方平笑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若以此為言斯所未喻八也足下清襟勝託袁紫蓋王儉詩老夫亦何寄之子照清襟書囿文林范曄應詔詩文囿降照臨凡自洪荒終乎幽厲如吾今日寧有其人爰至春秋微宜商略夫宗姬殄墜霸道昏凶或執政之多門左傳晉政多門或陪臣之涼德論語陪臣執國命左傳虢多涼德故臧孫有禮翻囚與國之賓列女傳臧文仲為魯使齊齊拘之而興兵欲襲魯文仲陰使人遺公書為隱語人不能解其母解之曰吾子拘有木治矣於是軍於境上齊還文仲而不伐魯周伯無憊空怒天王之使左傳隱公七年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於楚邱以歸遷箕卿於兩館左傳晉人為邾人之愬故執我行人叔孫婼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他邑縶驥子於三年左傳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斯非貪亂之風邪寧當今之高例也至於雙崤且帝四海爭雄魯仲連傳新垣衍曰秦前與齊湣王爭彊為帝已而復歸帝今齊湣王已益弱方今惟秦雄天下其實欲復求為帝或搆趙而侵燕或連韓而謀魏史記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名衍姓公孫氏與張儀不善張儀為秦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子何不少委焉以衍為功則秦魏之交可錯矣然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衍身求盟於楚殿躬奪璧於秦庭見表後啓輸寶鼎以託齊王戰國策秦求九鼎顏率謂齊王救周齊求九鼎率又東解之馳安車而誘梁客范雎傳雎更名姓曰張祿時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稽載范雎入秦薦之王封應侯其外膏脣拭陳書作販舌後漢宦者傳羣邪項領膏脣拭舌分路揚鑣無罪無辜如兄如弟見詩逮乎中陽受命漢高祖紀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天下同軌中庸今天下車同軌巡省諸華無聞幽辱及三方之霸也孫甘言以媚樹屏曰三國志鍾繇與魏文帝書吾見孫權了更媚媚曹屈詐以羈縻於軫歲到於句吳曲禮僕展軫效駕北宮曰吳太伯世家太伯之犇荊蠻自號句吳冠蓋年馳於庸

蜀魏世家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也書牧誓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則客嘲殊險賓戲已深漢書楊雄作解嘲班固荅賓戲共盡游談誰云猜忤若使搜求故事陳書作實脫有前蹤恐是叔世之姦謀左傳叔向詒子產書曰三辟之興皆叔世也而非為邦之勝略也抑又聞之雲師火帝澆淳乃異其風見勸進表龍躍麟驚王霸雖殊其道易或躍在淵晉書王濬表曰猛獸當途麒麟恐懼莫不崇君親以詒陳書作銘物敦敬養以治民預有邦司曾無隆替吾奉違溫清曲禮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仍屬亂離寇虜猖狂公私播越蕭軒靡御漢蕭育傳南郡江中多盜賊拜育為太守上以育耆舊名臣乃以三公使車載育入殿中受策注使車三公奉使之車王舫誰持張雲章曰南史王筠為臨海太守在郡侵刻還資有芑屬兩舫他物稱是為有司奏不調累年瞻望鄉闕何心天地自非生憑廪竹後漢南蠻傳夜郎者初有女子浣於遯水有三節大竹流入足間聞其中有號聲剖竹視之得一男兒歸而養之及長有才武自立為夜郎侯以竹為姓漢武帝封其三子為侯死配食其父今夜郎縣有竹王三郎神是也源出空桑呂氏春秋有侁氏采桑得嬰兒於空桑之中獻之其君察其所以然曰其母伊水之上嘗夢神告之曰臼出水而東走毋明日視臼果出水告其鄰毋乃走十里而故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故命之曰伊尹行路含情猶其相愍常謂擇官而仕非曰孝家擇事而趨非云忠國況乎欽承有道驂駕前王郎吏明經鴟鳶知禮封禪書鴟梟敦乃不可淮歷山濱海問百年民所疾苦西序東膠皆尊耆耋王制夏后氏養庶老於西序周人養國老於東膠吾以圭璋玉帛通聘來朝屬世道之屯期鍾生民之否運兼年累載無申元直之祈諸葛亮傳徐庶字元直庶母為操所獲庶辭備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辭庶遂詣操銜泣吞聲長對公閭之怒未詳情禮之訴將同逆鱗韓子夫龍之為蟲可狎而騎也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嬰之則殺人人主亦有之說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忠孝之言皆應齗舌英雄記曹操自咋其舌流血以失言戒後世是所不圖也非所仰望也且天倫之愛何得忘懷穀梁傳兄弟天倫也妻子之情誰能無累夫以清河公主之貴晉賈后傳臨海公主先封清河洛陽之亂為人所略傳賣吳興張溫溫以送女女遇主甚酷元帝鎮建康主詣縣自言帝誅溫及女改封臨海餘姚書佐之家後漢酷吏傳蜀郡太守黃昌會稽餘姚人妻遇賊被獲流入蜀為人妻其子犯事詣昌自訟昌疑母不類蜀人因問所由對曰妾本會稽餘姚戴次公女州書佐黃昌妻也妾嘗歸家為賊所略遂至於此因相持悲泣還為夫妻莫限高卑皆被驅略自東南醜虜抄販飢民臺署郎官俱餒牆壁後漢獻帝紀帝還洛陽州郡委輸不至尚書郎

以下自出採招或飢死於牆壁間況吾生離死別屈原九歌悲莫悲兮生別離多歷寒暄孀室嬰兒淮南子寡婦不孀詳為貞陽侯書何可言念如得身還鄉土躬自推求猶冀提攜曲禮長者與之提攜俱免凶虐夫四聰不達舜典明四目達四聰華陽君所謂亂臣范雎傳雎因間說秦昭王曰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百姓無冤孫叔敖稱為良相史記循吏傳孫叔敖為楚相民皆樂其生足下高才重譽參贊經綸非虎非貔見勸進表聞詩聞禮見論語而中朝大議曾未矜論清禁嘉謀安能相及諤諤非周舍韓詩外傳趙簡子有臣曰周舍立於

門下三日三夜簡子問其故荅曰臣為君諤諤之臣容容類胡廣後漢胡廣傳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范曄贊曰胡公庸庸飾情恭貌左雄傳公卿相戒曰白璧不可為容容多厚福何其無諍臣哉孝經天子有諍臣七人雖亡道不失天下歲月如流平生何幾晨看旅雁心赴江淮山海經雁門山雁出其間在高柳北月令季秋之月鴻雁來賓昏望牽牛情馳揚越天官書注星經云南斗牽牛吳越之分野揚州也朝千悲而掩泣夜萬緒而回腸不自知其為生不自知其為死也足下素挺詞峰兼長理窟非堂書鈔郭子云張憑詣劉真長同謁撫軍撫軍語真長理窟之說漢書匡衡少字鼎長乃易字稚圭諸儒語曰無嗟稱善曰憑穀稱為理窟匡丞相解頤之說晉書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建昭三年代韋元成為丞相封樂安侯樂令君清耳之談晉書衛瓘奇之曰自何平叔諸人沒常謂清言盡矣今復聞之樂令向所諮疑誰能曉諭若鄙言為戮來旨必通分請灰釘魏略王凌自知罪重試索棺釘以觀太傅意太傅給之遂自殺甘從斧鑊何但規規默默齰舌低頭而已哉漢灌夫傳韓安國曰魏其必媿杜門齰舌自殺若一理存焉猶希矜眷何必期令吾等必死齊都足趙魏之黃塵加幽并之片骨遂使東平拱樹常懷向闕陳書作漢之悲皇覽後漢東平思王宇歸思京師後葬東平其冢上松柏皆西靡西洛孤墳恒表思鄉之夢後漢書溫序遇

賊死節光武憐之賜葬洛陽城傍序長子壽為鄒平侯相夢序告之曰客久思鄉里壽上書乞骸骨歸葬乃反舊塋干祈以屢哽慟增深徐陵叩頭再拜

在北齊與宗室書

陵白臨淮負海是謂徐州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顓頊高陽世有明德帝王世紀帝顓頊高陽氏世有才子八人謂之八凱按顓頊之裔嬴姓伯益之後封於徐為楚所滅子孫因氏自興王啓霸無勞委劒之鋒括地志徐君廟在泗州徐城縣西南一里即延陵季子挂劒之徐君也詳與楊僕射書開國承家見易實饗彤弓之賜博物志徐偃王得朱弓矢以已得天瑞因名為弓自稱徐偃王其後金柯玉葉崔豹古今注黃帝與

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於帝上有花葩之象因作華蓋也 霞振雲從者舊通人茂才多士或以天下之貴負石自沈漢郭陽傳徐衍負石入海注服虔曰衍周之末世人也 王命之尊拂衣高蹈後漢徐穉傳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舉有道家拜太原太守皆不就桓帝以安車玄纁備禮徵之並不至郭林宗謂之南州高士 或熊衣雉製青組朱旗未詳後漢徐璆傳璆字孟玉廣陵海西人獻帝遷許得袁術所盜國璽上之并送前所假汝南東海二郡印綬司徒趙溫謂璆曰君遭大難猶存此邪璆曰昔蘇武不墜七尺之節況此方寸印乎 炯曰董巴志二千石青綬 儒威江東文高河北後漢徐防傳防沛國銍人祖父宣為講學大夫以易教授王莽父憲亦傳宣業防少習祖父學永元十六年拜司徒遷太尉錄尚書事安帝即位以定策封龍鄉侯魏文帝與吳質書偉長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論二十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於後本傳徐幹字偉長北海人為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將文學 或復分齊處魯移魏居燕漢書徐樂燕無終人也上土崩瓦解書 瓜瓞雖遥詩緜緜瓜瓞 芳枝無遠昔有王敦王如一本作莽晉書雍州流民多在南陽詔書遣還鄉里京兆王如衆至四五萬自號大將軍稱藩於漢劉聰詳後歐陽頠碑 無闕控鶴之宗孫綽天台山賦王喬控鶴以沖天 劉曜劉淵晉書劉淵匈奴左賢王豹之子也晉仕為左部督後因晉亂稱帝國號漢子聰嗣立聰死國亂劉曜自立為帝 彌非偃龍之族夏本紀陶唐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於豢龍以事孔甲孔甲賜之姓曰御龍氏 又有朱家別錄邾子之苗凌以懷曰周封曹挾於邾

後為楚滅子孫避難去邑為朱 何氏殊源韓侯之胤朱子考異何氏出周成王母弟唐叔虞後十一代孫食邑於韓韓為秦所滅子孫散居江淮間以韓為何遂為何氏 三烏五鹿時事無恒東郭西門遷訛非一潛夫論東門西門南宮北郭所謂居也三烏五鹿青牛白馬所謂志也 吾宗雖廣未有駢枝莊子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 咸自駒王檀弓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含曰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無所不用斯言也 同分才子正以金衡委御玉斗宵亡後漢王逸集九思云將喪兮玉斗 胡賊憑陵中原傾覆我則供犧牲於東國書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牲 三百年來家於揚載主祏於南都左傳鄭火作子產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 越晉徐邈傳邈東莞姑幕人祖澄之為州治中屬永嘉之亂遂與鄉人臧琨率子弟并閭里士庶千餘家南渡江家於京口邈轉祠部郎上南北郊宗廟迭毀禮皆有證據 此則盧諶不去晉盧諶傳諶范陽涿人州舉秀才辟太尉掾隨父志北依劉琨與志俱為劉粲所虜粲據晉陽留諶為參軍琨攻粲粲敗走諶得赴琨段匹磾害琨時段末波在遼西諶往投之石季龍破遼西復為季龍所得屬冉閔誅石氏遇害 裴寧仍留未詳 高官燕秦遲回鄉壤山河有隔敘覿無緣望騏馬而增勞瞻賓鴻而永歎見與楊僕射書 昔竇公累世光武稱其外家後漢竇融傳融封安豐侯帝賜以外屬圖及太史公五宗外戚世家魏其侯列傳詔曰孝景皇帝出自竇氏定王景帝之子朕之所祖 許都遥遠靈王思其舊宅左傳楚靈

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其言雖大可以喻小況在宗親寧無停眷比月應雩龍論衡二月之時龍星始出故傳曰龍見而雩龍星見時歲已啓蟄而雩星移殷鳥堯典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天明和煦體中何如願百年之老王制天子巡守問百年者就見之興居多福萬石之君漢石奮傳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舉集其門凡號奮曰萬石君寒暑清豫其外族忠孝比屋連甍信義勇於干戈詩書甘於酒醴或有漁獵三史易略綱序漁獵墳典紛綸五經後漢逸民傳井丹字大春京師語曰紛綸五經井大春都講開黌後漢丁鴻傳鴻從桓榮受歐陽尚書三年而明章句善論難為都講詩生負帙未詳邦

君佇德寧無挂榻之思後漢徐穉傳穉字孺子陳蕃為豫章太守在郡不接賓客惟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州將欽風應有題車之命後漢書張奐傳小人不明得過州將又周景為豫章刺史辟陳蕃為別駕蕃不就景題別駕輿曰陳仲舉座南陽坐嘯寄以共治後漢書汝南太守宗資以范滂為功曹南陽太守成瑨以岑晊為功曹皆委心聽任二郡為之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宏農成瑨但坐嘯東海行歌資其主弼古逸詩甯戚飯牛車下擊牛角而疾商歌桓公授之以政梁竦不好徒為大言後漢梁竦傳竦字叔敬嘗登高望遠歎息言曰大丈夫處世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如其不然閒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徒勞人耳鄧禹生平惟望如此後漢鄧禹傳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光武謂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光武曰即如是欲何為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若棲遲偃仰見詩因事郎中詩郎中有麻桃果三名西京雜記漢武初脩上林苑羣臣各獻果有湘核桃紫文桃金城桃栗園千樹史記燕秦千樹栗此其人與千戶侯等持竿而釣徵聘不來酈元曰磻谿中有泉謂之茲泉積水為陣即太公釣處水次磐石釣處即太公垂釣之所負耒而耕公侯靡屈孟子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何其高也蓋復休哉如脫推延或遲並問吾階緣人乏叨遣皇華見與楊僕射書王事無淹公禮將畢既而揚都蕩覆方離獫狁之災詩獫狁孔熾詳與王太尉書越界風塵復蹈輶軒之禮見與楊僕射書屏居空館見與王僧辯書多歷歲時釁犯靈祇揚雄河東賦靈祇既饗招延禍罰號慕無窮肝膽屠殞煩冤胷臆屈原九章蹇蹇之煩冤兮樹屏曰莊子引聲歌天地之道近在胸臆不自彌留書顧命病日臻既彌留半體枯廢折臂為公雖非羊祜晉羊祜傳祜泰山南城人也封南城侯有善相墓者言祜祖墓所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祜遂鑿之相者見曰猶出折臂三公而祜竟墮馬折臂位至公而無子跛足而使無慙郤克左傳晉侯使郤克徵會於齊齊項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注跛而登階故笑之固以形如槁木心若

死灰莊子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匍匐苫廬纔有魂氣詩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喪大記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苫枕凷南史簡文被閉搞不獲朝謁因感氣疾而卒年七十八贈侍中太子詹事謚貞子夫迷山之客遲遥響於巖崖窮海之賓望孤煙於島嶼魏管寧傳注傳子曰寧在遼東積三十七年乃歸寧之歸也海中遇大風船皆沒惟寧乘船自若時夜風晦冥船人盡惑莫知所泊望見有火光輒趨之得島島無居人又無火燼行人咸異焉以為神光之佑也況乃宗均魯衛地匪燕吳車騎相望舟艫朝夕三條不遠班固西都賦披三條之廣路五達非難爾雅五達謂之康信乃闊然遂不蒙問昔桃花之峽長避嬴秦晉陶潛桃花源記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

從溪而行忽遇桃花林夾兩岸數百步無雜木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異之前行窮林林盡見山山有小口髣髴有光便舍船步入初極狹行四五十步豁然開朗邑室連接鷄犬相聞男女被髮怡然並足見漁人大驚問所從來要還為設酒食云先世避秦難率妻子來此遂與外人隔絶不知有漢無論晉魏也既出白太守太守遣人隨而尋之迷不復得路芝草之山遥然滄海未詳猶復漁船可入此下疑脫一句何況平途不兼旬月勞懷既積輒命行人弦望之問見檄周文遲枉歸翰儻二三兄弟能敦昭穆之詩求我漳濱幸問劉楨之疾魏劉楨詩余嬰沈痼疾竄身清漳濱陽春改節並念將宜扶力為書多不詮次陵白

補晉桓冲傳自以德望不逮謝安故委之內相重與王太尉書離騷蹇吾法乎前修劉向封事游談者助之說與楊僕射書

徐孝穆集卷二

謹案卷二第七頁前六行天保六年刊本保訛寶
據北史齊本紀改
第九頁後二行漢承秦制刊本承訛乘據後漢書
輿服志改
第二十頁前六行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刊本穀
誤谷據殷本紀改
第二十六頁前五行儉緄靖燾汪爽肅專刊本專
訛瞻據後漢書改

第二十七頁後一行春扈鳩鶻刊本鳩訛如據左
傳杜注改
第三十五頁前一行爰及偏裨刊本偏訛褊據陳
書改
第四十三頁後四行段匹磾刊本磾訛殫據晉書
改
第四十六頁前八行晉太元中刊本元訛康據陶
潛集改

乾隆御覽之寶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徐如澍
謄錄監生臣魏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徐孝穆集卷三

詳校官原任編修臣徐立綱

乾隆御覽之寶

徐孝穆集卷三

陳 徐陵 撰

吳江吳兆宜註

在北齊與梁太尉王僧辯書

六年六月五日孤子徐陵頓首昔者雲師火帝非無戰陣之風堯誓湯征咸用干戈之道至於揺山蕩海驅電乘雷殲厥兇渠無虧皇極若夏鍾夷羿周厄犬戎漢委珠囊秦亾寶鏡然則皆聞之矣未有膺龍圖以建

國御鳳邸以承家二后欽明三靈交泰而天崩地坼妖寇横行者也自古銅頭鐵額興暴皇年（見勸進表及為貞陽侯書）檮杌窮奇流災中國（左傳顓頊氏有不才子天下之人謂之檮杌少昊氏有不才子天下之人謂之窮奇）王彌石勒吞噬關河（晉書東萊王彌家世二千石彌有勇略善騎射青州人謂之飛豹後為羣盜降劉聰為石勒所殺又劉淵以石勒為護漢將軍平晉王衆至十餘萬集衣冠人物別為君子營後據襄國為後趙）綠林青犢之羣黑山白馬之衆較彼兵荒無聞前史八王故事曾未混淆九州春秋非云禍亂（見為貞陽侯書）我皇受命中興光宅天下泰寧瑣瑣安敢執鞭（史記

晏子傳贊余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按泰寧晉明帝年號建武樓樓何期扶轂拂雉羽旗賦桓文曾不足使扶轂按建武晉元帝年號抑又聞之陶唐既作天歸烏喙之臣春秋元命苞曰堯為天子季秋下旬夢白帝子遺以烏喙子其母曰扶始丹高邱上有雲如虎感已而生皋陶淮南子云皋陶烏喙豐畢將興特挺鷹揚之佐詩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明公量苞金鉉易鼎黃耳金鉉神表玉璜見為貞陽侯書儷兖當作補袞欽才詩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平階佇德揚雄長揚賦是以玉衡正而泰階平也固已留連管樂見為貞陽侯書惆悵風雲濡足維時新序今為濡足之故不救人溺可乎投竿斯在見與宗室書去歲兇徒不逞言

次巴邱鼓聲聞一柱之臺博物志南荊賦江陵有臺甚大而惟一柱衆木皆拱之烽火照三休之殿藝文類聚賈子曰翟王使使者之楚楚王欲誇之享客章華之臺三休乃至其上公則懸麾羽扇語林亮與司馬懿克日交戰懿使偵之孔明葛巾羽扇指麾三軍從容自若懿歎曰諸葛君可謂名士矣猶對投壺後漢書祭遵為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戎羯咸奔鯨鯢俱翦見勸進表樓船萬軸還繫昆明三輔黃圖武帝作昆明池學水戰法胡馬千羣皆輸長樂漢百官志長樂廐丞一人於是乎夏首西浮見為貞陽侯書雲行電邁彭波東匯禹貢東匯澤為彭蠡谷靜山空見與陳司空書扼鵲尾而據王畿綱目質實池州府銅陵縣有鵲頭山今廬江西岸有鵲尾渚登牛頭而埽天闕漸臺偽帥仍傳首於帝京鄙塢元兇咸刳腸於軍市青羌赤狄同畀豺狼胡服夷言咸為京觀見勸進表公園陵盡拜忠賢長沙吳志孫堅為長沙太守舉兵討董卓乃前入至洛陽脩諸陵平塞卓所發掘神主咸安勲踰高密後漢書鄧禹南至長安率諸將齋戒擇吉日脩禮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遣使奉詣洛陽因循行園陵為置吏士奉守焉重以秦宮既獲漢張良傳沛公入秦宮殿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欲留居之魯殿猶存晉王延壽魯靈光殿賦序靈光巋然獨存闢綠草於應門沈約詩應門照綠苔開青槐於武庫未詳長安五陵之族鄠杜七遷之民班固西都賦南望杜霸北眺五陵注宣帝杜陵文帝霸陵高惠景武昭帝五陵在北士人多宅於此又三遷七遷充奉陵邑注七遷為編徒居七陵充供奉也又鄠杜濱其足注扶風有鄠縣杜陽縣民強負其子而至矣都廛斯滿見與楊僕射書鬻脂藏脯遊騎擊鐘倩殖傳翁伯以販脂而傾縣邑濁氏以胃脯而連騎張里以馬醫而擊鐘故市新城飛甍華屋漢地理志河南郡有故市縣曹參傳東取咸陽更名曰新城顧非砥曰戰國策蘇秦說趙王於華屋之下吳祥曰何晏景福殿賦高甍崔嵬注甍屋欄也東莞舊宅人識桑榆南頓荒田家分禾黍見勸進表豈以鄉名穀熟括地志宋州穀熟縣西南三十五里南亳故城即南亳湯都也邑號禾興而已哉吳志孫權立子和為太子大赦改禾興為嘉興若夫卦

起龍文書因鳥跡見勸進表劬勞王室大拯生民自開闢以來未之有也雖十六才子明允篤誠左傳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八百諸侯專心同德書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又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中宗佐命俱畫丹青光武功臣皆懸星象棧道木閣田單之奉霸齊綰璽將兵周勃之扶强漢見為貞陽侯書壤蟲之比黃鵠淮南子盧敖視若士曰吾夫子猶黃鵠與壤蟲也轍鮒之仰河宗莊子外物篇莊子貸粟於監河侯侯曰以金貸汝周曰昔見轍中涸鮒曰無升斗之水以活我乎周曰待我決西江水以活汝鮒曰如君言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也未足云也孤子階緣多幸叨遣皇華鄉國屯危公私憔迫邳彤之切長亂心朐後漢書王郎所置信都王捕繫彤父弟及妻子使為手書呼彤曰降者封爵不降族滅彤涕泣報曰事君者不得顧家會更始所遣將攻拔信都郎兵敗走彤家屬得免徐庶之祈終無開允見與楊僕射書既而屏居空館潘岳寡婦賦歸空館而自憐多歷歲時釁犯幽祇躬當勦滅何圖釁咎災極蒼旻號慕煩冤肝腸屠殞酷痛奈何無狀奈何維桑與梓翻若天涯古詩各在天一涯杖栢栽松悠然長絕明明日月號叫無聞詩或不知叫號茫茫宇宙容身何所漢郡陽傳申徒狄徐衍不容身於世窮劇奈何自忝膺嘉聘仍屬亂離上下年尊偏嬰此酷昔人迎門請盜恒懷廢寢之憂後漢書趙咨少孤有孝行躬率子孫耕農為養盜嘗夜往劫之咨恐母驚懼乃先至門迎盜因請為設食謝曰老母八十疾病須養居貧朝夕無儲乞少置衣糧妻子物一無所請盜皆慙歎奔出當輓輿櫬猶有危途之懼後漢廉范傳范京兆杜陵人父遭喪亂客死於蜀漢范遂流寓西州西州平歸鄉里西迎父喪載船觸石破沒范抱持棺柩遂俱沈溺衆傷其義鉤求得之況乎逆寇崩騰京師播越興居動止長隔山河朝夕饘飠誰經心眼內則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饘飠酒醴芼羹菽麥蕡稻黍粱秫唯所欲程糜不繼師覺授孝子傳程曾年七歲喪母哀號哭泣不異成人祖母憐之嚼肉食之覺有味便吐去原粟何資論語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瞻望風雲朝夕嗚咽固乃游魂已謝後漢謝夷吾傳游魂假息無所施刑非復全生餘息空留非為全死同冰魚之不絕汲冢周書時訓解立春之五日魚上冰吳樹臣曰易通卦驗大雪魚負冰似蟄蟲之猶蘇月令孟春東風解凍蟄蟲始振良可哀也良可哀也本傳侯景寇京師陵父攜先在圍城之內陵不奉家信便蔬食布衣居若憂恤自東都紹漢南亳興殷見勸進表脩好徵兵左傳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脩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又王以戎難告齊徵諸侯而戍周彌留星琯韓宣范武方駕連鑣見左傳蘇秦張儀朱

輪華轂蘇秦傳燕文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張儀傳蘇秦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所欲用為取給儀遂得以見秦惠王而孤子三危是擯四罪同科孟子四罪而天下咸服詳勸進表聽別馬而長號杖歸於而永慟王稽反命既無託乘之恩見與楊僕射書椒舉相逢誰為班荊之位左傳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荊相與食而言復故昔人違齊處魯時降徵求亡晉奔齊猶蒙招請左傳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名讐也請受而甘心焉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又隨會在秦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請自歸於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於朝既濟魏人譟而還問管寧於遼左魏管寧傳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聞公孫度令行於海外遂至遼東文帝即位徵寧遂將家屬浮海還郡追王朗於浙東魏王朗傳朗為會稽太守孫策渡江略地朗自以身為漢吏宜保城邑遂舉兵與策戰敗績朗乃詣策太祖表徵之朗自曲阿展轉江海積年乃至拜諫議大夫參司空軍事並物譽時賢卿門公族懸須應務深挾情祈斯豈庸賤之儔邪非餘生之敢望也但預在輶軒見與楊僕射書誠為過誤珪璋特達通聘河陽貂珥雍容尋盟漳水見勸進表差有黃門啓封非無青紙詔書晉山簡表臣父濤奉先帝手澤青紙詔郡將州司後漢皇甫規傳坐觀郡將已數十年矣注郡將郡守也郊迎負弩漢書霍去病為票騎

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河東太守郊迎負弩矢先驅鄉亭里候西京賦注秦法十里一亭周禮夏官有候人飾館陳兵左傳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豈是復介而奔齊左傳公孫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使臧宣叔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於介既復寧當竊妻而逃晉命祖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齊師期巫左傳共王將為陽橋之役使屈巫聘於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已焉哉羌難得其言也漢之谷吉捐軀者幾人漢書谷吉永之父也元帝時為衛司馬使送郅支單于侍子為郅支所殺楚之申胥埋魂者何地左傳申包胥如秦乞師立依於庭牆而哭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孤子何所歎焉但頓伏苫廬見與宗室書徒延光晷謂光陰日晷夫以啁噍燕雀躑躅鳴號禮記三年問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躑躅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含識懷靈未有其痛且夫曾耕雨雪猶尚悲歌琴操曾子耕泰山下雨雪不得歸思父母作梁山操蘇使幽囚無馳哽噎見讓右僕射初表趙紹熹曰本傳陵不奉家信便布衣疏食曾耕句言已之思親蘇使句言已之奉使公履忠宏孝冠冕搢紳化感煙雲量標海岳行糜仲月王政無塞月令仲秋

之月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分穀高年仁風斯遠漢文帝紀有司請八十已上月賜米肉酒九十已上加帛絮長吏閱視丞若尉致固以衣纓仰訓黎庶投懷今日憔惶彌布洪澤雖復孤骸不返方為漢北之塵營魄知歸終結江南之草本傳魏武子有嬖妾武子卒顆嫁亢杜回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詳與楊僕射書孤子徐陵頓首

與王吳郡僧智書南史王僧辯傳僧辯既亡弟僧智得就任約約敗走僧智肥不能行又遇害

孤子徐陵頓首昔林宗道主時人多慕德之賓後漢書郭泰字林宗遊於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由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宗惟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為神仙無忌雄豪天下盡希風之客信陵君傳魏公子無忌為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況交之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復王家沈默晉書王昶為人謹厚名其兄子曰默曰欲爾曹顧名思義不敢違也謝氏混玄晉書謝混字叔源少有才名玄字幼度少穎悟與從兄朗俱為叔父安所器重名貴公門譽華卿子漢項籍傳楚懷王召宋義為上將軍號卿子冠軍而秦峰阻夏浙水悠長諮訴無因但用窮結比青蠅已戒淮南子注青女青腰玉女主霜雪也白露方溥詩零露溥兮體中何如願聞康勝鄧仲華服袞之年後漢書鄧禹字仲華光武拜為前將軍持節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及即位於鄗使使者持節拜禹為大司徒封酇侯食邑萬戶禹時年二十四後定封高密侯荀令則擁旄之日晉荀羨傳羨字令則除北中郎將徐州刺史監徐兗二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假節時年二十八中興方伯未有如羨之少者也徒云早達未可同功今日相方豈不高視魏曹植與楊德祖書足下高視於上京竊承富春頃歲多難薦臻邑閭皆空黔黎將盡御史舊榻零落不存郡國志消山下有夫山祠山北湖陰又有消御史廟孤石聳出似婦人豔妝而坐太傅齋室荒茫無處後漢循吏傳桓帝好黃老道悉毀諸房祠惟特詔密縣存故太傅卓茂廟自神麾所屆襁負斯歸新屋方華故田斯墾府吏閒坐長使誦經謝承後漢書張霸為會稽太守甚有名稱其餘有素行者皆見擢用郡中爭勵志節誦習者以千數道路但聞誦書聲督郵無事惟慮吹笛馬融長笛賦序融性好音律能鼓琴吹笛為督郵無留事獨卧郿縣平陽塢中有洛客舍逆旅吹笛融去京師踰年暫聞甚悲而樂之作長笛賦東包海水俱承幕府之威班固集奏記東平王蒼曰幕府新開廣延羣俊西洎江沱同仰惟良之化漢書宣帝曰與我共理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政差邊疑作趙張何其神也漢趙廣漢等傳贊自孝武置左馮翊右扶風京兆尹而吏民為之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孤子無心靦冒苟郄光

陰風疾彌留見與宗室書示有餘息恩將公聘窮擯虜庭博望侯極迹於黃河漢張騫傳漢使窮河源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按古圖書名河所出山為昆侖云按騫封博望侯移中監流滯於滄海漢昭帝紀移廐中監蘇武前使匈奴留單于庭十九歲乃還奉使全節以武為典屬國蘇林曰移音移廐名也自斯以後惟有庸賤拾衡巷遂以哀駘不棄莊子哀公問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他甕盎無遺莊子甕盎大癭還顧庸虛未應偕此竊承君侯過被以光輝本應埋魂趙魏析骨幽并鮑昭蕪城賦莫不埋魂幽石委骨窮塵豈意餘年復反鄉國仰屬伊公在亳渭老師周旌賁邱園見易采

屢有吹噓之言見檄周文頻蒙薦延之澤故得周行紫閣陸雲點喜霽賦曜六龍於紫閣升降丹墀左思魏都賦丹墀臨棪注天子庭以丹塗地故曰丹墀汚清朝豈不荒媿雖復華陰砥柱帶地窮深禹貢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於華陰東至於砥柱嵩高維岳極天為重詩嵩高維岳峻極于天未可以方斯盛典譬此洪恩年迫桑榆淮南子日西垂景在於樹端謂之桑榆豈期酬報政以川波非遠對奉無因夜夢子長之遊漢書司馬遷字子長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阨困蕃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朝覽希道之疏未詳按南史謝莊字希逸製木方丈圖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郡殊別合之則宇內為一道逸字畫相近或致誤耳浮雲西北行兩東南思假飛徒懷魏帝之文魏文帝雜詩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山之便吳越春秋范蠡作城訖怪山自至怪山者琅邪東武海中山也一夕自來百姓怪之故曰怪山窮誠已結荒係逾深方事祁寒君子冬祁寒小民亦惟日怨咨願加珍納謹扶力白書迷乏不次孤子徐陵頓首

荅李顒之書

近謬枉清音無申窮眷忽辱來告文製兼美君山西盛族素挺風流河北辭林本所嗟賞子桓虛座寧不敬期

吳志魏文帝諱丕字子桓嘗為虞翻設虛席伯喈倒屣固以相屬後漢書蔡邕才學顒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王粲在門倒屣迎之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一日復其草土思槃衣裾後漢趙岐傳注岐與友書曰馬季長雖有名當世而不持士節三輔高士未嘗以衣裾槃其門也披素清顏但覺形穢世說衛玠俊爽有風姿王濟輒歎曰珠玉在前覺我形穢公輔之量不負高名晉石苞傳市長趙元儒歎苞當至公輔王佐之才信表天骨後漢王允傳郭林宗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孺子之榻雖其可懸後漢徐穉傳穉字孺子陳蕃為豫章太守在郡不接賓客惟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仲舉之車彌軫恒眷見與宗室書孤子昔緣素

乏叨簷皇華今日形容無闕天壤殘光炯炯慮在昏明
篠息緜緜待盡鐘漏見為王儀同表安可以樹揚名士游處盛
賔吳志裴欽與太子登游處來喻泰高如為善謔文豔質寡何似上
林漢書序傳文豔用寡子虛華而不實將同桂樹漢五行志
烏有寓言深麗北風終始黃雀成帝時歌謠云桂樹華不實黃雀但忘年之款昔有張
巢其顛故為人所羨今為人所憐
裘未詳後漢書禰衡始弱冠孔融年四十與為忘年交鄰國之交非無嬰札左傳吳公
子札聘於齊悅晏平仲儻哀駘可悅甕盎非疑見與王僧智書方願投衿
庶比傾蓋家語孔子之郯遇程子於途傾蓋而語終日甚相親頃陳湯之疾歲月

增深羊祜之疴秋冬彌劇見與宗室書且年光遒盡觸目崩
心扶力含毫諸不申具孤子徐陵頓首

為陳武帝作相時與北齊廣陵城主書齊書辛術字懷哲武定八年除東南道行臺尚書遷東徐州刺史為淮南經略及王僧辯破侯景術招攜安撫城鎮相繼款附前後二十餘州於是移鎮廣陵

籍甚英風漢陸賈傳賈遊漢廷公卿間名聲籍甚常懷眷屬封疆有限寤
寐增勞辱此月九日告深慰情佇方秋尚熱體中何如
戎帳艱辛無乃為弊吾以庸薄謬膺台鉉既荷先帝拔
擢之恩兼蒙今主責成之寄政以皇齊大德世紹和風
方藉威靈庶平讐恥提攜小國願預藩臣南史梁貞陽侯明傳陳霸
先襲殺僧辯復奉晉安王仍請稱臣於齊永為藩國還詔哀矜許垂容納奉敕須
質便遣入朝部下諸將哀吾誠節一兒一弟無所遺恡
南史南康愍王曇朗武帝母弟忠壯王休先之子也紹泰二年齊兵攻逼建業因請和求武帝子姪為質乃遣
曇朗質於齊齊背約遣蕭軌等隨徐嗣徽度江武帝大破之虜蕭軌東方老等誅之齊人亦害曇朗於晉陽
立志立義無負上天但故丞相諸子及湛海珍等並依
敕旨馳遣渡江主上又遣吏部尚書王通鴻臚卿謝岐

等南史本傳岐會稽山陰人陳武帝引參機密為兼尚書右丞至和州與司馬行臺
共為盟誓南史貞陽侯明傳齊遣行臺司馬恭及梁人盟於歷陽而蕭軌等決信
敗亡陳武帝紀齊兵至秣陵故城帝率宗室王侯及朝臣於大司馬門外白虎闕下刑牲告天以齊人背
約發言慷慨涕泗交流士卒觀者益奮齊文宣帝紀天
寶六年十一月梁秦州刺史徐嗣徽南豫州刺史任約
等襲據石頭城並以州內附壬辰大都督蕭軌帥衆至
江遣都督柳達摩等度江鎮石頭己亥柳達摩為霸先
所攻遂以石頭降七年三月丁酉大都督蕭軌等帥衆
濟江六月乙卯蕭軌等與梁師戰於鍾山西遇霖雨失
利軌及都督李希光王敬寶東方老軍
司馬裴英起並沒士卒還者十二三苟相陵易鬱從
東道馳至北郊陳武帝紀齊軍至元武湖西北莫府山南將據北郊壇既通宮闈

無容靜默兩兩相對俱有損傷彼聞人馬因此奔散且置兵之地溝澗且多退兵之時投赴相積陳武帝紀壬子夜大雨平地水丈餘齊軍晝夜坐立泥中而臺中及潮溝北水退路燥官軍每得番易近遣張都來此具是行人所見但廣陵建業纔隔一江戰場去岸不盈五里軍人退散理反家鄉緣岸村人復有舟檝且蘆牌荻筏竟浦浮江陳武帝紀齊軍士得竄至江者縛筏以濟中江而溺流尸至京口者彌岸千百為羣前後相繼吾又勒兵按甲漢書雋不疑傳右將軍勒兵關下以備非常韓信傳廣武君對曰方今為將軍計莫如按甲休兵不聽討捕若無恐懼並應

安遠假使在此不可更生至彼而殂羞非吾過如其枉理必是興軍見伐於有道之人加兵於無罪之國若彼王師如此又是違盟后土皇天山川社稷察其怨語寧容相祐辱告承上黨殿下及匹婁領軍齊書婁叡字佛仁代郡平城人也齊受禪得除領軍將軍武成至河陽遣總偏師赴懸瓠叡在豫境留停百餘日專行非法詔免官應來江右師出無名此是何義小之事大差無違理彼之陵我自是乖言玄天所伐匹馬無違翻見怨尤一何非理若彼鬼神有知寧可斯背鬼神無知何用盟歃漢外戚傳班倢伃對曰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去歲柳達摩等石頭天井連月亢陽三子纔降陳武帝紀齊安州刺史翟子崇淮州刺史柳達摩楚州刺史劉士榮率衆赴任約入石頭又梁敬帝紀翟子崇等降並放還北連冬大雪黃袍盡沒吳其炳曰陳武帝紀柳達摩等被圍謂其衆曰頃在北童謠云石頭擣兩襠擣青復擣黃侯景服青已倒於此今吾徒衣黃豈謠言驗邪白帳皆浮未詳按後漢西域傳帳者猶中國之戶數也既因之以泥塗兼加之以疾疫蕭爽既退雪霧便除從爾以來稍成災旱定知衣冠之國禮樂相承博物志君子國人衣冠帶劒好禮讓故為君子國天道不言不容都滅長江渺渺巨浪湯湯如鬬艦舟

師詎有深利近梁山之戰即是前車蕪湖之役可為明鏡通鑑梁敬帝太平元年齊遣蕭軌等與任約徐嗣徽合兵十萬侵梁出柵口向梁山陳霸先帳內溫主黃叢逆擊破之齊師退保蕪湖霸先遣沈泰等就侯安都共據梁山以禦之昔晉侯不能乘鄭馬左傳秉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弗聽戰於韓原晉戎馬旋濘而止趙將不能用楚兵史記廉頗一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一非水土難為騁力揚州卑濕漢地理志江南卑濕丈夫多夭厥土塗泥禹貢揚州厥土惟塗泥如遇秋霖楚辭皇天淫溢而秋霖兮后土何時兮得乾杳同江漢假令蚩尤重出見勸進表白起還生史記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控代馬而

陵波（後漢班超傳疏曰代馬依風）躡胡靴而湔水終難逞效詎有成功六州勇士（漢書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為六郡）雖有百萬十姓豪傑徒勞千億不能為患斷可知矣昔我平世天下乂安人不識於干戈時無聞於桴鼓（見與楊僕射書）故得兇人侯景濟我橫江（梁武帝紀太清二年冬十月己酉侯景自橫江濟采石）天步中危實由忘戰（漢主父偃傳引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自亂離已久人解用兵女子無媿於韓彭（韓韓信彭彭越也見漢書）兒童不殊於衛霍（見移齊文）吳鉤甚利（吳越春秋闔閭命於國中作金鉤吳作鉤者殺其二子以血釁之遂成二鉤獻於闔閭鉤師向鉤而呼二子之名吳鴻扈稽我在於此聲絕於口兩鉤俱飛著父之胸吳王乃賞百金）蜀甲殊輕槊動風霜（未詳）弩穿金石（韓詩外傳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似伏獸射之飲羽渠子見其誠心金石為之開而況於人乎）高樓大艦概日凌雲（謂樓艦之高也詳玉臺新詠序）叱咤而起風雷吹噓如倒山岳（見檄周文）侯車騎（陳帝紀二年以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侯瑱為司空）國家重將分陝上流近隅以邊塵時虧表疏王途既泰貢賦相望尋令子弟侍奉京邑蕭太保龍驤於貴海（梁敬帝紀紹泰元年以太尉蕭循為太保詳與酋豪書）王儀同虎視於洞庭（梁敬帝紀紹泰元年以鎮南將軍王琳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本傳琳為

元帝舉哀屯兵長沙傳檄諸方為進趣之計時長沙蕃王蕭韶及上游諸將推琳主盟）若望高峰便當投袂（左傳楚子投袂而起）何則凡諸將帥各護家鄉非直吾人獨憂宗社日者頻辱司馬行臺及諸公有告襄行臺當今方邵此諸賢莫非英傑其餘軍士悉是驍雄庸蜀氐羌之兵（蜀志晉策命曰乃考保據庸蜀商頌自彼氐羌）烏桓白虜之騎（烏桓後漢外國名詳移齊文）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何為比吾倍薄相懸何惡諸君身名俱滅來告以細柳之軍踰於灞上（漢書周亞夫為將軍次細柳劉禮為將軍次霸上徐悍為將軍次棘門文帝勞軍至其營曰嗟乎此真將軍矣向者霸上棘門如兒戲耳）吾恐今之趙括不及廉頗也（史記廉頗者趙之良將也頗將攻秦秦之間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為將耳趙王因以括為將代廉頗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近張舍人至始奉嚴敕朝廷遣劉叔經仍往啓聞願達冊誠用停王赫（詩王赫斯怒）伏計天慈理當懸照此身日月所鑒天地所明豈敢虛言欺妄宸極足下既未知始末容有疑怪大軍多士希惠矜宏量非此失時騰表疏幸停師旅已存盟信庶其小國永申藩禮天心無爽邇遐一同投筆慷慨不復多白

為陳武帝作相時與嶺南酋豪書

夫否終斯泰屯極則亨若日月之回環猶陰陽之報復近者數鍾九厄漢書陽九厄四千五百歲為一元一元之中九陽厄五陰厄四陽為旱陰為水王室中微聖主欽明還承寶運即是高祖武皇帝之孫世祖元皇帝之子重光累聖胤國承家天下生民孰不歸德賊勃南史蕭勃梁武帝從弟景之子也不涯疏戚希纂帝圖信是奸兇階茲禍亂自王宮再淪於醜逆虜馬四飲於江沱具九錫文社稷阽危鑾輿幽辱勃身居列岳自御強兵高視

趦趄見為貞陽侯書坐觀成敗既而天維重綴國步還康翻畫凶圖更謀神鼎且其兵馬之任資於長昆南史吳平侯景傳景子勵勸勵勃為廣州刺史歲中數獻方物軍國所須相繼不絕武帝歎曰朝廷便是更有廣州大寶初勃鎮嶺南為廣州刺史方牧之權由於承聖南史大寶初廣州刺史元景仲謀應侯景江西督護陳霸先攻景仲迎勃為刺史時湘東王繹在荊州承制授勃鎮嶺南為廣州刺史操兄戈而斬姪藉國寵而弑君不忠不義莫斯為甚比春初便遣大都督歐陽頠據城主傅泰等兇徒數十遂到臨川南史梁敬帝初即位加勃司徒紹泰中為太尉尋進為太保太平二年太保廣州刺史蕭勃舉兵反詔平西將軍周文育

平南將軍侯安都等南討又勃度嶺出南康以歐陽頠為前軍都督周文育破禽之吾奉承朝筭指畫戎略樊滕耿賈樊樊噲滕滕公夏侯嬰高祖功臣耿耿弇賈賈復光武功臣戮力爭驅天地靈祇見與宗室書水陸開道獲傅泰不勞於一箭禽歐陽無待於尺兵偽黨皆俘連城盡拔所獲軍資不可稱算去月十六日德州刺史陳法武等願憤回戈仍梟兇豎一夫挺劍傳首上京萬里澄清後漢范滂傳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人神慶躍南史三月甲寅德州刺史陳法武前衡州刺史譚遠於始興攻殺蕭勃彼豪門著姓典牧方州拘隔天朝亟離寒暑公私憤

歎豈可為懷今王道平夷理增歡忭朱明戒節爾雅夏曰朱明比復何如軍士平安境內清謐吾以庸薄叨秉國鈞詩秉國之鈞恒務牽纏諸有勞弊自天數云否朝禍洊臻東夏崩騰西京蕩覆身惟許國任在勤王宣力皇家靡有寧歲一還京師保持鴻業四驅夷狄奪得江左見九錫文始則杜龕元惡張彪不恭據有泰稽連蹤巨震隨機討掩觸刃平夷南史杜龕據吳興以叛龕僧辯壻也霸先表自東討仍還都命周文郁進討龕龕以城降誅之梁敬帝紀太平元年春正月己亥東揚州刺史張彪圍臨海太守王懷振於剡岩二月庚戌遣周文育陳蒨襲

會稽討彪敗走丙辰若邪村人斬張彪傳首建業叛臣任約徐嗣徽等屢引齊虜前年末既踐京師江畔邊城皆為戎戍賴貔貅騁力見為貞陽侯書衛霍同心見移齊文殲厥胡夷不日清殄南史陳武帝東討杜龕留侯安都杜稜宿衛臺省軍至義興泰州刺史徐嗣徽等退據石頭帝以嗣徽寇逼卷甲還都命周文郁進討杜龕齊又遣兵萬人於胡墅度米粟三萬石馬千匹入石頭帝乃遣侯安都領水軍夜襲胡墅燒齊船周鐵武率舟師斷齊運輸帝領鐵騎自西明門襲之齊人大潰去年將夏似國大來鐵騎八千許匹甲士二十餘萬胡塵飛於北闕虜鼓震於南宮躬率偏裨聊與挑戰虜便土崩瓦解投險赴坑大小皆禽鯨鯢盡戮見勸進表三江之上馬貢揚州三江既入塞水無流千里之間伏尸相枕生獲大都督蕭軌裴英起東方老李希光王敬寶等南史二年三月齊遣水軍儀同蕭軌庫狄伏連堯難宗東方老侍中裴英起東廣州刺史獨孤辟惡洛州刺史李希光并任約徐嗣徽王僧愔等衆十萬出柵口向梁山五月齊兵至秣陵故城游騎至臺都下震駭帝潛以精卒三千配沈泰度江襲齊行臺趙彥深於瓜步獲其舟粟又遣錢明領水軍出江乘邀擊齊人糧運盡獲之齊人大餒帝因命衆軍蓐食攻之齊軍大潰執嗣徽及其弟嗣宗斬之以徇虜蕭軌東方老王敬寶李希光裴英起王僧愔等將帥四十六人其軍士得竄至江者縛筏以濟中江而溺流尸至京口者彌岸惟任約王僧愔獲免虜中驍將唯此數

人屢破關西之兵頻取淮右之地一朝俘斬無復孑遺詩周餘黎民靡有孑遺遠邇敬欣華夷怖慴如聞彼虜稍是危亡尋命熊羆欲就征討方可以雷行趙魏電埽幽并後漢梁吳漢傳帝傳贊電埽羣孽混一車書勢在朝暮而侯瑱跋扈江州後漢冀傳帝曰此跋扈將軍也公私阻絕即平北賊仍事南征肉袒面縛左傳楚子圍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又殖綽郭最皆衿甲面縛坐於中軍之鼓下歸首闕庭即為申聞優其禮秩臺儀不貶位遇兼常南史侯瑱鎮豫章甚強又以本事王僧辯未肯入朝後余孝頃與瑱相拒瑱留軍人妻子於豫章令從弟奫知後事悉衆以攻孝頃奫部下侯方兒叛攻奫虜瑱軍府伎妾金玉歸於武帝瑱既失根本以武帝有大量必能容己乃詣闕請罪武帝復其爵位今所禽歐陽頠傅泰等莫不宏宥政爾授其兵馬處以榮祿坦然遊狎無介懷抱年號武平建武永平後漢年號詳侯安都碑國即清晏君之聞此寧不欣躍但昔緣王事遊踐貴鄉日想山川依然舊識陳武帝紀蕭暎為廣州陳武帝為中直兵參軍隨之鎮明年為交州司馬與刺史楊暳討平李賁除江西都護高要太守督七郡諸軍事吾既忝荷朝私位逾台衮身持帝王之柄手握天下之圖後漢朱穆傳劉陶等訟穆曰中官近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天憲詳與楊僕射書故鄉如此誠為衣繡故人不

見還同宵錦漢書上謂朱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又項羽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天涯藐藐見與王僧辯書地角悠悠言面無由但以情企今者王猷帝載化被無垠傅毅舞賦游心無垠注垠際也浮海窮山罔不感格授竿負鼎見與宗室及王太尉書馳步蒼龍後漢百官志北宮門蒼龍司馬主東門注洛陽宮門名為蒼龍闕門崖穴邱園後漢和帝紀詔曰昭巖穴披幽隱遣詣公車朕將悉聽焉詳為貞陽侯書爭趨金馬漢東方朔傳上使待詔金馬門君之才具見為貞陽侯書信美登朝如戀本鄉不能遊宦門中子弟望遣來儀當為申聞各處榮祿深加持保念嗣音郵今遣某甲等使彼指此不多

為陳武帝與周宰相書

昔有天地便立帝王革昊惟農未詳按史記三皇本紀太皞庖犧氏風姓女媧氏亦風姓代宓犧立號曰女希氏女媧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姜姓遷虞斯夏竹書紀年舜在位十有四年於是八風循通慶雲叢聚遷虞而事夏莫不三靈所佑見勸進表五運相推漢律歷志土生金故為金德金生水故為水德水生木故為木德木生火故為火德火生土故為土德梁德不造固天攸棄雖復東漢之末區宇沸騰西晉之亡生民蕩覆見為貞陽侯書未足以方其禍亂譬彼虔劉者也吾

謬以庸薄屬當興運自昔登庸清諸百越徐聞浪泊靡不征行宋州郡志越州合浦太守領徐聞令後漢馬援傳南擊交阯軍至浪泊上銀洞珠官所在清乂益州記銀水在綿州晉書地理志合浦郡領珠官縣自還麾南極伐遥東都宣力驅馳亟淹寒暑六廷梁社十翦彊寇見九錫文黃帝與蚩尤七十戰帝王世紀黃帝討蚩尤乙五十二戰魏祖在軍中三十年魏氏春秋夏侯惇謂王曰殿下即戎三十餘年功德著於黎庶方厥劬勞未為勤苦加以百神所感明靈應期見勸進表萬里徂征虬龍表瑞陳武帝紀帝進軍頓西昌有龍見水濱高五丈五采鮮耀於是中軍勇銳上將橫行承此休符遂興王業梁氏以天祿斯改期運永終欽若唐風推其鼎命吾驚惶三讓拜手陳辭盈廷公卿稽顙敦偪眷言潁水徒抱素心逸士傳堯之讓許由也由以告巢父巢父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非吾友也乃擊其膺而下之許由悵然不自得乃遇清泠之水洗其耳拭其目曰嚮者聞言負吾友遂去終身不相見樹臣曰九域志潁昌府有許由臺巢父臺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偎以庸薄遂膺天寵去月乙亥升禮大壇言念遷桐但有慙媿昔賓門之始境外無交郊特牲人臣無外交不敢貳君也雖遣行人未申嘉好今上天有命光

膺寶歷永與周室方同斷金我運維新宜脩朝聘今遣侍中都官尚書周宏正銜使長安故指有白

為陳主與周冢宰宇文護論邊境事書周書護字薩保太祖兄邵惠公顥之少子封晉國公文帝曰吾形容若此必不濟諸子幼天下事以屬汝護涕泣奉命孝閔踐阼拜大冢宰

國有三慶民有四安所謂通和是由鄰睦況周陳款好一紀於茲懷抱相期百世方遠灌瓜之美久敕邊吏賈誼新書梁大夫宋就為邊縣令與楚鄰界兩亭皆種瓜楚亭瓜惡就令人竊為楚亭灌瓜楚王悅梁之陰讓也謝亭瓜惡就令人竊為楚亭灌瓜楚王悅梁之陰讓也謝以重幣拾橡之尤想應無忽東觀漢記李恂餉遺無所受居新安關下拾橡實為食

梁氏以漸水東為安湘小郡宜立巴州隋書荊州巴陵郡注梁置巴州多歷年所此於荊部本包分界近得刺史符元舉啓稱蕭歸北史周附庸傳歸字仁遠詧之第三子也忽遣杜元茂神僧訓等將率人馬踰潰涉澌便置城隍易城復于隍謀為侵軼左傳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適荷鄰德合州見還不容今眷仍縱蕭氏元舉累移論及翻相河漢劉峻辨命論聖人之言河漢而不測更往研問便騁鋒鏑見檄周文彼軍人恃勇遂致俘禽聞此紛紜甚以驚歎其商奄餘孽周本紀成王既遷殷遺民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才力甚微為暴邊城良憑大國但情均忌器漢賈誼傳誼曰欲投鼠而忌器不可加兵便敕軍司以禮相放且前歲所立疆城本以南平等五郡輸薦貴朝北史附庸傳蕭詧大定四年詧遣其大將軍王操略取王琳之長沙武陵南平等郡宋書荊州南平內史吳南郡治江南至如安湘既屬巴郡幸承鄰惠無候涉言故下漸東惟如澧北政是標其大甬屬荊州之界耳漢高帝紀築甬道屬河注恐敵抄輜重故築垣牆如街巷周附庸傳江陵平周文命詧主梁嗣居江陵城東資以江陵一州之地其襄陽所統盡入於周又詧子歸天保五年長沙巴陵並陷於陳彼此方申分好義絕規圖所貴惟和所重惟信夫以南平等郡地曠民豐雲夢之田楚王為寶見移丈吳當勁蜀晉拒彊秦資彼山川並為州鎮朕若棄其仁義務廣封域寧容延歲並貢周朝今者和親已固山岳而方謀尺寸之土用益兼葭之地哉幸非竊疾國策墨子見楚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王曰必為有竊疾矣相見鑒容江陵小寇既爾虔劉前至之言或相誣罔一二因使人宇文平口具其懷聚聚故此相白

為陳主荅周主論和親書

使人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治司城使主杜子暉中軍山遂伯使副鮑宏等至北史杜杲字子暉京兆杜陵人也明帝初為脩城郡守初陳文帝弟安成王頊為質於梁及江陵平頊隨例遷長安陳人請之至是帝欲歸之命杲使馬又鮑宏字潤身東海剡人也仕梁元帝遷通直散騎常侍郎江陵平歸於周明帝甚禮之累遷遂伯下大夫與杜子暉聘陳謀伐齊省告具懷夫聖君明辟司御兆民則天閩地佇育黔首故張旜以往拭玉而來見與楊僕射書同在蒼生恢宏文武雖毀戈鑄戟未擬上皇龍魚河圖云蚩尤造五兵仗刀戟大弩散馬休牛載懷偃伯司馬法古者武軍三年不興則凱樂凱歌偃伯靈臺荅人之勞告不興也非期與睦忽爽和風奚用殲師左傳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信由天討追尋曩好歎想兼懷言覿今書甫承家難知以冢宰執政擅同淵藪書武城商王受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令尹當朝妄專征伐無君之謫俾墜其師左傳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盟曰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墜其師無克胙國無將之誅已從司寇公羊傳君親毋將將而誅焉刑名既肅國步還康希篤親鄰敬聞東款若二境交歡俱饗多福八荒期乂良副所懷今遣具位某甲等使不復多述

在吏部尚書荅諸求官人書

自古有吏部尚書者品藻人倫簡其才能尋其門胄逐其多少量其官爵但古來數千年非無明時也非無明主也自有才用雖美階級不通門戶雖高官資殊屈若斯人者其例甚多請問諸君此是何義夫一千錢一斛米之多少猶關相祿況復皇朝官爵理係元天內典謂之為業外書稱之為命五行有驛馬之言六甲有官鬼之說必令驛馬時發官鬼克身所望階榮便當果遂如其不爾決是難諧豈可改尚書作官鬼驅老僕為驛馬邪若見問尚書何不分判用與不用許與不許僕荅云君非屈滯豈可相期決言應果若今驛馬差爽便是乖信此關君命僕何以相荅邪若朝散之流行止之屬門戶相似人才不殊選家斟酌無能為爾若陟大位清官悉用元命夫人君賓用並是前緣故宋文帝云人豈無運命每有好官缺輒憶羊元保南史羊元保太山南城人文帝以元保廉素寡

欲頻授名郡嘗曰人仕宦非惟須才亦須運命每有好官缺我未嘗不先憶羊元保梁武帝云世間人言有目色我特不目色范悌自此而論豈非前業且世諺云圖官在亂世覓富在荒年梁孝元帝承侯景之凶荒王太尉接荊州之禍敗爾時喪亂無復典章故使官方窮此紛雜自紹泰太平及永定中聖朝草創爾時州州自帝郡郡稱王魏志注令曰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天下干戈尚無條序兼以府庫空虛賞賜懸乏白銀之寶難得漢食貨志武帝時有司奏言古者金有三等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乃造銀錫白金益

康曰白金銀也黃紙之版易營南史張興世傳朝廷遣吏部尚書褚彥回就赭圻行選是役也皆先戰授位檄版不供由是有黃紙札假以官榮代於錢絹義在撫綏無計多少又有非舊非勲非地非才託節將而求官因時人以買位賣官既賤皆為清顯故員外常侍路上比肩諮議參軍市中無數四軍五校車載斗量三國志吳趙咨曰如臣之比車載斗量豈是朝章應其如此今衣冠禮樂日富年華主上體成王之風太傅宏周公之德陳宣帝紀帝諱頊始興昭烈王第二子也光大二年進位太傅西羌北狄畏我王威時既清矣時既平矣何可猶作亂世意而覓非分之官邪凡人所以稱屈滯者身已不無寸能官又不及父祖既是明時可以於邑所見諸君多踰本分猶言太屈未喻高懷若問梁朝朱領軍等並為卿相南史朱异字彥和吳郡錢塘人太清二年為中領軍此不踰其本分邪此天子所用非關選序舊章秦有車府令趙高直為丞相秦始皇本紀二世皇帝元年以車府趙高為郎中令三年冬為丞相漢有高廟令田千秋亦為丞相漢書車千秋傳千秋本姓田氏為高寢郎上急變訟太子冤數日為丞相千秋年老朝見得乘小車入宮殿中故號車丞相此復可為例邪僕七十之歲

朝思夕計並願與諸賢為真善知識涅槃經佛言具足梵行乃名善知識曾無嫌隙差可周旋非欲令君作此怨訴但既忝衡流應須粉墨庶其允當無負朝寄耳去年疾患亦餘氣息不能相荅通作此書所望諸賢深明鄙意徐陵白

同前此篇陳書本

自古吏部尚書者品藻人倫簡其才能尋其門胄逐其大小量其官爵梁元帝承侯景之凶荒王太尉接荊州之禍敗爾時喪亂無復典章故使官方窮此紛

雜永定之時聖朝草創干戈未息亦無條序府庫空虛賞賜懸乏白銀難得黃札易營權以官階代於錢絹義存撫接無計多少致令員外常侍路上比肩諮議參軍市中無數豈是朝章應其如此今衣冠禮樂日富年華何可猶作舊意非理望也所見諸君多踰本分猶言大屈未喻高懷若問梁朝朱領軍昇亦為卿相此不踰其本分邪此是天子所拔非關選序梁武帝云世間人言有目色我特不目色范悌宋文帝亦云人世豈無運命每有好官缺輒憶羊元保此則清階顯職不由選也秦有車府令趙高直至丞相漢有高廟令田千秋亦為丞相此復可為例邪既忝衡流應須粉墨所望諸賢深明鄙意

答周處士書　南史周宏讓始仕不得志隱於句容之茅山頻徵不出晚仕侯景為中書侍郎獲譏於代

辱去年三月二十七日告仰披華翰甚慰翹結承歸來天目吳興記天目山極高峻嶺上有泉水甚美東南有瀑布下注數畝元和地志天目有兩峰峰頂各一池左右相對為天之左右目故名道書云第三十四洞天得肆閒居禮記孔子閒居差有美玉之俱仙列仙傳蕭史數弄玉吹簫作鳳聲鳳皇來止其屋秦穆公為作鳳臺一旦皆隨鳳飛去非無孟光之同隱後漢逸民傳梁鴻妻孟光曰妾有隱居之服乃更為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優游俯仰極素女之經文抱朴子黃帝論導養而質玄素二女升降盈虛盡軒皇之圖藝漢藝文志道家者流黃帝四經四篇黃帝銘六篇黃帝君臣十篇雜黃帝五十八篇雖復考槃在阿不為獨宿見詩詎勞金液神仙傳樂之上者有九轉還丹太乙金液唯飲玉泉比夫煑石紛紜終年不爛神仙傳白石生者常煑白石為糧燒丹辛苦至老方成及其得道冥真莊子至道之精窈窈冥冥又有真人而後有真知何勞逸之相懸也又承有方生亦在天目理當仰稟明師總斯祕要豈如張陵弟子自墜高巖列仙傳雲臺山絕崖有桃樹大如臂張陵曰得桃實者告以要道弟子無敢視者趙升從上自擲正中桃樹得桃滿懷而至孫泰門人競投滄海南史沈約傳錢塘人杜炅通靈有道術炅死門徒孫泰弟子恩傳其業隆安三年恩於會稽作亂宋武帝紀孫恩自敗後懼見獲乃投水死於臨海何其樂乎聖朝虛心版築尚想丘園見為貞陽侯書若彼能赴嘉招潘岳詩殆冠添嘉招便當謹申高命但其人往歲亦望至京師觀此風神確乎難拔見易故以忘懷爵祿詎持犧牲之談左傳

賓孟適郊見雉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已犧何害高視公卿獨騁蜡蛭之訓未詳按莊子人食芻豢麋鹿食薦蜘蛆甘帶天下味知正味注帶小蛇蜘蛆喜食其眼所恐有道三辟公車十徵後漢方術傳董扶字茂安廣漢綿竹人也前後宰府十辟公車三徵再舉賢良方正有道皆稱疾不就若斯者終當不屈此既然矣請復詳言昔楚國兩龔同時紆組漢書龔勝龔舍皆楚人也二人相友並著名節故世謂之楚兩龔俱為光祿大夫謝病歸鄉里郡二千石長吏初到官皆至其家如師弟子之禮漢陰一老相攜抱甕莊子子貢過漢陰一丈夫方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子貢曰有機於此日浸百畦圃者笑曰夫有機事必有機心吾蓋不為也兄之幽貞若其鑿坏負石莊子湯伐桀克之以讓務光光曰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乃負石而自投瀘水又顏闔不受魯聘鑿坏而遯方同形影玉臺新詠楊方合歡詩譬如形追軀又亦如影追身結綬彈冠漢書蕭育與朱博為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禹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無容楚越況乎糞土夔龍左傳臧紇唁衛侯退而告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羶臊名器周禮注犬腥羊羶左傳仲尼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已所不欲非應及人忽承來音良以多感何則潁陽巢父不曾令薦許由見為陳武帝書商洛園公未聞求徵綺季漢書張良傳注四人謂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所謂商山四皓也斯所未喻高

懷而躊躇於矛楯也莊子楚人有賣矛及楯者見人來買矛即謂之曰此矛無何不徹見人來買楯則又謂之曰此楯無何能徹者買人曰還將爾矛刺爾楯若何唯遲山阿近信更惠芳音如或誠言謹便聞奏第夙勞比劇不復多呈徐陵白

與章司空昭達書

君白日聖朝受命天下廓清所餘殘兇惟有歐紇南史歐陽紇字奉聖頗子頗有幹略襲父爵爵在廣州十餘年威惠著於百姓宣帝頗疑之太建元年徵為左衛將軍遂舉兵反詔儀同章昭達討禽之南通交管北據衡疑兄弟叔姪盤阻川洞南史顧合門顯貴威振南土百越之賫不供王府萬里之民不由國家明公受脤嚴冬左傳劉子曰祀有劫膰戎有受脤持兵杪歲王制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開冰踐露爲火宵行便屆全淮乃其神速未騁三略非勞六奇李康運命論張良得黃石之符受三略之說注上中下三計漢書陳平六出奇計薄交旗鼓仍平醜類自太清之末永定以來所闢疆界不過郡邑今茲赴捷二十餘州若較此功庸方茲英力漢之馬援不能為擬廣州記馬援討平交阯於嶠南立銅柱以表漢之極界吳之步騭故是相懸吳志步騭為交州刺史威聲大震南土之賓由此始況孫處

宗之叛徒正槌盪主耳陳廢帝紀慈訓太后令曰盪主孫森等潛相連結大有交通

公私慶快可得而言且僕一子屯窮妖徒所制五嶺遐

夏漢張耳傳南有五嶺之戍注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也存亡不測懸懷飲淚破

膽復全蒙荷英恩保其身命餘年仰戴何力能勝今遣

主帥某馳任稱慶徐陵呈

重荅朝臣書南史劉師知傳武帝崩六日成服朝臣共議大行皇帝靈坐俠御人衣服吉凶之制博士沈文阿議宜服吉師知議服衰絰中書舍人蔡景歷江德藻謝岐等同師知議時以二議不同乃啓取左丞徐陵決斷陵同博士議謝岐議必備衰絰陵荅書云云文阿猶執所見衆議不能決乃具錄二議奏聞上從師知議

老病屬纊不能多說喪大紀屬纊俟氣絶古人爭議多成怨府左傳叔孫昭子曰吾不為怨府傅玄見尤於晉代晉書傅玄為司隸校尉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朝帶竦踊不寐坐而待旦王商取陷於漢漢書上素重商知張匡言多險制曰勿治謹自三緘家語孔子觀周入后稷之廟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敬同高命若萬一不死猶得展言庶與羣賢更申揚榷

薦陸瓊書南史陸瓊雲公子也字伯玉素有令名為陳文帝所賞以文學累遷尚書又遷新安王文學掌東宮管記及宣帝為司徒妙簡僚佐吏部尚書徐陵薦瓊於宣帝乃除司徒左西掾

新安王文學陸瓊見識優敏文史足用見讓左僕射表進居郎署歲月過淹左西掾缺允膺茲選階次小踰其屈滯已積

報尹義尚書

別離二國見與楊僕射書雲雨十年顏延之詩朋好雲雨乖心想河陽言銅爵而無遠魏志太祖於鄴作銅雀臺神遊漳水與金鳳而俱蟄幽明錄鄴城鳳陽門五層安金鳳皇二頭於其上一頭飛入漳河清浪見在水底一頭今猶存北使還辱去冬十月十一日告忽同言敘循環巧製欣慰良深河朔年芳後漢郡國志朔方郡大城故屬西河雖當晚晚屈原九辯白日晚晚其將入兮白溝浼浼水經注督亢水又南謂之白溝水春流已清紫陌依依水經注鄴縣趙建武十一年造紫陌浮橋於水上長楊稍合體中何如豈無鄉思弟三秦世胄漢高祖紀注應劭曰章邯為雍王司馬欣為塞王董翳為翟王分王秦地故曰三秦六輔良家漢兒寬傳寬表奏開六輔渠文武兼能志懷開遠谷永之筆漢游俠傳谷子雲之筆札無慙古人蓋延之功後漢蓋延傳延與吳漢同歸光武號建功侯高視前彥而淹留趙魏亟歷寒暄企望鄉關理多悲切

聖朝欽明纂歷大拯生民戮巨海之奔鯨殲中原之封豕見勸進表晉君之說長安遠於日邊劉昭幼童傳晉明帝謹紹元帝太子也帝問長安何如日遠答曰不聞人從日邊來只聞人從長安來明日集羣臣宴會復以此問又以為日近元帝動容問何故異昨日之言答曰舉頭見日不見長安揚雄有言交州在於天際揚雄交州箴交州荒裔水與天際則輸琛王府詩來獻其琛屈膝閶門西京賦注閶闔天門也川洞酋豪彊梁溟海古逸詩金人銘強梁者不得其死神兵一指率土咸康詩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方當偃霸於靈臺見論和親書韜戈於武庫漢魏相傳霍光曰武庫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子為武庫令變大風於五禮舜典

脩五禮詳與楊僕射書驅蒸民於昌辰詩天生蒸民物色英聲搜揚俊傑投竿負鼎見與宗室及王太尉書馳步蒼龍巖穴丘園爭趨金馬見為貞陽侯及與酋豪書而弟留河北義等周劭懷此殊才實可傷嗟吾崦嵫既暮屈原離騷望崦嵫而勿迫注崦嵫日所入之山也容鬢皤然易賁如皤如風氣彌留砭藥無補追惟疇昔檀弓夫子曰予疇昔之夜共備行人室家安危賓禮升降懸壺代哭喪大記君喪狄人出壺司馬乃官代哭大夫官代哭縣壺士代哭不以官俱歷春冬移館於箕見與楊僕射書同茲辛苦鳴蜩抱樹亟見藏冰月令仲夏之月蟬始鳴揚雄方言蟬楚謂之蜩左傳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歸雁銜蘆多經寒食淮南子雁銜蘆而翔似備弋繳月令孟春之月鴻雁來吳挺曰荊楚歲時記去冬節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靖言念此如何可忘握翫來書彌其承臉夫以擁腫之木得免因於不才莊子惠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本擁腫又人間世篇匠石見櫟社樹曰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觳觫之牛自保由其無用見孟子以余鄙陋未友龔生見與楊僕射書惟歎吾賢不同蘧瑗耳論語蘧伯玉使人於孔子若推溝拯溺見孟子每切皇衷逸翮飄鱗見優機檻所以降尺一之書後漢陳蕃傳漢以尺一版寫詔書馳輶軒之使見與楊僕射書心期與國必遂還途寧謂親隣更成難請言尋雅告所及縲囚左傳知罃對楚子曰兩釋縲囚以成其好便訪鴻臚後漢百官志大鴻臚掌諸侯及四方歸義蠻夷幸無淹使聞諸司寇或有邊俘前歲中流是維同惡左傳韓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燕禽望闕戰國策於是乃摩燕烏集闕見說趙王於華屋之下冀馬臨江左傳司馬侯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裁頓雲羅自投天網見移齊文京觀之冢宜彰武功見勸進表周醜疑作首之門方申明罰左傳齊襄公之六年鄋瞞伐齊齊管成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周首之門而聖朝好生惡殺收雷寢電兵車所獲雖同長萬之來左傳宋公謂南宮長

萬曰今子魯囚也恩澤從容無異荀鑿之禮左傳荀罃在楚楚子厚其禮而歸之方之於弟況擬非倫伊昔梁朝共奉嘉聘張兹大帛儀禮使者載禮帥以受命於朝聞官司常通帛為旃處彼高閣左傳高其閑閑以無憂客使庭奏歌鐘左傳鄭人賂晉侯歌鐘二肆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座延僑肸晉叔向名肸鄭子產名僑賓客之叙方於阼階曲禮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田獵之禽同於君膳王制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正以鄉關阻亂致爾拘留家國隆平義應旋反況復韓宣屢至宰孔頻還翻爾遲回豈云隣睦弟遂鍾儀之操見與楊僕射書對此皇華高厚之詩左傳齊高厚之詩不類一何非類關徐廉樂之況未詳三戰七禽之言魯仲連遺燕將書曹子以一劒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三戰之所失一朝而反之徐文炳曰晉漢春秋諸葛亮征孟獲七縱七禽此日借子之矛攻子之室見荅周處士書彼之使客猶尚不還此於齊都豪門貴戚周行匪例事義相懸豈與大弟同年而語吾本自凡流以復衰老稍近東岱不奢魏劉楨詩常恐遊岱宗不復見故人擊壤之年惟欣堯俗高士傳壤父者堯時人年五十而擊壤於道中若邪之復長保安臥時思之原注若邪至此闕誤不棄

忝亞宗卿非復侵官天扆左傳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但當今芃芃在詠濟濟盈朝詩芃芃棫樸又濟濟多士才冠卿雲司馬長卿揚子雲也見漢書智同荀郭荀彧郭淮也見魏志文辭富於江海高論薄於雲霄趨走丹墀之門見與王僧智書侍奉清規之內弟來款言至欲附所聞聯類非宜更其多惑若疑作遺使良有猶希贈鯉之書古詩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郵驛方通復行蜚鶬之信魏文帝詩飛鶬晨鳴聲可憐執筆潸然不知何向

附尹義尚書淖濱江涘耿若天涯去雁歸鴻雲飛難寄瞻言鄉國泣珠淚而盈懷寤寐德音仰煙霞而疾首既而暑往寒來愁雲滿塞河冰自結非由漢后之軍草露恒嚴寧假公超之術霜飄虎渠詎知朔野之寒雪覆龍岑徒憶清江之暖眷言疇昔邈矣遐哉係仰清顏願常豐勝雍容廊廟時宜匡奉之風偃息康莊無廢怡神之道義尚望國窮覘繁憂積歲雖其未損豈曰生平日者謬忝後車陪遊上國曾觀禮樂見李子之知音經奉侍言嗟鄭僑之博物如軍書愈疾之製碑文絕妙之辭猶貴紙於鄴中尚傳聲於許下逮乎百六之年仍離再三之酷吉凶禮數綿歷歲時嘗膽茹辛備同艱險每奠穹蒼有感大國矜憫以禮言歸馭驛俱反何期義毛浬淪墜瀝漳濱之水逆翻摩霄輕佇蓬萊之頂信知有幸無幸見生死之殊倫才與不才驗沉浮之異趣昔秦歸趙璧不得連城晉失楚材直亡其寶自國祚中絕行李不通等避世於桃源同流寓於仙嶺每聽牛候馬想金陵之聖人今覩皇華知有熊之建國賓堯仕舜猶是八才緯武經文

方傳四貴幸甚幸甚昔楊朱岐路悲始末之長離蘇武河梁歎平生之永別雖復音塵可嗣終隔風雲夢想時通無因覲止依依望楚寸陰有待百年將半輕生若是命也如何今車書同軌行李相繼猥荷文移通賜論及輔軒既以復命義尚未被哀矜竊以晉楚釋囚共成親好今乃拘彼求此不亦難乎夫以匹夫投分猶須坦蕩況兩國二君那宜細計彼若才如廉樂猶恐不習禁兵苟非其人留之何益然三戰三敗卒成強伯之功七縱七擒終仗天威之力由此言之彼如此耳徐元直西蜀之謀士關雲長劉氏之驍將須歸即遣知叛弗追今之與古何其異趣且二國協和長江共有如首如尾可以同規或貳或猜豈名唇齒是以隔河分軟君子知其不終衷甲尋盟春秋貶其行詐伏承聖上欽明英賢佐輔方知解網之氣用表無偏之化若彼之俘虜猶且蒙歸此之南冠何辭不遣如其苟相猜貳信不由衷雖篤親鄰義尚何罪不任辛酸之念輕陳萬一之情伏願仁人少存疇昔乘間之便希復開言昔張子餘年誠稱吳王之賜微躬邁影實仰含弘之澤載筆連洒罔知所運

與李那書

北史李昶傳昶小名那幼解屬文有聲洛下周文令入太學保定初以近侍清要盛選國華乃以昶及安昌公元則中都公陸逞臨淄公唐瑾等並為納言父志字鴻道爾朱之亂奔江左昶以父在江南身寓關右自少及終不飲酒聽樂時論以此稱焉

附那答書

霜應管能響豐山之鐘玄雲觸目又動流泉之奏矧伊物候且或冥符況乃矜期忘想道術楚齊風馬吳會浮雲行李無因音塵不嗣殷御正衛命來歸嘉言累札江南橘柚蔚非桑柘陰慘陽舒行止多福足下泰山竹箭浙水明珠海內風流江南獨步扶風計吏議折祥禽平陵李廉辨訓文約況復麗藻星鋪雕文錦縟風雲景物義盡緣情經綸憲章辭殫表奏久以京師紙貴天下家藏調移齊右之音韻改河西之俗豈直揚雲藻翰獨留千金嗣宗文雅惟傳好事僕世傳經術才謝劉歆家有賜書學匪班嗣弱年有意頻受雕蟲歲月三餘無忘肆業戶牖之間時安筆硯翰眉難巧學步非工恆經牧孺之談屢被陳思之誚羞逢仲子類君山之鼓琴屢見子將同本初之車服不謂殷侯虛談成價遂同布鼓輕響雷門燕石空雕終慙比德楚翬雖拂實媿棲桐豈若邯鄲舉袖唯聞變曲協律飛塵必應不顧是以日南寶貝遥望歸秦合浦文犀更希還漢芳春行獻鬻其鳴矣懸豫章之牀置長安之驛厚築墻垣思逢鄰僑之聘工歌周頌佇奏延陵之樂書繒有復

道意無伸李那頓首

藉甚清徽見為陳武帝書常懷虛眷山川緬邈見前表河渭像於經星見樂府顧望風流長安遠於朝日見報尹義尚書青蠅戒節見與王僧智書白露為霜見詩君子惟宜福履多豫雍容廊廟文士傳張衡拜侍中恒居帷幄從容風議拾遺左右獻納便繁漢官儀侍中周宮也便繁左右與帝升降卒思近對拾遺補闕百僚之中莫密於茲留使催書晉孫惠傳惠每造書檄東海王越或驛馬催之應命立成皆有文采駐馬成檄學林桓溫非征鮮卑嘆袁宏倚馬前作露布文手不輟筆車騎將軍賓客盈座未詳丞相長史瞻對有勞蜀志張裔字君嗣丞相亮出駐

漢中裔領留府長史書與所親曰晝夜不得寧息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脫惠

箋繒慰其翹想吾棲遲茂陵之下西京雜記司馬相如素有消渴疾漢書司馬相如卒於茂陵卧病漳水之濱見與宗室書迫以崦嵫見報尹義尚書難

為砭藥平生壯意竊愛篇章忽覿高文見同汪詹事載懷勞佇此後殷儀同至止吳尚采曰周武帝紀保定元年六月遣御正殷不害使於陳王人授館國語襄公至陳膳宰不致饔司馬不授館用阻班荆見與王僧辯書常在公筵敬析名作獲殷公所借陪駕終南入重陽閣詩周明帝紀武成二年三月重陽閣成及荆州大乘寺隋書荆州南郡注舊置荆州宜陽石像

碑四首鏗鏘並奏能驚趙鞅之魂樂記子夏曰非聽其鏗鏘而已也詳讓表

輝煥相華時瞬安豐之眼漢竇融傳融封安豐侯竇氏一公兩侯三公主四二千石皆相與並時自祖及孫官府邸第相望京邑山澤晻靄曹植王粲誄榮耀當世芳風晻靄松

竹參差若見三嵕之峰郭璞注三嵕山在聞喜依然四皓之廟張禮遊咸南記圭峰紫閣在終南山四皓祠之西甘泉鹵簿盡在清文扶風輦路

悉陳華簡漢地理志右扶風領縣二十一起宮者有八縣詳樂府昔魏武虛帳陸機弔魏武帝文遺令使伎人皆著銅雀臺於臺堂上施八尺牀張繐帳朝晡上脯糒之屬月朝十五輒向帳作伎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韓王故臺晉孫楚韓王臺賦序酸棗寺門外夾道左右有

兩故臺訪諸故老云韓王聽政觀也自古文人皆為詞賦未有登茲舊閣歎此幽宮標句清新發言哀斷豈止悲聞帝瑟漢郊祀志泰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絃泣望羊碑晉羊祜傳祜好遊峴山襄陽人建碑立廟於其地歲時祭祀望其碑者無不流涕因謂之墮淚碑一詠歌梁之言劉向別錄魯人虞公發聲清哀拂動梁塵便掩盈懷之淚左傳聲伯夢涉洹或與已瓊瑰食之泣而為瓊瑰盈其懷至如披文相質意致縱橫才壯風雲義深淵海方今二乘斯悟寶性論何等為六種人一大乘二中乘三小乘四信佛五信法六信僧同免化城法華經法華導師多諸方便於險道中化作一城是時疲極之衆前入大城生已度想生安穩想

六道知歸法苑珠林問曰云何名六趣依毗曇論云趣者名到亦名為道謂彼善惡業因道能運到其生趣處故名為道亦可依所造之業趣彼生處故名為趣皆踰火宅法華經長者以牛車羊車鹿車立門外引諸子出離火宅華嚴經火宅衆苦所燒也宜陽之作特會幽衿所覩

黃絹之辭會稽典錄上虞長度尚使魏朗作曹娥碑文成未出又試使邯鄲淳為之操筆而成無所點定朗嗟歎不暇遂毀其草其後蔡邕題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齏臼彌懷白雲之頌穆天子傳帝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西王母為天子歌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復能來但恨耆闍遠岳法華經耆闍窟山中山形如鷲佛常居此中故號鷲嶺檀特高峰佛說太子須大拏經葉波國溫陂王語太子汝出國去從汝著檀特山開士羅浮法苑珠林

西晉沙門釋道開燉煌人石虎時來月氏石氏將末與弟子來建業入南浮羅遂卒山舍袁彥伯興寧中登山禮其枯骸也

康公懸溜未詳按法苑珠林齊始豐赤城山有釋慧明姓康康居人祖世避地東吳止赤城山石室竟陵文宣王敬以師禮建武末卒於山中

不獲銘茲雅頌耀彼幽巖循環省覽用忘飢渴握之不置恒如趙璧藺相如傳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

翫之不足同於玉枕拾遺記漢誅梁冀得一玉虎頭枕領下篆云帝辛之枕與妲己同枕之

京師長者後漢馬援傳謂仲子曹訓曰王氏廢姓也子石當屏居自守而反遊京師長者其敗必也

好事才人漢王褒傳益州刺史王襄使褒作中和樂歌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

爭造蓬門請觀高製軒車滿路如

看太學之碑漢蔡邕傳邕正定六經文字自書冊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巷

街巷相填無異華陰之市高士傳張楷隱華山學者從之成市

但豐城兩劍尚不俱來晉書雷煥為豐城令武帝時斗牛間有紫氣張華問煥答曰寶劍之精耳當在豫章豐城煥至掘獄果得劍二一以送華一以自佩華得劍曰乃干將也莫邪可復至乎然神物終當合耳華誅劍失所在煥子華攜劍過延平津忽躍入水但見二龍蟠滨曲

韓子雙環必希皆見見與楊僕射書

莫以好龍無別銳曰莊子葉公子高好龍宮室雕文盡以龍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退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

木鴈可嗤韓子墨子為木鳶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吳丹鳳曰南史王彧傳詔答曰張單雙災木鴈兩失

載望瓊瑤詩報之以瓊瑤

因乏行李左傳燭之武曰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

金風已勁玉質宜調書不盡言但聞交繫徐陵頓首

與顧記室書未詳按顧越傳越字思南吳郡盛官人也陳天嘉中詔侍東宮讀除東中郎鄱陽王府諮議參軍甚見優禮又按陳宗室傳鄱陽王伯山字靜之文帝第三子也天嘉元年封鄱陽郡王六年為緣江都督平北將軍南徐州刺史伯山性寬厚美風儀於諸王最長

吾伏事天朝本非舊隸殿下殊恩遠垂薦拔故常戰戰慄慄甘心痛謹庶其愚老無負明據近者既居臺轄唯

務奉公去年正月十五日尚書官大朝元凱既集丞郎肅然忽有陳慶之兒陳暄者帽簪釘額條布裹頭虜袍通踝胡靴至膝直來郎座徧相排抱或坐或立且歌且詠吾即呼舍吏責列不荅而走反為憾恚忘相陷辱至六月初遂作旨書便見誣謗南史陳暄傳陳太康中徐陵為吏部尚書精簡人物搢紳之士皆嚮慕焉暄以玉帽簪插鬢紅絲布裹頭袍拂踝靴至膝不陳爵里直上陵坐陵不之識命吏持下暄徐步而出舉止自若竟無怍容作書謗陵陵甚病之

吾取徐樞為臺郎南司檢問了不窮推承訓劾為信言

致成墮免此事究枉天下所無吾市徐樞宅為錢四萬任人市估文券歷然不蒙申理見枉虛巧二者樞是故少府卿鱗（南史作驎）之子鱗殞身侯景之役又為西臺所贈兖州左衛官位甚高未知其子何忝郎署（其炳曰南史陸驗徐驎並吳郡吳人兩人遞為少府丞大市令朱异其邑子也尤與之昵世人謂之三蠹驎素為邵陵王綸所憾太清三年為綸所殺）魏晉之前如為久遠宋齊以降其例甚多如徐愛（南史作爰）阮佃夫之子可不得郎官邪紀文（南史作交）卿公向瑾皆為列棘豈冗雜曹郎乎（南史阮佃夫會稽諸暨人宋明帝世權亞人主元徽三年遷黃門侍郎領右衛將軍明年改領驍騎將軍遷南豫州刺史歷陽太守猶管內任五年賜死又紀僧眞子交卿甚有解用徐爰南琅邪開陽人本名瑗後改）三者樞入身梁朝解褐岳陽王小府墨曹（南史曲江公詧昭明太子第四子封岳陽郡王隋書荊州巴陵郡湘陰縣注梁置岳陽郡）承聖時為故敬帝晉安王諷席文墨具存陝西官爵乃多浮濫更補臺郎不為勝擢未知何忽推宅貨官四者徐領軍節度自啓樞為郎勅付選序吾既不啓據又不為選職所可相關止是得中侯相聞為呈啓而已以此見罪一何冤濫吾昔在承華（見答王太尉書）是弟所悉行年

六十無復儔儔非意餘生忽此誣謗堯有驚於讒說（舜典帝曰龍朕堅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孔將惑於拾塵（呂氏春秋顏回對曰向者埃煤入甑中棄食不祥因攫而飯之）雖復聖主機明不能悉照殿下德高兩獻（漢孝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德脩學好古實事求是吳皖曰後漢光武十王傳沛獻王輔矜嚴有法度好經書作五經論時號之曰沛王通論在國謹節始終如一稱為賢王）風美二南（詩序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億兆歸心衣冠有託久願通啓披訴聖明伏見軍戎多務所以不敢祈冒弟與吾遊眷亟回星紀故人如此寧不矜歎邪侍言有便云何且為啓聞一蒙神鑒照其枉直方歿幽泉無恨灰壤伏覩謁帝承明（魏曹植贈白馬王彪詩謁帝承明廬）緒言多次服矜遺老曲賜湔濯則殿下前時妄澤匪復偏私遂吳良延薦之恩（後漢書吳良傳東平王蒼辟良署為西曹上書薦良拜為議郎）無王丹所舉之謬（王丹傳客有薦士於丹者因辟舉之後所舉者陷罪丹坐以免）吾得方辭武騎（漢書司馬相如事孝景帝為武騎常侍）永附梁賓（漢書景帝拜枚乘為弘農都尉乘不樂郡吏以病去官復遊梁）雖媿家丞庶呈秋實（魏志邢顒為平原侯植家丞顒防閑以禮由是不合庶子劉楨諫曰君侯承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緣弟深眷故此敬憑干謁非宜益懷悚慨徐陵白

荅族人梁東海太守長孺書（原注其人梁末入北齊中云賢從君政佐佑興基此必南人而為齊謀主者按徐之才丹陽人也隨豫章王綜入魏武平四年自散騎常侍轉祕書監之才解天文兼圖讖之學知午年必有革易因高德政啓之文宣聞而大悅帝登祚後彌見親密惜齊書北史本傳之才俱無表字可攷姑存之）恩（當作息）報（南史本傳陵長子倫一名報按集中有謝兒報坐事付治中啓）近歲奉使來歸辱彼河清年中告行（齊書河清世祖武成皇帝諱湛年號也）弁惠以明鏡亟離寒暑雖復時陳梁鶴日照孫鸞（未詳按列女傳梁寡婦高行者梁王聘之乃懸鏡割鼻梁王高其行號曰梁高行神異傳皆有夫婦將別破鏡人執半以為信忽與人通鏡化鵲飛後人因鑄鏡為鵲安背上也非堂書鈔孫承鏡賦序余昔於吳市得鏡晞日映水清朗明瑩）言慰相思反增離眷劉傅二常侍還（陳書傅縡傳縡字宜事北地靈州人也世祖召為驃騎安成王中記室尋以本官兼通直散騎侍郎使齊）又承書札銀鉤甚麗（晉索靖草書狀婉若銀鉤）玉疏依然開封伸紙破愁為笑（劉琨荅盧諶書舉觴對膝破涕為笑）素秋方屆（梁元帝纂要秋亦曰素秋）溽暑稍闌（月令季夏之月土潤溽暑）體中何如善保元吉藜臺之璧（盧諶覽古詩趙氏有和璧漢地理志藜臺在邯鄲趙武靈王築）少海之珠（山海經無皐之山南望幼海注即少海也）何必鄉里所在為貴卿託身大國既已積年彼朝英彥理相欽挹方當交辟三命（見荅周處士書）清宦兩宮（漢竇嬰傳有如兩宮爽將軍則妻子無類矣）何乃闊然遲有問也吾七十之歲崦嵫已迫（見報尹義尚書）朽老之疾隨年而甚徒懷北邙之切（張協登北邙山賦墳隴嵔壘）未遂東都之期（博物志公卿送夏侯嬰葬至東都門外馬不行跼地悲鳴得石槨銘云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石吁嗟滕公居此室乃葬之）牽役承間但有衰頓賢從君政佐佑興基中舍諶殿中並休宜自別有書問來告訪吾文章吾身歸來鄉國亟徙炎涼（沈約詩寒暑遞炎涼）牽課疲朽不無辭製而應物隨時未曾編錄既承今告輙復搜檢行人相繼別簡知音但既乏新聲全同古樂正恐多慙於協律致睡於文侯耳（漢外戚傳孝武李夫人本以倡進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愛之每為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以延年為協律都尉樂記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燕南趙北（後漢書公孫瓚時謠言曰燕南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唯有此中可避世）地角天涯言接未由但以潛欽善敬德中郎並北境之良選皇華之上求若可轄軒（見與楊僕射書）別當委白君問

諫仁山滨法師罷道書

竊聞出家閒曠猶若虛空在俗籠樊比於牢獄涅槃經在家迫迮猶如牢獄煩惱因之而生出家寬廓猶如虛空一切善法因之增長非但經有明文亦自世間共見嘗聞法師覆彼舟航文殊問經住家者是煩惱大海出家者是大舟航趣返緇衣之務此為目下之英奇非久長之深計何以知然從苦入樂未知樂中之樂從樂入苦方知苦中之苦見涅槃經弟子素與法師雖無曩舊相知已來亦復不疎夫良藥必自無甘忠諫者沃乎逆耳漢淮南王傳嚴正上書曰毒藥苦口利病忠言逆耳利行倚見其僻是以不忍不言且三十年中造莫大之業如何一旦舍已成之功深為可惜敬度高懷未解淡意將非帷帳之策欲集留侯漢張良傳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臣願封留詳與楊僕射書形類臥龍擬求葛氏蜀志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黃石兵法寧可再逢漢張良傳良嘗閒從容步遊下邳圯上有一父老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良因跪進因授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已三顧草廬無由兩遇諸葛亮表三顧臣於草廬之中封爵五等惟見不逢書列爵惟五中閤外門難朱易白世說竺法師在簡文坐劉尹問道人何以遊朱門答曰君自見其朱門貧道如蓬蓬戶漢吾丘壽王傳或由窮巷起白屋鳴笳鳳管非有或聞魏文帝與吳質書從者鳴笳以啟路詳荅周處士書儛女歌姬空勞反翫左傳晏子曰撞鐘舞女見之者等若牛毛得之者譬猶麟角抱朴子學若牛毛得如麟角以此之外何所窺窬見與王僧辯書法師今若退轉寶女經佛告寶女吾往古世堅固勸助而不退轉未必有一稱心交失現前十種大利何者佛法不簡細流李斯上秦皇書河海不擇細流入者則尊歸依則貴上生經若有歸依彌勒菩薩當知是人得不退轉上不朝天子下不讓諸侯獨翫世間無為自在其利一也身無執作之勞口餐香積之飯維摩經上方有國佛號香積如來以一鉢盛香飯恒飽衆生心不妻妾之務身飾芻摩之衣未詳按法苑珠林衣中有四者一糞掃衣二毳衣三衲衣四三衣朝無踐境之憂夕不千里之苦俯仰優游寧不樂哉其利二也躬無任重居必方域白璧朱門韓詩外傳楚襄王遣使者持黃金千金白璧百雙聘莊子為相理然致敬夜琴晝瑟自是娛懷曉筆暮詩論情頓足其利三也假使棘生王路晉藝術傳佛圖澄天竺人也本姓帛氏少學道妙通玄術石季龍傾心事澄季龍大享羣臣於太武前殿澄吟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將壞人衣季龍令發殿石下視之有棘生焉冉閔小字棘奴明年季龍死遂大亂橋化長溝未詳巷吏門兒何因仰喚寸絹不輸官庫升米不進公倉庫部倉

司豈須求及其利四也門前擾擾鮑昭詩擾擾遊宦子我且安眠巷裏云云李陵荅蘇武書而執事者云云余無驚色家休小大之調門停强弱之丁入出隨心往還自在其利五也出家無當之僧猶勝在俗之士假使心存殺戮手無斷命之愆密裏通情決勝灼然矯俗如斯煩垢萬倍勝於白衣四分律沙門以世俗法教白衣一入愛河法苑珠林登常樂之高山出愛河之深際永沈無出其利六也聽鐘聲而致敬增一阿含經鳴鐘偈福尋香馥以生心朝覩尊儀法苑珠林云起千尺之尊儀暮披寶軸剎那之善逐此而生

仁王經一念有九十剎那一剎那中復有九百生滅水滴微功漸盈大器法苑珠林寶積云世尊告言譬如有人析一毛為一分以一分於大海中取一滴水喻彌陀佛剎莊嚴彼大海水喻普見佛剎莊嚴復過於是未知因緣果報善惡皎然就此而言其利難陳矣假使達相白衣猶有埃塵之務縱令遥寄彈指維摩經度百千劫猶如彈指遠近低回形去心留身移意往間有者得如此貧苦者永無因近在目前不言可見其利七也山間樹下故自難期報恩奉盆經一切聖衆或山間禪定或得四道果或樹下經行或得六神通枕石漱流實為希有晉書孫楚曰當欲枕石漱流猶斯之類不可

思議如此者難逢一心人怖遇法師未能不學交習聽勝之因一旦退心於理邀矣其利八也開織成之帙見過去之因摛琉璃之卷驗當來之果賢愚經時佛姨母摩訶波闍波提佛已出家手自紡織預作一端金色之氎奉上如來佛令持此往奉衆僧注氎織成大衣也阿育王傳王作八萬四千金銀琉璃玻瓈篋盛佛舍利齊竟陵王子良付士淨住子淨行法門云藉如此之勝因獲若斯之妙果衆香偈轉不住心退無因果按佛經佛有過去當來之號識因識果不以為愆知福知報何由作罪上無舟檝交見沒溺之悲下失浮囊則有沈身之患六悲經佛告阿難有大商主在海中問其船卒壞或有得船版者或有浮者有命終者我於爾時作彼商主在大海中用以浮囊安穩而度其利九也曠濟羣品為天人之師景德傳燈錄周昭王二十八年釋迦佛生剎利王家放大智光明照十方世界湧金蓮花自然捧雙足分手指天地作師子吼聲年十九欲出家號天人師水陸空行皆所尊貴言必闍黎和尚釋氏要覽梵語云阿闍黎即唐云軌範也書輙致敬和尚遠近嗟詠貴賤顒仰法師今必退轉立成可驗纔脫袈裟起世經剃除鬚髮著袈裟衣逢人輒稱汝我始解偏袒法苑珠林律中但有三衣通肩被腹如見長老乃偏袒之姓名便亦可呼平交者故自不論下劣者亦恐不讓薄言稱已榻席懸異從來小得自在瑜伽論王過有

十二不得自在便以君為提封漢刑法志提封萬井若不屈膝歛手自達無因俯仰承迎未閑合度如此專專何由可與其利十也略言十事空失此機其間深道寧容具述仰度仁者心居魔境為魔所迷意附邪途受邪易性假使眉如細柳何足關懷頰似桃花詎能長久梁元帝詩柳葉生眉上又三月桃花含面脂同衾分枕猶有長信之悲漢書趙氏子弟驕妒使仔恐久見危求供養太后長信宮坐卧忘時不免秋胡之怨列女傳魯秋胡潔婦者秋胡子之妻納之五日去官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其家見路傍有美婦人以金與之歸至家母呼婦至乃向采桑者也婦自投河而死洛川神女尚復不感東阿曹植洛神賦注植入朝帝以甄后遺枕付之歸途感而入夢因作感甄賦後改曰洛神挾植封東阿王世上班姬即班婕仔何關君事夫心者面焉左傳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若論繾綣左傳臧昭伯載書繾綣從公無通內外則共氣共心一遇纏綿則連宵厭起法師未通返照安悟賣花大藏一覽悉達多太子妃邪律輸陀羅即是宿命賣花女也未得他心那知彼意嗚呼桂樹戰國策蘇秦對楚王曰楚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遂為豆火所焚法苑珠林乾薪萬束豆火能焚可惜明珠乃受淤泥埋沒翻譯名義集摩尼或云踰摩正云末泥即珠之總名也此云離垢此寶光淨不為垢穢所染弟子今日橫諮必為法師所哂世上白衣可訾何限遺教經白衣受欲非行道人無法自制嗔猶可恕且一人退道而不安危推此而言實成難解譬如瓦礫盈路人所不驚片子黃金萬夫息步正言法師入道之功已備染俗之法未加何異金博赤銅銀換鉛錫可悲可惜猶可優量能忍難忍方知其最願棄俗事務息塵勞正念相應行志兩全薄加詳慮更可思惟悔之在前無勞後恨如弟子算遠即十數年中決知惻惻近即三五歲內空唱如何萬恨萬悲寧知遠及自悞自錯永棄一生乃知斷弦可續博物志漢武帝時西海國有獻膠五兩者弓絃斷以口濡香膠續之以射終日不斷因名曰續弦膠情去難留或若火裏生花可稱希有齊蕭子良集經所謂火中生蓮花此實為希有迷人知返去道不遥幸速推排急登正路法師非是無智遂為愚者所迷類似阿難更為魔之所繞摩鄧女經阿難隨水邊行見一女人在水邊擔水而阿難從女乞水女即與水女歸告母我得阿難乃可嫁我母不得者我不嫁也猶須承三寶之力齊蕭子良集照周等覺謂之佛寶禮無非法謂之法寶至德常和謂之僧寶此乃體一義三同性三寶制彼窮兇暨殷若之幢佛書有殷若波羅密多心經按梵語殷若此云智慧　吳拒臣曰龍樹菩薩傳并付法藏

傳建立法幢摧伏異道也天魔自欺因果經菩薩將成道時魔王恐諸衆生皆歸空我境界令三女供給以亂定意菩薩不納三女忽然咸變陋形若此言者當即便冀棄芻蕘若不會高懷幸停深怪耳

與智顗書

陵和南法苑珠林和南者出要律儀翻為恭敬善見錄翻為度我二義俱通昨預沈儀同法席餐奉甘露無畏之吼衆咸歸伏然正法炬朗諸未悟自慶餘年得逢妙說尋事諮展此不申心謹和南

又

陵和南仰注之心難可數具拔公至蒙三月二十日旨用慰積歲傾心麥冷體中何如願一日康勝山中春夏無餘障惱耳遲復存旨弟子二三年來溘然老至眼耳聾闇心氣昏塞故非復在人無去歲第六兒夭喪痛苦成疾由未除愈適今月中又有哀故頻歲如此窮慮轉深自念餘生無復能幾無由禮接係仰何言敬重操公令還白書不次弟子徐陵和南

又

陵和南放生星聞公家極相隨喜事是拔公口具謹不多諮惟遲拔公廷出數百里水全其命根如此功德算數無盡隨喜無量此不委諮弟子徐陵和南

五願上智者禪師書

陵和南弟子思出樊籠無由羽化既善根微弱冀願力莊嚴一願臨終正念成就二願不更地獄三途婆娑論罪人為獄卒阿傍之所拘刺不得自在故名地獄法句經身死神去輪轉三塗自生自死苦惱無量三願即還人中不高不下處託生勝天王經佛自說云八十種好者五十八章下不高不下

隨衆生樂四願童眞出家如法奉戒道宣律師感應記清淨梵行脩童真業五願不墮流俗之僧憑此誓心以策西暮今書丹款仰乞證明陵和南

補玉臺新詠童謠云洛中女子莫干妖前至三月抱胡腰論邊境事書京房易傳有父母兄弟妻子官鬼等爻舊唐書呂才傳祿命書犯勾絞六害背驛馬三刑當此生者並無官爵荅諸求官人書

徐孝穆集卷三

謹案卷三第十五頁前四行已倒於此刊本倒訛

擣據南史陳本紀改

第二十一頁前八行令從弟奫知後事刊本奫字

訛作大淵二字據南史侯瑱傳改

第三十六頁後八行揚雄方言刊本揚雄訛爾雅

今改

第四十四頁後五行煥子華擕劍過延平津刊本

華訛葉據晉書改

第四十九頁前四行跼地悲鳴刊本跼訛接據博

物志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徐如澍

謄録監生臣魏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徐孝穆集卷四

詳校官原任編修臣徐立綱

乾隆御覽之寶

徐孝穆集卷四

陳 徐陵 撰

吳江吳兆宜註

序

玉臺新詠序

晉陸機塘上行發藻玉臺下注玉臺以喻婦人之貞

凌雲概日由余之所未窺 海錄碎事凌雲臺魏文帝黃初二年築又燕昭王好神仙仙人甘宙與王登握日之臺史記秦本紀戎王使由余來聘穆公示以宮室引之登三休之臺 顧樵曰周書宣帝既滅北齊詔曰偽齊或穿池運石為山學海或層臺累構概日凌雲 萬戶千門張衡之所曾賦 張衡西京賦閑庭說異門千戶萬 周王璧臺之上 穆天子傳盛姬盛柏之子也天子賜之上姬之長是曰盛門天子乃為之臺是曰重璧之臺 漢帝金屋之中 漢武故事帝為膠東王年數歲長公主問曰兒欲得婦否曰欲得指阿嬌好否帝曰若得阿嬌當作金屋貯之 玉樹以珊瑚作枝珠簾以玳瑁為柙 漢武故事上起神屋前庭植玉樹以珊瑚為枝碧玉為葉花子青赤以珠玉為之空其中如小鈴鎗鎗有聲又以白珠為簾玳瑁柙之 其中有麗人焉其人也五陵豪族 見為王儀同表 充選掖庭 後漢皇后紀論漢法常因八月算民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閭視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還後宮 四姓良家 北史魏文帝宏雅重門族以范陽盧敏清河崔宗伯滎陽鄭羲太原王瓊

四姓衣冠所推咸納其女以充後宮　樵曰後漢書明帝時外戚樊氏郭氏殷氏馬氏是為四姓小侯非列侯故曰小侯

馳名永巷　史記范雎傳雎見昭王佯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正義曰永巷宮中獄名也宮中有長巷故名焉後改名掖庭

亦有潁川新市　晉書明穆庾皇后潁川鄢陵人后美姿儀後漢書光烈陰皇后南陽新野人帝常歎曰娶妻當得陰麗華按新市未詳

河間觀津　三輔黃圖列仙傳曰鉤弋夫人姓趙氏河間人右手鉤卷姿色佳麗武帝反其手得玉鉤而手展漢外戚傳孝文竇皇后家在清河觀津師古曰觀津清河之縣也

本號嬌娥　未詳按左思嬌女詩左家有嬌女皎皎頗白皙

曾名巧笑　中華古今注段巧笑魏文帝宮人始作紫粉拂面

楚王宮內無不推其細腰　後漢馬廖傳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

魏國佳人俱言訝其纖手　詩魏風摻摻女手可以縫裳

閱詩敦禮非直東鄰之自媒　宋玉登徒子好色賦臣東家之子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然此女登牆闚臣三年至今未許也　樵曰司馬相如美人賦臣之東鄰有一女子雲髮豐豔蛾眉皓齒欲留臣而共止登垣而望臣三年於茲矣臣棄而不許

婉約風流無異西施之被教　越絕書美人宮周五百七十步土城者陸門二水門一今北壇利里邱土城句踐所習教美女西施鄭旦宮臺也女出於苧蘿山

弟兄協律自小學歌　見答長孺書

少長河陽由來能舞　漢五行志成帝為微行出遊常與富平侯張放俱稱富平侯家人過河陽主作樂見舞者趙飛燕而幸之

琵琶新曲無待石崇　晉石崇王明君辭序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爾也其造新曲多哀怨之聲故序之

箜篌雜引非因曹植　漢書塞南越禱祠太乙后土使樂人侯調作坎侯樂府有曹植箜篌引

傳鼓瑟於楊家　漢楊惲傳惲報孫會宗書曰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

得吹簫於秦女　列仙傳簫史者秦穆公時人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鶴穆公女弄玉好之公乃妻焉共隨鳳去

至若寵聞長樂陳后知而不平　漢武故事建章長樂宮皆輦道相屬懸棟飛閣不由行各樹穀曰漢書衛子夫為平陽主謳者帝被霸上還過平陽主既飲謳者進帝獨悅子夫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軒中得幸還坐雖甚主因奏子夫送入宮陳皇后聞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後遂立為皇后

畫出天仙閼氏覽而遙妒　桓譚新論陳平為高帝解平城之圍言漢有好麗美女為道其容貌天下無有今困急已馳使歸迎取欲進與單于單于見此人必大好愛之愛之則閼氏日以遠疎不如及其未到令漢得脫去去亦不持女來矣閼氏婦女有妒媚之性必憎惡而事去之

且如東鄰巧笑來侍寢於更衣　注見上

西子微顰將橫陳於甲帳　莊子師金曰西施病心而矉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司馬相如好色賦花容自獻玉體橫陳漢武故事以琉璃珠玉明月夜光雜錯天下珍寶為甲帳其次為乙帳甲以居神乙以自御

陪遊馭娑騁纖腰於結風　閼中記建章宮中有馭娑殿拾遺記每輕風至飛燕殆欲隨風入水帝以翠纓結飛燕之裾　樹穀曰傳毅舞賦序激楚結風陽阿之舞

長樂鴛鴦奏新聲於度曲　見雜曲

妝鳴蟬之薄鬢　中華古今注魏文帝宮人絕所愛者有莫瓊樹始制為蟬鬢望之縹緲如蟬翼故曰蟬鬢

照墮馬之垂

鬟後漢梁冀傳冀妻孫壽色美而善為妖態作愁眉啼妝墮馬髻折腰步齲齒笑以為媚惑反插金鈿龍輔女紅餘志魏文帝陳巧笑挽髻別無首飾惟用圓頂金簪一隻插之文帝目曰玄雲黯靄兮金星出吳筠詩蓮花銜青雀寶粟鈿金蟲橫抽寶樹後漢輿服志皇后步搖以黃金為山題貫白珠為桂枝相繆一爵九華南都石黛梁書天監中詔宮中作白妝青黛眉　樵曰留青日記廣東始興縣溪中出石墨婦女取以畫眉名畫眉石最發雙蛾古今注魏宮人好畫長眉令作蛾眉驚鶴髻北地燕脂古今注紂以紅藍花汁凝作燕脂以燕國所生故曰燕脂塗之作桃花妝偏開兩靨曹植洛神賦靨輔承權注靨笑靨權頰也亦有嶺上仙童分丸魏帝顏俯內傳橋順二子曰璋曰瑞師事仙人盧子基於隆慮山棲霞谷服飛龍藥一丸千年不饑故魏文帝詩曰西山一何高高高殊無極上有兩仙童不饑亦不食與我一丸藥光耀有五色服藥兩三日身輕生羽翼腰中寶鳳授歷軒轅漢律歷志黃帝使泠綸取竹嶰谷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鍾之宮　樵曰漢書注鳳鳥氏為歷正軒轅黃帝受河圖作甲子歲紀甲寅日記甲子金星與婺女爭華麝月共嫦娥競爽顧野王詩妝罷金星出晉杜預曰婺女為巳嫁之女織女為處女梁簡文帝詩約黃能效月裁金巧作星張正見豔歌行裁金作小靨散麝起微黃酉陽雜俎近代妝尚靨如射月曰黃星靨靨鈿之名蓋自孫吳鄧夫人也王充論衡羿請不死藥於西王母羿妻嫦娥竊以奔月　樵曰史記婺女四星天少府也主布帛裁製嫁娶鸞鸞治袖時飄韓掾之香北堂書鈔袁宏賦云舞迴鸞以紆袖世說韓壽美姿容賈充辟以為掾充女於青瑣中見壽悅之與之通充見女盛自拂拭又聞壽有異香之氣是外國所貢一著人衣歷月不歇充疑壽與女通取左右婢考問之婢以狀言充祕之以女妻壽飛燕長裾宜結陳王之佩西京雜記趙飛燕立為皇后其弟合德上遺纖成裾陳思王植洛神賦願誠素之先達兮解玉佩以要之雖非圖畫入甘泉而不分漢外戚傳李夫人少而早卒武帝憐閔焉圖畫其形於甘泉宮言異神仙戲陽臺而無別宋玉高唐賦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為高唐之客聞君遊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岨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眞可謂傾國傾城見雜曲無對無雙者也古詩為焦仲卿妻作精妙世無雙加以天情開朗逸思雕華妙解文章尤工詩賦琉璃硯匣終日隨身陸機書在平原常案行曹公器物書刀五枚琉璃筆一枚翡翠筆牀無時離手藝文類聚傅玄曰漢末一筆之匣綴以隋珠文以翡翠樹萱錄南朝呼筆管為牀清文滿篋非惟芍藥之花傅統妻芍藥花頌曄曄芍藥植此前庭晨潤甘露晝晞陽靈祭武帝宛轉歌欲題芍藥詩不成新製連篇寧止蒲萄之樹未詳九日登高時有緣情之作萬年公主非無誄德之辭魏文帝與鍾繇九日送菊書九為陽數而日月並應俗嘉其名以為宜於長久故以享宴高會陸機文賦詩緣情而綺靡晉書武帝左貴嬪諱芬思之妹也少好學善綴文名亞於思常作菊花頌曰英英麗質稟氣靈和春茂翠葉秋耀金華及帝女萬年公主薨帝痛悼不已詔芬為誄其佳麗也如彼其才情也如此既而

椒房宛轉漢官儀皇后所居殿曰椒房以椒和泥塗壁故名溫暖而香辟除惡氣又取蕃實之義

柘館陰岑漢書班婕妤賦痛陽祿與柘館兮仍襁褓而離災　炯曰三輔黃圖柘觀在上林苑

絳鶴晨嚴江總集為陳六宮謝表鶴籥晨啓

銅蠡一作鋪畫靜未詳按孟子以追蠡漢趙岐注追鐘鈕也鈕磨齧處深矣蠡欲絕之貌也

三星未夕不事懷衾詩嘒彼小星三五在東又抱衾與裯

五日猶賒誰能理曲初學記漢律吏五日得一下沐言休息以洗沐也

樹屏曰枚乘雜詩當戶理清曲　樵曰詩五日為期

優游少託古逸詩孔子去魯歌曰蓋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寂莫多閒漢揚雄傳京師為之語曰惟寂莫自投閣

厭長樂之疎鐘見謝敕賜啓　樵曰三輔黃圖鐘室在長樂中

勞中宮之緩箭見與楊僕射書

輕身無力怯南陽之擣衣庾仲雍荊州記秭歸縣有屈原宅女須廟擣衣石猶存　樹屏曰古詩閨中有一婦擣衣寄遠人

生長深宮笑扶風之織錦臧榮緒晉書竇滔妻蘇氏善屬文苻堅時滔為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為迴文詩寄滔循環宛轉以讀之辭甚悽惋

雖復投壺玉女神異經東王公與玉女投壺鼎而脫悞不接者天為之笑開口流光今電是也

為歡盡於百驍西京雜記郭舍人善投壺以竹為矢激矢令還一矢百餘反謂之為驍

爭博齊姬未詳按晉胡貴嬪傳貴嬪諱芳奮之女也武帝嘗與樗蒱爭矢遂傷上指帝怒曰此固將種也

心賞窮於六箸鮑宏博塞經各投六箸行六棊故用博陸用十二棊六棊白六棊黑所擲骰謂之瓊瓊有五彩色故謂之五塞　樹聲曰國策蘇秦說秦王曰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鬬雞走狗六博閑鞠說文六博局戲也六箸十二棊烏胄所作

無怡神於暇景惟屬意於新詩可得代彼萱蘇微蠲愁疾魏王朗與魏太子書萱草忘憂罪蘇釋勞無以加也

但往世名篇當今巧製分諸麟閣三輔黃圖麒麟閣在未央宮左漢蕭何建以藏秘書

散在鴻都後漢蔡邕傳邕對曰鴻都篇賦之文可且消息　樵曰後漢書光和元年置鴻都門學

不藉篇章無由披覽於是然脂暝寫魏志劉馥傳夜然脂照城外樹提伽經庶人然脂諸侯然蜜天子然漆

弄墨晨書撰錄豔歌凡為十卷曾無參於雅頌亦靡濫於風人涇渭之間若斯而已三秦記涇水出開頭山至高陵縣而入渭與渭水合流三百里清濁不相雜

於是麗以金箱北史齊衡陽王鈞嘗手自細書五經置巾箱中

裝之寶軸隋牛弘集請開獻書表劉裕平姚收其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

三臺妙迹龍伸蠖屈之書漢官儀尚書為中臺謁者為外臺御史為憲臺謂之三臺繫辭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　炯曰宣和書譜皇象字休明廣陵人官至侍中工八分篆草世以書聖稱以比龍蠖蟄啓伸槃腹行

五色花箋河北膠東之紙鄴中記石虎詔書以五色紙著鳳皇口中令銜之飛下端門桓玄偽事詔平准作青赤縹綠桃花紙使極精令速作之

高樓紅粉古詩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嫵嫵紅粉妝纖纖出素手

仍定魯魚之文抱朴子書字之譌有寫魯為魚寫帝為虎

辟惡生香魚豢典略芸臺香辟紙魚蠹故藏書臺稱芸臺

聊防羽陵之蠹穆天子傳仲秋甲戌天子東遊次雀梁因蠹書於羽陵

靈飛

六甲高擅玉函漢武內傳帝受西王母真形六甲靈飛十二事帝盛以黃金几封以白玉函

鴻烈仙方長推丹枕博物志劉德治淮南王獄得枕中鴻寶祕書及子向咸而奇之信黃白之術可成謂神仙之道可致按鴻烈解今淮南子是

至如青牛帳裏錄異傳武都郡立大特祠是大梓牛神也今俗畫青牛障是

餘曲未終朱鳥窗前博物志王母降於九華殿王母索七桃以五枚與帝母食二枚時東方朔竊從殿南廂朱鳥牖中窺母母謂帝曰此窺牖小兒常三來盜我桃

新妝已竟方當開茲縹帙後漢楊厚傳厚祖父春誡子統曰吾綈袠中有先祖所傳祕記為漢家用爾其脩之晉中經簿盛書用皁縹囊布裹書函中皆有香囊

散此縚繩劉向別錄孫子書以殺青簡編以縹絲繩

永對玩於書帷漢董仲舒傳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

長循環於纖手豈如鄧學春秋儒者之功難習未詳按後漢書明德馬皇后好讀春秋

寶傳黃老金丹之術不成漢書竇皇后景帝母也好黃帝老子之言帝及諸竇不得不讀老子皆遵其術晉灼曰道家言治丹砂令變化可鑄為黃金

固勝西蜀豪家託情窮於魯殿尚瑗曰蜀志劉琰為車騎將軍車服飲食號為侈靡侍婢數十能為聲樂悉教誦讀魯靈光殿賦

東儲甲觀流詠止於洞簫漢成帝記元帝在太子宮生甲觀畫堂為世嫡皇孫樹本曰漢王褒傳元帝為太子嘉褒所為洞簫頌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之

孌彼諸姬詩孌彼諸姬聊與之謀

聊同棄日晉陶潛戒子書見賢思齊不宜忽略以棄日也

猗與彤管詩靜女其孌貽我彤管

麗以香奩

碑

司空徐州刺史侯安都德政碑

巖巖天柱大矣周山之峯見與陳司空書桓桓地軸壯哉崑崙之阜博物志崑崙山北地轉下三千六百里有八玄幽都方二十萬里地下有四柱四柱廣十萬里地有三千六百軸犬牙相舉

三光懸而不墜見勸進表九土鎮以無疆張衡思玄賦思九土之殊風

承乾合德之君則天體元之后所以並咨四鎮爾雅典帝曰咨四岳

咸建五臣見論語

業配蒼祇爾雅春為蒼天楊泉物理論地者其神曰祇

功成寓縣北宮曰謝朓詩霸功興寓縣

至於流名雅頌著美

風詩年代悠然寂寥無紀其能繼茲歌詠者司空侯使君乎自文昭武穆見勸進表

胙土開家左傳象仲曰胙之土而命之氏易開國承家

濮水盛其衣簪滎波分其緒秩衛康叔世家周公旦以成王命封康叔為衛君居河淇間故殷墟夷王命衛為侯嗣君五年更貶號曰君獨有濮陽朝於魏魏世家安邑近秦於是徙治大梁無忌謂魏王曰決滎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亡

仁義之道夷門美於大梁信陵君傳魏有隱士曰侯嬴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脩身潔行數十年決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

儒雅之風司徒重於強漢後漢侯霸傳霸明習故事收錄遺文每春下寬大之詔奉四時之令皆霸所建也建武中為大司徒

自通人許劭託命於江湖後漢

書許劭有高名好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或勸之仕對曰方今小人道長王室將亂我欲避地淮海以全老幼乃南到廣陵徐州刺史陶謙禮之甚厚劭不自安復投揚州刺史劉繇及孫策平吳劭與繇南奔豫章而卒

高士袁忠寄身於交越後漢書袁忠閎弟也初平中為沛相及天下大亂棄官客會稽上虞後孫策破會稽忠復浮海南投交阯

俱違建安之難後漢書獻帝興平二年三月李傕脅帝幸其營焚宮室郭汜攻李傕矢及御前明年正月改元建安

獨處衡山之陽盛弘之荊州記衡山者五岳之南岳也至於軒轅乃以灊霍之山為其副焉本傳安都字成師始興曲江人也為郡著姓

祖天資秀傑世載雄豪卓富擬於公侯史記貨殖傳秦破趙遷卓氏之蜀即鐵山鼓鑄運籌算傾滇蜀之民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

班佃必於旌鼓漢書班壹避地於樓煩致馬牛羊數千羣以財雄邊出入戈獵旌旗鼓吹年百餘歲以壽終

父光祿大夫南史本傳父捍少仕州郡以忠謹稱安都貴為光祿大夫始興內史

邑里開通德之門後漢鄭玄傳國相孔融深敬於玄告高密縣為玄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通德門

州鄉無抗禮之客漢竇嬰傳每朝議大事列侯莫敢與亢禮

自茫茫禹迹左傳虞人之箴曰茫茫禹跡畫為九州

赫赫宗周見詩

家滅驪戎國亡夷羿見與王僧辯書

我高祖武皇帝迎河圖於浪泊見為陳武帝書

括地象於炎州楚辭嘉南州之炎德按括地志書名也曰河圖括地象緯書名也見後漢曹褒傳

南興涿鹿鍔之師北問共工之罪五帝本記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又舜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

天生宰輔堯年致白虎之祥帝王世紀扶始以李秋下旬夢白帝遣馬祖而升丘見白虎其上有感已而生皐陶於曲阜

神賜英賢殷帝感蒼龍之傑天官書東宮蒼龍有尾箕星莊子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公亦觀時佇聖嘯咤風雲跪開黃石之書見諫罷道書

高詠玄池之野穆天子傳天子西征至於玄池天子三日休於玄池之上乃奏廣樂而歸是曰樂池

沈吟梁甫自比管仲之才見與王僧辯書

惆悵莘郊久負伊生之歎見與宗室書南史安都工隸書能鼓琴涉獵書傳為五言詩頗清靡

自羯虜侵華羣蠻縱軼後皐桂部之地陳書武帝紀高州刺史李遷仕據大皐又大寶元年帝發始興次大庾嶺大破路養軍

四戰五達之郊韓世家樂間曰趙四戰之國其民習兵不可伐詳與宗室書

郡境賢豪將謀禦難長者僉論推公主盟義士雄民星羅霧集張協賦碁布星羅揚雄封事霧集雨散

公既膺五聘殷本紀伊尹處士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

方啓六韜小學紺珠文武龍虎豹犬為六韜

率是驍徒仍開嶺嶠南史本傳從武帝攻蔡路養破李遷仕克平侯景並力戰有功封富川縣子

自大討瀟湘晉漢春秋氏池縣大柳谷口有蒼石立水中其文曰大討曹楚地記巴陵瀟湘之淵在九江之間今岳州巴陵縣即楚之巴陵漢之下雋也南史陳武帝受禪王琳立梁永嘉王蕭莊於郢州

同茲樊鄂樊噲鄂商也見漢書

下軍違命左傳晉侯伐秦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

國之命未有是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上策不宣漢英布傳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負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敗我王師受拘勁盜大陳格於文祖咸秩具神見書率土依風羣靈稟朔公亦忠為令德左傳君子曰忠為令德天纂之謀吳帳斯開漢袁盎傳吳王濞反盎使吳見守從史飲醉西南陬卒乃以刀決帳道從醉卒直出衛門無擁左傳吳人藩衛侯之舍雖復季孫還魯左傳昭公十三年晉人執季孫韓宣子使叔魚歸季孫平子先歸惠伯待禮隨武濟河見與王僧辯書國慶民安相儔匪若即授使持節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通考凡前代帝王所都皆曰尹注南朝曰丹陽尹昔光武不尤於馮異穆公深禮於孟明終報王官之師遂舉咸陽之地後漢書馮異收散卒設伏與赤眉戰大敗之於崤底降璽書勞異曰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赤眉降異威行關中左傳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斯乃聖主之宏略而名臣之遠圖者焉本傳安都與周文育西討王琳文育亦自豫章至時兩將俱行不相統攝因部下交爭稍不平王琳至弇口安都乃悉衆往沌口以禦之合戰安都等敗與周文育徐敬成並為琳囚總以一長鎖繫之置於艑下令宦者王子晉掌視之安都等許賂子晉乃還都自劾詔並赦之復其官爵尋為丹陽尹後王琳入齊安都討琳餘黨所向皆下皇帝以陶唐啓國致玉

版於河宗帝王世紀堯帥諸侯羣臣沈璧於洛河受圖書穆天子傳天子授河宗璧河宗伯天受璧西向沈璧於河再拜稽首顓頊承家佐金天於江水帝王世紀少昊金天氏降居江水顓頊生十年而佐少昊二十而登帝位經綸草昧定鼎之業居多左傳王孫滿曰成王定鼎於郟鄏締構權輿斷鼇之功相半見與楊僕射書樹聲曰陳文帝紀武帝之討王僧辯也先召帝與謀時僧辯壻杜龕據吳興武帝密令帝還長城立柵備之龕遣將杜泰掩至帝部分益明及武帝遣周文育討龕帝遣將軍劉澄蔣元舉攻下龕周文育侯安都敗於沌口武帝詔帝入總軍政尋命率兵城南皖固以英聲馳於海外信義感於寰中主器攸歸繫辭主器者莫若長子當璧斯在見勸進表公於是抗表長信漢霍光傳衛太子孫號皇曾孫在民間咸稱述焉光與丞相敞等上奏皇太后詔曰可是為孝宣皇帝詳謝賚賜啓清宮未央漢文帝紀使太僕嬰東牟侯興居先清宮奉天子法駕迎代邸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宮從億兆以歸心引公卿而定策馳輕軒於軨轞見與王太尉書奉侍駕於中都七廟之基於焉永固書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邦之本由此克寧書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本傳太后以衡陽王故未肯下令安都按劒上殿白太后出璽又手解文帝髮推就喪次仍別奉中旨迎衡陽獻王昌中流而殺之乃復進公司空南徐州刺史於是鎮之以清靜漢曹參傳載其清靜民以寧壹安之以惠和後漢左雄傳疏曰守相長吏惠和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望杏敦

耕月令杏花生種百穀瞻蒲勸穡呂氏春秋冬至五旬七日菖始生菖者草之先者也於是始耕室歌千耦詩十千維耦家喜萬鍾見孟子陌上成陰樂府趙有陌上桑桑中可詠詩期我乎桑中春鵙始囀說文黃鸝倉庚也鳴即蠶生必具籠筐晉儀禮志皇后親蠶公主及諸命婦皆步搖衣青各載筐鈎從蠶秋蟀載吟月令注引俚諺蜻蛉鳴衣裘成蟋蟀鳴嬾婦驚競鳴機杼或肅拜靈祀晏子齊大旱公名羣臣問以祠靈山躬瞻舞雩周官司巫若國大旱則率巫而舞雩去駕擁於風塵還旌阻於飄沐京坻歲積非勞楚堰之泉詩如坻如京一統志芍陂在鳳陽府即安豐塘也乃楚相孫叔敖所築倉廩年豐無用秦渠之水漢漢洫志韓欲疲秦使鄭國說秦令鑿涇水秦覺之國曰臣為韓延數歲之命為秦建萬世之功遂成之名鄭國渠雖復東過小縣夏雨逐其輕輪後漢書百里嵩為徐州刺史境內旱嵩行部車所經甘雨輒降南渡滄江秋濤弭其張蓋枚乘七發將以八月之望觀濤乎廣陵之曲江波湧而濤起其始起也洪淋淋馬若白鷺之下翔其少進也浩浩溰溰如素車白馬帷蓋之張固不得同年而語矣若夫聽采民訟昏曉必通召引軒檽躬親辯決立受符於前案未詳按漢酷吏傳左馮翊缺上欲徵嚴延年符已發為其名酷復止無留諾於後曹比堂書鈔魏孟康為弘農大守事無留諾樹穀曰漢蕭育傳育為茂陵令扶風名諸後曹以職事對育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諸曹也接務高城之中非異甘棠之下燕世家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欣欣美俗濟濟都廛以賈琮郭賀之風後漢書冀州刺史賈琮舊制傳車驂駕垂赤帷裳琮曰刺史當廣視遠聽糾察美惡豈可垂帷裳以自蔽乎命御者搴之郡縣聞風震悚又荊州刺史郭賀多異政明帝賜以三公冕旒敕行部去襜帷露冕使百姓見其容服行建武永平之化范蔚宗明帝紀論後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於是州民散騎常侍王瑒等南史王瑒字子瑛梁元帝時位太子中庶子陳武帝入輔以為司徒左長史拜表宮闕請揚茲美化樹彼高碑民欲天從語見書允膺絲誥銘曰

鬱鬱三象茫茫九州見上綿天滲漉司馬相如封禪文茲液滲漉浹地虔劉赫矣高祖爰清國讎元勳佐命力牧封侯帝王世紀黃帝得風后於海隅登以為相得力牧於大澤進以為將本傳武帝謀襲王僧辯惟與安都定計徐嗣徽任約等引齊寇至安都屢破之以功進爵為侯亦既旋歸拜家有暉宮亭蠡浦舊翅高飛本傳復其官爵出為南豫州刺史攻王琳將曹慶常愛衆安都自宮亭湖出松門躡愛衆後破之餘衆悉平　炯曰荊州記宮亭湖即彭蠡澤也謂之彭澤湖一名匯澤電卷勁寇風行國威綏我皇纂武攀號東序顧命東序西嚮謁渭同周齊世家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迎門惟呂書顧命成王崩俾爰

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到於南門之外本傳還軍至南皖而武帝崩安都隨文帝還朝乃與羣臣議翼奉文帝流矢為暴天官書項羽拔鉅鹿枉矢西流欃槍斯舉爾雅彗星為欃槍懍懍蒼黎老子聖人在上天下懍懍為天下渾其心注懍懍常恐懼也危危刀俎見與楊僕射書自我徂征妖氛克平爰驅犬彘實翦長鯨見勸進表北震巢浦南俘灌城侯瑱傳以瑱為都督侯安都等並隸焉王琳引合肥漢湖之衆舳艫相次而下合戰琳軍少却本傳留異擁據東陽安都躬自接戰為流矢所中血流至踝乘輿麾軍屬夏潦水漲安都引船入堰樓艦與異城等異奔晉安虜其妻子振旅而歸仍還本鎮吏人表請立碑詔許之青羌卷介赤狄回兵見勸進表蹈舞難喻歌謠靡宣班固東都賦下舞上歌蹈德詠仁曰我黎庶俱祈上玄揚雄甘泉賦惟漢十世將郊上玄山移兩越見與王僧智書海變三田見與楊僕射書公為上相復倍斯年

廣州刺史歐陽頠德政碑

弱水導其洪源軒臺表其增殖山海經昆侖之邱有弱水之川環之又西王母之山有軒轅臺懿哉少府師儲皇於二京漢儒林傳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至曾孫高子陽為博士高孫地餘長賓以太子中庶子授太子後為博士論石渠元帝即位地餘侍中貴幸至少府地理志千乘郡屬青州盛矣司徒傳儒宗於九世後漢歐陽歙傳歙字正思樂安千乘人也自歐陽生傳伏生尚書至歙八世皆為博士學為儒宗世祖即位為河南尹建武六年拜揚州牧八年徵為大司徒廣陵邕邕族擅江右未詳渤海赫赫名重洛陽晉書歐陽建字堅石世為冀方右族擅名北州時人為之語曰渤海赫赫歐陽堅石歷山陽令尚書郎馮翊太守衡山誕其高德湘水降其清輝千仞孤標晉書裴頠火南方柳星也曰和嶠森森如千丈松萬頃無度後漢郭泰傳泰曰叔度汪汪若千萬頃陂澄之不清混之不濁若夫岳鎮龍蟠周官荊山之鎮山曰衡山詳勸進表星懸鶉火左傳味為鶉火注鶉火星懸焉危危刀俎見與楊僕射書年當小學曲禮人生十年曰幼學志冠成童內則成童舞象因孝為心欲仁成體本傳顧字靖世長沙臨湘人也為郡豪族少質直有思理以言行著於嶺表屯騎府君早棄榮祿易簀之日檀弓曾子寢疾病元起易簀幾將毀終禮記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不杖之言喪服小記庶子不以杖即位深非通制遺貲巨萬富擬猗頓漢貨殖傳猗頓用鹽鹽起與王者埒富裁變槐榆並賑宗戚南次大麓舜典納于大麓注麓山足也北眺清湘得性於橘洲之間寰宇記橘洲在長沙縣西南四里江中時有大水洲渚皆沒此洲獨存湘中記諺曰昭潭無底橘洲浮披書於杏壇之上莊子漁父篇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三冬文史見讓左僕射表五經縱橫見與宗室書頻致嘉招確乎難拔本傳父喪哀毀甚至家產累積悉讓諸兄廬於麓山寺傍專精習業博通經史既而帝啓黃樞神亡赤伏見讓表天地崩霣山冢沸騰詩百川沸騰山冢崒崩羣

悍酋豪更為禍亂朝披羽檄漢書高祖曰吾以羽檄名天下夜照爟烽晉天文志軒轅西四星曰爟爟者烽火之神也浴鐵蔽於山原晉建武故事王敦死祕不發喪賊皆重鎧浴鐵擬金駭於樓堞司馬相如子虛賦擬金鼓吹鳴籟公疲兵屢出獨據胡牀曹瞞傳操與馬超戰超等掩至操恚猶坐胡牀未起勍賊重圍尚憑書几九州春秋孔融為北海太守為袁譚所攻流矢雨集融凭几安坐揚灰既散論衡楊璇為零陵太守時桂陽賊起璇乃置馬車數十乘以囊盛石灰於車上及會戰從風揚灰向賊遂大破之駕棒將揮抱朴子吳遣將軍討山賊賊中有善禁者每交戰官軍刀刃皆不得拔將軍乃多作勁木白棓擊之禁不得行因而克賊咸克凶渠以保衡服本傳梁左衛將軍蘭欽少與顧善故顧常隨欽

征討南征夷獠禽陳文徹所獲不可勝計獻大銅鼓累代所無顧預其功時湘衡界五十餘洞不賓敕衡州刺史韋粲討之粲委顧為都督悉皆平殄常以二主蒙塵見荅王太尉書三光掩曜班固典引經緯乾坤出入三光注三光日月星也出入逾於嘗膽吳越春秋越王念復吳仇愁心苦志懸膽於戶出入嘗之殷憂獨其撫心漢酷吏傳大將軍光因舉手自撫心曰使我至令病悸不治第宅深符去病漢霍去病傳上為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無以家為也志梟羣醜彌同越石晉書劉琨字越石與親故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自禹圭既錫見勸進表堯玉已傳帝王世紀堯賜舜以昭華之玉物變謠風移笙管商周之際孤竹尚其哀歌伯夷傳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曹劉之間蘇子猶其狂哭魏蘇則傳則字文師扶風武功人也則及臨菑侯植聞魏氏代漢皆發服悲哭本傳侯景構逆築自解還都征景以顧監衡州及陳武帝入援都顧乃深自結託還顧為始興內史元帝承制以始興郡為東衡州以顧為刺史況番禺連帥實謂宗枝迷我天機目窺梁鼎以公威名本重逼統前軍乾數難違剥象終悔高祖永言惟舊彌念奇功即訓皇家深宏朝紀檻車才至見移文輿櫬已焚左傳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商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祝史妖於夷吾左傳晉侯改葬共太子秋狐突適下

國遇太子太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毋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之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於韓壇場延於井伯左傳晉執虞公及井伯以媵秦穆姬本傳蕭勃在廣州顧委質於勃及勃度嶺出南康以顧為前軍都督周文育破會之送於武帝釋而禮之綢繆安樂造次訏謀爰珥豐貂允光金蟪漢官云秦置散騎又置中常侍漢因之皆銀璫附蟬為文貂尾為飾謂之貂璫殤帝改施金璫但八桂之上山海經桂林有八樹在番禺東蠻夷不賓九疑之陽山海經南方蒼梧之丘蒼梧之川其中有九疑山在長沙零陵界兵凶歲積以公昔在衡皐深留夙愛仁

恩可以懷猛獸後漢童恢傳恢琅邪姑幕人少仕州郡為吏民常為虎害乃捕二虎恢咒虎曰若殺人者當垂頭伏罪自知非者當號呼稱寃一虎低頭閉目即時殺之一虎視恢鳴吼即時解釋吏人為之歌頌威名可以懼啼兒南史劉胡傳胡為越騎校尉蠻畏之小兒啼語云胡來即止乃授持節散騎常侍本傳不載衡州刺史本傳蕭勃充後嶺南亂頗有聲南土且與武帝有舊乃授安南將軍衡州刺史封始興縣侯我皇帝從唐侯以膺國見勸進表屈啟筮而承家漢文帝紀高后崩大臣遂使人迎代王代王卜之占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啓以光一恭寶祚開定江沔三改璇衡苞羅湘峽昔中宗屈申於處仲晉書王敦字處仲元帝永昌元年三月敦據石頭擁兵不朝帝遣使謂敦曰公若不忘本朝於此息兵則天下尚可共安如其不然朕當歸琅邪以避賢路按元帝廟號中宗高祖遺恨於平城見玉臺新詠序漢武承基方通沙塞漢衛青傳大將軍青凡七出擊匈奴晉明紹運裁平姑孰晉書明帝太寧元年四月敦謀篡位自武昌移鎮姑孰二年六月加司徒王導大都督揚州刺史督諸軍討敦敦復反秋七月至江寧帝親征破之敦死衆潰方其盛業綽有光前踐祚之初進公位征南將軍本傳文帝即位進號廣州刺史又都督東衡州本傳作交廣等隋書揚州南海郡始興縣注齊曰正階梁改名焉又置安遠郡置東衡州二十本傳作十九州諸軍事宜公乃務是民天漢書鄙食其曰民以食為天敦其分地火耕水耨貨殖傳楚越之地地廣人稀飯稻羹魚或

火耕而水耨彌亘原野盜賊皆偃工賈競臻鬻米商鹽盈衢滿肆新垣既築外戶無扃禮運故外戶而不閉脂脯豪家鐘鼎為樂見與王僧辯書揚袪灑汗振雨流風蘇秦傳臨菑之塗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市有千金之租漢高五王傳主父偃言齊臨菑十萬戶市租千金田多萬箱之詠詩乃求萬斯箱僧釋慧羨等來朝絳闕備啟丹誠乞於大路康莊式刊豐琰庶樊卿寶鼎復述台司之功後漢竇憲傳南單于於漢北遣憲古鼎其傍銘曰仲山甫鼎潛夫論仲山甫姓樊謚穆仲封於南陽羊叟高碑更紀征南之德晉書加羊祜征南大將軍詳與李那書於是跪開黃素揚雄答劉歆書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街卒會者常把三寸弱翰齎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爰登紫泥西京雜記漢以武都紫泥為璽室鑒此誠祈皆如所奏乃詔庸臣為其銘曰

赫赫宗陳桓桓鼎臣千乘建學五典攸因書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盛德斯遠公門日新崇高維岳貺甫生申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去衡移廣遷征自鎮攸攸銅畧疑作界見與章司空書藐藐金鄰左思吳都賦金鄰象郡之渠注夫南之外有金鄰國去夫南可二千餘里土地出銀莫遠非督無思不賓三江靡浪見移文五嶺奚塵見與章司空書式歌式舞詩雖無德與汝式歌且舞仁哉至仁公其饗福於萬斯春

晉陵太守王勵本傳作勸德政碑樹屏曰本傳勸字公齊侯景之亂奔江陵歷位晉陵太守時兵饑之後郡中凋弊勸為政清簡吏人便安之大建元年累遷尚書右僕射時東境大水以勸為晉陵太守在郡甚有威惠郡人表請立碑頌勸政德詔許之

若夫睢陵世傳已詳載德之華徐州先賢亦著清風之美偉哉文獻光啓中興晉書王祥傳祥字休徵琅邪臨沂人漢諫議大夫吉之後也歷官司空轉太尉加侍中五等建封睢陵侯邑一千六百戶祥弟覽子裁裁子導字茂弘元帝過江導歷位至丞相輔相三世及薨詔喪葬參用天子之禮謚曰文獻樹聲曰國語祭公謀父曰我先王不窋奕世載德吳

世標曰後漢王良傳良字仲子東海蘭陵人也王莽時不仕建武三年徵拜諫議大夫六年代宣秉為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范曄論當世咨其清人君高其節隋地理志東海郡屬徐州琅邪郡屬徐州郭苾表其深源見為貞陽侯書何籌懿其遠慶後漢何敞傳敞六世祖比干為汝陰縣獄吏決曹掾平活數千人有老嫗謂曰公有陰德今天錫君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懷中符策凡九百九十枚子孫佩印綬者當此筭豈惟桓氏之鳴玉范曄論桓氏自榮至典父子兄弟代為帝師國語趙簡子鳴玉以相張家之珥貂漢書張安世子孫相繼為侍中中常侍諸曹散騎列校尉者凡十餘人詳歐陽頠碑袁姓之朱衣後漢袁安傳安道逢二書生指一處云葬此地當世為上公故累世隆盛楊宗之華轂漢楊惲傳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又有佽飛遮列漢百官公卿表佽飛掌弋射有九丞兩尉班弓夾門後漢班超傳悉持弓弩夾門而伏濯龍俯望後漢馬皇后紀大后詔曰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百官志有濯龍監一人緹騎盈道漢官曰執金吾緹騎二百人環濟要略司隸出從緹騎奕世如此何其盛哉南史勸祖份累遷尚書左僕射父琳位司徒左長史兄銓衛尉卿錫累遷吏部郎中僉太子中庶子通尚書右僕射弟質歷位侍中固遷潯陽太守君以藍田美玉三秦記藍田出美玉吳志諸葛恪少有才名孫權奇之曰藍田美玉真不虛也大海明珠曹植贈丁翼詩大國多良材譬海出明珠灼灼美其聲闕英英照其符彩手神雅澹識量寬和既有崔琰之鬚眉魏書崔琰聲資高暢眉目疎朗鬚長四尺甚有威重朝士

瞻望太祖亦敬重焉非無鄭玄之腰帶後漢書鄭玄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爛爛若高巖下電騷騷若長松裏風世說裴令公目王安豐眼爛爛如巖下電世目李元禮謖謖如勁松下風勢利無擾於胸襟行藏不槩於懷抱家門雍睦孝友為風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見繫辭脫貂救厄情靡矜吝未詳釋馬窮途惟濟危殆後漢廉范傳范遷蜀郡太守坐法免歸鄉里肅宗崩范奔赴敬陵時廬江郡掾嚴麟奉章弔國俱會於路麟乘小車塗深馬死不能自進范見而愍命從騎下馬與之不告而去至於網羅圖籍脂粉藝文學侶挹其精微辭宗稱其妙絕本傳勸美風儀博涉書史恬然清簡未嘗以利欲干懷出為

仁武將軍晉陵太守宋書南徐州刺史領晉陵太守吳時分吳郡無錫以西為毘陵晉東海王越世子名毘永嘉五年帝改為晉陵五雞二彘勤卹有方漢龔遂傳遂為渤海太守使民家養二母彘五母雞問羊知馬鉤鉅兼設漢書趙廣漢為京兆尹善為鉤鉅以得事情鉤鉅者設欲知馬價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價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濟北移樹累政之所未治未詳汝南爭水連年之所無斷汝南先賢傳趙規為安陽令與朗陵黃萌爭水割指一朝明決曾不留滯四民商販咸用殷阜銘曰

康哉寶運美矣良臣渭自澧水源以洛濱公侯世及宰輔相因曰我民秀山川降神風情穆穆孝友恂恂學則經笥後漢邊韶傳韶曰腹便便五經笥文為世珍高風遠矣曠代難倫鼎鉉虛職易鼎玉鉉台階未臻晉書羊祜表曰恩詔拔臣使同台司注台司三公也安知霜霰遽夭松椿莊子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碣石斯表民情既陳徒然下拜何報陽春蔡邕獨斷春為少陽其氣始出生長

丹陽上庸路碑

在天成象咸池屬於五潢在地成形滄海環於四瀆史記天官書西宮咸池曰天五潢注元命包曰咸池主五穀其星五者各有所職樹本曰封禪書四瀆者江淮河濟也國險者固其金湯漢蒯通傳金城湯池不可攻也儲畜者因於轉漕漢宣帝紀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設常平倉以給北邊省轉漕貨財為禮曲禮貧者不以貨財為禮專侯會通厥田為上書禹貢四海會同又徐州厥田惟上中皆資滲漉見侯安都碑大矣哉坎德之為用也木華海賦曠哉坎德易坎為水是以握圖之主財以利民御斗之君因之顯教揚雄長楊賦高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關上哉少昊初命水官未詳左傳剡子曰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遯矣高陽爰重冥職帝王世紀顓頊高陽氏以水事紀官祭法冥勤其官而水死舜為太尉於是九澤載疏禹作司空然後百川咸導河圖曰舜以太尉即位與三公臨河觀黃龍五采負圖出置舜前以黃玉為柙白玉為檢黃金為繩紫芝為泥章曰天皇帝符璽舜典伯禹作司空禹貢冀高山大川又九澤既陂開華山於高掌述征記華山本一山巨靈所開今睹手跡於華岳而脚跡在首陽山下鑿靈沼於周原詩王在靈沼又周原膴膴莫匪創易雲雷屯又天造草昧始翦商湯誥罪人黜服鑄寶鼎於昆吾安能紀勒後漢崔駰傳蔡邕銘論呂尚作周太師其功銘於昆吾之鼎陳鴻鐘於豐岳豈易揄揚漢司馬相如賦撞鴻鐘山

海經豐山有九鍾注霜降則自鳴樹屏曰班固西都賦雍容揄揚斯固名言所絶也及乎膺斯寶運大拯横流晉王尼傳尼常歎曰滄海横流處處不安也屈至道於汾陽勞凝神於姑射莊子至道之極昏昏默默又用志不分乃疑於神詳卷三聖人作樂簫韶備以九成見書益稷喆王盡禮周官總於三代見周禮豈止金門桴竹玉泉記立春之日取宜陽金門山竹為管河内葭草為灰以候陽氣玉尺調鍾世説荀勗善解音聲遂正雅樂阮咸妙賞時謂神解每公會作樂而心謂之不調勗意忌之遂出阮為始平太守後有一田父耕於野得周時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始以校己所治鍾鼓金石絲竹皆覺短一黍於是伏阮神識公帶獻明堂之圖封禪書濟南人公玉帶上黄帝時明堂圖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圜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祠上帝匡衡建后土之議郊祀志匡衡以甘泉泰畤河東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長安願與羣臣議定若斯而已矣天降丹鳥既序孝經干寶搜神記孔子制孝經既成齋戒向北辰而拜乃起白霧摩地赤虹自天而下化為黄玉上有刻字孔子跪受讀之河出應龍乃私周易見勸進表若夫固天將聖垂意藝文五色相宣八音繁會樂記五色成文而不亂注五聲配五行之色屈原九歌云五音紛兮繁會不移漏刻見與楊僕射纔書命口占漢游俠傳陳遵為河南太守名善書吏十人於前治私書謝京師故人遵憑几口占書吏且省官事書數百封親疏各有意河南大驚御紙風飛天章海溢皆紫庭

黄竹之辭蔡邕琴操周成王琴歌鳳皇翔兮紫庭余何德兮感靈穆天子傳王遊黄臺之丘時國中大雪大凍王作黄竹歌三章以哀之晨露卿雲之藻呂氏春秋晨露湯歌也詳勸進表漢之兩帝徒有詠歌漢書高祖有大風歌漢武故事帝作秋風辭魏之三祖空云詩賦沈約謝靈運傳論曹氏基命三祖陳王盛高麗藻以為彭老之教終没愛河昇玄經漂浪愛河流吹欲海儒會之宗方離火宅見與李那書豈知五詩八會之殊文未詳復菴和尚華嚴論贊龍樹菩薩入龍宮看藏得華嚴下本回歸西土傳到此方者乃八十卷經三十九品品分七處九會天上人中之妙典優闍王作佛形像經若生天上天中最勝乃至得作六欲天王於六欲天中尊貴第一雪山羅漢爭造論門傳燈錄雪山五百仙人飛空而至阿難為説法鷲嶺名僧俱傳經藏見與李那書香象之力特所未勝雜寶藏經過去久遠比提醯國王有大香象以香象力推伏迦尸王軍華嚴經現有菩薩名曰香象與其眷屬諸菩薩中三千人俱常在其中而演説法秋兎之毫書而莫盡西京雜記天子筆管以錯寶為跗毛皆以秋兎之毫忠信為寶家語孔子息駕於河梁有懸水三十仞圍流九十里有一丈夫方將厲之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所以能入而復出也禱祈免於白駒漢溝洫志武帝用事萬里沙磧還自臨決河湛白馬玉璧令羣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置決河明德惟馨左傳宮之奇引周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山川含於騂犢見論語至若月離金虎陸機詩望舒離金虎漢書西方金也孔傳昴白虎中

星然西方七宿畢昴之屬俱白虎泥染石牛廣州記州有石牛每旱殺牛以血和泥泥石牛背既畢即雨泥盡方止薈蔚朝興滂沱晚注詩薈兮蔚兮南山朝濟又月離于畢俾滂沱矣而清蹕纔動見勸進表纖蘿不搖木華海賦輕塵不飛纖蘿不動高閑將臨左傳高其閑閟油雲自闕西京雜記雨雲曰油雲陽烏銜日寧懼虎賁之弓廣雅云日名陽烏淮南子日中有踆烏　樹本曰漢明帝起居注上東巡泰山到滎陽有烏飛鳴乘輿上虎賁王吉射之中而祝曰烏鳴啞啞引弓射之洞左腋陛下壽萬萬臣為二千石賜錢二百萬飛雨彌天無待期門之蓋漢外戚傳上官桀少時為羽林期門郎從武帝上甘泉桀奉蓋雖風常屬車雨下蓋軋御震維舉德易震為長子　丈炳曰左傳王子朝告諸侯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非曰尚年見表後啓若發居酆檀弓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注伯邑考文王長子發武王名猶莊在漢後漢書東海恭王彊建武二年立為皇太子十七年而母郭后廢遂讓位於顯宗顯宗明皇帝諱莊光武第四子也母陰皇后按昭明太子早卒簡文帝乃高祖第三子也故云濤如白馬既礙廣陵之江見侯安都碑山曰金牛孰辨梅湖之路初學記武原淪陷為當湖又有梅湖趙曄吳越春秋海鹽縣淪為招湖徙居武原鄉故越地也　世標曰劉道真錢塘記明聖湖在縣南父老相傳湖中有金牛專州典郡青鳧赤馬之舟魏王粲海賦乘圉桂之舟晨鳧之舸吳志太傅諸葛恪制為鴨頭船詳與王太尉書皇子天孫鳴鳳飛龍之乘陶季直京邦記宋武帝度六合龍舟翔鳳以下三千四十五艘晉宮閣記天泉池有飛龍舟莫不欣斯利涉易利涉大川玩此修渠乍擁楫而長歌列女傳趙簡子南擊楚津吏醉不能渡將殺之津吏女娟持楫而前中流奏河激之歌簡子立為夫人乃摐金而鳴籟見歐陽頗碑斯曠世之奇功無疆之鴻烈者也銘曰

后王降德於衆兆民高文象緯晉張華傳妙達象緯妙義幾神業冠遷夏見為陳武帝書功踰入秦漢高祖紀楚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沛公攻武關入秦時惟大畜象及同人見易慧雨方霤禪枝獨春西域傳羅婆路山北巖泉是佛受山神飯已漱口嚼楊枝因生今為茂林寺號楊枝帝德惟厚書大禹謨益曰都帝德廣運皇恩甚深覩乎禹迹見侯安都碑見我堯心

孝義寺碑

臣聞道階八地猶見后妃淨土論二淨穢土謂淨多穢少即八地已上百緣經佛告比邱此賢劫中波羅奈國梵摩達王正法治化惟無子息禱祀諸神求索有子困不能得時王國中有一池水生一蓮華其華臺中有一童子結跏趺坐王及后妃見甚歡喜即抱還宮養育漸大隨其行處蓮華承足因香立字名梅檀香後悟非常成辟支佛身升虛空作十八變願生千佛無非賢聖雜寶藏經波羅奈國中有山名曰仙山有梵志在彼山住大小便利於石上有雌鹿來舐即便有身生一女子梵豫國王立為第二夫人後時有身便生千葉蓮華時大夫人取千葉蓮華盛著藍裏擲於河中時烏耆延王接取見千

葉蓮華葉葉有一小兒長大各有大力千子即時將諸軍衆降服諸國次到梵豫第二夫人却之以五百子與親父母以五百子養父母時二國王分閻浮提各畜五百子佛言欲知彼時千子者賢劫千佛是也以誓願力常生賢聖汲引之義雖同隨機之感非一至如嬀汭有禮皇源所以前興堯典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周女斯歸陳宗所以流慶左傳虞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大矣神基帝系淑聖重光者也慈訓太后陳后妃傳武宣章皇后諱要兒吳興烏程人本姓鈕父景明為章氏所養因改姓焉武帝先娶同郡錢仲方女早卒後乃聘后永定元年立為皇后武帝崩后與中書舍人蔡景歷定計名文帝及即位尊后為皇太后宮曰慈訓德佐初九道暉上六周易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又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居天上天中之極見丹陽碑處太任太姒之尊詩思齊太任文王之母又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蘋藻之化斯深葛覃之風彌遠詩于以采蘩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詩葛覃于中谷皇帝膺茲上聖契彼援神後漢翟酺傳注援神契鉤命決皆孝經緯篇名也愛敬在乎一人德教刑於四海是以明星皎皎流半月之光孫氏瑞應圖景星者天精也狀如半月生於晦明助月為明王者不私人則見甘露團團灑如餳之味晉書甘露者仁澤也其凝如脂其美如飴嘉禾自秀孝經援神契德下至地則嘉禾生浪井恒清瑞應圖浪井不鑿自成王者清淨則仙人主之天降徵祥日聞書府左傳女叔侯曰史不絕書府無虛月自大明紹運周易順而麗乎大明神武膺期繫辭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至道旁通無思不格戊巳校尉西關玉門漢書元帝初元時置戊巳校尉屯田車師故地後漢班超傳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注玉門關在敦煌郡今沙州伏波將軍南表銅柱見歐陽顏碑方使三千世界百億須彌長阿含起世經等云四洲地心即是須彌山山外別有八山圍如須彌山下大海深八萬四千由旬其邊八山大海初廣八千由旬中有八功德水如是漸小至第七山下廣一千二百五十由旬其海鹹海廣於無際海外有山即是大鐵圍山四周圍輪并一日月晝夜回轉照四天下名為一國土即以此為量漸至滿千鐵圍繞訖名一小千復至一千鐵圍繞訖名為中千世界即數中千所統之處名為三千大千世界號為娑婆世界同望飛輪轉法輪經佛在鹿野樹下時空中有自然法輪飛來當佛前而轉共稟玄德舜典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天嘉三年正月二十一日詔旨陳文帝紀世祖文皇帝諱蒨字子華始興昭烈王之長子也武帝甚愛之永定三年六月丙午武帝崩皇后稱遺詔徵文帝入纂皇統改元天嘉仰惟聖德方被兆民乃敕有司改東成里為孝義里昔岱山徙號重華著其受終舜典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德水移名秦人表其嘉運史記秦始王本紀始皇并天下更名河曰德水以為水德之始豈若盡在輿地書茲

里門仰述天經孝經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光臨父母繫辭无有師保如臨父母臣陵稽首周禮大祝辨九拜一曰稽首乃作銘曰

願此良因大寶積經樂施於人獲五種名利五能為菩提作上妙因宜資貴親公羊傳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三乘並策見與李那書四梵為賓大悲芬陀利經佛言我於林中三十六年遊四梵處為益衆生故食衆果法苑珠林大洛那力者是第四梵王那羅延力是紺殿安坐梁元帝集善覺寺碑云寶繩交映無慙紫紺之宮白帖佛寺為紺園蓮華養神佛升忉利天為母說法經摩耶夫人兩乳血出猶白蓮華而入如來口中燈前禮佛涅槃經若於佛法供養一香燈乃至獻一華則生不動國地後邊身寶積經昔舍衛城有二十人皆是最後邊身更有怨家二十人奪其命根如來為調伏是四十人故告目連言令此地中出佉違羅刺欲刺我足此刺即長一肘佛言我過去世入大海中持稍刺人得如是報彼時二十怨賊欲害二十人者作是思惟如來法王尚不免報況我等輩即從坐起向佛悔過並濟含識法苑珠林梁武帝捨道文引含識於涅槃咸歸至真法苑珠林故經中來至佛所云南無無所著至真等正覺是名口業稱歎如來德也國家隆盛同享遐慶謹勒豐碑檀弓公室視豐碑陳其舞詠潘尼釋奠頌不知手舞口詠

齊國宗司徒寺碑

無色之外方為化城非想之中猶稱火宅楞嚴經有色無色有想無想若非有色若非無色若非有想若非無想詳與李那書若夫衆生無盡世界無窮

華嚴經一切法界虛空界等世界芬若披蓮闕令尹喜傳眞人遊時各坐蓮華之上一花輒徑十丈遠如散墨法華經假使有人磨以為墨過於東方千國土乃下一點大如微塵又過千國土復下一點如是展轉盡地種墨是諸佛土若算師知其數否善財童子南行未窺華嚴經善財童子問法於五十三參善知識而德雲比邱乃第一也又善財童子歡喜頂禮繞無數匝殷勤瞻仰辭退南行目蓮沙門北遊不見盂蘭盆經目蓮見其亡母在餓鬼中即鉢盛飯往餉其母一刹土皆由業緣觀佛三昧經六日出時此地皆悉煙出從須彌山乃至三千大千刹土及八大地獄靡不燒滅未曾有經罪業因緣相續不絕百緣經以是業緣五百世中受毒龍身萬萬僧祇終非常樂藥王藥上經衆生得聞是五十三佛名者是人於百千萬億阿僧祇劫不墮惡道大集經佛言休息綺語獲十種功德三常樂實事隋書經籍志般涅槃譯言滅度亦言常樂天宮蹇產起世經其天宮城內雕飾受欲其歡樂不可具說楚辭思蹇產而不釋注蹇產詰曲貌猶傾四大之風樹本曰圓覺經此身四大和合毛髮爪齒皮肉筋骨腦髓垢色皆歸於地唾涕膿血涎沫津液痰淚精氣大小便利皆歸於水暖氣歸火動轉歸風四大各離今日妄身當在何處魔殿崔嵬樓炭經在欲色二界中間別有魔宮華嚴經如來即於口中放大光明名無礙無畏映蔽一切諸魔宮殿終懼三災之火長阿含經三災上際云何若火災起時至光音天為際若水災起時至徧淨天為際若風災起時至果實天為際朱樓寶墉輝煥爭華宣律師住持感應傳樹神即將七寶來至尊所以神力故於一念頃即成四墉高五十由旬又造真珠樓觀及白銀臺於此四墉內各造樓觀具八萬四千

炯曰西域志波斯匿王都城東百里大海邊有大塔塔中有小塔高一丈二尺裝衆寶飾之夜中每有光耀如大火聚云佛涅槃百五歲後龍樹菩薩入大海化龍王龍王以此寶塔奉獻龍樹龍樹受已將施此國地造莊飾嚴好過佛在時經百五十年魔天燒滅則當此土

既義暢中土道流遐域顯默同歸華夷俱慕自枕石漱流見諫罷道書始終一槩悟智交養三十餘年春秋八十三古人云道存人亡法師之謂凡我門徒感風徽之緬邈傷諮悟之永滅敢以殘見揚德金石銘曰

九流依真後漢書班固九流百家之言靡不窮究三乘歸佛見與李那書道住絕迹慈還接物白帖如來慈心如彼大雲蔭注世界孰是發蒙易初六發蒙昭我慧日齊王中頭陀寺碑注慧日喻明也攝亂以定本相經年十九踰城出家學道勤行精進禪定闢邪以律齊尚統師傳魏黃初三年曇摩迦羅譯出戒律秦皇雄感蔽理通情王孫偏解遠宛滯生太平御覽蜀本紀曰始皇陵有銀蠶金雀以多奇物故俗云秦皇地市漢書揚王孫學黃老之術厚自奉養生無所不致及終令其子曰吾欲裸葬以反吾真必無易吾意班固贊曰觀揚王孫之志賢於秦台皇遠矣夫子之悟萬劫獨明寒暑遞易悲欣皐壤家語孔子出聞哭聲至皐魚也曰吾有三哭少而遊學以後吾親一高尚吾志聞吾事君二與友厚而小絕之三立槁而死檀弓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槨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

託於音也歌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　炯曰莊子山林與皐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秋蓬四轉春鴻五響孤松獨秀德音長往節有推遷情無遺想

長干寺衆食碑

昔炎皇肇訓繫辭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稷正脩官舜典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信矣民天之言見歐陽頗碑誠哉國寶之義范子計然曰五穀者國之重寶自非道登正覺本願經佛告阿難我以十事致最正覺安住於大般涅槃華嚴經乃至最後涅槃分布其身起廟塔心經注梵語涅槃此云無為行

在真空觀佛三昧經過去久遠有佛出世號曰空王炯曰海錄碎事如決藏中性火真空性空真火深入於無為般若見罷諫道書則菩薩應化咸同色身婆沙論佛在世時色身受用裝法師傳婆毗吠伽論師於觀自在菩薩立志祈請待見於是觀自在乃為現色身立世阿毗曇論閻浮提衆生色身種種不同諸佛淨土皆為摶食法華論無煩惱衆生住處名為淨土毗婆沙論若以一摶之食起殷淨心奉於僧衆於當來世決定不逢饑饉災起證常住者爰乞乳糜涅槃經有人聞常住二字是人生生不墮惡道女以金鉢盛牛乳糜支僧載外國事佛在貝多樹下坐滿六年長者上佛佛於水邊嗽糜補尊位者猶假香飯見罷諫道書亦有三心未滅菩薩善戒經菩薩心有上中下七反餘生觀佛三昧經金翅鳥王名曰正音日

食一龍王及五百小龍經八千歲死相既現諸龍吐毒不能得食從金剛山直下從大水際至風輪際為風所吹還上金剛如是七返然後命終

應會天宮法苑珠林傳云釋迦受食四王奉鉢滅後流行上升兜率彌勒見曰釋迦佛鉢今來至此七日供養還下龍宮

就齋龍海智度論阿羅漢常入龍宮食已以鉢授與沙彌令洗鉢中有殘飯數粒沙彌嗅之大香食之甚美

況復繕居地轉未詳按葬法師西國傳數量之稱謂踰繕那踰繕那者自古聖王一日運行也舊傳一踰繕那四十里矣

咸憩珠鵲高一丈羣飛於湖際銜采不周之粟於環丘之上粟生毬高五丈其粒皎然如玉也

法師常願疑作殊庭漢書上望祀蓬萊之屬幾至殊庭師古曰殊庭蓬萊中仙人庭

固以皆種仙禾並資靈粟者矣曹植社頌靈稼阿那一禾千莖拾遺記員嶠之山名環丘上有方湖千里多大

以智慧火燒煩惱薪華嚴經智慧火令衆生離障礙苦皆得具足文殊問經住家者為煩惱所燒出家者滅煩惱火

普施衆生同餐甘露四分律天帝釋便作是念我今令玉慧燈以此瘡疣者甚非所以當以天甘露灌其身上瘡即平復

況復安居自恣經律異相精舍告成白王遣使請佛安居

願學高年或次第於王城法苑珠林食中有六者一乞食二次第乞食三不作餘食法食四一坐食五一團食亦名節量食六中後不飲漿雜阿含經爾時世尊晨朝著衣持鉢共諸比丘入王舍城乞食

猶棲遑於貧里後漢徐穉傳謂茅容曰為我謝郭林宗何為栖栖不遑寧處維摩詰經憶念我昔於貧里而行乞時

迦留乞麵若用神通十誦律佛在舍衛國時有長老迦留陀夷得阿羅漢道持鉢入城乞食到一婆羅門舍主人不在婦閉門作煎餅迦留陀夷比丘即入禪定起通從外地沒涌出中庭乃以指彈婦即語言縱使眼脫我亦不與而以神力即兩眼脫出復念縱出眼如椀我亦不與即變眼如椀復念縱若倒立我前我亦不與即於前倒立復念縱汝若死我亦不與即入滅受想定心想皆滅無所覺知即語比丘言汝若活者我施與一餅迦留陀夷便出於定婦更刮盆邊得一小麵煎之迦留語言我不須是餅為說妙法即於座上得法眼淨作優婆夷

須提請飯致遺豪貴未詳於是思營衆業勝天王經乃往古世廣脩淨業

願造坊廚涅槃經須達長者七日之內成立大房足三百口禪坊淨處六十三所冬室夏堂各各別異廚坊浴室洗脚之處大小圓廁無不備足

庶使應供之僧皆同自然之食百緣經佛在世時王舍城中有一長者其婦生女名曰善愛後求出家世尊告善愛尼言汝今可設飲食供養佛僧尋取佛鉢擲虛空中百味飲食自然盈滿如是次第取千二百五十比丘鉢所飯亦皆滿都令豐足

升堂濟濟無勞四輩之頻大集經復有比丘晝夜精勤樂脩善法讀誦經典坐禪習慧不捨須臾以是因緣感諸四輩種種供養

高廩峩峩恒有千食之糧詩水經注滱河西南一百七十里有黃沙望黃沙猶若人委千糧於地

其外鐵市銅街晉石苞傳苞為吏到鄴乃販鐵於鄴市中詳與楊僕射書

青樓紫陌魏曹植詩青樓臨大道王粲擬賦倚紫陌而並征

辛家黑白之里未詳

甲第王侯之門後漢書張放傳帝賜甲第

莫不供施相高資儲轉衆沐魄經給二十歲儲資糧

法師善巧方便佛本行經有釋名為善覺其子名羼提提婆堪教太子兵戎法式其所解知一切凡有二十九種善巧妙術又淨飯王復白仙言我意欲

令我子常在云何方便及令幼年勿使舍我

漚合含羅 未詳四分律世尊般涅槃後百歲毗舍離跋闍子比丘行十事乃至十事非法非毗尼非佛所教已皆下舍羅在毗舍離七百阿羅漢集論法毗尼故名七百集法毗尼又感應記祇垣寺殿內簷下有四銀臺兩臺內有毗尼藏黃金為牒白銀為字毗尼律藏是龍王書

教授滋生隨年增長假使桑林不雨 呂氏春秋湯五年不雨乃以身禱於桑林

瓠水揚波 漢書上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河

猶厭稻粱永無飢乏加以五鹽具足 海錄碎事五色鹽出安息國阿訶經一切味不過八種一苦二澀三辛四鹹五淡六甜七酢八不了味

七菜芳軟 荆楚歲時記正月七日為人日以七種菜為羹

麩類天廚 未詳沈約齊尼淨秀行狀於彼天上彼波利麩將還意欲與令法師有人問何意將麩去荅云欲與令法師是人不聽將去 炯曰星經天廚六星在紫微宮東北

果同香樹 旃檀樹經維耶梨國有五百人經歷深山一人臥熟失伴有大梅檀香樹樹神謂窮人言可止留此自相給衣食到春可去窮人還至國中國王病頭痛惟得梅檀香以護病得愈王便令匠臣將窮人往伐取香樹至到樹所使者見樹華果煌煌心不忍伐

羹鼎之大殷王未逢 未詳按劉向說苑湯時大旱使人持九足鼎祝山川而天大雨

麋鑊之深齊都非擬 見移文

昆吾在次皆鳴鷲嶺之鐘 感應記如來成道已至第三十八年於祇洹精舍重閣講堂上佛告文殊師利菩薩汝往戒壇所鳴鐘名十方天龍及比丘諸大菩薩衆等普集祇洹 銳曰大哀經佛在王舍城靈鷲山者古昔諸佛之所遊居如來威神之所建立詳丹陽碑

暘谷初升同洗龍池之鉢 堯典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道宣律師住持感應曰佛告文殊師利我入王舍城受彼國王請我既食訖即命羅睺先將我鉢還於彼龍池洗之

徐孝穆集卷四

謹案卷四第六頁後四行矯出而脫悞不接者刋本無出字據神異經增

第七頁前四行光和元年置鴻都門學刋本光訛元據後漢書改

第十頁前八行傾滇蜀之民刋本傾訛賈據史記改

第十二頁後七行總以一長鎖繫之刋本鎖訛繅據梁書改

第十四頁後三行波湧而濤起刋本波訛江據枚乘七發改

第十七頁後五行休坐于杏壇之上刋本壇訛林據莊子改

第十八頁後一行禽陳文徹刋本徹訛育據陳書改

第二十六頁後一行四面無壁刋本壁訛殿據史記改

第三十三頁後一行般涅槃刋本般訛紅據隋書經籍志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謄録監生臣范　楠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徐孝穆集卷五

詳校官原任編修臣徐立綱

乾隆御覽之寶

徐孝穆集卷五

陳 徐陵 撰

吳江吳兆宜註

碑

東陽雙林寺傅大士碑

夫至人無已屈體申教聖人無名顯用藏迹故維摩詰降同長者之儀維摩經毗耶離城中有長老名維摩詰文殊師利現儒生之像宣律師住持感應傳佛告文殊師利及四天王等教初流行彼汝文殊師利分身變為國王金剛齊菩薩分身為大臣金剛幢菩薩分身為比丘汝等三大士共流通我教提河獻供之旅王城列衆之端見長干寺碑抑號居士師子月佛本生經比丘名蓮華藏多與國王長者居士而為親友時為善宿成實論八戒優婆塞者此言善宿男大經所說智度論有梵志名長爪言十八種大經盡欲讀之常轉法輪釋道安西域志波羅奈斯國佛轉法輪處大品之言皆紹尊位法苑珠林晉周閔家有大品一部以半幅八丈素反覆書之斯則神通應化不可思議者乎法苑珠林諸德釋云世界初成昔古遺迹相似而現並是佛之神力變化所為故五不可思議中一是佛神力也東揚郡烏傷縣雙林寺傅大士者即其縣人也翻釋名義集娑羅樹東西南北四方各雙故曰雙樹方面悉皆一榮

一枯昔巖谿蘊德渭浦呈祥天賜殷宗誕興元相書說命夢帝賚子良弼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景侯佐命樊滕是埒漢書傅寬謚景侯與樊噲夏侯嬰同為高祖功臣介子揚名甘陳為伍漢書傅介子與甘延壽陳湯俱立功西域東京世載西晉重光惟是良家降神攸託若如本生本行或示緣起千佛因緣經梵王言我見辟支佛受持五戒以戒齋法當行十善觀諸緣起按佛有本生本行二經子長子雲自叙元系漢書司馬遷字子長揚雄字子雲俱有自序則云補處菩薩仰嗣釋迦法王真子是號彌勒大悲經佛告阿難我為第四次復彌勒當補我處釋迦譜善慧菩薩功行滿足位登十地生兜率天一生補處名聖善白為諸天師瑜伽論若諸國王任持正法名為法王佛在金棺敬福經若受約敕是佛真子賢愚經婆羅門家生一男兒字曰彌勒法苑珠林西云釋迦此云能仁西云彌勒此云慈氏雖三會濟濟華林之道未孚賢愚經彌勒出家學道成最正覺三會說法得蒙度者悉我遺法種福衆生皆得在彼三會之中須曰挺此四人姿映蔚華林園千尺巖巖儴佉之化猶遠彌勒下生經身長千尺圓光二十丈真諦師傳彌勒佛出世時須達為儴佉國大臣名須達多此園地還廣一由旬純以七寶徧滿布地奉施如來起為住處注梵語儴佉此云貝但分身世界濟度羣生雜寶經佛法寬廣濟度無涯機有殊源應無恒質自序因緣大宗如此按停水經云觀世音菩薩有五百身在此閻浮提地長阿含經南方天王名毗瑠璃此云增長主領鳩槃茶及薜荔神將護閻浮提人示同凡品教化衆生彌勒菩薩亦有五百身在閻浮提種種示現利益衆生故其本迹難得而詳言者也爾其烝烝大孝肅肅惟恭厥行以禮教為宗其言以忠信為本加以風神爽朗氣調清高流化親朋善和紛諍維摩經善和諍訟言必饒益豈惟更盈毀璧未詳宜僚下丸而已哉莊子徐無鬼篇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釋至如王戎吏部晉書王戎襲父爵辟相國掾歷吏部黄門郎散騎常侍鄧禹司徒後漢鄧禹傳光武即位於鄗使使者持節拜禹為大司徒禹時年二十四同此時年有懷棲遯仍隱居松山雙林寺棄捨思愛非梁鴻之並遊見答周處士書拜辭親老如蘇躭之永別神仙傳蘇躭郴縣人少孤養母至孝忽辭母云受性應仙當遠供養母曰汝去使我如何存活曰明年天下疫疾庭中井水簷邊橘樹可以代養至時病者食橘葉飲井水愈自脩禪遠壑婆婆論人趣中有脩禪發智絕粒長齋奘法師傳馱那羯磔迦國屬南印度都城東西據山間各有大寺其寺有婆毗吠伽論師於觀自在菩薩絕粒而服水三年立志祈請待見彌勒菩薩非服流霞抱朴子項曼卿脩道山中自言至天上遊紫府遇仙人與流霞一杯飲之輒不飢渴若餐朝沆司馬相如大人賦吸沆瀣餐朝霞列仙傳陵陽子春餐朝霞夏食沆瀣太守王烝言其詭詐乃使邦佐幽諸後曹迄至兼旬

曾無假疑作段食增一阿含經有四種食諸入口之物可食噉者是謂段食於是州鄉媿伏漢法本內傳明帝置佛舍利及經放火燒經並成煨燼道士等夫生媿伏佛之舍利放五色光上空如蓋覆日映衆遠邇歸依師子月佛本生經比丘即為彌猴說三歸依逃迹山林集一切福德三昧經昔過去久遠阿僧祇劫有一仙人住山林中名曰最勝具五神通常行慈心肆行蘭若華嚴經願一切衆生常安居止阿蘭若處寂靜不動又釋氏要覽梵言阿蘭若此言空靜又自序云七佛如來十方並現觀佛三昧經毗婆尸佛尸棄佛毗舍婆佛拘留孫佛拘那含牟尼佛迦葉佛釋迦牟尼佛七佛身並紫金色釋尊摩頂法苑珠林第三身心恭敬禮者聞唱佛名便念佛身如在目前手摩其頂除我罪業願受深法華嚴經有諸法師得勝妙法大乘深法每至楗槌應叩增一阿含經佛告阿難汝今連擊楗椎釋氏要覽梵云楗槌此云鐘磬法鼓裁鳴華嚴經普為衆生擊法鼓空界神仙共來行道菩薩處胎經上方七十二億空界菩薩亦來雲集入胎中其外人所見者拳握之內或吐異香婆娑論帝釋欲遊戲時伊鉢羅龍王背上自然有其香手現胷臆之間乍表金色宗門統要世尊於涅槃會上以手摩胷告衆云汝等善觀吾紫磨金色之身時有信安縣隋書東陽郡領信安縣比丘僧朔與其同類遠來觀化未及祇肅忽見大士身長丈餘朔等驚慙相趨禮拜虔恭既畢更覩常形又有比丘智勰優婆夷錢滿願等伏膺累載頻覩異儀或見脚長二尺指長五寸餘兩眼光明雙瞳照耀皆為金色並若金錢阿育王經阿育王夫人產生一女一譬李手常卷掌中有一金錢隨取隨生老而相侔老子志略老子一名李耳兩目日光方瞳綠筋同周文而等狀孟子文王十尺姜嫄所履詩疏姜嫄履大人迹天步可以為儔詩天步艱難河流大履祖沖之述異記苻健皇始中津監寇登於河中流得大履一隻長七尺三寸足迹稱履指長尺餘文深七寸神足宜其相比興起行經辟支引空七反回旋飛還時城內人見此神足舉國歡喜支郎之彥既恥黃睛海錄碎事魏高僧支謙博覽經籍兩眼多白而睛黃時人謂曰支郎眼中黃形軀雖細是智囊瞿曇之師涅槃經迦毘羅城有釋種子字悉達多姓瞿曇氏有慙青目寶女經如來瞳子如紺青色既而四空妙定大寶積經菩薩至於空處脩習四禪熏脩已成江總集香贊曰熏脩福田八解明心菩薩本行經今最後身值釋迦佛捨豪出家得阿羅漢三明六通具八解脫莊嚴斯滿法苑珠林三十二相微妙莊嚴時還鄉黨化度鄉親俱識還源並知回向法苑珠林回向者回諸福德向無上道或立捨鬚髮如聞善來百緣經佛告善來鬚髮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大傾財寶同脩淨福維摩經憶所脩福念於淨命大士熏禪所憩婆娑論生彼天者要是進向那舍身得四禪發於無漏起熏禪業方是得生凡夫無此熏禪業故不得生也獨在高巖爰挺嘉木是名樗樹擢本相對似雙槐於夾門晉潘岳詩綠槐夾門

植合榦成陰類雙桐於空井魏文帝詩雙桐生空井厥體貞勁無爽大年莊子小年不及大年冒霜停雪寒暑葱翠晉左思吳都賦綠葉翠莖冒霜停雪信可以方諸堅固梁元帝阿育王像碑云始遊羅衛便居堅固之林譬彼娑羅涅槃經我於此娑羅雙樹大師子吼者名大涅槃兆寬曰交僧載外國事阿育王起浮屠於佛泥洹處雙樹及塔今無復有也此樹名娑羅樹其樹華名娑羅法也此華色白如霜雪香無比也既見守於神龍括地圖龍池之山多五花樹羣龍食之將為疑於變鶴神境記滎陽郡南有石室室後有孤松千丈常有雙鶴晨必接翮夕輒偶影傳曰昔有夫婦二人俱隱此室年既數百化成雙鶴乃於山根嶺下創造伽藍過去因果經諸僧伽藍中竹園僧伽藍最為其始釋氏要覽梵語題云僧伽云藍摩此云衆園因此高柯故名雙林寺矣按傳大士傳云大士捨宅於松下建寺因以樹名雙林大士亦還其里舍貨貿妻兒營締支提地持論菩薩供養如來略說十種二支提供養若菩薩為如來故供養優婆若窟若舍若故若新是名支提供養鈌曰僧祇律云有舍利者名支提塔無舍利者名支提繕寫尊法隨願往生經歌贊三寶讀誦尊經常以聚沙畫地皆因圖果大威德陀羅尼經佛告阿難譬如有大沙聚將一滴水潤此沙聚可令徹過如一婦人以千數丈夫受欲果報不可令其知足也百緣經佛將比丘入城乞食逢一婆羅門以指畫地與我五百金錢爾乃聽過須達長者即與金錢五百乃聽佛過佛言過去善生太子路逢一人共輔相子樗蒱博戲時輔相子負彼戲人金錢五百太子語之我當代償彼太子者我是輔相子者須達是戲人者婆羅門是凡負債者不可不償乃至成佛不脫此難芥子菴羅無疑褊陋大悲經世尊告阿難我滅度後若有人乃至供養我之舍利如芥子等恭敬尊重謙下供養有孝曰小未曾有經佛般涅槃後以如芥子舍利起塔大如菴摩勒果其剎如鍼上施槃蓋如酸棗葉若佛形像如麻麥大功德滿足百倍法顯記菴婆羅女家為佛起塔樹敬曰闡義云菴羅是果樹之名其果似桃此樹華開生一女國人歎異以圍封之園既屬女故言菴羅樹園宿善冥熏見佛歡喜以園奉佛佛即受之而為所住乃起九層磚塔華手經若是塔廟毀壞當加脩治若塊若泥乃至一磚形色巍然六時虔拜龍樹十住論菩薩畫夜各有三時於此六時禮拜十方諸佛懺悔勸請隨喜回向巡繞斯託又以大乘洛陽伽藍記神龜四年太后遣崇靈寺比丘慧生向西域取經凡得一百七十部皆是大乘妙典方等靈藥寶珠大志經大志至年十七為衆生故發意入海取明月寶珠以濟衆生眷言山谷希得傳寫龍鄉思其燒照後漢郡國志泰山郡有龍鄉城象駕乏其流通傳燈錄水中龍力大陸中象力大故負荷大法者比之龍象千有餘卷與夫鬻子而葬同其至誠家語孔子聞婦人哭聲謂顏淵曰此非獨喪哀又有離別之苦問之果然父死賣子以葬嫁妻而隱無殊高節晉書許邁遣婦孫氏還家後改名玄偏遊名山莫知所終若寄搏麨阿育王經佛在世時入王舍城乞食見二小兒一名德勝二名無勝以土為麨著於倉中見佛相好德勝歡喜掬倉中土名為麨者奉上世尊緣是善根佛般涅槃一百年後作轉輪王王閻浮提如因賣花過見因果經普光佛出興於世爾時善慧仙人欲訪償彼太子者我是輔相子者須達是戲人者婆

花所忽遇瞿夷持花七莖畏王制令藏著併中善慧至誠感花踊上追呼就買此女荅言當送內宮欲以上佛善慧告言五百銀錢雇五莖花欲以獻佛瞿夷即曰我今當以此花相與願我生生常為君妻善慧荅言我脩梵行求無為道不得相許生死之緣詳諫罷道書

諸法方成親眷大藏一覽佛告諸比丘言然燈如來出興世時善慧仙人豈異人乎即我是今比人之中迦葉兄弟及其眷屬千比丘是賢花女者今耶輸是至如有相無相之懷法苑珠林共指菩提阿育王經如來大覺於菩提樹下覺生死之緣詳諫罷道書

虛己虛心之德化雖在臂方推理於自然莊子

子輿曰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予因以求時夜悟中道究竟回教樹穀曰按佛本行經爾時太子具報使人令王深信因果不信自然

毒蛇傷體終無擾於深定佛本行經畢鉢羅耶童子與跋陀羅女為夫婦同脩梵行周歷年載終不同寢此女既睡一手垂地忽有一蛇而夫畏彼蛇螫其手即衣裹手擎於婦臂安放牀上後同投佛出家道宣律師住持感應記佛告文殊汝取我法角黃金為鈿至彼比丘所吹我出世曲及起深定曲

門徒肅肅學侶詵詵通彼慈悲觀佛三昧經如來功德慈悲無量

義無偏黨書洪範無偏無黨

大通元年縣中長宿雜寶藏經恭敬父母耆長宿老

傳普通等一百人詣縣令范胥連名薦述又以中大通四年縣中豪傑傳德宣等道俗三百人詣縣令蕭詡具陳德業夫以連城之寶照廡之珍野老怪而相捐工人迷而不識魏文帝送玉玦書價越萬金貴重連城尹文子魏田父有耕於野者得玉以告鄰人鄰人詐之曰此怪石也田父置於廡下光照一室怖而棄之鄰人以獻魏王召玉工相之工曰五城之都僅可一觀

胥等體有流俗才無鑒真亟欲騰問終成虧怠梁

高祖武皇帝紹隆三寶大寶積經菩薩脩定後有十法十脩定能興正法紹隆三寶

弘濟四生法苑珠林廣興六度接引四生迹冠優填觀佛三昧經時優闐王逢慕世尊鑄金為像是衆像之始也神高仙豫毗曇說仙譽國王殺五百婆羅門生地獄中發生信心生甘露國

夫以陳蕃靜室猶懷天下之心後漢陳蕃傳蕃常處一室而庭宇無穢曰大丈夫當埽除天下伊尹躬耕思弘聖王之道見與宗室書況我有慧

日明炬文選王少頭陀寺碑注慧日喻明也法華經世尊以智慧為燈炬如風寶車華嚴經如風無所礙濟是沈舟能升彼岸智度論若能不退成辦佛道名到彼岸涅槃經彼岸者喻如來也固宜光宣正法菩薩本行經釋迦佛如來滅後正法住世五百歲像法住世亦五百歲影響人王者乎新翻大般若經擁護天王及人王等令護正法久住世間於是以中大通六年正月二十八日遣弟子傳脏出都致書高祖其辭曰雙林樹下當來解脫法苑珠林三乘名義解脫體同善慧大士白國主救世菩薩今條上中下善希能受持其上善以虛懷為本不著為宗法苑珠林由上界樂行寂滅不著不能發起麤貪恚瞋故

名無苦無樂妄想為因涅槃為果其中善以治身為本治國為宗天上人間果報安樂雜寶藏經況其果報豈可量也其下善以護養衆生勝殘去殺普令百姓俱享六齋涅槃經年常三長月恒六齋菜蔬節味夫以四海之君萬邦之主預居王土莫不祗肅爾時國師智者法師與名德諸衆僧等言辭謹敬多乖釋迦之書佛本行經太子復諮密多阿闍黎言此書凡有六十四種未審尊者欲教我何書文牒卑恭翻豫山公之啓晉書山濤在典選甄拔人物各有題目奏之時稱山公啓事大士年非長老禪門規式西域人凡稱人道老臘長呼為須菩提如中國凡具道眼有可尊之德者號曰長老位匪沙門後漢書佛慈心為主不殺生類專務清靜其精進者號為沙門漢言息心蓋息意去欲以歸無為也通疏乘輿過無虔恪京都道俗莫不嗟疑聳至都投太樂令何昌并有弘誓誓在御路燒其左手以此因緣希當聞達昌以此書呈同泰寺僧皓法師師衆所知識名稱普聞見書隨喜勸以呈奏皇心歡悅遽遣招迎來謁宸闈亟論經典同泰寺前臨北闕漢書蕭何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密邇南宮有孝曰杜田正謬云漢建尚書百官府名曰南宮仍請安居備諸資給見長干寺碑後徙居鍾山之下定林寺遊巖倚樹見諫罷道書宴坐經行百緣經鸚鵡王見佛比丘寂然宴坐甚懷喜悅樹敏曰付法藏經迦葉語婦我若眠息汝當經行汝若眠息我當經行京洛名僧樂府有煌煌京洛行學徒雲集莫不提函負帙問慧諮禪居蔭高松臥依磐石於是四徹之中恒注甘露穆天子傳天子北征至於羣玉之山河平無險四徹中繩先王所謂策府普曜經太子滿十月已臨產之時先現瑞應三十有二十三諸天玉女持萬金餅盛甘露住虛空中六旬之內常兩天酒正法念經彼夜摩天男共天女中入池遊戲同飲天酒豈非神僊影響示現禎祥者乎帝於華林園重雲殿自開講三慧般若經窮須真之所問佛性論要須真實利益衆生先自調伏御法勝之高堂起世經三十三天集會坐時於中惟論微細善語深義稱量觀察皆是世間諸勝要法真實正理是以諸天稱為善法堂兆宮曰長阿含經一時忉利諸天集善法堂有所講論百千龍象阿育王經昔阿恕伽王以金鑄作龍像及以王像以秤稱之尚瑗曰道宣律師感應記又告娑竭龍王汝可化身為八萬四千黃金龍像頭用七寶成身以黃金作之圍繞餐聽增一阿含經千二百弟子前後圍繞如來在中黑貂朱紱史記蘇秦傳黑貂之裘敝易朱紱方來王侯滿筵國華民秀國語季文子曰吾聞以德榮為國華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公卿連席乃令大士獨榻對揚天扆書說命敢對揚天子之休命并遣傳詔及宣傳左右四人接受言論爾時納揆之於臺內舜典納于百揆百揆

時叙司隸之在殿中杜預還朝晉書平吳之後徵杜預為司隸校尉加位特進馬防親貴後漢馬防傳防貴寵最盛與九卿絕席舊儀縣席皆等庶僚以大士絕世通人故加其殊禮矣及王輦升殿范蔚宗後漢輿服志天子五路以玉為飾雲蹕在階崔豹古今注秦制出警入蹕謂出軍者皆警戒入國者皆蹕止也謝朓詩十載朝雲陛又陶潛集聯句愔之曰雲駕庶可飭晏然箕坐漢書郭解出人皆避一人獨箕踞視曾不山立樂記總干而山立憲司譏問愈見凝跱但荅云法地若動則一切法不安應對言語皆為爽異昔漢皇愛道欒大不臣漢郊祀志封欒大天道將軍令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魏祖優賢楊叟如客魏志文帝引楊彪待以客禮河上之老輕舉臨於孝文神仙傳河上公不知其姓氏結草為菴於河湄讀老子漢文帝駕往詣之嚴子之高閒臥加於光武後漢逸民傳太史奏客星犯帝座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耳方其古烈信可為儔帝又於壽光殿獨延大士講論玄賾言無重頌彌陀疏鈔梵語祇夜多此云重頌句備伽陀祖珽事苑梵言伽陀此言諷誦音會宮商義兼華藻豈惟寶積獻蓋文成七言維摩經云寶積與五百長者子俱持七寶蓋來詣佛所佛之威力令諸寶蓋合成一蓋徧覆三千大千世界釋子彈琴歌為千偈而已長阿含經父王聞四子端正曰此真釋子也雜阿含經過去世時拘薩羅國有彈琴人名曰鹿牛有六廣大天宮天女來至拘薩羅國鹿牛彈琴人所語言為我彈琴我當歌舞天女於歌頌頌中自說所以生此因緣彼人即便彈琴彼六天女即便歌舞固非論經於白虎之殿後漢丁鴻傳鴻字孝公肅宗詔鴻論定五經同異於白虎觀時人語曰殿中無雙丁孝公應詔於金馬之門漢書東方朔待詔金馬門說義雲臺後漢逸民傳周黨伏而不謁博士范升奏曰臣願與坐雲臺之下考試圖國之道受釐宣室賈誼傳上方受釐坐宣室可同年而語哉自火運將終民無先覺雖復五胡內鬨蒼鵝之兆未萌晉五行志懷帝永嘉元年二月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有蒼白二色鵝出蒼者飛翔沖天白者止焉董養曰步廣周之狄泉盟會地也白者金色國之行也蒼為胡象是後劉淵石勒相繼亂華四海橫流夷羊之牧未來雜寶藏經羅漢道人尋即入定以天眼觀摩掌之明夙鑒時禍法苑珠林竺佛圖澄西域人時石勒與劉曜相拒搆隙以問澄澄曰可禽耳麻油塗掌令視之見曜被執朱繩縛肘後果獲之如掌所見哀羣生之板蕩泣世道之崩淪救苦為懷大悲為病誓欲虛中閉氣法苑珠林晉長安有沙公者西域人虛靖服氣不食五穀日能行五百里識食為齋非服名香正法念經餓鬼大數有三十六種十四食香鬼法苑珠林宋釋慧益廣陵人憩竹林寺積勤苦行惟食香丸但資禪悅起世經閻浮提人等飯麨豆肉等名為麤段食

按摩澡浴拭膏等名為微細食自外三州及六欲諸天等並以麤微細為食自此以上色界無色天並以禪悅法喜為食方乃燒其苦器涅槃經身為苦器憂畏無量製造華燈摩耶經龍樹善設法要滅邪見幢然正法燈願以此一光明徧照十方佛土因果經無量諸天作諸伎樂燒衆名香散天妙華隨菩薩滿虛空中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勸請調御實性論為六種人故說三寶一調御師二調御師法三調御師弟子常住世間救現在之兵災劫中世界經二十小劫中中間有小三災二曰兵刀災除當來之苦集長阿含經諸比丘欲求光明者當求苦集滅道光明於是學衆悲號山門踊叫弟子居士徐普拔潘普成等九人求輸已命願代宗師其中或截耳而刋鼻或焚臂而燒手善財童子重睹知識華嚴經彌勒領無量諸大菩薩從他方來彈指一聲閣門遂開善財即入入已即閉善財見一樓閣中皆有彌勒一一彌勒前皆有善財一一善財皆悉合掌回顧詳荅求官人書忍辱仙人是馮相輩新婆娑論過去此賢劫中有王名羯利時有仙人號為忍辱住一林中勤脩苦行仙人便伸一臂王以利劍斬之王復命仲一臂即復斬之次斬兩足復截兩耳又割其鼻史記傅靳傳陽陵侯傅寬注引地理志云馮相陽陵縣大士乃延其教化更往閻浮見長干寺碑弘訓門人備行衆善於是弟子居士范難陀弟子比丘法曠弟子優婆夷嚴比丘各在山林燒身現滅次有比丘寶月等二人窮身繫索挂

錠為燈說文錠謂之燈呂靜韻集無足曰燈有足曰錠次有比丘慧海菩提等八人燒指供養法華經能然手指乃至足一指供養佛塔勝以國城妻子及三千大千國土珍寶而供養者次有比丘尼曇展慧光法纖等四十九人行不食齋法次有比丘僧拔慧品等六十二人割耳出血用和名香奉依師教並載在碑陰書其名品夫二儀大德所貴曰生繫辭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又天地之大德曰生六趣含靈所重惟命婆娑論六趣之中能止息意故名為人雖復夢幻影響同歸摩滅諫王經世間榮位如幻如夢不可久保付法藏經縱使富貴如天終歸磨滅愛使迷情惟貪長久法苑珠林龍樹菩薩捨離欲愛出定為道老子天長地久自非善巧方便漚和含羅見長干寺碑照以慈燈梁陸倕誌法師墓志銘曰慧雲晝歇慈燈夜昏霑其妙藥付法藏經法是妙藥能愈結病豈或捨不背之軀而能行希有之事大品經若我聲聞弟子之中欲行第一希有之事者當為世間廣宣如是大乘經典若令割身奉鬼聞半偈於涅槃涅槃經佛言我念過去作婆羅門在雪山中脩菩薩行時天帝釋即下試之自變其身作羅刹像住菩薩前口說半偈云諸行無常是生滅法菩薩即語羅刹但能具足說是偈竟我當以身奉施供養賣髓祠天能供養於般若雜譬喻經嗷人王曰吾本捕人當持祠天已得四百九十九人今得卿一人其數已滿殺以祠天汝何不懼國王對曰旦出宮時路逢道人為我說偈即許施物令未得與以

是為恨今王弘慈寬恕假日施訖還來不敢違要也理當刳心靡吝千佛因緣經雪山中有婆羅門名牢度跋提白夜叉言我今不惜心之與血即持利劍破胷出心與之濯骨無疑者乎彌勒所問本願經往過世有王太子號曰蓮華王見一人身體病癩曰得王身髓以塗我身其病乃愈太子即破身骨以得其髓持與病者大士小學之年不遊黌舍曲禮人生十年曰幼學漢儒林傳序武帝時太學生徒動至數萬郡國費舍悉皆充滿大成之德自通墳典學記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左傳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安禪合掌惟無三昧經人求道安禪先當斷念善現論禮佛時應繞三匝三拜四方作禮合十指掌叉手於項卻行而出說偈論經三千威儀云出家人所作業務一者坐禪二者誦經法三者勸化衆事滴海未盡其書大悲經如來爾時知彼水滴在大海中見知住處不與餘水共相和雜不增不減平等如故又滴水者喻一發心微少善根大海者喻佛如來應正徧知懸河不窮其義晉書王衍曰郭象清言如懸河久而不竭前後講維摩思益經等比丘智瓚傳習受持所應度者化緣既畢新翻大阿羅漢難提蜜多羅所說法住記化緣既畢將歸涅槃以大建元年朱明始獻見為陳武帝書奄然右臥法苑珠林經云仰臥者是脩羅臥伏地臥者是餓鬼臥左脅臥者是貪欲人臥若右脅臥者是出家人臥鶴齡曰中阿含經如來爾時將詣雙樹四襞鞾多羅僧以為施坐僧伽梨為枕右脅而臥足足相累而般涅槃將歸大空觀佛三昧經有王名曰雜寶華光子名快見和尚為說甚深般若波羅蜜經大空之義二旬初滿三

心是滅見長干寺碑爾時隆暑晉潘岳射雉賦時暑忽隆熾便已赫曦李顒悲四時賦悲炎節之赫曦屈伸如常溫暖無異洗浴究竟扶坐著衣色貌敷愉光彩鮮潔爰經信次詩疏一宿曰宿再宿曰信宛若平生烏傷縣令陳鍾耆即往臨赴猶復反手傳香道宣律師住持感應記十方諸佛各手捻香付彼爐中皆如疇昔若此神變無聞前古雖復青牛道士漢武內傳封君達號青牛道士有病死者以竹管中藥與服皆愈白馬先生未詳便遁形骸本懸希企若其滅定無想彈指而石壁已開奘法師傳婆毘吠伽論師執金剛神所誦金剛咒咒芥子擊於石壁豁然洞開時有百千萬衆覩覩驚歎論師跨門再三顧命衆人唯有六人從入論師入已當即石門還合如壁烱曰華嚴經入法界品爾時善財童子敬繞彌勒菩薩合掌白言惟願大聖開樓觀門令我等入彌勒菩薩即彈右指門自然開善財即入入已還閉法王在殯申足而金棺猶啓傳燈錄佛滅後有第一祖迦葉至雙林樹間號泣佛於金棺內現雙足非斯矣莫與為儔遺誡於雙林山頂如法燒身一分舍利法苑珠林舍利者西域梵語此云骨身舍利有三種一骨舍利色白二髮舍利色黑三肉舍利色赤若佛舍利椎打不破若弟子舍利椎擊便破起墖於冢一分舍利起墖在山又造彌勒像二軀置此雙墖莫移我眠牀當取法猛上人織成彌勒像永安牀上寄此尊儀見諫罷道書

以標形相也賢愚經此架裝乃是三世聖人標相於是門徒巨痛遂爽遺言用震旦之常儀華嚴經震旦國有一住處名那羅延窟從昔已來諸菩薩衆於中止住法苑珠林東夏九州名西域為天竺者是總名也或云身毒如梵稱此方為脂那或云真丹或作震旦此蓋承聲有楚夏耳乖闍維之舊法大悲經迦葉以已身火闍維其身闍維身已灰炭不現挺曰法苑珠林髮爪兩增衣影二臺皆是如來在世已見成軌自收迹河邊闍維林外八王請分還國起增及餅炭二所於是十剎興焉四部皆集法苑珠林賓頭盧往西瞿耶尼教化四衆廣宣佛法闊浮提四部弟子思見賓頭盧佛聽還國悲同白車傳燈錄法達念法華經三千部禮祖不投地六祖曰無念念即正有念念成邪有無俱不計長御白牛車七衆攀號圓覺經比丘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彌室羅末尼此出家五衆優婆塞優婆夷此在家二衆此七衆也哀踰青樹梁元帝集內典碑銘集林序曰白林將謝青樹已列弟子比丘法璿菩提智瓚等以為伯陽之德貞桓紀於賴鄉史記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楚國苦縣賴鄉人續漢書桓帝夢老子令中常侍左悺於賴鄉祀之詔陳相邊韶立祠兼刻石金石錄苦縣老子銘舊傳蔡邕文并書仲尼之道高碑書於魯縣祀應記孔子廟列七碑無像檜栢猶茂亦有揚雄弟子漢揚雄傳雄卒侯芭為起墳喪之三年鄭玄門人後漢鄭玄傳玄卒門生相與撰玄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俱述清猷載刊玄石水經注杜預曰梁國蒙縣北有薄伐城城中有成湯冢今城內有故冢方墳疑即杜元凱所謂湯冢者也而世謂之王子喬冢其後有人著大冠絳單衣杖竹立冢前呼采薪

孺子伊永昌曰我王子喬也勿得取我墳上樹也忽然不見國相東萊王璋以為神聖所興必有銘表乃與長史邊乾遂樹之玄石紀頌遺烈於是祈聞兩觀何休曰天子外闕兩觀冒涉三江書尚貢三江既入爰降絲綸禮記王言如絲其出如綸克成豐琰陵雖不敏夙仰高風輕課庸音乃為銘曰

大矣權迹勞哉赴時或現商主佛本行經雞尸馬王即我身是五百人中商主者即舍利弗是五白商人即刪闍邪波離婆闍迦諸弟子等五百人是阿含經優填王敕國出巧匠會以牛頭栴檀作佛供養晨夕禮拜屈示良醫智度論菩薩不應遠離諸佛譬如病苦不離良醫猗與開士法苑珠林開士應真導揚末教類此難思當來解脫克紹迦維普曜經佛兜率天降神於西域迎維衛國淨梵王宮摩耶夫人剖右脅而生五兆騫日因果經太子身黃金色三十二相放大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迦維羅衛國三千日月萬二千天地之中央也妙道猶祕法苑珠林邪惑問方外對曰捨搢紳之容亦何傷於妙道機緣未適智度論佛成道已不即說法於五十七日今檢括機緣然後說法弗降雞頭法苑珠林昔天竺雞頭摩寺五通菩薩住安樂界請阿彌陀佛婆婆衆生願生淨土無佛影像願力莫由請垂降許佛言汝且往去尋當現彼寧開狼迹摩耶經摩訶迦葉於狼迹山中入滅盡定北地爰徙東山攸宅族貴泥陽宗分蘭石魏志傳嘏字蘭石北地泥陽人傳介子之後也莫測其本徒觀其迹邈有蒲塞心冥世雄明宣苦苦法句喻經佛言天下

之苦莫過有身身者衆苦之本離世苦本當求寂滅

妙鑒空空 孔雀王北山移文談空空於釋部

汲引三界 自誓三昧經三界一欲界二色界三無色界

行藏六通 華嚴經六通一天眼二天耳三地心四宿命五神足六漏盡

爰初隱逸宴處林叢 祖琉寶芳梵語貧婆此云叢林譬如大樹叢叢故僧聚處得名叢林

食等餐露齋疑服風 未離牢獄經此等梵志服風食氣

敬禮珍墻 見宋司徒寺碑

皈依靈像 法苑珠林故釋伽云吾今此身即是法身由是法身所依持故如泥木靈像遠有所表敬誠殷禮獲福無量

未若天尊躬臨方丈 太玄真一本際經運道一切為極尊而常處三清出諸天上故稱天尊 忠柱曰法苑珠林唐顯慶中王玄策使西域有維摩詰石室以手板縱橫量之得十笏故名方丈室讀此碑則唐之前已有此名矣

慧炬常照慈燈斯朗 長阿含經燈燭之明不如炬火

釋梵天仙 大悲芬陀利經佛言我於此閻浮提為轉輪王名曰燈明即捨諸林求梵仙行

晨昏來往濟濟行法洗洗談講

德秀臧丈 莊子文王觀於臧見一丈人釣而其釣莫釣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以為太師

風高廣成 莊子黃帝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

來儀上國 益稷鳳皇來儀史記徐君好季札劍為使上國未獻

抗禮承明 漢汲黯傳大將軍青既益尊黯與亢禮嚴助傳帝賜助書曰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

妙辯無相深言不生 楞嚴經除住三昧是名無生

撞鐘比說 樂記善侍問者如撞鐘

擊鼓慙英樂論天口 漢劉歆七略齊田駢好談論齊人語曰天口駢天口者言不可窮

誰其與京 左傳懿氏卜妻敬仲占之曰八世之後莫之與京 下

現仙掌爰標神足色豔沈檀 楞嚴經白栴檀塗身自能除一切熱惱

香蹈簷蔔 經云如入簷蔔林中聞簷蔔花香不聞他香樹屏曰華嚴經有世界名簷蔔華色

我有邊際 付法藏經流轉生死無有邊際

隨機延促揞毀身城 法句經心意品說偈曰防意如城

當開心獄 唯識論善惡熏心令心異見實無地獄是故心外雖無地獄惡業成時強自妄見

忽示泡影 金剛經如夢幻泡影

俄如風燭 法苑珠林命如風燭難可駐留

皦皦門人承師若親寧焚軟疊 涅槃經菩薩為法因緣剜身為燈氈纏皮肉酥油灌之燒以為炷 尚瑗曰菩薩處胎經八大國王各持五百張白氈梅檀木蜜盡內金棺裹以五百張氈纏裹金棺復五百乘車載香酥油以灌白氈爾時世尊欲入金剛三昧碎身舍利於婆娑世界

弗燎香薪 新婆娑論是上座觀肉是菩薩肉共取香薪焚燒其肉收其餘骨起窣堵波禮拜供養如事佛墻

合窟為空 法華經佛初留影石室在那乾呵羅國毒龍池側爾時世尊從石窟出時龍聞佛還國啼哭雨淚佛安慰龍我受汝請當坐汝窟中經千五百歲佛坐窟中作十八變踊身入石猶如明鏡在於石內映現於外諸天百千供養佛影影亦說法迄今猶現

方墳以堙 法苑珠林云所云墻者或云墻婆此云方墳

須彌據海 起世經於須彌山佉提羅迦山二山之間有須彌海闊四萬四千由旬周圍無量

變灰揚塵 曹毗志怪漢武帝鑿昆明池極深悉見灰墨無復土以問東方朔朔曰試問西域胡至明帝時外國道人入洛時有憶朔言問之胡人云經云天地大劫將盡則劫燒此劫燒之餘詳與楊僕射書

淨土無壤 法苑珠林云西方常清淨自然無一切雜穢故云淨土

靈儀自真 法苑珠林梁武帝捨道文

曰鏢靈儀於象外何時涌塔復睹全身法苑珠林阿育王遣使浮海壞撤諸塔分取舍利還值風潮頗有遺落故今海族之中時或遇者智度論佛問阿難吾在龍宮說法龍子得道留全身舍利高一百三十丈汝知不

天台山徐則法師碑

北史徐則東海剡人也杖策入縉雲山不娶妻常服巾褐陳太建中應名來憩於至真觀朞月又辭入天台山大傳徐陵為之刊山立頌晉王廣鎮揚州聞其名手書召之曰夫道得衆妙法體自然包涵二儀混成萬物人能弘道道不虛行先生履德養空宗玄齊物深曉義理頗味法門悅性沖玄恬神虛白餐松餌朮栖息煙霞望赤城而待風雲遊玉堂而駕龍鳳雖復藏名台岳猶且騰實江淮籍甚嘉猷有勞寤寐欽承素道久積虛襟側席幽人夢想巖穴霜風已冷海氣將寒偃息茂林道體休愈昔商山四皓輕舉漢庭淮南八公來儀藩邸古今雖異山谷不殊市朝之隱前賢已說導凡述聖非先生而誰故遣使人往彼延請想無勞束帛賁然來思不待蒲輪去彼空谷希能屈已佇望披雲遂詣揚州而卒年八十二

夫海水揚塵幾千年而可見見與楊僕射書天衣拂石幾萬歲而應平觀佛三昧經諸佛化作八萬佛樹師子之座今釋迦樹最短若干天衣而布其上　樹敏曰樓炭經有一大石方四十里百歲諸天來下取羅縠衣拂石盡劫猶未窮至人者譬彼晨昏方乎晷刻固非俗士之所能言寰中之所能量者也至如不死之草猶稱南齊博物志禹戰防風防風二臣恐以刃自賁其心而死禹哀之拔其刃療以不死之草長生之樹尚挺西崑淮南子昆侖山有層城九重高萬一千里上有不死樹在其西百紀遊龜皆登蓮葉史記龜策傳神龜巢蓮上抱朴子千歲龜五色具焉解人言或浮於蓮葉之上或在叢蓍之下千齡壽鶴或舞松枝見傅大士碑假矣生民何其夭脆譬彼風電隨願往生經四大假合形如芭蕉中無有實又如電光不得久停同諸沫沫中阿含經譬如大雨滴泡一生一滅石火之歎聞諸往賢劉晝新論人之短死猶如石火炯然以過逝水之悲嗟乎前聖論語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樵人看博信未始乎淹留異苑昔有人乘馬山行遙岫裏有二老翁相對摴蒱遂下馬以策拄地而觀之自謂俄頃視其馬鞭淮然已爛顧瞻其馬鞍骸枯朽既還至家無復親屬仙客彈琴固不移於俄頃琴書琴高以琴養性初學於羅浮山後遊四海然而子孫皆其數世幽明錄漢永平中劉晨阮肇采藥失故道行至溪澗二女迎歸食以胡麻飯求去指示之至家已七世矣鄉黨咸為草萊是以志士名賢飄然長騖臊羶榮利見荅周處士書歷穢風塵服冕乘軒其猶桎梏朱庭紫閣事甚樊籠南史楊休之不樂煩職曰此官真是樊籠隱淪巖洞桓譚新論天下神人五一曰神仙二曰隱淪餐餌芝髓忽矣身輕見玉臺新詠序俄然羽化訓解故事道士亾曰羽化金繩玉版受謁帝之符見丹陽碑龍駕霓裳處仙官

之籙晉郭璞華山贊誰其遊之龍駕雲裳法師蕭然道氣卓矣仙才漢武內傳西王母云劉徹好道然形慢神機雖語之以至道殆恐非仙才也千仞孤標萬頃無度見歐陽顧碑所以伊川控鶴列仙傳王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之間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後於山上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頭至日果乘白鶴駐山巔葉縣乘鳧風俗通孝明帝時尚書郎河東王喬遷為葉縣令喬月朔常詣臺朝明帝怪其來數而無車騎密令太史候望言其臨至時常有雙鳧從東南飛來因候伺見鳧舉羅得一雙舄使尚方識視乃四年所賜尚書官履也靈化無方道還斯在銘曰

來去三島神仙傳海上有三神山曰蓬萊曰方丈曰瀛洲謂之三島賓遊二童見玉臺新

詠序然香雨上擊磬雲中玉粒雖軟見長干寺碑金膏未鎔穆天子傳河伯示汝黃金之膏方流道業濟彼昏蒙

頌

皇太子臨辟雍頌有序

臣聞天大王大詳於道德之言見勸進表天文人文顯於爻象之說見易是以大君革命黔首所以庇焉聖人創物文籍所以生焉或由此道制為民極莫不對越上靈裁成庶類濟世育德昭彼昆蟲皇帝世膺下武體茲上德見勸進表握天鏡而授河圖見丹陽碑執玉衡而運乾象見舜典皇太子耀彼重離光茲七政儀天以文化成天下俱見易侍中國子祭酒新安王南史新安王伯固文帝第五子天嘉六年立為新安郡王十年為國子祭酒頗知玄理而墮業無所通至於摘句問難往往有奇意宗室羽儀易其羽可用為儀衣冠準的後漢馬援傳為天下表的惟善為樂後漢書明帝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曰為善最樂造次必儒漢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德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粵以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受詔弘宣發論語題攝齊升堂見論語摳衣即席曲禮將即席容毋怍詳讓表對揚天人開闢大訓清言既吐精義入神見繫辭副德爰動音辭鋒起問難泉涌後漢馬援傳謀若涌泉辨紛綸之異見與宗室書定倫理之疑玉振鏘鏘孟子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秩臣曰後漢樊準傳詳覽羣言響如振玉雲浮雨布介王奉繫聖蹤馳辨秀出信令張禹慙其師法漢張禹傳禹字子文河南軹人也蕭望之奏禹經學精習有師法可試事久之試為博士詔令禹授太子論語何晏忸其訓詁通考引隋經籍志魯論語吏部尚書何晏為集解梁陳之時唯鄭玄何晏立於國學穆穆焉洋洋焉此實虞朝之盛德生民之壯觀者也臣抑又聞之魯頌聿興史克宣其懿小序駉頌僖公也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是

頌

晉雍大啓王廙逞其辭晉王廙傳廙字世將為濮陽太守元帝作鎮江左廙棄郡過江及帝即位廙奏中興賦所以述休平之風揚君上之德輕以下才敢為頌曰

皇運勃起膺圖受命紫蓋東臨黃旗南映吳志陳紀曰舊說黃旂紫蓋運在東南積仁累德重明疊聖四海無浪見與王僧辯書三階已平黃帝泰階六符經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儲駕戾止和鸞有聲弘風講肄北堂書鈔孔臧與子琳書講肄書傳崇儒肅成丹書貴道竹書紀年西伯發受丹書於呂尚黃金賤籯漢韋賢傳遺子黃金滿籯不如教子一經洙泗興業闕里增榮孔子世家注伍緝之從征記闕里背洙面泗

銘

太極殿銘有序

夫紫蓋黃旗揚都之王氣長久見辟雍頌虎踞龍蟠金陵之地體貞固見勸進表天居爽塏左傳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請更諸爽塏者大寢尊嚴張衡西京賦正殿路寢注周曰路寢漢曰正殿高膺疑作應端門天官書太微三光之廷匡衛十二星藩臣中端門左右掖門門內六星諸侯其內五星五帝座仰模營室天官書紫宮後六星絕漢抵營室曰閣道注正義曰營室七星天子之宮歸於有德譬彼河圖見丹陽碑

傳我休明義同商鼎左傳王孫滿對楚子曰昔夏之方有德也鑄鼎象物禁有昏德鼎遷於商商紂暴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太極殿者法氏象亢王者之位以尊天官書云亢為疏廟注元命苞曰亢四星為廟廷又氐為天根注星經云氐四星為路寢聽朝所居左平右城天子之堂為貴初學記歷代殿名或沿或革惟魏之太極自晉以降正殿皆因之摯虞決疑要注云其制有陛右城左平平以文磚相亞次城者為階級也九錫之禮納陛以登謂受此陛以上殿往朝煨燼多歷年所世道隆平宜其休復監軍鄒子度啟稱即日忽有一大梓柱從流來泊在後渚岸陳武帝紀初侯景之平也太極殿被焚承聖中議欲營之獨闕一柱永定二年秋七月有樟木大十八圍長四丈五尺流泊陶家後渚監軍鄒子度以聞詔中書令沈衆兼起部尚書構太極殿嵯峨容與若漢水之仙槎荊楚歲時記漢武帝令張騫使大夏尋河源乘槎經月而至搖漾波濤似新亭之龍刹未詳孤拔靈山允昭天貺昔梁氏承聖將圖繕脩東虜窺江西胡犯蹕定之方中亟興師旅揆之以日輒有災故詩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是知秦人所止實漢祖而為宮見與王僧辯書吳都佳氣乃元皇而斯宅晉陽秋秦時望氣者曰東南有天子氣五百年有王者興始皇遂東遊以厭之改金陵為秣陵孫權又改為建業至晉元帝適逢其時千櫨赫奕萬栱嶔層魏何晏景福殿賦櫨櫨各落以相承欒栱夭矯而交結注

檻櫨曲短梁也欒以承栱栱以承枓植綠菱而動微風舒丹蓮而制流火風俗通殿堂象東井形刻作荷菱荷菱水物也所以厭火甘泉遠望觀正殿之崢嶸揚雄甘泉賦似紫宮之崢嶸函谷遥看美皇居之壯麗漢書高祖七年至長安蕭何脩未央宮曰非令壯麗無以示威信乎齊三光而示宇宙尸子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詳勸進表會萬國而朝諸侯史記夏本紀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爰命微臣乃為銘曰

雍時相望封禪書雍旁故有吳陽武畤雍東有好畤皆廢無祠故秦文公立畤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參差未央偃師回顧崔嵬德陽見與楊僕射書高捫太乙揚雄甘泉賦配帝居之懸圃兮象太乙之威神注太乙天神也正睹瑤光張衡西京賦上飛閣而仰眺正睹瑤光與玉繩峩峩靈柱赫赫流樟美哉宮室孟子為宮室之美嘉哉令疑作上一本作今日玉燭寶典正月一日為元日亦云上日御扆垂旅禮記天子玉藻十有二旒詳為貞陽侯書當朝靖蹕見傅大士碑樂備韶夏左停韶箭舜樂大夏禹樂禮兼文質論語文質彬彬帝旅無喧王旗斯謐摯虞決疑要注晉制大會於太極殿其會則五時朝服庭設金石虎賁旄頭文衣繡尾肅肅卿士詩名南肅肅宵征邕邕承弼書同命以旦夕承弼厥辟漢座雕屏漢承後漢書鄭弘為太尉時舉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自卑上問知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由此為故事周人檻櫺

城隅有勒詩靜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殿省皆銘況復皇寢宜昭國經方流典訓永樹天庭揚雄甘泉賦開天庭兮延羣神

報德寺剎下銘

昔者明王大孝感動神祇助月致景星之祥見孝義寺碑非煙流慶雲之色史記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然而嚴敬之道惟事盡於配天明發之懷誠不過於饗帝禮記祭法注祀天以始祖配祭義莊敬則嚴威又惟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又祭之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豈如以梵宮之樂資乎廟堂淨土之因見長干寺碑歸於園寢雖復青雲譙郡之境魏志文帝生於沛國譙郡時有雲氣青色而圓如車蓋當於其上終日望氣者以為至貴之證碧泉疑作白水春陵之鄉東觀漢記光武出自長沙定王定王生舂陵節侯至孫孝侯改封白水鄉因故國名曰舂陵上幼懷凝重未曾遊陟年將志學即事登庸宣力淮潯屬有嘉夢其夢也畢陌弘敞後漢郡國志右扶風高帝改安陵注皇覽曰縣西北畢陌秦武王冢橋山屈盤帝王世紀黃帝葬於上郡陽周之橋山氣象靈長風煙騰薄使疑作便隊雙表續漢神記有鶴集遼東城門華表柱北宮曰漢書音義便房藏中便坐也其高百尋左則青龍蟠蜿右則白虎蹲踞曲禮左青龍而右白虎軒轅之駕譬婉婉

而多慚漢郊祀歌上曰吾聞黃帝不死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以仙上天羣臣葬其衣冠吳王之墳狀耽耽而非擬吳錄孫堅墓上數有光如雲氣五色上屬天下蔓延數里有人指其地云此是國陵自爾迄永定初其間二十有餘年至歲紀頻移崇塋乃作觀其山川形勢王相徵圖後漢趙岐孟子天時注謂五行旺相孤虛之屬瞻彼高巒宛如前夢大矣哉孝弟之至通於神明者與銘曰

壯矣金表見傳大士碑傍依壖垣漢鼂錯傳內史府居太上廟壖中門東出不便錯乃穿門南出鑿廟壖垣高連彩霓班固西都賦虹霓回帶乎棼楣極睇翔鶚疑作鯢莊子北溟有魚其名為鯤化而為鳥其名為鵬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鵬之徙於南溟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梵偈宵唱異苑陳思王植常登魚山忽聞巖岫裏有誦經聲清通深亮遠谷流響不覺斂襟祇敬便效而則之今梵唱皆植依擬所造雲花晝翻未詳按崔豹古今注黃帝與蚩尤戰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於帝上有花葩之象因而作華蓋三心斷縛六道除怨見與李那書趙夢天樂見讓表秦遊帝閣張衡西京賦昔者大帝悅秦穆公而觀之響以鈞天廣樂王靈在上巨勝奚論未詳福彼羣品俱排大昏皇家七百於萬維孫左傳王孫滿對楚子曰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詩於萬斯年

塵尾銘秦原曰漢書地理志儋耳珠崖郡山多麈麋注師古曰麈似鹿而大麋似鹿而小麈音主麋音京爰有妙物繫辭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窮茲巧制員上天形繫辭乾為天為圜平下地勢易地勢坤靡靡絲垂緜緜縷細入貢宜吳出先陪楚未詳壁懸石拜晉陽秋石勒偽事王浚浚遣勒麈尾勒為不執置之於壁朝拜之曰見王公所賜如見公也帳中玉舉晉書王衍美貌每捉玉柄麈尾與手同色既落天花維摩詰經天女以天花散諸菩薩即皆墮落至大弟子便著不墮天女曰結習未盡故花著身結習盡者花不著身亦通神語未詳用動含默出處隨時繫辭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揚斯雅論釋此繁疑拂靜塵暑晉王導麈尾銘勿謂質卑御於君子拂穢清暑虛心以俟原曰秦嘉婦與嘉書曰今奉毛牛尾拂一枚可拂塵垢引飾妙辭漢李尤麈尾銘揮成德柄言為訓辭誰云質賤左右宜之詩左之右之無不宜之

哀策文

陳文帝哀策文後漢書禮儀志太常上啓奠太祝令跪讀謚策太尉再拜稽首治禮告事畢太尉奉謚策還詣殿端門太常上祖奠東園武士載大行司徒却行道立車前治禮引太尉入就位大行車西少南東面奉策太史令奉哀策立後太常跪曰進皇帝進太尉讀謚策藏金匱皇帝次科藏於廟太史奉哀策葦篋詣陵司徒跪曰大駕請舍太

史令自車南北面讀哀策掌故在後司徒跪曰請就下位東園武士奉下車司徒跪曰請就下房都導東園武士奉車入房司徒太史令奉謚哀策東園武士執事下明器詳孝義寺碑

維太康元年太歲丙戌四月丁未朔二十七日癸酉大行皇帝崩於有覺殿漢霍光傳行璽大行前注章昭曰大行不反之辭也殯於太極之西階粤六月丙寅將遷於永寧陵禮也宮車晚出江海恨賦宮車晚出注宮車晚出猶云晏駕也幄殿晨張後漢禮儀志司徒跪曰請就幄導登旌帷具列檀弓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又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

綍翣成行雜記升正柩諸侯執綍五百人匠人執羽葆御柩檀弓顏柳曰天子龍輴而椁幬哀子嗣皇帝諱雜記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擗蜃輅於丹陛謝朓齊敬皇后哀策文懷蜃衛而延首注蜃車也四輪迫地而行有似蜃因名攀龍帷於紫庭檀弓天子之殯也敝塗龍楯以椁注敝木以周龍楯如椁而塗之天子殯以楯車畫轅為龍趨過窮於扆閑論語鯉趨而過庭拜慟感於明靈東京飛其瑞露後漢明帝紀永平十七年甘露降於甘陵按安帝紀注甘陵孝德皇后之陵因以為縣北陸賣其祥星乃詔雲臺之史見傅大士碑稽采咸池之曲樂汁圖經黃帝樂曰咸池叶大雅於鳴金見歐陽顧碑同藏書於羣玉穆天子傳穆天子西登昆侖見王母曰登已至於羣玉之上先王所謂策府也其辭曰

若水傳帝帝王世紀少昊帝名摯字青陽姬姓降居若水有聖德邑於窮桑以登帝位熏風御民帝王世紀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之詩曰南風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重光所集崔豹古今注漢明帝為太子樂人作歌詩四章一曰日重光世載於陳班彪王命論奕世載德赫矣高祖悠哉上旻蟬聯寶冑梁沈約曰爵位蟬聯暉煥郊禋見與楊僕射書我皇誕聖膺此嘉慶易積善之家必有餘慶道主衢罇淮南子聖人之道猶中衢而設尊神凝懸鏡莊子聖人之用心也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勝物以無傷洛書天表河紀靈命尚書中候堯沈璧於洛玄龜負書出背甲赤文成字止壇又沈璧於河黑龜出文題納揆馳芳賓門流詠舜典納于百揆百揆時序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稽陰克伐易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稽陰會稽山陰也震野勤王禹貢震澤底定南史章昭達傳文帝為吳興太守武帝謀討王僧辯令文帝還長城招聚兵衆以備杜龕僧辯誅後昭達因從文帝進軍以討龕龕平又從討張彪於會稽克之杜龕傳龕為震州刺史臺道增構殷本紀湯始居亳從先王居注孔安國曰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丘遷焉故曰從先王居豳風會昌詩有豳風樹屏曰左思蜀都賦天帝運期而會昌言瞻少昊實仗高陽帝王世紀顓頊高陽氏生十年而佐少昊二十年而登帝位駕彼軨葛見與王大尉書清宮未央見侯安都碑歡覃兆庶德洎遐荒穆齋高寢漢宣帝紀神爵集高寢上膳長樂漢高祖紀五年

後九月治長樂宮 肅肅承顏哀哀薦酌悼園恭儉漢戾太子傳納史良娣產子男進號曰史皇孫史皇孫子是為孝宣帝有司奏親謚宜曰悼皇母曰悼后比諸侯王園置奉邑三百家 章陵謙約後漢地理志章陵故舂陵世祖更名 大寶崇名繫辭聖人之大寶曰位 無間改作纂武升歷禮記孔悝鼎銘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 遺愛實繁左傳子產卒仲尼出涕曰古之遺愛也仲尼之誥實繁有徒 三湘九派水經江至潯陽分為九道詳與王僧辯書 沴氣雲昏後漢五行志氣之相傷謂之沴 力折天柱才傾地門見侯安都碑 甘泉夜照漢文帝紀烽火及甘泉宮 細柳朝屯見為陳武帝書 谷魅山鬼左傳王孫滿曰魑魅罔兩莫能逢之 橫流塞源鍔曰泰本紀始皇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

黃帝兵法云涓涓不塞將為江河詳丹陽碑 赫赫英謩赳赳雄斷徧行天討無遺神算鬱埽江淮長驅巴漢九夷百越書旅獒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 啓源曰漢高帝紀詔曰故衡山王吳芮從百越之兵以佐諸侯誅暴秦 雷隨風渙北俘昆邪漢匈奴傳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降漢 西戡伊軒後漢西域傳明帝取伊吾盧通西域 秩臣曰漢西域傳武帝遣人使安息安息王遣使以犁軒眩人獻於漢 負荷皇極書洪範皇建其有極 劬勞庶幾後漢章帝紀孝明皇帝聖德淳茂劬勞日昃注日昃日昳也詩庶幾夙夜 勤民聽政旰食宵衣書無逸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左傳伍奢曰楚君大夫其肝食乎漢鄒陽傳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 服貴綈皁漢書孝文皇帝身衣戈綈 風移閭閻漢書孝文皇帝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 唐山罷奏漢禮樂志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 濮水韜徽樂記注濮上紂臣師延靡靡之樂 訪采狂狷孟子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 搜敭側微堯典明明揚側陋 世感中孚民維大畜見易 外戶無閉見歐陽頎碑 高垣奚築降情儒雅漢章帝紀詔曰朕詔訪儒雅 凝懷庠塾王制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學記古之教者家有塾 御廡為歡臨雍彌肅後漢明帝紀永平二年帝幸辟雍初行養老禮十五年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 禮兼三代樂備九成書益稷韶九成 天資武德地照文明墨履斯在初學記賈子曰天子黑方履 幪

巾自清連珠合璧漢律歷志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 曜爽流精左傳子產曰是以有精爽 獸舞時豫書益稷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易豫之時義大矣哉 禽歌頌平漢王莽傳策羣司曰赤熛頌平考聲以律 帝載維遠王靈維大占雨占風論衡太平瑞應風不鳴條雨不破塊五日一風十日一雨 荒中海外憬彼鞮譯王制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 咸承冠帶魏世家唐雎曰魏所以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秦之彊足以為與也 是曰君臨斯為交泰見易 白環巳責世本西王母慕舜之德乃獻白環及玦 玄圭克禎見勸進表 東河佇楫漢武帝紀元封四年幸河東祠后土詔賜三縣及楊氏皆無出今年租賦注師古曰楊氏河東聚邑名 北狄思征仲虺之誥南征

北狄鉞斧將戒王制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璁珩未鳴詩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蔥珩星淫去楚日沴悲荆左傳魯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又楚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億兆何釁穹旻遽傾爾雅穹蒼蒼天也又秋為旻天大禹胼胝帝王世紀禹治水勞身涉勤手足胼胝故世傳禹病偏枯足不相過今巫禹禹步是也重華脂腊說文北方謂鳥腊曰脂按舜名重華銳曰韻書引傳曰堯如腊舜如脂仰惟勞務同斯違懌書顧命王不懌發夢無徵文王世子文王謂武王曰汝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昭祈奚益見為貞陽侯書聽茂陵之鐘鼓漢武帝紀葬茂陵古今注曰光武原陵垣四出司馬門寢殿鐘虡皆在周垣內抱橋陽之劒舄列仙傳軒轅自澤亾日與羣臣辭還葬橋山山崩棺空惟有劒舄在焉詎髣髴於宸儀潘岳悼亾詩髣髴覩爾容終纏緜於號擗嗚呼哀哉三占以吉書洪範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四海同奔列賵天宇穀梁傳乘馬曰賵崩號帝閽喪大記復小臣復復者朝服君以卷升東榮中屋履危北面三號捲衣投於前司服受之降自西北榮注復招魂也屈原離騷吾令帝閽開關兮千門啟於閶闔後漢張衡西京賦注閶闔天門也詳玉臺新詠序萬乘警於靈轀秦本紀始皇崩於平臺棺載轀涼車中槐風悲於輦道松雨思於郊原爾雅守宮槐葉晝聶宵怳兆寬曰謝莊宋宣貴妃誄鏘楚挽於鸞旗動而虛蹕漢霍光傳法駕槐風喝邊簫於松霧鸞旗詳

傳大士碑宿衛靜而空尊漢書霍光傳大將軍光宿衛忠正叔孫通傳高帝曰吾乃今知皇帝之貴也北齊曰後漢禮儀志云登遐皇后詔虎賁羽林中郎署皆嚴宿衛鳴呼哀哉卑陌平夷流山蟠固後漢光武紀帝初作壽陵令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為山陵陵池裁令流水而已紀無遷市帝王世紀舜葬於蒼梧九疑山之陽是為零陵謂之紀市唐有通樹帝王世紀堯葬於濟陰之成陽西北號為穀林經白社之修塗回青門之廣路史記邵平故秦東陵侯秦滅種瓜長安城東故世謂之東陵瓜又云青門瓜青門東陵也疑用夏侯嬰事見章昭達碑思沛邑以東臨漢高祖紀謂沛父兄曰遊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之後吾魂魄猶思樂沛懷周京以西顧詩迺眷西顧此維與宅嗚呼哀哉機神不測性道難稱見論語充窮靡寄檀弓始死充如有窮孺慕奚憑檀弓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惟封云與禪肅遺玉牒之與金繩漢郊祀志管仲曰黃帝封泰山禪云亭武帝封泰山下東方其下則有玉牒書禮畢禪泰山下阯東北肅然白虎通封禪金泥銀繩詳與陳司空書揚英聲而永久司馬相如封禪文蜚英聲共日月而俱升詩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嗚呼哀哉

墓志

司空章昭達墓志

周原膴膴見詩佳氣蔥蔥後漢書王伯阿望舂陵城曰氣佳哉鬱鬱蔥蔥王業攸

興帝圖斯盛昔光武佐命鄰縣者鄧侯後漢書光武南陽蔡陽人鄧禹南陽新野人高祖元臣同郡者蕭相漢書蕭何沛人詳與楊僕射書台輔之量便著綺紈見為始興王表瑚璉之資見論語無待雕琢起家為東宮直前所奉之君則梁簡文皇帝既而黑山巨盜憑陵上國見與王僧辯書白水强胡虔劉中夏見移齊文公棄其產業募是驍雄思報皇儲累殲鯨寇本傳昭達字伯通吳興武康人也性倜儻輕財尚氣梁大同中昭達為東宮直侯景之亂昭達率鄉人援臺城屬蠡風有象見詩代邸方隆見勸進表搜荆楚之英才漢李陵傳陵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才劍客也資班輸之妙略墨子公輸般為雲梯以攻宋墨子解帶為城以牒為械輸般九攻墨子九拒百樓忽起登雲霄而俯臨後漢公孫瓚傳兵法百樓不攻萬弩齊張隨雷霆而並震孫臏傳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樹之下龐涓果夜至斫木下齊軍萬弩俱發涓乃自剄揚兵於九天之上玄女九宮戰法行兵之道天地之寶九天九地各有表裏九天之上六甲子也九地之下六癸酉也子能慎之萬全可保決勝於千里之中見與楊僕射書殪彼羣兇皆無旋踵漢霍光傳田延年曰今日之議不得旋踵本傳臺城陷昭達還鄉里與世祖遊因結君臣之分侯景平世祖為吳興太守昭達杖策來謁世祖委以將帥及高祖謀討王僧辯令世祖還長城招聚兵衆以備杜龕頻使昭達往京口稟承計畫僧辯誅後杜龕遣

其將杜泰來攻長城昭達因從世祖進軍吳興以討龕平又從討張彪於會稽克之天嘉九年追論長城功封欣樂縣侯二年改封邵武縣侯廢帝即位改封邵陵郡公陳寶應志懷反叛客引周迪資其食力更事窺窬見為貞陽侯書公奉詔崇朝詩曾不崇朝飲冰將力莊子朝受命而夕飲冰前茅後勁步騾奔馳左傳楚人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又隨武子曰前茅慮無中權後勁仍同甌閩漢書漢五年立無諸為閩粵王王閩中故地孝惠三年立搖為東海王都東甌殄其巢窟若夫鳴蛇之洞深谷隱於蒼天水經注漢水又東合洛谷其地有神蛇戍左右山溪多五色蛇性馴良不為毒　祖臣曰山海經鱗山多鳴蛇四翼音如磬見則大旱飛猨之嶺喬木參於雲日一統志福建延平府城南有聞猿洞　吳權曰建安記飛猿嶺喬木造天猿猨之所飛走故曰飛猿嶺宜越艇而登嶠淮南子越艇蜀艇不能無水而浮蒙燕犀而涉江晉庾翼與蔡裔號鎧書鄧百川昔送此犀皮兩當鎧一領復是異物故復致之威武紛紜見為貞陽侯書震山風海於是咸俘偽帥悉據高墉易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爰泊滄溟莫不懲艾本傳陳寶應納周迪共寇臨川又以昭達為都督討迪迪走昭達仍踰嶺討陳寶應與戰不利因據上流為筏施拍其上水柵盡破又出兵攻其步軍方大合戰會世祖遣余孝頃出自海道適至因并力乘之遂定閩中盡禽留異寶應以功授鎮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既而齊人無信將謀郢藩鬬艦戈船漢書有戈船將軍窺江海漢公纔聞羽檄見歐陽頠碑遽稟

師期馳襲荆鄖應時燒蕩本傳尋隨侯安都拒王琳乘平虜大艦中流而進先鋒發拍中賊艦王琳平昭達策勳第一方欲宣威隴汧大討梁華屬上將之韜光遲中台之掩曜天官書斗魁帶匡六星一曰上將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名曰三能注蘇林曰音三台大建三年薨於軍幕本傳大建二年征江陵時梁明帝與周軍大蓄舟艦於青泥中昭達分遣偏將錢道戢程文季乘輕舟襲之周又於峽下南岸築壘名安蜀城於江上橫引大索編葦為橋以渡軍糧昭達乃命軍士為長戟施樓船上仰割其索索斷糧絶因縱兵攻其城降之三年於軍中病薨贈大將軍配享文帝廟廷子大寶襲劭陵郡公爾乃青烏相墓藝文類聚相冢書有青烏子白鶴標墳幽明錄孫鍾以種瓜為業有三少年詣鍾乞瓜曰此山下善可作冢鍾隨下山三人悉化成白鶴飛入空中即孫堅所葬地林有逃車左傳趙旃棄車而走林樹同華蓋蜀志先主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生高五丈餘遥望幢幢如小車蓋先主少時與宗中諸兒於樹下戲言吾必當乘此羽葆蓋車前旍熊軾後漢輿服志公列侯安車朱班輪倚鹿較伏熊軾皁繒蓋黑轓右騑後乘龍轜潘岳寡婦賦龍轜儼其星駕兮注畫轅為龍轜喪車也介士發三河之民漢霍光傳光薨發三河卒穿復土起冢祠堂哀鐃同駟馬之曲博物志公卿送夏侯嬰葬至東都門外馬不行跼地悲鳴得石椁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石吁嗟滕公居此室乃葬之長安傳疑作專坐恩禮盛於西京初學記漢初並用士人為尚書令秩二千石又東漢與司隸校尉御史中丞皆專席坐京師號曰三獨坐也襄陽墮淚悲慟喧於南北見侯安都碑

河東康簡王墓志南史河東康簡王叔獻字子恭宣帝第九子性恭謹聰敏好學大建五年立位南徐州刺史薨贈司空謚康簡隋書冀州河東郡河東縣注舊曰蒲坂縣置河東郡

夫聖人至德天道福謙見易大哉堯舜貽慶長遠明兩之盛易明兩作中陽纂於豢龍見與楊僕射及宗室書百世之祀皇家兆於鳴鳳左傳楚公子棄疾帥師滅陳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臣聞盛德必百世祀又陳公子完奔齊懿氏卜妻完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違青丘於海北漢武內傳長州一名青丘仙草靈藥甘液玉英靡所不有應紫蓋於江南見大極殿銘帝系王基重光累葉東都賦重熙而累洽高祖之建天柱列聖之補地維見侯安都碑蕩蕩乎民無得而名焉者也見論語王資神昴緯帝王世紀脩已見流星貫昴感而生禹託曜房靈春秋元命包姬昌蒼帝之精位在房心體斯孝德不由師保月生之對何用於擬議後漢黃琬傳漢建和初正月日食京師不見黃瓊為魏郡太守以狀聞詔問所食多少瓊不能對瓊孫琬時七歲在旁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瓊大驚琬後累官光祿大夫日近之言無階於等級楚語申叔時曰明等級以道之禮詳與李那書封河東王加侍中淑貌與金

燧相宜莊子陽燧見日則然為火注陽燧鑑也摩拭令熱便置日中以艾就之火生清顏與玉壺同照鮑昭樂府清如玉壺冰授使持節南徐州刺史武羌旅拒見移文亭障遷移漢西域傳漢列亭障至玉門漢草非長廣之東隋書青州東萊郡膠水縣注舊曰長廣湖萊近荊門之北後漢郡國志夷陵有荊門王常譏庾翼使白面之非才南史沈慶之傳慶之曰陛下令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謀之事何由濟深慕曹彰歎黃鬚之為可見為始興王表火精不退奚應善言呂氏春秋宋景公時熒惑守心子韋曰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是夜熒惑退三舍水蛭難消徒持陰德賈誼書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遽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入問疾王曰王有仁德疾不為傷王果疾愈

吾食菹而得蛭不行其罪是法廢而威不立也譴而誅之恐監食者皆死遂吞之令尹曰天道無親惟德是輔

鼓吹班劒謚曰康簡至洛北占墳河南除道葭悲煙殿之聲後漢律歷志候氣之法室中以木為案每律各一內庫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莩灰抑其內端按律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為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殿中候用玉律十二惟二至乃候劒動豐城之氣見與李那書豈惟晉皇寵悼重琅邪之贈官晉書琅邪悼王煥字耀祖初繼帝弟長樂亭侯渾後封顯義亭侯及煥疾篤帝為之徹膳及下詔封為琅邪王嗣恭王後俄而薨年二歲帝悼念無已將葬以煥既封列國加以成人之禮詔立凶門柏歷備吉凶儀服營起陵園魏后高文制蒼舒之哀誄魏志鄧哀王沖字蒼舒年十三疾病太祖親為請命及凶哀甚贈騎都尉印綬黃初二年追贈謚沖曰鄧哀侯又追加號為公注魏書載策曰朕承天序享有四海並建親親以藩王室惟爾不逮斯榮且葬禮未備追悼之懷愴然攸傷太和五年加沖號曰鄧哀王

裴使君墓志南史裴之橫字如岳少好賓游重氣俠不事產業歎曰大丈夫富貴必作百幅被梁簡文在東宮遷直閤將軍臺城陷之橫與兄之高歸元帝位廷尉卿河東內史隨王僧辯拒侯景景退遷東徐州刺史封豫寧侯又隨僧辯破景景東奔僧辯命之橫與杜崱入守臺城魏克江陵齊遣上黨王高渙挾貞陽侯明攻東關晉安王承制以之橫為徐州刺史都督衆軍出守斷城之橫營壘未周而齊軍大至兵盡矢窮遂於陣歿贈司空謚曰壯

君五音之候兼其方牧疑作技抱朴子黃帝書攻戰則納五音之策八陣之圖窮其巧變晉桓溫傳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上溫見之曰此常山蛇勢也用能戰必勝攻必取督稱無難兵號解煩吳志宗室傳孫皎弟儀為無難督樹屏曰胡綜傳權使綜料諸縣得六千人立解煩兩部朝飛火箭夜聳雲梯史記公輸班作陵雲之梯以攻宋城燧象從奔左傳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聯狼已合未詳按戰國策秦惠王謂寒泉子曰諸侯之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上於棲也於是嚴顏不撓極咍諸戎蜀志張飛生獲巴郡大守嚴顏顏曰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龐

德高聲肆言羣逆魏志麗德為關羽所得立而不跪罵曰我寧為國家鬼不為賊將也遂為羽所殺胡夷總至猶持子路之纓左傳蒯聵攻出公劫孔悝以登臺子路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鋒刃相交終荷溫生之節後漢書溫序遷護羌校尉行部至襄武為隗囂別將苟宇所拘劫序素有氣力大怒叱宇等曰虜何敢迫脅漢將因以節撾殺數人宇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劍序受劍銜鬚於口顧左右曰既為賊所迫殺無令鬚汙血遂伏劍而死每以財輕簠簋義重嵩衡刖宅宇貧友之孤孔叢子邱成子自魯聘晉過於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行三十里而聞衛亂穀臣死之成子自魯聘晉過於衛迎其妻子隔宅而居之開門延故人之殯見論語篤好朋

遊居常滿席每至鮮雲藹藹披王安之衣未詳明月團團似班姬之扇班婕妤怨歌行新製齊紈素鮮潔如霜雪裁為合歡扇團團似明月日帶花以如笑樹敏曰劉畫新論春葩含日似笑風鳴條而若歌傍列絲桐對揚文酒一石之後逾能斷獄漢書于定國飲酒至數石不亂治獄益精明五斗之量猶未解酲世說劉伶跪而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石五斗解酲嗟乎潘岳之詩致哀周密文選注晉惠帝元康六年氐賊齊萬年與楊茂陷關中既定帝命諸臣作關中詩潘岳詩曰周狗師令身膏氐斧人之云亾貞節克舉按周處別傳氐賊齊萬年為亂處仰天歎曰我為大臣以身殉國不亦可乎遂戰死莊公之誅用愍相遺檀弓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為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末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

補南史顏延之傳釋慧琳上每引見常升獨榻傳大士碑高僧傳慧受夢青龍從南方來化為刹柱受至新亭江見一長木隨流來因立為刹太極殿銘

徐孝穆集卷五

謹案卷五第二頁後四行傀佉之化猶遠刋本傀訛穰注又訛傀據字書改

第六頁前二行冐霜停雪刋本冐訛置據文選吳都賦改

第十三頁後一行夷羊在牧刋本在訛有據叢書本改

第二十二頁後一行側席幽人刋本席訛夕據北史徐則傳改

第二十三頁前七行劉畫新論刋本畫訛䰟蓋沿傳刻之誤今據葉向高百子類函題辭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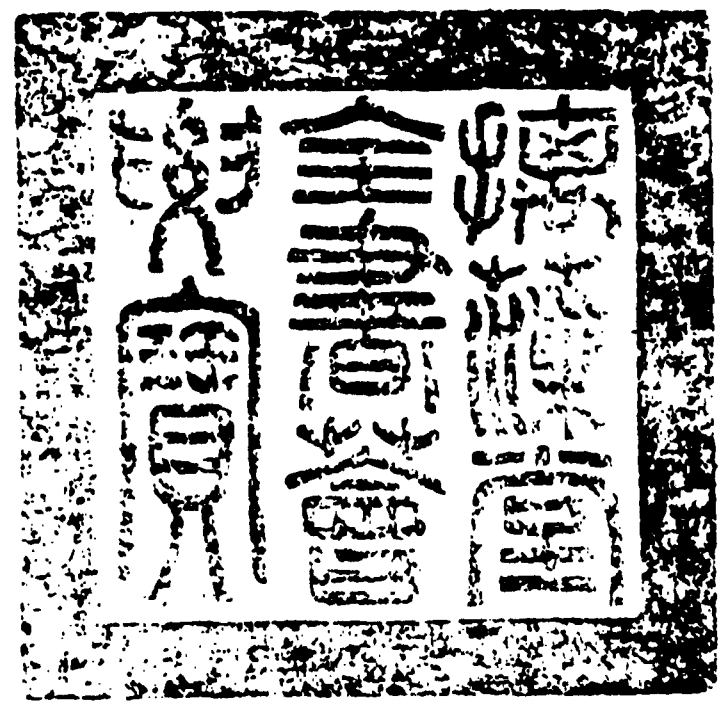
第二十四頁前五行帝怪其來數刋本數訛朔據應劭風俗通改

第二十四頁前六行使尚方識視刋本脫視字據風俗通增

第三十五頁後一行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刋本作日月如連珠五星如合璧據漢書改

第三十九頁前五行仍同甌閩刋本甌訛甄據漢書改

第三十九頁後六行水柵盡破刋本作壞其水柵據陳書章昭達傳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謄録監生臣范　楠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徐孝穆集卷六

詳校官原任編修臣徐立綱

徐孝穆集卷六

陳 徐陵 撰

詔

陳武帝即位詔

更運帝王所以御天三正相因夏殷所以宰世雖色分辭翰時異文質揖讓征伐迄用參差而育德振民義同一揆朕以寡昧時屬艱危國步屢屯天維三絶肆勤先后拯厥横流藉將帥之功兼猛士之力一匡天下再造黔黎梁氏以天禄永終歷數攸在遵與能之典集大命於朕躬顧惟菲德辭不獲亮式從天睠俯協民心受終文祖升禋上帝繼迹百王君臨萬宇若涉川水罔知攸濟寶業初建皇祚維新思俾惠澤覃被億兆可大赦天下改梁太平二年為永定元年賜民爵二級文武二等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人穀五斛逋租宿債皆勿復收其有犯鄉里清議贓汚淫盜者皆洗除先注與之更始長徒敕繫特皆原之亡官失爵禁錮奪勞一依舊

典

梁禪陳詔

五運更始三正迭代司牧黎庶是屬聖賢用能經緯乾坤彌綸區宇大庇黔首闡揚鴻烈草晦以明積代同軌百王踵武咸由此則梁德湮微禍亂薦發太清云始見困長蛇承聖之季又罹封豕爰至天成重竊神器三光亟沈七廟乏祀含生已泯鼎命斯墜我武元之祚有如綴旒靜惟屯剥夕惕載懷相國陳王有命自天降神維

嶽天地合德晷耀齊明拯社稷之横流提億兆之塗炭東誅逆叛北殲獯醜威加四海仁漸萬國復張崩樂重興絶禮儒館聿脩戎亭虛候大功在舜盛績惟禹巍巍蕩蕩無得而稱來獻白環豈直皇虞之世入貢素雉非止隆周之日固以效珍川陸表瑞煙雲甘露醴泉旦夕凝涌嘉禾芝草孳植郊甸道昭於悠代勲格於皇穹明明上天光華日月草故著於玄象代德彰於圖讖獄訟有歸謳歌爰適天之歷數實有攸在朕惟庸藐闇於古昔永稽崇替為日已久敢忘列代之遺典人祇之至願乎今便遜位別宮敬禪於陳一依唐虞宋齊故事

陳公九錫詔

肇昔元胎剖判太素氤氲崇建人皇必憑洪宰故賢哲之后牧伯征於四方神武之君大監治乎萬國又有一匡九合渠門之賜以隆戮帶圍温行宮之寵斯茂時危所以貞固運泰所以光熙斯乃千載同風百王不刋之道也太傅義興公允文允武乃聖乃神固天生德康濟

黔首昔在休期早隆朝寄遠踰滄海大拯交越皇運不造書契未聞中國其亡兵凶總至哀哀噍類譬彼窮牢悠悠上天莫云斯極否終則泰元輔應期救此將崩援兹已溺乘舟履輦架險浮深經畧中塗畢殲羣醜洎乎石頭姑孰流髓履腸一朝指撝六合清晏是用光昭下武翼亮中都雪三后之勍讎夷三靈之巨慝堯台禹佐未始能階殷相周師固非云擬重之以屯剥餘象荆楚大崩天地無心乘輿委御五湖薦食競謀諸夏八方綦

跱莫有匡救強臣放命黜我沖人顧影於荼孺之魂甘心於甯卿之辱却案下髻求哀之路莫從竊鈇逃責容身之地無所公神兵奄至不日清澄惟是孱蒙再膺天籙斯又巍巍蕩蕩無得而稱焉加以仗茲忠義屠彼妖逆震部夷氛稽山罷祲番禺蠡澤北鄙西郊殲厥凶徒罄無遺種斯則兆民之命修短所縣率土之基興亡是賴於是刑禮兼訓沿草有章中外成平遐邇寧一用能使陽光合魄曜象呈暉棲閣遊庭抱仁含信宏勲該於厚地大道格於玄天羲農炎昊以來卷領垂衣之世聖人濟物未有如斯者也夫備物典策桓文是膺助理陰陽蕭曹不讓未有功高於寓縣而賞薄於伊周凡厥人祇固懷延佇實由公謙撝自牧降損為懷嘉數遲回永言增歎豈可申茲雅尚久廢朝猷宜戒司勲敬升鴻典且重華大聖嬀汭惟賢盛德之祀無忘公侯之門必復是以殷嘉亶父繼后稷之官堯命羲和纂重黎之位況其本支攸建宜誓山河者乎其進公位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為陳公備九錫之禮加璽紱遠遊冠緑綟綬位在諸侯王上其鎮衛大將軍揚州牧如故

進武帝為長城公詔

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皇王盛則所謂元龜司空公南徐州刺史長城縣開國侯諱志華寅亮風度弘遠體文經武明允篤誠曩者率五嶺之強兵誅四海之讐敵固以勒功彝鼎書勲太常克定京師勤勞自重自鎮撫枌榆永寧豐沛東涼既息北蔡無歸代馬燕犀闕

糧坐甲固敵是求方欲大討於秦崤敦脩於輿睦協謀上相爰納朕躬思所以敬答忠勲用申朝典可進爵為長城縣公

陳文帝登祚尊皇太后詔

朕以虛薄才非弘濟竊守藩維常懷盈滿豈圖蒼昊不弔國步艱難皇嗣元良藐在崤渭二臣奉迎川塗靡從六傳還朝淹留永日今國圖無主家業事隆上奉父母之嚴規下逼羣臣之廷諍遂以庸質升纂帝基對揚大

化彌增號懼今宜式遵舊則奉上皇后尊號為皇太后
御慈訓宮一依前典若中流靜晏皇嗣歸來輒當解紱於
箕山之陽歸老於琅邪之國復子明辟還承寶圖若問
與夷無媿園寢

封始興王詔

漢祖天倫伯叔迨封晉元世系琅邪傳國仰惟二后重
光率由前典朕昔因藩次蒙繼本宗分在要荒久離寒
燠天嘉紹祚別命皇枝歸自峭函禮隔登獻每至霜庭

可履矚垣寢而懷悲風樹鳴條望章陵而增感今嗣王
乘德獲罪慈訓永言主奠宜自朕躬但國步時艱皇基
務切復奉家業升纂帝圖重違情禮言深哽慟可以第
二皇子叔陵為始興王

文

為陳武帝即位告天文

皇帝臣諱敢用玄牡昭告於皇皇后帝梁氏以圯剥薦
臻歷運有極欽若天應以命於諱夫肇有烝民乃樹司
牧選賢與能未常厥姓放勳重華之世咸無意於受終
當塗典午之君雖有心於揖讓皆以英才處萬乘高勛
御四海故能大庇黔首光宅區縣有梁末運仍葉遘屯
獯醜憑陵久移神器承聖在外非能祀夏天未悔禍復
羅寇逆嫡嗣廢黜宗支僭詐天地蕩覆紀綱泯絶諱爰
初投袂大拯横流重舉義兵實戡多難廢王立帝實有
厥功安國定社用盡其力是謂小康方期大道既而煙
雲表色日月呈瑞緯聚東井龍見譙邦除舊布新既彰

玄象遷虞事夏且協謳歌九域八荒同布哀款百神羣
祀皆有誠願梁帝高謝萬邦授以大寶諱自惟菲薄讓
德不嗣至於再三辭勿獲許僉以百姓須主萬幾難曠
皇靈眷命非可謙拒畏天之威用膺嘉祚永言夙志能
無慙德敬簡元辰升壇受禪告類上帝用荅民心永保
於我有陳惟明靈是饗

梁禪陳策文

咨爾陳王惟昔上古厥初生民驪連栗陸之前容成大

庭之代並結繩寫鳥杳冥慌忽故靡得而詳焉自羲皇
軒昊之君陶唐有虞之主或垂衣而御四海或無為而
子萬姓居之如馭朽索去之如脫敝屣裁遇許由便能
捨帝暫逢善卷即以讓王故知玄扈璇璣非關尊貴金
根玉輅示表君臨及南觀河渚東沈刻璧精華既竭耄
勤已倦則抗首而笑惟賢是與謬然作歌簡能斯授遺
風餘烈昭晰圖書漢魏因循是為故實宋齊授受又弘
斯義我高祖應期撫運握樞御宇三后重光祖宗齊聖
及時屬陽九封豕薦食西都失馭夷狄交侵乃梟天成
輕弄龜鼎惵惵黔首若崩厥角徽徽皇極將甚綴旒惟
王乃聖乃神欽明文思二儀並運四時合序天錫智勇
人挺雄傑珠庭日角龍行虎步爰初投袂日乃勤王電
掃番禺雲撤彭蠡揃其元惡定我京畿及王賀帝弘貿
茲冠履既行伊霍用保沖人震澤稽陰並懷叛逆獯羯
醜虜三亂皇都裁命偏師二邦自奠薄伐玁狁六戎盡
殪嶺南叛換湘郢結連賊帥既擒兇渠傳首用能百揆

時序四門允穆無思不服無遠不屆上達穹昊下漏淵
泉蛟魚並見謳歌攸屬況乎長彗橫天已徵布新之兆
壁日斯既實表更姓之符是以始創義師紫雲曜彩肇
惟尊主黃龍負舟楷矢素翬梯山以至白環玉玦慕德
而臻若夫安國字珉本因萬物之志時乘御宇良會樂
推之心七百無常期皇王非一族昔木德既季而傳祚
於我有梁天之歷數允集明哲式遵前典廣詢羣議王
公卿尹莫不攸屬敬從人祇之願授帝位於爾躬四海
困窮天祿永終王其允執厥中軌儀前式以副溥天之
望禋祀上帝時膺大禮永固洪業豈不盛歟

陳公九錫文

大哉乾元資日月以貞觀至哉坤元憑山川以載物故
惟天為大陟配者欽明惟王建國翼輔者齊聖是以文
武之佐磻谿蘊其玉璜堯舜之臣榮河鏤其金版況乎
體得一之鴻姿寧陽九之危厄拯橫流於碣石撲燎火
於崑岑驅馭於韋彭跨蹠於齊晉神功行而靡用聖道

運而無名者乎今將授公典策其敬聽朕命日者昊天不弔鍾亂於我國家網漏吞舟强胡内鬨茫茫宇宙惔惔黎元方足圓顱萬不遺一太清否亢橋山之痛已深大寶屯如平陽之禍相繼上宰膺運康救兆民鞠旅於滇池之南揚旌於桂嶺之北懸三光於已墜謐四海於羣飛屠猰㺄於中原斬鯨鯢於濠汜蕩寧上國光啟中興此則公之大造於皇家者也既而天未悔禍夷醜薦臻南夏崩騰西京蕩覆羣胡孔熾藉亂乘間推納藩枝

盜假神器冢司昏撓旁引寇讐既見貶於桐宮方謀危於漢閣皇運已殆何殊贅旒中國揺然非徒如綫公赫然投袂匡救本朝復莒齊都平戎王室朕所以還膺寶歷重履宸居挹建武之風猷歌宣王之雅頌此又公之再造於皇家者也公應務之初登庸惟始三川五嶺莫不窺臨銀洞珠宮所在寧謐孫盧肇釁越貊為災番郡阽危勢將淪殄公赤旗所指妖壘洞開白羽纔撝兇徒紛潰非其神武久喪南藩此又公之功也大同之末邊政不脩李賁狂迷竊我交愛敢稱大號驕恣甚於尉佗據有連州雄豪熾於梁碩公英謨雄筭電埽風行馳御樓船直跨滄海新昌典澈備歷艱難蘇歷嘉寧盡為京觀三山獠洞八角蠻陬遯矣水寓之鄉悠哉火山之國馬援之所不屆陶璜之所未開莫不懼我王靈爭朝邊候歸琛天府獻狀鴻臚此又公之功也自寇虜陵江宮闈幽辱公枕戈嘗膽提劒撫心氣涌青霄神飛紫闥而番禺連率本自諸夷言得其朋是懷同惡公仗此忠誠

乘機勦定執沛令而釁鼓平新野而據鞍此又公之功也世道初艱方隅多難勳門祭黠作亂衡疑兵切池隍衆兼夷獠公以國盜邊警知無不為恤是同盟誅其醜類莫不魚驚鳥散面縛頭懸南土黔黎重保蘇息此又公之功也長驅嶺嶠夢想京畿緣道酋豪遞為榛梗路養渠率全據大都蓄聚逋逃方謀阻亂百樓不戰雲梯之所未窺萬弩齊張高輣之所非敵公龍驤虎步嘯吒風雲山靡堅城野無强陣清妖氛於灊石滅沴氣於雩

都此又公之功也遷仕凶慝屯據大皐乞活類馬騰之軍流民多杜弢之衆推鋒轉鬬自北徂南頻歲稽誅實惟勍虜公坐揮三略遥制六奇義勇同心貔貅騁力雷奔電掣谷静山空列郡無犬吠之警叢祠罷狐鳴之盜此又公之功也王師討虜次屆淪波兵乏兼儲士有飢色公回麾蠡澤積穀巴邱億庾之詠斯豐壺漿之迎是衆軍民轉漕曾無砥柱之難舳艫相望如運敖倉之府犀渠貝冑顧蔑雷霆高艦層樓仰捫霄漢故使三軍勇

鋭百戰無前承此兵糧遂殄兇逆此又公之功也若夫英圖邁俗義旅如雲湓壘猜攜用淹戎略公志惟同奬師克在和鵠塞非虞鴻門是會若晉侯之擔白水如蕭王之推赤心屈體交盟人祇感咽故使舟師並路遠邇同心此又公之功也姑孰襟要崤函阻憑寇虜據其關梁大盜負其扃鐍公一校裁撝三雄並奮左賢右角沙漬土崩木甲殪於中原氊裘赴於江水他他藉藉萬計千羣鄂坂之隘斯開夷庚之道無塞此又公之功也義

軍大衆俱集帝京逆豎兇徒猶屯皇邑若夫表裏山河金湯險固疏龍首以抗殿揃華岳以為城雜虜憑焉強兵自若公回兹地軸抗此天羅曾不崇朝俾無遺噍軍容甚穆國政方脩物重覩於衣冠民還瞻於禮樂楚人滿道爭覩於葉公漢老銜悲俱歡於司隸此又公之功也内難初靖諸侯出關外郡傳烽鮮卑犯塞莫非且渠當戸中貴名王冀馬迯於淮南胡笳動於徐北公舟師步甲亘野横江殲厥羣羝遂殫封豨莫不結木而止戎

車靡遺遇濘而還歸驂盡殪此又公之功也公克黜禍難劬勞皇室而孫甯之黨翻啓狄心伊洛之間咸為虜戍雖金陵佳氣石壘天嚴朝暗戎塵夜喧胡鼓公三籌既畫八陣斯張裁舉靈鈺亦抽金僕咸俘醜類悉反高墉異李廣之皆誅同龐元之盡赦此又公之功也任約叛換梟聲不悛戎羯貪婪狼心無改穹廬氊幕抵北關而為營烏孫天馬指東都而成陣公左甄右落箕張翼舒埽是欃槍驅其獫狁長狄之種埋於國門椎髻之酋

烹於軍市投秦坑而盡沸噎灘水而不流此又公之功也一相居中自折奠鼎五湖小守妄懷同惡公風駕兼道秉羽杖戈玉斧將揮金鉦且戒妖酋震懾遽請灰釘熱槻以表其含弘焚書以安其反側此又公之功也賊龕兇横陵虐具區阻兵安忍憑災怙亂自古蟲言鳥迹混沌洪荒凡或虔劉未此殘酷公雖宗居汝潁世寓東南育聖誕賢之鄉含章挺生之地眷言桑梓公私憤切卓爾英狀承規奉筭戮此大憝如烹小鮮此又公之功

也亂離永久羣盜孔多浙左兇渠連兵構逆豈止千兵五校白雀黄龍而已哉公以中軍無率選是親賢奸寇逆窮淮然氷泮刑溏之所文命動其大威雷門之間句踐行其嚴戮英規聖迹異代同風此又公之功也同姓有扈頑凶不賓憑藉宗盟圖危社稷觀兵匯澤勢震京師驅率南蠻已為東帝公論兵於廟堂之上決勝於罇俎之間寇賈樊滕浮江下瀨一朝揃撲無待甸師萬里澄清非勞新息此又公之功也豫章妖寇依憑山澤繕

甲完聚多歷歲時結從連横爰洎交廣呂嘉既獲吳濮已鋤命我還師征其不恪連營盡拔偽黨斯擒曜聖武於匡山回神旌於蠡浙此又公之功也自八紘九野瓜剖豆分竊帝偷王連州比縣公武靈已暢文德又宣折簡馳書風猷斯遠至於蒼蒼浴日杳杳無雷北洎丈夫之鄉南踰女子之國莫不屈膝膜拜求吏款關此又公之功也京師禍亂亟積寒暄雙闕低昂九門寥豁寧秦宮之可顧豈魯殿之猶存五都簪弁百僚卿士胡服縵纓咸為戎俗高冠厚履希復華風宗微子麥穗之歌周大夫黍離之歎方之於斯未足為悲矣公求衣昧旦昃食高舂興搆宮闈具瞻遐邇膠庠宗稷之典六符十等之章還聞泰始之風流重覩永平之遺事此又公之功也公有濟天下之勲重之以明德凝神體道合德符天用百姓以為心隨萬幾而成務恥一物非唐虞之民歸含靈於仁壽之域上德不德無為以為夏長春生顯仁藏用忠信為寶風雨弗僭仁惠為基牛羊勿踐功成治

定樂奏咸雲安上治民禮兼文質物色邱園衣裾里巷
朝多君子野無遺賢菽粟同水火之饒工商富猗頓之
旅是以天無蘊寶地有呈祥滴露卿雲朝團曉映山車
澤馬服御登閑既景煥於圖書方葳蕤於史牒高勳踰
於象緯積德冠於嵩華固無得而稱者矣朕又聞之前
王宰世茂賞尊賢式樹蕃長總征羣伯二南崇絶四履
遐曠泱泱表海胙土惟齊巖巖泰山俾侯於魯抑又勤
王反鄭夾輔遷周召伯之命斯隆河陽之禮咸備況復

經營宇宙豈惟斷鼇足之功弘濟蒼生非直鑿龍門之
險而酬庸報德寂爾無聞朕所以垂拱當宁載懷慙悸
者也今授公相國以南豫州之陳留南丹陽宣城揚州
之吳興東陽新安新寧南徐州之義興江州之鄱陽臨
川十郡封公為陳公錫茲青土苴以白茅爰定爾邦用
建冢社昔旦奭分陝俱為保師晉鄭諸侯咸作卿士兼
其内外禮實攸宜今命使持節兼太尉王通授相國印
綬陳公璽紱使持節兼司空王瑒授陳公茅土金虎符

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相國秩踰三鉉任
總百司位絶朝班禮由事革其以相國總百揆除録尚
書之號上所假節侍中貂蟬中書監印章中外都督太
傅印綬義興公印策其鎮衛大將軍揚州牧如故又加
公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公禮為楨榦律等衡策四維皆
舉八柄有章是用錫公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以公
賤寶崇穀疏爵待農室富京坻民知榮辱是用錫公袞
冕之服赤舄副焉以公調理陰陽燮諧風雅三靈允降

萬國同和是用錫公軒縣之樂六佾之舞以公宣導王
猷弘闡風教光景所照鞮象必通是用錫公朱户以居
以公抑揚清濁褒德進賢髦士盈朝幽人虛谷是用錫
公納陛以登以公嶷然廊廟為世鎔範折衝四表臨御
八荒是用錫公武賁之士三百人以公執茲明罰期在
刑措象恭無赦干紀必誅是用錫公斧鉞各一以公英
猷遠量跨厲嵩溟混一車書括囊寰宇是用錫公彤弓
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以公天經地義貫徹幽明春

露秋霜允恭粢盛是用錫公秬鬯一卣圭瓚副焉陳國
置丞相已下一遵舊式往欽哉其恭循朕命克相皇天
弘建邦家允興洪業以光我高祖之休命

璽書

陳武帝下州郡璽書

夫三正革代商周所以應天五勝相推軒羲所以當運
梁德不造喪亂積年東夏奔騰西都蕩覆蕭勃干紀非
惟趙倫侯景滔天踰於劉載貞陽反篡賊約連兵江左

累屬於鮮卑金陵久非於梁國自有氤氲混沌之世龍
圖鳳紀之前東漢興平之初西朝永嘉之亂天下分崩
未有若於梁朝者也朕以虛薄屬當興運自昔登庸首
清諸越徐門浪泊靡不征行浮海乘山所在戡定冒遡
風塵騁馳師旅六延梁祀十翦強寇豈曰人謀皆由天
啓梁氏以天祿斯改期運永終欽若唐虞推其鼎玉朕
東西退讓拜手陳辭避舜子於箕山之陽求支伯於滄
洲之野而公卿敦逼率土翹惶天命難稽遂享嘉祚今
月乙亥升禮太壇言念遷桐但有慙德自梁氏將末頻
月亢陽火運斯終秋霖奄降翌日成禮圓丘宿設埃雲
晚霽星象夜張朝景重輪注三危之膏露晨光合璧帶
五色之卿雲顧惟寡薄彌慙休祉昧旦丕顯方思致治
卿等擁旄方岳相任股肱剖符名宇方寄恤隱王歷維
新念有欣慶想深求民瘼務在廉平愛惠以撫孤貧威
刑以禦強猾若有萑蒲之盜或犯戎商山谷之酋擅強
幽險皆從肆赦咸使聞知如或迷途俾在無貸今遣使

人具宣往旨念思善政副此虛懷

梁禪陳璽書

君子者自昭明德達人者先天弗違故能進退咸亨動
靜元吉朕雖蒙寡庶乎景行何則三才剖判九有區分
情性相乖亂離云起是以建彼司牧推乎聖賢授受者
任其時來皇王者本非一族人謀是與屈已從萬物之
心天意斯歸鞠躬奉百靈之命謳歌所往則攘袂以膺
之菁華已竭乃褰裳而去之昔在唐虞鑒於天道舉其

黎獻授彼明哲雖復質文殊軌沿革不同歷代因循斯風靡替我大梁所以考庸太室接禮貳宮月正元日受終文祖但運不常夷道無恒泰山岳傾偃河海沸騰電目雷聲之禽鉤爪鋸牙之獸咀齧含生不知紀極二后英聖相仍在天六夷貪狡爭侵中國縣王都帝人懷干紀一民尺土皆非梁地朕以不造幼罹閔凶仰憑衡佐亟移年序周成漢惠邈矣無階惟是童蒙心貽顛蹶若使時無聖哲世靡艱難猶當高蹈於滄洲自求於泰伯者矣惟王應期誕秀開籙握圖性道故其難聞嘉庸已其被物乾行同其燾覆日御比其貞明登承聖於復禹之功樹鞠子於興周之業滅陸渾於伊洛殲驪戎於鎬京大小二震之驍徒東南兩越之勍寇遽行天討無遺神策於是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仁霑葭葦信及豚魚殷牖斯空夏臺虛設民惟大畜野有同人升平頌平無偏無黨固以雲飛紫蓋水躍黃龍東伐西征晻映川陸榮光曖曖已冒郊廛甘露瀼瀼亟流庭苑車轍馬迹誰不率從蟠水流沙誰不懷德祥圖遠至非惟赤伏之符靈命昭然何止黃星之氣海口河目聖賢之表既彰握旄執鉞君人之狀斯偉且攝提無紀孟陬殄滅枉矢宵飛天弧曉映久矣夷羊之在牧時哉蛟龍之出泉草運之兆咸徵惟新之符並集朕以欽若勛華屢迴星琯昔者木運斯盡予高祖受焉今歷去炎精神歸樞紐敬以火德傳於爾陳遠鑒前王近謀羣辟明靈有悅

率土同心今遣使持節兼太保侍中尚書左僕射平樂亭侯王通兼太尉司徒左長史王瑒奉皇帝璽綬受終之禮一依唐虞故事王其時陟元后寧育兆民光闡洪猷以承昊天之休命

徐孝穆集卷六

陳武帝即位詔

漢律歷志土生金故為金德金生水故為水德水生木故為木德木生火故為火德火生土故為土德　漢劉向傳三統注張晏曰一曰天統謂周建子為正二曰地統謂殷建丑為正三曰人統謂夏建寅為正　晉王尼傳尼常歎曰滄海橫流處處不安也　任昉表千載一逢再造難荅　禮記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　書大誥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

梁禪陳詔

班固典引經緯乾坤出入三光注三光日月星也　史令出師頌渾一區宇　泰始皇本紀更名民曰黔首應劭曰黔亦黎黑也　左傳申包胥曰吳為封豕長蛇游食上國　陳武帝紀貞陽侯淵明即位改元天成　老子天下神器不可以有為為者敗之　書七世之廟可以觀德　左傳師曠對曰匱神乏祀易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公羊傳君若贅旒然　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書民墜塗炭　後漢曹褒傳詔曰漢遭秦餘禮壞樂崩世本西王母慕舜之德乃獻白環及玦　韓詩外傳周公居攝二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越裳氏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　史記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　魏文帝紀注甘露醴泉衆瑞並出陳書武帝紀梁紹泰二年三月自去冬至是甘露頻降於鍾山梅岡南澗及京口江寧縣境或至三數升大如奕碁子　漢公孫弘策嘉禾興朱草生此和之至也　呂氏春秋虞舜卿雲歌曰卿雲爛兮糾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　左傳晉文公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後漢竇融傳臣融有子年十五不得令　觀天文見讖記

陳公九錫詔

漢王莽傳張純等曰謹以六藝通義經文所見周官禮記宜於今者為九命之錫臣請錫命　奏可　後漢張衡靈憲賦元氣剖判剛柔始分清濁異位天成於外地定於內又太素之前寂莫冥默不可為象班固典引太極之原兩儀始分煙煙氳氳　管子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子賞以渠門赤旂　左傳云天王出居于鄭僖公二十五年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於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太叔于溫殺之於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於是始啟南陽　陳武

帝紀太平元年九月帝進封義興郡公二年八月帝進位太傅隋書揚州毗陵郡義興縣注舊曰陽羨置義興郡　書乃聖乃神乃武乃文　論語固天縱之將聖又天生德於予　漢書項羽嘗攻襄城襄城無噍類　窮牢未詳按董卓傳縱放兵士剽虜資物謂之搜牢注言牢固者皆搜索取之　魏略侍中陳羣尚書桓階奏曰諸明圖緯者皆言漢行氣盡黃家當興殿下應期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虞　木華海賦戲廣浮深　劉向新序扶傷舉死履腸涉血陳武帝紀江寧令陳嗣等據姑孰不從帝命侯安都等討平之聚其首為京觀漢陳平傳天下指揮即定　家語冠頌六合是式　詩下武維周　文選注三靈天地人也　左傳衛太叔文子曰今甯子視君不如弈棊張協賦棊布星羅　梁敬帝紀僧辯納貞陽侯淵明即偽位以帝為皇太子書金縢惟予沖人弗及知　左傳齊陳乞弒其君荼鮑子曰汝忘君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　左傳衛子

鮮以公命與寗喜言公曰荀反政由寗氏祭則寡人班固諸侯王表有進責之臺被竊鈇之言然天下謂之共主強大弗之能傾　陸機辯亡論神兵東驅奮寡犯衆　梁敬帝紀司空陳霸先襲殺王僧辯黜淵明而奉帝　南史杜龕傳貞陽侯淵明以龕為震州刺史吳興太守龕僧辯壻也僧辯敗龕乃據吳興以拒之部將杜泰降陳文帝龕尚醉不覺文帝斬之　南史張彪少亡命為盜頗有部曲王僧辯遇之甚厚引為爪牙與杜龕相似世謂張杜為東揚州刺史會僧辯見害時陳文帝已據震澤將及會稽彪將沈泰吳寶真等叛迎文帝彪遂敗走文帝遣劫殺之　隋書揚州南海郡南海縣注舊分置番禺縣荆州九江郡湓城縣注有彭蠡湖　左傳秆子曰命在養民死之長短時也　尚書中候黃帝時鳳凰巢阿閣麒麟在囿蔡邕琴操周成王琴歌曰鳳凰翔兮紫庭抱朴子鳳頭上青戴仁足下黃蹈信　呂氏春秋北方曰玄天　淮南子古有鑿頭而卷領以王天

下　禮記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齊世家會諸侯於葵丘周襄王使宰孔賜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輅命無拜左傳天王狩于河陽晉侯獻楚俘于王王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　漢王陵傳平謝曰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蕭曹傳贊二人同心遂安海內　謝朓詩霸功興寓縣　周禮司勳掌六鄉賞地之灋以等其功　舜典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堯典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　左傳史趙曰盛德必百世祀又卜偃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周本紀古公亶父復脩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堯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太史公自序重黎氏世序天地　魏志天子使魏公位在諸侯王上改授金璽赤紱遠遊冠後漢輿服志遠遊冠制如通天有展筩橫之於前無山述諸王所服也漢書諸侯王初帝初置金璽盭綬如淳曰盭綠也晉灼曰盭草名也似艾可染綠因以為綬名盭音戾　宋書州郡志順帝昇明元年改揚州刺史曰牧

進武帝為長城公詔

陳武帝紀元帝承制授帝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州刺史進封長城縣公承聖三年三月進帝位司空隋書揚州吳郡領長城縣詳九錫文　左傳高陽氏有才子八人明允篤誠　漢張耳傳南有五嶺之戍注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也　陳武帝紀太清二年冬侯景寇逼帝將赴援遣杜僧明胡穎將二千人頓於嶺上并學結始興豪傑同謀義舉　祭統衛孔悝之鼎銘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於蒸彝鼎　周禮司勳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　漢書高祖初起禱豐枌榆社樊噲傳噲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　後漢班超傳疏曰代馬依風　左傳趙穿怒曰衰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　晉漢

春秋氏池縣大柳谷口有蒼石立水中其文曰大討曹

陳文帝登祚尊皇太后詔

陳后妃傳武宣章皇后諱要兒吳興烏程人本姓鈕父景明幼為章氏所養因改焉武帝先娶同郡錢仲方之女早卒後乃聘后永定元年立為皇后武帝崩后密與中書舍人蔡景歷定計召文帝及即位尊后為皇太后宮曰慈訓太建二年崩謚曰宣　南史衡陽獻後漢明帝紀制曰朕以虛薄何以享斯　南史衡陽獻王昌字敬業武帝第六子也景平拜長城國世子吳興太守魏克荆州與宣帝俱遷長安武帝即位頻遣使請宣帝及昌周人許而未遣及武帝崩乃遣之時王琳作梗中流昌不得還居於安陸天嘉元年封衡陽郡王入境濟江於中流殞之使以溺告謚曰獻　漢書代王令張武等六人乘六乘傳詣長安武仲堯舜致天下而讓焉乃退而遯耕於中岳潁水之　皇甫謐高士傳許由字

陽箕山之下　晉書百僚稱上尊號中宗慨然流涕曰吾本琅邪王諸賢見逼不已乃呼私奴命駕將返國　書洛誥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左傳宋穆公疾召大司馬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

封始興王詔　陳書始興王叔陵字子嵩高宗第二子也太建元年封始興郡王奉昭烈王祀　穀梁傳兄弟天倫也漢高帝紀六年以碭郡薛郡鄭郡三十六縣立弟文信君交為楚王交高祖同父少弟也以雲中雁門代郡五十三縣立兄宜信侯喜為代王喜即仲也　周禮疏天子謂之帝系諸侯謂之世本詳登祚詔　國語蠻夷要服戎狄荒服　祭義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　商頌寢成孔安　說苑吾丘子擁鐮戴索而哭對孔子曰樹欲靜而風不定子欲養而親不在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得再見者親也　後漢地理志章陵故舂陵世祖更名明帝紀車駕從皇太后幸章陵觀舊廬　陳宣帝紀光大二年十一月慈訓太后黜廢帝為臨海王以帝入纘皇統　隋書南海郡曲江縣注舊置始興郡

為陳武帝即位告天文

湯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詩皇皇后帝　左傳云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　蜀志譙周問杜瓊曰昔周徵君羣以為當塗高者魏也其義何也瓊曰魏闕名也當塗言高聖人取類言爾又周嘗書版示文王曰典午忽兮月酉沒兮典午者謂司馬也月酉者謂八月也至八月而司馬文王崩詳策文　左傳伍員諫吳子曰少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殪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左傳楚子投袂而起　易坤靈圖至德之萌日月若連璧也　漢天文志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此高皇帝受命之符也纂要云五星謂之五緯　魏文帝紀初漢熹平五年黃龍見譙太史令單颺曰其國後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亦當復見陳武帝紀太平元年九月丁未中散大夫王彭牋稱今月五日平旦於御路見龍迹自大社至象闕亘三四里張衡靈憲賦地有九域山川貫誼過秦論有并吞八荒之心　左傳襄公十一年同盟于亳載書曰羣神羣祀　繫辭聖人之大寶曰位　皋陶謨一日二日萬幾　陳武帝紀梁帝遜於別宮帝謙讓再三羣臣固請乃許之　書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

梁禪陳策文

三皇本紀自人皇已後有五龍氏燧人氏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卷須氏栗陸氏驪連氏赫胥氏尊盧氏混沌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蓋三皇以來有天下者之號　莊子容陳氏大庭氏結繩而用之晉魏恒書勢黃帝之史沮誦蒼頡眺彼鳥迹始作書契　古逸詩伯牙水僊操序山林窅冥　書五子之歌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　孟子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　逸士傳堯之讓許由也由以告巢父巢父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非吾友也乃擊其膺而下之許由悵然不自得乃遇清泠之水洗其耳拭其目曰向者聞言負吾友遂去終身不相見　高士傳善卷者舜以天下讓之卷遂入深山　黃錄黃帝坐玄扈洛上與大司馬容光左右輔周昌等百二十人臨觀鳳皇銜圖置帝前圖以黃金為柙書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　徐廣輿服志天子輅金根車　竹書紀年舜設壇於河依堯故事至於下昊榮光休至黃龍負圖出於壇畔　帝王世紀後年二月堯率羣臣刻璧為書東沈洛水　竹書紀年帝載歌曰鼓乎鼓之軒乎舞之菁華已竭褰裳去之　書大禹謨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　尚書大傳十有四祀鍾石笙

笑變聲樂未罷疾風發屋天大雷雨帝沈首而笑曰明哉一人天下也乃見於鍾石　尚書大傳謠然作大唐之歌按南史本作謖非　司馬相如封禪文晻昧昭晰　後漢獻帝紀建安二十五年三月改元延康冬十月皇帝遜位魏王丕稱天子奉帝為山陽公魏志陳留王咸熙二年二月使使者奉皇帝璽綬冊禪位於晉嗣王如漢魏故事宋武帝紀晉琅邪王元熙二年六月禪位於宋改元永初封晉帝為零陵王齊高帝紀宋順帝昇明三年四月帝禪位於齊改元建元封宋帝為汝陰王梁武帝紀齊和帝中興二年四月下詔禪位改元天監封齊帝為巴陵王　吳志賀齊傳齊曰殿下以神武應期廓開玉業　漢匈奴傳王室遂衰戎狄交侵　泉古暨字　後漢宦者傳論魏武因之遂遷寵鼎　老子聖人在天下憒憒為天下渾其心注憒憒常恐怖也後漢寒朗傳贊憒憒楚黎詳梁禪陳詔　書百姓懍懍若崩厥角　書次五曰建用皇極　東觀漢紀日角偃月相之極貴晉書載紀慕容德額有日角偃月重文洛書黑帝子湯長八尺一寸珠庭　宋武帝紀桓玄妻劉氏謂玄曰劉裕龍行虎步恐必不為人下　漢書宣帝紀昭帝崩毋嗣大將軍霍光請皇后徵昌邑王賀王受皇帝璽綬光奏王賀淫亂請廢高后紀立恒山王弘為皇帝大臣相與陰謀以為少帝及三弟為王者皆非孝惠子徧共誅之尊立文帝賈誼疏冠雖敝不以苴履　漢書項氏畔換師古曰畔換猶言跋扈也　書無遠弗屆尚書大傳舜時蛟魚踴躍于其淵遷虞而事夏也　左傳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漢五行志董仲舒以為此食又既象陽將絕夷狄主上國之象也　陳武帝紀侯景登石頭城密謂左右曰此軍上有紫氣不易可當又帝進軍頓西昌有黃龍見水濱　家語武王克商肅慎氏貢楛矢石砮詳梁禪陳詔　老子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　左傳王孫滿曰周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漢劉向疏王者必通三

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　南史阮孝緒傳齊為本行

陳公九錫文

尚書中候王至磻溪之水呂尚釣於崖王下拜尚荅曰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呂佐檢德來昌來提撰爾雒鈐報在齊及佐周克殷封於齊　吳越春秋禹案黃帝中經曰在九疑山東南天柱號曰委宛其書金簡青玉為字禹乃求之夢赤繡文衣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候禹令齊三日禹乃得書言治水之要　老子侯王得一而天下正　漢書陽九厄曰初入百六陽九　禹貢至于碣石入于海孟子洪水橫流　書火炎崑岡玉石俱焚　漢書注師古曰丞韋國彭姓　左傳秦伯西戎晉主東夏齊王融曲水詩序跨蹤昌姬　漢皓吏傳序網漏於吞舟之魚　詩內奚于中國覃及鬼方　晉陸機功臣頌茫茫宇宙上墜下黷　莊子圓臚方趾　南史梁武帝太清三年崩列仙傳軒轅自擇亡日與羣臣辭還葬橋山山崩棺空惟有劒舄在棺焉　南史簡文帝大寶二年崩晉書漢主劉聰陷洛陽遷懷帝於平陽太子業即位於長安是為愍帝劉曜陷長安送帝於平陽皆遇害　華陽國志滇池縣有滇水周回二百里似如倒流故俗曰滇池　山海經桂林有八樹在番禺東隋書熙平郡桂嶺縣注舊曰興安開皇十八年改名恐非揚雄劇秦美新海水羣飛注喻大亂也　淮南子堯使羿殺窫窳斷修蛇擒封豨萬民大悅　左傳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於是乎有京觀淮南子日曜於蒙谷之浦注蒙谷蒙汜之木也　南史湘東王繹承制授霸先交州刺史尋改南江州刺史與王僧辯擊斬侯景　殷本紀伊尹放太甲于桐宮　漢金日磾傳莽何羅衷白刃從東廂上見日磾色變行觸寶瑟僵日磾捽胡投何羅殿下得擒縛之　公羊傳中國不絕若綖也　戰國策王孫賈入市呼曰淖齒亂齊國殺

陳公九錫文

湣王欲與我誅之者袒右乃攻淖齒殺之求湣王子法章共立以為齊王保莒城以拒燕軍　左傳齊侯使管夷吾平戎於王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　南史西魏遣于謹入江陵執元帝霸先與王僧辯迎元帝子方智至建業承制齊遣高渙送淵明來主梁嗣僧辯納之以方智為太子霸先殺僧辯廢淵明復立方智是為敬帝　南史孫冏盧子雄討李賁衆潰而歸武林侯諮誕奏冏等逗留賜死子雄弟子略及杜僧佑周文育等率衆攻廣州參軍陳霸先帥精甲三千擊破之釋僧佑文育為主帥　國語吳晉會于黃池吳王赤旗赤羽之矰望之如火　陸機漢高祖功臣頌胡馬洞開　家語子路曰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　左傳民逃其上曰潰　魏王粲從軍詩所從神且武馬得久勞師　南史武帝大同十年李賁自稱越帝置百官以霸先為交州司馬與交州刺史楊瞟討賁賁敗奔嘉寧城復率衆出屯典澈湖霸先乘流先進賁衆大潰竄入屈獠洞屈獠斬賁賁兄天寶收餘兵圍愛州霸先討平之陳書武帝紀十一年六月軍至交州賁衆數萬於蘇歷江口立城柵以拒官軍瞟推高祖為前鋒所向摧陷賁走典澈湖於屈獠所斬立砦　隋書揚州交阯郡注舊曰交州九真郡注梁置愛州　漢書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行南海尉事高祖定天下遣陸賈立佗為南粵王其後佗乃自尊號南武帝　陳琳檄吳文跨州連郡有威有名十有餘輩　未詳按通鑑黃門郎史淑自長安犇涼州稱愍帝出降前一日使淑齎詔賜張寔拜涼州牧承制行事先是長安謠曰秦川中血沒脛唯有涼州倚柱觀及漢兵覆關中氐羌掠隴右雍秦之民死者什八九獨涼州安全　權曰晉王諒傳初新昌太守梁碩自領交阯　晉地理志新昌郡吳置　宋州郡志越嶲太守蘇利長隋書交阯郡領嘉寧縣　左思魏都賦蠻陬夷落谷蠡王次右賢王次左谷蠡王謂之四角次左右日逐王次左右溫禺鞮王次左右斬將王是為六角皆單于子弟次第當為單于者也　陸機詩令固水鄉士　東方朔神異經南荒之外有火山晝夜火然　廣州記馬援討平交阯於嶠南立銅柱以表漢之極界　晉書交州牧陶璜上言交廣東西數千里不賓屬者六萬餘戶服官役纔五千餘家二州脣齒惟兵是鎮　後漢竇融傳贊王靈以宣惠　王屮頭陀寺碑炎區九譯沙場一候　注一候者言少邊候者　後漢百官志　周禮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　晉劉琨傳琨枕戈待旦吳越春秋句踐反國飲食必嘗膽　漢高帝紀吾以布衣提三尺劒取天下酷吏傳大將軍光因舉手自撫心曰使我至今病悸　淮南子鴻鵠背負青天膺摩赤霄　陸機辨亡論反帝座於紫闥　陳武帝紀侯景冠逼帝將赴援廣州刺史元景仲陰將圖帝帝與成州刺史王懷明等馳檄以討景仲景仲縊於閤下帝迎蕭勃鎮廣州　易西南得朋　左傳韓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　漢書父老帥子弟殺沛令立高祖為沛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而釁鼓　後漢光武紀光武初騎牛殺新野尉乃得馬　漢書貨殖傳桀黠奴人之所患隋書永安郡注後齊置衡州澧陽郡崇義縣注後周置衡州零陵郡營道縣注有九疑山南史臨賀內史歐陽頠監衡州蘭裕蘭京禮扇誘始興等十郡共攻頠霸先救之悉擒裕等仍監始興郡事并厚結豪傑共謀義舉　丘遲書魚遊于沸鼎之中漢李陵傳陵曰各鳥獸散猶有得脫歸報天子者　左傳晉州綽射殖綽中肩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丙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坐於中軍之鼓下　後漢鄭弘傳政有仁惠民稱蘇息　陳武帝紀蔡路養起兵據南康時蕭勃鎮廣州遣腹心譚世遠為曲江令與路養相結同逼義軍大寶元年帝發始興次大庾嶺大破路養軍進頓南康帝發南康灨石舊有二十四灘灘多巨石行旅以為難帝之發也水暴起數丈三百里間巨石皆沒隋書揚州南康郡雩都縣注舊廢平陳置南康縣注舊

曰瀸　書武成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　後漢公孫瓚傳兵法百樓不攻吾樓櫓千里食此穀足待天下之變墨子公輸般為雲梯以攻宋墨子解帶為城以牒為械輸般九攻墨子九拒　孫臏傳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龐涓果夜至斫木下齊軍萬弩俱發涓乃自剄曰遂成孺子之名漢書淮南王安使陳喜枚赫作輒車　後漢何進傳主簿陳琳曰今將軍龍驤虎步高下在心此猶鼓洪爐燎毛髮耳　陳書武帝紀高州刺史李遷仕據大皐遣主帥杜平虜帥千人入瀸石魚梁又南史李遷仕遣主帥杜平虜將兵逼南康陳霸先遣周文育擊走之據其城遷仕復擊南康霸先遣杜僧明等擒斬之　蜀志馬騰子超率諸戎以擊隴上郡縣據冀城吏民梁寬等閉城門乃奔漢中依張魯聞先主圍成都密書請降　晉書流民四五萬家一時俱反以醴陵令杜弦為湘州刺史　李康運命論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略之說注上中下三計　漢書陳平六出奇計　後漢段熲傳張奐又言羌一氣所生不可誅盡山谷廣大不可空靜　漢王溫舒傳溫舒為河內太守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盡十二月郡中無犬吠之盜　漢書陳勝吳廣聚叢祠中夜擣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　爾雅大波為瀾小波為淪　左思吳都賦器械兼儲注兼儲蓄積也　南史王僧辯乘勝下湓城霸先引兵三萬人發南康進頓西昌會僧辯於湓城霸先有糧五十萬石分三十萬以資僧辯于廢等皆棄城走　詩我庾維億孟子簞食壺漿以迎王師　漢書宣帝紀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設常平倉以給北邊省轉漕溝洫志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砥柱之艱敗亡甚多　漢武帝紀舳艫千里注其船多前後相銜不絕又酈食其傳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藏粟甚多　吳都賦戶有犀渠注盾名詩貝胄朱綅　左傳王于虎盟諸侯於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又師克在和不在衆　梁元帝古覽賦沿鵲塞於潯陽　漢書沛公從百餘騎至鴻門謝羽　左傳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　後漢書銅馬降蕭王輕騎入其營渠帥曰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服乎　南史湘東王命僧辯等東擊侯景舳艫數百里霸先率甲士三萬舟艦二千自南江出湓口會僧辯築壇歃血共讀盟文流涕慷慨　漢外戚傳注師古曰扃短關也　漢書匈奴有左賢王右賢王左傳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於太原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　漢鼂錯傳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孟康曰木薦以木版作如盾　漢匈奴傳自君王以下咸被旃裘　司馬相如上林賦他他籍籍填阬滿谷　晉惠帝紀永寧元年趙王倫篡位齊王冏起兵討倫成都王穎河間王顒常山王乂新野公歆皆舉兵應之倫遣其將孫輔出鄂坂以拒冏　左傳西鉏吾曰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　注夷庚吳晉往來之道也　南史侯子鑒據姑孰南洲以拒西師僧辯等至子鑒帥步騎挑戰又以鵝舸千艘戴戰士僧辯麾細船皆退留大艦夾泊兩岸子鑒之衆謂水軍欲退徑出趨之大艦斷其歸路鼓譟大呼合戰江中子鑒大敗僅以身免　左傳子犯曰表裏山河必無害也　漢蒯通傳金城湯池不可攻也　西京賦疏龍首以抗殿注龍首山名　過秦論踐華為城　博物志地有三千六百軸　禮記軍容不入國　後漢光武紀司隸官屬衣冠制度皆如舊儀父老舊吏見之莫不垂涕悲喜　左傳白公勝作亂葉公至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若見君面是得艾也乃免胄而進　南史景兵敗入柵其將盧暉略以石頭降僧辯入據之景與霸先殊死戰衝陣不動景衆大潰　南史齊將潘樂侵梁圍秦郡霸先與戰破之斬首萬餘級晉書鮮卑東胡種名齊神武帝紀神武既累世北邊故習其俗遂同鮮卑　漢書注且渠當戶匈

奴官名　漢李廣傳上使中貴人從廣服虔曰內臣之貴幸者　魏志梁習傳名王稽顙　左傳司馬侯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晉劉琨傳中夜奏胡笳賊皆流涕　左傳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　左傳戰於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　左傳襄十四年衛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衎二十六年甯喜弒其君剽　左傳疆場無主則啟戎心　南史廣陵喬人朱盛等潛聚黨謀襲殺齊刺史溫仲邕遣使求援霸先因進軍圍廣陵齊主來告曰請釋廣陵之圍必歸廣陵歷陽兩城霸先引兵還京口江北之民從之濟江者萬餘口　孫盛晉陽秋秦始皇時望氣者言五百年後金陵之地有天子氣於是改金陵曰秣陵　晉書諸葛亮造八陣圖　左傳齊惠榮高之難公使王黑以靈姑銔率請斷三尺焉而用之　左傳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　漢書李廣曰吾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　南史譙秦刺史徐嗣徽南豫州刺史任約襲建康不克入於石頭以叛十一月齊遣兵援之霸先及齊人戰敗之嗣徽約奔齊　說苑談叢篇梟逢鳩梟曰我將東徙鳩曰何故梟曰鄉人皆惡我鳴以故東徙鳩曰子能更鳴可矣不能更鳴東徙猶惡子聲　左傳富辰曰狄固貪惏　左傳楚子文曰諺曰狼子野心　漢西域傳公主歌曰穹廬為室兮旃為牆　漢高帝紀蕭何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　漢書帝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　晉書周訪討杜曾使李桓督左甄許朝督右甄　東京賦鸛鶴魚麗箕張翼軫　爾雅彗星為欃槍　詩薄伐玁狁　左傳獲長狄僑如埋其首於子駒之門　漢書李陵衛律皆胡服椎結　白起傳趙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起乃挾詐盡阬殺之　漢高帝紀羽敗漢兵濰水上水為之不流　易鼎折足　左傳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剥圭以為鍼柲敢請命　詩鉦人伐鼓說文云鉦鐃也似鈴柄中上下通所以止鼓　魏畧王凌自知罪重試索棺釘以觀太傅意太傅給之遂自殺　左傳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楚子焚其櫬而命之　後漢光武紀誅王郎叔文書得吏人與郎交關誘毀者數千章光武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　南史前青州刺史程靈洗率兵救僧辯力戰軍敗久之乃降霸先義之　左傳隱公四年衆仲曰州吁阻兵而安忍　左傳子桑曰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　揚子洪荒之世詳梁禪陳文　左傳呂相絕秦曰虔劉我邊陲　南史霸先吳興長城下若里人自云漢太丘長寔之後　左思蜀都賦揚雄含章而挺生　詩維桑與梓必恭敬止　尚書元惡大憝　老子治大國如烹小鮮　南史杜龕據吳興以叛霸先表自東討仍還都命周文育進討龕龕以城降誅之　後漢光武紀五校賊帥高扈袁紹傳結擊賊劉石青牛角黃龍左校郭大賢李大目于氐根等　魏陳琳檄吳文七國之兵瓦解冰泮　水經注會稽山東有硎去禹廟七里深不見底謂之禹井　劉獻定軍禮吳王夫差啟蛇門以厭越人越為雷門以禳之擊大鼓於雷門之下而蛇門聞焉　南史東揚州刺史張彪圍臨海太守王懷振於剡嚴霸先遣兄子蒨周文育襲會稽討彪若邪村人斬彪傳首建業　漢吳王濞傳以爰盎為泰常使吳王聞爰盎來笑而應曰我已為東帝尚誰拜　晏子春秋不出尊俎之間折衝千里之外　寇恂賈復光武功臣樊噲滕公夏侯嬰高帝功臣　漢書武帝有下瀨將軍說文揃摵也書盤庚其猶可撲滅　周禮甸師王之同姓有罪則死刑焉　後漢馬援傳交阯女子徵則徵貳反拜援為伏波將軍大破之封新息侯　南史蕭勃起兵於廣州遣歐陽頠及其將傅泰蕭孜為前軍南江州刺史余孝頃以兵會之霸先命周文育由間道兼行據顧及孜泰孝頃之間築城饗士顧等大駭文育遣周鐵虎等襲顧擒之文育盛陳兵甲與顧乘舟而宴巡蹠口城下使其徒丁法洪攻泰擒之孜孝頃退走勃軍聞之恟懼遂殺勃　隋書揚州豫章郡豫章縣注舊置豫章

郡　左傳太叔完聚繕甲兵　隋書揚州南海郡注舊置廣州梁陳並置督府　漢書武帝時南粵相呂嘉反秋命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討之得嘉為臨蔡侯又吳王濞兵敗亡走東越東越鋌殺吳王盛其頭馳傳以聞　魏文帝紀帝聞備兵東下與權文戰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羣臣曰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孫權上事今至矣後七日破備書到　南史周文育送顧等於建康霸先釋而厚待之孜孜頃猶據石頭多設船艦夾水而陣霸先遣侯安都助文育擊之安都潛師燒其船艦水陸攻之孜出降孝頃逃歸霸先以顧聲著南土復以為衡州刺史使討嶺南未至其子紇已克始興顧至諸郡皆降遂克廣州　淮南子九州之外有八埏八埏之外有八紘八紘之外有八極　鮑昭蕪城賦出入三代五百餘載竟瓜剖而豆分　魏志注令曰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　魏略王凌面縛水次曰卿特折簡召我我何敢不至而乃引兵來乎

司馬宣王曰以卿非折簡可呼故也晉陽秋劉弘為荊州刺史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也　淮南子日出於暘谷浴於咸池　西域傳無雷國王治鹿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　淮南子凡海外三十六國自西北至西南方有女子民丈夫民山海經丈夫國在維鳥北其為人衣冠帶劒南史齊永元元年扶桑國有沙門慧深來云扶桑東千餘里有女國二三月競入水則任娠六七月產子女人胸前無乳頂後生毛根白毛中有汁以乳子百日能行三四年則成人　漢司馬相如傳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穆天子傳乃膜拜而受注今之胡人禮佛舉手加額稱南膜者即此也　漢書宣帝甘露二年匈奴呼韓邪款五原塞願奉國珍朝　南史敬帝太平二年領軍將軍徐度燒齊船舶三千艘夏四月齊遣使通和　漢張良傳沛公入秦宮殿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欲留居之　晉王延壽魯靈光殿賦序靈光巋然獨存　趙世家武靈王呂

樓緩謀曰吾欲胡服莊子趙太子悝謂莊周曰吾主所見劒士皆縵胡之纓　漢王莽傳莽好厚履高冠以氂裳衣　尚書大傳微子朝周過殷故墟見麥秀之蘄蘄兮禾黍之蠅蠅也曰此故父母之國乃為麥秀之歌　詩彼黍離離南史侯景東奔王克開臺城門引襄之橫入宮是夜遺燼燒太極殿及東西堂延閣祕署皆盡羽儀輦輅莫有孑遺　書太甲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淮南子日經於泉隅是謂高舂書無逸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漢鄒陽傳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　泰始晉武帝年號永平東漢明帝年號　南史敬帝太平元年起雲龍神武門二年繕廟堂供備祀典　漢王吉傳敝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　老子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詩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　蔡邕獨斷黃帝樂曰雲門堯樂曰咸池　漢書倚頓用鹽鹽起與王者埒富　揚雄太玄紫霓而雲　晉張華傳妙達緯象　左傳楚子使與師言管

仲對曰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又吳公子札來聘為之歌齊曰美哉決決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又衆仲曰胙之土而命之氏又子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又展喜對曰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　詩王命召虎式辟四方三皇本紀女媧錄五色石以補天斷鼇足以立四極聚蘆灰以止滔水　淮南子禹鑿龍門平水土民乃得而陸處　後漢謝弼傳爵賞之設必酬庸勳　後漢章帝八王傳仰恃明主垂拱受成　隋書揚州淮南郡注舊曰豫州梁曰南豫州廬江郡注梁置南豫州宣城郡注舊置南豫州淮南郡安豐縣注梁置陳留安豐二郡丹陽郡江寧縣注梁置丹陽郡及南丹陽郡陳省南丹陽郡宣城郡宣城縣注舊曰宛陵置宣城郡丹陽郡注自東晉已後置郡曰揚州吳郡烏程縣注舊置吳興郡會稽郡注梁置東揚州陳初省遂安郡雉山縣注舊置新安郡信安郡新興縣注梁置新州新寧郡宋書州郡

志晉安帝始分淮北為北徐淮南猶為徐州後又以幽冀合徐青并合兖武帝永初二年加徐州曰南徐而淮北但曰徐文帝元嘉八年更以江北為南兖州江南為南徐州治京口割揚州之晉陵兖州之九郡僑在江南者屬焉故南徐州備有徐兖幽冀青并揚七州郡邑隋書荆州九江郡注舊置江州揚州鄱陽郡鄱陽縣注舊置臨川郡　漢齊懷王傳小子閎受茲青社張晏曰王者以五色土為大社封置鄱陽郡臨川郡臨川縣注舊置臨川郡　漢齊懷王四方諸侯各以其方色土與之苴以白茅歸以立社燕世家成王時召公為三公自陝以西召公奭主之自陝以東周公旦主之　左傳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桓公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　南史王瑒字子瑛梁元帝時位太子中庶子陳武帝入輔以為司徒左長史　漢文帝紀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者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八柄詔王馭羣臣　漢王莽傳鸞路乘馬戎路乘馬注師古曰鸞路路車之施鸞者也四馬曰乘戎路戎車也　漢王莽傳衮冕衣裳句履注孟康曰今齋祀履舄頭飾也出履二寸　漢丙吉傳吉曰三公調和陰陽　文選潘勗魏公九錫文注軒縣諸侯樂也　左傳隱公始用六佾　周禮鞮鞻氏掌四夷之樂又象胥氏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　漢王莽傳朱戶納陛注師古曰尊者不欲露而升陛故納之於霤下也文選注朱戶天子禮也　史記蔡澤傳不出廊廟　書光被四表文選注虎賁言其猛也皆百夫長　堯典象恭滔天　左傳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　漢王莽傳左建朱鉞右建金戚注師古曰鉞戚皆斧屬　漢王莽傳彤弓矢盧弓矢注師古曰彤赤色盧黑色旅音盧　孝經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　祭義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詳封始興王詔　漢王莽傳秬鬯二卣圭瓚二注師古曰秬鬯香酒也卣中尊也以圭為勺末　書說命格于皇天

陳武帝下州郡璽書

詩天降喪亂　晉佛圖澄傳劉載已死載從弟曜篡襲偽位　後漢書獻帝興平二年三月李傕脅帝幸其營焚宮室郭汜攻李傕矢及御前明年正月改元建安　晉書懷帝永嘉五年劉聰使呼延晏等陷洛陽遷帝於平陽遇害　周本紀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寶玉　周禮冬日至祀天於圓丘晉王濬傳設宿部分行有次第陳武帝紀永定元年冬十月乙亥皇帝即位於南郊柴燎告天先是氛霧雨雪晝夜晦冥至是日景氣清晏　管子盛魄重輪六合俱照非日月能乎呂氏春秋水之美者有三危之露　漢書太初歷晦朔弦望皆最密日月如合璧詳梁禪陳詔　左傳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蒲之澤　書戎商必克

梁禪陳璽書

書萬邦黎獻　電目雷聲未詳按帝王世紀黃帝於東海流波山得奇獸狀如牛蒼身無角能走出入水則風雨目光如日月其音如雷黃帝殺之以其皮為鼓聞五百里　神異經窮奇鋸牙鉤爪遇忠信之人則噬而食之　魏略侍中陳羣尚書桓階奏曰尺土一民皆非漢有　佐助期漢以蒙孫亡說者以蒙孫漢二十四帝童蒙昏愚以弱亡　高士傳舜以天下讓支伯支伯遂不知所之　張衡東京賦高祖膺籙受圖左傳僖公二十五年秋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　左傳晉伐驪戎注杜預曰驪戎在京兆新豐縣　漢書中山王勝對曰文王拘於牖里　張衡東京賦治致升平之德漢王莽傳策羣司曰赤熒頌平考聲以律　詩零露瀼瀼論衡甘露味如蜜王者太平之應　左傳楚子革曰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皆將必有車轍馬迹焉　史記齧

項紀北至幽陵南至交阯西至流沙東至蟠木動靜之物小大之神莫不祗屬　後漢光武紀同舍生彊華奉赤伏符至曰劉秀發兵捕不道魏志太祖武皇帝沛國譙人諱操字孟德初桓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遼東殷馗善天文言後五十年當有真人起於梁沛之間至是而公始起　孝經援神契孔子海口含海劉峻辯命論河目龜文公侯之相　屈原離騷攝提貞於孟陬注攝提星名隨斗柄以指十二辰者也正月為陬天官書項羽拔鉅鹿枉矢西流天狼下有四星曰弧合誠圖曰弧主司兵兵弩象也　淮南子本經訓夷羊在牧注許慎曰夷羊土神商之將亡見於商郊牧野之地　孝經援神契德至淵泉則黃龍見　袁宏漢紀獻帝詔曰炎精之數既終行運在乎曹氏　通考自魏以後始有九品之制以辨官位之高卑北魏以九品分正從梁分十八班諸亭侯十班詳九錫文

徐孝穆集備考

本傳

徐陵字孝穆東海郯人也祖超之齊鬱林太守梁員外散騎常侍父摛梁戎昭將軍太子左衛率贈侍中太子詹事謚貞子母臧氏嘗夢五色雲化而為鳳集左肩上已而誕陵焉時寶誌上人者世稱其有道陵年數歲家人攜以候之寶誌手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光宅惠雲法師每嗟陵早成就謂之顏回八歲能屬文十二通莊老義既長博涉史籍縱橫有口辯梁普通二年晉安王為平西將軍寧蠻校尉父摛為王諮議王又引陵參寧蠻府軍事大通二年王立為皇太子東宮置學士陵充其選稍遷尚書度支郎出為上虞令御史中丞劉孝儀與陵先有隙風聞劾陵在縣贓汙因坐免久之起為南平王府行參軍遷通直散騎侍郎梁簡文在東宮撰長春殿義記使陵為序又令於少傅府述所製莊子義尋遷鎮西湘東王中記室參軍太清二年兼通直散騎常侍使魏魏人授館宴賓是日甚熱其主客魏收嘲陵

曰今日之熱當由徐常侍來陵即荅曰昔王肅至此為魏始制禮儀今我來聘使卿復知寒暑收大慙及侯景寇京師陵父搞先在圍城之内陵不奉家信便蔬食布衣若居憂恤會齊受魏禪梁元帝承制於江陵復通使於齊陵累求復命終拘留不遣陵乃致書於僕射楊遵彥遵彥竟不報書及江陵陷齊送貞陽侯蕭淵明為梁嗣乃遣陵隨還太尉王僧辯初拒境不納淵明往復致書皆陵辭也及淵明之入僧辯得陵大喜接待餽遺其

禮甚優以陵為尚書吏部郎掌詔誥其年高祖率兵誅僧辯仍進討韋載時任約徐嗣徽乘虛襲石頭陵感僧辯舊恩乃往赴約及約等平高祖釋陵不問尋以為貞威將軍尚書左丞紹泰二年又使於齊還除給事黄門侍郎祕書監高祖受禪加散騎常侍左丞如故天嘉初除太府卿四年遷五兵尚書領大著作六年除散騎常侍御史中丞時安成王頊為司空以帝弟之尊勢傾朝野直兵鮑叔叡假王威權抑塞辭訟大臣莫敢言者陵聞之乃為奏彈導從南臺官屬引奏案而入世祖見陵服章嚴肅若不可犯為斂容正坐陵進讀奏版時安成王殿上侍立仰視世祖流汗失色陵遣殿中御史引王下殿遂劾免侍中中書監自此朝廷肅然天康元年遷吏部尚書領大著作陵以梁末以來選授多失其所於是提舉綱維綜覈名實時有冒進求官諠競不已者陵乃為書宣示自是衆咸服焉時論比之毛玠廢帝即位高宗入輔謀黜異志者引陵預其議高宗纂歷封建昌

縣侯邑五百戶太建元年除尚書右僕射二年遷尚書左僕射陵抗表推周宏正王勱等高宗召陵入内殿曰卿何為固辭此職而舉人乎陵曰周宏正從陛下西還舊藩長吏王勱太平相府長史張種帝鄉賢戚若選賢與舊臣宜居後固辭累日高宗苦屬之陵乃奉詔及朝議北伐高宗曰朕意已決卿可舉元帥衆議咸以中權將軍淳于量位重共署推之陵獨曰不然吳明徹家在淮左悉彼風俗將略人才當今亦無過者於是爭論累

日不能決都官尚書裴忌曰臣同徐僕射陵應聲曰非但明徹良將裴忌即良副也是日詔明徹為大都督令忌監軍事遂克淮南數十州之地高宗因置酒舉杯屬陵曰賞卿知人陵避席對曰定策出自聖衷非臣之力也其年加侍中餘並如故七年領國子祭酒南徐州大中正以公事免侍中僕射尋加侍中給扶又除領軍將軍八年加翊右將軍太子詹事置佐史俄遷右光禄大夫餘並如故十年重為領軍將軍尋遷安右將軍丹陽

尹十三年為中書監領太子詹事給鼓吹一部侍中將軍右光禄中正如故陵以年老累表求致仕高宗亦優之乃詔將作為造大齋令陵就第攝事後主即位遷左光禄大夫太子少傅餘如故至德元年卒時年七十七詔曰慎終有典抑乃舊章令德可甄諒宜追遠侍中安右將軍左光禄大夫太子少傅南徐州大中正建昌縣開國侯陵弱齡學尚登朝秀穎業高名輩文曰詞宗朕近歲承華特相引狎雖多臥疾方期克壯奄然殞逝震悼於懷可贈鎮右將軍特進其侍中左光禄鼓吹侯如故并出舉哀喪事所須量加資給謚曰章陵器局深遠容止可觀性又清簡無所營樹禄俸與親族共之太建中食建昌邑邑戶送米至於水次陵親戚有貧匱者皆令取之數日便盡陵家尋致乏絶府僚怪而問其故陵云我有車牛衣裳可賣餘家有可賣不其周給如此少而崇信釋教經論多所精解後主在東宮令陵講大品經義學名僧自遠雲集每講筵商較四座莫能與抗目

有青睛時人以為聰慧之相也凡有陳創業文檄軍書及禪授詔策皆陵所製而九錫尤美為一代文宗亦不以此矜物未嘗詆訶作者其於後進之徒接引無倦世祖高宗之世國家有大手筆皆陵草之其文頗變舊體緝裁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手好事者已傳寫成誦遂被之華夷家藏其本後逢喪亂多散失存者三十卷有四子儉南史儉一名報陳書云儉一名衆非份儀傳

謹案卷六第一頁後二行顧惟菲德刊本德訛薄
據陳書武帝紀改
第三頁後六行堯台禹佐刊本台訛治據陳書武
帝紀改
第四頁前七行中外成平刊本成訛咸據陳書武
帝紀改
第六頁後四行第二皇子叔陵刊本叔訛升據陳
書始興王傳改

第七頁後一行且協謳歌刊本歌訛訟據陳書武
帝紀改
第七頁後五行升壇受禪刊本受訛告據陳書武
帝紀改
第八頁後二行徽徽皇極刊本徽徽訛微微據陳
書武帝紀改
第九頁前一行下漏淵泉刊本淵訛深據陳書武
帝紀改

第九頁後八行跨蹑于齊晉刊本齊訛秦據陳書
武帝紀改
第十頁前六行屠猰窳于中原刊本窳訛猶據淮
南子及陳書改
第十五頁前一行多歷歲時刊本多訛各據陳書
武帝紀改
第十六頁後八行金虎符刊本虎沿唐諱作獸據
陳書武帝紀改

第十八頁後四行徐門浪泊刊本門訛聞據陳書
武帝紀改
備考第一頁後二行貞陽侯淵明刊本脫淵字據
陳書武帝紀增
第一頁後七行梁紹泰二年刊本泰訛興據梁書
敬帝紀改
第三頁後四行掌六鄉賞地之灋刊本鄉訛卿據
周禮改

第四頁前五行遣杜僧明胡頹將二千人刋本頹訛欵據陳書武帝紀改

第四頁後八行皇甫謐高士傳刋本皇甫謐訛作魏隷又字武仲訛作仲武據叢書本改

第五頁前四行封始興王詔注陳書始興王叔陵字子嵩高宗第二子也太建元年封始興郡王奉昭烈王祀刋本誤引南史文帝即位封伯茂為始興王按前詔中明云叔陵又按太建元年徐陵除尚書右僕射則此詔為封叔陵無疑今據陳書叔陵傳改

第十頁後八行帝之發也刋本脫也字據陳書武帝紀增

第十二頁後四行踐華為城刋本踐訛斬據文選改

第十三頁後七行工尹路請曰刋本工訛公據左傳改

第十五頁後五行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刋本訛作屈膝受之交臂請和據漢書改

第十六頁後七行自東晉已後置郡曰揚州刋本郡訛宋據隋書地理志改

第十六頁後八行信安郡刋本安訛都據隋書地理志改

第十八頁前五行晉王濬傳刋本訛作王濟傳據晉書改

本傳第四頁前五行七年刋本七訛十據陳書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謄録監生臣范　楠

庾子山集

〔周〕庾信撰〔清〕倪璠注

缺 页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庾子山集卷首上下

臣王杰詳校

詳校官原任編修臣徐立綱

乾隆御覽之寶

庾子山集目錄

卷首上
年譜
卷首下
北史本傳
原序
卷一
賦
卷二
賦
卷三
詩
卷四
詩
卷五

樂府
卷六
郊廟歌辭
卷七
表
卷八
啟
卷九
連珠
卷十
讚
卷十一
教
文
序
傳

卷十二
銘
卷十三
碑
卷十四
碑
卷十五
誌銘
卷十六
誌銘

臣等謹案庾子山集十六卷周庾信撰

國朝倪璠註信字子山新野人梁散騎常侍中書令肩吾之子元帝時仕至右衛將軍封武康縣侯加散騎侍郎梁亡仕魏為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魏亡仕周為司宗中大夫大象初以疾去職周亡入隋卒於開皇元年考集

中辛威碑文稱開皇元年七月某日反葬河州則入隋幾一載矣信為梁元帝守朱雀航望敵先奔厥後歷仕諸朝如更傳舍其立身本不足重其駢偶之文則集六朝之大成而導四傑之先路自古迄今屹然為四六宗匠初在南朝與徐陵齊名故李延壽北史文苑傳序稱徐陵庾信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采詞尚輕險情多哀思王通中說亦曰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誕令狐德棻作周書至詆其誇目侈於紅紫蕩心逾於鄭衛斥為詞賦之罪人然此自指臺城應教之日二人以宮體相高耳至信北遷以後閱歷既久學問彌深所作皆華實相扶情文兼至抽黃對白之中灝氣舒卷變化自如則非陵之所能及矣張說詩曰蘭成追宋玉舊宅偶詞人筆涌江山氣文驕雲雨神其推挹甚至杜甫詩曰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後來嗤點流傳賦不覺前賢畏後生則諸家之論甫固不以為然矣北史本傳稱有集二十卷與周滕王逌之序合隋書經籍志作二十一卷疑後人掇拾遺篇有所附入今其本並佚隋書魏澹傳稱廢太子勇命澹註庾信集今亦不傳此本乃明人採文苑英華諸書所載排比成帙

國朝吳江吳兆宜嘗為之箋然合衆手以成之頗傷漏畧康熙中錢塘倪璠又重註之採摭頗為詳備其中如小園賦前一段本屬散文而璠以為用古韻未免失之穿鑿漢書藝文志別栩陽賦五篇自是人姓名而信哀江南賦乃云栩陽亭有離別之賦唐山夫人安世房中歌桂華二字自屬篇名馮馮翼翼承天之則二句為下章之首而信黃帝雲門舞歌

辭云清野桂馮馮璠依違其詞不加駁正亦失之附會然比核史事實較吳本為詳集末彭城公夫人爾朱氏墓誌銘伯母東平郡夫人李氏墓誌銘並考核年月證以文苑英華知為楊炯之文誤入信集辨證亦頗精審洵讀信集者所當稽也乾隆四十三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庾子山集卷首上

錢塘倪璠編

年譜

梁武帝

梁書本紀曰帝諱衍字叔達小字練兒姓蕭氏與齊同承淮陰令整之後齊明帝崩遺詔以帝為都督雍州刺史永元三年二月帝發襄陽十二月斬東昏南康王即帝位進帝位相國揔百揆封十郡為梁公備九錫之禮進爵為王齊帝下詔禪位天監元年夏四月即位於南郊在位四十九年崩尊為武帝廟曰高祖葬於修陵

天監十二年　癸巳

武帝即位之十二年也陸倕新刻漏銘曰天監六年大歲丁亥哀江南賦云太清二年為戊辰知是年歲在癸巳又以滕王逌序巳亥年六十七歲逆數之信當以是年生

天監十三年　甲午

秋七月立皇子綸為邵陵王繹為湘東王紀為武陵王　隋書地理志梁武帝除暴寧亂奄有舊吳天監十三年有州十三郡三百五十縣千二百二十二其後務恢境宇多有析置至大同中州一百七郡縣亦稱於此

天監十四年　乙未

天監十五年　丙申

是歲魏明帝詡熙平元年

天監十六年　丁酉

春詔織錦者不得為仙人鳥獸之形以其裁翦有乖仁恕宗廟牲牢皆代以麵薦用蔬果朝野喧囂以為宗廟去牲乃是不復血食帝終不從按武帝溺情釋教實起於此

天監十七年　戊戌

天監十八年　己亥

夏帝於無碍殿受佛戒

普通元年　庚子

是歲魏正光元年

普通二年　辛丑

普通三年　壬寅

普通四年　癸卯

是年簡文帝以晉安王為雍州刺史信父肩吾為晉安王國常侍王每從鎮肩吾常隨府在雍州被命與劉孝威等十人抄撰衆籍豐其果餼號高齋學士

普通五年　甲辰

普通六年　乙巳

是歲魏孝昌元年

普通七年　丙午

大通元年　丁未

本紀云初帝創同泰寺至是開通大門以對寺之南門取反語以協同泰自是晨夕講義多由此門三月辛未幸寺捨身甲戌還宮大赦改元大通以符寺及門名及簡文帝為太子時有望同泰寺浮圖詩子山集中奉和同泰寺浮屠即此寺也　信時年十有五歲侍梁昭明太子東宮講讀滕王逌序信年十五侍梁東宮講讀賦云蘭成射策之年是也按天監元年立皇子統為皇太子至中大通三年薨知為梁昭明太子時也

大通二年　戊申

是年春魏明帝崩夏魏大都督爾朱榮推奉孝莊帝是為永安元年

中大通元年　己酉

六月都下疫甚帝於重雲殿為百姓救苦設齋以身為禱按賦云設重雲之講即此殿也　秋九月朱雀航華表災按朱雀航即後太清二年庾信屯兵處　九月帝捨身同泰寺羣臣以錢一億萬奉贖皇帝三請乃許

中大通二年　庚戌

夏四月幸同泰寺設平等會　是歲魏莊帝永安三年秋魏莊帝殺其權臣爾朱榮僕射爾朱世隆奔高都奉長廣王曄為主而弒孝莊帝年號建明集中碑誌所稱永安以來魏室大壞又云洛邑亂離當塗危逼蓋指是事

中大通三年　辛亥

夏四月皇太子薨六月立昭明太子子歡為豫章郡王譽為河東郡王詧為岳陽郡王　秋七月立晉安王綱為皇太子信父肩吾為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記東海徐摛為右衛率摛子陵及信並為抄撰學士文竝綺豔世號徐庾體時信為湘東國常侍轉安南府參軍年十九歲　十月上幸同泰寺升法座為四部衆說涅槃經十一月復幸說般若經自後每歲幸焉　是歲魏爾朱兆又廢其主曄

而奉節閔皇帝為普泰元年又魏渤海王高歡舉兵信都別奉渤海太守朗為主改普泰為中興

中大通四年　壬子

春立臨川王宏子正德為臨賀郡王　嫡皇孫大器為宣城郡王　邵陵王綸有罪免為庶人　是歲魏高歡平爾朱氏廢節閔帝及自所奉渤海故王朗而奉平陽王修是為孝武帝永熙元年

中大通五年　癸丑

是歲魏孝武用侍中斛斯椿之言疑忌高歡殺其黨司空高乾始與歡有隙

中大通六年　甲寅

是年春魏秦州刺史侯莫陳悅殺關西大行臺賀拔岳夏夏州刺史宇文泰收岳擊悅斬之孝武以泰為關西大行臺　秋魏孝武帝出屯河橋高歡將兵淮河孝武西奔長安以宇文泰為丞相秉政歡追至華陰而還別奉清河王庶子善見為主徙都鄴魏於是始分為兩孝武既至關中又與泰不平未幾遇鴆而崩

大同元年　乙卯

是歲西魏文帝寶炬大統元年宇文泰封安定郡公

大同二年　丙辰

冬十二月與東魏通和

大同三年　丁巳

秋東魏人來聘使兼散騎常侍張皐聘於東魏是年高歡自蒲津伐西魏使大都督竇泰攻潼關春宇文泰擊竇泰斬之歡走秋宇文泰攻東魏弘農拔之冬高歡自蒲津擊西魏泰與戰於沙苑大破之俘斬七萬歡走泰遂濟河擊蒲坂汾絳皆下之還屯馮翊又使開府獨孤信攻洛陽拔之梁陳以西多降西魏集中諸碑誌所稱戰河橋復弘農解華山圍平沙苑陣皆是年事魏之大統三年也

大同四年　戊午

夏東魏人來聘秋使兼散騎常侍劉孝義聘於東魏

大同五年　己未

冬東魏人來聘使兼散騎常侍柳彧聘於東魏

大同六年　庚申

秋東魏人來聘遣散騎常侍陸晏子報聘

大同七年　辛酉

夏東魏人來聘遣兼散騎常侍明少遐報聘冬東魏人來聘遣兼散騎常侍袁狎報聘　十二月於宮城西立士林館延集學者賦云開士林之學即是館也

大同八年　壬戌

春安城郡人劉敬躬扶左道以反江州刺史湘東王繹遣中兵曹子郢討擒之送於都斬之建康市按滕王　序信時為郢州別駕使與湘東王論中流水戰事醜徒聞其名德遂即散奔賦云論兵於

江漢之君在是年也　時年三十

大同九年　癸亥

冬益州刺史武陵王紀進號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大同十年　甲子

三月幸京口城北固樓因改名北顧南史梁宗室傳云蔡謨起樓其上以置軍實是後崩壞頂猶有小亭又云武帝登北顧亭曰江右有反氣骨肉為戎首賦云遭東南之反氣按太清亂後諸鎮猜嫌骨肉屠害武帝之言竟為驗矣

大同十一年　乙丑

夏東魏人來聘南史紀年不載聘魏本傳累遷通直散騎常侍聘於東魏文章辭令盛為鄴下所稱滕王逌序使魏在湘東水戰之後又以魏書考之當在是年集中有將命至鄴詩又有將命至鄴酬祖正員詩北齊書云祖珽弟孝隱魏末為散騎常侍迎梁使時徐君房庾信來聘名譽甚高魏朝聞而重之按魏書武定三年梁遣散騎常侍徐君房通直常侍庾信十月遣中書舍人魏瑾使梁滕王逌序稱還本國為正員郎雜俎稱信對宴魏使　信時三十有三以上大同三年至十一年東魏來聘及梁朝報聘賦所謂王歡為和親之侯班超為定遠之使是也及侯景內附而東魏絕與東魏通和而侯景反矣

中大同元年　丙寅

夏四月同泰寺災本紀云始天監中沙門釋寶誌為詩曰昔年三十八今年八十三四中復有四城

北火酣酣帝使周捨封記之及災帝啟封見捨手迹為之流涕帝生於甲辰三十八尅建業之年也遇災歲實丙寅八十三矣四月十四日實起火之始遂至喪亂云按武帝天監元年至明年太清元年凡四十七年是梁朝承平之世賦云五十年中江表無事是也太清二年遂有侯景之亂矣　時信為東宮學士領建康令年三十有四

太清元年　丁卯

正月東魏相渤海王高歡薨二月己卯白虹貫日庾辰東魏司徒侯景求以河南十三州內屬壬午以景為大將軍封河南王大行臺承制如鄧禹故事賦云漁陽有閭左戍卒離石有將兵都尉又云飲其琉璃之酒賞其虎豹之皮是也　三月辛同泰寺設無遮大會上釋御服服法衣行清淨大舍

名曰羯磨帝升光嚴殿講堂坐師子講金字三慧經捨身羣臣以錢一億萬奉贖皇帝賦云談劫燼之灰飛辨長星之夜落是也　東魏高澄嗣事為渤海王遣其將慕容紹宗圍景於長社景急乃求割魯陽長社東荆北兖請救於西魏方解圍八月諸軍北征以南豫州刺史蕭明為大都督以大將軍侯景録行臺尚書事十一月慕容紹宗大敗蕭明於寒山明被俘執是侯景內附而東魏絶也

太清二年　戊辰

賦云戊辰之年是也　春侯景與慕容紹宗戰於渦陽景大敗走保壽春河南地復入東魏秋七月使兼散騎常侍謝珽聘於東魏通和八月戊戌侯景舉兵反是與東魏通和而侯景反也　甲辰使開府儀同三司邵陵王綸都督衆軍討景　冬十月侯景襲譙州進攻陷歷陽己酉景自横江濟采

石辛亥至建鄴故賦云建亥之月建鄴梁之所都本故金陵故賦云大盜移國金陵瓦解及傷心賦所謂二男一女並得勝衣金陵喪亂相繼亡沒皆指是年之亂　景反以臨賀王正德為平北將軍都督京師諸軍屯丹陽郡正德率衆附賊十二月己未景立蕭正德為天子於南闕前賦云王子名戎姦臣介冑謂正德也　庚辰邵陵王綸等入援進軍湖頭與賊戰賊敗績賦云鎮北之負譽矜前風颷凜然者也　十二月丙辰司州刺史柳仲禮前衡州刺史韋粲等並帥軍入援推柳仲禮為大都督即賦申子是　信時年三十六歲賦云信年始二毛即逢喪亂是遇亂之年三十有六也　本傳時為東宮學士領建康令侯景作亂簡文命信率宮中文武千餘人營於朱雀航北及景至徹航始除一舶見賊軍皆著鐵面遂棄軍走南塘游軍復開航渡景皇太子以所乘馬授王質配精兵三千使援庾信質至領軍府與賊遇未陣便奔景乘勝至闕下按退後即潛跡西奔滕王逌序所謂出往上流者也

太清三年　己巳

正月柳仲禮帥衆分據南岸賊濟軍於青塘襲破韋粲韋粲拒戰死賦所謂護軍慷慨忠能死節者也　庚申白虹貫日三重賦云白虹貫日　二月侯景遣使求和盟於西華門下　時景奸計既成乃表陳帝失復舉兵向闕時四方征鎮入援者三十餘萬莫有鬬志自相抄奪而已賦云官守無奔問之人干戚非平戎之戰又云晉鄭靡依魯衛不睦謂諸援軍也　丁卯賊攻陷宮城縱兵大掠己亥賊矯詔遣石城公大款解外援軍庚午侯景自為都督中外諸軍事大丞相録行臺事辛未援軍

各散　四月帝憂憤寢疾五月丙辰帝崩於淨居殿時年八十六帝為景所制御膳亦被裁抑疾久口苦索蜜不得再曰荷荷遂崩賦云探雀穀而未飽待熊蹯而詎熟是也辛巳太子即皇帝位立宣城王大器為皇太子立當陽大心為尋陽郡王　簡文即位以信父肩吾為度支尚書

簡文帝

梁書本紀曰帝諱綱字世續小字六通武帝第三子昭明太子母弟也天監五年封晉安王大通三年昭明太子薨立為皇太子太清三年臺城陷皇太子坐永福省見侯景神色自若無懼容武帝崩即皇帝位在位二年崩承聖元年尊為簡文帝廟號太宗葬莊陵

太寶元年　庚午

正月朔大赦改太清四年為大寶元年西魏尅安陸執司州刺史柳仲禮盡有漢東地按侯景攻城仲禮開門降賊至是復屈西魏賦云功業夭枉身名埋沒矣　二月侯景攻下廣陵景逼帝幸西州

夏湘東王使將軍王僧辯攻殺河東王譽弟岳陽王詧以雍州入西魏　秋七月賊行臺任約寇江州刺史尋陽王大心以州降之按梁書及南史庾肩吾傳肩吾為度支尚書時上流諸蕃並據州拒侯景景矯詔遣肩吾喻當陽公大心大心尋舉州降賊肩吾因逃入東後賊帥宋子仙破會稽購得肩吾欲殺之尋釋以為建昌令仍間道奔江陵賦云既姦回之興逆終不悅於仁人是也　八月湘東王繹遣領軍將軍王僧辯逼郢州邵陵王綸棄郢州走　九月乙亥侯景自進位相國封二十郡為漢王十月乙未景又逼帝幸西州曲宴自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　是歲夏五月丙辰東魏靜帝遜位於齊

大寶二年　辛未

二月邵陵王綸走至安陸董城為魏所攻見殺為王僧辯逼之軍潰故賦云才子併命俱非百年又云夏口濫達泉之誅是也　三月侯景悉兵西上於大舸跨水築城名曰捍國四月景遣宋子仙襲陷郢州乘勝西上號二十萬聯旗千里按本傳臺城陷後信奔江陵時侯景悉兵西上信方在道途遇景襲郢之兵故賦云吹落葉之扁舟飄長風於上遊彼鋸牙而鉤爪又循江而習流　閏四月侯景圍巴陵六月乙巳解圍宵遁秋七月景還至建業按景軍敗信得度郢州賦云落帆黃鶴之浦藏船鸚鵡之洲蓋江夏地也又按王僧辯平郢之後湘東王封蕭韶為長沙王郢州刺史南史梁宗室

傳云韶昔為幼童庾信愛之有斷袖之歡衣食所資皆信所給遇客韶亦為信傳酒後為郢州信西上江陵途經江夏韶接信甚薄坐清油幕下引信入宴坐信剔搨有自矜色信稍不堪因酒酣乃徑上韶床踐蹋肴饌直視韶而謂曰官今日形容大異近日時賓客滿坐韶甚慙恥知是時信在郢州年三十九歲　八月戊午侯景廢帝為晉安王幽於永福省害皇太子大器等冬十月王偉等進觴於帝既醉寢韋篤進土囊王修纂坐上帝崩於永福省時年四十九偉徹戶扉為棺遷殯於城北酒庫中賦云車側郭門筋縣廟屋又與諸子大器大心大鈞大球大昕及尋陽王諸子二十人俱見害故云更不遇於浮丘遂無言於師曠以愛子而託人知西陵而誰望皆哀簡文帝也　景迎豫章王棟即皇帝位改元天正又矯蕭棟詔禪位偽號太始元年侯景傳云臺城既陷武帝嘗語人曰侯景必為帝但不久耳破侯景宇成小人百日天子為帝景以辛未年十一月十九日篡位壬申三月十九日敗得一百二十日而景以三月一日便往姑熟計在宮殿足滿十旬其言竟驗　信奔江陵元帝承制除御史中丞賦云悞尸承於御史按王僧辯平郢信至郢州奔江陵當在七月後元帝承制時也　信至江陵居城北三里宋玉舊宅即八世祖庾滔故居賦云誅茅宋玉之宅是也時信父肩吾亦奔江陵歷江州刺史領義陽太守封武康縣侯卒梁書云肩吾逃入建昌久之方得赴江陵未幾卒賦云信生世等於龍門辭親同於河洛用太史公事漢書遷生龍門天子始建漢家之封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發憤卒子遷適反見父於河洛之間按明年元帝即位肩吾已卒是亦不得與從事也時信適奔江陵始一見父遂爾遭喪事同河洛至承聖元年十一月帝即位時已近小

祥襲父爵為武康縣侯
明肩吾之卒在是年也

元帝

梁書本紀曰帝諱繹字世誠小字七符武帝第七子也天監十三年封湘東王侯景陷建鄴王沖等請為大尉都督中外諸軍事不許又請為司空以主諸侯亦弗聽及簡文帝即位改元大寶帝以簡文制於賊臣卒不遵用簡文帝崩王僧辯等奉表勸進帝不許時巨寇尚存帝未欲即位乃下令斷表明年平景乃即位於江陵在位三年紹泰元年尊為孝元皇帝廟號世祖

承聖元年　壬申

二月王僧辯衆軍發自尋陽帝馳檄四方購獲景及逆者封萬户開國公絹布五萬疋賦云西楚霸王劍及繁陽謂元帝討景之師也三月僧辯等平景傳首江陵元帝命梟於市三日然後煮而漆之以付武庫賦云剖巢燻穴奔魑走魅埋長狄於駒門斬蚩尤於中冀燃腹為燈飲頭為器　四月乙巳益州刺史武陵王紀僭位於蜀年號天正　五月甲申以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王僧辯為司徒賦云司徒之表裏經綸謂僧辯也　以陳霸先為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　齊人賀平侯景　八月武陵王紀率巴蜀之衆東下遣護軍陸法和屯巴峽以拒之賦云營軍梁漢蒐乘巴渝　十一月丙子帝即位於江陵改太清六年為承聖元年賦云中宗之夷凶靖亂大雪冤恥去代邸而承基遷唐郊而纂祀謂元帝也帝即位信轉右衛將軍封武康縣侯加散騎侍郎賦云謬掌衛於中軍時年四十

是歲魏廢帝欽元年

承聖二年　癸酉

正月以吏部尚書王褒為尚書僕射　五月甲申魏大將尉遲迥進兵逼巴西潼州刺史楊乾運以城納迥巳丑武陵王紀軍至西陵七月武陵王紀衆大潰帝命樊猛斬紀賦云荆門遭廪延之戮是也八月戊戌尉遲迥平蜀　僕射王褒等請徙都建鄴帝不從賦云既無謀於肉食非所望於論都　九月齊遣郭元建及將邢杲遠步陸汙薩東方老帥衆屯合肥賦所謂齊交北絶也

承聖三年　甲戌

賦云窮于甲戌謂承聖三年甲戌也　是歲魏廢帝三年春正月始作九命之典以叙內外官爵以第一品為九命第九品為一命改流外品為九秩亦以九為上又改置州郡及縣改東雍為華州北雍為宜州南雍為蔡州華州為同州北華為鄜州東秦為隴州南秦為成州北秦為友州東荆為淮州南荆為昌州東夏為延州南夏為長州東梁為金州南梁為隆州北梁為靜州陽都為汾州南汾為勲州汾州為丹州南豳為寧州南岐為鳳州南洛為上州南廣為淯州南襄為湖州西涼為甘州西郢為鴻州西益為利州東巴為集州北庭為輔州恒州為均州沙州為深州寧州為麓州義州為巖州新州為温州江州為沔州西安為鹽州安州為始州并州為隨州肆州為塘州冀州為順州淮州為純州楊州為潁州司州為憲州南平為昇州南郢為歸州青州為冐州凡改州四十六置州一改郡一百六改縣二百三十集中碑誌歷稱諸州故備錄於此餘同此例　是月魏帝為相安定公所廢而立齊王廓是為恭帝元年魏相安定公即周太祖宇文泰也先是魏使宇文仁恕來聘齊使

敬帝

又至江陵帝接仁恕有闕魏相安定公僭焉七月安定公至原州帝遣使請據舊圖以定疆界又連結于齊言辭悖慢泰曰古人有言天之所棄誰能與之其蕭繹之謂乎九月乙巳使柱國萬紐于謹來攻賦所謂秦患西起也十月丙寅魏軍至襄陽梁王蕭詧率衆會之賦云雖借人之外力實蕭墻之內起又云惜天下之一家遭東內之反氣謂蕭詧也十一月丁亥魏軍至柵下是日帝猶賦詩不廢戊申胡僧祐朱買臣等出戰買臣敗績僧祐中流矢薨賦云鬼火亂於平林殤魂遊於新市蓋傷中興之臣戰鬬而死也辛亥魏軍大攻帝親臨陣督戰軍敗帝見執如梁王蕭詧營甚見詰辱十二月辛未魏人戕帝賦云中興道銷窮於甲戌即是年也帝崩時年四十七愍懷太子元良及始安王方略等皆見害賦云擬亂之主忽焉中興之宗不祀伯兮叔兮同見戮於猶子言皆為蕭詧所害也

魏人立蕭詧為梁王居江陵城東資以一州之地其襄陽所統盡歸於周賦云以鶉首而賜秦天何為而此醉　江陵陷汝南王大封尚書左僕射王褒以下並為俘以歸長安乃遂百姓男女數萬口分為奴婢小弱者皆殺之本傳聘於東魏屬大軍南討遂留長安是江陵未陷之先信已至長安賦云提挈老幼關河累年滕王逌序攜老入關蒸蒸色養然子山出聘不得老幼並攜明是江陵獻俘之日信本江陵名士特為太祖所知推恩禮送故信老幼皆在長安又小園賦云薄晚閑閨老幼相攜蓬頭王霸之子椎髻梁鴻之妻　江陵陷信仕西魏拜使持節撫軍將軍右金紫光祿大夫大都督尋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時年四十有二

梁書本紀曰帝諱方智字慧相小字法真世祖第九子也承聖三年十一月江陵陷王僧辯陳霸先以帝為太宰承制奉迎還京師四年七月以帝為皇太子九月即帝位改元泰紹在位三年遜位於陳帝為江陰王薨於外邸時年十六追謚敬皇帝

泰紹元年　乙亥

即承聖四年也三月齊送貞陽侯蕭明來主梁嗣至東關遣吳興太守裴之橫拒之七月僧辯納貞陽侯蕭明入建鄴即偽位年號天成以帝為皇太子司空陳霸先襲殺王僧辯黜蕭明而奉帝焉賦云南陽較書去之已遠上蔡逐獵知之何晚擬連珠云劉琨之英畧莫知自免皆傷僧辯也　九月丙午帝即位十月己巳大赦改元壬子加司空陳霸先尚書令都督中外諸軍事震州刺史

太平元年　丙子

九月大赦改元司徒陳霸先進位丞相錄尚書事是歲魏恭帝三年春魏依周禮立六官　十月乙亥魏相安定公宇文泰薨遺令兄子護輔世子覺以為政魏帝詔以岐陽之地封覺為周公十二月庚子禪位即周孝閔帝是也周閔帝踐阼信封臨清縣子邑五百户除司水下大夫出為弘農守賦云讓東海之濱遂餐周粟集中有忝在司水看治渭橋詩王褒集有和庾司水治渭橋詩弘農有五張寺有溫湯集中弘農郡五張寺碑溫湯碑皆是時作也　時年四十有四

太平二年　丁丑

冬十月辛未帝遜位於陳陳受命奉帝為江陰王改為永定元年賦云有嬀之後將育於姜輸我神

器居為讓王又云用無賴之子弟舉江東而全棄謂陳霸先也按建鄴既非梁有信遂無所可歸擬連珠云烏江艤檝知無路可歸白雁抱書定無家可寄雖極思念鄉關實無歸陳之志矣是歲周閔帝元年及九月周冢宰宇文護弒閔帝而奉明帝又為明帝元年

周明帝

周書本紀曰帝諱毓小名統萬突大祖長子也大統十四年封寧都郡公孝閔帝踐阼進位柱國岐州刺史及閔帝廢晉公護遣使迎帝於岐州九月癸亥即天王位在位四年崩謚曰明廟號世宗

二年　戊寅

明帝即位之二年也　正月乙未以大冢宰晉公護為太師　是月梁故觀寧侯蕭永卒信著思舊銘銘云歲在攝提星居監德知是年正月也一作鶉首在是年五月　正月丁巳雍州置十二郡又於河東置蒲州河北置虞州弘農置陝州正平置絳州宜陽置熊州邵郡置邵州按弘農置陝州時信為弘農守是其治也　三月改雍州刺史為雍州牧京兆郡守為京兆尹以廣業修城二郡置康州葭蘆郡置文州　六月戊子大雨霖詔公卿大夫士爰及牧守黎庶等各上封事讜言極諫無有所諱　分長安為萬年縣並治京城　是歲陳永定二年

武成元年　己卯

明帝改天王稱皇帝復建年號曰武成　正月己酉太師晉公護上表歸政帝始親覽萬機軍旅之事護猶總焉祀閔帝歌辭云升與芒刺動入位據關寒謂晉公護也　初改都督諸州軍事為總管三月癸巳陳六軍帝親擐甲冑迎太白於東方八月以大將軍安城公憲為益州總管九月憲為齊國公　大將軍天水公廣為梁州總管　正平公招為趙國公招好屬文學庾信體詞多輕艷　皇弟儉為譙國公　迪為滕國公　天水公廣為蔡國公　高陽公達奚武為鄭國公　武陽公豆盧寧為楚國公

武成二年　庚辰

正月癸丑朔大會羣臣於紫極殿始用百戲焉本傳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司憲中大夫進爵義城縣侯滕王逌序云入為司憲中大夫嘗正旦賦詩云云其王事之中優游如此集中有正旦上司憲府詩未詳何年正旦按子山出守弘農例必三年報最是歲為麟趾學士得預校書當在入為司憲之後故附錄於此北史庾季才傳云武成二年與庾信王褒並為麟趾學士集中有預麟趾殿校書和劉儀同　二月雙白鶴飛集上林園大將鄭偉布弋設置並皆禽獲信作鶴讚序稱武成二年春二月天子愍焉信奏事階墀立使為讚知信時在長安為司憲中大夫時也　三月辛酉重陽閣成會羣公列將卿大夫及突厥使者於芳林園賜錢帛各有差夏四月帝因食遇毒遂崩集中和宇文內史入重陽閣悼明帝也　是歲陳文帝天嘉元年

武帝

周書本紀曰帝諱邕字禰羅突太祖第四子也母曰吒奴太后大統九年生於同州孝閔踐阼拜大將軍出鎮同州世宗即位進柱國蒲州刺史武成元年封魯公領宗師二年世宗崩遺詔傳位於帝在位七年

崩謚曰武
廟號高祖

保定元年　辛巳

正月以大冢宰晉國公護為都督中外諸軍事令五府總於天官　庚戌祠圓丘壬子祠方丘甲寅祠感生帝於南郊乙卯祠太社按後周憲章周禮圓丘宜在冬至方丘宜在夏至南郊祠感生帝宜在正月上辛今並在正月未洽古制時帝即位未久雖行周禮未臻雅正天和元年初造山雲舞以備六代至建德三年樂成始有可觀隋志後周圓丘及南郊並正月上辛此用庚戌甲寅時武帝初立其制未足憑也　己巳祠太廟班太祖所述六官焉　丙子大射於正武殿賜百官各有差　二月于洮陽置洮州　甲午朝日於東郊　按是年為辛巳馬射賦云歲在昭陽蓋辛年也三月三日

華林園馬射疑在是年賦無歲支周史不載難以詳考武帝時惟是年辛巳及天和四年辛卯有兩辛年是年武帝初立正月大射於正武殿是月丙寅改八丁兵為十二丁兵時方示武之日華林馬射在是年者為長史或缺文也　五月丙午封皇子贊為魯國公　晉公護獲玉斗以獻集中有為晉陽公進玉律秤尺升斗表　六月乙酉遣治御正殷不害等使于陳本傳南北通好之時惟放王克殷不害等即是人也　十一月陳遣使來聘是月齊孝昭帝薨弟長廣王湛代立是為武成帝

保定二年　壬午

正月丁未以陳主弟項為柱國送還江南按陳尚書周弘正自周還弘正以陳天嘉元年往長安迎宣帝明帝之武成二年也天嘉三年自周還武帝之保定二年也集中有別周尚書弘正詩又有送周尚書弘正二首皆是時作

周尚書二首皆是時作
閏月己丑詔柱國以下帥都督以上母妻授太夫人夫人郡君縣君各有差集中譙國夫人步陸孤氏以下諸篇稱夫人郡君縣君皆此例矣　二月癸丑以久不雨降宥罪人京城三十里內禁酒梁主蕭詧薨　以大將軍蔡國公廣為秦州總管

四月己未於伏流城置和州　六月己亥以柱國蜀國公尉遲迥為大司馬分山南荊州安州襄州江陵為四州總管　七月晉國公命鑿石關之谷信著終南山義谷銘銘序曰周保定二年歲次壬午七月云云　九月陳遣使來聘　十月辛亥帝御大武殿大射公卿列將皆會戊午講武於少陵原分南寧州置恭州集中有從駕觀講武詩十一月丁卯以大將軍趙國公招為柱國又以招為益州總管集中上益州上柱國趙王二首奉報趙王出師在道賜詩和趙王送峽中軍和趙王途中五韻皆是時作

保定三年　癸未

正月辛未改光遷國為遷州壬辰乞銀城置銀州四月乙未以柱國鄭國公達奚武為太保按公夫人即鄭氏見墓誌　壬戌詔百官及民庶上封事極言得失五月甲子朔避正寢不受朝旱故也甲戌雨　七月庚午陳遣使來聘　九月己丑初令世襲州郡縣者改為五等爵州封伯郡封子縣封男　十月乙巳以開府杞國公亮為梁州總管　庚戌陳遣使來聘

保定四年　甲申

五月丁亥改禮部為司宗大司禮為禮部大司樂為樂部按信後為司宗中大夫之職司宗大夫即

古宗伯禮官後周依周禮建六官故改禮部為司宗矣　六月庚寅改御伯為納言　八月丁亥以柱國齊公憲為雍州牧　九月若干鳳為徐國公集中有侍從徐國公殿下軍行　陳遣使來聘　閏月己亥以大將軍長孫儉為柱國　十月癸亥大將軍陸通蔡國公廣並為柱國通即譙國夫人步陸氏之父也　甲子詔大將軍大冢宰晉國公護率軍伐齊總大軍出潼關賀婁公碑文云大冢宰任總機衡是勤王畧是也　十一月甲午柱國蜀國公尉遲迥率師圍洛陽柱國齊國公憲營於邙山晉公護次於陝州齊王憲碑文云保定四年與大司馬蜀國公圍金墉城師臨洛浦則廣武營奔兵上邙山則河橋路斷是也十二月壬戌齊師渡河晨至洛陽諸軍驚散至夜引還賀婁公碑文云中途甚雨未獲圍原軍師聞喪不成侵宋亦言是戰無功矣

保定五年　乙酉

正月庚子令荆州安州江陵等總管並隸襄州總管府以柱國大司空衛國公直為襄州總管　二月詔陳國公純等如突厥逆女辛威碑文云被使領命出西涼州奉迎突厥皇后又宇文廣墓誌云奉詔向甘州迎皇后即其事也　三月戊子柱國楚國公豆盧寧薨　四月齊武成禪位於其太子緯自稱太上皇帝　六月辛未詔曰江陵人年六十五以上為官奴婢者已令放免其公私奴婢有年至七十以外者所在官司宜贖為庶人　十月辛亥改函谷關城為通洛防　是月庚申柱國楚國公岐州刺史慕容寧薨信著碑文　十一月丁未陳遣使來聘　周冠軍公夫人烏石蘭氏以是年葬信作誌銘

天和元年　丙戌

正月辛巳露寢成幸之令羣臣賦古詩京邑耆老並預會焉頒賜各有差癸未大赦改元百官普加四級　丁未於宕昌置宕州　以柱國昌寧公長孫儉為陝州總管　遣小載師杜果使於陳　二月戊申以開府中山公訓為蒲州總管集中就蒲州使君乞酒蒲州刺史中山公許乞酒一車未送即是人也　二月六日周隴右總管長史豆盧永恩葬信著碑文　三月丙午祠南郊　四月陳文帝薨子伯宗嗣立是為天康元年　五月庚辰帝御正武殿集羣臣親講禮記吐谷渾龍涸王莫昌率戶內附以其地為扶州　六月丙午以大將軍抱罕公辛威為柱國　九月乙亥信州蠻冉令賢向五子王反詔開府陸騰討平之　十月甲子初造山雲儛以備六代之樂

天和二年　丁亥

正月丁亥初立郊丘壇壝制度其制注詳第六卷歌辭　四月乙巳省東南諸州以穎州歸州湞州均州入唐州油州入純州鴻州入淮州洞州入湖州雎州入襄州憲州入昌州　六月辛亥尊所生母叱奴氏為皇太后戊寅陳湘州刺史華皎率衆來附遣襄州總管衛國公直等將兵援之因而南伐集中有送衛王南征詩　壬辰以大將軍譙國公儉為柱國　九月衛國公直等與陳將淳于量吳明徹戰於沌口王師失利元定以步騎數千先度遂沒江南是歲陳廢帝光大元年

天和三年　戊子

正月辛丑祠南郊按南郊用正月上辛此時始正所謂夏正郊天祀感精帝靈威仰之神也後周以

始祖獻侯莫那配之如古后稷配天之義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者也注詳第六卷歌辭

三月癸卯皇后阿史那氏至自突厥　甲寅以蔡國公廣為陝州總管　是月二十日周太傅鄭國公夫人鄭氏薨於某月葬信作墓誌　四月辛巳齊國公憲為大司馬　五月庚戌祠太廟　八月齊請和親遣使來聘詔軍司馬陸逞兵部尹公正報聘馬步陸碑云齊國通和封人受使以公有出境之才見命張旝之禮是其事也　癸酉帝御大德殿集百寮及沙門道士等親講禮記　十月癸亥祠太廟　十一月陳安成王頊廢其主伯宗而自立是為宣帝　十二月齊武成帝薨

天和四年　己丑

正月辛卯遣司會河陽公李綸等會葬於齊仍弔賻馬集中有司會河陽公新造山池寓目詩河陽公即綸也　二月八日周大都督楊林伯長孫瑕夫人羅氏薨以某年葬信作墓誌　二月癸亥以柱國昌寧公長孫儉為夏州總管　戊辰帝御大德殿集百寮道士沙門等討論釋老義集中有奉和關弘二教應詔詩　三月二十日後魏驃騎將軍荆州刺史賀拔夫人元氏葬信作墓誌　四月齊遣使來聘二十七日信代陝西總管作移齊河陽執事文　五月己丑帝制象經成集百僚講說集中有象戲賦進象經賦表　六月築原州及涇州東城　八月庚辰盜殺孔城防主以其地入齊　九月辛卯遣柱國齊國公憲率衆於宜陽築崇德等城　十一月十日復作移齊河陽執事文　是月辛亥柱國昌寧公長孫儉薨以某年葬信作碑文　是歲陳宣帝太建元年

天和五年　庚寅

七月以柱國譙國公儉為益州總管　十月周驃騎大將軍開府侯莫陳道生葬信作墓誌銘　十一月五日周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同州刺史爾綿永葬有碑文　是月梁故鄢州刺史周大將軍義興公蕭世怡葬信作墓誌銘　十二月平越嶲置西寧州　是冬齊將斛律明月寇邊於汾北築城自華谷至於龍門

天和六年　辛卯

正月詔柱國齊國公憲率師禦斛律明月　田弘為柱國　三月齊國公憲自龍門度河斛律明月退保華谷憲攻拔其新築五城　甲午大將軍杞國公亮為秦州總管　庚子鴈門公田弘率師取齊宜陽等九城　太安公閻慶南陽公叱羅協等並為柱國按慶即集中抗表致仕者也協即長孫夫人羅氏之父　五月丙辰中山公訓為柱國按訓晉公護世子為蒲州刺史至建德元年從蒲州徵赴京師于山就蒲州使君乞酒許乞酒一車未送者也　六月周大將軍趙公宇文廣葬信著墓誌銘　八月癸酉省掖庭夷樂後宮羅綺工人五百餘人　十月十日隴東郡公侯莫陳君夫人竇氏葬信作墓誌銘　十一月六日周大將軍襄城公鄭偉葬信作墓誌銘　是月十六日周安昌公夫人鄭氏葬信作墓誌　又大將軍聞嘉公柳遐葬信作墓誌銘稱天和某年附錄於此　是年齊王憲伐齊信同盧愷並從軍行有同盧記室從軍詩

建德元年　壬辰

春正月帝幸玄都觀親御法座講說公卿道俗論難事畢還宮集中有奉和法筵應詔詩　二月趙

國公夫人紇豆陵氏葬信作墓誌誌稱天和七年三月丙辰誅大冢宰晉國公護　癸亥以太傅蜀國公尉遲迥為太師松滋公夫人尉遲氏墓誌云父太師柱國公是也　柱國鄧國公竇熾為太傅按熾為趙國夫人紇竇陵氏之父見墓誌　齊國公憲為大冢宰碑文云建德元年進爵為王仍拜大冢宰是也　柱國枹罕公辛威為大司冠碑文作天和元年為異　四月甲戌以滕國公逌為柱國詔荆州安州江陵等總管停隷襄州　庚寅追尊畧陽公為孝閔皇帝　癸巳立魯國公贇為皇太子　五月壬戌帝以大旱集百官於庭詔求直言公卿各引咎自責其夜澍雨　八月十二日周大將軍司馬裔葬信著碑文又作墓誌銘　十月庚午詔江陵所獲俘虜充官口者悉免為民十一月二十二日譙國夫人步陸孤氏葬信作墓誌

建德二年　癸巳

春正月辛丑祠南郊　乙巳以柱國鴈門公田弘為大司空碑文作元年　大將軍徐國公若干鳳為柱國集中侍從徐國公殿下軍行即若干鳳也　乙卯祠太廟　是月周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同州刺史爾綿永夫人赫連氏合葬信著碑文　閏月己巳陳遣使來聘　二月二十三日周車騎大將軍贈小司空宇文顯葬信作墓誌銘　是月省雍州內八部併入京兆馮翊扶風咸陽等郡　三月癸巳省六府諸司中大夫以下官府置四司以下大夫為之官長上士貳之　夏四月己亥祠太廟　五月十一日周太子少保陸逞薨以明年正月葬信著步陸碑文六月庚子省六府員外諸官皆為丞　秋七月己巳祠太廟自春末不雨至於是月壬申集百寮於大德殿帝責躬罪己問以治政得失戊子雨　九月乙丑陳遣使來聘　冬十月癸卯齊遣使來聘　甲辰六代樂成帝御崇信殿集百官以觀之按天和元年冬十月甲子初建山雲儛以備六代之樂至是乃成武帝造山雲儛其辭多出於子山之手集中郊廟燕社歌是也其圜丘方澤五帝歌辭采入隋志　冬陳拔壽陽斬王琳按王琳不受陳命實梁室之忠臣軍敗為吳明徹所殺子山嘗寄詩云獨下千行淚開君萬里書其見重如此　周大將軍閻慶以是年抗表致仕集中有為閻大將軍乞致仕表

建德三年　甲午

正月壬戌冊柱國齊國公憲衛國公直趙國公招譙國公儉滕國公逌並進爵為王　己巳祠太廟三月癸酉皇太后叱奴氏崩帝居倚廬朝夕共一溢米羣臣表請累旬乃止詔皇太子贇總釐庶政　五月庚申葬文宣皇后於永固陵帝徒跣至陵所辛酉詔行三年之喪縗麻之節苫廬之禮率遵前典以申罔極公卿上表固請俯就權制過葬即吉帝不許引古禮答之羣臣乃止於是遂申三年之制五服之內亦令依禮按後周憲章周禮復行三年之喪其制最為盡善叱奴氏有廟集中有獻文宣皇太后歌辭　十月丙申御正楊尚希禮部盧愷使於陳愷即詩集盧記室也　戊辰雍州獻蒼烏集中有齊王進蒼烏表時齊王為雍州牧矣　是月十五日周儀同松滋公夫人尉遲氏葬信作墓誌　十一月戊午以柱國大司空上庸公陸騰為涇州總管

建德四年　乙未

正月戊辰以柱國枹罕公辛威為寧州總管碑文云授寧州總管都督七州諸軍事即為河州大中

正　二月二十四日周大將軍崔説葬信著碑文
三月丙辰遣小司寇淮南公元偉等使於齊按
是秋高祖親戎東討偉遂為齊人所執至六年齊
平偉方見釋集中有贈司寇淮南公詩和淮南公
聽琴聞弦斷淮南公即元偉也　甲戌以柱國趙
王招為雍州牧　是月周車騎大將軍張慈葬信
著賀婁公碑文　四月二十五日周柱國大將軍
紇干弘葬信著碑文紇干弘即田弘也　七月下
詔伐齊趙王招為後三軍總管答趙王啟云張幕
全韓連營上地是也時趙王為雍州牧　齊王憲
率衆二萬趣黎陽　壬午上親率六軍衆六萬直
指河陰八月丁未拔之進攻子城未克上有疾還
降拔三十餘城皆棄而不守　是月周驃騎大將
軍冠軍伯柴烈李夫人葬信作墓誌　閏十月以
柱國齊王憲為上柱國　信時為洛州刺史為政
清淨吏人安之時陳氏通好南北流寓之士各許
還其舊國陳氏乃請王褒及信等十數人高祖惟
放王克殷不害等信及褒並留而不還按南史殷
不害傳太建七年自周還陳是歲陳太建七年陳
氏請褒及信周朝惜而不遣即是年也時年六十
有
四

建德五年　丙申

二月辛酉遣皇太子斌巡撫西土仍討吐谷渾戎
事節度並宜隨機專決三月壬寅至自同州文宣
皇后服再朞戊申祥集中移虜留使文入境以來
國祥甫邇按武帝服三月祥二月太子巡撫西土
知虜謂吐谷渾渾王遣使入境以來國祥甫邇也
六月辛亥祠太廟　九月己酉帝總戎癸亥帝
至晉州遣齊王憲率精騎二萬守雀鼠谷齊王碑
文云又加王精兵六萬長圍晉州自爾即為前鋒

橫行入鄴是也　齊衆潰遂克晉州齊主留安德
王延宗守晉陽而奔鄴延宗自稱帝遂攻拔之

建德六年　丁酉

正月乙亥齊王傳位於其太子恒改元承光自號
為太上皇壬辰帝至鄴齊王先於城外掘塹豎柵
癸巳帝率諸軍圍之齊人拒守諸軍奮擊大破之
遂平鄴集中有奉和平鄴應詔詩賀平鄴都表表
云蒞政東藩不獲躬到闕庭遣主簿陪臣曹敏奉
表以聞是信時為洛州刺史在洛州為長安之東
故云東藩　是月遣吐谷渾使信作移虜留使文
按移文云某入境以來國祥甫邇自秋迄冬未申
欵接又云時當獻歲惟新三元告慶陽和既動澤
漸萬邦便當遣使相隨永敦鄰睦故移知渾王遣
使在建德五年二月留至是年正月發遣歸國故
作移文也　六月癸亥於河州雞鳴防置旭州甘
松防置芳州廣川防置弘州　七月丙戌行幸洛
州己丑詔山東諸州舉有才望者赴行在所共論
政事得失信時為洛州刺史有奉報寄洛州詩
尋徵為司宗中大夫　十一月稽胡反遣齊王憲
率軍討平之齊王碑文亦序其事　詔自永熙已
來江陵良人沒為奴婢者並宜放免所在附籍一
同民
伍

宣政元年　戊戌

正月壬午行幸鄴宮分湘州廣平郡置洺州清河
郡置貝州黎陽郡置黎州汲郡置衛州分定州常
山郡置恒州分并州上黨郡置潞州辛卯行幸懷
州癸巳幸洛州詔於懷州置宮　三月戊午於蒲
州置宮廢同州及長春二宮大將軍王軌破陳師
於呂梁擒其將吳明徹等俘斬三萬餘人明徹誌

銘亦稱其事周封徹為懷德郡公　六月丁酉帝崩　甲子誅上柱國齊王憲碑文云二十八日齊王憲

薨

宣帝

周書本紀曰帝諱贇字乾伯高祖長子也建德元年立為皇太子宣政元年六月高祖崩即皇帝位在位二年傳位於太子衍自稱為天元皇帝大象二年崩謚曰宣葬定陵

大象元年　己亥

按滕王逌序歲在屠維龍居淵獻春秋六十有七知是年己亥子山年六十七也　正月癸巳改元大成　癸卯封皇子衍為魯王戊午立魯王衍為皇太子二月辛巳傳位於皇太子衍改大成元年為大象元年帝於是自稱天元皇帝所居稱天臺晃有二十四旒車服旗鼓皆以二十四為節皇帝衍稱正陽宮集中有賀傳位於皇太子表　四月乙巳祠太廟　五月辛亥以洺州襄國郡為趙國以荆州新野郡為滕國令趙王招滕王逌等並之國按滕王以是年撰庾開府集二十卷在新野製序寄至長安子山作啟謝之遥寄於彼故云至鄴可期從梁有日又云魚腸尺素鴈足數行書此謝辭終知不盡皆遥寄之文也　是年信以疾去職

大象二年　庚子

四月己巳祠太廟　己卯詔死罪並降從流流罪從徒五歲刑己下悉皆原宥壬午幸中山祈雨至咸陽宮雨降按集中有喜晴應詔詩同顔大夫初晴和趙王喜雨和李司録喜雨諸篇自明帝二年

保定三年建德元年二年並有祈雨喜雨之事子山諸詩以英華類聚一處未詳何年所作故備録焉　五月乙未宣帝寢疾詔隋國公楊堅入侍丁未追趙陳越代滕五王入朝己酉帝崩矯制以隋國公堅受遺輔政七月丁未隋公楊堅為都督內外諸軍事趙王招以謀執政被誅　是月二十八日陳將吴明徹卒於長安至八月十九日寄葬京兆信作墓誌　八月丁卯封上柱國抱罕公辛威為宿國公移相州於安陽分相州陽平郡置毛州昌黎郡置魏州　九月辛丑分潼州管內新遂普合及瀘州管內瀘戎六州並隸信州總管府壬子隋公楊堅為大丞相尋加大冢宰五府總於天官　十一月十日周兖州刺史廣饒公鄭常葬常賜姓宇文集中有宇文公神道碑又著鄭常墓誌銘　十二月甲子大丞相隋國公楊堅進爵為王以十郡為國　丁未滕王逌以謀執政被誅

靜帝

周書本紀曰帝諱衍後改為闡宣帝長子也大象元年正月封魯王立為皇太子二月宣帝於鄴宮傳位授命居正陽宮二年宣帝崩帝入居天臺廢正陽宮大定元年二月禪位於隋五月壬申崩謚曰靜葬葵陵

大定元年　辛丑

隋開皇元年

正月壬午改大象三年為大定元年　二月庚申隋王楊堅為相國總百揆備九錫之禮甲子隋王楊堅稱尊號改為開皇元年按北史隋開皇元年庚信卒滕王序己亥為六十七歲知子山卒時年

六十九歲也又按辛威碑文開皇元年七月某日反葬河州碑銘猶出信手子山之歿當在秋冬矣

璠按庾子山以梁武帝天監十二年癸巳某月日生大通元年丁未十有五歲侍梁東宮講讀起家湘東王國常侍轉安南府參軍中大通三年辛亥年十九歲晉安王為皇太子與父肩吾及東海徐摛摛子陵並為抄撰學士宮中號徐庾體大同六年壬戌三十歲為郢州別駕時安城郡人劉敬躬反信與湘東王論中流水戰事深為武帝所賞遂擒敬躬斬之都市大同十一年乙丑

三十三歲為通直散騎常侍與徐君房聘于東魏中大同元年丙寅三十四歲為東宮學士領建康令太清二年戊辰年三十有六遇侯景之亂簡文帝命以本官率宮中文武千人營朱雀航北景至以衆先退遂爾西奔至大寶三年辛未三十九歲夏四月途遇侯景襲郢之兵潛跡江夏景退至郢州時刺史蕭韶昔為幼童與信有斷袖之歡信至接信甚薄是年秋奔江陵元帝承制除御史中丞遂遭父喪時年四十承聖元年壬申四十一歲轉右衛將軍襲爵武康縣侯加散騎常侍承聖三年甲戌四十二歲聘于西魏屬大軍南討遂留長安是年魏師來伐岳陽王率衆會之江陵陷魏人戕帝立蕭詧為梁王都江陵獻俘長安信為魏相安定公所知其老幼入關特蒙禮送由是烝烝色養矣即以是年仕魏拜持節撫軍將軍右金紫光祿大夫都督尋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敬帝太平元年魏恭帝之三年也魏禪周二年梁亦禪陳於是陳氏王江表矣周孝閔帝踐祚

時年四十有五封臨清縣子邑五百户除司水下大夫出為弘農守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司憲中大夫進爵義城縣侯周閔帝即世明帝立帝好文學深加優禮武成二年四十七歲與王褒庾季才等並為麟趾學士得預校書俄拜洛州刺史明帝崩武帝立亦復好之如明帝焉建德四年陳之太監七年也南北通好陳氏乃請王褒及信十數人高祖惟放王克殷不害等信及褒並惜而不遣時年已六十四矣建德六年猶治洛

州尋徵為司宗中大夫宣帝大象元年己亥六十七歲以疾去職是年滕王逌撰集二十卷靜帝大定元年即隋開皇元年辛丑六十有九卒自梁武帝天監十二年至隋開皇元年凡六十九年謹纂年譜四十五歲敬帝太平二年以上梁未亡時皆取南朝正朔每年附録東西二魏及岳陽西附江陵立故主之仇陳氏南遷建鄴蹈讓王之轍子山既餐周粟此二十三年用後周年號末附梁陳二主猶魏志也信仕周位望通顯凡歷二十八年以壽終信事母以孝聞惟丁母憂未詳何年其孝情毀至曾為晉公所嘆當在護誅之前建德以上事也餘備列年譜南北二史凡于子山集中有相發明者亦兼及之昔漢有二帝魏稱三祖求之異代且曰才難信在江南則有梁武帝二子簡文元帝及過江北則有周太祖二子世宗高祖竝新情艷發雅辭雲委又得滕趙諸王周旋欵至皆一時之俊君臣酬唱之際文人遇合可謂至矣

庾子山集卷首下

錢塘倪璠纂註

北史本傳

庾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祖易周書本傳云齊徵士父肩吾周書云梁散騎常侍中書令並南史有傳注見滕王序信幼而俊邁聰敏絕人倫博覽羣書尤善春秋左氏傳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容止頹然有過人者周書此下云起家湘東國常侍轉安南府參軍時肩吾為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記云云父肩吾為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記東海徐摛為右衛率摛子及信並為抄撰學士父子東宮出入禁闥恩禮莫與比隆既文並綺艷故世號徐庾體焉南史曰徐摛字士秀東海剡人也晉安王綱入為皇太子轉家令兼管記尋帶領直摛文體既別春坊盡學之宮體之號自斯而始子陵字孝穆王立為皇太子東宮置學士陵充其選北史文苑傳曰徐陵庾信分路揚鑣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采辭尚輕險情多哀思文中子曰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誕按徐庾並稱蓋子山江南少作宮體之文也及至江北而庾進矣是以輕險之目楚既失之夸誕之評齊未為得當時後進競相模範每有一文都下莫不傳誦累遷通直散騎常侍周書曰累遷尚書度支郎中通直正員郎出為郢州別駕尋遷通直散騎常侍聘於東魏文章辭

令盛為鄴下所稱梁大通六年魏武帝永熙三年魏武帝西都長安為西魏高歡別奉清河王庶子善見為主徙都鄴是為東魏魏於是始分為兩隋書地志曰魏郡鄴縣東魏所都按子山聘魏南史梁書紀年闕文考魏齊諸書子山副徐君房將命至鄴魏令祖孝隱盧孔景等宴梁使故集中有將命至鄴酬祖正員詩祖正員即祖孝隱也及魏使尉瑾魏肇師來聘梁朝又令庾信徐君房同宴魏使其文章辭令皆足稱也北齊書祖珽傳云珽弟孝隱魏末為散騎常侍迎梁使時徐君房庾信來聘名譽甚高魏朝聞而重之接對者多取一時之秀盧孔景之徒並降階攝職更遞司賓酉陽雜俎云梁徐君房勸魏使尉瑾酒一翁即盡笑曰奇快瑾曰卿在鄴飲酒未嘗傾危武州已來舉無遺滴君房曰我飲實少亦是習慣微學其進非有由然庾信曰庶子年之高卑酒之多少與時升降使不可得而度魏肇師曰徐君年隨情少酒因境多未知方十復作若為重輕又云梁宴魏使魏肇師舉酒勸陳昭曰此席已後便與卿少時阻濶念此甚以悽眷昭曰我欽仰名賢亦何已也路中都不盡深心便乖隔法歎如何俄而酒至鷄鵝杯徐君房飲不盡屬肇師肇師曰海蠡蜿蜒尾翅皆張非獨為玩好亦所以為罰卿今日真不得辭責信曰庶子好為術數遂命更滿君房謂信曰相持何乃急肇師此謂直道而行乃非豆其之喻君房乃覆椀信謂瑾肇師曰適信家餉致濡醪酒數器泥封全但不知其味若為必不敢先嘗謹當奉薦肇師曰每有珍藏多相費累顧更以多慚又曰庾信作詩用西京雜記事旋自追改曰此吳均語恐不足用也魏肇師曰古人託曲者多矣然鸚鵡賦禰衡潘尼二集並載奕賦曹植左思之言正同古人用意何至於此君房曰詞人自是好相採取一字不異良是後人莫辯魏尉瑾曰九錫或稱王絫六代亦言曹植信曰我江南才士今日亦無舉世所推如溫子昇獨擅鄴下常見其詞筆亦足稱是遠名近

得魏收數卷碑製作富逸特是高才也按子山為通直散騎常侍聘魏及還為正員郎魏人來聘對宴魏使其文章辭令如此還滕王逌序還本國為正員郎為東宮學士領建康令隋志丹陽郡建康縣侯景作亂梁簡文帝命信率宮中文武千餘人營於朱雀航及景至信以衆先退南史賊臣傳曰侯景魏朔鎮人也事爾朱榮為定州刺史高歡誅爾朱氏景以衆降稍至吏部尚書歡使擁兵十萬專制河南仗任若已之半體太清元年二月遣其行臺郎中丁和上表求降帝封景河南王大將軍使持節督河南北軍事大行臺承制如鄧禹故事二年八月景遂發兵反建康令庾信率兵千餘人屯航北及景至徹航始除一舶見賊軍皆著鐵面遂棄軍走南塘游軍復閉航度景皇太子以所乘馬授王質配精兵三千使援庾信質至領軍府與賊遇未陣便奔景乘勝至闕下臺城陷後信奔於江陵臺城本吳後苑城晉建康宮城江陵漢南郡江陵是梁元帝承制除御史中丞及即位轉右衛將軍封武康縣侯加散騎侍郎周書作常侍聘於西魏周書作來聘於我以其為一代耑史也今以子山之志故錄是篇若春秋鄭志宋志矣屬大軍南討遂留長安江陵平累遷儀同三司周書云江陵平拜使持節撫軍將軍右金紫光祿大夫大都督尋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周孝閔帝踐祚封臨清縣子周書邑五百戶除司水下大夫出為弘農郡守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司憲中大夫進爵義城縣侯俄拜洛州刺史信為政簡

靜吏人安之周書為政簡靜上有多識舊章四字時陳氏與周周書作朝廷通好南北流寓之士各許還其舊國陳氏乃請王褒及信等十數人武帝惟放王克殷不害等周書列傳曰王褒字子淵琅邪臨沂人也美風儀善談笑博覽史傳尤工屬文元帝出降褒與王克劉毅宗懍殷不害等數十人俱至長安世宗即位篤好文學時褒與庾信才名最高特加親待帝每遊宴命褒等賦詩談論常在左右南史列傳曰王克美容貌善容止仕梁歷司徒右長史尚書僕射臺城陷仕侯景位太宰侍中錄尚書事景敗克迎侯王僧辯僧辯請克曰王氏百世卿族便是一朝而墜仕陳位尚書右僕射又孝義傳曰殷不害字長卿陳郡長平人也性至孝事老母養小弟勤劇無所不至魏平江陵失母所在時天寒雪凍死者填滿溝壑不害行哭尋求聲不暫輟過見死人溝中即投身捧視舉體凍僵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始得母尸即江陵權殯與王褒庾信俱入長安自是蔬食布衣枯槁骨立見者莫不哀之太建七年自周還陳除司農卿位至給事中是陳氏請褒及信在太建七年周武帝之建德四年也信及褒並惜而不遣尋徵為司宗中大夫周書武帝紀云保定四年五月丁亥改禮部為司宗明帝武帝周書作世宗高祖稱其廟號也並雅好文學信特蒙恩禮至於滕趙諸王滕王逌趙王招也周旋款至有若布衣之交羣公碑誌多相託焉惟王褒頗與信埒自餘文人莫有逮者周書論曰王褒庾信奇才秀出牢籠於一代是時世宗雅詞雲委滕趙二王雕章間發咸築宮虛館有如布衣之交由是朝廷之人閭閻之士莫不忘味於遺韻眩精於

末光猶丘陵之仰嵩岱川流之宗溟渤也然則子山之文發源於宋末盛行於梁季其體以淫放為本其詞以輕險為宗故能誇目侈於紅紫蕩心逾於鄭衛昔揚子雲有言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若以庾氏方之斯又詞賦之罪人也按子山少年宮體之作當時習稱徐庾及至晚年又與王褒並埒而後世無庾王之目若欲品藻斯文子山之作求之六季罕有其儔徐王二家難可提衡矣至其鄉關之文並多哀思是亦大雅之遺而令狐以為誇目蕩心詞賦之罪殆不然矣

信雖位望通顯常作鄉關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以致其意周書備載其文

大象初以疾去職大象周宣帝年號

隋開皇元年卒有文集二十卷隋開皇元年即周靜帝大定元年也靜帝禪位於隋改元開皇信卒時年六十九歲按此及滕王序並稱文集二十卷惟隋書經籍志稱

後周開府儀同庾信集二十一卷疑隋平陳以後得揚都之文較滕王本增多一卷也周書卒不紀年亦不記其文集此為較詳矣

文帝悼之贈本官加荆雍周書作淮二州刺史子立嗣謝趙王啟云某息荀娘荀娘疑即庾立小字舊唐書賊薛舉傳曰仁杲舉長子也多力善騎射軍中號萬人敵然所至多殺人納其妻妾獲庾信子立怒其不降磔于猛火之上漸割以啖軍士按此知立亦志節之士也

原序

滕王逌周文帝子也周書列傳曰滕閔王逌字爾固突少好經史解屬文武成初封滕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為王六年為行軍總管與齊王憲征稽胡逌破其渠帥穆友等還除河陽總管宣政元年進位上柱國其年伐陳詔逌為元帥節度諸軍事大象元年五月詔以荆州新野郡邑萬户為滕逌出就國明年朝京其年冬為隋文帝所害國除逌所著文章頗行於世 按此序大象元年滕王在新野特作所撰止魏周著述不及梁時蓋以太清罹亂江陵兵燹之故今集中多雜南朝舊作又非滕王故本矣序出文苑英華今錄為弁首加注釋焉

蓋聞五聲調應則宮徵成其文左傳晏子曰五聲六律杜預注云五聲宮商角徵羽八音克諧則絃管和其韻尚書曰八音克諧周禮大師職云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也所以周南召南之篇為風人之首小雅大雅之作實王政之由子夏詩序曰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雅者正也政有大小故有大雅焉有小雅

焉詩譜曰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大雅小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也復其英華疑作有陽春白雪之唱郢中之曲彌高宋玉對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其曲彌高其和彌寡秋風黃竹之詞伊上之才尤盛穆天子傳曰天子遊黃臺之丘獵於苹澤有陰雨天子乃休日中大寒北風雨雪有凍人天子作詩三章以哀之曰我徂黃竹員閟寒乃宿於黃竹孔安國曰伊水出陸渾山地理志云伊水出弘農盧氏縣東熊耳山東北入洛時穆王都西京故曰伊上遂能弘孝敬敘人倫移風俗化天下兼夫吟詠情性沉鬱文章者可畧而言也揚雄為方言劉歆與雄書曰非子雲瀋雅之才沉鬱之志不能成此書開府司宗中大夫義成周書作城公

庾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也周書武帝紀云保定四年五月改禮部為司宗隋書地理志襄陽郡穀城縣舊曰義城州有義城郡義城縣庾氏之先本鄢陵人晉世居新野元帝時徙江陵周書北史及此序皆云南陽新野以其本新野人蓋西晉時邑居也注見哀江南賦若夫有周之時掌庾原其得姓皇晉之代大尉闡其宗譜左氏傳曰獻太子之傅庾皮之子過是庾氏得姓之先為掌庾大夫在於有周之時哀江南賦云掌庾承周矣詩大雅甫田曰曾孫之庾又楚茨云我庾維億毛傳曰露積曰庾鄭箋曰庾露積穀也周語曰野有庾積包咸論語注曰十六斗為庾史記文帝紀曰發倉庾如淳曰水漕倉曰庾胡廣漢官解詁曰在邑為倉在野為庾索隱曰郭璞注三蒼云庾倉無屋也或云堯時有掌庾大夫以官命氏按梁元帝庾承先墓誌云悠哉掌庾興自陶唐

伯舅居晉連鑣渭陽謂唐堯時已有掌庾至太尉庾亮為晉外戚也晉書曰庾亮字元規明穆皇后之兄咸康六年薨贈太尉亮父琛在外戚傳琛永嘉初為建威將軍過江為會稽太守子山八世祖滔亦隨晉元帝過江為散騎常侍且滔未從江陵之先滔居新野而明穆皇后之族家于鄢陵是太尉亮乃信遠祖之族非其本祖也以其晉氏椒房氏族極盛故稱引之云聞其宗譜矣

爲奕氤氲布在方策國史家牒世竝詳焉班固典引曰爲奕乎千載注蔡邕曰爲奕光曜流行貌呂向曰爲長奕盛也周易曰天地氤氲萬物化生禮記鄭注云方版也策簡也說文曰牒札也八世祖滔散騎常侍領大著作遂昌縣侯晉書地理志遂昌縣屬東陽郡北史庾季才傳云八世祖滔隨晉元帝過江官至散騎常侍封遂昌縣侯徙居南郡江陵哀江南賦云彼淩江而建國始播遷於吾祖分南陽而賜田裂東岳而胙土誅茅宋玉之宅穿徑臨江之府是滔為徙居江陵一代之祖也梁元帝庾肩吾墓誌云掌庾命族世濟琳琅遂昌開國蟬聯冠冕是也祖易徵士隱遯無悶確乎不拔二語出易宋終齊季早擅英聲南史列傳曰庾易字幼簡新野人也徙居江陵易志性恬靜不交外物齊臨川王映表薦之餉麥百斛易辭不受以文義自樂安西長史袁承映其風贈以鹿角書格蚌盤硯白象牙筆并贈詩曰白日清明青雲遼亮昔聞巢許今覩臺尚易以連理几竹翹書格報之建武三年詔徵為司空主簿不就卒梁元帝庾肩吾墓誌云父易高尚其道肥遁居貞闕吏早逢夙表真人之氣少微晚映還彰隱士之星哀江南賦亦稱其祖為少微真人天山逸民矣劉氏國號曰宋蕭氏國號曰齊言易在宋齊二代有盛名也父肩吾散騎常侍中書令文宗學府智囊義窟鴻名重譽獨步江南梁書列傳曰庾肩吾字子慎八歲能賦詩特為兄於陵所友愛初為晉安王國常侍王每徙鎮肩吾常隨府歷王府中郎雲麾參軍竝兼記室參軍中大通三年王為皇太子兼東宮通事舍人除安西湘東王錄事諮議參軍俄以本官領荊州大中正累遷中錄事諮議參軍太子率更令中庶子初太子在藩雅好文學時肩吾與東海徐摛等同被接賞及居東宮又開文德省置學士肩吾子信摛子陵等充其選太清中侯景寇京都及太宗即位以肩吾為度支尚書時上流諸蕃竝據州拒侯景景矯詔遣肩吾喻當陽公大心大心尋舉州降賊肩吾因逃入建昌久之方得赴江陵未幾卒文集行於世南史本傳云肩吾字慎之為晉安王國常侍王每徙鎮肩吾常隨府在雍州及奔江陵歷江州刺史領義陽太守封武康侯卒贈散騎常侍中書令餘同梁書梁元帝集中有中書令庾肩吾墓誌銘後漢書崔駰傳贊曰崔為文宗世擅雕

龍史記曰秦樗里子號智囊漢書曰晁錯號智囊後漢書曰魯匡王莽時為義和有術數號智囊晉書曰宣帝舉兵廢曹爽桓範出赴喪宣帝曰智囊往矣又杜預號智囊義窟未詳江南楚地戰國時荆郢間俱稱江南肩吾家本江陵哀江南賦稽模盛於漳濱亦謂江陵也或貽或穆七世舉秀才且珪且璋五代有文集貴族華望盛矣哉七世自滔至肩吾凡七世也五代肩吾肩吾父易易父道驥驥父玫玫父某凡五代也玫父未詳貽穆如父為貽子為穆左傳文之貽也武之穆也詩大雅云如珪如璋令聞令望謝承後漢書曰郭林宗嘆劉儒有珪璋之質南史庾於陵文集十卷隋書經籍志梁度支尚書庾肩吾集十卷其餘文集史或缺文按此知子山以上五代皆有文集也　按文苑英華本此下有幼而清惠唯良之美稱共治之能十三字接佩犢帶牛有侔龔遂至王公名貴盡為虛襟接信降山嶽之

隆緼烟霞之秀至出為弘農守職實剖符寄深分竹下接加以冥心資敬篤信天倫云云以子山少長爵秩推之明是錯簡今為改正仍存舊本以備參考信降山嶽之靈英華作隆緼烟霞之秀器量侔瑚璉志性甚松筠論語曰瑚璉也鄭注曰黍稷器夏曰瑚殷曰璉世說曰謝混問羊孚何以器舉瑚璉羊曰故當以為接神之器妙善文詞尤工詩賦窮緣情之綺靡盡體物之瀏亮陸機文賦曰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誄奪安仁之美碑有伯喈之情箴似揚雄書同阮籍晉書曰潘岳字安仁辭藻絶麗尤善為哀誄之文續漢書曰蔡伯喈為郭林宗作碑曰吾為人作銘未嘗不有慚容惟有郭有道碑頌無愧耳後漢書曰初楊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其九箴亡闕後涿郡崔駰及子瑗劉騊駼增補十六篇胡廣復作四篇名曰百官箴凡四十八篇世說曰魏朝封晉文王為公備禮九錫文王固辭不受公卿將校當詣府敦諭司空鄭中馳遣信就阮籍求文籍時在袁孝尼家醉扶起書札為之無所點定乃寫付使時人以為神筆少而聰敏綺年而播華譽齡歲而有俊名孝性自然仁心獨秀忠為令德言及文詞穿壁未勤映螢愈甚西京雜記曰匡衡字稚圭勤學而無燭隣舍有燭而不逮衡乃穿壁引其光以書映其光而讀之續晉陽秋曰車胤字武子南平人胤就業恭勤博覽不倦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繼日焉若乃德聖兩禮韓魯四詩漢書儒林傳曰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德號大戴為信都太傅聖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禮有大戴小戴之學又曰韓嬰燕人孝文時為博士景帝時至常

山太傅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又曰申公魯人也獨以詩經為訓事景帝為太子太傅免去武帝使安車蒲輪束帛加璧徵魯申公云四詩者漢書藝文志曰漢興魯申公為詩訓詁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為之傳三家皆列于學宮又有毛公之學按魯申公齊轅固燕韓生三家加趙人毛公此四詩也志又云詩經二十八卷魯韓齊三應劭曰申公作魯詩后蒼作齊詩韓嬰作韓詩按此三詩加毛公作毛傳亦四詩也九流七畧之文萬卷百家之說漢書曰九流有儒家流道家流陰陽家流法家流名家流墨家流從橫家流雜家流農家流又曰劉歆總羣書而奏其七畧故有輯畧有六藝畧有諸子畧有詩賦畧有兵書畧有數術畧有方技畧博物志曰蔡邕有書近萬卷淮南子曰百家異說各有所出後漢書伏湛傳曰永和元年詔無忌與議郎黃景校定中書五經諸子百家藝術注云中書內中之書也藝文志諸

子凡一百八十九家言百家舉其成數也名山海上金匱玉版之書魯壁魏墳縹帙緗囊之記司馬遷報任安書曰僕誠著此書藏諸名山後漢書曰荀爽遣黨錮隱於海上又遁漢濱以著書為事題為新書凡百餘篇任昉王文憲集序云海上名山之旨是也太史公序曰石室金匱之書索隱曰國家藏書之處漢書鼂錯傳曰平陽侯窋等曰刻於玉版藏於金匱後漢書張衡傳曰清河宋景以歷推言水災偽稱洞視玉版漢書魯恭王傳曰恭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聞鐘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壞於其壁間得古文經傳王隱晉書東皙傳曰太康元年汲郡民盜發魏安釐王冢得竹書漆字科斗之文有周易上下經二卷紀年十二卷瑣語十一卷周王遊行五卷說穆王遊行天下之事今謂之穆天子傳郭璞穆天子傳序曰太康二年汲縣民不准盜發古塚所得書也汲者戰國時魏地也案所得紀年蓋魏惠

成王子令王之冢也於世本蓋襄王也亦見杜預春秋後序梁昭明文選序云詞人才子則名溢於縹囊飛文染翰則卷盈乎緗帙呂向曰縹青白色囊有底袋也用以盛書緗淺黃色也帙書衣也劉熙釋名曰緗桑也如桑葉初生之色也縹猶漂漂淺青也有碧縹有天縹有骨縹各以其色所象言之也莫不窮其枝葉誦其篇簡言以上諸書皆能窮究也豈止仲任一見之敏世叔五行之速後漢書曰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又曰應奉字世叔汝南南頓人也少聰明自為童兒及長凡所經履莫不暗記讀書五行俱下強記獨絕博物不羣年十五侍梁東宮講讀為梁昭明太子東宮講讀也時梁武帝大通元年哀江南賦云王子濱洛之歲蘭成射策之年始含香於建禮仍矯翼於崇賢是東宮講讀時年十五矣雖桓驎十四之歲答宿客之詩文士傳曰桓驎伯父烏官至太尉驎年十二在座烏告客曰吾此弟子知有異才殊能作詩賦客乃作詩曰甘羅十二楊烏九齡昔惟二子今則桓生驎即應聲答曰邂矣甘羅超等絕倫伊彼楊烏命世稱賢嗟予蠢弱殊才偉年仰慚二子俯愧過言魯連十二之年杜堅離之辨魯連子曰齊辯士田巴服徂丘議稷下毀五帝罪三王服五霸離堅白合同異一日服千人有徐劫者其弟子曰魯仲連年十二號千里駒往請田巴曰臣聞堂上不奮郊草不芸白刃交前不救流矢急不暇緩也今楚軍南陽趙伐高唐燕人千萬聊城不去國亡在旦夕先生奈之何若不能者先生之言有似梟鳴出城而人惡之願先生勿復言田巴曰謹聞命矣巴謂徐劫曰先生乃飛兎也豈直千里駒巴終身不談匪或斯尚同日語哉言桓驎魯連二子不日未能連類曾何足云漢書曰匡衡射策甲科以不應令除為太常掌故師古曰儒林傳說歲課甲科為郎中乙科為太子舍人丙科補文學掌故又漢書曰公孫弘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揚雄解嘲云公孫創業於金馬是也漢書贊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又云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解褐換安南府行參軍尺木未階高衢方騁吳志太史慈傳注云孫策出教曰龍欲騰翥先階尺木王粲登樓賦曰假高衢而騁力尋轉尚書度支郎中壯歲精練必以吏能上象列宿非因忿氣漢官典職云尚書郎初從三署詣臺試初上臺稱守尚書郎中歲滿稱尚書郎三年稱侍郎凡三十三人選吏能者為之華嶠

後漢書曰館陶公主為子求郎不許賜錢千萬明帝謂羣臣曰夫郎中上應列宿出守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

夜不離閣無愧於黃香開霧覩天有同於樂廣後漢書曰黃香字文彊江夏安陸人也嘗獨止宿臺上晝夜不離省閣王隱晉書曰樂廣字彥輔南陽淯人也為尚書令衛瓘見而奇之命諸子造焉曰每見此人瑩然若開雲霧覩青天

仍為郢州別駕刺史之半驥足斯展郢州漢之江夏吳曰武昌是也隋志江夏郡舊置郢州庾亮答郭豫書曰別駕舊與刺史別乘同宣王化於萬里者其任居刺史之半安可任非其人蜀志吳將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

於時江路有賊梁先主使信與湘東王論中流水戰事醜徒聞其名德遂即散奔深為梁主所賞南史武帝紀云大同八年春安城郡人劉敬躬挾左道以反江州刺史湘東王繹遣中兵曹子郢討擒之送於都斬之建康市哀江南賦云論兵於江漢之君是也先主梁武帝也梁書云天監十三年立皇子繹為湘東王

蓋善戰者不陣此之謂乎穀梁傳曰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注云帥衆素嚴不須耀軍列陣也

兼通直常侍使於魏土接對有才辨本傳聘於東魏文章辭令甚為鄴下所稱賦云拭玉於西河之主是也

雖子貢之旗鼓陳說仲山之專對智謀無以加也史記曰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利口巧辭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韓詩外傳曰孔子遊於景山之上子路子貢顏淵從孔子曰登高必賦小子願言者何其願丘將啟汝子貢曰兩國搆難壯士列陣塵埃漲天賜不持一尺之兵一斗之糧解兩國之難用賜者存不用賜者亡孔子曰辯士載詩大雅蒸民云保茲天子生仲山甫又曰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於外四方爰發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毛傳曰仲山甫樊侯也

還本國為正員郎職位清顯以望以實又為東宮領直春宮兵馬並受節度龍樓蘭錡寵寄逾隆本傳云為東宮學士哀江南賦云遂崇文而會武又有掌兵典午之詞知東宮領直節度兵馬故簡文帝命信率宮中文武千餘人是其任兼文武者也漢書成帝紀曰上常急名太子出龍樓門張晏曰門樓上有銅龍若白鵠飛廉之為名也西京賦曰武庫禁兵設在蘭錡

值侯景篡逆攻圍淮海建康宮殿非無流矢之兵丹陽帝居遂有生荊之痛梁書帝紀云太清元年侯景陷建業二年臺城陷三年武帝崩簡文帝即位改元為大寶元年冬十月侯景逼帝幸西州曲宴自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二年廢帝為晉安王矯帝詔以為次當支庶宜歸正嫡禪位於豫章王棟使呂季畧令帝寫之帝書至先皇念神器之重思社稷之固越升非次遂主震方嗚咽不能自止賊衆皆為掩泣乃幽帝於永福殿省冬十月帝崩景以辛未年十一月十九日篡位建康梁之所都漢之丹陽郡也隋志丹陽郡江寧梁置丹陽郡及南丹陽郡有秣陵建康同夏三縣禮記曰魯莊公及宋人戰於乘丘縣賁父御馬驚敗績縣賁父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淮南子曰白刃合流矢接呂氏春秋云子胥曰嗟乎吳朝必生荊棘矣漢書伍被曰臣今見宮中生荊棘

出往上流來歸全楚本傳侯景作亂梁簡文帝命信率宮中文武千餘人營於朱雀航及景至信以衆先退臺城陷後信奔於江陵江陵楚地漢書項籍傳曰古之王者地方

千里必據上游文穎曰水之流上游或作流漢書音義曰舊名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時元帝承制江陵統屬三楚故云來歸全楚

於時州后即湘東王梁元帝也時元帝承制江陵

其後封豕既誅長蛇受戮湘東有雪恥之功淮海有勤王之旅同少康之復夏若太戊之紹殷即於荊江驟置文物梁書元帝紀云大寶二年九月簡文帝崩王僧辯等奉表勸進帝不許而四方表勸前後相屬乃下令斷表承聖元年二月王僧辯衆軍發自潯陽帝馳檄四方購獲景封萬戶開國公絹布五萬疋三月僧辯等平景傳首江陵斬賊左僕射王偉於江陵市四方征旗王公卿士復勸進乃許之即位於江陵左氏傳曰吳為封豕長蛇流災上國封豕喻侯景也湘東雪恥謂平侯景也淮海勤王謂王僧辯等軍也左傳狐偃曰求諸侯

莫如勤王又哀元年伍員謂吳子曰昔有過澆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於有仍生少康焉逃奔有虞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以收夏衆遂滅過戈復禹之績史記曰殷道衰諸侯或不至帝太戊伊陟為相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

復為梁後主蕭繹御史中丞繹梁元帝諱也本傳元帝承制除御史中丞晉書職官志曰御史中丞本秦官也秦時御史大夫有二丞其一御史丞其一為中丞中丞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漢因之元壽二年御史中丞為臺主歷漢東京至晉因其制以中丞為臺主

中興司直具瞻所在詩云邦之司直又云民具爾瞻

貴戚斂手豪族屏氣後漢書曰鮑永為司隸校尉鮑恢為都官從事帝曰貴戚且宜斂手以避二鮑謝承後漢書曰吳郡王閎為冀州刺史不畏豪族後漢書曰李膺拜司隸校尉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屏氣

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豐貂右弭戎章再徙應劭漢官儀曰侍中金蟬右貂貂取內勁悍而外溫潤王隱晉書曰顧凱之拜散騎常侍表云不悟陛下聖恩所加登之常伯之列飾以貂璫之輝戎章再徙謂為右衛將軍也

阮籍非好之職鄭默參乘之官晉書阮籍傳曰高貴鄉公即位封關內侯散騎常侍籍本有濟世志屬晉魏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又鄭默傳曰默為散騎常侍武帝出祀南郊詔使鄭默驂乘史記曰賢人深謀於廊廟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楗為舍人曰殿有東西小堂也蔡質漢儀曰侍中常伯切問近對喻旨公卿

著德廊廟切問近對晉書地理志云吳興郡武康縣故防風氏國

開國承家信圭是執河帶山礪貽厥於后謂肩吾封武康縣侯子山襲父

爵也周易師卦云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周禮諸侯之禮執信圭漢書功臣表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應劭曰帶衣帶也礪砥礪也

即以本官奉使大國謂聘使西魏也

光華重出原隰再來詩云皇皇者華於彼原隰

太祖夾輔魏朝作相關右太祖周太祖宇文泰魏之安定公也高歡之亂太祖奉帝都長安故曰作相關右

三分有二九合一匡出論語

德邁晉宣雄踰魏武晉宣帝司馬懿魏武帝曹操也謂周太祖將有魏室功業過於晉魏二君也

功高網地道映在田呂氏春秋曰湯見祝網者置四面湯收其三面置其一面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四十之國歸之人置四面未必得鳥湯去其三面以網其國四十非徒網鳥也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亦見子山賜職

如舊屬我太祖獻策魏帝命將荆衡謂平江陵也元帝紀云先是魏使守文仁恕來聘帝接仁恕有闕魏相安定公憾焉使于謹來攻是江陵之師為周太祖獻策也安定公周太祖也尋值本朝青蓋入洛續漢志曰王車朱班輪青蓋左右騑駕三馬本朝謂周也時未受禪為王爵故曰青蓋於是拾節入仕乃沐霸恩改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戎號光隆比儀台鉉天文志有三台周易云鼎玉鉉高官美宦有踰舊國舊國謂梁也莊子曰舊都舊國又遷驃騎大將軍開府義城公王沉晉代始授此榮黃權魏時首膺斯命晉書曰王沉字處道太原晉陽人也武帝受禪以使命之勲轉驃騎將軍進爵為公蜀志曰黃權字公衡巴西

閬中人也先主以權為鎮北將軍督江北軍以防魏師先主自在江南及吳將軍陸議乘流斷圍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絶權不得還故率將所領降於魏景初三年權還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降在季世秩居上品爵為五等榮貴兩朝晉書職官志曰開府儀同三司漢官也殤帝延平元年鄧騭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儀同之名始自此也及魏黃權以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開府之名起於此也驃騎車騎將軍開府者皆為位從公諸公及開府位從公者品秩第一五等公侯伯子男也兩朝謂魏周也出為弘農郡守職實剖符寄深分竹本傳云周孝閔踐祚封臨清縣子除司水大夫出為弘農郡守隋志云河南陝縣後魏置陝州弘農郡又志稱弘農郡弘農舊置西恒農郡後周廢漢書文帝紀曰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張宴曰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師古曰與郡守為符者謂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佩犢帶牛有侔龔遂漢書曰龔遂為渤海太守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民有帶持刀劒者使賣劒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春夏不得不趨田畝秋冬課收斂益畜果實菱芡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吏民皆富實訟獄息止桑枝麥穗無謝張堪後漢書曰張堪字君游光武時為漁陽太守捕擊姦猾賞罰必信吏民皆樂為用乃於狐奴開稻八十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之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入為司憲中大夫帥掌三勅之法助宣五禁之書秋府得人於斯為盛易曰君子以明罰勅法三勅疑作三刺禮記曰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鄭注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周禮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又曰士師掌國之五禁之法以左右刑罰一曰宮禁二曰官

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皆以木鐸狥之於朝書而懸於門閭秋府謂司憲大夫即古秋官司寇之職也嘗正旦上府賦詩曰詰旦啟門闌繁辭擁筆端蒼鷹下獄吏獬豸飾刑官司朝引玉節盟載捧珠盤窮紀星移次歸餘律未殫雪高三尺厚冰深一丈英華作寸寒短筍猶埋竹香心未起蘭孟門久失路扶搖忽上摶栖烏還得府棄馬復歸欄榮華名義重虛薄報恩難枚乘還起疾貢禹遂彈冠方垂蓮葉劒未用竹根丹一知玄象法詎思垂釣竿注見第四卷詩集其王事之中優游如此出為洛

州刺史 隋志河南洛陽後魏置司州東魏置洛州後周置東京六府總管 德茂褰帷才

鷹刺舉 後漢書曰賈琮為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褰迎于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褰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姓聞風者自然竦震其諸臧過者望風解印綬去漢官儀曰刺舉其事 吏不敢賄人不忍欺 後漢書曰楊震為荊州刺史知其民王密舉為茂才除昌邑縣令震改為東萊太守路經舊徑密夜懷金十金奉公公不受密曰無知莫若夜公曰天知神知我知汝知何謂無知漢書曰韓延壽為東郡守民不忍欺 上洛童兒如逢郭伋

商山故老似值劉弘 後漢書曰郭伋在并州素給恩德及後入界所到縣邑老幼相攜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兒童數百各騎竹馬道次迎拜伋辭謝之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謂別駕從事計日當到之行部既還先期一日伋為遲信於諸兒遂止於野亭須期乃入晉書曰劉弘字和季沛國相人也有幹畧政事之才太安中使持節南蠻校尉荊州刺史又為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討斬張昌悉降其衆弘勸課農桑寬刑省賦歲用有年百姓愛悅位至車騎將軍開府弘子璠為順陽內史江漢之間翕然歸心父老追思弘雖甘棠之詠召伯無以過也言子山在洛如郭伋之治并州劉弘之鎮襄陽也上洛商山皆洛州地漢書弘農郡有上洛縣四皓隱於商山 復為司宗中大夫總轄禮府佐治春卿辨九拜之儀教六詩之義 周禮宗伯禮官之職云辨九摔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摔六曰凶摔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肅拜以享右祭祀摔音拜又云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謂司宗大夫即古宗伯禮官之職是為春官故云禮府春卿矣 自梁朝筮仕周世驅馳至今歲在屠維龍居淵獻春秋六十有七 爾雅曰太歲在巳曰屠維在亥曰大淵獻蓋巳亥年也歲陽在巳謂歲干也歲陰在亥謂歲支也時周宣帝大象元年巳亥歲也隋開皇元年辛丑信卒年六十九歲 齒雖耆宿文更新奇才子詞人莫不師教王公名貴盡為虛襟加以冥心資敬篤信天倫孝實人師刑推士則 世說曰陳仲舉言為士則行為士範 愠喜不形於色忠恕不離於懷 世說王戎云與嵇康居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愠之色忠恕見論語 矜簡儼然師心獨往似陸機之愛弟若韓康之養甥 晉書曰陸機字士衡弟雲字士龍又曰韓伯字康伯潁川長社人為殷浩甥浩素賞愛之小園賦云韓康則甥舅不別是也此云韓康養甥當是康伯之甥按康甥卞鞠世說曰韓康伯母殷卞鞠是其外孫又曰韓康伯母隱古几毀壞卞鞠見几惡欲易之答曰我若不隱此女何以得見古物以韓伯字康伯故曰韓康與後漢逸民韓伯休為異也 環堵之間怡怡如也 禮記曰環堵之室 屢聘上國特為太祖所知江陵名士惟信而已綢繆禮遇造次推恩明帝守文偏加引接武皇英主彌相委寄 本傳世宗高祖竝雅好文學信特蒙禮遇 密勿王事多歷歲年自攜老入關亟移灰琯 晉書樂志曰取弘農宜陽金門竹為琯河內葭莩為灰以候氣氣至者灰去 烝烝色養勤同扇席 尚書曰克諧以孝烝烝乂弗格姦頑岳聞居賦曰尚能違膝下色養而屑屑從斗筲

之役乎晉書曰王延事親盡色養夏則扇席冬則以身溫被及丁母憂杖而後起病不勝哀青鸞降宿樹之祥白雉有依欄之感謝承後漢書曰方儲字聖明幼喪父事母母終自負土成墳種奇樹千株鸞鳥止其上續漢書曰申屠蟠陳留外黃人九歲喪父哀毀過禮廬於塚側致甘露白雉之祥晉國公廟期受託為世賢輔周書云晉蕩公護字薩保太祖之兄邵惠公顯之少子也太祖西巡至牽屯山遇疾馳驛召護護至涇州見太祖而太祖疾已綿篤謂護曰吾形容若此必是不濟諸子幼小寇賊未寧天下之事屬之於汝宜勉力以成吾志護涕泣奉行至雲陽而太祖崩護秘之至長安乃發喪時嗣子沖弱彊冠在近人情不安護綱紀內外撫循文武于是衆心乃定孝閔踐祚拜大司馬封晉國公見信孝情毀至每日憫嗟嘗語人曰

庾信南人羈士至孝天然居喪過禮殆將滅性禮記喪大記曰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孝經曰毀不滅性聖人之教也寡人一見遂不忍看其至德如此被知亦如此昔在揚都有集十四卷值太清罹亂百不一存及到江陵又有三卷即重遭軍火一字無遺今之所撰止入魏已來爰洎皇代凡所著述合二十卷分成兩帙附之後爾按此及北史皆云文集二十卷惟隋書經籍志稱二十一卷集中詩賦多雜梁時舊作疑是平陳後所得增多一卷且今所貽留亦非滕王故本大抵建業之文猶有存者而江陵軍火無遺一字矣余與子山夙期款密本傳滕趙諸王周旋款至知滕王與子山其交最為款密也情均縞紵契比金蘭左氏傳曰吳公子札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易繫辭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欲予製序聊命翰札幸無愧色非有絢章方當貽範搢紳懸諸日月焉後漢書曰郭泰卒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為文既而謂涿郡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慙德惟郭有道無愧色耳馬融論語注曰絢文貌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因雜搢紳先生之畧術臣贊曰搢赤白色紳大帶揚雄答劉歆書曰張伯松不誦雄之文然亦有以奇之曰是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

庾子山集卷首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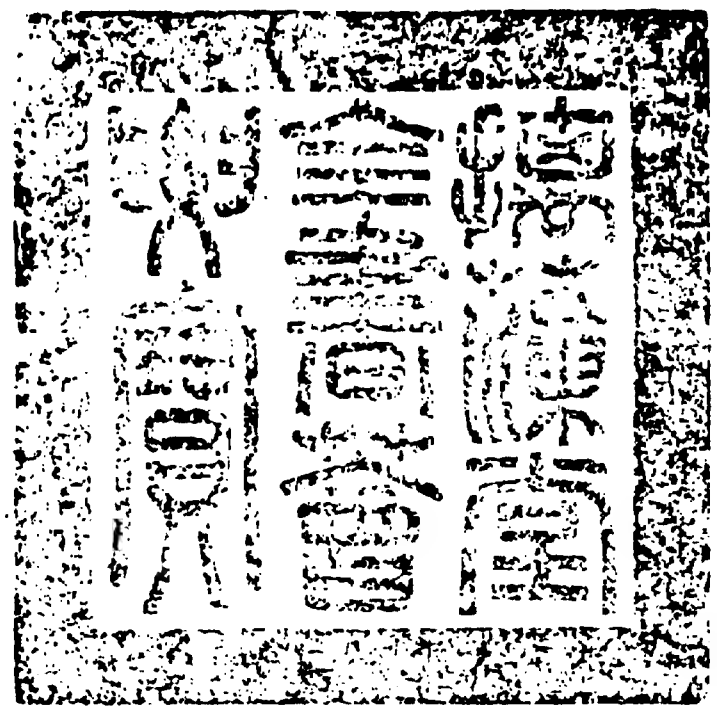
謹案卷首上第十七頁後四行於芳林園賜錢帛各有差刊本園訛國今改

第二十五頁後一行總釐庶政刊本政訛改今改

卷首下第十二頁後六行王粲登樓賦刊本粲訛燦今改

第十七頁前二行使于謹來攻刊本于訛於今改

乾隆御覽之寶



總校官進士臣胡榮

校對官助教臣金學詩

謄錄監生臣江長鎮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庾子山集卷一

詳校官原任編修臣徐立綱

庾子山集卷一

周 庾信 撰

錢塘倪璠纂註

三月三日華林園馬射賦 并序

華林園起自魏明帝名芳林園齊王芳改為華林干寶晉紀泰始四年二月上幸芳林園與羣臣宴賦詩觀志應貞有晉武帝華林園集詩按周書明帝時會羣公及突厥使者於芳林園魏在鄴都晉在洛陽後周承其名或名華林或名芳林其為長安別館洛下舊宮是所未詳 又

按本序暫離北闕聊宴西城賦云日下澤宮筵闕相圍帳徙蹕之留歡眷迴鑾之餘舞知華林園是長安城西別苑可以朝出暮歸者也幸華林園當是武帝事注見序文

臣聞堯以仲春之月刻玉而遊河尚書中候曰帝堯即政七十載脩壇河洛仲月辛日禮備至於日稷榮光出河龍馬銜甲赤文綠色臨壇吐河論語考比讖曰仲尼云吾聞堯率舜等遊首山觀河渚乃有五老遊渚五老曰河圖將浮龍銜玉苞列版題命可卷金泥玉檢封書成知我者重瞳黃姚視五老飛為流星上入昴舜以甲子之朝披圖而巡洛顧野王玉符瑞圖虞舜時黃龍洛水出詣舜鱗甲成字舜即位與三公臨觀黃龍五采負圖出舜前夏后瑤臺之上或御二龍易歸藏曰昔者夏后啟筮享神於晉之墟作為璿臺於水之陽瑤臺璿臺也山海經曰大樂之

野夏后啟於此舞九代馬乘兩龍周王玄圃之前猶驂八駿穆天子傳春山之澤清水出泉溫和無風飛鳥百獸之所聚先王所謂縣圃又曰天子之駿赤驥盜驪白義踰輪山子渠黃騂騮綠耳八駿之乘是也亦見列子郭璞紀年曰穆王十七年西征於崑崙見西王母淮南子曰昆侖去地一萬一千里上有曾城九重或上倍之是謂閶風或上倍之是謂玄圃我大周之創業也宇文氏國號曰周南正司天北正司地平九黎之亂定三危之罪楚語曰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人神雜擾不可方物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者使復典之以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唐尚書云火當為北北陰位也尚書竄三苗於三危雲紀御官鳥司從職左傳郯子曰昔

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少皞摯之立也鳳凰適至故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司徒也鵙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鷟鳩氏司事也皇王有秉歷之符玄珪有成功之瑞莊子廣成子謂黃帝曰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郭象注皇王殊迹隨世異名尚書曰禹錫玄圭告厥成功豈直天地合德日月光華而已哉易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皇帝以上聖之姿膺下武之運皇帝謂周武帝也賦云歲在昭陽蓋歲陽為辛而不詳其歲陰按子山入魏而後兩歷辛年武帝保定元年為辛巳天和六年為辛卯幸華林園馬射於史不載以意推之當為武帝也墨子曰上聖立於天子其次立於三公毛詩序曰下武嗣文也王元長曲水詩序皇帝體膺上聖運鍾下武通乾象之靈啟神明之德夷典秩宗見之三禮夔為樂正聞之九成尚書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夔命女典樂教胄子又蕭韶九成克已備於禮容威風總於戎政左傳曰古也有志克已復禮仁也史記曰孔子陳俎豆設禮容加以皐宮菲食見論語皂帳綈衣賈誼治安策曰且帝之身自衣皐綈師古曰綈厚繒也百姓為心四海為念西郊不雨即動皇情東作未登彌迴天眷易云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堯典平秩東作孔傳曰歲起於東而始就耕謂之東作兵革無會非有待於丹烏尚書帝驗曰太子發渡河中流火流為烏其色赤又王子年拾遺記越王入吳國有丹烏夾王飛故句踐之霸也起望烏臺言丹烏之瑞也宮觀不移故無勞於白鷺王子年拾遺記魏禪晉之歲北闕下有白光如烏雀之狀時飛翔來去有司奏聞帝使羅之得一白鷺以為神物於是以金為樊置於宮中旬日不知所在論者云金德之瑞昔師曠時有白鷺來巢檢瑞應圖果如所論白色叶於金德師曠晉時人也古今之議相符焉銀瓮金船顧野王瑞應圖曰王者宴不及醉則銀甕出莊子音義甕送反同瓮禮運鄭注器謂若銀甕丹甑也瑞應圖曰王者德盛則金人下乘金船遊王後池山車澤馬禮記山出器車禮斗威儀曰其政太平山車垂鈎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山出根車澤出神馬豈止竹葦兩草共垂甘露青赤三氣同為景星晉中興書曰甘露降耆老得歌則松柏受之尊賢容衆則竹葦受之史記天官書曰天精而見景星景星者德星也其狀無常常出於有道之國精漢書

作腥盖康曰腥精明也有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雨黄星青方中有一黄星凡三星共為景星也

雕題鑿齒識海水而來王山海經雕題國在鬱水南又曰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融天海水南入焉有人尸鑿齒羿與鑿齒戰於壽華之野羿射殺之羿持弓鑿齒持盾郭璞曰鑿齒亦人也齒如鑿長五六尺因以為名

烏弋黄支驗東風而受吏漢書西域傳自玉門陽關出南道歷鄯善而南行至烏弋山離南道極矣服虔曰三十六國烏弋最在西地理志曰自天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黄支國民俗畧與珠厓相類其州廣大戶口多多異物自武帝以來有譯長屬黄門應劭曰黄支在日南之南去京師三萬里顔延年曲水詩序云迴面受吏向日謂受郡縣之化

龍御行左傳曰玄鳥氏司分者也正義曰說文云燕玄鳥也釋鳥云燕燕鳦郭璞曰詩云燕燕于飛一名玄鳥齊人呼鳦詩云天命玄鳥月令云玄鳥至之日是一名玄鳥也或單呼燕或重名燕燕異方語也此鳥以春分來秋分去故以名官使之主二分天官書曰東宮蒼龍文耀鉤曰東宮蒼帝其精為龍周禮馬八尺已上為龍月令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路駕蒼龍

於時玄鳥司歷蒼

羔獻冰開桐華萍生月令獻羔開冰在仲春之月又曰仲春之月桐始華淮南子曰季春之月桐始華萍始生詩義疏曰潛水上浮萍麤大者謂之蘋小者為萍季春始生可糝蒸為茹又可苦酒淹就酒也

皇帝幸於華林之園玉衡正而泰階平閶闔開而勾陳轉尚書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漢書曰廟陳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子之三階上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下階上星為士中階上星為男主下星為女主下星為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不平則稼穡不成冬霄夏霜天行暴令好興甲兵修宮榭廣苑囿則上階為之折也應劭曰閶閶天門也三輔黄圖宮之正門曰閶閶天文志曰鉤陳六星在紫宮中鉤陳口中一星

千乘雷動萬騎雲屯東都賦千乘雷動萬騎紛紜

落花與芝蓋同飛揚

柳共春旗一色張衡西京賦云芝蓋九葩春旗青旗也月令載青旂衣青衣服蒼玉淮南子云建青旗注熊虎曰旗言揚柳與春旗皆青色也

乃命羣臣陳大射之禮周禮宗伯禮官曰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釋云大射謂將祭祀擇士而射於西郊虞庠學中

雖行祓禊之飲即同春蒐之儀風俗通曰周禮女巫掌祓除疾病禊者潔也於水上盥潔也已者祉也邪疾已去祈介祉也韓詩外傳鄭國上巳於溱洧兩水上祓除不祥裴子野宋畧曰文帝元嘉十一年三月禊飲樂遊苑作詩詔顔延年作序蕭子顯齊書曰武帝永明九年三月三日幸芳林園禊飲朝臣勑王融為序文三月三日祓禊之飲舊有之矣今用馬射合古春蒐也周禮大司馬職中春教師旅遂以蒐田左氏傳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杜預云蒐索擇取不孕者

止立行宮裁舒帳殿天子行所在名曰行宮帳殿天子行幸所在以帳為殿也

階無玉壁既異河間之碑戶不金鋪殊非許昌之賦河間碑漢靈帝事藝文類聚載後漢張超靈帝河間舊廬碑云樹中天之雙闕崇冠山之華堂通樓閣道丹階紫房金葱鬱律玉璧內璫許昌地名魚豢典畧曰魏明帝將東巡恐夏熱故許昌作殿名曰景福既成命人賦之何晏賦云青瑣銀鋪是為閨閤注銀鋪以銀鋪首也長門賦云排玉戶而撼金鋪洛陽宮殿簿曰許昌景福殿七間言此行宮帳殿不必有金玉之麗也

洞庭既張承

雲乃奏莊子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淮南子有虞氏其樂咸池承雲九韶騶虞九節貍首七章騶虞樂章名在召南之卒章周禮射人職曰王射樂以騶虞九節諸侯射樂以貍首七章鄭司農曰騶虞聖獸也正繪五采之雲壺寧百福之酒禮記曰失諸正鵠鄭注畫布曰正棲皮曰鵠疏云正鵠皆鳥名也正音征繪畫文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雜五色詩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公尸燕飲福祿來成又曰干祿百祿壺盛酒器也唐弓九合冬幹春膠周禮唐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又曰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又引人曰冬析幹則易春液角則合上云鹿膠青白馬膠赤白牛膠火赤鼠膠黑魚膠餌犀膠黃鄭注皆謂煮用其皮或用角夏箭三成青莖赤羽子虛賦曰右夏服之勁箭索隱曰按夏羿善射者又服箭之室故云夏服又夏后氏有良弓其矢亦良六韜曰陷堅陣攻強敵以大黃參連弩飛鳧電景矢自副注云電景青莖赤羽以鋼為首韓詩外傳曰赤羽如日於是選朱汗之馬校黃金之埒漢書武帝神馬出渥洼水中為太一歌云霑赤汗兮沫流赭應劭曰大宛馬汗血霑濡也世說王武子好馬買地作埒編錢匝地竟埒時人號曰黃金埒紅陽飛鵲紫鷰晨風皆良馬名張協七命曰駕紅陽之飛燕李善注或云駿馬圖有含陽即紅聲之悞銑曰紅陽人也有良馬名飛燕尸子曰我得而治民則馬有紫鷰蘭池西京雜記文帝有紫鷰騮等名劉劭趙都賦良馬則飛兔奚斯常驪紫鷰黃子曰駿馬有晨風黃鵠皆取鳥名馬言疾走若飛也晨風鷄屬唐成公之肅爽海西侯之千里左氏傳曰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人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賈逵云色如霜紈馬融說肅爽雁也其羽如練高首而修頸馬似之天下希有故子常欲之爽音霜或作驌驦漢書上以李夫人兄李廣利為貳師將軍封海西侯又曰貳師將軍斬大宛王獲汗血馬應劭曰大宛舊有天馬種蹋石汗血號一日千里莫不飲羽銜竿吟猿落雁韓詩外傳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彎弓而射之沒金飲羽竿箭榦銜竿亦沒矢也吟猿養由基事落雁更羸事皆言其善射也注詳見下文鐘鼓震地塵埃漲天酒以罍行飾由鼎進罍酒器詩曰我姑酌彼金罍毛傳金罍酒器也周禮王旦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鄭注殺牲盛饌曰舉鼎十有二牢鼎九陪鼎三采則錦市俱移錢則銅山合徙益州記錦里在益州南筰橋東流江南岸以錦為市漢書文帝賜鄧通蜀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又吳王濞傳云吳有豫章郡銅山濞招致天下之亡命者益鑄錢有兩銅山故云合徙也西京雜記並載其事太史聽鼓而論功司馬張旃而賞獲周禮鼓人職云掌教六鼓之音聲以節音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教為鼓而辨其聲用又司馬云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辨鼓鐸鐲鐃之用爾雅因章曰旃郭璞曰以白練為旒因其文章不復畫之周禮云通帛為旃上則雲布雨施下則山藏海納上林賦云綠林流澤雲布雨施郭璞曰言偏山野也山藏海納即上林賦所謂江河為陂泰山為櫓者也師古曰因江河以遮禽登泰山而望獲言田獵之廣遠耳陂音袪實天下之至樂景福之歡欣者也詩曰君子萬年以介景福既若木將低金波欲上若木日也金波月也楚辭折若木以拂日漢書樂章云月穆穆以金波師古曰言月光穆穆若金之流波也天顧惟穆賓歌惟醉詩天子穆穆詩

序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箋云旅酬下徧羣臣至於無算爵故云醉焉雖復暫離北闕聊宴西城按此知華林園是長安城西別館也即同酆水之朝更是岐山之會左傳椒舉曰成有岐陽之會康有酆宮之朝杜預曰酆在始平鄠縣東有雲臺康王於是會諸侯周成王歸自奄大蒐於岐山之陽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小臣不舉奉詔為文以管窺天以蠡酌海盛德形容豈陳梗槩東方朔客難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注管竹管也蠡蚌蛤也東京賦曰其梗槩如此薛綜注梗槩不纖密言粗舉大綱也歲次昭陽月在大梁史記歷書云昭陽作噩四年索隱曰昭陽辛也爾雅作重光作噩酉也辛酉歲今云昭陽蓋辛年也而歲支不詳爾雅曰大梁昴也酉陸昴也昭四年左傳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

冰西陸朝覿而出之杜元凱以西陸為三月日在大梁之次漢書律歷志大梁初胃七度穀雨中昴八度清明終於畢十一度知大梁為三月也其日上巳其時少陽西京雜記三月上巳張樂於流水上巳即三月三日也漢書丙吉傳云方春少陽用事春史司職青祇效祥春史謂太史也青祇謂青帝也其神勾芒晉張協詩云春郊禮青祇徵萬騎於平樂開千門於建章西京賦大駕幸平樂之館漢書曰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屬車釃酒複道焚香揚雄酒箴曰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為國器載於屬車師古曰天子屬車常載酒食故有鴟夷也屬音之欲反小雅伐木云釃酒有藇毛傳云以筐曰釃正義曰釃酒者或用筐或用草於今猶然左傳曰爾貢苞茅不入無以縮酒是也漢書注云上下有道故曰複音復三輔舊事曰桂宮周迴四十里內有複道橫度西至神明臺皇帝翊四校於仙園一作翊四圍於帝閑迴六龍於天苑上林賦云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文穎曰凡五校今言四者一隨天子乘輿也一作帝閑者周禮校人云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楚辭曰維六龍於扶桑曹子建與吳質書曰抑六龍之首翰曰六龍日車也史記天官書參西有勾曲九星三處羅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曰九斿正義曰天苑十六星如環狀在畢南天子養禽獸之所韋暗則多死亡漢儀注大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師古曰養鳥獸通名為苑故謂牧馬處為苑對宣曲之平林望甘泉之長坂上林賦曰西馳宣曲三輔黃圖宣曲宮在昆明池西孝宣帝曉音律常於此度曲因以為名甘泉宮有長平坂司馬相如賦曰登陂陀之長坂兮華蓋平飛風烏細轉路直城遙林長騎遠崔豹古今注華蓋黃帝所作也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於帝上有花葩之象故因而作華蓋也西京賦曰華蓋承辰天畢前驅注云華蓋星覆北斗王者法而作之晉天文志華蓋九星所以蔽覆帝座天子之華蓋象之郭延生述征記長安宮南靈臺有相風銅烏遇風乃動一曰長安靈臺上有相風銅烏千里風至此烏乃動帷宮宿設帳殿開筵旁臨細柳斜界宜年周禮為帷宮設旌門鄭注謂王行晝止有所展肆若食息張幃為宮則樹旌以表門王融曲水詩序緹帷宿置善曰周禮注云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帳殿注見前三輔黃圖細柳觀在長安西北三輔舊事漢文帝大將軍周亞夫軍於細柳今呼古檄是也上林賦云掩細柳郭璞曰細柳觀名在昆明池南宜年疑蘄年黃圖云蘄年宮在雍開鸛一作鸛列之陣靡魚鬚之旃左氏傳曰鄭翩願為其鸛其御願為其鸛杜注鸛鵝皆陣名一作鶴列莊子君

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鶴列陳兵也子虛賦曰靡魚鬚之撓旃郭璞曰以魚鬚為旒旌通帛為旃也行

漏抱刻前旌載鳶續漢書曰孔壺為漏浮箭為刻下漏數刻以考中星昏明星馬張衡漏水轉渾天儀制曰鑄金銅人為昏徒居壺之左右以左手抱箭右手指刻以別天時之早晚也禮記曰前有塵埃則載鳴鳶鳶鴟也言畫於旌旗之上以取象焉河湄雞草渭口澆泉爾雅曰水草交曰湄釋名曰湄眉也臨水如眉臨目也周禮有雞氏掌山澤芟除草菅鄭注掌殺草謂除道也渭口澆泉者言取渭水蕩滌也堋雲五色的暈重圓堋射埒也的暈謂射侯之中如月暈也陽管既調春絃實撫律歷志竹曰管律有十二陽六為律陰六為呂絲曰絃總章協律成均樹羽三輔黃圖明堂之制舜曰總章薛綜曰舜明堂以草蓋之名曰總章魏志曰明帝立總章魏苟

氏傳曰勗為光祿大夫公以魏杜夔所定律品檢校大樂總章鼓吹八音與律呂呂向曰總章禮官也漢書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建國之學校而合國之子弟馬詩曰崇牙樹羽鼓翔鳳為林靈芝為圃白虎通云黃帝時鳳凰歌日而至食常竹實棲常梧桐終身不去景福殿賦翔岐陽之鳴鳳水經注天目山上有霜木皆是數百年物謂之翔鳳林雖非其地翔鳳之名古有之矣漢書武帝紀甘泉宮芝九莖連葉作芝房歌草御長帶桐垂細乳鳥囀歌來花濃雪聚三齊記曰鄭玄教授不期山山下生草大如韮葉長一尺餘堅刃異常土人名曰康成書帶莊子桐乳致巢司馬彪曰桐子似乳著其葉而生其巢似箕鳥喜巢其中也鳥囀歌來花濃雪聚言遊此林園啼鳥成歌落花如雪也玉律調鐘金錞節鼓玉律用玉琯吹之有十二律陽六黃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亡射陰六林鍾南呂應鍾大呂夾鍾中呂也孟康漢書注律得風氣而成聲風和乃律調也周禮鼓人職云以金錞和鼓以金鐲節鼓鄭注錞錞于也圜如碓頭大上小下樂作鳴之與鼓相和於是咀衒拉鐵逐日追風顏師古漢書注衒馬衒也說文馬勒口中衒行馬者咀含味也拾遺記周穆王八駿四起影逐日而行雀豹古今注始皇有馬名追風王融曲水詩序云逐景追風之騎逐日逐景也說文景日光也即俗影字并試長楸之埒俱下蘭池之宮曹植詩云走馬長楸間翰曰古人種楸於道故曰長楸三輔黃圖蘭池宮始皇三十一年為微行咸陽與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盜蘭池渭城縣有蘭池宮又尸子云馬有蘭池之名矣鳴鞭則汗赭入埒則塵紅樂志霑赤汗兮沫流赭顏延年赭白馬賦膺門沫赭汗溝走血既觀賢於大射乃頒政於司

弓毛萇詩傳曰射禮有三有大射有賓射有燕射正義曰大射者將祭擇士於射宮也周禮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辨其名物而掌其收藏與其出入中春獻弓弩中秋獻矢箙及其頒之有王弧夾庾唐大六者矣變三驅而畫鹿登百尺而懸熊畫鹿麋侯也懸熊熊侯也周禮天官司裘職曰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繁弱振地鐵驪蹋空繁弱弓名左氏傳曰封父之繁弱王逸楚辭注曰純黑為驪呂氏春秋曰駕鐵驪穆天子傳八駿有盜驪郭注盜驪為馬細頸驪黑色也蹋空謂騰虛空而行也禮正六耦詩歌九節周禮射人職云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鄭注九節折羽九重設於長杠也言節者容侯道之數也樂記曰明乎其節之志不失其事則德成而功立九節者九十弓大射禮曰大侯九十

七札俱穿五豝同穴左氏傳曰養由基蹲甲而射之穿七札焉召南卒章云一發五豝毛傳豕牝曰豝弓如明月對堋馬似浮雲向埒劉熙釋名曰弦月半之名也其形一旁曲一旁直若張弓弛弦也西京雜記曰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匹一名浮雲雁失羣而行斷猿求林而路絕戰國策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更羸謂魏王曰臣能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鴻雁從東方來更羸以虛弓發而下之王曰射之精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者其創痛也悲鳴者久失羣也故創未發而驚心未忘聞弦音烈而高飛故創怯也淮南子曰楚有白猿王自射之則搏矢而顧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猿抱樹號矣控玉勒而搖星跨金鞍而動月玉勒金鞍以金玉為之搖星挾矢也動月張弓也謂

乘馬上而挾矢張弓也周禮考工記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又云弧旌枉矢以象弧也動月注見上文乃有六郡良家五陵豪選漢書曰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師古曰六郡謂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又高祖都長安徙諸齊田楚屈昭景及諸功臣於長陵後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貲富人及豪傑兼并之家於諸陵強本弱末以制天下西都賦北眺五陵謂長安陽茂平此五陵也新迴馬邑之兵始罷龍城之戰漢書曰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兵單于不至遂絕和親自馬邑軍後五歲之秋漢使四將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龍城單于祭天處將軍戎服來參武讌尚帶流星猶乘奔電將軍之稱起於左傳魏舒梗陽之獄閼沒女寬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杜預曰魏子中軍帥故謂之將軍正義曰晉使卿為軍將謂之將中軍將上軍此以魏子將中軍故呼為將軍及六國以來遂以將軍為官名蓋其元起於此左傳鄭子產獻捷於晉戎服將事杜元凱云戎服軍旅之衣異於朝服周禮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鄭注云韋弁以韎韋為弁又以為衣裳也武讌者謂射行讌禮也毛萇詩傳云有燕射之禮也流星奔電神駿也陳琳答東阿王牋曰譬猶飛兔流星超山越海龍騏所不能追崔豹古今注秦始皇有七名馬追風白兔躡景奔電飛翮銅爵神兔始聽鼓而唱籌即移竿而標箭馬噴沾衣塵驚灑面石堰水而澆園花乘風而繞殿熊耳刻杯飛雲畫罍熊耳按禮器爵上有兩柱取飲不盡之義戒其過也言其競舉象兩熊耳也周禮鄭注山罍刻而畫之為山雲之形史記梁孝王有罍樽直千金鄭德曰上蓋刻為雲雷象應劭曰詩云我姑酌彼金罍罍有雲雷之象以金飾之水衡之錢

山積織室之錦霞開漢書宣帝紀本始二年以水衡為平陵徙民起第宅注云水衡與少府皆天子私藏也三輔黃圖織室在未央宮又有東西織室織作文繡郊廟之服有令史司筵賞至酒正杯來周禮春官宗伯云司几筵下士二人鄭注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又云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釋曰大射席在虡庠又天官冢宰有酒正之官鄭注酒正酒官之長又曰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辨五齊之名三酒之物馬融廣成頌曰酒正按隊至樂則賢乎秋水歡笑則勝上春臺莊子有至樂篇秋水篇老子曰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秋興賦云登春臺之熙熙是也既而日下澤宮筵闌相圃毛詩疏射義曰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宮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宮然後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是先王將祭必射以擇

士也澤宮是習射射宮乃行大射云毛萇詩傳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牆帳徒蹕之留歡眷迴鑾之餘舞崔豹古今注警蹕所以戒行徒也周禮蹕而不警秦制出警入蹕謂出軍者皆警戒入國者皆蹕止也一曰蹕路也謂行者皆警於塗路也鑾鈴也楚辭鳴玉鑾之啾啾迴鑾謂駕旋也舞一作武欲使石梁銜箭銅山飲羽闕子曰宋景公使弓人為弓九年乃成公曰何其遲也弓人對曰臣不復見矣臣之精盡於此矣獻弓而歸三日而死景公登虎圈之臺拔弓而射之矢踰於西霜之山集於彭城之東其餘力猶飲羽於石梁水經注泗水之上有石梁馬故曰呂梁昔宋景公以弓工之弓彎弧東射矢集彭城之東飲羽於石梁即斯梁也橫弧於楚水之蚊飛鏃於吳亭之虎孔叢子曰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蚊於雲夢又漢書武帝南巡狩至於盛唐望祀虞舜於九疑登灊天柱山自尋陽江親射蚊中之亦楚地也吳亭即虞亭吳志建安二十三年孫權將如吳親乘馬射虎於虞亭馬為虎所傷權投以雙戟虎卻廢常從張世擊以戈獲之虞音摠陵反四子講德論曰走箭飛鏃釋器云金鏃翦羽之鏃方言云關西曰箭江淮謂之鏃則鏃者鐵鏃之矢名也況復恭已無為出論語南風在斯樂記云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非有心於蜓翼豈留情於戟枝惟觀揖讓之禮蓋取威雄之儀尸子曰楚莊王命養由基射蜻蛉曰吾願生得之養由基援弓射之拂左翼爾雅曰蜓蜻負勞郭云即蜻蛉也江東呼孤黎字林云一名桑根陶注本草云一名蜻蜓是也後漢書呂布傳曰袁術遣將紀靈等步騎三萬以攻備備求救于布布率步騎千餘往趨之乃令軍侯植戟于營門布彎弓顧曰諸君觀布射戟小支中者當各解兵不中可留

決鬬布即一發五中戟支靈等皆驚言將軍天威也言志不在於技藝之末惟取揖讓威雄之禮儀耳

小園賦

小園賦者傷其屈體魏周願為隱居而不可得也其文既異潘岳之閒居亦非仲長之樂志以鄉關之思發為哀怨之辭者也

若夫一枝之上巢父得安巢之所巢父山父也譙周古史考曰許由夏常居巢冬則居穴處饑則採食渴則仍河而飲堯大其志禪為天子放髮優游可以安已不懼非以貧天下也莊子曰鷦鷯巢林不過一枝一壺之中壺公有容身之地神仙傳曰壺公常懸一壺空屋上日入之後公跳入壺中人莫能見惟賈長房樓上見之知非凡人也賦之發端言一枝一巢猶可棲遲遊息已本長安羈旅之人結廬容身而已不必有高堂邃宇也況乎管寧藜牀雖穿而可坐高士傳曰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常坐一木榻積五十年未常箕踞榻上當膝皆穿嵇康鍛竈既煙而堪眠文士傳曰嵇康性絕巧能煅鐵家有威柳樹激水以圍之夏天甚清涼恒居其下傲戲乃身自鍛家雖貧有人說鍛者康不受直惟親舊以雞酒往與啖清談而已豈必連闥洞房南陽樊重之第後漢書曰樊宏南陽湖人父重其所起廬舍皆有重堂高閣陂池灌注西都賦門閭洞開說文閭門也薛綜西京賦注宮門小者曰閭枚乘七發云洞房清宮連閭謂門閭相連屬也洞通也謂相當也綠墀青瑣西漢王根之宅漢書元后傳曲陽侯王根驕奢僭上赤墀青瑣孟康曰以青畫戶邊鏤中天子制也師古曰青瑣刻為連環文

而青塗之也說文墀涂地也禮天子赤墀

余有數畝敝廬寂寞人外聊以擬伏臘聊以避風霜雖復晏嬰近市不求朝夕之利左傳昭三年曰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嚚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

潘岳面城且適閒居之樂晉書潘岳作閒居之賦以歌事遂情焉其辭曰退而閒居於洛之埃賦又曰陪京泝伊面郟後市揚佺期洛陽記曰城南七里名曰洛水是其居面城也

況乃黃鶴戒露非有意於輪軒左傳閔二年曰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周處風土記曰鳴鶴戒露

爰居避風本無情於鐘鼓左傳文二年曰臧文仲祀爰居魯語曰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命國人祭之展禽曰今茲海

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皆知避其災是歲海多大風冬暖爾雅爰居一名雜縣郭注云漢元帝時有大鳥如馬駒時人謂之爰居樊光云似鳳凰江淹詩咸池饗爰居鍾鼓或悲年言懿公好鶴故鶴有乘軒而黃鶴非有意於輪軒也臧文不知故祀爰居而爰居本無情於鍾鼓也以喻魏周強欲已仕而已本無情於祿仕也

陸機則兄弟同居世說曰蔡司徒在洛見陸機兄弟住然佐廨中三間瓦屋士龍住東頭士衡住西頭士龍為人丈弱可愛士衡長七尺餘作鍾言多慷慨

韓康則舅甥不別晉書曰韓伯字康伯潁川長社人又殷浩傳浩甥韓伯浩素賞愛之隨至徙所經歲還都浩送至渚側詠曹顏遠詩云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而泣下子山本吳人流寓長安引此二人皆羈旅之時也

蝸角蚊睫又足相容者也莊子曰有國於蝸之左角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曰蠻氏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爾雅郭注云蝸牛音瓜蝸角喻小也崔豹古今注蝸牛陵螺也形如蜣蜣殼如小螺熱則自懸於葉下野人結圓舍如蝸牛之殼故曰蝸舍亦曰蝸牛之舍也山海經青要之山是多僕纍郭云僕纍蝸牛也晏子春秋東海有蟲巢於蚊睫飛乳去來而蚊不為驚臣嬰不知其名而東海漁者命曰焦冥　以上似賦序至爾乃句始是賦然以古韻按之若夫以下疑用韻語蓋賦之發端非序文也今附讀於後所音從班固西都賦云繚以周牆四百餘里離宮別館三十六所古無四聲從與地弟皆通韻矣眠疑作眡漢書敘傳云伯惶恐起眡事注眡古視字視亦今韻之上聲者也至西漢王根之宅句換韻下皆從之寂寞人外外魚厥切黃庭經云洞視得見無內外存澈五牙不饑渴與臘同韻風霜疑作風雪利力藥切如厲之音烈矣樂讀如樂楚辭棄彭咸之娛樂兮滅巧佞之繩墨至非有意於輪軒句換韻軒許斤切陸雲夏府君誄曰立國靡滯鑾騎馮

軒豈方伊類捉髮躬勤風防愔切楚辭曰上蔵蕤而防露兮下泠泠而來風執知其不合兮若松柏之苦心又曰乘鄂渚而反顧兮歎秋冬之緒風步余馬兮山皐低余車兮芳林鍾鼓疑倒文鼓鍾小雅有鼓鍾之詩鍾鼓鼓鍾隨文上下鍾字如中之切為渚仍周易訟卦中與成同韻矣陸機至又足相容同前韻容音淫楚辭曰賢士窮而隱處兮廉方正而不容子胥諫而靡軀兮比干忠而剖心若云陸機則同居凡弟韓康則不別舅甥字亦同韻然古賦用韻或至數語一見今依文讀之至又足相容乃成音也凡者也等字皆助語之辭不在韻列如易象去也字詩去兮及之乎矣等字讀之成韻楚辭招魂去些字大招去只字皆七言詩也或云五言始蘇李七言始魏帝豈知去此助語自三百篇俱備其體矣子山用古韻處見此賦數語及喜晴應詔勅自疏韻詩

爾乃窟室徘徊聊同鑿坏左氏傳曰鄭伯有耆酒為窟室而夜飲酒擊鍾焉杜

預曰窟室地室淮南子曰顏闔魯君欲相見而不肯使人以幣先馬鑿坯而遁之揚雄解嘲曰或鑿坯以遁言已縱酒昏酣脫落政事亦如隱士鑿坯而遁也

桐間露落柳下風來 世說云王恭嘗行至京口射堂於是清露晨流新桐初引恭目之曰王大故自濯濯

琴號珠柱書名玉杯 琴有柱以珠為之江淹恨賦云橫玉柱而霑軾呂延濟曰瑟有柱以玉為之知琴瑟皆有柱飾以珠玉矣漢書曰董仲舒說春秋事得失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數十篇十餘萬言

有棠梨而無館足酸 漢書曰甘泉有封巒棠梨楊雄甘泉賦云度三巒兮偈棠梨翰曰度三巒山息棠梨館也水經注曰酸棗縣城西有韓王望氣臺孫子荊故臺賦序曰酸棗寺門外夾道左右有兩故臺訪之國老云韓王聽訟觀臺高一十五仞雖樓榭泯滅然廣基似於山嶽召公大賢猶舍甘棠區區小國而臺觀隆崇驕盈於世以鑒來今故作賦云蔑丘園之邐迤亞五嶽之嵯峨言壯觀也謂園中但有梨棗而無臺館之麗矣

猶得歆側八九丈縱橫數十步 歆側不正貌小爾雅曰五尺謂之墨倍墨謂之丈蓋康曰南北為縱東西為橫小爾雅曰跬一舉足也倍跬謂之步司馬法曰六尺為步

榆柳兩三行梨桃百餘樹 爾雅云榆白枌郭注曰枌榆先生葉却著莢皮色白爾雅曰柳有檉旄楊三種說文云柳小楊也爾雅云梨山樝疏云在山曰樝人植之曰梨又桃有荊桃冬桃山桃之別言園中有此榆柳梨桃四種樹木也

撥蒙密兮見牕行歆斜兮得路 范蔚宗樂遊應詔詩曰遵渚攀蒙密

蟬有翳兮不驚雉無羅兮何懼 月令曰寒蟬鳴爾雅郭璞注云寒蜇也方言云蟬楚謂之蜩宋衛謂之蟬海岱謂之蜩其小者謂之蟭海岱謂之蟭其小者謂之蟭蟭有文者謂之蟭蟭爾雅云弊者翳郭注云樹蔭翳覆地者言蟬有樹翳弊故不驚也按爾雅釋雉有五曰鷩鷩鷩左傳五雉為

爾雅云弊者翳郭注云樹蔭翳覆地者言蟬有樹翳弊故不驚也按爾雅釋雉有五曰鷩鷩鷩左傳五雉是也又有鷩雉鴻雉驚雉海雉翟雉雉雉雉雉類也說文曰羅以絲罟鳥也高誘曰羅鳥網也言雉無網罟可不懼也

草樹混淆枝格相交 言園中草樹隨其所長不加修葺也格音閣樹高長枝為格

山為簣覆地有堂坳 言園之極小任其自然而成山水也論語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包咸曰簣土籠也莊子曰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崔云堂道謂之坳司馬云塗地令平支遁亦謂有坳垤形也坳於爻反

藏貍並窟乳鵲重巢 顏師古急就篇注云貍江淮陳楚謂之為貍其子貍鵲者亦因聲以為名也其為鳥也知來作巢則避太歲淮南子曰鳥鵲識歲之多風去奇木而巢扶枝

連珠細茵長柄寒匏 謝萬春賦云草靡靡以成茵連珠細者言其草實可食歷歷如貫珠也又按茵席也或言細草連貫如珠若鋪茵席也世說曰陸士衡詣劉道真劉無他言惟問東吳有長柄壺蘆得種來不論語何晏注云匏瓠瓜也

可以療饑可以棲遲 高士傳四皓歌曰曄曄華芝可以療饑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言已在小園並鳥歌以棲遲食草實以療饑無求於安飽也

敧區兮狹室穿漏兮茅茨簷直倚而妨帽戶平行而礙眉 言園小而處所亦極狹陋也妨帽礙眉言其低也庾闡著狹室賦墨子曰堯舜茅茨不剪

坐帳無鶴支牀有龜 神仙傳曰介象字元則會稽人也吳王徵至武昌甚尊敬之稱為介君詔令立宅供帳皆是綺繡遺黃金千鎰從象學隱形之術後告言病帝以美梨一奩賜象象食之須臾便死帝埋葬之以日中死晡時已至建鄴所賜梨付苑吏種之吏後以表聞先主即發棺視之惟一

符耳帝思之與立廟時時躬往祭之常有白鶴來集座上遲迴復去坐帳無鶴者言已無仙術可歸建鄴也時梁都建鄴思歸故國矣抱樸子曰史記龜策傳云江淮間居人為兒時以龜支牀至後死家人移牀而龜猶生此亦不減五六十歲也不飲不食如此之久而不死其與凡物不同亦遠矣亦復何疑於千歲哉仙家象龜之息豈不有以乎支牀有龜者喻已久住長安若龜支牀矣

烏多閒暇花隨四時心則

章郡有樟樹久枯是月忽更榮茂水經注曰豫章城之南門曰松陽門門內有樟樹高七丈五尺大二十五圍枝葉扶疎垂蔭數畝應劭漢官儀曰豫章郡樹生庭中故以名郡矣此樹當中枯遠晉永嘉中一旦更茂豐蔚如初咸以為中興之祥也按歷陵即禹貢敷淺原雖所屬遞遷是即豫章枯木矣又地理志曰梁國睢陽故宋

國按墨翟宋人也呂氏春秋曰墨子見染素絲者而嘆故云睢陽亂絲言園中雖有花鳥可樂而已心灰如槁木髮白如亂絲也亂絲言蓬頭白髮其色若素絲也又按史記梁孝王築東苑廣睢陽城七十里西京雜記曰梁孝王遊於忘憂之館集諸遊士各使為賦枚乘柳賦云于嗟細柳流亂輕絲是亦睢陽亂絲然不如素絲之義兼類白髮也

非夏日而可畏異秋天而可悲

左傳云趙盾夏日之日也杜預曰夏日可畏宋玉曰悲哉秋之為氣也言心中惟有怖畏悲涼而已不復知有樂也

一寸二寸之魚三竿兩竿之竹

字林曰竿竹挺也

雲氣蔭於叢蓍金精養於秋菊

史記龜策傳曰聞蓍生滿百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必有雲氣覆之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禮記曰季秋菊有黃華玉函方云甘菊九月上寅日採名曰金精

棗酸梨酢桃榹李蕢

爾雅曰檝酸棗郭璞曰樹小實酢馬第伯封禪記曰酢梨酸棗爾雅曰榹桃山桃郭璞曰實如桃而小不解核疏云生山中者名榹桃謝靈運酬弟詩曰山榹發紅萼蕢山李也即詩所云唐棣草木疏曰粵李一名雀梅一名車下李所在山皆有其華或白或赤六月中熟大如李子可食

落葉半牀狂花滿屋

以上言園中草木繁茂也

名為野人之家是謂愚公之谷

後漢書曰桓帝延熹中幸竟陵過雲夢臨沔水百姓莫不覩者漢陰父老獨耕不輟尚書郎張溫異之下道百步自與言父老曰我野人耳不達斯語劉向說苑曰齊桓公出獵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公而問之是為何谷對曰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桓公曰今視公之儀狀非愚人也何以為公名對曰臣請陳之臣故畜特牛生子而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生馬遂持駒去傍鄰聞之以臣為愚故名此谷為

愚公之谷言其如隱士之居也

試偃息於茂林乃久羨於抽簪

言已位望通顯實非其好有隱遁之志也以下皆言隱居之事潘岳秋興賦曰僕野人也偃息不過茅屋竹林之下論衡曰山種棗栗名曰茂林蘭亭記云茂林脩竹種會遺榮賦曰散髮抽簪永縱一壑通俗文曰幘道曰簪

雖有門而長閉實無水而恒沈

陶潛歸去來辭曰門雖設而常關莊子曰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沈者也郭注云人中隱者譬無水而沈曰陸沈

三春負耜相識五月披裘見尋

皇甫謐高士傳曰林類者魏人也年且百歲底春披裘拾遺穗於故畦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子貢請行逆之隴端又曰披裘公者吳人也延陵季子出遊見道中有遺金顧披裘公曰取彼金投鏞公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處之高而視人之卑五月披裘而負薪豈取金者哉季

子大驚既謝而問姓名公曰吾子皮相之士何足語姓名也

問葛洪之藥性訪京房之卜林 抱撲子自序曰抱撲子姓葛名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也終日默然邪人咸稱為抱撲之士是以洪著書因自號焉其內篇言神仙方藥鬼怪變化養生延年禳邪却病之事屬道家其外篇言人間得失世事臧否屬儒家晉書葛洪傳曰洪師事南海太守上黨鮑玄玄亦內學逆占將來見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傳玄業兼綜練醫術有金匱藥方一百卷肘後要急方四卷漢書曰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也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

草無忘憂之意花無長樂之心 萱草一名紫萱又呼為忘憂草述異記曰吳中書生呼為療愁花嵇中散養生論云萱草忘憂崔豹古今注曰欲忘人之憂則贈之以丹棘丹棘一名忘憂草使人忘其憂也名醫別錄曰萱草今之鹿蔥傅咸紫華賦序曰紫華一名長樂花言已在長安既無求於當世又即境傷懷視園中花草皆含憂也

鳥何事而逐酒魚何情而聽琴 莊子曰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廟鳥眩視悲憂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韓詩外傳曰昔伯牙鼓琴而淵魚出聽喻已宜如飛鳥棲深林當若遊魚潛重淵今乃失其故性非所樂也

加以寒暑異令乖違德性 言其憂勞成疾也以下皆言其寢疾之事

崔駰以不樂損年吳質以長愁養病 後漢書曰竇憲為車騎將軍辟崔駰為掾憲擅權驕恣駰數諫之及出擊匈奴道路愈多不法駰為主簿前後奏記數十指切長短憲不能容稍疎之因察駰高第出為長岑長駰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之官卒於家魏畧曰吳質字季重與徐幹等並見友於太子二十二年魏大疫諸人多死故太子與質書質報之曰質已四十二矣白髮生鬢所慮日深實不復若平日之時也但欲保身勑行不蹈有過之地以為知己之累耳遊宴之歡難可再遇盛年一過實不可追

鎮宅神以薶石厭山精而照鏡 淮南畢萬術曰埋石四隅家無鬼漢黃門令史游急就篇曰石敢當顏師古注曰敢當言所當無敵也按今俗居當衝道猶埋石書石敢當其遺意也薶即埋字抱撲子登涉篇曰萬物之老者其精能假託人形以眩惑人目而常試人惟不能於鏡中易其真形耳是以古之入山道士皆以明鏡九寸以上懸於背後則老魅不敢近人注見第三卷詩搜神後記曰王文獻曾令郭璞筮已一年吉凶璞曰當有小不吉利可取廣州二大甕盛水置牀張二角名曰鏡好以厭之至某時撤甕去水其災可消至日忘之尋失銅鏡不知所在後撤去水乃見所失銅鏡在於甕中甕口數寸鏡大尺餘王公復令璞筮鏡甕之意璞云撤甕違期故至此妖邪魅所為無他故也使燒車轄而鏡立出山精亦邪魅也注見枯樹賦

屢動莊舄之吟幾行魏顆之命 史記曰越人莊舄仕楚執珪有頃病楚王曰舄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且楚聲在聽之猶尚越聲也王仲宣登樓賦曰莊舄顯而越吟左氏傳曰魏武子有嬖妾武子有疾命顆曰必殯是妾疾甚則曰必以殉及卒顆嫁之曰從其治命言已去梁即魏常思故國疾病至於昏亂也

薄晚閑閨老幼相攜蓬頭王霸之子椎髻梁鴻之妻 謂已老幼皆入長安也後漢書曰太原王霸少立高節光武時連徵不仕妻亦美志行同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為友後子伯乃令子奉書於霸車馬服從雍容如也霸子時方耕於野聞賓至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怛怍不能仰視霸目之有愧容客去而久卧不起妻怪問其故曰吾與子伯素不相若向見其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曹蓬頭歷齒未知禮則見客有

慙色父子深愚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修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志宿志而慙兒女子乎霸屈起而笑曰有是哉遂終身隱遁又曰梁鴻字伯鸞娶同縣孟氏女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乃更為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按哀江南賦云提挈老幼闔河累年又滕王逌序云信攜老入關蒸蒸色養及丁母憂杖而後起是子山有老母也又謝趙王賚絲布啟云某息茍娘昨蒙恩賜是子山有幼子也又報趙王惠酒詩云穉子還羞出鸞妻倒閉門子山雖為羈旅老幼妻子並在於周矣

燋麥兩甕寒菜一畦馬汧督誄曰爨陳焦之麥劉熙孟子注曰今俗以五十畝為大畦

風騷騷而樹急天慘慘而雲低後漢書張衡思玄賦曰寒風淒而未至兮拂穹岫之騷騷注云騷音修王粲登樓賦曰天慘慘而無色

聚空倉而雀噪驚懶婦而蟬嘶漢蘇伯玉妻盤中詩曰空倉鵲常苦饑雀豹古今注云蟋蟀一名吟蛩秋初生得寒則鳴一云齊南呼為懶婦宋均曰促織蟋蟀也立秋女功急故趣之詩疏絡緯鳴懶婦驚促織也驚懶婦者非蟬而云蟬嘶言促織之名類蟬嘶也且以此名蟲若懶婦魚矣

昔草濫於吹噓藉文言之慶餘言已仕梁時也韓子曰齊宣王使人吹竽南郭處士請為王吹竽粟食與三百人等宣王死大王即位一一聽之處士乃逃或云韓昭侯嚴使一一聽之乃知濫也吹噓謂吹竽也易乾卦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謂已仕梁承先世之德也

門有通德家承一作藏賜書後漢書曰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國相孔融深敬於玄履屣造門告高密縣為玄特立一鄉曰鄭公鄉云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誡鄉人修其門閭矧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門衢令容高車號曰通德門漢書叙傳曰班彪字叔皮與仲兄嗣共遊學家有賜書內足於財好古之士自遠方至父黨楊子雲以下莫不造門門有通德者謂祖易為齊徵士若漢鄭公鄉矣家承賜書者按梁書文學傳云庾於陵字子介博學有才思有文集十卷弟肩吾八歲能賦詩特為於陵所友愛又為東宮學士文集行於世於陵為肩吾仲兄若班嗣矣子山承之大庾小庾又若叔皮孟堅也

或陪玄武之觀時參鳳凰之虛三輔舊事曰未央宮北有玄武闕三輔黃圖曰漢宮殿有鳳凰殿西京賦曰鳳凰翼翼也

觀受釐於宣室賦長楊於直廬漢書曰文帝思賈誼徵之至入則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蘇林曰宣室未央前正室也應劭曰釐祭餘肉也音僖楊雄作長楊賦三輔黃圖曰長楊宮在今盩厔縣東南三十里陸機洛陽記曰吾常怪謁帝承明廬問張公張公云魏明帝在建始殿朝會皆由承明門然直廬在承明門側漢書張晏注云直宿所止曰廬本傳云父肩吾為梁太子掌管記及信並為抄撰學士父子在東宮出入集聞恩禮莫與比隆是其事也

遂乃山崩川竭冰碎瓦裂大盜潛移長離永滅言梁武帝太清二年侯景之亂也史記周本紀云伯陽甫曰山崩川竭亡國之徵也後漢書光武讚曰炎政中微大盜移國注云大盜謂王莽墓位也西漢遣王莽之墓光武還都洛陽建鄴遣侯景之亂元帝遷都江陵故云是矣

摧直轡於三危碎平途於九折高誘云三危西極山名漢書曰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僰九折坂嘆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杜篤首陽山賦曰九坂萎蕤而多艱言其多危難也

荆軻有寒水之悲蘇武有秋風之別言聘於西魏也史記曰荆軻入秦燕丹餞之易水高漸離擊筑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漢書曰蘇武字長卿以天漢元年使匈奴二十年不降還為典屬國

喻已出聘魏國身留長安也

關山則風月悽愴隴水則肝腸斷絕言在西魏時有鄉關之思也古樂府有關山月秦川記曰隴西郡隴山其上懸巖吐溜於中嶺泉渟因名萬石泉北人升此而歌有云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遠望秦川肝腸斷絕

龜言此地之寒鶴訝今年之雪水經注引車頻秦書曰苻堅建元十二年高陸縣民穿井得龜大二尺六寸背文負八卦古字堅以石為池養之十六年而死取其骨以問吉凶名為客龜大卜佐高夢龜言我將歸江南不遇死於秦高於夢中自解曰龜三萬六千歲而終終必亡國之徵也為謝玄破於淮肥自縊新城浮圖中秦祚因即淪矣子山引此謂已思歸江南不欲客死於秦也劉敬叔異苑曰晉太康二年冬大寒南州人見二白鶴語於橋下曰今茲寒不減堯崩年也於是飛去龜言此地之寒者言已時在西魏如客龜也鶴訝今年之雪者言元帝死若堯崩矣按江陵陷在冬十一月至十二月魏人戕帝故以寒雪為言

百靈兮倏忽光華兮已晚言已壯年逢此喪亂光陰瞬息遂成暮齒傷其遂老於此也

不雪雁門之踦先念鴻陸之遠山海經曰雁門之水出於雁門之山雁出其間漢書段會宗為都護谷永閔其老子書戒曰願吾子因循舊貫毋求奇功終更亟還亦足以復雁門之踦應劭曰踦隻也會宗從沛郡下為雁門又坐法免為踦隻不偶也踦音居宜反易漸卦九三爻辭曰鴻漸于陸夫征不復虞翻曰高平稱陸謂初已變坎水為平三動之坤故鴻漸于陸初已之正三動成震震為征為夫而體復象坎陽死坤中坎象不見故夫征不復也不雪雁門之踦者言已踦隻不偶也先念鴻陸之遠者言已遠征不復反也

非淮海兮可變非金丹兮能轉國語趙簡子嘆曰雀入於海為蛤雉入於淮為蜃郭璞遊仙詩云淮海變微禽吾生獨不化抱璞子曰鄭君惟見授金丹之經又曰九轉內神鼎中金丹有一轉至九轉之法言國破家亡以致屈節非如淮海之內能變蜃蛤金丹之藥可轉烘爐蓋傷之也

低頭於馬坂三秦記曰龍門山在河東界禹鑿山斷門一里餘黃河自中流下兩岸不通車馬魚登者化為龍不登者點額暴腮而返又交州記曰有隄防龍門大魚登者化成龍不得過曝腮點額血流此水恒如丹池戰國策曰昔騏驥駕鹽車上吳坂遣延負轅而不敢進遭伯樂仰而鳴之知伯樂知已二語翰已不能死節致羅此辱也

諒天造兮昧昧嗟生民兮渾渾易曰天造草昧淮南子曰茫茫昧昧從天之道又曰渾渾沉沉孰知其前言天道昧昧不可問也

竹杖賦

竹杖賦者庾子山哀憤之所為作也桓宣武平荊州翰江陵之陷也楚丘先生信自謂也臺城陷後信奔江陵仕於元帝江陵楚地故號楚丘先生名父之子言父肩吾有盛名也雖有聞於十室幸無求於千里者信聘西魏身留長安故無遠求也寡人有銅鐶靈壽以下翰魏周逼已以仕也中國明於禮義閻於知人者言已無情於祿仕也世變市朝以下言身經亂離憂幹扶疎以下言悲憂易老予此哀矣雖然有以謂國破家亡之故伯玉何嗟丘明惟恥言不能死節身存名辱也九棘麗眉至戚非乖理明已非周室親故不當蒙此恩禮也末復悲歌庾信之文可謂篇篇有哀矣

桓宣武平荊州假設桓宣武以起賦端也宣武桓溫也桓溫別傳曰溫字元子譙國龍亢人漢

五更桓榮後也父彝有識鑒溫少有豪邁風氣為溫嶠所知累遷琅邪內史進鎮西大將軍鎮西夏時逆胡未誅餘燼假息溫親勒部卒建旗致討清蕩伊洛展敬園陵薨謚宣武侯世說云桓征西治江陵城甚麗注引盛弘之荊州記曰荊州城臨江漢臨江王所治時梁元帝都江陵即荊州城也魏相安定公令于謹來伐遂陷江陵故假桓宣武平荊州為喻也溫別傳又曰溫以永和元年自徐州遷荊州刺史在州寬和百姓安之晉書桓玄書曰朕皇考宣武王聖德高邈又案晉康帝建元十二年三月姚襄入於許昌太尉桓溫討平之徙其餘衆三千餘家於江漢之間執周成而歸是其事也

外白有稱楚丘先生來詣門下

劉向新序曰昔者楚丘先生行年七十披裘帶索往見孟嘗君

桓帝一作公

曰按晉書桓溫廢主立威有不臣之跡至其子桓玄始篡位稱帝以喻周文帝宇文泰至其子閔帝始受魏禪時泰相魏為安定公江陵之伐皆由於泰子山本梁朝舊臣故深怪之不引真人但取桓宣武為比直稱桓帝下曰寡人豈其紫色蛙聲耶可以觀文人之寓意矣

名父之子流離江漢孤之責矣名父謂侯景之亂子山奔江陵是謂流離江漢也漢書蕭育傳曰大將軍王鳳以育名父子著材能除為功曹左傳哀六年楚昭王曰江漢雎漳楚之望也杜預曰四水在楚界

及命引進乃曰噫子老矣鶴髮雞皮蓬頭歷齒鶴髮白髮也雞皮言其縐也莊子曰蓬頭突鬢登徒子好色賦曰蓬頭攣耳齵脣歷齒說文曰歷猶疎也

迺是江漢英靈衡荊杞梓尚書曰荊及衡陽惟荊州孔安國曰北據荊山南及衡山之陽也左氏傳曰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

雖有聞於十室幸無求於千里論語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劉越石詩曰鄧生何感激千里來相求

寡人有銅鐶靈壽銀角挑枝常璩華陽國志曰巴地竹木之瓊者有挑枝靈壽左思三都賦曰靈壽挑枝劉逵注云靈壽木名也出涪陵縣挑枝竹屬也出墊江縣二者可以為杖爾雅曰挑枝四寸有節郭璞注曰今挑枝節間相去多四寸竹譜曰篔簹射箇蘇蔡挑枝魏書云武帝賜楊彪銀角挑枝一名以章舊德

開木瓜而未落養蓮花而不萎干寶搜神記曰吳時有徐光者嘗行術於市里從人乞瓜其主勿與便從索瓣杖地種之俄而瓜生蔓延生花成實乃取食之因賜觀者驚者反視所出賣皆亡耗矣凡言水旱甚驗過大將軍孫綝門牽衣而趨左右唾踐或問其故答曰流血臭腥不可耐綝聞惡而殺之斬其首無血及綝廢幼帝更立景帝將拜陵上車有大風盪綝車車為之傾見光在松樹上拊掌指揮嗤笑之綝問侍從皆無見者俄而景帝誅綝按吳志綝廢亮立休懼因求出屯武昌休許焉武昌荊州地及下王敦皆在武昌故子山引之沈約宋書五行志曰王敦在武昌鈴下儀仗生華如蓮華狀五六日不萎落此木失其性而為變也干寶曰鈴閣尊嚴者之儀鈴下主威嚴之官今狂花生於枯木又在鈴閣之間言威儀之富榮華之盛皆如狂花之發不可久也其後終以逆命沒又加戮是其應也一說此花孽也於周易為枯楊生華亦見干寶搜神記及晉書五行志詩曰無木不萎萎槁也江陵之伐由岳陽安定諸君信所不悅引此二語妖異之詞也

迎仙客於錦市送游龍於葛陂言於蜀郡而得此杖也益州記曰錦里在益州南作橋東流江南岸以錦為市後漢書費長房傳曰壺公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之則自至矣既至可以杖投葛陂中也長房乘杖須臾來歸自謂去家適經旬日而已十餘年矣即以杖投陂顧視則龍也家人謂其久死不信長房曰往日所葬乃竹杖耳乃發冢剖棺杖猶存馮章懷太子注曰陂在今新蔡北

先生

將以養老將以扶危學士年長者謂之先生先生笑而言曰中國明於禮義闇於知人心之憂矣中國謂國中也言君國中雖明禮義而不知人所以為憂也如蔔蕈之詩施於中谷毛傳以為谷中今反文蓋微辭也心之憂矣出詩惟我生民雖復疎條勁柘促節貞筠杖端刻鳥角首圖麟豈能相予此疾將予此身說文曰柘桑也筠竹皮也後漢書曰仲秋案戶比民年七十者授之以玉杖長尺端以鳩為飾鳩食不噎之鳥故取之一說漢高祖與項羽戰敗帝遁於澤中時鳩鳴其上追者以為必無人遂得脫及即位作鳩杖以扶老劉向別錄有麒麟角杖賦言人之生老病死皆有常數雖勁柘貞筠之材刻鳥圖麟之麗終不能延年却病是杖無所用也以喻高爵厚祿無所加於我矣若乃世變市朝年移陵谷猿吟鷹厲風霜慘黷楚漢爭衡袁曹競逐獸食無草禽巢無木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古出夏門行曰市朝人易千年墓平漢書項羽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為不流魏志官度之戰袁紹軍大潰餘衆偽降曹操盡坑之前後所殺八萬人喻魏師至人如鳥獸無所依也於時無懼而慄不寒而戰於時以下喻江陵之陷西魏將男女數萬口盡俘以歸也淮南子堯戒曰戰戰慄慄漢書魏勃退立股戰而栗師古曰戰懼之甚也胡馬哀吟羌笳悽囀親友離絕妻孥流轉玉關寄書章臺留釧李陵書曰胡笳互動牧馬悲鳴吟嘯成羣胡馬哀吟羌笳悽囀者言遠適異國有別離之慘也親友離絕妻孥流轉者喻魏人分男女數萬口皆為奴婢獻俘長安也漢書地理志曰龍勒有玉門關後漢書班超

疏曰但願生入玉門關晉記云王達妻衛氏太安中為鮮卑所掠路由章武臺留一書并釵釧訣其家又陸機羽扇賦云昔楚襄王會於章臺之上言章華臺也史記秦王坐章臺漢書云張敞走馬章臺街秦地亦有章臺之名然無留釧知其謂章武臺也說文釧尺絹切臂環也寒關悽愴羈旅悲涼疎毛抵於矰繳脆骨被於風霜喻江陵之敗子山已留長安若失羣鳥也左氏傳曰羈旅之臣班固兩都賦曰撫量鴻御矰繳周禮曰增矢也鄭康成曰結繳於矢謂之增矰高也說文曰繳生絲縷也聲之若切淮南子曰雁銜蘆而飛以避矰繳髮種種而愈落眉髟髟而競長言梁亡之後已狼狽流離遂至衰老也左傳盧蒲嫳曰予髮如此種種予奚能為服虔通俗文曰髮垂而髟潘岳賦曰班髯髟以承弁兮說文曰髟長髮猋猋也髟所銜切又必周切眉髟髟者言眉之長垂如髮也是以憂幹扶疎悲條鬱結假竹之枝幹以明心七發曰中鬱結之輪菌根扶疎以分離說文扶疎四布也宿昔傲醜俄然耄一作耆淮南子曰視毛嬙西子猶顛醜也高誘曰顛頭也方相氏黃金四目衣赭衣稀世之顛醜貌非生人也但其像耳目顛醜言極醜也廣雅曰顛醜也顛音歡傲醜當作顛醜說文傲醉舞貌禮記曰八十曰髦爾雅曰耄老也郭璞曰八十為耄劉熙釋名曰七十曰耄頭髮白髦髦然也八十曰耋耋鐵也皮膚變黑色如鐵也一作耆者周禮八十曰耆言其悲憂忽成醜老也變田鳳於承宮改陽文於鬣筴三輔決錄曰漢靈帝殿柱題堂堂乎張京兆田郎顏氏家訓引此云用論語題京兆人田鳳也後漢書曰承宮字少子鄉邪姑幕人也永平中拜博士遷左中郎將數納忠言朝臣憚其節名揣匈奴時北單于遣使求得見宮顯宗勑自整飾宮對曰尸翟昫名非識實者也臣

狀醜不可以示遠宜選有威容者帝以大鴻臚魏應代之淮南子曰不待脂粉芳澤而性可悅者西施陽文也高誘曰陽文古之好女許慎曰楚之好人也左氏傳曰醜蔑惡杜預曰惡醜貌也言亂離改節悲憂易老如美貌化為醜人也阮嗣宗詠懷詩云朝為媚少年夕暮成醜老即此意也

潘岳秋興嵇生倦游桓譚不樂吳質長愁並皆年華未暮容貌先秋潘岳秋興賦序曰於時秋也故秋興命篇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毛感秋而興此賦也趙至與嵇蕃書曰去矣嵇生永離隔矣漢書曰長卿故倦游文穎曰倦疲也言疲厭游學也後漢書曰桓譚上疏言讖記之非帝省奏不悅其狀有詔會議雲臺所處帝謂譚曰吾欲讖決之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解出為六安郡丞意忽忽不樂道病卒魏志曰吳質字季重濟陰人以文才為文帝所善官至振威將軍質答魏太子牋云今質已四十二矣白髮生鬢所慮日深實不復若平日之時也

予此衰矣雖然有以非鬼非蜮乃心憂矣左傳醫和曰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詩曰為鬼為蜮箋云蜮短狐干寶搜神記曰有物處於江中其名曰蜮一曰短狐能含沙射人所中者頭痛發熱劇者至死言已之衰老乃為故國非有所惑若其淫溺惑亂有如鬼蜮乃可憂也

未見從心先求順耳見論語**伯玉何嗟丘明惟恥**莊子曰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論語曰左丘明恥之孔注曰左丘明魯太史按子山述懷詩云惟有丘明恥無復榮期樂丘明之恥豈匿怨而臣其人耶

拉虎捭熊予猶稱童觀形察貌予實悲翁曹子建七啟曰批熊碎掌拉虎摧斑說文曰拉摧也聲盧合切捭擊也聲

補買切稗幼禾也聲直利切言已狀貌雖老拉虎擊熊尚如童稱之年齡已猶可有為憤辭也子貌雖少一老翁辭

別有九棘龐眉三槐暮齒周官曰三槐三公位焉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鄭司農曰槐之言懷也言懷來人於此欲與謀也樹棘以為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象以赤心而有刺也龐蒼雜色也漢武故事曰武帝輦郎署見顏駟龐眉皓髮**孔光謝病袁逢致仕**漢書曰孔光為太師稱病辭位太后詔賜太師靈壽杖黃門令為太師省中坐置几太師入省中用杖賜餐十七物然後歸老於第官屬按職如故後漢書曰袁逢字周陽以累世三公子寬厚篤信著稱於時後為司空卒於執金吾朝廷以逢嘗為三老特優禮之**吳漢不朝楊彪喪子**史記曰吳王漢高帝兄劉仲之子也高帝立為吳王稍失藩臣之禮稱疾不朝天子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後漢書曰楊彪子修字德祖為曹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為之改容魏書黃初二年公卿朝朔旦并引故漢太尉楊彪待以客禮賜延年杖及馮几謁請之日便使杖入**明公此贈或非乖理**言如孔光以下此四君者竹杖之贈或非乖禮謂魏與周不當以爵祿與已也按上文稱桓宣武為帝宣武自命孤寡而楚丘先生僅以明公稱之猶諸侯之禮矣**先生乃歌曰秋黎促節白雚同心終堪荷篠自足驅禽一傳大夏空成鄧林**左氏傳曰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說文曰藜草也聲郎奚切戴凱之竹譜曰杞髮苦竹促節薄蓋說文曰雚蘆草也一曰拜商雚聲徒弔切又竹譜曰篠出魯郡堪為笙也又曰細篠大簜書曰篠簜既敷鄭注篠箭也論語曰過文人以杖荷篠包曰篠竹器漢書曰張騫使大夏見蜀布邛竹杖又律歷志曰黃帝使伶倫

取竹於大夏之西山海經曰夸父與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飲飲於河渭河渭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遂渴而死棄其杖化為鄧林言藜藿在野是其真性且可用以荷篠驅禽若竹之製以為杖而死者過半即莊子義臺露寢之義喻已無羨於榮華而勢周強欲已仕哀其失故也

卭竹杖賦

魏

寓意與竹杖賦同漢書曰張騫言使大夏時見蜀布卭竹杖問所從來曰從東來身毒國可數十里得蜀賈人市三輔黃圖曰天子遣使求身毒國市竹而為昆明所閉天子欲伐之乃作昆明池象之以習水戰即此竹矣劉逵蜀都賦注曰卭竹出興古盤江以南竹中實而高節可以為杖戴凱之竹譜曰竹之堪杖莫尚於卭卭其恭切

沉冥子遊於巴山之岑取竹於北陰沉冥若子虛之屬假立以為端也漢書曰蜀嚴沉冥久幽而不改其操孟康曰蜀郡嚴君平沉深玄默無欲幽深難測也揚子曰蜀莊沉冥李軌注曰沉冥猶玄寂泯然無迹之貌卭竹出蜀巴蜀接境故云遊於巴山之岑爾雅曰山小而高岑郭云言岑崟也呂氏春秋曰昔黃帝令伶倫作為律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陰取竹於嶰谿之谷高誘曰大夏西方之山阮隃山名山北曰陰

嫇娟高節寂歷無心霜風色古露染斑深每與龍鍾之族幽翳沉沉嫇娟見楚辭江淹詩曰寂歷百草晦善云寂歷彫疎貌揚雄蜀都賦其竹則鍾龍笻筇龍鍾竹名世言龍鍾謂其年老如竹之枝葉搖拽不能自禁也

文不自殊質而見賞蘊諸鳴鳳之律製以成龍之杖漢書律歷志曰黃帝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為十二律王子年拾遺記曰岑華山在西海上有象竹截為管吹之為翠鳳之鳴述異記作蔓竹神仙傳曰費長房以杖投葛陂中顧視則龍也又鄧德明南康記曰南野縣有漢監匠陳鄰其人通靈夜嘗乘龍還家其妻懷身母疑與外人通密看乃知是鄰乘龍龍至家輒化青竹杖鄰內致戶前母不知因將杖去須臾光彩滿堂俄而飛失杖乃御雙鵠還又列仙傳曰呼子先者漢中閼下卜師也壽百餘年夜有仙人持二竹竿至呼子先騎之乃龍也上華陰山又神仙傳曰蘇仙公嘗持一竹杖時人謂曰蘇生竹杖固是龍也歷諸傳記竹杖之成龍者多矣

拔條勁直璘斌色滋和輪人之不重待羽客以相貽甘泉賦曰馬犀之璘璕注音斌埤蒼曰璘璕文貌也晉灼曰璕音幽向曰璘璕寶物文采也說文曰滋益也聲子之切輪車輪說文曰車有輻曰輪輪人作車輪之人言扶杖則安步當車矣非有車輪之重也羽客羽人也山海經有羽人之國不死之民言待此不死之民以相與也

青春欲暮白雲來遲謀於長者操以從之執末而獻無因自持楚辭大招曰青春受謝白日昭只穆天子傳云西王母為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陭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禮記曰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鄭注云從猶就也言少年不可再得神仙亦復來遲於是謀於長者用操此杖矣執末而獻無因自持者禮記曰獻杖者執末疏云末柱頭地也柱地不淨不可嚮人故執以自嚮持淨頭以授與人也

諸蔗雖甘不可以倚嵇含草晦善云寂歷彫疎貌揚雄蜀都賦其竹則鍾龍筇筇竹名世言龍鍾謂其年老如竹之枝葉搖拽不能自禁也

彼藜雖實諸蔗類竹味雖甘而脆不可倚以為杖也按諸蔗對下彼藜知蔗之種類不一故云諸蔗若諸蔗雖甘猶不可杖曹植矯志賦曰諸蔗雖甘杖之必折言諸蔗類竹味雖甘而脆不可倚以為杖也

不可以美莊子曰子貢見原憲原憲杖藜應門言藜雖實可以為杖而非美物也未若處不材之閒當有用之始莊子曰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繁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顧也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雁而烹之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閒呂氏春秋曰聖人之於物也無不材孔子以六尺之杖論貴賤之等辨親疏之義高誘注曰材用也人莊子云惠子謂莊子曰言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且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側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也明矣魯分以爵漢錫以年昔尚爾齒今優我賢禮記曰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

几杖疏曰熊氏云既不聽致事則祭義云七十杖於朝是也聽致事則王制云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是也是杖亦分以爵當云周分以爵豈以周禮在魯而云魯分也與漢錫以年者若漢書文帝賜吳王濞几杖不朝元后賜孔光靈壽杖是也昔尚爾齒今優我賢者設為爾我之辭言昔日尚爾為貴今受此分爵錫年之異數當優我杖者為賢也書橫几玉麈筵則函之以後拂之以前謂授几杖也周禮有司几筵之官鄭注云筵亦席也禮記曰席間函杖又云進几杖者拂之言書在几玉在函而此杖與之不離前後也爾其摘芳林沼行樂軒除閒尊卑之垂悅隨上下之遊紆說文曰平土有叢木曰林沼池也軒曲輈藩車除殿陛也禮記曰尊卑垂悅鄭注云悅佩巾也磬折則佩垂授受之儀一夫寄根江南淼淼幽潭傳節大夏悠悠廣野說文云淼大水也字同渺楚辭曰便娟之脩竹兮寄生乎江潭戴凱之竹譜曰蓋竹生江南深谷中蜀都賦曰邛竹傳節於大夏之邑劉逵注云邛竹杖以節為奇故曰傳節也喻已昔本吳人今為羈旅猶竹杖之根寄江南節傳大夏也豈比夫接君堂上之履為君座右之銘而得與綺紳瑤珮出芳房於蕙庭史記曰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趙使欲夸楚為玳瑁簪刀劒室皆以珠飾之請春申君春申君客三千人其上客皆曳珠履使大憋後漢書曰崔瑗字子玉涿郡人也兄璋為人所殺瑗遂手刃其讐亡命蒙赦而出作銘自戒常置座右曰座右銘說文曰綺文繒也聲祛彼切論語孔注云紳大帶詩曰報之以瓊瑤毛傳曰瑤美玉說文曰瑤美石也珮佩玉也即毛傳所謂雜佩者珩璜琚瑀衝牙之類蕙芳草也蕙庭若蘭房矣子山本賦杖而引用好客報讐之事喻已不能如黃歇豪俠之舉珠履滿堂又不能如崔瑗報讐之後作銘自戒而悠悠無所用之僅如竹杖扶老而已意旨深長假此發端以攄懷舊之蓄念非徒賦邛杖也

枯樹賦

枯樹賦者庾子山鄉關之思所為作也朝野僉載曰梁庾信從南朝初至北方文士多輕之信將枯樹賦以示之於後無敢言者時溫子昇作韓陵山寺碑信讀而寫其本南人問信曰北方文字何如信曰惟有韓陵山一片石堪共語薛道衡盧思道稍解把筆自餘驢鳴狗吠聒耳而已枯樹賦有碑貞觀四年褚遂良所書也

殷仲文一本有者字風流儒雅海內知名世一作代唐本異時移

為東陽太守常忽忽不樂顧庭槐而嘆曰此樹婆娑生意盡矣續晉陽秋曰殷仲文字仲文陳郡人祖融太常父康吳興太守仲文聞桓玄平京邑棄郡投焉玄甚悅之引為咨議參軍及篡位以佐命親貴桓玄敗先投義軍累遷侍中尚書以罪伏誅世說曰桓玄敗後殷仲文還為大司馬咨議意似二三非復往日大司馬府廳前有一老槐甚扶疎殷因月朔與衆在廳視槐良久嘆曰槐樹婆娑無復生意殷仲文既素有名望自謂必當阿衡朝政忽出為東陽太守意甚不平及之郡至富陽慨然嘆曰當復出一孫伯符

至如白鹿貞松青牛文梓十三州志曰燉煌有白鹿塞地多古松白鹿棲息其下因而得名燉煌郡蒼松縣漢武帝置南山有松干實搜神記曰昔武王伐雍州大神樹將倒樹中流血變作一牸牛走入豐水中故樹精百年化為青牛郭氏玄中記曰萬歲樹精為青牛又曰秦文公造長安宮面四百里南至終南山山有梓樹大數百圍蔭宮中公惡而伐之連日不克輒大風雨夜有鬼問梓樹樹曰豈奈吾何鬼曰若使三百人披頭以繩繞樹豈不敗汝樹默然不應明日人言於秦王王依此言伐之有青牛逐之入澧州錄異傳曰秦文公伐雍州南山文梓木有青牛出走豐水矣

根柢盤魄山崖表裏漢書鄒陽曰蟠木根柢蘇林曰柢音蔕張宴曰柢根下本也爾雅曰厓內為隩外為隈郭注云別厓表裏也爾雅又曰涘為厓郭云謂水邊也厓與崖字同

桂何事而銷亡桐何為而半死漢書曰武帝作賦悼李夫人其辭曰秋氣潛以淒淚兮桂枝落而銷亡枚乘七發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其樹半死半生

昔之三河徙植一作殖九畹移根南史宋武帝紀曰漢光武社於南陽漢末而其樹死劉備有蜀乃應之而興及晉季年舊根始萌至是而盛矣漢書曰高祖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韋昭曰河東河南河內也史記曰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按光武都洛在河南劉備都蜀劉裕都建康國號曰宋皆社樹之應是其三河徙植之事矣後漢書西羌傳曰爰劍亡入三河間注云今比言三河即黃河賜支河湟河也亦稱三河與此為異也楚辭曰余既滋蘭之九畹王逸曰十二畝為畹或曰田之長為畹也

開花建始之殿落實雎陽之園魏志曰建安二十五年正月曹公在洛陽起建始殿後漢書郡國志梁國有雎陽縣地道記曰梁孝王築城十二里小鼓唱節杵下而和之稱雎陽曲九域志曰雎陽郡有梁孝王東苑方三百里苑周中有可室山雁池脩竹園

聲含嶰谷曲抱雲門漢書律歷志曰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孟康曰解脫也谷竹溝也取竹之脫無溝節者也一說昆侖之北谷名也晉灼曰谷名是也周禮曰大司樂雲門之舞鄭注云雲門黃帝樂言木中含抱律呂之音也解音蟹字或作嶰

將雛集鳳比翼巢鴛楚辭曰哀枯楊之宛雛王逸注曰生哺曰穀生啄曰雛悲哀飛鳥生雛其身煩宛而不得出在於枯楊之樹居危殆也禮瑞命記曰黃帝時鳳蔽日而來止帝圉食常竹實棲常梧桐終不去宋書樂志曰鳳將雛歌者舊曲也應璩百一詩云為作陌上桑反言鳳將雛然則鳳將雛其來久矣晉書樂志曰吳聲十曲有鳳將雛又步出夏門古辭鳳凰鳴啾啾一母將九雛張正見置酒高殿上詩琴挑鳳將雛當是用相如鼓琴挑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求其凰之義列異傳曰宋康王埋韓馮夫妻宿昔梓生有鴛鴦雌雄各一恒棲樹上音聲感人又玉臺新詠載盧江焦仲卿妻詩序云漢末建安中廬江府小史焦仲卿妻劉氏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

嫁投水而死仲卿聞之自縊於庭樹兩家合葬華山傍詩曰東西植松柏左右植梧桐枝枝相覆蓋葉葉相交通中有雙飛鳥自名為鴛鴦

臨風亭一作庭而唳鶴對月峽而吟猿晉書陸機曰華亭鶴唳可得聞乎荊州記曰峽長七百里兩岸連山略無絶處重巖疊嶂隱天蔽日常有高猿長嘯屬引清遠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郡國志巴郡枳縣注曰華陽國志云有明月峽是也

迺有拳曲擁腫盤拗反覆莊子曰吾有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拳曲而不中規矩說文曰拗地不平也从土幼聲於交切熊彪一作虎顧盻魚龍起伏節豎山連文橫水蹙說文曰彪虎文論語云山節藻梲包咸曰節栭也刻鏤為山梲者梁上楹畫為藻文藻水草也說文曰蹙迫也聲子六切匠石驚視公輸眩目莊子曰匠師也般若之於多技巧也趙岐孟子注曰公輸子魯班之巧人也雕鐫始就剞劂仍加平鱗鏟甲落角摧牙重重碎錦片片真花紛披草樹散亂煙霞甘泉賦曰般倕棄其剞劂應劭曰剞曲刀也劂曲鑿也淮南子注曰剞劂曲刀也張揖廣雅曰陳寶孟勞馬氏曰揚剞劂劉刀也剞車奇反劂歸衛反剞又居綺反蒼頡篇曰鏟削平也言巧匠得此樹木窮致其功雕刻魚龍麒麟牙獸之狀錦花草樹煙霞之文極其眩爛也若夫松子古度平仲君遷左太沖吳都賦曰木則楓柳豫章松梓古度平仲君遷劉逵注云松梓二木名今云松子蓋轉寫之誤或云松樹結實可食者也逵又云古度樹也不華而實子皆從皮中出大如安石榴正赤初時可煮食也廣州有之晉顧微廣州記曰熙安縣有孤古度樹生其號曰古度俗人無子於祠炙其乳則生男以金帛報之劉成曰平仲之木實白如銀君遷之樹子如瓠形

森梢百頃槎枿千年王粲柳賦曰莖森梢以奮揚春秋傳曰山木不槎張衡東京賦曰山無槎枿薛綜注云斜斫曰槎斬而復生曰枿李巡曰枿槁木之餘也魏都賦曰林不槎枿呂良曰枿斬去木梢也森疏箸切音參梢所交切槎仕雅切又側下切枿五割切

秦則大夫受職漢則將軍坐焉史記秦本紀曰始皇東封泰山風雨驟至避於松下因封為五大夫袁宏後漢紀曰馮異為人謙退不伐每軍行止舍諸將爭功異常屏處大樹下軍中號為大樹將軍上常分諸營吏士問曰屬誰營邪皆曰願屬大樹將軍莫不苔埋菌壓鳥剥蟲穿或低垂於霜露或撼頓於風煙言已上諸樹為蟲鳥風霜所壞也師古曰苔水氣所生蘇林曰寄生者芝菌之類淋潦之日著樹而生形有周圍象說文曰菌地蕈也渠殞切東海有白木之廟西河有枯桑之社東海言東至於海也白木俗說密縣東三里天仙宮有白松相傳軒轅黃帝葬三女處於今猶存按漢書地理志膠東國下密有三石山祠豈其是耶西河言西至於河也河源出於崑崙在西則河之所經汎稱西河也干寶搜神記曰南頓張助於田中種木見李扶欲持去顧見空桑中有土因植種以餘漿漑灌後人見桑中反復生李轉相告語有病目痛者息陰下言李君令我目愈謝以一豚目痛小疾亦行自愈衆犬吠聲盲者得視遠近翁赫其下車騎常數千百酒肉滂沱間一歲後張助遠出來還見之龍云此有何神乃我所種耳因就斫之亦見風俗通蔡邕獨斷曰社者欲令萬民加肅敬也各以其野所宜之木以名其社及其野世說阮宣子曰社而為樹伐樹則社亡樹而為社伐樹則社

移矣北陸以楊葉為關南陵以梅根作冶爾雅云高平曰陸北方之地也楊葉為關未詳按爾雅楊蒲柳說文曰柳小楊也漢書地理志曰代郡高柳西部都尉治遼西郡柳城西部都尉治疑以木得名若榆中之闕樹榆為塞矣榆中漢屬金城郡南陵宣城縣名鮑照詩云昨夜宿南陵今旦入蘆洲李善注稱宣城郡南陵縣矣隋書地志云宣城郡南陵梁置南陵郡又云宣城郡平陳改為宣州楊炯李懷州墓誌銘序宣州刺史云吳王舊邑楚國先封江迴鵲尾之城山枕海根之冶又孟浩然泊宣城界詩云火熾梅根冶煙迷楊葉洲是梅根作冶當在宣城矣言東南西北四方有廟社闕冶以木得名者也小山則叢桂留人扶風則長松繫馬淮南王安招隱士序曰招隱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其詞曰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又云攀援桂枝兮聊淹留劉琨扶風行曰繫馬長松下發鞍高岳頭豈獨城臨細柳之上塞落桃林之下漢書曰周亞夫屯細柳以備邊在長安城西左氏傳曰晉侯使詹嘉以守桃林之塞若乃山河阻絕飄零離別拔本垂淚傷根瀝血若乃以下喻已失國喪家流離異域猶木之拔本傷根也左氏傳曰拔本塞源淮南子曰秦擒趙王遷徙之漢中房陵思故鄉為山木之謳聞者莫不墮淚魏志曰曹公在洛陽起建始殿伐濯龍樹而血出又掘移梨根傷而血出曹公惡之遂寢疾是月薨又風俗通曰桂陽太守江夏張遼叔高去隔令家居買田田中有大樹十餘圍扶疎蓋數畝地播不生穀遼容伐之木中血出客驚白叔高怒曰老樹汁出此何等血因自嚴行復斫之血大流灑有白頭公長可四五尺忽出往赴叔高高逆格殺之凡殺四頭非人非獸遂伐其木其年應司空辟侍御史兖州刺史以二千石之尊過鄉里薦祝祖考白日繡衣榮羨安居均伐樹血出而禍福互異矣火入空心膏流斷節淮南畢萬術曰老槐生火膏流斷節者膏謂樹脂也老樹汁出若流膏矣說文曰膏肥也節竹約也橫洞口而欹卧頓山腰而半折文斜者百圍氷碎理正者千尋直裂一作文衰合體俱碎理正中心直裂載癭銜瘤藏穿抱穴木魅瞯睒一作睒睗瞯一作睒睗山精妖孽淮南子曰險阻之氣多癭南方草木狀曰五嶺之間多楓木焉久則生癭瘤養生論曰頸處險而癭李善注曰人居山險樹木瘤臨其上飲此水則患癭藏穿為蟲所穿抱穴為鳥所穴也蕪城賦曰木魅山鬼說文曰魅老物精也莫愧切杜預曰魅怪物山海經曰山精如人面而有毛說文曰睒暫視貌聲失冉切瞯目疾視也聲施隻切抱璞子曰山之精形如小兒而獨足向後喜來犯人其名曰蚑知而呼之即當自却一名超空飛龍見之皆可呼其名不敢為害山中大樹精名曰雲陽呼之則吉山中夜見火光枯木所作勿怪也又大蛇亦可兼呼之又或如鼓赤色一足其名曰渾又或如人長九尺衣裘戴笠名曰金纍又或如龍五色赤角名曰名升卿山中寅日自稱虞君者虎也稱當路君者狼也稱令長者老狸也卯日稱丈人者兎也稱東王父者麋也稱西王母者鹿也辰日稱雨師者龍也稱河伯者魚也稱無腸公子者蟹也巳日稱寡人者社中蛇也稱時君者龜也午日稱三公者馬也稱仙人者老樹也未日稱主人者羊也稱吏者麞也申日稱人君者猴也稱九卿者猿也酉日稱將軍者雞也稱捕賊者雉也戌日稱人姓氏者犬也稱成陽君者狐也亥日稱婦人者金玉也稱神君者猪也子日稱社君者鼠也稱神人者伏翼也丑日稱書生者牛也但知其物名則不能為害也玄中記曰山精如人頭長三四尺食山蟹夜出晝藏左氏傳曰地反物為妖說文作㜸云衣服歌謠草木之怪謂

之妖孽說文作蠻云禽獸蟲蝗之怪謂之蠻況復風雲一作雷不感羈旅無歸言梁中興道銷已不能復歸也後漢二十八將論曰感會風雲奮其智勇左傳陳敬仲曰羈旅之臣未能採葛還成食薇詩王風有采葛之篇詩序曰采葛懼讒也鄭箋云采葛喻臣以小事使出史記曰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採薇而食之歌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索隱曰薇蕨也爾雅云蕨鱉也陸璣毛詩草木疏云蕨山菜也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藿可作羹亦可生食也本傳云聘於西魏遂留長安是以小事使出也哀江南賦云讓東海之濱遂餐周粟又詩何但食周薇皆引夷齊之事以自喻此言奉命出使不能為君劾力屈節魏周也況淪窮巷蕪沒荆扉既傷搖落彌嗟變哀宋玉曰草木搖落而變哀喻已思念故國遂至哀老猶樹木之

哀秋搖落枯朽時也淮南子云木葉落長年悲斯之謂矣淮南子云桑葉落而長年悲也淮南子者漢高帝之孫劉安所作也西京雜記曰淮南王安著鴻烈二十一篇號為淮南子一曰劉安子自云字中皆挾風霜乃歌曰建章三月火黃河萬一作千里槎漢書曰武帝太初元年柏梁災起建章宮文穎曰越巫名勇謂帝曰越國有火災即復大起宮室以厭勝之故帝作建章宮按建章宮起在柏梁既災之後是柏梁災非建章災也此云建章三月火者當是赤眉焚西京宮室事後漢書建武二年曰赤眉焚西京宮室發掘園陵又董卓傳卓遷天子西都初長安遺赤眉之亂宮室營寺焚滅無餘是時惟有高廟京兆府舍遂便時幸焉後移未央宮史傳既云焚滅無餘知建章宮亦被焚矣按漢書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以其宮室之崇麗者故稱引之云三月火者按史記項羽至咸陽燒秦宮室三月火不滅此言三月特稱其火之大也博物志曰有居海島者每年見浮槎往來不失期遂賫糧乘槎而去至犯牛女星蜀郡嚴君平知之後知黃河與天漢通若非金谷滿園樹即是河陽一縣花晉書曰石崇有金谷園石季倫思歸引序曰河陽別業柏木幾於萬株又晉書云潘岳為河陽令滿縣皆栽桃花言今日之煨燼漂流皆昔日之繁花密樹也桓大司馬聞而嘆曰昔年種柳依依漢南今看搖落悽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桓大司馬桓溫也桓溫別傳曰溫字子元譙國龍亢人也興寧九年以溫克復舊京肅靜華夏進都督中外諸軍事侍中大司馬世說曰桓公北征經金城見前為琅邪時種柳皆已十圍慨然嘆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淚晉書曰桓溫自江陵北行經少時所種柳處皆十圍慨然嘆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按桓溫為桓玄之父仲文為東陽太守在桓玄既敗之後子山所賦皆發已意假殷仲文以起賦端末引淮南王桓司馬以致一篇之意不必其同時也

傷心賦 并序

傷心賦者雖傷弱子亦悼亡國也楚辭曰目極千里傷心悲魂兮歸來哀江南子山二賦取諸此焉

予五福無徵三靈有譴尚書洪範云九曰嚮用五福孔傳曰言天所以嚮勸人用五福徵驗也又洪範云曰休徵孔傳云叙美行之驗也班固典引曰答三靈之繁祉注云三靈天地人也說文曰譴譴問也聲去戰切至於繼體多從夭折左傳成二年說鄭靈公早死云夭子蠻又昭十

九年子產云札瘥夭昏是夭為少死也尚書六極一曰凶短折孔安國曰短未六十折未三十疏云鄭玄以為凶短折皆是夭枉之名未昏曰折漢書五行志云草木曰折一曰凶夭是也兄喪弟曰夭父喪子曰折並與孔不同夭於表反折時設反又之舌反二男一女並得勝衣金陵喪亂相守亡沒金陵喪亂蓋指太清二年侯景之亂也羈旅關河倏然白首謂留魏不歸也苗而不秀頻有所悲世說曰王戎子萬有大成之風苗而不秀一女成人一長一作外孫孩穉奄然玄壤何痛如之既傷即事追悼前亡既傷即事者傷其去梁即魏不能復歸也追悼前亡者傷今一女一孫并悼前金陵亡沒之男女也惟覺傷心遂以傷心為賦若夫入室生光非復企及夾河為郡前途適遠孝子傳曰後漢汝南應樞生四子見神光照社樞見光以問卜人卜人曰此大符也子孫其興乎乃探得黃金自是諸子官學並有才名至瑒七世通顯漢書杜周傳曰始杜周為廷史有一馬及久任事列三公而兩子夾河為郡守家貲累巨萬矣婕妤有自傷之賦揚雄有哀祭之文漢書曰孝成班婕妤帝初即位選入後宮始為少使俄而大幸為婕妤居增成舍再就館有男數日失之其後趙飛燕姊娣婕妤退處深宮作賦自傷悼漢書曰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好詞賦常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以為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過不遇命也何必沉身哉乃作書往往據離騷而反之自岷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名曰反離騷又案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又案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贊曰王莽簒位雄以耆老次轉為大夫雄恬於勢利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作太玄法言又按法言所謂吾家童烏育而不苗者也注見下文王正長有北郭之悲謝安石有東山之恨臧榮緒晉書曰王讚字正長義烏人博學有俊才辟司空掾歷散騎侍郎有詩云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胡寧久分析靡靡忽至今王事離我心殊隔過商參又云人情懷舊鄉客島思故林又晉書曰謝安字安石始有東山之志後嚴命屢臻勢不獲已始就桓公司馬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未不渝每形於言色有二子瑤瑛瑤襲爵官至瑯邪王友早卒子該嗣終東陽太守無子斯既然矣言班揚王謝諸人或以失寵自傷或以不遇哀祭或在北郭而懷歸或處東山而被命又並有夭折之事若此者既為傷心矣至若曹子建王仲宣魏志曰陳思王植字子建善屬文封平原侯徙封臨菑侯貶爵安鄉侯改封鄄城侯立為王徙封雍丘浚儀改還雍丘徙封東阿封為陳王植每欲求別見獨歎論及時政幸冀試用不能得既還悵然絕望又以前過事復減半汲汲無歡遂發疾薨時年四十一曹子建集中有金瓠子之首女雖未能言固已授色知心哀辭其序云金瓠子之首女生十九旬而夭折乃作此辭有行女哀辭其序云行女生於季秋而終於首夏三年之中二子頻喪又魏志曰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獻帝西遷徙居長安以西京擾亂之荊州依劉表表卒太祖辟為丞相掾賜爵關內侯拜侍中建安二十二年卒粲二子為魏諷所引誅後絕注云文章志曰太祖時征漢中聞粲子死歎曰孤若在不使仲宣無後按植與粲有贈答七哀詩謂痛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目聞見而哀口歎而哀鼻酸而哀也又按王粲著傷夭賦曰惟皇天之賦命實浩蕩而不均或老終以長世或昏夭而夙沉物雖存而人亡心惆悵而長慕哀皇天之不惠抱此哀而何愬求

魄神之形影差幽冥而弗迕淹佺徊以想像心彌結而紆鬱晝忽忽其若昏夜炯炯而至明傅長虞

應德璉王隱晉書曰傅咸字長虞北地泥陽人也拜太子洗馬後為司隸校尉薨咸贈何邵王濟詩序云歷試無効且有家艱魏志曰汝南應瑒字德璉大祖辟為丞相掾屬轉為平原侯庶子後為五官將文學瑒集有別詩二首云朝雲浮四海日暮歸故山行役懷舊土悲思不能言悠悠涉千里未知何時旋浩浩長流水九折東北流晨夜赴滄海流亦何抽遠適萬里道歸來未有由臨河累太息五內懷傷憂劉韜之

母任延之親晉劉韜母孫氏悼艱賦曰伊稟命之不辰遭天難之靡恍夙無父之何怙哀壟悴以抽心云云見藝文類聚後漢書曰任延字長孫南陽宛人也為九江太守產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為任按下文書翰傷切數語任延當作任咸潘岳集任澤蘭哀辭曰澤蘭者任子咸之女也

涉三齡未沒喪而殞遂為其母辭又寡婦賦云孤女藐焉始孩是也書翰傷切文辭哀痛

千悲萬恨何可勝言言曹子建諸君並有悲怨之辭也龍門之桐其枝

已折卷施之草其心實傷枚乘七發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爾雅曰卷施草拔心不死郭注云宿莽也離騷云草木搖落而變衰王逸云草冬生不死者楚人名之曰宿莽嗚呼哀

哉

賦曰悲哉秋風搖落變衰宋玉九辯曰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哀所追切魂兮遠矣何去何依宋玉招魂曰魂兮來歸去君之恒幹望思無望

歸來不歸三輔黃圖曰武帝寤庾太子無辜被殺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漢書亦云類師古注曰言已望而思之庶太子之魂歸來也其臺在今湖城縣之西閿鄉之東基址猶存招魂云魂兮歸來又云歸來

未達東門之意空懼西河之譏列子曰魏有東門吳者子死而不憂人怪問之曰吾無子時不憂今子死乃與無子時同吾何憂也禮記曰子夏哭其子而喪明曾子弔之曰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子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在昔金陵天下喪亂王室板蕩

生民塗炭兄弟則五郡分張父子則三州離散梁書武帝紀曰太清二年冬十月己酉侯景自橫江濟采石辛亥景師至京哀江南賦所謂戊辰之年建亥之月大盜移國金

陵兄解者也郡國志曰丹陽郡秣陵其地本金陵秦始皇改建安十六年孫權改曰建業十七年城石頭建業梁之所都故云金陵詩大雅曰上帝板板下民卒癉毛云版反也癉病也言厲王為政反先王之道下人盡病也又蕩之什曰蕩蕩上帝下民之辟鄭箋云蕩蕩法度廢壞之貌塗炭見尚書應休璉與從弟書曰濟蒸人於塗炭呂向曰塗泥也炭猶火也言人如墜泥火欲濟之令出其難也五郡兄弟三州父子俱詳見哀江南賦注

地鼎沸於袁曹人豺狼於楚漢袁曹袁紹曹操也楚漢項籍漢高帝也注見竹杖賦喻侯景作亂天下分爭生民荼毒有如袁曹官度楚漢鴻溝矣王子年拾遺記曰禹鑄九鼎當夏桀之時鼎水忽沸後漢書朱穆上書曰養魚於沸鼎之中漢書杜文謂孫寶曰豺狼當路孫楚為石仲容與孫皓書曰豺狼抗爪牙之毒呂延濟曰豺狼惡獸喻亂賊也以喻侯景矣或有擁樹罹災藏衣遭

難或有以下言喪亂時男女亡沒也史記夏侯嬰傳曰項羽大破漢軍漢王欲棄孝惠魯元嬰常收竟載之

涂行面雍樹乃馳卒得脫而致孝惠魯元於豐蘇林曰南陽人謂抱小兒為雍樹面者大人以面首向臨之小兒抱大人頸似縣樹也漢書師古注曰面偕也雍抱持之以馳故云面雍樹馳之言取兩兒令面背已而抱持之以馳故云面雍樹馳

雍讀曰擁藏衣疑作載衣之裼列女傳云魯孝義保孝公稱之保母伯御殺

懿公自立求稱將殺之保乃衣其子以稱之衣卧於稱處伯御殺之保抱稱以逃史記程嬰取他兒負之衣以

文葆匿山中皆以藏衣遺難也未設桑弧先空柘館禮記曰國君太子生三日卜士負之

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又見左傳漢書班婕妤賦曰痛陽祿與柘館兮仍繦褓而離災服虔曰二館

名也生子此館皆失之也師古曰二觀並在上林中人惟一丘亭遂千秋春秋說題辭曰

欽定四庫全書

丘者墓也廣雅云小陵曰丘潘岳傷弱子序曰三月壬寅弱子生五月之長安壬寅次於新安之千秋亭甲辰

而弱子夭乙巳葬於亭東西征賦序有千秋之號子無七旬之期是也邊韶永恨孫楚長愁邊韶後漢時人永恨未詳疑指無子或喪子事後漢書曰邊韶字孝先陳留浚儀人也以文學知名教授

數百人曾晝日假卧弟子私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晝日眠韶應時對曰邊為姓孝為字腹便便五經

笥但欲眠思經事麻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嘲者大慙後為陳相卒於官著詩頌碑

銘書策凡十五篇晉書曰孫楚字子荆太原中都人也按孫楚有和氏外孫道生哀文又有和氏外孫小詞哀

文本賦序一作一外孫孫稱似引此又晉書云三子衆洵纂衆及洵俱未字而早終張壯武之心疾羊南城之淚流晉書曰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也論前後忠勲進封壯武郡公為司空

初華所封壯武郡有桑化為柏識者以為不祥又華舍及監省數有妖怪少子韙以中台星坼勸華遜位華不從曰天道玄遠惟修德以應之耳不如靜以待之以應天命及趙王倫孫秀將廢賈后詐稱詔召華遂害之題

儒博曉天文數騎侍郎同時遇害云張壯武者稱其所封之郡名也壯武本漢來昌所封史記云封宋昌為壯武侯是也晉以其地封張華矣括地志云壯武故城在萊州即墨縣西六十里古萊夷國有漢壯武縣故城晉

書曰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也位至公而無子幽明錄曰羊祜有一兒五六歲端明可喜掘墓之後兒即亡晉書地理志云泰山郡有南武城祜封南城侯又南城人故曰羊南城稱其邑居也痛斯傳體尋

茲世載天道斯慈人倫此愛膝下龍摧掌中珠碎芝在室而先枯蘭生庭而蚤刈爾雅郭注云芝一歲三華瑞草晉書曰謝安嘗戒約子姪

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玄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左傳宣二年曰初鄭文公有

賤妾曰燕姞夢天使與之蘭曰以是為而子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生穆公名之曰蘭及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刈倪制切音藝割也命之修短哀哉已滿修短長短也潘岳西征賦曰生有修短之命束征賦曰修短之運愚智同

班固覽海賦曰運之修短不豫期也鶴聲孤絶猿吟腸斷崔豹古今注曰別鶴操商陵牧

子所作也娶妻五年而無子父兄為之改娶妻聞之中夜起而悲嘯牧子聞之愴然而悲乃援琴歌之曰將乖

比翼隔天端山川幽遠路漫漫攬衣不寐食忘餐世說曰桓公入蜀至三峽中部伍中有得猿子者其母緣岸

哀號行百餘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絶破視其腹中腸皆寸寸斷公聞之怒命黜其人羸博之間

路似新安漢書劉向曰延陵季子適齊而返其子死於嬴博之間穿不及泉歛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而號曰骨肉復歸乎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嬴博去吳千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之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事出禮記師古曰嬴博二邑在泰山濟岳西征賦曰夭赤子於新安坎路側而瘞之又傷弱子辭序曰予之長安次於新安千秋亭而弱子夭感嬴博之哀乃傷之

藤緘轜櫝枿掩虞棺不封不樹惟棘惟欒魏志文帝紀曰具告郡國給載櫝殯歛裴松之注云載音衛漢書高祖令曰士卒從軍死者為載歸其縣應劭曰載小棺也今謂之櫝應璩百一詩曰轜車在道路征夫不得休禮記曰周人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轜輿載古字通轜櫝小棺也虞棺瓦棺也藤緘枿掩謂為蔓草所縈掩以無梢之木也魏都賦曰林不樸枿薛綜曰斬而復生曰枿呂良曰枿斬去木梢也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顏師古劉向傳注云不封謂不聚土為墳也不樹謂不種樹也爾雅曰終牛棘郭璞注云馬棘也其刺粗而長雍門周曰墳墓生荆棘欒盧官切音鸞木似蘭

天慘慘而無色雲蒼蒼而正寒王仲宣登樓賦曰天慘慘而無色春秋文耀鉤曰楚有蒼雲如霓郭璞爾雅注曰天形穹隆其色蒼蒼

況乃流寓秦川飄颻播遷況乃以下自叙奉使西魏竊留長安也秦川西魏地也隴頭歌有遥望秦川之句趙至書曰飄颻遠遊之士

從官非官歸田不田沈約和謝宣城詩曰從官非官侶官音宦左傳曰官三年矣亦讀為宦又如字世說曰劉尹之沒孫興公為之誄曰居官無官之事作事無事之心張平子著歸田賦

對玉闕而羈旅坐長河而暮年漢書西域傳曰阮以玉門陽關後漢班超曰但願生入玉門關江淹別賦曰去復去兮長河湄已

觸目於萬恨更傷心於九泉自言鄉關之思已屬萬恨更兼悼亡其心愈傷也晉書胡奮曰吾一女入於九天一子入於九地說文曰地有九重故曰九泉

至如三虎二龍三珠兩鳳三輔決錄曰賈老兄弟三人並有高名彪嚴優故天下稱曰賈家三虎偉節嚴恕世說曰謝子微見許子將兄弟弱冠時則曰平輿之淵有二龍焉三珠未詳山海經三珠樹生赤水上北齊書崔陵侍中弟仲文銀青光祿大夫同日拜受時云兩鳳連飛

並有山澤之靈各入熊羆之夢周易說卦曰山澤通氣詩曰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箋云熊羆在山陽之祥也故生男爾雅曰羆似熊而黃色

望隴首而不歸出都門而長送辛氏三秦記曰隴西關其坂九迴不知高幾里欲上者七日乃越高處可容百餘家下處數十萬戶其上有清水回注俗歌曰隴頭流水嗚聲幽咽遥望秦川肝腸斷絶去長安千里望秦川如帶關中人上隴者還望故鄉悲思而歌則有絶死者漢書曰上徵臨江王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上車軸折文老曰吾王不反矣按元帝時都江陵故臨江王所治都門長送當引此事二語謂已使西魏遂不復歸序所謂羈旅關河倏然白首者也此下言一女一孫奄然玄壤之事矣

對寶盌而痛心撫玄經而流慟孔氏志怪曰盧充者范陽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充先冬至一日出家西獵見一麞舉弓而射即中之麞倒而復起充逐之不覺遠忽見一里門如府舍門中一鈴下有唱家前充問此何府也答曰少府府也充曰我衣惡唱得見貴人即有人提襆新衣迎之充著盡可體便進見少府展姓名酒炙數行崔曰近得尊府君書為君索小女婚故相延耳即舉書示充充父亡時雖小然已見父手迹便歔欷無辭崔即敕內令女郎莊嚴使充就東廊充至便歔欷無辭崔即敕內令女郎莊嚴使充就東廊充至婦已下車立席頭共拜

為夫婦三日畢還見崔崔曰君可歸矣女有娠相生男當以相還生女當留自養數外嚴車送客崔送至門執手零涕離別之感無異生人復致衣一裳被褥一副充便上車去如電追須臾至家家人相見推問知崔是亡人而入其墓道以懊惋居四年三月三日臨水戲忽見一犢車乍浮乍沒既上岸充往聞車後戶見崔氏女與三歲男兒共載充見之欣然欲挽其手女舉手指後車曰府君見人即見少府充往問訊女抱兒還充又與金盌別并贈詩曰煌煌靈芝質光麗何猗猗華蠶當時顯嘉異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榮曜長幽滅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來儀會淺離別速皆由靈與祇何以贈予親金盌可頤兒愛恩從此別斷絕傷肝脾充取兒盌及詩忽不見二車處將兒還四坐謂是鬼魅欲遙唾之形如故問兒誰是汝父兒逕就充懷衆初怪惡傳省其詩慨然嘆死生之玄通也充詣市賣盌高舉其價不欲速售與有識者款有一老婢問充得盌之由還報其大家即女姨也道視之果是謂充曰我姨妹崔少府女未嫁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盌著棺中今視卿盌甚似得盌本末可得聞否充以事對即詣充家迎兒兒有崔氏狀又似充貌姨曰我舅甥三月未間產父曰春煙溫也願休強也即字溫休溫休蓋幽婚也其兆先彰矣兒遂成為令器歷數郡二千石皆著績後生植為漢尚書植子毓為魏司空冠蓋相承至今也亦見干寶搜神記桓譚新論曰揚雄作玄書以為玄者天也道也言聖賢制法作事皆引天道以為本統而因附續萬類王政人事法度效宓羲氏謂之易老子謂之道孔子謂之元而揚雄謂之玄玄經三篇以紀天地人之道立三體有上中下如禹貢之陳三品三三而九因以九九八十一故為八十一卦以四為數數從一至四重累變易竟八十二而篇不可損益以三十五蓍揲之玄經五十餘言而傳十二篇也揚子法言曰肯而不苟者其吾家之童烏乎九齡而予我以玄文

石華空

服犀角虛簾 謝靈運詩曰揚帆采石華臨海志曰石華附石可啖郭璞曰犀頭似猪庳脚一角在項也抱樸子曰通天犀能殺毒續齊諧記曰將潛至不期縣霧一尸頭著通天犀纛

風無少女草不宜男 管輅別傳曰輅與倪清河相見既刻雨期至日向暮了無雲氣衆人並嗤輅輅言樹上已有少女微風樹間陰鳥和鳴又少男風起衆鳥和翔其應至矣須臾果有良風鳥鳴風雲並興玄氣四合大雨河傾見魏志管輅傳裴松之注魏志云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本草曰萱草亦名宜男周處風土記云婦妊佩此花則生男子

烏毛徒覆獸乳空含 師曠禽經曰慈烏反哺張華注慈烏曰孝烏長則反哺其母大嘴烏否禁邕曰烏反哺之鳥至孝之應也春秋繁露曰羔飲其母必跪類知禮者公羊傳何休注云乳必跪而受之

震為長男之宮巽為長女之位在我生年先凋此地 周易說卦曰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傷已男女凋零也

人生幾何百憂俱至二王 當作何 **奉佛二郗奉道必至有期何能相保** 世說二郗奉道二何奉佛以財賄謝中郎云二郗諂於道二何佞於佛劉孝標注云中興書曰郗愔及弟曇奉天師道晉陽秋曰何充性好佛道崇修佛寺供給沙門以百數久在揚州徵役吏民功賞萬計是以為遐邇所譏充弟準亦精勤惟讀佛經營治寺廟而已矣言雖奉佛奉道至生死之期不能相保也

悽其零零颭馬秋草 楚辭王逸注曰苑落說文曰颭翔風也聲蘇合切

去矣黎民哀哉仲仁 異苑曰賈充字公閭妻郭氏為人凶妒生兒黎民年始三歲乳母抱之當閣黎民見充外入喜笑充就乳母懷中嗚撮郭遙見謂充愛乳母即鞭殺之兒恒啼泣不食他乳經日遂死郭於是

終身無子晉書曰賈充子黎民生四歲而卒仲仁疑即仲雍曹子建仲雍哀辭曰曹皓字仲雍魏太子之仲子也三月而生五月而死

冀羊祜之前識期張衡之後身 晉書羊祜傳曰祜年五歲時令乳母取所弄金環乳母曰汝先無此物祜即詣鄰人李氏東垣桑樹中探得之主人驚曰此吾亡兒失物也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李氏悲惋時人異之謂李氏子則祜之前身也蔡邕別傳曰張衡死月餘邕母始懷孕此二人才貌甚相類時人云邕是衡之後身

何忍能留兮幾人 淮南子曰人生於世倏爾而止如風火之燭說文曰埃塵也聲烏開切廣雅云小陵為丘郭璞爾雅注云陵大阜也

一朝風燭萬古埃塵丘陵兮

象戲賦

周書武帝紀云天和三年帝制象經成集百僚講說集中有進象經賦表云伏讀聖製象經并觀象戲是也北史王褒傳云武帝作象經令褒注之引據該洽甚見稱賞象戲之制其法不傳以賦按之蓋彈棊格五六博之遺意也楚辭曰琨蔽象棋有六博王逸曰以琨蔽作箸象牙為棊疑本此為象戲矣彈棊之制乃蹴踘所變始自漢成帝帝好蹴鞠羣臣以為勞體非尊者所宜可擇似而不勞者劉向奏彈棊以獻之魏文帝為之特妙用手巾角拂之無不中者其局以石為之方五尺中心高似蓋形如覆盂上圓下方兩人對局白黑棊各六枚先列棊相當更先彈也梁簡文彈棊論序有完五全六八反四角之說格五之戲格五蓋也行棊相塞謂之簺簺有四采簺白乘五至五即格不得行前書吾丘壽王後漢梁冀皆善為之六博之戲投六著行六棊用十二棊六棊白六棊黑所擲頭謂之瓊瓊有五采刻有一畫者謂之塞刻為二畫者謂之白刻為三畫者謂之黑一邊不刻五塞之間謂之五塞見於宋玉王逸鮑宏諸家今按賦中局取諸乾坤以為輿二章明是上圓下方類彈棊局矣又按從月建而左轉起黃鍾而順行蓋取十二之數明是用十二棊也歷諱傳記象戲之法蓋本諸此依文即事難可復尋又按周史及子山序賦明是武帝所制增衍之餘即為創造是用設此圖經并鳩觀試未必一如舊制今別其行陣也乎

觀夫造作權輿皇王厥初 觀夫以下言萬物初生天地開闢於是聖人起而制作也爾雅曰權輿始也萬物皆含胎長養之時莊子云廣成子謂黃帝曰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詩曰厥初生民

法凝陰於厚德仰冲氣於清虛 易曰履霜堅冰陰始凝又曰君子以厚德載物乾鑿度曰清輕者上為天於當有是字**緑簡既開丹局直正** 淮南子曰河出丹書洛出緑圖喻武帝制此象經如河圖洛書聖人之作也**理洞研幾原窮作聖** 繫辭曰夫易者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若扣洪鍾如縣明鏡** 世說龐士元曰若不一扣洪鍾伐雷鼓則不識其音響也淮南子曰誠得清明之士執玄鏡於心照物明白不為古今易意攄舒明指以示之闔棺不恨矣以言聖人才智用之不窮如洪鍾任扣明鏡匪疲也**白鳳遥臨黃雲高映** 左傳郯子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後

漢書賈逵曰左氏以為少皞氏代黃帝即圖讖所謂帝宣也注河圖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意感生白帝朱宣宋均注曰朱宣少皞氏也以白帝朱宣有鳳瑞故云白鳳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云黃雲服虔曰黃帝以雲名官中官為黃雲可以變俗移風可以蒞官行政言此戲雖小可以喻大著以為經如古聖鳥官雲紀可以圖治也是以局取諸乾仍圖上玄月輪新滿日暈重圓摸羽林之華蓋寫明堂之璧泉言其局上圓以象天也王褒象經序云一曰天文以觀其象天日月星是也二曰地理以法其形地水火木金土是也三曰陰陽以順其本陽數為先本于天陰數為先本於地是也按此云象天日月星下文言法地甘泉賦曰將郊上玄張揖廣雅曰暈捲也氣在外捲結之也日月俱然天官書曰虛南有衆星曰羽林天軍晉書天文志曰華蓋九星所以象蔽帝座天子之華蓋象之漢書平帝紀曰安漢公奏立明堂璧廱應劭曰明堂布政之官上圓下方璧廱者象璧圜雍之以水象教化流行坤以為輿剛柔卷舒若方鏡而無影似空城而未居言其下方以法地也易曰坤為輿宋玉大言賦曰方地為車說卦曰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注言其形也西京雜記曰高祖咸陽宮得方鏡表裏有明人來照之影不例見以手捧心可見腸胃五藏歷然無疑言其形若方鏡也空城未居謂未嘗投蓍行綦之時如空城未居人也促成文之畫亡靈龜之圖馬麗千金之馬符明六甲之符成文如刻為一畫二畫三畫之類言刻畫成文如古龜龍之圖綦蓍等類又如兵馬行陣須人用之也淮南子曰馬之似鹿者千金漢武內傳有五帝六甲左右靈飛之符抱樸子曰立夏帶六壬六甲之符於是搢笏當次依

辰就席於是以下謂人用之也晉書輿服志曰古者貴賤皆執笏其有事則搢之於腰帶所謂搢紳之士者搢笏而垂紳也當次就席謂兩人對局之始列綦相當也如楚辭分曹並進之說王逸云分曹列偶並進技巧投蓍行綦轉相道迫使不得擇行也迴地理於方珪轉天文於圓璧周禮曰王執鎮珪鄭注云鎮安也所以安四方周禮又云以蒼璧禮天鄭注云璧圜象天也方珪圓璧言局之下方上圓迴轉言旋轉於局中類彈綦矣分荊山之美玉數藍田之珉石王逸曰珉玉蔽博蓍是謂以玉飾之也曹子建七啟錯以荊山之玉范子計然曰玉英出藍田說文曰珉石之美者南行赤水之符北使玄山之策居東道而龍青出西關而馬白南北東西蓋指四角謂行綦也王褒象經序曰四時以應其序東方之色青其餘三色例皆如之赤黑青白配南北東西同赤水即丹水六韜曰堯與有苗戰於丹水之陽高誘曰丹水在南陽浦崖玄山未詳疑即玄女授黃帝九宮戰法禮記曰左青龍而右白虎青龍在左故云東道天文志曰東方蒼龍宿揚子太玄曰衆動青龍光離於淵范望注曰青龍在東方故言東動也桓譚新論曰公孫龍常爭論曰白馬非馬人不能屈後乘白馬無符傳欲出關關吏不聽此虛言難以奪實也既舒玄象聊定金枰玄象天象也小爾雅方言云所以投博謂之枰枰局也昭日月之光景乘風雲之性靈取四方之正色用五德之相生格五蓋有四采蓋白乘五至五即格不得行四方正色謂四采也五德相生若格五也王褒象經序曰算數以通其變俯仰則為天地日月星變通則為水火金木土是也今之雙六亦至五即格不得行從月建而左轉起黃鍾而順行

謂十二綦也言用此十二綦左轉右行如一歲之有十二月黃鍾之有十二律也若用二十四綦則白黑各有十二矣李頎彈綦歌曰藍田美石清如砥白黑相分十二子韋應物歌云圓天方地局二十四氣子陰翻則顧兎先出陽變則靈烏獨明魚豢典略曰兎者明月之精博物志曰兎望月而孕春秋元命苞曰陽成於三故日中有三足烏況乃豫遊仁壽行樂徽音水影搖日花光照林乍披圖而久玩或開經而熟尋雖復成之以手終須得之於心言帝於宴遊之暇觀象經而為此戲惟其得心始應手也晉書陸機與弟雲書曰仁壽殿前有大方銅鏡知仁壽殿名也洛陽宮殿簿有徽音殿乃有龍燭銜花金爐浮氣月落桂垂星斜柳墜猶豫樞機嫌疑涇渭顧望迴惑心情怖畏應對坎而衡離或當申而取未

楚辭曰日晏不到燭龍何照山海經曰鍾山之神曰燭陰郭璞曰即燭龍也魏武上雜物疏曰御物三十種有紙金香爐一枚雪賦曰燎薰爐兮炳明燭顏師古曰猶豫獸名也爾雅曰猶如麝善登木此獸性多疑慮常居山中忽聞有聲即恐有人且來害之每豫上樹久之無人然後敢下須臾又上如此非一故不決者稱猶豫焉一曰隴西俗謂犬子為猶犬隨人行每豫在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故云猶豫也麝音几易鄭注曰樞謂戶樞機謂弩牙毛詩傳曰涇渭相入而清濁異王褒象經序曰律呂以先其氣在子取未在午取丑八卦以定其位至震取兌至離取坎離取坎在子取未臨戲闕而取未時也玩熟尋不知至離取卦而衡離卦或當申時

春賦

春賦以下庾子山仕南朝時為東宮學士之文也滕王逌開府集序以為太清值亂離之後承聖遺軍火之餘揚都有集百不一存江陵之文無遺一字所撰止入魏以來爰洎周代著述合二十卷今集中所載頗雜南朝舊文迨所云揚都之集百不一存者耶當宇文集序之日地限南北故所撰止魏周時文及隋唐一統之後其江南遺藁時或猶存好事者增入舊編今之所謂庾子山集其非滕王故本可知也且子山自入魏而後大抵皆離愁之作觸景傷懷似此諸賦辭傷輕豔恐非羈臣所宜觀其文氣畧與梁朝諸君相似晉安湘東所賦題頗類之蓋當時宮體之文徐庾並稱者也至其歷魏仕周閔姬思亳得南朝之精微窮北方之枝葉蓋有騷人之風非孝穆所能及也於詩亦然今皆附摠管見為之列序諸篇謂是在梁之作云爾　梁簡文帝集中有晚春賦元帝賦有春賦賦中多有類七言詩者唐王勃駱賓王亦嘗為之云效庾體明是梁朝宮中庾子山創為此體也

宜春苑中春已歸披香殿裏作春衣

史記司馬相如傳曰上還過宜春宮正義曰括地志云秦宜春宮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三十里宜春苑在宮之東杜之南始皇本紀云葬二世宜春苑中三輔黃圖曰宜春宮本秦之離宮在長安城東南杜縣東近下杜又有宜春下苑在京城東南隅荊楚歲時記曰立春之日悉剪綵為燕戴之帖宜春二字傅咸燕賦曰御青書以贊時著宜春之嘉祉皆取宜春之義也西都賦曰披香發越黃圖云武帝時後宮八區有披香殿蜚燕外傳曰宣帝時披香博士淖方成白髮教授

宮中號淖夫人是漢宮闕名有披香殿也論語包咸注曰春服既成衣單袷之時作春衣當謂天子內官主織作衣服者

新年鳥聲千種囀二月楊花滿路飛河陽一縣併是花金谷從來滿園樹晉書曰潘岳為河陽令滿縣皆栽桃花石崇有金谷園思歸引序曰河陽別業柏木幾於萬株

一叢香草足礙人數尺遊絲即橫路楚辭王逸注曰蘭香草也沈休文詩曰遊絲映空轉

開上林而競入擁河橋而爭渡漢舊儀曰上林苑方三百里苑中養百獸遠方各獻名果異卉三千餘種植其中亦有製為美名以標奇異晉書曰杜預以孟津渡險起建河橋於富平津

出麗華之金屋下飛燕之蘭宮後漢書光武帝曰娶妻當得陰麗華漢書武帝謂長公主曰若得阿嬌當以金屋貯之又孝成趙皇后傳曰后本長安宮人屬陽阿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三輔黃圖曰趙皇后居昭陽殿有女弟俱為婕妤貴傾後宮昭陽舍蘭房椒壁楚辭曰彷彿兮蘭宮

鈿朶多而訝重髻鬟高而畏風王子年拾遺記曰魏文帝所愛美人薛靈芸入宮乘寵愛外國獻火珠龍鸞之釵帝曰明珠翡翠尚不勝況乎鸞鳳之重乃止而不進後漢書曰梁冀妻孫壽色美而善為妖態作墮馬髻風俗通曰墮馬髻者側在一邊唐段柯古髻鬟品云髻始自燧人氏以髮相纏而無繫縛周文王加珠翠翹花名曰鳳髻又名步搖髻秦始皇有望仙髻參鸞髻凌雲髻漢有迎春髻王母降武帝宮從者有飛仙髻九環髻漢元帝宮中有百合分肩髻同心髻太元中公主婦女必緩鬢欣髻又有假髻合德有欣愁髻貴妃有義髻魏武宮有反綰髻又梳百花髻魏明帝有函煙髻晉惠帝宮有芙蓉髻梁宮有羅光髻段氏言髻鬟者多其餘在子山之後者不備錄焉

眉將柳而爭綠面共桃而競紅影來池裏花落衫中昔始綠而藏魚麥纔青而覆雉周處風土記曰石髮水苔也青綠色皆生於石也師曠禽經曰澤雉啼而麥齊張華注云澤雉如鳥庚春季之月始鳴麥平隴也

吹簫弄玉之臺鳴佩凌波之水列仙傳曰蕭史秦穆公時人善吹簫穆公有女號弄玉好之公遂以妻焉遂教弄玉作鳳鳴為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一旦隨鳳凰去故秦氏作鳳女辭曹子建洛神賦曰凌波微步羅襪生塵

移戚里而家富入新豐而酒美漢書曰萬石君奮徙家長安中戚里師古曰於上有姻戚者則皆居之故名其里為戚里三輔舊事曰太上皇不樂關中思慕鄉里高祖徙豐沛屠兒酤酒煮餅商人立為新豐

石榴聊汎蒲桃酸醅蜀都賦曰蒲桃亂潰石榴競裂廣雅云石榴若榴也南都賦曰

樗棗若榴扶南傳曰頓孫國有安石榴取汁停杯中數日成美酒上林賦注云郭璞曰蒲桃似燕萸可作酒漢武帝外傳曰西王母下降帝設菊苟酒魏文帝云菊苟釀以為酒甘於麴麥善醉博物志曰西域有菊苟酒積年不敗彼俗云可十年飲之醉彌月乃解醱普活切音潑醅鋪杯切音丕李白詩曰蒲桃初醱醅蓋本此也

芙蓉玉碗蓮子金杯朝野僉載曰西魏文帝造二欹器其一為二荷同處一盤相去盈尺中有芙蓉下垂器上以水注芙蓉而盈於器又為鳧雁蟾蜍以飾之謂之水芝欹器庾闡斷酒賦曰椎金罌碎玉碗

新芽竹笋細核楊梅說文曰笋竹萌也范汪祠制云仲春薦竹笋臨海異物志曰楊梅大如彈丸正赤五月中熟熟時似梅其味甜酸

綠珠捧琴至文君送酒來晉書曰石崇有妓名綠珠美而豔善吹笛漢書曰司馬相如與文君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乃令文君當壚

玉管初調鳴絃暫撫陽春淥水之曲對鳳迴鸞之舞漢書音義曰管以玉為之不惟竹也宋玉曰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淮南子曰手會淥水之趨高誘曰淥水古詩也張衡觀舞賦曰裾似飛驚袖如迴雪袁宏賦云舞迴鸞以紆袖覩佳人之玉儀更炙笙簧還移箏柱毛詩曰吹笙鼓簧爾雅云大笙謂之簧郭璞曰列管匏中施簧管端後漢侯瑾箏賦曰急絃促柱變調改曲月入歌扇花承節鼓班婕妤詩曰裁為合歡扇團圓似明月節疑時節周禮中春擊土鼓協律都尉射雉中郎漢書曰李延年為協律都尉潘岳著射雉賦又秋興賦序曰晉十有四年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毛以太尉掾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於散騎之省射雉中郎蓋潘岳也停車小苑連騎長楊三輔黃圖曰長楊榭在長楊宮秋冬校獵其下命武

士搏射禽獸天子登此以觀焉金鞍始被柘弓新張拂塵看馬埒分朋入射堂西京雜記曰武帝時得貳師天馬帝以玫瑰石為鞍鏤以金銀瑜石又云紫金為花以飾其上考工記曰工人取材柘為上許慎曰南方鮫子蠻巨柘弩皆善射也馬是天池之龍種帶乃荆山之玉梁開山圖云隴西神馬山有泉乃龍馬所生秦州有馬池源出嵩冢山韓子曰卞和抱其璞哭於荆山之下王子年拾遺記曰玉山其石五色而輕北有玉梁豔錦安天鹿新綾織鳳凰天鹿獸名言織成綾錦上有鳥獸之文也三日曲水向河津日晚河邊多解神續齊諧記曰晉武帝問摯虞三日曲水之義虞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村人以為怪方招攜之水濱洗祓遂因水汎觴其義起此帝曰必如所談便非好事束皙進曰摯虞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言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汎酒故逸詩曰羽觴隨波流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霸諸侯因此立為曲水二漢相沿皆為盛集帝曰善賜金十五斤左遷摯虞為陽城令樹下流杯客沙頭渡水人荆楚歲時記曰三月三日士民並出江渚池沼間為流觴曲水之飲鏤薄窄衫袖穿珠帖領巾董勛問禮俗曰人日鏤金薄為人以貼屏風戴於頭髻起自晉代賈充妻李夫人云俗人人新年改舊從新也釋名曰衫芟也衫末無袖端也領頸也以壅頸也亦言總領衣體為端首也束皙近遊賦曰裁穿領之疎巾百丈山頭日欲斜三晡未醉莫還家池中水影懸勝鏡屋裏衣香不如花淮南子曰至於悲谷是謂晡時晡奔謨切音逋申時也言白日將欲西匿遊人不醉無歸春水照人有如明鏡春花撲鼻可代薰衣也

七夕賦

兔月先上羊燈次安五經通義曰月中有兔與蟾蜍梁簡文帝對燭賦曰金羊燈火不須然覩牛星之曜景視織女之闌干周處風土記曰七夕祠牽牛織女云此二星當會天漢中奕奕有白氣光曜五色以此為徵便拜而有乞也續齊諧記曰桂陽成武丁有仙道常在人間忽謂其弟曰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答曰織女暫詣牽牛明日失武丁至今云織女嫁牽牛古樂府云月沒參橫北斗闌干闌干橫斜貌於是秦娥麗妾趙豔佳人窈窕名燕逶迤姓秦方言曰秦俗美貌謂之娥古詩云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毛詩傳曰窈窕幽閒也荀悅漢紀曰趙

氏善舞上悅之號曰飛燕袁宏賦云曳羅裙以徘徊為鳳翼之逶迤崔豹古今注曰邯鄲女子姓秦名羅敷為邑人王仁妻後為趙王家令羅敷出桑於陌上趙王見而悅之因欲酒欲奪之羅敷乃彈箏作陌上桑之歌焉

嫌朝粉之半故憐晚節之全新 言麗妾佳人早時梳粉至此已嫌其半舊矣晚復飾之其新粉為可愛也

此時併捨房櫳共往庭中縷條緊而貫矩針鼻細而穿空 說文曰櫳檻也聲盧紅切西京雜記曰戚夫人侍兒賈佩蘭說在宮內時七月七日臨百子池作于闐樂樂畢以五色縷相繞謂為相連愛又曰漢采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針於開襟樓俱已習之荆楚歲時記曰七夕婦人結綵縷穿七孔針陳瓜果於庭以乞巧有蟢子網於瓜上則以為得巧

燈賦

梁簡文帝集中有看燈賦有列燈賦

九龍將暝三爵行棲 山海經曰西北海之外有神人面蛇身而赤其眼及晦視乃明不食不寢是燭九陰是謂燭龍炬可以照明禮記曰君子飲酒也禮三爵而油油以退

瓊鉤半上若木全低 瓊鉤月也若木日也謂月上日落也絕照說月詩曰始見城南樓纖纖如玉鉤淮南子曰建木在廣都若木在建木西木有十日其華照地

牕藏明於粉壁柳助暗於蘭閨 漢官典職云漢省中皆胡粉塗壁宋玉風賦有云蘭房之閨

翡翠珠被流蘇羽帳 楚辭招魂云翡翠珠被爛齊光漢書曰駙馬赤珥流蘇張衡東京賦曰飛流蘇之鑾殺摯虞決疑要注曰天子帳以流蘇為飾羽帳注見下文

舒屈膝之屏風掩芙蓉之行障 陸劇鄴中記曰石季龍作金銀鈕屈膝屏風衣以白縑畫義士仙人禽獸之像讚者皆二十二言高施八尺下施四尺或施六尺隨意所欲也梁簡文詩云織成屏風金屈膝是也鮑照行路難云七絲芙蓉之羽帳

卷衣秦后之牀送枕荆臺之上 吳均歌曰咸陽春草芳秦女卷衣裳樂府題注云秦王捲衣言咸陽春景及宮闕之美人秦王卷衣以贈所歡也高唐賦云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玉曰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為高唐客聞君遊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後漢書邊韶遊章華臺賦曰楚王遊雲夢之澤之荆臺之上

乃有百枝同樹四照連盤香添然蜜氣雜燒蘭燼長宵久光青夜寒秀華掩映蚖膏照灼動鱗甲於鯨魚燄光芒於鳴鶴 楚辭蘭膏明燭華燈錯淮南畢萬術曰取蚖脂為燈置火中即見諸物述異記曰南海有明珠即鯨魚目瞳鯨死而目皆無精夜可以鑒謂之夜光王子年拾遺記曰昔秦始皇為塚斂天下瓌異於海中作玉象鯨魚鯨火珠為星以代膏燭光出墓中精靈之偉也王筠詠燈繫詩云百華耀九枝鳴鶴映冰池

蛾飄則碎花亂下風起則流星細落 崔豹古今注曰飛蛾善拂燈一名火花一名慕光

況復上蘭深夜中山醑清 顏師古漢書注曰上蘭觀名在上林中鄭康成周禮注曰清酒今之中山冬釀接夏而成也

楚妃留客韓娥合聲 嵇叔夜琴賦曰王昭楚妃李善注云歌錄曰石崇作楚妃嘆列子曰韓娥東之齊遺糧過雍門鬻歌假食而去餘響遶梁三日不絕雍門人至今善歌效韓娥之遺聲也

低歌著節游絃絕鳴 嵇叔夜琴賦曰鵾雞游絃

輝輝朱燼焰焰紅榮乍九光而連采或

雙花而並明漢武內傳云七月七日王母至帝掃除宮內然九光之燈寄言蘇季子應知餘照情戰國策曰甘茂亡秦且之齊出關遇蘇子曰君聞夫江上之處女乎蘇子曰不聞曰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妾以無燭故常先至掃舍布席何愛於餘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賜妾何妨於處女妾自以為有益於處女何為去我處女相語以為然而留之今臣不肖棄逐於秦而出關願為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蘇子乃西說秦王與之上卿

對燭賦梁簡文帝元帝集中並有對燭賦

龍沙雁塞甲應寒天山月沒客衣單後漢班超傳贊曰恐尺龍沙注云龍沙沙漠也郭璞山海經注曰雁門山即北陵西偷雁之所出因以名云在高柳北史記曰貳師將軍李廣利擊

匈奴右賢王於祁連山索隱曰祁連山一曰天山亦曰白山在張液酒泉二郡界祖孫登詩云抽鞭上關路誰念客衣單蓋闕塞苦寒之辭也燈前析衣疑不亮月下穿針覺最難刺取燈花持桂燭還却燈檠下燭盤謂夫壻遠行婦製征衣須對燭也析音下浪反衣架又曬衣竿也杜甫詩云翡翠鳴衣析王子年拾遺記曰王母取綠桂之膏然以照夜說文曰檠檠也聲巨京切鑄鳳銜蓮圖龍並眠燼高疑數翦心濕暫難然銅荷承淚蠟鐵鋏染浮煙本知雪光能映紙復訝燈花今得錢任昉為蕭揚州作薦士表曰至乃集螢映雪注引孫氏世錄曰孫康家貧常映雪讀書清介交游不雜西京雜記云陸賈應樂將軍曰夫目瞤者得酒食燈火花得錢財乾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小既有徵大亦宜然蓮帳寒檠牕拂曙筠籠熏火香盈絮郭中記曰石虎造流蘇斗帳上安金蓮花花中懸金箔盛脆囊盛以異香帳之四面皆作十二香囊采色爛耀筠籠竹火籠也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漆畫手巾熏籠二大被熏籠三衣熏籠三劉向別錄云淮南王有熏籠賦方言曰南楚江沔之間籠謂之篝或謂之簽陳楚宋魏之間謂之庸君今熏籠是也說文曰絮敝綿也聲息據切傍垂細溜上繞飛蛾王子年拾遺記曰西王母與昭王遊於燧林之下說炎帝鑽火之術取綠桂之膏然以照夜忽有飛蛾銜火狀如丹雀來拂於桂膏之上此蛾出於圜丘之穴憑氣餘露飛不集下羣仙殺此蛾以合九轉神丹謝朓詠燈詩云飛蛾三四繞光清寒入燄暗風過楚人纓脫畫燕君書誤多說苑曰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燭滅乃有人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

告王趣火來上視絕纓者王曰飲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歡羣臣百餘人皆絕去其冠纓乃上火也韓子曰鄭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云而過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悅之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也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大悅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今世學者多似此類夜風吹香氣隨鬱金苑芙蓉池魏略曰鬱金香大秦國二三月花如紅藍四五月採之其香十二葉為百草之英魏文帝有芙蓉池詩秦皇辟惡不足道漢武胡香何物奇崔豹古今注曰辟惡車秦制也按辟惡香名當是香車也博物志曰漢武帝時弱水西國有人乘毛車以渡弱水來獻香者帝謂是常香非中國之所之不禮其使留久之帝幸上林苑西使至乘輿間并奏其香帝取之看大如鸞卵三枚與棗相似帝不悅以

付外庫後長安中大疫宮中皆疫病帝不樂西使乞見請燒所貢香一枚以辟疫氣帝不得已聽之宮中病者登日並瘥長安中百里咸聞香氣芳積九十餘日香猶不歇帝乃厚禮發遣餞送一說漢制獻香不滿斤西使臨去乃發香氣如大豆者拭著宮門香氣聞長安數十里經數十月乃歇

晩星沒芳蕪歇還持照夜遊詎減西園月古詩曰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魏文帝芙蓉池詩云乘輦夜行遊逍遙步西園丹霞夾明月華星出雲間

鏡賦

天河漸沒日輪將起楊泉物理論曰水之精氣上浮宛轉隨流名之曰天河列子曰日出之初大如車輪說文曰車有輻曰輪以下言天之轉夜為晝燕噪烏驚美人起而梳粧乃照鏡也燕噪吳王烏驚御史越絕書吳地傳曰東宮周一里二百七十步路西宮在長秋周平二十六步秦始皇帝十一年守宮者照燕失火燒之鮑照空城雀云誠不及青烏遠食玉山禾猶勝吳宮燕無罪得焚寡漢書曰御史府中列柏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玉花簟上金蓮帳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赤花雙文簟陸劉鄴中記曰石虎作流蘇帳頂安金蓮花花中懸金薄織成蜿蜒裹受三升以盛香帳之四面十二香囊采色亦同始摺屏風新開戶扇朝光晃眼早風吹面臨桁下而牽衫就箱邊而著釧言美人之曉起也說文曰釧臂環也陳思王樂府云皓腕約金環繁欽定情詩云綰臂雙金環皆是物也一名條脫真誥晉世芎綠華贈羊權金玉條脫各一枚是也宿鬟尚卷殘粧已薄無復脣珠纔餘

眉萼靨上星稀黃中月落言美人未梳粧時也劉熙釋名曰脣脂以丹作之象脣赤也宋書云武帝女壽陽公主人日卧於含章簷下梅花落額上成五出花拂之不去後遂效為梅花粧楚辭大招云靨輔奇牙紅笑嫣說文曰靨頰輔也洛神賦云靨輔承權或說後周天元帝令宮人黃眉墨粧其風流於後世按梁簡文帝詩同安鬟裏撥異作額間黃當時已有之矣然不知起自何代也酉陽雜俎曰如射月者謂之黃星靨鏡臺銀帶本出魏宮魏武上雜物疏曰鏡臺出魏宮中有純銀參帶鏡臺一枚能橫却月巧挂迴風却月言鏡之形圓似月也爾雅曰迴風為飄郭注云旋風也龍垂匣外鳳倚花中謝朓詠鏡臺詩曰對鳳懸清冰垂龍挂明月鏡乃照膽照心難逢難值西京雜記曰戚陽宮有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有明人直來照之影則倒見以手捫心而來則見腸胃五臟歷然無礙人有疾病在內則掩心而照之則知病之所在又女子有邪心則膽張心動秦始皇常以照宮人膽張心動者則殺之鏤五色之盤龍刻千年之古字鄴中記曰石虎宮中鏡有徑二三尺者下有純金蟠龍雕飾大戴禮曰武王踐祚于鑑為銘焉銘曰見爾前慮爾後云云刻千年之古字者言銘之相垂久也山雞看而獨舞海鳥見而孤鳴劉敞叔異苑曰山雞愛其毛羽映水則飛魏武時南方獻之公子蒼舒令置大鏡其前雞鑒形而舞不知止遂乏死韋仲將為之賦其事國語曰海鳥爰居居范泰鸚鵡詩序云昔罽賓王得鸚鵡甚愛之欲其鳴而不得夫人曰聞鳥得類而後鳴何不懸鏡以照之王從其言鸚鵡覩影而鳴一奮而絕按鸚鵡似鳳爰居亦似鳳故臧文仲祀之今云海鳥即鸚矣臨水則池中月出照日則壁上菱生飛燕

外傳曰昭儀上姊三十六事有七出菱花鏡一奩暫設粧奩還抽鏡匣競學生情爭憐今世鬢齊故略眉平猶剃廣雅曰其上連髮曰鬢剃眉者謂滅去眉毛以畫代之也飛花塼子次第須安塼主緣切音專字或作甎飛花塼子謂花塼也覺是也朱開錦蹤黛蘸油檀左傳宣十二年杜注云斥候蹤伏蹤徒臘反疏云蹤行也朱丹色謂蹤行之處用錦繡為之有丹色也釋名曰黛代也滅眉毛去之以此畫代其處也草木蟲魚疏云檀木正青滑澤脂和甲煎澤清香蘭裴啟語林曰石崇厠常有十餘侍婢列皆佳麗藻飾罩甲煎沉香無不異備唐陳藏器曰甲煎以諸藥及美果花燒灰和蠟治成可作口脂釋名曰脂砥著面柔滑如砥石也香澤者人髮恒枯悴以此濡澤之也鹽鐵論曰毛嬙天下之姣人也待脂粉香

澤而後容毛詩草木蟲魚疏曰蘭香草也其莖葉似藥草澤蘭但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漢諸池苑及許昌宮中皆種之可著粉中神女賦曰沐蘭澤含芳枚乘七發曰被蘭澤張銑曰蘭澤以蘭漬膏者也量髻鬢之長短度妾花之相去說文曰髻總髮也聲古詣切鬢頰髮也聲必刃切言美女對鏡插花量度其髻鬢之長短也懸媚子於搔頭拭釵梁於粉絮西京雜記曰武帝過李夫人就取簪搔頭自此後宮人搔頭皆用玉玉價倍貴焉粉絮即俗粉撲用綿為之也言釵梁用粉絮拭之其色光明也梳頭新罷照著衣還從粧處取將歸暫看絃繫懸知繡縵衫正身長裙斜假襟真成箇鏡特相宜不能片時藏匣裏暫出園中也自隨

鴛鴦賦

崔豹古今注曰鴛鴦鳧類也雌雄未常相離人得其一思而死故謂之匹鳥梁簡文帝元帝集中並有鴛鴦賦

虞姬小來事魏王自有歌聲足繞梁何曾織錦未肯挑桑終歸薄命著罷空牀魏志曰初明帝為王始納虞氏為妃帝即位虞氏不得立為后太皇卞太后慰勉焉虞氏曰曹氏自好立賤未有能以義舉者也然后職內事君外聽政其道相由而成苟不能以善始未有能令終者也殆必由此亡國喪祀矣虞氏遂絀還鄴宮列子曰韓娥歌音繞梁古詩有妾薄命篇又曰空牀難獨守見鴛鴦之相學還欹眼而淚落言空牀獨守之時見茲匹

鳥觸物傷懷也南陽漬粉不復看京兆新眉遂懶約漢書曰蕭何薨高后乃封何夫人同為鄼侯師古曰鄼南陽縣也王韶南雍州記曰粉水蕭何夫人漬粉處也漢書云張敞為婦畫眉長安中傳京兆眉嫵況復雙心並翼馴狎池籠浮波弄影刷羽乘風沈約詩曰刷羽同搖漾注刷理也共飛詹瓦全開魏宮魏志文帝問周宣曰吾夢殿屋兩瓦墮地化為鴛鴦宣對曰後宮當有暴死者黃門令奏宮人相殺俱棲梓樹堪是韓馮搜神記曰韓憑妻何氏美宋康王奪之妻密遺憑書曰其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當心王得其書以示左右蘇賀對曰其雨淫淫愁且思也河大水深不得往來也日出當心心有死志也俄而憑乃自殺其妻陰腐其衣王與之登臺妻遂自投臺左右攬之衣不中手而死遺書於帶曰王利其生妾利其死願以屍骨賜憑

合葬王怒弗聽使里人埋之冢相望也王曰爾夫婦相愛不已若能使冢合則吾弗阻也宿昔之間便有大梓木生於二冢之端旬而大盈抱屈體相就根交於下枝錯於上又有鴛鴦雌雄各一恒棲樹上晨夕不去交頭悲鳴音聲感人宋人哀之遂號其木曰相思樹相思之名起於此也南人謂此禽即韓憑夫婦之精魂今雎陽有韓憑城其歌謠至今猶存

若乃韓壽欲婚溫嶠顧婦玉臺不送胡香未有必見此之雙飛覺空牀之難守世說曰韓壽美姿容賈充辟以為掾充每聚會賈女於青璅中看見壽悅之恒懷存想發於吟詠後婢往壽家具述如此并言女光麗壽聞之心動遂請婢潛修音問及期往宿壽踰捷絕人踰牆而入家中莫知自是充覺女盛自拂拭暢悅有異於常後會諸吏聞壽有奇香之氣是外國所貢一著人則歷月不歇充計武帝惟賜己及陳騫餘家無此香疑壽與女通而垣牆重密門閤急峻何由得爾乃託言有盜令人修牆使反曰其餘無異惟東北角如有人跡而牆高非人所踰充乃取女左右婢考問即以狀對充秘之以女妻壽劉孝標注云郭子謂韓壽通者乃是陳騫女即以妻壽未婚而女亡因娶賈氏故世因傳是充女又世說云溫嶠從姑劉氏女美托嶠覓壻嶠密有自婚意答曰佳壻難得看得如嶠比何如姑曰何希汝比也後少日嶠報云已覓得壻處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禮女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玉鏡臺嶠為劉越石長史北征劉聰所得

蕩子賦

陳思王詩曰借問嘆者誰云是蕩子妻君行十餘年孤妾常獨棲故作蕩子賦乃離別之辭也

蕩子辛苦逐征行直守長城千里城史記曰秦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翟收河南築長城隴水恒冰合關山唯月明一作唯明月秦州記隴頭歌隴頭流水分流四下念我行役飄然曠野樂府有度關山曲況復空牀起怨倡婦生離古詩曰昔為倡家女今為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漢書曰孝武李夫人本以倡進師古曰倡樂人音昌紗牕獨掩羅帳長垂鮑照詩曰羅帳空卷舒新箏不弄長笛羞吹當年桂苑昔日蘭閨謝莊月賦曰乃清蘭路肅桂苑劉逵吳都賦注曰吳有桂林苑羅敷總髮弄玉初笄樂府曰羅敷採桑為使君所邀羅敷盛誇其夫以拒之列仙傳曰秦穆公有女字弄玉劉熙釋名曰笄繫也所以繫冠使不墜也新歌子夜舊舞前溪晉書樂志曰子夜歌者女子名子夜造此聲孝武太元中瑯邪王軻之家有鬼歌子夜則子夜是此時人也前溪歌者晉車騎將軍沈玩所製寰宇記云前溪在烏程縣東入太湖謂之風渚夾溪悉生箭箬晉車騎將軍沈玩家於此別後關情無復情奩前明鏡不須明徐幹詩云自君之出矣明鏡不復治合歡無信寄迴紋織未成古詩曰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尚爾文采雙鴛鴦裁為合歡被璇璣圖詩序曰前秦苻堅時秦州刺史竇滔妻蘇氏名蕙字若蘭年十六歸於竇氏滔甚敬之然蘇氏性近於急頗傷妒嫉滔有寵姬趙陽臺歌舞之妙無出其右滔置之別所蘇氏知之求而獲焉苦加極辱滔深以為憾滔將鎮襄陽邊蘇氏同往蘇氏忿之不與偕行乃携陽臺之任絕蘇氏音問蘇氏悔恨自傷因織錦為迴文五采相宣瑩心輝目縱廣八尺題詩二百餘首計八百餘字縱橫反覆皆為文章名曰璇璣圖遂發蒼頭齎至襄陽滔覽之感其妙絕因送陽臺之關中而具車盛禮迎蘇氏歸於漢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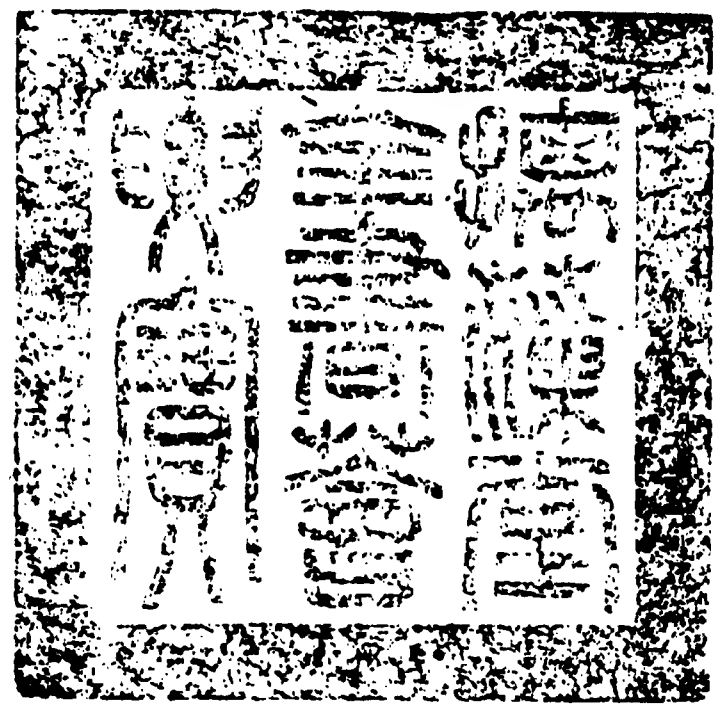
恩好愈重游塵滿牀不用拂細草橫階隨意生劉鏢擬行行重行行云流塵生庭中綠草滋寒蟄雀豹古今注云空室無人行則生苔蘚或青或紫一名綠錢前日漢使著章臺聞道夫壻定應迴漢使即京兆尹張敞漢書所謂張敞為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嫵是也又云張敞走馬章臺街手巾還欲燥愁眉即剩開逆想行人至迎前含笑來秦嘉婦與嘉書云今奉越布手巾一枚漢名臣奏云王莽斥出王閎太后憐之閎伏泣失聲太后親自以手巾拭閎泣後漢書梁冀傳云梁冀妻孫壽作愁眉啼粧言閎中思婦念夫壻將歸轉憂成喜也

庚子山集卷一

謹案第三頁前三行加以卑宮菲食刊本宮訛躬今改

第三十三頁後七行說文曰雚釐草也一曰秤商刊本釐訛堇商訛啻並據說文改

第三十九頁前一行高祖悉發關中兵刊本悉訛委今改



總校官進士臣胡　榮
校對官助教臣金學詩
謄錄監生臣江長鎧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庾子山集卷二

詳校官原任編修臣徐立綱

庾子山集卷二

周 庾信 撰

錢塘倪璠纂註

哀江南賦 并序

哀江南賦者哀梁亡也本傳信雖位望通顯常作鄉關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以致其意宋玉招寃曰寃兮歸來哀江南宋玉戰國時楚人梁武帝都建鄴元帝都江陵二都本戰國楚地故云舊本序列諸篇哀江南賦在邛竹杖賦之後今為詮解其文繁多特為一卷

粵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太盜移國金陵瓦解南史梁武帝紀大清二年八月戊戌侯景舉兵反十月侯景襲郢州進攻陷歷陽己酉景自橫江濟采石辛亥至建鄴是太清二年歲在戊辰十月為建亥之月侯景兵至京城也爾雅釋詁粵於爰曰也疏云為語辭發端也大盜謂侯景也後漢光武贊炎政中微大盜移國江表傳張紘謂孫權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為金陵昔秦始皇東巡會稽經此縣望氣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氣故掘斷連岡改名秣陵今處所具存矣漢書徐樂上書曰安土樂俗之人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余乃竄身荒谷公私塗炭說文竄匿也杜預左傳注荒谷楚地本傳侯景至信以衆先退臺城陷後信奔江陵是竄身荒谷也商書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孔傳曰若陷泥墜火無救之者言已去後公室私門俱遭其塗炭也華陽奔命有去無

歸梁元帝承聖三年信使於西魏是年冬江陵陷遂留北不歸南郡江陵在華陽言從華陽奔命而北至長安遂不歸也常劉蕃華陽國志西魏都長安班固西都賦漢之西都在於雍州實曰長安雍州在華山之陰矣左傳楚申公巫臣遺二子書曰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中興道銷窮於甲戌言元帝江陵之敗也南史元帝紀承聖三年魏使于謹來攻冬十月魏軍至襄陽梁王詧率衆會之十一月魏軍至柵下帝見執魏人戒帝是年歲在甲戌按元帝承制江陵魁平侯景既雪讐恥且應天人啓中興之業江陵之陷是中興道銷窮於甲戌之年也三日哭於都亭三年囚於別館晉書羅憲傳魏之伐蜀憲守永安城及城都敗知劉禪降乃率所部臨於都亭三日左傳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杜云臨哭也昭二十三年傳曰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他邑杜注別囚之言江陵之陷已時奉使長安為魏所執選臨國亡矣天道周星物極不反左氏傳曰十二年是謂一終一星終也杜注歲星十二歲而一周天正義曰直言一星終知是歲星者以古今歷書推步五星金水日行一度土三百七十七日行星十二度火七百八十日行星四百一十五度木三百九十八日行星三十三度十二年一終故知是歲星歲星天之貴神所在必昌按左傳歲在鶉火而陳滅析木之津又將復由蔡凶復在豕韋楚凶復在大梁越得歲而吳伐之不及四十年越遂有吳皆云天之道也是周星之時物極必反也梁元帝江陵敗後竟不能復故下云但有身世王室之悲也史記春申君曰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正義曰至極也極則反也冬至陰之極夏至陽之極傅燮之但悲身世無處求生後漢書傅燮字南容北地靈州人也為漢陽太守賊王國韓遂等進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燮猶固守子幹年十三從在官舍諫曰國家昏亂遂令大人不容於朝今天下已叛而兵不足自守鄉里羌胡先佩恩德欲令棄郡而歸徐至鄉里率厲義徒見有道而輔之以濟天下言未終燮慨然呼子幹曰別成汝知吾必死邪蓋聖達節次守節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食祿又欲避其難乎吾行何之必死於此幹哽咽不能復言左右皆泣下遂麾左右進兵臨陣戰決誼曰壯節侯袁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後漢書袁安字邵公汝南汝陽人也安為司徒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噫嗚流涕昔桓君山之志事一作士杜元凱之平生並有著書咸能自序後漢書桓譚字君山著書二十九篇號曰新論晉書杜預字元凱著春秋經傳集解杜預自序曰少而好學在官則觀於吏治在家則滋味典籍潘岳之文采始述家風世說潘岳作家風詩晉書潘岳字安仁滎陽中牟人也陸機之辭賦先陳世德陸機集有祖德述先二賦又文賦云詠世德之駿烈晉書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祖遜吳丞相父抗吳大司馬世為將相有大勳於江表信年始二毛即逢喪亂藐是一作狼狽流離至於暮齒左氏傳曰不禽二毛杜預注二毛頭白有二色潘岳秋興賦序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毛以滕王逌序己亥年六十七歲逆數之逢亂之歲子山時年三十有六左傳以是藐諸孤詩邶風云流離之子毛傳流離鳥也少好長醜始而愉樂終以微弱箋云衛之諸臣初有小善終無成功似流離也陸璣云流離梟也自關西謂梟為流離漢書師古注流離謂亡其居處也子山丁年出使皓首不歸是賦暮年所作雖位望通顯常有鄉關之思故云流離至暮齒也一作狼狽孔叢子孔子曰吾於狼狽見聖人之志荀悅漢紀論曰周勃狼狽失據塊然囚執酉

陽雜俎狼狽是兩物狽前足絶短每行駕兩狼失狼則不能動故言世事乖者稱狼狽

燕歌遠別悲不自勝 魏文帝有燕歌行北史王褒傳曰褒作燕歌妙盡塞北苦寒之言元帝及諸文士和之而競為悽切及江陵為魏師所破元帝出降方驗焉子山集中亦有此作

楚老相逢泣將何及 徐州先賢傳曰楚老彭城之隱人也謝靈運為廬陵王墓下作曰延州惝心許楚老惜蘭芳解劒竟何及撫墳徒自傷楚老謂漢世弔龔勝者也子山本國江陵世居楚地言江陵引楚事多以自喻此楚老蓋指彭城之楚老也漢書兩龔皆楚人也勝字君賓舍字君倩並著名節徵為光祿大夫舍年六十八王莽居攝中卒莽遣使徵勝勝曰吾受漢厚恩無以報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事哉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有父老來弔哭甚哀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遂趨

而出信本楚人為魏周所逼何異王莽時故引此事深慙楚龔傷其身事二姓絶紀唐矣

畏南山之雨忽踐秦庭讓東海之濱遂餐周粟 列女傳陶荅子妻曰妾聞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而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澤其毛而成文章故藏而遠害淮南子曰申包胥累繭重胝七日七夜至於秦庭以見秦王曰使下臣告急秦王乃發軍擊吳果大破之以存楚國元帝都江陵本楚地西魏都長安故曰秦庭信之至秦亦欲存楚也又按漢書孫會宗書田彼南山張宴曰山高而在陽人君之象也或其時迫於君命不敢不行以南山喻君所未詳矣或云畏南山之雨是蹇叔送子事按左傳殽有二陵南陵夏后皋之墓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不得云南山之雨也讓東海之濱者蓋指魏周禪受也史記田大公和遷齊康公於海上云諛者微詞也遂餐周粟為比言元帝畏秦兵之下使已聘魏忽踐秦庭也及江陵既陷身留長安見周受魏禪遂終仕於周也又史記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正義曰伯夷孤竹國在平州濱東海也夷齊始為諫國而逃其後不食周粟似是一事然於子山不類按之上句不得引東海周粟為一事也

下亭漂泊高橋 一作舉橋 **羈旅** 後漢獨行傳高陽孔嵩辟公府之京師道宿下亭盜共竊其馬後漢書梁鴻至吳依大家舉伯通居廡下唐梁肅梁高士碣云作銘舉橋萬古是望今閶門內有高橋是

楚歌非取樂之方魯酒無忘憂之用 漢書戚夫人涕泣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翼已就橫絶四海又可奈何雖有繒繳尚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歔欷流涕上起去罷酒又項羽敗四面皆楚歌莊子魯酒薄而邯鄲圍許慎淮南子注楚會諸侯魯趙俱獻酒於楚王魯酒薄而趙酒厚楚之主酒吏求酒於趙趙弗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薄酒奏之楚王以趙酒薄故圍邯鄲也漢書東方朔曰銷憂者莫若酒

追為此賦聊以記言不無危苦之辭惟以悲哀為主 漢書藝文志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此賦記梁朝之興亡治亂及已世之飄颻播遷古有詩史此可謂賦史矣嵇叔夜琴賦序稱其材幹則以危苦為上賦其聲音則以悲哀為主

日暮途遠 一作窮 **人間何世** 吳越春秋子胥謝申包胥曰吾日暮途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又漢書主父偃曰吾日暮故倒行逆施之莊子有人間世篇言已老矣無能為也已以下復序自梁至魏哀建鄴江陵之亡故作此賦

將軍一去大樹飄零 後漢馮異傳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故軍中號大樹將軍將軍一去大樹飄零者言已率宮中文武千餘人營於未雀航及已退為侯景所據是其飄零者也

壯士不還寒風蕭瑟 戰國策荊軻為

燕太子丹報讎去至易水太子送之宋意為擊筑軻接劒舞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不復還其精誠感天白虹貫日後擒秦王悞中銅柱身死於秦宮楚辭宋玉曰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壯士不還者言已出使西魏如荆卿之不歸也

荆璧睨柱受連城而見欺 史記趙惠文王得和氏之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趙王遂使藺相如奉璧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上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之王授相如相如持璧倚柱怒髮上衝冠曰觀大王無意償趙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殺臣臣頭與璧俱碎於柱矣因持璧睨柱秦王恐破璧乃謝相如言聘於西魏為魏所欺也

載書橫階捧珠盤而不定 史記平原君傳平原君與楚合從日中不決毛遂按劒歷階而上責楚王楚王曰唯唯遂曰從定乎王曰定矣毛遂捧銅盤而跪進之楚王遂定從而歸左氏傳曰晉士莊子為載書杜注載書盟府周禮玉府若合諸侯則供珠槃玉敦鄭注珠槃以珠飾槃所以盛牛耳言出使之後反遭魏兵是從不定也

鍾儀君子入就南冠之囚 左傳成七年楚子重伐鄭鄭人囚鄖公鍾儀獻諸晉晉人以鍾儀歸因諸軍府九年傳云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名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伶人也使與之琴操南音范文子曰楚囚君子也重為之禮使歸求成言已本楚人今來秦地若南冠之囚矣

季孫行人留守西河之館 左傳昭十三年盟於平丘晉人執季孫叔魚曰鮒也聞諸吏將為子除館於西河言已遂留於長安也

申包胥之頓地碎之以首 左傳定四年吳伐楚戰於柏舉楚師敗績五戰及郢昭王奔隨申包胥如秦乞師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

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蔡威公之淚盡加之以血 劉向說苑蔡威公閉門而泣三日三夜淚盡而繼之以血曰吾國且亡言使魏之後江陵遭兵革之患已無處求救也

釣臺移一作移柳非玉關之可望 未詳按漢書龍勒有玉門關又酒泉郡有玉門關駰云漢罷玉門屯徙其人於此班超所謂但願生入玉門關者也又按吳志孫權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歡晉陽秋陶侃鎮武昌嘗課諸營種柳又侃嘗整陣於釣臺楊柳歌亦云武昌城下誰見移非玉關之可望者大約言征夫遠戍故鄉園柳不能復見也子山羈絏長安不勝玉關之情矣武昌本漢之鄂縣屬江夏曾為鄂州別駕論水戰事為武帝所賞或是追念在鄂州時不可復得也一作移柳古今注移柳亦曰蒲柳爾雅楊蒲柳郭云可以為箭釣臺移柳非遠戍玉關者能望猶華亭唳鶴可聞引古自喻或是兩截未必一如陸機故事武昌有釣臺陶侃之鎮武昌夏施盜植官柳又子山作歌有武昌移柳之文武昌釣臺宜其是耶

華亭鶴唳豈河橋之可聞 世說陸平原河橋敗為盧志所讒被誅臨刑嘆曰欲聞華亭鶴唳可復得乎注八王故事曰華亭吳由拳縣郊外墅有清泉茂林陸機兄弟共遊於此十餘年

孫策以天下為三分衆纔一旅 吳志孫策字伯符吳郡富春人策父堅甍策載母就吳景因緣名募得數百人從袁術術以堅部曲還策遂平定江東權稱尊號追謚策曰長沙桓王陸遜傳昔桓王創基兵不一旅而開創大業左氏傳曰夏少康逃奔有虞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復禹之績杜預云五百人為旅三分魏蜀吳也

項籍用江東之子弟人惟八千 漢書項籍字羽下相人也籍斬會稽假守梁乃召故人所知豪吏諭以所為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及敗笑曰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而西

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過秦論曰宰割天下分裂山河豈有百萬義師一朝卷甲芟夷斬伐如草木焉言孫策以一旅之衆項籍用八千之人遂成吳楚而梁朝百萬之師竟無所用傷建業亦以悼江陵也南史侯景反武帝聞之使太子家令王質率兵三千巡江遏防景至質無故自退歷陽太守莊鐵降景西豐公大椿棄石頭城走謝禧亦棄白下城走援兵至北岸號百萬後皆走侯景傳景嘗戒諸將曰破柵平城當淨殺之令天下知我威名故諸將戰勝專以焚劫為事斬艾人如草芥江陵之敗王僧辯未至而荊州已平于謹入江陵胡僧祐等戰死杜幾等被害男女數萬口分為奴婢弱小者皆殺之是前後二敗誅戮無餘矣左傳曰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薀崇之月令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江淮無涯岸之阻亭壁無藩籬之固臺城之陷莊鐵尊景

至江王質無故自退而侯景濟自采石矣江陵之敗會蕭詧於襄陽襲宗均於武寧而于謹遂臨城下矣言其失之易也說文江水出蜀湔氐徼外岷山入海淮水出南陽平氏桐柏大復山東南入海涯水邊也爾雅郭璞注云兩厓高者為岸漢官儀曰十里一亭亭長持二尺板以劾賊索繩以收執賊又曰亭長課徼巡尉遊徼亭長皆習設備五兵風俗通曰漢家因秦大率十里一亭亭留也蓋行旅宿會之所館亭說文壁垣也杜預左傳注壁司徒主壘壁者過秦論下篇云曾無藩籬之艱言梁朝失國之易不備不虞也頭會箕斂者史記陳餘傳頭會箕斂以供軍費漢書音義曰家家人頭數出穀以箕斂之過秦論合從合從締交相與為一鋤耰棘矜者因利乘便過秦論鋤耰棘矜不敵於鉤戟長鎩也又云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孟康曰耰鋤柄也爾雅曰棘戟也師古曰耰摩田器也矜與稱同謂矛鋋之把也侯景之亂梁祚漸衰陳氏日盛陳霸先其本甚微卒受梁禪頭會箕斂鋤耰棘荊者言其以布衣起兵也又霸先之起也胡頴廣州結託徐度交阯委質程靈洗周鐵武錢道戢駱文牙等皆為所用南史所云感會風雲擢自降附者也此皆合從締交因利乘便之事將非江表王氣終於三百年乎序梁亡因言江表王氣之盡也秦時望氣者曰東望有天子氣其後吳大帝孫權都建業皓遷都武昌自黃龍元年至天紀四年凡五十一年中斷東晉太興元年歷宋齊梁至敬帝太平二年凡二百四十一年共二百九十二年云三百舉其成數也合陳則三百二十四年及隋皇一統江表之王氣遂終是其驗也是知并吞六合不免軹道之災過秦論曰并吞八荒之心又曰履至尊而制六合漢書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繫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師古曰軹音軹軹道亭在霸成觀西四里混一車書無救平陽之禍史記張儀曰混一諸侯禮記車同軌書同文晉書懷帝永嘉五年劉聰使呼延晏等陷洛陽遷帝於平陽遇害愍帝建興四年劉曜陷長安送帝於平陽亦遇害言臺城之禍擬於平陽江陵出降符於軹道也嗚呼山嶽崩頹既履危亡之運禮記泰山語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國策唐雎曰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山嶽其頹乎國之悲東京賦春秋改節四時迭代天意人事可以悽愴傷心者矣阮嗣宗咏懷詩曰素質遊商聲悽愴傷我心況復舟楫路窮星漢非乘槎可上賈誼治安策曰是猶渡江河亡維楫師古曰楫所以刺船也博物志舊說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濱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來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飛閣於槎上多齎糧乘槎而去千餘日中猶觀日月星辰自後茫茫

忽亦不覺晝夜去十餘日奄至一處有城廓狀屋室甚嚴遥望宮中多織婦見一大夫牽牛渚飲之牽牛人驚問曰何由至此此人具說來意并問此是何處答曰君還至蜀郡訪嚴君平則知之竟不上岸因還如期後至蜀問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牽牛宿計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時也

風飈道阻蓬萊無可到之期 飈回風也揚雄曰風發飈拂詩遡徊從之道阻且長蓬萊海上三山名漢書郊祀志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去人不遠蓋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患且至則風輒引船而去終莫能至云拾遺記蓬萊山亦名防丘亦名雲東高二萬里廣七萬里水淺有細石如金玉得之不加陶冶自然光淨仙者服之路窮道阻以喻已之道窮也故下云達言歌事矣

窮者欲達其言勞者須歌其事 晉書王隱曰古人不遇則以言達其才韓詩序曰勞者歌事序已作賦之志也

陸士衡聞而撫掌是所甘心 晉書陸機初入洛擬作三都賦聞左太沖作之撫掌大笑與弟士龍書曰此間有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以覆酒瓿耳及左賦出遂輟筆焉

張平子見而陋之固其宜矣 後漢書曰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也藝文類聚云昔班固觀世祖遷都於洛邑懼將必踰溢制度不能遵先王之正法也故假西都賓盛稱長安舊制有陋洛邑之議而為東都主人折禮衷以答之張平子薄而陋之故更造焉

我之掌庾承周以世功而為族經邦佐漢用論道而當官 言已系出庾氏其先以掌庾得姓漢世而後官族可得而叙也左傳昭十二年曰獻太子之傅庾皮之子

過杜預注庾過劉獻公太子之傅叔仲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是庾氏得姓之先為周掌庾大夫也周書曰茲惟三公論道經邦庾氏在漢固無三公惟後漢隱逸庾乘子孫為鄢陵著姓餘則無聞平準書曰漢興七十餘年之間都鄙廩庾皆滿居官者以為姓號如淳曰倉氏庾氏是也按周禮有坐論作行食貨為經邦大政當官謂居官受職左傳云當官而行言論道而此居其職在漢世有此倉庾之姓也

稟嵩華之玉石潤河洛之波瀾 敘潁川鄢陵之地也言庾氏在漢晉時世居於此代有名人是其偏鍾河洛之靈特稟嵩華之秀者也鄢陵即春秋時鄢所云鄭伯克段於鄢是也郡國志鄢陵與陽城俱屬潁川郡陽城有嵩高山爾雅曰嵩高為中嶽又云河南華周禮職方氏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故云稟嵩華之玉石也按郡國志潁川在河南洛陽東南五百里庾亮讓中書令表亦稱中州舊邦以潁川近洛陽洛陽為中州也云潤河洛之波瀾者河謂黃河也爾雅河水出崑崙師古曰洛出冢嶺山入河爾雅釋水云大波曰瀾

居負洛而重世邑臨河而宴安 言庾氏本鄢陵人再世之後分徙新野故又為南陽新野人也云負洛者按郡國志潁川在洛陽東南五百里洛陽在北故云負洛又南陽郡在洛陽南七百里摯虞云南陽郡在京之南張衡南都賦云陪京之南謂南陽也京謂洛陽也是亦負洛然稍遠矣言在潁川鄢陵其居負洛重世之後邑居新野又臨河也臨河謂臨淯水也酈元水經注淯水又南入新野縣如此新野邑居臨淯水也水經注又云有樊氏陂東西十里南北五里亦謂之凡亭陂陂東有樊氏故宅樊氏既滅庾氏取其陂故諺曰陂汪汪下田良樊子失業庾公昌後漢書樊宏傳注章懷太子引此云在今鄧州新野縣之西南是庾氏世為南陽大姓矣又按南史庾杲之隱逸傳庾詵及子山之先祖皆稱新野人庾悅孝義傳庾道愍隱逸傳庾

承先皆稱鄢陵人其餘不可殫述是庾氏之族或居新野或仍居鄢陵者也史記春申君上書云王無重世之德索隱曰重世猶再世也宴安見左傳閔元年管敬仲之言

逮永嘉之艱虞始中原之乏主

晉書懷帝改元永嘉永嘉之後懷愍遇害劉聰劉曜相繼作亂故云中原乏主

民枕倚於牆壁路交橫於豺虎

後漢書獻帝還洛陽披荊棘倚牆壁間漢書張耳陳餘述曰據國爭權還為豺虎

值五馬之南奔逢三星之東聚

晉書五行志曰晉惠帝太安中童謠云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為龍其後中原大亂宗藩多絶惟瑯琊汝南西陽南頓彭城同至江東而元帝嗣統矣天文志永嘉六年熒惑歲星太白聚牛女之間占曰牛女揚分是後兩都傾覆而元帝中興揚土

彼凌江而建國始播遷於吾祖

凌江建國謂晉元帝徙都建康也吾祖謂滔也晉書元帝紀云愍帝崩問至建康百僚勸進即位北史庾季才傳滔隨晉元帝過江官至散騎常侍宇文逌序滔信八世祖也以上序西晉之亂元帝渡江八世祖滔始徙居江陵也盧諶贈劉琨書云王室喪師私門播遷

分南陽而賜田裂東嶽而胙土

謂滔封遂昌侯也左傳僖二十五年晉侯朝王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於是始啟南陽爾雅曰泰山為東嶽按春秋祊田泰山湯沐邑也左傳衆仲曰胙之土而命之氏

誅茅宋玉之宅穿徑臨江之府

渚宮故事曰庾信因侯景亂自建康遁歸江陵居宋玉故宅宅在城北三里故哀江南賦云後杜甫詩曾聞宋玉宅每欲到荊州李商隱詩可憐留著臨江宅異代應教庾信居是其證矣按庾氏本新野人今賦所云自滔徙居江陵即是宋玉舊宅非信始居也北史滔過江家南郡江陵縣是也屈原卜居曰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漢書曰立共敖為臨江王都江陵水木德也義熙元年宋武帝王業之始至齊受命七十年孔子河洛讖曰堨河梁塞龍泉消除水災泄山川水即宋也宋氏為災害故曰水災沈約曰水德方哀阮孝緒傳曰齊為木行國語伯陽甫曰夫國必依山川山川崩竭亡之徵也

家有直道人多全節訓子見於純深事君彰於義烈

南史庾易傳云祖玖巴郡太守父道委安西參軍易信之祖也言自遠祖滔歷世至於高曾當此宋齊興亡之際庾家多有直道全節之人也訓子事君言其世以忠孝相傳

新野有生祠之廟河南有胡書之碣

按祖滔已徙江陵稱新野河南者以始祖自鄢陵徙居新野又自新野徙居江陵今從江陵上遡新野鄢陵歷敘庾氏世有生祠碑碣也鄢陵故鄭地在河南豫州之境故云河南也滔雖徙居江陵史傳於其後猶曰新野人稱其本也胡書科斗文也任昉述異記伏滔銘曰胡書龜歷之文

況乃少微真人天山逸民

謂信祖庾易也南史曰庾易字幼簡新野人也徙居江陵易志性恬靜不交外物齊臨川王表薦之鉤考百斛辭不受建武三年詔徵為司空主簿不就卒天官書曰廷藩西有隋星五曰少微士大夫索隱曰春秋合誠圖云少微處士位又天官占云一名處士星也易天山遯後漢書有逸民傳逸民本出論語

階庭空谷門巷蒲輪

南史劉虬傳云永明三年刺史廬陵王子卿表劉虬及同郡宋測宗尚之庾易劉昭五人請加蒲車束帛之命詔徵之是當時曾以蒲輪徵易也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疏云以賢者隱居必當潛處山谷也漢書武帝紀曰遣使者安車蒲輪束帛加璧徵魯申公師古曰蒲裹輪取其安也

移談講樹就簡書筠

謝樹當是引高士傳晉書曰嵇康家有盛

柳樹恒居其下親舊以雞酒往與啖清談而已擇器云簡謂之畢郭璞云今簡札也說文云簡牒也蔡邕獨斷曰策簡也劉向別錄云殺青者直用青竹作簡書禮記云如竹箭之有筠也說文筠竹皮

載誕貞臣 謂信父肩吾也肩父不受賊職潛奔江陵故以貞臣稱之言其秉忠貞之性也詩云世德作求西征賦云貞臣見於國危

文詞高於甲觀楷模盛於漳濱 庾肩吾傳曰肩吾字慎之八歲能賦詩初為晉安王國常侍在雍州與劉孝威等十人抄撰衆籍豐其果饌號高齋學士王為王太子兼東宮通事舍人後為安西王中錄事諮議參軍太子率更令中庶子簡文開文德省置學士肩吾父子等並充其選及簡文即位以肩吾為度支尚書漢書曰孝成皇帝元帝太子也母曰王皇后元帝在太子宮生甲觀畫堂黃圖曰甲觀太子宮漢書注云甲乙丙丁之次也文詞高於甲觀者言為東宮通事舍人累官太

子率更令中庶子重其文詞也後漢書云天下楷模李元禮漳水名也山海經曰荊山漳水出焉王仲宣四言詩云還於荊楚在漳之湄說文云漳出南郡臨沮肩吾家於江陵又嘗為湘東王中錄事諮議參軍故云漳濱濱水際也

嗟有道而無鳳歎非時而有麟 言父為度支尚書時簡文制於賊臣梁之亂世也論語云鳳鳥不至左傳哀公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家語孔子涕泣曰麟為明王出出非其時見害故傷焉

既姦回之畏逆 一作匿 **終不悅於仁人** 言父為侯景矯詔所遣又為賊宋子仙所逼雖逃奔江陵未幾而卒也肩吾傳曰時上流藩鎮並據州拒侯景景矯詔遣肩吾使江州喻當陽公大心大心乃降賊肩吾因逃入東後賊宋子仙破會稽購得肩吾欲殺之先謂曰吾聞汝能作詩今日可作若能將貸汝命肩吾操筆便成詞采甚美子仙乃釋以為建昌令仍間道奔江陵歷江州刺史領義陽太守封武康縣侯卒畢庾器反舊音備大雅蕩云內畏於中國毛傳云畏怒也不醉而怒曰畏西京賦云臣靈嚴嚴以流河曲畏與嚴同字其音備矣姦回謂賊侯景之黨宋子仙也仁人謂父肩吾也

王子濱洛之歲蘭成射策之年 信自序也劉向列仙傳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竹書紀年云晉平公使叔譽聘於周見太子晉與之言五稱而三窮告平公曰太子行年十五而譽弗能言君請事之濱洛之歲蓋言十五歲也沈約安陸王碑云蓋同王子濱洛之歲實惟辟疆侍從之年俱云十五也滕王逌序云信年十五侍梁東宮講讀陸龜蒙小名錄云蘭成信小字也人張說過信宅詩云蘭成追宋玉舊宅偶詞人謂信字蘭成居宋玉故宅也漢書儒林傳曰武帝立五經博士問弟子員設科射策甲科為郎中乙科為太子舍人丙科補

文學掌故滕王逌序亦云玉墀射策高等甲科矣言昔王子濱洛之歲乃今蘭成射策之年也

始舍香於建禮仍矯翼於崇賢 謂為尚書郎尋轉東宮學士也應劭漢官儀曰桓帝時侍中刁存年老口臭上出雞香與舍之後尚書郎舍雞舌香始於此漢書典職曰尚書郎晝夜更直於建禮門沈休文詩云晨趨遊建禮是也按滕王逌序信解褐授安南府參軍尋轉尚書度支郎故云是矣東京賦曰昭仁惠於崇賢陸機詩云矯迹入崇賢注云崇賢太子門揚雄解嘲曰矯翼厲翮本傳云累遷尚書度支郎中出為郢州別駕尋兼通直散騎常侍聘於東魏還為東宮學士言初為抄撰學士在東宮至此還為東宮學士故云仍也

遊洊雷之講肆 一作肄 **齒明離之胄筵** 言在東宮時也易曰洊雷震繫辭云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講肆左傳注音肆尚書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易曰明兩作離王元長曲水詩

序云入虎闈而窟宵注言太子入學以年大小為次不以天子之子為上故曰窟宵既傾蠡而酌海遂測管而窺天東方朔客難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張安曰蠡瓢也方塘水白鈞渚池圓劉公幹詩云方塘含白水中有鳧與雁鮑明遠蕪城賦云弋林鈞渚之館侍戎韜於武帳聽雅曲於文絃說文曰韜劒衣也漢書汲黯傳曰上嘗坐武帳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帷中使人可其奏其見禮敬如此孟康曰武帳置兵闕五兵於帳中也隋書樂志曰梁武帝定國並以雅為稱取詩序云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梁三朝雅樂歌有俊雅肖雅寅雅介雅需雅諸曲張揖廣雅曰琴五絃文王增二絃乃解懸而通籍遂崇文而會武漢書陳湯傳劉向疏曰宜以時解懸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魏志明帝青龍四年夏四月置崇文觀徵善文者以充之滕王逌序云又為東宮領直春宮兵馬並受節度蓋任兼文武也居笠轂而

棠兵出蘭池而典午左氏傳云楚子與若敖氏戰於皋澨伯棼射王汰輈以貫笠轂杜曰兵車無蓋尊則邊人執笠依轂而立以御寒暑名曰笠轂蘭池宮名在渭城漢書武帝賁楊僕曰受詔不至蘭池宮蜀志譙周曰典午忽兮月酉沒兮典午者謂司馬也論兵於江漢之君拭玉於西河之主江漢謂元帝之為湘東王時也湘東楚地故云江漢西河之主謂東魏也東魏都鄴西河魏地滕王逌序云於時江路有賊梁先主使信與湘東王論中流水戰事醜徒聞其名德遂即散奔深為梁主所稱是論兵於江漢之君也又云兼通直常侍使於魏主接對有才辯還本國為正員郎本傳聘於東魏文章辭令甚為鄴下所稱是拭玉於西河之主也左氏傳曰江漢睢漳楚之望也杜預云四水在楚界正義曰土地名江經南郡江夏弋陽安豐漢經襄陽至江夏安陸縣入江儀禮曰賓人北面坐拭圭鄭康成注曰賓使者拭清之也史記魏文侯以吳起為西河守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知西河為魏地矣以上歷敘於時朝野歡娛池臺鐘鼓於時已之在梁時有聲名也侍戎里為冠言梁之承平時也張協詠史詩云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左氏傳曰高臺深池撞鐘舞女蓋門成鄒魯水經注曰宜城縣有太山山下有廟漢末多士其中刺史二千石卿長數十人朱軒華蓋同會於廟下荊州刺史行部見之雅嘆其盛號曰冠蓋里漢書韋孟傳云自孟至賢五世賢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里為冠蓋言其多富貴也門成鄒魯言其多文學也連茂苑於海陵跨橫塘於江浦漢書枚乘上書曰轉粟西向不如海陵之倉修治上林苑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吳都賦

云佩長洲之茂苑是也晉灼曰海陵海中山為倉也臣瓚曰海陵縣名也有吳大倉連茂苑於海陵者以喻天監中立建興苑於秣陵之建興里也又魏都賦云橫塘查下劉逵曰橫塘在淮水南緣江築堤謂之橫塘查下在橫塘西隅江自山頭南上十里至查浦跨橫塘於江浦者以喻天監九年緣淮塘之作也事見梁武帝本紀東門則鞭石成橋南極則鑄銅為柱史記秦始皇本紀曰立石東海上朐界中以為秦東門述異記曰秦始皇作石橫橋於海上欲過海觀日出處有神人驅石去不速神人鞭之皆流血今石橋其色猶赤東門言梁地東至於海也廣州記曰馬援到交阯立銅柱為漢之極界也南史中大同元年交州刺史楊瞟剋交阯嘉寧城李賁竄入屈獠洞交州平是梁地南極交阯也隋書地理志曰梁武帝除暴寧亂奄有舊吳天監十三年有州三十郡三百五十縣千二十二其後務恢境宇頻事經略開拓閩越克復淮

浦平俚洞破牂柯又以舊州遐濶多有析置大同中州一百七郡縣亦稱於此既而侯景擄禍臺城淪陷典籍散逸注記無遺郡縣戶口不能詳究遠於陳氏土宇彌蹙

橘則園植萬株竹則家封千戶 言蜀漢江陵諸州郡皆為梁地國之生產富饒也漢書貨殖傳曰蜀漢江陵千樹橘渭川千畝竹此其人與千戶侯等

西賫浮玉南琛沒羽 言外國朝貢之多也按南史武帝天監二年扶南國五年有鄧至國九年有于闐林邑等國十年有宕昌國又婆利國獻金席十一年有高麗國又百濟等國十三年林邑等國朝貢作浮山堰十四年有蠕蠕狼牙國十五年有河南國十七年有千陁利國普通元年有滑國二年有新羅國三年有白題國大通元年有師子等國中大通元年有盤盤國三年有丹丹國五年有波斯等國中大同元年渴盤陁國遣使獻方物以上皆遣

使朝貢諸國或有再至及每歲來朝者今惟紀其國名故不多載說文賫會禮也琛寶也顏延年讌曲水詩云航琛越水輦賫踰嶂王子年拾遺記曰西海之西有浮玉山竹書紀年曰堯時僬僥氏貢沒羽南史四尼傳曰自晉氏南度介居江左北荒西裔隔礙莫通至於南徼東邊界壤所接洎宋元嘉撫運爰命干戈象浦之絕威震冥海於是鞮譯相係無絕歲時以洎齊梁職貢有序及侯景之亂邊鄙日蹙陳氏基命哀微已甚故西賫南琛無聞竹素此欽梁朝全盛之時所以遠方貢賦不絕也

吳歈越吟荊艷楚舞 吳越荊楚皆梁地言其太平作此歌舞也吳都賦云荊艷楚舞吳歈越吟楚辭曰吳歈蔡謳登樓賦曰莊舄顯而越吟顏延年侍遊曲阿後湖詩云江南進荊艷曹植妾薄命行曰齊謳楚舞

草木之遇陽春魚蛟龍之逢風雨 一作雲言其人民之歡悅也漢書文帝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古詩云陽春布德澤干寶晉紀總論曰悅而歸之如魚龍之趣淵澤也樂動聲儀曰風雨動魚龍仁義動君子一作蛟龍淮南子曰蛟龍伏於川人不見其飛舉而能高者風雨舉之也

五十年中江表無事 南史羊侃傳曰是時梁興四十七年境內無事公卿在位及閭里士大夫莫見兵甲云五十年者舉其成數也

王歙為和親之侯班超為定遠之使 此下言南北通好不事甲兵及納東魏將侯景始合亂也按南史中大通六年魏始分為兩大同二年與東魏通和三年東魏人來聘使張皐聘於東魏自後每歲遣使報聘焉至太清元年東魏司徒侯景內屬東魏攻景始遣蕭明北征及與東魏結和而侯景舉兵反矣王歙和親班超定遠言與東魏通好之時也漢書曰長水校尉王歙使匈奴告單于又曰須卜當即王昭君女伊墨居次云之壻也云常與中國和親當遂勸咸和親天鳳元年當遣人告塞吏

曰欲見和親侯和親侯王歙者王昭君兄子也中部都尉以聞莽遣歙後漢書曰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超使西域通三十六國封定遠侯

馬武無預於甲兵馮唐不論於將帥 按武帝天監後每舉兵侵魏及魏分東西東魏通和而西魏邊警無聞是以莫見兵革也後漢書曰光武時馬武上言欲擊匈奴帝不許自是諸將莫敢言兵事漢書匈奴傳贊曰文帝中年聚天下精兵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

豈知山嶽闇然江湖潛沸漁陽有閭左戍卒離石有將兵都尉 謂梁朝狃於治安禍機潛伏遂有侯景之亂漁陽戍卒者按梁書侯景起家為北鎮戍兵也離石都尉者時高歡使擁兵十萬專制河南也注見下文陸機豪士賦序曰一匱之蹙積成山嶽詩云百川沸騰漢書師古注曰沸湧出也漢書陳勝傳曰秦二世元年秋七月發閭左戍漁陽九百人勝廣皆為屯長殺

兩尉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望也祖右稱大楚自立為將軍廣為都尉于寶晉紀總論曰彼劉淵者離石之將兵都尉也

天子方刪詩書定禮樂設重雲之講開士林之學

天子謂梁武帝也南史所謂留心俎豆忘情干戚弼於釋教弛於刑典履霜弗戒卒至亂亡者也此下皆言梁武帝致敗之故梁武帝紀帝著毛詩問答尚書大義樂社義等書又天監初何佟之等并撰五禮千餘卷帝稱制斷疑太清元年帝捨身光嚴重雲殿游仙化生皆震動三日乃止又云武帝於重雲殿講說名僧碩學四部聽衆常萬餘人城西又開士林館以延學士朱异與左丞賀琛遞日講武帝禮記中庸義虞荔傳云武帝於城西置士林館荔乃制碑奏上帝命勒之於館仍用荔為士林學士

談劫燼之灰飛辨常星之夜落

言其溺情釋教也干寶搜神記曰漢武帝鑿昆明池極深悉是灰墨無復土舉朝不解以問東方朔朔曰臣愚不足以知之試問西域人帝以朔不知難以移問至後漢明帝時西域道人入來洛陽時有憶方朔言者乃試以武帝時灰墨問之道人云經云天地大劫將盡則劫燒此劫燒之餘也乃知朔言有旨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左氏傳曰夏恒星不見夜明也杜預曰恒常也謂常見之星漢書劉向上封事諫曰夜常星不見即指是事也本恒星避漢文帝諱故稱常星矣瑞應經曰到四月八日夜明星出佛生右脇墮地即行七步魯莊公七年夜明佛生之日也南史武帝太清元年三月乙巳帝升光嚴講堂師子講金字三慧經捨身夏四月庚寅羣臣以錢一億萬奉贖皇帝菩薩僧衆默許又侯景傳曰景以太清元年二月遣其行臺中丁和上表求降初帝以是歲正月乙卯於善言殿讀佛經因謂左右黃慧弼曰我昨夢天下太平爾其識之及和至校景實以正月乙卯日定計帝由是納之景之得入亦以佛教也

地平魚齒城危獸角

言不能完城廓以為保守之計也左傳襄十八年楚師伐鄭次於魚陵子庚門於城下而還涉於魚齒之下杜預注云魚陵魚齒山也在南陽犨縣北呂氏春秋曰猛獸之角能以為城

臥刀斗於滎陽絆龍媒於平樂

言其忘情干戚也漢書曰李廣行無部曲不擊刁斗以自衛孟康曰以銅作燋受一升晝炊飯食夜擊持行今在滎陽庫中也龍媒馬也馬八尺以上為龍漢書天馬歌曰龍之媒天馬徠三輔黃圖曰漢明帝永平五年至長安悉取飛廉并銅馬置之西門外為平樂館

宰衡以干戈為兒戲縉紳以清談為廟畧

謂朱异也南史自周捨卒後异代掌機密其軍旅謀謨方鎮改換朝議國典詔誥勑書並典掌之大同八年加侍中异文華敏洽曲營世譽在內省十餘年未嘗被譴司農卿傅岐嘗謂异曰今聖上委政於君安得每事從旨頃者外聞殊有異論异曰政言我不能諫爭耳當今天子聖明吾宜敢以其所聞干忤天聽及侯景降謝舉等以為不可許异據帝微旨答曰侯景分魏國大半遠歸聖朝若不容受恐絕後來之望帝深納异言又感前夢遂納之景謀反鄱陽王範及羊鴉仁欲景有異志朱异曰侯景數百叛虜何能為役並不奏聞及景反鎮戍相次啟聞异尚曰景必無度江志賊至遂以討异及陸驗為名帝將誅之簡文曰賊特以异等為名耳今日殺异無益適足貽笑乃止簡文愍亂四言詩曰愍彼陂田嗟斯氛霧謀之不臧寇我王度又製圍城賦末章云彼高冠及厚履並鼎食而秉肥升紫霄之丹地排玉殿之金扉陳謨謀之啟沃宣政刑之福威四郊以之多壘萬邦以之未綏問財狼其何者訪虺蜴之為誰並以指异又帝登南望賊顧謂异曰四郊多壘誰之罪與异流汗不能對慙憤發病卒又侯景傳云景反以誅中領軍朱异少府卿徐驎大子左率陸驗制局監周石珍為辭以為姦臣亂政漢書曰王皇后立三月以禮

見高廟尊父安漢公號曰宰衡位在諸侯王上周亞夫傳漢文帝曰向者棘門霸上如兒戲耳禮記鄭注云紳帶也搢插也插笏於紳也或作縉者淺赤言帶之色晉輿服志古者貴賤皆執笏有事則搢之於腰帶所謂搢紳之士者搢笏而垂紳也晉書曰王衍終日清談石勒王彌寇京師衍為元帥舉軍為石勒所破勒曰破懷天下正是君罪使人夜排牆填殺之衍將死顧而言曰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不至今日淮南子曰運籌於廟堂之上決勝千里之外清談為廟略者譏其無濟於政事也

乘瀆 周書作瀆

水以 周書作而

膠船馭奔駒以朽索 帝王世紀曰周昭王德衰南征濟於漢船人惡之以膠船進王王御船至中流膠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沒於水左傳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是其事也夏書曰予臨兆民若朽索之馭六馬孔疏云腐索馭六馬索絕馬驚則逸言危懼甚也

小人則將及水火君子則方成猿鶴 孟子曰救民於水火之中言侯景將至殘賊小民若殷民之在水火中也抱樸子曰周穆王南征一軍盡化君子為猿鶴小人為沙蟲

敝箪不能救鹽池之鹹阿膠不能止黃河之濁 淮南畢萬術曰膠橈水則清敝箕止鹹取其以納醬中鹹著箕矣孔融曰敝箪不能救鹽池之滷說文曰箪蔽也所以甑底也淮南子曰阿膠一寸不能止黃河之濁

既而魴魚赬尾四郊多壘 汝濆之詩云魴魚赬尾王室如燬毛萇曰赬赤也魚勞則尾赤禮記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注云壘軍壁也數見侵伐則多壘

麑狎江鷗宮鳴野雉 言亡國之徵妖異迭見也說文曰鷗水鴞也漢書劉向曰秦始皇之末世至二世野禽戲庭張晏曰野鳥入處主人將去又五行志曰野鳥入處宮室將空易京房傳曰辟退有德厥咎狂厥妖水鳥集

欽定四庫全書

於國中鴻嘉二年三月博士行大射禮有飛雉集於庭歷階登堂而雉又集未央宮承明殿屋上宋書五行志曰晉武帝太始四年翟雉飛上闕闕門

湛盧去國艅艎失水 湛盧劍名艅艎左傳作餘皇舟名越絕書曰昔越王句踐有寶劍五聞於天下客有能相劍者名薛燭王召而問之對曰歐冶子因天地之精悉其伎巧一曰純鈎二曰湛盧三曰莫邪四曰豪曹五曰巨闕楚昭王臥而得吳湛盧之劍於牀問於風胡子對曰人君有逆理之謀其劍即出今吳王無道殺君謀楚故湛盧去國左傳昭十七年楚人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

見被髮於伊川知百年而為戎矣 左傳僖二十三年曰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秋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言侯景之來也

彼姦逆之熾盛久遊蒐而放命 姦逆謂侯景也南史侯景傳云侯景字萬景魏之懷朔鎮人也少而不羈為鎮功曹史魏末北方大亂乃事邊將爾朱榮甚見器重以軍功為定州刺史始魏相高歡微時與景甚相友愛及歡誅爾朱氏景以衆降仍為歡用稍至吏部尚書非其好也每獨曰何當離此反故紙耶尋封濮陽郡公歡之敗於沙苑也景謂歡曰宇文泰恃於戰勝今必致怠請以數千勁騎致關中取之歡不許後為河南大行臺位司徒又言於歡曰恨不得泰請兵三萬橫行天下要取濟江縛取蕭衍老公以作太平寺主歡壯其言使擁兵十萬專制河南若已之半體賦言景之姦逆少而不羈及事榮降歡復思反叛始欲以千騎抵關潛圖事泰後欲以三萬定梁來歸於我久矣遊蒐而放命也易繫辭曰遊蒐為變後漢書曰第五倫擢謝夷吾為督郵時烏桓長有臧罪倫使收案其罪夷吾曰竊以占候知長當死近三十日遠六十日遊蒐假息非刑所加故不收之月餘果暴卒

大則有鯨有鯢小則

為梟為獍左傳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杜預曰鯨鯢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裴淵廣州記曰鯨鯢長百尺雄曰鯨雌曰鯢出入穴即為潮水梟惡鳥即一梟獍惡獸即破鏡郊祀志曰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張晏曰梟惡逆之鳥方士虛誕云以歲始祓除凶災令神仙之帝食惡逆之物使天下為逆者破滅訖竟無有遺育也孟康曰梟鳥名食母破鏡獸名食父黃帝欲絕其類使百吏祠皆用之破鏡如貙而虎眼如淳曰漢使東都送梟五月五日作梟羹以賜百官其以惡鳥故食之也述異記曰獍之為獸狀如虎豹而小始生還食其母故曰梟獍侯景傳云景既南奔魏相高澄惡命剝景妻子面皮以大鐵鑊盛油煎殺之女以入宮為婢男三歲者並蠶室後齊文宣夢獮猴登御牀乃並煑景子於鑊其子之在北者殲焉言景之凶逆大則蠶食諸國有若鯨鯢小則如梟獍使已種類破滅無遺育也

負其牛羊之力凶其水草之性漢書匈奴傳曰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居耕田之業非玉燭之能調豈璿璣之可正爾雅曰四時調謂之玉燭尚書曰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值天下之無為尚有欲於羈縻武帝紀云太清元年侯景以十三州內屬漢書曰匈奴欲致和親漢亦羈縻之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曰蓋聞天子之牧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應劭漢官儀曰馬曰羈牛曰縻言四夷如牛馬之受羈縻也後漢書魯恭曰是以聖王之制羈縻勿絕而已注云字書曰羈馬絡頭也蒼頡篇曰縻牛繩也飲其琉璃之酒賞其虎豹之皮謂侯景內附梁朝遂納降也侯景傳云景用王偉計以太清元年二月遣其行臺郎中丁和上表求降帝召羣臣議之尚書僕射謝舉皆言納景非便武帝不從遂納之封景河南王大將軍使持節督河南北諸軍事大行臺承制如鄧禹故事漢書匈奴傳曰單于以徑路刀金留犁撓酒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為飲器者共飲血盟曷猛還應劭曰徑路匈奴寶刀也金契金也留犁餅也俗說乞也撓和也契金著酒中撓攪飲之也左氏傳曰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和諸戎見胡柯一作桐於大夏識鳥卵於條枝漢書曰張騫言使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問所從來曰從東來身毒國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又西域傳曰條支國臨西海暑濕田稻有大鳥卵如甕郭義恭廣志云大爵頸及身膺蹄都似橐駝舉頭高八九尺張翅丈餘食大麥其卵如甕一作胡桐按西域志出鄯善國豺牙宓厲虺毒潛吹謂侯景潛圖反叛也侯景傳云景長不滿七尺長上短下眉目疎秀廣顙高權色亦少鬚眡低屢顧聲散識者曰此謂豺狼之聲故能食人亦當為人所食爾雅曰豺狗足字林云豺狼屬狗聲郭云脚似狗貪殘之獸孔叢子曰梁丘據遇虺毒三旬而後瘳後漢段熲東羌疏云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為羌所創毒而欲令降徙與之雜居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漢書注應劭曰蝮一名虺螫人手足則割其肉不然致死師古曰虺若土色所在有之俗呼土虺輕九鼎而欲問聞三川而遂窺南史侯景傳云景自渦陽敗後多所徵求朝廷含弘未嘗拒絕後表疏跋扈言辭不遜元貞知景異志累啟還朝景謂曰將定江南何不少忍貞益懼奔還建鄴具以事聞景又招司州刺史羊鵶仁同逆鵶仁錄送其使時鄱陽王範鎮合肥及鵶仁俱累啟稱景有異志朱异並不奏聞景所以姦謀益果時帝與魏通和景上言曰高澄狡滑寧可全信陛下納其詭語求與連和臣亦竊笑也臣年四十有六未聞江左有佞邪之臣一旦入朝乃致顛譎寧堪粉骨投命讎門請乞江西一境受臣控督如其不許即

領甲臨江上向閩越非惟朝廷自耻亦是三公旰食帝使朱异宣語答景使曰譬如貧家畜十客五客尚能得意朕惟有一客致有怨言是亦朕之失也景遂反遣徐思玉入啟乞帶甲入朝除君側之惡帝遣中書舍人賀季等隨思玉往勞之於板橋景北面受勑季曰今日之舉何以為名景曰欲為帝也左傳武王還九鼎於洛邑楚子伐陸渾之戎觀兵於周疆問鼎之大小焉秦本紀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以窺周室死不恨矣

始則王子召戎姦臣介胄既官政而離邊遂師言而泄漏

王子謂臨川王宏之子蕭正德也南史正德字公和少而凶慝招聚亡命齊建武中武帝胤嗣未立養以為子及平建康生昭明太子正德自謂應居儲嫡每形於言數有罪蒙赦大通中封臨賀郡王累試無能從是黜廢轉增憤恨乃陰養死士常思國釁太清二年秋侯景反知其有姦心遣徐玉至建鄴具以事告又與正德書曰今天子年尊姦臣亂國以景觀之計日必敗大王屬當儲貳中被廢辱天下義士竊所忿慨大王豈得顧比私情棄茲億兆景雖不武實思自奮正德得書大喜曰侯景之意暗與人同天贊我也遂許之及景至正德潛運空航詐稱迎荻以濟景焉朝廷未知其謀以正德為平北將軍屯朱雀航景至正德乃北面望闕三拜詭辭歉歎流涕引賊入宣陽門與景通揖馬上退據左衛府賊以正德為天子號曰正平元年及臺城開正德率衆揮刃欲入賊先使其徒守門故正德不果乃復太清之號降正德為侍中大司馬正德入問訊拜且泣帝曰懼其泣矣何嗟及矣正德知為賊所賣深自咎悔密書與鄱陽嗣王契以兵入賊遮得書乃矯詔殺之梁室傾覆皆由正德百姓至閭臨賀郡名亦不欲道童謠云寧逢五虎入市不欲見臨賀父子其惡之如是王子召戎者謂侯景之入正德召之也姦臣介胄者謂朝廷不知其謀使正德為平北將軍也陸士龍大將軍讌會詩曰在昔姦臣稱亂紫微李善注云姦臣謂趙王倫也正德篡逆比於倫矣杜預左傳注曰介甲也胄兜鍪也

望廷尉之逋囚反淮南之窮寇

漢書百官志曰廷尉秦官應劭曰聽獄必質諸朝廷與衆共之兵獄同志故稱廷尉言侯景得罪東魏來奔於我是廷尉逋逃之囚又敗於渦陽故稱窮寇侯景傳景內附高澄嗣事為潁海王遣其將慕容紹宗圍景於長社景急乃求割魯陽長社東荆北兗請救於西魏西魏收之紹宗乃退景復請兵於司州刺史羊鵾仁鵾仁乃發兵據懸弧景將蔡道遵北歸言景有悔過志高澄以為信然乃以書喻景若還許以豫州刺史終其身所部文武更不追攝關門無恙并還寵妻愛子景報書不從澄知景無歸志乃遣軍相繼王隱晉書曰蘇峻討王敦有功封公還歷陰太守詔書徵峻峻曰臺下云我反反宜得活耶我能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乃作亂魏志曰諸葛誕據淮南反言昔日廷尉逋囚淮南窮寇至此轉盛也

出狄泉之蒼烏起橫江之困獸

周書作飛王隱晉書曰董養字仲道太始初到洛下干祿求榮永嘉中洛城東北角步廣里中地陷中有二鵝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問之博識者不能知養聞嘆曰昔周時所盟會狄泉此地也卒有二鵝蒼者高象後明當入洛白者不能飛此國諱也出狄泉之蒼烏者以劉淵翰侯景也左傳曰困獸猶鬬起橫江之困獸者言景有渦陽之敗也

地則石鼓鳴山天則金精動宿

郭璞山海經注曰今鄴西北有鼓山山下有石鼓象縣著山旁鳴則有軍事水經注曰魏正元二年吳王孫亮分長沙東部立

縣有石鼓高六尺湘水所逕鼓鳴則主有兵革之事晉書五行志曰吳興長城夏架山有石鼓鳴則三吳有兵至安帝隆安中大鳴後有孫恩之亂郡國志曰吳王離宮在石鼓山越王獻西施於此石鼓鳴即兵起按普通二年始平郡中石鼓村地自開是其驗矣漢書天文志曰太白曰西方秋金義也太白經天天下革民更王是為亂紀人民流亡太白兵象也石氏星經曰昴者西方白虎之宿太白者金之精太白入昴金虎相薄主有兵亂武帝紀云太清元年六月天裂於西北長十丈濶二丈光出如電其聲若雷十二月天西北裂有光如火三年正月有流星長三十丈墮武庫或云金精月也太清二年正月癸巳朔兩月相承如鉤見於西方是其事也

北闕龍吟東陵麟鬬 春秋元命苞曰孤星高則羣龍吟云普通五年夏六月乙酉龍鬬於曲阿王陂因西行至建陵城所經樹木倒折開數十丈又中大同元年正月博物志曰麒麟鬬而日月蝕南史

曲河縣建陵曰石辟邪起舞有大蛇鬬隧中其一被傷是其災異迭見也

爾乃桀黠橫扇馮陵畿甸 謂臺城既陷侯景入城縱兵殺掠也侯景傳云景攻東府城設百尺樓車鉤城堞盡落城陷景使其儀同盧暉略率數千人持長刀夾城門悉驅城內文武保身而出賊交兵殺之死者三千餘人縱兵殺掠交尸塞路富家豪室恣意裒剥子女妻妾盡入軍營又募北人先為奴者並令自投賞以不次朱异家黠奴與其儕踰城投賊景以為儀同使至闕下以誘城內乘馬披錦袍詬曰朱异五十年仕宦方得中領軍我始事侯王已為儀同於是奴僮競出盡皆得志鹽鐵論曰匈奴桀黠擅恣入塞盜法云賊人多殺曰桀漢書曰匈奴桀黠羣盜犯法南中志云夷中有桀黠能言議屈服人按貨殖傳刁閒收取桀黠奴令人稱豪奴矣左氏傳云馮陵我城廓說文曰畿天子千里地甸天子五百里地

擁狼望於黃圖填盧山於赤縣 漢書揚雄曰前代豈樂傾無量之資快心於狼望之北填盧山之壑而不悔也孟康曰盧山單于南庭山師古曰狼望匈奴中地名後漢西域傳曰黔首隕於狼望之北財幣靡於盧山之壑三輔黃圖曰掾秦漢以來宮殿門闕樓觀池苑在關輔者著於篇茲云黃圖謂幾輔也史記鄒衍傳云中國名赤縣神州

青袍如草白馬如練 侯景傳云大同中童謠曰青絲白馬壽陽來景渦陽之敗求錦朝廷所給青布及是皆用為袍采色尚青常乘白馬青絲為轡欲以應謠景之圍臺城投軍三十萬兵士望青袍則氣消膽奪及篡立後時著白紗帽而尚被青袍又云景既尅建鄴修飾臺城及朱雀宣陽等門童謠曰脫青袍著芒蹻荊州天子挺應著古詩云青袍似春草家語云顏淵與孔子俱上泰山東南望吳昌門外孔子見白馬引顏淵指之若見吳昌門乎顏淵曰見之有繫練之狀

天子履端廢朝單于長圍高宴 侯景傳云景屯西州使偽陳慶以甲防太極殿悉函掠乘輿服玩後宮嬪妾收王侯甲士送永福省撤二宮侍衛使王偉守武德殿于子悅屯太極東堂矯詔大赦自為大都督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其侍中使持節大丞相王如故後每徵求多不稱旨至於御膳亦被裁抑又云景築長圍以絕內外又於東宮置酒奏樂以為樂左氏傳曰履端于始史記正月為端漢書匈奴傳曰單于姓攣鞮氏其國稱之曰撐犁孤塗單于匈奴謂天為撐犁謂子為孤塗單于廣大之號言其象天單于然南史齊東昏侯紀云帝出時人以其所圍處號為長圍及建康城見圍亦名長圍識者以為讖焉天子指梁武帝也謂武帝身被困逼正月不視朝也單于指侯景也謂侯景築長圍置酒宴樂也侯景篡位百日天子故稱單于矣

兩觀當戟千門受箭 謂侯景百道攻城晝夜不息及入建康使王偉陳慶等以甲防守太極武德諸殿也左氏傳曰雉門及兩觀災三輔黃圖曰

闕觀也周置兩觀以表宮門其上可居登之可以遠觀人臣將朝至此則思其所闕漢書曰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

白虹貫日蒼鷹擊殿 博物志曰列傳云聶政刺韓相白虹為之貫日專諸刺吳王僚鷹擊殿上又戰國策曰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蒼鷹擊於殿上南史太清元年二月己卯白虹貫日三年正月庚申白虹貫日三重是其驗矣

竟遭夏臺之禍終視堯城之變 謂武帝被幽也史記曰夏桀名湯而囚之夏臺桀德衰為桀所囚故濮州鄄城縣東北十五里有堯城水經注曰小城陽在城陽西半里許俗諺以為因堯城官城河東王譽次巴陵前信州刺史桂陽王慥頓江津並未之進既而有勑班師湘東王欲旋中記室參軍蕭賁曰景以人臣舉兵向闕今若放兵未及度江童子能斬之必不為也大王以十萬之師未見賊而退若何湘東王不悅賁骨鯁士也每恨湘東不入援嘗與王雙六食子未下賁曰殿下都無下意王深為憾遂因爭害之景知援兵號令不一終無勤王之效左傳臧文仲曰天子蒙塵於外敢不奔問官守釋言干扞也孫炎曰干楯自蔽扞也干楯名明堂位云朱干玉戚以舞大武戚斧也戎謂侯景也言不能平之二語謂援兵之不力也

守無奔問之人干戚非平戎之戰 侯景傳云時荊州刺史湘東王繹師於武

飢空爭米船顧榮虛搖羽扇 陶侃喻王琳也顧榮喻羊鵝仁也南史王琳傳云太清二年元帝遣琳獻米萬石未至都城陷乃中江沉米輕舸還荊又羊鵝仁傳云太清三年景既背盟鵝仁乃與趙伯超及南康王會理共攻賊於東府門一日為賊敗臺城陷景以為五兵尚書鵝仁常思奮發謂所親曰吾以凡流受寵朝廷竟無報効以答重恩今若以此終沒有餘責因泣下見者傷焉晉書陶侃傳云陳敏遣陳恢寇武昌侃禦之以運船為戰艦云入溫嶠傳云蘇峻之亂是時義軍屢戰失利嶠軍食盡陶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將士惟得老僕為主耳今數戰皆北良將安在荊州接胡蜀倉廩當備不虞若復無食僕便欲西歸更思良策但今歲計殄賊不為晚也嶠曰不然自古成監師克在和光武之濟昆陽曹公之拔官渡以寡敵衆伏義故也峻約小豎為海內所患勇而無謀藉驕勝之勢今挑之戰一鼓可擒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嶠等與公並受國恩是致命之日若違衆獨反義旗將迴指於公矣侃無以對遂留不去侃督水軍向石頭率精勇一萬以挑戰峻突陣馬躓為侃將所斬時京邑荒殘資用不給嶠借資蓄具器用而後旋於武昌晉書陳敏傳云敏反自將討甘卓顧榮以白羽扇揮之衆皆潰言溫嶠借資陶侃卒平蘇峻今玉琳運米而都城已陷是空爭米船也顧榮揮扇而竟為賊敗臨死恨報効不終是虛搖羽扇也

將軍死綏路絕長圍 司馬法曰將軍死綏注曰綏卻也有前一尺無卻一寸左傳注曰古名敗軍為綏南史侯景傳云賊築長圍以絕內外以下云侯景攻城中外隔絕援兵不至為賊所敗也

烽隨星落書逐鳶飛 侯景傳云太清三年三月朔城內以景違盟舉烽鼓噪又曰賊圍臺城中外隔絕有羊車兒獻計作紙鳶繫以長繩藏軟於中簡丈出太極殿前因北風而放冀得書達羣賊駭之謂是厭勝之術又射下之其危急如此又按獨異志云侯景圍臺城遠不通問簡丈作紙鳶飛空告急於外侯景謀臣王偉謂景曰此紙鳶所至即以事達外令左右善射者射之乃墮皆化為烏飛入雲中不知所往漢書相如曰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盂康曰烽如覆米簍縣著契皐頭有寇則舉之燧積薪有寇則燔也又師古曰晝則舉燧夜則舉烽故云隨星落也墨子作木鳶為飛三日不集淮南子曰公輸班為木鳶而飛之論衡曰魯班刻木為飛鳶飛三

日不下遂乃韓分趙裂鼓臥旗折南史侯景至援兵百萬皆走邵陵王綸敗績奔京口城執西豐公大春是其韓分趙裂鼓臥旗折之事也史記張儀說韓王曰夫塞城皋絶上黨則王之國分矣戰國策司空馬曰大王裂趙之半以賂秦後漢書隗囂傳曰橐弓臥鼓晉書曰陸機臨戎而牙旗折在以下皆言援師之敗侯景攻城之急也失羣班馬迷輪亂轍左傳襄十八年平陰之役齊侯畏其衆也乃脫歸齊師夜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杜注云夜遁馬不相見故鳴班別也又長勺之戰曹劌曰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其猛士分守四方李陵答蘇武書曰謀臣如雲漢書蒯通曰必將嬰城固守揚雄劇秦美新曰卷其舌而不談猛士嬰城謀臣卷舌大風歌曰安得

昆陽之戰象走林常山之陣蛇奔穴南史云景造諸攻具飛樓橦車登城車鈒堞車階道車火車並高數丈車至二十輪陳於門前百道攻城交矟以戰鼓叫沸騰昏夜不息引玄武湖水灌臺城闕前御街並為洪波又燒南岸居人營寺莫不咸盡後漢光武紀曰王尋王邑圍昆陽驅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光武率敢死者乘銳奔之城中亦鼓噪而出震呼動天地虎豹皆股慄神異經曰西方中有蛇頭尾差大有色五采人物觸之者中頭則尾至中尾則頭至中腰則頭尾並至名曰率然茂先注云會稽常山最多此蛇孫子兵法三軍勢如率然者是也又博物志曰常山之蛇名率然有兩頭觸其一頭一頭至觸其中則兩頭俱至孫武以喻善用兵者晉書曰初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上累石為八行相去二丈桓溫見之曰此常山陣蛇勢也五郡則兄弟相悲三州則父子離別言侯景攻城甚急武帝諸子援兵在外父子兄弟不相接救也五郡疑指湘東郡陵武陵盧陵南康此五郡也三州疑指荆州盆州郢州此三州也按本文序臺城內外兵馬相接之際此二語當序諸王至護軍以下始序諸將蓋梁朝宗室父子兄弟也又按武帝八子除昭明太子死簡文帝位居儲貳及豫章王綜奔亡削爵尚有湘東王繹邵陵王綸武陵王紀其盧陵王續南康王績早卒不及危季有子嗣爵是武帝子兄弟封王者有此五郡也三州如湘東王為荆州武陵王為益州邵陵王時在郢州績績早亡惟此三人於武帝為父子也武帝蒙塵三子在外援兵最盛不能接救是父子離別也又按臺城之陷湘東王師於武城援兵不進邵陵王與侯景戰敗還京口武陵王聞武帝崩總戎將發益鎮繹使胡智監至蜀書止之故云三州父子別離也干寶搜神記曰世說云五郡之人各是異財而逢喪亂常山一人安定一人寒陵一人博陵一人悉皆孤獨俱行衛國同至樹陰因相問姓名各言離亂惻然因相謂曰我等皆無骨肉今日幸得聚會亦天然也因結義為兄弟長字仲伯次名文

仲次名季仲次名叔仲次名雅仲五人因相諾衛國市中見一老母孤單告乞五人收養事奉敬如親母三年母疾五人憂愁不能寢食母曰吾是并州太原人董世臺之女嫁同郡張文賢為妻任北海太守因遭荒亂文賢早卒葬在太原赤山之下八塚同行東頭頭一塚是賢塚也吾死後女等若能送葬到塚側吾願畢矣吾遭荒亂之日有一子姓張名遺年七歲胸中有七靈足下有通徹之文父喪因流浪失汝等宜思記之言訖而卒五人扶喪至太原忽叔仲横被朝歌令禁繫時有一人走投太守言養母之狀述并葬之由因話男之形狀太守聞之號哭擗地曰此五吾母也吾幼小兵革離亂母子相失追今又哭之乃發使往朝歌迎喪并具表聞奏於魏帝帝善其人義重可以旌之五人各為太守賻贈張遺母喪追封太原縣太夫人仍遷張遺為魏府都護孝心動天地感應昭信矣孝子傳曰晉三州人約為父子父令二人作舍於大澤中欲成父曰不如河邊乃徙焉

又幾成父曰不如河中二人乃負土填河三旬不立有書生過為縛兩土豚投河中父乃止二人曰何嘗見江河填耶吾觀汝行耳明迴至河邊河中土為高丈餘裘廣十餘里因居其上是五郡兄弟三州父子古今之事相符焉

護軍慷慨忠能死節三世為將終於此滅

護軍謂韋粲也南史列傳云韋粲字長倩京兆杜陵人也將屯青塘當石頭東路帥所部水陸俱進時昏霧軍人塞道比及青塘夜已過半壘塞至曉未合景登禪靈寺門望粲營未立便率銳卒來攻軍敗乘勝入營左右高禍韋粲避賊粲不動兵死略盡遂見害粲子尼及三弟助警搆從弟昂皆戰死親戚死者數百人賊傳粲首闕下以示城下簡文聞之流涕謂御史中丞蕭愷曰社稷所寄惟在韋公如何不弔先死行陣詔贈護軍將軍元帝平侯景追謚忠貞三世為將謂粲祖獻父放與粲三世俱為將也史記王離傳云將三世者敗

濟陽忠壯身參末將兄弟三人義聲俱唱

濟陽謂江子一子四子五兄弟三人也南史列傳云江子一字元亮濟陽考城人為南津校尉兄弟性並剛烈及城被圍開明門出戰子一及弟尚書左丞子四東宮殿主子五並力戰直前賊並坐甲不起子一引矟撞之賊縱突騎衆並縮子一刺其騎騎倒矟折賊解其肩時年六十二弟曰與兄俱出何面獨旋乃免冑赴敵子四矟洞胸死子五傷脰還至塹一慟而絕漢書項籍傳云范增為末將

主辱臣死名存身喪狄敵一作人歸元三軍悽愴

江子一傳云賊義子一之勇歸之面如生詔贈子一給侍中黄門侍郎子四中書侍郎子五散騎侍郎侯景平元帝又贈三人謚曰義子曰毅子曰烈子史記范蠡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亦見國語左氏傳曰先軫免冑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

尚書多莫守備是長雲梯可拒地道能防

尚書謂羊侃也南史列傳云羊侃字祖忻泰山梁父人也為都官尚書侯景反攻陷歷陽帝問侃討景之策侃求以二千人急據采石今部陵王襲取壽春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窟烏合之衆自然瓦解議者謂景未敢便逼都邑寢其策令王質往侃曰今茲敗矣乃令侃率千餘騎頓望國門景至新林追侃入副宣城王都督城內諸軍事賊至卒迫公私駭震軍旅指揮一決於侃膽力俱壯簡文深仗之及賊逼城衆皆危懼侃偽得射外矢部陵西昌侯已至近路象乃少安賊攻東掖門縱火甚盛侃以水沃滅火射殺數人賊乃退賊為尖頭木驢攻城矢石所不能制侃作雉尾炬施鐵鏃以油灌之擲驢上焚之俄盡賊又起二土山以臨城城中震駭侃命為地道潛引其土山不能立賊又作登城樓高十餘丈欲臨射城中侃曰車登塹虛彼來必倒可臥而觀之及車動果倒衆皆服焉初侃長子驚為景所獲執來城下示侃侃曰我傾宗報主猶恨不足豈復計此一子幸早殺之數日復持來侃謂驚曰久以汝為死猶在耶因引弓射之賊以其忠義亦弗害後大雨城內土山崩賊乘之垂入苦戰不能禁侃乃令多擲火為火城以斷其路徐於城內築城賊不能進淮南子曰楚欲伐宋墨子聞而悼之見楚王王命工輸作為雲梯之械設以攻宋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而墨子九却之弗能入乃偃兵不攻後漢光武記曰昆陽之戰或為地道衝棚撞城

有齊將之閉壁無燕師之臥牆大事去矣人之云亡

悼羊侃善於防守不幸疾卒也南史羊侃傳云暴以疾卒於城內史記曰燕軍攻安平田單東保即墨燕既盡降齊城惟獨莒即墨不下燕軍圍齊王在莒并兵攻之淖齒既殺愍王於莒因堅守拒燕軍數年不下燕引兵東圍即墨即墨大夫出戰死城中相與推田單立以為將軍以即墨拒燕是齊將閉壁之事也壁墨壁也今侃之技巧如鐵籠火牛城中賴以固守故云有齊將之

閉壁也水經注云燕書建平十年慕容寶自河而還軍敗於參合死者六萬人十一年垂衆北至參合見積骸如山設菊弔之死者父兄皆號泣哀慟垂慙憤嘔血因而寢疾焉與過平城北四十里疾篤築燕昌城而還亦見崔鴻十六國春秋是燕師臥牆之事也慕容寶疾築城而還佩疾遂死故云無燕師之臥牆也佩卒而臺城遂陷是大事去矣晉書陶侃傳云賊攻大業壘陶侃欲救之長史殷羨曰若遣救大業步戰不如峻則大事去矣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蓋傷羊尚書之死也

總元戎身先士卒 申子謂柳仲禮也柳仲禮傳云仲禮勇力兼人少有膽氣初侯景潛圖反推總督景素聞其名甚憚之仲禮亦自謂當世英雄莫已若也又韋粲傳云粲建議推仲禮為大都督報下流

申一作甲 子奮發勇氣咆勃實

噬仲禮知之屢啟求以精兵三萬討景朝廷不許及景濟江朝廷便望其至兼蓄雍州司精卒與諸蕃赴援見

衆軍裴之高自以年位高耻居其下粲乃抗言於衆曰今日同赴國難義在除賊所推柳司州者政以久捍邊疆先為侯景所憚且士馬精銳無出其前裴公朝之舊齒宜應復挾私以阻大計粲為諸君解釋之裴之高泣顧剖心以示於是諸將定議仲禮方得進軍次新亭陸龜蒙小名錄云仲禮小字申子引子山賦云西征賦曰何猛氣之咆勃李善注云怒貌也左傳劉文公曰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啟行杜預曰元戎戎車在前者毛詩傳曰元大也周曰元戎先良也

頻遭刮骨 謂柳仲禮書青塘之敗也柳仲禮傳云韋粲見攻仲禮方食投箸被練馳之騎能屬者七十比至粲已敗仲禮因與景戰於青塘大敗之景又與仲禮交戰各不相知仲禮稍將及景而賊將支伯仁自後斫仲禮再斫仲禮中肩馬陷於淖賊聚矟刺之騎將郭山石救之以免自此壯氣外衰不復言戰左傳僖二十

胄落魚門兵填馬窟屢犯通中

二年公及邾師戰於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杜預曰胄兜鍪魚門邾城門正義曰說文云胄兜鍪首鎧也書傳皆云胄無兜鍪之語言兜鍪舉今以曉古蓋秦漢以來語兜丁侯反鄒善長水經注云余嘗至長城其下往往有泉窟可飲馬古詩飲馬長城窟行信不虛也史記高祖本紀云漢王出行軍病甚因馳入成皋索隱曰三輔故事曰楚漢相距於京索間六年自被大創十二通中過者有四言漢王病創也蜀志云關羽嘗為流矢所中貫其左臂後創雖愈每至陰雨骨嘗疼痛醫曰矢鏃有毒當破臂作創刮骨去毒然後此患乃除耳羽使伸臂令醫刮之

功業天枉身名埋沒 傳云柳仲禮自青塘敗後神情傲很凌蔑將帥部陵王綸亦鞭策軍門每日必至累刻移時仲禮亦弗見也綸既怨蔑遂成而仲禮亦嘗置酒高會曰作優倡毒掠百姓汚辱妃主父津登城謂曰汝君父在難不能盡心竭力百代之後謂汝為何仲

禮聞之言笑自若景登朱雀樓與之語遺以金鐶是後閉營不戰裴之高王僧辯曰將軍擁衆百萬致宮闕淪沒正當悉力決戰何所多言仲禮竟無一言諸軍乃隨方各散柳仲禮開營降賊時城雖淪陷援軍甚衆軍士咸欲盡力及聞降莫不笑憤論者以為梁禍始於朱异成於仲禮後至江陵會岳陽王詧南寇湘東王以仲禮為雍州刺史將侵襄陽岳陽王詧告急於魏魏遣大將楊忠援之仲禮與戰於漆頭大敗沒於魏魏相安定公待以客禮西魏於是盡得漢東史論以為仲禮始終之際甚不相副天方喪梁斯人而有斯迹是其功業天枉身名埋沒之事也蓋仲禮喪節於侯景俘囚於西魏功業何存身名兩失子山之賦所以深恨之尚書鄭注凶短折天枉之名

或以隼翼鷄披虎威狐假沾漬鋒鏑脂膏原野

南史侯景傳云景與入援諸軍戰諸軍敗績邵陵王綸奔京口賊執西豐公大春綸司馬莊丘慧達直閤將軍

胡子約廣陵令霍儁等來送城下逼令云已禽部陵王霍儁獨云王小失利已全軍還京口城中但堅守援軍尋至語未卒賊以刀傷其口景義而釋焉正德乃收而害之亢倉子曰以隼翼而拔鷄不明者以為隼明者視之乃鷄也戰國策江乙對楚宣王曰虎得狐狐曰無啖我天帝命我長百獸我為子先行子隨我後百獸見我能無走乎虎隨狐而行百獸皆走虎不知百獸畏已反以為畏狐也漢書淮南王諫伐南越書曰甲卒死亡露潰山谷過秦論銷鋒鍉鑄以為金人十二師古曰鋒戈戟刃也鍉與鏑同即箭鏃也爾雅釋文孫炎曰膏凝曰脂說文曰帶角者脂無角者膏膏肥也爾雅云廣平曰原詩傳云郊外曰野魏鼓吹曲克官渡云克紹官渡由白馬僵尸流血被原野

兵弱虜強城孤氣寡聞鶴唳而心驚聽胡笳而淚下

晉書載記曰苻堅淝水之敗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為晉兵又劉琨傳云琨在晉陽為胡騎所圍中夜奏胡笳賊皆流涕歔欷

拒神亭而亡戟臨橫江而棄馬

吳志曰孫策與太史慈鬬策刺慈馬而擊得慈項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會兩家兵騎並各來赴於是解散策平定宣慈住涇縣策躬自攻討遂見因執即解縛捉其手曰寧忘神亭時耶注吳歷云慈於神亭戰敗為策所囚執與正史異按本文乃是敗辭子山所引依吳歷文也江表傳曰孫策說袁術云家有舊恩在東願助舅討橫江橫江拔因投本土名募可得三萬兵以佐明使君匡濟漢室術許之策渡江攻劉繇繇先時彭城相薛禮下邳相笮融依繇為盟主禮據秣陵城融屯縣南策先攻融因渡江攻禮禮突走而樊能于麋等復合衆襲奪牛渚屯策聞之還攻破能等獲男女萬餘人復下攻融為流矢所中傷股不能乘馬因自輿還牛渚營

崩於鉅鹿之沙碎於長平之瓦

漢書曰章邯擊趙大破之趙歇陳餘張耳走入鉅鹿城秦將王離涉閒圍鉅鹿章邯軍其南餘將率數萬人軍鉅鹿北請兵項羽乃悉發兵渡河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甬道大破之殺蘇角擄王離涉閒不降自燒殺楚擊秦士無不一當十呼聲動天地諸侯軍人人惴恐於是楚已破秦軍地理志云鉅鹿郡秦置屬益州有鉅鹿縣紂所作沙丘臺在東北七十里應劭曰鹿林之大者也臣瓚曰山足為鹿又馮奉世傳曰其先馮亭為華陽君與趙將括距秦戰於長平按史記趙奢傳秦軍軍武安西秦軍鼓噪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後四年趙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七年秦與趙相距長平趙奢已死子括為將秦軍射殺趙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降秦秦悉坑之當云碎於武安之瓦子山詠懷詩云武安擔瓦振是也此云長平合二戰矣崩沙碎瓦言其振動也

於是桂林顛覆長洲麋鹿

謂臺城既陷建康荒蕪也吳都賦曰數軍實於桂林之苑劉逵注云吳有桂林苑也又曰佩長洲之茂苑詩序云閔周之顛覆漢書伍被曰子胥云見麋鹿遊姑蘇之臺

潰潰沸騰茫茫塹黷天地離阻神人慘酷

詩曰潰潰回遹又曰百川沸騰陸機功臣頌曰茫茫宇宙上塹下黷

晉鄭靡依魯衛不睦

謂臺城陷後諸王不急討賊自相猜忌也左傳周桓公曰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又公叔文子曰太姒之子惟周公康叔為相睦也言靡依不睦者按侯景傳時荊州刺史湘東王繹師於武城河東王譽次巴陵前信州刺史桂陽王慥頓江津並未之進是靡依也又按河東王譽傳云元帝軍於武城新除雍州刺史張纘密報元帝曰河東起兵岳陽聚米將襲江陵元帝甚懼沉米斷纜而歸遣世子方等征之反為譽敗死又令信州刺史鮑泉討譽亦見敗又遣王僧辯攻譽遂斬譽又劭陵王綸傳云于時元帝圍河東王譽於長沙既久譽請救於綸綸欲往救為軍糧不繼遂止乃與元帝書曰

道之斯美以和為貴況天時地利不及人乎豈可手足肱支自相屠害即日大敵猶彊天讎未雪余爾昆弟在外三人如不匡救安用臣子如使逆寇未除家禍仍構料今詩古未或弗亡夫征戰之理義在克勝至於骨肉之戰愈勝愈酷捷則非功敗則有喪勞兵損義虧失多矣侯景之軍所以未窺江外者正謂藩屏盤固宗鎮彊密若自相魚肉是謂代景行師景便不勞兵力坐致成敗如之元帝復書陳譽有罪不可解圍之狀綸省書流涕曰天下之事一至於斯左右聞之莫不掩泣於是大修器甲將討侯景元帝聞其盛乃遣王僧辯帥舟師一萬以通綸綸將劉龍武等降僧辯綸遂與子蹟十餘人走卒為魏人所殺又周書梁王詧傳曰朱榮又遣使報云桂陽住此欲應譽詧梁元帝信之歸至江陵收慥殺之元帝之攻譽也譽告急於詧詧聞之大怒因攻之元帝大懼遣庾奐謂詧曰正德肆亂天下崩離汝復效尤欲將謂何吾蒙先帝愛顧以汝兄弟見屬今以姪伐叔逆安在詧謂奐曰家兄無罪累被攻圍同氣之情豈可坐觀成敗七父若顧先恩豈應若是如能退兵相水吾便旋旆襄陽詧既攻柵退而築城不能自固乃遣使於魏稱藩請為附庸卒有江陵之伐又鄱陽王傳云潯陽王大心遣兵擊莊鐵鄱陽王範遣其弟觀寧侯永將兵通南川助莊鐵時二鎮相猜無復圖賊之志又侯景傳云初援兵至北岸衆號百萬百姓扶老携幼以候王師纔過淮便競剥掠徵責金銀列營而立互相疑貳邵陵王綸柳仲禮甚於讎敵臨城公大連永安侯確逾於水火無有鬬心賊黨有欲自拔者聞之咸止其不睦如此晉鄭魯衛皆周宗姬姓以喻梁朝宗室所以深責諸王也

競動天闕爭迴地軸

史記天官書曰黑帝行德天闕為之動正義曰黑帝北方協光紀之帝冬萬物閉藏為之動為之開閉也天一星在五軍南舉西北為天門日月五星所道主邊事亦為限隔內外障絶往來禁道之作違者占芒角有兵起五星守之主貴人多死也河圖括地象曰地下有四柱廣十萬里有三千六百軸海賦又似地軸挺拔而爭迴

探雀穀而未飽待熊蹯而詎熟

謂武帝宴駕也侯景傳云景入宮後每欲求多不稱旨至於御膳亦被裁抑遂懷憂憤五月感疾餞崩於文德殿景秘不發喪權殯於昭陽殿自外文武咸莫之知二十餘日然後升梓宮於太極前殿迎簡文即位又武帝紀云帝疾久口苦索蜜不得再曰荷荷遂崩賊秘之太子問起居不得見慟於閤下史記趙世家曰公子成李兑圍主父宮主父欲出不得探雀穀而食之三月餘餓死爾雅疏云烏子生須臾哺而食名穀謂燕雀之屬也史記趙武靈王探雀穀而食之是也左傳文元年楚成王黜太子商臣商臣以宮甲圍成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王縊杜注熊掌難熟冀久將有外救人左傳云宰夫胹熊蹯不熟知熊蹯為難熟之物也蹯扶元反

乃有車側郭門筋懸廟屋

謂侯景惡葬武帝又弒簡文也南史侯景傳云武帝崩及葬修陵使衛士以大釘於要地釘之欲令後世絶滅簡文帝紀云大寶二年景幽帝於景福殿密後王偉乃與彭儁王修纂進鴆於帝曰丞相以陛下幽憂既久使臣上壽帝笑曰已禪帝位何言陛下此壽酒將不盡此乎於是儁等并賫酒肴曲項琵琶與極飲帝知將見殺乃盡酣謂曰不徒為樂一至於斯既醉而寢偉乃出儁進囊王修纂坐上乃崩偉徹戶扉為棺遷殯於城北酒庫中左傳襄二十五年崔杼弒其君崔氏側莊公於北郭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四翣不蹕下車七乘不以兵甲杜注云側葬埋之不殯於廟下車送葬之車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齊湣王無道淖齒殺之而掣其筋懸之於東廟終日而死亦見史記田完世家

鬼同曹社之謀人有秦庭之哭

左氏傳曰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

我死爾聞公孫瓚為政必去之及曹山陽即位好畋弋曹鄙人公孫瓚好弋且言田弋之說悅之因訪政事說於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執曹伯陽以歸殺之曹遂滅左氏傳曰申包胥如秦乞師立依於庭牆而哭七日七夜不絕聲二語傷忍亡建鄴為侯景所據也按秦庭之哭與序內忽踐秦庭事同而取意各異彼言入長安此言金陵失守二帝遇害已有乞援之志故遽奔江陵矣

爾乃假刻璽於關塞

稱使者之酬對 以下序已道奔江陵歷盡關塞之苦也漢書酷吏傳曰寧成詐刻傳出關歸家後漢書曰郭丹從師長安買符入函谷關乃慨然嘆曰丹不乘使者車不出關去家十二年果乘高車出關如其志焉更始敗諸將悉歸光武並獲封爵丹獨保平氏不下為更始發喪哀絰盡哀建武二年遂潛逃去敝衣間行涉歷險阻求謁更始妻子奉還節傳乃歸鄉里漢舊儀曰奉璽書使者乘馳傳其驛騎也三騎行晝夜千里為程

逢鄂坂之譏嫌值彤門之征稅 史記曰伍胥與太子建之子勝俱奔吳到昭關關吏欲執之伍胥遂與勝獨自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索隱曰其關在西江乃是吳楚之境地理志曰江夏有鄂縣史記曰楚熊渠子立其中子紅為鄂王晉太康地記以為東鄂九州記曰鄂今武昌也庾仲雍江圖曰蘆洲至樊口二十里伍子胥所渡處樊口至武昌十里江夏為吳楚之境子胥自楚奔吳子山自吳奔楚關吏譏嫌當引此事入晉書地志云河南陽城有鄂坂關此鄂坂之譏嫌非河南之鄂坂也左傳文十一年曰初宋武之世鄭瞞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彤班御皇父充石以敗狄於長丘獲長狄緣斯宋公於是以門賞彤班使食其征謂之彤門杜預注征稅也

秉白馬而不前策青騾而轉礙 劉向曰公孫龍持白馬之論以度關魯女生別傳李少君往河東蒲坂乘青騾按神仙傳蘇仙公桂陽人仙去騎白馬常在嶺上改牛脾山為白馬嶺桂陽成武丁有女人於武昌岡迎之乘白騾西行乃改為騾岡乘馬策騾疑假地名為言也

吹落葉之扁舟飄長風於上游 滕王序云出往上流來歸全楚謂循江而上也白帖云古者觀落葉因以為舟漢書貨殖傳曰范蠡乃乘扁舟孟康曰特舟也音匹延反後漢書方望曰范蠡乘偏舟於五湖劉邠曰史傳皆作扁舟扁特也吳都賦云習御長風漢書項籍傳曰古之王者地方千里必據上游文穎曰水之流上游或作流師古曰游流也

彼鋸牙而鉤爪又循江而習流 言西上江陵途經江夏遇侯景襲郢之兵也侯景傳云大寶二年於大航跨水築城名曰捍國四月景遣宋子仙襲郢州刺史方諸景乘勝西上號二千萬聯旗千里江左以來水軍之盛未有也淮南子曰鋸牙鉤爪於是摯矣神異經曰窮奇鋸牙鉤爪遇忠信之人則蹈而食之吳都賦云鋸牙鉤爪自成鋒穎酌侯景也吳越春秋云句踐發習流二千人俊士四萬君子六千諸御千人以與吳戰循江習流謂襲郢之兵也

排青龍之戰艦鬬飛燕之船樓 南史王僧辯傳云湘州賊陸納造青龍艦述異記云吳王夫差作天池池中造青龍舟舟中盛陳妓樂日與西施為水嬉是舟舊有青龍之名子山引用之又屬吳事古今合符矣釋名曰上下重牀曰艦晉令水戰有飛燕船船樓樓船也漢有樓船將軍張

遼臨於赤壁王濬下於巴丘乍風驚而射火或箭重而回舟未辨聲於黃蓋已先沉於杜侯 張遼王濬翰王僧辯胡僧祐等也風驚射火者謂景為火艦燒柵風不便自焚也箭重回舟者謂景遁潛軍夏首又倍道歸建鄴也未辨聲於黃蓋已先沉於杜侯者謂賊任約為陸法和所擒宋子仙丁和為杜龕所擒景不能救也南史王僧辯傳云侯景浮

江西寇軍次夏首僧辯為大都督軍次巴陵景既陷郢城將進寇荆州於是緣江屯戍望風請服僧辯並沉公私船於水中分命衆軍乘城固守偃旗臥鼓安若無人翌日賊衆濟江輕騎至城下景軍內薄若攻城內同時鼓噪矢石雨下賊乃引退元帝又命平北將軍胡僧祐率衆援僧辯是日賊復攻城不克又為火艦燒柵風不便自焚而退有流星墜其營中賊徒大駭相顧失色賊帥任約又為陸法和所擒景乃燒營夜遁旋軍夏首元帝以僧辯為征東將軍命即率巴陵諸軍沿流討景攻拔魯山仍攻郢即入羅城景聞之倍道歸建鄴賊帥宋子仙等固蹙求輸郢城身還就景僧辯偽許之子仙謂為信然浮舟將發僧辯命杜龕鼓噪掩至大破之擒子仙丁和等送江陵元帝命生釘和舌臠殺之郢州平渚宮舊事曰景遣任約衆號五萬伐湘東王於江陵兵將過法和乃出詣湘東云自有兵書乞征任約名諸蠻弟子八百人在江津二日便發王遣胡僧祐等千餘人與

之同行法和登艦大笑曰無量兵馬江陵多神祠人俗常所祈禱自法和軍出無復一驗人以為諸神皆從行故也至赤洲湖與任約相對法和乘輕舟不介胄沿流而下去約軍一里乃遠謂將士曰觀彼龍睡不動吾軍之龍甚自踴躍即攻之縱火舸於前而逆風不便法和執白羽扇以麾風風勢即反約衆皆見梁兵步於水上於是大潰皆投水約逃竄不知所之法和曰明日午時當得及期未得人問之法和曰吾前於此水乾時建一剎語檀越等此雖為剎實是賊標今何不向標下求賊也如其言果見任約在水中抱剎柱頭纔出鼻遂擒之魏志云張遼字文遠從門馬邑人也合肥之戰遼執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千人軍二將大呼自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衆不知所為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權收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退遼率諸軍追擊幾復獲權太祖大壯遼拜征東將軍時元帝以王僧辯為征東將軍故取以為比張遼本賦合肥而云赤壁者疑是誤文也赤壁周瑜事按吳志赤壁之戰曹公軍次江北周瑜等在南瑜部將黄蓋取蒙衝鬬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曹公欺以欲降引次俱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甚猛悉延燒岸上營落煙炎張天軍遂退敗是其事也時臺城既陷建鄴吳地已為賊營子山引用張遼王濬皆是攻吳敗吳之事不得云周瑜赤壁之兵也故云誤矣晉書曰王濬字士治弘農湖人也拜益州刺史武帝謀伐吳詔濬修舟艦乃作大船連舫又畫鷁首怪獸於船首以懼江神舟檝之盛自古未有濬造船於蜀其木柿蔽江而下尋以誼言拜濬為龍驤將軍監益梁諸軍事大康元年濬發自成都率巴東監軍廣武將軍唐彬攻吳丹陽克之吳人於江險磧要害之處並以鐵鏁橫截之濬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以麻油在船前遇鏁燃炬燒之於是船無所礙魏畧曰權乘大船來觀軍公使弓弩亂發箭著其船船偏重將覆權因迴船復以一面受箭箭

均船平乃還吳志曰黄蓋字公覆零陵泉陵人也吳書曰赤壁之役蓋為流矢所中時寒墮水為吳軍人所得不知其蓋也置廁牀中蓋自強以一聲呼韓當當聞之曰此公覆聲也向之垂涕解易其衣遂以得生魏志曰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也受詔作御船於陶河試船遇風覆沒魏氏春秋曰諸葛誕與僕射杜畿試船陶河遭風覆沒誕亦俱溺虎賁浮河救誕誕曰先救杜侯誕魏至岸畿竟溺死

落帆黄鶴之浦藏船鸚鵡之洲

述異記曰荀環好道術嘗東遊憩江夏黄鶴樓上望西南有物飄然降霄漢乃為鶴之仙也齊諧志曰黄鶴山者仙人子安乘黄鶴過此上有黄鶴樓黄鶴一名黄鵠水經注曰江之右岸有船官浦歷黄鵠磯西而南直鸚鵡洲之下尾落帆藏船避之也按王僧辯平郢州蕭韶為郢州刺史梁宗室傳曰元帝封韶為長沙王郢州刺史韶昔為幼童庾信愛之有斷袖之歡衣食所資皆信所給遇客韶亦為信傳酒後

為郢州信西上江陵途經江夏韶接信甚薄坐青油幕下引信入宴坐信別榻有自矜意信稍不堪因酒酣乃徑上韶狀踐蹋肴饌謂曰官今日形容大異近日時賓客滿坐韶甚慙耻即其時也

路已分於湘漢星猶看於斗牛漢書地理志曰零陵郡陽海山湘水所出北入鄱入江過郡行一千五百三十里禹貢嶓冢山西漢所出東過三澨至於大別南入江師古曰三澨水在江夏竟陵韶傳云韶為郢州信西上江陵途經江夏韶得接信是信由郢而至江陵也爾雅曰星紀斗牽牛吳分野謂路已漸入江陵而舊國舊都猶望之悵然矣

若乃陰陵失路一作路絕釣臺斜趣漢書曰項羽至陰陵迷失道孟康曰縣名屬九江郡述異記曰今陰陵故城九曲澤中有項王村即項羽迷失路處水經注曰武昌郡治城南有袁山即樊山也北背大江江上有釣臺

望赤壁而沾衣艤烏江而不渡赤壁周瑜破曹公處注見前瑜破魏兵於烏林烏林赤壁東下一百一十里烏江項羽敗處漢書項羽敗遂引東欲渡烏江烏江亭長檥船待謂羽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亦足王也羽笑曰乃天亡我何渡為服虔曰檥音蟻如淳曰南方人謂整船向岸曰檥臣瓚曰烏江在牛渚述異記曰今烏江長亭亭下有駐馬塘即當時烏江亭長檥舟待項王處

雷池栅浦鵲一作鵲陵焚戍郭璞江賦曰其旁則有雲夢雷池注吳錄曰雷池在皖左傳昭五年楚伐吳吳人敗諸鵲岸杜預曰盧江舒縣有鵲尾渚

旅舍無煙巢禽無樹自陰陵以下當謂侯景巴陵失律江郢喪師還奔建康所經之路築柵焚戍也南史侯景傳云都下戶口百無一二大航南岸極目無煙又云於是千里絕煙人跡罕見白骨成聚如丘壠焉人按下文謂衡荊之杞梓庾江漢之可恃則巢禽無樹一語當謂諸王之敗皆不足倚惟湘東可望中興也如

河東王譽為元帝所敗遂見殺郢陵王綸敗走卒為魏人所殺岳陽王詧不能自固請藩於魏且襄陽路遠皆歷有敗亡之禍無可投奔若巢禽之無樹不足恃也

謂荊衡之杞梓庶江漢之可恃謂元帝可恃以靖亂也禹貢云荊及衡陽惟荊州左傳云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人曰江漢睢漳楚之望也

淮海維揚三千餘里禹貢云淮海維揚州信自謂過遡江而上走三千餘里也

漂渚而寄食託蘆中而渡水漢書韓信傳云信至城下釣有一漂母哀之飯信竟漂數十日信謂漂母曰吾必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韋昭曰以水擊絮曰漂吳越春秋曰伍員奔吳追者在後至江中有漁父于胥呼之曰漁父渡我漁父歌之曰日月昭昭乎侵已馳與子期乎蘆之漪子胥即止蘆之漪漁父又歌曰日已夕兮予心悲月已馳兮何不渡為事浸急兮當奈何子胥入船乃渡之千尋之津既渡父持麥飯鮑魚羹盎漿飲食畢欲去子胥解百金之劒以與漁者遂辭不受子胥曰請大人姓字漁父曰何用姓字子為蘆中人吾為漁父人富貴無相忘也子胥既去漁者已覆船自沉於江水之中矣

屆於七澤濱於十死謝朓辭隋王牋云西浮七澤呂向曰七澤荊州楚境齊語桓公曰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於死賈誼書曰十死一生

嗟天保之未定見殷憂之方始詩曰天保定爾詩序云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言已奔江陵元帝用已時天保尚未定也潘岳西征賦云憂天保之未定晉書劉琨勸進元帝表云或殷憂以啟聖明

本不達於危行又無情於祿仕危行見論語

謬掌衛於中軍濫尸丞於御史本傳云元帝承制信除御史中丞及即位轉右衛將軍授左傳三軍有中

軍上軍下軍沈約奏彈王源云謬掌天憲書曰太康尸位信生世等於龍門辭親同於河洛奉立身之遺訓受成書之顧託謂父肩吾卒於江陵也肩吾傳云奔江陵歷江州刺史領義陽太守封武康侯卒漢書曰司馬談為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太史公留滯周南病且卒而子遷適反見父子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手而泣曰予先周室之太史也予死爾必為太史為太史毋忘吾所著論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也蘇林曰龍門禹所鑿也師古曰龍門山其東在秦州龍門縣西在同州韓城縣北而河從其中流昔三世而無慙今七葉而始落羣子秦四世於漢魏今朝有重名而其德漸小減時人為其語曰公慙卿卿慙長漢書曰金日磾張安世皆七代仕漢左太沖詠史詩曰金張藉舊業七葉珥金貂下云泊予身而七葉子山自言先世之德無慙於卿長及已身而衰落也泣風雨於梁山惟枯魚之銜索信思親也琴操曰曾子耕太山下雨雪不得歸思父母作梁山操家語子路見孔子曰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入歌斜之小徑掩蓬蘿之荒扉就汀洲之杜若待蘆葦之單衣左氏傳曰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楚辭曰搴汀洲兮杜若王逸曰汀平也杜若香草吳志諸葛恪傳云童謠曰諸葛恪蘆葦單衣蔑鉤絡何相求成子閣成子閣者反語石子岡也建鄴南有長陵曰石子岡葬者依然鉤絡者板飾革帶世謂之鉤絡帶恪果以葦席裹其身而蔑束其腰後之於此岡後聽恪故更斂葬求之於石子岡云時元帝猜忌信憂讒待死若屈原葛恪矣於是一作時西楚霸王劒及

繁陽謂元帝馳檄討景也南史帝紀云承聖元年二月王僧辯發自潯陽帝馳檄四方購侯景及逆者封萬戶侯開國公絹布五萬疋僧辯等遂平景漢書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孟康曰舊名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羽都彭城元帝都江陵時元帝承制尚未正位故以為比左氏傳曰楚子怒劒及於寢門之外又昭五年云蓬射師繁陽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又襄四年云楚師為陳敗故猶在繁陽杜預曰鮒陽南有繁陽亭楚地也麾一作麾兵金匱校戰玉堂太公有金匱書漢書高帝紀曰丹書鐵契金匱石室如淳曰金匱猶金縢也衛青傳曰麾兵皋蘭一作麾兵者張衡思玄賦舊注云尚書右秉白旄以麾秦漢以來即以所執之旗名曰麾謂麾幡曲蓋者也解朝曰歷金門上玉堂晉灼曰黃圖有大玉堂小玉堂蒼鷹赤雀鐵軸牙檣皆戰艦也晉令云水戰有蒼隼船人陶侃有青雀舟郭璞方言曰今江東人呼柂為軸埤蒼曰檣帆柱也古詩曰象牙作帆檣言舟師之盛也沉白馬而誓衆負黃龍而渡江海潮迎艦江萍送王王僧辯傳曰陳武帝率兵五萬出自南江前軍五千行至盟口與僧辯會於白茅洲為盟於是升壇揷血共讀盟文辭氣慷慨皆淚下霑衿及發鵲頭中江而風浪師人咸懼僧辯再拜告天曰僧辯忠臣奉辭代罪社稷中興當使風息若鼎命中淪請從此逝言訖風止自此遂泛安流有羣魚躍水飛空引導賊望官軍有五色雲雙龍挾艦行甚迅疾漢書曰漢王即皇帝之位論功而封之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吳越春秋曰禹南渡江黃龍負舟吳都賦曰迎海潮而振縉想萍實之復形家語曰楚昭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王使使聘於魯問於孔子孔子曰此所謂萍實也可剖而食之吉祥也惟霸者為能獲焉使者返王遂食之戎車屯於石城

戈船掩於淮汭南史承聖元年三月辛巳王僧辯督諸軍乘潮入淮壬午陳霸先於石頭西落星岡築柵共攻景陸機飲馬長城窟行曰戎車無亭軌伏滔北征記曰石頭城建康西界臨江城也是曰京師吳都賦曰戎車盈於石城戈船掩於江湖劉逵注云石城石頭塢也在建鄴西臨江中有庫藏軍儲吳志建安十六年權徙治秣陵明年城石頭改秣陵為建業山謙之丹陽記云石頭城吳時悉土塢義熙初始加磚甓因山以為城因江以為池形勢險固有奇氣亦謂之石首城也越絕書曰伍子胥船有戈漢書曰歸義侯嚴為戈船將軍出零陵下灕水諸侯則鄭伯前驅盟主則荀罃暮至左氏傳曰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鄭伯先待於申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於申又襄十一年四月諸侯伐鄭己亥齊公子光宋向戌先至於鄭門於東門其暮晉荀罃至於西郊東舊許時晉主夏盟故曰盟主剖巢燻穴奔魑走魅侯景傳云王僧辯等進營於石頭城北景列挑戰僧辯大破之景既退敗不敢入宮斂其散兵屯於闕下遂將逃王偉按劒攬轡曰自古豈有叛天子乎今宮中衛士尚足一戰寧可便去景曰我在北打賀拔勝敗葛榮揚名河朔與高王一種人來南渡大江取臺城如反掌皆乃所親見今日事恐是天亡乃好守城當復一決仰觀石闕逡巡歎息乃以皮囊盛二子挂馬鞍與其儀同田遷范希榮等百餘騎東奔王偉遂委臺城竄逸左氏傳曰魑魅罔兩莫能逢之杜注魑山神獸形魅怪物又傳曰投諸四裔以禦魑魅魑魅勑知反魑反備反吳都賦曰顛覆巢居剖破窟宅淮南子曰越王翳逃山穴越人熏而出之埋長狄於駒門斬蚩尤於中冀謂斬侯景也侯景傳云赤亭之役胡僧祐以羸卒一千破任約精兵二萬轉戰而東前無橫陣既而侯瑱追及景衆未陳皆舉幡乞降景不能制乃與腹心人數十單舸走推二子於水自巵瀆入海至胡豆洲前太子舍人羊鵾殺之送於王僧辯左氏傳曰郯瞞伐齊遂伐我公使叔孫得臣追之敗狄於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春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於子駒之門帝王世紀曰黃帝戮蚩尤於中冀之野燃腹為燈飲頭為器侯景傳云景宴集共賞名王僧通僧通取肉掘鹽以進景問曰好不景答所恨大鹽僧通曰不鹽則爛及景死僧辯截其二手送齊文宣傳首江陵果以鹽五斗置腹中送於建康暴之於市百姓爭取屠膾羹食皆盡焚骨揚灰曾罹其禍者乃以灰和酒飲之首至江陵元帝令梟於市三日然後煑而漆之以付武庫後漢書董卓既斬乃尸卓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然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漢書張騫傳云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又匈奴傳以所破月氏王頭共飲血盟師古曰飲酒之器也戰國策云趙襄子最怨知伯漆其頭以為飲器直虹貫壘長星屬地侯景傳云白虹貫日三重天文志云周禮賦祲氏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七曰彌謂白虹彌天而貫日也凡白虹者百殃之本象亂所基姦臣謀君擅權立威虹頭尾至地流血之象晉宣帝紀云有長星墜於諸葛之壘又時有長星自西南流於東北墜於梁帝斬公孫文懿於星墜之所昔之虎踞一作據龍盤加以黃旗紫氣莫不隨狐兔而窟穴與風塵而殄瘁傷故國之凋殘也侯景傳云王克開臺城門引裴之橫入宮縱兵蹂掠是夜遺燼燒太極殿及東西堂延閣秘署皆盡羽儀輦路莫有孑遺王僧辯命武州刺史杜崱救火僅而得滅臺城都下戶口百遺一二張彭吳錄曰劉備曾使諸葛亮至京因觀秣陵山阜乃嘆曰鍾山龍盤石城虎踞帝王之宅也司馬德操與劉恭嗣書曰黃旗紫氣恒見東南終成天下者揚州之君乎潘岳西征賦云狐兔窟穴於殿傍張景陽七哀詩云狐兔窟其中蕪

穢不復掃詩大雅瞻卬云邦國殄瘁毛傳云殄盡也瘁病也

西瞻博望北臨玄圃南史宋武帝紀云於博望梁山立雙闕陸機詩有皇太子宴玄圃於玄圃穿築與朝士名宣猷堂應令之作梁昭明太子述武帝所製五經講疏聽者傾朝野按漢時有博望苑崑崙之山有玄圃蓋素者遊其中又簡文帝嘗於玄圃沈約郊居賦曰風臺累翼月榭重栖戰國策雍門周舊有此名矣

月榭風臺池平樹古曰曲池又以平玉褒詩云百年餘古樹

倚弓於玉女愧扉繫馬於鳳凰樓魯殿光殿賦云玉女窺愧而下視晉宮闕名洛陽有鳳凰樓

仁壽之鏡徒懸茂陵之書空聚晉書陸機傳云機與弟雲書仁壽殿前有大方銅鏡高五尺餘廣三尺二寸暗著庭中向之便寫人形體漢武帝內傳云帝崩三日葬茂陵又帝崩時遺詔以雜書三十餘卷常讀玩之使隨身斂到建康二年河東功曹李友入上黨抱犢山採藥於巖室中得此經盛以金箱卷後題東觀臣姓名記月日武帝時也河東太守張純以經箱奏進帝問武帝時左右近臣有典書中郎冉登見經及箱流涕對曰此孝武皇帝殯殮時物也知帝為得仙之下者矣漢武好道梁武佞佛故用此語蓋傷之也

若夫立德立言謨明寅亮聲超於繫表道高於河上悼簡文帝也梁本紀云帝諱綱字世讚武帝第三子幼而聰睿六歲能屬文及長器寬弘未嘗見喜慍色尊嚴若神眄睞則目光燭人讀書則十行俱下藻辭豔發博綜羣言善談玄理自十一便能親庶務歷試藩政所在稱美性恭孝居穆貴嬪喪哀毀骨立所坐席皆濕盡爛及居監撫多所弘宥文簿部領纖毫必察弘納文學之士接賞無倦自幽縶之後為文自序云有梁正士蕭世讚立身行道終始若一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弗欺暗室豈沉三光數至於此命也如何蓋賢君也左傳叔孫豹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此之謂不朽書謨明鄒諧寅亮天地世說荀粲曰象外之意繫表之言神仙傳云河上公者莫知其姓氏漢文帝時結草為菴于河之濱帝讀老子經頗好之時皆稱河上公亦見高士傳

更不遇於浮丘遂無言於師曠劉向列仙傳云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道士浮丘公接上嵩山二十餘年後來於山上告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頭果乘白鶴駐山顛望之不得舉手謝時人而去汲冢周書云晉平公使叔譽聘於周見太子晉與之言五稱而三窮歸告平公師曠曰請使瞑臣往與之言師曠見太子晉曰吾後三年將上賓於帝所汝慎無言師曠歸未及三年告死者至喻簡文為太子時為賊所制不能遇浮丘公卒至於死也太清二年景入都後三年為大寶二年帝為景所弒是無言於師曠也

以愛子而託人知西陵而誰望隋書云臺城陷後太子以幼子大圜屬相東繹并剪爪髮以寄之陸機弔魏武序曰持姬女而指李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傷哉曩以天下自任今以愛子託人又曰吾婕好妓人皆著銅爵臺於臺堂上施八尺牀張繐帳朝脯上脯糒之屬月朝十五日輒向帳作妓汝等時時登銅爵臺望吾西陵墓田

非無北闕之兵猶有雲臺之仗南史柳敬禮傳云景餞仲禮於後渚敬禮謂仲禮曰景今來會敬禮抱之兒便可殺雖死無恨仲禮壯其言許之不敢動景征晉熙敬禮與南康王會禮謀襲其城尅期將發建安侯蕭賁告之遂遇害臨死曰我兄老婢也國家敗亡實余之責今日就死豈非天乎又南康王會理傳云景在晉熙都下虛弱會理復與柳敬禮及北兗州司馬成欽謀之敬禮曰舉大事必有所資今無寸兵安可以動會理曰湖熟有吾故舊三千餘人昨來相知尅期響應計賊守兵不過千人若大兵外攻吾

等內應直取王偉事必有成縱景後歸無能為也敬禮曰善於時百姓厭賊咸思用命建安侯賁以謀告王偉偉遂收會理過害侯景傳云南康王會理之事景謂簡文欲謀之遂懷逆謀言當此之時如南康王柳敬禮等非無北闕內應之兵而賊之心腹如王偉蕭賁等其守兵猶有雲臺之仗以致忠臣見戮帝遂被弒終簡文之死也漢書云更始初義兵入長安誅王莽莽將王邑等拒擊北闕下魏志高貴鄉公髦甘露五年注魏氏春秋曰帝自將以從僕射李昭黃門從官焦伯等下陵雲臺鎧仗授兵欲因際會自出討文王時侯景入宮王偉等以甲防守皆美主兵故引雲臺之仗云

司徒之表裏經綸狐偃之惟王實勤

司徒謂王僧辯也梁書曰王僧辯字君才右衛將軍神念之子也討景逆寇悉平京都剋定世祖即帝位以功進授司徒為司徒在平景後此在後稱之也左傳僖二十五年云秦伯師於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言今日僧辯之師猶昔日狐偃勤王之舉也

金鼓一作鞭而問賊臣

晉語云韓簡挑戰繆公衡琱戈出見使者漢書吳王濞傳云漢兵至膠西王內袒叩頭漢軍壁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賊臣謂侯景也

橫琱戈而對霸主執功壯於杜元凱王室是賴深於溫太真

晉書云杜預字元凱咸寧中武帝有滅吳之計惟預與武帝合後預遂平吳晉書曰溫嶠字太真太原人也為郡尹後平蘇峻之亂

平吳之始則地名全節終則山稱枉人

水經全鳩澗水酈元注述征記曰全節地名也潘岳西征賦曰紛吾既邁此全節李善注云全節即漢書全鳩里戾太子死處圖經曰全節在閿鄉縣東十里鳩澗西水經注云沅水又東歷小彎謂之枉渚東鳴澗西渚東里許便得枉人山隋書地理志云汲郡黎陽有枉人山隋圖經曰枉人山谷名或云殷紂敘

南陽一作山校書去之已遠上蔡逐獵知之何晚

謂僧辯父子為陳武帝所誅也王僧辯傳云元帝江陵之敗僧辯未至而荊州已滅及敬帝初即梁王位僧辯預援立功承制齊文宣又納貞陽侯蕭明以為梁嗣僧辯不納後納之遣龍舟法駕往迎貞陽會於江寧浦明踐位僧辯常處石頭城會江淮人報云齊兵大舉至壽春僧辯謂齊軍必出江表因遣記室參軍以事報陳武仍使整舟艦器械陳武宿有圖僧辯志及聞命留盱城中銜枚而進縱火焚之僧辯共顏下就執是夜及子顏俱被殺時壽春竟無齊軍又非陳武之譎殆天授也南陽校書去之已遠者哀僧辯功成見殺也上蔡逐獵知之何晚者罪僧辯內有粵主而外求君以致父子俱戮也吳越春秋云越王賜文種屬鏤之劒種得劒嘆曰南陽之宰而為越王之禽史記曰李斯具五刑出獄與其

中子俱執顧謂其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兔其可得乎李斯舍扶蘇而立胡亥且父子同戮故取以為比僧辯既死陳武遂致受禪梁之社稷存亡繫於王公故賦終言之

鎮北之負譽矜前風飈凜然

鎮北謂邵陵王綸也侯景傳云邵陵王綸率西豐公大春新塗公大戊永安侯確等馬步二萬發自京口直據鍾山景黨大駭咸欲逃散分遣萬餘人拒戰綸大破之於愛敬寺下景初聞綸至懼形於色及敗軍還尤言其威命具舟石頭將北濟任約曰去鄉萬里走欲何之戰若不捷君臣同死草間乞活約所不為景乃止所謂負譽矜前風飈凜然者也云矜前者綸卒為景所敗還奔京口其譽不終也云鎮北者按綸傳大同中綸嘗為揚州刺史揚州在江北故云鎮北也至太清元年又遷郢州矣負譽謂邵陵討景時有此威望若其少時險躁幾絕人道不足譽也

水神遭箭山靈見鞭是以蟄

熊傷馬浮蛟沒船一作蔦亦謂綸少時險躁不為山川之靈所祐故討景之功不成也隋書五行志云綸將兵援臺城至鍾山有熊熊嗤綸所乘馬南史邵陵王傳云綸討景發白下中江而浪起有物傷舟將覆識者尤異之及次鍾陵景已波采石綸乃晝夜兼道旋軍入赴濟江中流風起人馬溺者十一二一作蔦邵陵王子確傳云侯景乞盟憚確在外啟求名確確遂入城景愛其膂力恒令在左右後從景仰見飛蔦羣賊爭射之不中確射之應弦即落賊徒忿嫉咸勸除之後與景獵鍾山同逐禽引弓將射景弦斷不得發賊覺殺之是併序綸子確之死也史記云秦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海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為候乃令入海者齊捕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遂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三齊略記云始皇作石橋欲過海看日出處有神人驅石下海而去不速神輒鞭之石皆流血

才子併命俱非百年按武帝有子八人故賦比之高陽之數名曰才子併命謂元帝與之作難也南史列傳云綸大脩器甲將討侯景元帝遣王僧辯逼之軍潰後為西魏楊忠陸通所害俱非百年者謂兄弟猜忌家禍疊搆邵陵既亡江陵亦敗俱不能永年也左傳云高陽氏有才子八人

中宗之夷凶靖亂大雪冤恥謂元帝也梁帝紀云世祖孝元皇帝諱繹字世誠武帝第七子也天監十三年封湘東王太清元年為荊州刺史太清二年承制江陵明年平侯景元帝廟號世祖云中宗者以其啟中興之業若晉元帝矣干寶晉紀總論曰故大命集於中宗皇帝夷凶靖亂大雪冤恥者謂其能平侯景報萬民之冤洒兩君之恥也

去代邸而承基遷唐郊而纂祀謂元帝由湘東王而承帝業也梁帝紀云承聖元年冬十一月丙子皇帝即位於江陵漢書文帝紀云奉天子法駕迎於代邸帝王世紀云摯登帝位封異母弟放勳為唐侯後受摯禪是為帝堯

反舊章於司隸歸餘風於正始後漢光武紀云更始將北都洛陽以光武行司隸校尉使前整修宮府於是致僚屬作文移從事司察一如舊章衛玠別傳曰玠至武昌見王敦興之談論彌日信宿敦顧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晤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若在當復絕倒見劉孝標世說注亦見晉書

沉猜則方逞其欲藏疾則自矜於已天下之事沒焉諸侯之心搖矣梁本紀云帝性好矯飾多猜忌於名無所假人微有勝已者必加毀害帝姑義興昭長公主子王銓兄弟八九人有盛名帝妬忌其美遂改寵姬王氏兄王琳名琳以同其父名忌劉之遴學使人鴆之如此者甚衆雖骨肉亦徧被其禍南史論曰元帝居勢勝之地啟中興之業既雪讎恥且應天人而內積猜忍外崇矯飾攀號之節忍酷於踰年交省之制申情於木偶竟而雍州引寇釁起河東之戮益州親尋事習邵陵之窘悖辭屈於僧辯殘虐極於圍正不義不昵若斯之甚而復謀無經遠心勞志大近捨宗國遠迫強鄰外弛藩籬內崇講肄卒於潰至戕隕方追始皇之迹雖復文籍滿腹何救社稷之墟歷觀書契以來未有三葉遘愍若蕭宗之酷也諸侯心搖為下齊交秦患張本

既而齊交北絕秦患西起齊謂北齊也秦謂西魏也西魏都長安是秦地也梁本紀云承聖元年齊將潘樂辛術等攻秦郡王僧辯遣將杜崱帥衆拒之齊人又賀侯景平二年九月齊遣郭元建等帥衆頓合肥又承聖二年五月魏大將尉遲迥進兵逼巴西潼州刺史楊乾運以城納迥先是魏使宇文仁恕來聘齊使至江陵帝接仁恕有闕魏相安定公憾焉使柱國萬紐于謹來攻十月魏軍至襄陽梁王蕭詧率衆會之辛有江陵之禍戰國策云秦欲伐齊齊楚之交善王患

之張儀南見楚王曰大王苟能閉關絶齊臣請使秦王獻商於之地方六百里楚王大悅羣臣聞見者畢賀陳軫獨不賀曰西生秦患北絶齊交兩國之兵必至矣

況背闕一作闕**而懷楚異端委而開吳**謂元帝委總江陵不復歸都建業也漢書項羽傳贊云及羽背關懷楚左傳哀七年云子貢對宰嚭曰太伯端委以治周禮杜預曰端委禮衣也吳都賦云有吳之開國也肇自泰伯

驅綠林之散卒拒驪山之叛徒營軍梁漢蒐秉巴渝謂元帝拔逆黨任約謝答仁以爲步兵校尉配衆一旅上赴紀頓兵日久頻戰不利師老糧盡智力俱殫又魏人入劒閣成都虛弱憂懣不知所爲遂致敗接元帝紀魏尉遲迥平蜀在承聖二年八月蜀平而江陵隨之矣及元帝敗魏人燒柵朱買臣謝答仁勸帝乘暗潰圍出就任約答仁又求自扶帝帝問侍射王褒褒曰答仁侯景之黨豈是可信成彼之勳不如降也信讒元帝復用侯景之黨以抗拒骨肉也渚宮舊事云初陸法和擒任約於水中約言求就師目前死法和曰槿越有相必不死且於王有緣決無他慮王於後微得槿越力果釋用爲郡守後漢書劉玄傳云新市人王匡王鳳與諸亡命藏於綠林中注綠林山在荆州當陽縣東北也漢書英布傳布反薛公曰布以驪山之徒自致萬乘此皆爲身不顧後慮左傳莊四年云楚武王伐隨卒於樠木之下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杜注溠水在義陽厥縣西東南入鄖水梁橋也地

理志云巴屬益州故巴國左傳云巴子使韓服告楚是後漢書曰閬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天性勁勇喜歌舞高祖觀之曰此武王伐紂之歌也乃命樂人習之所謂巴渝舞營軍梁溠蒐秉巴渝者言自楚攻蜀也左傳苟賁皇曰蒐秉補卒注云蒐閱也

問諸淫昏之鬼求諸厭劾之符承聖二年上問武陵王東下使方士畫版爲紀像親釘支體以厭之左傳僖十九年云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於次睢之社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公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魏志董卓傳注獻帝起居注曰李傕性喜鬼怪左道之術常有道人及女巫謳擊鼓下神祭祠六丁符劾厭勝之具無所不爲

荆門遭廪延之戮謂元帝命樊猛斬武陵王紀也南史列傳云武陵王紀字世詢武帝第八子也特爲帝愛天監十三年封武陵王大同三年爲都督益州刺史大寶二年僭號於蜀改年天正魏人侵蜀元帝遣任約謝答仁上赴紀將軍侯瓛爲任約謝答仁所破紀頻敗知不振遣署度支尚書樂奉業往江陵論和緝之計元帝知紀必破遂拒而不許於是兩岸十餘城遂與降遊擊將軍樊猛率所領至紀所紀在船中逃牀而走以金擲猛等曰此顧卿送我一見七官卿必當富貴猛曰天子何由可見殺足下此金何之猶不敢逼圍而守之法和馳啟上密敕樊猛曰生還不成功也猛遂斬紀荆門接元帝與紀書又爲詩曰回首望荆門驚浪且回奔四鳥嗟長別三聲悲夜猿圓正在獄中連句曰水長二江急雲生三峽昏顧黃淮南罪思報阜陵恩帝看詩而泣荆州記曰荆門上合下開開達山南有門之形故曰荆門後漢書注云荆門山名在今硤州宜都縣西北今猶有故城基址在山上廪延用春秋共叔段事以元帝不兄也左傳云鄭莊公弟大叔段又收貳以爲己邑至於廪延大叔將襲鄭公命子封帥車三百乘以伐京

夏口一作首**濫達泉之誅**謂元

帝及邵陵王綸綸卒為魏所殺是禍由元帝也邵陵王傳云邵陵攜王綸字世調武帝第六子也大寶二年綸至夏口承制百官湘東王繹遣王僧辯帥舟師逼之僧辯據郢州綸為西魏所害是元帝逼之以至於死故曰誅也邵陵王乃元帝之兄故用季友酖兄之事左傳莊三十二年云成季使以君命僭叔成季皆桓公之子以喻邵季酖之歸及逵泉而卒僭叔成季皆桓公之子以喻邵陵湘東皆武帝子以弟害兄也夏口者左傳云吳伐楚楚沈尹戌奔命於夏汭杜預曰漢水入口今夏口也郡國志南郡津鄉注曰史記云蘇秦說楚威王楚東有夏州左傳云楚莊伐陳鄉取一人以歸謂之夏州今夏口城有州名夏口晉志云武昌沙羨縣有夏口對沔口有津水經注云對黃鵠岸入沔津故城以夏口為名亦沙羨縣治也一名夏首楚辭曰過夏首而西浮王逸注云夏首水口也

蔑因親以教一作致**愛忍和樂於彎弧**孝經云因親以教愛

孟子曰其兄彎弓而射之詩云兄弟既翕和樂且耽言不能兄弟親愛而反以彎弧為和樂也**既**一作慨**無謀於肉食非所望於論都**南史曰侯景平王僧辯啟送秘府圖籍勅周弘正雖校時朝議遷都但元帝再臨荊峽前後二十餘年情所安戀不欲歸建鄴兼故府臣僚皆楚人並欲即都江陵云建康蓋是舊都彫荒已極且王氣已盡兼與北近若有不虞悔無所及且臣等又聞荊南有天子氣今其應矣元帝無去意時尚書左僕射王褒及弘正咸侍帝顧曰卿意何如褒等以帝猜忌弗敢衆中公言唯唯而已褒後因清閑密謀還丹陽甚切終不引納他日弘正乃正色諫於再三曰若如士大夫惟聖王所都本無定處至於黔首未見入建鄴城便謂未是天子猶列國諸王今日付百姓之心不可不歸建鄴當是頗相酬許弘正退後黃羅漢宗懍乃言弘正王褒東人乃勸東下非為國計弘正復面折二人帝欲徧試人情曰欲吾去者左袒於是左袒遇武昌太守朱買臣復勸上遷曰買臣家在荊州豈不願官長住但恐是買臣富貴非官富貴耳帝深感其言卒不能用及于謹入江陵朱買臣按劒進曰惟斬宗懍黃羅漢可以謝天下帝曰曩實吾意宗黃何罪左傳云長勺之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問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杜預曰肉食在位者說苑曰昔東郭氏上書於獻公公曰肉食者已慮之矣對曰忽使肉食失計於廟堂藿食寧得不肝腦塗地也陸士衡云無以肉食資取笑藜藿是也後漢杜篤傳云光武欲建都洛邑篤以關中先帝舊京不宜改營作論都賦奏之**未深思於五難先自擅於二**一作三**端**左傳昭十三年云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對曰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弒舊君誰能濟

之武陵王紀傳云元帝與紀書曰吾膺此樂推事歸當璧當璧即左傳康王諸子事故取子干為比言其未思五難也二端帝常自比諸葛桓溫惟張纘許焉是二端又曰我韜於文士愧於武夫亦是二端三端帝能詩工書善畫自圖宣尼像為之贊而書之時人謂之三絕韓詩外傳云君子避三端文士筆端勇士鋒端辯士舌端**登陽城而避險臥砥柱而求安**謂元帝即安荊楚猶登至險以避險臥不安以求安也左傳昭四年云司馬侯對晉侯曰陽城九州之險也杜注云陽城在河東陽城縣東北禹貢曰南至於華陰北至於底柱又曰底柱析城至於王屋師古曰底柱在陝縣東北在河中形若柱也**既言多於忌刻實志勇而形**一作刑**殘但坐觀於時變本無情於急難**言元帝忌克殘忍當挽師討景時但坐觀時變而無兄弟急難之義如於邵陵武陵河東桂陽之屬俱自

相屠戮也左傳云晉惠公反國秦伯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今其言多忌克難哉詩云兄弟急難

地惟黑子城猶彈丸其怨則黷其盟則寒 元帝紀云自侯景之難州郡大半入魏自巴陵以下至建康緣以長江為限荊州界武寧西拒峽口自嶺以南復為蕭勃所據文軌所同千里而近人户著籍不盈三萬中興之盛盡於此矣黷怨寒盟如魏宇文仁恕來聘帝接有闕致起魏師詳見前注漢書賈誼上疏云淮南之北大諸侯屋如黑子之著面史記平原君傳趙郝曰此彈丸之地左氏傳曰君無怨黷人子貢對宰嚭曰黷盟可尋也亦可寒也

豈寃禽之能塞海非愚叟之可移山 山海經云赤帝之女嬉遊東海溺而死不返化為寃禽名曰精衛常取西山木石以填東海博物志云有鳥如烏文首白喙赤足曰精衛常取西山之木石以填東海列子云大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

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年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於漢陰可乎禂然相許其妻獻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禂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即石墾壤糞畚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遺男始齔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無以應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蛾氏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翁元帝以荊州小國攜釁兄弟結怨強鄰不量力也

況以沴氣朝浮妖精夜隕赤烏則三朝夾日蒼雲則七重圍軫 謂元帝即位以來災異迭見梁運將終也元帝紀云承聖元年冬天門山獲野人星隕吳郡淮南有野象數百宣城郡猛獸暴食人二年春南宮門鑰牡飛兩龍見湘川三年春主衣庫見黑蛇遠之並黑色帝退居栖心省又有蛇從屋隤落帝帽忽然便失城濠中龍騰出煥爛五色蛛躍入雲六七小龍相隨飛去羣魚騰躍墜死於陸道城上常有紫氣至時消歇及魏軍至柵是夜有流星墜城中又歲星在井熒惑守心後漢書五行志云氣之相傷謂之沴注尚書大傳曰凡六沴之朝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則后王受之左氏傳曰楚有雲如衆赤烏夾日以飛三日楚子問諸周太史太史曰其當王身乎春秋文耀鉤云楚有蒼雲如霓圍軫七蟠中有荷斧之人向軫而蹲於是楚唐史畫遺灰而雲滅故曰唐史之策上滅蒼雲地理志云楚地翼軫之分野也

亡吳之歲既窮入郢之年斯盡 左傳昭三十二年云吳伐楚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至哀二十二年越滅吳又昭三十一年趙簡子夢童子贏而轉以歌占諸史墨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入郢必以庚辰定四年庚辰吳入郢北史藝術傳庾季才曰秦將入郢陛下宜還都以避其患

周含鄭怒楚結秦寃有南風之不競值西鄰之責言 周書蕭詧傳云魏恭帝元年令于謹伐江陵詧以兵會之周含鄭怒者謂詧以元帝殺其兄譽遂結釁也左傳云周鄭交惡又僖二十四年王怒將以狄伐鄭楚結秦寃者謂西魏來伐也左傳襄十八年曰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元帝紀云魏師至帝在幽逼求酒飲之製詩四絕其一曰南風且絕唱西陵最可悲今日還萬里終非封禪時春秋僖十四年云晉侯及秦伯戰於韓獲晉侯左傳曰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其

縣曰西鄰責言不可償也言楚有可敗之道西魏乘機而入也俄而梯衝亂舞冀馬雲屯魏志公孫瓚與子續書曰袁氏之攻狀若鬼神鼓角鳴於地中梯衝舞於城上左傳云冀之北土馬之所生陸機詩曰胡馬如雲屯言魏師之盛也伐秦車於暢轂皆漢鼓於雷門秦風小戎之詩云小戎伐收毛傳云小戎車也伐淺收軫也又云文茵暢轂毛傳曰暢轂長轂也正義曰淺收暢轂皆謂兵車也兵車言淺軫長轂者對大車平地載任之車為淺為長也漢書王尊傳曰毋持布鼓過雷門師古曰雷門會稽城門也有大鼓越擊此鼓聲聞洛陽下陳倉而連弩渡臨晉而橫船蜀志云建興六年冬諸葛亮出散關圍陳倉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漢書云韓信進兵擊魏魏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襲安邑魏豹驚引兵迎信信遂

據魏豹雖復楚有七澤人稱三戶箭不麗於六麋雷無驚於九虎言江陵防守之弱不足抵西魏之師也子虛賦云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見其餘也左傳哀五年云晉執蠻子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於三戶杜元凱曰今丹水縣北有三戶亭三戶楚地或云屈景昭為三戶非也左傳宣十二年邲之戰云樂伯射麋麗龜晉魏錡如楚致師楚潘黨逐之及熒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王子年拾遺記曰太初謠言云三七末世雞不鳴狗不吠宮中荊棘亂相繫當有九虎爭為帝至王莽篡位將軍有九虎之號矣後漢書馮衍傳曰皇帝破百萬之陣推九虎之軍雷震四海注云莽末拜將軍九人皆以虎為號辭洞庭兮落木去岑陽兮極浦謂已時去江陵身在長安也木傳云聘於西魏屬大軍南討遂留長安楚辭曰洞庭波兮木葉下又曰望涔陽兮極浦王逸曰涔陽江岸名也近附郢極遠也浦滙也呂向曰涔陽浦接於楚都也後漢馮衍傳注云洞庭湖名也中有洞庭山在今岳州西南云辭去者言已入長安離楚地也爐火兮焚旗貞風兮害蠱左傳晉獻公之筮曰車說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於宗丘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乃使玉軸揚灰龍文折柱元帝紀云魏軍燒柵元帝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以寶劒繫柱折之曰文武之道盡於此矣龍文劒名博物志云龍文吳王使干將所作下江餘城長林故營下江長林梁時屬武寧郡魏軍至襄陽梁王詧率衆會之武寧為襄陽接境武寧既失遂入江陵王琳傳云湘州武陵平元帝性多忌以琳所部甚盛又得衆心故出之嶺外其友李膺帝所任遇琳告之曰琳蒙拔擢常欲畢命以報國恩今天下未平遷琳嶺外如有萬一不虞安得琳力何不以琳為雍州刺史使鎮武寧琳自焚兵作田為國禦捍膺然其言而不敢啟故率衆至嶺南元帝為魏圍逼乃徵琳赴援琳師次長沙而魏已平江陵矣漢書王莽傳曰南郡張霸江夏羊牧王匡等起雲杜綠林號曰下江兵晉灼曰本起江夏雲杜縣後分西上入南郡屯藍田故號下江兵也後漢書郡國志曰南郡編縣有藍口聚注云下江兵所據宋書州郡志云武寧長林晉安帝立隋書地理志云南郡有長林縣徒思拑馬之秣未見燒牛之兵言魏軍濟漢襲武寧執宗均遂至江陵也公羊傳云圉者拑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史記田單傳曰單為齊將守即墨城燕師攻城田單取牛千頭衣以五采束矛盾於其角繫火於其尾穿城而出城上大噪燕師大敗言此武陵郡下江長林本可固守惜無良將所以見敗也章曼枝一作支以轂走宮之奇以族

行言江陵敗亡之日去國者多也元帝紀云魏人燒柵買臣謝答仁勸帝秉暗潰圍出就任約王褒不可答仁又請守子城收兵可得五千人帝然之即授城內大都督既而又召王褒謀之答仁請入不得嘔血而去裴政犯門而出徐世譜任約自馬頭走巴陵約後降於齊世譜入陳韓子曰智伯欲伐仇猶國道險難不通乃鑄大鐘遺之載以廣車仇猶大悅險塗內之章曼支諫不聽曼支因斷轂而馳至十九日而仇猶亡也左傳僖五年曰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晉滅虢遂滅虞

河無冰而馬渡關未曉而雞鳴後漢書光武紀曰光武至滹沱河王霸詭曰冰堅可渡遂前至河河冰已合乃渡未畢數騎而冰解博物志曰燕太子丹至於秦請歸聞秦王之謬言仰而嘆烏即頭白俯而嗟馬即生角秦王不得已遣之為機發之橋欲陷丹丹驅馳過之而橋不發遁到關關門不開丹為雞鳴於是衆雞悉鳴關開遂歸又史記曰孟嘗君為秦所囚賂幸姬得出夜半至關關法雞鳴乃出客客有善為雞鳴者野雞皆應乃出二語亦言去國者也

忠臣解骨君子吞聲謂王琳陸法和等也王琳已見北史藝術傳及渚宮舊事並曰陸法和大聚兵艦欲襲襄陽而入武關帝使止之法和乃致其兵謂使者曰法和求道之人尚不希帝釋天王豈窺人主之位但與主有香火因緣救援耳今既被疑是業不可改也於是設供養具大餡餅及西魏舉兵法和赴江陵帝又使人逆之曰此自能破賊但鎮郢州不須動也法和乃還州堅其城門著三麤白布衫布褌邪巾大繩束腰裹葦席終日乃脫之及聞梁滅復取前凶服著之受弔梁人西入魏果見餡餅焉國語聖人不出忠臣解骨恨賦云莫不歛恨而吞聲

華望祭之所雲夢偽遊之地江陵故楚都章華雲夢皆楚地以下言江陵既敗魏軍縱其屠戮也左傳昭七年曰楚靈王即位為章華之宮又曰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杜云章華南郡華容縣又哀六年楚昭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雎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漢書陳平傳曰漢六年人有告楚王韓信反者帝問平平曰古者天子巡狩諸侯南方有雲夢陛下弟出偽遊雲夢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好出遊其勢必郊迎謁而陛下因禽之特一力士之事耳帝行至陳楚王信果郊迎即執縛之後漢書郡國志曰南郡華容雲夢在南晉書地理志曰南郡編縣有雲夢官

荒谷縊於莫敖冶父囚於羣帥硎谷一作弇摺拉鷹鸇批攢元帝紀云丁亥魏軍至柵下戊申胡僧祐朱買臣等出戰買臣敗績辛亥魏軍大攻帝出枇杷門親臨陣戰僧祐中流矢薨軍敗反者斬西門守卒以納魏軍帝見執將軍杜畿畿弟機並受害謝答仁三人相抱俱見屠汝南王大封尚書左僕射王褒以下並為俘以歸長安乃選百姓數萬口分為奴婢小弱者皆殺之左傳桓十三年云楚屈瑕伐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於荒谷羣帥囚於冶父以聽刑杜曰荒谷冶父皆楚地郡國志云江陵有津鄉注云荊州記曰西北有小城名曰冶父衛宏詔定古文官書序曰秦既焚書患苦天下不從所改更而諸生到者拜為郎中前後七百人密令冬月種瓜於驪山硎谷中溫處瓜實詔博士說之人人不同乃令就視先為伏機諸生賢儒皆至焉方相難不已發機填之以土皆壓之終乃無聲後漢書陳蕃傳注今新豐縣溫湯處愍儒鄉湯西有馬谷西岸有坑古老相傳以為秦坑儒處也史記范雎傳曰魏齊使舍人笞擊雎拉脅摺齒左傳季文子曰如鷹鸇之逐鳥雀焉

宛霜夏零憤泉秋沸淮南子曰鄒衍盡忠於燕惠王惠王信讒而繫之衍仰天而哭正夏天為之降霜後漢書曰耿恭據疏勒城七月匈奴來攻遂於城下擁絕澗

水吏士渴乏恭仰嘆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湧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為吏士禱有頃泉水奔出按耿恭出泉在秋七月天根水涸時故以秋沸為異也

城崩杞婦之哭竹染湘妃之淚 左傳襄二十三年曰齊莊公襲莒杞梁華旋載甲夜入宿於莒郊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於郊弔齊侯弔諸室列女傳曰杞梁妻齊杞梁殖之妻也齊莊公襲莒殖戰而死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就其夫屍於城下而哭之城為之崩述異記曰湘水去岸三十里有相思宮望帝臺昔舜南巡而葬於蒼梧之野堯之二女娥皇女英追之不及相與慟哭沾竹竹文為之斑斑然

水毒秦涇山高趙陘 以下言江陵百姓被擄之時在道路之苦也左氏傳曰晉鄭伐秦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趙陘即井陘趙地漢書曰張耳韓信欲東下井陘擊趙未至井陘口三十里使人拔趙幟立漢幟破趙成安君禽趙王歇者是也

十里五里長亭短亭 漢書曰秦法十里一亭亭有長漢因之不改漢官儀曰十里一亭亭長亭侯五里一郵郵間相去二里半司姦盜白孔六帖云十里一長亭五里一短亭

饑隨蟄燕暗逐流螢 何法盛中興晉書曰中原喪亂鄉人遂共推郄鑒為主與千餘家避暑於魯國嶧山有重險百姓饑饉野無生草掘野鼠蟄燕而食之後漢靈帝紀曰閔貢扶帝與陳留王協夜步逐螢光還至帝舍張璠漢紀曰帝為諸黃門所劫出穀門走至河上諸黃門既投水死帝與陳留王獨夜步行欲還宮暗瞑逐螢火而行數里得民家以露車載送

秦中水黑關上泥青 禹貢曰黑水西河惟雍州師古曰西距黑水雍州秦地晉書姚弘載記曰劉裕次於陝城遣沈林子率精兵萬餘越山開道會沈田子等於青泥將攻兗柳泓使姚裕率步騎八千距之泓退次於霸上關中水經注曰藍田嶢柳城魏置清渥軍於城內世謂之清渥城也藍田縣南有嶢關地名嶢柳水經注所謂清渥城疑即清泥城矣地理志曰秦西有清泥關

於時瓦解冰泮風飛電散 於時以下言江陵闔城長幼被擄入關也春秋運斗樞曰不能宣德天下瓦解冰泮漢書徐樂上書曰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楊泉物理論云熱氣散而為電

渾然千里淄澠一亂 北史庾季才傳曰荊州覆亡衣冠士人多沒為賤季才散所賜物購求親故周文乃悟免梁俘為婢者數千口列子云口將爽者先辨淄澠張湛注淄音緇澠音乘淄水出魯郡萊蕪縣澠水西自北海郡千乘縣界流至壽光縣二水相合說符篇曰淄澠之合易牙嘗之爽差也淄澠水異味既合則難別呂氏春秋云孔子曰淄澠之水合者易牙嘗而知之亦見淮南子劉幹新論曰淄味異質晉王以淄澠二水合羹與張華餘華曰此羹有淄澠二水味也以喻當時貴賤奈亂盡被擄辱矣

雪暗如沙冰橫似岸 按魏平江陵獻俘長安在冬十二月南史殷不害傳云魏平江陵時天寒雪凍死者填滿溝壑不害與王褒庾信俱入長安矣范雲詩云寒沙四面平飛雪千里驚鮑照冬至詩曰層冰如玉岸

逢赴洛之陸機見離家之王粲 言江陵亡已在長安遇諸見俘之人也晉書曰陸機年二十而吳滅太康末與弟雲同入洛機集有赴洛詩有赴洛道中詩二首魏志曰王粲山陽高平人少而聰慧有大才仕為郎時董卓作難仲宣避難荊州依劉表遂登江陵城樓因懷歸而作登樓賦述其進退危懼之情也

莫不聞隴水而掩泣向關山而長嘆 郭仲產秦州記曰隴山東西百八十里登山嶺東望秦川四五百里極目泯然山東人行役升此而顧瞻者莫不悲思故歌曰隴頭流水分離四下念我行役飄然曠野登高遠望涕零雙墮古樂府相和歌有度關山曲江淹恨賦云明妃去時仰天太息紫臺稍遠關山無極

況復君在交河妾在青波 後漢

書耿恭傳云擊車師攻交河城注前書車師前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遶城下故號交河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故城在今西州交河縣也史記陳涉世家曰蹂布擊秦左右校破之青波復以陳為楚青波楚地謂君往秦川妾留楚地夫婦離別之辭設為閨怨也

石望夫而逾遠山望子而愈多

劉義慶幽明錄曰武昌北山上有望夫石狀如人立俗傳云古者有貞婦其夫從役遠征餞送此山立望夫而死化為石因以名山又劉澄之鄱陽記曰鄱陽西有望夫岡昔縣人陳明與梅氏為婚未娶妖魅詐迎婦去請卜者決云行五十里求之明如言見大穴深邃無底以繩懸入遂得其婦乃令婦先出而明所將鄰人秦文遂不取其妻乃自誓執志登此岡而望其夫因以名焉述異記曰中山有韓夫人愁思臺望子陵

才人之憶代郡公主之去清河

王臺新詠謝朓有詠邯鄲故才人嫁為廝養卒婦詩史記張耳傳及楚漢春秋並曰趙王武臣為燕軍所獲因於燕獄先後使者往請輒為燕所殺趙有廝養卒謝其舍中曰吾將載趙王歸舍中人笑之乃走燕壁以利害說燕將燕以為然乃歸趙王廝養卒御王以歸武臣歸趙以美人妻養卒以報之是其事也晉書賈后傳曰臨海公主先封清河洛陽之亂為人所略傳賣吳興錢溫溫以送女女遇主甚酷元帝鎮建業主詣縣自言元帝誅溫及女改封臨海宗正曹統尚之晉書地理志云清河國屬冀州

栩陽一作揚亭有離別之賦臨江王有愁思之歌

漢書藝文志有別栩陽賦五篇又臨江王及愁思節士歌詩四篇服虔曰栩音翊

別有飄颻武威羈旅金微

別有以下信自謂奉使留秦有鄉關之思也本傳云南北流寓各許還國惟信及王褒並惜而不遣漢書曰霍去病破匈奴左右地置武威等四郡又地理志曰武威郡故匈奴休屠王地武帝太初四年開後漢書曰竇憲遣耿夔等擊北單于於金微山趙至書曰飄颻遠遊之士戰國策腹擊曰臣羈旅也

班超生而望返溫序死而思歸

後漢書班超傳曰超久在絕域年老思歸乃上疏曰臣不敢望到酒泉但願生入玉門關又獨行傳曰溫序字次房太原人也建武六年拜謁者遷護羌校尉序行部至襄武為隗囂別將苟宇所拘劫序素有氣力大怒叱宇等曰虜何敢迫脅漢將遂伏劍而死光武聞而憐之命送喪致洛陽城傍為冢地除三子為郎中長子壽夢序告之曰久客思鄉里壽即棄官上書乞骸骨歸葬帝許之乃反舊塋焉

李陵之雙鳧永去蘇武之一雁空飛

李陵別蘇武詩云雙鳧俱北飛一鳧獨南翔子當留斯館我當留故鄉漢書蘇武傳曰武留匈奴中常惠教漢使謂單于曰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繫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單于驚謝歸武

陵之禍始

承聖三年魏尅江陵明年敬帝至建鄴是仍都金陵也三年陳受禪是金陵之禍矣

雖借人之外力實蕭墻之內起

北史蕭詧傳云詧既與江陵構隙恐不能自固大統十五年乃請使稱藩為魏附庸周文令祭酒榮權使焉詧大悅是歲柳元禮率衆進圍襄陽詧懼乃遣其妻王氏及世子察為質以請救周文令榮權策命詧為梁王詧乃於襄陽置百官承制封拜魏恭帝元年周文令柱國于謹伐江陵詧以兵會之遂平江陵是借人之外力也北史庾季才傳云梁元帝頗明星歷謂季才曰朕猶慮禍起蕭墻季才曰秦人將入郢陛下宜留重臣作鎮荊陝還郢以避其患帝然之與宗懍等議乃止俄而江陵覆殁按詧以侄伐叔是蕭墻之內起也左傳臧武仲曰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蕭墻見論語鄭注云蕭之言肅也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墻

撥亂之主忽焉中興

之宗不祀 撥亂中興謂元帝也元帝平侯景啟中興之業故云元帝紀云帝見執如梁王蕭詧營甚見詰辱詧遣尚書傅準監行刑進土囊而殞之詧使以布帕裹屍斂以蒲席束以白茅以車一乘葬於津陽門外左傳臧文仲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

伯兮叔兮同見戮於猶子 伯叔猶言長幼哀太子元良及始安王方略也猶子謂岳陽王詧對元帝而稱詧為昭明第三子於元帝為叔姪也國風旄丘云叔兮伯兮何多日也鄭云叔伯字也人薛兮云叔兮伯兮倡予和汝毛云長幼鄭云兄弟之稱按古人字五十以伯仲若孟仲叔之類謂元帝子若長若幼皆見戮於元帝之猶子也元帝紀云江陵之禍慭懷太子元良及始安王方略等皆見害是其事也

荊山鵲飛而玉碎隋岸蛇生而珠死 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玉璞於荊山之下奉而獻之文王使玉人治其璞而得寶鹽鐵論曰崑山之旁以玉璞抵烏鵲淮南子曰隋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而富失之而貧高誘曰隋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而塗之後蛇於夜中銜大珠以報之因曰隋侯之珠括地志云濆山一名崑山一名斷蛇丘在隨州隨縣北一十五里珠玉喻帝子也

鬼火亂於平林殤魂遊於新市 傷戰爭之後中興之臣死傷者多也鬼火燐也殤魂即傷魂鳥名博物志曰鬬戰死亡之處其人馬血積年化為燐燐著地及草木如露略不可行或有觸者著人體便有光拂拭便分散無數愈甚有細咤聲如炒豆惟靜住良久乃滅後其人忽忽如失魂經日乃差淮南子曰人血為燐許慎注云兵死之血為鬼火王子年拾遺記曰惠帝元熙二年改為永平元年常山郡獻傷魂鳥狀如雞毛色似鳳帝惡其名棄而不納復愛其毛羽當時博者云黃帝殺蚩尤有軀虎誤嗤一婦人七日氣不絕黃帝哀之葬以重棺石槨有鳥翔其塚上自呼為傷魂則此婦人之靈也平林新市皆楚地也後

漢光武紀曰伯升於是招新市平林兵注云新市縣屬江夏郡故城在今鄂州富水縣東北平林地名在今隨州隨縣東北按後漢中興始兵有新市平林之號當時胡僧祐等皆元帝中興之臣至是皆戰鬬而死是以傷之

梁故豐徙楚實秦亡不有所廢其何以昌 梁故豐徙建鄴徙都江陵也江陵楚地魏都關中秦地魏滅梁是楚實秦亡也漢書高帝贊曰劉向云戰國時劉氏自秦獲於魏秦滅魏遷大梁都於豐故周市說雍齒曰豐故梁徙也史記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本豐故梁徙而云梁故豐徙本亡秦必楚而云楚實秦亡皆反文以切時事也左傳里克對惠公曰不有所廢其何以昌廢指江陵之敗又指建鄴之禪也興謂北周之滅又謂陳武之篡也二語為下張本

有嬀之後將育於姜輸我神器居為讓王 有嬀謂陳武帝也陳氏本嬀姓虞舜之後在周為陳國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其後遂姓陳氏陳武自襲殺王僧辯後而梁祚日微陳氏日盛矣讓王謂敬帝也梁本紀云敬帝諱方智字慧相元帝第九子也承聖三年魏兵至建鄴九月即帝位改紹泰元年二年改元太平太平二年十月帝遜位於陳陳受命奉帝為江陰王陳本紀云陳高祖武帝諱霸先字興國吳興長城下若里人其本甚微自云漢太丘長實之後以太平二年冬十月受梁禪改永定元年左氏傳曰陳公子完奔齊初懿氏卜妻敬仲共妻占之曰吉是謂鳳皇于飛其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於姜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西征賦云輸文武之神器莊子有讓王篇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 二語為下江東全棄鶉首賜秦張本周書梁王詧傳云江陵平詧將尹德毅說詧欲設享會因請于謹等為歡預伏武士因而斃之江陵百姓撫而安之文武官僚隨即

詮授魏人攝息未敢送兒王僧辯之徒折簡可致然後朝服濟江入踐皇極晷刻之間大功可立詮曰魏人待我甚厚未可背德若遽為鄉計則鄧祈侯所謂人將不食吾餘也既而闔城長幼被擄入關又失襄陽之地詮乃追悔曰恨不用尹德毅之言以至於是蕭詮歷時賦序云于謹平梁之後闔城長幼被擄入關人失襄陽故地乃曰恨不用尹德毅言以致於是又見邑居殘毀干戈日尋恥威畧不振常懷憤懣乃著歷時賦以見其意

夫蕭詮存荊州之舊隙戀魏人之小恩雖取江陵空城而長幼被擄弱小加刑既傷好生之心又失大寶之位使雍州西去建鄴東亡此下皆深咎之以見梁朝宗社遂盡於此二語出周易繫辭

用無賴之子弟舉江東而全棄 謂丹陽諸郡皆為陳有也無賴子弟謂陳霸先也霸先其本甚微故云漢書吳王濞傳云袁盎曰吳所誘皆無賴子弟故相率以反高祖本紀云高祖奉玉巵起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晉灼曰許慎云賴利也或曰江湖之間謂小兒多狡猾為無賴

惜天下之一家遭東南之反氣 謂詮與元帝本一家而反適資強敵也南史鄱陽王範傳云朱异謂武帝曰昔陛下登北顧亭以望謂江右有反氣骨肉為戎首漢書高祖召吳王濞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反氣豈若耶然天下一家慎無反

以鶉首而賜秦天何為而此醉 按周書江陵平太祖立詮為梁王居江陵東城資以江陵一州之地其襄陽所統盡歸於周人按襄陽形勝之地乃是梁朝創基之所故賦深悼之賜秦謂為西魏所有也張衡西京賦曰昔者天帝悅秦繆公而覲之饗以鈞天廣樂帝有醉焉乃為金策錫用此土而翦諸鶉首虞喜志林曰唐曰天帝醉秦暴金誤隕石墜謂秦繆公夢天帝奏鈞天廣樂已有此諺漢書云自井至柳謂之鶉首之次秦之分野也隋書地理志云尚書荊及衡陽惟荊州上當天文自張十七度至軫十三度為鶉首於長在巳楚之分野有南郡夷陵竟陵沔陽沅陵清江襄陽春陵漢東安陸永安[illegible]陽九江江夏諸郡自晉氏南遷之後南郡襄陽皆為重鎮九江襟帶所在江夏竟陵各置名州為藩鎮重寄按今襄陽既已歸周資以江陵空城復置防主統兵西域名曰助國外示助詮備禦內實防詮是鶉首之次襄陽南郡皆失之矣

且夫天道迴旋生民預焉余烈祖於西晉始流播於東川洎余身而七葉又遭時而北遷 言八世祖洎昔遭西晉永嘉之亂播遷江陵今已值梁承聖之年又自江陵北遷長安是天道之迴旋也北史云滔過江家南郡江陵縣禹貢南條荊山在東北漳水所出東至江陵故云東川傷已流寓不歸也

提挈老幼闔河累年死生契濶不可問天 滕王序云信攜老入關烝烝色養子山謝趙王啟又云某息荀娘傷心賦云一女成人一長孫孩稚是子山老幼並入長安也潘岳西征賦曰攜老幼而入關詩云死生契濶與子成說毛萇曰契濶勤苦也楚辭有天問

況復零落將盡靈光歸然 與略魏文帝與吳質書曰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曰遭漢中微盜賊奔突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墮壞而靈光歸然獨存酌知交將盡惟已獨存若魯靈光矣

日窮於紀歲將復始逼迫 一作切 **危慮端憂暮齒** 月令十二月日窮於次月窮於紀星周於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謝莊月賦云端憂多暇言國破之後永滯異域故憂慮也

踐長樂之神皐望宣平之貴里 三輔黃圖曰長樂宮本秦之興樂宮也高皇帝七年長樂宮成徙居長安城在長安中近東直杜門長安城東北頭第一門曰宣平門民間所謂東都門即二疏帳飲送萌掛冠處也西京賦云實為天地之

與區神皐揭衛之洛陽伽藍記曰清陽門內有永和里里中太傅録尚書長孫稚等六宅皆高門華屋當世名為貴里

渭水貫於天門驪山迴於地市 三輔黃圖曰始皇築咸陽宮引渭水灌都以象天漢桑欽水經曰渭水出隴西首陽縣渭北亭南鳥鼠山又東過長安縣北酈元注云秦始皇作離宮於渭水南北以象天宮辛氏三秦記曰驪山始皇陵作地市生死人交易市平不得欺死人云秦王地市有斷馬利後漢郡國志曰新豐有驪山杜預曰古驪戎國

幕府大將軍之愛客丞相平津侯之待士 本傳云世宗高祖並雅好文學信特蒙恩禮至於滕趙諸王周旋款至有若布衣之交世宗明帝也魏恭帝三年曾授大將軍高祖武帝也孝閔踐祚時亦拜大將軍滕王逌天和末拜大將軍又滕王序云及晉國公護俱禮重信按護傳孝閔踐祚護拜大冢宰高祖立百官總已以聽於護自太祖為丞相立左右十二軍總屬相府太祖崩後皆受護處分是護為丞相矣信追序二帝諸王寵遇之盛也漢書音義曰衛青征匈奴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因曰幕府西京雜記曰平津侯自以布衣為宰相乃開東閤營客館以待國士其有德任毗贊佐理陰陽者處欽賢之館其有才堪九列將軍二千石者居翹材館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藝者居接士之館而躬自菲薄所得俸祿以奉待之漢書曰武帝封公孫弘為平津侯弘乃起賓館開東閤以延賢人與參謀議

見鐘鼎於金張聞絃歌於許史 漢書鄭昌上書訟蓋寬饒曰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師古曰許氏史氏有外屬之恩金氏張氏自託在於近狎也左太沖詠史詩曰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言已仕周得與貴戚交游非其好也

豈知灞陵夜獵猶是故時將軍咸陽布衣非獨思歸王子 此子山鄉關之思一篇之致意也史記云李廣家居數載與故頴陰侯孫屏野居藍田山中射獵常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灞陵亭灞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止李廣宿亭下謂已猶是梁故右衛將軍也又史記云楚頃襄王使黃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秦留之數年楚頃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與秦相應侯善於是黃歇乃說應侯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怨録云楚王之子質於秦不得歸作思歸歌曰洞庭兮木葉滄陽兮草衰去千乘之家國作咸陽之布衣按梁國子孫客長安者有汝南王大封晉熙王大國並商丈帝子又宜都王圓肅武帝之孫武陵王紀之子其別支則有成安王秀之子永豐侯撝鄱陽王恢之子豐城侯世怡皆梁之令望與子山同時羈旅見於史傳者也集中蕭世怡誌銘云嗟南國之王子成東陵之故侯亦同此意此言思歸者不獨梁嗣也

庚子山集卷二

謹案第四十五頁前一行取蒙衝鬬艦刊本衝訛衝今改

第五十三頁後一行持姬女而指季豹刊本持訛指據文選改

乾隆御覽之寶

總校官進士臣胡榮

校對官助教臣金學詩

謄録貢生臣汪長鎧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庾子山集卷三

詳校官原任編修臣徐立綱

庾子山集卷三

周 庾信 撰

錢塘倪璠纂註

奉和汎江 藝文作王臺卿非

春江下白帝畫舸向黃牛 後漢書郡國志曰公孫述據蜀自稱白帝號魚復為白帝城桑欽水經曰江水又東逕黃牛山酈元注曰下有灘名曰黃牛灘南岸重巖疊起最外高崖間有石如人負刀牽牛人黑牛黃成就分明行者謠曰朝發黃牛暮宿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言水路紆深迴望如一矣許慎說文曰舸舟也聲古我切漢書注曰鷁水鳥畫其象於船首 錦纜迴沙磧蘭橈避荻洲 吳書曰甘寧住止常以繒錦維舟去或割棄以示奢也陳張正見賦朔雪映夜舟詩云檣風吹影落纜錦雜花浮是也許氏說文曰磧水渚有石者橈短檝也音人遙切爾雅曰檝謂之橈述異記曰七里州中有魯班刻木蘭舟 瀑花隨水汎空巢逐樹流 建平船柿下荊門戰艦浮 晉書曰王濬造船於蜀其木柿嚴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吾彥取流柿以呈孫皓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敢渡後漢書曰岑彭破荊門長驅入江關吳漢留夷陵裝露橈泝江而上荊州記曰郡西泝江六十里南岸有山名曰荊門上合下開有門形因以為名 岸社多喬木山城足迴樓日落江風靜龍吟迥上游 漢書項籍傳曰古之帝者必居上游

奉和山池梁簡文帝有山池詩

樂宮多暇豫望苑暫迴輿樂宮長樂宮望苑博望苑也鳴笳陵絶浪飛蓋歷通渠桂亭花未落桐門葉半疎荷風驚浴鳥橋影聚行魚日落含山氣雲歸帶雨餘

陪駕幸終南山和宇文内史

潘岳關中記曰終南山一名中南言在天中居都之南也括地志曰終南山一名中南山一名太一山一名南山一名橘山一名楚山一名泰山一名周南山一名地肺山在雍州萬年縣南五十里内史宇文昶也昶陪駕幸終南山詩云堯蓋臨河頻漢蹕踐華嵩日旂迴北鳳星旆轉南鴻青雲過宣曲先驅背射熊金桴拂泉底玉琯吹雲中古轍稱難極龍途或易窮烟生山欲盡潭盡水恒空交松上連霧修竹下來風仙才道無別靈氣法能同東稾差朝座西桃獻夜宮詔令王子晉出對浮丘公

玉山乘四載瑤池宴八龍穆天子傳曰天子至於羣玉之山四轍中乘先王之所謂策府郭璞注云山海經羣玉山西王母所居又云造父乃具青羊之血以飲四馬之乘郭曰與王同車御右之屬左傳所謂四乘是也尚書禹曰予乘四載孔安國曰四載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轎穆天子傳曰天子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天子乘八駿之乘赤驥盜驪白義踰輪山子渠黄騂騮綠耳周禮云馬八尺以上曰龍

黿橋浮少海鵠蓋上中峰山海經曰有幼海少海竹書紀年曰周武王伐紂東至於九江叱黿鼉以為梁江淹恨賦云方架黿鼉以為梁是也中峰即關中記所謂中南山言在天之中也

飛狐橫塞路白馬當河衝漢書酈食其曰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勢則天下歸矣臣瓚曰飛狐在代郡西南塞名史記高祖本紀曰劉賈將卒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索隱曰即黎陽津也南界東郡白馬縣水奠三川石山封五樹松史記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窺周室死不恨矣韋昭曰三川河伊洛也秦始皇本紀曰始皇東封泰山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為五大夫按五大夫秦時官名也此云五樹松矣長虹雙瀑布圓闕兩芙蓉戍樓鳴夕鼓山寺響晨鐘新蒲節轉促短筍籜猶重謝靈運詩曰新蒲含紫茸服虔漢書注曰籜筍皮也樹宿含櫻鳥花留釀蜜蜂櫻桃一名含桃迎風下列缺灑酒召昌容漢書揚雄傳曰辟歷列缺吐火施鞭應劭曰列缺天隙電照也列仙傳曰昌容者常山道人也自稱殷王子食蓬蘽根二百餘年而顏色如二十許人能致紫草賣與染家得錢以移孤寡歷世而然奉祀者萬計讚曰殷女忘榮又女仙傳云昌容商王女也知昌容為女仙矣且欣陪北一作此上一作欣陪北山上方欲待東封東封謂封禪泰山也爾雅曰東嶽為泰山

和宇文内史春日遊山

遊客值春輝金鞍上翠微爾雅云山未及上曰翠微風逆花迎面山深雲濕衣雁持一足倚猿將兩臂飛戍樓侵嶺路山村

落獵園道士封君達仙人丁令威神仙傳曰封衡字君達隴西人也常駕一青牛人莫知其名因號青牛道士搜神後記曰丁令威本遼東人學道於靈虛山後化鶴歸遼煮丹於此地居然未肯歸

遊山一作遊仙

聊登玄圃殿更上增城山不知高幾里低頭看世間玄圃即縣圃崑崙山名也淮南子縣圃涼風樊桐在崑崙閶闔之中又曰崑崙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唱歌雲欲聚彈琴鶴欲舞列子曰秦青撫節安歌響遏行雲玉符瑞圖云晉平公鼓琴有玄鶴二八而下衛明珠舞於庭澗底百重花山根一片雨說文曰澗山夾水也列子曰五山之根無所連著言山之根蒂觸石生雲有一片之雨也婉婉藤倒垂亭亭松直豎

和宇文京兆遊田北史曰宇文神舉建德三年自京兆尹出為熊州刺史

小苑禁門開長楊獵客來揚雄羽獵賦序曰武帝開廣上林西至長楊五柞懸知畫眉罷走馬向章臺漢書曰張敞為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嫵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使御史驅自以便面拊馬澗寒泉反縮山晴雲倒回熊饑自舐掌雁驚獨銜枚熊掌熊蹯也左傳宰夫胹熊蹯崔豹古今注曰雁自河北渡江南瘦瘠能高飛不畏繒繳江南沃饒每至還河體肥不能高飛恐為虞人所獲常銜蘆長數寸以防繒繳馬周禮銜枚氏軍旅由役命銜枚鄭以為枚止言語囂諠也枚狀如箸橫銜之言雁之銜蘆亦類是矣美酒餘杭醉一作至芙蓉即奉盃神仙傳稱王遠與麻姑飲蔡經家須臾酒盡以千錢與餘杭老姥乞酤酒

奉報寄洛州

本傳信拜洛州刺史按周本紀建德六年平齊子山為洛州刺史時也

舟師會孟津甲子陳東鄰尚書泰誓曰武王伐殷師渡孟津又牧誓曰時甲子昧爽王朝至於商郊乃誓孔安國曰克紂之月甲子之日二月四日也易既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崔憬曰居中當位於既濟之時則當是周受命之日也按北齊本東魏所禪後周本西魏所禪以西鄰喻周而謂東鄰為齊比殷紂矣雷轅驚戰鼓劒室動金神淮南曰雷以為車輪周禮有雷鼓雜記曰高祖斬蛇劒在室中光景猶照於外幕府風雲氣軍門關塞人漢書音義拜大將軍於幕中因曰幕府左傳胥甲趙穿當軍門而呼長旍析鳥羽合甲抱犀鱗馬融廣成頌曰建雄虹之長旍周禮司常職云析羽為旌鄭注云析羽皆五采繫之於旗旌之上所謂注旄於首是也周禮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星芒一丈餘月暈七重輪天文志曰彗星小者數寸長或竟天見則兵起大水主掃除舊布新有五色各依五行本精所主史臣按彗體無光傳日而為光故夕見則東指晨見則西指在日南北則隨日光而指頓挫其芒或長或短光芒所及則為災天官書曰平城之圍月暈參畢七重索隱曰天文志云其占者畢昴間天街也街北胡也街南中國也昴為匈奴參為趙畢為邊兵是歲高祖自將兵擊匈奴至平城冒頓所圍七日乃解則天象有若符契七重者主七

日也黎陽水稍漾官渡柳應春漢書音義臣瓚曰黎陽在魏郡伏滔北征記曰黎陽津名也劉楨鄴中詩曰北渡黎陽津銑曰謂從太祖征袁紹也漢書音義文穎曰於滎陽下引河東為鴻溝即今官渡水也官渡袁曹爭戰之地黎陽官渡本魏地後魏都洛自分東西東魏都鄴後禪於齊西魏都長安後禪於周時周武帝親征齊國已平洛屬於周故子山得涖此地無庸奉天驄驅傳牧南秦繁辭勞簡牘雜俗弊風塵言已為洛州刺史也周書本傳云俄拜洛州刺史信多識舊章為政清淨吏民安之即此時矣周禮鄭注曰傳遽若今時乘傳騎驛而使者也如淳曰律四馬高足為傳傳張懋反杜預春秋序曰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說文曰簡牒也牘書版也陸士衡詩云京洛多風塵上洛逢都尉商山見逸民後漢靈帝紀曰中平元年以河南尹何進為大將軍屯都亭置八關都尉注云都亭在洛陽漢書曰漢興有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當秦之世避而入商洛深山以待天下之定三輔舊事曰四皓秦時為博士避於上洛牛耳山留滯終南下惟當一史臣司馬遷自序云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括地志云終南山一名周南山徐廣曰摯虞曰古之周南今之洛陽索隱曰張晏云自陝已東皆周南地也言今當平齊正功臣建封之日已為洛州刺史留滯周南當一史臣也按終南一名周南此洛陽周南無兼稱終南疑誤也奉報窮秋寄隱士以詩末二句解之當是報趙王也王倪逢蠶缺桀溺耦長沮莊子曰蠶缺問於王倪王倪又天地篇云蠶缺之師高士傳曰王倪堯時人也桀溺長沮出論語藜牀負日荷麥隴帶經鋤英雄記曰向詡常坐藜牀上釋名曰人所坐臥曰牀牀裝也所以自裝載也漢書曰兒寬帶經而鋤又魏略云常林性好學漢末為諸生帶經耕鋤其妻常饋餉之雖在田野相敬如賓自然曲木几無名科斗書爾雅曰科斗活東疏云郭曰蝦蟆子一名科斗一名活東頭圓大而尾細古文似之孔安國云皆科斗古文是也聚花聊飼鶴穿池試養魚小村治澁路低田補壞渠秋水牽沙落寒藤抱樹疎空枉平原騎來過仲蔚廬平原謂趙王也史記云趙有平原君故以為比高士傳曰張仲蔚之所居蓬蒿沒人

上益州上柱國趙王二首

周書趙王招傳云武成初進封趙國公食邑萬戶保定中為柱國出為益州總管建德三年進爵為王

銅梁影棠樹石鏡寫褰帷蜀都賦注曰銅梁山在巴東銅梁影棠樹者言趙王出鎮益州巴蜀銅梁是其聽政之所若召伯甘棠矣蜀王本紀曰武都丈夫化為女子蜀王納以為妃無幾物故葬於成都郭中以石鏡一枚表其墓褰帷賈琮事按下文此帷疑謂婦人之飾時紀豆陵氏偕行與墓誌山名石鏡即對粧臺同兩江如漬錦雙峰似畫眉蜀都賦曰帶二江之雙流括地志曰二江並在益州成都縣界杜預益州記曰二江者郫江流江也風俗通云秦昭王使李冰為蜀守開成都縣兩江溉田萬頃水經注益州記曰平鄉江東逕峨眉山在南安縣界去成都南十里秋日清澄望見兩山相峙如蛾眉馬穿荷低晚蓋衰柳掛殘絲風流盛儒雅泉湧富文詞

無因同子淑暫得侍臨淄魏略曰邯鄲淳字子淑博學有才章高祖素聞其名甚敬異之欲使在文學官屬中會臨淄侯植亦求淳太祖遣淳詣植植初得淳甚喜及論羲皇以來賢聖名臣烈士優劣之差頌古今文章賦誄當官政事宜所先後用武行兵倚伏之勢坐席默然無與抗者及暮淳歸嘆植之材謂之天人於是世子未立大祖俄有意於植而淳亦屢稱植材子山以趙王之才比於陳思矣

寂寞歲陰窮蒼茫雲貌同鶴毛飄亂雪車轂轉飛蓬雁歸知向暖鳥巢解背風呂氏春秋曰仲秋之月候雁來玄鳥歸羣鳥養羞高誘曰寒氣將至羣鳥養進其羽毛御寒也淮南子曰巢居知風寒沙兩岸白獵火一山紅願想懸鶉弊時嗟陋巷空詩伐檀云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懸鶉兮詩序曰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也又按懸鶉敝衣荀子曰子夏之衣如懸鶉論語云在陋巷

謹贈司寇淮南公

司寇淮南公魏宗室元偉也周書武帝紀云建德四年遣小司寇淮南公元偉使於齊周書列傳云元偉字獻道河南洛陽人也魏昭成之後少好學有文雅建德二年遷小司寇四年以偉為使主報聘於齊是秋高祖親戎東討偉遂為齊人所執六年齊平偉方見釋高祖以其久被幽縶加授上開府位至大將軍初自鄴還也庾信贈其詩曰號亡垂棘返齊平寶鼎歸其為辭人所重如此按此知是詩為贈淮南公元偉也

危邦久亂德天策始乘機危邦亂德言齊國久危亂也天策乘機謂高祖親戎東討也左氏傳曰天策焞焞虢公其奔杜注云天策傅說星也九河聞誓衆千里見連旂九河禹貢鉤盤鬲津等名虢亡垂棘返齊平寶鼎歸左傳僖元年云晉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五年滅虢戰國策樂毅書曰故鼎反於歷室言齊平偉歸為國重寶也久弊風塵俗殊勞關塞衣絆驥還千里垂鵬更九飛猶憐馬齒進應念節旄稀言齊平見釋高祖以其久被幽縶加授開府也淮南子曰絆騏驥而求千里說文曰絆半也拘使牛行不得自縱也莊子曰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又云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穀梁傳曰馬齒加長矣漢書蘇武傳曰匈奴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屮實而食之扶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言於此時不降齊國若蘇武矣迴軒入故里園柳始依依舊竹侵行徑新桐益幾圍寒谷梨應重秋林栗更肥謂偉歸也謝靈運詩曰園柳變鳴禽潘岳閒居賦曰張公大谷之梨故云寒谷美酒還參聖雕文本入微促歌迎趙瑟遊絃召楚妃偉本傳云偉性溫柔好虛靜居家不事生業篤學愛文政事之暇未嘗棄書謹慎小心與物無忤時人以此稱之詩小宛云人之齊聖飲酒溫克箋云中正通知之人飲酒雖醉猶能溫藉自持以勝魏志曰時禁酒尚書郎徐邈私飲酒至沉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之太祖太祖大怒鮮于輔進曰平日酒客謂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人雕文即揚子法言所謂雕蟲篆刻者也揚子晚而談玄是入微矣楊惲報孫會宗書曰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嵇康琴賦曰鵾雞遊絃又曰王昭楚妃注引歌錄曰石崇作楚妃嘆陸機吳趨行云楚妃且

勿嘆齊娥且莫謳小人司刺舉明敭一作時實濫吹小人子山自稱時刺舉洛州漢官儀曰刺舉州事尚書曰明明敭側陋敭舉也濫吹即南郭吹竽事江淹雜體詩曰濫吹乖名實南部治都尉軍謀假建威隋書地志曰洛州後周置東京六府總管漢書百官公卿表云武帝元鼎二年置三輔都尉奉車都尉駙馬都尉皆比二千石後漢書曰耿弇為建威將軍商山隱士石丹水鳳凰磯謂洛州治也漢書曰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隱商洛山高士傳曰高車山上有四皓碑及祠皆漢惠帝所立也山海經曰丹水南流注於渤海有鳥焉名曰鳳凰桑欽水經曰丹水出京兆上洛縣西北冢嶺山又東南過商縣至於丹水縣入於汋野亭長被馬山城早掩扉言疆場時有警也後漢書曰郭伋止野亭傳呼擁絳節交戟映彤闈漢書蕭望之傳曰下車趨門傳呼甚寵師古曰傳聲而呼甚有尊寵也史記索隱曰節使者所擁也漢書曰漢節純赤史記項羽本記稱樊噲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謝朓酬王晉安詩曰日旰坐彤闈言為洛州刺史辱此高位也遂令忘楚操何但食周薇左氏傳曰晉侯與鍾儀琴操南音杜注云南音楚聲古史考曰夷齊采薇有婦人謂之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傷己屈節仕周深愧偉之使齊全節也三十六水變四十九條非抱樸子曰道家有三十六水經神仙傳云八公詣淮南王安授丹經及三十六水方洞仙傳曰扈謙魏郡人有詩云手搖四十九靈光在上照按謙晉廢帝時人此謂養生無術故下文丹竈歇而年齡衰也又一解袁宏後漢記曰催汜繞營叫呼李樂欲令車駕御船過砥柱出盟津楊彪曰臣弘農人也自此以東有三十六灘非萬乘所當登劉艾亦曰臣前為陝縣知其危險

莊子曰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按詞連上文信治洛州危險如三十六灘之變立身有四十九條之非也丹竈風煙歇年齡蒲柳衰言已於今老矣無能為也南陽縣東有王喬山山有合丹竈世說曰顧悅與簡文同年而髮早白簡文曰卿何以先白對曰蒲柳之姿望秋先零松柏之質經霜彌茂同僚敢不盡疇日懼難追左氏傳曰同官為僚周書元偉傳云世宗初受詔於麟趾殿刊正經籍按武成二年子山亦為麟趾學士天和初為司宗中大夫知與偉同官也

正旦上司憲府

滕王逌序云入為司憲中大夫嘗正旦賦詩云云其王事之中優游如此

詰旦啓門闌繁辭湧筆端左氏傳曰詰朝將見杜注云詰朝明旦也說文曰闌門遮也韓詩外傳云文士筆端蒼鷹下獄吏獬豸飾刑官漢書郅都傳曰都嚴酷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應劭漢官儀曰法冠一曰柱後冠左傳曰南冠而縶者楚囚也秦滅楚以其冠賜近臣御史服之即今獬豸冠也古有獬豸獸觸不直者故執憲以其形用為冠令觸人也司朝引玉節盟載捧珠盤周禮曰掌節掌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守邦國者用玉節鄭注云玉節之制如玉為之以命數為大小盟載載書也左傳云士莊子為載書周禮玉府云若合諸侯則供珠盤玉敦窮紀星移次歸餘律未殫呂氏春秋曰季冬日窮於次月窮於紀左氏傳曰歸餘於終事則不悖言月紀已窮而冬律未盡也雪高三尺厚冰深一丈寒短

筍猶埋竹香心未啓蘭孟門久失路扶搖忽上摶孟門山名史記云商紂之國左太行右孟門莊子齊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

棲烏還得府棄馬復歸欄漢書曰御史府中列柏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棄馬即後漢書所謂鮑氏驄三人司隸再入公行且止避桓氏驄馬是也

榮華名義重虛薄報恩難枚乘還起疾貢禹遂彈冠漢書曰梁客皆善屬詞賦乘尤高孝王薨乘歸淮陰武帝自為太子聞乘名及即位乘年老乃以安車蒲輪徵乘道死又曰王吉與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取舍同也

方垂蓮葉劒未用竹根丹越絕書曰越王取純鉤薛燭望見其華粹如芙蓉神仙傳曰以竹根汁煮丹

一知懸象法誰思垂釣竿周禮司寇云正月之吉始和布刑於邦國乃懸刑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後周司憲古周司寇也詩衛風曰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詩序曰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言已本不欲仕又未能隱為司憲惟知懸其刑書在異國而不能遂其思歸之情也

任洛州酬薛文學見贈別本傳云俄拜洛州刺史

子居河之曲英彥本連蹤史記正義曰河曲在華陰縣界文子曰智過萬人謂之英爾雅曰美士為彥

鹽形或變虎鼎氣乍成龍左氏傳曰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形鹽下云鹽虎形蓋其形象虎也杜元凱云鹽虎形以象虎也魏土地記曰弘農湖縣有軒轅黃帝登仙處昔黃帝採首山銅以鑄鼎鼎成有龍下迎地仙去小臣攀龍髯而上者七十二人漢武帝於此建鼎湖宮

若人承載德宮牆定數重五衢開辯路四照起文鋒言薛文學承祖父之世德更有異才也山海經曰少室之山其上有木焉名曰帝休葉茂狀如楊其枝五衢黃華黑實服者不怒郭璞曰言樹枝交錯相重五出有若衢路也又山海經曰南山之首山曰鵲山有木焉其狀如穀而黑其華四照其名曰迷穀佩之不迷郭璞曰言有光炎若木華赤其光照下地也

曰余濫推轂民願始天從上洛分都尉弘農開附庸曰余子山自謂言除洛州刺史也漢書鄭當時傳曰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吏誠有味其言也師古曰推轂言薦舉人如車轂之運轉也漢書地理志曰上洛屬弘農有冢嶺山雒水出後漢靈帝紀曰中平元年大將軍何進將兵屯都亭置八關都尉官章懷太子注曰都亭在洛陽八關謂函谷廣武伊闕大谷轘轅旋門小平津孟津也漢書地理志曰弘農郡武帝元鼎四年置故秦函谷關

羊腸連九坂熊耳對雙峰史記吳起傳曰夏桀之居羊腸在其北臣瓚曰今河南城為直之東京賦曰西阻九阿銑曰洛陽西十里九坂之道也漢書地理志曰弘農郡盧氏有熊耳山水經曰洛水又東逕熊耳山北東北過盧氏縣南酈道元注云禹貢所謂導洛自熊耳是也又云洛水之北有熊耳山雙巒競舉狀如熊耳此是別山不與禹貢導洛自熊耳同也昔漢光武破赤眉樊崇積甲伏與熊耳山平即是山也是有兩熊耳山一山在弘農盧氏縣別一山在宜陽縣矣

白石仙人芋青林隱士松神仙傳曰焦先字孝然河東人也年一百七十歲常食白石以分與人熟煮如芋晉書曰高士戴安道修道成功有真氣結成五色雲浮於松上故號隱士之松耳

北梁送孫楚西堤

別葛龔（臧榮緒晉書曰孫楚字子荆太原人征西扶風王駿與楚舊好起為參軍梁令衛軍司馬馮翊太守卒後漢書曰葛龔字元甫梁國寧陵人和帝時以善文記知名舉茂才為臨汾令有政績著文賦碑誄書記凡二十篇）故人倘書札黎陽土足封（後漢書曰鄧訓字平叔將黎陽營兵屯狐奴撫接邊民為幽部所歸遷護烏桓校尉黎陽故人多攜將老幼樂隨徙邊東觀漢紀曰鄧訓故吏最貧羸者畢國念訓常所服藥北州乏少又知訓好青泥封書從黎陽步推鹿車於洛陽市還過趙國易陽并載青泥一襆至上國遺訓其得人心如是）

將命至鄴酬祖正員（酬祖孝隱也北齊書祖珽傳云珽弟孝隱魏末為散騎常侍迎梁使時徐君房庾信來聘名樂甚高魏朝聞而重之接對者多取一時之秀盧孔景之徒並降階攝職更通司賓）

我皇臨九有聲教洎無隄興文盛禮樂偃武息氓黎（我皇謂梁武帝也武帝紀云大同二年十二月與東魏通和是此時聘於東魏矣商頌玄鳥詩曰奄有九有毛傳曰九有九州也按隋書稱梁武帝除暴寧亂奄有舊吳至大同中有州一百七是其聲教所及矣尚書曰王來自商至於豐乃偃武修文孔安國曰闡修文教賈逵國語注云偃息也）承乏驅騏驥旌旗事琬珪（一作旌旗事鼓鼙莊子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說文曰騏馬青色文如博棊也聲渠之切驥千里馬也孫陽所相者聲几利切周禮冬官考工記曰琬圭九寸而繅以象德鄭注云琬猶圜也王使之瑞節也諸侯有德王命賜之使者執琬珪以致命焉）古碑文字盡荒城年代迷被隴文瓜熟交塍香穗低（西都賦曰溝塍刻鏤塍音乘說文曰塍稻田之畦也）投瓊實有慰報李更無蹊（詩衛風木瓜云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漢書李廣傳贊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將命至鄴（將命至鄴二首皆在梁時作聘於東魏文章辭令盛為鄴下所稱）

大國脩聘禮親鄰自此敦（儀禮有聘禮鄭注云大問曰聘諸侯相與久無事使卿相問之禮小聘使大夫周禮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于五禮屬賓禮）張旃事原隰負扆（一作賓序）報成言（儀禮聘禮曰及竟張旃誓乃謁關人鄭注云張旃明事在此國也張旃謂使人維之釋曰節服氏掌祭祀朝覲六人維王之大常大常十二旒人有六一人維持二旒諸侯四人不依命數大夫無文或一人或二人維持之周禮曰通帛為旃爾雅曰因章為旃郭璞注云以帛練為旒因其文章不復畫之也詩曰皇皇者華于彼原隰爾雅曰高平曰原下濕曰隰又爾雅曰戶牖之間謂之扆郭注云窻東戶西也覲禮云天子設斧依於戶牖之間左右几鄭注云依如今綿素屏風也有繡斧文所以示威也斧謂之黼是也）西過犯霜露北指度轘轅（新序孔子張曰臣犯霜露冒塵埃轘轅阪名漢書曰沛公從轘轅臣瓚曰在緱氏東南東京賦曰邪徑捷乎轘轅）交歡值公子展禮覲王孫（左傳襄二十九年曰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聘於齊說晏平仲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馬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孫發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國語曰王孫圉聘於晉定公享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儀禮曰賓覲奉束錦總乘馬二人贊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

玉藻云公事自闌西鄭注云聘享也又云私事自闌東鄭注云覿面也儀禮又稱私覿愉愉馬論語亦云矣

何以譽嘉樹徒欣賦采蘩左傳昭二年曰韓宣子來聘既享宴於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又昭元年傳曰夏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於鄭鄭伯兼享之趙孟為客禮終乃宴穆叔賦采蘩杜預曰詩召南義取蘩葉薄物可以薦公侯享其信不求其厚

四牢欣折俎三獻滿罍樽左氏傳曰晉士鞅來聘以齊國歸賄之禮為士鞅士鞅怒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馬為十一牢又宣十六年傳曰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杜預曰體解節折升之於俎物皆可食所以示慈惠也又昭元年杜注曰卿會公侯享宴皆折俎不體薦儀禮聘禮曰乃至於稱筵几於室薦脯醢觴酒陳席於阼薦

脯三獻一人舉爵獻從者行酬乃出上介至亦如之鄭注云主人酌進奠一獻也室老亞獻士三獻也爾雅曰尋卣罍器也小罍謂之坎郭注云罍形似壺大者受一斛周禮司尊罍云皆有罍諸侯之所酢注云罍亦刻而畫之為山雲之形漢書云梁孝王有鸞尊鄭氏以為取象雲雷矣

人臣無境外何由一作日欣此言禮人臣無境外交

風俗既殊阻山河不復論無因旅南館空欲祭西門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旅食南館李善曰儀禮曰尊士旅食於門鄭注云旅衆也士衆謂未得祿所謂庶人在官者史記齊威王曰吾臣有黔夫者使守徐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徙而從者七十餘家

眷然惟此別夙期幸共存

入彭城館漢書地理志曰彭城古彭祖國

襄君前建國項氏昔稜威襄君宋襄公也彭城為春秋時宋楚之接境故北征記云彭城有宋桓魋石槨地理志云彭城有傳陽縣左傳襄十年云晉滅之以與宋國者也項氏楚項籍也史記曰項羽都於彭城敗於陸下漢書武帝報李廣曰威稜攝乎鄰國李奇曰神靈之威曰稜潘岳馬汧督誄曰秋霜稜威下云鵾飛則宋襄公事也雞鳴則楚項羽事也

鵾飛傷楚戰雞鳴悲漢圍漢書五行志曰宋襄公區區自用不容臣下逆司馬子魚之諫而與強楚爭盟後六年為楚所執應六鵾之數云左傳僖十六年曰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內史叔興聘於宋宋襄公問焉對曰君將得諸侯而不終杜預曰宋襄公不終別以政刑吉凶他占之此云鵾飛傷楚戰用五行志文也傷楚戰者即春秋戰於泓之事宋襄公為楚所敗矣左傳作鷁漢書作鵾音同杜預曰鷁水鳥高飛遇風而退莊子云鵾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博物

志云雌雄相視則孕雄鳴上風鷁承下風是也漢書曰漢兵圍羽陵下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應劭曰楚歌者雞鳴歌也

年代一作世殊氓俗風雲更盛衰後漢書二十八將論曰感會風雲

水流浮磬動山喧雙翟飛禹貢曰泗濱浮磬孔安國傳曰泗水涯水見石可以為磬伏滔北征記曰彭城北六里有山臨泗是彭城近泗水也禹貢曰羽畎夏翟孔傳云夏翟雉名

夏餘花欲盡秋近鷺將稀淮南子曰仲秋之月玄鳥歸玄鳥鷺也

槐庭垂綠穗蓮浦落紅衣王儉褚淵碑文云贊道槐庭楚辭曰製芰荷以為衣集芙蓉以為裳王逸曰芙蓉蓮華也說文曰浦瀕也以周禮三槐為三公之位故槐曰槐庭以楚辭集芙蓉為衣故蓮曰紅衣

徒知日云暮不見舞雩歸春官女巫職曰旱暵則舞雩因謂其處為舞雩之處有壇墠樹木可

以休息故論語云風乎舞雩也

同州還

周書宣帝紀大象二年三月行幸同州庚子自同州至隋書地理志云馮翊郡後魏置西州西魏改同州按元年隋王楊堅為大後丞趙王招等並之國故云范雎入相穰侯出蕃

赤岸繞新村青城臨綺門周書宣帝紀云幸同州自應門至於赤岸澤十里間幡旗相蔽是同州有赤岸澤也三輔黃圖曰長安城東出南頭第一門曰霸城門民見門色青名曰青城門或曰青門廟記曰霸城門亦曰青綺門范雎新入相穰侯始出蕃史記曰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魏人范雎自謂張祿先生譏穰侯之伐齊乃越三晉以攻齊也以此時奸說秦昭王王用范雎雎言宣太后專制穰侯擅權於諸侯涇陽高陵之屬富於王室於是秦昭王悟乃免相國涇陽之屬皆出關就封邑穰侯出關輜重千乘有餘穰侯卒於陶而因葬焉上林催獵響河橋爭渡喧漢舊儀曰上林苑方三百里苑中養百獸天子秋冬射獵取之史記正義曰河橋在臨晉縣東渡河至蒲州今蒲津橋也竄雉飛橫澗藏狐入斷原將軍高宴晚來過青竹園東觀漢紀曰上拜寇恂為河內太守恂移書屬縣講兵肄射伐淇園之竹治矢百餘萬

從駕觀講武周書武帝紀云保定二年十月戊午講武於少陵園

校戰出長楊兵欄入鬬場漢書揚雄曰聊因校獵以風師古曰校獵謂圍守禽獸而大獵也三輔黃圖曰長楊宮在今盩厔縣東南三十里本秦舊宮至漢修飾之以備行幸宮中有垂楊數畝因為名門曰射熊觀秦漢遊獵之所

置陣橫雲起開營雁翼張史記天官書曰陣雲如立垣雜兵書曰八陣八曰雁行陣門嫌磁石礙馬畏鐵菱傷三輔黃圖曰阿房宮以磁石為門懷刃者止之鮑明遠蕪城賦云製磁石以為禦磁石門乃阿房宮北闕門也門在阿房悉以磁石為之故專其目令四夷朝者皆入門而脅止以示神亦曰却胡門鐵菱疑即渠答也漢書晁錯曰高城深塹具蘺石布渠答蘇林曰渠答鐵蒺藜也龍淵觸牛斗繁弱駭天狼龍淵劍名越絕書曰楚王召風胡子曰聞吳有干將越有歐冶子請此二人作鐵劒可乎於是風胡子見二人作劒三枚一曰龍淵二曰太阿三曰土市晉書曰吳未滅時斗牛之間常有紫氣雷煥曰寶劒之精上徹於天耳繁弱弓名左傳曰封父之繁弱天官書云東有大星曰狼狼角變色多盜賊下有四星曰弧直狼落星奔驥騄浮雲上驌驦落星即流星言其疾也李尤七嘆曰神奔電驅星流矢驚則莫若益野騰駒陳孔璋所云飛兔流星超山越海者也張衡南都賦曰騄驥齊鑣五臣本作驥騄李善曰穆天子傳云八駿有赤驥騄耳陳琳代曹洪與魏文帝書曰夫騄驥垂耳於坰牧騄音綠字从馬取驥綠耳之義也西京雜記曰文帝有良馬名浮雲驌驦左傳作肅爽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是也杜預曰肅爽駿馬名爽音霜或作霜以肅霜名馬後人更從馬字為驌驦急風吹戰鼓高塵擁見裝荀子曰東海有紫紘楊倞注云紫貝也紘當為蚓郭璞謂之石蚓蓋蚌蛤之屬古以龜貝為貨張宴曰裝囊也駭猿時落木驚鴻屢斷行駭猿養由基事驚鴻更贏事注已見樹寒條更直山枯菊轉芳一作香豹略推全勝龍韜一作圖揖所長莊子曰從說之則有金板六弢司馬崔云

金板六弢皆周書名或曰秘讖也本又作韜謂太公六韜文武虎豹龍犬也

小臣欣寓目還知奉會昌左傳子玉曰請君馮軾而觀之得臣亦寓目焉蜀都賦云遠則岷山之精上為井絡天帝運期而會昌劉逵注云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精上為井絡帝以會昌神以建福昌慶也言天帝於此會慶建福也時將發師至蜀從駕講武故云

奉報趙王出師在道賜詩

報趙王招也周書趙王招傳云保定中拜為柱國出為益州總管按上篇講武詩還知奉會昌下篇奉和趙王送峽中軍知是為益州總管時不然本傳趙王之出師也多矣

上將出東平先定下江兵上將文昌星名東平漢王國也後漢書有東平王蒼又曰主莽地皇三年王常成丹西入南郡號下江兵郡國志云南郡編縣有藍口聚注云下江兵所據今當陽縣城是也

彎弓伏石動振鼓沸沙鳴韓詩外傳曰昔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彎弓而射之沒金飲羽異苑曰涼州西沙山昔有覆師於此積尸數萬大風吹沙覆成山阜時聞有鼓角聲

橫海將軍號長風駿馬名漢書曰東越反上遣橫海將軍韓說等入軍於越吳都賦曰習御長風狎翫靈胥李善注云越絕書曰子胥死王使捐於大江口乃發憤馳騰氣若奔馬乃歸神大海

雨歇殘虹斷雲歸一雁征暗巖朝石濕空山夜火明低橋澗底渡狹路花中行觀此數語知是從峽中行也

錦車同建節魚軒異泊營軍中女子氣塞外夫人城言與趙國夫人紇豆陵氏同行也漢書西域傳曰初楚主侍者馮嫽能史書習事常持漢節為公主使行賞賜於城郭諸國敬信之號曰馮夫人為烏孫右大將妻右大將與烏就屠相愛都護鄭吉使馮夫人說烏就屠降烏就屠曰願得小號宣帝徵馮夫人自問狀遣謁者竺次期門甘延壽為副送馮夫人馮夫人錦車持節詔馬服虔曰錦車以錦衣車也左氏傳曰歸夫人魚軒漢書曰李陵與單于戰陵曰土地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中羣盜妻從邊者隨軍為卒妻婦太匿軍中陵搜得皆斬之又商子兵守篇云壯女為一軍史記云孫武以兵法見於吳王試以婦人梁湘東王嘗出軍有人將婦從者王曰才愧李陵未能先誅女子將非孫武遂欲驅戰婦人皆引軍中女子之事也漢書曰漢軍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應劭曰本漢將築此城將亡其妻率餘衆完保之因以為名也張宴曰范氏能詛胡者時趙王將婦出軍故引軍中女子塞外夫人之事子山紇豆陵墓誌云柱國殿下揚旌玉壘驅傳銅陵夫人從政月峽贊德雲門是也夫人後薨於成都之錦城矣

小人乖攝養岐路阻逢迎小人子山自稱也楊子悲岐路爾雅曰二達謂之岐旁郭注曰岐道旁出也

幾月芝田熟何年金竈成十洲記曰鍾山在北海之子地仙家數千萬耕田種芝草課計頃畝也鮑照舞鶴賦曰朝則益壽曰祠竈則致物而丹砂可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

哀笳關塞曲嘶馬別離聲傳玄笳賦序曰吹葉為聲說文作葭子山身為霸旅又與趙王離別即李陵書所謂胡笳互動牧馬悲鳴者也

王子身為寶深思不倚衡王子謂趙王也史記哀盎曰百金之子不騎衡服虔曰自惜身不騎衡如淳曰騎倚也衡樓殿邊欄楯也韋昭曰衡車衡也

和趙王送峽中軍一作和趙王送從軍

樓船聊習戰白羽試擕軍西京雜記曰武帝作昆明池欲伐昆吾教習水戰又曰昆明池中有戈船樓船各數百艘樓船上建樓櫓戈船上建戈矛呂氏春秋曰武王伐殷係墮武王左釋白羽右釋黃鉞免而自為係鬻子曰武王率兵車以伐紂紂虎旅百萬陣於商郊起自黃鳥至於赤斧三軍之士莫不失色武王乃命太公把白旄以麾之紂軍反走高誘淮南子注云擕揮也山城對却月岸陣抵平雲水經注曰沔左有却月城亦曰偃月壘湘中記曰衡有玉牒禹案其文治水遙望衡山如陣雲沿湘千里九向九背乃不復見赤虵懸弩影流星抱劒文風俗通曰汲令應彬請主簿杜宣飲酒時其上懸赤弩照杯中如虵宣惡之彬曰此弩影似耳古今注曰吳大皇帝有寶劒六白虹紫電

辟邪流星青冥百里胡笳遙警夜塞馬暗嘶羣李陵答蘇武書曰胡笳互動牧馬悲鳴吟嘯成羣邊聲四起杜摯笳賦序曰笳者李伯陽入西戎所作也客行明月峽猿聲不可聞蜀本紀曰蜀王秀所建三峽明月峽巴峽巫峽荊州記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

奉和趙王途中五韻同前

飄飄暎車幕出沒望連旗度雲還翊陣迴風即送師風后握奇經有雲陣風陣又六宗箕星有風師之名故云度雲翊陣迴風送師也峽路沙如月山峰石似眉華陽國志曰巴郡枳縣有明月峽蜀都賦曰抗峨眉之重阻劉逵注云峨眉山名在成都南犍為界村桃拂紅粉岸柳被青絲錦城遙可望迴鞍念此時任豫益州記曰益州城張儀所築錦城在州南蜀時故宮也其處號錦里

同盧記室從軍

隋書列傳云盧愷字長仁涿郡范陽人也愷性孝友神情爽悟略涉書記頗解屬文周齊王憲引為記室其後襲爵容城伯從憲伐齊說伯杜鎮下之是其事也又按齊王憲傳憲伐齊在天和六年此云同盧記室從軍知伐齊之役子山同盧愷並從齊王軍行也河圖論陣氣金匱辨星文孔安圖尚書傳曰河圖即八卦之形河圖論陣氣者諸葛孔明所謂八陣圖也若八卦矣太公有金匱書金匱辨星文者步星宿以紀吉凶之象也地中鳴鼓角天上下將軍後漢書公孫瓚與子續書曰鼓角鳴於地中漢書曰周亞夫為太尉東擊吳楚既至霸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兵事上神將軍何不從此右去直入武庫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函犀恒七屬絡鐵本千羣周禮曰函人為甲犀角七屬陸倕新刻漏銘曰鐵馬千羣朱旗萬里飛梯聊度絳合弩暫凌汾陳琳武庫賦曰其攻也則飛梯行雲臨閣靈構隋書地理志云絳郡後魏置東雍州後州改曰絳州又正平縣有後魏南絳郡翼城縣後魏置曰北絳縣并置北絳郡後齊廢新安縣并南絳入馬絳縣舊置絳郡後周置晉州又曲沃縣有絳山按絳本春秋時晉地左傳莊二十六年晉士蔿城絳以深其宮杜預曰絳晉所都也今平陽絳邑縣時周齊接界並置郡縣故伐齊之師飛梯度絳矣釋名曰弩者怒也其柄曰臂鉤弦者為牙隋志文成郡東魏置南汾州後周改為汾州後齊為西汾州後周平齊置總管府按汾亦春秋晉地左傳稱臺駘神時齊未平西汾尚屬於齊故云合弩凌汾也寇

陣先中斷妖營即兩分寇陣妖營謂齊國營陣也連烽對嶺度嘶馬隔河聞方言曰烽虞望也嶺謂絳山河謂汾也箭飛如疾雨城崩似壞雲袁宏後漢紀昆陽之戰云弩射城中如雨有流星墮營中正晝有雲氣若壞山直於營而墮不及地尽而滅吏士皆壓仆英王於此戰何用武安君英王謂齊王憲也史記曰白起為武安君

侍從徐國公殿下軍行

徐國公者若干惠之子若干鳳也周書列傳云保定二年追録佐命之功封鳳徐國公

八風占陣氣六甲候兵韜易緯通卦驗云東北曰條風東方曰明庶風東南曰清明風南方曰景風西南曰涼風西方曰閶闔風西北曰不周風北方曰廣莫風條風一名融風景風又名凱風左傳襄十八年曰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杜預注曰歌者吹律以詠八風歌南北風者聽晉楚之強弱黃帝玄女兵法曰禹問於風后曰吾聞黃帝有屈勝之圖六甲陰陽之道太公有六韜文武虎豹龍犬說文曰韜劒衣也置府仍開幕麾軍即秉旄漢書注晉灼曰衛青征匈奴絕大漠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府故曰幕府淮南子曰武王伐紂渡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人馬不相見武王左操黃鉞右秉白旄瞋目而撝之風霽而波罷張平子思玄賦舊注尚書曰右秉白旄以麾按執旄以指撝也秦漢以來即以所執之旄名曰麾謂麾幡曲蓋者也長旗臨廣武烽火對成皐漢書高帝紀曰漢王引兵渡河復取成皐軍廣武孟康曰於滎陽築兩城而相對因為廣武城在敖倉西三室山上地理志曰河南郡成皐故虎牢或曰制匈奴傳烽火通於長安師古曰晝則舉燧夜則舉

烽巡寒重挾纊酌水勝簞醪左傳宣十二年曰楚子圍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正義曰玉藻云纊為繭緼為袍鄭云纊新綿也黃石公記曰昔良將之用兵也人饋一簞醪投河令衆迎流而飲之夫一簞之醪不味一河而三軍思為致成非嗜味及之也陣後雲逾直兵深星轉高陣雲注見上篇從駕觀講武詩河圖稽耀鉤曰太白散為天狗主候兵電燄驅龍馬山精鏤寶刀崔豹古今注曰秦始皇有馬名奔電周禮曰馬八尺以上為龍吳越春秋曰干將作劒采五山之鐵精塞迥翻榆葉關寒落雁毛如淳漢書注曰長榆塞名王恢所謂樹榆以為塞者也郭璞山海經注曰雁門山即北陵西隃雁之所出因以名云在高柳北既得從神武何須念久勞易繫辭曰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王仲宣從軍詩曰所從神且武安得久勞師

伏聞遊獵

虞旗喜旦晴獵馬向山橫周禮曰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植虞旗於其中致禽而珥馬石闕魚貫上山梁雁翅行相如上林賦曰蹷石闕張揖曰觀名周易曰貫以宮人寵无不利王弼曰駢頭相次似貫魚也范蔚宗樂遊應詔詩曰山梁協孔性白虎通曰雁飛則成行鮑照出自薊北門行曰雁行緣石起魚貫度飛梁雪平尋兎跡林叢聽雉聲馬嘶山谷響弓寒桑柘鳴許慎曰南方谿子巨黍蠻夷柘弩皆善材也聞弦鳥自落望火獸空驚無風樹即正不凍水還平誰知茂陵下願

入睢陽城漢書曰相如上疏諫獵既病免家居茂陵又曰梁孝王廣治睢陽城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招延四方豪傑言已欲擬相如病免仍歸梁也

見征客始還遇獵

貳師新受詔長平正凱歸猶言乘戰馬未得解戎衣史記大宛傳曰拜李廣利為貳師將軍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衛青傳云封青為長平侯周禮曰王師大獻則合奏愷樂鄭注云大獻獻捷於祖也左氏傳曰振旅凱入於晉吳都賦云迄可休而凱歸戎衣者周禮司服云凡兵事韋弁鄭注云韋弁以韋為弁又以為衣裏也杜預左傳注曰戎服軍旅之衣也上林遇逐獵宜春暫合圍三輔黃圖曰上林苑中養百獸天子秋冬射獵取之史記曰上至長楊獵相如上疏諫之還過宜春宮漢帝熊猶憤秦王雉更飛漢書孝元馮昭儀傳曰上幸虎圈鬬獸熊佚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皆走馮婕妤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何故當熊婕妤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座故身當之帝嗟嘆以此倍敬重焉太康記曰秦文公時陳倉人獵得獸若彘而不知其名道逢二童子曰此名為蟨弗迷蟨弗迷亦語曰彼二童子名為寶雞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舍蟨弗迷逐二童子化為雉雄止陳倉化石雌止南陽故人迎借問念舊始依依河邊一片石不復肯支機蘇武詩曰思心常依依李善注曰依依思戀之貌也荊楚歲時記曰張騫使大夏尋河源經月而至一處見城郭如州府室內有一女織又見一丈夫牽牛飲河織女取支機石與騫而還言得見故人述其思婦之情也

奉和聞弘二教應詔二教謂釋道二教也

五明教已設三元法復開世說曰六通三明同歸正異名注經云六通天眼天耳身通它心漏盡此五者皆在心之明也又天竺大論曰五明一聲明二工巧明三醫方明四因明五內明按此亦五明黃庭內經曰上觀三元如連珠落落明景照九隅陶弘景真靈位業圖有玉清三元宮元始天尊為主魚山將鶴嶺清梵兩邊來異苑曰陳思王曹植字子建嘗臨魚山忽聞巖岫裏有誦經聲清遒深亮遠谷流響不覺欽襟祇敬便則而效之梵唱皆植依擬所造豫章記曰洪井有鸞岡鸞岡西有鶴嶺王子喬控鶴所經魚山謂釋鶴嶺謂道言此二教清梵從兩處來也香煙聚為塔花兩積成臺說文曰塔西域浮屠也聲上盍切言香煙上浮自聚為塔花兩所落自積成臺不假人力也空心論佛性貞氣辨仙才維摩經喜見菩薩曰色色空為二識即是空非識性自性自空如是受想行識識空為二識即是空非識性自空於其中通而達者為入不二法門魏收釋老志序曰萬物也漢武內傳王母曰夫欲脩身當營其氣太仙真所謂佛者本號釋迦文者譯言能人謂德充道備堪濟經所謂行益易之道益者益精易者易形形易則變化變化則成道成道則為仙人又云劉徹形慢神穢雖當語之以至道殆恐非仙才也露盤高掌滴風烏平翅迴三輔故事曰建章宮承露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以銅為之上有仙人承掌露和玉屑飲之郭延生述征記云長安宮南靈臺有相風烏遇風乃動一日長安靈臺上有相風銅烏烏千里風至此烏乃動無勞問待詔自識昆明灰漢書曰東方朔待詔金馬門應劭曰諸臣才技徵召未有正官故曰待詔三輔黃圖曰武帝初穿昆明池

得黑土帝問東方朔朔曰西域胡人知之乃問胡人胡人曰燒劫之餘灰也

至老子廟應詔

虛無推馭辯寥廓本乘蜺淮南子曰虛無者道之所居也廣雅曰寥空也廓深也淮南子曰乘雲車入雲蜺遊雲霧高誘曰以雲蜺為馬遊行也三門臨苦縣九井對靈谿西京賦曰旁開三門神仙傳老子耳有三門然此三門廟門道也史記曰老子者楚苦縣賴鄉曲仁里人也索隱曰苦縣本屬陳國春秋時楚滅陳而苦又屬楚括地志曰苦縣在亳州谷陽縣界有老子宅及廟廟中有九井尚存今亳州真源縣是也盛丹須竹節量藥用刀圭言竹中有節可以盛丹也抱樸子曰九丹者神丹之要第二之丹曰神丹以此丹塗足下步行水上服之三刀圭三尸九蟲即皆消

壞百疾皆愈也第三之丹曰神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第四之丹曰還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第七之丹曰柔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第九之丹曰寒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石似臨邛芋芝如封禪泥抱撲子曰洛陽有道士董威輩常止白社中了不食陳子叙等守事之從學道積久乃得其方云食甘草防風壳實之屬十餘種搗為散先服方寸匕乃吞石大如雀卵十二枚足辟百日輒更服散氣力顏色如故也欲還食穀者當服葵子湯下石子乃可食耳又赤龍血青龍膏作之用丹砂和清水以石內其中須臾石柔而可食也若不即取石消爛盡也食此石以最飽令人丁壯又有引石散以方寸匕投一斗白石子中以水合煎之立熟如芋子可食以當穀也漢書貨殖傳曰蜀卓氏曰吾聞嶓山之下沃埜下有蹲鴟至死不饑師古曰蹲鴟謂芋也其根可食以充糧故無饑年華陽國志曰汶山郡都安縣有大芋如蹲鴟也地理志曰蜀都有臨邛縣言煮石之爛如臨邛芋也列仙傳曰彭祖常食桂芝又曰鹿皮公食芝草飲神泉史記封禪書正義曰此泰山上築土為壇以祭天報天之功故曰封此泰山下小山上除地報地之功故曰禪言禪者神之也白虎通曰或曰封者金銀繩或曰古泥金繩封之印璽也西京雜記漢以武都紫泥為璽室加綠綈其上漢舊儀曰天子信璽六皆以武都紫泥封之言芝色如封印璽之泥也蓋言神仙之法餐芝餌石矣毳毛新鵠小盤根古樹低鵠鳥易毛也抱撲子曰千歲之鵠純白能登於木神仙傳曰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樹曰以此為我姓此云古樹蓋老子廟中樹也述異記曰瀨鄉老子祠有紫石榴紅縹李一李二色野戍孤煙起春山百鳥啼路有三千別途經七聖迷禮記王制曰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此云老子西遊在中國三千里之外也莊子曰黃帝將見大隗於具茨之山方

明為御昌寓驂乘張若謏朋馬昆閼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李云地名七聖黃帝一方明二昌寓三張若四謏朋五昆閼六滑稽七也惟當別關吏直向流沙西列仙傳曰關令尹喜者周人也善內學星宿服精華隱德行仁時人莫知老子西遊喜先見其氣知真人當過候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為著書與老子俱之流沙服巨勝實莫知其所終又著書十篇名關令子列異傳曰老子西遊關令尹喜望見有紫氣浮關而老子果乘青牛而過

奉和趙王遊仙

藏山還採藥有道得從師京兆陳安世成都李意期神仙傳曰陳安世京兆人也為權叔本家傭賃叔本好道思神有二仙人託為書生從叔本遊以觀試之而叔本不

覺其仙人也久而意轉急二仙復來詣門叔本使安世出二仙乃以藥二丸與安世誡之曰汝歸勿復飲食別止於一處安世承誡二人常往來其處叔本怪之曰安世處空何得有人語往輒不見疑非常人乃執弟子之禮安世道成白日昇天叔本後亦仙去又曰李意期者本蜀人傳世見之漢文帝時人也於成都角中作土窟居之劉玄德欲伐吳報關羽之死使迎意期到甚敬之問其伐吳吉凶意期不答而求紙畫作兵馬器仗十數萬乃一一裂壞之曰崛又畫作一大人掘地埋之乃徑還去備不悅果為吳軍所敗十餘萬衆纔數百人得還甲器軍資略盡玄德忿怒遂卒於永安宮意期少言人往問吉凶但占其顏色若歡悅則善慘憂則惡後入琅琊山中不復見出也

玉京一作魚

在天中心之上名曰玉京山山中宮皆金玉飾之又曰玄都玉京七寶山周迴九萬里在大羅之上城上七寶宮宮內七寶臺有上中下三宮上宮是盤古真人元始天王太元聖母所治中宮太上真人金闕老君所治下宮九天真王三天真王所治玉京有八十一萬天路通八十一萬山嶽洞室雖有億萬往來如一步耳道士浮丘公有相鶴經抱撲子曰神仙經皆云黃帝及老子奉事太乙元君以受要訣靈寶經有正機平衡飛龜授秩凡三篇皆仙術也

傳相鶴太乙授飛龜

葛洪枕中書曰元始天王

白石香新芋青泥美熟芝

神仙傳曰白石先生中黃丈人弟子嘗煮白石為糧因就白石山居時人號曰白石先生又曰焦先嘗煮白石以分與人熟煮如芋食之又曰王烈字長休邯鄲人也之大行山中見山破石裂石中有一穴口經闊尺許中有青泥流出如髓烈取泥試丸之須臾成石如投熱蠟之狀隨手堅凝如粳米飯嚼之亦然言煮白石新香如芋餐青泥美熟如芝也

山精逢照鏡樵客值一作遇

圍棊抱撲子曰山無大小皆有神靈古之入山道士皆以明鏡九寸以上懸於背後則老魅不敢近或有來試人者則當顧視鏡中其是仙人及山中好神鏡中如人形若是鳥獸邪魅則其形貌皆見鏡中矣昔張蓋蹤及偶高成二人並精思於雲臺山石室中忽有一人著黃練單衣葛巾往到其前曰勞乎道士乃辛苦幽隱於是二人顧視鏡中乃是鹿也即成鹿而走去又林慮山下有一亭其中有鬼每有宿者或死或病後郄伯夷過之宿明燈燭而坐誦經夜半有十餘人來與伯夷對坐自共樗蒲戲伯夷密以鏡照之乃是羣犬也伯夷佯誤以燭燼燕其衣乃作燋毛氣伯夷懷小刀因捉一人而刺之初作人聲死而成犬餘犬悉走於是遂絕乃鏡之力也虞喜志林曰信安山石室王質入其室見二童子方對棊看之局未終視其所執伐薪柯已爛朽遽歸鄉里已非矣又見述異記

石紋如碎錦藤苗似亂絲蓬萊在何處漢后欲遙祠史記封禪書曰蓬萊方丈瀛洲此三山世傳在海中去人不遠嘗有至者言諸仙人不死之藥在焉黃金白銀為宮闕草木禽獸盡白望之如雲及至反居水下欲到即風引船去終莫能至云秦始皇登會稽並海上冀遇三神山之奇藥漢武帝既封泰山無風雨變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可得於是上欣然至海冀獲蓬萊者

奉和同泰寺浮屠

和梁簡文帝也浮圖塔也南史梁武帝本紀大通元年云初帝創同泰寺至是開大通門以對寺之南門取反語以協同泰自是晨夕講義多由此門幸寺捨身還宮大赦改元大通以符寺及門名中大通元年帝捨身同泰寺羣臣以錢一億萬奉贖皇帝三請乃許中大通元年幸同泰寺講金字三慧經仍施身皇太子以下奉贖仍於同泰寺設解會法大赦改元是夜同泰寺

災梁京寺記曰梁武帝改年號大同起同泰在臺城內窮竭帑藏造大佛閣七層為火焚武帝捨身施財以祈福自大通以後無年不幸簡文帝集中有幸同泰寺浮屠詩故子山和之

宮宮凌太清照殿比東京 宮宮高貌太清謂天言塔之高也鶡冠子曰上及太清下及太寧張衡著東京賦東京謂洛陽也牟子曰漢明帝夢見神人身有白光飛在殿前以問羣臣傅毅對曰天竺有佛將其神也後得其形像言神光照殿比東漢明帝時也 長影臨雙闕高層出九城 古詩曰雙闕百餘尺淮南子曰縣圃涼風樊桐在崑崙之中山上有層城九重 栱積行雲礙幡搖度鳥驚 爾雅曰樴謂之栈大者謂之栱郭注云栈廐也樴徙得反栈音亦說文曰礙止也西京雜記曰幡旄光影照耀一殿又按佛家有幡維摩經曰降服四種魔勝幡建道場王巾頭陀寺碑文云勝幡

西振言栱高則行雲過而或礙幡長則飛鳥視之而驚也 鳳飛如始泊蓮合似初生 西京賦曰鳳翥翥於甍標薛綜曰謂作鐵鳳凰張兩翼舉頭敷尾以重屋上當棟中央下有轉樞常向風如將飛者言鑄鳳甍標狀如始泊刻蓮方井形類初生時也 輪重對月滿鐸韻擬鸞聲 言塔上懸鏡疑月搖鐸似鸞也周禮鼓人職鄭注云鐸大鈴也西京雜記所謂九子金鈴每好風日鈴聲驚動左右此云鐸韻亦猶是矣 畫水流全住圖雲色半輕 一作行言圖畫行雲流水之象也 露晚盤猶滴珠朝火更明 漢書曰孝武作柏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西京賦曰綴隨珠以為燭薛綜曰明月大珠夜則有光如燭李善曰火齊玫瑰珠也 雖連博望苑還接銀沙城 三輔黃圖曰武帝立子據為太子開博望苑以通賓客在長安門南杜門外王巾頭陀寺碑文曰脫屣金沙李善注曰拔河一名金沙河雖連博望苑者言簡文時為太子也還接銀沙城者言佛國也是詩當在中大通年作也 天香下桂殿仙梵入伊笙 三輔黃圖曰昆明池中有靈波殿皆以桂為殿柱風來自香列仙傳曰王子晉好吹笙作鳳鳴遊於伊洛間 庶聞八解樂方遣六塵情 維摩經曰八解之浴池定水湛然滿六塵謂色音香味觸法眼入色耳入聲鼻入香舌入味身入觸意入法是為六入又為六根又為六職

奉和法筵應詔 周書武帝紀建德元年正月戊午帝辛玄都觀親御法座講說

五城鄰北極百雉壯西崑 抱樸子曰仙經九轉丹經液經皆在崑崙五城之內藏以玉函爾雅曰北極謂之北辰郭注云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言城高上與北極為鄰也左傳祭仲曰城都過百雉杜預注云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說文曰崑崙山名佛教出於西方故云西崑 鉤陳橫複道閶闔抵靈軒 天文志曰鉤陳六星在紫宮中漢書注云上下有道故曰複音復黃圖曰宮之正門曰閶闔 千柱蓮花塔由旬紫紺園 說文曰塔西域浮屠也毘曇論云四肘為一弓五百弓為一拘盧舍今之二里也八拘盧舍為一由旬今拘盧舍今十六里也 佛影胡人記經文漢語翻 劉孝標世說注曰佛經之行中國尚矣莫詳其始牟子曰漢明帝夜夢神人身有日光明日博問羣臣傅毅對曰臣聞天竺有道者號曰佛輕舉能飛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人也於是遣羽林將軍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之大月氏國寫諸佛經二十四部在蘭臺石室劉子政列仙傳曰列觀百家之中以相撿驗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故撰得七十可以多聞博識者遐觀焉如此即

漢哀成之間已有經矣與牟子傳說便為不同魏略西戎傳曰天竺城中有臨兒國浮屠經云其國王生浮圖浮圖者太子也父曰屑頭邪母曰莫邪浮圖者身服色黃髮如青絲爪如銅其母夢白象而孕及生從右脇出而有髻墜地能行七步天竺有神人曰沙律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慮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浮圖經曰復豆者其人也漢武故事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金人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惟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祀之此神全類於佛豈當漢武之時其經未行於中土而但神明事之耶故驗劉向魚豢之說佛至哀成之世明矣然則牟傳所言四十二者其文今存非妄蓋明帝遣使廣求異聞非是時無經也

星窺朱鳥牖雲宿鳳凰門朱鳥朱雀南方神也景福殿賦曰朱鳥舒翼以峙衡三輔故事曰建章宮闕上有銅鳳凰新禽解雜囀春柳臥生根早雷驚蟄戶流雪長河源月令云仲春之月雷始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啓戶始出釋法顯佛國記曰葱嶺冬夏有雪彼土人人即名為雪山人也漢書西域傳曰河有兩源一出葱嶺建始移交讓徽音種合昏魏志曰建安二十五年曹公在洛陽起建始殿蜀都賦曰交讓所植劉淵林注云交讓木名也兩樹對生一樹枯則一樹生如是歲更終不俱生俱枯也出岷山在安都縣洛陽宮殿簿有徽音殿周處風土記曰合昏槿也葉晨舒而昏合陸佐公新刻漏銘云合昏暮卷是也本草云合歡即夜合也一名合昏風飛扇天辯泉湧屬絲言禮記曰王言如絲天辯絲言謂下詔也羈臣從散木何以預中天羈臣自謂本羈旅之臣也莊子匠石曰散木也是不材之木無所可用列子曰周穆王築臺號曰中天之臺遙可望終類仰鵾絃嵇康琴賦曰鵾雞游絃李善注云古相和歌有鵾雞

和從駕登雲居寺塔一作和趙王遊雲居寺

重巒千仞塔危磴九層臺國語曰晉平公為九層之臺石闕恒逆上山梁乍斗迴張揖曰石闕觀名武帝建元中作在雲陽甘泉宮外論語曰山梁雌雉毛詩鄭箋云梁石絕水之梁也階下雲峰出牕前風洞開隔嶺鐘聲度中天梵響來平時欣侍從於此暫徘徊

和何儀同講竟述懷

無名即講道有動定論機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竅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又云道無常名易繫辭曰幾者動之微安經讓禮席正業理儒衣似得遊馬趣能同捨講歸後漢書曰朱祜初學長安帝往候之祜不時相勞苦而先升講舍後車駕幸其第帝因笑曰主人得無捨我講乎以有舊恩數蒙賞賚石渠人少歇華陰市暫稀三輔黃圖曰石渠閣蕭何所造成帝於此藏秘書馬後漢書曰張楷除長陵令不至官隱居弘農山中學者隨之所居成市後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秋雲低晚氣短景側餘輝螢排亂草出雁捨斷蘆飛月令曰腐草為螢淮南子曰夫雁順風以愛氣力銜蘆而翔以備矰弋高誘曰未秀曰蘆已秀曰葦矰矢繳銜蘆所以令繳不得截其翼也別有平陵逕蕭條客鬢衰饑噪空倉

雀寒驚懶婦機別有以下子山自謂也地理志云平陵屬扶風楚辭曰山蕭條而無獸蘇伯玉妻盤中詩曰空倉雀常苦饑雀豹古今注曰蟀蟋一名吟蛩初秋得寒則鳴一云濟南呼為懶婦小園賦亦云聚空倉而雀噪驚懶婦而蟬嘶實欣懷謏音小問逢君理入微學記曰足以謏聞不足以動衆鄭注云謏之言小也聞音問

奉和趙王隱士褒集中有和趙王隱士

洛陽徵五隱東都別二賢袁宏後漢紀曰陳蕃薦五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閎京兆韋著潁川李曇詔公車備禮徵不至又按後漢書逸民傳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亦五隱也漢書曰疎廣疎受帳飲東都門皆曰賢哉二大夫漢書音義曰長安東都城北頭第一門後漢書曰逢萌解冠挂東都城門雲氣浮函谷星光集潁川京房易飛候云視四方常有火雲五色見其下賢人隱也漢書云弘農故函谷關上洛屬弘農四皓隱於上洛熊耳山故云是矣天文志曰少微處士星也莊子曰許由娛於潁陽霸陵採樵路一作徑成都賣卜錢後漢逸民傳曰韓康入霸陵山詩云言採其樵漢書曰蜀有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一日裁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鹿裘披稍裂藜牀坐欲穿說苑曰孔子見榮啟期衣鹿皮裘鼓瑟而歌孔子問曰先生何樂也榮啓期對以三樂高士傳曰管寧自越海及歸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阮籍惟長嘯嵇康訑一絃魏氏春秋曰阮籍少時嘗遊蘇門山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姓名有竹實數斛曰杵而已籍從之與談太古無為之道及論五帝三王之義蘇門生蕭然曾不經聽籍乃對之長嘯清韻響亮蘇門生迺爾而笑籍既降蘇門生亦嘯若鸞鳳之音馬神仙傳曰孫登者不知何許人也恒止山間穴地而坐彈琴讀易冬夏單衣天大寒人視之輒自披髮覆身髮長大餘又雅容非常歷世見之嵇叔夜有邁世之志曾詣登登不與語叔夜乃扣難之而登彈琴自若久之叔夜退登曰少年才優而識寡劣於保身其能免乎俄而叔夜竟陷大辟叔夜善彈琴於是登彈一弦之琴以成音叔夜乃嘆息絕思也

澗險無平石山深足細泉短松猶百尺少鶴已千年言松之短者猶有百尺則長者可知鶴之少者已有千年則老者可知即鮑照升天行所謂覽遊越萬里近別數千齡者也野鳥繁絃囀山花焰火然洞風吹戶裏石乳滴牕前雖無亭長識終見野人傳高士傳曰韓康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連徵不至桓帝時乃備安車以聘之康不得已乃佯許諾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先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修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為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即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此是老子與之亭長何罪乃止康因中路逃遁以壽終又曰漢濱父老者桓帝延熹中幸竟陵過雲夢臨沔水百姓莫不觀者有父老獨耕不輟尚書郎南陽張溫異之下道百步自與言父老曰我野人也不達斯語昔聖王宰世茅茨采椽而萬人以寧今吾子之君勞人自縱逸遊無忌吾為子蓋之子何忍欲人觀之乎溫大慙問其姓名不告而去

擬詠懷二十七首

昔阮步兵詠懷詩十七首顏延年以為在晉文代慮禍而發子山擬斯而作二十七篇皆在周

鄉關之思其辭旨與哀江南賦同矣

步兵未飲酒中散未彈琴索索無真氣昏昏有俗心魏氏春秋曰阮籍聞步兵校尉缺廚多美酒營人善釀酒求為校尉遂縱酒昏酣遺落世事臧榮緒晉書曰籍拜東平相沈醉日多作詠懷八十餘篇為世所重嵇康拜中散大夫宗正喜為康傳曰康善屬文論彈琴詠詩自足於懷抱之中言己處亂世不能飲酒彈琴棄絕人事而困於塵俗深愧二公矣

涸鮒常思水驚飛每失林莊子云莊周謂監河侯曰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戰國策曰有鴻雁從東方來更羸虛發而下之曰其飛徐者其創痛也悲鳴者久失羣也故創未發而驚心未忘聞弦音引而高飛故創怯言已處喪亂之後如失水之魚離羣之雁也

風雲能變色松竹且悲吟風雲喻佐命之臣江陵三年即遭其變松竹比有節之士西魏一使良可深悲

自喻去梁仕周致哀失節也

由來不得意何必往長岑後漢書曰崔駰字亭伯實憲為車騎將軍辟駰為掾憲專權驕恣駰數諫之憲不能容出為長岑長駰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之官而歸永元四年卒於家章懷太子注云長岑縣屬樂浪郡其地在遼東言已身在長安已不得意何必長岑之遠乎

赭衣居傅巖垂綸在渭川乘舟龍上月飛幰欲捫天言已本有興梁之大志也頼衣罪人之服也漢書賈山曰秦頼衣半道又賈誼曰傳說胥靡乃相武丁張宴曰胥靡刑名也傳說被刑築於傅巖尚書云高宗夢得說說築傅巖之野王子年拾遺記曰傅說賃為赭衣者舂於深巖以自給夢乘雲繞日而行筮得利建侯之卦歲餘以玉帛聘為阿衡也嵇叔夜贈秀才入軍詩云流磻平皐

垂綸長川史記曰呂尚以漁釣于周西伯西伯出獵遇太公於渭之陽毛詩鄭箋云釣者以絲為之綸竹書紀年曰伊摯將應湯命夢乘船過日月之傍按傅巖渭川言元帝見用也上月捫天言其志大也釋名曰幰憲也禦熱也說文曰捫撫持也楚辭曰遂倏忽而捫天

誰知志不就空有直如弦應劭風俗通曰順帝之末京師謠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洛陽蘇季子連衡遂不連戰國策曰蘇秦字季子洛陽軒里人也始將連衡說秦書上而說不行言已聘於西魏本欲事秦屬大軍南討是連衡不連也

既無六國印翻思二頃田使我有洛陽負郭田二頃安能佩六國相印乎言已既不能連衡事秦又不能合縱攻秦身為羈旅翻欲歸家引秦事所以比魏周也

俎豆非所習帷幄復無謀論語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後漢書詔曰前將軍鄧禹與朕謀謨帷幄決勝千里

不言班定遠應為萬里侯後漢書曰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行詣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曰生燕頷虎頸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後使西域通三十六國封定遠侯傷已本無謀習而出使不歸玉門生入不可得已

燕客思遼水秦人望隴頭史記曰荊軻入秦燕丹餞之易水高漸離擊筑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不復還秦州記曰隴山東西百八十里登山嶺東望秦川四五百里極目泯然山東人行役升此而顧瞻者莫不悲思

倡家遭強聘質子值仍留漢書李延年曰父母兄弟皆故倡也師古曰倡樂人也說文曰倡樂也謂作妓者左氏傳曰晉太子圍為質於秦質音致言倡家作妓本

不欲嫁質子思歸本不欲留以喻已本不欲仕而魏周逼之若强聘留質矣自憐才智盡空傷年鬢秋子山以元帝承聖三年甲戌聘魏時年四十有二遂老於北地矣

楚材稱晉用秦臣即趙冠左氏傳曰惟楚有材實晉用之後漢書輿服志曰武冠謂之趙惠文冠秦滅趙以其君冠賜近臣離宮延子產羈旅接陳完離宮延子產即左傳子產壞垣事在襄公三十一年莊二十年傳曰陳公子完奔齊齊使敬仲為卿辭曰羈旅之臣杜預曰敬仲陳公子完羈寄旅客也寓衛非所寓安齊獨未安言已留魏非所樂也雪泣悲去魯悽然憶相韓韓詩外傳曰孔子去魯遲遲乎其行也西征賦曰丘去魯而顧嘆呂氏春秋曰吳起雪泣而應之高誘曰雪拭也史記張良傳曰韓破良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讐以太父父五世相韓故去魯喻已去江陵父母之邦也留侯五世相韓庾氏亦父子仕梁深念舊恩矣惟彼窮途慟知余行路難魏氏春秋曰阮籍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返言已至此惟有窮途之慟而已

惟忠且惟孝為子復為臣一朝人事盡身名不足親言庾氏世德忠孝累傳已為庾氏之子復為梁朝之臣今人事既盡身存名滅為可傷也吳起嘗辭魏韓非遂入秦史記曰公叔為相尚魏公主而害吳起欲去之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魏武侯武侯疑之而未信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即之楚又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本歸於黃老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乃急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言已去梁即魏猶吳起辭魏韓非入秦也壯情已消歇雄圖不復申言不能為國報讐也移住華陰下終為關外人漢書楊僕上書曰恥為關外人子山辭楚入秦翻慙關內矣

疇昔國士遇生平知已恩直言珠可吐寧知炭欲一作可吞言梁朝以國士遇我有知已之感不能報也易川靈圖曰吐珠於澤誰能不含史記曰趙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為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已死女為悅已容今智伯知我我報讐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乃變名姓為刑人又漆身為厲吞炭為啞使形狀不可知伏於橋下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豫讓也襄子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子不為報讐而反為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報讐之深也豫讓曰范中行氏皆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

一顧重尺璧千金輕一言史記曰藺相如持璧睨柱秦王恐破璧乃謝相如漢書曰得黃金百金不如季布一諾茲云輕者言使魏為其所辱也悲傷劉孺子悽愴史皇孫言江陵之敗梁祚日微帝子被戮也悲傷劉孺子者傷敬帝也南史敬帝紀云帝遜位於陳陳受命奉帝為江陰王薨於外邸是也悽愴史皇孫者傷建鄴江陵前後二敗簡文元帝諸子遇害者多也漢書王莽傳曰平帝崩立宣帝玄孫嬰為皇太子號曰孺子廢嬰為安定公宣帝紀曰孝宣皇帝武帝曾孫納史良娣生史皇孫皇孫納王夫人生宣帝號曾皇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良娣皇孫王夫人皆遇害曾孫

雖在縲絏猶坐收繫郡邸獄無因同武騎歸守灞陵園漢書曰司馬相如為武騎常侍又曰相如拜為孝文園令文帝葬灞陵故云灞陵園言已本梁朝文學之臣不能如司馬相如歸守原陵也

榆關斷音信漢使絕經過漢書枚乘說吳王曰昔秦北備榆中之關師古曰即今所謂榆關也漢使如張騫甘英之屬云斷音信絕經過者喻已鄉關之情若遠戍也胡笳落淚曲羌笛斷腸歌李陵書曰胡笳互動長笛賦曰近世雙笛從羌起纖腰減束素別淚損橫波好色賦曰腰如束素傅毅舞賦曰目流涕而橫波恨心終不歇紅顏無復多自言關塞苦寒之狀若閨怨矣枯木期填海青山望斷河述異記曰

炎帝之女溺死東海化為精衛其名自呼每啣西山木石以填東海一名鳥市一名寃禽白馬向清波乘氷始渡河謂梁元帝承制江陵也清波楚地史記陳涉世家曰黥布擊秦左右校破之清波復以陳為楚後漢光武記曰帝至呼沱河無船適遇氷合得過置兵須近水移營喜竈多漢書曰韓信破趙諸校問信曰兵法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此何術也信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乎後漢書虞詡傳曰羌寇武都詡遷武都太守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羌聞之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何也詡曰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孫臏示弱吾今示彊勢有不同也及羌敗散詡占相地勢築營壁二十八所招還流亡假賑貧人郡遂以安時元帝承制馳檄四方王僧辯等討平侯景正中興之極盛者也長坂初垂翼鴻溝遂倒戈謂元帝即位纔及三年魏軍至襄陽梁王詧率衆會之遂至於敗也時梁魏地分南北有若鴻溝詧本梁朝宗室助魏自伐故云倒戈矣三輔黃圖曰甘泉宮有長平坂司馬相如賦云登陂陀之長阪兮列子曰溟海者天池也有鳥焉其名為鵬翼若垂天之雲其體稱馬喻魏兵之強也項羽本記曰項王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為漢東為楚詩曰殷士倒戈以喻梁王詧蕭牆之變也的盧於此去虞兮奈若何的盧傷元帝之死也虞兮自傷也史記曰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慷慨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虞兮虞兮奈若何及烏江之敗項王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伯樂相馬經曰馬白雒入口齒者名曰榆雁一名的盧奴乘客死主乘棄市凶馬也空營衛青塚徒聽田橫歌史記姚注氏曰茂陵東北西者衛青塚東者霍去病塚也崔豹古今注曰薤露蒿里送哀歌也出自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而作悲歌言人命如薤上露易稀滅至李延年乃分為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逝者歌之俗呼為挽歌言已不能如衛青之征戰起塚廬山又不能學田橫五百人俱死海島也北臨玄菟郡南戍朱鳶城共此無期別俱知萬里情漢書地理志曰玄菟郡武帝元鼎四年開高句驪屬幽州應劭曰故真番朝鮮胡國後漢書郡國志曰交趾郡有朱鳶縣又南蠻傳云建武十六年交趾女子嫁為朱鳶人詩索妻甚雄勇交趾太守蘇定以法繩之側怨故反光武遣伏波將軍馬援樓船將軍段志討之言已出使不歸與玄菟朱鳶南北極遠之地俱為無期之別也昔

嘘尹令時事客卿不特貧謝富安知死羨生左傳宣十二年曰蔿敖為宰杜預注云宰令尹也周禮曰六卿太宰為長遂以宰為上卿之號楚臣令尹為長從他國之言亦謂之宰令善也尹正也言用善人正此官也楚官多以尹為名皆取其正直也史記曰秦王拜李斯為客卿言昔仕元帝嘗遊楚令尹之門今在魏周更事秦客卿之官非惟不慕富貴并不樂生也

懷秋獨悲此平生何謂平淮南子曰春女思秋士悲論語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孔安國曰平生少時也蓋傷已平生之志今安在也

悲歌度遼水一作易水一作燕水弭節出陽關李陵從此去荆卿不復還水經注曰遼水出碎石山自塞外東流直遼東之望平縣屈而南流逕襄平縣故城西秦始皇二十二年滅燕置遼東郡治此有大遼水小遼水漢書西域傳曰自燉煌西出玉門陽關涉鄯善北通伊吾千餘里弭節猶持節也杜預曰節國之符信索隱曰節使者所擁也漢書李陵傳曰陵字少卿天漢二年率步卒五千人出塞與匈奴戰乃降匈奴中史記曰荆軻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荆軻入秦燕太子餞之易水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傷已持節使魏不復歸也

故人形影滅音書兩俱絶遥看塞北雲懸想關一作天山雪言南北兩隔絶也遊子河梁上應將蘇武別李陵與蘇武別詩曰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

搖落秋為氣淒涼多怨情啼枯湘水竹哭壞杞梁城宋玉曰悲哉秋之為氣也搖落而變衰博物志曰舜二妃曰湘夫人舜崩二妃啼以涕揮竹竹盡斑琴操杞殖戰死妻泣曰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人生之苦至矣乃放聲長號杞城為之崩殖一名梁言江陵之敗君臣被戮殺傷者衆有夫妻離別之苦也

天亡遭憤戰日蹙值愁兵史記項羽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為天文志曰日濛濛無光士卒內亂

直虹朝映壘長星夜落營天文志曰虹頭尾至地流血之象蜀後主建興十三年諸葛亮帥大衆伐魏屯於渭南有長星赤而芒角自東北西南流投亮營三投再還往大還小占曰兩軍相當有大流星來走軍上及墜軍者皆破敗之徵也九月亮卒於軍焚營而退羣帥交怨多相誅殘言梁元帝江陵敗亡之徵也

楚歌饒恨曲南風多死聲漢書曰項羽軍垓下聞漢軍四面皆楚歌左氏傳曰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時梁元帝都江陵本楚地故多引楚事以為辭

眼前一杯酒誰論身後名世說曰張季鷹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或謂之曰卿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耶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此言一杯酒身後名者特言江陵君臣但適一時不顧後慮也如安戀荆楚不歸建業致有此敗惜其不用周弘正朱買臣之言也又于謹來伐時計用三策以帝懦而無謀多疑少斷知其必用下策向使曜兵漢沔席卷渡江丹陽帝居又何患焉嗚呼此其所以無謀也與

周王逢鄭忿楚后值秦寃周逢鄭忿謂元帝與岳陽王詧結釁也楚值秦寃謂西魏之來伐也北史于謹傳云初梁元帝於江陵嗣位密與齊交通將謀侵軼其兄子雍州刺史岳陽王詧時雍州刺史以梁元帝殺其兄譽遂結隙據襄陽來附乃命謹出討是周逢鄭忿也元帝承聖二年紀曰先是魏使宇文仁恕來聘帝接仁

怨有闕魏相安定公憾馬使于謹來攻是楚值秦寃也魏相安定公周太祖宇文泰也左氏傳曰周鄭交惡又曰鄭文公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皆周王逢鄭忿之事史記張儀見楚王曰王為閉關絶齊使使者西取商於之地六百里王絶齊齊秦交合秦發兵擊之與秦戰丹陽秦大敗我軍斬甲士八萬虜大將軍屈匄裨將軍逢侯丑等七十餘人遂取漢中之郡是楚后值秦寃之事也

梯衝已鶴列冀馬忽雲屯 謂西魏將于謹及梁王詧會兵來伐軍容之盛也魏志曰公孫瓚與子續書云袁氏之攻狀若鬼神鼓角鳴於地中梯衝舞吾城上鶴列陳兵也莊子曰君必盛鶴列於麗譙之間後漢書劉表傳曰冀馬雲屯

武安檐瓦振昆陽猛獸奔 言攻城之急也史記曰趙惠文王時秦軍武安西鼓噪勒兵武安屋瓦盡振後漢光武紀曰王尋王邑圍昆陽驅猛獸犀象之屬以助威光武率敢死者乘銳奔之

流星夕照鏡烽火夜燒原 天文志曰流星天使也自上而降曰流自下而升曰飛大者曰奔奔亦流星也奔星所墜其下有兵夕照鏡者言其星之明也顏師古漢書注曰夜則舉烽故云夜燒原也爾雅曰高平曰原

古獄饒寃氣空亭多枉魂 述異記曰漢武帝幸甘泉長坂道中有蟲赤如肝頭目口齒悉具人莫知也時東方朔曰此古獄地也積憂所致上使按圖果秦獄地朔曰夫積憂者得酒而解乃以蟲置酒中立消後漢書曰王忳除郿令到官至聚亭有鬼數殺過客入亭止宿夜中聞有女子稱寃之聲前訴曰妾夫為浯令之官過宿此亭亭長無狀枉殺妾家十餘口埋在樓下悉盜取財忳問亭長姓名女子曰即令門下游檄者也明旦召游檄詰問具服罪即收繫及同謀十餘人悉伏辜遣吏送其喪歸鄉里於是亭遂清安言江陵

戰鬬之時殺傷者衆故多寃魂也

天道或可問微兮不忍言 楚辭曰屈原放逐因書其壁呵而問之號曰天問言天使梁亡不可問也

橫流遘屯慝上塹結重氛 屯易卦名陸機功臣頌曰上塹下黷注云塹不澄不清之貌說文曰氛祥氣也聲符分切此祥字如祥桑之祥蓋謂禨祥妖也

哭市聞妖獸頹山起怪雲 哭市聞妖獸疑用春秋齊襄公見公子彭生事左傳所謂豕人立而啼是也襄公為無知所弑矣續漢志曰雲如壞山謂營頭之星也占曰營頭之所墜其下覆軍殺將流血千里言江陵將陷有妖異之徵也

綠林多散卒清波有敗軍 綠林清波皆楚地也後漢書曰新市人王匡王鳳與諸亡命藏於綠林中漢書曰英布擊秦左右校破之清波復以秦為楚綠林多散卒者謂任約謝荅仁本侯景之黨元帝復用至此其卒多散去也清波有敗軍者謂胡僧祐朱買臣之敗也

智士今安用忠臣且未聞惜無萬金產東求滄海君 言江陵敗後智士忠臣無所可用惜已無資不能為國報讎也史記曰秦滅韓張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讎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良常學禮淮陽東見滄海君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遊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顏師古漢書注曰滄海君當時賢者之號也

吉士長為吉善人終日善大道忽云乖生民隨事蹇 易曰蹇難也險在前也

有情何可豁忘懷固難遣麟窮季氏罝虎振周王圈 左傳哀十四年曰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

也然後取之當云麟窮叔氏宜然魯三家季孫為政故可通用也穆天子傳曰七萃之士生搏虎而獻天子命為柙而畜之東號是曰虎牢閑也牢說文曰圈養獸閑周禮鄭注云牢閑

平生幾種意一旦衝風卷漢書韓安國曰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師古曰衝風疾風之衝突者也言已道乖事蹇如麟在罝中虎居圈內平生志意若衝風之盡卷也

六國始咆哮縱橫未定交史記索隱注曰六國韓魏趙燕齊楚是也與秦為七國亦謂之七雄又六國與宋衛中山為九國其三國蓋微又前亡又曰東西為橫南北為縱山東地形縱長蘇秦相六國令縱親而擯秦關西地形衡長張儀相六國令破其縱而連秦之衡

欲競連城玉翻徵縮酒茅史記曰秦欲以十五城易趙王和氏璧左傳云管仲謂楚王曰爾貢包茅不入無以縮酒六國始咆哮縱橫未定交者以喻梁元帝與岳陽王詧不能和緝也欲競連城玉翻徵縮酒茅者時西魏方盛比之強秦詧與江陵方宜合縱攻秦而反會兵來伐責楚包茅大寶是以西去矣襄陽形勝其為連城也與

析骸猶換子登爨已懸巢左傳宣十五年華元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杜預曰爨炊也何休公羊傳注曰骸骨也左傳成十六年曰晉楚戰於鄢陵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杜預曰巢車車上為櫓巢說文作轈云兵馬高如巢以望敵也櫓澤中守草土樓也是巢與櫓俱是樓之別名言江陵之危急也

冰初開地盲風正折膠禮記月令曰仲春之月冰始壯地始拆仲秋之月盲風至鄭注云盲風疾風也正義曰皇氏云秦人謂疾風為盲風漢書鼂錯曰欲立威者始于折膠蘇林曰秋氣至膠可折弓弩可用

輕雲飄馬足明月動弓弭西京雜記稱漢文帝馬有浮雲之名故馬曰輕雲言馬壯也劉熙釋名云弦月半之名若張弓弛弦故弓曰明月言兵彊也

楚師正圍鞏秦師圍郊郊郛潰杜預注云河南鞏縣西南有地名郛中郊郛二邑皆子朝所得昭二十六年傳曰晉師克鞏王子朝奉周之典籍以奔楚至定四年楚柏舉之敗明年王人殺子朝於楚正圍鞏者言楚方盛也僖三十二年傳曰秦穆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杜預曰殽在弘農澠池縣西殽字或作崤戶交反

始知千載內無復有申包左傳定四年曰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明年包胥以秦師至大敗吳師遂復楚國按江陵之師在承聖三年甲戌冬十一月壯冰以下言自春至秋馬壯兵彊此時楚師方盛秦兵未來何不急徵諸援以備不虞若王僧辯王琳陸法和諸軍一戰可勝而保守羅郭遂為于謹所破竟無申包胥之一人報讎復國也

橫石三五片長松一兩株對君俗人眼真興理當無野老披荷葉家童掃栗跗竹林千戶封甘橘萬頭奴此子山小園賦也言其可以棲遲矣毛詩鄭箋鄂不曰鄂拊鄂足也釋文云拊亦作跗此云栗跗亦栗之足也漢書曰渭川千畝竹此其人與千戶侯等吳志曰李衡臨終嘗勑其子曰龍陽洲千頭木奴歲收絹千疋君見愚公谷真言此谷愚傷已於此築室真為愚也韓非子曰齊威公入山問父老曰此何谷曰臣舊畜牛生犢以子買駒少年謂牛不生駒遂持而去傍鄰以臣為愚愚遂名為愚公谷

日晚荒城上蒼茫餘落暉都護樓蘭返將軍疎勒歸漢書

曰傳介子北地人昭帝時為平樂監時樓蘭國數反覆霍光白遣介子與士卒齎金幣以賜外國為名至樓蘭樓蘭王與介子飲乃令壯士二人刺殺之持首詣闕又西域傳曰鄯善國本名樓蘭王治扜罙城去陽關千六百里又鄭吉傳曰使護鄯善以西南道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焉後漢書曰耿恭為戊己校尉引兵據疏勒城匈奴攻恭食盡困窮稍稍死亡餘數十人會漢遣軍迎校尉遂相隨俱歸漢書西域傳曰疏勒國治疏勒城去長安九千三百五十里馬有風塵氣人多關塞衣曹子建出行詩曰蒙霧犯風塵關塞衣初歸也陣雲平不動秋蓬卷欲飛天官書曰陣雲如立垣曹子建朔風詩曰風飄蓬飛聞道樓船戰今年不解圍漢書曰楊僕宜陽人也南越反拜為樓船將軍有功封梁侯此章述其南北絕遠之情也

尋思萬戶侯中夜忽然愁言已不能為國建勳也漢書李廣傳文帝曰惜廣不逢時令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琴聲遍屋裏書卷滿牀頭雖言夢蝴蝶定自非莊周莊子曰昔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殘月如初月新秋似舊秋露泣連珠下螢飄碎火流樂天乃知命何時能不憂易繫辭曰樂天知命故不憂言已功業都捐琴書何益光華已晚瞬息衰秋思之甚為可憂也憒憒天公曉精神殊乏少言天道無知有如長夜也莊子曰彼又惡能憒憒然為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憒王內反說文蒼頡篇並云亂也一郡催曙雞數處驚眠鳥說文曰曙旦明也其覺乃于于其憂惟悄悄莊子曰泰氏其徐徐其覺于于

邶風柏舟之詩云憂心悄悄慍於羣小毛傳曰悄悄憂貌張儀稱行薄管仲稱器小史記曰張儀魏人也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醉之論語曰管仲之器小哉天下有情人居然性靈夭言天道昧昧不可問也在死猶可忍為辱豈不寬古人持此性遂有不能安言人死且可忍豈不能忍辱乎然古人有烈性者獨不安於此故寧死不辱也其面雖可熱其心長自寒面可熱者自慙之辭若兩頰發赤矣漢書鄭崇曰臣心如水慙已面雖可熱而心寒如水異於熱中者也匣中取明鏡披圖自照看幸無侵餓理差有犯兵欄史記曰許負相周亞夫指其口曰有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千寶搜神記曰魏舒嘗詣野王主人妻夜產餓而聞車馬之聲相問曰男也女也曰書之十五以兵死復問寢者為誰曰魏公後十五載詣主人問所生兒何在曰因條桑為斧傷而死舒自知當為公矣言取鏡照看已面雖無餓死之法亦有兵死之相何竟不能一死行陣也擁節時驅傳乘亭不據鞍漢書曰司馬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者王然等馳四乘之傳至蜀說文曰以車曰傳以馬曰據師古漢書注曰傳者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驛騎漢書曰秦法十里一亭後漢書曰馬援據鞍顧盼言已但有驅傳之舉而無據鞍之事也代郡蓬初轉遼陽桑欲乾王僧達咏古詩云仲秋邊風起孤蓬卷霜根漢書地理志曰代郡秦置屬幽州應劭曰故代國又地理志曰代郡有桑乾縣孟康曰乾音干秋雲粉絮結白露水銀

團言衰秋之氣白雲如粉秋露垂珠若水銀團也毛詩曰野有蔓草零露漙兮一思探禹穴無用鑿皐蘭漢書司馬遷傳曰上會稽探禹穴張宴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間云禹入此又霍去病傳曰過焉支山千有餘里令短兵鑿皐蘭下師古曰皐蘭山名鑿謂苦擊而多殺也言衰老不能復戰也

倏忽市朝變蒼茫人事非言建鄴江陵之變也古出夏北門曰市朝易人千載墓平

避讒猶采葛忘情遂食薇言在江陵時使於魏是為采葛仕於周是為食薇也子夏詩序曰采葛懼讒也鄭箋曰采葛喻臣以小事使出史記曰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採薇而食之遂餓死於首陽山譙周古史考云夷齊採薇有婦人曰薇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是夷齊并不食薇也子山仕周為餐粟矣

懷愁正搖落中心愴有違宋玉曰悲哉秋之為氣也搖落而變衰獨憐生意盡空驚槐樹衰世說曰桓玄敗後殷仲文還為大司馬咨議意似二三非復往日大司馬府廳前有一老槐甚扶疎殷因月朔與衆在廳視槐良久嘆曰槐樹婆娑無復生意子山引此作枯樹賦以為世異時移忽忽不樂矣

日色臨平樂風光滿上蘭西京賦曰大駕幸乎平樂之館又曰正壘壁乎上蘭三輔黃圖曰上林有上蘭觀又史記周勃傳曰御史大夫施屠昆邪破綰軍上蘭南國美人去東家棗樹完離騷曰恐美人之遲暮王逸注云美人謂懷王也王逸章句云靈修美人以媲於君漢書曰王吉少時學問居長安東家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共止之因請吉令婦還里中為之歌曰東家有樹王陽婦去東家棗完去婦復還南國謂楚也美人喻君也時元帝都江陵本楚地故比之南國美人吉婦自喻也東家棗完喻已身在長安如出婦不還矣抱松傷別鶴向鏡絕孤鸞蔡邕琴操曰商陵牧子娶妻五年無子父兄欲為改娶牧子援琴鼓之歌別鶴以舒其憤懣故曰別鶴操劉敬叔異苑曰罽賓國王買得一鸞欲其鳴不可致飾金繁饗珍蓋對之愈戚三年不鳴夫人曰嘗聞鸞得類則鳴何不懸鏡照之王從其言鸞覩影悲鳴冲霄一奮而絕喻已身在異域如別鶴孤鸞也不言登隴首惟得望長安隴首即隴頭歌所謂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遙望秦川肝腸斷絕又云隴頭流水分離四下念我行役飄然曠野登高遠望涕零雙墮王粲詩曰南登霸陵岸迴首望長安言登隴首得望長安今已之鄉關在於南國不能復見也

鬬麟能食日戰水定驚龍春秋孔演圖曰麟木精也麒麟鬬日無光博物志曰麒麟鬬而蝕日國語曰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鬬將毀王宮王卒壅之及景王崩王室大亂及定王王室遂卑韋昭曰穀洛二水名也鬬者兩水格有似於鬬喻梁元帝與西魏兩國爭戰也鼓鞞喧七萃風塵亂九重禮記曰君子聞鼓鞞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周禮注及字林並曰鞞小鼓也穆天子傳曰天子賜七萃之士王仲宣雜詩曰風飄揚塵起白日忽已冥呂向曰風起舉揚塵埃喻兵戈暴起也風塵亂九重者言元帝出降天子蒙塵也九重謂君也鼎湖去無返蒼梧悲不從三輔黃圖曰黃帝採首山銅以鑄鼎鼎成有龍下迎迎地仙去小臣攀龍髯而上者七十二人漢武帝於此建鼎湖宮禮記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言魏人戍帝時已在長安不能從君死也徒勞銅爵妓遙望西陵松

魏志曰曹公臨死謂婕妤妓人曰汝等時時登銅爵臺望吾西陵墓田言元帝葬於津陽門外遥望如西陵墓田矣

無悶無不悶有待何可待易曰遯世無悶昏昏如坐霧漫漫疑行海甯戚歌曰長夜漫漫何日時沈約詩曰歸海流漫漫千年水未清一代人先改易乾鑿度曰聖人受命瑞應先見於河河水先清清變白白變黑黑變黃各三日無悶無不悶言已不隱不仕也有待何可待言欲待梁興而梁反亡也昏昏如坐霧言已之昏憒也漫漫疑行海言已無所歸也千年水未清一代人先改蓋傷梁運之遂終也昔日東陵侯惟有瓜園在三輔黃圖曰長安城東出南頭第一門曰霸城門或曰青門門外舊出佳瓜廣陵人邵平為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種瓜青門外瓜美故時人謂之東陵瓜言已本梁臣今梁亡而留於長安若東陵故侯也

懷抱獨昏昏平生何所論由來千種意併是桃花源搜神後記曰晉太康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遠近忽逢桃花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彷彿若有光便捨舟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曠空屋舍儼然有良田美地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為設酒殺雞作食村中人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難率妻子邑人至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具言所聞皆為嘆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論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乃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劉歆即遣人隨之往尋向所誌不復得焉言已平生懷抱至此皆不足論惟有避秦而已穀皮兩書帙壺盧一酒樽自知費天下也復何足言史記貨殖傳曰夫山西饒材竹穀纑索隱曰穀木名皮可為紙詩云其下維穀毛詩草木蟲魚疏曰穀幽州人謂之穀桑或曰楮桑交廣謂之穀中州人謂之楮殷中宗時桑穀共生是也今江南人績其皮以為布又擣以為紙謂之穀布紙長數丈潔白光輝其裏甚好其葉初生可以為茹王子年拾遺記曰張儀蘇秦剝樹皮編以為書帙以盛天下良書說文曰帙書衣也世說曰陸士衡初入洛咨張公所宜詣劉道真是其一陸既往劉尚在哀制中性嗜酒禮畢初無他言惟問東吳有長柄壺盧卿得種來不陸兄弟殊失望乃悔往壺盧可以盛酒也言已既有避秦之志惟有兩帙之書一樽之酒不足復論天下事也

蕭條亭障遠悽慘風塵多劉歆遂初賦曰野蕭條而寥廓漢書西域傳曰於是漢列亭障至玉門矣陸士龍答張士然詩曰飄颻冒風塵關門臨白狄城影入黃河春秋左傳僖三十三年曰晉師敗狄於箕郤缺獲白狄子杜預曰白狄狄別種也故西河郡有白部胡宣十五年晉滅赤狄潞氏正義曰狄有赤狄白狄就其赤白之間各自別有種類謂之赤白其義未聞蓋其俗尚赤衣白衣也又國語云桓公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於西河也關門臨白狄者言關門之外白狄所居也城影入黃河者言地近黃河為日景所照也秋風蘇武別寒水送荊軻漢書曰蘇武字子卿以天漢元年使匈奴不降昭帝即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於是李陵置酒賀武云異域之人壹別長絕陵起舞歌曰徑萬里兮度沙幕為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催士衆滅兮名已隤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

歸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戰國策荊軻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

誰言氣蓋世晨起帳中歌

史記曰項羽晨起帳中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言已入長安之後即景傷懷若李陵之長絶荊卿之不還又傷江陵之亡同於垓下也

被甲陽雲臺重雲久未開

子虛賦云楚王乃登陽雲之臺孟康曰雲夢中高堂之臺宋玉所賦者言其高出雲之陽李周翰曰陽雲臺則高唐觀寰宇記曰巫山縣西有陽臺古城即襄王所遊之地亦曰陽雲臺高一百二十丈南枕長江被甲陽雲臺謂江陵之師也

雞鳴楚地盡鶴唳秦軍來

漢書曰圍羽垓下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應劭曰楚歌者雞鳴歌也晉書載記曰苻堅淝水之敗其走者聞風聲鶴唳以為晉兵楚地盡言江陵陷秦軍來言魏師至也

羅梁猶下礌揚

排久飛灰

言魏師攻城之急也礌大石也古有矢石蓋用石擊之也左傳旊動而鼓賈逵以旊為發石一曰飛石引范蠡作飛石以證之說文一云建大木置石其上發礮以碓敵也魏志曰袁尚使審配守鄴太祖進攻之配將馮禮開突門內太祖兵三百餘人配覺之從城上以大石擊突中柵門柵門閉入者皆沒配兄子榮守東門夜開門內太祖兵與配戰生禽配礌字或作礌漢書曰匈奴乘隅下礌石音力對反羅梁猶下礌者言城上轉石自高而下也時魏軍大攻反者斬西門守卒以納魏軍矣後漢書曰楊璇靈帝時為零陵太守是時蒼梧桂陽猾賊相聚攻郡縣賊衆多而璇力弱吏人憂恐璇乃特置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為兵車專彀弓弩剋共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燃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波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此言久者謂兵弱敵強不能固守也

出門車軸折吾王不復回

言元帝出降遂見害也漢書曰上徵臨江王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既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返矣榮至詣中尉府對簿中尉郅都簿責訊王王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盛弘之荊州記曰荊州城臨漢江臨江王所治王被徵出城北門而車軸折父老泣曰吾王去不還矣從此不開北門時元帝出降見執如梁王蕭詧營甚見詰辱詧遣尚書傅準監行刑進土囊而殞之是去不還矣

和張侍中述懷

張侍中疑即張綰也梁書曰張綰字孝卿纘第四弟也承聖二年加侍中明年江陵陷朝士皆俘入關綰以病免後卒於江陵或當時有述懷之詩子山和之其旨與上詠懷二十七首同

陽窮乃悔吝世季誠屯剝

乾上九亢龍有悔子曰亢龍有悔窮之災也荀爽曰升極當降故有悔屯卦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崔憬曰於人事則是運季業初之際也剝卦辭曰剝不利有攸往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荀爽曰謂陰外變五五者至尊為陰所變故曰剝也言梁運之將終也

奔河絶地維折柱傾天角

列子曰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絶地維故天傾西北

成羣海水飛如雨天星落

揚雄劇秦美新曰神歇靈液海水羣飛劉良曰海水羣飛喻天下亂也漢書劉向封事諫曰夜中星隕如雨

負鍤遂移山藏舟終去壑

列子曰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北山愚公年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遂率子孫即石墾壤運於渤海之尾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告之於帝帝

感其誠命夸蛾氏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鍾鍬也聲楚甲切莊子曰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

生民忽已魚君子徒為鶴左氏傳曰微禹吾其魚乎抱樸子曰周穆王南征一軍盡化君子為猿鶴小人為沙蟲以上言梁朝太清承聖之亂公私塗炭也

疇昔逢知己生平荷恩渥故組竟無聞程嬰空寂寞言梁朝舊臣蒙君知己之恩無一人可圖報復也傷簡文諸子及元帝子愍懷始安也故組疑作胡組漢書丙吉傳曰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幾不全者數焉吉數勑保養乳母視遇甚有恩惠吉曰渭城胡組淮陽郭徵卿有恩耳史記曰屠岸賈作難公孫杵臼取他兒代武程嬰匿趙武於山中十五年因晉侯有疾韓厥乃請立武為趙氏後

永嘉獨流寓中原惟鼎鑊此下自序也王隱晉書曰懷帝即位年號永嘉永嘉之後懷愍遇害劉石繼亂矣獨流寓者謂已此時流寓長安也謝靈運述祖德詩曰中原昔喪亂喪亂豈解已崩騰永嘉末逼迫太元始李善注曰晉中興書曰中原亂中宗初鎮江東中原謂洛陽也說文曰鑊鐫也胡郭切周禮烹人掌供鼎鑊以給水火之齊鄭注云鑊所以煮肉及魚腊之器既熟乃烹於鼎齊多少之良言中原百姓在水火之中也

道險臥橀櫨身危累素殼橀櫨井上汲水圓轉木也言人臥於橀櫨之上木轉則人有墜井之患是其至險者也道險臥橀櫨者言如臨深淵也世說曰顧愷之作危語曰井上橀櫨臥嬰兒劉子政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荀息聞之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博碁加九雞其上公曰子作之荀息以碁子置下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危哉潘岳西征賦曰危素卵之累殼

漂流從木梗風卷隨秋籜戰國策蘇代謂孟嘗君曰子東園之桃梗耳洛雨下淄水至則漂之而去言已之漂泊無定如木梗之在漂流秋風之卷飛籜也服虔曰籜笋皮也詩云籜兮籜兮風其吹女注稿也

張翰不歸吳陸機猶在洛文士傳曰張翰字季鷹齊王東曹掾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意耳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駕便歸俄而齊王敗時人皆謂為見機晉書曰陸機年二十而吳滅太康末與弟雲同入洛以喻已本吳人今留秦地矣

漢陽錢遂盡長安米空索後漢書趙壹漢陽人賦曰文籍徒滿腹不如一囊錢漢書東方朔曰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

時占季主龜乍販韓康藥史記曰者傳曰司馬季主者楚人卜於長安東市宋忠賈誼同輿而之市遊於卜肆中聞其言忽而自失芒乎無色悵然嘆口不能言以為老莊之義未有以異也後漢書曰韓康字伯休京兆霸陵人采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女子從康買藥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耶乃不二價伯休嘆曰我本避名今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為乃遯入霸陵山中言已在長安特如季主賣卜韓康市藥耳無求見用於世也

伏轅終入絆垂翅猶離繳漢書曰局趣效轅下駒釋名曰轅援也車之大援也絆半也使半行不得自縱也說文云絆馬縶也聲博慢切後漢書曰垂翅迴谿子虛賦曰纖繳施說文曰繳生絲縷也言已留於長安猶馬之羈絆鳥之離繳也離平聲繳之藥反

徒懷琬琰心空守黃金諾周禮曰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易行以除慝鄭注云琬猶圜也琬圭王使之瑞節也諸侯有德王命錫之使者執琬圭以致命馬琰圭亦王使之瑞節琰圭有鋒芒傷害征伐誅討之象令為善者執以此圭責讓諭告之也又曰諸侯有為不義使者征之以為瑞節馬楚辭曰懷琬琰以為心漢書曰得黃金

百不如季布一諾言當使魏之時持此瑞節本以王命出使而魏不保其信為徒然也

虢鄶終無寄齊秦竟何託國語曰鄭桓公從史伯之言乃東寄帑與賄虢鄶受之後三年幽王敗桓公死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卒定虢鄶之地史記曰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張儀免相使張儀南見楚王曰王為儀閉關而絕齊使使者從儀西取商於之地方六百里懷王大悅羣臣皆賀而陳軫獨弔曰西起秦患北絕齊交兩國之兵必至楚王弗聽齊王大怒折楚符而合於秦秦齊交發兵擊之大敗我軍遂取漢中之郡虢鄶終無寄者言當使魏之後師下江陵帝與愍懷始安俱戮何所寄帑也齊秦竟何託者魏分東西西魏本秦地高氏受禪東魏是曰北齊都於鄴秦師來征齊兵不救竟何所託也

大夫唯閔周君子常思亳言江陵亡後有黍離麥秀之感也詩序曰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故為黍離之詩尚書大傳曰微子將朝周過故殷之墟見麥秀之蘄蘄此父母之國志動心悲也亳殷舊都也

寂寥共羈旅蕭條同負郭左傳陳公子完曰羈旅之臣史記曰張負隨陳平至其家乃負郭窮巷以敝席為門劉歆遂初賦曰野蕭條而寥廓子山在周日久雖位望通顯周之帝王並遇恩禮而鄉關之思彌殷是以義共羈旅之疎情同負郭之貧也

農談止穀稼野膳惟藜藿周禮鄭注曰種穀曰稼口嫁女以有所生史記太史公自序曰藜藿之羹正義曰藜似藿而表赤藿豆葉也

操樂楚琴悲忘憂魯酒薄左氏傳曰晉侯觀囚於軍府見鍾儀問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問其旅曰伶人也與之琴操南音范文子曰楚囚君子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莊子曰魯酒薄而邯鄲圍

渭濱觀坐釣谷口看秋穫史記曰太公望呂尚以漁釣奸周西伯西伯遇太公於渭之陽漢書曰谷口鄭子真不詘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京師高士傳曰鄭樸字子真

惟有丘明恥無復榮期樂論語曰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左氏傳三十卷後孔曰左丘明魯太史漢書藝文志有左氏傳曰榮啓高士傳曰榮啓期鹿裘帶素鼓琴而歌孔子遊於泰山見而問之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吾樂甚多矣天生萬物惟人為貴吾得為人矣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終也居常以待終何不樂也言已惟有自恥而已無復可樂也

夷則火星流天根秋水涸高誘淮南子注曰夷則詩云七月流火毛萇曰火大火也杜預左傳注曰大火心星也七月陽衰陰發萬物彫傷應法成性故曰夷則法也言七月也夷傷則法也言

即見爾雅曰天根氐也郭璞注云角亢下繫於氐若木之有根國語曰天根見而水涸淮南子仲秋之月云是月也水始涸

冬嚴日不暖歲晚風多朔冬嚴嚴寒也朔風北風也爾雅曰朔北方也王正長雜詩云朔風動秋草言秋冬之際觀搖落變衰之象為可悲也

楊浮有怪雲細凌聞災雹漢書曰楊浮雲淮南子曰浮楊於無畛崖之際高誘曰浮楊猶遨翔也左氏傳曰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杜預曰分春秋分至冬夏至啓立春立夏閉立秋立冬雲物氣色災變也楊浮有怪雲者言當此秋冬殺物之候見怪雲遨翔而起也周禮曰凌人掌冰十二月令斬冰三其凌鄭注云凌冰室也左傳昭四年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杜注云謂十二月鑿而取之也西京雜記云董仲舒曰雹霰之流也陰氣暴上兩則凝結成雹焉細凌聞災雹者亦言十二

月固陰沍寒之時也木皮三寸厚涇泥五斗濁漢書晁錯曰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寒能音耐又溝洫志鄭白渠歌曰涇泥一石其泥數斗斗音主言已來此西北苦寒之地加以秋冬肅殺之景且喻顏之厚矣有如木皮身名混濁無分涇渭也雖忻曲轅樹猶懼雕陵鵲莊子曰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觀者如市而匠石不顧曰是不材之木也又曰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覩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顙而集於栗林生涯實有始天道終虛橐言人生有始天道不終也毛萇云大曰橐小曰囊埤蒼曰有底曰囊無底曰橐且悅善人交無疑朋友數論語何宴注云謂速數之數言張侍中為善人與已為朋友不嫌其瀆也何時得雲雨復見翔寥廓雲雨謂際時也言何時梁運復興得遂其沖霄之志也廣雅曰寥空也廓深也

奉和示內人

然香鬱金屋吹管鳳凰臺說文曰然燒也鬱金香草也樂府云盧家蘭室桂為梁中有鬱金蘇合香列仙傳曰蕭史善吹簫秦穆公女弄玉好之公遂以女妻焉遂教弄玉作鳳鳴為作鳳凰臺聽歌雲即斷聞琴鶴隔河來即續齊諧記桂陽成武丁云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是也春朝迎雨去秋夜隔河來春朝迎雨去即宋玉所謂朝為行雲暮為行雨是也秋夜倒回列子曰薛談學謳於秦青辭歸青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風俗通曰春秋師曠為晉平公作清角之音有玄鶴二八從南方來進於廊門之廁再奏之而成列三奏之則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聲聞於天平公大悅坐者皆喜春牕刻鳳下寒壁畫花開定取流霞氣時添承露杯抱撲子曰項曼都自云仙人以流霞一杯與我飲之輒不饑渴三輔舊事曰建章宮承露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以銅為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飲之

奉和趙王美人春日

直將劉碧玉來過陰麗華樂府有碧玉歌樂苑云碧玉歌者宋汝南王之所作也碧玉汝南王妾以寵愛之甚所以歌之後漢書曰光烈皇后諱麗華南陽新野人初光武適新野聞后美心悅之後至長安見執金吾車騎甚盛因嘆曰仕宦當為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祇言滿屋裏併作一園花言美人顏色如花也新藤亂上格春水漫吹沙幽明錄云句章人至東野還暮見路傍有小屋燈火因投宿有女子彈絃而歌曰連綿葛上藤一綏復一絙欲知我姓名姓陳名阿登釋名曰穀謂沙穀取跋跋如沙也亦言美人與春花相若矣步搖釵梁動紅輪帔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為皇后女弟上襚三十五條有黃金步搖梁簡文云九梁插花步搖為古沈約詩云畫扇迎朝暑紅輪映早寒庾肩吾詩云粉白映輪紅或疑如婦女所執暖扇之類所未詳矣今年逐春處先向石崇家續文章志曰石崇資產累巨萬金宅室輿馬僭擬王者庖膳必窮山陸之珍後房數百皆曳紈繡珥金翠而絲竹之藝盡一時之選築榭開沼殫極人巧與貴戚羊琇王愷之徒競相高以侈靡而崇為居最琇等每愧羨以為不及也

奉和趙王春日

城傍金谷苑園裏鳳凰池晉書曰石崇有別業在河內縣金谷澗中又荀勗曰奪我鳳凰池細管調歌曲長衫教舞兒向人長曼臉由來薄面皮楚辭曰蛾眉曼睩目騰光長髮曼鬋豔陸離王逸曰曼澤也梅花絕解作樹葉本能吹梅花樹葉謂笛笳之類笛中有落梅花曲傅玄笳賦曰吹葉為聲香煙龍口出蓮子帳心垂香煙龍口出者言香爐刻為龍形薰香煙從口中出也蓮子帳心垂者所謂金蓮帳是也鄴中記曰石虎冬月用複帳帳之四角安金銀鑿鏤香爐爇以百和香帳頂安金蓮花中縣金箔織成錦囊莫畏無春酒須花但見隨詩云為此春酒

夢入堂內

雕梁舊刻杏香壁本泥椒閒居賦曰飾文杏以為梁西京雜記曰溫室以椒塗壁椒房殿在未央宮以椒和泥塗取其溫而芬芳也幔繩金麥穗簾鉤銀蒜條言金繩如麥穗銀鉤若蒜條象其形也畫眉千度拭梳頭百遍撩釋名曰黛代也滅去眉毛以此畫代其處也黛說文作黛畫眉也聲徒耐切字同漢書比疎一史記作比余徐廣曰或作疏比也索隱曰比音鼻廣雅云比櫛也蒼頡篇曰靡者為比麤者為梳說文曰撩理也聲洛蕭切小衫裁裹臂纏紘掐抱腰釋名曰衫芟也衫末無袖端也抱腰疑即抱腹注見下夜聽擣衣篇纏紘抱腰如古鞶帶之飾矣日光釵焰動牕影鏡花搖說文曰釵笄屬飛燕外傳有七出菱花鏡一奩故云鏡花歌曲風吹韻笙簧火炙調漢書音義曰律得風氣而成聲周禮笙師掌教笙鄭注曰笙十三簧爾雅郭璞注曰列管匏中施簧管端大者十九簧即今須戲去誰復待明朝

和詠舞和梁簡文帝也簡文有詠舞詩

洞房花燭明燕餘雙舞輕楚辭曰姱容脩態絙洞房又云蘭膏明燭華容備張衡七辨曰淮南清歌燕餘才舞荀悅漢紀曰趙氏善舞號曰飛燕上悅之由體輕而封皇后也西京賦曰飛燕寵於體輕頓履隨疎節低鬟逐上聲楊惲報孫會宗書曰奮袖低昂頓足起舞四聲中有上聲上音賞步一作伴轉行初進衫飄曲未成鸞迴鏡欲滿鶴顧市應傾范泰鸞鳥詩序云昔罽賓王結宜峻卯之山獲一鸞鳥王甚愛之三年不鳴其夫人曰嘗聞鳥見其類而後鳴何不懸鏡以映之王從其言鸞覩影悲鳴一奮而絕越絕書曰闔廬子女冢在閶門外舞鶴吳市殺生送死已曾天上學詎是世一作見地中生

夜聽擣衣

秋夜擣衣聲飛度長門城今夜長門月應如畫日明字林云直舂日擣古人擣衣兩女子對立執一杵如舂米然今易作臥杵對坐擣之取其便也漢書外戚傳曰陳皇后罷退居長門宮長門賦序曰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妬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三輔黃圖曰長門宮離宮在長安言明月夜砧長門別怨聞之愈增愁思也小鬟宜粟瑱圓腰運織成鬟髻鬟也粟眉飾也瑱耳飾也東觀漢記曰明帝馬皇后美髮為四起大髻但以髮成尚有餘繞髻三匝眉不施黛

獨左眉角小缺補之如栗左氏傳曰縛一如瑱杜注云瑱充耳也劉熙釋名曰瑱鎮也懸當耳旁不欲使人妄聽自鎮重也或曰充耳塞耳所以止聽也故里語云不瘖不聾不成姑公圓腰疑抱腹也釋名云抱腹上下有帶抱裹其腹上無襠者也又有帕腹橫帕其腹也言施小鬟更束縛其腰便於舂杵也

秋砧調急節亂杵變新聲謝惠連擣衣詩云欄高砧響發楹長杵聲哀善曰砧擣帛之質也文字集略曰砧杵之質也猪金切爾雅曰砧謂之虔

石燥砧逾響桐虛杵絕鳴石砧石也砧以石為之桐謂杵以桐木為之

鳴石出華陰虛桐採鳳林言砧石杵桐之所出也山海經曰長石之山有谷名曰共谷共水出焉西南流至於洛其中多鳴石郭璞注云晉永康元年襄陽郡上鳴石似玉色青撞之聲聞七八里令零陵泉陵縣永正鄉有鳴石二所其一狀如鼓俗謂之石鼓即此類也張協七命曰鳴鳳在林顆於黃帝之園

北堂細腰杵南市女郎砧搜神記曰何文暮入北堂梁上有一人高冠朱幘呼曰細腰細腰應諾文呼細腰問向衣冠是誰答曰杵也今在竈下文掘金燒杵由是大富水經注漢水南有女郎山山上有女郎冢遠望山墳巍巍狀高及即其所裁有墳形山上直路下出不生草木世人謂之女郎道下有廟及擣衣石言張魯女也有小水北流入漢謂之女郎水

擊節無勞鼓調聲不用琴言砧杵能諧音節不須鼓琴也並結連枝縷雙穿長命針倡樓驚別怨征客動愁心西征雜記曰戚夫人侍兒賈佩蘭說在宮時七月七日臨百子池作于闐樂樂闋以五色縷相羈謂之相連愛八月四日出雕房北户竹下圍碁勝者終年有福負者終年疾病取絲縷就北辰星求長命乃免言擣衣之時見衣中縷猶並結針尚雙穿則思婦之獨守倡樓蕩子之別之辭也

同心竹葉椀聽自鎮重也或曰充耳塞耳所以止聽也故里語云不瘖不聾不成姑公圓腰疑抱腹也釋名云抱腹上下有帶抱裹其腹上無襠者也又有帕腹橫帕其腹也言施小鬟更束縛其腰便於舂杵也

秋砧調急節亂杵變新聲謝惠連擣衣詩云欄高砧響發楹長杵聲哀善曰砧擣帛之質也文字集略曰砧杵之質也猪金切爾雅曰砧謂之虔

石燥砧逾響桐虛杵絕鳴石砧石也砧以石為之桐謂杵以桐木為之

鳴石出華陰虛桐採鳳林言砧石杵桐之所出也山海經曰長石之山有谷名曰共谷共水出焉西南流至於洛其中多鳴石郭璞注云晉永康元年襄陽郡上鳴石似玉色青撞之聲聞七八里令零陵泉陵縣永正鄉有鳴石二所其一狀如鼓俗謂之石鼓即此類也張協七命曰鳴鳳在林顆於黃帝之園

北堂細腰杵南市女郎砧搜神記曰何文暮入北堂梁上有一人高冠朱幘呼曰細腰細腰應諾文呼細腰問向衣冠是誰答曰杵也今在竈下文掘金燒杵由是大富水經注漢水南有女郎山山上有女郎冢遠望山墳巍巍狀高及即其所裁有墳形山上直路下出不生草木世人謂之女郎道下有廟及擣衣石言張魯女也有小水北流入漢謂之女郎水

擊節無勞鼓調聲不用琴言砧杵能諧音節不須鼓琴也並結連枝縷雙穿長命針倡樓驚別怨征客動愁心西征雜記曰戚夫人侍兒賈佩蘭說在宮時七月七日臨百子池作于闐樂樂闋以五色縷相羈謂之相連愛八月四日出雕房北户竹下圍碁勝者終年有福負者終年疾病取絲縷就北辰星求長命乃免言擣衣之時見衣中縷猶並結針尚雙穿則思婦之獨守倡樓蕩子之別之辭也

同心竹葉椀遠為征客能無愁怨乎蓋傷別之辭也

雙去雙來滿易繫辭曰二人同心張協七命曰豫北竹葉張華輕薄篇曰蒼梧竹葉青宜城九醞酒言同心及雙去雙來者按春杵兩人對為之謝惠連擣衣詩云微風起兩袖輕汗染雙題皆取兩人之義矣

裙裾不奈長衫袖偏宜短釋名曰裙下羣也連接裙幅也裾倨也倨倨然直亦言在後常見踞也衫芟也衫末無袖端也

龍文鏤剪刀鳳翼纏參管言裁衣也謝惠連擣衣詩云裁用笥中刀縫為萬里衣龍文鏤剪刀者言剪刀之上刻鏤龍形用為裁剪也參說文云差也聲所今切參疑即參音讚綴衣也鳳翼纏參管者言綴以鳳文也參字从竹參故云參管

風流響和韻哀怨聲悽斷新聲繞夜風嬌轉滿空中應聞長樂殿判徹昭陽宮三輔黃圖曰長樂宮有長信長秋永壽永寧四殿高帝居此後太后常居成帝趙皇后居昭陽殿有女弟俱為婕妤貴傾後宮班婕妤居增成舍漢書曰趙氏姊弟嬌妬班婕妤恐久見危求供養太后長信宮上許馬言長樂宮有長信殿班姬失寵聞此砧聲愈增愁怨昭陽趙氏姊弟所居最為寵幸故判徹也判與拚同

花鬟醉眼纈龍子細文紅鬟髻也纈胡結切廣韻云結也言淚眼如醉當此舂杵之際或亂髮下垂與眼若相繫也李賀詩云青琴醉眼淚泓泓本此古今注曰蝘蜓守宮一名龍子博物志云以器養之食以真朱體盡赤重七斤擣萬杵以點女人體終身不滅耦則落故云守宮知守宮名龍子也

濕摺通夕露吹衣一夜風說文曰摺之涉切

玉堦風轉急長城雪應閤班婕妤自傷賦曰華殿塵兮玉堦苔江淹詠班婕妤詩云竊愁涼風至吹我玉堦樹漢書

曰秦北為長城之役史記曰始皇以謫遣戍謫罰獄吏不直者築長城也陸機從軍行云北戍長城阿是也言婦在玉堦搗衣寒風甚急因思夫在長城遠戍飛雪應閨矣蓋傷征夫之苦寒也

新綬始欲縫細錦行須纂後漢書輿服志曰古者君臣佩玉五伯解去紱佩留其係遂以為章表秦以采組連結於襚光明章表轉相結受故謂之綬有黃赤綬赤綬綠綬紫綬青綬黑綬黃綬釋名曰錦金也作之用功重於其價加金故其制字帛與金也言搗帛裁衣將以寄遠也

聲煩廣陵散杵急漁陽摻魏志注嵇康別傳云康臨終之言曰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固之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後漢書曰曹操聞彌衡善擊鼓乃召為鼓吏衡方為漁陽參撾蹀躞而前容態有異聲節悲壯聽者莫不慷慨章懷太子注云撾及撾並擊鼓杖也參撾是擊鼓之法而王僧孺詩云散度廣陵音參寫漁陽曲而於其詩自音云參音七紺反後諸文人多同用之據詩意參曲奏之名則撾字入下句全不成文下云復參撾而去足知參撾二字相連而讀參字音去聲不知何所憑也參七甘反按此詩所云漁陽摻三字與廣陵散對是為曲奏之名參加手旁韻為七紺從僧孺之義也蓋言砧杵之聲較煩於琴更急於鼓也

新月動金波秋雲汎濫過漢書月穆穆以金波秋雲白雲也

誰憐征戍客今夜在交河漢書有七科適戍屯兵而守也又曰車師前王治交河城有交河水分流遶城下

栩陽離別賦臨江愁思歌漢書藝文志有別栩陽賦五篇又有臨江王及愁思節士歌四篇

復令悲此曲紅顏餘幾多言彼栩陽以離別為賦臨江之愁思作歌者復令悲此摻衣之曲紅顏無復多也

預麟趾殿校書和劉儀同

周書明帝紀曰帝即位集公卿以下有文學者八十餘人於麟趾刊校經史公之得預蓋此時也又北史庾季才傳曰武定二年與王褒庾信同補麟趾學士劉儀同劉臻也

止戈興禮樂修文盛典謨左氏傳曰夫文止戈為武尚書有典謨

壁開金石篆河浮雲霧圖孔安國尚書序曰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更以竹篇寫之增多伏生五篇竹書紀年曰黃帝五十年天霧三日三夜龍圖出河

芸香上延閣碑石向鴻都魚豢典略曰芸香辟紙魚蠹故藏書臺曰芸臺漢書曰武帝時內有延閣廣內秘書之府劉歆七略曰孝武皇帝勑丞相公孫弘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間書積如山故內有延閣廣內秘書之府後漢書曰靈帝光和元年始置鴻都門學生蔡邕書冊於碑令工鐫刻於太學門外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後諸為尺牘及書鳥篆者皆引名遂至數千人焉

誦書稱博士明經拜大夫漢書曰伏生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伏生年九十餘不能行詔使鼂錯往受之又曰韋玄成以明經擢為諫大夫

壁池寒水落學市舊槐疎一作枯三輔黃圖曰壁廱如璧之圓雍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又曰元始中起明堂列槐樹數百行朔望持經書及當郡所出物於此賣買號槐市

高譚變白馬雄辯塞飛狐孔叢子曰趙人公孫龍云白馬非馬馬者所以命形

白者所以命色夫命色者非命形故曰白馬非馬也漢書酈食其曰距飛狐之口臣瓚曰飛狐在代郡西南塞名

月落將軍樹風驚御史烏後漢書曰馮異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漢書朱博傳曰御史府中列柏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烏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後二歲休廢御史大夫之職

子雲猶一作方汗簡溫舒正削漢書曰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劉向別錄云殺青者以火炙簡令汗取其青易書復不蠹謂之殺青亦謂汗簡漢書曰路溫舒字長君鉅鹿東里人也父為里監門使溫舒牧羊溫舒取澤中蒲截以為牒編用寫書後受春秋通大義舉孝廉位至臨淮太守

連雲雖有閣終欲想江湖曹子建節遊賦曰連雲閣以遠徑潘岳秋興賦序曰高閣連雲又曰譬猶池魚籠鳥有江湖山藪之思

和宇文內史入重陽閣

和宇文內史昶悼周明帝也周書明帝紀云武成二年辛酉重陽閣成會羣公列卿大夫及突厥使者於芳林園賜錢帛各有差夏四月帝因食遇毒庚子大漸辛丑崩於延壽殿

北原風雨散南宮容衛疎北原北陵也原陵通稱西都賦曰北眺五陵三輔黃圖曰太上皇葬櫟陽北原漢書音義曰原再也謂已立廟更立者為原後漢書曰肅宗詔賈逵入講尚書南宮雲臺

待詔還金馬儒林歸石渠三輔黃圖曰金馬門宦者署武帝時大宛以銅鑄像立於署門因以為名東方朔主父偃嚴安徐樂皆待詔金馬門石渠閣蕭何造其下礲石為渠以導水若今御溝因為閣名所藏入關所得秦之圖籍至於成帝又於此藏秘書馬

徒懸仁壽鏡空聚茂陵

書周書明帝紀云帝善屬文捃採衆書自黃農以來訖於漢魏末叙為世譜凡五百六卷所著文章十卷陸機與弟雲書曰仁壽殿前有大方銅鏡高五尺餘廣二尺二寸暗著庭中向之便寫人形體漢武內傳曰武帝遺詔以雜道書三十卷置棺中河中太守張純以書進宣帝時有武帝典書郎冉登見之流涕曰此先皇殯時物也漢書云武帝葬茂陵臣瓚曰茂陵在長安西北八十里

竹淚垂秋筍蓮衣落夏博物志云舜二妃曰湘夫人舜崩二妃啼以淚揮竹竹盡斑楚辭曰製芰荷以為衣王逸曰芰菱也荷芙蕖也

顧成始移廟陽陵正徙居三輔黃圖曰故文帝廟號顧成廟孝文四年作顧成廟在長安城南文帝自為廟制度逼狹若顧望而成猶文王靈臺不日成之故曰顧成也景帝陽陵在長安城東北四十里按景帝五年作陽陵起邑陽陵山方百二十步高十丈

舊蘭憔悴長殘花爛漫舒別有昭陽殿長悲故一作班婕妤漢書曰班婕妤成帝即位選入後宮始為少使俄而大幸為婕妤居增成舍後趙飛燕寵盛婕妤失寵希復進見退處東宮作賦自傷悼成帝崩婕妤充奉園陵薨因葬園中以喻宇文內史入重陽閣有傷悼之辭也

忝在司水看治渭橋本傳云孝閔踐祚封臨清縣子除司水下大夫是也漢書注蘇林曰渭橋在長安三里跨渭水為橋王褒集中有和庾司水修渭橋詩

大夫參下位言已為下大夫之職也司職渭之陽言為司水看治渭橋在渭水之陽也富平移鐵鏁一作鏁柱甘泉運石梁晉陽秋曰杜預造橋於富平津所謂造舟

為梁也博物志曰秦始皇在驪山之北運取大石於渭北歌曰運石甘泉口渭水為不流千人唱萬人鉤金陵餘石大如堰

跨虹連絶岸浮竈續斷航爾雅曰蝃蝀謂之雩蝃蝀虹也郭注云俗呼為美人虹江東呼雩月令季春之月虹始見音義云虹雙出鮮盛者為雄雄曰虹闇者為雌雌曰蜺是陰陽交會之氣言橋似之也爾雅注曰兩厓累者為岸說文曰竈大鼈也玄中要記曰千歲之竈能與人語江淹恨賦曰方欲駕竈鼈以為梁方言云關西東或謂舟為航說文作抗在方部航胡郎切

春洲鸚鵡色流水桃花香水經注曰黃鵠磯在鸚鵡之下尾此云鸚鵡色言綠色似之也漢書溝洫志曰來春桃花水盛必羨溢有填淤反壞之害師古曰月令仲春之月始雨水桃始華蓋桃方華時既有雨水川谷水洋衆流猥集波瀾盛故謂之桃花水耳

星精逢漢帝釣叟值周王干寶搜神記曰蜀張寬漢武帝時為侍中從侍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於渭水乳長七尺上怪其異遣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者知我所來時寬在第七車對曰天星主祭祀者齊戒不潔則女人見史記曰呂尚蓋嘗困窮年老矣以漁釣干周西伯西伯出獵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載與俱歸立為師

平堤石岸直高堰柳陰長廣雅曰堰潛堰也謂潛築土以壅水也

羨言杜元凱河橋獨舉觴晉書曰杜預以孟津渡險有覆沒之患請建河橋於富平津議者以為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預曰造舟為梁則河橋之謂也及橋成帝從百僚臨會舉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也對曰非陛下之明臣不能施其微巧

北園新齋成應趙王教

虹粉跂鳥翼山節拱蘭枝爾雅曰蝃蝀虹也粉疑作棼說文曰棼複屋棟也翼屋榮也西都賦曰抗應龍之虹梁又云列棼橑以布翼呂延濟曰梁曲如虹故言虹梁呂向曰言棟上布椽如翼也此言虹棼如虹梁矣棼音汾包咸論語注云節者栭也刻鏤為山蘭枝木蘭枝也

畫梁雲氣繞彫牕玉女窺王褒甘泉頌曰采雲氣以為楣西京賦曰繡栭雲楣薛琮曰楣梁也皆雲氣畫如繡也魯靈光殿賦曰玉女窺牕而下視

月懸惟返照蓮開長倒垂魯靈光殿賦曰璧臨曜以月照李善曰言璧之白如月之照也賦又曰反植芙蕖張載曰反植者根在上而葉在下

盤根細壞石行雨暴澆池長藤連格徙高樹帶巢移鳥聲唯雜囀花風直亂吹白虎題書觀玄熊帖射皮後漢有白虎觀周禮王大射共熊侯

文絃入舞曲月扇掩歌兒張揖廣雅曰琴五絃宮商角徵羽文王增二絃曰少宮少商見世本班婕妤怨歌行曰裁為合歡扇團團似明月

玉節調笙管金船代酒巵說文曰古者玉琯以玉舜之時西王母來獻其白琯前零陵文學姓奚于泠道舜祠下得笙玉琯夫以玉作音故神人以和鳳凰來儀也漢書音義曰管漆竹長一尺六孔古以玉作不但竹也按琯从玉管从竹節竹約也以玉為之故云玉節矣八王故事曰陳思有神思為鴨頭杓浮於九曲酒池王意有所勸鴨頭則迴向之又為鵲尾杓柄長而直王意有所到處於罇上鐵之鵲則指之大業拾遺云作小舸子長八尺七艘木人長二尺許乘船行酒每一船一人擡船二人盪槳遶曲水池隨岸而行疾於水飾水飾遶池一匝酒船得三遍每到坐客處即停住繫酒木人於船頭伸手酒客取酒飲訖還杯木人受杯迴向捧

酒鉢人取杓斟酒滿杯船依飾自行按金船即鴨頭杓之遺陳思王所制也後李白詩云却放酒船回李商隱詩云雨送酒船香皆云酒卮蓋本此也

若論曹子建天人本共知魏略曰邯鄲淳嘆曹植之材謂之天人

同會河陽公新造山池聊得寓目周書曰李綸為河陽郡公

橫階仍鑿澗對戶即連峰暗石疑藏虎盤根似臥龍楚熊渠子漢李廣皆夜行射寢石以為虎故石疑藏虎抱樸子云干龍之松其狀如龍故根似臥龍也沙州

聚亂荻洞口礙橫松陸機云亂謂之荻至秋堅成則謂之萑引泉恒數派

開巖即十重北閣聞吹管南鄰聽擊鍾左太沖詩曰南鄰擊鐘磬北里吹笙竽

逢漢書地理志云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皆魏分也故河陽公稱魏公子比戰國信陵矣菊寒花正合杯香酒絕濃由來魏公子今日始相

登州中新閣

跨虛凌倒景連雲拒少陽漢書如淳注曰倒景在日月之上日月反從下照故其景倒魯靈光殿賦曰承明堂於少陽李善注云漢書曰少陽東方也凌倒景言其高也拒少陽言其在東也璇極龍鱗上雕甍鵬翅張甘泉賦曰璇題玉英應劭曰題頭也榱椽之頭皆以玉飾也漢書音義曰三輔間謂屋梁為極也魯靈光殿賦曰崱屴綾而龍鱗說文曰甍屋棟也徐鍇曰所以承瓦聲莫耕切莊子曰北海有鳥曰鵬璇極言以玉飾梁也龍鱗似龍之鱗雕甍畫棟也鵬翅謂棟翅若飛翔者千尋

文杏照十里木蘭香西京雜記曰上林苑有文杏材有文采者也述異記曰木蘭在潯陽江中多木蘭樹昔吳王闔廬植木蘭於此用搆宮殿也閒居賦曰刻木蘭以為榱兮飾文杏以為梁開牕對高掌平坐望河梁西京賦曰綴以二華巨靈贔屭高掌遠蹠以流河曲開牕對高掌者言對二華之山也魏文帝燕歌行曰牽牛織女遥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平坐望河梁者言閣之高上凌天河也梁橋也歌響聞長樂鐘聲徹建章三輔黃圖曰長樂宮本秦之興樂宮也建章宮在未央宮西長安門外賦用王延壽書須韋仲將後漢書曰王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子延壽字文考有雋才遊魯作靈光殿賦蔡邕亦造此賦未成及見延壽賦甚奇之遂輟世說曰韋仲將能書魏明帝起殿欲安榜使仲將登梯題之既下頭鬢皓然用勑兒孫勿復學書龍來隨畫壁

鳳起逐吹簧毛萇曰簧笙也說文曰笙象鳳身言畫龍疑真刻鳳儼若吹簧也石作芙蓉影池如明鏡光郭璞曰江東人呼荷華為芙蓉花梁反披葉蓮井倒垂房所謂井者淮南子曰大搆駕興宮室延樓棧道雞棲井榦高誘曰雞棲井榦復金熒井刻花置其中也榦音貫漢書有井榦樓榦音韓西京賦曰蔕倒茄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飾華榱與璧璫流景曜之韡韡薛綜注曰茄藕莖也以其莖倒植於藻井其華下向反披也華榱畫其榱也魯靈光殿賦曰圓淵方井反植荷蕖綠房紫的窈窕垂珠張載注云綠房芙蕖之房也芙蕖蓮也窈張滑切窕丁嫁切反披倒垂皆謂根在上而葉在下也云蓮井者當棟中交木方若井榦刻以蓮花也徒然思鸞賀無以預鵾翔淮南子曰大厦成而鸞雀相賀莊子曰北溟有魚其名曰鯤化而為鵬怒而飛翼若垂天之雲鷦鷯賦云鷦鷯

鵾鴻李善注云鵾狀如鶴而大

歲晚出橫門三輔黃圖曰長安城北出西頭第一門曰橫門

年華改歲陰遊客喜登臨楚辭曰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據鞍垂玉帖橫腰帶錦心後漢書曰馬援據鞍顧盻冰弱浮橋沒沙虛馬跡深倚弓依石岸回牀向柳陰智瓊來勸酒文君過聽琴干寶搜神記曰魏濟北郡從事掾弦超以嘉平中夜獨宿夢有神女來從之自稱天上玉女東郡人姓成公字智瓊早失父母天帝哀其孤苦遣令下嫁超當其夢也精爽感悟嘉其非常人之容覺悟欽想若存若亡如此三四夕一旦顯然來遊駕輜軿車從一婢服羅綺之衣姿顏容體壯若飛仙自言年七十視之如十五六車上有壺榼青白琉璃五貝飲啗奇異饌具醴酒與超共飲食遂為夫婦漢書曰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文君夜亡奔相如明朝雲雨散何處更相尋高唐賦云昔者先王夢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旦為行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而視之如言故為立廟曰朝雲

北園射堂新成周書若干惠傳太祖嘗造射堂新成與諸將宴射徙堂於惠宅

軒臺聊可習仙的不難登山海經曰西王母之山有軒轅臺射者不敢西向轉箭初調笞橫弓先望堋笞音恬笞會也謂與弦相會也堋射埒也驚心一雁落連臂兩猿騰上更贏事下養由基事注已見直知王濟巧誰覺魏舒能世說曰王君夫有牛名八百里駮常瑩其角王武子語君夫曰我射不如卿今指賭卿牛以錢千萬對之君夫既恃手快且謂駮物無有殺理便相然可令武子先射武子一起便破的卻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炙至一臠便去王隱晉書曰魏舒字陽元任城人少工射為後將軍鍾毓長史毓與參佐射戲舒常為坐畫籌後值朋人少以舒充數於是發無不中加博措閒雅殆盡其妙毓嘆之曰吾之不足盡卿如此射矣空心不死樹無葉未枯藤擇賢方知此傳巵喜得朋禮記鄭注曰巵酒器也易曰東南得朋

庾子山集卷三

謹案第十二頁前八行薛燭望見其華粹如芙蓉刊本粹訛捽今改

第二十五頁後四行貫以宮人寵无不利案周易貫下有魚字

第五十八頁前六行宣帝生數月刊本生訛坐今改

總校官進士

校對官助教

謄録貢生臣

乾隆御覽之寶

5 材有子陽公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庾子山集卷四

臣王杰詳校

詳校官原任編修臣徐立綱

庾子山集卷四

周 庾信 撰

錢塘倪璠纂註

園庭

杖鄉從物外養學事閒郊 禮記曰六十杖於鄉 窮愁方汗簡無遇始觀爻 後漢書曰吳恢殺青簡以寫經書章懷太子注云殺青者以火炙簡令汗取其青易書復不蠹謂之殺青亦謂汗簡義見劉向別錄也易有三百八十四爻 谷寒已吹律簷空更剪茅 劉向別錄曰鄒衍在燕齊有谷寒不生五穀鄒衍吹律而溫氣至生黍漢書曰茅茨不翦師古曰屋蓋曰茨茅茨以茅覆屋也 樵隱恒同路人禽或對巢 臧榮緒晉書云何琦曰胡孔明有言隱者在山樵者亦在山在山則同所以在山則異譙周古史考曰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 水蒲開晚結風竹解寒苞 鮑照採桑詩曰早蒲時結蔭爾雅曰如竹箭曰苞郭注云條竹性叢生 古槐時變火枯楓乍落膠 淮南畢萬術曰老槐生火山海經曰黃帝殺蚩尤棄其桎梏化為楓郭璞曰楓似白楊葉圓而岐有脂而香今之香楓是膠楓樹脂也 倒屣迎懸榻停琴聽解嘲 魏志王粲傳曰蔡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座聞粲在門倒屣迎之後漢書徐穉傳曰豫章太守陳蕃不接賓客惟見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又陳蕃傳曰太尉李固表薦遷樂安

太守郡人周璆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惟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為置一榻去則懸之二傳互載在豫章則特設以待稱在樂安則特設以待璆並有懸榻之事也揚子解嘲序云人有嘲雄以玄之尚白雄解之號曰解嘲

香螺酌美酒枯蚌藉蘭殼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為皇后其女弟上毬有香螺巵出南海一名丹螺王子年拾遺記曰漢武帝思懷李夫人侍者覺帝容色慙怨乃進洪梁之酒酌以文螺之巵巵出波祇之國知螺可用為酒巵也邉讓章華賦曰蘭殼山埭椒酒淵流注云蘭殼芳若蘭也

飛魚時觸釣翳雉屢懸庖王子年拾遺記曰仙人甯封食飛魚而死二百年更生故甯先生遊沙海七言頌曰百齡暫死食飛魚此云飛魚蓋言遊魚之觸釣也周禮有庖人鄭注云庖之言苞也裹肉曰苞苴釋曰言庖者今之廚轉作包者欲取庖人主六獸六禽以供庖廚有裹肉之意也庖扶交反

但使相知厚當能來結交

歸田子山欲歸田里故作是詩

務農勤九穀歸來嘉一廛周禮冢宰職云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鄭司農云三農平地山澤也九穀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麥也後鄭謂三農原隰及平地九穀無秫大麥而有梁苽秫音述苽音瓜彫胡也周禮載師云以廛里任國中之地鄭注云廛民之區域也以廛里任國中而遂人職授民田夫一廛百畝揚子雲有田一廛謂百畝之居也

穿渠移水碓燒棘起山田漢書曰穿漕渠通渭孔融曰水碓之巧勝於聖人斷木掘地說文曰碓舂也棘荆棘燒棘謂芟草除地也鄭司農注周禮三農平地山澤知有山田矣

樹陰逢歇馬魚潭見酒船苦李無人摘秋瓜不直錢晉書曰王戎與羣兒戲於道側見李樹多實等輩競趨之戎獨不往或問其故戎曰樹在道邊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信然吳越春秋曰越伐吳吳王避去走三日三夕腹餒口饑因得生瓜已熟吳王掇而食之謂左右曰何冬而生瓜近道人不食何也左右曰盛夏之時人食生瓜起居道傍子復生秋霜惡之故不食吳王嘆曰子胥所謂且食者也

社雞新欲伏原蠶始更眠荆楚歲時記曰春分日民並種戒火草於屋上有烏如烏先雞而鳴架架格格民候此鳥則入田以為候社日四鄰並結綜會社牲醪為屋於樹下先祭神然後饗其胙周禮曰馬質禁原蠶者鄭注云天文辰為馬故蠶書曰蠶為龍精月值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也

今日張平子翻為人所憐後漢書曰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也衡著歸田賦李周翰曰衡遊京師四十不仕順帝時閹官用事欲歸田里故作是賦子山本張平子之賦而作此詩焉

寒園即目

寒園星散居搖落小村墟釋名曰星散也列位布散也青緗雜記荊南謂村市為墟

遊仙半壁畫隱士一牀書子月泉心動陽文地氣舒禮記曰仲冬泉水動律書云十一月律中黃鍾黃鍾者陽氣鍾黃泉而出也其於十二文為子子者滋也滋者言萬物滋於下也後漢書魯恭議奏曰易曰潛龍勿用言十一月十二月陽氣潛藏未得用事雖煦噓萬物養其根荄而猶盛陰在上地凍水冰陽氣否隔閉而成冬故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言五月微陰至十一月堅冰至也蔡邕獨斷曰冬至陽氣始動

雪花深數尺冰牀厚尺餘韓詩

外傳曰雪花六出故雪曰雪花左氏傳曰闕地下冰而牀焉故冰曰冰牀博物志曰北方地寒冰厚三尺氣出口為凌

蒼鷹斜望雉白鷺下觀魚春秋文曜鉤曰金伐木故鷹擊雉李陵詩曰有鳥西南飛熠燿似蒼鷹張華鵠賦云蒼鷹鷙而受縶爾雅曰鷺舂鉏郭注云白鷺也頭翅背上皆有長翰毛今江東人取以為睫攡名之曰白鷺縗陸璣疏云鷺水鳥也好而潔白故謂之白鳥齊魯之間謂之舂鉏遼東樂浪吳揚人皆謂之白鷺好欲取魚時則弭之今吳人亦養焉

更想東都外羣公別二疎漢書曰疎廣為太傅兄子受為少傅太子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並為師傅朝廷以為榮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成身退天之道也即日父子俱移疾三月還稍篤上書乞骸骨上皆許之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帳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辭決而去及道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嘆息為之下泣言雖仕者亦思乞骸骨歸也

幽居值春

山人久陸沈幽遲忽春臨莊子曰孔子之楚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仲尼曰是陸沈者也決渠移水碓開園掃竹林西都賦曰決渠降雨敲橋久半斷崩岸始邪侵短歌吹細笛低聲泛古琴琴有泛音錢刀不相及耕種且須深風俗通曰錢刀俗說利旁有刀言治生得金者必有刀錢之禍漢書王莽造大錢作契刀錯刀五銖錢凡四品並行故稱錢刀也長門一紙賦何處覓黃金長門賦序云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妬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聞蜀郡成都司馬相如天下工為文奉黃金百斤為相如文君取酒因於解悲愁之辭而相如為文以悟主陳皇后復得親幸

卧疾窮愁

危慮風霜積窮愁歲月侵留蛇常疾首映弩屢驚心晉書曰杜預在荆州因宴集醉卧齋中外人聞唱吐聲竊窺戶止見一大蛇垂頭而吐聞者異之其後徵為司隸校尉加位特進行次鄧縣而卒題是卧疾似用此語又疑是用孫叔敖兩頭蛇事賈誼新書云孫叔敖為兒時出道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見其母泣問其故對曰夫見兩頭蛇者必死今出見之故爾母曰蛇今安在對曰恐後人見殺而埋之矣母曰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爾無憂也及長為楚令尹今云留蛇常疾首者疑言留此兩頭之蛇常疾惡其首也有將死之徵矣映弩屢驚心者風俗通曰汲令應彬請主簿杜宣飲酒時其上懸赤弩照杯中如蛇宣惡之因得疾彬知之延宣於舊處置酒指曰此弩影似耳疾遂瘳又晉書樂廣請親客飲酒見杯中有蛇意甚惡之既飲而疾於是河南聽事壁上有角漆畫作蛇廣意杯中即角影也復置酒前處所見如初客豁然意解沈疴頓愈

稱川求藥錄君平問卜林晉書曰荀洪字稱川丹陽句容人也師事南陽太守上黨鮑玄玄亦內學逆占將來見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傳玄業兼綜練醫術凡所著撰皆精覈是非而才章富贍有金匱藥方肘後要急方漢書曰蜀有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博覽無不通依老子嚴周之指著書十餘萬言師古曰地理志謂君平為嚴遵三輔決錄云君平名尊

野老時相訪山僧或見尋應劭藝文志注云年老居田野相民耕種故稱野老說文曰僧浮屠道人也

有菊翻無酒無絃則有琴

續晉陽秋曰陶潛嘗九月九日出宅邊菊盡中坐久之滿手把菊值王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歸淵明不解音律而蓄無絃琴一張每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

詎知長抱膝徒為梁父吟蜀志曰諸葛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身長八尺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為信然注云魏略曰亮在荆州以建安初與潁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遊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略每晨夜從容常抱膝長嘯而謂三人曰卿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問其所至亮笑而不言言已在周卧疾窮愁其狀似危求醫問卜訪尋者多豈知已抱膝而吟實有諸葛之志也

山齋

寂寥尋靜室蒙密就山齋楚辭曰聲嗷嗷以寂寥兮王逸曰寂寥空無人之貌也范蔚宗樂遊應詔詩曰遵渚攀蒙密

滴瀝泉遶一作遠路穹窿石臥階說文曰滴瀝水下滴瀝也江淹謝臨川詩云乳實既滴瀝爾雅郭注云穹窿至極亦為大也淺槎全不動盤根惟半埋圓珠墜晚菊細火落空槐江淹恨賦曰秋露如珠淮南子曰老槐生火直置風雲際彌憐心事乖

望野

試策千金馬來登五丈原漢書曰漢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魏氏春秋曰諸葛亮據渭水南司馬懿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依山東轉是其勇也若西上五丈原則諸君無事矣亮果屯此原與懿相遇水經注曰武功縣西南衝嶺山北歷斜谷逕五丈原東諸葛亮與步騭書曰僕前在五丈原在武功西十里有城仍舊縣無樹即新村言野望有城之處仍舊時郡縣無樹之鄉即今時村落也水向蘭池泊日斜細柳園括地志云蘭池陂即古之蘭池在咸陽縣界秦記云始皇都長安引渭水為池築為蓬瀛刻石為鯨長二百丈逢盜之處也漢書曰周亞夫屯細柳涸渚通沙路寒渠塞水門但得風雲賞何須人事論後漢二十八將論曰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言古佐命之臣風雲相感為可嘆賞至於人事盛衰不足論也

蒙賜酒

金膏下帝臺玉歷在蓬萊穆天子傳河伯曰示汝黃金之膏山海經曰鍾鼓之山帝

臺之石所以觴百神也郭璞注云帝臺神人名舉觴燕會則於此山因名為鍾鼓也玉歷疑作玉瀝郭璞山海經注所謂白玉膏是也蓬萊三神山名仙人一遇飲分得兩三杯忽聞桑葉落正值菊花開水經注曰河東郡民有劉白墮者宿擅工釀採浥河流醞成芳酎懸食同枯枝之年排子桑落之辰故酒得其名矣自王公支庶牽拂相招者每云索郎有顧思同旅語索郎反語為桑落西京雜記曰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餌飲菊花酒令人長壽菊花舒時并採莖葉雜黍米釀之至來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飲焉故謂之菊花酒阮籍披衣進王戎含笑來世說曰王戎弱冠詣阮籍時劉公榮在坐阮謂王曰偶有二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二人交觴酬酢公榮遂不得一杯而言語談戲三人無異從今覓仙藥不假向瑤臺楚辭曰望瑤臺之偃蹇兮

奉報趙王惠酒

梁王修竹園冠蓋風塵喧西京雜記曰梁孝王好宮室苑囿之樂築兎園九域志曰梁孝王苑囿中有修竹園西都賦曰冠蓋如雲陸士衡詩曰京洛多風塵行人忽枉道直進桃花源陶潛桃花源記曰武陵人捕魚為業忽逢桃花林夾岸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便捨船從口入土地平曠屋舍儼然男女衣著悉如外人自云先世避秦亂時率妻子邑人來此絶境不復出焉稱子還羞出驚妻倒閉門史記曰楚懷王稱子子蘭范雲贈張謖詩云還聞稱子說有客欵柴扉始聞傳上命定是賜中尊漢書如淳注曰稷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中尊師古曰中尊者宜為黍米作酒有澆醇之異為上中下耳又按盛酒器爾雅曰卣中尊也彝卣罍器也禮圖云六尊為中受五斗是中樽為盛酒器也野鑪然樹葉山杯捧竹根王韶南雍州記曰辛居士名宣仲家貧春月鬻筍充觴酌截竹為罌用充盛置人問其故宣仲曰我惟愛竹好酒欲令二物常相並耳風池還更煖寒谷遂成暄風池如風井之類宋玉風賦曰夫風生於地起於青蘋之末侵淫谿谷盛怒於土囊之口李善注引盛弘之荆州記曰宜都猇山縣有山山下有穴大數尺為風井土囊當此之類也此云風池亦猶是矣劉向別錄曰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衍乃吹律而溫氣至堪植黍今人謂之黍谷喻已如風池寒谷得此酒而溫暖也說苑曰齊景公嘗菽粟鳧雁未知稻粱雁何時能報恩

有喜致醉

此子山生子之辭也其息荀娘豈以此時舉之耶或即嗣子名立者所未詳矣

忽見庭生玉欣看蚌出珠晉書謝玄曰芝蘭玉樹欲其生於庭階耳史記龜策傳曰明月之珠出於江海藏於蚌中生玉出珠喻得子也蘭芬猶載寢蓬箭始懸弧左氏傳曰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夢天使與之蘭曰以是為而子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生穆公名之曰蘭詩曰乃生男子載寢之牀禮記曰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三日始負子男射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鄭注云桑弧蓬矢本太古也天地四方男子所有事也既喜枚都尉能歡陸大夫漢書曰枚乘為弘農都尉孽子皐乘在梁時取皐母為小妻乘東歸皐母不肯隨乘乘怒分皐數千錢與母居又曰陸賈為太中大夫有五男乃出使越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曰過女女給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頻朝中散客連日步兵厨晉書曰嵇康與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魏氏春秋曰阮籍以世多故祿仕而已聞步兵校尉缺厨多美酒營人善釀酒求為校尉遂縱酒昏酣遺落世事襍曲隨琴用殘花聽酒須脆梨裁數實甘查惟一株兀然已復醉搖頭歌鳳雛劉伶酒德頌曰兀然而醉豁爾而醒宋書樂志曰鳳將雛歌者舊曲也應璩百一詩云言是鳳將雛然則其來久矣

喜晴應詔勅自疏韻

御辯誠膺錄維皇稱有建應袀華林園集詩曰五德更運膺籙受符李善注云春秋命歷序曰五德之運同徵合符膺籙次相代洪範次五曰建用皇極雷澤昔經漁負夏時

從販史記曰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器於雷丘就時於負夏正義曰括地志云雷夏澤在濮州雷澤縣郭外西北山海經曰雷澤有雷神龍首人頰鼓其腹則雷也索隱曰尚書大傳販於頓丘就時負夏孟子曰遷於負夏是也

柏梁驂駟馬高陵馳六傳漢武帝元封三年作柏梁臺詔羣臣二千石有能為七言詩者乃得上座梁孝王云驂駕駟馬從梁來史記文帝本紀曰代王命宋昌參乘張武等六人乘傳詣長安至高陵休止正義曰括地志云高陵故城在雍州高陵縣西南一里本名橫橋架渭水上

有序屬賓連無私表平憲河堤崩故柳秋水高新堰廣雅曰堰潛堰也謂潛築土以壅水也一作堨音堨亦作塢烏古切堰一建切三字義同而音則異也

心齋愍昏墊樂徹憐胥怨禮記曰齋之為言齊也心不苟慮必依乎道書曰下民昏墊孔傳曰言天下民昏墊溺皆困水災周禮曰大傀異裁令去樂凡國之大憂令弛縣商書曰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怨

禪河秉高論法輪開勝辯水經注曰佛國記云拘那竭城北雙樹間希連禪河邊世尊於此北首而盤泥洹佛說四十二章經曰世尊於鹿野苑中轉四諦法輪度憍陳如等五人而證道果維摩經曰三轉法輪於大千其輪本來常清淨

王城水鬬息洛浦河圖獻國語曰周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鬬將毀王宮韋昭注曰穀洛二水名也鬬者兩水格有似於鬬洛在王城之北東入於瀍至靈王時穀水盛出於王城之西而南流於洛水毀王城西南將及王宮故齊人城郟周易繫辭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春秋緯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感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孔安國以為河圖則八卦是也洛書則九疇是也

伏泉還習坎歸風已回巽巽音旋蘇貫切易曰習坎有孚又曰巽為風

桐枝長舊圍蒲節抽新寸寸音斷爾雅曰槐梧郭曰今梧桐也又爾雅曰榮桐木郭云即梧桐與上槐梧一也說文曰榮桐也又曰蒲水草也可以作席

山藪喜藏疾幽棲得無悶悶音慢莫半切左傳伯宗曰山藪藏疾杜注云山之有林藪毒害者居之易曰遯世無悶

有慶兆民同論年天子萬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詩江漢云天子萬年箋云臣受恩無可以報謝稱之使君壽考而已樂府遠如期云增壽萬年亦誠哉

同顏大夫初晴

顏大夫顏之儀也北史曰顏之推字介瑯邪臨沂人也弟之儀字升博涉羣書好為辭賦江陵平隨例遷長安周明帝以為麟趾學士宣帝即位遷上儀同大將軍御正大夫進爵為公

夕陽含水氣反景照河隄爾雅曰山西曰夕陽郭注云暮乃見日說文曰景光也景即影字日景也古字無彡說文曰隄唐也聲都兮切

濕花飛未遠陰雲斂向低燕燥還為石龍殘更是泥羅含湘中記曰零陵有石燕遇風雨則飛舞如燕止則為石淮南子曰聖人用物若用朱絲約匊狗待之而求福土龍待之而得穀故待土龍之神而得穀食

香泉酌冷澗小艇釣蓮溪爾雅曰山夾水澗疏云謂山間有水者名澗詩云考槃在澗是也說文曰艇小舟也徒鼎切

但使心齊物何愁物不齊莊子有齊物論又曰萬物一齊孰短孰長

奉和趙王喜雨

玄霓臨日谷封蟻對雲臺說文曰霓屈虹青赤或白色陰氣也日谷暘谷日所出也淮南子曰日出暘谷東觀漢記曰永平五年秋京師火雨上御雲臺名沛獻王輔以周易卦林占之其繇曰蟻封穴戶大雨將至上以問輔輔曰蹇艮下坎上艮為山坎為水山出雲為雨蟻穴居知雨將至故以蟻興

壺欲起電倚柱稍驚雷神異經曰東王公與玉女投壺投而不接天為之笑開口流光張華注云今電是也世說曰夏侯太初嘗倚柱作書時大雨霹靂破柱衣服燋燃神色不變

白沙如濕粉蓮花類洗杯荆州記曰白沙如霜雪赤岸若朝霞言雨落沙中有如漬粉垂於荷上又類洗杯也

驚烏洒翼度濕雁斷行來浮橋七星起高堰六門華陽國志曰兩江有七橋長老傳言李冰造七橋上應七星故世祖謂吳漢曰安軍宜在七星間水經注曰湍水逕穰縣為六門陂漢孝成之世南陽太守邵信成斷湍水立穰西石碣至元始五年更開三門為六石門故號六門碣也溉穰新野昆陽三縣五千餘頃又云昔在晉世杜預繼信臣之業復六門之陂遏六門之水下結二十九陂諸陂散流咸入朝水事見六門碑六門既陂諸陂遂斷

猶言祀蜀帝即似望荆臺華陽國志曰蜀人為蜀侯悼立祠其神有靈能興雲致雨水旱禱之此云蜀帝承杜宇開明之稱也荆臺即高唐賦陽臺是也

厥田終上上原野自莓莓禹貢曰厥土黃壤田上上賦中下爾雅云廣平曰原詩傳云郊外曰原左氏傳曰原田每每杜預曰若原田之草莓莓然言不惟田成沃壤即荒郊之草俱得生也

和李司錄喜雨

純陽賁久亢雲漢乃昭回易乾卦上九云亢龍有悔詩序云雲漢美宣王也首章云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箋云雲漢謂天河也昭光也時旱渴雨故宣王仰視天河望其候焉

臨河沈璧玉夾道畫龍媒雲漢之詩云圭璧既平寧莫我聽淮南子注云土龍致雨高誘曰雲從龍故致雨也法言曰象龍之致雨艱矣哉龍乎龍乎新論劉歆曰致雨具作土龍龍見者輒有風雨起以迎送之故緣其象類而為之漢書曰龍之媒此云畫龍為媒亦土龍致雨之義

乘雷易曰離為電鄭康成曰取火明也久明似日暫明似電也又電為雷虞翻曰太陽火得水有聲故為雷也

海童還碣石神女向陽臺神異經曰西海有神童乘白馬見則天下大水郭璞江賦曰海童之所巡遊吳都賦曰海童於是燕語索隱史記註云地理志曰碣石山在北平驪城縣西南太康地理志曰樂浪遂城有碣石山長城所起水經注曰在遼西臨逾縣南水中蓋碣石山有二禹貢夾右碣石入於海當非北平之碣石也宋玉高唐賦曰妾在巫山之陽高邱之岨旦為行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又有神女賦即巫山神女也

雲逐魚鱗起渠從龍骨開淮南子曰水雲魚鱗高誘注曰水氣出雲似魚鱗西京雜記曰昆明池刻玉石為魚每至雷雨魚常鳴吼鬐尾皆動漢世祭之祈雨往往皆驗史記河渠書曰穿渠得龍骨名曰龍骨渠

崩沙雜水去卧樹擁槎來言為驟雨所漂激也

嘉苗雙合穎熟稻再含胎李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則嘉禾生應禎華林園集詩曰嘉禾合穎

屬此欣膏露逢君摛掞才君謂李司錄也言李君作此喜雨之詩也說文曰摛舒也

愧乏瓊將玖無酬美且偲詩衛風曰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

毛傳曰瓊玖玉名又詩曰彼留之子貽我佩玖毛傳曰玖石次玉者爾雅曰酬報也齊風盧令之詩曰盧重鋂其人美且偲毛傳曰偲才也說文曰強也愧已和非瓊玖不足酬李君之美才也

郊行值雪

風雲俱慘慘原野共茫茫爾雅曰慘慘慍也登樓賦曰原野闃其無人兮楚辭曰莽茫茫之無涯毛萇曰茫茫廣大也雪花開六出冰珠映九光韓詩外傳曰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漢武內傳曰燃九光之燈言雪之明亦猶是矣還如驅玉馬暫似獵銀獐陣雲全不動寒山無物香薛君一狐白唐侯兩驌驦史記曰田文代立於薛為孟嘗君入秦秦昭王囚孟嘗君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最下坐有能為狗盜者夜為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以獻秦王幸姬姬為言昭王釋孟嘗君左傳定三年曰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人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賈逵云色如霜紈者也肅如字爽音霜既以肅霜名馬後遂加馬旁作驌驦寒關日欲暮披雪上河梁李陵與蘇武詩曰攜手上河梁

奉和趙王西京路春旦

直城龍首抗橫橋天漢分三輔黃圖曰長安西出第二門曰直城門又曰日營未央因龍首以制前殿引渭水灌都以象天漢橫橋南度以法牽牛西京賦云疏龍首以抗殿風烏疑近

日露掌定高雲郭延生述征記曰長安宮南靈臺有相風烏遇風乃動按日有三足烏故云疑近日也三輔故事曰建章宮承露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以銅為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飲之新渠還入渭舊鼎更開汾漢書武帝紀云穿漕渠通渭又元鼎元年得鼎汾水上漢獵熊攀檻秦田雉失羣續列女傳曰漢馮昭儀者孝元帝之昭儀右將軍光祿勳馮奉世之女也元帝二年選入後宮始為長使數日為美人生中山孝王為婕妤建昭中上幸虎圈格獸後宮皆從熊逸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傅昭儀貴人皆驚走而馮婕妤直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天子問婕妤人情皆驚懼何故當熊對曰妾聞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前故以身當之元帝嗟嘆以此敬重焉傅昭儀等皆慙明年中山孝王封乃立婕妤為昭儀太康記曰秦文公時陳倉人獵得獸若彘而不知其名道逢二童子曰此名為猬弗迷猬弗迷亦語曰彼二童子名為寶雞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舍猬弗迷逐二童子化為雉雄止陳倉化石雌如楚止南陽宜年動春律御宿斂寒氛宜年疑即宜春宮也漢書元后傳曰夏遊御宿鄠杜之間三輔黃圖曰御宿苑在長安城南御宿川中漢武帝為離宮別館禁御人不得往來遊觀止宿其中故曰御宿時值春旦陽氣已動故寒氛斂也弄玉迎簫史東方覓細君列仙傳曰蕭史秦繆公時人善吹簫穆公有女號弄玉好之公遂以妻焉遂教弄玉作鳳鳴為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一旦皆隨鳳凰去漢書曰伏日詔賜從官肉太官丞日晏不來東方朔獨拔劒割肉即懷肉去太官奏之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曰受肉不賜詔何無禮也拔劒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乃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楊柳成歌曲蒲桃學

續文楊柳折楊柳也崔豹古今注曰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魏晉以來不復具存世用者黃鶴隴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黃華子赤之陽望行人等十曲西京雜記曰霍光妻遺淳于衍蒲桃錦二十四匹

鳥鳴還獨解花開先自薰誰知灞陵下猶有故將軍漢書曰李廣與故頴陰侯屏居藍田山中射獵嘗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灞陵尉醉呵止廣廣曰故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

奉和夏日應令

朱簾捲麗日翠幕蔽重陽五月炎蒸氣三時刻漏長說文曰漏以銅受水刻節晝夜百刻周禮挈壺氏下士二人鄭注云挈讀如挈髮之挈壺盛水器也世主挈壺水以

為漏然則挈壺者懸繫之名刻為置箭壺內刻以為節而浮之水上令水漏而刻下以記晝夜昏明之度數也續漢書曰孔壺為漏浮箭為刻下漏數刻以考中星云三時刻漏長者時維夏日夜短晝長也麥隨風裏熟梅逐雨中黃月令曰孟夏之月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風景風也淮南子曰清明風至四十五日景風至蓋謂五月夏至之時故仲夏稱為麥秋矣風俗通曰夏至霖霪至前為黃梅先時為迎梅雨及時為梅雨後之為送梅雨二語皆為五月夏至之節也開冰帶井水和粉雜生香杉含蕉葉氣扇動竹花涼早菱生軟角初蓮開細房爾雅曰蔆蕨擽郭云蔆今水中芰疏云蔆一名蕨擽字林云楚人名蔆曰芰可食國語曰屈到嗜芰俗云菱角是也又爾雅云薢茩郭云或曰蔆也關西謂之薢茩說文云蔆楚曰芰秦曰薢茩楚辭曰芙蓉始發雜芰荷王逸云芰菱也秦人謂之薢茩矣爾雅曰荷芙蓉其實蓮郭云蓮謂房也按菱與蓮至夏末始實今五月時菱角尚軟蓮房猶細故云早菱初蓮矣

顧陪仙鶴舉洛浦聽笙簧列仙傳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道士浮丘公接上嵩山二十餘年後來於山上告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頭果乘白鶴駐山顛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而去

和樂儀同苦熱

樂儀同樂遜也北史儒林傳曰樂遜字遵賢河東猗氏人也大統六年與諸儒分經教授經業講孝經論語毛詩及服虔所注大象初進爵崇業郡公又為露門博士二年進位開府儀同大將軍以老病賜安車衣服奴婢等於本郡賜田十頃儒者以為榮隋開皇元年卒年八十二樂

儀同有苦熱之作子山和之

火井沈熒散炎洲高燄通左太沖蜀都賦曰火井沈熒於幽泉高燄飛焰於天垂劉淵林注曰蜀郡有火井在臨邛縣西南欲出其火先以竹筒盛之接其光而無炭也東方朔十洲記曰炎洲在南海中地方二千里去北岸九萬里上有風生獸青色大如貍張網取之積薪數車以燒之薪盡而獸不然以石上菖蒲塞其鼻即死又有火沐山山中有火光獸大如鼠毛長三四寸或赤或白山可三百里許晦夜即見此山林乃是此獸光照林如火光相似取其獸毛以緝為布時人號為火浣布此是也言炎夏熱如火矣鞭石未成雨鳴鳶不起風虞喜志林雨久雨鞭陽石則止曲禮曰前有塵埃則載鳴鳶鄭注

曰鳥鳶鳴則將風正義曰鳶今時鴟也鴟鳴則風生風生則塵起故畫鴟於旌首而載之也言久熱思風雨也

思為鸞翼扇願借明光宮陸機芙蓉詩云夏搖比翼扇傳毅扇銘云夏則鳳舉鸞鳳通稱故云漢書曰成都侯王商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魏志曰陳思王植字子建建安十九年封臨淄侯魏略云邯鄲淳字子叔注見三卷上趙王後漢書列女傳注會稽典錄云邯鄲淳字子禮知邯鄲淳又一字子禮也嵇康魏時拜中散大夫王戎封安豐侯皆竹林之友也見晉書

臨淄迎子禮中散就安豐

美酒含蘭氣甘瓜開蜜筒漢書曰百末旨酒布蘭生晉灼曰布列芬芳若蘭之生筒當作筩蜜筩瓜名陸機瓜賦曰其種族類則有括樓定桃黃甖白傳金文蜜筩小青大班玄斛素椀經首虎蹠說文曰筩斷竹也徒紅切筒通簫也徒弄切蜜筩者其甘如蜜形如斷竹故取義焉又筩平聲筒去聲知其當作筩矣

寂寥人事屏音并還得隱牆東後漢書曰平原王君公遭亂僧牛自隱時人為之語曰避世牆東王君公

和裴儀同秋日

裴儀同裴政字德表河東聞喜人也祖邃父之禮南史並有傳政幼聰明博聞強記達於從政為當世所稱仕梁以軍功封為夷陵侯給事黃門郎江陵平周文聞其忠授員外散騎侍郎引入相府命與盧辯依周禮建六官并撰次朝儀車服器用多遵古禮革漢魏之法事並施行授刑部下大夫轉少司憲隋開皇元年上儀同三司裴儀同有秋日詩大抵詠懷之作子山和之各述其羈旅之情也

蕭條依白社寂寞似東皐此子山自喻也曹子建詩曰中野何蕭條晉書曰董京常宿白社中時乞於市寂寞閒靜也楚辭曰野寂寞兮無人阮籍奏記曰將耕東皐之陽秋興賦曰耕東皐之沃壤是也

學異南宮敬貧同北郭騷左傳昭七年曰孟僖子病不能相禮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南宮敬叔師事仲尼晏子春秋曰齊有北郭騷者結果網捆蒲葦織屨以養其母猶不足踵門見晏子曰竊說先生之義願乞所以養母者晏子使人分倉廩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有間晏子見疑於景公出奔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養及親者身伉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死白之遂造公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今去齊國齊國必侵矣方必先國之侵也不若死請以頭託白晏子逡巡而退因自殺也公聞之大駭乘馳而自追晏子及至國郊請而反之晏子聞北郭騷之以死白己也太息而嘆曰嬰不肖罪過固其所也而士出身以明之哀哉亦見劉向說苑按信父肩吾奔赴江陵未幾而卒攜母入關蒸蒸色養自喻父死之後學異南宮有母在堂貧同北郭也

蒙吏觀秋水萊妻紡落毛莊子有秋水篇史記曰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嘗為蒙漆園吏高士傳曰萊子楚人也當時世亂逃世於蒙山之陽莞萌為牆蓬蒿為室枝木為牀著艾為席飲水食菽壑壑山播種人或言於楚王王於是駕至萊子之門萊子方織畚王曰守國之政願煩先生萊子許之其妻樵還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而鞭撻可擬以官祿者可隨而鈇鉞妾不能為人所制者妻投其畚而走老萊子亦隨其妻至於江南而止曰鳥獸之毛可績而衣其遺粒足食也仲尼嘗聞其論而蹙然改容焉喻已與其妻皆有隱居之志也小園賦云蓬頭王霸之子椎髻梁鴻之妻即此意也時子山老幼皆在長安矣

旅

人嗟歲暮田家厭作勞杜預左傳注曰旅客也不得歸故嗟歲暮也楊惲報孫會宗書曰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庖羔斗酒自勞霜天林木燥秋氣風雲高張協七命曰風高送秋曹植秋思賦曰雲高氣靜露凝衣栖遑終不定方欲涕沾袍

詠園花

暫往春園傍聊過看果行枝繁類金谷花雜映河陽水經注曰金谷水出河南太白原東南流歷金谷謂之金谷水經石崇故居石季倫思歸引序云河陽別業晉書曰潘岳為河陽令滿縣皆栽桃花自紅無假染眞白不須粧言花有自然之色不須粧染也崔豹古今注曰燕支花非燕支所染自為紅藍爾舊謂赤白之間為紅今所謂紅藍也燕送歸

菱井蜂銜上蜜房言此花燕送歸巢在於梁上蜂銜作蜜乃上窠中也燕玄鳥也菱井若藻井也西京賦曰帶倒茄於藻井薛綜注云藻井當棟中交木方為之如井幹也善云風俗通曰今殿作天井井者東井之象也菱水中之物皆所以厭火也蜀都賦曰蜜房郁毓被其阜翰曰蜜房蜜窠房也非是金爐氣何關柏殿香言花有自然香氣也司馬相如美人賦曰金爐薰香三輔舊事曰柏梁以香柏為梁也裒衣偏定好應持奉魏王文字集略曰裒坌衣香也魏王魏文帝也王子年拾遺記曰魏文帝所愛美人薛靈芸名曰夜來妙於鍼工裁製立成非夜來縫製帝則不服宮中號為鍼神言美人以此花香裒衣是以魏王定好也

西門豹廟

史記滑稽傳曰戰國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豹往到鄴會長老問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為河伯娶婦豹約諸三老曰為河伯娶婦幸來告語吾欲送女皆曰諾至時三老廷掾賦斂百姓取錢百萬巫現行里中有好女者兇當為河伯婦以錢三萬聘女沐浴脂粉如嫁狀豹往會之三老巫掾與民咸集赴觀巫嫗年七十從十四弟子豹呼婦視之以為非妙令巫嫗入告河伯投巫於河中有頃曰何久也又令三弟子及三老入白並投於河豹聲折曰三老不來奈何復欲使亭掾亭掾趣之皆叩頭流血乞不為河伯娶婦淫祀遂斷西門豹即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自溉名聞天下澤流後世水經注曰漳水東北逕西門豹祠前祠東側有碑隱起為宇祠堂東頭石柱勒銘曰趙建武中所修也

君子為利博達人樹德深蘋藻由斯薦樵蘇幸未侵言西門豹決渠溉田其利斯溥又能斷茲淫祀是為達人故祠祭至今不絕也左氏傳曰蘋蘩薀藻之菜可薦於鬼神杜預曰蘋大蓱也薀藻聚藻也爾雅釋草云蓱蓱其大者蘋郭璞曰水中浮蓱江東謂之藻陸璣毛詩義疏云今水上浮蓱是也季春始生可糝蒸為茹又可苦酒淹以就酒許慎說文云藻水草陸璣疏云生水底有二種其一種葉如雜蘇莖大著長四五尺其一種莖大釵股葉如蓬謂之聚藻責熟揉去腥氣米麴糝蒸嘉美揚州人饑荒可以當穀食鄭康成注庖人云備品物曰薦史記淮陰侯傳曰樵蘇後爨注云漢書音義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言後人念其功德不敢樵蘇於其上故廟貌常新也恭聞正臣一作直祀艮識佩韋心正臣謂豹也韓子曰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董安於性緩佩弦以自急也容範

雖年代微猷若可尋菊花隨酒馥槐影向牕臨西京雜記曰九月九日飲菊花酒說文曰馥香氣芬馥也聲房六切爾雅曰櫰槐大葉而黑守宮槐葉晝聶宵炕郭云槐樹葉大色黑者名為櫰槐葉晝日聶合而夜炕布者名為守宮槐聶音輒炕吁郎切張也

鶴飛疑逐舞魚驚似聽琴王逸楚辭注曰師曠鼓琴天下玄鶴皆銜琴而淵魚出聽言廟中飛鶴似逐舞明月之珠以舞也韓詩外傳曰昔伯魚鼓而來遊魚若聽琴而出象生時也

漳流鳴磴石銅雀影秋林史記河渠書曰西門豹引漳水溉鄴括地志曰漢書地理志曰濁漳水源出潞州長子縣西方黃山漳水一名濁漳水出長子鹿谷山東至鄴入清漳水經注曰魏武王竭漳水迴流東注號天井堰里中作十二墱墱相去三百步令互相灌注一源分為十二流皆懸水門左思魏都賦謂墱流十二同源異口者也魏

志曰建安十五年冬作銅雀臺水經注曰魏武以郡國之舊引漳流自城西東入逕銅雀臺下伏流入城東注謂之長明溝溝水南北夾道枝流引灌所在通溉故魏武登臺賦曰引長明灌街里謂此渠也

和王少保遙傷周處士

周處士者梁故處士周弘讓也南史曰弘讓性簡素博學多通始仕不得志隱於句容之茅山頻徵不出晚仕侯景為中書侍郎人問其故對曰昔道正直得以禮進退今乾坤易位不至將害於人吾畏死耳獲譏於代承聖初為國子祭酒至仁威將軍城句容以居之命曰仁威壘按讓既仕侯景又仕梁元不得復稱處士所以云者信為金陵舊臣讓本句容處士得稱其故子山之志也少保王褒也周書王褒傳曰東宮既建授太子少保褒與梁處士周弘讓相善及弘讓凡弘正自陳來聘高祖許褒等通親知音問褒贈弘讓詩并致書弘讓亦復書焉周處士卒於陳信與褒在周作詩遙傷之也

冥漠爾遊岱淒涼余向秦雖言異生死同是不歸人岱秦山也博物志曰泰山有天孫主招魂遊岱者言其死也信聘西魏身留長安是為向秦言已與周處士一死一生同是不歸之人也

昔余仕冠蓋值子避風塵言已仕梁時正弘讓隱居茅山之日也西都賦曰冠蓋如雲陸士衡詩曰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緇

望氣求真隱伺關待逸民列異傳曰老子西遊關令尹喜望見其紫氣浮關而老子果乘青牛而過史記曰老子見周之衰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為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

忽聞泉石友芝桂不防身傷弘讓之死也泉石喻隱者也謝宣城別傳曰朓常有言烟霞泉石惟隱遯者得之宦遊而癖此者鮮矣芝桂不防身者言隱士死如芝草之焚桂枝之落也

悵然張仲蔚悲哉鄭子真三輔決錄注曰張仲蔚扶風人也與同郡魏景卿隱身不仕所居蓬蒿沒人漢書曰谷口有鄭子真脩身自保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遂不詘而終師古曰三輔決錄云子真名樸

三山猶有鶴五柳更應春漢書曰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仙人在焉晉書曰陶潛字淵明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云宅邊有五柳因以為號

遂令從渭水投弔往江濱史記曰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為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渭水言已在長安江濱言讓居江表遙傷之也說文曰濱水際也

傷王司徒褒

周書曰王褒字子淵瑯琊臨沂人也初仕梁元帝出降褒與衆俱出後至長安太祖喜之甚荷恩眄忘其羈旅焉周世宗即位篤好文學時褒與庾信才名最高特加親待授太子少保遷小司空出為宜州刺史卒於位時年六十四信傷之故作是詩

昔聞王子晉輕舉逐神仙王氏本周靈王太子晉之後汲冢周書曰靈王太子晉幼有盛德聰明博達師曠與言弗能尚也晉年十五顧而問曰吾聞太師能知人年之短長也師曠對曰汝色白汝聲清汗火色不壽晉曰然吾後三年時上賓於帝女慎無言殃將及女其後二年而太子死孔子聞之曰惜夫殺吾君也世人以其孫自去期故傳稱王子喬仙仙之後其嗣避周難於晉家於平陽王氏田氏其後子孫

世喜養性神仙之術潛夫論風俗通亦云是矣王氏又一源出於齊王法章是為陳田之後本嬀姓與此為異也

謂言君積善還得嗣前賢君謂王褒也言褒為子晉後裔又能積善宜得神仙度世之術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四海皆流寓非為獨播遷北史庾信傳曰陳氏與周通好南北流寓之士各許還其本國惟信及褒並惜而不遣言人生如寄四海之內皆為流寓何必離家始為播遷也又按梁已禪陳信褒即歸已非故國是以羈北歸南總為流寓也

豈意中台坼君當風燭前晉陽秋曰張華將死中台星坼大元中復還今正太傅謝安為相所致也淮南子曰人生於世倏爾而止如風火之燭

自君鐘鼎族江東三百年言王之先也王氏之族一出太原一出瑯琊褒為瑯琊臨沂人蓋瑯琊王氏族也按王褒先世見於晉宋齊梁諸書南北史本傳所載自漢諫議大夫吉之後至晉太保王祥祥弟覽覽生六子長子裁晉撫軍長史裁子導晉丞相謚曰文獻導六子其第二子洽晉中領軍洽子珣晉司徒珣子弘宋太保弘弟曇首宋光祿大夫豫寧文侯曇首子僧綽宋吏部尚書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愍侯僧綽子儉齊侍中南昌文憲公儉子騫梁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南昌安侯騫子規梁侍中左民尚書南昌章侯規即褒父也並有盛名於江左晉書曰初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為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為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固辭強之乃受祥臨薨以刀授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覽後奕世多賢才興於江左矣張衡西京賦曰擊鐘鼎食郭璞曰江表偏王三百年還與中國合江東謂南朝也自東晉至宋齊梁王業幾三百年而王氏之族冠蓋極盛也

寶刀仍世載琱戈本舊傳寶刀謂王祥佩刀也祥以與弟奕世傳之代為公卿是世載也注見上文穀梁

傳曰孟勞者魯之寶刀也王制曰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按晉書王導平王敦輔幼主加羽葆鼓吹班劒二十人詔加大司馬假黃鉞出討石勒石季龍是其征伐之事如古彤弓之賜矣說文曰琱治玉也一曰石似玉聲都察切

綠綬紆槐綬黃金飾侍蟬漢書曰相國丞相皆秦官金印紫綬高帝相國綠綬徐廣曰金印綠綟綬綟音戾草名也以染似綠又云似紫紫紫綬名緺緺音瓜其色青紫綟字亦作蠡音同也後漢書輿服志曰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度上有韍貴賤有殊佩所以章德服之衷也韍所以執事禮之共也三代同之五伯迭興戰爭不息於是解去韍佩留其係璲以為章表秦乃以采組連結於璲光明章表轉相結綬故謂之綬注云徐廣曰韍如巾蔽膝也周官曰三槐三公位焉槐綬謂三公之綬也綠紱紆槐綬者王導為晉丞相也後漢書輿服志曰侍中中常侍加黃金璫附蟬為文貂尾為飾謂之趙惠文冠侍蟬謂侍中之

冠飾以蟬也黃金飾侍蟬者謂王儉儉子騫騫子規皆為侍中也

地建忠臣國家開孝子泉

言王氏世以忠孝相傳也建國如豫寧南昌之屬皆王氏封域也注見上文家開孝子泉疑引王祥臥冰事見晉書及搜神記後漢書曰姜詩事母至孝妻奉順尤篤母好江水嗜魚鱠舍側忽有湧泉味如江水每日輒出雙鯉魚焉

自能枯木潤足得流水圓

荀子曰玉在山而木潤尸子曰凡水其圓折者有珠

以君承祖武諸侯無間然

謂褒襲南昌侯之爵人無間言也

青衿已對日童子即論天

言褒幼而聰敏也後漢書曰黃琬字公琰少失父母而辯慧祖父瓊育之瓊初為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月日蝕京師不見而瓊以狀聞梁太后詔問所蝕多少瓊思其對而未知所出琬年七歲在傍曰何不言日蝕之餘如月之初瓊大驚即以其對應詔晉書曰明帝幼而聰哲為元

帝所寵異年數歲嘗坐膝前屬長安使來因問帝曰汝謂日與長安孰遠對曰長安近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也元帝異之明日宴羣僚又問之對曰日近元帝失色曰何乃異問者之言乎曰舉頭見日不見長安由是益奇之博物志曰孔子東遊見二小兒曰日初出時大如車蓋及日中時如盤盂此不為高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小兒曰日初出滄滄涼涼及其中而探湯此不為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謂兩小兒曰孰謂汝多知乎

頻陰珠玉麗河陽脂粉妍

言褒尚公主也褒本傳云梁武事出列子帝喜其才藝遂以弟鄱陽王恢之女妻之後漢書曰順帝女堅七年封頻陰長公主郡國志曰頻陰縣屬頻川郡漢書外戚傳曰趙皇后少壯屬河陽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帝微行過主見而說之褒所尚王女也以梁武愛褒之才妻以其弟鄱陽王女事矣

名高六國共價重十城

史記曰蘇秦佩六國相印又曰秦王欲以十五城易趙和氏璧

辯足觀秋水文堪題連

莊子有秋水篇陸劇鄴中記曰魏文帝云余從上賦題都年切說文曰走頓也

迴鸞抱書字別鶴繞琴絃

索靖草書狀曰蓋草書之為狀也婉若銀鉤漂若驚鸞舒翼未發若舉若安蔡邕琴操曰商陵牧子娶妻五年無子父兄欲為改娶牧子援琴鼓之歌別鶴以舒其情遽故曰別鶴操

擁旄裁甸服垂帷非被邊

爾雅曰旌旄謂之旄牛尾也又釋旌旂云注旄首曰旌郭謂之旄郭注云旌牛尾也疏云李巡曰旄牛尾云載旄於竿頭如今之幢亦有旒疏云李巡曰旄牛尾著竿首孫炎曰析五采羽注旄上也其上亦有旒繆禹貢曰五百里甸服孔安國傳曰規方千里之內謂之甸服為天子服治田去王城面五百里周語文王制亦云千里之內曰甸鄭康成云服治田出穀稅也言甸者主

治田故服名甸也甸田遍反說文曰在旁曰帷後漢書曰賈琮為冀州刺史車垂赤帷而行及至州自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何反垂帷於車以自掩蔽乃命御者褰去其帷擁旄裁甸服者按元帝紀自侯景之難州郡大半入魏自巴陵至建康緣以長江為限荊州界武寧西拒峽口自嶺以南復為蕭勃所據文軌所同千里而近人籍戶口不益三萬中興之盛盡於此矣言梁地侵削旌旄所擁裁及甸服之地也垂帷非被邊者按褒仕元帝時為尚書左僕射在於江陵非邊遠之地帝性猜忌褒在左右不足舒其所長也

閒烽直起煙

言魏師之至也後漢書光武紀曰築亭候舉烽燧注云亭候伺候望敵之所前書曰秦法十里一亭亭有長漢因之不改前書音義曰邊方備警急作高土臺臺上作桔皋桔皋頭有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燃火舉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即燔之望其煙曰燧晝則舉烽夜乃舉燧廣雅

曰兇零籠也梁與西魏久無兵革之事故曰靜亭閒烽靜亭空繫馬者言其不備不虞也閒烽直起煙者言魏師忽至舉烽相告也

不廢披書案無妨坐釣船言江陵亡後褒卒仕於周也按元帝紀魏人燒柵王褒勸帝出降遂使皇太子王褒出質請降左僕射王褒以下並為俘以歸長安不廢披書案者言褒文士不嫺武畧也無妨坐釣船者按史記呂尚以漁釣奸周西伯魏相安定公周之太祖如古西伯矣王褒之坐釣船庾信之餐周粟也

茂陵忽多病淮陽實未痊言褒之疾病也漢書司馬相如傳曰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又汲黯傳曰黯多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不瘉後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十歲而卒

侍醫逾默默神理遂綿綿漢書藝文志曰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注醫學書也世說戴公見林法師墓曰神理綿綿不與氣運俱盡耳

永別張平子長埋王仲宣

後漢書曰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也年六十二永和四年卒著周官訓詁所著詩賦銘七言靈應間七辯巡誥懸圖凡三十二篇崔瑗稱平子曰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彌衡弔張衡文云余今反國命駕言歸路由西鄂道弔平子魏志曰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為宿構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十二年春道病卒時年四十一曹子建王仲宣誄曰建安二十一年正月二十四日戊申魏故侍中關內侯王君卒言褒之文學如二公也

柏谷移松樹陽陵買墓田晉書曰王濬葬柏谷山漢書李廣傳曰李蔡以丞相詔賜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

陝路秋風起寒堂已颯焉說文曰颯翔風也聲蘇合切

丘楊一搖落山火即時然本草曰白楊北土極多人種墟墓間樹大皮白山火鬼火也說文曰然燒也

昔為人所羨今為人所憐漢成帝時歌謠曰桂樹華不實黃爵巢其顛昔為人所羨今為人所憐

世途旦復旦人情玄又玄說文曰旦明也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故人傷此別留恨滿秦川隴頭歌有遠望秦川肝腸斷絕之句庾信王褒皆南人羈士生離之後繼以死別故多留恨矣

定名於此定全德以斯全世途旦復旦至全德以斯全言世代既已移易人情總歸玄虛似此生死之際思及平生若使定名者名亦於此而定矣全德者德且以斯而全矣微意以為我兩人於進退之間其名辱矣有慙德矣是其愧心之辭也

惟有山陽笛悽余思舊篇向秀思舊賦序曰余與嵇康呂安舍止接近其人並有不羈之才其後各以事見法余逝將西邁經其舊廬於時日薄虞淵寒冰淒然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思曩昔遊宴之好感音而歎故作賦云其

辭曰經山陽之舊居信因此作思舊銘故云漢書地理志云河內郡有山陽縣

仰和何僕射還宅懷故

紫閣旦朝罷中臺夕奏稀晉書曰漢書尚書為中臺

無復千金笑徒勞五日歸鮑照詩曰千金顧笑買芳年漢書萬石君傳曰每五日洗沐歸謁親文穎曰郎官五日一暇又張安世傳曰休沐未嘗出

步簷朝未掃蘭房晝掩扉宋玉風賦曰乃更於蘭房之室

苔生理曲處網積迴文機張景陽雜詩曰房櫳無行跡庭草萋以綠青苔依空牆蜘蛛網四屋感物多所懷沈憂結心曲李善注云淮南子曰窮谷之汧生以蒼苔說文曰龜蠬也魏文帝詩曰蜘蛛繞戶牖野草當階生論衡曰蜘蛛結絲以網飛蟲人之用計安能過也晉書載記曰竇韜妻蘇若蘭

織錦端中作迴文詩以贈之故琴餘絃斷歌梁秋雁飛韓娥去齊餘響遶梁三日故曰歌梁朝雲雖可望夜帳定難依宋玉高唐賦云故為立廟號曰朝雲顧憑甘露入方假慧燈輝瑞應圖曰露色濃者為甘露寧知洛城晚還淚獨沾衣傷已獨不能還也本傳拜洛州刺史故云洛城

送靈法師葬從英華作靈一作炅法師

龍泉今日掩石洞即時封玉匣摧談柄懸河落辯鋒呂氏春秋曰含珠鱗施今葬皆用之注云含珠口實鱗施施玉匣於死者之體如魚鱗西京雜記曰漢帝送死皆珠襦玉匣世說云郭子玄辯若懸河香爐猶是柏麈尾更成松松柏墓上樹也故世說稱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柏時人謂張屋下陳屍今云法師墓上柏似香爐松如麈尾若平生時也世說云王長史病篤寢卧燈下轉麈尾視之嘆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及亡劉尹臨殯以長柄麈尾著柩中因慟絕郭門未十里山迴已數重尚聞香閣梵猶聽竹林鐘送客風塵擁寒郊霜露濃性靈如不滅神理定何從隋書經籍志稱佛經所說云人生雖有生死之異至于精神則恒不滅此身之前則經無量身矣積而修習精神清淨深見佛性以成至道神理注見上篇傷王司徒褒

和春日晚景宴昆明池西京雜記曰武帝作昆明池欲伐昆吾夷教習水戰因而于上游戲養魚魚給諸陵廟祭祀餘付長安市賣之周迴四十里三輔黃圖曰甘泉宮南有昆明池

春餘一作餘春足光景趙李舊經過漢書谷永傳曰成帝數微行近幸小臣趙李從微賤專寵又阮籍詩曰平生少年時輕薄好絃歌西遊咸陽中趙李相經過蓋指是事顏延年注云趙漢成帝趙飛燕李漢武帝李夫人也上林柳腰細新豐酒徑多上林苑名西京雜記曰太上皇徙長安居深宮悽愴不樂高祖竊因左右問其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販少年酤酒賣餅鬬雞蹴踘以此為懽今皆無此以故不樂高祖乃作新豐徙諸故人以實之太上皇乃悅小船行釣鯉新盤待摘荷蘭皐徒稅駕何處有凌波曹植洛神賦曰爾乃稅駕於蘭皐又云凌波微步羅襪生塵

對宴齊使周書武帝紀曰天和四年夏齊遣使來聘

歸軒下賓館送蓋出河堤酒正離杯促歌工別曲悽周禮有酒正之官杜預左傳注曰工樂師也林寒木皮厚沙迴雁飛低漢書鼂錯曰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其性耐寒雀豹古今注曰雁自河北渡江南瘦瘠能高飛不畏矰繳江南沃饒每至還河體肥不能高飛按子山昔在梁時聘於東魏文章辭令甚為鄴下所稱北齊本東魏所禪遣使聘周子山對宴齊使自傷顏之厚矣有如木皮又似鍛翮之雁不能高飛也故人儻相訪知余已執珪史記曰莊蹻故越之細鄙人也為楚執珪病而猶尚越聲漢書曹參傳曰擄秦司馬及御史各

一人遷為執珪如淳曰呂氏春秋得伍員者號執珪古爵也子山鄉關之思屢動越吟聘魏仕周有如秦擄言齊地舊相識者儻或問余知余今已執珪矣蓋自慙語也

聘齊秋晚館中飲酒

天和四年夏齊遣使來聘遣子山報聘當在秋矣

欣茲河朔飲對此洛陽才 後漢書曰袁紹公孫瓚相擊天子遣太僕趙岐和解關東使各罷兵瓚因此以書譬袁紹於是引軍南還三月上巳大會賓徒於薄落津按河北青兗冀諸州瓚紹所據故稱河朔飲也魏志云沮紹說紹曰將軍擿冀州之衆威震河朔史記曰賈生名誼洛陽人也潘岳西征賦云賈生洛陽之才子按東魏本從洛遷都鄴地齊受魏禪故於齊之諸臣稱為洛陽才也

殘秋欲屏扇餘菊尚浮杯 班婕妤咏紈扇詩云常恐秋節至涼風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西京雜記曰九月九日飲菊花酒按此二語聘齊莖葉雜黍米釀之至來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飲焉故謂之菊花酒按此二語聘齊當在秋深矣屏必郢切

漳流鳴二水日色下三臺 史記河渠書曰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正義曰括地志云漳水一名濁漳水源出潞州長子縣西力黃山漢書地理志曰濁漳水出長子谷鹿山東至鄴入清漳此言二水蓋謂濁漳清漳也鄴中志曰魏武帝於漳水立三臺中名銅雀南名金虎北名冰井左思賦曰列三臺以崢嶸是也

無因侍清夜同此月徘徊 曹子建公宴詩曰清夜西園遊

奉和濬池初成清晨臨汎 王褒集有玄圃濬池臨汎奉和

千金高堰合百頃浚源開 楊佺期洛陽記曰千金堰在洛陽城西去城三十五里堰有穀水塢沈休文湖中雁詩云高出千金堰周易曰井渫不食鄭康成云謂已浚渫也浚源謂濬池也百畝為頃百頃謂池有百萬畝之廣也

翻逢積翠一作草浪更識昆明灰 高僧傳曰昔漢武帝穿昆明池底得黑灰問東方朔朔曰可問西域梵人後竺法蘭既至衆人追問之蘭云世界終盡劫火洞燒此灰是也朔言有驗矣

猿嘯風還急雞鳴潮即來 神異經曰沃淑山有玉雞玉雞鳴則金雞鳴金雞鳴則石雞鳴石雞鳴則天下之雞悉鳴潮水應之矣述異記曰伺潮雞潮水上則鳴孫綽望海賦云石雞清響而應潮是也

時看青雀舫遙逐桂舟迴 穆天子傳曰天子乘鳧舟郭注云舟為鳧形今之青雀舫即其遺象也楚辭沛吾乘兮桂舟

和靈法師遊昆明池二首 靈法師一作炅

漢書武帝紀曰元狩三年穿昆明池臣瓚曰西南夷傳有越巂昆明國有潢池方三百里漢使求身毒國而為昆明所閉欲伐之故作昆明池象之以習水戰在長安西南周迴四十里上篇送靈法師葬當在後此篇和靈法師詩當在前知成集之日其叙題錯落多不詮次類是矣

遊客重相歡連鑣出上蘭 說文曰鑣馬銜也聲補嬌切顏師古漢書注曰上蘭觀名在上林中

值泉傾蓋飲逢花駐馬看 孔叢子曰程生反自鄭遭孔子於途傾蓋而顧相語終日甚相親也

平湖汎玉軸高堰歇金鞍 郭璞方言注曰今江東人呼柱為軸張華詩云青蓋被金鞍

半道聞荷氣中流覺水寒

秋光麗晚天鷁舸汎中川漢書音義曰鷁水鳥也畫其象於船首方言曰南楚江湖船大謂之舸密菱障浴鳥高荷沒釣船碎珠縈斷菊殘絲繞折蓮落花摧斗一作十酒栖烏送一絃曹子建名都篇曰美酒斗十千古樂府有烏栖曲高士傳曰孫登彈一絃琴

見遊春人

長安有狹邪金穴盛豪華樂府長安有狹邪行曰長安有狹邪狹邪不容車後漢書光武郭皇后傳曰郭況遷大鴻臚帝數幸其第會公卿諸侯親家燕賞賜金錢縑帛豐盛莫比京師號況家為金穴連杯勸上馬亂菓擲行車晉書曰潘岳美姿儀少時常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手縈繞投之以菓遂滿車而歸

噀酒無處似欒巴神仙傳曰欒巴為尚書正朝大會巴獨後到又飲酒西南噀之有司奏巴不敬詔問巴巴頓首謝曰臣本縣成都市失火臣故因酒為雨以滅火詔即以驛書問成都成都答言正旦大失火食時有兩從東北來火乃息雨皆酒臭後忽一日大風天霧晦暝對坐皆不相見失巴所在問之其日還成都與親友別也深紅蓮子豔細錦鳳凰花那能學

別周尚書一作處士非弘正

南史云周弘正字思行汝南安成人也元帝時為左户尚書魏平江陵弘正邂逅歸建鄴太平元年為都官尚書陳武帝授太子詹事天嘉元年遷侍中國子祭酒往長安迎宣帝三年自周還廢帝嗣位領都官尚書總知五禮事宣帝太建二年授尚書右僕射按陳武帝天嘉元年周明帝之武成二年也天嘉三年周武帝之保定二年也弘正以周武成二年至長安保定二年還陳故贈別云一作處士知其非者按處士乃弘正之弟周弘讓非弘正也知其誤矣

扶風石橋一作天柱北函谷故關前此中一分手相逢知幾年漢書地理志曰右扶風故秦內史武帝建元六年分為右內史太初元年更名主爵都尉為右扶風又云右扶風渭城故咸陽蘇林曰渭橋在長安三里跨渭水為橋函谷谷名因谷以名關舊在弘農湖城縣漢書楊僕為樓船將軍恥居關外武帝乃為徙於新安故關弘農湖城之關也地理志云弘農故秦函谷關衙山嶺下谷是也言弘正在周將欲南還已在長安之地別故人也黃鵠一反顧徘徊一作繼應

愴然自知悲不已徒勞減瑟絃晉書樂志淮南王篇云願為雙黃鵠還故鄉還故鄉入故里徘徊故鄉苦身不已繁歌奇舞無不秦徘徊桑梓遊天外傷已不能歸故鄉也漢書郊祀志曰秦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絃

別張洗馬樞

別席慘無言離悲兩相顧君登蘇武橋我見楊朱路漢書曰蘇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還為典屬國淮南子曰楊子見逵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傷其本同而末異也按張洗馬當是南朝人與子山同為羈士周陳通好之時南北流寓之士各許還其本國子山留而不遣故贈別馬言我兩人離別君如蘇武得遇南歸我若楊朱終悲岐路也關山負雪行河水

乘冰渡言北地苦寒歸心之急也願子著朱鳶知余在玄菟後漢書曰交趾女子嫁為朱鳶人詩索妻反光武遣伏波將軍馬援討之郡國志交州交趾郡朱鳶縣是又幽州玄菟郡武帝置洛陽東北四千里即高句驪也朱鳶南之極玄菟北之極

別庾七入蜀

峻嶺拂陽烏長城連蜀都春秋元命苞曰陽成於三故日中有三足烏蜀都賦曰羲和餐道於峻岐陽烏迴翼於高標又曰長城豁險石銘懸劒閣沙洲聚陣圖水經注曰小劒去大劒飛閣通衢謂之劒閣張孟陽著劒閣銘晉書曰初諸葛亮造八陣於魚復平沙上累石為八行相去二丈桓溫見之曰此常山蛇勢也山長半股折樹老半心枯由來兄弟別共念一荆株吳均續齊諧記曰京兆田真兄弟三人共議分財生貲皆平均惟堂前一株紫荆樹共議欲破三片明日欲截之其樹即枯死狀如火然真往見之大驚謂諸弟曰樹本同株聞將分斫所以顛頓是人不如木也因悲不自勝不復解樹樹應聲榮茂兄弟相感合財寶遂為孝門真仕至太中大夫陸機詩云三荆懽同樹是也

將命使北始渡瓜步江隋志江都六合有瓜步山述異記曰水際謂之步瓜步在吳中吳人賣瓜於江畔因以名焉為吳楚之間謂浦為步語之訛耳鮑照瓜步山楬文其略曰鮑子辭吳客楚指究歸揚道出關津升高問途北眺氊鄉高矚炎國分風代川揆氣閩澤瓜步山者亦江中眇小山也

校尉始辭國樓船欲渡河漢書鄭吉傳曰自張騫通西域李廣利之後初置校尉又楊僕傳曰南越反拜楊僕為樓船將軍輶軒臨磧岸旌節映江沱尚書孔安國注曰泥乘輶說文曰軒曲輈藩車聲虛言切又曰磧水階有石者聲七迹切爾雅曰注旄首曰旌史記索隱注曰節使者所擁也釋名曰節毛上下相重取象竹節詩名南云江有沱毛傳曰沱江之別者鄭箋曰岷山導江東流為沱觀濤想帷蓋爭長憶干戈枚乘七發曰海水上潮其少進也浩浩溰溰如素車白馬帷蓋之張左傳哀十三年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於黃池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為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為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太子死乎且夫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雖同燕市泣猶聽趙津歌史記曰荆軻嗜酒日與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已而相泣旁若無人及使秦太子丹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劉向列女傳曰趙津女娟者趙河津之女趙簡子之夫人也初簡子南擊楚與津吏期簡子至津吏醉卧不能渡簡子欲殺之娟持檝而走簡子曰女子走何為對曰津吏息女妾父聞主君來渡不測之水恐風波之起水神動駭故禱祀九江三淮之神供具備禮御釐受福不勝玉祝杯酌餘瀝醉至於此君欲殺之妾願以鄙軀易父之死簡子曰非女子之罪也娟曰主君欲因其醉而殺之妾恐其身之不知痛而心不知罪也若不知罪殺之是殺不辜也願醒而殺之使知其罪簡子曰善遂釋不誅簡子將渡用檝者少一人娟攘卷操檝而請曰妾願備父持檝簡子曰不穀將行選士大夫齋

戚沐浴誓不與婦人同舟而渡也娟對曰妾聞昔者湯伐夏左驂北驪右驂北麋而遂放桀武王伐殷左驂北騮右驂北騏而遂克紂至於華山之陽主君不欲渡則已與妾同舟又何傷乎簡子悅遂與渡中流為簡子發河激之歌其辭曰升彼阿兮面觀清水揚波兮杳冥冥禱求福兮醉不醒誅將加兮妾心驚罰既釋兮瀆乃清妾持檝兮操其維蛟龍助兮主將歸呼來檝兮行弗疑簡子大悅曰昔者不穀夢娶妻豈此女乎使人祝祓以為夫人娟乃再拜而辭曰夫婦人之禮非媒不嫁嚴親在內不敢聞命遂辭而去簡子歸乃納幣於父母而立以為夫人君子曰女娟通達而有辭詩云來茨來歌以夫其音此之謂也

反命河朔始入武州隋書地理志曰下邳郡下邳梁曰歸政置武州

輕車初逐李定遠未隨班漢書曰李廣從弟蔡武帝元朔中為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為安樂侯後漢書曰班超使西域通三十六國明帝永元七年封定遠侯

受詔

祁連反申威疎勒還漢書曰霍去病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上曰驃騎將軍涉鈞耆濟居延遂臻小月氏攻祁連山揚武乎鱳得得單于單桓酋涂王及相國都尉以衆降下者二千五百人可謂能舍服知威而止矣師古曰祁連乃天山也匈奴呼天為祁連漢書西域傳曰疏勒國治疏勒城去長安九千三百里後漢書云耿恭引兵據疏勒城漢遣兵迎校尉遂歸

飛蓬損腰帶秋鬢落容顏

寄言舊相識知余生入關後漢書班超上疏曰臣不敢望到酒泉但願生入玉門關

冬狩行四韻連句應詔

三川羽檄馳六郡良家選韋昭曰三川河伊洛也史記陳豨傳上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注云魏武奏事曰今邊有少警輒露檄插羽飛羽檄之意也裴駰曰推此言則以鳥羽檄書謂之羽檄取其急速若飛鳥也後漢書百官志曰羽林郎掌宿衛侍從常選漢陽隴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凡六郡良家補本武帝以便馬從獵還宿殿陛巖下室中故號巖郎

觀兵細柳城校獵長楊苑三輔黃圖曰細柳觀在長安西北三輔舊事云漢文帝大將軍周亞夫軍於細柳今呼古徼是也又黃圖曰射熊館在長楊宮武帝好自擊熊司馬相如從上林作賦諫揚雄亦作長楊賦

驚雉逐鷹飛騰猿

看箭轉鳴笳河曲還猶憶南皮返爾雅曰河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漢書勃海郡南皮縣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時駕而遊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記乘於後車又曰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謝靈運擬鄴中詩曰念昔渤海時南皮戲清沚今復河曲遊鳴笳汎蘭汜是也呂向曰

魏近河故云河曲葭笳也笳說文作葭字同

和王內史從駕狩王內史王褒也周書王褒傳曰保定中除內史中大夫

冬狩出離宮還過獵武功左氏傳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杜預曰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漢書賈山曰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師古曰凡言離宮者皆謂於別處置之不常居也漢書地理志曰右扶風武功縣太壹山古文以為終南垂山古文以為敦物皆在縣東

澗橫偏

礙馬山虛絕響弓更羸承落雁韓盧鬬蟄熊博物志曰更羸謂魏王曰臣能射為虛發而下鳥王曰然試可於此乎聞有鳥從東來羸虛發而下之也事出戰國策鳥雁也國策作雁又國策曰韓盧天下之駿犬也淮南子曰熊羆蟄藏毛詩草木蟲魚疏云熊能攀緣上樹見人則顛倒自

投地而下冬則入穴而蟄始春而出脂謂之熊白羆有黃羆有赤羆大於熊其脂如熊白而麤不如熊白美也

猶開三面網誰肯一山重呂氏春秋曰湯見網置四面拔其三面置其一面祝曰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聞之歸者四十國

入道士館

金華開八景玉洞上三危黃庭內經曰兼行形中八景神二十四真出自然陶弘景真靈位業圖有八景城呂氏春秋曰水之美者有三危之露高誘曰三危西極山名

雲袍白鶴度風管鳳凰吹黃庭內經曰丹景雲袍帶虎符易說曰春有白鶴之雲也漢書音義曰律得風氣而成聲風俗通曰舜作簫其形參差以象鳳翼十管長尺二寸列仙傳曰秦女吹簫作鳳凰鳴曹植樂賦云鳳凰

吹笙野衣縫蕙葉山巾篆笋皮楚辭曰荷衣兮蕙帶王逸云蕙香草也漢書曰高帝為亭長以竹皮為冠令求盜之薛治時時冠之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也應劭曰以竹始生皮作冠今鵲尾冠是師古曰竹皮笋皮謂笋上始解之籜今亦往往為笋皮巾古之遺制也說文云篆差也聲所今切篆疑作糝鄭康成周易覆公餗注云糝謂之餗震為竹竹萌曰筍筍者餗之為菜也茲作篆蓋从竹也

何必淮南館淹留攀桂枝淮南王安招隱士曰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又云攀援桂樹兮仍淹留

奉和永豐殿下言志十首

永豐殿下梁故永豐侯蕭撝也北史云蕭撝字智遐武帝弟成安王秀之子也在梁封永豐侯武陵王僭號宗室在蜀惟撝一人尉遲迥入蜀從迥歸魏仕周歷少保少傅改封蔡陽郡公晉書地理志始安郡有永豐縣

立德齊今古資仁一毀譽左氏傳曰太上有立德論語曰誰毀誰譽譽平聲無機抱甕汲有道帶經鋤莊子曰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邛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沃湯其名為槔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蓋而不為也說文曰甕汲瓶也音於貢反魏略曰常林少單貧性好學漢末為諸生帶經鋤其妻嘗自餽餉之林雖在林野其相敬如賓又漢書云兒寬帶經而鋤

惟名惠能言本姓蘧列女傳曰柳下惠死門人將謚之妻曰夫子之謚宜為惠乎門人從以為謚能言本姓蘧者按下文寵辱慘舒二語疑指蘧伯玉也左傳襄十四年孫氏欲逐獻公見蘧伯玉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二十六年甯喜欲納公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疑此二語能言者也言如柳下惠蘧伯玉者可以無驚寵辱慘舒者也

未論驚寵辱安知慘舒老子曰寵辱若驚西京賦曰夫人在陽時舒在陰時則慘此章深慕避世之人身無榮辱不可及也

王子從邉服臨邛惜第如言撝在蜀也相如傳曰第俱如臨邛索隱曰第但也如往也師古曰第但也周書本傳曰轉輕車將軍巴西梓橦二郡守及侯景作亂武陵王紀承制領益州刺史是也

星橋擁冠蓋錦水照簪裾星橋錦水皆蜀

地也水經注曰李冰造橋上應七宿故世祖謂吳漢曰安軍宜在七橋連星間後漢書曰公孫述募敢死五千人以配延岑於市橋注云市橋即七星之一橋也李膺益州記曰沖星橋舊市橋也在今成都縣西南四里譙周益州志曰成都織錦既成濯於江水其文勝於初成他水濯之不如也爾雅曰祓謂之祓方言曰即衣後裾也

論文報潘岳詠史答應璩

晉書曰潘岳字安仁滎陽中牟人也美姿儀辭藻絕麗尤善為哀誄之文世說曰孫興公云潘文爛若披錦無處不善魏志曰應瑒弟璩以文章顯官至侍中裴松之注云文章叙傳曰應瑒字休璉博學好屬文善為書記

帳幕參三顧風流盛七輿

蜀志諸葛亮上疏曰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左傳僖十年云及七輿大夫又襄二十三年云惟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服虔於僖傳言上軍之輿帥七人屬申生者於襄傳言下軍之輿帥七人屬欒盈者杜預曰七輿官名侯伯七命副車七乘劉炫謂服言是矣此章言攜從武陵王紀在蜀領益州刺史聲名之盛也

茫茫實宇宙與善定馮虛

言宇宙茫茫天與善人之說為虛也淮南子曰茫茫昧昧從天之道又曰紘宇宙而章三光後漢郎顗傳易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大夫傷魯道君子念殷墟

史記太史公曰余聞孔子稱曰甚矣魯道之衰也觀慶父及叔牙閔公之際何其亂也按孔子嘗為魯司寇故云大夫尚書大傳曰微子將朝周過殷之故墟見麥秀之蘄蘄此父母之國志動心悲也大夫傷魯道者喻湘東武陵兄弟搆釁亂如叔牙閔公之際也君子念殷墟者喻攜在蜀而蜀亡也周書本傳曰成都為尉遲迥所破攜遂請降許之

程鄉既開國安平遂徙居

史記曰重黎氏在周程伯休甫應劭曰封為程國伯休甫其字也括地志云安陵故城在雍州咸陽東二十一里周之程邑也漢書地理志曰甾川國東安平孟康曰紀季以酅入於齊今安平故此加東酅音攜按左傳莊三年紀季以酅入於齊紀於是始判杜預曰季紀侯弟酅紀邑在齊國東安平縣齊欲滅紀故季以邑入齊為附庸先祀不廢社稷有奉故書字貴之程鄉既開國者喻攜歸魏仕周封蔡陽郡公是開國也安平遂徙居者喻攜從蜀徙魏武陵滅而永豐封若春秋時紀亡而季存也

詎能從小隱終然遊

晉王康琚反招隱詩曰小隱隱陵藪大隱隱朝市此朝市終當遂其初志也此章言蜀亡攜歸於魏也

直城風日美平陵雲霧除

三輔黃圖曰長安西出第二門曰直城門漢書地理志云平陵屬右扶風

來往金張館絃歌許史閭

漢書曰功臣之後惟有金氏張氏親近貴寵比於外戚又曰孝宣許皇后元帝母元帝封外祖父廣漢為平恩侯史良娣宣帝祖母也兄恭宣帝立恭已死封恭長子高為樂陵侯左太沖詠史詩云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

鳳臺迎弄玉河陽送婕妤

仙傳拾遺曰蕭史善吹簫作鸞鳳之響秦穆公有女弄玉善吹簫公以弄玉妻之遂教弄玉作鳳鳴居十數年吹簫似鳳聲鳳凰來止其屋公為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一旦弄玉乘鳳蕭史乘龍昇天而去秦為作鳳女祠時聞簫聲今洪州西上絕頂有蕭史石仙壇石室及巖屋真像存焉列女傳曰趙飛燕姊娣者成陽侯趙臨之女孝成皇帝之寵姬成帝嘗微行出過河陽主樂作上見飛燕而悅之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名入俱為婕妤河陽漢書作陽阿

五馬遥相問雙童來夾車

古詩曰出東南隅行曰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使君遣吏往問此誰家姝又相逢狹路間曰相逢狹路間道路不容車如何兩少年夾

輙問君家此章言其歸魏仕周之事也

託情忻六學遊目愛三餘 六學疑六經詩書禮易春秋也又疑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魏略曰董遇字季真善左氏傳言學當以三餘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

覆局能懸記看碑解暗疏 魏志曰王粲觀人圍碁局壞粲復為之碁者不信以帊蓋局使更以他局為之用相比不誤一道其强記默識如此世說曰魏武過曹娥碑下楊修見碑背上題作黄絹幼婦外孫虀臼八字魏武曰解否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乃曰吾已得吾已得令修別記所知修曰黄絹色絲也於字為絶幼婦少女也於字為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為好虀臼受辛也於字為辭所謂絶妙好辭也魏武亦記之與修同曰我才不及卿乃覺三十里

詎嘗遊魏冉郿時說范雎 史記曰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異父長弟封穰侯相秦魏人范雎自謂張祿先生譏穰侯之伐齊奸說秦昭王昭王於是用范雎免相國令涇陽之屬皆出關又曰范雎為秦相封應侯蔡澤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於秦應侯内慙蔡澤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應侯聞之使人召蔡澤澤說應侯稱善以聞秦昭王昭王召見與語大悅之拜為客卿范雎免相

池水朝含墨流螢夜聚書 羊愔能書人姓名曰弘農張芝字伯英高尚不仕善草書精勁絶倫家之衣帛中必先書而後練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每書云匆匆不暇草人謂為草聖弟昶漢黄門侍郎亦能草今世芝草者多是昶作也晉書曰車胤貧不得油夏月囊螢照書讀北史列傳云蕭撝善草書名亞王褒算數醫方咸亦留意所著詩賦雜文數萬言頗行於世武成中明帝令諸文儒於麟趾殿校定經史仍撰世譜撝亦豫焉此章言撝以文學見重於周也

興雲榆莢晚燒薙杏花初 春秋元命苞曰三月榆莢落月令曰季夏之月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鄭注云薙謂迫也莢草也謂欲稼萊地先薙其草草乾燒之至此月大雨流水潦畜其中則草死不復生而地美可稼也薙人掌殺草職曰夏日至而薙之又曰如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氾勝之書曰杏始華榮輒耕輕土弱土望花落復耕之輒蘭之此謂一耕而五穫淮南時則訓曰二月官倉其樹杏按杏華在二月又按周禮五月夏至薙之六月合燒之燒薙當在五六月此云燒薙杏花初者蓋謂二月為興農播穀之初也

澎池浸黍稷谷水播菑畬 說文曰澎水流貌从水彭省聲皮彭切詩曰澎池北流又說文曰菑不耕田也畬三歲治田也易曰不菑畬菑側詞切畬以諸切徐鍇曰菑从艸从畬从田田不耕則艸塞之故从艸畬音災

六月蟬鳴稻千金龍骨渠 月令曰仲夏之月蟬始鳴孟秋之月寒蟬鳴是五月蟬鼓翼始鳴六月蟬正鳴時稻將熟矣楊佺期洛陽記曰千金堰在洛陽城西三十五里漢書溝洫志曰嚴熊言臨晉民願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餘頃故瘠地誠得水可令畝十石於是發卒萬人穿渠穿得龍骨故名曰龍首渠括地志云伏龍祠在同州馮翊縣西北四十里故老云漢時自徵以伏龍為名今祠頗有靈驗也穿渠引洛得龍骨其後立祠因

含風搖古度防露動林於 吳都賦曰松梓古度劉欣期交州記曰古度樹不華而實實從皮中出大如賓安石榴色赤可食其實中有如蒲梨者取之為粽數日不煑正黑楚辭曰上蔽蘧而防露兮下泠泠而來飛出著屋正黑楚辭曰上蔽蘧而防露兮下泠泠而來風戴凱之竹譜曰蓋竹所生大抵江東上密防露下疎來風林於竹名吳越春秋曰袁公問於處女吾聞子善劒願一見之女曰吾不敢有所隱惟公試之於是袁公作林於竹竹枝上頭橋末袁公則飛上踊地女即捷末袁公則飛上

樹化為白猿吳都賦云其竹則篔簹箖箑是也此章謂撝言志所在以穀稼為事也

自憐循短綆方欲問長沮此下皆子山自謂也淮南子曰短綆不可以汲深器小不可以盛大非其任也高士傳曰長沮桀溺者不知何許人也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是知津矣

茂陵體猶瘠淮陽疾未祛史記曰司馬相如病免家居茂陵又曰汲黯多病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十歲而卒

翻疑承毒水忽似遇昌蒲左氏傳曰晉伐秦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又僖三十年傳曰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杜元凱注云昌歜昌蒲蒲也歜在感反周禮鄭注云昌本昌蒲相切之四寸為菹

漢陽嗟欲盡咎繇懼忽諸左氏傳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又文五年傳曰楚子燮滅蓼滅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杜預曰六與蓼皆皋陶後也傷二國之君不能建德結援大國忽然而亡此章言已本小材素有隱志況復多病疑承毒水者有若江陵陷後隨例入關似遇昌蒲者本以聘問來秦備物宜饗今久留長安傷梁之宗室蕩然欲盡而梁國亦忽然而亡者也

弱齡叅顧問疇昔濫吹噓言已少年在東宮時得備顧問濫竽粟食也齡年也陶潛詩云弱齡寄事外後漢百官志本注曰掌侍左右贊導衆事顧問應對

綠槐垂學市長楊三輔黃圖曰元始中起明堂列槐樹數百行朔望諸生持經書及當郡所出物於此賣買號曰槐市又曰長楊宮在盩厔縣東南三十里漢書音義張晏曰直宿曰廬

映直廬

連盟翻滅鄭仁義史記鄭世家曰鄭君乙立二年鄭負黍反復歸韓十一年韓伐鄭取陽城二十一年韓哀侯滅鄭并其國言負黍之地來歸是連盟也負黍反鄭卒以滅喻侯景以十三州內屬梁卒以之亡也徐廣姓國春秋徐子章羽奔楚是也徐偃王志曰徐偃王治國仁義著聞欲舟行上國乃導溝陳蔡之間得朱弓矢以為天瑞遂肉名為號自稱徐偃王江淮諸侯服從者三十六國周王聞之遣使至楚令伐之偃王愛民不鬬遂為楚敗北走彭城武原縣東山下百姓隨者萬數因名其山為徐山山下立石室亦有神靈民人請禱焉徐偃行仁而徐亡以喻梁武佞佛而梁亡也

反亡徐

還思建鄴水終憶武昌魚晉書五行志云吳孫皓初童謠曰寧飲建鄴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鄴死不止武昌居按建鄴梁武帝所都武昌漢之江夏鄂縣吳曰武昌梁屬郢州本云不食武昌魚今子山羈旅長安建鄴武昌舊都舊國皆可思也又按子山曹為郢州別駕與湘東王論水戰事深為梁主所賞從建鄴至江陵途之所經故武昌為可憶矣此章追述平生時抄撰東宮出入禁闥及侯景內附有如負黍之侵梁武行仁終蹈偃王之轍而已身遭離亂心念鄉關建鄴舊宮似渭江流之水武昌魚味不啻秋風之鱸矣

崩堤壓故柳衰社臥寒樗詩曰采荼薪樗草木蟲魚疏云樗樹及皮皆似漆青色其葉臭

野鶴能自獵江鷗解獨漁說文曰鷗水鷗也

漢陰逢荷篠緇林見杖拏高士傳曰漢陰丈人者楚人也子貢適楚過漢陰見丈人為圃入井抱甕而灌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又曰荷篠丈人不知何許人也論語遇丈人以杖荷篠包曰篠竹器說文作筱芸田器也莊子曰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孔子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

具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眞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拏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向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言畢乃刺船而去延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拏音而後敢乘司馬云拏橈也

阮籍嘗思酒嵇康懶著書

晉書阮籍傳曰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魏志曰嵇康文辭壯麗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

披林求木實拂雪就園蔬濁醪非鶴髓蘭肴異蟹胥

魏都賦曰濁醪如河漢書郊祀志曰先鬻鶴髓楚辭曰蕙肴蒸兮蘭藉釋名曰蟹胥取蟹藏之使骨肉解之胥胥然也

野情風月曠山心人事疏徒知守瓴甓空欲報璠璵

爾雅曰瓴甋謂之甓郭璞注云甋甎也今江東呼為瓴甓左氏傳曰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璠璵斂杜注云璠璵美玉君所佩說文云魯之寶玉也張景陽雜詩云瓴甓夸璠璵瓴甓喻已才如瓦礫也璠璵喻永豐侯才如美玉也意指發於蕭撝子山和之故云報矣以上二章言志意所欲惟是棄絕人間超踰世網追踪嵇阮寄情風月富貴名利非所願也

率爾成詠

此亦詠懷之作臧榮緒晉書曰阮籍屬文初不苦思率爾便作沈休文有三月三日率爾成篇良曰率爾率疾也

昔日謝安石求為淮海人彷彿新亭岸猶言洛水濱

宋明帝文章志曰桓溫止新亭大陳兵衛呼謝安及王坦之欲於坐害之王入失屐倒執手版汗流霑衣安神姿舉動不異於常舉目徧歷溫左右衛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有壁間著阿堵輩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於是莊矜之心頓盡令部左右促燕行觴笑語移日謝安字安石求為淮海人者安本放情邱壑不獲已乃出故云新亭桓溫止處晉都洛陽在洛水之濱也濱水際也桓溫新亭陳兵將移晉室安石得承顏命盡忠匡翼終能輯穆猶言洛水濱者言其能存晉祚也

南冠今別楚荊玉遂遊秦

左氏傳曰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而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韓子曰卞和抱其璞哭於荊山之下史記曰秦王欲以十五城易趙和氏璧藺相如奉璧入秦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之王授相如相如持璧睨柱秦王恐破璧乃謝相如相如持璧歸別楚者喻已去江陵也留秦者喻已身留長安也

倘使如楊僕寧為關外人

漢書應劭注曰楊僕數有大志恥為關外民上書乞從東關以家財給其用度言謝安石昔者新亭之禍尚能全身為國已今日西魏之使遂致屈節比之楊僕翻以入關為恥也

慨然成詠

亦詠懷之作也慨然嗟嘆之詞慷慨發聲者也

新春光景麗遊子離別情

漢書高祖曰遊子悲故鄉言已羈旅長安雖春光甚麗惟有別離之情也

交讓未全死梧桐唯半生

劉逵注蜀都賦云交讓木名也兩樹對生一樹枯則一樹生如是歲更終不俱枯俱生也枚乘七發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其樹半死半生喻已非死非生若枯樹也

值熱花無氣逢風水不平

喻已如花之無香又如水之不靜也

寶雞雖有祀何時能更鳴漢書曰秦文公獲若石於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光輝若流星從東方來集於祠城則若雄雞其聲殷殷云野雞夜鳴以一太牢祠之名曰陳寶前已今食周粟如寶雞為秦所獲雖有祭祀不能更鳴言何時復能得志也

奉和賜曹美人

月光如粉白秋露似珠圓江淹別賦云至乃秋露如珠秋月如珪絡緯無機織流螢帶火寒崔豹古今注曰絡緯亦曰莎雞詩疏云絡緯鳴懶婦驚促織也古今注曰螢火一名景天一名熠燿一名丹良一名燐一名丹鳥一名夜光一名宵燭腐草為之食蚊蚋何年迎弄玉今朝得夢蘭列仙傳曰秦穆公有女號弄玉左氏傳曰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夢天使與已蘭曰余為伯儵余而祖也以是為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生穆公名之曰蘭訝許能含笑芙蓉宜熟看

和趙王看伎

綠珠歌扇薄飛燕舞衫長晉書曰石崇有伎曰綠珠美而豔荀悅漢紀曰趙氏善舞號曰飛燕琴曲隨流水簫聲逐鳳凰呂氏春秋曰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曰巍巍乎若泰山湯湯乎若流水風俗通曰舜作簫其形參差以象鳳翼細縷纏鐘格一作細苣纏鐘板圓花釘鼓牀一作膺風蟬鬢亂映日鳳釵光格音閣懸鐘之木也言密緝其繩縮鐘於木令枝格不得下也一作纏鐘板者義同若有瞽之詩所謂設業設虡崇牙樹羽又綿篇云縮版以載是也毛傳曰業大板也所以飾栒為縣也捷業如鋸齒或曰畫之植者為虡橫者為栒崇牙上飾卷然可以縣也爾雅曰繩之謂之縮之郭云縮者約束之孫炎云繩束築版謂之束苣束葦也說文云其巨切牀鼓欄也若井欄淮南王篇以為銀牀矣圓花鼓釘也鼓釘圓刻作花文釘其上故云圓花釘鼓牀言作妓用鐘鼓也一作膺風蟬鬢亂映日鳳釵光者崔豹古今注曰魏文帝宮人絕所愛者有莫瓊樹蟬鬢縹緲如蟬故曰蟬鬢王子年拾遺記石崇愛婢翔風瑩金為鳳冠之鬢是也懸知曲不誤無事畏周郎吳志曰周瑜少時精意於音樂雖三爵之後其有闕誤瑜必知之知之必顧時人謠云曲有誤周郎顧

奉答賜酒

仙童下赤城仙酒餉王平神仙傳曰茅蒙字初成乃於華山之中乘雲駕龍白日昇天歌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昇入泰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又曰王遠字方平以一貫錢與餘杭姥求沽酒須臾還得一油囊酒五斗野人相就飲山鳥一羣驚細雪翻沙下寒風戰鼓鳴此時逢一醉應枯反更榮

奉答賜酒鵝

雲光偏亂眼風聲特噤心冷猿披雪嘯寒魚抱凍沈今朝一壺酒實是勝千金負恩無以謝惟知就竹林魏氏春秋曰嵇康與陳留阮籍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劉伶相與友善遊於竹林號為七賢

正旦蒙趙王賚酒

正旦辟惡酒新年長命杯荆楚歲時記注練花篇云正氣又肘後方云旦及七日吞麻子小豆各二七枚消疾疫張仲景方云歲有惡氣中人不幸便死取大豆二七枚雞子白麻子酒吞之麻豆之設當起於此崔寔月令云元日進酒降神畢室家尊卑次列於几之前各上椒酒於家長稱觴舉壽欣欣如也

柏葉隨銘至椒花逐頌來荆楚歲時記曰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長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賀進椒柏酒梁昭明錦帶啓太簇正月亨柏葉汎三元之酒晉書曰劉蓁妻元日獻椒花頌

流星向椀落浮蟻對春開流星浮蟻皆酒也王子年拾遺記曰張華為九醞酒以三薇清麴蘖蘖出西羌麴出北胡中有指星麥四月火星出麥熟而獲之以之釀酒醇美久含令人齒動若太醉不叫笑搖蕩令人肝腸消爛俗人謂為消腸酒閭里歌曰事得醇酒消腸不與日月齊光

南都賦曰璆數數寸浮蟻如萍注云釋名曰酒有汎齊浮蟻在上汎汎然如萍之多者

成都已救火蜀使何時迴神仙傳曰欒巴蜀郡人也少而學道不修俗事為尚書正朝大會巴獨後到又飲酒西南噀之有司奏巴不敬有詔問巴巴頓首謝曰臣本縣成都市失火臣故因酒為雨以滅火臣不敢不敬詔即以驛書問成都成都答言正旦大失火食時有雨從東北來火乃息雨皆酒臭後忽一旦大風天霧晦暝對坐皆不相見失巴所在尋問之云其日還成都與親故別也

衛王贈桑落酒奉答周書云文帝十三子文宣皇后生高祖衛剌王直直字豆羅突武成初進封衛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為王

愁人坐狹邪喜得送流霞古詩云長安有狹邪夾轂不容車陸機詩有長安有狹邪行抱樸子曰項曼卿修道山中自言至天上遊紫府遇仙人與流霞一杯飲之輒不饑渴愁人自謂也狹邪謂長安之地也言已本流寓愁坐長安狹邪之處喜衛王送酒而至也

跂隗催酒熟停杯待菊花言得此酒煮之更待酌也跂倚也菊花酒名也

霜風亂飄葉寒水細澄沙高陽今日晚應有接䍦斜世說曰山季倫為荆州時出酣暢人為之歌曰山公時一醉逕造高陽池日暮倒載歸茗芋無所知復能乘駿馬倒著白接䍦舉手問葛彊何如并州兒高陽池在襄陽彊是其愛將并州人也

就蒲州使君乞酒

蒲州使君中山公訓晉國公護世子也周書武帝紀天和元年二月以開府中山公訓為蒲州總管六年五月為柱國建德元年護誅徵赴京師見害此就乞酒下篇有許乞之事

蕭瑟風聲慘蒼茫雪貌愁楚辭曰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王逸注曰陰令促急風暴疾也

鳥寒棲不定池凝聚未流言已本流寓之人在此苦寒之地如鳥寒棲欲飛池凍流還聚也

蒲城桑葉落灞岸菊花秋蒲城蒲州城也灞岸灞陵岸也桑落菊花謂酒也洛陽伽藍記曰河東郡民劉白墮宿擅工釀排子桑落之辰故酒得其名王粲七哀詩曰南登灞陵岸西京雜記曰九月九日飲菊花酒

顧持河朔飲分勸東陵侯後漢書曰袁紹公孫瓚皆威震河朔紹數擊破瓚軍瓚遂還幽州不敢復出天子遣太僕趙岐和解關東使各罷兵瓚因此以

書譬紹共同斯好紹於是引軍南還三月上巳大會賓徒於薄洛津史記翦相國世家曰名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為名也按子山身留長安江陵失守隨例入關者如王褒等有數十人頗乞此酒分勸諸彼自言本故梁亡國之臣與諸南人羈士若東陵故侯矣

蒲州刺史中山公許乞音器酒一車未送

上乞酒求乞之乞此乞酒乞讀曰氣與也後漢書楊政傳詔曰乞楊生師晉書謝安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皆與也與求乞之乞字同而音義俱異矣

紬柳望蒲臺長河始一迴三輔黃圖曰長安西渭水北古徼西有細柳倉三齊記曰般城南有蒲臺高八十尺秦始皇所頓處在臺下縈蒲繫馬今蒲猶縈者見郡國志平原般縣注江淹別賦云

去復去兮長河漏細柳謂已在長安蒲臺謂中山公在蒲州也言兩處相望也

蟻未曾開桑落注見上篇謝朓詩曰淥蟻方獨持釋名云酒有汎齊浮蟻在上洗洗然言許乞而未送也

秋桑幾過落春瑩角非難馭槌輪稍可催瑩角謂馭車之牛也槌輪謂車也以中山公許乞一車故云世說曰王君夫有牛名八百里駮常瑩其角昭明文選序曰大輅寧有椎輪之質呂向曰椎輪古棧車槌與椎字同

只言千日飲舊逐中山來傳物志曰玄石從中山酤酒酒家與之千日之酒

答王司空餉酒一作答王褒餉酒

今日小園中桃花數樹紅開君一壺酒細酌對春風未能扶畢卓猶足舞王戎晉中興書曰畢卓字茂世新蔡人火傲達為胡毋輔之所知太興末與吏部郎嘗飲酒廢職比舍郎釀酒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取飲之主者謂盜執而縛之知為吏部也釋之卓遂引主人燕甕側取醉而去世說曰長史謝仁祖同為王公掾長史云謝掾能作異舞謝便起舞王公熟視謂客曰使人思安豐王戎字濬沖瑯邪臨沂人也爵安豐縣侯

仙人一捧露判不及盃中漢書云孝武作柏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

舟中望月

舟子夜離家開艅望月華詩云招招舟子高誘淮南注曰艅小船也

山明疑有雪岸白不關沙言月之所照則山如積雪岸似銀沙也

天漢看珠蚌星橋似桂花河圖括地象曰河精上為天漢呂氏春秋曰月望則蚌蛤實羣陰盛月晦則蚌蛤虛羣陰缺龜策傳曰明月之珠出於江海藏於蚌中蚌蠔伏之酉陽雜俎曰舊言月中有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樹創隨合人姓吳名剛西河人學仙有過謫令伐樹淮南子曰畫隨灰而月暈闕注云月暈以蘆灰為環缺其一面則月暈亦闕於上竹書紀年曰帝堯在位七十年有草莢階而生月朔始生一莢月半而生十五莢十六日以後日落一莢及晦而盡月小則一莢焦而不落名曰蓂莢

望月

夜光流未曙金波影尚賒漢書曰月穆穆似金波照人非七子含

風異九華七子疑即七枝燈名西京雜記有七枝鐙言照人異於燈也又疑鏡名西京雜記云秦始皇常以鏡照宮人膽張心動者則殺之漢書曰漢興因秦之名號妾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之號焉梁簡文望月詩云形同七子鏡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為皇后其女弟上遂三十五條有九華扇曹子建九華扇賦序曰昔吾先君常侍得幸漢桓帝賜方竹扇不方不圓其中結成文名曰九華知九華是扇名言月之含風異於扇也

賞新半壁上桂滿獨輪斜黃桂注見上篇乘舟聊可望無假逐仙一作靈槎荆楚歲時記曰漢武帝令張騫使大夏尋河源乘槎經月而至一處見一女織一丈夫牽牛飲河渚織女取支機石與騫而還後為東方朔所識

對雨

繁雲猶暗嶺積雨未開庭階含侵角路鑊滿溜疎萍濕楊生細椹爛草變初螢椹諸深切音斟木趺也月令腐草化為螢徒勞看蟻封無事祀靈星易林曰蟻封戶穴大雨將集後漢書祭祀志曰漢興八年有言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祀於是高帝令天下立靈星祠言祀后稷而謂之靈星者以后稷又配星食也舊謂星謂天田星也一曰龍左角為天田官主穀祀用壬辰位祀之壬為水辰為龍龍就其類也牲用太牢縣邑令長侍祠三輔故事長安城東十里有靈星祠

喜晴

比日思光景今朝喜暫逢雨住便生熱雲晴即作峰水零陵有石燕遇風雨則飛舞如燕止則為石淮南子曰土龍致雨高誘注云湯遭旱作土龍以像龍雲從龍故致雨也

詠春近餘雪應詔

送寒開小苑迎春入上林上林苑名絲條變柳色香氣動蘭心待花將一作思對酒留雪擬彈琴宋玉諷賦曰臣援琴而鼓之作幽蘭白雪之曲陪遊愧並作空見奉恩深

奉和初秋和梁簡文帝也簡文集中有初秋詩

落星初伏火秋霜正動鐘詩豳風云七月流火毛傳曰火大火也流下也昭三年左傳張趯曰火星中而寒暑退服虔曰火大火心也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在南大寒退季夏六月黃昏火星中大暑退是火為寒暑之候哀十一年左傳曰火伏而後蟄者畢山海經曰豐山有九鐘焉是知霜鳴郭璞注曰霜降則鐘鳴北閣連一作更橫漢南宮應鑿龍漢天漢也黃圖曰引渭水灌都以象天漢橫橋南渡以法牽牛大戴禮云七月案戶漢也案戶也者直戶也言正南北也西都賦云抗應龍之虹梁祥鸞棲竹實靈蔡上一作止芙蓉白虎通曰黃帝之時鳳凰蔽日而至止於東園食常竹實棲常梧桐終身不去史記龜策傳曰余至江南問故老云龜千歲乃遊蓮葉之上又曰臣為郎時見萬畢石朱方傳曰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常巢於芳蓮之上靈蔡龜也論語臧文仲居蔡鄭曰蔡謂國君

之守龜也漢書食貨志云元龜曰蔡芙蓉蓮也爾雅曰荷芙蕖其實蓮郭璞注云別名芙蓉江東呼荷蓮謂房也

自有南風曲還來吹九重樂記曰昔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楚辭曰君門兮九重

晩秋

淒清臨晩景疎索望寒階濕庭凝墜露搏風卷落槐楚辭曰朝飲木蘭之墜露日氣斜還冷雲峰晩更霾可憐數行雁點點遠空排

和頴川公秋夜

汶寥空色遠葉黃淒序變楚辭曰汶寥兮天高而氣清王逸曰汶寥曠蕩空虛靜也飈送巢燕淮南子曰燕雁代飛高誘曰燕玄鳥也春分而來雁春分而去北詣溟中也燕秋分而北雁秋分而南詣彭蠡也故曰代飛千秋流夕景百籟含宵轉說文曰籟三孔龠也洞浦落遵鴻長汶音血說文曰汶水從孔穴疾出也聲呼穴切月令曰季秋之月草木黃落大者謂之笙其中謂之籟小者謂之筦籟洛帶切峻雉聆金柝層臺切銀箭峻雉謂高城也左傳祭仲曰都城過百雉杜預云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也易繫辭云重門擊柝以禦暴客鄭康成云手持兩木以相敲是為擊柝守備警戒也顏延年陽給事誄曰金柝夜擊李善曰金謂刁斗也衛宏漢舊儀曰畫漏盡夜漏起城門擊刁斗周廬擊木柝李周翰曰金謂刁也柝打更木也柝音托周禮作槖字同枚乘七發曰臺城層構周禮挈壺氏鄭注云漏之箭晝夜共百刻冬夏之間有長短焉太史立成法有四十八箭

詠畫屏風詩二十四首

屏風之制古所謂扆皆有畫飾禮記鄭注曰斧扆者畫屏風也又周禮注云黼依其制如屏風東觀漢記曰宋弘常燕見御坐新施屏風圖畫列女鄴中記曰石虎作金銀鈕屈膝屏風以白縑畫義士仙人子山詠畫屏風詩二十四首其畫不一蓋雜詠之也

浮橋翠蓋擁平旦雍門開淮南子曰馳要裹建翠蓋高誘注云翠蓋以翠鳥羽飾蓋也淮南子曰日至於曲阿是為旦明高誘注云平旦也滿岳關中詩曰雍門不啓石崇迎客至山濤載妓來晉書曰石崇字季倫生於青州小名齊奴財產豐積室宇宏麗後房百數皆曳紈繡珥金翠絲竹盡當時之選庖膳窮水陸之珍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又曰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也水紋恒獨轉風花直亂迴誰能惜紅袖寧一作迎用捧

金杯碧玉歌云碧玉奉金杯涤酒助花色停車小苑外下渚長橋前澁菱迎擁楫平荷直蓋船殘絲繞折藕芰葉映低蓮遙望芙蓉影只言水底然爾雅曰荷芙蕖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郭璞曰別名芙蓉江東呼荷昨夜烏聲春驚聞動四鄰今朝梅樹下定有詠花人流星浮酒泛粟瓆繞杯脣瓆它殿反粟瓆注見秋夜擣衣詩何勞一片雨

喚作陽臺神宋玉高唐賦云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

逍遥遊桂苑寂絶到桃源毛詩曰於焉逍遥謝莊月賦云肅桂苑陶潛有桃花源記

狹石分花逕長橋映水門管聲驚百鳥人衣香一園定

知歡未足橫琴坐石根

三春冠蓋聚八節管絃遊陸機文賦云流管絃而日新石險松橫植

巖懸澗豎流小橋飛斷岸高花出迴樓定須催十酒將來

宴五侯曹植名都篇云美酒斗十千漢書曰成帝悉封舅王凖王立王根王逢王商時為列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

高閣千尋起長廊四柱連柱疑作注枚乘七發云連廊四注歌聲上扇

月舞影入琴弦班婕妤怨歌行曰裁成合歡扇團團似明月澗水繞牕外山

花即眼前但願長歡樂從今盡百年

日晚金槌路一作絡朱軒流水車漢書賈山曰隱以金椎服虔曰隱築也以鐵椎築之尚書大傳曰未命為士不得朱軒鄭康成曰軒輿也士以朱飾之軒車通稱也後漢書明德馬后曰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龍也轘拂緣堤柳甍飄夾路花蒼頡篇曰帛張車上曰轘說文曰甍屋棟所以承瓦也聲莫耕切定迎劉碧玉將過陰麗華樂苑曰碧玉宋汝南王妾名後漢書光武帝曰娶妻當得陰麗華非是高陽路莫畏

接離斜晉書曰山簡出鎮襄陽惟酒是耽諸習氏荆上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遊嬉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羅舉鞭向葛彊何如并州兒彊家在并州簡愛將也

徘徊出桂苑徙倚就花林謝莊月賦云肅桂苑潘岳詩云徘徊不忍去徙倚步踟躕李善注曰楚辭曰步徙倚而遠思張銑曰徙遷移也倚立也下橋先勸酒跂石始調琴蒲低猶抱節竹短未空心絶愛猿聲近惟憐花徑深

千尋木蘭館百尺芙蓉堂何平叔景福殿賦曰於是蘭桷積重李善曰蘭木蘭也以木蘭為桷楚辭曰坐堂伏檻臨曲池芙蓉始發雜芰荷落日低蓮井行雲礙芰梁

魯靈光殿賦云圓淵方井反植荷蕖張衡西京賦所謂藻井是也薛綜曰藻井當棟中交木方為之如井幹也漢書郊祀志有井幹樓師古曰井幹樓積水而高為樓若井幹之形也井幹者井上木欄也其形或四角或八角張衡西京賦云井幹疊而百層幹或作韓義同子山引之或稱蓮井或稱菱井皆謂棟中交木方若井幹之形也芰水草蓮與芰皆水中之物梁上畫以水草所以厭火若藻梲也落日行雲言其高插天也流水桃花色春洲杜若香漢書曰來春桃花水盛楚辭曰搴汀洲兮杜若王逸曰杜若香草也

就階猶不進催來上伎牀

搗衣明月下靜夜秋風飄錦石平砧面蓮房接杵腰青陽度歌云碧玉搗衣砧七寶金蓮杵急節迎秋韻新聲入手調寒衣須及

早將寄霍嫖姚漢書曰霍去病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受詔予壯士為票姚校尉師古曰票姚勁疾之貌也荀悅漢紀作票鷂後為票騎將軍尚取票姚之字耳

出沒看樓殿間關望綺羅翔禽逐節舞流水赴絃歌王逸楚辭注曰師曠鼓琴天下玄鶴皆銜明月之珠以舞也呂氏春秋曰伯牙鼓琴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乎琴湯湯乎若流水

細管吹叢竹新杯捲半荷南宮冠蓋下日暮風塵多後漢書曰肅宗詔賈逵入講尚書南宮雲臺西都賦曰冠蓋如雲

玉柙珠簾捲金鉤翠幔懸漢武故事曰上起神屋以白珠為簾箔玳瑁柙之象牙為筐

荷香薰水殿閣影入池蓮平沙臨浦口高柳對樓前

上橋還倚望遥看采菱船楚辭曰涉江采菱發揚阿

高閣千尋跨重簷百丈齊雲度三分近花飛一倍低吹簫迎白鶴昭鏡舞山雞列仙傳曰蕭史者秦穆公時人也善吹簫致孔雀白鶴於庭異苑曰山雞愛其羽毛映水則舞魏武帝時南方獻之公子倉舒令置大鏡其前雞鑒形而舞不知止遂乏死

何勞愁日暮未有夜烏啼樂府有夜烏啼

河流值淺岸斂轡暫經過亏衣濕濺水馬足亂橫波半城斜出樹長林直枕河今朝遊狹客不畏風塵多漢書有遊俠傳

度橋猶徙倚坐石未傾壺淺草開長埒行營繞細厨沙洲兩鶴一作岸迴石路一松孤自可尋丹竈何勞憶酒壚江海別賦云守丹竈而不顧史記曰令文君當壚韋昭曰壚酒肆也以土為隨邊高似鑪

上林春逕密浮橋柳路長上林苑名三輔黃圖曰霸橋在長安東跨水作橋漢人送客至此橋折柳贈別

龍媒逐細草鶴氅映垂楊漢書曰天馬徠龍之媒丘遲侍宴樂遊苑詩云細草藉龍騎晉書曰王恭美姿儀人多愛悅或目之云濯濯如春月柳嘗披鶴氅裘涉雪而行孟昶窺見之嘆曰此真神仙中人也說文曰氅析鳥羽為旗纛之屬从毛敞聲昌兩切

水似桃花色山如甲煎香桃花水見漢書溝洫志注見前語林云石崇厠置甲煎沈香無不異備

清一作春泉上誰能待月光

白石春泉滿黃金新埒開晉書曰王濟移第北芒山下時洛京地甚貴濟買地為馬埒編錢滿之時人謂為金溝

戚里車先度蘭池馬即來三輔黃圖曰萬石君奮徙家長安戚里漢書地理志曰渭城縣有蘭池宮又按尸子云馬有紫燕蘭池與宮名同矣

落花承舞席春衫拭酒杯行厨半路待載妓一雙迴神仙傳曰麻姑入拜王遠遠起立坐定各進行厨皆金盤玉杯無限也

將軍息邊務校尉罷從戎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前後左右將軍皆周末官秦因之位上卿金印紫綬漢不常置或有前後或有左右皆掌兵及四夷有長史秩千石又云八校尉皆武帝初置秩皆

二千石

池臺臨戚里絃管入新豐漢書地理志云京兆新豐高祖七年置應劭曰太上皇思東歸於是高祖改築城市街里以象豐徙豐民以實之故號新豐

浮雲隨走馬明月逐彎弓西京雜記稱漢文帝有馬名浮雲

比來多射獵惟有上林中上林苑名天子射獵處也司馬相如作賦亡是公陳上林之事

三危上鳳翼九坂度龍鱗楚辭曰馳六龍於三危兮王逸云三危西方山也穆天子傳曰西升九阿郭璞曰旋今新安縣十里有九坂又蜀有九折坂蜀都賦云馳九折之坂劉注云九折坂在漢壽嚴道縣邛崍山鳳翼龍鱗言其山形之相似也

路高山裏樹雲低馬上人懸

巖泉溜響深谷鳥聲春任馬來相問應知有姓秦古詩日出東南隅行曰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使君遣吏往問此誰家姝答云秦氏女且言名羅敷

聊開鬱金屋暫對芙蓉池樂府云盧家蘭室桂為梁中有鬱金蘇合香魏文帝有芙蓉池作

水光連岸動花風合樹吹春杯猶雜泛細菓尚連枝不畏歌聲盡先看箏柱欹阮瑀箏賦云柱三寸三才具也

洞靈開靜室雲氣滿山齋古松裁數樹盤根無半埋愛靜魚爭樂依人鳥入懷仲春徵隱士蒲輪上計偕漢書武帝紀師古注曰以蒲裹輪取其安也計者上計簿使也偕俱也今所徵之人與上計者俱來也

今朝好風日園苑足芳菲竹動蟬爭散蓮搖魚暫飛謝朓遊東田詩曰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

面紅新著酒風晚細吹衣跂石多時望蓮船始復歸

金鞍聚積岸玉軸汎中流張華詩云青蓋覆金鞍郭璞方言注云今江東人呼柂為軸

畫鷁先防水媒龍即負舟淮南子曰龍舟鷁首高誘曰龍舟大舟也刻為龍文以飾之鷁水鳥也畫其象著船首晉書曰王濬作大船連舫畫鷁首於船頭以懼江神呂氏春秋曰禹南省方濟於江黃龍負舟

沙城疑海氣石岸似江樓崩槎時半沒壞舸或空浮定是汾河上戈船聊試遊漢武帝秋風辭曰汎樓船兮濟汾河漢書如淳注曰汾在雎之北西流與河合武帝紀曰歸義越侯嚴為戈船將軍張宴曰有蛟龍之害故置戈於船下因以為名也

竟日生春臺芙蓉承酒盃老子曰如登春臺

水流平澗下山花滿谷開行雲數番過白鶴一雙來行雲謂歌也博物志云秦青撫節悲歌響遏行雲白鶴謂舞也韓子云師曠援琴鼓清角有玄鶴二八集於廊門延頸而鳴舒翼而舞古詩云飛來雙白鶴

水影搖叢竹林香動落梅直上山頭路羊腸能幾迴高誘淮南注曰羊腸山名在太原晉陽西北九十里通西河上郡關曰羊腸坂是太行孟門之限也此云羊腸者言其山勢之紆迴也

贈周處士

處士周弘讓也當是弘讓隱茅山時所贈故下篇云尋周處士若入魏而後南北異處雖仁威

築壘而子山難可復尋矣故知是揚都集中之作也

九丹開石室三徑沒荒林把樸子曰服九轉丹內神鼎中夏至之後暴之神仙傳曰廣成子者古之仙人也居崆峒之山石室中三輔決錄曰蔣詡字元卿舍中三逕惟羊仲求仲從之遊皆挫廉逃名不出陶潛歸去來辭曰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李周翰曰荒蕪也仙人翻可見隱士更難尋上九丹句謂仙人也三徑句謂隱士也言隱士幽居較諸仙人更難訪也籬下黃花菊丘中白雪琴續晉陽秋曰陶潛嘗九月九日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滿手把菊王弘送酒至即便就酌而歸左太沖招隱詩云丘中有鳴琴宋玉對問曰其為陽春白雪二語謂隱士也方欣松葉酒自和游仙吟本草云松葉可為酒能已疾松葉六十斤細剉㕮咀水四石煑取四斗九升以

釀五斗米如常法煑松葉浸米并饋飯泥釀封頭七日發飲之得此酒力者甚衆曹子建嵇叔夜何敬祖郭景純並著游仙詩言樽酒共酌招隱之思同於游仙矣

尋周處士弘讓

試逐赤松遊披林對一丘列仙傳曰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不燒至崑崙山下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漢書張良曰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耳黎紅大谷晚桂白小山秋西京雜記曰上林苑名果有大谷梨潘岳洛陽記曰洛陽有張公居大谷有大梨海內惟此一株其閒居賦云張公大谷之梨是也楚辭招隱士序曰招隱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其詞曰桂樹叢生兮山之幽石鏡菱花發桐門琴曲愁謝靈運入彭蠡湖口詩曰攀崖照石鏡李善注引張僧鑒尋陽記曰石鏡山東有一圓石懸崖明淨照見人形又吳興郡記云臨安縣東有石鏡山東有石鏡具見人形又蜀本紀云蜀王妻以石鏡一枚表其墓魏武有菱花鏡以鏡有菱花之名故云石鏡菱花發也七發曰龍門之桐故云桐門以桐木堪為琴瑟也泉飛疑度雨雲積似重樓王孫若不去山中定可留劉安招隱士曰王孫遊兮不歸又云王孫兮歸來山中兮不可以久留王孫喻周處士也言其避世在山誠可隱處也

鏡

玉匣聊開鏡輕灰暫拭塵光如一片水影照兩邊人月生無有桂花開不逐春月中有桂鏡圓如月而無桂也鏡有菱花菱開夏時故不逐春也試挂淮南竹堪能見四鄰淮南子曰高懸大鏡坐見四隣

梅花

當年臘月半已覺梅花開秦始皇本紀曰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廣雅曰周曰大蜡亦曰臘秦更曰嘉平不信今春晚俱來雪裏看言春晚兩雪舒梅也樹動懸冰落枝高出手寒早知覓不見真悔著衣單春衣單袷之時早知梅花獨遲必將有春寒雨雪非重輕輕裘難可耐寒也

詠樹

交柯乍百頃擢本或千尋楓子留為式桐孫待作琴爾雅

曰攝木生江上有寄枝高三丈生毛一名楓子天旱以泥塗之即雨述異記曰南中有楓子鬼木之老者為人形亦呼為靈楓焉風俗通曰梧桐生於嶧陽山巖石之上采東南孫枝為琴聲清雅周禮鄭注曰孫枝竹之末生者也桐孫亦然

殘核移桃種空花植棗林漢武故事曰王母以桃食帝帝留核欲種之王母笑曰此桃三千年一著子非下土所植也晏子春秋曰齊景公謂晏子曰東海有水而赤其中有棗華而不實

幽居對蒙密蹊徑轉深沈

鬬雞

開軒望平子驟馬看陳王平子春秋時季平子名意如者也左傳昭二十五年曰季郈之雞鬬季氏介其雞郈氏為之金距平子怒益宮於季氏且讓之郈昭伯亦怒平子陳王陳思王曹植也植

名都篇云鬬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

狸膏燻鬬敵芥粉壒春場曹子建鬬雞詩曰願蒙貍膏助常得擅此場左氏傳曰季氏介其雞杜預注云擣芥子播其羽也或曰以膠沙播之為介雞正義曰杜此二解一讀介為芥擣芥子為末播其雞翼可以坌郈氏雞羽是此說也鄭衆云介甲也為雞著甲高誘注呂氏春秋曰鎧著雞頭蓋以膠塗雞之足然以沙摻之令其澁得傷彼雞也此云芥粉用杜氏之前說也說文曰壒塵也聲於蓋切

解翅蓮花動猜羣錦臆張鮑照雉朝飛云列繡頸碎錦臆臆膺也言翅若蓮花膺色如錦也

應令

望別非新館開舟即舊彎浦喧征棹發亭空送客還路塵猶向水征帆獨背關

杏花

春色方盈野枝枝綻翠英依稀暎村塢爛漫開山城好折待賓客金盤襯紅瓊

集周公處連句

周公陳尚書周弘正也弘正入周信集其處有傷舊國之詞

市朝一朝變蘭艾本同焚故人相借問平生如所聞謝朓詩曰寂寞市朝變淮南子曰紫芝與蕭艾俱死傅玄鷹兔賦曰秋霜一下蘭艾俱落

寄徐陵

南史云徐摛子陵字孝穆晉安王為皇太子東宮學士陵充其選陳武帝以為尚書左丞封建昌縣侯為尚書左僕射位至左光祿大夫太子少傅

故人倘思我及此平生時莫待山陽路空聞吹笛悲向秀思舊賦序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思曩昔遊宴之好感音而嘆故作賦云辭曰經山陽之舊居

寄王琳

南史云王琳字子珩會稽山陰人也本兵家元帝居蕃琳姊妹並入後庭見幸琳由此得在左右少好武遂為將帥平景之勳與杜龕俱為第一後平武陵王紀元帝性多忌以琳所部甚盛又得衆心故出之嶺外元帝為魏圍逼乃徵琳赴援除湘州刺史琳師次長沙知魏平江陵已

立梁王詧乃為元帝舉哀三軍縞素遣別將侯平率舟師攻梁琳屯兵長沙傳檄諸方為進趣之計師老兵疲不能進陳武帝既殺王僧辯推立敬帝以特中司空徵琳不受命乃大營樓艦將圖義舉陳武帝遣將侯安都等討琳仍受梁禪安都嘆曰我其敗乎師無名矣逆戰於沌口琳禽安都等移湘州軍府就郢城帶甲十萬練兵於白水浦琳巡軍而言曰可以為勤王之師矣盪太真何人哉後因歲星在牛斗自知有喪軍敗為吳明徹所殺哭者聲如雷矣按王琳方志雪讎恥故子山有是寄焉

玉關道路遠金陵信使疎獨下千行淚開君萬里書漢書曰龍勒有玉門關謝朓鼓吹曲云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玉關喻已身留長安如遠戍玉門也金陵謂建鄴舊都也元帝遷都江陵為蕭詧所敗敬帝仍都建鄴又為陳霸先所篡王琳西攻岳陽東拒陳武蓋梁室之忠臣子山為之下淚矣

奉和趙王

花徑日相攜花林鳥未棲比看中即醉堪聞烏夜啼樂府烏夜啼宋彭城王義康時所作也

和劉儀同臻

隋書文學傳云劉臻字宣摯沛國人也年十八舉秀才為邵陵王東閤祭酒元帝時遷中書舍人江陵陷後歸蕭詧以為中書侍郎周冢宰宇文護辟為中外晉室參軍羽檄多成其手高祖受禪進位儀同三司左僕射

南登廣陵岸迴首落星城不言登舊浦烽火照江明漢書曰廣陵國屬吳也吳都賦曰饗戎旅乎落星之樓劉淵林注云吳有落星樓在建鄴東北十里

和庾四疑即庾季才與信同八世祖滔江陵平隨例入長安鄉關之思相為倡和云

離關一長望別恨幾重愁無妨對春日懷抱只言秋禮記曰西方者秋秋之為言愁也淮南子曰秋士悲

和侃法師三絕一作和侃法師別詩

秦關望楚路灞岸想江潭幾人應淚落看君馬向南秦關函谷關灞岸灞陵岸謂長安也楚路江潭謂江陵也後周都長安江陵本元帝所都言在周想望故國也楚辭曰寄生乎江潭時侃法師南還與子山作別故云

客遊經歲月羈旅故情多近學衡陽雁秋分俱渡河左氏傳曰羈旅之臣地記云衡山一峰極高雁不能過遇春北歸故名迴雁或曰峰勢如雁之回故名

迴首河隄望眷眷嗟離絕誰言舊國人到在他鄉別言與侃法師本南人今在北方別也舊國謂梁也他鄉謂長安也

送周尚書弘正二首

交河望合浦玄菟想朱鳶共此無期別知應復幾年漢書

曰車師王治交河城又曰合浦郡武帝六年開屬交州玄菟郡武帝元封四年開高句驪屬幽州交趾郡朱鳶縣交河與合浦玄菟與朱鳶皆極遠之地以喻已與弘正南北陽絶若胡越矣

離期定已促別淚轉無從惟愁郭門外應足數株松傷已將老死於長安也

重別周尚書二首尚書周弘正也

陽關萬里道不見一人歸惟有河邊雁秋來南向飛漢書西域傳曰東則阸以玉門陽關孟康曰二關皆在敦煌西界月令曰季秋之月鴻雁來賓言已留長安如在陽關之外弘正南還若秋雁渡河也

河橋兩岸絶橫岐數路分山川遥不見懷袖遠相聞

贈別

藏啼留送別拭淚强相參誰言畜衫袖長代手中含音含言濕衫袖若水和物也於韻宜在十三覃俗本不載或見去聲時俗字書須以此詩證入庶為近雅

徐報使來止得一見徐陵也

一面還千里相思那得論更尋終不見無異桃花源述異記曰武陵源在吳中山無他木盡生桃李俗呼為桃李源源上有石洞洞中有乳水世傳秦末喪亂吳中人於此避難食桃李實者皆得仙

行途賦得四更應詔

四更天欲曙落月垂關下深谷暗藏人欹松橫礙馬說文曰曙旦明也

和江中賈客一作賈客詞

五兩開船頭長橋發新浦懸知岸上人遥振江中鼓淮南子曰譬若俔之見風也高誘曰俔候風者也世謂之五兩凡盡風以雞羽重五兩繫五丈為旗

奉和平鄴應詔

周書本紀云建德六年帝至鄴率諸軍圍之齊人拒守諸軍奮擊大破之遂平鄴

天策引神兵風飛掃鄴城陣雲千里散黃河一代清左傳杜預注云天策傅說星也鄴城北齊所都也鄴漢屬魏郡故三國魏都也掃平也史記天官書曰陣雲如立垣王子年拾遺記曰丹丘千年一燒黃河千年一清皆至聖之君以為大瑞

送衛王南征

周書曰文帝子衛剌王直天和中陳湘州刺史華皎舉州來附詔直督綏德公陸通大將軍田弘權景宣元定等兵赴援與陳將淳于量吳明徹等戰於沌口是其事也

望水初橫陣移營寇未降風塵馬足起先暗廣陵江漢書地理志曰廣陵國屬荆州更屬吳景帝更名江都廣陵江都易王非廣陵屬王胥皆都此枚乘七發云並往觀

濤乎廣陵之曲江言伐陳從廣陵渡江矣

仙山二首

金竈新和藥銀臺舊聚神相看俱莫怯先師應識人江淹

恨賦曰守丹竈而不顧鍊金鼎而方堅郭璞遊仙詩曰神仙排雲出但見金銀臺

石軟如香飯鉛銷似熟銀蓬萊暫近別海水遂成塵朱彥

伯名士傳曰王烈服食養性嵇康甚敬信之隨入山烈得石髓柔滑如飴即自服半餘半以與康即凝為石抱樸子曰道士李根煎鉛錫以藥投鼎中鐵匙攪之冷即成銀神仙傳曰尹軌入荆山銷鉛成銀

山齋

石影橫臨水山雲半繞峰遙想山中店懸知春酒濃

野步

值泉仍飲馬逢花即舉杯稍看城闕遠轉見風雲來

山中

澗暗泉偏冷巖深桂絶香住中能不去非獨淮南王楚辭

招隱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其辭云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又云王孫兮歸來山中不可以久留

閨怨

明鏡圓花發空房故怨多幾年留織女還應聽渡河神仙傳曰桂陽成武丁曰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

和趙王看妓

長思浣紗石空想一作定憶擣衣砧臨邛若有便一作使為說解琴心十道志曰句踐索美女以獻吳王得之諸暨苧蘿山賣薪女也西施山下有浣紗石絶異記曰嵩山之上有玉女擣帛石瑩徹光潔山下人曰立秋前一日中夜嘗聞杵聲漢書司馬相如傳曰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臨邛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文君竊從戶窺心悅而好之既罷相如令侍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

看舞

鸞迴不假學鳳舉自相關到嫌衫袖廣恒長礙舉鬟袁宏

舞賦云舞迴鸞以紆袖又云為鳳翼之逶迤韓詩外傳曰鳳舉曰上翔

聽歌一絶

協律新教罷河陽始學歸俾令聞一曲餘聲三日飛漢書

曰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列女傳曰趙皇后屬河陽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列子曰韓娥東之齊遺糧過雍門鬻歌假食而去餘響繞梁三日不絶雍門人至今善歌效韓娥之遺意也

暮秋野興賦得傾壺酒

劉伶正促酒中散欲彈琴但令逢秋菊何須就竹林世說

曰陳留阮籍譙國嵇康河內山濤三人皆相比預此契者沛國劉伶陳留阮咸河內向秀瑯邪王戎七人常集於竹林之下肆意酣暢

對酒

數杯還已醉風雲一作春風不復知惟有龍吟笛桓伊能獨吹晉書曰桓伊善音樂盡一時之妙為江左第一有蔡邕柯亭笛常自吹之王徽之赴召京師泊舟青溪側素不與徽之相識伊於岸上過船中客稱伊小字曰桓野王也徽之便令人謂伊曰聞君善吹笛試為我一奏伊是時已貴顯素聞王名即便回下車踞胡牀為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

春日極飲

檻前聞鳥囀園裏對花開就中言不醉紅袖捧金杯樂府碧玉歌碧玉奉金杯淥酒助花色

春望

春望上春臺春牕四面開落花何假拂風吹會併來老子曰熙熙然如登春臺

新月

鄭環惟半出秦鉤本獨懸若教臨酒影堪言照弩弦左氏傳曰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釋器云肉好若一謂之環鮑照翫月詩曰纖纖如玉鉤秦羅敷詞曰桂枝為籠鉤故曰秦鉤言新月類玦又如鉤也釋名曰弦月半之名也其形一旁曲一旁直若張弓弦也

秋日

蒼茫望落景羈旅對窮秋賴有南園菊殘花足解愁

望渭水

樹似新亭岸沙如龍尾灣猶言吟溟浦應有落帆還十洲記曰丹陽郡新亭在中思里吳舊亭也謝朓有新亭渚別范零詩越絕書曰北顧以西度陽下溪過歷山陽龍尾西大決通安湖又曰無錫西龍尾陵道者春申君初封吳所造也言望長安如江南也

塵鏡

明鏡如明月恒常置匣中何須照兩鬢終是一秋蓬

和淮南公聽琴聞弦斷

嗣宗看月夜中散對行雲一弦雖獨韻猶足動文君晉書曰阮籍字嗣宗善彈琴嵇康字叔夜拜中散大夫常修養性服食之事彈琴詠詩自足於懷漢書曰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夜亡奔相如一弦謂一弦斷也言此斷弦之聲亦足挑動文君也

弄琴二首

雉飛催晚別烏啼驚夜眠若交新曲變惟須促一弦古辭有雉朝飛烏夜啼言其以為琴曲也神仙傳曰孫登善彈一絃琴

不見石城樂惟聞烏噪林新聲逐絃轉應得動春心古辭

有石城樂五曲其一云生長石城下開牕對城樓城中諸少年出入見依投唐書樂志云石城樂者宋臧所作也石城在竟陵郡於城上眺矚見羣少年歌謠通暢因作此曲古今樂錄曰石城樂舊舞十六人烏噪林即烏夜啼曲也樂志云烏夜啼宋臨川王義慶所作也又有西烏夜飛五曲樂錄云宋元徽五年荆州刺史沈攸之所作也楚辭曰目極千里傷春心

詠羽扇

搖風碎朝翮拂汗落毛衣定似回谿路將軍乖翅歸東觀漢記曰馮異字公孫拜征西將軍與赤眉相距上命諸將士屯澠池為赤眉所乘及走上迴谿阪異復合兵追擊大破之璽書勞異曰乖翅回谿奮翼澠池

題結綫袋子

交絲結龍鳳鏤彩織雲霞一寸同心縷千年長命花

賦得鸞臺

九成吹玉琯百尺上瑤臺能將秦女去終是鳳皇來尚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說文曰古者玉琯以玉楚辭曰望瑤臺之偃蹇兮秦女弄玉也見列仙傳

賦得集池雁

逢風時迴度逐侶作爭飛猶憶方塘水今秋已復歸劉禎詩曰方塘含白水中有鳧與雁

詠雁

南思洞庭水北想雁門關稻粱俱可戀飛去復飛還盛弘之荆州記曰雁塞北接陽州汶陽郡其間東西嶺屬天無際雁飛翥至此即回翼惟一處稍下每雁飛達則矯翼裁度下處而過故名雁塞山海經曰雁門之水出於雁門之山雁出其間郭璞注云雁門山即北陵西陘雁之所出因以名云在高柳北魯連子曰君雁鶩有餘衆韓詩外傳田饒謂魯哀公曰黃鵠止君園池啄君稻粱

忽見檳榔

嵇含南方草木狀曰檳榔樹高十餘丈皮似青銅節如桂竹下本不大上枝不小調直亭亭千萬若一森羣無柯端頂有葉葉似甘蕉條泒開破仰望眇眇如挿叢蕉於竹杪風至獨動似舉羽扇之掃天葉下繫數房房綴數十實實大桃李天生棘重累其下所以御衛其實也味苦澁剝其皮鬻其膚熟如貫之堅如乾棗以扶留藤古賁灰并食則滑美下氣滑穀出林邑彼人以為貴婚族客必先進若邂逅不設用相嫌恨一名賓門藥錢

綠房千子熟紫穗一作穟百花開莫言行萬里曾經相識來

賦得荷

秋衣行欲製風蓋漸應欹若有千年蔡須巢但見隨楚辭

曰製芰荷以為衣又曰援芙蓉以為蓋張景陽七命曰兆發靈蔡漢書食貨志曰元龜名蔡師古曰李以蔡出善龜故名龜為蔡抱璞子玉策記曰千歲龜五色頸骨起如角浮於蓮葉之上或在叢蓍之下

移樹

酒泉移赤柰河陽徙石榴雖言有千樹何處似封侯漢書地理志曰酒泉郡武帝太初六年開應劭曰其水若酒故曰酒泉西京雜記曰初修上林苑羣民遠方各獻名果異樹柰三白柰紫柰綠柰潘岳集中有河陽庭前安石榴賦其序云石榴者天下之奇樹九州之名果也漢書貨殖傳曰蜀漢江陵千樹橘渭川千畝竹此其人與千戶侯等

奉梨

接枝秋轉脆含消落更香擎置仙人掌應添瑞露漿三輔黃圖曰御宿園出大梨落地則破其取梨先以布囊盛之號曰含消漢書曰孝武作承露仙人掌

傷往二首

見月長垂淚花開定斂眉從今一別後知作幾年悲此子山鄉關之思也

鏡塵言苦厚蟲絲定幾重還是臨牕月今秋迴照松論衡曰蜘蛛輕絲以網飛蟲張景陽雜詩曰蜘蛛網四屋

春日離合二首

秦青初變曲未有逐琴心明年花樹下月月來相尋列子曰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返終身不敢言歸漢書曰文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心挑之師古曰寄心於琴聲以挑動之也

田家足閑暇士友暫流連三春竹葉酒一曲鵾雞弦張衡七辯曰玄酒白醴荀竹葉張協七命曰豫北竹葉張華輕薄篇曰蒼梧竹葉青宜城九醞酒嵇叔夜琴賦曰嚶君離鵾鳴清池又曰鵾雞遊絃李善注云古相和歌有鵾雞曲

和迴文和湘東王後園

旱蓮生竭鑊嫩蒻養秋鄰滿池留浴鳥分橋上戲人

問疾封中錄雙聲

形骸違學宦狹巷幸為閒虹迴或有雨雲合又含寒橫湖韻鶴下迴溪狹一作浹猿還懷賢為榮衛和緩惠綺紈原本疑是何凡左傳有醫和醫緩良醫也

示封中錄二首似吃語詩

貴館居金谷關扃隔藁街冀君見果顧郊問光景佳漢書曰郅支首懸藁街蠻夷邸間晉灼曰黃圖在長安城內也

高階既激澗廣閣更交柯葛巾久乖角荊徑簡經過後漢

書曰郭太宇林宗嘗於陳梁間行遇雨巾一角墊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為林宗巾注巾以葛為之

秋夜望單飛雁

失羣寒雁聲可憐夜半單飛在月邊無奈人心復有憶今瞑將渠俱不眠

代人傷往二首

青田松上一黃鶴相思樹下兩鴛鴦無事交渠更相失不及從來莫作雙鄭緝之永嘉記曰有沐溪野去青田九里有雙白鶴年年生子長大便去只恒餘父母一隻耳精白可愛多云神仙所養浮丘公相鶴經云青田之鶴千齡搜神記云宋康王舍人韓憑娶妻何氏美康王奪之憑自殺妻投臺而死里人埋之冢相望也宿昔有大梓木生於二冢之端有鴛鴦各一恒棲樹上交頸悲鳴音聲感人宋人哀之遂號其木曰相思樹相思之名起於此也注詳見鴛鴦賦

雜樹本惟金谷苑諸花舊滿洛陽城正是古來歌舞處今日看時無地行石崇金谷詩序曰有別廬在河內縣金谷澗中思歸引序柏木幾於萬株董嬌嬈詩云洛陽城東路桃李生路傍枝枝自相對葉葉自相當

俠客行一作畫屏風詩二十五篇之首在詩集文苑英華另作俠客行在樂府今附錄四卷詩末五卷樂府之前

俠客重連鑣金鞍被桂條說文曰鑣馬勒旁鐵也釋名曰鑣包也所以在旁包飲其口細塵鄣路起驚花亂眼飄酒醺人半醉汗濕馬全驕漢書天馬歌曰沾赤汗沫流赭歸鞍畏日晚爭路上河橋晉書杜預建河橋於富平津

庾子山集卷四

謹案第十八頁後六行并撰次朝儀刊本儀訛議據北史改

第三十三頁前五行沃淑山有玉雞按淵鑑類函引作扶桑山

第三十八頁後六行臣不敢望到酒泉刊本到訛頭據漢書改

乾隆御覽之寶

總校官進士臣胡　榮

校對官助教臣金學詩

謄録舉人臣王旭暢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庾子山集卷五　六

詳校官原任編修臣徐立綱

庾子山集卷五

周　庾信　撰

錢塘倪璠纂註

樂府

對酒歌　文苑英華作范雲

春水望桃花春洲藉芳杜　韓詩傳云三月桃花水楚辭曰采芳洲兮杜若又云山中人兮芳杜若

琴從一作隨緑珠借酒就文君取　晉書曰石崇有妓曰緑珠美而艷長門賦序曰李武奉黄金百觔為相如文君取酒

牽馬一作牛就一作向渭橋日曝

山頭晡　三輔黄圖曰渭橋秦始皇造史記正義曰括地志云渭橋本名橫橋渭水上在雍州咸陽縣東南二十二里淮南子曰日至於悲谷是謂晡時高誘注云悲谷西南方之大壑也

山簡接䍦倒

王戎如意舞　晉書曰山簡鎮襄陽優游卒歲惟酒是耽諸習氏荆土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遊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兒童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䍦舉兵向葛彊何如并州兒語林曰王戎以如意指林公曰何柱汝憶搖櫓時否何柱林公小字也世說曰謝仁祖能作異舞王公熙視謂客曰使人思安豐

箏鳴金谷園笛韻平陽塢　晉書曰石崇有別館在河陽之金谷水經注曰金谷水出河陽太白原東南流歷金谷謂之金谷水經石崇故居馬融長笛賦云融性好音律能鼓琴吹笛而為督郵無留事獨臥郿縣平陽塢中有雒客舍逆旅吹笛

為氣出指列相和人生一百年歡笑惟三五莊子曰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疾死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三五而已矣何處覓錢刀求為洛陽賈貨殖傳曰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平準書廣夏之幣金為三品或黃或白或錢或布或刀如淳曰名錢為刀者以其利於民漢書曰桑弘羊洛陽賈人也以能心計為侍中

昭王臺作明君辭應詔

石崇王明君辭序曰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爾也其造新曲多哀怨之聲

歛眉光祿塞還望夫人城漢書曰單于朝天子於甘泉宮就邸留月餘遣歸國單于自請願留居光祿塞下又曰漢軍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片片紅顏落雙雙淚眼生冰河牽馬渡雪路抱鞍行胡風入骨冷夜月照心明方調琴上曲變入一作作胡笳聲虞羲詠霍將軍北伐詩曰胡笳關下思羌笛隴頭鳴呂延濟曰笳簫也起於胡

王昭君

王臺作昭君詞琴操曰王昭君者齊國王襄女也年十七獻元帝會單于遣使請一女子帝謂後宮欲至單于者起昭君喟然而嘆越席而起乃賜單于

拭啼辭戚里回顧望昭陽漢書曰萬石君奮從家長安中戚里三輔黃圖曰武帝時後宮八區有昭陽殿成帝趙皇后居昭陽殿鏡失菱花影釵除却月梁西京雜記曰飛燕始加大號婕妤奏上三十六物有七尺菱花鏡一奩龍輔女紅餘志曰燕昭王賜旋娟以金梁却月之釵

圍腰無一尺垂淚有千行綠衫一作衫身承馬汗紅袖拂秋霜別曲真多恨哀絃須更長

出自薊北門行

漢書曰薊故燕國也鮑照有出自薊北門行李周翰曰薊北門名敘征戰辛苦之意薊音計

薊門還北望役役盡傷情關山連漢月隴水向秦城古樂府有關山月恨賦關山無極辛氏三秦記隴右西關欲上者七日乃越上有幾水四注下流俗歌曰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遙望秦川肝腸斷絕

茄寒蘆葉脆弓凍紵絃鳴杜摯葭賦曰惟葭蘆之為物葭字或作茄茄寒弓凍言北地之苦寒也梅林能止渴複姓可防兵淮南子曰百梅足可以為百人酸世說曰魏武行役失道軍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饒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聞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複姓按代北之人隨後魏遷河南者獻帝為之定姓為複姓或二字或三字或四字其音多似西域羌書三合四合皆指一字之義又按隋經籍志兵決有黃帝複姓符二卷時後周賜姓如普屯紇于爾綿貨蘭步六孤普六茹之屬蓋當時武將皆用複姓為之也將軍朝挑戰都尉夜巡營漢書百官公卿表曰前後左右將軍皆周末官秦因之位上卿漢不常置或有前後或有左右皆掌兵及四夷應勒漢官儀曰都尉秦官也燕山猶有石須勒幾人名後漢書曰竇憲

為車騎將軍與北單于戰于稽落山破之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紀漢威德

結客少年場行

曹植結客篇云結客少年場報怨洛北荒鮑照有結客少年場行李善引范曄後漢書曰祭遵嘗為部吏所侵結客報之也李周翰曰言少年時結任俠之客為遊樂之場終無所成故有斯作也

結客少年場春風滿路香歌撩一作嫌李都尉果擲潘河陽漢書曰李延年為協律都尉晉書曰潘岳美姿儀少時常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手縈繞投之以果遂滿車而歸時張載甚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擲之委頓而反隔一作折花遙勸酒就

水更一作便移床今年喜夫壻新拜羽林郎漢書曰欣飛射士羽林孤兒應劭曰天有羽林大將軍之星林諭若林木之盛羽翼鷙擊之意故以名武官焉如淳曰百官表取從軍死事者之子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少壯令從軍漢儀注云羽林從官七百人後漢百官志云羽林郎比三百石定知劉碧玉偷嫁汝南王樂府有碧玉歌樂苑曰碧玉歌者宋汝南王之所作也碧玉汝南王妾名以寵愛之甚所以歌之

道士步虛詞十首

渾成空教立元始正圖一作塗開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抱樸子道經有混成經二卷按不執著為空老子貴虛無為空教後漢書稱浮屠道家之流空有兼遣矣陶弘景真靈位業圖有玉清三元宮元始天尊為主赤玉靈文下朱陵眞氣來列仙傳曰安期先生賣藥于東海秦始皇與語三日三夜去留書以赤玉舄一量為報曰後數年求我于蓬萊山神異經曰東方朔云曾隨師主履行北至朱陵扶桑蓋海冥夜之丘真誥曰朱陵北絕臺上嬪管妃又曰近得度名南宮定籙朱陵藏精待時方列為仙中天九龍館倒景八風臺中天半天也列子曰周穆王築臺號曰中天之臺謝靈運會吟行曰層臺指中天張衡東京賦曰九龍之內實曰嘉德薛綜曰九龍本周時殿名也門上有三銅柱柱有三龍相糾繞故曰九龍如淳漢書注曰倒景在日月之上日月反從下照故其景倒八風淮南子云東北方條風東方明庶風東南方清明風南方景風西南方涼風西方閶闔風西北方不周風北方廣漢風此疑謂靈臺也雲度絃歌響星移宮殿迴青衣上少室童

子向蓬萊後漢張安超有譏青衣賦此謂仙家隸豎青衣童也載延之西征記曰嵩嶽也東謂大室西謂少室相去十七里嵩高總名也漢武帝登仙臺在少室山下續齊諧記云有黃衣童子曰我王母使者昔使蓬萊逍遙聞四會倏忽度三災莊子曰道遠乎無事之業宋玉高唐賦曰五變四會善曰四會四懸俱會也東都賦曰指顧倏忽李善注曰倏忽疾也真誥曰且方交兵日會三災向臻神風驅除臭氣參天樓炭經曰天地有三災變一者火災變二者水災變三者風災變隋書經籍志道經所說天地淪壞劫數終盡略與佛經同而天尊之體常存不滅每至天地初開或在玉京之上或在窮桑之野授以秘道謂之開劫度人無名萬物始有道百靈初老子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東都賦曰懷百靈

寂絶乘丹氣玄明上玉虛左思蜀都賦曰舒丹氣以為霞李善注引河圖曰崑崙山有五色水赤水之氣上蒸為霞而赫然也呂氏春秋曰冬至日行遠道周四極命之曰玄明外國故品經曰北方元洲地方三千里有玉虛紫館三元隨建節八景逐迴輿真靈位業圖有玉清三元宮有八景城真誥曰仙道有八景之輿以遊行上清赤鳳來銜璽青烏入獻書赤鳳銜璽疑即竹書紀年西伯呂尚時所謂赤雀銜書是也後鳳凰銜書遊于文王之都矣後漢書王景傳注云送葬造宅之法若黃帝青烏之書也壞機仍成機枯魚還作魚周易鄭注曰機弩牙也十洲記鳳麟洲仙家貢鳳喙及麟角合煎為膏名之為續絃膠或名連金泥此膠能續弓絃及刀劍斷折之金更以膠連續之使力士挈之他處乃斷所續之際終無斷也武帝大漢二年王使至獻此膠四兩武帝

以付外庫武帝幸華林園射虎而弩絃斷使者時從駕上膠一分使口濡以續弩絃帝驚曰異物也乃使武士數人共對挈引之終日不脫如未續時也按機為弩牙絃斷膠續是仙家之術壞機成機也神仙傳曰葛玄見買魚魚者在水邊玄謂魚主曰欲煩此魚至河伯處可乎魚人曰魚已死矣何能為玄曰無苦也乃以魚與玄玄以丹書紙買魚腹擲魚水中俄頃魚躍上吐墨書青色如大葉而飛去栖心浴日館行樂止雲墟淮南子曰日浴咸池又云日行九州七舍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注云自陽谷至虞淵凡十六所為九州七舍也穆天子傳西王母為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理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又莊子曰天下有道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厭俗上仙乘彼白雲至於帝鄉又按飛燕外傳成帝所謂武帝求白雲鄉也揚悍報孫會宗書曰人生行樂耳

凝真天地表絶想一作相寂寥前老子曰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王逸楚辭注曰寂寥空無人民之貌也有象猶虛豁忘形本自然老子曰無象之象是謂恍惚又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張衡曰玄者無形之類自然之根作於太和莫與為隣開經壬子世一作歲值道甲申年漢書藝文志曰古五子十八篇自甲子至壬子說易陰陽符在本經曰桐柏真人授道士許遠遊言至甲申乙亥癸巳歲九月一日七月一日四月八日當有道士著七色法衣手持九曲策杖子若見之勤請其道必授子神虎上符此南嶽真人也迴雲隨舞曲流水逐歌筵列子曰秦青撫節而歌響遏行雲韓詩外傳曰伯牙鼓琴鍾子期曰湯湯乎志在流水言迴雲流水皆成自然之音節也石髓香如飯芝房脆似蓮列仙傳曰邛疏者周封史也能

行氣鍊形煑石髓而服之謂之石鍾乳又神仙傳曰王烈之太行山中見山破石裂石中有青泥流出如髓烈取泥試丸之須臾成石如投熱蠟之狀隨手堅凝如梗米飯嚼之亦然漢武紀曰甘泉宮內產芝九莖連葉作芝房歌按蓮亦有房故芝似之魯靈光殿賦云綠房紫的謂蓮房也抱樸子曰木渠芝寄生大木上如蓮花九莖一叢其味甘而辛服之白日昇天也停鸞讌瑤水歸路上鴻天穆天子傳曰天子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王融曲水詩序云穆滿八駿如舞瑤水之陰道生乃太乙守靜即玄根漢書曰天神之貴者太乙其佐皇帝抱樸子曰黃帝仙老子奉事太乙元君以受妥訣淮南子曰帝者體太乙王者法陰陽又曰體太乙者牢籠天地彈壓山川含吐陰陽申洩四時綱紀八極經緯六合覆露照燾普紀而無私翻飛蠕動莫不仰德而生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夫

物芸芸各歸其根中和煉九氣甲子謝三元後漢書襄楷傳注太平經典曰元氣有三名為太陽太陰中和四真人降魏夫人歌有方諸青童曰七霞扇神曜九氣無常形漢書律歷志歷數三統天以甲子李奇曰夏正月朔日玉燭寶典曰正月一日為三元隋書經籍志云道經有延康赤明龍漢開皇年號居心受善水教學重香園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士推不爭故無尤香園未詳維摩經曰有國名衆香一切皆以香作樓閣經行香地苑園皆香其食香氣周流十方無量世界按佛經道書之流疑或通用也鳧留報關吏鶴去畫城門後漢書方術傳曰葉令王喬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

但得一隻焉乃詔上方診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神仙傳曰蘇仙公乘白鶴飛去自後有白鶴來止郡城東北樓上人或挾彈彈之鶴以爪攫樓板似漆書云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來歸吾是蘇公彈何為更以忻無迹還來寄絕言言王喬丁令威仙去還使鳧鶴來寄言也

洞靈尊上德虞石會明真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虞石未詳裴君傳云五帝日君與裴君登明真之臺要妙思玄牝作絕作紀者非虛無養谷神老子曰雖智大迷是為要妙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注云谷養也神為五臟之神人能養其神無則長生不死列仙傳曰容成公善補導之事取精於玄牝其要谷神不死守生養氣者也髮白更黑齒落更生與老子同亦云老子師也又按列子有谷神玄牝之言云黃帝書也丹丘乘翠鳳玄圃御斑

麟一作騏楚辭曰仍羽人於丹丘注云丹丘晝夜常明之處也王子年拾遺記曰丹丘千年一燒按翠鳳翠鳳輦也李斯上書曰見翠鳳之旗知鳳得稱翠鳳言其色也十洲記曰崑崙山三角其一角正西名曰玄圃漢武內傳曰王母駕九色斑麟移梨付苑吏種杏乞山人神仙傳曰介象字元則會稽人也吳王從象學隱形之術後告言病帝以美梨一奩賜象象食之須臾便死帝埋葬之以日中晡時已至建業所賜梨付苑吏種之吏後以表聞先主即發棺視之惟一符耳述異記杏園洲在南海洲中多杏海上人云仙人種杏庾漢時嘗有人舟行遇風泊此洲五六日食杏故免死云洲中別有冬杏神仙傳董奉者字君異侯官人也日為人治病亦不取錢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輕者一株數年計得十萬餘株鬱然成林奉每年貨杏得穀以賑救貧乏自此達何世從今復幾春海無三尺水山成

數寸塵神仙傳曰王方平遣人名麻姑姑至自說云接侍已來已見東海三為桑田向到蓬萊又水淺於往日會時略半耳豈將復為陸乎方平嘆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東明九芝蓋北燭一作屬五雲車真誥曰夏啓為東明公領斗君師孫策為東明公賓友四明公有四賓友四公後並升仙階也四明主領四方鬼四明公及北斗君並有侍帝晨五人其向者八人是北斗大帝官隸耳選用亦同四明東西南北也張衡西京賦曰芝蓋九葩漢武帝內傳曰玄都阿母昔出配北燭仙人近又召還使領命祿真靈官也又曰漢武帝好仙道七月七日夜漏七刻王母乘雲車而至于殿飄飄入倒景出沒上烟霞嵇叔夜琴賦云或飄飄以輕邁陵陽子明經曰倒景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倒在下列子曰能出能沒列仙傳曰甯封子積火自燒而隨烟上下春泉下玉

溜（一作霤）青鳥向金華 嵇康琴賦云據神泉而吐溜李善曰溜亦流也揚雄太玄賦曰飲玉醴以解渴一作霤者禮記鄭註曰堂前有承霤漢武故事曰七月七日上于承華殿齋正中忽有一青鳥從西方來集殿前東方朔曰此王母欲來也有頃王母至按金華亦漢殿名三輔黃圖有金華殿又按山名神仙傳曰黃初平至金華山石室中抱樸子云道經有金華山經 漢帝看桃核齊侯問棗花 漢武帝內傳曰王母命侍女索桃果須臾以玉盤盛仙桃七顆大如鵝卵形圓青色以呈王母母四顆為帝三顆自食桃味甚甘美口有餘味帝食輒收其核王母問帝帝曰欲種之母曰此桃三千年一生實中夏地薄種之不生帝乃止晏子春秋齊侯謂晏子曰東海有水而亦其中有棗華而不實何也晏子曰昔者秦穆公乘舟理天下黃布裹蒸棗至海而振其布破黃布故水亦蒸棗故華而不實公曰吾佯問子對曰嬰聞佯問者佯對也

上元應送酒來向（一作在）蔡經家 陝西石刻作應遂上元酒同來訪蔡家神仙傳曰王遠欲東入括蒼山過吳住胥門蔡經家蔡經者小民耳而骨相當仙遠知之遂住其家七月七日王君至因遣人召麻姑來麻姑手爪似鳥經見之心中念曰背大癢時得此爪以爬背當佳也遠知經心中所言即使人牽經鞭之謂曰麻姑神人也汝何忽謂其爪可爬背耶但見鞭者經背亦莫見有人持鞭者遠告經曰吾鞭不可妄得也

歸心遊太極迴向入無名 乾鑿度孔子曰易始於太極太極分而為二故生天地淮南子曰引類於太極之上高誘曰太極天地始形之時也維摩詰經曰志當安住方便迴向又云無名無相偈聲曰迴彼雜行向于一乘此迴向心也老子曰無名萬物之始 五香芬紫府千燈照赤城 抱朴子曰項曼都言到天上先過紫府金牀玉几晃晃昱昱三輔黃圖曰華山記及三輔舊事云昔有太元真人芧盈曾祖濛于華山白日昇天邑人謠曰神仙得者芧初成駕龍上昇入太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得之臘嘉平 鳳林採珠實龍（一作春）山種玉榮 莊子曰南方有鳥其名為鳳所居積石天為生食其樹名瓊枝高百仞以璆琳琅玕為實天又為生離珠一人三頭以伺琅玕尸子曰龍泉有玉英山山海經曰黃帝取崟山之玉榮而投之鍾山之陽郭璞云謂玉華也以為玉種一作春山者穆天子傳曰春山之澤是也云種玉者搜神記稱陽翁伯無終山種玉于玉田得白璧五雙以聘徐氏

夏簧三舌響（一作夏笛三山響）春鍾九乳鳴 神仙傳曰王遠入石室室中有二人遠既至取弟子所擔篋發之中有五舌竹簧三枚遠自鼓一枚與室中二人並坐鼓之樂叶圖徵曰黃鍾生一一生萬物故君子鑠金為鍾鍾有九乳宋均曰九乳法九州也 絳河應遠別黃鵠來相迎 武帝內傳曰上元夫人又遣一侍女答問曰阿環再拜上問起居遠隔絳河擾以官事遂替顏色近五千年洞冥記曰西域省火龍高七尺光如聚炬有童子遠見黃鵠白首鼓翅于帝前即方朔著黃綾單衣頭已班白漢朝皆異其神化而不測其年矣

北闕（一作閤）臨玄水南宮生（一作坐）絳雲 淮南子曰虛鼓遊乎北海經乎太陰入乎玄闕高誘注云玄闕北方之山也杜預左傳注曰闕象魏也劉熙釋名云闕在門兩傍中央闕然為道也穆天子傳曰天子北徑東還乃循黑水至于羣玉之山郭璞曰山海經云羣玉山西王母所居者真誥曰大都將陰德多恤窮乏例皆速詣南宮為仙按北方玄武主黑色故云玄水南方朱火故曰絳雲絳亦赤色也 龍

泥印玉策大一作天火煉真文白虎通云式曰封禪金泥銀繩或曰石泥金繩封以印璽風俗通曰封太山禪梁甫傳說岱宗上有金匱玉策如人年壽修短武帝探得十八因倒讀曰八十其後壽果如策山海經曰黃帝乃取密山之玉策而投之鍾山之陽穆天子傳曰天子于是得玉策枝斯之英本相經曰吾昔孝明元年與高上大聖玉帝于此土中煉其真文以火瑩發字形爾時真文火漏餘處氣生化為七寶林是以枝葉成紫書金地銀鏤玉文

上元風雨散中天歌吹分武帝內傳曰帝問王母不審上元何真也王母曰是三天上元之官統領十萬玉女名籙者也列子曰周穆王執化人之袪騰而上者中天迺止耳目所觀聽鼻口所納皆非人間之有王實以為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

靈駕千尋上空香萬里聞武帝內傳曰王母與上元夫人同乘而去人馬龍虎道從音樂

如初而時雲彩鬱勃盡為香氣極望西南良久乃絕

地鏡揩基遠天牕影迹深地鏡圖云欲知寶所在地以大鏡夜照見影若光在鏡中者物在下也隋書經籍志有天鏡二卷乾坤鏡二卷梁天鏡地鏡日月鏡經各一卷地鏡圖六卷亡泰山記云五十餘盤經小天門大天門仰視天門如從空中視天窗矣魯靈光殿賦曰天窗綺疎張載曰天窗高窗

碧玉成雙樹空青為一林揚雄甘泉賦曰翠玉樹之青葱師古曰玉樹者武帝所作集衆寶為之用供神也本草經曰空青生小谷久服輕身延年能化銅鉛作金生益州范子許然曰空青出巴郡白青曾青出弘農豫章白青出新淦青色者善博物志曰徐公時令人于西平青山採取空青

鵲巢堪煉石蜂房得煮金真誥曰仙道有九轉神丹服之化為白鵲班固終南山頌曰蜜房溜其巔

神仙傳曰陰長生事馬鳴生入青城山中煮黃土為金

漢武多驕慢淮南不小心漢武帝內傳王母曰漢帝好道然彤慢神穢雖語之以神仙傳曰淮南王至道殆恐非仙才也又云得仙之下安未得上天過諸仙伯安少習尊貴稀為卑下之禮坐起不恭語聲高亮或誤稱寡人於是仙伯主者奏安云不敬應斥遣去八公為之謝過乃見赦謫守都廁三年後為散仙人不得處職但得不死而已

蓬萊入海底何處可追尋山海經曰蓬萊山在海中郭璞注曰上有仙人宮室皆以金玉為之鳥獸盡白望之如雲在渤海中也言神仙可學漢武淮南終不能得也郭璞詩燕昭無靈氣漢武非仙才與此意同謂不能得仙者也

麟洲一海濶玄圃半天高東方朔十洲記鳳麟洲在地方一千五百里洲四面西海之中央有弱水繞之鴻毛不浮不可越也洲上多鳳麟數萬各為羣仙家煮鳳喙及麟角合煎為膏名之為續弦膠或名連金泥此膠能續弓絃及刀劍斷折之金異物也山海經曰帝之平圃郭注云即玄圃也穆天子傳曰乃為銘迹于玄圃之上

浮丘迎子晉若士避盧敖列仙傳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于伊洛間道士浮丘公接上嵩山二十餘年神仙傳曰若士者仙人也燕人盧敖者秦時遊北海而見若士若士曰一舉而千里吾猶未之能今子始至于此乃語窮豈不陋哉

經餐林慮李舊食綏山桃神仙傳曰林慮山一名隆慮其山高連大行北接恒岳有仙人樓高五十丈漢書地里志河內郡隆慮應劭曰隆慮山在北避殤帝名改曰林慮師古曰慮音廬隋書地里志云魏郡林慮縣有林慮祺仙人臺洹水其飡李之事未詳列仙傳曰葛由者羌人也周成王時好刻木羊賣之一日騎羊而入

西蜀蜀中王侯貴人遣之上綏山隨之者不復皆得仙道故里諺曰綏山一桃雖不得仙亦足以豪

成丹須竹節刻髓用蘆刀 神仙傳曰沈文泰李文淵以竹根汁煮丹漢書郊祀志曰先嚮鶴髓師古曰嚮古煮字髓古髓字嚮取汁以漬穀子也此云刻髓疑刻鶴髓也

無妨隱士去即是賢人逃 神仙傳曰白石先生好禮拜事神讀幽經太素傳彭祖問之曰何不服昇天之藥答曰天上多至尊相奉事更苦於人間故時人號白石先生為隱遁仙人以其不汲汲於昇天為仙官亦猶不求聞達者也

烏夜啼

唐書樂志云烏夜啼者宋臨江王義慶所作也元嘉中徙彭城王義康于豫章義慶時為江州至鎮相見而哭文帝聞而怪之徵還慶大懼伎妾夜聞烏夜啼聲扣齋閤云明日應有赦其年

更為南兗州刺史因此作歌故其和云籠牕牕不開烏夜啼夜夜望郎來今所傳歌似非義本音辭曰歌舞諸少年嬌婷無種跡菖蒲花可憐聞名不相識

桂樹懸知遠風竿詎肯低 古樂府曰烏生八九子端坐桑樹桂樹間三輔黃圖曰長安宮南有相風銅烏遇風乃動

獨憐明月夜孤飛猶未棲 魏武帝樂府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

虎賁誰見惜御史詎相攜 漢明帝起居注曰上東巡泰山到滎陽有烏飛鳴來輿上虎賁王吉射之中而祝曰烏鳴啞啞引弓射之洞左腋陛下壽萬萬臣為二千石賜錢二萬漢書朱博傳曰御史府舍百餘區府中列栢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烏去不來長老異之

誰言入絃管終是曲中啼

怨歌行

怨歌行者自喻信本吳人羈旅長安同于女子傷嫁如烏孫馬上之曲明妃出塞之詞也

家住金陵縣前嫁得長安少年 吳錄曰張紘言于孫權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曰金陵謝朓鼓吹曲云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真誥曰金陵古名伏龍句曲山生金漢靈帝時詔勅郡縣採句曲之金以充武庫逮孫權時又遣宿衛人採金常輸官兵帥百家遂屯居伏龍之地因改為金陵之墟時梁都建業即金陵之地長安西魏所都言已聘魏不歸也

回頭望鄉淚落不知何處天邊胡塵幾日應盡漢月何時更圓 漢書鄒陽上書曰今胡數涉河北上覆飛烏蘇林曰胡來人馬之盛揚塵上覆飛烏也鮑照詩曰舉袖拂胡塵任昉宣德皇后令曰胡塵罕嘗夕起

漢月喻梁也時宇文拓拔擬于呼韓矣漢書匈奴傳曰匈奴舉事常隨月盛壯以攻戰月虧則退兵

為君能歌此曲不覺心隨斷弦

舞媚娘

朝來戶前照鏡含笑盈盈自看 古詩曰盈盈樓上女

眉心濃黛直點額角輕黃細安 釋名曰黛代也滅去眉毛以此畫代其處也梁簡文帝詩云同安鬟裏撥異作額間黃後周天元帝令宮人黃眉墨妝其風流于後世

秪疑落花謾去復道春風不還少年惟有歡樂飲酒郎得留殘 一作錢

烏夜啼

促柱繁絃非子夜歌聲舞態異前溪後漢侯瑾箏賦曰急絃促柱變調改曲顧野王箏賦曰調宮商于促柱轉妙音于繁絃蜀都賦曰起西音于促柱呂向云促柱急絃也宋書樂志曰子夜歌者有女子名子夜造此聲晉孝武太元中鄉邨王軻之家有鬼歌子夜殷允為豫章時豫章倡人庾僧度家亦有鬼歌子夜殷允為豫章亦是上元中則子夜是此時以前人也又按樂志曰子夜歌者晉曲也晉有女子名子夜造此聲聲過哀苦後人更為四時行樂之歌謂之子夜四時歌又有大子夜歌子夜警歌子夜變歌皆曲之變也宋書樂志曰前溪歌者晉車騎沈玩所制郗昂樂府題辭曰前溪舞曲也御史府中何處宿洛陽城頭那得棲御史注見前篇烏夜啼續漢書曰桓帝之初京都童謠曰城上烏毛單哺後漢都洛陽故云洛陽城頭也彈琴蜀郡卓家女織錦秦川竇氏妻一作織錦城頭劉氏妻史記司馬相如傳曰臨邛富人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臨邛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之臨邛從車騎雍容閒雅甚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寡從戶窺之心悅而好之惟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織錦迴文詩序曰竇滔秦州被徙沙漠其妻蘇氏秦州臨去別蘇誓不更娶至沙漠便娶婦蘇氏織錦端中作此迴文詩以贈之符國時人也詎不自驚長淚落一作渡洛到頭一作處又作道啼烏恒夜一作何處啼

燕歌行

歌錄曰燕地名猶楚苑之類起自魏文帝周書玉衆傳云衆曾作燕歌行妙盡關塞苦寒之狀元帝及諸文士並和之而競為悽切之詞後元帝出降衆與衆方出至此方驗故信亦有此歌

代北雲氣晝昏昏千里飛蓬無復根漢書地理志曰代郡秦置屬幽州應劭曰故代國燕地在趙代之北也商君書曰夫飛蓬遇飄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也王僧達和鄉邨王詠古詩云仲秋邊風起孤蓬卷霜根白日無精景黃沙千里昏寒雁邕邕一作丁丁又作一一渡遼水桑葉紛紛落薊門毛詩曰邕邕鳴雁楚辭曰雁噰噰而南遊王逸曰雌雄和樂羣戲行也鮑照鳴雁行邕邕鳴雁鳴始旦漢書地理志曰玄菟郡高句驪遼山遼水所出西南至遼隊入大遼水大遼水出塞外南至安市入海曹子建詩曰出自薊北門逢望胡地桑漢書曰薊燕國也水經注曰薊則西北有薊丘因取名焉晉陽山頭無箭竹疎勒城中乏水源史記曰智伯率韓魏攻趙趙宣子奔保晉陽原過後至于王澤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過竹二節莫通曰為我以是遺毋卹原過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齋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趙毋卹余霍泰山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女反滅智氏女亦立我百邑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三國攻晉陽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沒者三版襄子懼乃夜使相張孟同私于韓魏韓魏合謀三國滅智氏共分其地遂祠三神于百邑使原過主霍太山祠祀戰國策曰智伯將伐趙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談曰臣聞董安于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蓋苦楚廩之其高至丈餘君發而試之其堅則苗露之勁不能過也君曰矢足矣范曄後漢書曰耿恭字伯宗為戊己校尉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乃據之匈奴擁絕澗水恭于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恭仰嘆曰昔貳師將軍取佩刀刺山飛泉湧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為吏士禱有飛泉奔出衆皆稱萬歲乃

令吏士揚水示虜虜以為神明引去漢書西域傳曰疏勒國王治疏勒城去長安九千三百五十里言趙氏遣晉陽之難耿恭被疏勒之圍此時天吏不來井泉尚竭究何能為以此見事由天定不可強求不如早歸也下文言離別勸歸之事

屬國征戍久離居陽關音信絕能疎漢書昭帝紀曰

貂中監蘇武前使匈奴單于庭十九歲迺還奉使全節以武為典屬國如淳曰以其久在外國知邊事故令典主諸屬國師古曰典屬國本秦官漢因之掌歸義蠻夷屬官有九譯令後省并鴻臚地理志曰敦煌郡龍勒有陽關

願得魯連飛一箭持寄思歸燕將書史記曰魯仲連齊人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讒之燕燕將懼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書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猶豫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于齊

甚衆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嘆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

渡遼本自有將軍寒風蕭蕭生水紋漢書曰昭帝元鳳三年遼東烏桓反以中郎將范明友為度遼將軍應劭曰常度遼水往擊之故以度遼為官號漢官儀曰度遼將軍屯五原曼柏縣也楚辭曰秋風兮蕭蕭

妾驚甘泉足烽火君訝漁陽少一作多陣雲漢書曰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乃罷又匈奴傳曰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于甘泉長安漢書地理志漁陽郡秦置屬幽州京房易要占曰陣雲貫月

自從將軍出細柳蕩子空牀難獨守漢書曰河內太守周亞夫為將軍次細柳張揖曰在昆明池南今有柳市是也師古曰匈奴傳云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此則細柳不在渭北揖說是也古詩曰昔為倡家女今為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李善注云列子曰有人去鄉土遊於四方而不歸者世謂之為狂蕩之人也呂延濟曰蕩子婦人比夫為蕩子言夫從征役也

盤龍明鏡餉秦嘉辟惡生香寄韓壽漢秦嘉字士會隴西人嘉為上郡掾其妻亦答詩見玉臺新詠徐淑寢疾還不獲面別贈詩三章有寶釵好耀首明鑒可鑒形之句韓壽晉書曰韓壽與賈充女私時西域貢奇香一著人經月不歇武帝以賜充充女盜以予壽充僚屬聞其芬馥稱于充充知與壽私也秘之以女妻壽

春分燕來能幾日二月蠶眠不復久玉臺作不能食左傳昭十七年郯子曰玄鳥氏司分者也杜預曰玄鳥燕也以春分來秋分去郭璞曰詩云燕燕于飛一名玄鳥齊人呼鳧按蠶三俗三起俗稱蠶眠

洛陽遊絲百丈連黃河春冰千片穿沈約三月三日詩曰遊絲映空轉禮云立春後十日魚上冰

桃花顏色好如一作如好馬榆莢新開巧似一作似細錢爾雅釋畜曰黃白雜毛駓郭璞曰今桃花馬春秋元命苞云三月榆莢落漢書曰漢興以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榆莢錢

蒲桃一杯千日醉無事九轉學神仙博物志云西域有蒲萄酒積年不敗彼俗云可十年飲之醉彌月乃解所食愈少心開愈益所食愈多心愈塞年愈損焉又云中山有酒飲者千日醉劉玄石于酒家沽酒以千日酒飲之至家大醉以為死瘞之後酒家千日後往視之開棺醉始醒也抱朴子云一轉之丹服之三年得仙二轉之丹服之二年得仙三轉之丹服之一年得仙四轉之丹服之半年得仙五轉之丹服之百日得仙六轉四十日得仙七轉二十日得仙八轉十日得仙九轉之丹服之三日得仙君取九轉之丹內神鼎中夏至之後爆之鼎熱翕然煇煌俱起神光五色即化為還丹

取而服之一刀圭即白日昇天定取金丹作幾服能令華表得千年抱朴子曰昔左元放于天柱山中精鬼而神人授之金丹仙經夫金丹之為物燒之愈久變化愈妙黃金入火百煉不消埋之畢天不朽服此二藥煉人身體故能令人不老不死述異記曰廣州東界有文種之墓墓下有石華表柱搜神記云燕昭王墓前有千年華表樹

楊柳歌

河邊楊柳百丈枝別有長條蹏一作宛地垂河水衝激根株危倏忽河中風浪吹可憐巢裡鳳凰兒無故當年生別離流槎一去上天池織女支機當一作將見隨荆楚歲時記曰漢武帝令張騫使大夏尋河源乘槎經月而至一處見一女織一丈夫牽牛飲河渚織女取支機石與騫而還後為東方朔所識天池猶言天河誰言從來蔭數國直用東南一小枝論衡曰日旦出扶桑暮入細柳扶桑東方之地細柳西方之地此歌楊柳以日有細柳之稱故云蔭數國者謂日也齊王窓碑云若木一枝旁蔭數國若木亦日也盧江焦仲卿詩云自掛東南枝此楊柳歌亦離別之語忽辭也昔日公子出南皮何處相尋玄武陂漢書渤海郡有南皮縣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魏都賦曰莞以玄武劉淵林注玄武莞在鄴西莞中魏文帝玄武陵詩兄弟共行遊驅車出西城柳垂重陰綠向我池邊生駿馬翩翩西北馳左右彎弧仰月支曹植白馬篇曰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又云控弦破左的右發摧月支李善注云邯鄲

淳藝經曰馬射左邊為月支三枚馬蹄一枚連錢障泥渡水騎白玉手板落盤螭晉書曰王濟善解馬性書乘一馬著連乾障泥前有水終不肯渡濟云此必惜鄲泥使人解去便渡故杜預謂濟有馬癖樂府詩云鐵驄金面青連錢說文曰笏手板也玉藻云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魚須士飾象骨郡國志曰晉明帝為太子時嘗戲殿前以玉手板弄銅盤螭口中板溜入螭腹中不能出後見一白鼠出入螭口君言丈夫無意氣試問燕山那得碑古詩男兒重意氣何用錢刀為後漢書曰竇憲與北單于戰于稽落山破之刻石燕然山言志求立功者多燕山勒名幾人也鳳凰新管蕭史吹朱鳥春窗玉女窺列仙傳曰蕭史者秦穆公有女號弄玉好之遂以妻焉善吹蕭穆公時人也善吹蕭數十年吹似鳳凰凰來止其屋為作鳳臺夫婦止其下不數年一旦隨鳳凰飛去故秦氏作鳳女詞有簫聲朱鳥朱雀南方神也景福殿賦曰朱鳥舒翼以峙衡魯靈光殿賦曰玉女窺窻而下視銜雲酒杯赤瑪瑙照日食螺紫琉璃王子年拾遺記曰有丹丘之國獻瑪瑙甕以盛甘露帝德所洽被于殊方以露充厨也瑪瑙石類也南方者為之勝今善別馬者死則破其腦視之其色如血者則日行萬里能騰飛空虛今為器多用赤色若是人工所製多不成器成器亦朴拙其國人聽馬鳴則別其腦色丹丘之地有夜叉駒跋之鬼能以赤馬腦為瓶盂及樂器皆精妙輕麗中國人有用者魑魅不能逢之一說云馬腦者言是惡鬼之血凝成此物丹紅之野多鬼血化為丹石則瑪瑙也可鑄以為器當黃帝時瑪瑙甕至堯時猶存甘露謂之寶露至漢東方朔識之乃作寶甕銘曰寶雲生于露壇祥風起于月館是也今云銜雲酒盃者若漢承露盤矣世說新語曰武帝嘗降王武子供餘盤悉用琉璃器廣志曰琉璃出黃支斯

調大秦曰南諸國魏畧曰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紺縹紅紫卜種琉璃南州異物志曰琉璃本質是石欲作器以自然灰治之自然灰狀如黃灰生南海濱百年霜露奄離披一旦功名不可為楚辭曰白露既下百草兮奄離披此梧楸定是懷王作計悞無事翻覆用張儀史記曰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贄事楚曰誠能絕齊秦願獻商于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取楚之漢中地而齊怒不救楚大困明年秦剖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之乃請如楚復釋去張儀懷王竟死于秦不如飲酒高陽池日暮歸時倒接䍦晉書曰山簡鎮襄陽優游卒歲惟酒是耽諸習氏荊土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游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兒童歌曰山公至何許住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䍦舉兵向葛彊何如并州兒武昌城下誰見移官渡營前那可一作得知晉陽秋曰陶侃練核庶事勤務稼穡雖戎陳武士皆勸勵之性纖密好問頗類趙廣漢嘗課營種柳都尉夏施盜拔武昌郡西門所種侃後自出駐車施門問此是武昌西門柳何以盜之施惶怖首伏三軍稱其明察魏文帝柳賦序曰昔建安五年上與袁紹戰于官度時余從行始植斯柳自彼迄今十五載矣感物傷懷乃作斯賦又王粲亦有柳賦蓋同作也獨憶飛絮鵝毛下非復青絲馬尾垂晉書謝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羅敷行曰青絲繫馬尾言楊花吹落柳葉凋殘其色不復青也鵝毛馬尾取其相似也欲與梅花留一曲共將長笛管中吹笛中有落梅花曲鮑昭樂府有梅花落崔豹古今注稱李延年有折楊柳黃華子等八曲言曲有楊柳之名欲與笛裡梅花共吹之也

庾子山集卷五

庾子山集卷六

周 庾信 撰

錢唐倪璠纂註

郊廟歌辭

隋書樂志曰周太祖迎魏武入關樂聲皆闕恭帝元年平荆州大獲梁氏樂器以屬有司有司詳定雖著其文竟未之行也閔帝受禪居位日淺明帝雖革魏氏之樂而未臻雅正天和元年武帝初造山雲舞以備六代南北郊雩壇太廟禘樂具用六舞六代大夏大濩大武正德武德山雲之舞也於是正定雅音為郊廟樂創造鐘律頗得其宜宣帝嗣位皆循用之無所改作按隋書所採皆子山之

辭周書云天和元年冬十月初造山雲舞以備六代之樂建德三年冬十月六代樂成集中有賀新樂表是周武帝時郊廟燕射使子山作辭也

周祀圓丘歌

圓丘禘之大祭祀昊天上帝北極耀迫寶之神冬至祭之周禮所謂祀大神是也此天為大天對五帝為小天其祭用蒼璧蒼犢蒼幣皆以象天所謂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樂用圜鐘之等周禮曰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鄭注云天神則主北辰又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此圜丘之祭也祭灋曰周人禘嚳而郊稷謂此祭天圜丘以嚳配之也圜丘比郊則圜丘為大若以郊對五時之迎氣則郊為大郊祀感精之帝祖之所自出者也五時迎氣祀五帝俱各有配注見下篇禮疏皇氏云天有六天歲有八祭冬至圜丘一也夏正郊天二也五時迎氣五也通前為七也九月大饗八也雩與郊禖為祈祭不在數崔氏以雩為常祭九也隋書禮儀志曰祭天之數終歲有九圜丘三年一行若圜丘之年祭天有九若天不過圜丘之祭終歲有八此則鄭學之所宗也一云惟有昊天無五精之帝而一天歲二祭壇位一圜丘之祭即是南郊南郊之祭即是圜丘日南至於其上以祭天春又一祭以祈農事謂之二祭無別天此則王學之所宗也梁陳以降議者各宗所師故郊丘互有變易自晉太始二年並圜丘於南郊云王鄭異學各宗所師者王肅難鄭以為郊即圜丘圜丘即郊按圜丘配以帝嚳南郊配以后稷郊丘本異何得混而為一又王肅引郊特牲文以難鄭以為周

郊日以至與圜丘同配后稷先儒引鄭注以魯禮無冬至祭天圜丘之事故以建子之月郊天周衆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郊特牲文是魯禮非周郊也禮疏言之甚悉且祭法云周人禘嚳而郊稷明是稷卑於嚳故丘大於郊若郊丘同配后稷則祭法直云周人禘稷而郊稷矣何緣更配帝嚳乎知其肅之妄也隋書禮儀志曰後周憲章姬周祭祀之式多依儀禮司量掌為壇之制圓丘三成崇一丈二尺深二丈上徑六丈十有二階每等十有二節在國陽七里之郊圜壝徑三百步內壝半之方一成下崇一丈徑六丈八尺上崇五尺方四丈八方方一階階十級級一尺南郊為方壇於國南五里其崇一丈二尺其廣四丈其壝方百二十步內壝半之按此知圜丘與南郊為二與周禮同然爾雅云非人為之丘泰壇則人功所作

圜丘與泰壇別謂之丘者凡地上之丘皆可祭焉無常處今後周圜丘有壇在國陽七里之郊南郊之壇在國陽五里各有常處俱從人功為異于古也又隋書禮儀志曰後周圜丘及南郊並正月上辛按周禮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不用正月上辛不知此正月上辛之日先往圜丘後往南郊乎此又異於姬周之處也隋書所志豈其誤耶依周禮鄭氏之義圜丘宜用冬日至從周禮之文也南郊宜用夏正建寅之月從郊特牲所謂郊之祭迎長日之至是也若用王肅之說如郊即圜丘等語則郊祭亦在建子之月至建寅月又祈穀郊祭亦非並用正月上辛後周之制一遵周禮必申鄭義且郊丘既別不從王肅為學其禮儀憲章漢魏以來所未曾有故上辛之說疑其誤矣又隋書禮儀志曰後周圜丘則以其先炎帝神農氏配昊天上帝於其上周書帝紀曰其先出自炎帝神農氏為黃帝所滅子孫遯居朔野有葛烏菟者雄武多算略鮮卑慕之奉以為主遂總十二部落世為大人其後曰普回因狩得玉璽三紐有文曰皇帝璽普回心異之以為天授其俗謂天曰宇謂君曰文因號宇文并以氏焉是其系出炎帝之事也姬周圜丘以帝嚳配昊天上帝後周圜丘以神農配昊天上帝遠祖之尊以配遠尊天帝一依古制矣

昭夏

降神　昭夏詩篇歌之則為樂章周禮有三夏九夏鄭注所謂樂章名也大司樂云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鄭注云三夏樂章名鍾師云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驁夏鄭注云以鍾鼓者先擊鍾次擊鼓以奏九夏夏大也樂之大歌有九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後周本之而作昭夏皇夏雍夏其即姬周三夏之遺與

重陽禋祀大報天

馬融廣成頌曰超荒忽出重陽章懷太子注云重陽天也周禮大宗伯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鄭注云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左氏傳曰以致其禋祀杜注云禋敬也又隱十一年注云潔齊以享謂之禋禮記郊特牲云大報天而主日也祭義亦云大報天矣

丙午

隋書作景

封壇肅且圜

丙午在南方言其在國之陽也鄭氏之義丙取其炳明午取其鄂布也隋書禮儀志云後周司量掌為壇之制圜壇徑三百步內壝半之

孤竹之管雲和絃

周禮曰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

神光未下風肅然

神光言神之光采也宣帝紀曰

薦豐之夕神光交錯封禪書曰神君最貴者太乙其佐曰太禁司命之屬皆從之不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言天帝之神未嘗下而其風肅然如至也

王城七里通天臺

隋書禮儀志稱後周圜丘在國陽七里之郊故云王城七里張衡東京賦曰然後以建王城今云王城後周所都長安也漢書武帝紀曰元封二年作甘泉通天臺師古曰言此臺高上通於天也漢舊儀云高三十丈望見長安言圜丘在長安七里築壇之高若漢通天臺也

紫微斜照影徘徊

禮記正義曰冬至祭昊天上帝者春秋緯云紫微為天帝北極耀迫實是也其配之人口帝嚳故祭灋云周人禘嚳樂汁徵圖曰天宮紫微北極天一太一史記封禪書索隱注云春秋合誠圖曰紫微大帝室太一之精也漢書樂志曰神裴回若留放裴回與徘徊字同

連珠合璧重光來

後漢書天文志曰三皇運化協神純朴謂五星如連

珠日月如合璧化出自然民不犯隱亦見竹書紀年

天策蹔轉勾陳開 左氏傳曰天策焞焞杜預曰天策傅說星天文志曰勾陳六星在紫宮中鉤陳口中一星曰天皇大帝其神曰耀迫寶主御神靈執萬神圖

皇夏 皇帝入門出入謂王將祭祀入廟門升祭訖出廟門皆令奏王夏也按姬周承二王之後天子稱王故云王夏秦兼稱皇帝漢魏以來因之不改皇帝出入得稱皇夏矣 周禮王出入則奏王夏釋曰王

旌迴外壝蹕靜郊門 爾雅曰注旄首曰旌郭注云載旄於竿頭如今之幢亦有旒周禮凡祭祀社壝用瓦罍鄭注云壝謂委土為墠壇所以祭也旌迴外壝者言旌旗迴繞於壇壝也云外壝者壝有外

壝內壝所謂圓壝徑三百步內壝半之是也周禮曰大祭祀設門燎蹕宮門廟門鄭司農云蹕謂止行者清道若今時儆蹕云郊門者言圓丘在國陽七里之郊也

千乘按轡萬騎雲屯 蔡邕獨斷大駕備千乘萬騎東都賦千乘雷動萬騎紛紜濟曰千乘萬騎天子法駕也

藉茅無咎掃地惟尊 易曰藉用白茅無咎郊特牲曰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又禮器云禮有以下為貴者至敬不壇掃地而祭正義曰至敬不壇掃地而祭者謂祭五方之天燔柴於壇下掃地而設正祭此周法也然特牲謂郊天之祀禮器指五方之天至於圜丘為地上之丘祭無常處愈尊愈質今後周既已築壇則燔柴在壇正祭於地擬於夏正郊天五方迎氣矣

揖讓展禮衡璜節步 周禮天官玉府云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鄭注引詩傳曰佩玉上有葱衡下有雙璜衡牙蟉珠以納其間釋文云珩音衡佩上玉也半璧曰璜

星漢就列風雲相顧 河圖括地象曰河精上為天漢言星漢如就列位風雲流行若相顧盼也

取法於天降其永祚

昭夏 俎入取周禮牲出入則奏昭夏之義也

日至大禮豐犧上辰 日至日南至也周禮大司樂云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是也後周禮儀若依隋志所云用正月上辛則此日至謂長日之至郊特牲云迎長日之至也按禮昊天上帝之神必於冬至以天足陽冬至一陽生還於陽生之日祭之周禮鄭注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又鄭注郊特牲文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建寅之月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也然彼是郊祭非圜丘也圜丘之祭必用冬至以隋志有後周並用正月上辛之文故雨述之大禮謂圜丘之祭禘之最大者也鄭康成曰

犧純黑色也周禮馮相氏云十有二辰釋云謂子丑寅卯之等十有二辰也豐犧言犧牛豐美也上辰言上吉之辰也

牲牢脩牧繭栗毛純 禮記曰祭天特牲又王制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漢書郊祀歌曰牲繭栗粢盛香師古曰繭栗言角之小如繭及栗之形也信南山之詩曰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箋云毛以告純也楚語曰觀射父云毛以示物韋昭曰物色是毛以告純

以陳 論語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孔安國云俎豆禮器郊特牲云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

俎豆斯立陶匏大報反命居陽兆日 郊特牲曰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鄭注云大猶徧也天之神日為尊日太陽之精也

六變鼓鐘三和琴瑟 周禮大司樂云凡樂圜鐘為宮黃鐘為角大蔟為徵姑洗為羽靈鼓靈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

神皆降

俎奇豆偶惟誠惟質 禮記郊特牲云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正義曰鼎俎奇者聘禮牛一羊二豕三魚四腊五腸胃六膚七鮮魚八鮮腊九也是鼎九其數奇也正鼎九鼎別一俎俎亦九也又少牢陳五鼎特牲三鼎皆是鼎俎奇也籩豆偶者掌客云上公豆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又禮器云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大夫八下大夫六案禮籩與豆同是籩豆偶也云誠質者郊特牲曰用犢貴誠也又云掃地而祭於其質也漢書郊祀志曰貴誠尚質不修其文也

昭夏 奠玉帛 此言禮神之玉帛也

圓玉已奠蒼幣斯陳瑞形成象璧氣含春 周禮以蒼璧禮天又云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鄭注云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禮神者必象其類璧圜象天也爾雅云肉倍好謂之璧是圜者為璧故云圓玉蒼璧禮天幣從其色故云蒼幣瑞形成象者以圜璧為瑞玉其形類天象也璧氣含春者春為蒼精祭天用蒼璧蒼是東方之色故云含春也

禮從天數智總圓神 禮從天數亦謂牲幣之類智總圓神謂璧之圜也易曰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

為祈為祀至敬咸遵 郊特牲鄭注曰祈猶求也謂祈福祥求永貞也漢書郊祀志曰洪範八政三曰祀祀者所以昭孝事祖通神明也

皇夏 皇帝升壇

七里是仰八陛有憑 七里即隋志所稱後周圜丘在國陽七里之郊是也八陛謂壇也司馬彪續漢書祭祀志云壇有八陛通道以為門三輔黃圖曰上帝壇八觚神道八通廣三十步也按周禮疏稱圜丘者爾雅上之高者曰丘取自然之丘圜者象天圜既取丘之自然則未必要在郊無問東西南北方皆可後周圜丘在國陽七里是定於南方祭有常處矣其為壇之制崇高階級各有丈尺雖與郊壇劃然為二亦失自然為丘之義七里八陛乃是後周圜壇非古姬周之圜丘也

就陽之位如日之升 就陽位也郊特牲文鄭注云日太陽之精也如日之升小雅天保之辭也箋云日始出而就明也此言皇帝升壇亦如日就陽位初升時也故引天保之詩云如日矣

思虔肅肅致敬繩繩 周頌雝篇云至止肅肅大雅思齊云肅肅在廟爾雅曰肅肅敬也又云恭也大雅抑篇云子孫繩繩爾雅曰繩繩戒也漢書郊祀歌曰繩繩意變備得其所應劭曰繩繩謹敬更正意也

祝史陳信玄象斯格 左氏傳曰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玄象天象也易曰天玄而地黃蒼玄是天色言以誠格天也

惟類之典惟靈之澤幽顯對揚人神咫尺 左氏傳曰敢對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又曰天威不違顏咫尺杜預曰言天鑒察不遠威嚴常在顏面之前八寸曰咫正義曰貫達亦云八寸曰咫說文云周制寸尺咫尋皆以人之體為法中婦人手長八寸謂之咫周尺也

雲門舞 皇帝初獻作雲門之舞 周禮雲門之舞冬日至圜丘奏之禮又曰以樂舞教國子雲門大卷鄭注云此周所存六代之樂黃帝曰雲門大卷言其德如雲之所出民得以有族類也又五帝及日月星辰亦用之周禮乃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是也又按隋書方澤舞辭同圜丘是方澤亦用此舞辭也周禮圜丘有雲門之舞方澤有咸池之舞方澤舞辭似宜作咸池舞然六代之樂黃帝曰雲門故可通用也

獻以誠鬱以清獻謂初獻也詩信南山云祭以清酒箋云清玄酒也酒鬱鬯五齊三酒也祭之禮先以鬱鬯降神然後迎牲享於祖考納享時山罍舉沈齊傾周禮鄭注司尊彝云山罍亦刻而畫之為山雲之形又天官冢宰曰酒正辨五齊之名五曰沈齊鄭注云沈者成酒而滓沈如今清酒矣惟尚饗洽皇情禮記曰惟聖人為能饗帝顏延年讌曲水詩曰皇情爰眷劉良曰皇情天子之情也降景福通神明毛詩曰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雲門舞皇帝初獻配帝作雲門之舞　配帝謂人帝炎帝神農氏也祭法曰禘嚳而郊稷謂祭天圜丘以嚳配之後周圜丘以其先炎帝神農氏配昊天上帝法姬周帝嚳配天之義也按隋書方澤舞辭同圜丘知方澤配帝舞辭亦同也又按後周方丘亦以神農配后地之祇知二丘配帝同也

長丘遠歷大電遥源弓藏高隴鼎沒寒門史記正義曰黃帝母曰附寶之初野見大電繞北斗樞星感而懷孕二十四月而生黃帝於壽丘史記曰黃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謂寒門者谷口也黃帝鑄鼎於荆山鼎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墮黃帝之弓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龍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服虔曰寒門黃帝所仙之處也按此數語皆黃帝軒轅之事後周圜丘配以神農非配軒轅也然昊天至尊神農極遠後周遠祖於周無功徒以遠祖之尊以配遠尊天帝若姬周帝嚳矣且神農之事若炎政火官諸語偏屬五方迎氣播穀耒耨之用似雜祀穀郊壇天帝尊至昊天無所不該人帝配之至尊之前功績所著不宜雜引蓋以神農之世年代綿渺假稱軒皇之事以明天之所生有此靈異及沒還歸於天其立辭之慎如此非子山誤引也人生於祖物本於天禮記郊特牲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鄭注曰言俱本可以配也此言後周遠祖本炎帝神農氏猶萬物之生原本昊天上帝所以圜丘配之奠神配德迄用康年配德謂德足配天也詩臣工云明昭上帝迄用康年

登歌皇帝初獻及獻配帝畢奏登歌　周禮曰大祭祀帥瞽登歌鄭司農云登歌歌者在堂也釋曰凡大祭之時太師有此一事言帥瞽登歌者謂下神合樂皆升歌清廟故特作樂時太師帥取瞽人登堂於西階之東北面坐而歌者與瑟以歌詩也登歌之名蓋取諸此歲之祥國之陽周禮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序事以會天位鄭注云歲謂太歲若今歷日太歲在某月某日某甲朔日直某也國之陽者言在國陽七里之郊也蒼靈敬翠雲長蒼靈以天色蒼故云若後周圜丘亦用正月上辛則此蒼靈當謂春初句芒之神也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蒼曰靈府顏延年曲水詩序云蒼靈奉塗是也翠雲亦青色也象為飾龍為章周禮鄭注云象尊以象鳳凰或曰以象骨飾尊禮記曰旗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正義曰所建之旗十有二旒畫龍為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者旗十有二旒象天數十二也龍為陽氣變化日月以光照下皆是象天也乘長日坯蟄戶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若後周圜丘南郊二祭俱用正月上辛則後周圜丘之祭亦在夏正建寅之月鄭注所謂建寅迎長日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者也特牲之文可通用矣又按月令仲夏云是月也日長至正義曰長至者謂此月之時日

長之至極太史漏刻夏正晝漏六十五刻夜漏三十五刻是日長至也又月令仲秋云蟄蟲坯戶鄭注云坯益也蟄蟲益之謂稍小之也按長日坯戶乃是夏秋之令圜丘似非其時然卑者不能兼尊尊者可以該卑非如四郊之祀各司其一也

列雲漢迎風雨 詩云倬彼雲漢昭回於天禮器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是故天時雨澤君子達禮焉疏云蓋謂天地感祭而降雨澤也又禮器云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乃是四郊之文四郊尚能感致則圜丘之致祥瑞可知

大呂歌雲門舞 周禮大司樂冬至圜丘之祭有雲門之舞則天神皆降鄭注天神主北辰者也其上文云乃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鄭注云天神謂五帝及日月星辰也按歌大呂所祀之天神非圜丘北極之大神也祀圜丘之天神其樂用圜鐘之等列具周禮無大呂之歌歌大呂者乃是五帝日月星辰之神此借稱也其雲門則是矣

省滌濯 周禮曰大祭祀省牲眡滌濯又肆師云立大祀用玉帛牲牷左氏傳曰吾牲牷肥腯杜預曰牲牛羊豕也牷純色完全也

鬱金酒鳳凰樽 周禮鬱人曰凡祭祀和賓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鄭注云築鬱金煮之以和鬯酒又郊特牲所謂臭鬱和鬯是也周禮司尊彝有象尊鄭司農云象尊以象鳳凰

迴天睠顧中原

皇夏 皇帝飲福酒奏皇夏

國命在禮君命在天陳誠惟肅飲福惟虔洽斯百禮福以千年 毛詩曰烝畀祖妣以洽百禮

鉤陳掩映天駟徘徊 揚雄甘泉賦曰伏鉤陳使當兵服虔曰鉤陳紫宮外營陳星爾雅曰天駟房也史記天官書曰房為府曰天駟又曰漢中四星曰天駟索隱曰詩紀歷樞彫禾飾斝翠羽承罍 毛萇曰斝爵也夏曰醆殷曰斝周曰爵周禮鄭注曰斝讀曰稼稼彝畫禾稼也犧尊飾以翡翠罍神之所飲也

受斯茂祉從天之來

雍夏 徹奠奏雍夏 周禮樂師曰及徹帥學士而歌徹又云徹歌鄭注曰徹者歌雍雍在周頌臣工之什釋云謂徹為歌雍者論語云三家者以雍徹孔子云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惟天子乃可用雍詩徹祭罷大夫諸侯皆不得用雍故云歌徹者歌雍詩也後周本此而作雍夏如周之歌雍徹罷用徹詩也

禮將畢樂將闌迴日轡動天關 楚辭曰吾令羲和弭節兮王逸曰羲和日御也

漢書天文志曰雨河天關間為關梁翠鳳搖和鸞響五雲飛三步上 翠鳳旗也李斯上書曰建翠鳳之旗詩蓼蕭云和鸞雝雝毛傳曰在軾曰和在鑣曰鸞正義曰和亦鈴也以其與鸞相應和故載見曰和鈴央央是也

風為馭雲為車無轍迹有煙霞 漢書曰靈之車結玄靈靈之下若風馬傳玄歌辭云雲為車兮風為馬左氏傳曰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說文曰霞赤雲气也从古韻車如字霞洪孤切楚辭遠遊篇云餐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氣入而麤穢除是霞與除同韻與車並在六魚矣从今韻車尺遮切霞胡加切

暢皇情休靈命雨留甘雲餘慶 皇情天子之情也靈命神靈之命也詩甫田云以祈甘雨漢書天文志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是謂慶雲

皇夏皇帝就望燎位奏皇夏　周禮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鄭注云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積柴實牲體焉釋曰先積柴次實牲次取煙義全於昊天也

六典聯事九司咸則周禮曰太宰之職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又小宰之職云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一曰祭事之聯事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應劭曰尚書曰禹作司空棄后稷契司徒皐陶作士師垂共工益朕虞伯夷秩宗夔典樂龍納言凡九官也顏延年宋郊祀歌曰六典聯事九官列序此云九司謂司空司徒之屬所司者有九官也率由舊章於焉允塞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尚書舜典曰溫恭允塞掌禮移次燔柴在焉周禮有掌次之官張大次小次鄭注云次謂幄也注詳方澤皇夏爾雅曰祭天曰燔柴郭注云既祭積薪燒之蔬云祭天之禮積柴以實牲體玉帛而燔之使煙氣之臭上達于天因名祭天曰燔柴也燔柴在焉者按禮疏正祭於地燔柴在壇故禮記云掃地而祭煙升玉帛氣斂牲周禮肆師職曰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鄭司農曰大祀天地次祀日月星辰小祀司命後鄭大祀又有宗廟次祀又有社稷五祀五嶽小祀又有司中風師雨師山川百物也疏云經言立大祀用玉帛牲牷者天神中非直有升煙玉帛牲亦有禮神者也又大宗伯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薪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鄭注云禋之言煙槱積也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疏云禋祀中有玉帛牲牷三事實柴中則無玉惟有牲幣槱薪中但止有牲惟昊天具之云煙升玉帛氣斂牲牷者以圜丘大祀全用玉帛牲牷也又按祭祀有升煙之玉帛牲牷有禮神之玉帛牲牷此云升煙之玉帛牲牷也玉蒼璧帛蒼幣牲蒼犢周禮牧人云掌共祭祀之牲牷純色牷謂純色完全言毛體全具也

休氣馨香臂芳昭晰詩曰取其血膋郭璞曰膋脂膏也血以告殺臂以升臭合之黍稷實之於蕭合馨香也漢書郊祀志歌曰焫臂蕭延四方李奇曰臂腸間脂也蕭香蒿也師古曰以蕭焫脂合馨香也臂音來彫反焫音人說反翼翼虔心明明上徹詩云維此文王小心翼翼爾雅曰翼翼恭也又云明明在上爾雅曰明明察也郭云聰明鑒察也

皇夏皇帝還便殿奏皇夏

玉帛禮畢神人事分嚴承乃睠瞻仰迴雲輦路千門王城九軌漢書曰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左傳莊二十八年曰楚伐鄭入自純門及逵市杜預云逵並九軌周禮曰國中經涂九軌式道移候司方迴指漢書曰式道左右中候也左太沖吳都賦曰指南司方得一惟清於萬斯寧老子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受茲景命於天告成

周祀方澤歌隋書樂志云方澤舞辭同圓丘方澤禘之大祭祀地祇主崑崙之神夏至祭之周禮所謂祀大祇是也大地對神州之地為小地方澤地之大祇主崑崙與圜丘天之大神主北辰對別一祭北郊祀神州與南郊祀感精之帝對是地有二祭方澤居其一也其祭用黃琮黃犢黃幣皆以象地所謂牲幣各放其色之色樂用函鐘之等也周禮曰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鄭

注曰地祇則主崑崙正義曰言澤中方丘者因高以事天故於地上因下以事地故於澤中取方丘者水鍾曰澤不可以水中設祭故亦取自然之方丘象地方故也隋書禮儀志曰祭地之數一歲有二方澤三年一行若方澤之年祭地有二若地不通方澤之祭終歲有一此鄭學之所宗也自晉太始二年並方澤於北郊後周祭祀之式多依儀禮方丘在國陰六里之郊丘一成八方下崇一丈方六丈八尺上崇五尺方四丈方一階級一尺其壝八面徑百二十步內壝半之神州之壇崇一丈方四丈在北郊方丘之右其壝如方丘按此知方丘與北郊為二禮地神有二歲有二祭其一是夏至之日祭崑崙之神于方澤其一是夏正之月祭神州之地祇于北郊後周郊丘為二其制是也然禮記為高必因丘陵謂冬至祭天於圓丘之上也為下必因川澤謂夏至祭地于方澤之中也又云因天事天因地事地是凡澤中之方丘皆可祭焉亦取自然之丘異于北郊神州之祇祭有常處者也後周郊丘既別一如周禮而方丘在國陰六里是祭有常處其壇壝又有丈尺階級人力為之殊失自然之義雖遵古制然而改其質素崇尚華飾矣又隋書禮儀志曰後周方丘則以神農配后地之祇神州以獻侯莫那配焉知後周方丘與北郊二祭亦取周禮禘嚳郊稷之義也

報功陰澤展禮玄郊 陰澤方澤也禮崑崙之地祇必於夏至以地是陰夏至一陰生還于陰生之日祭之義見禮疏玄郊謂後周方丘在國陰六里之郊也北方黑神曰玄冥故云玄郊

瑞方鼎升庖 周禮大宗伯云以黃琮禮地鄭注曰琮八方象地又庖人注云庖之言苞也裹肉曰苞

調歌孫竹縮酒江茅 周禮澤中方丘之祭云孫竹之管鄭注云孫枝竹之末生者也桐孫亦然左傳僖四年管仲對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杜預曰茅菁茅也束茅而灌之以酒為縮酒尚書包匭菁茅郊特牲云縮酌用茅鄭注云沛之以茅縮去滓也周禮甸師祭祀共蕭茅鄭興云蕭字或為莤莤讀為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歆之故謂之縮縮滲也史記封禪書曰江淮之間一茅三脊

聲舒鐘鼓器質陶匏 云鐘鼓者周禮大司樂所謂方澤之樂函鐘之等靈鼓靈鼗是郊特牲云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

列曜秀華凝芳都荔 漢書安世房中歌曰金支秀華張晏曰秀華中主有華豔也臣瓚曰樂上衆師有流遡羽葆以黃金為支其首敷散若草木之秀華也又歌曰都荔遂芳宵宓桂華孟康曰都良薛荔之香鼓動桂華也

川澤茂祉丘陵容衛 禮記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周禮曰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丘陵之示又云三變而致麟物及丘陵之示

雲飾山罍蘭浮汎齊 周禮司尊彝云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鄭注云山罍刻而畫之為山雲之形又酒正曰辨五齊之名一曰汎齊鄭注云汎者成而滓浮泛泛然若今宜成醪矣

至之禮敬茲大祭 周禮鄭注云禮地以夏至謂神在崑崙者也此日至謂夏日至也

昭夏 奠玉帛奏昭夏

曰若厚載欽明方澤 易曰坤厚載物尚書曰欽明文思安安孔傳曰欽敬也

敢以敬恭陳之玉帛 玉謂黃琮也帛謂黃幣也此言禮神之玉帛也

德包含養功藏靈迹斯箱既千子孫則百 詩甫田曰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大雅思齊曰則百斯

登歌 初獻奏登歌 舞辭同圓丘

質明孝敬求陰順陽壇有四陛琮分八方 漢書郊祀志曰郊壇在雒陽城北四里方壇四陛按後周方丘在長安城北六里亦有壇遺矣周禮曰以黃琮禮地鄭注云琮八方象地也

牲牷蕩滌蕭合馨香 周禮牧人掌共祭祀之牲牷鄭司農云牷純也後鄭謂牷體完具牷音全又大宗伯云眡滌濯鄭注云滌濯溉祭器也此云蕩滌言其潔也禮記郊特牲曰蕭合黍稷臭陽達於墻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以脂合黍稷燒之詩云取蕭祭脂羶當為馨聲之誤也

和鸞戾止振鷺來翔 左氏傳曰錫鸞和鈴昭其聲也杜預曰鸞在鑣和在衡毛詩傳曰在

軾曰和在鑣曰鸞戾至也詩序曰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詩云振鷺于飛毛傳曰振振羣飛鷺白鳥也 威儀簡簡鐘鼓喤喤 詩執競云鐘鼓喤喤又云降福簡簡威儀反毛傳曰喤喤和也簡簡大也

聲和孤竹韻入空桑 周禮鄭注曰孤竹竹特生者述異記曰空桑生大野中為琴瑟之最者空桑也

封中雲氣坎上神光 周禮封人掌設王之社壝為畿封而樹之鄭注云壝謂壇及壝埒也畿上有封若今時界矣說文曰坎陷也

下元之主功深蓋藏 樂動聲儀云下元地氣也為萬物始生育長養蓋藏之主

皇夏 望坎位奏皇夏 周禮肆師云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疏云地祇中非直瘞埋中有玉帛牲亦兼有禮神玉帛牲也前祭天望燎位謂升煙玉帛牲也此祭地望坎位謂瘞埋玉帛牲也

司筵撤席掌禮移次 周禮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鄭康成云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周禮有掌次張大次小次鄭注云次謂幄也大幄初往所止居也小幄接祭退俟之處祭義曰周人祭日以朝及闇雖有強力孰能支之是以退俟與諸侯代有事焉云移次者周禮疏云兩次設幄大幄謂王侵晨至祭所祭時未到去壇遺之外遠處設大次王旦止居也接祭者與臣交接相代而祭去壇宜近置一小帷退俟之處也

迴顧封壇恭臨坎位 周禮有封人之職注見上篇坎居北方坎位陰位也禮記曰祭地於大折在北郊在陰位也牟昭曰折謂為壇于昭晰地也

瘞玉埋俎藏芬歛氣 禮記曰瘞埋於大折祭地也按祭天有升煙之玉帛牲祭地有瘞埋之玉帛牲升煙取其上達于天瘞埋取其藏歛於地故云藏芬歛氣也

是曰就幽成斯地意

周祀五帝歌

五帝五方之帝與昊天上帝為六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五天帝靈威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拒汁光紀是也五人帝太皞神農黃帝少皞顓頊是也祀五天帝以五人帝配之南郊祀感精之帝三代用之皆在夏正之月殷人則祭汁光紀周人則祭靈威仰祈穀郊天各祭所感之帝周郊靈威仰以后稷配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若五時迎氣迎春之時前帝後王皆祭靈威仰餘各以其時祭之玉帛牲各如方之色樂用黃鐘大呂等雩祭大饗亦皆祀之周禮曰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脩其又司服云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此皆祀五帝之文也春秋緯曰紫微宮為大帝太微為

天庭中有五帝座星青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黄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協光紀周禮鄭注曰五帝蒼曰靈威仰太昊食焉赤曰赤熛怒炎帝食焉黄曰含樞紐黄帝食焉白曰白招拒少昊食焉黑曰汁光紀顓頊食焉黄帝亦於南郊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謂汎配五帝也王肅云惟有昊天無五精之帝五時迎氣皆是祭五行之人帝太皞屬非祭天也天稱皇天亦稱上帝直稱五帝五行人帝亦得稱上帝但不得稱天故五時迎氣及文武配祭明堂皆祭人帝非祭天也按昊天及五帝皆是天神禮昊天以蒼璧禮五帝以青圭等各用其方之色載在周禮又司樂奏黄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鄭云此天神謂五帝及日月星辰也圜鐘之等於圜丘奏之天神皆降鄭云此天神主北辰者也用樂本自不同依王肅之說均一天帝郊即圜丘矣圜丘即郊矣五精之帝又盡滅之矣豈一天帝而忽用黄鐘忽用圜鐘等乎且五精既已無帝則人帝何由感精而生若太皞神農以下又無故而為東方之木南方之火云云必不然矣如王肅之謬也又按祀五帝者夏正祭感生之帝在於南郊一也孝經緯云祭帝于南郊就陽位是也五時迎氣在於四郊黄帝亦於南郊五也通前為六也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鄭云春迎青帝於東郊夏迎赤帝於南郊季夏迎黄帝亦於南郊秋迎白帝於西郊冬迎黑帝於北郊是也四月雩祭五天帝在於圜城南為壇南郊之旁七也鄭注論語云沂水在魯城南雩壇在其上是也九月大饗五帝在於明堂八也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月令云大饗帝是也其感生之帝則以后稷配之五時迎氣及

亨祭則以五方人帝配之九月大饗五帝則以五人帝及文武配之文王配五天帝武王配五人帝此姬周之制見於禮疏者也按隋書禮儀志稱後周憲章周禮南郊以始祖獻侯莫那配所感帝靈威仰於其上即古后稷配天之義神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者也餘無明文以意解之郊天以莫那配之如后稷此外又有五時迎氣及雩祭五天帝靈威仰之屬仍以五人帝太昊之屬配之九月大饗五天帝五人帝以文武配之者當以周文帝宇文泰配之如文王周武帝宇文邕配之如武王宣帝時疑用是矣云周祀五帝歌者其歌辭凡配五帝皆可通用舞辭如南郊祀靈威仰用青帝雲門舞其下配帝舞獻侯莫那用之也五時迎氣其歌辭則五用之舞辭天人諸帝各以其方雩及大饗則皆用之用樂不異以其皆是五帝故可同用此歌也隋書禮儀志云後周五郊壇其崇及去國如其行之數其廣皆四丈其方俱百二十步內壝皆半之是也

皇夏奠玉帛奏皇夏

嘉玉惟芳嘉幣惟量成形依禮稟色隨方曲禮曰玉曰嘉玉周禮曰及祀之日贊玉幣之事鄭注曰玉幣所以禮神玉與幣各如其方之色正義曰大宗伯云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又云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季夏之月迎土氣於南郊亦用赤璋是其享神幣與玉各如其方之色也

神班其次歲禮惟常神班其次者言東南西北中及天人之神各有班次也歲禮惟常者如正月南郊五時迎氣四月雩九月大饗每歲各有常祭也

威儀抑抑

抑率由舊章二語詩大雅假樂之詞毛傳曰抑抑美也

皇夏初獻奏皇夏

惟令之月惟嘉之辰周禮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釋曰十有二月謂斗柄月建一辰十二月而周也十有二辰者謂子丑寅卯之等十有二辰也惟令之月如正月郊天五時迎氣四月雩祭九月大饗皆為令月惟嘉之辰如正月上辛以下皆為嘉辰言其吉也司壇宿設掌史誠陳周禮掌舍云為壇壝宮鄭云謂王行止宿平地築壇又委壝土起堳埒以為宮掌史即周禮太史小史也左傳晏子引趙武之言曰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杜預曰祝太祝史太史也言有司為壝宮天子止宿之處已設掌史之官於是陳其誠信也敢用明禮言功上神鈎陳旦闢閶闔

朝分星經曰勾陳六星為六宮亦主六軍司馬相如大人賦曰排閶闔而入帝宮分載玉女而與之歸韋昭云閶闔天門也淮南子曰西極之山閶闔之門亦如之旒垂象冕樂奏山雲周禮司服云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鄭注云服周冕首飾尊也釋云冕名雖同其旒數則亦有異禮記郊特牲云載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鄭注璪音早將迴霆策蹔轉天文五運周環四時代序五運為東方青木南方赤火中央黃土西方白金北方黑水是也四時謂春正月郊夏四月雩秋九月大饗春迎青帝於東郊夏迎赤帝於南郊季夏迎黃帝亦於南郊秋迎白帝於西郊冬迎黑帝於北郊是也五郊本是五時以郊黃帝在季夏與赤帝同在夏時故稱四時也鱗次玉帛循迴樽俎鱗次玉帛者言玉帛以次陳之若魚貫也玉若青圭赤璋白琥玄璜也帛幣也幣與玉俱設有禮神之幣有從爵之幣周禮立大祀用玉帛牲牷此禮神之幣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此從爵之幣也見於禮疏玉與幣同色者也樽俎禮器也孔子曰不出樽俎之間是也神其降之介福斯許

青帝雲門舞皇帝初獻青帝奏雲門之舞青帝謂天帝靈威仰之神其色青在于東方主木此蒼精之帝祖之所自出者也祭用青圭牲幣亦如其器之色河圖曰蒼帝靈威仰周禮雲門之舞以祀天神是其一也祭青帝每歲有四其一是正月上辛祀感精之帝靈威仰以后稷配之天子出南門在于南郊祭法所謂郊稷是也其一是迎春之祭祀青帝靈威仰以帝太皞配之天子出東門在于東郊月令云其帝太皞又云迎春于東郊是也其四月雩祭九月雩祭大饗皆以太皞配之此青帝居五天帝之一姬周感生之帝為青帝靈威仰以莫那配餘祀五帝生之帝亦是青帝靈威仰以后稷配後周感供同惟南郊一祭為特尊之後周南郊迎春及祀青帝用此舞辭也

甲在日鳥中星月令曰孟春之月其日甲乙史記天官書曰察日月之行以揆歲星順逆曰東方木主春日甲乙義失者罰出歲星堯典曰日中星鳥以殷中春孔傳曰日中謂春分之日鳥南方朱鳥七宿殷正也春分之昏鳥星畢見以正仲春之氣節轉以推季孟則可知禮東后奠蒼靈東后蒼靈謂東方青帝也周禮以青圭禮東方以立春謂蒼青之帝也頻延年曲水詩序曰蒼靈奉塗李善注云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蒼曰靈府鄭康成曰蒼帝靈威仰之府也樹春旗命青

史月令曰孟春之月載青旗立春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又云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候雁

還東風起呂氏春秋曰三月候雁來月令曰孟春之月東風解凍鴻雁來歌木德舞震

宮月令孟春云盛德在木易說卦曰帝出乎震又云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泗濱石龍門桐

禹貢曰泗濱浮磬周禮云龍門之琴瑟枚乘七發云龍門之桐是也孟之月陽之天孟之月月

令所云孟春之月也春為陽故云陽之天南郊在正月上辛迎春在立春之日其雩祭大饗雖非正月以青帝

所司在於春令亦得歌此矣億斯慶兆斯年月令曰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下下及兆民

配帝舞皇帝初獻配帝奏舞配帝謂人帝也配青帝靈威仰者有二其為南郊之祭配感

精之帝與則以莫那配之其為迎春之祭及雩祭大饗所祀東方之青帝與則以太皡配之姬

周感生之帝為靈威仰祈穀郊壇配以后稷後周感生之帝亦靈威仰祈穀郊壇配以莫那其五方一定之配自古以來著德立功之人若迎春雩祭大饗姬周以太皡配者後周仍以太皡配之無所改作是配青帝者有二以其俱是配青帝靈威仰之神故同此舞辭也

帝出於震蒼德於神易說卦曰帝出乎震蒼德于神者以人帝之神德配蒼帝靈威仰也其明在日其位居春言配青帝在于東方司職于春也祭義云大明生于東覲禮云拜日于東郊玉藻又云朝日于東門之外也其位居春者南郊在正月上辛迎春在立春之日是也勞以定

國功以施人苦姬周后稷後周莫那皆開國之君謂其有勞於子孫有功於人民者也太皡雖遠亦自古著德立功者義兼之矣言從配祀近取諸身配祀謂南郊則為莫那五方則為太

皡皆所以配青帝也易繫辭曰近取諸身

赤帝雲門舞皇帝初獻赤帝奏雲門舞赤帝天帝赤熛怒之神在於南方主火其色赤河圖曰赤帝赤熛怒周禮雲門之舞以祀天神赤帝居其一也立夏之日祭之於南郊雩祭大饗亦皆祭之其祭玉用赤璋牲幣亦如其色樂用黃鐘大呂之等人帝神農所配之帝也

招搖指午對南宮淮南子曰仲夏之月招搖指午高誘曰招搖北斗第七星史記天官書曰南宮朱鳥日月相會實沈中左傳昭七年士文伯曰日月之會是謂辰孔安國洪範傳曰十二辰以紀日月所會疏云會者日行遲月行疾俱循天度而行二十九日日過半月行一周天又前及日而與日會處為辰左傳昭元年子產曰參為晉星實沈參神也月令孟夏日在畢仲夏日在東井季夏日在柳鄭注

云孟夏者日月會於實沈而斗建巳之辰帝王世記曰自畢十二度至東井十五度曰實沈之次於辰在申謂之涒灘於律為斗建在巳晉魏分野立夏離光布政動溫風

夏至純陽之月樂炎精鄭康成曰易繫辭曰近取諸身云孟夏者日月會於實沈而斗建巳之辰帝王世記曰夏至一陰始生炎帝謂赤帝之神為火精也月令孟夏立夏迎赤帝於南郊純陽之月謂夏至以前為純陽到

云其帝炎帝鄭注云赤精也彼雖人帝感此炎精矣赤雀丹書飛送迎史記索隱曰文耀鉤

云南宮赤帝其精為朱鳥呂氏春秋曰周文王時見大赤鳥銜書集於周社以南方赤色朱鳥屬夏故引朱雀丹書言其德在火也朱絃絳鼓罄虞誠朱絳皆赤色若青有青蒼二色矣朱絃絳鼓取

其色之相似也萬物含養各長生禮斗威儀曰君乘火而王其政頌平則祥風至宋均曰景

風也其來長養萬物

配帝舞 皇帝初獻配帝奏舞 配帝謂炎帝神農氏之神五方人帝之一月令云其帝炎帝是也立夏之祭配天帝赤熛怒於南郊雩祭大饗皆以神農氏配之後周之祀與姬周同也

以炎為政以火為官 左傳昭十七年郯子曰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杜預曰以火紀事名百官

位司南陸享配離壇 續漢書曰日行南陸謂之夏漢書魏相曰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言神農氏乘離司夏與天帝配享也

三和實俎百末浮蘭 論語孔注云俎豆禮器漢書曰百末旨酒布蘭生曰天地之氣無微不著無不覆養也

神其茂豫天步艱難 詩白華云天步艱難毛傳步艱難

黃帝雲門舞 皇帝初獻黃帝奏雲門之舞 黃帝天帝含樞紐之神在于中央主土其色黃河圖曰黃帝含樞紐周禮雲門之舞以祀天神黃帝居其一也季夏之月祭之亦於南郊雩祭大饗亦總祭之其祭按月令用黃玉牲幣各如其色周禮疏云在南郊亦用赤璋牲幣如其色樂用黃鐘大呂之等人帝軒轅氏所配之帝也

三光儀表正四氣風雲同 史記天官書曰太微三光之庭宋均曰三光日月五星也四氣風雲同者禮記正義曰夫四時五行同是天地所生而四時是氣五行是物氣是清虛所以麗天物體質碍所以屬地四時係天年有三百六十日則春夏秋冬各分居九十日五行分配四時布於三百六十日間以木配春以火配夏以金配秋以水配冬以土則每時輒寄十八日也雖每分寄而位本末宜處於季夏之末金火之間故在此陳之也

戊巳行初歷黃鐘始變宮 月令曰中央土其日戊巳其帝黃帝其神后土其音宮律中黃鐘之宮鄭注云季夏之氣至則黃鐘之宮應

平琮禮內鎮陰管奏司中 周禮曰以黃琮禮地鄭注云琮八方象地從雖祀大地崑崙之神以琮色黃兼以象地故中央黃土亦得稱之律歷志云黃鐘之宮制十二筩陽管為律陰管為呂云內鎮司中者以其鎮內地司中央也司中與司命司中有異

齋壇迎曄曄清野桂馮馮 漢書樂志曰桂華馮馮翼翼承天之則師古曰馮馮盛滿也

夕牢芬六鼎安歌韻八風 夕牢疑漢書夕牲日先祭一日也左傳夫舞者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也

神光乃超忽嘉氣恒葱葱 四子講德論曰神光燿暉後漢書曰氣隹哉鬱鬱葱葱然

配帝舞 皇帝初獻配帝奏舞 配帝謂黃帝軒轅氏之神五方人帝之一月令云其帝黃帝是也季夏之祭配天帝含樞紐於南郊雩祭大饗皆以軒轅氏配之後周之祀與姬周同也

四時成一德五氣或同論 四時成一德者謂土每時寄十八日四時俱有之也五氣或同論者謂中央土氣與四方之氣為五也

管尚對梧桐園 二語皆黃帝事也呂氏春秋曰黃帝使軒轅為黃精之君著德與天帝含樞紐同矣

猶吹鳳凰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之嶰谷生其竅厚薄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鐘之管制十二筩以聽鳳凰之鳴雄鳴六雌鳴六以為律呂禮瑞命紀曰黃帝服黃服戴黃冠齋於宮鳳乃蔽日而來止帝園食竹實棲帝梧桐終不去

罷園居土厚位總配神尊 月令曰其罷園以閼鄭注云罷園者象土周布於四時閼讀如絃絃謂中寬象

王舍物位總配神尊者土氣四時俱有季夏總而祀之五方之神中央舍樞紐最尊故配帝軒轅亦與俱尊也

始知今奏樂還用我雲門 周禮鄭注云黃帝曰雲門大卷按黃帝樂曰雲門今祀黃帝用樂奏雲門舞是還用我雲門也

白帝雲門舞 皇帝初獻白帝奏雲門舞 白帝天帝白招拒之神在於西方主金其色 白河圖曰白帝白招拒周禮雲門之舞以祀天神白帝居其一也立秋之日祭之於西郊雩祭大饗亦皆祭之其祭玉用白琥牲幣各如其色樂用黃鐘大呂之等人帝少皞所配之帝也

肅靈兌景承配秋壇 易通卦驗曰兌西方主秋分周禮曰兆五帝於四郊鄭注云兆為壇之營域知兆白帝於西郊為秋壇矣

雲高火落露白蟬寒 皆秋令也曹植秋思賦曰雲高氣靜露凝衣詩豳風云七月流火月令曰孟秋之月白露降寒蟬鳴月令曰是月也農乃登穀又云盛德在金

瑞獸霜耀祥禽雪映 霜雪皆取其白西方秋金之氣

司藏肅殺萬寶咸宜 爾雅曰秋為白藏郭云氣白而收藏莊子曰秋而萬寶成也

厥田上上收功在斯 厥田上上尚書禹貢之辭言田功收於秋時也

配帝舞 皇帝初獻配帝奏舞 配帝謂少皞金天氏之神五方人帝之一月令云其帝少皞是也立秋之祭配天帝白招拒於西郊雩祭大饗皆以金天氏配之後周之祀與姬周同也

金行秋令白帝朱宣 河圖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感生白帝朱宣宋均曰朱宣少皞氏也

司正五雉歌庸九川 當作淵疑唐本避高祖諱所改也左傳郯子曰少皞摯立

鳥師而鳥名五雉為五工正帝王世記曰少皞作樂曰九淵

執文之德對越彼天介以福祉君子萬年 詩瞻彼洛矣及鴛鴦篇並有君子萬年之辭

黑帝雲門舞 皇帝初獻黑帝奏雲門舞 黑帝天帝協光紀之神在於北方主水其色 黑河圖曰黑帝協光紀周禮雲門之舞以祀天神黑帝居其一也立冬之日祭之於北郊雩祭大饗亦皆祭之其祭玉用玄璜牲幣各如其色樂用黃鐘大呂之等人帝顓頊所配之帝也

北辰為政玄壇 爾雅曰北極謂之北辰郭注云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月令鄭注云迎冬者祭黑帝叶光紀於北郊之兆也又周禮鄭注云兆為壇之營域知玄壇為北郊之壇也北方有黑玄二色故曰玄壇

北陸之祀員官 左傳昭四年曰日在北陸而藏冰杜注云陸道也爾雅曰玄枵虛也顓頊之虛虛也北陸虛也郭云虛在正北北方黑色顓頊水德位在北方虛星之名凡四正義曰四者玄枵也虛也顓頊之虛也北陸也云員官者北方水府之官也天帝則為黑帝叶光紀若人帝黑精之君則顓頊水官之臣則玄冥此祀黑帝乃天帝協光紀之神在北方司水若水官矣

宿設玄璜浴蘭 周禮曰以玄璜禮北方鄭注云半璧曰璜象冬閉藏地上無物惟天半見幽明錄曰廟方四丈不作墉道廣五丈夾樹蘭香齋者煑以沐浴後祭所謂蘭湯以祭

坎德陰風御寒 易說卦云坎北方之卦也王粲七釋云立陰戒寒

次律將迴窮紀 月令十二月日窮於次月窮於紀星周于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

微陽欲動細泉 周語注云十一月建子陽氣在中月令仲冬云水泉動微陽細泉謂一陽始生水泉動潤上行也

管猶調於陰竹 周禮曰陰竹之管鄭注云陰竹生於山北者續漢書曰以

葭莩灰實律之端按歷者候之氣至則灰飛而管通聲未入於春絃淮南子曰孟春之月鼓琴瑟北方黑帝所司者冬令故聲未入於春絃也待歸餘於送歷漢書律歷志引左傳曰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師古曰歸餘於終謂有餘日則歸於終積而成閏也方履慶於斯年

配帝舞皇帝初獻配帝奏舞　配帝謂顓頊高陽氏之神五方人帝之一月令云其帝顓頊是也立冬之祭配天帝叶光紀於北郊雩祭大饗皆以高陽氏配之後周之祀與姬周同也

地始坼虹始藏月令曰仲冬之月冰益壯地始坼周書曰小雪日虹藏不見服玄玉居玄堂月令曰孟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右个服玄玉沐蕙氣浴蘭湯蕙蘭香草楚辭曰浴蘭湯沐芳華

匏器潔水泉香月令曰水泉必香陶器必良匏器即禮記所謂器用陶匏是也涉配彼福無疆涉配彼謂配彼黑帝叶光紀之神也福無疆謂神降之福為無疆也君欣欣此樂康言神既降福君心亦欣欣然樂也大雅云旨酒欣欣楚辭曰欣欣兮樂康以上圜丘方澤五帝歌辭載在隋書樂志按五帝五天帝也五配帝五人帝也五帝之外又有五神東方其神句芒南方其神祝融中央其神后土西方其神蓐收北方其神玄冥此為五官之臣見於月令鄭氏之義五精之君五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亦見左傳昭二十九年知五方天帝配以五方人帝尚有五方之臣取以相配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宗伯謂之五祀在地祇中歌五帝與五配帝舉其尊者而言之也又按周禮祭天如圜丘南郊五時迎氣雩祭大饗注已見前天神中又有四類日月星辰大宗伯云以實柴祀日月星辰鄭注云星謂五緯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小宗伯云四類亦如之鄭注云兆日于東郊兆月與風師于西郊兆司中司命于南郊兆雨師于北郊是也鄭康成又以星辰加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謂之六宗尚書禋於六宗周禮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是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祭地有方澤北郊二祭又有社稷五祀五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諸祭大宗伯云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是也小宗伯有四望後鄭謂五嶽四鎮四瀆也又小宗伯云兆山川丘陵墳衍各以其方此皆地祇也鄭康成云社稷土穀之神五祀五官之神五嶽岱宗衡山華山恒山嵩高山四鎮揚州之會稽青州之沂山幽州之醫無閭冀州之霍山四瀆江河淮濟八蜡以祀四方祭百種以報嗇也此皆周禮祭祀之義後周祭天有圓丘歌圓丘之祭用之有五帝歌正月南郊五時迎氣雩祭大饗用之無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之

辭祭地有方澤歌方丘之祭用之無北郊社稷四望山林川澤丘陵墳衍等辭豈後周憲章周禮有未盡與蓋當時盧辯裴政等遵用周禮子山分得此題自餘文人以次相撰作隋書者見庾集中有此數闋采入樂志餘或闕焉又隋書禮儀志云後周用牲之制五帝日月五星十二辰四望五官各以其方色又云星辰七宿岳鎮海瀆山林川澤丘陵墳衍亦各於其方配郊而祀之其星辰為壇崇五尺方二丈岳鎮為埳方二丈深二尺山林以下亦為埳壇崇三尺埳深一尺俱方一丈其儀頗同南郊冢宰亞獻宗伯終獻禮畢知後周祭祀與姬周同二丘五郊之外有其義而亡其辭也

周祀宗廟歌

宗廟為高祖以下四親廟也周禮小宗伯云右社稷左宗廟又匠人亦云禮記王制曰天子七

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注云此周制七者太祖后稷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疏云周所以七者以文王武王受命其廟不毀以為二祧并始祖后稷及高祖以下親廟四故為七也若王肅則以為天子七廟者為高祖之父及高祖之祖為二祧并始祖及親廟四為七文武受命之王不遷之廟非常廟之數引家語子羔問孔子說天子七廟又有二祧云云馬昭難王義云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又引禮緯夏無太祖宗禹而已則五廟殷人祖契而宗湯則六廟周尊后稷宗文王武王則七廟自夏及周必不減五多不過七禮器云周旅酬六尸一人發爵則周七尸七廟明矣今使文武不在七數既不同祭又不享嘗豈禮也哉曾子問孔子說周事而云七廟無虛主若王肅數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廟與文武而九主當有九孔子何云七廟無虛主乎故云以周禮孔子之言為本且家語先儒以為肅之所作未足可依以上出自禮疏其申鄭難王之說言之甚詳不能具載今特書其梗槩以證王肅之謬也按虞夏商周親廟皆四周制太祖后稷及文武二祧故有七廟王肅所集所謂孔子之言除經傳所有之外亦雜取呂氏春秋韓詩外傳諸書蓋子家之言非經語也其中偽造數端以資難鄭先儒以周禮孔子之言為本此善學孔子者也又如今文尚書伏生口授自漢以後諸儒習之孔安國所注古文尚書遭巫蠱不傳直至晉

世託言出自皇甫謐家取左傳諸書所引先儒所謂逸書者補入增多于今文其中有顯背周禮資難鄭學者皆王肅僞文使六經互異後人莫知適從所謂小辯破言小言破道論之刑科罪在不赦者也然則學周禮者當以儀禮周禮為法隋書禮儀志曰後周之制思復古之道乃右宗廟而左社稷置太祖以下二昭二穆凡五親盡則遷其有德者謂之祧廟亦不毀閔帝受禪追尊皇祖為德皇帝文王為文皇帝廟號太祖擬已上三廟遞遷至太祖廟不毀其下相承置二昭二穆為五焉明帝崩廟號世宗武帝崩廟號高祖並為祧廟而不毀其時祭各於其廟祫禘則于太祖廟亦以皇后預祭皇后亞獻訖后又薦加豆之籩其實菱芡芹菹兎醢冢宰終獻訖皇后親徹豆降還板位然後太祝撤焉此後周之制也按後周憲章周禮遠祖神農配帝圜丘此姬周禘嚳之義是神農無廟矣南郊之祭配以莫那比姬周南郊配以后稷后稷姬周始祖即是太廟之祖則後周莫那似當尊之太廟隋志稱宇文泰廟號太祖不毀是後周以泰為太祖始祖莫那無聞其文武二祧廟後周以明帝廟號世宗武帝廟號高祖並為祧廟不毀是明帝毓比之如文王武帝邕比之如武王毓邕兄弟昭穆同班異于姬周文穆武昭以後周太祖已下無功德如文武者明帝武帝有功于周故立為不遷之廟豈謂世室既非常數無礙昭穆禮之變者耶又按宣帝時文帝為祖武帝為禰皆在四親未宜遂居祧廟若文帝泰居太廟則皇高祖韜曾祖肱反居泰下矣閔帝明帝武帝兄弟相代不異昭穆譬如兄弟四人皆立為君祖父之廟不必從毀依常制閔明二主當祔於其祖肱廟內武帝主特在禰廟若謂明帝

武帝名居祧廟則禰廟虛主又不然矣謹案魏初高堂隆為鄭學議立親廟四太祖武帝猶在四親之內乃虛置大祖及二祧以待後代此周宗廟歌蓋四親廟二昭二穆是也其歷傳以來昭穆之次未詳假如以高為[illegible]則昭廟諱韜下云獻皇曾祖是也以祖為昭則昭廟諱泰下云獻皇祖是也以禰為穆則穆廟諱肱下云明二主祔於曾祖肱穆廟禰廟中特設武帝主諱邕下云獻武皇帝是也此後周四廟其高曾祖禰對宣帝而言也若宣帝崩靜帝為祭主三年喪畢宣帝主迎入昭廟韜為遷主前所云穆廟諱肱者為皇高祖廟閔明二主仍祔昭廟諱泰者為皇曾祖廟穆廟諱邕者為皇祖廟昭廟韜所居者韜主遷新主贊入為皇考廟其文帝太廟及世宗高祖二祧當亦虛置以待後代矣

皇夏

皇帝入廟門奏皇夏

肅肅清廟巖巖寢門 思齊之詩云肅肅在廟詩序云清廟祀文王也箋云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詩也毛萇詩傳曰巖巖積石貌也周禮左宗廟注稱庫門內雉門外之左也按廟有寢故云寢門

歌器防滿金人戒言 家語曰孔子觀于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器對曰此蓋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為至誡故常置之於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嘆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哉又曰孔子觀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叅鍼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

應棟懸鼓崇牙樹羽 周頌有瞽曰應田懸鼓毛傳曰應鞞鼓也田大鼓也懸鼓周鼓也鄭箋曰田當作朄朄小鼓在大鼓旁應鞞之屬也字轉誤變而作田此云應朄依鄭文也朄音胤又有鼓云崇牙樹羽毛傳云崇牙上飾卷然可以懸也樹羽置羽也

階變升歌庭紛象舞 禮記祭統曰聲莫重于升歌子夏詩序曰維清奏象舞也鄭箋云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

閒安象設緝熙清奠 招魂云像設君室靜閒安毛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

春鮪初登新苹先薦 詩序曰潛季冬薦魚春薦鮪也月令曰季春薦鮪於寢廟天官漁人云春獻王鮪陸機云河東翬縣東北崖上山腹有穴舊說云此穴與汪湖通鮪從此穴而來北入河西上龍門入漆沮故張衡云王鮪岫居山穴為岫謂此穴也陸機又云大者為王鮪小者為鮌鮪爾雅曰萍萍其大者蘋郭注云水中浮萍江東謂之漂詩曰于以采蘋左氏傳曰蘋蘩蘊藻之菜可薦于鬼神鄭注庖人云備品物曰薦

優然入室儼乎在位 祭統云祭之日入室優然必有見乎其位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

悽愴履之非寒之謂 禮記曰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

昭夏

降神奏昭夏

永維祖武潛慶靈長 詩曰繩其祖武鄭箋云祖考所踐履之迹

龍圖革命鳳歷歸昌 尚書傳曰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左傳郯子曰我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于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杜注云鳳鳥知天時故以名歷正之官

功移上墋德曜中陽 陸機功臣頌曰茫茫宇宙上墋下黷李善注云天以清為常地以靜為本今上墋下黷言亂常也墋不澄之貌也漢書曰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也

清廟肅肅猛簾煌

煌周頌云於穆清廟毛萇曰肅肅敬也西京賦曰猛虡趨趨注云周禮鬼氏寫獸之形大聲有力者以為鐘虡也曲高大夏聲和盛唐周禮鄭注云大夏禹樂也禹治水傳土言其德能大中國也盛唐蓋指唐堯盛世其樂為咸池也又漢書孝武帝南巡狩至盛唐作盛唐之歌是亦盛唐矣牲牷蕩滌蕭合馨香二語已見方澤登歌注詳彼處漢書師古注云蕭香蒿也以蕭焫脂合馨香也和鸞戾止振鷺來翔二語已見方澤登歌注詳彼處韓詩內傳曰鸞在衡和在軾前振鷺詩篇名謂來助祭者也永敷萬國是則四方詩云是則是效

皇夏俎入皇帝升階奏皇夏

年祥辨日上協龜言周禮曰凡有祭祀則奉龜以往奉酹承列來庭駿奔武成云丁未祀於周廟駿奔走執豆籩詩清廟云駿奔走在廟箋云駿大也諸侯與衆士於周公祭文王俱奔走而來在廟中助祭也彫禾飾斝翠羽承樽周禮司尊彝云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皆有舟鄭司農云斝讀曰稼稼彝畫禾稼也又司尊彝云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鄭司農云獻讀為犧犧尊飾以翡翠敬殫如此恭惟執燔左傳襄二十二年公孫僑曰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于嘗時與執燔焉杜預云助祭燔又作膰祭肉也

皇夏皇帝獻皇高祖奏皇夏　皇高祖宇文韜也皇帝宣帝也周書帝紀云普回子莫那十世至陵陵生系系生韜並以武略稱韜生肱為皇曾祖德皇帝宣帝韜之玄孫是韜於宣帝為皇高祖也以下所用廟樂皆象功德而舞焉

慶緒千重秀洪源萬里長言宇文氏本神農之後歷傳至韜世系之遠也詩閟宮云纘禹之緒又云至于文武纘太王之緒又殷武云湯孫之緒左氏傳曰如水木之有本源也千重萬里言其久遠也無時猶戢翼有道故韜光言時未至猶斂戢其翼世有道故須韜晦其光也盛德必有後仁義終克昌言韜有盛德更行仁義終當昌大其後也左氏傳曰吾聞有盛德者必百世祀又曰五世其昌明星初兆慶大電久呈祥言其有靈異也竹書紀年曰帝顓頊高陽氏母曰女樞見瑤光之星貫月如虹感已于幽房之宮生顓頊于若水又曰黃帝母曰附寶見大電繞北斗樞星光照郊野感而孕二十五月而生帝於壽丘

皇夏皇帝獻皇曾祖德皇帝奏皇夏　周書皇曾祖諱肱武成初追尊曰德皇帝按太祖肱之少子宣帝肱之曾孫是肱於宣帝為皇曾祖也

克昌光上烈基聖穆西藩詩曰克昌厥後又云休有烈光云基聖者謂開基之聖後周起於代故云西藩周禮曰鎮服外五百里曰藩服崇仁高涉渭積德被居原史記周本紀曰公劉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有資居者有積畜百姓懷之多從而保歸焉周道之興自此始古公亶父去豳踰梁山止于岐下豳人舉國扶老攜弱及他旁國亦多歸之徐廣曰岐山在扶風美陽西北其南有周原詩云周原膴膴是也帝圖張往迹王業茂前尊言閔帝受禪肱為皇祖追尊為德皇帝也重芬德陽廟疊慶壽陵園漢書景帝中四年三月起德陽宮臣瓚曰是景帝廟也帝自作之諱不言廟故言宮西京故事云景帝廟為德陽後漢書明帝紀曰帝初作壽陵制令流水而

已無得起墳後漢書注云陵謂山墳園謂塋域百靈光祖武千年福孝孫東都賦曰懷百靈詩下武云絕其祖武周頌閟宮云孝孫有慶

皇夏皇帝獻皇祖太祖文皇帝奏皇夏　周書帝紀云太祖文皇帝姓宇文氏諱泰字黑獺代武川人也齊神武逼京邑太祖奉武帝西遷尅弘農戰沙苑有功封安定公位至太師崩年五十二葬于成陵謚曰文公孝閔帝受禪追尊為文王廟曰太祖武成元年追尊為文皇帝

雄圖屬天造宏略遇羣飛易曰天造草昧楊雄劇秦美新曰海水羣飛善曰羣飛言亂也謂太祖適當魏之亂世得展其雄才大略也風雲猶聽命龍躍遂乘機周書本紀云帝母王氏孕五月夜夢抱子昇天纔不至而止寤言而告德皇帝德皇帝喜曰雖不至天貴亦極矣是躍龍乘機而飛矣百二當天險三分拒樂推言天命人情皆已歸往帝猶以人臣

之禮終也漢書田肯曰秦形勝之國也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論語曰三分天下有其二函谷風塵散河陽氛霧晞西都賦曰左據函谷函谷秦關名也河陽謂河南漢之河南郡洛陽縣也在南曰陽函谷風塵散者謂周太祖奉武帝都長安也河陽氛霧晞者謂齊神武推清河王都鄴去洛陽也濟弱淪風起扶危頹運歸言周太祖輔魏西遷濟弱扶危遂成中興之業地紐崩還正天樞落更追謝莊宋明堂歌地紐謚乾樞回晉書天文志曰北極北辰最尊者也其紐星天之樞也天運無窮二光迭耀而極星不移故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又魁第一星曰天樞原祠乍

超忽畢隴或綿微史記曰孝惠五年以沛宮為高祖原廟徐廣曰光武紀曰上幸豐祠高祖于原廟裴駰謂原者再也先既已立廟今又再立謂之原廟馬融曰畢文王墓地名又括地志曰武王墓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三十八里畢原上也終封三尺劍長卷一戎衣漢書高祖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豈非天命乎禮記中庸篇云一戎衣而有天下

皇夏皇帝獻文宣皇太后奏皇夏　周書列傳云文宣叱奴皇后代人也太祖為丞相納后為姬生高祖天和三年六月尊為皇太后建德二年三月癸酉崩四月丁巳葬永固陵又武帝紀云母曰叱奴太后大統九年生帝于同州是文宣太后為高祖武帝之母也周禮大司樂云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鄭注云先妣姜源也姜嫄履大人跡感神靈而生后稷是周之先母也周立廟自后稷為始祖姜嫄無所妃是以特立廟而祭之謂之閟宮閟神之此婦人之廟一也又春秋隱五年云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杜預曰諸侯無二嫡隱公成父之志為別立宮此又婦人之廟一也按凡祭以某妃配惟姜嫄無所妃周立七廟自后稷已下不得更立后稷父廟故特立婦人之廟而祭之文宣太后為宣帝祖母在四親之內雖非姜嫄之比特以太祖元后為嫡合葬成陵並享太廟則有正妃元氏叱奴本太祖之妾雖母以子貴尊稱太后而義無二嫡不得並享太祖之廟若春秋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享祭之所為別立宮焉文宣太后之祀實法春秋仲子之義其廟與七廟而八又類周禮姜嫄之宮故篇內云閟宮惟遠矣山雲之舞造自武帝一以母子之親一以憲章周禮別立廟祭有此歌辭宣帝因之無所改

作也

月靈興慶沙祥發源鄭康成周禮九御注云凡君幸妃御見之法月為后妃其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自九嬪以下九九而御于王所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亦十五日而徧云自望後反之孔子云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陰契制故月上屬為天使婦從夫故月紀按月為后妃之象故云月靈興慶漢書元后傳曰元城建公曰昔春秋沙麓崩晉史占之曰後五百四十年宜有聖女興其齊田乎今王翁儒賀從正直其地日月當之元城東有五麓之虛即沙麓後八十年當有貴女興天下毛詩曰長發其祥

功參禹迹德贊堯門左氏傳曰茫茫禹迹畫為九州功參禹迹者塗山氏也尚書娶於塗山是也淮南子曰禹治鴻水通轘轅山化為熊謂塗山氏曰欲餉聞鼓聲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氏往見禹方作熊慙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為石方生啓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啓生漢書武帝見夏后啓母石矣列仙傳曰鈎弋夫人姓趙氏河間人武帝及其手得玉鈎而手展有寵而生昭帝姙娠十四月上曰聞堯十四月而生今鈎弋亦然乃命所生門曰堯母門居曰鈎弋宮功參禹迹者言為文帝姬稱其婦道也德贊堯門者言為武帝母稱其母德也

言容典禮褕狄徽章周禮九嬪掌婦學之法婦德婦言婦容婦功鄭注云婦言謂辭令婦容謂婉娩又內司服云掌王后之六服褘衣褕狄闕翟鞠衣展衣緣衣素沙鄭注云狄當為翟褕翟畫搖者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搖

儀形溫德令問昭陽溫德昭陽皆殿名也詩曰儀形文王又曰令問令望溫德見後漢書靈帝光和元年三輔黃圖曰武帝時後宮八區有昭陽飛翔等殿成帝趙皇后居此

日月不居歲時晚晚孔融與盛孝章書曰歲月不居時節如流楚辭曰白日晚晚其將入晚晚日暮也晚於遠反

瑞雲纏心閟宮惟遠瑞雲慶雲也心星名鴻範五行傳曰心之大星天皇前星太子後星庶子詩閟宮云閟宮有侐實實枚枚赫赫姜源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箋云閟神也姜源神所在故廟曰神宮言武帝即位則瑞應于天王之宮太后稱尊斯祭擬于姜嫄之廟也

皇夏皇帝獻閔皇帝奏皇夏　周書帝紀云孝閔皇帝諱覺字陁羅尼太祖第三子也魏恭帝三年三月命為安定公世子十月太祖崩嗣位太師大冢宰十二月丁亥魏恭帝詔以岐陽之地封帝為周公庚子禪位於帝在位一年按閔帝為宣帝世父與明帝武帝皆兄終弟及其主當祔於德皇帝肱廟內禮所謂祔於其祖者也

龍圖基代德天步屬艱難言周德方盛魏祚既衰也竹書紀年曰黃帝五十年龍圖出河龜書出洛白華之詩云天步艱難之子不猶箋云天行此艱難之妖久矣王不圖其變之所由爾謳歌還受瑞揖讓乃登壇言閔帝受魏禪也周書本紀云魏帝臨朝遣民部中大夫濟北公廸致皇帝璽紱固辭公卿百僚勸進太史陳祥瑞乃從之升輿芒刺重入位據關寒謂晉公護專政也漢書宣帝立謁見高廟大將軍霍光參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鄒陽上書曰孝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卷舒雲汎濫游揚日浸微言君弱臣強也雲喻臣汎濫言其勢盛也日喻君浸微言其勢衰也出鄭終無反居桐竟不歸謂晉公護幽帝以弒崩也周書本紀云帝性剛果見晉公護執政深忌之與宮伯乙弗鳳等共謀誅護司會李植軍司馬

孫恒奏帝將召羣公入因誅護張光洛白護護乃共謀廢立盡誅鳳等罷散禁兵譴大司馬賀蘭祥逼帝遜位遂幽於舊邸月餘以弑崩左氏傳曰天王出居於鄭尚書曰放太甲於桐出鄭居桐以喻閔帝幽於舊邸也無反不歸言其竟以弑崩也

祀夏今惟舊尊靈謚更追 言武帝時始得祭祀更上謚也左傳哀元年伍員曰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周書云武帝誅護太師蜀國公迥於南郊上謚曰孝閔皇帝陵曰靜陵

皇夏 皇帝獻明皇帝奏皇夏 周書本紀云世宗明皇帝諱毓太祖長子也大統十四年封寧都郡公孝閔踐阼進位柱國岐州刺史及閔帝廢晉公護迎帝即天王位在位四年崩謚曰明廟號世宗隋書禮儀志云明帝廟號世宗為祧廟而不毀按明帝為武帝之兄於宣帝為世父

並在四親當祔其祖祧廟尚宜虛置及親盡之代居之若姬周世室矣

若水逢降君窮桑屬惟政 言帝為太祖庶長立元后子閔帝為後是若水降居之事也閔帝為帝第三弟嗣安定公卒受魏禪是窮桑屬惟政也史記曰黃帝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若水在蜀所封國也左傳昭二十九年曰少皞氏四叔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杜預曰窮桑少皞氏之號也四子能治其官使不失職濟成少皞之功死皆為民祀窮桑地在魯北論語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為政

丕哉馭帝籙鬱矣當天命 言帝始受降居終膺天命也東京賦曰高祖膺籙受圖薛綜曰膺籙謂當五勝之籙也

方定五雲官先齊八風令 史記曰黃帝官名皆以雲命為雲師應劭曰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也春官為青雲夏官為縉雲秋官為白雲冬官為黑雲中官為黃雲淮南子曰八風東北曰條風東方曰明庶風東南曰清明風南方曰景風西南曰涼風西方曰閶闔風西北曰不周風北方曰廣莫風

文昌氣似珠太史河如鏡 孝經援神契曰文者精所聚昌者揚天紀輔拂並居以成天象故曰文昌宮爾雅釋九河一曰徒駭二曰太史是太史河名也

南宮學已開東觀書還聚 後漢書曰肅宗詔賈逵入講尚書南宮雲臺又竇章傳曰學者稱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

文辭金石韻毫翰風飈豎 以上言帝好文學也周書本紀云帝寬明仁厚敦睦九族有人君之度幼而好學博覽羣書善屬文詞采溫麗及即位集公卿以下有文學者八十餘人於麟趾殿刊校經史又招採衆書自羲農以來訖於魏末敘為世譜凡五百卷云所著文章十一卷陸機文賦云被金石而德廣爾雅曰扶搖謂之猋猋與飈字同

清室桂馮馮齊房芝詡詡 漢書樂志安世房中歌曰桂華馮馮翼翼承天之則師古曰馮馮盛滿也又齊房歌曰齊房產草九莖連葉齊房元封二年芝草生甘泉齊房作師古曰齊讀齋羽獵賦風詡詡其扶輪

寧思玉管笛空見靈衣舞 西京雜記曰高祖入咸陽宮周行府庫有玉笛長二尺三寸六孔楚辭曰靈衣兮披披潘岳寡婦賦云瞻靈衣之披披良曰靈衣平生衣謝莊宣貴妃誄云靈衣虛襲

皇夏 皇帝獻高祖武皇帝奏皇夏 周書本紀云高祖武皇帝諱邕太祖第四子也孝閔踐阼拜大將軍出鎮同州世宗即位進柱國蒲州刺史武成元年封魯公領宗師二年世宗崩遺詔傳位於帝在位七年崩謚曰武廟號高祖隋書禮儀志云武帝廟號高祖為祧廟而不毀按武帝宣帝之父於四親廟為禰祧廟亦宜虛置及親盡之後乃得居之亦如姬周世室矣

南河吐雲氣北斗降星辰周書本紀云母曰叱奴太后大統九年生帝於同州有神光照室史記天官書曰東井西曲星曰鉞鉞北北河南南河南河天關間為關梁正義曰南河三星北河三星分夾東井南北置而為戒天官書又云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百靈咸仰德千年一聖人東都賦曰禮神祇懷百靈易乾鑿度曰黃河千年一清至聖之君以為大瑞書成紫微動律定鳳凰馴春秋合誠圖云北辰其星五在紫微中又云紫微大帝室太一之精律歷志云黃帝使伶倫造律制為十二筩以聽鳳凰之鳴六軍命西土甲子陳東隣言武帝有平鄴之功也左傳杜注云六軍天子之軍也尚書曰武王以甲子日入朝歌易曰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後周本西魏所禪都長安故云西土齊本東魏所禪都鄴是為東隣比於殷周矣周書本紀云建德六年平鄴是其事也戎衣此一定萬里更無塵周書本紀云破齊之後遂欲窮兵極武平突厥定江南一二年間必使天下一統此其志也煙雲同五色日月並重輪天官書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綸囷是謂卿雲卿雲見喜氣也古樂府有日重光月重輪流沙既西靜蟠木又東臣史記五帝本紀曰西至於流沙東至於蟠木山海經曰流沙出鍾山西南行昆侖墟入海海外經曰東海中有山焉名曰度索上有大桃樹蟠曲三千里凱樂聞朱雁鐃歌見白麟左氏傳曰振旅凱入於晉周禮曰王師大獻則合奏愷樂鄭注云大獻獻捷于祖也又鼓人職云以金鐃止鼓鄭云鐃如鈴無舌有秉執而鳴之以止擊鼓司馬職曰鳴鐃且卻鐃女交反漢書武帝紀曰上行東海雍獲赤雁作赤雁歌又曰上行幸雍獲白麟作白麟歌今為六代祀還

得九疑賓隋書樂志云天和元年武帝初造山雲舞以備六代具用六舞六代大夏大濩大武正德武德山雲之舞也史記曰舜葬於江南九疑是為零陵皇覽曰舜冢在零陵營浦縣其山九溪皆相似故曰九疑言武帝造山雲舞以備六代今沒即以六代之樂祀之還如虞舜葬于九疑也

皇夏皇帝還東壁飲福酒奏皇夏

禮殫祼獻樂極休成周禮曰大祭祀后祼獻則贊鄭注云謂祭宗廟王既祼而出牲后乃從後祼也獻謂王薦腥薦孰后亦從後獻也又大宗伯云以肆獻祼享先王鄭注云獻獻醴謂薦血腥也祼之言灌灌以鬱鬯謂始獻尸求神時也又司尊彝稱春祠夏禴秋嘗冬烝四時之間祭追享朝享有祼有獻鄭注云祼謂以圭瓚酌鬱鬯始獻尸也禮殫祼獻者謂祼獻之禮已畢也漢書樂志曰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美神明既饗也長離前挾宗祀文明漢書樂志曰長麗前挾光耀明晉灼曰挾即光炎字也臣瓚曰長離靈鳥也故相如賦曰前長麗而後商皇舊說云鸞也張衡思玄賦亦曰前長麗使拂羽師古曰麗音離孝經云宗祀文王于明堂縮酌浮蘭澄罍合巹枚乘七發云蘭英之酒酌以滌口周禮鄭注云罍神之所飲也又云巹釀秬為酒芬香條暢於上下也秬如黑黍一稃二米磬折禮容旋迴靈眡曲禮曰立則磬折垂佩疏云僂折如磬之背故云磬折也後漢書光武贊曰靈眡自甄注云靈眡謂隹鼻神光之類也受釐徹俎飲福移樽史記曰賈生徵見漢文帝方受釐坐宣室應劭曰釐祭餘肉也徐廣曰祭祀福胙也釐音僖惟光惟烈文子文孫尚書立政曰繼自今文子文孫

皇夏皇帝還便坐奏皇夏

庭闕四始筵終三薦子夏詩序云是謂四始詩之至也按四始謂風大雅小雅頌也周禮鄭注云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又云薦進也備品物曰薦顧步階墀徘徊餘奠說文曰墀涂地也六龍矯首七萃警途漢書樂志曰吾知所樂獨樂六龍六龍之調使我心若穆天子傳曰天子賜七萃之士鼓移行漏風轉相烏行漏謂下漏數刻也相烏相風烏也三輔黃圖曰長安宮靈臺有相風烏遇風乃動翼翼從事綿綿四時爾雅曰翼翼恭也從事從祭事若春秋有事于武宮謂有祭事也爾雅曰綿綿纁也孫炎云綿綿言詳密也四時謂四時之祭爾雅曰春祭曰祠夏祭曰礿秋祭曰嘗冬祭曰蒸此四時之祭名也惟神降嘏永言保之以上並載隋書樂志

周大祫歌

周禮祫禘祫嘗祫蒸鄭注云祫合也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後因以為常天子先祫而後時祭春秋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祫也毀廟之主陳於太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故為大事禮緯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禮疏稱鄭康成祫禘及四時祭所以異者祫謂祭於始祖之廟毀廟之主及未毀廟之主皆在始祖廟中始祖之主于西方東面始祖之子為昭北方南面始祖之孫為穆南方北面自此以下皆然從西為上禘則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之廟其坐位乃與祫相似其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於文王之廟文王東面穆主皆北面無昭主若昭之遷主祭于武王之廟武王東面其昭主皆南面無穆主又祭親廟四其四時之祭惟后稷文武及親四廟也隋書禮儀志稱後周時祭各于其廟祫禘則于太祖按文帝廟號太祖比之后稷后稷姬周遠祖後周文帝祖父尚在四親之內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文帝以上不宜反居其下太廟中東向之位疑尚虛置祫祭之時惟有昭在北方南面穆在南方北面及文帝親盡之後毀廟之主與未毀廟之主合食太廟文帝正太祖之位其主始西方東面已下昭穆如其位若魏高堂隆之議矣于禘亦然禘祭之說閔帝廟毀其遷主得祭於太祖之廟如太王以上遷主得祭于后稷之廟也其明帝武帝兄弟同班不異昭穆雖二廟不遷亦異姬周穆之遷主祭于文王之廟昭之遷主祭于武王之廟故祫禘雖屬二祭而隋志云皆于太祖廟祭之也其時祭則有二昭二穆上篇高曾祖禰是也親盡之後時祭則有太祖世宗高祖三廟加四親廟合于姬周七廟之數然宣帝世太祖為王父至靜帝世為曾祖而大定元年隋受周禪矣

昭夏降神

律在夾鍾服居蒼衮周禮鄭注曰夾鍾卯之氣也二月建焉而辰在降婁月令仲春云律中夾鍾天子衣青衣蒼亦青也杳杳清思綿綿長遠漢書樂志曰杳杳冥冥克綽永福詩曰綿綿瓜瓞毛傳曰綿綿不絕貌就祭於合班神於本公羊傳曰祫合祭也來庭有序助祭有章論語詩云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包咸曰雍篇歌此者有諸侯及二王之後來助

祭故也

樂舞六代賓歌二王

周語曰樂及徧舞章昭曰徧六代之樂也謂黃帝曰雲門堯曰咸池舜曰大招禹曰大夏殷曰大濩周曰大武也詩序曰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二王於周為客故云賓也詩曰我客戾止

和鈴以節偉革斯鏘

詩載見云和鈴央央偉革有鶬毛傳云和在軾前鈴在旗上鄭箋云偉革轡首也

齋宮饌玉鬱斝浮金

尚書曰惟辟玉食吳都賦云矜其宴居則珠服玉饌周禮鬱人掌祼鬯凡祭祀賓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鄭注云築鬱金煮之以和鬯酒鬱為草若蘭又司尊彝云祼用斝彝黃彝皆有舟斝讀為稼莊子曰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周禮曰龍門之琴瑟於宗廟之中奏之鄭注云龍門山名

洞庭鐘鼓龍門瑟琴

其樂已變

惟神是臨

周禮曰若樂九變則人鬼皆降可得而禮矣

登歌

莫玉帛

神惟顯思不言而令

周頌之詩云敬之敬之天惟顯思

玉帛之禮敢陳

莊敬奉如弗勝薦如受命交於神明慤於言行

燕射歌辭

儀禮燕禮曰射人為擯又為司正又云若射則大射正為司射如鄉射之禮是于燕末行射謂之燕射也又燕禮云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奏南陔白華華黍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太師告樂正曰正歌備禮記鄉飲酒義亦云工入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閒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知燕禮有射樂成告備也周禮曰以燕射之禮親四方之賓客鄭注云賓客謂朝聘者燕禮上下經註燕有四等目錄云諸侯無事而燕一也卿大夫有王事之勞二也卿大夫有聘而來還與之燕三也四方聘客與之燕四也毛萇詩傳曰射禮有三有大射有賓射有燕射正義曰大射者將祭擇士於射宮實射者謂諸侯來朝與之射于朝燕射者因燕賓客即與射於寢此三者其處不同其侯亦別冬官梓人云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立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燕息三者別文皮侯即大射也五采之侯賓射也獸侯燕射也不言鄉射者鄉射是州長與其民射於州序之禮天子諸侯無之故不言也燕必有樂故賓之初筵二章重說燕事篇舞笙鼓也古有此禮後周行之命子山作辭即儀禮三終一備之遺意也

周五聲調曲

五聲宮商角徵羽也注見下

序曰元正饗會大禮賓至食舉稱觴薦玉六律既從八風斯暢以歌大業以舞成功

宮調曲

宮調曲者歌其君也以宮為君故以此歌周之君也樂記曰宮為君義曰月令云宮屬土土居中央總四方君之象也又土爰稼穡猶君能滋生萬物也又五音以絲多聲重者為尊宮絃最大用八十一絲故宮為君史記樂書索隱注亦云是矣按儀禮燕射歌鄉樂周南召南鄭注云皆太王王季居於岐山之陽躬行召南之教以興王業及文王而行周南之教以受命作邑

於豐三分天下有其二德化被于西土是以其詩有仁賢之風者屬之召南焉有聖人之風者屬之周南焉故國君與其臣下及四方之賓燕用之合樂也子山以宮調歌其君首章言太祖變魏作周王業之所由興也次三章言閔帝受命及明帝武帝德化之所被也比姬周之有太王王季文王二南六篇燕禮用之合樂者也

氣離清濁割元開天地分易乾鑿度云輕清者上為天重濁者下為地說文云元氣初分輕清陽為天重濁陰為地萬物所陳列也三才初辨正六位始成文三才天地人也易繫辭曰兼三才而兩之又乾卦云六位時成繼天爰立長安民乃樹君穀梁傳曰為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周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左傳郭文公曰天生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其明廣如日其澤厚如雲史記曰帝堯放勳就之如日望之如雲惟昔我文祖撥亂拒謳歌文祖謂周太祖文皇帝也詩云烝哉烈祖以洽百禮是燕射之禮得進樂其先祖而神降之福也太祖為後周有功烈祖故首歌之撥亂謂齊神武入洛太祖奉魏帝西遷弘農沙苑諸戰俱捷拒謳歌者言太祖辭王就公天下將歸也如舜避丹朱禹避商均也謳歌見孟子三分未撫運八百不陵河論語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史記周本紀曰武王渡河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禮敷天下信樂正神人和言太祖有制禮作樂之功也風塵行息警江海欲無波韓詩外傳曰越裳氏重譯來朝獻白雉曰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

又

我皇承下武革命在君臨詩周閔帝受命革魏如姬周下武嗣文也子夏詩序曰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也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又曰知臨大君之宜言應圖當舜玉嗣德受堯琴圖河圖也論語讖曰仲尼云吾聞堯率舜等遊首山觀河渚一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期帝王世紀曰堯賜舜以昭華之玉尚書曰王義嗣德答拜孔安國曰嗣繼也樂記曰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世本曰神農作琴知舜作是作南風之歌非謂舜始造琴也孟子萬章曰琴朕弤朕趙臺卿注云琴舜所彈五絃琴也弤彫弓也天子曰彫弓堯禪舜天下故賜之彫弓也按琴本神農所作彫弓天子之賜知琴亦帝堯所授故云堯琴矣沈首多推運陽城有讓心尚書大傳曰帝沉首而笑曰明哉一人天下也乃見於鐘石史記曰禹避於陽城天下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於是遂即天子位劉熙曰潁川陽城是也以上言周受魏禪也就日先知遠觀淵旱見深史記五帝紀曰就之如日禮記中庸篇云淵泉如淵玄精實委御蒼正乃皆平玄精黑精也謂黑帝之神協光紀也蒼正謂後周感精之帝為蒼帝靈威仰也履端朝萬國年祥慶百靈左氏傳曰後端于始史記曰正月為端東都賦曰禮神祇懷百靈玉帛咸觀禮華戎各在庭左氏傳曰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杜預左傳注曰諸華中國也戎西羌別種曲禮有西戎詩賓之初筵言燕射之禮鄭箋云進樂其先祖於是又合天下諸侯所獻之禮諸侯所獻之禮既陳于庭有卿大夫又有國君天下徧至得萬國之歡心王受神之福於尸則子孫皆喜樂也二語言天下諸侯畢至

也

鳳響中夷則天文正玉衡律歷志曰黄帝使伶倫作律制為十二筩以聽鳳之鳴七月律中夷則史記曰舜乃璿璣玉衡以齊七政鄭康成曰璿璣玉衡渾天儀也七政日月五星也皇基自天保萬物乃由庚詩序曰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又曰由庚萬物得其道也又儀禮燕禮云間歌魚麗笙由庚

握衡平地紀觀象正天樞蜀都賦曰地以四海為紀春秋運斗樞曰北斗第一天樞第二旋第三機也祺祥鍾赤縣靈瑞炳皇都詩曰壽考維祺毛傳曰祺吉也鄒衍曰中國為赤縣神州皇都天子之都也更受昭華玉還披蘭葉圖尚書大傳曰堯得舜而尊之贈以昭華之玉淮南子曰黄帝齋于河洛之間游於翠媯大虛魚折涓而至汎白圖蘭采朱文以授帝金波來白兎弱水下蒼烏漢書曰月穆穆以金波傳玄擬天問曰月中何有白兎擣藥山海經曰崑崙之丘其下有弱水之川環之淮南子曰日中有踆烏玉斗調元協金沙富國租孝經援神契曰折其玉斗注云玉斗者渾儀蜀都賦曰金沙銀鏁青丘還擾圃丹穴更巢梧十洲記曰長洲一名青丘在南海辰巳之地一洲之上專是林木故名青丘山海經曰丹丘之山有鳥焉名曰鳳凰見則天下大安寧安樂新成慶長生百福符明明九族序穆穆四門賓爾雅曰明明察也尚書曰以親九族又曰賓於四門四門穆穆孔傳曰穆穆美也四門四方之門舜流四凶族四方諸侯來朝者舜賓迎皆有美德無凶人也陰陵朝北附蟠木引東臣漢書地理志九江郡有陰陵縣項羽迷失道處九江時屬南朝言將北附也史記曰北至于幽陵東至于蟠木蟠木東臣以崙平齊之後東極諸國莫不來王也潤途求版築溪源取釣綸尚書高宗夢得說說築傅巖之野孔安國云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攻食也孟子云傅說舉於版築之間是也呂氏春秋曰太公釣于磻溪即太公釣處多士歸賢戚維城屬茂親詩云濟濟多士又云宗子維城貴位連南斗高榮據北辰荆州星占曰南斗主爵祿爾雅曰北極謂之北辰迎時乃推策司職且班神迎時謂四時迎氣也推策即所謂乾之策坤之策是也史記堯本紀曰辨于羣神徐廣曰辨音班日月之所照霜露之所均禮記中庸篇云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永從文軌一長無外戶人中庸云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此言周武帝破齊之後欲平突厥定江南使天下一統言王者以天下為一家四海之內皆文軌所及故無外戶之人也

又此章言後周宮室之壯麗也另為一篇屬宮調

鬱盤舒棟宇崢嶸侔大壯子虛賦曰其山則盤紆鬱鬱徐敬業詩云茲山復鬱盤呂延濟曰鬱盤重厚貌魯靈光殿賦曰神靈扶其棟宇甘泉賦曰似紫宮之崢嶸司馬彪曰崢嶸高深貌周易曰上古穴居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大壯卦名魏都賦云思重文摹大壯拱木詔林衡全模徵梓匠左思魏都賦曰傍拱木於林衡授全模於梓匠劉逵注云左氏傳曰山林之木衡虞守之沿木罷曰梓匠木工千櫨綺翼浮

百拱長虹抗薛綜西京賦注曰櫨者拱藻類而曲也說文曰欂柱枅也魏都賦曰藻櫨疊施張載曰綺文也魯靈光殿賦曰朱鳥舒翼以峙衡景福殿賦曰飛閣翼以軒翥千櫨綺翼浮者言千柱皆刻為綺文如鳥舒翼也爾雅曰樴謂之杙大者謂之杙西都賦曰抗應龍之虹梁李善注云應龍虹梁梁形似龍而曲如虹也北去邯鄲道南來偃師望漢書地理志曰趙國故秦邯鄲郡高帝四年為趙國景帝三年復為邯鄲郡師古曰邯音寒地理志又云河南郡偃師縣殷湯所都龍首載文桅三輔黃圖曰日營未央宮因龍首以制前殿王褒甘泉頌曰編瑇瑁之文桅聲類曰桅屋連縣也西京賦曰繡栭雲楣薛綜曰楣梁也皆雲氣畫如繡也漢書孟康注曰武帳置兵闌五兵於帳中也雲楣承武帳居者非求隘卑宮豈難尚言皇居貴於壯麗不必有心以求狹隘大禹卑宮不難尚也論語曰禹卑宮室壯麗天下觀是以從蕭相漢書曰蕭何造未央宮上見其壯麗甚怒何曰天子以四海為家非令壯麗無以重威且亡令後世有以加也

變宮調左傳昭二十五年曰五聲六律七音杜預曰周武王伐紂自午及子凡七日王因此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故以七同其數以律和其聲謂之七音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也正義曰聲之清濁數不過五而有七音者終五以外更變為之也賈逵注周語云周有七音謂七律謂七羈音也黃鐘為宮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鐘為徵南呂為羽應鐘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是五聲以外更加變宮變徵為七音也此二變者舊樂無之武王始加二變周樂有七音耳後周憲章周禮五聲中既有變宮變徵子山以宮調歌其君取宮為君之義也時周宣帝傳位于太子衍自號天元皇帝於事為變即取變宮以歌其事故首篇有出震明離具茨汾陽之詞次篇言其作樂之盛篇末感物觀治亂心恒防未然君子得其道太平何有焉寓勉勵之意知是時宣帝號天元皇帝居天臺靜帝衍居正陽宮二帝並存上正宮調歌其先祖此變宮調二篇所以歌其生君也

帝遊光出震君明擅作離易曰帝出乎震又曰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又曰明兩作離巖廊惟眷顧欽若尚無為漢書董仲舒傳制曰蓋聞堯舜之時游于巖廊之上垂拱無為而天下太平文穎曰巖廊殿下小屋也晉灼曰堂邊廉巖廊謂嚴峻之廊也尚書曰欽若昊天論語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龍穴非難附鸞巢欲可窺言其攀龍附鳳有仙焉之志也龍居穴中故以龍穴為言竹書云黃帝時鳳巢阿閣鸞鳳通稱故云鸞巢孫柔之瑞圖曰鸞鳥者赤神之精鳳凰之佐雞身赤尾色亦被五采鳴中有音人君進退有度親疏有序則至也具茨應不遠姑射之山汾水之陽宿然喪其天下焉論語包咸注曰方里為井井間有溝溝廣深四尺十里為成成間有洫洫廣深八尺桑林還注雨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桑林杜預曰桑林天子之樂名正義曰經典言殷樂為大護此復云桑林者書傳言湯伐桀之後大旱七年史卜曰當以人為禱湯乃剪髮斷爪自以為牲而禱於桑林之社而雨大至方數千里或禱桑林以得雨遂以桑林名其樂也皇甫謐云殷樂一名桑林以

為大護別名也禹貢曰浮於積石至於龍門孔傳曰積石在金城西南河所經也 明徵逢永命

平秩值年和 夏書曰明徵定保君誥曰用供王能祈天永命堯典曰平秩東作孔安國曰敬道出日平均次序東作之事以務農也 更有薰風曲方聞晨露歌 家語曰帝舜歌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呂氏春秋曰湯命伊尹作大護歌晨露

又

移風廣軒歷崇德盛唐年 孝經曰移風易俗莫善于樂後漢律歷志云黃帝造歷元起辛卯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軒歷謂黃帝軒轅氏之長歷也唐年謂唐堯之盛年也 成文興大雅出豫奏鈞天 詩序曰雅者正也政有大小故有大雅焉有小雅焉列子曰清都紫微鈞天廣樂

之所居張湛曰清都紫微天帝之所居也傳記云秦穆疾不知人既寤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鈞天廣樂九奏樂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一云趙簡子亦然也 黃鍾六律正閶闔八風宣 律歷志稱律有十二陽六為律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六為呂大呂夾鍾中呂林鍾南呂應鍾是也左傳服虔注云八卦之風乾音石其風不周坎音革其風廣莫艮音匏其風融震音竹其風明庶巽音木其風清明離音絲其風景坤音土其風涼兌音金其風閶闔黃鍾為六律之始閶闔居八風之一也 孤竹調陽管空桑節雅弦 周禮曰孤竹之管空桑之琴瑟 舞林鸞更下歌山鳳欲前 山海經曰女床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五色文曰鸞鳥見即天下安寧又曰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五采名曰鳳凰是鳥也飲食自歌舞見則天下安寧又曰戎民之國爰有歌舞之鳥鸞鳥自歌鳳鳥自舞爰有百獸相羣爰處百穀所聚言鸞鳳亦解歌舞故見舞而下聞歌欲前也 聞音能辨俗聽曲乃思賢 樂記曰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聽曲乃思賢者即樂記所謂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聽琴瑟則思志義之臣聽竽則思畜聚之臣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是也 感物觀治亂心恒防未然 樂記曰凡音之起感於物而動又云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鄧析子曰慮能防於未然言遠慮也 君子得其道太平何有焉 言人君能得其道以治天下則太平之理不難致也

商調曲

商調曲者歌其臣也燕射賓客有諸侯卿大夫皆天子之臣以商為臣故以商調歌其臣也樂

記曰商為臣正義曰鄭注月令云商屬金以其濁次宮臣之象也宮八十一絲商七十二絲次宮如臣之得次君之貴重也崔氏云商是金金以決斷為臣事君亦以義斷為賢矣亦見史記索隱注 君以宮唱寬大而謨明臣以商應聞義則可行 樂記曰宮為君商為臣聞其宮聲使人溫良而寬大聞其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此下言聖君之得賢臣也 有熊為政訪道於容成 皇甫謐曰黃帝受國於有熊居軒轅之丘故因以為名又以為號索隱曰本是有熊國君之子也列仙傳曰容成公自稱黃帝師 殷湯受命委政於阿衡 阿衡伊尹也商書曰惟嗣王不惠於阿衡正義曰鄭文阿倚衡平也伊尹湯倚而取平故以為官名 忠其敬事

有罪不逃刑左氏傳羊舌赤曰事君不避難有罪不逃刑誦其箴諫言之無隱情左傳師曠曰工誦箴諫又魏絳曰命百官官箴王闕夏書曰工執藝事以諫左傳子木問于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有剛有斷四方可以寧史記索隱曰商是金金為決斷臣事也言人臣有剛斷之才則四方賴以寧定也既頌既雅天下乃升平詩有風雅頌言誦詩乃能投政可以治平天下也專精一致金石為之開西京雜記曰李廣獵於冥山之陽見臥虎射之沒矢飲羽進而視之乃石也其形類虎退而更射簇破簳折而石不傷余嘗以問楊子雲子雲曰至誠則金石為開言能忠以事君則精誠無不格矣動其兩心妻子恩情乖晏子曰一心可以事百君二心不可以事一君孟子云身不行道不能行於妻子者也苟利社稷無有不盡懷孟子趙注曰忠臣志在安社稷而後為悅者也昊天降祐元首惟康哉毛詩傳曰尊而君之則為皇天元氣廣大則為昊天周易曰自天祐之尚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百川俱會大海所以深羣材既聚故能成鄧林尚書大傳曰百川赴東海山海經曰夸父與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飲飲於河渭河渭不足北飲大澤未至渴死棄其杖化為鄧林言衆水會而成海衆材聚而成林以喻賢人聚而國乃大也猛虎在山百獸莫敢侵忠臣處國天下無異心言忠臣之能拒亂賊猶猛虎之能驅百獸也昔我文祖執心且危慮驅翦豺狼經營此天步言太祖文帝事魏克盡臣道也

史記曰正月上日舜受終於文祖文祖者堯大祖也宇文泰為後周太祖又謚曰文故稱文祖漢書孫寶曰豺狼當路詩曰天步艱難豺狼喻亂賊也謂高歡之亂太祖奉武帝西遷弘農沙苑諸戰尅捷魏室以安也今我受命又無敢逸豫惟爾弼諧各可知兢懼我謂後周之帝蓋設為天子之辭也爾謂饗燕諸臣也言太祖執心危慮如此今我子孫受命以來日以太祖之心為心亦無敢逸豫爾諸臣可不知兢懼乎是為臣當以太祖事魏為法也尚書曰不惟逸豫惟以亂民又曰無康好逸豫乃其治民又曰謨明弼諧禮樂既正神人所以和玉帛有序志欲靜干戈尚書舜典曰神人以和聘禮曰執玉致命執帛致享左氏傳曰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各分符瑞俱誓立山河周禮典瑞鄭注云瑞節信也典瑞若今符璽郎按符若漢書所謂銅虎符竹使符是也瑞玉瑞也若周禮桓圭信圭之屬是也漢書功臣表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今日相樂對酒且當歌魏武帝短歌行曰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言與諸功臣既有山河之誓今日燕飲須當樂也道德以喻聽撞鐘之聲樂叶徵圖曰黃鐘生於一一生萬物故君子錄金為鐘撞鐘以知君道德宋均注曰鳴鐘顯功罪故樂用鐘也神姦不若觀鑄鼎之形左傳宣三年曰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杜預曰若順也鄧宮既朝諸侯於是穆左傳昭四年椒舉曰康有鄧宮之朝杜元凱云鄧在始平鄠縣東有靈臺康王於是

會諸侯岐陽或狩淮夷自此平左傳椒舉曰成有岐陽之蒐杜注云周成王歸自奄大蒐於岐山之陽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尚書序曰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是也孔安國傳曰淮夷徐奄之屬若涉大川言憑於舟檝如和鼎實有寄於鹽梅尚書說命曰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又曰若作和羹爾惟鹽梅君臣一體可以靜氛埃得人則治何世無奇才左太冲詠史詩曰何世無奇才遺之在草澤風力是舉而台階序平史記曰黃帝與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鄭康成曰風后黃帝三公也漢書東方朔顧陳泰階六符孟康曰泰階三台也台星凡六星六符六星之符驗也應劭引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子之三階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楚語曰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人神雜擾不可方物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功無與讓銘太常之旌周禮建太常十二旂鄭注云太常九旗之畫日月名又曰日月為常析羽為旌又曰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鄭注云銘之言名也生則書於王旌以識其人與功也馬融廣成頌曰載日月之太常注云太常天子所建大旗也畫之日月世不失職受騂毛之盟左傳襄十年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騂旄之盟曰世世無失職杜預曰騂旄赤牛也舉騂旄者言得重盟不以雜犬正義曰周禮牧人陽祀用騂牲檀弓云周人尚赤牲用騂尚吉洛誥云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諸言騂皆是赤牛則知騂旄是赤牛也旄謂尾也共旌旗之用故其字從旌旗者旌旗行而從風艇也左傳作旄此作毛省文也輯瑞班瑞穆穆於堯門尚書舜典曰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於羣后又曰賓於四門四門穆穆釋言云輯合也班賦也孫炎曰謂布與也輯是歛衆班為散布惟翰惟屏撫撫於周原詩曰大邦維屏大宗維翰又曰周原膴膴毛萇曰膴膴美也箋云廣平曰原周之原地在岐山之陽膴膴然肥美也功成而治定禮樂斯存樂記曰王者功成而作樂其功大者其樂備復子而明辟姬旦何言尚書曰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孔傳曰周公致禮盡敬言我復還明君之政於子子成王年二十成人故必歸政而退老

角調曲

角徵羽三調曲歌其民安物阜庶績咸熙也以角為民故以角調歌其民也樂記曰角為民正義曰鄭注月令云角屬木以其清濁中民之象也宮濁而羽清角六十四絲聲居宮羽之中半清半濁民比君臣為劣比事為優故云角清濁中民之象也崔氏云角屬春春時物生衆多皆有區別亦象萬民衆多而有區別也史記索隱注亦云止戈見於絶轡之野稱伐聞於丹水之征左傳曰於文止戈為武帝王世記曰炎帝殺蚩尤於中冀其地曰絶轡之野六韜曰堯與有苗戰於丹水之陽高誘曰丹水在南陽浦崖信義俱存乃先忘食左氏傳曰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義載而行之為利謀不

夫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忘食即論語所謂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也五材並用誰能去兵左傳襄二十七年子罕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杜預注五材云金木水火土也雖聖人之大寶曰位實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繫辭之文也涇渭同流清濁異能詩曰涇以渭濁湜湜其沚毛傳云涇渭相入而清濁異張揖曰涇水出涇陽开頭山入渭渭水出隴西首陽縣鳥鼠同穴山入河琴瑟並御雅鄭殊聲毛詩曰琴瑟在御莫不靜好孫綽曰涇渭殊流雅鄭異調擾擾烝人聲教不一枚乘七發曰擾擾若三軍之騰裝鮑昭詩曰擾擾遊宦子呂延濟曰擾擾馳逐貌詩曰天生烝民毛傳曰烝衆也茫茫禹跡車軌未并左氏傳曰茫茫禹跡畫為九州禮記曰車同軌志在四海而尚恭

儉心包宇宙而無驕盈尹文子曰四方上下曰宇蒼頡篇曰舟輿所屆曰宙言而無文行之不遠義而無立勤則無成左傳仲尼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學記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惻隱其心訓以慈惠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左氏傳曰享以訓恭儉宴以示慈惠恭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又叔向曰慈惠之師流宥其過哀矜典刑尚書舜典曰流宥五刑孔傳曰宥寬也以流放之法寬五刑論語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舜典曰象以典刑孔曰法用常刑用不越法匡贊之士或從漁釣史記曰太公以漁釣干周西伯雲雨之才乍嘆幽谷詩云出自幽谷尋芳者追深徑之蘭識韻者探窮山之竹楚辭

卑蘭被徑王逸曰徑路也窮山疑即漢書崑崙之陰取竹之解谷也言人君思得賢才亦猶是矣克明其德貢以三事詩曰其德克明尚書曰三事大夫敬爾有官樹之風聲言於九牧尚書畢命曰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左氏傳曰樹之風聲教之法尚書周風聲杜預曰因土地風俗為立聲教之法尚書周官曰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孔傳云九州牧伯也虞書云肇十有二州又云咨十有二牧孔安國曰禹治水之後舜分冀州為幽州并州分青州為營州始置十二州此云九牧周官文也協用五紀風若從事尚書洪範曰協用五紀孔傳曰協和也和天時使得正用五紀洪範又云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又曰聖時風若農用八政甘作其穀尚書洪範曰農用八政又曰稼穡作甘殊風共軌見之周南詩譜曰文王受命作邑于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為周公

旦召公奭之采地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異畝同穎聞之康叔康叔疑作唐叔周書序曰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康叔歸周公于東土周公既得命禾於天子之命作嘉禾祁寒暑雨是無胥怨尚書君牙篇曰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孔傳曰冬大寒也天覆雲油滋焉滲漉司馬相如封禪書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徐廣曰滲音色蔭反索隱曰說文云滲漉水下流之貌也幸無謝上古之淳人庶可以封之于比屋尚書大傳曰周人可比屋而封

徵調曲

徵調曲者歌其事也樂記曰徵為事正義曰鄭注月令云徵屬火以其徵清事之象也羽最清

徵次之故用五十四絲事勝於物而劣於民故次民居物之前所以徵為事之象也崔氏云徵屬夏夏時生長萬物萬物皆成形體事亦有體故以徵配事也史記索隱注亦云

乾坤以含養覆載日月以貞明照臨周易曰乾為天坤為地又曰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尚書泰誓曰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達人以四海為務明君以百姓為心左氏傳曰其後必有達人老子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水波瀾者源必遠樹扶疎者根必深爾雅曰大波為瀾枚乘七發云根扶疎以分離說文曰扶疎四布也雲雨取施無不洽廊廟求才多所任

淳風布政常無欲至道防人能變俗言淳風至道可以化民成俗也求仁義急於水火用禮讓多於菽粟孟子曰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焉者乎屈軼無佞人可指獬豸無繁刑可觸竹書紀年曰黃帝軒轅氏有屈軼之草生於庭佞人入朝則草指之是以佞人不敢進異物志曰東北荒中有獸名獬豸一角性忠見人鬬則觸不直者聞人論則咋不正者司馬相如曰弄獬豸漢書音義曰獬豸似鹿而一角人君刑罰得中則生於朝廷主觸不直者可得而弄也王道蕩蕩用無為天下四人誰不足蕩蕩無為俱見論語四人謂四民士農工商也聖人千年始一生黃河千年始一清王子年拾遺記曰黃河千年一清至聖之君以為大瑞攝提以之而從紀玉燭於是而文明爾雅曰歲在寅為攝提格李巡曰言萬物承陽起故曰攝提格格起也天官書曰以攝提提格歲索隱曰太歲在寅歲星辰出東方爾雅曰四時調謂之玉燭易曰天下文明東南可以補地缺西北可以正天傾淮南子曰昔共工之力觸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又曰共工氏與祝融戰不勝而怒乃頭觸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維缺女媧乃練五色石以補天斷鼇足以立四極殺蘆灰以濟冀州於是地平天成高誘曰三皇時天不足西北故補之浮黿則東海可厲運鍤則南山可平竹書紀年曰周穆王三十七年征代大起九師東至於九江叱黿鼉以為梁說文曰黿大鼈也列子曰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年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遂率子孫即石壓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娥氏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自此異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爾雅曰鍬謂之鍤衆仙就朝於瑤水羣帝受享於明庭穆天子傳曰天子與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史記封禪書曰黃帝接萬神明庭明庭者甘泉也懷和則韎任竝奏功烈則鍾鼎俱銘周禮曰韎東樂名任南樂名吳都賦曰詠韎任毛萇詩傳曰東夷之樂曰韎孝經鉤命決曰東夷曰昧南夷曰任西夷曰株北夷曰禁左氏傳曰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杜預曰彝常也謂鍾鼎為宗廟之常器張衡東京賦曰銘勲彝器歷世彌光薛綜曰勒銘于宗廟之器鍾鼎萬祀彌益光明字林曰銘題勒也三光以記物呈形四時以裁成正位宋均曰三光日月五星也易曰后以

裁成天地之道又云正位居體雷風大山嶽之響寒暑通陰陽之氣武功則六合攸同文教則二儀經緯左傳潘黨曰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高誘淮南注曰四方上下曰六合孔安國書傳曰設舉序脩文教二儀天地也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張協七命曰德與二儀比大左氏傳曰經天緯地曰文有道則咸浴其德好生則各繁其類尚書曰好生之德洽於民心白日經天中則移明月橫漢滿而虧能虧能缺既無為雖盈雖滿則不危春秋元命苞曰日尊故滿滿故明明故精在外日滿者常盛無虧也禮記曰月三五而盈三五而闕言白日當中必將西匿明月盈滿終有虧時則人事亦有盛衰貴得持滿之戒也開信義以為苑囿立道德以為城池講德論曰游觀乎道德之域東方朔集曰文帝以道德為籬以仁義為藩周禮曰囿遊之獸鄭玄曰囿今之苑周監二代所損益郁郁乎文其可知見論語庖犧之親臨佃漁神農之躬秉耕稼周易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庖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湯則救旱而憂勤禹則正冠而無暇尸子曰湯之救旱也素車白馬布衣身嬰白茅以身為牲淮南子曰禹之趨時冠卦而不顧履遺而不取草上之風無不偃君子之甿知可化論語云草上之風必偃說文曰甿田民也將欲比德於三皇未始追蹤於五霸三皇伏犧神農女媧五霸齊桓晉文宋襄秦穆楚莊也

纖纖不絕林薄成涓涓不止江河生揚雄甘泉賦曰列秋蕙于林薄周禮注曰竹木曰林廣雅曰草叢生曰薄家語金人銘曰涓涓不壅為江為河陶潛歸去來辭云泉涓涓而始流涓涓泉流貌事之豪髮無謂輕慮遠防微乃不傾言纖纖草木而成林薄涓涓泉流而生江河事之積微成著亦類然矣雲官乃垂拱大君鳳歷惟欽明元首左氏傳曰黃帝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尚書曰垂拱而天下治易曰知臨大君之宜吉左傳曰鳳鳥氏歷正也尚書曰欽明文思安安又曰元首明哉孔傳曰元首君也類上帝而禋六宗望山川而朝羣后尚書曰肆類於上帝禋於六宗鄭曰禮祭上帝於圜丘六宗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也王制曰天子將出類於上帝鄭曰昊天上帝謂天皇大帝北辰之星五經異義曰非時祭天謂之類言以事類告也周語云精意以享曰禋也史記裴駰注云六宗義衆鄭說為長尚書曰望於山川徧於羣神班瑞於羣后孔傳曰九州名山大川五岳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之后君也地鏡則山澤俱開河圖則魚龍合負古有地鏡圖又地鏡圖云欲知寶所在地以大鏡夜照見影若光在鏡中者物在下也淮南子曰黃帝夢見兩龍捉白圖即帝以授于河之都天老曰天其授帝圖乎黃帝乃齋于河洛之間游于翠嶋大盧魚折渭而至汎白圖蘭采朱文以授黃帝春秋元命苞曰堯游河渚赤龍負圖出赤如綿狀龍沒圖在按黃帝時有盧魚負圖故云魚龍合負也我之天網莫至唐堯時有赤龍負圖故云魚龍合負也不該閶闔九關天門開老子曰天網恢恢淮南子曰排閶闔踰天門高誘曰天門上帝所居紫宮門楚辭曰虎豹九關啄害下人王逸曰天門九重使神虎豹執其開閉也卿相則風雲

玄感匡贊則星辰下來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春秋佐助期曰漢相蕭何昴星精既興周室之三聖乃舉唐朝之八才三聖姬周之文武周公也八才唐朝之八元八凱也左氏傳曰高陽氏才子八人蒼舒隤凱檮戭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謂之八愷高辛氏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以其數皆八故云八才華臣參謀於左相天老教政於中台史記曰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于王道孔安國曰仲虺湯左相奚仲之後莘臣謂伊尹左相為仲虺言成湯時伊尹參謀于仲虺也竹書紀年曰黃帝臣天老力牧容成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天子之三階漢書孟康注曰泰階三台也言黃帝有三臣天老力牧容成如天有上中下三台故云天老教政于中台也其宜作

則於明哲故無崇信於姦回尚書說命曰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又泰誓曰崇信姦回放出師保言當法明哲之君子無信姦回之小人也

又

正陽和氣萬類繁君王道合天地尊夏居南方故曰正陽董仲舒曰陽居長萬物皆成形體亦有形體故配事此微調曲所以歌事言人君法天地之道亦以長養萬物為事也黎人耕植於義圃君子翺翔於禮園孔傳曰黎庶也司馬相如上林賦曰脩容於禮囿翺翔於書圃落其實者思其樹飲其流者懷其源劉向說苑曰食其實不伐其樹飲其水者不濁其源韓詩外傳田饒曰食其食者不毀其器蔭其樹者不折其枝咎繇為謀不仁遠論語子夏辭士會為政羣盜奔左傳宣十六年曰晉侯以獻晁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太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於秦克寬則昆蟲內向彰信則殊俗宅心商書曰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毛詩序曰文王德及鳥獸昆蟲焉尚書曰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渭橋有月支抱馬上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苑有烏孫學琴漢書匈奴傳曰單于正月朝天子於甘泉宮漢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上自甘泉宿池陽宮上登長平詔單于毋謁其左右當戶之羣臣皆得列觀及諸蠻夷君長王侯數萬咸迎于渭橋下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留月餘遣歸國按月氏西域別國名為單于所并故云月支抱馬也漢書西域傳曰烏孫國大昆彌治赤谷城去長安八千九百里元康二年上以烏孫主解憂弟子相夫為公主

置官屬侍御百餘人舍上林中學烏孫言宣帝時烏孫公主遣女來至京師學鼓琴赤玉則南海輸賁白環則西山獻琛說文曰賁會禮也帝王世記曰西王母慕舜之德來獻白環魯頌曰來獻其琛無勞鑿空於大夏不待蹶角於蹛林史記大宛傳曰張騫遣使通大夏之屬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張騫鑿空蘇林曰鑿空開通也騫開通西域道索隱曰謂西域險阸本無道路今鑿空而通之也尚書泰誓曰百姓懍懍若崩蹶角孟子趙注云蹶角叩頭以額舉蹶地漢書匈奴傳曰秋馬肥大會蹛林課校人畜計服虔曰蹛音帶匈奴秋社八月中會祭處也師古曰蹛者繞林木而祭也鮮卑之俗自古相傳秋天之祭無林木者尚豎柳枝衆騎馳逸三周迺止此其遺法

羽調曲

月調曲者歌其物也樂記曰羽為物正義曰鄭注月令云羽屬水以其最清物之象也用四十八絲而為物劣於事故最處末所以羽為物也崔氏云羽屬冬冬物聚則成財用冬則物皆藏聚與財相類也史記索隱注同

樹君所以牧人立法所以靜亂左氏傳曰天生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首惡既其南巢元兇於是北竄尚書曰成湯放桀於南巢孟子曰舜流共工于幽州共工為四凶元大也謂大兇之人也幽州在北故云北竄說文曰竄匿也居休氣而四塞在光華而兩旦尚書中候曰帝堯脩壇河洛昧爽禮備榮光出河休氣四塞尚書云舜曰重華是以雨施作解是以風行惟渙解渙俱周易卦名解卦彖曰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渙卦彖曰風行水上渙周之文武洪基光宅天下文思尚書序曰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孔傳曰言聖德之遠著千載克聖咸熙七百在我應期尚書曰庶績咸熙左傳宣三年王孫滿曰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實昊天有成命惟四方其訓之詩周頌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又曰四方其訓之運平後親之俗時亂先疎之雄踰桂林而驅象濟弱水而承鴻賈誼過秦論曰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韋昭曰今鬱林日南是也玄中記曰天下之弱者有崑崙之弱水鴻毛不能勝也大荒西經曰弱水有二源俱在女國北阿耨達山南流會於女國東去國一

里深丈餘濶六十步非毛舟不可濟南流八海阿耨達山一名崑崙山既浮干呂之氣還吹八律之風周禮太師掌六律六呂以合陰陽之聲律歷志云律有十二陽六為律陰六為呂黃帝之所作也左傳衆仲曰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又晏子曰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十洲記天漢三年月氏國獻神香曰國有常占東風入律百旬不休青雲干呂連月不散意中國有好道君故披奇異而貢神香錢則都內貫朽倉則常平粟紅漢書食貨志曰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大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腐敗而不可食又王嘉傳曰都內錢四十萬萬食貨志曰大司農中丞耿壽昌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吳都賦曰海陵之倉則紅粟流衍呂延濟曰紅粟謂儲久而色赤也火中乃寒乃暑年和一風一雨左傳昭三年張趯曰火中寒暑乃退杜預曰心以季夏昏中而暑退季冬旦中而寒退王充論衡曰太平端應五日一風十日一雨聽鐘磬念封疆聞笙竽思畜聚史記樂書曰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聽笙竽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瑤琨篠簜既從怪石鉛松即序瑤琨篠簜怪石鉛松皆出禹貢孔傳曰瑤琨皆美玉篠竹箭簜大竹怪異好石似玉者長樂善馬成廐水衡黃金為府三輔黃圖曰未央六廐在長安故城中漢官儀曰未央宮六廐長樂承華等廐令皆秩六百石漢書王嘉傳曰水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宣帝紀注云水衡與少府皆天子私藏也

百川乃宗巨海衆星是仰北辰尚書大傳曰百川赴東海論語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漢書天文志云斗為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海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于斗是以衆星共之也九州攸同禹跡四海合德堯臣禹貢曰於是九州攸同四隩既居朝陽栖於鳴鳳靈時牧於般麟詩云鳳凰鳴矣於彼朝陽梧桐生矣于彼高岡爾雅曰山東曰朝陽鄭箋云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也史記封禪書曰郊雍獲一角獸若麟然有司曰陛下肅祇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以薦五時雲玉葉而五色月金波而兩輪崔豹古今注曰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常有五氣雲氣金枝玉葉止於帝上有華蓋之象故因作華蓋也漢書樂志曰月穆穆以金波又樂府有月重輪故云兩輪涼風迎

時北疑作西狩小暑戒節南巡月令孟秋之月云涼風至天子迎秋於西郊又仲夏云小暑至尚書曰五月南巡狩按涼風秋時屬西方故疑作西狩也小暑夏節屬南方故云南巡山無藏於紫玉地不愛於黃銀禮斗威儀曰君乘金而王則紫玉見於深山又曰君乘金而王則黃銀見雖南征而北怨實西略而東賓尚書曰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既永清於四海終有慶於一人尚書泰誓曰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又呂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定律零陵玉管調鐘始平銅尺漢書音義曰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泠道縣舜祠下得白玉琯古以玉為管不但竹也晉諸公贊曰散騎侍郎阮咸謂荀勗所造聲不合樂懼非德政中和之音必是古今尺有長短所致然今鐘磬是魏時杜夔所造不與勗律相應音聲舒雅而久不知夔所造時人為之不足改易勗性自矜乃因事左遷咸為始平太守而病卒後得地中古銅尺校度勗今尺短四分方明咸果解音然無能正者龍門之下孤桐泗水之濱鳴石枚乘七發曰龍門之桐高百枝而無枝禹貢曰嶧陽孤桐泗濱浮磬孔安國曰嶧山之陽特生桐中琴瑟泗水出濟陰乘氏也括地志曰泗水至彭城呂梁出石磬河靈於是讓珪山精所以奉璧左氏傳曰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於河津人得諸河上陰不佞以溫人南侵拘得玉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為石王定而獻之與之東訾杜預曰珪自出水也山精奉璧若荊山出玉矣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言山川之精靈出此珪璧寶物也滌九州而賦稅乘三危而納錫

禹貢曰九州滌原衆土交正致慎財賦孔傳曰九州之川已滌除無壅塞也又禹貢云三危既宅三苗大序鄭康成引河圖及地記三危山在鳥鼠西南與岐山相連孔安國曰西裔之山也北里之禾六穗江淮之茅三脊史記封禪書管仲曰古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為藉也蘇林曰鄗上北里皆地名禹貢曰包匭菁茅鄭康成曰匭纏結也菁茅茅有毛刺也給宗廟縮酒重之故包裹又纏結也括地志曰辰州盧溪縣西南三百五十里有苞茅山武陽記云山際出苞茅有刺而三脊因名苞茅山可以玉檢封禪可以金繩探策史記正義曰泰山上築土為壇以祭天報天之功故曰封泰山下小山上除地報地之功故曰禪言禪者神之也白虎通云封者金銀繩或曰古泥金繩封之印璽也孟康曰刻石記號有金策石函金繩玉檢之封焉風俗通曰岱宗上有金匱玉策

武帝探得十八因剝讀八十其後壽果如策終永保於鴻名足揚光於載籍

太上之有立德其次之謂立言左傳穆叔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

樹善滋於務本除惡窮於塞源左傳穆叔曰可以樹善君子也周書泰誓曰樹德務滋除惡務本左傳詹桓伯曰拔本塞源

仁義之財不匱忠信之禮無繁動天無有不屆惟時無幽不徹尚書益贊於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

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尚書周官之辭也

冲深其智則厚昭明其道乃尊自非剛克掩義無所離於勦絕尚書洪範三德二曰剛克甘誓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孔傳曰用其失道故勦截也截絕謂滅之○已

上燕射歌辭按隋書音樂志云太祖輔魏之時高昌款附乃得其伎教習以備饗宴之禮及天和六年武帝罷掖庭四夷樂其後帝聘皇后於北狄得其所獲康國龜茲等樂更雜以高昌之舊並于大司樂習焉採用其聲被于鐘石取周官制以陳之按此知制雖取諸周官聲仍雜以夷樂所謂升歌堂入間歌合樂之節未必一如古音觀其以次而歌宮商角徵羽與君臣民事物相配亦天地自然之音律也

庚子山集卷六

謹案卷五第四頁前七行潘岳美姿儀刊本姿訛恣今改

第九頁前三行移梨付苑吏刊本梨訛黎今改

卷六第十五頁後八行裏肉曰包苴刊本裏訛裹今改

第二十五頁前六行百末浮蘭刊本末訛味據漢書郊祀志改

第四十頁前三行閟宮有侐刊本侐訛恤今改

總校官進士臣胡　榮
校對官助教臣金學詩
謄錄監生臣丁湘錦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庾子山集卷七 八

詳校官原任編修臣徐立綱

乾隆御覽之寶

庾子山集卷七

周 庾信 撰

錢塘倪璠纂註

賀平鄴都表

周書武帝紀云建德六年正月乙亥齊王傳位於其太子恒改元承光自號為太上皇壬辰帝至鄴齊王先於城外掘塹豎柵癸巳帝率諸軍圍之齊人拒守諸軍奮擊大破之遂平鄴隋書地志云魏郡鄴縣東魏都後周平齊置相州

臣某言臣聞太山梁甫以來即有七十二代管子曰封太山禪梁甫者七十有二家史記封禪書曰七十二家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司馬相如封禪文曰繼韶夏崇號謚畧可道者七十二君漢書音義項岱曰梁甫者太山下小山也龍圖龜書之後又已三千餘年尚書中候曰黃帝東巡河過洛修壇沉璧受龍圖於河龜書於洛赤文綠地廣袤九丈負理平上有列星之分七政之度帝王録記興亡之數以授之堯帝又修壇河洛昧爽禮備榮光出河休氣四塞白雲起廻風搖又東沉璧於洛日禝赤光起玄龜負書背甲赤文成字遂禪於舜言黃堯虞夏至今有三千餘年也雖復制法樹司禮殊樂異周易曰制而用之謂之法左氏傳曰天生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漢書匡衡曰三王不同樂五帝各異尚至於文離武落剡木弦弧周易曰弦木為

弧剡木為矢席卷天下之心包含八荒之志二語出過秦論其揆一矣春秋握誠圖曰諸侯冰散席卷各爭恣妄張晏曰括結囊也言其能包含天下師古曰八荒八方荒忽極遠之地也班彪王命論曰至於順天應人其揆一也伏惟皇帝陛下謂周武帝也握天樞秉地軸易通卦驗曰遂皇氏始出握機矩鄭康成曰遂皇遂人也但持斗機運轉之法春秋運斗樞曰北斗第一天樞博物志曰地有三千六百軸括地象曰崑崙之山橫為地軸駕馭風雲驅馳龍虎易云雲從龍風從虎沉雄內斷不勞謀於力牧帝王世紀曰黃帝夢人執千鈞之弩驅羊萬羣帝寤而嘆曰夫千鈞之弩異力者也驅羊數萬羣能牧民為善者也天下豈有姓力名牧者也於是依占求之得力牧於大澤進以為將黃帝因著占夢經十一卷藝文志有力牧兵法十五篇天策勇決無待問於容成列仙傳曰容成公者自稱黃帝師見於周穆王善補導之事博物記曰容成氏造歷黃帝臣也是以威風所振烈火之遇鴻毛旗鼓所臨衝風之卷秋葉陸賈典語云若衝風之摧枯枝烈焰之薰衰草竊聞伊洛戎夷幽并僭偽謂齊王也時伊雒幽并皆為齊地抱圖載籍已歸丞相之府銜玉繫綬並詣中軍之營漢書曰沛公西入咸陽還軍霸上蕭何盡收秦丞相府圖籍文書又曰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繫頸以組封皇帝符節降枳道旁師古曰此組謂綬也言齊主出降也百年逋誅遂窮巢窟三代敵怨俄然掃蕩竊聞至掃蕩言平齊攄祖宗之宿憤也百年逋誅者謂高歡入洛魏武西遷齊神武本魏室罪臣至今始伏其

辜也三代敵怨者魏分東西之後東魏靜帝遜位於神武之子齊文宣歷傳廢帝昭帝武成後主幼主而鄴乃亡西魏恭帝遜位於安定公之子周閔帝歷明帝武帝至建德六年始平鄴也昔周王鮪水之師尚勞再駕呂氏春秋曰武王伐紂至鮪水紂使膠鬲候周問武王曰何日至武王曰將以甲子日至膠鬲行天大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吏諫之武王曰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軒轅上谷之戰猶須九伐史記曰黃帝姓公孫氏名曰軒轅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張宴曰涿鹿在上谷索隱曰上谷涿鹿縣是未有一朝指麾獨決神慮平定寓內光宅天下淮南子曰拱揖指麾而四海賓服說文寓籀文宇字二十八宿止餘吳越一星地理志曰吳地斗分野也越地牽牛婺女之分野也吳越春秋曰吳與越同音共律上合星宿下共一理晉書天文志云自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為星紀於辰在丑吳越之分野屬揚州斗牛兩星皆星紀之次故云一星時江表未平吳越尚為陳有於天星缺斗牛之次也千二百國裁漏麟洲小水十洲記曰鳳麟洲在西海之中仙家煮鳳喙及麟角合作膏名之續弦膠是也言四海俱歸所遺漏者係海外之一洲耳若夫咸康之年四方始定建武之代諸侯並朝不得同年而語矣咸康疑咸陽又疑太康漢光武年號建武雖復八風並唱未足頌其英聲六樂俱陳無以歌其神武八風八方之風也六樂六代之樂也見左傳坐鈞臺而誓衆姒啓繼夏禹之功左氏傳曰夏啓有鈞臺之饗姒夏姓也史記曰帝禹為夏后而別氏姓姒

氏入商郊而問罪姬發成周文之志牧誓曰時甲子昧爽王朝至於商郊牧野乃誓姬周姓發武王名無改之道大孝也與出論語當今鹿臺已散離宮已遣尚書曰散鹿臺之財離宮引秦時天子行幸之所如長楊宜春之屬西都賦曰離宮別館三十六所兵藏武庫馬入華山三輔黃圖曰武庫在未央宮蕭何造以藏兵器史紀周本紀曰散馬華山之陽華山在華陰縣南立明堂之制奏大武之樂應劭曰明堂所以正四時出教化明堂上圜下方八牖四達布政之宮在國之陽上八牖法八風四達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重法十二月三十六户法三十六旬七十二牖法七十二候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謂五時帝太昊之屬黃帝曰合宮有虞曰總章殷曰陽館周曰明堂鄭司農周禮注曰大武武王樂也武王伐紂以除其害言其德能成武功也盛矣哉上天降休未之有也政須東南一尉立於比景之南西北一候置於交河之北揚雄解嘲曰東南一尉西北一候向曰一候官名也銑曰候所以伺候遠國來朝之賓候亦官也地理志云龍勒玉門陽關有候也後漢郡國志云日南郡有比景縣水經注云自盧容縣至無懸越烽火至比景縣日中頭上影當身下與影為比如淳曰故以比影名縣闞駰曰比讀如蔭庇之庇影在已下言為身所庇也林邑記曰渡比景至朱吾縣浦令之封界也漢書曰車師前王治交河城有交河水分流城下言將定江南平突厥令天下一統也然後命東后詔蒼冥衢壇琬碑銀繩瓊檢告厥成功差無慙德尚書曰肆覲東后封禪書曰東后者諸侯也漢書武帝紀曰上還登封泰山孟康曰王者功成治定告成功於天封崇也助天之高也刻石紀號有金策石函金繩玉檢之封焉言天下一統之後將有封禪之事以報成功也臣忝竊榮幸涖政東藩不獲躬到闕庭預觀大慶不勝鳧藻踴躍之至漢書中山靖王曰位雖卑也得為東藩曹子建求自試表曰位竊東藩爵在上列呂向曰竊偷也謂無德偷居其位也信時為洛州刺史在國東藩矣東京賦曰闕庭神麗毛詩曰踴躍用兵曹植上責躬應詔詩表曰僻處西館未奉闕庭踴躍之懷瞻望反側班彪冀州賦曰感鳧藻以進樂兮顏延年秋胡詩曰鳧藻馳目成呂延濟曰鳧鳥得水草歡躍而進也謹遣主簿陪臣曹敏奉表以聞蔡邕獨斷曰諸侯境內自相以下皆為諸侯稱臣於朝皆稱陪臣

賀新樂表

周書天和元年冬十月甲子初造山雲儛以備六代之樂建德三年冬十月甲辰六代樂成帝御宗信殿集百官以觀之集中郊祀歌辭所以備六樂也

臣等言臣聞天地順動則雷出為豫易豫卦彖傳曰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象曰雷出地奮豫聖人成功則風行有節左氏傳曰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六德在咸池之宮山谷可調樂動聲儀曰黃帝樂曰咸池淮南子曰有虞氏其樂咸池呂氏春秋曰帝堯立命質為樂質乃效山林谿谷之音以歌八風入承雲之奏人神不雜八風八方之風服虔曰八卦之風乾音石其風不周坎音革其風廣莫艮音匏其風融震音竹其風明庶巽音木其風清明離音絲其風景坤音土其風涼兌音金其風閶闔淮南子曰有虞氏承雲九韶竹書紀

年曰顓頊樂曰承雲我太祖文皇帝周太祖宇文泰魏之安定公也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二語周禮六官之辭變魏作周移風正雅魏姓拓跋氏周姓宇文氏孝經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世說曰荀公曾善解音聲調律呂以正雅樂衣裳而朝萬國珪璧而會諸侯周易曰垂衣裳而天下治左氏傳曰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圭璧周禮典瑞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以朝覲宗遇會同於王也至如經綸圖籍校讎煙燼圖籍蕭何事注見前篇煙燼秦火也樂正無缺章秩宗無廢典尚書曰后夔為樂正伯夷作秩宗豈但商頌十篇得諸太師之室子夏詩序曰那祀成湯也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為首虞書

五禮取於恭王之宮漢書曰魯恭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聞鐘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伏惟皇帝以下武嗣興中陽繼業皇帝周武帝也詩序曰下武嗣文也漢書高祖中陽里人運日月之明動淵泉之慮禮記中庸篇云如日月之代明又云淵泉如淵律歷著微無煩於太史史記有律歷志易乾鑿度曰天氣三微而成一著周禮太史屬春官禮記曰太史謁之鄭注云太史禮官之屬掌正歲年以序事也陰陽晷度躬定於天官釋名曰晷規也如規畫也說文曰日日景也周禮鄭注云至日度景至不夏日至之景尺有五寸冬日至之景丈有三尺土猶度也建邦國以度其地而制其域天官書索隱注曰天文有五官官者星官也星座有尊卑若人之官曹列位故曰天官故得參考八音研精六代漢書律歷志曰八音土曰塤匏曰笙皮曰鼓竹曰管絲曰弦石曰磬金曰鐘木曰柷周禮以六樂之會正舞位釋曰六樂即六代之樂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是也封晉魏為二王序殷周為三恪封晉魏謂司馬拓跋二氏也司馬裔碑云魏明帝時司馬楚之襲封瑯邪郡王命王承制如賓之儀後周之受魏禪如周客二王之後矣左氏傳曰昔虞閼父為周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太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言今封晉魏為二王猶昔之序殷周為三恪也雖復朱干玉戚尚識典刑素韍纁裳猶因雄據樂記曰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毛謂之樂鄭注云干盾也戚斧也武舞所執禮記曰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鄭注云韍冕服之韠也韍或作黻周禮司服鄭注云凡冕服皆玄衣纁裳正義曰玄衣纁裳者見繫辭黃帝堯舜垂衣裳

蓋取諸乾坤乾為天其色玄坤為地其色黃但土無正位託於南方赤色赤與黃即是纁色故以纁為名也未若山雲特起八卦成形鳳凰于飛九州觀德山雲謂山雲儛也八卦如服虔所說乾音石坎音革艮音匏震音竹巽音木離音絲坤音土兌音金是也周易曰鳳凰于飛其鳴鏘鏘爾雅釋九州云兩河間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雝州漢南曰荊州江南曰揚州濟河間曰兗州濟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營州樂記曰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改金奏於八列合天元於六舞周禮鐘師掌金奏金奏擊金以為奏樂之節金謂鐘及縛又鼓人云以晉鼓鼓金奏鄭注云金奏謂樂作擊編鐘疏云金則鐘也奏則擊也先擊鐘後擊鼓也左氏傳曰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杜預曰用八八八六十四人惟天子得盡

物數故以八為列周禮大司樂有六舞舞雲門舞咸池舞大磬舞大夏舞大濩舞大武也又云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也聲含擊石更入登歌調起初鍾還

叅玉管尚書奏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周禮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鄭注云登歌歌者在堂也樂或當擊或當拊拊者擊石也初鍾黃鍾也禮樂器記管漆竹長一尺六孔尚書大傳曰西王母來獻白玉琯漢書音義曰古以玉作不但竹也足以感天地而通神明康帝德而光玄象漢書樂志曰夫樂者聖人所以感天地通鬼神安萬民玄象謂天象也易曰天玄而地黃以天色玄故云玄象昔者齋居玄扈為曲在於雲門山海經曰陽虛之山多金臨於玄扈之水郭璞注河圖曰蒼頡為帝南巡狩登陽虛之山臨於玄扈洛汭靈龜負書丹甲青文以授之出此水中師度盟津習舞歸於山立括地志曰盟津周武王伐紂與八百諸侯會處盟津亦曰孟津又曰富平津水經云小平津今云河陽津是也史記樂志曰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王肅曰總持干楯山立不動正義曰象武王伐紂持楯立以待諸侯至故云武王之事也遂乃包括三名克諧一代太平經典曰形體有三名天地人尚書曰八音克諧作者之謂聖天之所啓乎豈惟路鼓靈鼗空桑孤竹周禮靈鼓靈鼗孤竹之管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靈鼓靈鼗空桑之琴瑟夏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路鼓路鼗於宗廟之中奏之鄭康成注云雷鼓雷鼗八面靈鼓靈鼗六面路鼓路鼗四面孤竹竹特生者空桑山名廣矣大矣輪焉奐焉易繫辭曰夫易廣矣大矣禮記檀弓曰晉獻文子成室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是知零

陵孝廉空傳玉管漢書音義曰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泠道舜祠下得白玉琯始平太守虛稱銅尺世說曰荀勗善解音聲時論謂之闇解遂調律呂正雅樂每至正會殿庭作樂自謂宮商無不諧韻阮咸妙賞時謂神解每公會作樂而心謂之不調既無一言直勗意忌之遂出阮為始平太守後有一田父耕於野得周時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試以己所治鐘鼓金石絲竹皆覺短一黍於是伏阮神識臣等並預鈞天同觀張樂張衡西京賦曰天帝悅秦繆公而覲之饗以鈞天廣樂莊子曰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臣始聞之懼繼聞之怠軒墀弘敞欄檻眺聽說文曰軒曲輈藩車墀涂地也闌門遮也檻欄也宗牙業業猛簴趫趫毛詩曰崇牙樹羽東京賦曰崇牙張鏞鼓設薛綜曰崇牙拘簴上板作劒鋸者良曰崇牙猶簴簴以挂鐘鼓西京賦曰洪鐘萬鈞猛簴趫趫李善曰周禮鳧氏為獸之形大聲有力者以為鐘簴薛綜曰趫趫張設貌翠鳳揚旌靈鼉樹鼓史記李斯諫逐客曰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鄭康成曰月令云鼉皮可以冒鼓杳冥雲霧蕩薄丘陵東都賦云丘陵為之震搖醴泉與甘露同飛赤雁與斑麟俱下漢書曰甘露降醴泉生甘露元年詔曰乃者鳳凰至甘露降故以名元年武帝紀云上行幸東海獲赤雁作朱雁歌又曰上行幸雍獲白麟作白麟歌聘魯請觀理當見其盛德左傳襄二十九年云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見舞韶濩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適齊忘味定是知其盡美說苑曰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

趣驅至韶樂方作孔子至彼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故樂非獨以自樂也又以樂人非獨以自正也又以正人大矣於此樂不圖為樂至於此盡美見論語昔淵魚聽曲尚得聳鱗櫪馬聞絃猶能仰秣淮南子曰瓠巴鼓瑟而淫魚出聽伯牙鼓琴駟馬仰秣高誘注曰瓠巴楚人善鼓瑟淫魚喜音出頭於水而聽之淫魚長頭身相半長丈餘鼻正白身正黑口在頷下以鬲獄魚而身無鱗出江中也江淹別賦云聳淵魚之出鱗仰秣仰馬吹吐謂馬笑也臣等誠愧知音敢忘悅豫若使詳其音律是所邈然但能記其鏗鏘於斯為幸不勝慶悅之誠謹詣朝堂奉表以聞

為閻大將軍乞致仕表

周書曰閻慶字仁慶河南河陰人也孝閔踐祚拜大將軍建德二年抗表致仕優詔許焉即此是也蓋子山所作矣

臣某言某閻慶也臣聞禮云大夫七十致仕於朝傳家於子膳則貳珍衣稱時制曲禮曰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又云七十曰老而傳鄭注云傳家事在子孫是宗子之父王制曰七十貳膳八十常珍又云七十時制正義曰貳副也膳善食也恒令善食有儲副不使有闕也珍謂珍奇美食時制謂一時可辦是衣服之難得者是年轉老所須辦轉切也臣自出身奉國四十餘年遭遇風雲從微至著太祖文皇帝扶危濟難奄有關河臣實無堪中涓從事漢書顏師古注曰中涓官名居中而涓潔也自洛食風塵河梁旗鼓華陰有白馬之兵河曲有黃沙之陣臣雖用命不能奇策功薄賞厚因人成事恩澤年表常以愧心周書閻慶傳云齊神武舉兵入洛魏孝武西遷慶謂所親曰高歡跋扈將有篡弒之謀豈有苟安目前受其控制也遂以大統三年自宜陽歸關太祖謂慶曰高歡逆亂宇內分崩羣盜競興人皆徇己卿遂能盡忠貞之節重君臣之義背逆歸順捨危就安雖古人所稱何以加也即拜中堅將軍奉車都尉河橋之役有功及邙山之戰先登陷陣位至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雲中大中正加侍中賜姓大野氏洛食風塵謂高歡入洛也尚書洛誥曰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河梁旗鼓謂河橋之役也華陰白馬之兵謂解華山圍也河曲黃沙之陣謂平沙苑陣也史記平原君傳毛遂曰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漢書有外戚恩澤侯表史記有功臣年表仰逢周朝以揖讓登庸謳歌受命主貴臣遷頻煩榮寵周書云孝閔帝踐阼就拜大將軍天和六年進位柱國三槐以鑄鼎象物知其神奸五等以桓珪飾瑞守其宮室臣以何德兼而有之周禮曰三槐三公位焉左氏傳曰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而為之備使人知神姦故人入山澤林藪不逢不若魑魅罔兩莫能逢之周禮上公之禮執桓珪諸侯之禮執信珪伯執躬珪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注云雙植謂之桓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圭長九寸故玉人云圭長九寸公守之況復水土之職王梁以應讖受徵兵戈之王韓信以登壇獨拜語其連類臣又何人

袁宏後漢紀曰建武元年王梁為大司空封武强侯初赤伏符曰王梁主衛作玄武上以野王衛徙也玄武水神也大司空水土之官也乃以梁為大司空梁字君嚴漁陽安陽人也史記曰蕭何聞韓信亡自追之謂漢王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也

陛下勞心之日羣公展効之秋而臣甲子既多耄年

方令四海未寧三方鼎峙三方謂周齊陳

又及左氏傳曰老將至耄又及之禮記曰八十九十曰耄鄭注云耄惛忘也按慶抗表在建德二年至隋開皇二年耄年七十七七計此時已六十六歲矣

無叅賓客之事謬違諸侯之班

尸祿素餐久紊彝典負乘致寇徒煩有司詩云不素餐兮素空也無德而食其祿曰素餐韓詩曰何謂素餐素者質也人但有質樸而無治民之材易解卦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虞翻曰負倍也二變時艮為背謂三以四艮倍五也五來寇三時坤為車三在坤上故負且乘小人而乘君子之器故象曰亦可醜也五之二滅坎坎為寇盜上位慢五下暴於二慢藏誨盜故致寇至貞吝象曰以我致寇戎又誰咎也

加以寒暑乖違節宣失序風木交侵菁華已竭

韓詩外傳樹欲靜而風不定廣雅菁華也

雖復廉頗强飯馬援據鞍求欲報恩何能為役史記曰廉頗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數困於秦兵思復得頗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頗尚可用否廉頗之讎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為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趙王以為老遂不召後漢書曰武陵將軍劉尚擊五溪蠻深入軍沒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

榮啓期之樂適足自貽說苑曰孔子見榮啓期衣鹿皮裘鼓瑟而歌孔子問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惟人為貴而吾得為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吾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

燭之武之言無能為也左傳僖三十年曰晉侯秦伯圍鄭侯之孤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

特乞解所居官言從初服事符骸骨之請非謀几杖之賜說苑曰晏子任東阿乞骸骨以避賢者之路曲禮曰大夫致仕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

若臣北陵移病東皐歸老史記曰司馬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西都賦曰北眺五陵茂陵在北故云北陵歸去來辭曰登東皐以舒嘯賦云耕東皐之沃壤

山河茅社一反司勳公侯珪璧還封典瑞張宴曰王者以五色土為太社封四方諸侯各以其方色土與之苴以白茅歸以立社周禮云司勳屬夏官小司馬之職又云司勳掌六卿賞地之法以等其功公侯珪璧者周禮典瑞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是也春官宗伯有典瑞之職鄭云瑞節信也典瑞若今符璽郎釋曰案其職云掌玉瑞玉器之藏

則朝無冒位之人臣免妨賢之責虞氏養老敢希東序之榮周朝如荼豈望西郊之禮禮記曰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

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鄭司農注云皆學名四代相變或上西或上東或貴在郊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東序東膠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亦小學也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學西郊膠之言糾也庠之言養也周之小學為有虞氏之庠制是以名庠云其立鄉學亦如之周禮曰望而視之欲其茶白也注云韋革遠眡之當如茅莠之色詩云有女如茶吳越春秋云軍皆白裳白髦素甲素羽之矰望之若茶是茶白色也此云周朝如茶者謂養老老人髮白如茅莠之色也但瞻仰天威方違咫尺徘徊城闕私增悽戀不任知止之情左氏傳曰天威不違顏咫尺

代人乞致仕表

臣遡言臣聞一葉將隕寧待於風露百川皆到自竭者潢汚尚書大傳曰百川赴東海左氏傳曰潢汚行潦之水服虔曰畜小水謂之潢水不流謂之汚杜預曰停水也臣輒感之以悲以咽臣某中謝臣仲春之末舊患漸加雙足頗蹇四支不利扶步有邯鄲之失勉視無離婁之明莊子曰壽陵餘子學步於邯鄲失其故也直甸而歸耳又天地篇云黃帝遊於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山南望而歸遺其玄珠使知索之不得使離朱索之趙岐孟子注曰離朱即離婁也安可率此留務溷茲恒典陛下恩周曲成未忍捐棄微臣困至於亟轉不堪勝臣所以自咎自傷淚繼之血臣某中謝臣特承先緒進不因人陛下憫臣無用舉直而有戇史記云上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索隱曰戇愚也音涉降反自奉圖太極宣綍中書易繫辭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禮記曰王言如綸其出如綍鄭注云綍引棺索也綍音弗大索陛下收臣以一心任臣以獨掌九年冀登宰輔八歲載踐宗伯出擁干旄入參衡鏡或雲臺之上徵臣預疇咨之旨後漢書曰肅宗詔賈逵入講尚書南宮雲臺或日觀之下詔臣操刋勒之文漢宮儀曰泰山東南日觀者雞一鳴時見日欲出長三丈所言日觀者望見長安其高如視浮雲美而暢之臣實尤忝明憲不敢以纖負玄造竟微於滴助日月其媮氷炭交集誠懷伏以前陪政事親荷德音謂臣等經侍軒墀子孫尚延保護臣荷螻蟻欻戴丘山臣宜生亦盡命死且陳力竊不知終而不知止朝列三數與臣同儕臣未六十推臣則幼獨臣彌當頓頓病不俟年盈量窮涯滿而招損逾時每乖於勿藥永日猶繫於苞桑周易曰勿藥有喜又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覽分必然貪榮所忌伏乞免臣見職退畢餘生察臣榮不可支矜臣分不能強乃臣之幸也

豈悟仁壽之閨有此一時承明之廬無緣再謁陸機與弟雲書曰仁壽殿前有大方銅鏡仁壽殿名漢書武帝謂嚴助曰君厭承明之廬心神已弊晷刻增悲叨睿鑒則多士莫先違聖顏則小臣何遠惟冀三條啓道萬乘巡京西都賦曰披三條之廣路薛綜西京賦注曰萬乘天子也悅西怨之羣黎逮東封之從者危蒐倘駐枯骨如存是臣之愜非臣所望臣又聞驅奔効駕先輟於羸駘翔集賀成近遺於鎩翮羸駘駑馬也淮南子曰大厦成而燕雀相賀鎩翮殘羽也彼尚知慕而況臣哉聞未遑請臣之懇懇至於隳官臣合書罪無任戰慄戀結之至

齊王進白兎表代齊煬王憲作也

臣聞輿圖欲遠則玉虎晨鳴河圖括地象曰人訾野中有玉虎晨雷聖人感期而興轍迹方開則銀麞入貢銀麞白鹿也史記周本紀曰犬戎以其職貢來王王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無至伏惟陛下明明在上翼翼居尊毛詩曰明明在下陸士衡四言詩曰明明在上詩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德動天關威移地軸荆州星占曰北辰一名天關河圖括地象曰崑崙之山橫為地軸是以風煙照燭毛羽禎祥史不絕書府無虛日臣受服元戎用綏邊鄙轅門所屆始次熊山前茅慮無乃獲白兎言齊王時方東討也劉熙釋名曰元戎車在軍前啓突敵陣周所制也左氏傳曰邊鄙不聳熊山熊耳山也漢書地理志曰弘農郡盧氏熊耳山在東伊水出東北入洛左傳宣十二年曰萬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杜云在車之右者挾轅為戰備慮無如令軍行前有斥候踰伏皆持以絳及白為幡見騎賊舉絳幡見步賊舉白幡備慮有無也茅明也或曰時楚以茅為旌幟光鮮越雉色麗秦狐太公金匱曰武王伐殷四夷聞之各以來貢越裳獻白雉重譯而至史記孟嘗君有狐白裘直千金入秦獻之昭王月德符徵金精表瑞傅玄擬天門云月中何有白兎擣藥月有兎故云月德西方白帝是為金德白主金故云金精又月為金精獲白兎為金精之瑞也呈祥輿頌効異披圖左傳有輿人之頌圖瑞圖尚書武王曰今予惟龔行天之罰陝略謂治陝州也時憲為雍州牧故云瑞以素質彌雄西氣西方為白帝之精在雍州陝路獲此白兎故曰彌雄西氣也庶重承廟算方事申威揜代偃齊分韓裂趙不勝鳧藻踴躍之情

齊王進蒼烏表周書建德三年雍州獲青烏

臣某言某謂憲也臣聞飛南陽之雉尚聞霸圖列異傳曰陳倉人得異物以獻之道遇二童子云此名為蠱在地下食死人腦蠱乃言彼二童子名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乃逐童子化為雉秦穆公大獵果獲其雌為立祠祭有光雷電之聲雄止南陽有赤光長十餘丈來入陳倉祠中所以代

也尊敬之迹既明應事之機斯兆臣之龔行實從陝略

俗謂之寶夫人祠抑有由也下建章之鵠猶調和氣西京雜記曰始元元年黃鵠下太液池上為歌曰黃鵠飛兮下建章羽肅肅兮行蹌蹌金為衣兮菊為裳唼唼荷荇出入蒹葭自顧菲薄愧爾嘉祥況乃虞廷告瑞姬社呈祥抱樸子曰昔有虞氏至孝三足烏集其庭呂氏春秋曰文王之時天先見火赤烏銜丹書集於周社文王曰火氣勝故其色尚赤其事則火咸高識哺之心實貴能知之性師曠禽經曰慈烏反哺伏惟皇帝陛下謂武帝也德教百姓孝刑四海二語出孝經攝提從紀天下文明爾雅曰太歲在寅曰攝提易曰見龍在田天下文明是以東海輸禽乍改黔質西山度羽或變蒼精博物志曰有鳥如烏文首白喙赤足曰精衛常取西山之木石以填東海史記曰秦更名民曰黔首按黔黑色也若蒼頭矣黔質亦謂蒼色也西山經云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郭璞注云三青鳥主為西王母取食別自棲息於此山也竹書曰穆王西征至於青鳥所解也臣去月三十日行到陝州獲大都督莫仁回樂列稱於州射堂內見一蒼烏林薄回翔循環不去駐乘木之精轉司風之翼東方木帝為蒼精烏蒼色故云乘木之精也三輔黃圖曰長安宮南靈臺有相風烏遇風乃動即召儀同某甲等同時觀見斯實禮敬所覃孝慈之感張茂先曰慈烏曰孝烏蔡中郎曰至孝之應也理宜歸瑞秘圖書祥帝冊用光至德取効升平無令赤鳳留止偏為瘞玉之歌列仙傳曰蕭史者秦穆公時人也善吹蕭穆公有女號弄玉作鳳鳴居數十年吹似鳳凰鳳來止其屋為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不下數年一旦皆隨鳳凰飛去故秦氏作鳳女祠有蕭聲玄鶴徘徊獨擅銜珠之舞玉符瑞圖曰晉平公鼓琴有玄鶴二八而下銜明珠舞於庭一鶴失珠覓得而去相鶴經曰鶴壽二百六十歲則色純黑

齊王進赤雀表

臣某言臣聞南陽雉飛尚論秦霸漢書地理志曰南陽郡雉縣師古曰大康地志云即陳倉人所逐二童子名竇雞者雄止陳倉為石雌止此縣故名雉縣建章鵠下猶明漢德漢書昭帝紀曰始元元年春二月黃鵠下建章宮太液池中公卿上壽賜諸侯王列侯宗室金錢各有差當今天不愛寶地必呈祥自應長樂觀符文昌啓瑞帝陛下周武帝也欽明文思惟以劬勞成務歷象日月允釐百工尚書曰欽明文思安安又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又曰允釐百工庶績咸熙海水無波天星不動海不揚波言四方之底定也天星不動言天無星隕之災也皆祥瑞之徵去四月十三日獲隴右符府參軍李暉牒稱戶屬秦川清水郡伯陽縣文谷林在家庭獲一赤雀光同朱鳳色類丹烏降火飛精似入公車之府史記封禪書曰周得火德有赤烏之符索隱曰尚書中候及呂氏春秋皆云有火自天止於王屋流為赤烏五至以數俱來魚參典畧云秦伯

出獵至咸陽有火鳥流下化為白雀啣綠丹書集於公車流金成製若上凌雲之臺正子年拾遺記曰魏明帝即位二年昆明國貢嗽金鳥人云其地去燃州九千里出此鳥形如雀而色黃羽毛柔密常翺翔海上羅者得之以為至祥聞大魏之德被於遐遠故越山航海來獻大國常得此鳥畜於靈禽之園飴以真珠飲以甕腦鳥常吐金屑如粟鑄之可以為器者漢武帝時有人獻神雀蓋此類也此鳥畏霜雪乃起小屋處之名曰辟寒臺皆用水精為戶牖使內外通光而常隔於風雨塵霧宮人爭以鳥吐之金用飾釵佩謂之辟寒金故宮人相嘲曰不服辟寒金那得帝王心不服辟寒細那得君王憐於是媚惑者亂爭此寶以金為身飾乃行卧皆懷挾以要寵幸也魏氏喪滅池臺鞠為煨燼嗽金之鳥亦自翺翔矣凌雲臺亦魏明帝所造拾遺記云魏明帝起凌雲臺躬自掘土羣臣負畚謹按赤雀銜書止於鄭戶周之受命興乎此祥尚書中候曰赤雀丹書入於豐止於昌前昌拜稽首受之即事所觀同符合契符如漢銅虎符竹使符之類半留京師半以與之是也契如左傳所云使王叔氏與伯與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杜預云合要契之辭也言今獻赤雀與古銜書可合符契也實可圖形瑞譜書頌儒林事足成臺名堪紀號成臺如魏之辟寒臺是也注見上文紀號如漢神爵五鳳吳赤烏之類以為年紀也豈直雲中太守見赤心之奉主水經注曰雲中故趙地虞氏記云趙侯自五原河曲築長城東至陰山一箱崩不就見羣鵠遊於雲中徘徊經日火光在其下即於其處築城今雲中城是陳留耆舊傳曰魏尚繫獄有萬頭雀集獄樹尚曰夫誅中心赤外有誅蒙雀者爵命之祥也果為雲中大守蓬萊童子知白環之報恩吳鈞繡齊諧記曰弘農楊寶性慈愛年九歲至華陰山見一黃雀為鴟梟所搏逐樹下傷瘢甚多宛轉復為螻蟻所困寶懷之以歸置諸梁上夜聞啼聲甚切親自照視為蚊所嚙乃移置巾箱中唉以黃花遠十餘日毛羽成飛翔朝去暮來宿巾箱中如此積年忽與羣雀俱來哀鳴遶堂數匝乃去是夕寶三更讀書有黃衣童子曰我王母使者昔使蓬萊為鴟梟所搏蒙君之仁愛見救今當受賜南海別以四玉環與之曰令君子孫潔白且從登三公事如此環矣寶之孝大聞於天下名位日隆子震震子秉秉子彪四世名公及寶葬時有大鳥降人謂真孝招也臣等預觀休徵情迫恒慶不任鳧藻之至

為晉陽公進玉律秤尺斗升表

晉陽公晉國公護也周書武帝保定元年五月晉國公獲玉斗以獻

臣某言某護也臣聞三才既立君臣之道已陳六位時成禮樂之功斯正三才天地人也周易曰兼三才而兩之又曰六位時成故以叶和日月測度陰陽悅豫兆人儀刑萬國者也伏惟皇帝周高祖武帝也應籙馭天披圖受命據太陽而懸象履文昌而建極東京賦曰高祖膺籙受圖易繫辭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星經曰文昌七星如半月形在北斗魁前天府主營計天下事其六星各有名文昌與三公攝提軒轅共為一體魏都賦曰造文昌之廣殿劉逵注云文昌正殿名也白環表讓德之符玄珪告成功之瑞帝王世紀曰西王母慕舜之德來獻白環禹貢曰禹錫玄圭告厥成功秦階既平升中可習長楊賦曰玉衡正而

泰階平禮記曰升中於天鄭注云中成也燎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必當水遠千年山稱萬歲王嘉拾遺記曰黃河千年一清漢書曰武帝元封元年登嵩高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荀悅曰萬歲山神呼之也應劭曰嵩高縣有上中下萬歲里伏見勑旨刋正音律平章歷象奏黃鍾而歌大呂變孤竹而舞雲門周禮云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是也孤竹管也雲門古樂名亦見周禮莫不器取疎通聲從安樂四分既明三微且定易乾鑿度曰天氣三微而成一著三著而成一體鄭康成注云五日為一微十五日為一著故五日為一候十五日成一氣也冬至陽始生積十五日至小寒為一著至大寒為二著至立春為三著凡四十五日而成一節故曰三著而成體也是以聞鐘於洛浦即變聲乖國語曰周景王二十三年鑄無射而為之大林鐘成伶人告和王謂伶州鳩曰鐘果和矣對曰上作器民樂之則為和今民莫怨恨誘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不知其和聽鐸於邯鄲先知響韻戰國策曰秦攻趙堂希卑曰夫秦之攻趙不必急如此此召兵也必有大臣欲衡者耳王欲知其人旦日贊羣臣而訪之先言橫者則其人也建信君果言橫邯鄲趙地也二分二至行於司歷之官左傳僖五年曰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杜預曰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正義曰一年分為四時時皆九十餘日春之半秋之半晝夜長短等晝夜中分一日刻故春秋之半稱春秋分也冬之半夏之半晝夜長短極訓為至故冬夏之半稱冬夏至也云司歷之官者謂太史也周禮云太史掌正歲年以序事頒告朔於邦國是也九變九成被於中和之職周禮司樂之職云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若樂八變則地祇皆出可得而禮矣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釋曰言六變八變九變者謂在天地及廟庭而立四表舞人從南表向第二表為一成一成則一變從第二至第三為二成從第三至北頭第四表為三成舞人右轉身向南於北表之北還從第一至第二為四成從第二至第三為五成從第三至南頭第一表為六成則天神皆降若八變者更從南頭北向第二為七成又從第二至第三為八成地祇皆出若九變者又從第三至北頭第一為九成人鬼可得禮焉此約周之大武象武王伐紂禮記曰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也足以動天地感鬼神被風俗平寒暑豈直吟嘯谿谷回翔鸞鳳而已哉是知零陵廟前徒尋舜管應劭風俗通曰詩云嗟嗟管聲簫管備舉禮樂記云管漆竹長一尺六孔十二月之音也物貫地而牙故謂之管尚書大傳曰舜之時西王母來獻其白玉琯昔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冷道舜祠下得生白玉琯知古以玉為琯後乃易之以竹耳夫以玉作音故神人和鳳凰儀也始平城下空論周尺晉書樂志曰阮咸常心譏荀勗新律聲高以為高近哀思不合中和每公會樂作咸謂之不調勗以為異已乃出咸為始平相後有田父耕於野得周時玉尺勗以校已所治鐘鼓金石絲竹皆短校一米於此伏咸之妙復徵咸歸勗既以新律造二舞次更修正鐘聲會勗薨未竟其業臣聞上制其禮下習其儀君定其法臣行其事謹造玉律一具并玉秤尺斗升合等始得成功至於分粟絫黍量絲數龠漢書律歷志曰度長短者不失毫釐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

黍絫應劭曰十黍為絫十絫為銖孟康曰絫音壘蠡反師古曰絫音來戈反此字讀亦音壘紲之壘律歷志又云度量出於黃鐘之律度者分寸尺丈引所以度長短也本起於黃鐘之管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以一黍之廣度之千二百黍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量謂龠合升斗斛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鐘之龠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為一龠十龠為一合十合為一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嘉矣權者銖兩斤鈞石所以稱物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鐘之龠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而五權謹矣權衡一物衡平也權重也稱上謂之衡稱鎚謂之權所從言之異耳如彼志文是量度權衡本起於律也

實以仰稟聖規詳參神思所冀節移陰管無勞河內之灰後漢書律歷志曰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釁必周密布緹

縵室中以木為案每律各一內庳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莩灰抑其內端案歷而候之氣至者其灰去其為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章懷太子注葭莩出河內

氣動陽鐘不待金門之竹晉書樂志楊泉記曰取弘農宜陽縣金門竹為管河內葭莩為灰後漢書郡國志弘農郡宜陽縣金門山出竹為律管

而琬琰事輕般倕慮淺尚書曰弘璧琬琰在西序般魯般倕共工見嵇康琴賦注

不足展采成均增輝度量漢書律歷志曰鈞者均也陽施其氣陰化其物皆得其成就平均也三十斤成鈞虞書曰乃同律度量衡釋云度如字丈尺也量力尚反斗斛也

賚器奉表以聞

進象經賦表

周書武帝紀云天和三年帝制象經成集百僚講說隋書經籍志象經一卷周武帝撰有王褒注王裕注何妥注又有象經發題義又據小說周武帝象經有日月星辰之象或云以孤虛衝破寓於局間非俗象棊車馬之類也注詳第一卷象戲賦子山作賦進之故進表云

臣某言臣伏讀聖製象經并觀象戲私心踴躍不勝忭

舞伏以性與天道本絕尋求直以懸諸日月遂獲瞻仰論語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揚雄答劉歆書曰是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

九州既奠近對河圖左傳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謂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也易曰河出圖

四轍中繩全觀玉策穆天子傳曰天子至於羣玉之山四徹中繩先王之所謂策府

未飛玄鶴先聞金石之聲尚書大傳曰虞舜歌樂曰和伯之樂舞玄鶴又韓子曰師曠奏清徵有玄鶴二八集廊門

不上赤城獨見煙霞之氣孔靈符會稽記曰赤城山名皆赤狀似雲霞懸霤千仞謂之瀑布飛流灑散冬夏不竭支遁天台山銘曰往天台當由赤城山為道徑天台山圖曰赤城山天台之南門也

置管而測光景愈高沉玉而觀淵泉益遠東方朔客難曰以管窺天管子淵深不涸沉玉極矣

寢不自涯課虛為賦辭非寥亮學無雕刻向秀思舊賦曰發聲寥亮雕刻揚子雲所謂雕蟲篆刻是也

遂敢陳述誠為厚顏詩云顏之厚矣

況復日之遠近本非童子所問列子曰孔子東遊見二小子辨鬬問其故一小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小兒曰以日出時遠而日

中時近一小兒曰日初出時大如車蓋及日中時如盤盂此不為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小兒曰日初出滄滄涼涼及其中如探湯此不為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兩小兒曰孰謂汝多知乎

天之渾蓋豈是書生所談

後漢書曰張衡研覈陰陽妙盡璇璣之正作渾天儀著靈憲算罔論言甚詳明注云漢名臣奏曰蔡邕曰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一曰宣夜一曰渾天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術數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惟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晉書天文志曰古言天者有三家一曰蓋天二曰宣夜三曰渾天蔡邕所謂周髀者即蓋天之說也其本庖犧氏立周天歷度其所傳則周公受於殷商周人志之故曰周髀髀者股也股者表也天圓如蓋地方如棊局天旁轉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隨天左轉故日月實東行而天牽之以西沒譬之蟻行磨石之上磨左旋而蟻右去磨疾而蟻遲故不得不

隨磨以左迴焉天形南高而北下日出高故見日入下故不見天之居如倚故極在人北是其證也極在天之中而今在人北所以知天之形如倚蓋日朝出陽中暮入陰中陰氣暗冥故沒不見也夏時陽氣多陰氣少陽氣充明與日同輝故日出即見無蔽之者故夏日長也冬天陰氣多陽氣少陰氣暗冥掩日之光雖出猶隱不見故冬日短也渾天儀注云天如雞子地如雞子中黃孤居於天內天大而地小天表裏有水天地各乘氣而立載水而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中分中則半覆地上半繞地下故二十八宿半見半隱天轉如車轂之運也諸論天者雖多然精於陰陽者張平子陸公紀之徒咸以為推步七曜之道度歷象昏明之證候校以四八之氣考以漏刻之分占晷影之往來求驗於事情莫密於渾象者也張平子既作銅渾天儀於密室中以漏水轉之令伺之者閉戶而唱之其伺之者以告靈臺之觀天者曰璇璣所加某星始見某星已中某星已沒皆如合符也云天之渾蓋者渾天蓋天二家之學也

冐用奏聞伏增流汗之至

賀傳位於皇太子表

周書宣帝紀云大成元年帝傳位於太子行大赦天下改大成元年為大象元年帝於是自稱天元皇帝所居稱天臺冕有二十四旒車服旗鼓皆以二十四為節內史御史內正皆置上大夫皇帝行稱正陽宮

臣某言伏見二月十九日詔傳位於皇太子昔者降居弱水登庸有優劣之殊水經注曰黃帝長子昌意德劣不足紹承大位降居弱水為諸侯焉娶蜀山氏女生顓頊於若水之野有聖德二十登帝位承少昊金官之政以水德寶歷矣

來朝櫟陽繼體有君臣之異

漢書曰高帝歸櫟陽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亡二日土無二王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上朝太公擁篲迎門卻行上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奈何以我亂天下法於是上心善家令言賜黃金五百斤上尊太公曰太上皇參同契長子繼父體漢書平當曰今漢繼體承基三百餘年

不得與夫天之兩日日之再中並耀聯輝重明雙照同年而語矣

易離卦象曰重明以麗乎正

伏惟天元皇帝

周宣帝也周書本紀云帝傳位太子自號天元皇帝又云每對臣下自稱為天

惟聖作聖惟親尊親降意於與能鳴謙於神器

易繫辭曰百姓與能謙卦二爻曰鳴謙貞吉

欲令百二相和先聞揖讓之風

天下無為早識吾君之子是以運獨見之明行非常之事先天不違後天而奉易乾卦文言之辭也皇太子身貞萬國道照四門周易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虞書舜典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孔傳曰四門四方之門也夙膺再命之符實允基天之命非關復子明辟異於遷虞事夏尚書曰周公拜首稽首曰朕復子明辟遷虞事夏謂禹受舜禪也言帝與太子乃是父子本當傳位既非周成之復還亦異虞夏之革命也既損既益尚或二天為離為火何妨兩日論語云所損益可知也易離卦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四方說卦曰離為火為日言天元皇帝居天臺皇帝居正陽宮為二天兩日也且平陽蒲阪賢臣則二十五人

史記注皇甫謐曰舜所都或言蒲阪或言平陽或言潘潘今上谷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平陽今晉州城是也潘今嬀州城是也蒲阪今蒲州南二里河東縣界蒲阪故城是也舜典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孔安國曰禹垂益伯夷夔龍六人新命有職四岳十二牧凡二十二人特勑命之馬融曰稷契皐陶皆居官久有成功但述而美之無所復勑禹及垂已下皆初命凡六人與上十二牧四岳凡二十二人按書云二十二人此言二十五人其以二十二人之外加稷契皐陶三人為二十五人耶顓頊高辛才子則一十六族左傳文十八年季文子云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杜預云高陽顓頊之號高辛帝嚳之號與此計事何遽無成鼙乎鼓之軒乎舞之帝乃載歌鼙乎鼓之軒乎舞之鼙丑良切自當八風通慶雲聚五老同遊三星連曜五經通義曰八風者八卦之氣八風以時至則陰陽變化之道成萬物得以時育生也史記天官書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是謂慶雲論語考比讖曰仲尼曰帝堯率舜等升首山觀河渚見五老入於河漢書天文志曰天腥而景星見孟康曰有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兩黃星青方中有一黃星凡三星共為景星也豈直雙龍再賜九雉重飛而已哉山海經曰大樂之野夏后啓於此舞九代馬乘兩龍琴操曰越裳操周公所作也周公輔成王成文武之王道越裳重九譯而來獻白雉周公援琴而歌受之獻於文王之廟皇帝邈然姑射正當乘雲馭龍皇帝周宣帝也莊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馭飛龍而遊於四海之外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問道崆峒豈復先秋木落莊子曰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崆峒之上故往見之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語以至道言宣帝棄其天下傳位有如唐堯之遊姑射黃帝之訪崆峒臣生預堯年時逢舜日覩維新之慶實倍萬恒情為杞公讓宗師驃騎表

代杞國公亮作也周書列傳云亮字乾德
襲杞烈公爵天和末拜宗師進位大將軍

臣某言伏見詔書以臣為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宗師中大夫伏奉綸言心魂震讋之涉反失氣也臣聞堯分四岳是以望秩山川堯典帝曰咨四岳孔安國曰四岳即上羲和之四子分掌四岳之諸侯故稱焉舜典曰歲二月東巡至於岱宗柴望秩於山川舜命九官是以光華日月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應劭曰尚書曰禹作司空棄后稷契司徒咎繇作士師垂共工益朕虞伯秩宗夔典樂龍納言凡九官必須儀刑以德明試以功乃可協和萬邦咸熙庶績此皆尚書之辭臣幼無學植長闕裁成左氏傳曰學猶植也周易曰裁成天地之道鴻都之門不能定其章句後漢書曰靈帝光和三年始置鴻都門學生鴻都門名也蔡邕傳曰邕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熹平四年乃與堂谿典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策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大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萬餘兩填塞街陌又云初帝好學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為文賦者本頗以經學相招後諸為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引名遂至數十人並侍制鴻都門下雞鹿之塞無以名其碑碣漢書曰甘露二年單于入朝歸國漢遣董忠等將騎將六千又發邊郡士馬以千數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師古曰在朔方窳渾縣西北憑天潢之派水附若木之分枝言杞公兌姓字文氏與帝同枝派也漢書天文志曰西宮咸池曰天五潢五潢五帝車舍淮南子曰若木

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華照地東岳則朝宿有名南宮則門闌有籍東岳泰山也朝宿朝宿之邑也若春秋鄭有泰山之祊衛取有閻之土皆近泰山者也左氏傳說諸侯有大功德乃有朝宿湯沐之邑矣後漢書曰顯宗圖畫建武中名臣列將於雲臺注云雲臺在南宮也說文曰闌門遮也在臣庸劣久知滿盈武陽以功臣之重特拜宗師東平以母弟之尊超登上將臣有何德能兼此榮漢書曰景帝二年制詔御史故相國蕭何高皇帝大功臣所與為天下也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其以武陽縣戶二千封何孫嘉為列侯後漢書曰光武皇帝十一子光烈皇后生顯宗及東平憲王蒼故云母弟蒼本傳云顯宗甚愛之及即位拜為驃騎將軍置長史掾史員四十人位在三公上臣早傾庭蔭曾未扶牆母氏慈訓哀矜苦勞甫及成人復垂捐棄几筵如在忍離鞠養之恩終天無報叩地難任欲草土丘陵終身塋域霜露申履時之感燕雀展迴翔之心不悟天澤沛然謬垂提拔當今玉燭調和既非金革之世爾雅曰四時調和謂之玉燭禮記曰祉金革疏云金革謂軍戎器械也璿璣齊正豈忘松檟之餘尚書曰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況復一枝踡曲終危九層之臺一股涔蹄必傷千里之駕言已不堪用也莊子曰吾有樹人謂之樗其小枝拳曲而不中規矩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之臺費用千金謂左右曰敢有諫者斬荀息聞之上書求見靈公張弩持矢見之曰臣不敢諫也臣能累十二博

碁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子為寡人作之荀息正顏色定志意以碁子置下加九雞子其上左右懼慴息靈公氣息不續公曰危哉危哉荀息曰不危也復有危於此者公曰願見之荀息曰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耕女不織國用空虛鄰國謀議將興社稷亡滅君欲何望靈公曰寡人之過也乃至於此即壞九層臺也

皇帝欽明文思光宅區宇禮格四方無容奪臣之志孝治天下自當哀臣此情大宗為師更求同姓之國元戎參乘別選賢能之臣大宗句辭宗師也元戎句辭驃騎也晉書武帝紀云咸寧三年詔曰宗室戚屬國之枝葉欲令奉率德義為天下式然處富貴而能慎行者寡台穆公糾合兄弟而賦棠棣之詩此姬氏本枝百世也今以衛將軍扶風王亮為宗師當施行皆諮之於宗師也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伏願覽青蒲之奏曲允微誠漢書曰史丹直入卧內伏青蒲上應劭曰以青規地曰青蒲

詔鳳凰之池特收嚴召晉書曰以荀勗為尚書令勗久在中書專管機事及失之甚罔罔悵悵曰奪我鳳凰池諸君賀我耶

則天慈無濫私願獲從臣之容身便當有地不任荒悚戰懼之誠謹詣朝堂奉表以聞

功臣不死王事請門襲封表一作請功臣襲封表

臣聞以法施民必傳祀典以勞定國必有承家孫叔敖祭酹無聞有傷良相史記曰孫叔敖為楚相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貧困往見優孟言孫叔敖子也居數年其子貧負薪逢優孟優孟言之於王封之寢丘四百戶也

女叔齊胤嗣絕沒實貶賢臣晉語曰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曰自此其父之死吾蔑與比而事君矣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韋昭曰司馬侯晉大夫女叔齊也

謹案大統十六年格先有封爵死於王事絕嗣者聽以支子繼絕非死王事不許承封前牒五等功臣皆是勤勞王室身當患難扞禦災禍翼贊大猷一日遇疾身捐館舍不幸無胤享嗣便絕於禮則不足於義則有傷未求上林之獵已削其侯漢書蕭何為請曰長安地陿上林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藁為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為君請苑乃下何廷尉械繫之數月因王衛言乃赦出何

不服襜褕之衣先除其國漢書年表曰武安侯田蚡薨子恬嗣五年元朔三年坐衣襜褕入宮不敬免師古曰襜褕直裾裨衣也襜音昌占反褕音踰

伏惟皇帝崇德旌庸興亡繼絕聞鼓鼙而思將帥畫雲臺而念舊臣樂記曰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後漢書曰永平中顯宗追感前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

豈有功存社稷而無後可守事盡忠貞而無祠可祭周於藩屏為約事在世功左傳富辰曰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又衆仲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

漢以山河為誓義存長久漢書功臣年表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於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又作十八侯之位次

臣聞存人之國大於救人之

災立人之後重於封人之墓史記正義曰封謂益其土及畫疆界竊以殷朝繼及無廢小宗周室興亡貴存身後春秋正義曰禮有大宗小宗天子諸侯之庶子謂之別子及異姓受族為後世之始祖者世適承嗣百世不遷謂之大宗為父後者諸弟宗之五世則遷謂之小宗五世遷者謂高祖以下喪服未絕其繼高祖之嫡則緦服之內共宗之繼祖繼禰所宗及亦然故鄭玄喪服小記注云小宗有四或繼高祖或繼曾祖或繼祖或繼禰皆至五世則遷以緦服既窮不相宗敬故疏即遞遷也繼及謂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也興亡所謂興滅繼絕是也言殷周以來皆有襲封之事也紹高密者累葉豈專鄧禹之正胤後漢書曰鄧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封高密侯永平元年年五十七薨謚曰元侯帝分禹封為三國長子震為高密侯襲為安昌侯珍為夷安侯少子鴻為小侯鄧氏自中興後累葉寵貴凡侯者二十九人嗣平陽者重世何必曹參之嫡孫漢書曰曹參沛人也封平陽侯子窋嗣傳國至曾孫襄襄子宗嗣有罪完為城旦至哀帝時乃封參玄孫之孫本始為平陽侯二千戶王莽時薨子宏嗣建武中先降河北封平陽侯至今公侯愚謂生有其勞死非王事雖在支庶並聽承襲幸使伯有之魂不能為厲左傳昭七年曰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太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太叔曰公孫洩何為子產曰說也為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

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淫厲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為鬼不亦宜乎若教之鬼其無餒而左傳宣四年曰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教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慼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教氏之鬼不其餒而及皐滸之戰遂滅若教氏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幽顯對揚神人咫尺尚書曰神人以和左氏傳曰天威不違顏咫尺杜預云八寸曰咫

庚子山集卷七

庾子山集卷八

周 庾信 撰

錢塘倪璠纂註

啓

謝滕王集序啓

周書云滕王逌字爾固突文帝子也逌製庾信集序作啓謝之

信啓伏覽制垂賜集序始皇本記皇命為制此於王稱制矣紫微懸映如傳闕里之書春秋合誠圖曰北極星五在紫微中紫微大帝室太乙之精也括地志云兖州曲阜縣魯城西南三里有闕里中有孔子宅宅中有廟孝經援神契曰孔子制作孝經向北辰而拜青鳥遥飛似送層城之璧山海經曰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又云蛇巫之山一曰龜山西王母梯几而戴勝杖其南有三青鳥為西王母取食在崑崙虛北淮南子云崑崙山上有層城九重楚辭曰崑崙縣圃其高幾里王子年拾遺記曰崑崙山上有九層旁有瑶臺十二各廣千步皆五色玉為臺基若夫甘泉宮裏玉樹一叢揚雄甘泉賦曰翠玉樹之青蔥兮璧馬犀之瞵瑞李善注云漢武故事曰上起神屋前庭植玉樹珊瑚為枝碧玉為葉玄武闕前明珠六寸北方玄武玄武闕前謂北闕也列仙傳曰朱仲常於會稽市上販珠高后時下書募三寸珠仲讀購書笑曰直值汝矣齎三寸珠詣闕即賜五百金魯元公主復私以七百金從仲求珠仲獻四寸珠於闕即去不得譬此光芒方斯燭照言逌之文章光芒燭照雖珠玉不能比也有節有度即是能平八風愈唱愈高殆欲去天三尺左傳曰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殿下雄才蓋代逸氣橫雲濟北顏淵闕西孔子濟北先賢傳曰戴宏字元襄剛縣人為郡督郵府君欲撻之宏曰今鄙郡推仰公咸以為仲尼君國以宏為顏回豈聞仲尼有撻顏回之義後漢書楊震傳曰闕西孔子楊伯起譬其毫翰則風雨爭飛論其文采則魚龍百變蒲桃繞館新開碣石之宮上林賦曰櫻桃蒲陶郭璞注云蒲陶似蕪荑可作酒也史記孟軻傳曰騶衍如燕昭王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正義曰碣石宮在幽州薊縣西三十里寧臺之東修竹夾池始作睢陽之苑史記曰梁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索隱曰如淳云在梁東北離宮所在也今城東二十里臨新河有故臺址俗云平臺又一名修竹苑琉璃泛酒鸚鵡承杯張隱文士傳曰潘尼與同僚飲主人有瑠璃椀使客賦之尼於座上立成鮑照淮南王詩云琉璃作盤牙作盤南州異物志曰鸚鵡螺狀如覆杯頭似烏頭向其腹視似鸚鵡故名郭璞江賦云鸚鵡螺蜒蝎又嶺表錄異云鸚鵡螺旋尖處屈而朱如鸚鵡嘴故以名殼裝為酒杯奇而可玩亦有範金為形者梁簡文書曰車渠屢酌鸚鵡驟傾鳳穴歌聲鸞林舞曲山海經曰爰有歌舞之鳥鸞鳥自歌鳳鳥自舞況復行雲逐雨迴雪隨風高唐賦云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洛神賦云飄颻兮若流風之迴雪湖陽之尉既成為喜之因舂陵之侯便是銷憂之地言以荆州新野封逌本漢之南陽也周書滕王傳云宣政元年伐陳詔逌為元帥節度諸軍事大象元年五月詔以荆州新野郡邑萬戶為滕

逋出就國後漢書曰光武殺湖陽尉軍中分財物不均衆恚恨欲反攻諸劉光武歛宗人所得物悉以與之衆乃悅注云湖陽屬南陽郡今唐州縣也袁宏後漢紀曰孝景帝生長沙定王發武帝世諸侯得分封子弟以冷道縣舂陵封發中子買為舂陵節侯元帝時節侯之孫孝侯以南方卑濕請徙南陽於是以蔡陽白水鄉為舂陵侯封邑而與昆弟鉅鹿君及宗親俱徙焉按郡國志新野舂陵湖陽俱屬南陽郡言逋伐陳若光武殺湖陽尉分財與人衆皆悅是既成為喜之因也及封荆州新野萬戶使出就國又若舂陵孝侯請徙南陽是為銷憂之地也

其本乏材用無多作述加以建鄴陽九劣免儒硎江陵百六幾從士壠

滕王庾信集序云昔陽都有集十四卷值太清雁亂百不一存及到江陵又有三卷即遭軍火一字無遺建鄴陽九謂武帝太清三年侯景之亂也江陵百六謂元帝承聖三年敗於魏軍也漢書律歷志云易九厄曰初入元百六陽九孟康曰易傳也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者也初入元百六歲有厄者則前元之餘氣也若餘分為閏也後漢衛宏古今奇字序曰秦始皇改古文為篆隸國人多謗乃召諸生至者皆拜為郎凡七百人密令冬月種瓜於驪山硎谷中溫處瓜實使往視之先為伏機諸生方相論辨發機填之以土皆終命戰國策顏觸曰生王之頭曾不如死土之壟也

至如殘編落簡並入塵埃赤軸青箱多從灰燼

子山自謂太清江陵之亂已之文集皆一字無遺也

比年疴恙彌留光陰視息桑榆已迫蒲柳方衰

淮南子曰日垂影在樹端謂之桑榆袁宏後漢紀光武詔曰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爾雅曰楊蒲柳郭璞注云可以為箭左傳所謂董澤之蒲疏云楊一名蒲柳生澤中可以為箭世說云顧悅曰蒲柳之姿望秋先落松柏之質經霜彌茂

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轍所窮輒慟哭而反

是以精采瞀亂頗同宋玉

瞀莫遘切

脣略微眄精采相授楚辭曰中瞀亂兮迷惑

言辭蹇吃更甚揚雄

漢書揚雄為人簡易口吃不能劇談

一吟一咏其可知矣

言已目昏口吃吟咏之不足觀可知

好事者不求知音者不用

漢書揚雄傳贊曰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遊學韓詩外傳曰夫參天下賢人也其習知音矣

非有班超之志遂已棄筆

後漢書曰班超與母隨至洛陽家貧常為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嘗輟業投筆嘆曰大丈夫無他志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

未見陸機之文久同燒硯

晉書陸機傳云弟雲嘗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燒其筆硯

至於凋零之後殘缺所餘又已雜用補袍隨時覆醬

按後漢書羊續舉縕袍以示之疑是用紙作絮補袍漢書曰揚雄作太玄法言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應注曰瓿音部小甕也

聖慈憐愍遂垂存錄始知揄揚過差君子失辭比擬縱橫小人迷惑

君子謂滕王小人子山自謂也

荆玉抵鵲正恐輕用重寶

韓子曰卞和抱其璞哭於荆山之下鑑鐵論曰崑山之旁以玉璞抵烏鵲

龍淵削玉豈不徒勞神慮

後漢書曰肅宗嘗賜諸尚書劍惟韓稜郅壽陳忠特以寶劍自手署其名曰韓稜楚龍淵晉太康記曰汝南西平縣有龍淵水

可淬刀劍特堅利古龍淵之劍取於此矣孔叢子曰周穆王大征西戎獻銀鋙之劍用之切玉如泥馬荆玉龍淵皆喻滕王之文也

匠石迴顧朽材變於雕梁莊子曰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石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耶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為舟則沉以為棺則速朽以為器則速毀以為門戶則液樠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

孫陽一言奔蹄成於駿馬孫陽伯樂秦穆公時善相馬者也桓寬鹽鐵論曰騏驥負鹽車垂頭於太行之坂見伯樂則噴而長鳴漢武帝詔云馬或奔蹄而致千里匠石孫陽喻滕王也朽材奔蹄子山自喻也

故知假人延譽重於連城借人羽毛榮於尺玉言已之文集藉王作序而重也西京賦曰所好生羽毛

溟池九萬里無踰此澤之深莊子曰冥海者天池有魚焉其名曰鯤有鳥焉其名曰鵬搏扶摇羊角而上者九萬里

華山五千仞終愧斯恩之重括地志云華山在華州華陰縣南八里古文以為敦物也山海經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廣十里包咸論語注云七尺曰仞

即日金門細管未動春灰後漢書郡國志曰弘農郡宜陽有金門山出竹為律管司馬彪續漢書曰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釁必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為按每律各一內庳外高從其方位加其律上以葭灰抑其內端按律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

石壁輕雷尚藏冬蟄左氏傳曰閉蟄而烝又云火伏而後蟄者畢正義曰十月始蟄至十一月則遂閉之王制云昆蟲未蟄不

以火田鄭注云昆明也昆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陰陽即寒溫也

伏願聖躬與時納豫南陽寶雉幸足觀瞻史記封禪書曰野雉夜雊以一牢祠命曰陳寶臣瓚曰陳倉縣有寶夫人或一歲二歲與葉君合葉君來時天為之殷殷雷鳴索隱曰葉縣名在南陽葉君即雄雉之神故時與寶夫人合也

酈縣菊泉差能延壽郡國志曰南陽縣有酈侯國注云盛弘之荆州記曰縣北八里有菊水其源悉芳菊水極甘馨又中有三十家不復穿井即飲此水上壽百二十中壽百餘七十者猶以為夭司空王暢太傅袁隗為南陽令縣月送三十餘石飲食澡浴悉用之太尉胡廣父患風羸南陽恒汲引此水疾遂瘳此菊莖短葩大食之甘美異於餘菊廣又收其實種之京師遂處處傳植之按滕王本傳詔以荆州新野郡邑萬戶為滕迫出就國荆州新野古南陽地也

伏遲至鄴可期從梁有日至鄴喻滕王若魏太子陳思王已如吳質等也從梁喻滕王若漢梁孝王已如司馬相如枚乘等也

同杞子之盟會必欲瞻仰風塵左傳桓十一年公會杞侯莒子盟於曲池

共薛侯而來朝謹當逢迎冠蓋左傳隱十一年云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世族譜云薛任姓黃帝之苗裔奚仲封為薛侯今魯國薛縣是也又按迫以大象元年出就新野二年朝京其冬為隋文帝所害是序當在新野時所作言來朝之日冀與王相接也滕迫本後周宗室如古滕侯故云並薛侯而來朝也

魚腸尺素鳳足數行書此謝辭終知不盡古詩云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鳳足疑作鴈足轉寫之誤也漢書常惠勅漢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繫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言作此謝啓從長安遥寄新野不盡所懷也

謹啓

答趙王啓 答趙王招也

仰承張幕全韓連營上地 周書趙王招傳云建德三年除雍州牧大軍東討招為後三軍總管全韓謂宜陽故韓國城上地謂綏州 澠池置陣解鄧禹之圍 袁宏後漢記曰建武三年拜馮異征西大將軍鄧禹既被徵與車騎將軍鄧弘還至華陰欲進兵擊赤眉馮異曰赤眉衆多可以恩信傾難以兵力破也上令諸將屯澠池要其東異相連綴擊其西上自待其會可一舉取之萬全之計也禹弘自以西征又被徵當還欲一戰決之遂戰移日禹軍大敗馮異將兵救之不勝棄軍走與麾下數人歸營又收散卒堅壁會赤眉饑困乃謀擊之大破之降者八萬餘人十餘萬東走宜陽璽書勞異曰垂翅回谿奮翼澠池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是也 函谷開關削王元之印 後漢書曰隗囂將王元說囂曰按秦舊迹表裏山河元請以一丸泥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之利也 蜂旗朝上刁斗夜鳴 王子年拾遺記曰周武王東伐紂夜濟河時雲明如晝八百之族皆齊而歌有大蜂狀如丹烏集王舟因以烏畫其旗翼日而梟紂名其船曰蜂舟魯哀公二年鄭人擊趙簡子得其蜂旗則其類也漢書曰李廣行無部曲不擊刁斗以自衛孟康曰以銅作爐受一升晝炊飯食擊持行夜 彌雄壯士之心足起橫行之志 言趙王鎮雍伐齊行軍之盛也 況復才人出娉還得賢夫古詩有邯鄲故才人嫁為廝養婦趙王武臣事注見哀江南賦言今昔趙王同符合契矣 塞外有夫人之城軍中有女子之氣 漢書曰漢軍絶勝追北至范夫人城又曰李陵與單于戰陵曰土地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又報趙王詩亦引其事彼云趙王鎮益州與夫人紇豆陵同行及軍中卒婦此云為雍州牧屬大軍東討鎮兵將卒皆有妻婦也 都尉青旗即時春色 故曰都有卒徒武事都尉官名漢書張宴注曰主諸官故曰尉月令於春月云載青旗是青為春色也又按漢書百官公卿表護軍都尉武帝四年屬大司馬此言趙王出師載青旗與春同色也 將軍大樹已復花開 後漢書曰馮異為人謙退不伐諸將論功異獨屏樹下軍中號大樹將軍 雲氣浮壘流星泛枕細舞長歌橫簫直笛當乎此時青雲之上 列子曰蒲且子連雙鶴於青雲之上 信不學無術本分泥沉忽逢天造搜揚仄陋 漢書曰霍光不學無術易曰天造草昧書曰明揚仄陋 今者遂總憲司預聞刋鼎 本傳云信為司憲中大夫言已為司憲中大夫聞趙王勒功鐘鼎也 獻歲刑書既應懸法 周禮司寇之職云正月之吉始和布刑於邦國都鄙乃懸刑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 上春木鐸方須徇人 論語孔子注云木鐸施政教時所振也正義曰禮有金鐸木鐸是鈴也其體以金為之明舌有金木之異木鐸是木舌也周禮云教鼓人以金鐸通鼓大司馬教振旅兩司馬執鐸明堂位云振木鐸於庭是武事振金鐸文事振木鐸也 但年髮已秋性靈久竭嘉石肺石無以測量 周禮曰大司寇以嘉石平罷民肺石達窮民朝士左嘉石右肺石鄭注云嘉石文石也肺石赤石也 舌端筆端惟知繁擁 韓詩傳云辯士舌端文士筆端 乖展一月遂涉兩年傾首東瞻山河千里風塵未盡霜露霑衣仰願珍宜以為身寶

謝趙王示新詩啓 周書列傳云趙王招學庾信體辭多輕豔

某啓鄭叡至奉手教累紙并示新詩八體六文足驚毫翰衛恒四體書勢曰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王莽使司空甄豐校文字部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二曰奇字三曰篆書四曰佐書即隸書也五曰繆傳六曰鳥書文賦云或含毫而邈然善云毫謂筆毫也王逸楚辭注曰銳毛為毫漢書音義韋昭曰翰筆也四始六義實動性靈詩序云是謂四始詩之至也箋云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正義曰四始者鄭答張逸云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詩序又云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落落詞高飄飄意遠文異水而湧泉筆非秋而垂露藏之山巖可使雲霧鬱起濟之江浦必當蛟龍繞船首夏清和聖躬怡裕琉璃彤管鵲顏鸞迴左氏傳曰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杜注云彤管赤管筆也庾肩吾書品序曰波回墜鏡之鸞楷顏雕陵之鵲並以篆籀重復見重背時言趙王善書也婉轉綠沉猿驚雁落梁簡文詩云吳戈夏服箭驥馬綠沉舟知綠沉言弓也猿驚楚養由基事雁落魏更羸事言其善射也又按綠沉是其色也王羲之筆經云有人以綠沉漆管見遺鄴中記云石虎造象牙桃枝扇或綠沉色或木蘭色或紫柑色梁武帝西園食綠沉瓜皆是綠沉色也杜甫詩云苔卧綠沉鎗楊巨源詩云校獵綠沉鎗亦謂鎗柄漆飾矣云婉轉綠沉猿驚雁落者蓋以色名其弓者也下風傾首以日為年下風子山自謂也左氏僖傳晉大夫曰羣臣敢在下風十七帖云遲此期以日為歲言已與趙王別有一日三秋之感也

某啓鄭叡至奉手教累紙并示新詩八體六文足驚毫翰衛恒四體書勢曰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王莽使司空甄豐校文字部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二曰奇字三曰篆書四曰佐書即隸書也五曰繆傳六曰鳥書文賦云或含毫而邈然善云毫謂筆毫也王逸楚辭注曰銳毛為毫漢書音義韋昭曰翰筆也四始六義實動性靈詩序云是謂四始詩之至也箋云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正義曰四始者鄭答張逸云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詩序又云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落落詞高飄飄意遠文異水而湧泉筆非秋而垂露藏之山巖可使雲霧鬱起濟之江浦必當蛟龍繞船首夏清和聖躬怡裕琉璃彤管鵲顏鸞迴左氏傳曰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杜注云彤管赤管筆也庾肩吾書品序曰波回墜鏡之鸞楷顏雕陵之鵲並以篆籀重復見重背時言趙王善書也婉轉綠沉猿驚雁落梁簡文詩云吳戈夏服箭驥馬綠沉舟知綠沉言弓也猿驚楚養由基事雁落魏更羸事言其善射也又按綠沉是其色也王羲之筆經云有人以綠沉漆管見遺鄴中記云石虎造象牙桃枝扇或綠沉色或木蘭色或紫柑色梁武帝西園食綠沉瓜皆是綠沉色也杜甫詩云苔卧綠沉鎗楊巨源詩云校獵綠沉鎗亦謂鎗柄漆飾矣云婉轉綠沉猿驚雁落者蓋以色名其弓者也下風傾首以日為年下風子山自謂也左氏僖傳晉大夫曰羣臣敢在下風十七帖云遲此期以日為歲言已與趙王別有一日三秋之感也

犍為舍人實有誠願碧雞主簿無由遂心漢書地理志曰犍為郡武帝建元六年開屬益州又云越巂郡青蛉禺同山有金馬碧雞又王褒傳云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寶可祭祀致也宣帝使褒往祀馬褒於道病死列仙傳云赤斧者巴戎人也為碧雞祠主簿按犍為郡屬益州碧雞出越巂郡亦益州之寶言趙王出使益州已欲從無由也寂寞荆扉疎蕪蘭徑驂駕來梁未期卜日遣騎致鄭希垂枉道柏梁詩梁孝王曰驂駕駟馬從梁來魏文帝與梁朝歌令吳質書曰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

謝趙王賚絲布等啓

按趙王所賚許賜疑是蒼頭或是下客啓內楊池掘荷以下明是役奴遣客之詞也

鄭叡至蒙賜絲布綾等十段王褒至又賜許賜錢等望外之恩實符大賚非常之錫乃溢生涯曳練且觀無勞白馬之望論衡曰孔子與顏淵俱登魯東山望吳閶門謂顏淵曰爾何見曰一疋練前有生藍子曰白馬盧劉也流泉欲委佇見青蚨之飛周禮有泉府鄭司農云故書泉或作錢洞冥記曰帝升望月臺有三青鴨化為三小童皆著綺文襦各握鯨文大錢置帝前又干寶搜神記曰南方有蟲名青蚨大如蠶子取其子母即飛來不以遠近雖潛取其子母必知處以母血塗錢八十一文以子血塗錢八十一文每市物或先用母錢或先用子錢皆復飛歸輪轉無已故淮南子術以之還錢名曰青蚨楊池

掘荷李園移樹既欣谷利彌思青林王褒僮約云楊氏池中擔荷往來市聚吳志李衡遣客作宅種樹千株江表傳谷利孫權奴青林疑亦奴名未詳陳留下粟有媿深恩論衡云建武中陳留雨穀櫟陽雨金翻慚曲施史記曰秦獻公十八年雨金櫟陽靈臺久客從此數炊三輔決錄曰第五頡倫之小子洛陽無故人鄉里無田宅寄此靈臺中或十日不炊黍谷長寒於今更暖劉向別錄曰鄒衍在燕有谷寒不生五穀鄒衍吹律而溫之至生黍從雲夢之田不踰此樂漢書相如子虛賦曰僕樂王之欲夸僕以車騎之衆而對以雲夢之事也張揖曰楚藪也在南郡華容縣得豐城之劍未均斯喜豫章記曰吳未亡時恒有紫氣射於牛斗之間雷孔章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為豐城令至縣移獄掘地得二劍龍淵太阿謹啓

謝趙王賚絲布啓

某啓奉教垂賚雜色絲布三千段按趙王賚信下賚荀娘其欵至如此去冬凝閉今春嚴勁夏侯孝若寒雪賦曰嚴氣枯殺玄澤閉凝雪似瓊田凌如鹽浦瓊田玉田也十洲記曰祖洲有不死之草生瓊田中凌氷也周禮曰凌人掌氷鄭注凌氷室晉書謝朗詠雪云似撒鹽空中言去冬今春天寒嚴閉視積雪凝氷白如瓊田鹽浦也張超之壁未足鄣風未詳後漢書文苑傳曰張超字文並河間鄚人也有文才又善於草書疑即是人或其家貧不足鄣風耶袁安之門無人開雪汝南先賢傳曰時大雪積地丈餘洛陽令自出按行見人家皆除雪出有乞食者至袁安門無有行路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戶見安僵卧問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饑不宜干人令以為賢舉為孝廉也覆鳥毛而不暖燃獸炭而逾寒晉朝雜記洛下少炭羊琇擣小炭屑以物和之作獸形用以溫酒遠降聖慈曲垂矜賑言當此嚴寒之候蒙趙王賚絲布也論其蠶月殆罄桑車津實秉抒幾空織室蠶書曰月當大火則浴其種三輔黃圖曰織室在未央宮又有東西織室言所賚之多也遂令新市數錢忽疑敗疑作販絲平陵月夜驚聞擣衣郡國志新市屬江夏平陵屬右扶風江夏梁之郢州子山故國也後周都長安京兆馮翊扶風漢之三輔言已本羈旅得此絲布忽疑新市販絲而來在此平陵驚聞擣帛裁衣若將寄遠也妾遇新縑自然心伏古詩云新人從門入故人從閣去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素織縑旦一匹織素五丈餘將縑來比素新人不如故妻聞裂帛方當含笑史記曰周幽王后好聞裂繒聲莊周車轍實有涸魚莊子云莊周謂監河侯曰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升斗之水以活我哉信陵鞭前原非窮鳥列士傳曰魏公子無忌方入有鳩飛入案下見一鷂在屋令縱鳩鷂逐而殺之公子為不食曰鳩避患歸無忌竟為鷂所得吾負之鄰國捕得鷂三百餘頭以奉公子一鷂獨低頭不敢仰視乃取殺之後漢書曰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著窮鳥賦仰蒙經濟伏荷深慈謹啓

又謝趙王賚息絲布啓本傳云子立嗣荀娘豈庾立小字耶荀一作苟

某啓某息荀娘昨蒙恩引曲賜絲布等五段南冠獲宥

既預禮延左傳南冠而縶又云羈旅之臣幸若獲宥稚子勝衣還蒙拜謁史記曰楚懷王稱子子蘭闕尹津梁之織鄴地雙絲陸劌鄴中記曰鄴有大登高小登高錦有大光明有小光明錦扶風采文之機仙園獨繭子虛賦云曳獨繭之榆杷青衿宜襲書生無廢學之詩毛萇曰青衿學子所服也春服既成童子得雩沂之舞出論語況復棲烏挾子同知桂樹之恩古樂府云烏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桂樹間澤雉將雛共喜行春之令後漢書曰魯恭為中牟令螟不入中牟衣安使肥親往廉之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其傍傍有童兒親曰捕之兒言雉方雛親以豎子有仁心根株一潤枝葉俱榮謹啓

謝趙王賚白羅袍袴啓

趙王所賚白羅袍袴皆冬時具也覽啓內便知

某啓垂賚白羅袍褲一具按下文袍褲似著錦者爾雅袍襺也左傳重襺衣裘程雅袍襺也左傳重襺衣裘程據上表空論雉頭晉咸寧起居注曰太醫司馬程據上雉頭裘一領詔於殿前焚之王恭入雪虛稱鶴氅晉書曰王恭字孝伯恭美姿儀人多愛悅或目之云濯濯如春月柳被鶴氅裘涉雪而行孟昶窺見之嘆曰此真神仙中人也未有懸機巧緤變躡奇文鳳不去而恒飛花雖寒而不落謂羅上織成花鳳文也披千金之暫暖棄百結之長寒說苑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皮也王隱晉書曰董威於市得碎繒輒以為衣號曰百結衣永無黃葛之嗟方見青綾之重吳越春秋云越王自吳還國勞身苦心懸膽於戶出入嘗之知吳王好服之被體使國中男女入山采葛作黃紗之布以獻之吳王乃增越之封越國大悅采葛之婦傷越王用心之苦乃作苦之何詩漢武帝內傳曰王母二侍女年可十六七服青綾之袿

對天山之積雪尚得開襟

史記索隱曰祁連山一曰天山亦曰白山在張掖酒泉二郡界西河舊事曰白山冬夏有雪故曰白山匈奴謂之天山過之皆下馬焉去蒲類海百里之內後漢明帝紀注云天山即祁連山今名折羅漢山在伊州北冒廣樂之長風猶當揮汗列子曰鈞天廣樂此云廣樂疑作廣莫淮南子曰北方廣莫風江賦云長風颯以增扇廣莫颯而氣整白龜報主終自無期幽明錄曰晉咸康中豫州刺史毛寶戍邾城有一軍人於武昌市得一白龜長四五寸置甕中養之漸大放江中後邾城遭石氏敗赴江者莫不沈溺所養人被甲入水中覺如墮一石上須臾視之乃是先放白龜既得至岸廻顧而去亦見搜神後記黃雀謝恩竟知何日吳鈞續齊諧記曰弘農楊寶至華陰山見一黃雀傷瘢甚多寶懷之以歸置巾箱中啖以黃花積年乃去是夕寶三更讀書有黃衣童子曰我王母使者昔使蓬萊為鴟梟所搏蒙君之仁愛見救今當受賜南海別以四玉環與之曰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公事如此環矣寶名位日隆子震震生秉秉生彪四世名公

謝滕王賚巾啓

奉教垂賜鹿子巾一枚解角新胎戴藤初孕交州記康頭山鹿額上戴科藤落星交映連珠疎點盤龍之刀既剪長命之縷仍縫盤龍謂剪刀之上刻為盤龍用以裁剪也長命謂巾縫以長命之縷也三輔黃圖曰戚夫人侍兒賈佩蘭

說在宮時八月四日出雕房北戶竹下圍棊勝者終年有福負者疾病取絲縷就北斗星長求長命乃免翠羽懸推芙蓉高讓廣州志云交趾蒼梧以翡翠為幘神仙服食經云漢武帝閒居未央殿有人駕白鹿冠芙蓉冠曰我中山衛叔卿也遊斯隱士足笑鼓皮鼓疑穀後漢周黨傳云穀皮紬頭注穀樹皮也入彼春林方誇笋籜漢書曰高祖為亭長以竹皮為冠服虔曰籜竹皮也師古曰竹皮笋皮謂笋上所解之籜也今人亦往往為笋皮巾古之遺制也某蓬鬢鬆颰衰容耆朽三秋不沐實荷今恩十年一冠彌欣此賚莊子曰曾子居衛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謹啓

謝明皇帝賜絲布等啓

臣某啓奉勑垂賜雜色絲布綿絹等三十段銀錢二百文某比年以來殊有闕乏白社之內拂草看冰晉書曰董京常宿白社中時乞於市靈臺之中吹塵視甑三輔決錄注曰第五頡字子陵為郡功曹位至諫議大夫洛陽無主人鄉里無田宅客止靈臺中或十日不炊後漢書范丹傳歌曰甑中生塵范史雲愬妻很妾既嗟且憎瘠子羸孫虛恭實怨王人忽降大賚先臨天帝賜年無踰此樂仙童贈藥未均斯喜張袖而舞玄鶴欲來玄鶴注見齊王進蒼烏表及進象經賦表舞節而歌行雲幾斷博物志曰秦青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所謂舟檝無岸海若為之反風漢書師古注曰檝所以刺船也莊子北海若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博物志云風山之首高三百里風穴如電穿深三十里春風自此而出也何以知還風也假令東風雲反從西來詵詵而疾此不旋踵立西風矣所以然者諸風皆從上而下或薄於雲雲行疾下雖有微風不能上上風來則反矣薺麥將枯山靈為之出雨淮南子曰陰生於午故五月為小刑薺麥亭歷枯又云薺冬生中夏死麥秋生夏死高誘曰薺水也水王而生土王而死麥金也金王而生土王而死按薺麥枯於仲夏正梅雨時也況復全抽素繭雪板疑傾言其白也併落青蚨銀山或動啓謝絲等當有錢矣青蚨注見上篇是知青牛道士更延將盡之命漢武帝內傳曰封君達隴西人初服黃連五十餘年入鳥舉山服水銀百餘年還鄉里如二十者常乘青牛故號青牛道士聞有病死者識與不識便以腰間竹管中藥與服或下鍼應手皆愈不以姓名語人間聞魯女生得五嶽圖連年請求女生未見授并告節度二百餘歲乃入玄丘山去白鹿真人能生已枯之骨神仙傳曰中山衛叔卿常乘雲車駕白鹿見漢武帝帝將臣之叔卿不言而去武帝悔求其子度世令追其父度世登華山見父與數人博石上勑度世令還山古樂府云仙人騎白鹿髮短耳何長導我上太華攬芝獲赤幡來到主人門奉藥一玉箱主人服此藥身體日康彊髮白復更黑延年壽命長雖復拔山超海負德未勝言恩德甚重雖巨鼇不能負也漢書項羽曰力拔山兮氣蓋世孟子曰挾泰山以超北海垂露懸針書恩不盡庾肩吾書品序流星疑燭垂露似珠參差倒薤既思種柳之謠長短懸針復想定情之製酉陽雜俎云百體中有垂露體懸針體言恩德不勝書也蓬萊謝恩之雀白玉四

環干寶搜神記曰漢時弘農楊寶年九歲時至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為鴟梟所搏墜於樹下為螻蟻所困寶見愍之取歸置巾箱中食以黃花百餘日毛羽成朝去暮來一夕三更寶讀書未卧有黃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西王母使者使蓬萊不慎為鴟梟所搏君仁愛見拯實感盛德乃以白環四枚與寶曰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公當如此環

漢水報德之虵明珠一寸干寶搜神記曰昔隨侯因使入齊路行深水沙邊見一小虵可長三尺於熱沙中宛轉頭上血出隨侯見而愍之下馬以鞭撥於水中語曰汝若是神龍之子當願擁護於我言訖而去至於齊國經二月還復經此道有小兒手把一明珠當道送與隨侯曰昔日深蒙救命甚重感恩聊以奉貺侯曰小兒之物詎可受之不顧而去至夜又夢小兒持珠與侯曰兒乃虵也早蒙救護生全今日答恩不見垂納請受之無復疑侯驚異迨旦見一珠在牀頭乃收之而感曰傷虵猶解知恩重報在人反不知恩乎侯歸持珠進納見述元由終身食祿耳左傳漢東之國隨為大故曰漢水

某之觀此寧無愧心直以物受其生於天不謝謹啓

謝趙王賚犀帶等啓

奉教垂賚犀裝帶錢十貫魏君寶帶特賜劉楨典略曰文帝常賜劉楨廓落帶其後師死欲借取以為像因書嘲楨曰夫物因人為貴故在賤者之手不御至尊之側今雖取之勿嫌其不反也楨答曰楨明荊山之璞曜元后之寶隨侯之珠獨衆士之好南垠之金登窈窕之首鼂貂之尾綴侍臣之幘此四寶者伏朽石之下潛汙泥之中而揚光千載之上發采疇昔之外亦皆未能初自接於至尊也夫尊者所服卑者所修也貴者所御賤者所先也故夏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熟而農夫先嘗其粒恨楨所帶無他妙飾若實殊異尚可納也楨辭旨妙巧類皆如是

趙王國租偏資裴楷晉書曰裴楷字叔則梁趙二王國之近屬貴重當時楷歲請二國租錢百萬以散親族人或譏之楷曰損有餘以補不足天之道也

貫藏文馬如燒安息之銀史記大宛傳曰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以銀為錢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效王面馬漢書西域傳曰其錢獨文為人面幕為騎面又云以銀為錢獨為王面幕為夫人面王死輒更鑄錢章昭曰幕錢背也荀悅曰幕音慢無文面也

帶插通犀似獵雲南之獸通犀通天犀也一名駭雞犀抱樸子曰通天犀有白理如縰者以盛米置羣雞中雞欲往啄米至輒驚走故南人名為駭雞異物志曰角中特有光耀白理如線自本達末則為通天犀後漢郡國志云邪龍雲南屬永昌郡

北郭騷之長貧是所甘愜說苑曰北郭騷踵見晏子曰竊說先生之義願乞所以養母者晏子使人分倉廩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有間晏子見疑於景公出奔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養及親者身更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白之遂造公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今去齊國齊國必侵方必先國之侵也不若先死請絕頭以白晏子逡巡而退因自殺也公聞之乘馳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請而反之晏子聞北郭騷之死白已太息而嘆曰嬰不肖罪過固其所也而士以身明之哀哉

南宮敬之載寶殊非念望檀弓曰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喪不如速貧之為愈也鄭注云敬叔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蓋嘗失位去魯載其寶來朝於君按左傳孟僖子卒南宮敬叔師事仲尼北郭喻有母南宮喻父肩吾已卒也言已受賜但如北郭之乞養闕南宮喻之重貨也

花開四照惟見其榮山海經曰招摇之山有木焉其狀如穀而異理其花四照

其名曰迷穀佩之不迷

鼇載三山深知其重 列子夏革曰渤海之東有歸墟其中有五山焉帝命禺强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山時而不動玄中記曰鼇巨龜也

昔沈羲將盡逢司命而還生 神仙傳曰沈羲者吳郡人學道於蜀中但能消災治病救濟百姓不知服食藥物功德感天天神識之羲與妻賈共載詣子婦卓孔寧家還逢白鹿車一乘青龍車一乘白虎車一乘從者皆數十騎皆朱衣仗矛帶劍輝赫滿道問羲曰君是沈羲否羲愕然不知何等答曰是也騎人曰羲有功於民心不忘道自少小以來履行無過壽命不長年壽將盡黃老遣仙官來下迎之須臾有三仙人朔衣持節以白玉簡青玉介丹玉字授羲遂載羲昇天禮記曰王立七祀曰司命鄭注曰司命主督察三命文昌六星有司中司命春秋佐助期曰司命神名為滅黨長八尺小鼻望羊多髭癯瘦通於命運期度

士燮行理值仙人而更活 神仙傳曰士燮嘗病死已三日仙人董奉以一丸藥與服以水含之捧其頭搖之食頃即開目動手熙色漸復半日能起坐四日復能語遂復常奉字君異侯官人也

今日慈矜斯之謂矣馬前驅而導路或似識恩 晉元帝紀曰蕩陰之敗帝愬禍出奔成都王穎先令諸關無得出貴人帝既至河陽為津吏所止從者來典後來以策鞭帝馬而笑曰舍長官禁貴人汝亦被拘耶吏乃聽過

雞未曉而開關容能報主 史記曰孟嘗君為秦所囚有能為狗盜者入宮取所獻狐白裘賂幸姬得出夜半至函谷關秦昭王後悔出孟嘗君即使人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為鳴雞而雞盡鳴遂發傳出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孟嘗君出乃還

謹啓

謝趙王賚米啓

某啓奉教垂賚米十石丹烏銜穗既集西周 尚書中候曰有火自天止於王屋流為赤烏以穀俱來師古漢書注謂武王伐紂師渡孟津之時也

黃雀隨車還飛東市 神仙傳曰成武丁聞羣雀鳴而笑曰市東車翻覆米羣雀相呼往食遣視之信然國策曰黃雀俯啄百粒

漬而為種不無霜雪之情 汎勝之書云取雪汁漬原蠶屎五六日和穀種之能禦旱故謂雪為五穀精也

取以論兵即有山川之勢 後漢書曰馬援於帝前聚米為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曉

某陋巷簞瓢櫛風沐雨 論語曰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鄭注曲禮云圓曰簞方曰笥淮南子曰禹沐浴霪雨櫛扶風高誘曰禹勞力天下不避風雨以久雨為沐浴扶風疾風以疾風為梳櫛也

剥榆皮於秋塞掘蟄鷰於寒山 漢書注如淳曰長榆塞名王恢所謂樹榆以為塞者也師古曰在朔方衛青所云榆葉舊塞是也晉書曰郗鑒避難於魯國澤中掘野鼠蟄鷰以食之

仰費國租遂開塵甑 世說曰梁王趙王國之近屬貴重當時裴令公歲請二國租錢數百萬以卹中表之貧者或譏之曰何以乞物行惠裴曰損有餘以補不足天之道也後漢書曰范冉結草室而居所止單陋有時絕粒窮居自若言貌無改閭里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范冉一作范丹

非丹竈而流珠異荊臺而炊玉 江淹別賦云守丹竈而不顧銑曰丹竈鍊丹竈也韓子曰卞和得璞玉於楚山之下按荊臺楚襄王雲夢之臺亦楚地也淮南子曰譬若鍾山之玉炊以爐炭三日三夜而色澤不變

東方朔之俸米

既息長饑漢書曰東方朔待詔公車奉祿薄未得省見久之朔紿朱儒曰上以若曹無益於縣官徒索衣食今欲盡殺若曹朱儒大恐有頃上過朱儒皆號頓上問何為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知朔多端召問朔何恐朱儒為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饑欲死臣言可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饑欲死臣言可用幸與其禮不可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上因使待詔金馬門

西門豹之墾田方慙此賚史記西門豹為鄴令發民鑿十二渠灌田皆溉

謝趙王賚乾魚啓

某啓蒙賚乾魚十番醴水朝浮光疑朱鼈山海經曰珠蠙之魚其狀如肺而有目六足有珠郭云蠙音鼈呂氏春秋曰醴水之魚名曰朱鼈六足有珠有碧高誘曰醴水在蒼梧環

九疑之山其魚六足有珠如蛟皮也文鰩夜觸翼似青鸞山海經曰泰器之山觀水出焉西流注於流沙是多文鰩魚狀如鯉魚之身而鳥翼蒼文而白首赤喙常行西海遊於東海以夜飛其音如鸞雞其味酸甘食之已狂見則天下大穰吳都賦云文鰩夜飛而觸綸況復洞庭鮮鮒溫湖美鯽晉太康地記曰武昌南湖通江夏有水冬則涸靡所產植陶太尉立塘以遏水常自不竭因取瑯邪郡隔湖菱魚以著湖菱甚甘美異於他湖所產鮒魚長三尺神異經曰東南海中有烜洲洲有溫湖鮒魚生焉其長八尺食之宜暑而避風寒廣雅曰鮒一名鱣今之鯽也波瀾成雨鱗甲防寒某本吳人常想江湖之味及其饑也惟資藜藿之餘左氏傳曰斬之蓬蒿藜藿而食之太史公自序曰藜藿之羹正義曰藜似藿而表赤藿豆葉也茲賚渥恩膏腴流竈不勞獅子之亭即勝雷池之長皆吳地按金陵西獅子山晉元帝渡江易名盧龍山郭璞江賦曰其旁則有雲夢雷池李善注云張勃吳錄曰雷池在皖番鸞河伯獨不愛人莊子曰於是河伯忻然自喜音義曰河伯姓馮名夷一名冰夷一云姓呂名公子馮夷是公子之妻抱樸子曰馮夷華陰人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為河伯足笑任公終年垂釣莊子曰任公子為大釣巨緣五十犗以為餌蹲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憚赫千里謹啓

謝滕王賚馬啓

某啓奉教垂賚烏騮馬一匹柳谷未開翻逢紫鸞搜神記曰張掖之柳谷有開石馬其文有五馬象魏晉代之興也西京雜記曰文帝有紫鸞騮陵源猶遠忽見桃花陶潛桃花源記曰武陵人捕魚為業忽逢桃花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中人云先世避秦來此爾雅曰黃白雜毛駓郭璞注云即今之桃花馬也言馬名桃花即類武陵源矣流電爭光浮雲連影西京雜記曰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匹號為九逸一名孚雲一名赤電張敞畫眉之暇直走章臺漢書曰張敞為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嫵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使御史驅自以便面拊馬王濟飲酒之歡長驅金埒世說曰王武子被責移第北邙時人多地貴濟好馬射買地作埒編錢匝地竟埒時號曰金埒謹啓

謝滕王賚猪啓

其啓奉教垂賚肥豕一腔朝野僉載云按後一腔東猪肉是猪稱腔白腹疑作頭見珍度遼東之水後漢書朱浮責彭寵書曰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為遼東豕也赤欄為重對襄陽之城水經注曰沔水又東逕豬蘭橋橋本名荻蘭橋橋之左右豐蒿荻於橋東劉季和大養豬襄陽太守曰此中豬屎臭可易名豬蘭橋百姓遂以為名矣忽降全恩謹充炮烙孫弘牧於淄水惟以求錢漢書曰公孫弘少時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卜式養於上林豈知其味漢書曰卜式以田畜為事入山牧羊羊致千餘頭買田宅時漢方事匈奴式願輸家財半助邊上不報會渾邪等降縣官費衆倉府空無以盡贍式復持錢二十萬以給台拜為中郎初式不願為郎上曰吾有羊在上林欲令子牧之式既為郎布衣草蹻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其羊所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上奇其言歷位至御史大夫按卜式乃牧羊非牧豕也疑是梁鴻養於上林誤文也後漢書曰梁鴻受業太學家貧而尚介節學畢乃牧豕於上林苑中曾誤遺火延及他舍鴻乃尋訪燒者問所去失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為少鴻曰無他財願以身居作主人許之因為執勤不懈朝夕鄰家耆老見鴻非恒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於是始敬異焉悉還其豕鴻不受而去歸鄉里矣謹啓

謝趙王賚馬并繖啓

奉教垂賚紫騮馬并銀釘乘具紫紬繖一張上天降雨特垂深澤若木流光偏蒙私照迴茲翠蓋事重劉基之恩吳志曰劉繇長子基字敬興權大暑時嘗於船中宴飲於船樓上值雷雨權以蓋自覆又命覆基餘人不得也其見待如此降此青驪榮深李忠之賜後漢書曰李忠字仲都東萊黃人也與任光同奉世祖以為右大將軍封武固侯從攻下屬縣至苦陘世祖會諸將問所得財物惟忠獨無所掠世祖曰我欲特賜李忠諸卿得無望乎之北部丹帷更須高即以所乘大驪馬及繡被衣物賜之捲後漢書賈琮為冀州刺史車垂赤帷而行及至州自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何反垂帷於車以自掩蔽乃命御者褰去其帷西河竹馬即已郊迎後漢書曰郭伋治并州童兒皆騎竹馬來迎在命之輕鴻毛浮於弱水司馬遷報任安書曰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陽泉養性賦云況性命之幾微如鴻毛之漂輕玄中記曰天下之弱者有崑崙之弱水鴻毛不能勝也知恩之重鼇背負於靈山列仙傳曰巨鼇負蓬萊山而抃滄海之中玄中記曰鼇巨龜也況復驚鴻別水但見徘徊黃鶴去關惟知反顧棲戀之心事同於此洛神賦曰翩若驚鴻李陵贈蘇武詩曰黃鵠一遠別千里顧徘徊

謝趙王賚雉啓

夏翟秋飛江鼃春澗禹貢曰羽畎夏翟孔傳曰夏翟雉名左氏傳曰五雉為五正杜注曰雉有五種西方曰鷷雉東方曰鷩雉南方曰翟雉北方曰鵗雉伊洛之南曰鼃雉釋鳥云鸐山雞樊光曰其羽可持而舞毛詩曰右手執翟郭璞云長尾者釋鳥又云伊洛而南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翬中牟縣之客遂得坐觀東觀漢紀曰魯恭為中牟令螟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

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其旁旁有童兒親曰何不捕之兒言雉方雛親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化迹耳今蟲不犯境一異也化及鳥獸二異也豎子有仁心三異也具以狀白安

賈大夫之妻已應舍笑 左氏傳曰昔賈大夫惡取妻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皐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

仰費中廚來供下客 曹子建詩云中廚辦豐膳

山川道遠口腹知恩

書

為梁上黃侯世子與婦書

北齊書曰蕭慤字仁祖梁上黃侯曄之子天保中入國武平太子洗馬慤工於詩詠曾秋夜賦詩云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為知音所賞顏氏愛其蕭散宛然在目潁川荀仲舉瑯琊諸葛

漢亦以為爾按此知慤亦善屬文者也昔陸機入洛有代彥先之詞何遜裁書有為衡山之札才子詞人自能揮翰而夫妻致詞間多代此亦感其燕婉之情代傳別恨可以葛龔無去者也慤本梁朝宗室疑江陵陷後隨例入關若非隔絕即是俘擄此書摹暫離之狀寫永訣之情茹恨吞悲無所投訴殆亦江南賦中臨江秋思之類也

昔仙人導引尚刻三秋 干寶搜神記曰漢時有杜蘭香者自稱南康人氏以建業四年春數詣張傳傳年十七望見其車在門外婢通言阿母所生遣授配君可不敬從傳先名改碩碩呼女前視可十六七說事邈然久遠有婢子二人大者萱支小者松支鈿車青牛上飲食皆備作詩至其年八月旦復來作詩云云出蓍籥子三枚大如雞子云食此令君不畏風波辟寒溫碩食二枚欲留不肯令碩食盡言本為君作妻情曠遠以年命未合其小乖太歲東方卯當還求君蘭香降時碩問禱祀何如香曰消魔自可愈疾淫祀無益香以藥為消魔按上黃侯書是夫妻離別之辭言杜蘭香下嫁張碩以八月旦至是仙人導引尚刻三秋之期也

神女將梳疑作疏猶期九日 干寶搜神記曰魏濟北從事掾弦超字義起以嘉平中夜獨坐宿夢有神女來從之自稱天上玉女東郡人姓成公字智瓊早失父母天帝哀其孤苦遣令下嫁從夫夢三四夕一旦顯然來遊自言年七十視之如十五六女車上有壺榼青白瑠璃五具飲啗奇異餘具體酒與超共飲遂為夫婦經七八年父母與超娶婦之後分日而燕分夕而寢夜去晨來倏忽若飛惟超見之他人不見雖居閤室輒聞人聲常見踪跡然不覩其形後人怪問漏泄其事玉女遂求去云我神人也雖與君交不願人知而君性疎漏我今本來已露不復與君通積年交結恩義不輕一旦分別豈不愴恨贈詩一首把臂告辭

涕泣流離蕭然升車去若飛迅去後五年超奉使至洛到濟北魚山下陌上西行遥望曲道頭有一車馬似智瓊驅馳前至果是也遂披帷相見悲喜交切同乘至洛遂為室家克復舊好至太康中猶在但不日日往來每於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日旦十五日輒下往來經宿而去張茂先為之作神女賦言智瓊之踪跡將疏猶期九月九日可會也按智瓊與弦超刻期有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日及旦十五日此云九日特舉其大略也

未有龍飛劍匣鶴別琴臺 豫章記曰雷煥子爽為建安從事經淺瀨劍忽於腰中躍出入水乃變為龍見二龍相隨而逝焉按劍雖有終合之論然在豐城得劍之後孔章茂先各持其一亦似別離時也蔡邕琴操曰商陵牧子娶妻五年無子父兄欲為改娶牧子援琴鼓之歌別鶴以舒其憤懣故曰別鶴操嵇康琴賦云千里別鶴陶潛詩曰上絃驚別鶴下絃操孤鸞益州記曰司馬

相如宅在州西笮橋北百步許李膺曰市橋西二百里得相如舊宅今梅安寺南有琴臺龍飛鶴別喻夫婦遠離也莫不銜怨而心悲聞猿而下淚宜都記曰猿鳴三聲淚沾裳巴上言蘭香下嫁之日尚有三秋可期智瓊求去之後猶有九日可會未有分兩龍於劍匣別雙鶴於琴絃如今之悲淚也人非新市何處尋家別異邯鄲那應知路後漢書郡國志曰江夏郡南新市侯國有離鄉聚綠林史記秦本紀曰昭襄王八年使將芊戎攻楚取新市注云晉帝紀曰江夏有新市漢書張釋之傳曰上指視慎夫人新豐道曰此邯鄲道也張宴曰慎夫人邯鄲人也言不能相見也想鏡中看影當不含啼欄外將花居然俱笑范泰鸞鳥詩序曰昔罽賓王得鸞鳥懸鏡以照之鸞覩影而舞一奮而絕言彷彿相見之時也分杯帳裏却扇牀前故是不思何時能憶儀禮昏禮云四爵合巹鄭注云巹破瓢也四爵兩巹凡六為夫婦各三酳一升曰爵世說曰溫嶠娶姑女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嫌是老奴果如所疑何遜看新婦詩曰如何花燭夜輕扇掩紅粧後李商隱詩有代董才却扇成昏之夕遂以却扇為名有却扇詩催粧詩言昔成昏之時可足思憶也當學海神逐潮風而來往神異經曰西海水上有人乘白馬朱髮白衣玄冠從十二童子馳馬海上如飛如風名曰河伯使者或時上岸馬跡所及水至其處所之之國雨水滂沱暮則還河勿如織女待填河而相見淮南子曰烏鵲填河成橋而渡織女按海神織女二語似上黃世子夫婦南北隔絕之辭也

庾子山集卷八

謹案卷七第八頁前一行舞大磬刊本磬訛磬據周禮改

第十七頁後七行此名為蝹刊本蝹訛娼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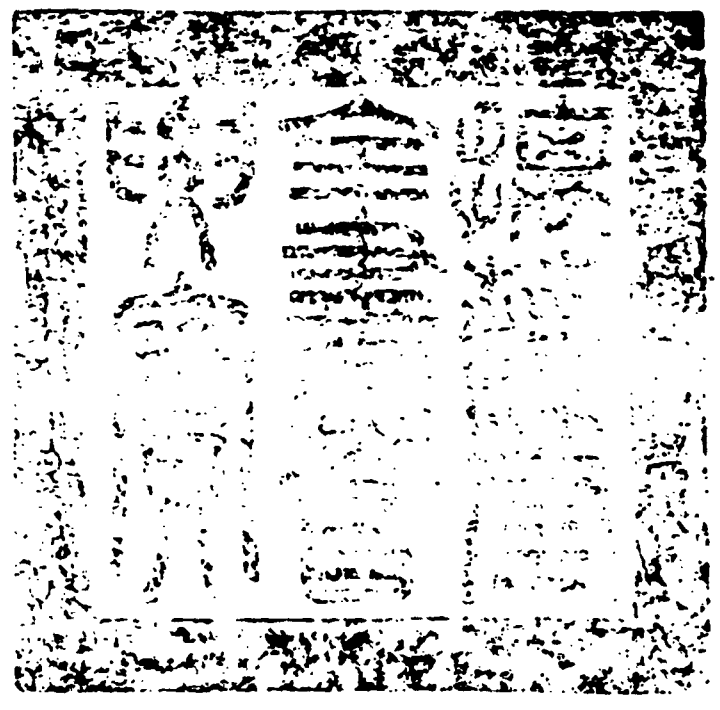
第二十八頁後三行新命有職刊本職訛識據孔傳改

第三十四頁後八行子產曰說也刊本曰訛也據左傳改

卷八第十頁後五行佇見青蚨之飛刊本蚨訛鳧今改

第十四頁後二行置巾箱中刊本置訛至今改

第二十頁後八行東方朔之俸米刊本俸訛捧今改



總校官進士臣胡　榮
校對官助教臣金學詩
謄錄監生臣張同巽

詳校官原任編修臣徐立綱

乾隆御覽之寶

庾子山集卷九

周庾信撰

錢塘倪璠纂註

連珠

擬連珠

傳玄敘連珠曰所謂連珠者興於漢章之世班固賈逵傅毅三子受詔作之其文體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覽者微悟合於古詩諷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看而可悅故謂之連珠陸機復引舊義以廣之謂之演連珠信復擬其體以喻梁朝之興廢焉觀其辭旨悽切略同於江南之賦矣

蓋聞經天緯地之才拔山超海之力左氏傳曰經天緯地曰文史記項羽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孟子曰挾泰山以超北海戰陣勇於風飈謀謨出於胸臆揚雄曰風發飈拂師古曰飈迴風也斬長鯨之鱗截飛虎之翼左氏傳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異物志雄鯨雌鯢長者數千里汲冢周書曰如虎傳翼將飛入宮擇人而食是以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息二語出孟子此章喻梁武帝雄才大力異勇神謀行次熒斗坑王肅十萬之軍兵發襄陽授東昏一夫之首使魏數莫敢爭鋒齊王於焉禪位是梁朝有天下之始也

蓋聞蕭曹贊務雄略所資漢書曰蕭何曹參為相國以喻南康即位之時武帝進位相國也魯衛前驅威風所假左氏傳曰太姒之子周公康叔為相睦也論語云魯衛之政兄弟也以喻帝與齊俱姓蕭氏同承淮陰令整之後為兄弟也是以黃池之會可以爭長諸侯左傳哀十三年曰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於黃池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為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為伯杜元凱云陳留封邱縣有黃亭及濟水吳與晉於周皆姬姓以喻帝與齊皆蕭姓故得進爵王公爭長於諸侯也鴻溝之盟可以中分天下史記高祖本紀曰項羽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為漢鴻溝而東者為楚以喻梁武帝成江表王業與魏氏中分南北若鴻溝矣此章喻梁帝匡贊擬於蕭曹宗盟同於魯衛故得王公備九錫之儀南北定中分之業江

表之極盛者也

蓋聞解封豕之結塞長蛇之源必須製裳千里哺血轅門左傳申包胥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杜云言吳貪害如蛇豕喻侯景也左傳子產曰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釋名曰上衣下裳史記文帝紀曰嗛血京師索隱曰漢書嗛作慊音跕丁蹀反漢書陳湯傳曰杜業皆言喋血無盟軟事廣雅曰蹀履也謂履涉之周禮曰設車宮轅門鄭注謂王行止宿險之處備非常次車以為藩則仰車以其轅表門言欲寧亂必千里命將盟哺以備非常也是以開百里之圍用陳平之一策史記曰高帝擊韓王信於代卒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陳平奇計使單于閼氏圍以得開高帝既出其計秘世莫得聞桓譚新論曰或云陳平為高帝

解平城之圍則言其事秘世莫得而聞也以工妙踔善故藏隱不傳焉子能權知斯事否吾應之曰此策乃反薄陋拙惡故隱而不泄高帝見圍七日而陳平住說閼氏閼氏言於單于而出之以是知其所用說之事矣彼陳平必言漢有好麗美女為道其容貌天下無有今困急已馳使歸迎取欲進與單于見此人必大好愛之愛之則閼氏日以遠疎不如及其未到令漢得脫去去亦不持女來矣閼氏婦女有妬媚之性必增惡而事去之此說簡而要及得其用則欲使神怪故隱匿不泄也劉子駿聞吾言乃立稱善焉盟千乘之國須季路之一言左傳哀十四年曰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以喻侯景內附當如季路之於邾射辭之為是不當納也此章喻梁武帝納侯景之非也景屬高歡潛圖反叛彼既封豕長蛇包藏毒害之志我須製裳歃血得其駕馭之方而乃造次納降漫無區畫既無陳平之奇策又少季路之一言使平城之圍困卒成句繹之叛徒滋戚醸成國禍是以傷之

蓋聞得賢斯在不藉揮鋒股肱良哉無論應變是以屈倪參乘諸侯解方城之圍屈倪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遂伐楚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於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杜預注云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干木為臣天下無西河之戰史記曰魏

文侯客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軾也秦嘗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文侯由此得譽於諸侯　此章喻梁武帝用朱异等輩委寄失才也引古賢臣而寓意自見所謂使覽者微悟合於古詩諷興之義是也

蓋聞邯鄲已危徒思馬服 史記曰趙惠文王賜趙奢為馬服君與廉頗藺相如同位秦興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奢子趙括代廉頗為將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坑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易水禍且至燕太子丹陰養壯士二十人使荊軻獻督亢地圖於秦因襲刺秦王秦王覺殺荊軻使將軍王翦擊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亡徙居遼東斬丹以獻秦秦拔遼東虜燕王喜卒滅燕

薊城去矣空用荊軻 史記曰秦兵臨

是以竹杖扶危不能正武擔之石 漢書曰張騫言使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蜀本紀曰武都有丈夫化為女子顏色美好蓋山精也蜀王娶以為妻不習水土疾病欲歸國蜀王留之無數物故故蜀王發卒之成都擔土於成都廓中葬蓋地數畝高七丈號曰武擔也蜀志曰劉先主即帝位於成都武擔之南裝松之曰武擔山名在成都西北

蘆灰縮水不能救宣房之河 淮南子曰女媧聚蘆灰以止淫水高誘曰蘆葦也生於水故積聚其灰以止淫水地平出水為淫水漢書溝洫志曰上使塞瓠子決河歌曰宣房塞兮萬福來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此章喻臺城陷後雖名將烈士無所復用邯鄲薊城皆喻建康之敗也竹杖已下言亂勢已成力不能挽哀江南賦云敝箪不能救壅池之鹹阿勝不能止黃河之濁即此意也

蓋聞穴蟻衝泉未知遠慮 易林曰蟻封穴戶大雨將至

玄禽巢幕何能支久 左傳襄二十九年云吳公子札謂孫文子曰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杜預曰言至危也按燕一名玄鳥詩云天命玄鳥故稱玄禽也

是以大厦既焚不可灑之以淚長河一決不可障之以手 西京賦曰大厦耽耽薛綜曰屋之四下者為厦江淹別賦云去復去兮長河湄　此章喻臺城陷後侯景入城武帝簡文為賊臣所制如蟻在泉中悲長河之一決燕巢幕上覩大厦之既焚豈可手障淚灑言其不能救也

蓋聞膏脣喋喋市井營營或以如簧自進或以狙詐相傾 史記匈奴傳曰喋喋而佔佔冠固何當索隱注曰喋音諜利口也服虔曰口舌為喋喋莊子云仲尼曰商賈旦於市井以求其贏司馬彪曰九夫為井井有市列子林類曰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之非惑乎鮑照行樂至城東橋詩曰擾擾遊宦子營營市井人詩云巧言如簧漢書秦據勢勝之地騁狙詐之兵

是以子貢使乎五都交亂 史記仲尼弟子傳曰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

張儀見用六國縱橫 史記索隱注曰張儀說六國使連衡而事秦山東地形從長蘇秦相六國令從親而賓秦關西地形衡長張儀相六國令破其縱而連秦之衡故蘇為合從張為連衡也衡音橫東西為橫南北為從也　此章喻諸王援兵之日讒譖者多以致兄弟猜嫌骨肉屠害張纘有起兵聚米之說遂爾閱牆蕭綸有代景行師之言聞之掩泣哀江南賦云晉鄭靡依魯衛不睦是也

蓋聞謀猷是習權變須長時增齊竈或臥燕牆 史記曰孫臏使

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明日為二萬竈後漢書曰虞詡征朝歌賊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何也詡曰孫臏見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同故也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建興十年慕容寶軍叅合魏縱兵擊之燕軍敗走赴水死傷者四五萬人十一年慕容垂至叅合見住年戰處積骸如山設祭弔之禮死者父兄子弟皆號哭六軍哀慟垂慚憤嘔血因而寢疾乘馬輿而進頓平城西北三十里積十日疾篤踰山結營築燕昌城以自固

是以井陘之兵如鴻毛之遇火漢書曰韓信張耳欲東下井陘擊趙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使一大赤幟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拔趙幟立漢幟趙人還歸壁見漢赤幟大驚以漢為破趙矣遂亂迫走於是漢軍夾擊破趙斬成安君擒趙王歇

長平之卒若秋草之中霜史記曰秦與趙兵相拒長平趙括為將秦將白起縱奇兵佯敗走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為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坑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　此章喻王僧辯等平景之師也

蓋聞彼黍離離大夫有喪亂之感詩序曰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故為黍離之詩

麥秀漸漸君子有去國之悲史記曰武王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其後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為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所謂狡童者紂也殷民聞之皆為流涕

是以建章低昂不得猶瞻灞岸三輔黃圖曰武帝太初元年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王粲七哀詩曰南登灞陵岸迴首望長安建章灞岸在西京以喻梁都在建業傷故宮之殘也

德陽淪沒非復能臨偃師三輔黃圖曰景帝廟號德陽宮後漢書曰光武出自景帝漢書地理志云河南郡有偃師縣在洛陽東三十里光武都洛是臨偃師以喻元帝都江陵之後傷中興之道銷也　此章喻梁國之亡似感宗周如悲殷室建康一敗既傷故國之殘江陵三年無補中興之業此子山所以舊國舊都望之悵然者也

蓋聞市朝遷貿山川悠遠古出夏北門行曰市朝易人狩王傳道里悠遠山川間之

是以狐兔所處由來建始之宮潘岳西征賦曰狐兔窟穴於殿傍魏志曰建安二十五年正月曹公在洛陽起建始殿

荊棘叅天昔日長洲之苑雍門周曰墳墓生荊棘狐兔穴其中吳都賦云佩長洲之茂苑　此章喻克復之後遷都江陵朝市既移山川遂隔太清濯訊之後既已陷沒臺城裴橫入獵之餘復令揚灰太極羽儀輦路莫有孑遺戶口人民百遺一二而故宮於焉禾黍矣

蓋聞天方薦瘥喪亂弘多詩小雅節南山之辭毛傳云薦重瘥病弘大也

空思說劒徒聞枕戈樂記曰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劒也晉書劉琨與親故書吾枕戈待旦志梁逆虜常恐祖生先吾著鞭方言曰戟吳揚之間謂之戈

是以劉琨之英略莫知自免晉書曰劉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愍帝即位三年拜為司空都督并冀三州諸軍事幽州刺史鮮卑段匹磾數遣使要琨欲與同獎王室琨由是率衆赴之從飛狐入薊匹磾見之甚相崇重與琨結婚約為兄弟是時西都不守元帝稱制江左琨乃令溫嶠勸進於是河朔征鎮奚夏一百八十人連名上表元帝轉琨為侍中太

尉其餘如故并贈名刀琨答曰謹當躬自執佩戴截二鹵匹磾奔其元喪琨遣其世子羣送之為末波所獲因共結盟而襲匹磾密遣使齎羣書請琨為內應而為匹磾邏騎所得時琨別屯故征北府小城不之知也因來見匹磾匹磾以羣書示琨曰意亦不疑公是以白公耳琨曰與公同盟志奬王室仰憑威力庶雪國家之恥若兒書密達亦終不以一子之故負公忘義也匹磾雅重琨初無害琨志將聽遂也其中弟叔軍好學有知謀為匹磾所信謂匹磾曰吾胡人耳所以能服晉人者畏吾衆也今我骨肉搆禍是其良圖之日若能奉琨以起吾族盡矣匹磾遂留琨匹磾所署代郡太守辟閭嵩與琨所署雁門太守王據後將軍韓據連謀合作攻具欲以襲匹磾而韓據女為匹磾兒妾聞其謀而告之匹磾於是執王據等悉誅之會王敦密使匹磾殺琨匹磾遂縊之子姪四人俱被害按劉琨喻王僧辯也梁元帝承制江陵僧辯勸進猶晉元帝承制江左劉琨勸進也僧辯

為陳霸先所縊猶劉琨為段匹磾所縊也兩人行跡相似故引用之且陳武無匹磾之忠而蹈處仲之迹遂致易梁為陳王公之不免也惜哉

祖逖之慷慨裁能渡河

晉書曰祖逖字士雅范陽遒人也輕財好俠慷慨有節京師大亂逖以社稷傾覆常懷振復之志元帝以逖為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匹不給鎧仗使自招募仍將本流徙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衆皆慨歎屯於江陰起鑄冶兵器得二千餘人而後進前後剋獲由是黃河以南盡為晉土詔逖逖為鎮西將軍石勒不敢窺兵河南子山引此恨當時無此人陳霸先不足云也　此章喻梁元帝承制江陵百六王僧辯有討平侯景之功而鮮保身之哲陳霸先懷覬覦梁鼎之意而無渡河之心此南風之所以不競也

蓋聞穀林長送蒼梧不從

呂氏春秋曰堯葬穀林皇甫謐曰穀林即陽城堯都平陽於詩為唐國禮記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以喻元帝之死也

惟桐惟葛無樹無封

左傳哀二年云趙簡子誓曰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注桐棺三寸禮記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鄭康成注云此庶人之制也棺用雜朽之木桐木易壞不堪為棺故以為罰墨子尚儉有桐棺三寸漢書楊王孫曰昔帝堯之葬也窾木為匱葛藟為緘服虔曰葛蔓也一曰藟亦草名葛之緘也緘束也音工咸反周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以喻元帝葬用帀席茅裹尸也

是以隋珠明月無益驪山之火

搜神記曰隋國之侯見大蛇傷者療而愈之蛇銜珠以報其德故稱隋珠西都賦曰隋侯明月漢書劉向上疏曰秦始皇葬於驪山之阿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槨

雀臺絃管空望西陵之松

魏志曰建安十五年冬作銅雀臺魏武遺令曰吾伎人皆著銅雀臺於臺上施六尺牀總帳朝晡上脯糒之屬月朝十五日輒向帳作伎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謝朓銅雀臺詩曰鬱鬱西陵樹詎聞歌吹聲李善曰不敢指斥故以樹言之也　此章喻梁元被戮不以人君之禮葬也江陵之敗遺岳陽之詰辱命傳準以行刑一囊之土罰甚桐棺一乘之車殉同鮮葬庶人之禮是以對驪山以興思望西陵而泣下津陽門外有故君之感焉

蓋聞雷驚獸駭電激風驅陵歷關塞枕跨江湖是以城

形月偃陣氣雲鋪

水經注曰沔左有郄月城亦曰偃月壘戴監軍築故曲陵縣後乃沙羨縣

治也昔魏將黃祖所守遣董襲陸統攻而禽之彌衡亦遇害於此湘中記曰遥望衡山如陣雲史記天官書曰陣雲如立垣言武陵王紀師次西陵軍容甚盛元帝命陸法和拒之立七勝之城鎖江斷峽也

非綠林之散卒即驪山之叛徒

後漢書劉玄傳曰諸亡命共攻離鄉聚藏於綠林中注云綠林山在今荊州漢書英布傳布友薛公曰布以驪山之徒自致萬乘此皆為身不顧後慮喻任約謝答仁等本侯景之黨也哀江南賦云驅綠林之散卒拒驪山之叛徒營軍梁漢蒐乘巴渝皆謂拔逆黨以攻蜀也與此同元帝紀云承聖元年八月武陵王紀引兵東下二年五月帝拔任約於獄以為晉安王司馬徽禁兵以配之又於獄拔謝答仁為步兵校尉配衆一旅上赴以助陸法和是也　此章喻元帝攻蜀之師復用侯景之黨也楚蜀雖有閱墻之隙然本兄弟之國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也蜀亡而楚必隨之忘宿憤以結新讐驅叛徒而抗骨

月王琳以藉盛師徒而遷之嶺外法和方大聚兵艦而復阻襄陽是以魏師卒至俛首係頸雖任約在外答仁請從帝豈能推腹心於彼耶宜其有江陵之敗也與

蓋聞死別長城生離函谷

揚泉物理論曰秦築長城死者相屬民歌云生男慎勿舉生女哺用脯不見長城下尸骸相支拄戰國策曰秦東有崤函之固韋昭曰函谷關也時西魏都長安本故秦地江陵平男女盡俘入關故云

遼東寡婦之悲代郡孀妻之哭

遼東寡婦未詳疑謂蔡文姬沒于南匈奴為遼東也史記趙世家曰襄子姊前為代王夫人襄子北登夏屋請代王使廚人探鋼料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陰令宰各以料擊殺代王及從官遂因兵平代地其姊聞之泣而呼天摩笄自殺代人憐之所死地名之為摩笄代成君

是以流慟所感還崩杞梁之城

列女傳曰齊杞梁殖之妻莊公襲莒殖戰而死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尸於城下而哭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為之揮涕十日而城為之崩既葬遂赴淄水而死

灑淚所沾終變湘陵之竹

博物志云舜二妃曰湘夫人舜崩二妃啼以涕揮竹竹盡斑　此章喻江陵之陷殺傷者衆屠戮之慘繼以別離如杜畿被害王褒獻俘男女盡為入關弱小至於加戮所以啼枯湘水哭壞杞城也

蓋聞三世用兵既非貽厥

史記曰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圍趙王及張耳鉅鹿城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強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為將三世者必敗必敗者何也以其所殺伐衆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

陰謀累葉必以凶終

史記陳平曰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貴戚願得續封陳氏然終不得

霜上蘭山而箭盡

史記曰李陵拜騎都尉天漢二年使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可千餘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陵軍五千人兵矢既盡救兵不到遂降匈奴單于以女妻陵而貴之漢閭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後李氏名敗

是以李都尉之風長沙王又敗於河橋孟玫譖於成都王穎穎殺之將刑嘆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臧榮緒晉書曰成都王表理機起為平原內史故稱平原千寶晉紀曰初陸抗誅步闡百口皆盡有識尤之及機雲見害三族無遺　此章喻江陵之敗僧祐戰死賈臣敗績王褒俘虜似蘭山之箭盡杜畿兄弟若河橋之路窮

陸平原之意氣登河橋而路窮

晉書曰陸機為

蓋聞營魂不反燐火宵飛楚辭曰載營魂而升霞陸士衡文賦云覽營魂以探賾頤精爽而自求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鍾會曰載辭也經護為營形氣為魄謂魂魄經護其形氣使之長存也左傳樂祁曰心之精爽是為魂魄陸士衡贈從兄車騎詩曰營魄懷茲土精爽若飛沈張銑曰營心府間也言心府魂魄懷於吳土而精爽若飛若沈不定也此云營魂即營魄也言心府間魂魄無所歸也淮南子曰人血為燐許慎注曰兵死之血為鬼火崔豹古今注云螢火一名燐亦名宵飛時遭獵夜之兵或斃空亭之鬼晏子春秋景公畋于梧丘夜夢有五丈夫稱無罪晏子曰先君靈公畋五丈夫駭獸斷其頭葬之曰五丈夫丘後漢書蔡亭有鬼數殺過客王忳除郿令有女子訴曰妾夫為涪令之官過宿此亭亭長無狀枉殺妾家十餘口埋在樓下悉盜取財貨忳問亭長姓名女子曰即今門下遊徼者也明旦問

遊徼詰問具服罪即收繫及同謀十餘人悉伏辜遣吏送其喪歸鄉里於是亭遂清安是以射聲營之風雨時有冤魂射聲校尉漢武帝置光武建安七年省漢書音義曰射聲謂工射者也夜中聞聲則射之因以為名後漢書曰曹褒遷射聲校尉射聲營舍有停棺不葬百餘所褒親履行問故吏對曰此多是建武以來絕無後者褒為買空地悉葬其主者設祭以祀之廣漢集作莫非郡之陰寒偏多夜哭東觀漢記曰陳寵字昭公沛國人轉廣漢太守先是洛陽城南每陰常有哭聲聞於府中寵使案行昔歲倉卒時骸骨不葬者多寵乃勑縣葬理由是即絕謝惠連祭古冢文云射聲垂仁廣漢流渥是也廣漢俗本作廣莫以漢字轉寫誤漢漢復誤為莫也王隱晉書劉隗奏曰懷情抱恨雖沒不亡故有隕霜之應夜哭之鬼王融策秀才文云林林多夜哭之鬼也　此章喻戰爭之後殺傷者多與哀江南賦鬼火亂於平林傷魂遊於新市意同

蓋聞江黃戎馬之徼鄢郢風飈之格江黃鄢郢皆楚地也江黃春秋時羸姓國名左傳江黃道柏皆弦姻也後為楚所滅老子曰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漢書地理志曰南郡宜城故鄢又郢楚別邑故郢文選凡袞字五臣本皆作飈疾風也乍有去而不歸或無期而遠客言江黃鄢郢之間遭亂離也是以章華之下必有思子之臺左氏傳曰楚靈王成章華之臺及乾谿之辱蔡公使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於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又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雲夢之傍應多望夫之石列異傳曰武昌新縣北山昔有貞婦其夫從役婦攜幼子餞送此山立望而形化為石張揖曰雲夢在南郡華

容縣　此章喻江陵聞城長幼被擄入關哀江南賦所謂石望夫而逾遠山望子而逾多者也蓋聞無怨生離恩情中絕空思出水之蓮無復迴風之雪曹子建洛神賦曰河洛之神名曰宓妃其形也迫而察之灼若芙蓉出淥波又云飄颻兮若流風之迴雪是以樓中對酒而綠珠前去晉書曰孫秀使人求綠珠石崇不許秀怒乃勸趙王倫誅崇矯詔收崇等崇正宴於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今為爾得罪綠珠泣曰當效死於官前因自投於樓下而死帳裏悲歌而虞姬永別史記曰項王軍壁垓下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慷慨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注云

楚漢春秋曰漢兵已略地四面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　此章喻江陵覆亡貴人妻妾盡被俘擄今時離怨平昔恩情雖復色茂開蓮風如迴雪而高臺已傾愛妾何在綠珠則已墮吹樓虞姬之聞歌夜帳矣

蓋聞樹彼司牧既懸百姓之命及乎厭世復傾天下之心是以一馬之奔無一毛而不動一舟之覆無一物而不沈左傳邾文公曰天生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孔叢子子貢曰馬奔車覆　此章喻梁之興亡皆由武帝一敗之後不復振也方其誅東昏而興既使百姓待命及夫納侯景而亂復令天下傾心所謂自我得之自我失之者也是以武陵僭號蜀國既亡湘東雪讎江陵復敗蕃屏既已無餘枝葉又將盡落岳陽西附僅逼一州歌帝南還終悲易姓譬如馬奔毛動舟覆物沈天之所壞不可支也

蓋聞嚴霜之零無所不肅長林之斃無所不摽左傳哀十二年子木曰長木之斃無不摽也國狗之瘈無不噬也而況大國乎杜預曰摽擊也是以楚塹既填遊魚無託吳宮已火歸燕何巢楚塹謂江陵也吳宮謂建鄴也遊魚歸燕信自謂也越絕書吳地傳曰東宮秦始皇十二年守宮者照燕失火燒之　此章喻大梁之亡如衰秋搖落江陵潰敗嗟楚塹之既填建鄴凋殘悲吳宮之已火已遂無所依歸也

蓋聞名高八俊傷於閹豎之黨後漢書黨錮傳曰桓靈之間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天下名士為之稱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㝢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靈帝詔捕張儉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捕前黨百餘人皆死獄中智周三傑斃於婦女之計史記高祖曰張良蕭何韓信此三人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又韓信傳曰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鐘室信方斬之時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為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是以洪澤之蛟遂挫長鑱之虎平皐之蟻能摧失水之龍楚辭曰神龍失水而陸居兮為螻蟻之所戲王逸曰螻螻蛄也蟻蚍蜉也莊子庚桑子曰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嵇康贈秀才入軍詩曰流磻平皐　此章喻己入魏之後束手受困雖有八俊之名三傑之智無所用之如猛虎長鑱之候神龍失水之時也

蓋聞吳艘蜀艇不能無水而浮淮南子曰越舲蜀艇不能無水而浮高誘注曰舲小船也蜀艇一版之舟若無水不能獨浮也說文曰艘船總名也以紅閒綠不能無弦而射淮南子曰烏號之弓谿子之弩不能無弦而射是以樊籠之鶴寧有六翮之期骯髒之馬無復千金之價新序曰郭隗謂燕王曰古之君有以千金市千里馬者三年不得人請求之三月得馬已死矣買其骨以五百金君大怒之人曰死馬骨且市之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好馬矣於是不期年千千里馬至者二　此章喻己屈體魏周不能復振雖國有如樊籠之鳥豈望奮飛又若骯髒之馬已曾犇腹

蓋聞性靈屈折鬱抑不揚乍感無情或傷非類左氏傳曰非我族類是以嗟怨之水特結憤泉感哀之雲偏含愁氣袁宏後漢紀耿恭曰聞貳師將軍拔佩刀以刺山而飛泉湧出乃整衣拜禱飛泉奔出謝恩迎雪誠曰寒風積愁雲繁此

章喻已降魏之後窮困愁苦也少卿有云終日無親但見異類舉目言笑誰與為歡是以嗟怨成水哀感生雲也

蓋聞遷移白羽流徙房陵 春秋昭十年云冬許遷於白羽左氏傳曰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淮南子云趙王遷流於房陵思故鄉則為作山木之謳聞之者莫不隕涕括地志云趙王遷墓在房州房陵縣西九里也 **離家析里悽恨撫膺** 列子曰撫膺而恨膺胸也 **是以吳起之去西河潸然出涕** 呂氏春秋曰吳起治西河王錯譖之魏武侯武侯使人召吳起至岸門止車而立望西河泣數行下其僕曰竊觀公之志視天下若舍屣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雪泣應之曰使我卑能秦必亡西河今西河之為秦不久矣起入荊西河果入秦 **荊軻之別燕市悲不自勝** 史記曰荊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居頃之燕太子丹質秦亡歸厚養荊軻西刺秦王為秦所殺 此章喻已家本江陵播遷秦地如許遷白羽趙虜房陵鄉關之思彌殷悽恨之情遂切吳起之泣西河荊卿之悲燕市子山之哀江南有旨哉有旨哉

蓋聞廉將軍之客館翟廷尉之高門盈虛倏忽貴賤何論 史記曰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漢書鄭當時傳曰下邽翟公為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後復為廷尉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是以平生故人灌夫不去** 史記曰灌夫雖富然失勢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引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蘇林曰二人相倚引繩直之意批根賓客也去之者不與交通 **門下賓客任安獨存** 史記衛青傳曰驃騎將軍秩祿與大將等自是之後大將軍青日退而驃騎日益貴舉大將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惟任安不肯此章喻已失勢之後賓客淪散也朱雀航中方愧投戈之日青油幕底遂踞斷袖之賓及夫右衛將軍復闢廉公之館中丞御史重開翟尉之門至今羈旅他鄉流離暮齒雖復群公歎至才子爭交而平生之灌夫幾人門下之任安安在矣

蓋聞執珪事楚博士留秦 史記曰莊舄故越之細人也為楚執珪病而猶尚越聲漢書曹參傳曰虜秦司馬及御史各一人遣為執珪如淳曰呂氏春秋得伍員者號執珪古爵名也漢書百官公卿表曰博士秦官掌通古今扶比六百石員多至數十人又儒林傳曰秦始皇兼并天下燔詩書殺術士六學從此缺矣陳涉之王也魯諸儒持孔氏禮器往歸之於是孔甲為涉博士以秦禁其業而發憤於陳王也按博士雖為秦官秦禁其業留秦非其好也 **晉陽思歸之客臨淄羈旅之臣** 左傳定十三年曰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二子敗荀寅士吉射奔朝歌趙鞅入於絳又按杜預世族譜晉國本在太原晉陽縣燮父改之曰晉此云晉陽當謂晉也思歸之客疑即鍾儀事注見哀江南賦序左傳莊二十二年曰陳人殺其大子御寇陳公子完奔齊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羈旅之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杜曰羈寄也旅客也臨淄齊地也漢書地理志曰齊郡臨淄師尚父所封 **是以親友會同**

不妨懷撫悽愴山河離異不妨風月關人此章喻已鄉關之思也周陳之兩國通好得與弘正相親南北之流寓各還獨並王褒不遣此子山所以目極千里傷心悲魂兮歸來哀江南也

蓋聞五十之年壯情久歇憂能傷人故其哀矣是以譬之交讓實半死而言生述異記曰黃金山有楠樹一年東邊榮西邊枯後年西邊榮東邊枯年年如此張華云交讓樹也如彼梧桐雖殘生而猶死枚乘七發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其樹半死而半生此章喻已衰傷易老壯志久衰豈交讓之全生實梧桐之半死遺矢之說是所甘心據鞍之情吾無望矣燭之武之言無能為也

蓋聞秋之為氣惆悵自憐宋玉曰悲哉秋之為氣也耿恭之悲踈勒後漢書曰耿恭字伯宗慷慨多大畧有將帥才永平十七年以恭為戊己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恭以踈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乃引兵據之匈奴攻恭會顯宗崩赦兵不至車師復畔與匈奴共攻恭恭屬士衆擊走之數月食盡窮困乃煑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亡餘數十人建初元年漢遣軍迎校尉城中皆稱萬歲開門共相持泣遂相隨俱歸虜兵追之且戰且行吏士饑困發踈勒時尚有二十六人隨路死沒三月至玉門惟餘士二人衣履穿決形容枯槁班超之念酒泉後漢書曰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封定遠侯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上疏曰臣不敢望到酒泉但願生入玉門關注玉門關屬敦煌郡今沙州也去長安三千六百里關在敦煌縣西北酒泉今肅州也去長安二千八百五十里也是以韓非客秦避讒無路史記曰秦王見韓非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信陵在趙思歸有年史記曰魏公子無忌封信陵君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邯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十年不歸此章喻已思故國有如宋玉悲秋及夫踈勒不還酒泉何望身羈長安韓非將死於秦路心存建業信陵終念於魏邦

蓋聞懸鶉百結知命不憂荀子曰子夏之衣如懸鶉人曰子胡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為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王隱晉書曰董威於市得碎繒輒以為衣號曰百結衣毛詩傳曰鶉鳥也釋鳥云鶉鶉其雄鵲北庳李巡曰別雄雌異方之言鶉一名鶉郭璞曰鶉鵪之屬也周易繫辭曰樂天知命故不憂言知命者不憂貧也十日一炊無時何恥後漢書注曰第五頡客止靈臺中或十日不炊是以素王之業乃東門之貧民賈逵春秋序曰孔子覽史記就是非之說立素王之法鄭康成六藝論云孔子既西狩獲麟自號素王為後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史記曰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皐陶其肩類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狐竹之君實西山之餓士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遂餓死其辭曰登彼

西山兮采其薇矣索隱曰西山即首陽山　此章喻已不當仕也樂天知命則衣弊可以不憂時不我與雖無食何足為恥所以東門貧民亦號素王西山餓士垂名孤竹而子山已餐周粟矣

蓋聞胸中無學猶手中無錢今之學也未見能賢論衡曰胸內無學猶手無錢是以扶風之高鳳無故棄麥後漢書曰高鳳字文通南陽葉人也少為書生家以農畝為業而專精誦讀晝夜不息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雞時天暴雨而鳳持竿誦經不覺漆水流麥妻還怪問鳳方悟之其後遂為名儒乃教授於西唐山中中年之寗越徒勞不眠呂氏春秋曰寗越者中牟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為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也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寗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不敢休人將臥吾不敢臥學十五歲而為周威王之師也　此章喻已文藉滿腹不直一錢故云高鳳無故棄麥寗越徒勞不眠傷其大節已虧文章究何補焉

蓋聞十室之邑忠信在焉見論語五步之內芬芳可錄說苑曰十步之內必有芳蘭是以日南枯蚌猶含明月之珠漢書地理志曰日南郡故秦象郡武帝元鼎六年開水經注曰交州合浦郡漢武元鼎六年平越所置孫權黃武七年改曰珠官郡郡不產穀多採珠寶史記李斯上書曰垂明月之珠顧微廣州記曰海中有火珠明月珠水精珠龍門死樹尚抱咸池之曲龍門樂名　此章喻已雖身在北朝而心存南國譬之蚌枯而珠存樹死而曲存此心終為梁也

蓋聞百尺之高累於九碁之上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之臺費用千金荀息聞之上書求諫曰臣能累十二博碁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子為寡人作之荀息正顏色定志意以碁子置下加雞子其上公曰危哉危哉荀息曰不危也復有危於此者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耕女不織國用空虛鄰國謀議將興社稷亡滅君欲何望公曰寡人之過也乃至於此即毀九層臺千鈞之重懸於一木之枝呂氏春秋曰薄疑說衛嗣君曰烏獲舉千鈞又況一斤高誘曰千鈞三萬斤也漢書枚乘上書曰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百尺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其將絕也是以截虎尾而非險傷龍鱗而未危尚書君牙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於春冰韓子曰夫龍之為物可狎而騎也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有攖之者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攖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此章喻已多危慮也百尺加九碁之上千鈞豈一木所支截茲虎尾將必咥人傷彼龍鱗終遭其怒

蓋聞居蘭處鮑在其所習大戴禮曰與君子遊宜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遊臭乎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是故君子慎其所去就者也論衡曰中人之性在所習習善則善習惡則惡鮑白卯反白羽素絲隨其所染墨子曰墨子見染絲嘆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五入之則為五色故染不可不慎非獨絲也國亦有染湯染伊尹紂染惡來也是以金性雖質處劍即凶水德雖平經風即險此章言人逐物遷性有如香臭隨時玄黃代色已所習染雖則臭若鮑魚色同染惡然而金思處劍之時水望經風之日猶足自奮也

蓋聞豫章七年斃於豐草子虛賦曰楩柟豫章郭璞曰豫章大木也似楸葉冬夏青生七年乃可知也正義曰按溫舒人云豫今之枕木也章今之樟木也二木生七年枕樟乃可分別芳蘭九畹淪於幽谷楚辭曰余既滋蘭之九畹琴操曰孔子過谷中見蘭獨茂嘆曰蘭當為王者香今乃獨茂與草為伍乃止車援琴而鼓之自傷不逢時托辭於幽蘭也是以欲求其真晉陽有自埋之蒿春秋後語曰張孟談謂趙襄子曰董安于之在晉陽公宮之垣皆荻蒿若賞其聲吳亭有已枯之竹爾雅曰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漢書地理志曰會稽郡秦置高帝十二年更名吳按秦法十里一亭以會稽名吳故云吳亭此章喻已初有小善終無成功豫章豈曰凡材芝蘭實為香草求其真實則荻蒿自埋實彼虛聲則竹箭將盡

蓋聞明鏡蒸食未為得所淮南齊俗訓曰夫明鏡便於照形其於以函食不如簞干將補履尤可傷嗟劉向說苑曰干將鏌鋣拂鐘不錚試物不知揚刃離金斬羽契鐵斧此至利也然以之補履曾不如兩錢之錐楚辭曰秉干將以切肉王逸曰干將利劍也利劍宜以為威誅無狀以征不服今用割肉非其宜也以言使賢者為僕隸之徒非其宜也子山自喻在魏周如明鏡所以照形今乃用以蒸食干將所以示威今乃用以補履亦失其志也是以氣足凌雲不應止為武騎漢書曰司馬相如事孝景帝為武騎常侍非其好也相如既奏大人之頌天子大說飄飄有凌雲之氣似遊天地之間意才堪王佐不宜直放長沙史記賈誼傳曰天子議以賈生任卿相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疏之不用其議乃以賈生為長沙王太傅賈生既辭往行聞長沙卑濕自以壽不得長又以適去意不自得乃度湘水為賦以弔屈原此章喻已在魏周不得其所也位望雖高時有長岑之意恩禮並至猶懷汨羅之心用明鏡以蒸食取干將而補履相如作賦止為武騎之官賈誼多才不過長沙之傅而已

蓋聞勢之所歸威之所假必能繫風捕影見莊子暴虎馮河見論語是以輕則鴻毛沈水重則磐石凌波抱樸子曰重類宜沈而南海有浮石之山輕物當浮而牂牁有沈羽之流此章喻人隨時重輕惟得勢假威故能乘空禦險或則鴻毛不勝或則負山餘力今已亦失勢之時威所不假者也

蓋聞意氣難干非資扛鼎史記曰項羽力能扛鼎才氣過人韋昭曰扛舉也索隱曰說文云扛橫關對舉也音江風神自勇無待翹關列子曰孔子勁能招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淮南子曰孔子之通智過於萇弘勇過於孟賁足攝郊菟力招城關能亦多矣吳都賦曰翹關扛鼎李善注引列子云招與翹同是以曹劌登壇汶陽之田遽反左傳作劌史記作沬史記曰曹沬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齊桓公許與魯會於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沬執匕首劫齊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曹沬曰齊彊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許言曹沬投其匕首下堂北面就羣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桓公怒欲背其約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於是桓公乃遂割魯侵地曹沬三戰所亡地盡復予魯又按左傳公賜季

友汶陽之田夾谷之會孔子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杜預曰汶陽田汶水北地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入濟

相如睨柱連城之璧更還史記曰秦王欲以十五城易趙王和氏璧藺相如奉璧見秦王既奏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授璧因却立倚柱曰臣觀大王無意償趙城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頭與璧俱碎於柱矣因持璧睨柱秦王恐破璧乃謝相如璧歸於趙　此章喻已使魏之後不能奮積辱之志也梁元帝有返齊侵地之心已觸魏怒庾子山無擘璧睨柱之勇早辱秦庭既意氣之可干傷風神之遂屈以致一忘楚操漸食周薇曹柯之盟豈可庶幾相如奉璧不得復反矣

蓋聞卷施不死誰必有心爾雅曰卷施草拔其心不死江淮間謂之宿莽甘蕉自長故知無節南方草木狀曰甘蕉望之如樹珠大者一圍葉長一丈或七八尺廣尺餘二尺

許花大如酒杯形如芙蓉根如芋魁大者如車轂每華一圍各有六子先後相次子不俱生花不俱落一名芭蕉或曰巴苴有類羊角名羊角蕉有類牛乳名牛乳蕉又有蕉葛可紡績為絺綌交廣有之三輔黃圖曰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建扶荔宮以植所得奇異草木有甘蕉本是以螺蚌得路恐異驪淵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子能得珠必遭其睡也雀鼠同歸應非丹穴禹貢道渭自鳥鼠同穴孔安國曰鳥鼠共為雌雄同穴處此山遂名曰鳥鼠渭水出焉郭璞山海經注曰今在隴西首陽縣西南山有鳥鼠同穴鳥名鵌鼠名鼵鼠名鼵如人家鼠而短尾鵌似鶉而小黃黑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山海經曰丹穴之山丹水出焉有鳥狀如雞五采而文名曰鳳凰首文曰德翼文曰義背文曰禮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鳥也飲食自然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安寧　此章喻已在魏周如宿莽之傷心比已苴之無節珠在蚌中即異驪龍之頷穴雖巢雀終非鳳皇所居也

蓋聞北邙之高魏君不能削郭緣生述征記曰北邙東則乾脯山山西南晉文帝崇陽陵陵西武帝浚陽陵邙之東北宣帝高厚陵景帝峻平陵邙之南則惠帝陵也是北邙為晉陵言魏衰晉盛魏君不能削北邙之高猶梁衰陳盛也穀洛之鬬周王不能改周語曰穀洛鬬將毀王宮王欲壅之仄景王多寵人亂於是乎始生景王崩王室大亂喻梁朝之衰也是以愚公何德遂荷鍤而移山列子曰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北山愚公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懸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乃率子孫叩石壅壤運於渤海之尾河曲智叟笑而止之精衛何禽欲銜石而塞海述異記曰炎帝之女溺死東海化為精衛其名自呼每銜西山木石填東海一名鳥

市一名冤禽　此章喻陳盛梁衰霸先方起似晉帝北邙之高梁室將亡擬周王殷洛之鬬方之愚叟豈可移山如彼冤禽焉能塞海也

蓋聞君子無其道則不能有其財忘其貧則不能恥其食是以顏回瓢飲賢慶封之玉杯論語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左傳曰崔氏滅慶封當國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政樂高陳鮑之徒殺慶舍慶封來奔齊人來讓奔吳子之未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昭四年為楚靈王所殺玉杯言富而嗜酒也子思銀佩美虞公之垂棘桓寬鹽鐵論貧富篇子思之銀佩美於虞公之垂棘左傳僖二年云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

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許之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伐虢滅下陽僖五年云晉滅虢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　此章喻不義而富不如樂道而貧慶封因富嗜酒遂爾亡家虞公以賄先書因之失國今已自入魏以來祿位雖高恥辱彌甚願為貧賤而不可得也

蓋聞水之激也實濁其源木之蠹也將拔其根是以延年之家預論掃墓漢書曰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也為河南太守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雒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閉閤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閤下良久母乃見之因數責延年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問仁愛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刑殺人欲以立威豈為民父母意哉延年服罪重頓首謝因自為母御歸府舍母畢正臘謂延年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

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女東歸埽除墓地耳遂去歸郡見昆弟宗人復為言之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知其母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材至大官東海號曰萬石嚴嫗亦見續列女傳

羊舌之族先知滅門春秋時晉公族有羊舌氏左傳閔二年云晉伐皐落氏羊舌大夫為尉正義曰羊舌氏也爵為大夫此人生職職生銅鞮伯華叔向叔魚叔虎為羊舌四族或曰羊舌氏姓李名果有人盜羊而遺其頭不敢不受受而埋之後盜羊事發辭連李氏李氏掘羊頭而示之以明已不食惟識其舌舌存得免號曰羊舌氏此羊舌之族所自始也事見春秋正義云先知滅門者按左傳序叔虎之敗云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汝汝敝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樂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及伯石之敗傳又云初叔向欲娶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廢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忘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有大敗也昔有仍氏鬻黑名曰玄妻后夔樂正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饜忿顇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為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又叔魚之敗晉語云叔魚生其母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鳶肩而牛腹谿壑可盈是不可厭也必以賄死遂弗視羊舌之母蓋嘗三言而三當焉列女傳稱羊叔子之妻叔向叔魚之母為羊叔姬盜羊之事籍叔姬之言埋而不食為防害遠疑矣滕王序

云自擕老入關蒸蒸色養及丁母憂杖而後起是子山有母嚴姬叔姬自喻其母之賢明也　此章喻庾氏世德及已而衰如水因流激而源濁木為枝敗而根傷嚴家五子萬石未取其歡羊舌四宗三言盡識其敗汚吾世矣負阿母矣見子山蒸蒸色養之義焉

蓋聞磨礪脣吻脂膏齒牙漢書東方朔對曰臣觀其面齒牙吐脣吻左傳子革曰摩礪以須說文曰帶角者脂無角者膏膏肥也

臨風扇毒後漢書西域傳曰身熱頭痛風災鬼難之域釋法顯遊天竺記云西度流沙屢有熱風惡鬼過之必死蔥嶺冬夏有雪有毒龍若犯之則風雨晦冥飛砂揚礫遇此難無一全也

向影吹沙干寶搜神記曰有物處於江水其名曰蜮一曰短狐能含沙射人所中者頭痛發熱劇者至死今俗謂之溪毒先儒以男女同川而浴淫女為主亂氣所生也洪範五行傳曰

蜮射人生於南越謂之短狐抱樸子曰有短狐一名蜮一名射工一名射影其實水蟲也狀如鳴蜩狀似三合盂有翼能飛無目而利口中有橫物角弩如闇人聲緣口中角弩以氣為矢因水射人中者即發瘡中影者亦病不治殺人又沙虱與射工相似皆殺人以火炙燎過身則此蟲墮也毛詩義疏曰短狐一名射影如鼈三足今俗謂之水弩也能照苦熱行含沙射流影是也博物志曰江南山谿中水射工蟲甲類也長一二寸口中有弩形氣射人影隨所著處發瘡不治則殺人今鸜鵒蝮蟲溺人影亦隨所處生瘡

是以敬而遠之吁可畏也鬼貌有五子曰豺狗足郭璞云脚似狗也

有一車周易曰載鬼一車此章喻入魏之後歷經險阻見宇文楊氏諸君易姓而興晉護滕迪之屬爭權相殺扇風射影如鬼如豺于山雖蒙欵至然羈旅之臣皆可不與也

蓋聞虛舟不忤令德無虞忠信為琴瑟仁義為庖廚是以從莊生則萬物自細史記曰莊子者蒙人也名周莊子齊物論曰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為小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

歸老氏則衆有皆無史記曰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之史也老子脩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太史公曰老子所貴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老子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竅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又曰有之以為利無心以為用又曰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此章言世事任虛船吾心求令德思江海之士細萬物而獨住讀道德之經貴虛無而自得

蓋聞三關頓足長城垂翅既羈既旅非才非智言已羈旅長安也後漢書光武贊曰四關重擾翰曰四關謂長安也此云三關亦謂長安按西魏都關中漢書項籍傳曰三分關中立章邯為雍王司馬欣為塞王董翳為翟王以關中之地曾為三秦故云三關理物論曰秦築長城楚辭曰羈旅而無友生王逸曰遠客寄旅孤單特也

是以烏江艤檝知無路可歸史記曰項王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檥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羽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為徐廣曰檥音儀一音我駙案應劭曰檥正也孟康曰檥附也附船著岸也如淳曰南方人謂整船向岸曰檥索隱曰鄒誕本作樣船

白雁抱書定無家可寄漢書蘇武傳曰昭帝即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繫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武以始元六年春至京師此章喻已思歸雖切而故國都非梁元帝楚國已亡江陵絕無歸路陳武帝有媯既育建業豈復為家岳陽固有深雠空存檥檝石頭無非篡逆安用寄書所以周陳通好流寓各歸庾信王褒雖惜而不遣乎然終甘於漢之陵律也

庾子山集卷九

庚子山集卷十

周庾信撰

錢塘倪璠纂註

讚

黃帝見廣成子讚

莊子曰黃帝聞廣成子在崆峒之上故往見之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語以至道黃帝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

治身紫府問政青丘 抱樸子曰黃帝東到青丘見紫府先生受三皇內文以劫召萬神又

曰項曼都言到天上先過紫府金牀玉几晃晃昱昱東方朔十洲記曰長洲一名青丘在南海辰巳之地一洲之上專是林木故名青丘司馬相如烏有賦曰狄田乎青丘服虔曰青丘國在東海東三百里郭璞云青丘山名有田亦有國出九尾狐在海外

龍湖鼎沒丹竈珠流 史記曰黃帝採首山銅以鑄鼎鼎成有龍下迎地仙去小臣攀龍髯而上者七十二人魏地上記曰弘農湖縣有軒轅黃帝登仙處郊祀志曰少君言上祀竈皆可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迺可見之以封禪則不死者黃帝是也

疎雲即雨落木先秋 莊子廣成子曰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

至道須極長生可求 即莊子云黃帝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語以至道是也

堯登壇受圖讚

尚書中候曰帝堯即政七十載脩壇河洛仲月辛日禮備至於日稷榮光出河休氣四塞龍馬銜甲赤文綠色登壇吐甲圖宋均曰稷側也論語考比讖仲尼曰吾聞帝堯率舜等升首山觀河渚見五老入於河一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期又一老曰山川魚鼈荷聖恩又一老曰河圖推

登壇洛汭沈玉河湄 許慎曰水涯曰汭釋名曰湄眉也臨水如眉臨目也尚書中候曰堯沈璧於河白雲起迴風搖落言帝堯築壇洛水之涯臨河沈玉也

丹圖馭馬綠甲乘龜 鄭康成以為河圖洛書龜龍銜負而出如中候所說龍馬銜甲赤文綠色甲似龜背袤廣九尺上有列宿斗正

之度帝王錄紀興亡之數是也

榮光上幕休氣連帷 尚書孔安國以為河圖即八卦是也中候曰帝堯文明榮光出河休氣四塞鄭康成曰休美也四塞炫耀四方也

雖存克讓於見文思 堯典曰欽明文思安安

舜舞干戚讚

尚書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乃誕敷文德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

平風變律擊石來儀 杜預曰歌者吹律以詠八風周禮凡樂有一變至九變虞書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又曰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先齊七政更服三危 虞書曰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孔安國曰七政日月五星各異政也書又曰竄三苗於三危孔安國曰三危西裔指地志云三危山有

峰故曰三危俗亦名卑羽山在沙州墩煌縣東南三十里

朱干獨舞玉戚空麾 尚書正義曰釋言云干杆也孫炎曰干楯自蔽扞也以楯為人扞通以干為楯名故干為楯郭璞曰舞持以自蔽翳故明堂位云朱干玉戚以舞大武戚斧也是武舞執斧執楯也

南風一曲恭已無為 禮記曰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恭已無為見論語

禹渡江讚

呂氏春秋曰禹南省方濟於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仰視天而嘆曰吾受命於天竭力以養人生性也死命也奈何憂於龍焉龍俛首低尾而逝則禹達乎死生之命利害之經也

三江初鑿九谷新成

禹貢曰三江初入史記索隱注韋昭云謂吳松江錢塘江陽江地理志有南江中江北江是為三江其南江從會稽吳縣南東入海中江從丹陽蕪湖東北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故下文東為中江又東為北江孔安國曰有北有東南可知也吳地記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并松江為三江史記曰惟禹之功為大披九山按山之深處為谷故詩云高岸為谷是九山得稱九谷矣

風飛鷁涌水起龍驚 漢書音義曰鷁水鳥也畫其象於船首淮南子曰龍舟鷁首天子之乘也

樂天知命無待憂生 周易繫辭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即禹所謂受命於天生性死命之說也

危舟遂靜亂檝還平 漢書師古曰檝所以刺船也

湯解祝網讚

呂氏春秋曰湯見祝網者置四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離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孰為此者湯收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祝者曰昔蛛蠍作網罟今之人學紓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四十國歸之人置四面未必得鳥湯去其三面置其一面以網其國四十非徒網鳥也

連珠兩起合玉雙沈穀為祥樹桑成樂林 史記殷本紀云太戊立亳有祥桑穀生於朝一暮大拱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帝之政其有闕與帝修其德太戊從之而祥桑穀枯死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尚書孔安國傳曰祥妖怪也二木合生不恭之罰左氏傳曰宋公享晉侯於楚邱請以桑林杜預曰桑林天子之樂名皇甫謐云殷樂一名桑林以桑林為大濩別名也

三方落網一面驅禽德矣聖政仁乎用心

文王見呂尚讚

史記曰呂尚以漁釣干周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

言歸養老 語出孟子

垂釣西川 西川渭濱也

岸止磻石溪惟小船 酈元水經注曰磻溪中有泉謂之茲泉積水為陣即太公釣處今謂之凡谷有石壁深高幽遠人跡罕及東南

渭有石室蓋太公所居水次盤石釣處即太公垂釣之所其投竿跪餌兩膝遺跡猶存是磻溪之稱也其水清泠神異北流十二里注於渭

風雲未感意氣怡然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言未遇文王之時釣此磻溪其意氣怡然樂也

有此相望於茲幾年望謂太公望也

武丁迎傅說讚

史記曰帝武丁即位思復殷而未能其佐三年不言政事決定於冢宰以觀國風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於是乃使百工營求之野得傅說於傅巖中是時說為胥靡築於傅巖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說之語果聖人舉以為相殷國大治故遂以傅巖姓之號曰傅說

虞田路斷辭澗泉飛躬勞版築有弊韋衣賢臣入夢天賜無違千巖之下遂得同歸皇甫謐曰高宗夢天賜賢人胥靡之衣蒙之而來曰我徒也姓傅名說天下得我者豈徒也哉武丁悟而推之曰傅者相也說者懽悅也天下當有傅我而悅民者哉明以夢視百官百官皆非也乃使百工圖寫其形象求諸天下果見築者胥靡衣褐帶索執役於虞虢之間傅巖之野名說以其得說傅巖謂之傅說尸子云傅巖在北海之洲孔傳言虞虢之界也

成王刻桐葉封虞讚

呂氏春秋曰成王與唐叔虞燕居援梧葉以為珪而授唐叔曰余以此封汝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請曰天子其封虞耶成王曰余一人與虞戲也周公對曰臣聞之天子無戲言天子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於是遂封叔虞於晉

虞叔百里居河之汾帝刻桐葉天書掌文左傳昭元年子產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遂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而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為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是晉之建國居河之汾也天書掌文謂參為晉星也

禮以成德樂以歌薰天子無戲唐其有君

漢高祖置酒沛宮讚

漢書曰高祖姓劉氏諱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也項羽封為漢王後平羽立為天子高祖還過沛留置沛宮名故人父老子弟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擊筑自歌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遊子思舊來歸沛宮還迎故老更名歌童雖欣入沛方念移豐漢書地理志云京兆新豐高祖七年置應劭曰太上皇思東歸於是高祖改築城市街里以象豐徙豐民以實之故號新豐

酒酣自舞先歌大風

漢武帝聚書讚

後漢書翟酺上言曰武帝大合天下之書注云武帝詔曰其令禮官勸學舉遺興禮舉遺謂投

求遺逸是合天下之書也此讚聚書當謂是矣

獻書路廣藏書柱開 劉歆七略曰漢武帝開獻書之路一年之間書積如丘山史記曰老子周守藏室之史也索隱曰藏室史乃周藏書室之史也又曰張蒼為御史主柱下方書索隱曰周秦皆有柱下史所掌及侍立恒在殿柱之下故老聃為柱下史

秦儒出谷漢簡吹灰 衛宏詔定古文官書序曰秦始皇改古文為篆隸圉人多謗乃召諸生至者皆拜為郎凡七百人密令冬月種瓜於驪山硎谷中溫處瓜實使往視之先為伏機諸生方相論辯發機填之以土皆終命顏師古漢書注曰今新豐溫湯之處號慼儒鄉溫湯西南三里有馬谷谷之西岸有阬古老相傳以為秦阬儒處也漢簡吹灰者謂求之於秦人灰爐之餘也

芝泥印上玉匣封來 言漢時得書皆金繩玉檢也

坐觀風俗不出蘭臺 續漢書曰蘭臺令史六人秩六百石掌書劾奏及印主文書

袁盎諫文帝讚

史記曰孝文帝出趙同驂乘袁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與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之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人載於是大笑下趙同趙同泣下車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袁盎騎並車擊轡上曰將軍怯耶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聖主不乘危而徼幸今陛下騁六駿馳下峻山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袁字或作爰

千乘峻轍六轡危行 東都賦曰千乘雷起萬騎紛紜滂曰千乘萬騎天子法駕也詩曰六轡在手峻轍危行謂下峻阪也

跡迴松坂山叙疑作斜柳城 松坂峻坂也水經注曰霸水西巡峣關北歷峣柳城

龍淵地狹華蓋風驚 龍淵劍名吳越春秋曰楚王名風胡子而告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歐冶寡人欲因子請此二人作劍可乎曰可乃往見二人作劍一曰龍淵又三輔黃圖有龍淵廟在茂陵東華蓋天子之蓋也崔豹古今注云黃帝所作又西京雜記曰終南山有樹直上百丈無枝上結蓋條如車蓋葉一青一赤望之斑駁如錦繡長安謂之丹青樹亦云華蓋樹

賢臣攬轡可謂忠貞 賢臣謂袁盎也

朱雲折檻讚

漢書曰朱雲字游魯人也成帝時丞相故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晉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君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無所不至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斬佞臣頭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藩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上書直諫有忤明君先求斬馬遂請魚文身摧欄檻義烈風雲應從御史翻頓將軍 應從御史者謂上怒御史將雲下也翻頓將軍者謂

左將軍辛慶忌以死爭乃得免也

周公戒伯禽讚

尚書大傳曰伯禽與康叔朝於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笞之康叔有駭色乃與伯禽問於商子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名橋北山之陰有木名梓二子盍往觀焉二子往觀之見橋木高而仰見梓木實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梓者子道也二子明日復見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迎拂其首而勞之曰汝安見君子乎二子以實對公曰君子哉

伯禽居魯鳴玉來朝周公政治為國風謠北山有梓南山有橋禮容雖備俯仰無驕

五月披裘負薪讚

皇甫謐高士傳曰披裘公者吳人也延陵季子出遊見道中有遺金顧披裘公曰取彼金投鎌公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處之高而視人之卑五月披裘而負薪豈取金者哉季子大驚既謝而問姓名公曰吾子皮相之士何足語姓名也

披裘當夏俗外為心雖逢季子不拾遺金禽巢欲遠魚沈惟深清聲滅跡何必山林

王祥扣冰魚躍讚

晉書曰王祥字休徵瑯琊臨沂人性至孝後母朱氏常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魚躍出持之而歸

王祥之母鮮鱗是求冰連釣浦凍塞寒流精誠有感無假沈鉤二老同膳雙魚共浮

孫叔敖逢蛇讚

賈誼新書曰孫叔敖為兒時出道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見其母泣問其故對曰夫見兩頭蛇者必死今出見之故爾母曰蛇今安在對曰恐後人見殺而埋之矣母曰夫有陰德必有陽報爾無憂也後遂興於楚朝及長為楚令尹

叔敖朝出容悴歸家母氏顧訪知埋怪蛇爾有陰德陽報將加終為楚相卒享榮華

高鳳好書不知流麥讚

後漢書曰高鳳字文通南陽葉人也少為書生家以農畝為業而專精誦讀晝夜不息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雞時天暴雨而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還怪問鳳方悟之其後遂為名儒乃教授業於西唐山中

高鳳好學專心不迴流連經笥對斷書臺石門雲渡銅梁雨來麥流雖遠書卷猶開

張良遇黃石公讚

史記曰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韓破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讐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秦皇帝東遊良與客狙擊秦皇於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求賊甚急乃更名姓亡匿下邳嘗閒從容步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為其老強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父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為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之書乃太公兵法也

張良取履跪受無辭兵書一卷長者三期昔稱韓相今為漢師穀城餘石還歸舊祠

史記曰留侯欲從赤松子遊乃學辟穀道引輕身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太公兵書者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下黃石取而葆祠之留侯死并葬黃石冢每上冢伏臘祠黃石留侯

師尚父授丹書讚

竹書紀年曰紂四十二年周武王元年西伯發受丹書於呂尚又曰季秋之甲子赤爵銜書及豐置於昌戶昌拜稽首受其文要曰姬昌蒼帝子亡殷者紂王將畋史編卜之曰將大獲非熊非羆天遣太師以佐昌臣太祖史疇為禹卜得皐陶其兆類此至於磻溪之水呂尚釣於渭王下趨拜曰望公七年乃見光景於斯尚立變名荅曰望釣陽玉璜其文要曰姬受命昌來提攜爾洛鈴報在齊尚出遊見赤人自授尚書命曰名佐昌者子文王夢月著其身又驚鷺鳴於岐山孟春六旬五緯聚房後鳳凰銜書遊文王之都書又曰殷帝無道虐亂天下星命不移不得復久靈祇遠離百神吹去五星聚房昭理四海文王既沒太子發主是為武王

尚父一遇周王是親赤雀既下丹書已陳自論秉鉞長別垂綸獨有磻石留名渭濱

榮啓期三樂讚

列子曰孔子遊於泰山見榮啓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惟人為貴而吾得為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吾得為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

榮期三樂惟人與年夫子相遇即以為賢性靈造化風雲自然雅琴雖古獨有鳴絃

夫子見程生讚

子華子孔子謂萬曰子華子反自郯遣孔子於逆傾蓋而顧相語終日甚親也孔子命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屑然而對曰由聞之士不中道相見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禮也有間

又顧謂子路子路又對如初孔子曰圃哉山也詩不云乎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斯不贈則終身弗能見也小子行之亦見韓詩外傳

程生夫子一遇相知薄言傾蓋桑陰遂移清揚共美賢聖同羈陳詩難別贈絹傷離

鉏麑見趙盾讚

左氏傳曰晉靈公不君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注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嘆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

趙盾將朝端衣整笏禮曰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又曰將適公所以書思對命鉏麑受命衝冠怒髮惆悵賢臣顧瞻城闕利劍不抽青槐先絕

蔡澤就唐生相讚

史記曰蔡澤者燕人也遊學干諸侯小大甚衆不遇而從唐舉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孰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魋顏蹙額膝擊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梁刺齒肥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腰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足矣後西入秦說應侯秦昭王名見與語大悅拜為客卿

蔡澤羈旅唐生決疑無勞神策不問靈龜富貴自取年壽須期雖云異相會待逢時

李陵蘇武別讚

漢書曰李陵字少卿天漢二年陵率步卒五千人出塞與匈奴戰力屈乃降匈奴中蘇武字子卿使匈奴二十年不降昭帝即位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駑怯令漢且貰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不忘之志也收族陵家為世大戮因與武決

李陵北去蘇武南旋歸驂欲動別馬將前河橋兩岸臨路悽然故人此別知應幾年

樊噲見項王讚

漢書鴻門之會樊噲聞事急乃持楯撞入項羽目之問之為誰張良曰沛公驂乘樊噲項羽曰

壯士賜之巵酒彘肩噲飲酒拔劍切肉食之項羽曰復能飲乎曰臣死且不懼豈特巵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以待大王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沛公如廁麾噲去既出沛公留車騎獨騎馬噲等四人步從從山下走歸霸上軍而使張良謝項羽亦因遂已無誅沛公之心是日微樊噲奔入營譙讓項羽沛公幾殆後數日項羽屠咸陽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樊噲為臨武侯

樊噲將軍漢王車右不憚鋒刃何辭巵酒霸上屯軍鴻門固守 應劭曰霸上地名在長安東三十里古曰滋水秦穆公更名霸上師古曰霸水上也即今所謂霸頭孟康曰鴻門在新豐東十七里舊大道北下阪口名

持謝范增惟留玉斗 漢書高帝

紀云使張良獻璧項羽受之又獻玉斗范增怒撞其斗起曰吾屬今為沛公虜矣

秦穆公飲盜駿馬讚

呂氏春秋曰昔者秦穆公來馬右服失之野人取之穆公自往求之見野人方將食之於岐山之陽穆公笑曰食駿馬之肉不飲酒余恐傷汝也徧飲而去韓原之戰晉人已環穆公之車矣晉梁靡已扣公左驂矣野人嘗食馬於岐山之陽者三百有餘人畢力為穆公疾鬬於車下遂大勉晉乃復惠公以歸

駿馬遇盜秦王不嗔先傾美酒翻畏傷人鄰兵向國窮寇侵秦於時大盜還作功臣

延陵季子遇徐君讚

新序曰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不言而色欲之季子為有上國之事未獻也然心許之矣使於晉顧反則徐君死矣於是以劍掛徐君墓樹而去

徐君有禮季子惟賢經過一遇如舊依然人非別後心許生前長松雖合寶劍猶懸

鶴讚 并序

武成二年春三月雙白鶴飛集上林園大將鄭偉 鄭偉字子直滎陽開封人也周書有傳注見墓誌銘 布弋設罝並皆禽獲六翮已摧雙

心俱怨相顧哀鳴孤雄先絕孀妻向影天子愍焉信奏事階墀立使為讚 天子周明帝也時子山為司憲中大夫

九皐遥集三山迴歸 毛詩曰鶴鳴於九皐聲聞於天漢書郊祀志曰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在渤海中

華亭別淚洛浦仙飛 語林曰陸機為河北都督聞警角之聲謂孫丞曰聞此不如華亭鶴唳故臨刑而有此嘆見世說注列仙傳曰周靈王太子晉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道士浮邱公接上嵩山二十餘年後來山上告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侍我緱氏山頭果乘白鶴駐山巔望之不得舉手謝時人而去

不妨離繳先遭見羈 離平聲說文曰繳生絲縷也

籠摧月羽弋碎霜衣 月羽霜衣言鶴之白也

塞傳餘號關承舊名 幽明錄曰陶公在尋

陽西南一塞取魚自謂其池曰鶴門梁元帝表臣自擁抱鶴臺昭明答湘東書掩鶴闕而高臥

南遊湘水東入遼城

神仙傳曰蘇仙公者桂陽人也乘白鶴飛去自後有白鶴來止郡城東北樓上人或挾彈彈之鶴以爪攫樓板似漆書云城廓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來歸吾是蘇公彈何為至今修道之人每至甲子日焚香禮於仙公之故第也捷神後記曰丁令威本遼東人學道於靈虛山後化鶴歸遼集城門華表柱歌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歸城廓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冢纍纍

雲飛欲舞露落先鳴六翮摧折九門嚴閉

戰國策莊辛曰奮其六翮而凌清風楚辭曰虎豹九關言天有九門無可訴究也

相顧哀鳴肝心斷絕松上長悲琴中永別

王韶之神境記曰滎陽郡有孤松千丈常有雙鶴晨必接翮夕輒偶彩蔡邕琴操曰商陵牧子娶妻五年無子父兄欲為改娶牧子援琴鼓之歌別鶴以舒其憤懣故曰別鶴操

庾子山集卷十

謹案卷九第六頁後二行數十萬之衆遂降秦刊本遂上衍衆字今刪

第二十七頁前三行貪惏無饜刊本惏訛琳今改

卷十第十二頁後八行士不中道相見刊本訛作士不中間見據韓詩外傳改

第十五頁後二行秦穆公飲盜駿馬讚刊本公訛王今改

總校官進士臣胡　榮
校對官助教臣金學詩
謄録監生臣張同巽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庾子山集卷十一 二

詳校官原任編修臣徐立綱

庾子山集卷十一

周 庾信 撰

錢塘倪璠纂註

文 序 傳

答移市教

昔張楷碩儒尚移弘農之市後漢書曰張楷字公超除長陵令不至官隱居弘農山中學者隨之所居成市後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宜官妙篆猶致酒壚之客衛恒四體書序曰上谷王次仲善隸書始爲楷法至靈帝好書世多能者而師宜官爲最甚矜其能每書輒削焚其札梁鵠乃益爲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札鵠卒以工書至選部尚書宜官後爲袁術將今鉅鹿宋子有耿球碑是術所立其書甚工云是宜官書也況復德總郇周聲高梁楚郇故國名左氏傳曰畢原酆郇文之昭也汲郡古文曰晉武公滅郇以賜大夫原黡是爲郇叔又云文公城郇臣瓚云在晉之境內河東有郇城即古郇國班彪北征賦曰息郇邠之邑鄉邠周地也皆疏傳曰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希風慕義之士舉袂成帷卧轍反車之流摩肩相接戰國策蘇秦說齊宣王曰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遂使王充閱市之處遠出荒郊後漢書曰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嘗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石苞販鐵之所翻臨崖岸晉書曰苞

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也被使到鄴事久不決乃眡鐵於市市長沛國趙元儒名知人見苞異之因與結交嘆苞遠量當至公輔由是知名

聖德謙虛未忘諠湫左氏傳曰湫隘囂塵杜云湫下也子小反欲令吹簫舞鶴還反舊鄙史記稱伍子胥鼓腹吹簫乞食吳市吳越春秋曰吳王闔閭葬女於國西閶門乃舞白鶴於吳市中令萬民隨而觀之還使男女與鶴俱入羨門因發機以掩之殺生以送死

賣卜屠羊請辭新閶漢書曰蜀有嚴君平卜筮于成都市一日裁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又三輔黃圖曰司馬季主卜於東市莊子曰楚昭王失國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昭王反國將賞從亡者及屠羊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說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遂不受也崔豹古今注曰閶市垣閶市門也

而交貿之黨好留蠻岐之衆難遣廣雅曰貿易也史記周本紀曰公劉子慶節立國於豳古公亶父立薰育戎狄攻之古公去豳渡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豳人舉國扶老攜弱盡復歸古公於岐下索隱曰豳即邠也徐廣曰岐山在扶風美陽西北其南有周原

文

移齊河陽執事文

周書武帝紀曰天和四年夏四月乙巳齊遣使來聘以正月辛卯朔推之當是四月二十二日來聘二十七日移文也下篇云大司馬齊國公知是齊王宇文憲所移也高氏受東魏禪國號曰齊時河陽爲彼所屬故移

周天和四年四月二十七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陝西總管府移齊河陽執事陝西總管齊王憲也憲本傳及碑文云天和元年徵還雍州牧雍州陝西也

自疆場卧鼓邊鄙收烽義讓之行未能期月孔城誨盜即值苞藏周書云天和四年齊將獨孤永業來寇盜殺孔城防主能奔達以城應之通典云河南府壽安縣有九曲城所謂九阿也高齊置孔城防以備周在縣東南左傳鄭行人子羽曰大國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

是以板載之師須時而以自安封域非求拒防詩云縮板以載博物志曰齊南有長城巨防陽關之險

雖復風塵蹔接旗鼓無侵五將即迴雙崤已靜李陵答蘇武書云五將失道陵獨遇戰左氏傳曰秦穆公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襲鄭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于崤崤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謝朓和王著作八公山詩曰雙崤望河渙以崤有二陵稱雙崤矣

始奉朝旨獲彼移書令受叛城使迴軍實左氏傳曰以數軍實

想彼邊司已奉處分既有此還輙須領納未知何日可遣戍兵指附行人遲能速報盟且不渝隣境相善顧瞻原野幸甚實多故移

又移齊河陽執事文

周天和四年十一月十日陝州總管長史梁昕移齊河

陽執事周書云梁昕字元明安定烏氏人也天和初徵拜工部中大夫出爲陝西總管府長史自拭玉繼書通關去傳儀禮曰賓朝立東西面賓人北面坐拭圭鄭注賓使者拭清之也漢書音義曰舊出入關皆用傳傳煩因裂襦帛分持後復出合之以爲符信言周齊通好也周書天和四年四月齊遣使來聘是也實謂上方銷劍山陽息馬漢書顏師古注云尚方少府之屬官也使供御器物故有斬馬劍也尚書武成篇曰歸馬華山之陽孔傳曰欲使自生自死示天下之不復乘用過茲禦客或慢重扃周易曰重門擊柝以禦暴客說文曰扃門之關也屬故司疆陰行善盜君一臣二上穆下乖司疆司疆場之官謂齊將獨孤永業也永業來冠盜殺孔城防主言君方修好而臣有貳心上行和順而下獨乖戾蓋責之也國家以邊鄙

心揺須固備守大司馬齊國公天子介弟中軍元帥謂齊煬王憲也武成二年封齊國公天和三年拜大司馬憲爲太祖宇文泰之第五子武帝之弟也駕馭孫吳驅馳獍虎孫武吳起也述異記曰獍之爲獸狀如虎豹而小舉因農隙義異城郎師巡我境曾非反鄆周書武帝紀云天和四年八月庚辰盜殺孔城防主以其地入齊九月辛卯遣柱國齊國公憲率衆於宜陽築崇德等城春秋隱元年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杜注魯邑高平方與縣東有郁郎亭九年傳曰夏城郎書不時也文十二年季孫行父帥師城鄆杜云城陽姑幕縣南有員亭即鄆也昭元年傳云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請戮其使趙孟曰莒魯爭鄆爲日久矣縮載之畢前旗已迴詩大雅綿云其繩則直縮板以載毛傳云絕謂之縮釋器云繩謂之縮孫炎曰繩束築版謂之縮郭璞云縛束之也彼國兵馬不防彼國謂齊也殿後餘塵遂至相接左氏傳曰猛也殿又曰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殿丁練反後軍也建旌疊疑作壘上未及五申安鄴城防先驚七伏史記曰孫武子三令五申之左傳宣十二年邲之戰云士季使輦朔韓穿帥七覆於敖前杜云爲伏兵七處也當時鋒刃或膏原野漢書師古注曰鋒戈戟刃也又蘇武傳衛律曰空以身膏草野班固東都賦曰原野厭人之肉所獲彼將夏州刺史梁老首領今以相還尸鄉不遠無令久客漢書地理志河南郡偃師縣尸鄉殷湯所都後漢書曰温序爲隗囂所殺喪到洛陽賜城傍地爲塚長子壽夢序曰久客思鄉里壽即上書乞骸骨歸葬馬驢甲兵具條相勒封人宜依

領納宿無鬬志不獲交綏致此埃塵誰階其咎故移周禮封人掌爲畿封而樹之鄭注畿上有封若今時界也左氏傳曰潁考叔爲潁谷封人祭仲足爲祭封人宋高哀爲蕭封人論語有儀封人皆以地方封人蓋封人職典封疆居在邊邑潁谷儀祭皆是國之邊邑也左傳文十二年曰乃皆出戰交綏杜注云古名退軍爲綏晉志未能堅戰短兵未至爭而兩退故曰交綏正義曰魏武引司馬法云將軍死綏舊說綏却也詩云誰生厲階

移虜留使文

周書建德五年二月辛酉遣皇太子斌巡撫西土仍討吐谷渾戎事節度並宜隨機專決按武帝母皇太后叱奴氏以建德三年三月癸酉崩至建德五年三月戊申祥丈云入境以來國祥

甫遍至遣使相隨永敦隣睦知虜謂吐谷渾也吐谷渾遣使入境在建德五年二月發遣彼使在次年春初建德六年正月所移也

年月朔日某官告配某州郡前本欲發遣彼使但某入境以來國祥甫遍自秋迄冬未申款接周書云建德三年三月癸酉皇太后叱奴氏崩帝居倚廬朝夕共一溢米羣臣表請累旬乃止詔皇太子斌總釐庶政五月庚寅葬文宣皇后於永固陵帝袒跣至陵所辛酉詔曰齊斬之情經籍爰訓近代沿革遂亡斯禮伏奉遺令既葬便除攀慕几筵情實未忍三年之喪違乎天子古今無易之道王者之所常行但時有未諧不得全制軍國務重庶自聽朝縗麻之節苫廬之禮率遵前典以申罔極百寮以下宜遵遺令公卿上表固請俯就權制過葬即吉帝不許引古

禮答之羣臣乃止於是遂申三年之制五服之內皆令依禮建德五年二月辛酉皇太子斌巡撫西土討吐谷渾三月壬寅文宣皇后服再期戊申祥知是吐谷渾遣使入境在於建德五年二月至三月祥是入境以來國祥甫遍也又云自秋迄冬未申款接知留彼使至次年方遣也

且狼星表邦嚴霜已戒史記天官書曰五宮東有大星曰狼狼角變色多盜賊正義曰狼一星參東南狼為野將主侵掠占非其處則人相食色黃白而明吉赤角兵起金木火守亦如之楚辭曰秋既戒之白露冬又申之以嚴霜

浮河亂濟長路苦寒禹貢曰濟河維兗州又云浮於濟漯達於河又云入於渭亂於河孔安國曰正絕流曰亂史記索隱曰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其流至濟陰故應劭云濟水出平原陰縣東陸機詩云劇哉行役人慢慢恒苦寒言虜使入境以來初為國祥又以盜賊之警所以自春至冬未申款接也

時當獻歲維新三元告慶楚辭曰獻歲發春兮汩吾南征三元元日謂為歲日月之元也亦稱三朝班固東都賦曰春王三朝

珪贄盈庭華裔參軫周禮曰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又曰以六禽作六贄鄭云贄之言至也所執以自致也封禪書曰百蠻執贄左氏傳曰庭實旅百左傳杜注云諸華中國又姜戎曰謂我諸戎四嶽之裔胄也杜云裔遠也昭九年傳云先王居檮杌於四裔以禦螭魅說文曰軫車後橫木也參軫言多也

式觀盛禮洽此嘉讙陽和既動澤漸萬邦便當遣使相隨永敦隣睦故移

序

趙國公集序

周書列傳云趙王招字豆盧突幼聰穎博涉羣書好屬文學庾信體詞多輕豔武成初進封趙國公建德二年進爵為王所著文集十卷行於世

竊聞平陽擊石山谷為之調皇甫謐曰舜都平陽虞典夔曰於予擊石拊石孔安國曰石磬也

大禹吹筠風雲為之動說文曰筠竹皮也

與夫含吐性靈抑揚詞氣曲變陽春光迴白日豈得同年而語哉宋玉曰陽春白雪

柱國趙國公發言為論下筆成章逸態橫生新情振起風雨爭飛魚龍各變樂動聲儀曰風雨動魚龍

方之珪璧塗山之會萬重左傳哀十年大夫對孟孫曰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

譬以雲霞

赤城之巖千丈孔靈符會稽記曰赤城山名皆赤狀似雲霞懸霤千仞謂之瀑布飛流洒散冬夏不竭文參歷象即入天官之書史記有天官書索隱曰案天文有五官官者星官也星座有尊卑若人之官曹列位故曰天官韻涉絲桐咸歸總章之觀三輔黃圖曰明堂之制舜曰總章論其壯也則鵬起半天莊子曰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語其細也則鷦巢蚤睫莊子曰鷦鷯巢林不過一枝此云鷦巢鷦疑作焦蓋謂焦螟蟲也列子曰江浦之間生麻虫其名曰焦螟羣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張湛曰麻亡果反細也字書云麻小也豈直熊熊旦上增城抱日月之光熊熊一作熊羆陸璣疏曰熊能攀緣上高樹見人則顛倒自投地而下冬多入穴而蟄始春而出脂謂之熊白羆史記天官書說歲星云熊熊有光按下文燄燄從熊熊爲是楚辭增城九重燄燄宵飛南斗觸蛟龍之氣洛誥曰無若火始燄燄孔傳云燄燄尚微崔豹古今注曰螢火一名宵飛南斗句即豫章記所謂豐城劍氣光於牛斗者也劍卒化爲龍矣昔者屈原宋玉始於哀怨之深史記曰屈原被放至於江濱乃作懷沙之賦懷石自投汨羅以死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皆祖屈原之從容詞令終莫敢直諫者蘇武李陵生於別離之世漢書曰蘇武字子卿京兆人武帝天漢二年以中郎將使匈奴十九年不屈節歸漢李陵字少卿天漢中將步卒五千擊匈奴轉鬬矢盡遂降單于以女妻之立爲右校王在匈奴二十餘年卒詩品曰李陵詩其源出於楚辭文多悽愴怨者之流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諧聲頹身喪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

此自魏建安之末晉太康以來雕虫篆刻其體三變宋書謝靈運傳論曰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建安獻帝年號太康晉武帝年號也揚雄法言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爲也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抱荆山之玉矣二語出曹子建與楊德祖書說苑曰昔隨侯行遇大蛇中斷疑其靈使人以藥封之蛇乃能去因號其處爲斷蛇丘歲餘蛇銜明珠徑寸絶白而有光因號隨珠卞和璧始皇以爲傳國璽也韓子曰卞和抱其璞哭於荆山之下公斟酌雅頌諧和律呂若使言乖節目則曲臺不顧聲止操縵則成均無取漢書曰孟卿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服虔曰在曲臺校書者記因以爲名師古曰曲臺殿在未央宮學記曰學不學操縵不能安絃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建國之學校而合國之子弟焉遂得棟梁文囿冠冕詞林大雅扶輪小山承蓋詩序曰詩有大雅焉有小雅焉羽獵賦曰齊桓公曾不足使扶輪又曰風詡詡其扶輪楚辭序曰招隱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

傳

周使持節大將軍廣化郡開國公丘乃敦崇傳

崇恒州代郡鼓城縣廣義鄉孝讓里人也昔壽丘建國賜姓者十二人竹書紀年曰黃帝母曰附寶見大電繞北斗樞星光照郊野感而孕二十五月而生帝於壽丘史記正義曰壽丘在魯東門之北今在兖州曲阜縣東北六里皇甫謐曰黃帝生於壽丘長於

姬水因以爲姓國語晉臣云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姬酉祁己滕蔵任荀嬀姞嬛依是也

平陽舉賢登朝者十六族皇甫謐帝王世紀堯都平陽於詩爲唐國史記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世得其利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世謂之八元此十六族者世濟其美至於堯堯未能舉舜舉八愷使主后土舉八元使舉五教於四方事出左傳

入鼎大電繞樞黃帝之祥注見上文流星入鼎帝堯之祥論語讖曰帝堯率舜游首山觀河渚視五老飛爲流星上入鼎

況復大電繞樞流星派分源別幹其嗣興者乎魏道武皇帝以命世雄圖飲馬河洛北史曰魏之先出自黃帝子之少子受封北國其後世爲君長魏平文皇帝生二子長曰沙莫雄次曰什翼犍道武帝祖帝拓中原國號曰魏

兄弟十人分爲十姓十姓謂後魏爲拓拔氏道武以沙莫雄子嵩宗室之長爲長孫氏至魏文帝以獻帝長兄爲紇骨氏次兄普氏爲周氏次兄爲達奚氏次兄爲伊婁氏改婁氏次兄敦丘氏改爲丘氏次兄侯氏改爲万侯氏叔父之後乙旃氏爲叔孫氏疏俗車焜氏改爲車氏是爲十姓見魏書及北史

辨風吹律丘氏即其一焉魏十姓敦丘氏爲丘氏是也春秋孔演圖云孔子曰丘授律吹律有姓

五代祖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營丘郡開國公於時天道西北既稟謀謨左傳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

馬首東南實資匡贊左傳襄十四年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惟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此言進退皆從之也

因以封名仍爲賜氏謂邈封營丘郡賜姓丘氏也

與夫南公伯即有

連類宗則樂正非無準則以上與夫至準則似有缺文兼疑訛字未敢以意增改今照原本錄之

曾祖雙軌使持節驃騎大將軍司徒青兖二州刺史范陽文昭公洛食之始上馬治國洛誥曰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孔傳曰今河南城也漢書陸賈曰馬上得之亦將以馬上治之乎

登庸之初昇槐論道尚書曰疇咨若時登庸孔傳曰庸用也誰能咸熙庶績順是者將登用之周禮曰三槐三公位焉尚書曰惟茲三公論道經邦

生則絶席武宮死則配祠清室後漢張禹傳詔令禹舍宮中每朝見與三公絶席黃圖曰清涼殿亦曰延清室

夫人太原王氏三世爲將四代爲公太原王氏出自王離次子威漢揚州刺史九世孫霸字仲儒居太原晉陽後漢連徵不至霸生咸咸十九世孫澤字季道雁門太守生祖字文舒魏司空京陵穆侯二子渾濟見晉書此太原氏族之盛也云三世爲將者史記稱王翦子王賁王翦之孫王離又云今王離已三世將矣云四代爲公者晉渾濟等是也

社稷大宗鍾鼎貴族伉儷是歸秦晉匹也言太原本世胄之家夫人王氏來歸於我也禮有大宗小宗漢書曰擊鐘鼎食左氏傳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杜預曰伉敵也儷偶也正義曰禮謂兩皮謂儷皮儷兩也故爲偶伉者相當之言故爲敵也伉儷者言是相敵之匹偶又左傳懷嬴曰秦晉匹也何以畢我杜注云匹敵也

祖提使持節衛將軍駙馬都督河交二州刺史靈壽縣開國公公子公孫聲名籍甚增輝增耀弱冠昇朝夫人清廉郡長公主孝文帝之第二女

也王姬有行車服不繫詩序曰王姬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故得衛青上將張耳賢夫漢書曰衛青尚平陽主天文志云文昌六星一曰上將青拜大將軍故云上將又漢書曰張耳大梁人也嘗亡命遊外黃外黃富人女甚美庸奴其夫亡即父客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父願使持節大都督徐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平陽縣開國公食邑四千户少年習象多見兵書澆沙聚石之營却日橫雲之陣曹瞞傳曰公軍渡渭爲馬超所衝突營不可立地又多沙不築時天寒乃多作縑囊以運水起沙爲城以水灌之一夜而成比明城立由是公軍盡得渡渭晉書曰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上累石爲八行相去二丈淮南子曰魯陽公與韓戰戰酣日暮援戈而麾之日爲之反三舍風

后握奇經有風陳雲陣彎弧則戟破小支抽劍則泉飛枯井曹植白馬篇曰控弦破左的右發摧月支漢書曰貳師將軍李廣利拔佩刀刺山飛泉湧出夫人宇文氏周文皇之第三妹也母儀令範女師賢哲德高隆慮義重河陽漢書王太后第三女曰隆慮公主續列女傳曰趙皇后屬河陽主家學歌舞魏受其終周新其命式墓封墳追旌盛德後漢書曰明帝遣使祠蕭何霍光帝謁園陵過式墓史記其命閎夭封比干之墓注云封謂益其土乃贈使持節大將軍廣化郡開國公食邑一千户夫人贈安德郡長公主遊魂窈結非無廣漢之城後漢書曰陳寵轉廣漢太守先是洛縣城南每陰雨常有哭聲聞於府中積數十年寵使吏案行還言世衰亂時此下多死亡者而骸骨不得葬儻在于是寵盡收斂葬之自是哭聲遂絕久客思歸惟有東平之樹皇覽曰東平思王冢在無鹽人傳言王在國思歸京師後葬其冢上松柏皆西靡也自永安以來魏室大壞北史云魏莊帝諱子攸彭城王勰之第三子也武泰元年明帝崩大都督爾朱榮謀廢立陰與帝通率衆來赴帝與兄弟夜北渡河會榮于河陽即皇帝位是年改元永安海水羣飛天星亂動楊雄劇秦美新曰海水羣飛漢書劉向封事諫曰夜中星隕如雨禮樂征伐不出於人主舉賢誅暴議在於強臣謂爾朱榮也北史云榮以兵權在已遂有異志乃害靈太后及幼主次害無上王等後復表請追謚無上王爲皇帝餘俱有贈子孫聽立後授封爵舉賢如以前太尉江陽王繼爲太師以下是也誅暴如討葛榮檻送京師斬於都市是也三年帝殺榮於明光殿帝卒爲爾朱氏所弒爾朱世隆立廣陵惠王羽之子恭是爲閔帝高丞相驅率風雲奄荒齊晉北史云高歡渤海蓨人也普泰元年廢帝即位於信都西改元中興以渤海王高歡爲丞相二年爲大丞相歡既敗爾朱氏廢帝自以疎遠遜位歡立武帝永興二年高歡大破爾朱氏山東平我舅氏文皇帝駕馭龍虎據有周秦南北渝盟東南敵怨謂周太祖宇文泰也北史魏武帝紀曰永興三年帝內圖高歡乃以斛斯椿爲領軍使與王政思統之以爲心膂軍謀朝政咸決於椿分置督將及河南關西諸刺史帝親總六軍十餘萬次河橋高歡引軍東渡帝出宇文泰遣李賢和等各領數百騎會帝於崤中高歡入洛遣婁昭等追帝不及宇文泰遣大都督趙貴等甲騎二千來赴乃奉迎迎過河泰迎帝於東陽帝勞之將士皆呼萬歲遂

入長安以雍州公廨爲宮大赦是爲西魏高歡東遷洛陽歡推清河王亶子善見爲主徙都鄴是爲東魏魏於此始分爲二周本紀云普回子莫那自山陰南徙始居遼西是日獻侯爲魏舅甥之國故曰舅氏既而

各受圖書並當珪璧謂高氏宇文氏後俱受命爲帝也河圖洛書帝王之符也左氏傳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北史云魏大統十六年東魏靜帝遜位於齊是爲文宣皇帝諱洋神武第二子也魏恭帝三年遜位於周是爲閔帝諱覺太祖第三子也高氏宇文氏並爲帝矣百姓則父南子北

兄東弟西事主則憂親求生則慮禍大周親戚徧鍾荼

炭輪之城旦下之織室關河嚴隔三十餘年言周齊兩國爭疆東西否隔親戚流寓或致罪戾不得遣歸也史記秦始皇本紀云黥爲城旦如淳曰律說論決爲髡鉗輪邊築長城晝日伺寇虜夜暮築長城城旦四歲也漢書刑法志曰諸當完者完爲城旦舂又外戚傳曰漢使曹參等擄魏王豹而薄姬輸織室

天厭喪亂人思反德彼之風塵既靜函谷

此之冠蓋屢涉漳濱言周齊彼此和親干戈少息也按周本紀天和六年齊遣使來聘建德元年周遣司宗李祭小賓部賀遂禮於齊是也函谷本秦函谷關周宇文氏所都漳濱鄴地齊高氏所都周武帝詔曰偽齊叛渙竊有漳濱是也中山寃枉之餘代郡凋殘之澤並遇

華音咸蒙禮送中山二語言高氏廢帝自立魏之支屬皆留齊地會周齊和親乃許還其本國也下云崇等生還是魏周戚屬由是得歸矣漢書曰中山王衎入即位是爲平帝後王莽即真遂廢帝又文帝紀曰周勃等奉天子法駕迎于代邸中山指靜帝爲高氏所廢若漢平帝代郡指清河王子善見本高歡所立若漢代邸此二帝之後向被拘囚今蒙禮送也崇賓兄弟二人相看氣息親愛

凋零方寸久亂恒山殺翮豈望同飛而安國徒中鬱爲

卿相班超絕域遂得生還爾雅曰北岳恒山張宴漢書注云恒山在常山郡西郭璞山海經注云雁門山即北陵西喻雁之所出因以爲名在高柳北地理志有雁門郡淮南子曰飛鳥鎩羽許慎注云鎩殘羽也言雁之殘羽不能飛也史記曰韓安國者梁城安人也事梁孝王爲中大夫其後坐法抵罪無何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爲梁內史起徒中爲二千石位至御史大夫行丞相事後漢書班超曰臣不敢望到酒泉但願生入玉門關天和四年武帝之八年也至於新邑以上序賓崇兄弟二人自齊來歸也朝廷以舅甥之國外內之親乃授賓使持節驃

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安樂縣開國公食邑

一千戶賓得免虎口仍上龍門莊子孔子曰丘幾不免虎口哉司馬遷書曰垂餌虎口辛氏三秦記曰河津一名龍門水險莫通魚鼈之屬莫能上江海大魚薄集龍門下數千不得上上則爲龍也聲價已高風猋即遠方欲討論國恥申雪家寃橫

尸原野是所甘心時不我與先從朝露春秋若干言賓先崇死也衛國興文子之慟長安有詔葬之悲衛國興文子之慟者疑引衛公叔文子公孫發卒也漢書曰霍去病薨上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陣自長安至茂陵爲冢象祁連山乃贈

本官加少傅蒲虞勳三州諸軍事蒲州刺史以天和六

年平鄴都年某月日葬於長安之洪瀆原妻青州石氏長城郡君胤子孤煢生妻嫠室即能有節還成守義崇蒙授使持節大都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廣化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户昆季二人同年上將彤廷交映棨戟相臨西都賓曰玉階彤庭崔豹古今注曰棨戟殳之遺象也詩所謂伯也執殳為王前驅前驅之器也以木為之後世滋偽無復典刑以赤油韜之亦謂之油戟亦謂之棨戟王公以下通用之昔二馮同德繼踵當官漢書曰成帝時馮野王為上郡太守後弟立亦自五原太守徙西河上郡居職公廉百姓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均周公康叔猶二君兩杜齊名夾河為郡漢書杜周傳曰始周為廷史有一馬及久任事列三公而兩子夾河為郡守家訾累巨萬矣比斯榮寵彼將慙色俄然賓疾奄捐館舍崇兄弟勝衣備罹禍酷同氣長養得及全人今者來歸更連凶閔每一悲慟行路傷心撫養愛子情深馬援之慈後漢書馬援傳曰兄況卒援行服期年不離墓所敬事寡嫂不冠不入盧援有誡兄子嚴書恭事寡嫂義甚顏含之孝晉書曰顏含字弘都瑯琊莘人也兄畿咸寧中得疾就醫月撩遂死於醫家家人迎喪桃每繞樹而不可解引喪者顛仆稱畿言曰我壽命未死但服藥太多傷我五臟今當復活慎無葬也其婦及家人夢之曰吾當生復可急開棺而父不聽含時尚少乃慨然曰非常之事自古有之今靈異至

此開棺之痛孰與不開相負父母從之乃共發棺果有生驗以手刮棺指爪盡傷然氣息甚微存亡不分飲食所須託之以夢闔家營視頓廢生業雖在母妻不能無倦矣含桑絶人事躬親侍養不出户庭者十有三年畿竟不起含二親既終兩兄繼沒次嫂樊氏因疾失明含課勵家人盡心撫養每日自嘗省藥饌察問息耗必暫屨東帶醫人疏方應須髯蚍膽而尋求備至無由得之含憂嘆累時嘗晝獨坐忽有一青衣童子年可十三四持一青囊授含含開視乃蚍蟾也童子化青鳥飛去得膽藥成嫂病即愈由是著名已上序實卒崇克盡弟道也天和六年授大將軍餘如故龍庭賞出塞之功玉門勞旋師之寵異代同和見之今日後漢書班固燕然山銘曰焚老上之龍庭注云匈奴五月大會龍庭祭其天地鬼神今皆焚蕩之又耿恭傳曰恭引兵據疎勒匈奴攻恭恭厲士衆擊走之數月食盡困窮稍稍死亡餘數十人漢遣兵迎校尉遂相隨俱歸發疎勒時尚有二十六人隨路死沒三月至玉門惟餘二人建德二年授使持節都督宜州諸軍事宜州刺史忽忽橫閣但有誦書曖曖重帷惟聞善政清不置水明非舉燭高士傳曰任棠字季卿隱身不仕龐參為漢陽太守到先就家俟焉棠不與言但以蔬一本水一盂置户屏前身抱孫兒伏于户下主簿白以為倨傲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置一盂水欲諭太守清也投一本蔬欲諭太守擊強宗也抱孫兒當户欲諭太守開門恤孤也韓子曰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舉燭云而過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說之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也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大說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乃是入境移風非直停車待雨後漢

書曰賈琮爲冀州刺史升車命御者褰帷諸臧過者望風解印綬去又曰鄭弘行春隨車致雨有勅大將軍宜州刺史廣化郡公崇自夏季無雨以迄於今雖靡神不禱仍未降感知彼州內獨蒙滂澤諒由大將軍精誠所致憂念郡人豐稔可希良以爲慰又勅廣化公崇知此存心政術治勤黎人受委稱職嘉尚無已古人有言非行之難念加勉勗以致盡善指令宣納抑操賜齊陳物如別宜諭朕懷昔陽平太守別降紅粟之恩荆州刺史徧蒙袞衣之賜治績尤異此之謂乎晉書武帝紀曰太康十年夏四月以陽平太守梁柳有政績賜穀千斛吳都賦曰海陵之倉則紅粟流衍益都耆舊傳曰郭賀拜荆州刺史明帝巡狩到南陽特賜以三公之服黼黻旒冕勅去襜露冕見此以彰其德崇清淨爲政廉明爲法人不忍背吏不忍欺性不飲酒無所嗜欲深沉牆仞喜愠不形文必正詞絃惟雅曲仁義禮節是所用心緹袚緗素愛翫無已當今四郊多壘尚有公卿之辱禮記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鼓鼙不息猶勞將帥之謀禮記曰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語其讐恥惟願橫行死地思其報國不忒身膏原野漢書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揚子法言曰秦將白起長平之戰四十萬人死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但令天假之年時綏之福忠貞之事公其取焉畧書梗槩陳之直史後漢書杜篤論都賦序曰故畧其梗槩不敢具陳注云梗槩猶麤畧也

庾子山集卷十二

周 庾信 撰

錢塘倪璠纂註

銘

秦州天水郡麥積崖佛龕銘 并序

天水郡漢武帝元鼎三年置秦州地記云郡前湖水冬夏無增減因以名焉麥積山者北跨清渭南漸兩當五百里岡巒麥積處其中崛起一石塊高萬尋望之圜圜如民間麥積之狀故有此名其青雲之半峭壁之間鐫山成佛萬龕千室雖自人力疑其鬼功隋帝分葬神泥舍利函

於東閣之下伽室之中有庾信銘記刊於巖中見太平廣記袁宏後漢紀曰浮屠者佛也漢言覺將覺悟羣生也龕者塔也方志云受廣雅云盛也按周武帝建德三年始除佛道二教是銘當在建德三年以前所作也

麥積崖者乃隴底之名山河西之靈嶽隋書地理志云天水郡舊秦州後周置總管府天水郡有隴城縣西京賦曰右有隴坻之隘應劭曰天水有大阪曰隴坻左氏傳曰名山名川史記曰渾邪王以衆降數萬遂開河西酒泉之地正義曰河謂隴右蘭州之西河也夏本紀曰至於龍門西河素隱曰河在冀州西故云西河隋書地理志云周禮職方正西曰雍州安定北地上郡隴西天水金城于古爲六郡之地河西諸郡其風頗同並有金行之氣按麥積在秦州東南九十里又有豆積山在其中 高峯

尋雲深谷無量淮南子曰高山尋雲谿肆無景方之鷲島迹遁三禪史記大宛傳注括地志曰王舍國胡語曰罪悅祇國其國靈鷲山胡語曰耆闍崛山山似青石石頭似鷲鳥名耆闍也山周四十里外周圓水佛於此坐禪及諸阿難等俱在此坐大品經曰初禪二禪三禪三天四禪九天三禪皆依雲住至四禪方在空居此云迹遁三禪者言高峯揮雲也 譬彼鶴鳴虛飛六甲舊唐書地志云蜀州晉源漢江源地鶴鳴山在西北十里神仙傳曰張道陵與弟子入蜀住鵠鳴山著作道書二十四篇乃精思鍊志忽有天人下千乘萬騎金車羽蓋驂龍駕虎不可勝數或自稱柱下史或稱東海小童乃授陵以新出正一明威之道鶴鳴即鵠鳴山鶴鵠通稱矣又漢武內傳上元夫人謂王母有六甲靈飛之符按此爲道家之言故云譬彼言麥積可擬靈鷲鶴鳴二山也 鳥道乍窮羊腸或斷南中

志曰鳥道西百里以其險絕獸猶無蹊特上有飛鳥之道耳高誘曰羊腸其山盤紆如羊腸也酈元水經注云羊腸盤道三十六回在成州仇池山 雲如鵬翼忽已垂天莊子曰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 樹若桂華翻能拂日楚辭曰折若木以拂日 是以飛錫遥來度杯遠至孫綽遊天台賦曰應貞飛錫以跨虛注云大智論曰菩薩常應二時頭陀常用錫杖經傳佛像佛國記曰那竭國城東北一山延到一谷口有佛錫杖亦起精舍供養杖以牛頭栴檀作長丈六七尺許以木筒盛之正復百千人舉不能移高僧傳曰杯度者不知姓名常乘木杯渡來 疏山鑿洞鬱爲淨土維摩經曰爾時螺髻梵王語舍利弗我見釋迦牟尼佛土清淨如自在天宮佛語舍利弗若人心淨便見此土功德莊嚴 拜燈王於石室乃假馭風維摩詰經

曰文殊師利言東方度三十六恒河沙國有世界名須彌相其佛號須彌燈王佛身長八萬四千由旬其師子座高八萬四千由旬嚴飾第一於是長者維摩詰現神通力即時彼佛遣三萬二千師子之座高廣嚴淨來入維摩詰室悉皆包容無所妨礙爾時維摩詰語文殊師利就師子座與諸菩薩上人即自變形爲四萬二千由旬坐師子座諸新發意菩薩及大弟子皆不能昇維摩詰言爲須彌燈王如來作禮乃可得坐於是新發意菩薩及大弟子即爲須彌燈王如來作禮便得坐師子座莊子曰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

禮花首於山龕方資控鶴 花首菩薩名此及釋氏所引舊作花首今藏經本首作手佛說華手經十卷姚秦鳩摩羅什譯經云時大目連從座起頂禮佛足爲佛敷座高至梵天又於空中作經行之處七寶莊嚴有雜色蓮花彌覆水上華上有化比丘皆如目連又云諸菩薩持蓮花頂禮佛足又云時諸菩薩以此蓮華欲

散十方佛以手摩一一蓮華中佛身半現此諸化佛從空而去孫綽遊天台山賦曰王喬控鶴以冲天毛萇詩傳曰控引也按上文石室此云山龕謂麥積山之石室山龕也言佛之神通變化無相無名非有藉于風鶴也而此山之刻石爲室足拜燈王鐫山成龕亦禮化佛此馭風控鶴之喻亦空亦有者也

大都督李允信者 周書宇文廣傳云其故吏李允信等上表

籍於宿植深悟法門乃於壁之南崖梯雲鑿道奉爲亡父造七佛龕 按長阿含經一毘婆尸佛二尸棄佛三毘舍婆佛四拘留孫佛五拘那含佛六迦葉佛七釋迦牟尼佛也

似刻浮檀如攻水玉 佛國記曰佛上忉利天爲母說法九十日波斯匿王思見佛即刻牛頭栴檀作佛像置佛坐處佛後還入精舍像即避出迎佛佛言還坐我般泥洹後可爲四部衆作法式像即還坐此像最是衆像之始後人所

法者也大莊嚴經論曰我昔曾聞波斯匿王往詣佛所頂禮佛足聞有異香殊于天香即白世尊爲誰香耶爾時世尊以手指地即有骨現如赤栴檀長于五丈如來語王所聞香者從此骨出過去有佛號迦葉彼佛世尊化緣已訖入於涅槃爾時彼王名曰迦翅取佛舍利造七寶塔高廣二由旬又勅國內諸有花香不聽餘用盡皆持往供養彼塔時彼國中有長者子與婬女通爲欲所盲即入迦葉佛塔盜取一花持與婬女即時悔熱身遍生瘡初如芥子後轉增長無有空處甚爲臭穢是時彼人父母兄弟皆來瞻視復命良醫而重診之云須牛頭栴檀用塗身體爾乃可愈時波父母即以貴價買牛頭栴檀用塗于身爾時彼人涕泣驚懼白父母言子病從今而起非是身患專念迦葉如來三貌三菩提涕泣盈目以己所持栴檀之香悲哀白塔而說偈言即以花香塗香末香用供迦葉佛塔復以牛頭栴檀以畫佛身身瘡漸差熱患盡愈彼長者子於後命終生於天上或處人中身常有香身體肢節皆有好相父母立字號曰香身爾時香身厭惡陰界求索出家得辟支佛道此骨是辟支佛所出之香是故衆人應供養塔獲大功德又增一阿含經云優填王川牛頭栴檀雕佛形像高五尺此爲始也佛地論云七寶四頗胝迦翻譯云頗梨或云塞頗胝迦此云水玉即蒼玉或云水精又云白珠刊正記云正名窣坡致迦其狀似此方水精有赤有白山海經曰堂庭之山多水玉郭璞曰水玉今水精也言鐫石爲像如栴檀水玉也

從容滿月照曜青蓮 瑞應經曰面如滿月色從容維摩經曰目淨修廣如青蓮肇曰五情百骸目最爲長瞻顏而作故先讚目也天竺有青華其葉修而廣青白分明有大人目相故以爲喻也法華經曰有人聞是品能隨喜讚善者是人口中出青蓮香晉書佛圖澄傳曰澄咒鉢水生青蓮花光色曜目

影現須彌香聞忉利 僧肇維摩經注曰須彌山天帝釋所在金剛山

也秦言妙高處大海之中水上方高三百六十六萬里如來處四部之中威相超絶光蔽大衆猶金山之顯溟海者也什曰須彌山秦言妙高山也凡有十寶山須彌處其中餘九圍之也樓炭經曰須彌山王以四寶瑠璃水精金銀作成之須彌山王北脅天金照北方天下須彌山王東脅天銀照東方天下須彌山王西脅天水精照西方天下須彌山王南脅天瑠璃照南方天下又曰忉利天宮在須彌山上瑞應經曰第二忉利天上爲天帝釋又曰佛生七日其母命終以懷天師功德大故上生忉利封受自然菩薩本如母人之德不堪受其禮故因其將終而從之應法師云忉利梵音訛畧正云多羅夜登陵舍此云三十三俱舍頌云妙高頂八萬三十三天居四角有四峯金剛手所住中宮名善現周萬踰繕那高一丰金城中有殊勝殿周千踰繕那踰繕那者舊曰由旬

如斯塵疑作鹿野還開說法之堂

塵野疑作鹿野槃頭王苑名在槃頭城毘婆尸佛說法處也長阿含經曰毘婆尸如來於槃頭城鹿野苑中轉無上法輪又四十二章經曰世尊成道已於鹿野苑中轉四諦法輪度憍陳如等五人而證道果

猶彼香山更對安居之佛

一作剎修行經太子言吾出香山之東雪山之北國名迦維宣律師四分羯摩云四安居謂前中後也律有比丘四月十六日欲安居不止所在十七日方到佛言聽後安居即五月十六日也明了論云無五過處得安居一太遠聚落求須難得二太近城市妨修出家道三多虫蟻自他兩損四無可依人五無施主供給衣藥並不可安居一作剎者伽藍號剎利輔行云西域以柱表剎示所居處也梵語剎瑟眡此云竿即幡柱也法華云表剎甚高廣法苑云阿育王取金華金幡懸諸剎上塔寺低昂

恩之經

如來佛號梵言多陀阿伽度報恩經後漢翻譯經云父母者三界福田又曰釋迦牟佛說大方便大報恩經報欲令一切衆生孝養父母故一切衆生亦曾爲如來父母如來亦曾爲一切衆生而作父母爲一切父母故常修方便此經名攝衆善本亦名大方便亦名微密行亦名佛報恩

菩薩去家有

菩提埵菩提佛道名也薩埵摩言大心衆生有大心入佛道盂蘭盆經曰大目犍連始得六通欲度父母報乳哺之恩即以道眼觀世間見其亡母生餓鬼中不見飲食皮骨連立目連悲哀即以鉢盛飯往餉其母母得鉢飯食未入口化成火炭遂不得食目連大叫悲號涕泣馳還白佛佛告目連十方衆僧七月十五日僧自恣時當爲七世父母及現在父母厄難中者具飯百味五菓著盆中供養此等自恣僧者現世父母六親眷屬得出三塗之苦應時解脫衣食自然時目連母即于是日得脫一劫餓鬼之苦

敢緣斯義乃作銘曰

鎮地鬱盤基乾峻極石闕十上銅梁九息

周禮鄭注曰鎮名山安地德者也徐敬業詩曰茲山復鬱盤禮記曰峻極于天蜀都賦曰阻以石門善曰石門在漢中之西褒中之北賦又曰外負銅梁於宮渠善曰銅梁山名在巴東

百仞崖橫千尋松直陰兎假道陽烏迴翼

論語包咸注曰七尺爲仞周禮云五尺曰尋張衡靈憲云月者陰精而成獸象兎蛤焉春秋元命苞曰陽成於三故日中有三足烏烏者陽精蜀都賦曰羲和假道於峻岐陽烏迴翼於高標

載筆疏山穿龕架嶺糺紛星漢迴旋光景壁累經文龕重佛影

史記夏本紀曰山行乘欂如淳曰欂車謂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河圖括地象曰河精上爲天漢楚辭曰借光景以往來兮王逸曰借神光電景泊往來也釋老志序曰蔡愔得佛經四十二

章及釋迦立像明帝令畫工圖佛像置清涼臺及顯節陵上經緘蘭臺石室佛國記曰那竭城南半由延有石室博山西南向佛留影此中去十餘步觀之如佛真形金色相好光明炳著轉近轉微髣髴如有十方國王遣工畫師模寫莫能及彼國人傳云千佛盡當於此留影顏氏家訓云影字當爲光景之景凡陰景者因光而生即謂景也尚書云惟景嚮葛洪字苑景傍加彡於景切梵云頻婆帳此云身影

彫輪月殿刻鏡花堂橫鐫石壁闇鑿山梁

大毘婆沙論曰法輪如世間呼金輪等輪是動轉不住義又圓滿義長阿含經曰月宮殿四方遠見故圓寒溫和適天銀瑠璃所成純真無雜內外清徹光明遠照縱橫復如是謂石室中彫輪則皆圓滿刻鏡則常爭照也論四十九由旬楞伽云譬如明鏡持諸色像現識現處亦語曰山梁雌雉鄭注曰梁石絕水之梁也言彫刻鐫鑿皆人工所成也

雷乘法鼓樹積天香嗽泉珉谷吹塵石床

法華經曰擊大法鼓燒衆名香法鼓鐘也維摩經曰坐香樹下聞斷妙香地理志藍田谷出玉說文珉石之美者闌中記曰嵩高山石室十餘孔有石床池水食飲之具

集靈真館藏仙冊府芝洞秋房檀林春乳

桓譚仙賦序曰宮漢武帝欲懷集仙者故名殿爲存仙門爲望仙樓天子傳曰先王之所謂策府郭注云藏書冊之府也漢書有芝房歌佛經有栴檀林華嚴經曰如日光出時無熱池中金沙銀沙一切寶物皆有日影于中顯見

氷谷銀砂山樓石柱異嶺共雲同峯別雨舊風水聲幽咽山勢崆峒

隋書地理志天水郡冀城縣後周曰冀城郡國志曰隴西郡河闌積石山在西南河水出秦川記隴頭歌有云隴頭流水嗚聲幽咽史記黃帝紀曰西至於崆峒應劭曰山名韋昭曰在隴右

冀城餘俗河西法雲常住慧日無窮方域芥盡不變天宮

華嚴經曰不壞法雲徧覆一切法華經曰慧日大聖尊久乃說是法劉勰曰菩薩圓淨照均明兩故曰慧日王巾頭陀寺碑文曰映法雲于真際則火宅晨涼曜慧日于康衢則重昏夜晚維摩經曰乃見須彌入芥子中佛藏經曰四天下中普雨大石皆如須彌有人以手承接此石無有遺落如芥子者又云譬如劫盡大火燒時人以一唾能滅又以一吹還成世界及諸天宮樓炭經說天地遭三災變天宮宮相拍碎如粉塵有僧伽風吹水在于空中自然變成光音天宮七寶所成是爲三災三復

終南山義谷銘 并序

括地志云終南山一名中南山一名太一山一名南山一名橘山一名楚山一名泰山一名周南山一名地肺山在雍州萬年縣南五十里

周保定二年歲次壬午七月己巳朔大冢宰晉國公周書惠公顯之少子也拜大冢宰晉國公云晉蕩公護字薩保太祖之兄邵

命鑿石闢之谷下南山之材維公匡濟彝倫弘敷庶績燮理餘暇披閱山經以爲終南敦物

禹貢曰終南敦物至於鳥鼠鄭康成曰地理志終南敦物皆在右扶風武功也索隱曰按左傳中南山杜預以爲終南地理志云太一山古文以爲終南華山古文以爲敦物皆在扶風武功縣東敦物山名漢書云垂山也

日月虧蔽杞幹栝栢椅桐梓漆

于虛賦曰李巡曰高山雍蔽日月虧缺張揖曰日虧蔽半見也禹貢云杞幹栝栢師古曰杞木似樗而實幹栝

也栝木栢葉而松身柂丑倫反栝古活反詩云椅桐梓漆年代蘊積於何不有乃謀

山澤之官兼引衡虞之匠周禮有山虞澤虞又云林衡若斬木材則受法於山虞而掌其政令東出藍田則控灞乘滻地理志京兆有藍田縣山出美玉有虎候山祠秦孝公置也灞水出藍田谷北入渭師古曰茲水秦穆公更名以章霸功視子孫潘岳關中記曰涇渭灞滻鄠鎬潦滿凡八川張揖曰灞水出藍田谷西北入渭滻水出藍田谷至霸陵入灞西連子午則據涇浮渭辛氏三秦記曰子午長安正南也山名秦嶺谷名褒斜長安志曰王莽有意篡漢通子午道漢書王莽傳曰莽以皇后有子孫瑞通子午道從杜陵直絕南山徑漢中師古曰子北方也午南方也言通南北道相當故謂之子午耳今京城直南山有谷通梁漢道者名子午谷又宜州西界慶州東界有山名子午嶺

計南北直相當北山是子南山是午共為子午道括地志云涇水源出原州百泉縣西南笄頭山涇谷渭水源出渭原縣西七十六里鳥鼠山今名青雀山渭有三源並出鳥鼠山東流入河流別八溪流分九谷潘岳關中記曰涇與渭洛為關中三川與渭灞滻滻潏澧鎬為關中八水張衡東京賦曰濯龍芳林九谷八溪薛綜曰九谷八溪養魚池按張衡所稱乃賦東京之事且又養魚池名此在西京必別有八溪九谷如關中八水等名矣銅梁四柱石關一作關雙啓一作聳蜀都賦注銅梁山在巴東石關在漢中之西青綺春門溝渠交映黃圖曰長安城東出南頭第一門曰霸城門亦曰青綺門洞冥記曰王夫人生武帝于綺蘭殿有青雀羣飛于霸城門乃改為青雀門更修飾刻木為綺檫雀去因名青綺門綠槐秋市舟檝相通潘岳懷縣作曰綠槐夾門植黃圖曰元始中起明堂列槐樹數百行翔望持經書及當郡所出物於此賣買號槐市蓄之則為屯雲泄之則為行雨杜篤論都賦曰屯黑雲青牛文梓白鶴貞松郭氏玄中記曰萬歲樹精為青牛又曰秦文公造長安宮面四百里南至終南山山有梓樹大數百圍蔭宮中公惡而伐之連日不克輒大風雨夜有鬼問梓樹樹曰豈奈吾何鬼曰若使三百人披頭以繞樹豈不敗汝樹默然不應明日人言於秦王王依此言伐之有青牛逐之入澧州神境記滎陽郡有孤松千丈常有雙鶴晨必接翮夕輒偶影運以寘宮崇斯雲屋千櫨抗殿龍首干雲說文曰欂櫨柱枅也西京賦曰疏龍首以抗殿薛綜曰抗舉也潘岳關中記曰未央宮殿皆疏龍首山土作之三秦記曰昔有黑龍從南山出飲渭水其行道為龍首山萬頃疎苗蟬鳴再熟易稽覽圖曰夏至後三十日極溫夏至景風生蟬始鳴川后讓德山靈景從洛神賦曰川后靜波豈如運石甘泉繞通櫟陽之殿博物志曰始皇陵在驪山之北運取大石於渭北渚歌曰運石甘泉口渭水為不流地理志櫟陽屬左馮翊黃圖曰高祖初居櫟陽穿渠穀水直繞金墉之城山海經曰傅山之西有林焉曰播冢穀水出焉東流至於洛述征記曰穀洛二水本於王城東北合流所謂穀洛關也陸機洛陽記曰金墉城在宮之西北角魏故宮人皆在中將事未勞為功實重國富人殷方傳千載因功立事敢勒山阿張載劍閣銘曰勒山阿敢告梁益銘曰寥郭上浮崢嶸下鎮楚辭曰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漢書師古注曰寥廓宏遠

也崢嶸深邃也壁立千丈峯橫萬仞張載劍閣銘曰壁立千仞桂月危懸風泉虛韻按酉陽雜俎曰舊說月中有桂故云桂月風泉虛韻者言風籟泉聲俱成韻也乘輿嶺阪舉插雲根西都賦曰荷插成雲銑曰插鍬也張協詩曰雲根遊八極八溪分注九谷通源八溪九谷注見本序北函桐井南浮石門魏文帝詩曰雙桐生空井山海經曰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模象大壯規繩百堵周易曰上古穴居野處而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之大壯左思魏都賦曰思重文摹大壯詩曰築室百堵膠葛九成徘徊千柱吳都賦曰東西膠葛李善曰膠葛長遠貌魯靈光殿賦曰層曲九成酉陽雜俎云閻摩那婆羅第二樹中有千柱殿桂棟凌波栢梁乘雨三輔黃圖甘泉宮南有昆明池池中有靈波殿以桂爲柱風來自香三輔舊事栢梁以香栢爲梁也疏川奠谷落實摧柯事均刋木功侔鑿河禹貢曰隨山刋木又曰道河積石至於龍門師古曰治河施功自積石起鑿山穿地以通其流至龍門山也

思舊銘 并序

思舊銘者悼梁觀寧侯蕭永作也觀寧之卒王褒有送葬之詩子山著思舊之銘昔向秀山陽聞笛感音而賦子山與蕭王二君同時羈旅是篇皆其鄉關之思及褒薨信作詩云惟有山陽笛悽余思舊篇謂斯銘也蕭永注見本序

歲在攝提星居監德一作鶉首梁故觀寧侯蕭永卒爾雅曰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天官書曰以攝提格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名曰監德一作鶉首者月令鄭注曰仲夏者日月會于鶉首而斗建午之辰也帝王世紀曰自井十六度至柳八度曰鶉首之次於律爲蕤賓斗建在午依監德文永卒當在寅年正月依鶉首文當在寅年五月按下文爲羈終歲門人謝馬至於東首告辭西陵長往是觀寧之羈縛長安不過年餘大約承聖以後周明帝二年歲次戊寅此云歲在攝提當是戊寅年卒也梁故觀寧侯蕭永鄱陽王範弟也觀寧梁時所封爲故侯也梁鄱陽王傳云復遣其弟觀寧侯永將兵通南川助莊鐵按鄱陽王恢有男女百人男封侯者三十九人梁朝宗室甚多於範稱其弟當是忠烈王之子也南史周敷傳云敷性豪俠輕財重士侯景之亂敷至豫章時梁觀寧侯蕭永等避難流寓聞敷信義皆往依之敷愍其危懼屈體崇敬厚加給卹送之西上按此知永亦西上江陵及元帝敗後與庾信王褒同時羈旅當亦隨例入關者也嗚呼哀哉人之戚也既非金石所移古詩云人壽非金石豈能長壽考士之悲也寧有春秋之異淮南子曰春女思秋士悲高臺已傾稷下有聞琴之泣桓譚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臣竊爲足下有所常悲夫角帝而困秦者君也連五國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即衡從成則楚王衡成則秦帝天以秦楚之疆而報弱薛猶磨蕭斧而伐朝菌也有識之士莫不爲足下寒心天道不常盛寒暑更進退千秋萬歲之後宗廟必不血食高臺既已傾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荊棘狐兎穴其中游兒牧豎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孟嘗君之尊貴亦猶是乎於是孟嘗君喟然太息涕淚承睫而未下雍門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商叩角羽終而成曲孟嘗君遂歔欷而就之曰先生鼓琴令文立若亡國之人也壯士一去燕南有擊

筑之悲 史記曰荊軻愛燕之屠狗及善擊筑者高漸離日與飲於燕市太子丹使荊軻獻督亢地圖於秦太子送之易水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曰風蕭蕭分易水寒壯士一去不復還荊軻敗後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庸保匿作於宋子聞其家堂上客擊筑高漸離乃退出其匣中筑擊筑而歌客為流涕宋、傳客之聞於秦始皇始皇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扑秦皇帝不中遂誅高漸離終身不近諸侯之人索隱曰筑似琴有絃用竹擊之取以為名

項羽之晨起帳中李陵之徊徘岐路 史記項羽晨起帳中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漢書曰李陵字少卿武帝天漢二年為騎都尉出居延至浚稽山與匈奴相值戰敗降匈奴為右校王李陵與蘇武詩云徘徊蹊路側恨恨不能辭

韓王孫之質趙 韓王孫韓公子也按史記韓宣惠王十一年君號為王故云王孫淮陰侯傳漂母曰吾哀王孫而進食蘇林曰如言公子也索隱曰劉德云秦末多失國言王孫公子尊之也按失國猶稱王孫是韓之公子得稱王孫矣按國策世家無韓公子質趙之事疑即質秦史記曰韓王絕秦十九年大破我岸門太子倉質於秦以和秦與趙同祖後始皇生於趙城因姓趙氏秦趙或可通稱耶

楚公子之留秦 史記曰楚頃襄王使黃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秦留之數年楚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

無假窮秋於時悲矣 宋玉曰悲哉秋之為氣也

況復魚飛武庫預有棄甲之徵 魏志曰嘉平四年夏二月魚二見於武庫屋上十一月詔王昶等征吳十二月吳大將軍諸葛恪拒戰大破衆軍於東關不利而還又王肅傳曰有二魚長尺集於武庫之屋有司以為吉祥肅曰魚生於淵而亢于屋介鱗之物失其所也邊將其殆有棄甲之變乎其後果有東關之變

鳥伏翟泉先見橫流之兆 晉書五行志曰洛陽步廣里地陷有蒼白鷙出蒼者飛翔冲天白者止馬陳留董養嘆曰步廣周之翟泉盟會地也白者國諱蒼者胡象自後有劉淵之亂

星紀吳亡庚辰楚滅 左傳昭三十二年曰吳伐越晉史黯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杜預曰此年歲在星紀星紀吳越之分也有亡之數不過三紀歲星三周三十六歲故曰不及四十年哀公二十二年越滅吳又定四年傳曰吳楚戰於柏舉楚師敗績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

紀侯大去鄑子無歸 左傳莊四年曰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世本云紀姜姓國伯爵也杜預曰紀國在東莞縣又昭十八年傳曰鄑人藉稻邾人襲鄑遂入之盡俘以歸鄑子曰余無歸矣世本云鄑妘姓國也杜元凱曰鄑國今琅邪閭陽縣鄑音禹許慎郭璞皆音姬國名

原隰載馳轘轅長別 詩曰於彼原隰又衛風曰載馳載驅載驅左氏傳曰許穆夫人賦載馳杜預曰夫人痛衛之亡思歸唁之不可故作詩以言志東京賦曰邪徑捷乎轘轅薛綜曰轘轅阪名也

甲裳失矣艅皇棄焉 左傳宣十二年邲之戰云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又昭十七年曰楚人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杜預曰餘皇舟名

河傾酸棗杞梓與樗櫟俱流 漢書曰漢興三十有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隤金隄大發卒塞之班固云文煙酸棗武決瓠歌是也水經注曰今無水史記正義曰酸棗屬滑州黃河南岸地述異記曰昔舊記周秦間河南雨酸棗遂生野棗今酸棗縣是也左氏傳曰杞梓皮革詩小雅四牡云集于苞杞爾雅云枸杞檵郭云今枸杞也陸璣疏云一名苦杞一名地骨又爾雅云椅梓郭云即楸陸璣疏云楸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為梓詩云山有樗爾雅云樗山樗與田樗略無異葉似差狹耳吳人以其葉為茗詩秦風云

山有苞櫟爾雅云櫟其實梂陸璣云秦人謂柞櫟爲櫟河內人謂木蓼爲櫟椒椒之屬也

海淺蓬萊

魚鼈與蛟龍共盡

列子曰渤海之東有大海焉其中有五山一曰蓬萊隨波上下往來不得暫峙山海經曰蓬萊在海中神仙傳麻姑曰向到蓬萊又水淺于往日會時畧半耳說文曰魚水蟲也按爾雅龜鼈之類總名釋魚以皆水類也王逸楚辭注曰小曰蛟大曰龍言河傾則諸木並流海淺則衆類俱盡以喻國破則智愚貴賤並遭其難也

焚香複道詎歛遊魂

述異記曰聚窟洲有返魂樹伐其根心於玉釜中煑取汁又然之令可九名曰鷩精香或名返生香或名却死香死尸在地聞氣即活震靈丸或名返生香博物志云漢武帝幸上林苑西使至桑輿間并奏其香帝付外庫後長安中大疫西使乞見請燒所貢香一枚以辟疫氣帝不得已聽之病者登日並甚長安中百里盛聞香氣芳積九十餘日香猶不歇漢書叔孫通傳曰

惠帝爲東朝長樂宮作複道方築高帝廟南叔孫通曰陛下築複道高帝寢衣冠月出遊高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爲原廟益廣宗廟大孝之本又成帝紀云元帝即位成帝爲太子上嘗召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西至直城門得絕乃度三輔黃圖曰桂宮周迴十里內有複道橫度西至神明臺按上下有道曰複複音復複道即馳道也周易曰遊魂爲變焚香是漢代事是以西域表月支之獻南海置浩陽之尉漢帝出警逐置複道焚香以辟惡氣此云焚香複道詎歛遊魂者即聚窟洲震靈返魂之類也

載酒屬車寧消愁氣

東方朔別傳曰武帝幸甘泉長平坂道中有虫赤如肝頭目口齒悉具驅還以報上使視之莫知之時朔在屬車中令往視馬朔曰此謂怪哉是必秦獄處也上使按此圖果秦獄地上問朔何以知之朔曰夫積憂者得酒而解乃取虫置酒中立消賜朔帛百匹後屬車上盛酒爲此也漢書揚雄傳曰是時趙昭儀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從在屬車間豹尾中服虔曰大駕屬車八十一乘作三行尚書御史乘之最後一乘縣豹尾以前皆爲省中又遊俠陳遵傳云揚雄酒箴曰鴟夷骨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腹惜酤常爲國器託于屬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由是言之酒何過乎師古曰天子屬車常載酒食故有鴟夷也

芝蘭蕭艾之秋形殊而共瘁羽毛鱗介之怨聲異而俱哀

楚辭曰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淮南子曰紫芝蕭艾俱死世說曰毛伯成既負其才氣常稱寧爲蘭摧玉折不作蕭敷艾榮張衡西京賦曰所好生毛羽所惡成瘡痏淮南子曰毛羽者飛行之類也故屬乎陽介鱗者蟄伏之類也故屬乎陰

所謂天乎乃曰蒼蒼之氣

詩泰離云悠悠蒼天彼何人哉毛傳遠視之蒼蒼其色正蒼蒼然則稱蒼天莊子曰天之蒼蒼其色正

耶爾雅曰春爲蒼天穹蒼蒼天也郭注天形穹隆其色蒼蒼因名言天道無知也

所謂地乎其實搏搏

一作博博之土

楚辭曰桀精氣之搏搏兮王逸曰楚人名員曰搏也搏佐官切言地亦塊然無知也一作博博者潛夫論云昔樂毅以博博之小燕破齊

怨之徒也何能感焉

言遭此亂世智愚同盡呼天搶地怨之至也

周殘殺翮無所假於風飈零落春枯不足煩於霜露幕府初開賢俊翹首爲羈終歲門人謝焉

後漢書蔡邕薦邊讓於何進曰伏惟幕府初開博選清英華髮舊德並爲元龜

至於東首告辭西陵長往

禮記喪大記曰疾病寢東首於北牖下西陵魏武帝墓魏武遺令曰時時望吾西陵墓田

山陽車馬望

一作永

別郊門向

秀笛賦曰隣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想嚮

昔遊宴之好感音而嘆故作賦云 潁川賓客遥悲松路漢書灌夫傳曰宗族賓客爲權利橫潁川夫家居卿相侍中賓客益衰 嵇叔夜之山庭尚多楊柳文士傳曰嵇康家有盛柳樹乃激水以圍之夏天甚清涼恒居其下傲戲述征記曰山陽縣城東北二十里魏中散大夫嵇康園宅今悉爲邱墟而父老猶謂嵇公竹林地以時有遺竹也 王子猷之舊徑惟餘竹林世說曰王子猷嘗暫寄人空宅住便令種竹或問暫住何煩爾王嘯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 王孫葬地方爲長樂之宮史記曰樗里子名疾秦惠王異母弟也昭王七年樗里子卒葬於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正義曰漢長樂宮在長安縣西北十五里 烈士埋魂即是將軍之墓烈士傳曰羊角哀左伯桃二人爲死友欲仕於楚道阻遇雨雪不得行飢寒自度不俱生伯桃謂角哀曰俱死之後骸骨莫收內手捫心知不如子生恐無益而棄子之能我樂在樹中角哀聽之伯桃入樹中而死楚平王愛哀角之賢以上卿禮葬伯桃角哀夢伯桃曰蒙子之恩而獲厚葬正苦荆將軍冢相近今月十五日當大戰以決勝負角哀至期日陳兵馬詣其冢作三桐人自殺下而從之 昔嘗歡宴風月留連追憶生平宛然心目及乎垂翅秦川關河羈旅降乎悲谷之景實有憂生之情淮南子曰日至於悲谷是謂晡時 美酒酌焉猶思建業之水晉書五行志曰孫皓初童謠曰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 鳴琴在操終思華亭之鶴晉書陸機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 重爲此別嗚呼哀哉麟亡星

落月死珠傷春秋運斗樞曰衡星得則麒麟生萬人壽呂氏春秋曰月望則蚌蛤實羣陰盈月晦則蚌蛤虛羣陰缺 瓶罄罍恥芝焚蕙歎詩小雅蓼莪云瓶之罄矣惟罍之恥注云瓶小而罍大也罄盡也淮南子曰紫芝與蕭艾俱死陸機傷逝賦曰嗟芝焚而蕙歎 所望鐘沉德水聲出風雲史記封禪書曰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於是秦更命河曰德水音上大呂 劍沒豐城氣存牛斗雷煥別傳曰煥字孔章鄱陽人司空張華夜見異氣起牛斗問煥見之乎煥曰此謂寶劍氣華以煥爲豐城令煥至縣移獄掘地三十餘尺得青石函一枚中有雙劍文采甚明煥取南昌西山黃白土用拭劍光艷照耀乃送一劍與華自留一劍華使以華陰赤土一觔送與煥煥得土磨劍鮮光愈亮及華誅劍亡後煥子爽帶劍經延平津劍無故墮水見二龍長數丈光采微發曜日映川 潛然思舊乃作銘云

風雲上慘舟壑潛移言梁朝太清之亂也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風雲上慘喻亂也莊子曰藏舟于壑謂之固矣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趨舟壑潛移喻國變也 駸駸霜露君子先危毛詩曰載驅駸駸駸駸馬奔貌禮記曰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抱朴子曰周穆王南征一軍盡化君子爲徠鶴小人爲沙蜮按君子對小人而言故云先危 紀侯大去懷王不返上句注見本序史記曰楚懷王見秦王書往會秦昭王昭王詐令一將軍伏兵武關號爲秦王楚王至則閉武關遂與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蕃臣不與亢禮因留楚王楚人立太子橫是爲頃襄王三年卒於秦秦歸其喪於楚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紀侯懷王喻觀寧侯去國也 玉樹長埋風流遂遠世說曰庾文康亡何

揚州臨葬云埋玉樹著土中使人情何能久之又曰王東亭亡後王敬道與會稽王道子書曰元琳風流之美公私所寄忽爾喪失豈惟風流相悼

荀伯一作卿舊縣慶封餘邑荀伯藝文類聚作荀卿史記曰荀卿適楚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荀卿因家蘭陵左傳襄二十八年慶封奔吳吳句餘予之未方杜預曰朱方吳邑地理志丹徒師古曰即春秋朱方也蕭子顯齊書曰蕭氏之先蕭何孫侍中彪居東海蘭陵晉分東海爲東蘭陵中朝亂淮陰令慙過江居晉陵武進縣僑置本土加以南名爲南蘭陵人按齊梁俱淮陰令後永爲宗室朱方漢之丹徒魏曰武進晉置蘭陵是蘭陵本荀卿舊縣南蘭陵又爲慶封餘邑也萬里歸魂脩門詎入楚辭魂兮歸來入修門注云修門郢城門言不能魂歸蘭陵也墳橫一作城連武庫山枕蘆龍史記樗里子墳武庫正直其墓魏志田儋傳曰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蘆龍達于柳城思歸道遠返葬無從徒留送雁空靡長松送雁蘇武事長松東平思王事劉峻所謂東平思樹望咸陽而西靡徒留空靡傷其不能復歸也平陵之東無復梧桐崔豹古今注曰平陵東翟義門人所作也王莽殺義義門人作歌以怨之歌曰平陵東松柏桐不知何人劫義公仲長子昌言曰古者之葬用松柏梧桐以識其墳也平陵漢屬右扶風松聲蕭瑟長起秋風吳越春秋曰富貴之於我如秋風之過耳疇昔隆貴提攜語默疇昔以下言與信舊交也左傳杜注曰疇昔猶前日也禮記鄭注曰提攜謂牽將行易曰或語或默託情嵇阮風雲相得嵇阮嵇康阮籍也有酒如澠終溫且克左傳有酒如澠有肉如陵詩云人之齊聖飲酒溫克朝陽落鳳大野傷麟傷觀寧侯之卒也詩

云鳳凰鳴矣於彼高岡梧桐生矣於彼朝陽家語孔叢子曰叔孫氏之車子鉏商樵於野而獲麟焉衆莫之識以爲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曰麏身而肉角豈天之妖乎夫子往觀焉泣曰麟也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歌云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佳城鬱鬱流寓於秦獨異志曰漢書夏侯嬰以功封滕公及死將葬未及墓引車馬踣地不前使人掘之得一石室室中有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遂改卜焉山陽相送惟餘故人注見本序孀機婺緯獨鶴孤鸞左傳婺不恤其緯陶潛詩上絃驚別鶴下絃操孤鸞閨深夜靜風高月寒生平已矣懷舊何期潘岳作懷舊賦匣中絃絕隣人笛悲文士傳曰嵇康臨死取琴調之爲太平引曲成歎息曰太平引絕於今日耶康別傳曰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之廣陵散於今絕矣謝莊宋武宣貴妃誄曰匣有遺絃李善注匣琴匣也隣人笛悲向秀事注見本序昔爲幕府今成總帷禮記鄭注曰凡布細而疎者謂之總今南陽有鄧總總音歲謝朓銅雀臺詩曰總帷飄井幹

玉帳山銘一作東宮玉帳山銘

玉帳山以下梁宮中之小山也一本玉帳山及下行雨山並有東宮二字梁簡文集中有明月山銘行雨山銘知以下諸銘中大通三年後簡文爲太子時隨侍東宮之所作也

玉帳寥廓崑山抵鵲淮南子曰崑山之玉填而塵垢弗能汚也高誘曰崑山崑崙也鹽鐵論曰崑山之旁以玉璞抵烏鵲總葉成帷連雲一作枝一作珠起幕陸機招隱詩曰密葉

成翠幄周禮鄭注曰在旁曰帷在上曰幕歸藏啓筮曰昔者女媧氏張雲幕

玉策一作藥**難移**

金花不落山海經曰黃帝取密山之玉策投之鍾山之陰鄴中記曰帳頂安金蓮花此以山名玉帳故云

隱士彈琴仙人看博神仙傳曰孫登善彈一絃琴風俗通曰漢武帝與仙人對博碁

巖留舊鼎竈聚新荆一作沒石中馬蹄迹處於今尚存曹植詩仙人攬六著對博泰山隅雲上新荆史記曰黃帝鑄鼎于荆山南越志曰長沙郡湘陽縣東有王喬山山有合丹竈別賦云守丹竈而不顧鍊金鼎而方堅此云鼎及竈者金鼎丹竈也

煑石初爛燒丹欲成陶弘景真誥曰斷穀入山當煑食白石者以石爲糧故世號曰白石生此至今爲東府左仙卿

桑田屢變一作盡海水頻盈一作傾神仙傳麻姑謂王遠曰接侍以來已見東海三爲桑田向到蓬萊又水淺於往日會時略半耳豈將復爲陸乎遠嘆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

長聞鳳曲永聽簫聲列仙傳曰蕭史日教弄玉作鳳鳴一旦隨鳳飛去秦人爲作鳳女祠於雍宮中時有簫聲

吹臺山銘

江寧吹嶺雖山出筠秦簫下鳳此岫爲真晉書地理志曰丹陽郡江寧太康二年分建鄴置丹陽記曰江寧縣南四十里有慈母山積石臨江生簫管竹王褒洞簫賦所稱即此也其竹圓緻異于衆處自伶倫採竹解谷其後惟此簳見珍故歷帝給樂府而俗呼曰鼓吹山雖山出筠未詳禮記曰如竹箭之有筠也列仙傳曰蕭史者秦穆公時人善吹簫穆公女弄玉好之公妻之一旦隨鳳飛去言秦人吹簫築臺不如吹臺之山自然得名者爲真也

青槐避日朱草司一作伺**晨**爾雅曰懷槐守宮槐葉晝聶而夜抗大戴禮記曰朱草葉周而復始

石名

新婦樓學仙人蜀記曰梓桐縣有五婦山昔秦遣蜀五美人皆化爲石又臨海記云新婦山土石悉綵色似人形漢武故事曰公孫卿言仙人好樓居不極高顯神終不降也于是上於長安作飛廉觀高四十丈於甘泉作延壽亦如之

吳中字玉城南姓秦一作中字玉成南君姓秦搜神記曰吳王夫差小女名玉悅童子韓重欲嫁之不得乃結氣而死重遊學歸知之往弔于墓側玉形見顧重延頸而歌云南山有鳥北山張羅意欲從君讒言孔多悲結成疹沒身黃壚命之不造寃如之何羽族之長名爲鳳凰一日失雄三年感傷雖有衆鳥不爲匹雙故見鄙姿逢君輝光身遠心近何曾暫忘古詩曰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

比花依樹登榭要春楚辭注曰無木謂之臺有木謂之榭**舞能留客一作容聲便度新雕梁數振**一作遠**無復輕塵**七畧曰漢興善歌者魯人虞公發聲動梁上塵

望美人山銘一作後堂望美人山銘

高唐礙石一作雨**洛浦無舟**宋玉高唐賦曰昔者先王嘗遊高唐倦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爲高唐之客聞君游高唐願薦枕蓆王因幸之曹植洛神賦曰河洛之神名曰宓妃又云御輕舟而上泝

何處相望山邊一樓峯因五婦石是三侯述異記曰秦惠王獻五美女於蜀王王遣五丁迎之乃見大蛇入山穴中五丁曳蛇山崩五女上山皆化爲石南中志曰有竹王者興於遷水有一女浣於水濱有三節大竹流入女子足間推之不肯去聞有兒聲取持歸破之得男

兒長有才武遂雄夷濮以竹爲姓捐所破竹於野成林今竹王三郎是也王與從人嘗止大石上命人作羹從者曰無水王以劍擊石水出今王水是也破石存焉武帝拜唐蒙爲都尉以重幣喻諸種侯王斬竹王置牂柯郡以吳霸爲太守後夷濮以竹王非血氣所生求立後嗣霸表封其三子列侯配食父祠與竹王三郎是也

發踰地肺危陵天柱 高士傳曰四皓隱於地肺山括地志曰終南山一名地肺山秦記云終南又名地肺又真誥曰金陵之地也方三十七頃是金陵之地肺也爾雅霍山爲南嶽郭云天柱山潛水所出也地理志云天柱在廬江潛縣又王子年拾遺記云崑崙之山有銅柱焉謂之天柱 **禁苑斜通春人常一作恒聚樹裏聞歌枝中見舞恰對妝臺諸牕畫一作併開斜看已識直一作試喚便迴豈同織女非秋不來**

欽定四庫全書 庾子山集 卷十二 二十三

星經曰織女三星在天市東常以七月一月六七日見東方荆楚歲時記曰七月七日爲織女牽牛聚會之夜

至仁山銘

峯橫鶴嶺水學龍津 豫章記曰鸞岡西有鶴嶺王子喬控鶴所經三秦記曰河津一名龍門兩旁有山水陸不通龜魚不能上江海大魚薄集龍門不得上曝腮水次也 **瑞雲一片仙童兩人** 洞冥記東方朔云東海有大明之墟有蓋山山出瑞雲應王者之符命如黃帝黃雲堯時有赤雲之祥之類魏文帝詩曰西山一何高高高上無極上有兩仙童不飢亦不食與我一丸藥光耀有五色服藥四五日身輕生羽翼 **三秋雲薄九日寒新真花暫落畫樹長春橫石臨砌飛簷枕嶺壁繞藤苗牕銜竹影菊落秋潭桐疎寒井** 陸機要覽曰南陽山中有甘谷谷中皆菊花墮水中居人飲之多壽有及一百五十有餘歲魏文帝詩曰雙桐生空井

仁者可樂將由愛靜

明月山銘

梁簡文帝有明月山銘其詞曰迢遞峯長威行嶽聚既正書門兼同天柱非競小山寧淪大庾豈學土龍詎須石鼓緗色斜臨霞文橫豎是銘簡文時同作也

竹牕標嶽四面臨虛山危簷迥葉落牕疎看椽有笛對樹無風 蔡邕長笛賦序曰邕避難江南宿之柯亭柯亭之館以竹爲椽邕仰而盼之曰良竹也取以爲笛奇聲獨絕管輅別傳曰輅與倪清河既刻雨期言樹上已有少女微風 **風生石洞雲出山根** 盛弘之荆州記曰宜都狼山縣有山山下有穴大數尺爲風井博物志曰山澤通氣以興雷雲氣觸石膚寸而合不崇朝以雨陸機感時賦曰疑行雨于雲根 **霜朝唳鶴秋夜鳴猿** 周處風土記曰白鶴夜警至八月露降則鳴蜀本紀曰蜀王秀所立三峽明月峽巴峽巫峽荆州記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此云鳴猿以山名明月若巴東三峽矣 **堤梁似堰野路疑村船橫埭下樹夾津門寧殊華蓋詎識桃源** 西京雜記曰終南山有樹直上百尺如車蓋亦云華蓋樹述異志曰武陵源在吳中山盡生桃李俗呼桃李者皆得仙源上有石洞世傳秦末喪亂吳中人於此避難食

行雨山銘 一作梁東宮行雨山銘

梁簡文帝行雨山銘曰巖畔途遠阿曲路深猶云息馭尚且抽琴茲峯獨擅嶔崎千變卻繞畫房前臨寶殿玉岫開華紫水迴斜谿開聚葉澗裏縈沙月映成水人來當花樹結如帷磧起成基芝香馥逕石鏡臨墀是銘亦簡文時同作也

山名行雨地異陽臺高唐賦曰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佳人無數神女羞一作看來宋玉神女賦曰楚襄王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翠幔朝開新妝旦起劉公幹齊都賦曰翠幄浮遊樹入床頭一作前花來鏡裏草綠一作衫同花紅面似開年寒盡正月遊春俱除錦帔併脫紅綸沈約詩云紅綸映早寒庾肩吾詩云粉白映綸紅子山和趙王美人春日詩亦云紅綸帔角料

或云婦女所執暖扇之類天絲劇藕蝶粉生或作多塵天絲即遊絲道書云蝶交則粉退言行雨山遊絲想折藕飛蝶擬香塵若有人也言洛浦一箇河神洛神賦曰河洛之神名曰宓妃橫藤礙路弱一作垂柳低人誰

刀銘三首

風伯吹鑪雨一作雲師煉冶高誘淮南注曰風伯箕星雨師畢星張協七命曰飛廉扇炭風俗通及王逸楚辭注並云飛廉風伯也吳越春秋曰薛燭善相劍王取純鈎示之薛燭曰臣聞王之初造此劍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涸而出銅雨師洒道雷公發鼓蛟龍捧爐天帝莊炭太一下觀於是毆冶子曰天地之精悉其伎巧矣鐵焰朝流金精夜下吳越春秋薛燭曰夫寶劍者金精從理至本不逆價重十城名高千馬吳越春秋越王曰客有買此劍者有市之鄉駿馬千匹千戶之都其可與乎薛燭曰雖傾城之都乎千金穎合百鍊量金珠玉不可與況駿馬萬戶之都乎見一丈人刺船渡之鋒成呂氏春秋曰伍員逃楚至江見一丈人金崔豹古今注吳大員解劍與之曰此劍其值千金崔豹古今注吳越春秋伍子胥曰此劍帝有寶刀百鍊光連斗氣鏃動山精吳越春秋星北斗文豫章記曰有七吳未亡時恒有紫氣見於牛斗之間雷孔章曰是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吳越春秋曰干將作劍采五山之鐵精身文水動刃古珠生越絕書風胡子曰欲知秦阿觀其鉥巍巍翼翼如流水之波欲知工布鉥從文起至脊而止如珠不可袵文若流水不絕山海經注曰鮫魚皮有珠文而堅可以飾劍口斗精遥降山靈下從斗精疑即豐城劍氣光于牛斗者也又吳越春秋子胥云此吾前君之劍中有七星文按北斗七星此為斗精矣山靈若管子所謂葛盧山發而出金吳越春秋赤堇山破而出錫是也水文千曲蛇鱗百重水文即風胡子所云文若流水也注見上蛇鱗若傳玄歌辭所謂鏤象龍螭矣燕砥斂刃蜀水開鋒莊子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爲鋒音義曰燕谿地名在燕國石城在塞外司馬曰劍刃也蒲元傳云君性多奇思得之天然爲諸葛亮鑄刀三千口鎔金造器特異常法刀成言漢水鈍弱不任淬礪蜀江水爽烈是謂大金之元精天分其野乃命人於成都取之水既至君以淬刀言雜涪水不可用取水者猶悍言不雜君以刀畫水云雜八升何故言不雜取水者叩首曰實於涪津渡覆水懼怖以涪水八升益之於是咸共驚服稱爲神妙氣生分景環成屈龍典論曰魏太子丕造寶劍色似采虹光似流星名曰飛景夏書曰赫連勃勃造百鍊剛刀爲龍雀大環號曰大夏龍雀

庾子山集卷十二

謹案卷十一第十九頁前二行畧書梗槩刊本脫

槩字據庾開府集增

卷十二第二十四頁前一行南陽山中有甘谷刊

本南訛酉據風俗通改

第二十五頁前七行俱除錦帔刊本帔訛陂據庾

開府集改

總校官進士臣胡　榮
校對官助教臣金學詩
謄錄監生臣張同巽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庾子山集卷十三

詳校官原任編修臣徐立綱

庾子山集卷十三

周　庾信　撰

錢塘倪璠纂註

碑文

陝州弘農郡五張寺經藏碑

隋書地理志云河南郡陝縣後魏置陝州弘農郡周明帝紀云二年春於弘農置陝州庾信本傳云出為弘農守此篇及下温湯碑皆為弘農太守時作也五張者張元高子兄弟五人捨宅為寺故以為名寺者寺本華題釋名曰寺嗣也謂治事者相嗣續於其内也故天子有九寺僧史略云鴻臚寺本禮四夷遠國之邸舍尋令別擇洛陽西雍門外蓋一精舍以白馬馱經來故用白馬為題本是司名西僧昨來權止公司移入別居不忘其本還標寺號經者梵音素怛嚧或蘇怛覽者華言線蓋取貫穿攝持義也又梵云修多羅或修妬路者秦言契謂上契理下契根故言經者具三義謂久通由也肇云經常也謝靈運云經者由也律也通也謂言由理生理由言顯學者神悟從理教而通矣藏者梵云俱舍或云比吒或云摘迦此翻為藏經律論謂之三藏又辟支佛藏菩薩藏聲聞藏名三藏又阿含毗尼阿毗曇為三藏四教義稱阿含即定藏毗尼即戒藏阿毗曇即慧藏藏者攝也謂攝人攝法故包含攝持之義時寺主法映及洛州刺史張隆等於寺中造一切法輪子山出守此邦達茲佛會遂相請託有此碑文也

蓋聞如來說法萬萬恒沙德如來佛號佛有十種名稱功陀阿伽陀亦云怛闍阿羯後秦翻為如來恒沙喻多也維摩經曰名為多陀阿伽度肇曰秦言如來亦云如去如法而來如法而去古今不改千聖同轍故名如來亦名如去什曰多陀阿伽度秦言如來亦言如去如法知如法說故名如也諸佛以安隱道來此佛亦如是來彼佛安隱去此佛亦如此去也竺道生注曰如者謂無復有如之理從此中來故曰如來謝靈運金剛般若經注曰諸法性空理無乖異謂之為如會如解故名如來維摩經曰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法華經曰佛以恒河沙等三千大千世界為一佛土又曰其數如恒沙又曰爾時他方國土諸來菩薩過八恒河沙數於大衆中合掌作禮而白佛言我等於佛滅後在此娑婆世界護持經典當於此土而廣說之佛言不須汝等護持此經我娑婆世界自有六萬恒河沙菩薩一一菩薩多有六萬恒河沙眷屬能於我滅後護持誦讀廣說此經佛說是時娑婆世界三千大千國土地皆振裂而於其中有無量千萬億菩薩同時涌出身皆金色三十二相無量光明先盡在此娑婆世界之下虛空中住聞佛所說音聲從下發來一一菩薩皆大衆唱導之首各將六萬恒河沙眷屬如是等比無量無邊算數譬喻所不能知又曰我說是如來壽命長遠時六百八十二億那由他恒河沙衆生得無生法忍四四天下微塵數菩薩四生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按恒沙喻如一佛國恒河沙數乃至如四四天下微塵數言如來說法菩薩四衆護持經典如萬萬佛國恒河沙數之多也

菩薩轉輪生生世界

菩薩梵語具足云菩提薩埵此云覺有情從行立稱梵云斫訖羅此土翻輪凡佛有所說皆名轉法輪生猶言衆生之類楞嚴稱世為遷流界為方位過去未來現在名世東西南北四維上下名界僧肇維摩經注曰菩薩正音云菩提薩埵菩提佛道名也薩埵秦言大心衆生有大心入佛道名菩提薩埵無正名譯也大毘婆沙論云何名法輪答是法所成故法為自性故名法輪如世間呼金輪等輪是動轉不住義捨此離彼義能伏怨敵義又圓滿義為數輻輞三事具足故輪體法即八聖道支也初名小乘法輪者以智為先華手經曰爾許芥子所墮世界合成一器中滿細沙尚可數知而此菩薩所可勸請諸佛轉於法輪脫度衆生是不可數又以珠輪衆寶華輪香輪金銀綵畫木輪上佛請轉法輪遊於十萬無量世界勸請諸佛轉於法輪度脫衆生者豈異人乎今此發心即轉輪菩薩是也維摩經曰三轉法輪於大千其輪本來常清淨天人得道此為證三寶於是現世間佛國記曰凡物有四處一者成道處二者轉法輪處三者說法論議伏外道處四者上仞利天為母說法處餘則隨時可現馬思益經曰當知是人轉法輪如轉輪王按思益經此文及大毘婆沙論言如世間呼金輪等輪者俱舍云轉輪王有四種金銀銅鐵輪領一二三四洲諸佛轉於法輪若此等輪矣魏收釋老志序曰其經旨大抵言生生之類皆因行業而起有過去當今未來歷三世識神常不滅凡為善惡必有報應漸積勝業陶冶粗鄙經無數形藻練神明乃致無生而得佛道文殊問經曰有二世一衆生世即一切衆生也二行世即衆生住處大論明三種世間一者五衆二者衆生三者國土間之與界名異義同間是隔別間差界是界畔分齊界有二種一者十界二者三界十界者地獄餓鬼畜生修羅人天此名六凡聲聞緣覺菩薩佛此名四聖二三界者一欲界飲食睡眠婬慾於此三事希須名欲若有情界從他化自在天至無間獄若器世界乃至風輪皆欲界攝二色界者形質清淨身相殊勝未出色籠故名色界三無色界者於彼界中色非有故此云生生世界者按諸經皆序衆所知識以為會證一佛土有百億四天下一四天下各有釋梵并諸天龍神夜叉

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等在座聽法此於諸經皆然難可徧指言佛轉法輪時世界生生之類皆來聽法也

豈直優波提舍祇夜修多而已哉

優波提舍此云逐分別所說義翻論義祇夜此云重頌亦曰應頌即伽陀伽陀此云孤起亦曰諷頌舊曰偈從正音言頌脩多羅此云契經或云脩單蘭或云脩妬路或名素怛覽或以經字翻脩多羅脩多羅即長文散說也法華經曰或說脩多羅伽陀及本事譬喻并祇夜優波提舍經按十二分教亦云十二部經一脩多羅契經二祇夜應頌三和伽羅受記四伽陀諷頌五陀羅因緣六優陀耶自說七伊目多本事八闍陀伽本生九毘佛略方廣十阿浮達磨未有十一婆陀譬喻十二優波提舍論義若小乘只有九部無自說授記方廣等言二乘經文非止論義應頌契經三種而已也

是以熈連禪河質多羅樹

長阿含經曰世尊入拘尸城雙樹間敷置牀座佛取滅度舍利出城北門渡熈連禪河到天冠寺而闍維之釋法顯佛國記曰拘那竭城北雙樹間希連河邊世尊於此北首而般泥洹水經注引此作希連禪河大經云三十三天有波利質多羅樹其根入地深五由旬高百由旬枝葉四布五十由旬其香開數香氣周徧五十由旬又翻問錯莊嚴衆雜色華周匝莊嚴法華文句指此為天王樹也

七處八會三清

疑作請

四說

七處八會見華嚴經按華嚴經有二本初晉譯二唐譯晉義熈十四年北天竺三藏佛度跋陀羅此云覺賢於揚州謝司空寺翻梵本三萬六千頌成晉經六十卷三十四品八會至唐證聖元年于闐三藏實叉難陀此云喜學於東都佛授記寺再譯舊文兼補諸闕計益九千頌通舊總四萬五千頌合成唐本八十卷三十九品九會子山後周時人在唐以前所見晉譯故云七處八會若唐譯則有九會矣云七處八會者按經文初會菩提場說經為一處二會普光明殿為一處三會忉利天為一處四會夜摩天為一處五會兜率天為一處六會他化天為一處八會逝多林為一

處凡七處其八會之中第七重會普光明殿與第二會同處是七處八會也三清疑作三請按法華經舍利弗三請而佛三止之至四乃說故云三請四說法華經曰爾時世尊從三昧安詳而起告舍利弗諸佛智慧甚深無量其智慧門難解難入舍利弗取要言之無量無邊未曾有法佛悉成就止舍利弗不須復說爾時舍利弗白佛言世尊何因何緣殷懃稱歎諸佛第一方便甚深微妙難解之法我自昔來未曾從佛聞如是說今者四衆咸皆有疑惟願世尊敷演斯事爾時佛告舍利弗止止不須復說若說是事一切世間諸天及人皆當驚疑舍利弗重白佛言世尊惟願說之佛復止舍利弗若說是事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皆當驚疑增上慢比丘將墜於大坑爾時舍利弗重白佛言世尊惟願說之今此會中如我等比百千萬億世世已曾從佛變化必能敬信長夜安隱多所饒益爾時世尊告舍利弗汝已慇懃三請豈得不就汝今諦聽善思念之說此語時會中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五千人等即從座起禮佛而退所以者何此輩罪根深重及增上慢未得謂得未證謂證有如此失是以不住世尊默然而不制止佛告舍利弗諸佛如來時乃說之如優曇鉢華時一現耳諸世尊惟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惟以佛之見知示悟衆生但以一佛乘故為衆生說法無有餘乘若二若三一切十方諸佛法亦如是又按法華經如來壽量品彌勒菩薩亦三請不止而告之言

木葉山花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曰王城東南行入日如來投身餓虎之處山頂有收骨寺三百餘僧王城南一百餘里有如來昔作摩休國剥皮為紙折骨為筆處阿育王起塔籠之舉高十丈折骨之處髓流著石觀其脂色肥膩若新酉陽雜俎曰貝多出摩伽陀國長六七丈經冬不凋此樹有三種一者多羅婆力又貝

皮紙骨筆

多二者多梨婆力又貝多三者部婆力又多羅梨並書其葉部闍一色取其皮書之貝多是梵語漢翻為葉貝多婆力又者漢言葉樹也西域經書用此三種皮葉若能保護亦得五六百年嵩山記稱嵩高等中有思惟樹即貝多也雜俎又曰西域書六十四種有樹葉書西域記曰多羅樹林三十餘里其葉長廣其色光潤諸國書寫莫不采用翻譯云多羅舊云貝多此翻岸刑如此方稜棱直而且高長八九十尺花如黃米子

象負之所未勝龍藏之所不盡

言經籍之多也大智度論云那珈或名龍或名象是五千阿羅漢諸羅漢中最大力以是故言如龍如象水行龍力大陸行象力大故負荷大法者比之龍象別行疏云龍有四種一守天宮殿持令不落二興雲致雨三地龍決江開瀆四伏藏守轉輪王大福人藏也此云龍藏者是伏藏龍如龍樹菩薩入龍宮看藏見華嚴三本矣

雖復銀函東度金甑南翻

神仙傳曰陰長生裂黃表寫用經一通黃金之簡刻而書之封以白銀之函此云銀函者亦謂佛經封以白銀之函也長阿含經曰爾時福貴被二黃金甑價值百千即從座起長跪叉手而白佛言今如此甑奉上世尊願垂受納佛告福貴汝以一甑施我一施阿難爾時福貴承佛教旨一奉如來一施阿難佛愍彼故即為納受爾時世尊為福貴說法示教利喜已即從座起頭面禮足歡喜而去其去未久阿難尋以黃金甑奉上如來如來哀愍即為受之被於身上云東度者佛居西域謂中國為東言佛教入中國也樓炭經曰葱河以東名為震旦以日初出耀於東隅故得名也翻譯云震旦或云真丹或云旃丹華嚴音義翻為漢地琳法師云東方屬震是日出之方也云南翻者按天下有四樓炭經說須彌山北天下名鬱單越東名弗於逮西名俱耶尼南名閻浮利閻浮利樹名西域記云北拘盧州東毗提訶洲西瞿尼洲南贍部洲瑞應經云迦維羅衛者三千日月萬二千天地之中央也按佛生迦維在南方閻浮利世界地居天中自稱中國此云南翻蓋翻以彼土之言謂東渡則譯以華言南來則翻以梵語也

秦景遥傳竺蘭私記

高僧傳曰漢明帝夜夢金人飛空而至乃遣博士弟子秦景等往天竺尋訪佛法又曰竺法蘭中天竺人也自言誦經論數萬章為中天竺學者之師時蔡暗既至彼國相隨問行而至既達洛陽便善漢言悟於西域獲經即為翻譯所謂十地斷結佛本僧法海藏佛本行四十二章等五部會移都寇亂四部失本不傳江左惟四十二章經今見在可二千餘言漢地見存諸經惟此為始也按佛說四十二章經後漢迦葉摩騰竺法蘭同譯魏收釋老志序曰孝明帝遣郎中蔡暗傅士弟子秦景等使於天竺寫浮屠遺範暗仍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洛陽中國有沙門及拜跪之法自此始也

譬猶海水之一珠不下崑山之片玉

言佛法廣大秦景竺蘭諸篇未盡其萬一也曹子建贈丁翼詩曰譬海出明珠潘正叔贈王元貺詩曰崑山積瓊玉呂氏春秋曰人不愛崑山之玉江漢之珠高誘曰崑山之玉燔以爐炭三日三夜色澤不變玉之美者也史記龜策傳曰王獨不聞玉犢隻雉出於崑山明月之珠出於四海

若夫法雲深藏師子雷音

法雲彌布徧覆之義深藏所謂法海藏也師子梵云僧伽彼或云唎多又僧伽梁云小師子即狻猊也佛稱人中師子雷音者如來具五種聲之一也華嚴經曰不壞法雲徧覆一切劉蚪法華經注曰雲譬應身菩薩處胎經曰金翅鳥從龍子到海宮殿彼有七寶塔諸佛所說諸法深藏維摩經曰諸佛威神之所建立為護法城受持正法能師子吼名聞十方又曰演法無畏猶師子吼其所講說乃如雷震聲曰師子吼無畏音也凡所言說不畏羣邪異學喻師子吼衆獸下之師子吼曰美演法也又曰師子吼菩薩雷音菩薩如是等三萬二千人從餘四天下來詣佛所而

為聽法彼時佛師子之座蔽於一切諸來大衆師子智度論云佛為人中師子凡佛所坐若牀若地皆名師子座夫師子獸中獨步無畏能伏一切佛亦如是於十六種外道一切人天中一切降伏得無所畏故稱人中師子爾雅郭注云師子出西域法華經曰震實法雷音

梵志往生聲聞說戒

梵志者謂淨行志道梵是西音清淨之謂梵志此云淨裔即婆羅門聲聞猶言弟子下乘名也普門疏云婆羅門此云淨行初種族山野自閑故人以淨行稱之肇曰秦言外意其種別有經書世世相承以道學為業或在家或出家多恃己道術我慢人也應法師云此訛略也具云婆羅賀磨拏義云承習梵天法者其人種類自云從梵天口中生四姓中勝獨取梵名惟五天竺有餘國即無諸經中梵志即同此名正云淨裔稱是梵天苗裔也瑞應經曰迦葉二弟問迦葉曰今乃捨梵志道學沙門法按瑞應稱迦葉初為事火外道嘗稱佛是大沙門神則神矣然未得道故不如我已得羅漢也佛語迦葉汝非羅漢亦不知真道胡為妄自稱貴乎按此知梵志與沙門為二雖有清淨之名然恃己道術自我慢人未得謂得猶為外道未許度脫生死惟阿羅漢於後世更不生不受生死果報此梵志未得羅漢道猶往生也云往生者修行本起經曰精神受形周徧五道一身死壞復受一身是也阿闍世王經曰何謂三藏聲聞藏辟支藏菩薩藏聲聞藏者從他人聞故聞其音故又云有三藏學聲聞學者用有度故但自明故戒因緣經曰目犍連者於聲聞中大神足第一阿難者世尊亦說於聲聞中多聞第一瑜伽論云諸佛聖教聲為上首從師友所聞此聲教展轉修證永出世間小行小果故名聲聞攝大乘論云如來制戒有二意一為聲聞自度故二為菩薩自度度他故僧肇曰下乘道非獨覺要師而後成故名聲聞乘亦名弟子乘也法華論四種聲聞一決定聲聞定入無餘故二增上慢聲聞未證謂證故三退菩提聲聞退大取小故四應化聲聞內祕外現故釋道安戒因緣經序曰世尊制戒必有所因六羣比丘生於貴族攀龍附鳳雖出家而豪心不盡鄙悖之行以斯成戒按三藏中菩薩乘為大乘辟支聲聞為小乘聲聞最下大乘先智小乘先戒佛為諸弟子結戒故云聲聞說戒也此梵志聲聞一為外道一為小乘未臻至極下文羅漢菩提始稱真人得道矣

雪山羅漢之論

佛生迦維國在雪山北故云雪山羅漢羅漢者真人也長阿含經曰昔有輪王姓甘蔗氏聽次妃之譖擯四子至雪山北自立城居以德歸人不數年間鬱為強國父王悔憶遣使往名四子辭過不還父王三歎我子釋迦牟尼釋迦因此命氏按釋迦比云能仁故瑞應稱佛為太子自言國名迦維在雪山北矣佛國記曰葱嶺冬夏有雪彼土人人即名為雪山人也度嶺已到北天竺四十二章經曰佛言辭親出家識心達本解無為法名曰沙門常行二百五十戒進止清淨為四真道行成阿羅漢阿羅漢者能飛行變化曠劫壽命任動天地修行本起經曰蓋聞沙門之為道也捨家妻子捐棄愛欲斷絕六情守戒無為得一心者萬邪滅矣一心之道謂之羅漢羅漢者真人也聲色不能汙榮位不能屈難動如地已免憂苦存亡自在太子曰善哉惟是為快亦見瑞應經及佛國記大論云阿羅名賊漢名破一切煩惱賊破復次阿羅漢一切漏盡故應得一切世間諸天人供養又阿名不羅漢名生後世中更不生是名阿羅漢法華疏云阿鼻經云應真瑞應云真人悉是無生釋阿羅漢也或言無翻名含三義無明纏脫後世田中不受生死果報故云不生九十八使煩惱盡故名殺賊具知斷功德堪為人天福田故言應供含此三義故存梵名

鷲嶺菩提之法

鷲嶺在王舍城梵云耆闍崛山是也梵云菩提華言道也佛國記曰入谷搏山東南上十五里到耆闍崛山未至頭三里有石窟南向佛本於此坐禪西北三十步復有一石窟阿難於中坐禪天魔波旬化作雕鶚住

窟前恐阿難佛以神足力隔石舒手摩阿難肩佈即得止鳥跡手孔今悉存故曰雕鷲窟山其山峰秀端嚴是五山之最高也大論云耆闍名鷲崛名頭是山頂似鷲增一佛告諸比丘此山久遠同名靈鷲觀經疏云諸聖仙靈依之而住釋氏西域記曰耆闍崛山在阿耨達山王舍城東北望其山有兩峰雙立相去二三里中道鷲鳥常居其嶺土人號曰耆闍崛山山名耆闍鷲也應法師云按梵本無靈義此鳥有靈知人死活故號靈鷲婆沙云其山三峰如仰雞足似狼之迹亦名狼迹又名普賢山白塔山仙人山負重山四十二章經曰觀靈鷲即菩提西域記曰在摩竭國尼連河西南十里有樹名菩提長阿含經曰何等時佛生何等時出家何等時成道又云八日如來生八日佛出家八日成菩提按此知菩提言道也僧肇維摩經注曰佛於樹下成道樹名菩提又曰道之極者稱曰菩提秦無言以譯之菩提者蓋是正覺無相之真智乎本無極際何可勝言言佛乘不可思議非世間語言文字所能窮究也弘農五張寺者南陽張元高寓居此地漢書地志云南陽郡秦置屬荊州昔者千金之族見徙五陵大姓之民移家六郡蓋其流也言張元高本南陽人寓居弘農如五陵豪族六郡良家也三輔黃圖曰高祖都長安徙諸齊田楚屈昭景及諸功臣於長陵後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貲富人及豪傑兼并之家於諸陵强本弱末以制天下西都賦曰北眺五陵謂長安陽茂平此五陵也漢書曰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師古曰六郡謂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也元高五子負荷遺訓言張元高子兄弟五人也左氏傳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離經辨志並是成名入室生光咸能顯德禮記曰十年視離經辨志搜神記曰中興初有應樞者生四子而盡見神光照社初探試之乃得黃金自是諸子官學並有芳名至瑒七世顯加以尊承慧業敬受法門維摩經曰知一切不取不捨入一相門起於慧業僧肇注云決衆生念定諸法相然後說法故繫之以智造心分別法相令入一門故繫之以慧也別本云智業慧業又肇云言為世則謂之法衆聖所由謂之門兄弟同居共捨為寺伽藍肇建即以五張為名梵云僧伽藍摩或云僧伽羅摩此云衆園五分律云瓶沙王施伽蘭陀竹園為始也園者生植之所佛弟子居之取住植道本之義也或云毘阿羅此云遊止處知是城居趙信仍名趙信之城殿入蕭何即號蕭何之殿漢書匈奴傳曰前將軍翕侯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小王降漢者也衛青霍去病擊匈奴北至寘顏山趙信城而還孟康曰趙信所作因以名城漢宮閣銘曰蕭何韓信曹參並有殿見藝文類聚加以象馬無恡衣裘是捨報恩經曰如來為一切父母故當修難行苦行難捨能捨頭目髓腦國城妻子象馬七寶輦輦車乘衣服飲食卧具醫藥一切給與春園柳路變入禪林蠶月桑一作霜津廻成定水言本住宅改為佛寺也六度有禪定謂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也修行經曰王問太子何如對曰在閻浮樹下一心禪定又曰念道清淨不宜在家當處山林研精行禪毘婆沙論云禪者此云普智謂可得道亦能棄結阿毘曇論云謂以斷結正觀名禪三千威儀經曰坐禪有十事四閑處謂山間林下也詩云蠶月條桑郡國志云平陽有采桑津維摩經曰八解之浴池定水湛然滿什曰水之為用除垢去熱解脫之性亦除熱去礙既定意足湛然滿矣平輿雖盛豈可獨擅二龍扶風最良不得專稱五

馬汝南先賢傳曰謝子微見許子將兄弟弱冠時則曰平輿之淵有二龍焉許虔字子政平輿人虔弟劭字子將襄陽耆舊傳曰蜀馬良字季常宜興人也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為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稱之以喻五張兄弟矣

寺主三藏大法師法映寺主者梵云摩摩帝或云毗呵羅莎彌此云寺主僧史畧云詳其寺主起於東漢白馬寺也寺既爰處人必主之於時雖無寺主之名而有知事之者東晉以來此職方盛故梁武造光宅寺名法雲為寺主創立僧制三藏經律論又菩薩辟支聲聞為三藏又阿含毘尼阿毗曇為三藏注並見前釋道安戒因緣經序曰阿難出經分為十二部又抄十二部為四阿含阿毘曇鼻奈耶三藏備也天竺學士罔弗尊焉諷之詠之未墜於地其大高座沙門則兼該三藏中下高座則通一通二而已耳雜阿含經云何名法師佛言若於色言猶生厭離欲滅盡寂靜法者名法師三於受想行識說是生厭離欲滅盡寂靜法者名法師若藏大法師者言學通三藏也法映僧名如古決蘭法顯皆取佛法以為名也

邑主洛州刺史張隆等隋書地理志云河南郡舊置洛州又云洛陽漢已來舊都後魏置司州東魏改曰洛州後周置東京六府洛州總管按刺史治總管府控督諸州郡守所治惟一郡之地時子山為弘農守張隆為洛州刺史陝州弘農並隸洛州也

財行法檀一作財法身心罄竭財行謂財施法檀謂法施也法界次第云檀那秦言布施布施有二種一者財施二者法施財施者所謂飲食衣服田宅六畜奴婢珍寶一切已之所有資身之具及妻子乃至身命屬他為他財物故云捨身猶屬財施有所須者皆能施與皆名財施也法施者若從諸佛及善知識聞說世間出世間善法若從經論中聞若自以觀行故知以清淨心為人演說皆名法施一作財法行檀者亦謂財法二施也又維摩經什曰施有三種一財施二心施三法施以財施人名為財施慈悲等心與人樂名為心施說法利人名為法施此云身心罄竭兼心施也

兼化鄉邑道俗數千敬造一切德輪見成三百餘部琅笈一作雷篆雲書金繩玉檢削蒸栗之簡裝酸棗之珠禹貢云球琳琅玕孔傳云琅玕石而似玉山海經曰崑崙山有琅玕樹爾雅云西北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璆琳琅玕馬笈書箱也史記云蘇秦負笈從師謝承後漢書曰袁宏負笈尋師高弘負笈單步郎余負笈賣卜徐穉負笈赴弔又蘇章李固包咸並有負笈之事此云琅笈猶玉箱矣晉書衛恒四體書勢曰勢似凌雲法華經曰黃金為繩以界入道白虎通曰封禪金泥銀繩或石泥金繩封以印璽漢書孟康注曰有金策石函金繩玉檢之封馬魏文帝與鍾大理書曰竊見玉書稱美玉白如截肪黑譬純漆赤擬雞冠黃侔蒸栗按此知蒸栗之簡謂黃玉簡也魏志東夷傳曰夫餘國出美珠珠大者如酸棗言此經藏皆七寶莊嚴也並入香城咸封禪閣維摩經曰上方界分過四十二恒河沙佛有國名衆香佛號香積其國香氣比於十方諸佛世界人天之香最為第一其界一切皆以香作樓閣經行香地苑園皆香其食香氣周流十方無量世界禪閣注見下文僧徒雲集不遠燉煌之城句坐堂伏檻羌非湘水之神緑房紫的足擬恭王之殿宋玉招魂曰坐堂伏檻臨曲池羌非疑作差非又按楚人語辭有稱羌者離騷曰羌內恕己以量人兮王逸注曰羌楚人語辭也猶言鄉何為也楚詞稱羌者非一王逸魯靈光殿賦曰緑房紫的序云魯靈光殿者景帝程姬之子恭王之所立也初恭王始都下國好治宮室遂因魯僖基兆而營焉高掌西望長河北臨張衡西京賦曰巨靈贔屭高掌遠蹠以流河曲

薛綜曰巨靈河神也古語云此本一山當河水過之而曲行河神以手擘開其上足蹋離其下中分為二以通河流手足之跡於今尚在鼎氣常浮爐煙咸起言河水上蒸如浮鼎氣華山出雲若起爐煙也戶牖寥廓吹萬龍門之風梁棟崢嶸落實一作客河源之樹甘泉賦曰閌閬其寥廓兮似紫宮之崢嶸師古曰寥廓宏遠也崢嶸深邃也莊子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三秦記曰龍門一名河津去長安九百里水懸絕龜魚莫能上上則化為龍矣世說曰李元禮有升其堂者皆以為登龍門又按釋氏亦有稱龍門者高僧慧持遠法師之弟性格清峻解行並高領徒千人凡有升堂入室者皆號登龍門漢書西域傳曰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云河源之樹者即所謂閻浮提樹也大論云閻浮樹名提名為洲此洲上有此樹林林中有河底有金沙名閻浮檀金以閻浮樹故名閻浮洲長水云或云閻浮果汁點物成金因流入河染石為金左氏傳曰我落其實而取其材僧徒雲集不遠燉煌之城學侶相奔更合華陰之市後漢郡國志曰涼州燉煌郡古瓜州也燉煌龍勒有玉門關說文曰僧西域道人也言僧徒之多不異西域也典錄云罽賓禪師法秀初至燉煌立禪閣於閑曠地植柰千株趨者如雲徒衆濟濟按法秀梵云曇摩密多宋文元嘉時人後漢書曰張楷隱於弘農山中學者隨之所居城市後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言寺門如市也按此法會合鄉邑道俗故兼稱僧徒學侶也兩陝昔分實基王化二陵今阻翻馳羽檄公羊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左氏傳曰崤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皐之墓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漢書高祖曰吾以羽檄馳天下兵言陝州弘農郡有陝縣即周召分陝之地又有二崤即左傳所謂二陵風雨之處也實基王化者謂後周之澤翻馳羽檄者謂周齊方交兵也按陝州魏置後周又置崤郡置兵於此備齊虞公屈產交亂風塵召伯甘棠凋零霜露左氏傳曰晉侯以垂棘之璧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詩召南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言兵革之後州郡故多荒殘也雖復兼疑作廉能共治未遣渡河之獸烽柝是警實擾移關之民後漢書曰劉昆為弘農太守先是崤黽驛道多虎災行旅不通昆為政三年仁風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烽說文作燧燧候表也邊有警則舉火易繫辭云重門擊柝以禦暴客鄭康成云手持兩木以相敲是為擊柝守備警戒也漢書武帝紀注應劭曰樓船將軍數有大功恥為關外民上書乞徙東關以家財給其用度武帝意亦好廣濶於是徙關於新安去弘農三百里後漢郡國志曰弘農故秦函谷關新安屬弘農郡言雖廉能之吏不能施恩澤於民也是以法王御世天人論道汲引四流周圓五怖故能調伏怨憎消除結縛維摩經曰法王法力超群生常以法財施一切已於諸法得自在是故稽首此法王僧肇曰俗王以俗力勝民故能澤及一國法王以法力超衆故能道濟無疆又曰世王自在於民法王自在於法修行經曰佛念昔定光佛別我為佛名釋迦文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足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世尊菩薩地持經曰如來有十種名稱功德為一切法道師故名天人師大智度論曰欲流有流無明流有見流王巾頭陀寺碑文云引之於有則高謝四流是也佛地論云一不活畏二惡名畏三死畏四趣畏五怯畏畏亦怖也四十二章經曰佛言人從愛欲生憂從憂生怖若離於愛何憂何怖注云五種怖畏所謂不活怖惡名怖大衆威德怖死怖墮惡道怖也維摩經曰隨所調

伏衆生而取佛土什曰梵本云毘尼毘尼秦言善治善治衆生令棄惡行善也調伏皆同而語隱故存其本瑜伽論云善知識具十功德一調伏初調伏者謂與戒相應由根調故律云世尊謂調伏貪嗔癡令盡故制增上戒學維摩經曰稽首能斷諸結縛又云離衆結縛肇曰無漏之體體絶結縛言必藉法王乃能治此亂世也法水津梁得無砥柱之難香山轍迹非復終南之險維摩經曰當禮法海德無邊肇曰法輪淵廣難測法海流潤無涯故德無邊矣世說曰庾公嘗入佛圖見臥佛曰此子疲於津梁於時以為名言漢書師古注曰底柱在陝縣東北在河中形若柱也修行本起經曰太子報言吾出香山之東雪山之北國名迦維又按維摩經須彌等十寶山香山居其一也郡國志曰右扶風武功有太一山本終南括地志曰終南山在雍州萬年縣南五十里言州郡得藉佛力故無險難也天子命我試

守此邦墨竈未黔孔席無暖言已除弘農郡守棲遑不定也天子謂周明帝也閔帝即位未久信由司水下大夫出為弘農守疑在明帝初年是作當在明帝二年春於弘農置陝州之後故題標陝州弘農矣班固答賓戲曰聖哲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暖墨突不黔淮南子曰孔子無黔突墨子無暖席高誘曰黔言其突竈不至於黑坐席不至於溫歷行諸國汲汲於行道也繞臨都尉之境即有樓船之役後漢書靈帝中平元年以何進為大將軍將兵屯都亭置八關都尉官注云謂函谷廣城伊闕大谷轘轅旋門小平津孟津也函谷去弘農三百里都尉之境謂函谷也樓船之役楊僕事漢書曰楊僕為樓船將軍以僕本移關之人故引用之言繞臨此境即有兵事也既而南風不競北道言旋幕府既開邦君且止左氏傳曰南風不競漢書音義曰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因曰幕府晉書何曾上疏曰郡守之權雖輕猶專任千里比之於古則列國之君也論語云邦君之妻按邦君古諸侯之稱後世郡守亦似之矣鄉俗耆老依然此別屬茲法事須余制文以上言伐齊之師時方振旅故信止宿此寺遇茲法事屬制碑文也云鄉俗耆老依然此別者按信出守弘農未久入為司憲疑即以是時徵明帝武成元年事也故明年有正旦上司憲府之詩至二月雙鶴飛集上林信奏事皆墀立使為讚鶴讚記其年月可考也聊以課虛為銘云爾陸機文賦曰課虛無以為有

舍衛之國祇洹之園浮屠經曰臨兒國王隱屠太子父曰屠頭邪母曰莫邪屠生處名祇洹精舍在舍衛國南四里是長者須達所起又有阿輸伽樹是太子所攀樹也括地志云沙祇大國即舍衛國也在月氏南萬里即波斯匿王浚處其九十種知身後事城有祇樹給孤園佛國記云到拘薩羅國舍衛城城內人民稀曠都有二百餘家即波斯匿王所治城也大受道故精舍處出城南門千二百步道西長者須達起精舍即所謂祇洹精舍也祇洹精舍本有七層諸國王人民競興供養懸繒幡蓋散花燒香燃燈續明日日不絶三明極地八會窮源佛十號有明行足梵云鞞侈遮羅那三般那秦言明行足大論云宿命天眼漏盡名為三明三乘雖得三明明不滿足佛悉滿足是為異也具足三明生六神通智論云一如意二天眼三天耳四他心五識宿命通六無漏通也維摩經曰佛身即法身也從六通生從三明生僧肇曰天眼宿命漏盡為三明也世說曰汰法師云六通三明同歸正異名耳注經云三明者解脫在心朗照三世者也王巾頭陀寺碑文云氣茂三明八會注見本序連河競說勝辯爭論連河具足云希連禪

河注見本序維摩經曰念定總持辯才不斷聲曰辯才七辯也波提東度祇夜南翻波提具足云優波提舍波提祇夜俱注見本序非空即色離有無言維摩經曰喜見菩薩曰色色空為二色即是空非色滅空色性自空如是受想行識識空為二識即是空識性自空於其中通而達者為入不二法門支道林集妙觀章云夫色之性也不自有色色不自有雖色而空故曰色即是空色復異空僧肇維摩經注曰不可得而有不可得而無者其惟大乘乎何則欲言其有無相無名欲言其無萬德斯行萬德斯行故雖無而有無相無名故雖有而無然則言有不乖無言無不乖有也達人止是疑作足獨悟重昏鵾冠子曰達人大觀張協詠史詩曰達人知止足王巾頭陀寺碑文云重昏夜曉李善注云頭陀經心王菩薩曰我見覆蔽飲雜毒酒重昏長寢云何得悟慈心是語使得開解身雖繫馬一作鳥心避騰猿維摩經曰難化之人譬如象馬懼悚不調加諸楚毒乃可調伏什曰馬有五種第一見鞭影即調伏第二得鞭乃伏第三以利錐刺皮乃伏第四穿肌乃伏第五徹骨乃伏衆生利鈍亦有五品第一但見他無常其心乃悟第二見知識無常其心乃悟第三見兄弟親戚無常其心乃悟第四見父母無常其心乃悟第五自身無常極受苦惱復加以苦言其心乃悟也又維摩經曰以難化之人心如猿猴故以若干種法制御其心乃可調伏禪樓却月義殿翔鵾長阿含經曰月宮殿四方遠見故圓禪樓却月者取其圓也若荊州記云沔口水北却月城矣張茂先鷦鷯賦云彼鷙鶚鵾鴻孔雀翡翠或陵赤霄之際或託絕垠之外李善曰鵾狀如鶴而大義殿翔鵾言殿之高也迴風香蓋反露珠幡維摩經曰寶積與五百長者子俱持七寶蓋來共供養佛律有二種蓋一竹蓋二葉蓋西域僧有持竹蓋有持傘者此云香蓋如古華蓋芝蓋之類供佛寶蓋也翻譯云梵語刺瑟胝此云竿即幡柱也長阿含經曰若沙門於此法中勤苦得一法者便當竪幡以告四遠今有少欲知足人居此西臨祇柱東背轘轅祇柱注見本序隋志河南陝縣有祇柱左傳襄二十一年云欒盈過周王使候出諸轘轅杜注云關在緱氏縣東南後漢書郡國志曰河南緱氏縣有轘轅關臣瓚曰險道名在縣東南河鳴陽硤山響蘇門顏延年侍遊蒜山詩曰入河起陽硤李周翰曰秦築長城渡河據陽山硤山側也魏氏春秋曰阮籍少時嘗遊蘇門山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姓名有竹實數斛而已籍從之與談太古無為之道及論五帝三王之義蘇門生蕭然曾不經聽籍乃對之長嘯清韻響亮蘇門生迫爾而笑籍既降蘇門生亦嘯若鸞鳳之音焉至是籍乃作蘇門先生之論以寄所懷翔禽歌囀流澗絃喧渡河餘獸移關舊村注見本序昔為畿服今成塞垣說文曰畿天子千里地服如禹貢甸服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是也地理郡國二志稱弘農郡武帝元鼎四年置故秦函谷關建武十五年屬雒陽西南四百五十里是弘農東西京皆畿內之地言魏都洛陽弘農本畿服內地今周齊交兵翻成塞垣也城疑廣武地似樓煩郡國志曰河南滎陽有廣武城注云漢祖與項籍語處漢書項籍傳曰羽軍漢軍至廣武相守羽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曰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羽大怒自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羽嗔目叱之樓煩目不能視手不能發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問問之乃羽也漢王大驚於是羽與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按上句城疑廣武樓煩即是廣武相守之事云地似樓煩者當謂樓煩縣也史記趙世家曰主父行新地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地理志云樓煩屬雁門應劭曰故樓煩胡也故城在代州

崞縣東北言此弘農東西周齊相守如楚漢相語之城趙胡致兵之地也

爐烽並照象馬單奔

張晏曰爐火烽火也方言曰烽虞望也郭璞云今烽火是也後漢書光武紀昆陽之戰云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又左傳有象燧又云不介馬而馳又云恃險而多馬按象馬所以驅戰故云象馬單奔

無鐘襲莒有雨圍原

莒已姓國隱二年始見春秋杜云莒國城陽莒縣是文八年穆伯奔莒從已氏是莒國已姓也云無鐘襲莒者按左傳莊二十九年例云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正義曰釋例曰侵伐襲者師旅討罪之名也鳴鐘鼓以聲其過曰伐寢鐘鼓以入其境曰侵掩其不備曰襲此所以別興師用兵之狀也其襲莒之事按春秋昭元年三月取鄆傳曰季武子伐莒取鄆杜預曰兵未加莒而鄆服故書取而不言伐又襄十三年傳例云凡書取言易也按此傳例夫伐則有鐘鼓矣襲既曰輕取亦言易取襲義同類無鐘鼓其即武子爭鄆取不書伐之謂矣左傳僖二十五年云晉侯圍原按傳無遇雨之文有雨圍原是所未詳又左傳襄十八年云楚師伐鄭涉於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按左傳弦高云鄭國之有原圃杜云在滎陽中牟縣又按魚齒山亦在滎陽疑鄭有原圃之名楚師伐鄭甚雨及之得稱有雨圍原矣注詳賀婁公碑文

不資十方誰釋三一作二怨

律有四方僧物鈔言十方常住謂於一寺中供僧成熟飲食等以體通十方惟局本處名十方僧以此佛十方有分故裕師寺誥云寺是攝十方一切衆僧修道境界法為待一切僧經遊來往受供處所無彼無此無主無客僧理平等同護佛法故其中飲食衆具悉是供十方凡聖同有鳴鐘作法普集僧衆同時共受與檀越作生福之田如法及時者皆無遮礙是宜開廓遠意除蕩鄙懷不吝身財護持正法左傳僖二十八年城濮之戰先軫曰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已上言周齊數有疆埸之事怨讎衆多不藉十方佛力焉能釋其衆怨是此寺可以濟世也

風傾地柱火及天元

樓炭經曰佛語比丘天地有三災變一者火災變二者水災變三者風災變天地共遭大風災變時天下施行積善喜好道德皆復上十七天上為天人然後天下人乃盡索後乃久久大風起名曰來柯沙上行至故十六天上下至阿須倫天破壞消滅悉盡天下日月所照中萬物四天下及八萬城諸大山及須彌山盡竟鐵圍大山皆靡消滅亡悉盡索無餘譬如大風吹微麪隨漂消散微盡無餘矣遭火變者天下人民皆行非法奉邪見不見正行行十惡故天雨不時節天不雨以後是天下所有樹木草藥萬物皆枯死不復生世間有七日出四天下及八萬城諸大山須彌山王四天王忉利天燄摩天兜術天尼摩羅天波羅尼蜜天梵迦夷天宮皆簸裁動搖也風高諸天上著阿衛貨羅天彼諸初生天子見火皆恐怖先生諸天子語初生天子汝莫怖恐我昔更見燒時火齊此不過爾時四大天下及八萬城諸大山須彌山皆簸裁動搖須彌山王四千里一崩墮至二萬八千里而崩墮譬如脂膏濕著大火中即無煙亦無餘矣須彌山王盡破壞無復有焦土山處諸沈犁一切皆破壞滅盡已後畜生禽獸餓鬼阿須倫皆復無盡已後人皆死盡及四天王忉利天燄摩天兜術天無貢高天他化自轉天梵迦夷天人皆滅盡是謂天地燒之皆會一處天地共遭大風災變時竟一劫乃成更始生之法復如遭火災變後復更始生一劫乃成竟第十五天上人其薄祿者來下悉填滿十一重天人所居及阿須倫天在須彌山四面本故所居處悉皆克滿風傾地柱火及天元者謂風災火災也博物志曰地下有四柱四柱廣十萬里黃帝內經鬼臾區曰臣積考太始天元冊文云云著之玉版藏之金匱署曰天元紀

銀鉤永固金牒長存

索靖草書狀曰宛若銀鉤衛夫人筆陣圖曰六藝之奧莫

匪乎銀鉤劉義恭詩云金牒封梁甫說文曰牒札也封君馬首方事南蕃左氏傳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惟余馬首是瞻欒黶曰余馬首欲東南蕃謂弘農郡為國蕃屏在西京之南也言

從楊僕請謝劉昆楊僕劉昆注見本序

温湯碑

温湯碑者弘農温湯子山除郡守時作也温湯所在下有流黃或有丹砂白礬此三種在下蒸為暖氣後周王褒温湯碑云地伏流黃又云白礬上散丹砂下沉知温湯有此三物也天下所有温湯之處非一子山羈旅長安足跡所及不越周秦之地按隋志稱京兆郡盩厔後周置周南郡有倉城温湯新豐有温湯弘農有温湯舊傳京兆驪縣有温湯弘農京兆接界自漢以後多有析置開山圖曰麗山西北有温池王褒温湯碑云挺此温谷驪岳之陰是驪山温湯也隋書地理志曰南陝縣後魏置陝州弘農郡有温湯有砥柱疑即驪山西北温池庾信王褒並有碑文是碑子山除弘農郡守所立故作此文也

咸池浴日先應六甲之圖淮南子曰日浴於咸池又樂動聲儀曰黃帝樂曰咸池淮南子曰河出丹書洛出綠圖黃帝夢見兩龍挺白圖即帝以授於河之都天老曰天其授帝圖乎黃帝乃齋於河洛之間遊於翠嬀大盧魚折溜而至汎白圖蘭采朱文以授黃帝帝舒受之故曰綠圖砥柱浮天始受玄夷之命尚書大傳曰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如柱然故曰砥柱海賦曰浮天無岸吳越春秋曰禹傷父功不成乃巡衡山血馬以祭仰天而嘯忽夢赤繡衣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齊馬禹乃退齊三日遂獲金簡玉字之書言治水之要仁則滌蕩埃氛義則激揚清濁勇則負山餘力弱則鴻毛不勝尸子曰水有四德沐浴羣生流通萬物仁也揚清激濁蕩出滓穢義也柔而難犯弱而難勝勇也道江疏河惡盈流謙智也抱朴子曰重物宜沉而南海有浮石之山莊子曰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列仙傳曰巨鰲負蓬萊山而抃之於滄海之中史記大宛傳曰安息國長老傳聞條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嘗見索隱曰魏略云弱水在大秦西玄中記曰天下之弱者有崑崙之弱水鴻毛不能勝也後漢書曰桓帝時大秦國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來獻或云西有弱水水近西王母處幾於日所入也大荒西經云弱水有二源俱出女國北阿耨達山南流會於女國東去國一里深丈餘闊六十步非毛舟不可濟南流入海阿耨達山即崑崙山也仲春則榆莢同流三月則桃花共下春秋元命苞云三月榆莢落韓詩傳云三月桃花水漢書溝洫志云來春桃花水盛必羨溢有填淤反壤之害其色變者流一作通為五雲之漿其味美者結為三危之露東方朔別傳朔謂武帝曰臣至東極過吉雲之澤其國常以雲氣占吉凶若有喜慶之事則滿室雲氣五色照人著於草樹皆成五色露露味皆甘帝曰吉雲五露可得否曰臣負吉雲草以備此馬此立可得日可二三往可東走至夕而還得玄白青黃露盛以青琉璃各受五合授帝帝徧賜群臣其得之者老者皆少疾者皆除也見別國洞冥記又按五雲者抱樸子曰雲母有五種向日看其色五色並具而多青者名雲英宜以春服之五色並具而多赤者名雲珠宜以夏服之五色並具而多白者名雲液宜以秋服之五色並具而多黑者名雲母宜以冬服之但有青黃二色者名雲

沙宜以季夏服之皛皛純白名磷石可以四時長服之也五雲之法或以桂蕙水玉化之以為水或以露於鐵器中以玄水熬之為水或以硝石合於筒中埋之以為水或以蜜搜為酪或以秋露漬之百日韋囊挺以為粉或以無巔草擣血合餌之令人長生也呂氏春秋伊尹說湯曰水之美者有三危之露高誘曰三危西極山名

煙青於銅浦色白於鉛溪任豫益州記葭萌縣十里有刀鐶山赤銅水出焉地鏡圖曰錢銅之氣望之如青雲吳越春秋若耶之溪涸而出銅鉛溪未詳

非神鼎而長沸異龍池而獨湧王子年拾遺記曰禹鑄九鼎五者以應陽法四者以象陰數使工師以雌金為陰鼎以雄金為陽鼎鼎中常滿以名氣象之休否當夏桀之時鼎水忽沸又周禮挈壺氏云及冬則以火爨鼎水而沸之左思蜀都賦曰龍池濊瀑濆其隈劉逵注云龍池在朱提南十里地周四十七里公羊傳曰濆泉者湧泉也

洒胃湔腸興羸起瘠秦皇餘石仍為雁齒之階漢武舊陶即用魚鱗之瓦博物志曰始皇陵在驪山之北高數十丈周迴六七里運取大石於渭北渚故歌曰運石甘泉口渭水不為流千人唱萬人鉤金陵餘石大如甌按雁齒階級也白帖橋有雁齒續漢書董卓曰杜陵南山下有孝武舊陶處作磚瓦一朝可辦後漢書楊彪傳曰杜陵南山下有武帝故瓦陶竈數千所九歌曰魚鱗屋兮龍堂王逸注云河伯以魚鱗蓋屋

山間湧水實表忠誠室內江流彌彰純孝後漢書耿恭曰貳師將軍李廣利拔佩刀刺山飛泉湧出又曰廣漢姜詩妻同郡龐盛之女也詩事母至孝妻奉順尤篤母好飲江水妻嘗泝流而汲子因遠汲溺死妻恐姑哀傷託以行學不在姑嗜魚鱠夫婦力作供鱠舍側忽有湧泉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魚焉豈若醴泉消疾聞乎建武之朝神水蠲痾在乎咸康之世尚書中候曰俊乂在官則醴泉出也後漢書曰光武中元元年夏京師醴泉湧出飲者固疾皆愈惟眇蹇者不瘳三秦記曰驪山湯舊說以牲祭乃得入可以去病俗云秦始皇與神女遊而忤其旨神女唾之則生瘡始皇怖謝神女為出溫泉而洗除後人以為驗建武光武即位年號也咸康疑作咸陽秦都也

嵩岳一作山三仙之館不孤擅於天池華陰百丈之泉豈獨高於蓮井爾雅曰嵩高為中岳山海經曰半石山東五十里曰少室山又三十里曰太室山郭注云即中岳嵩高山也今在陽城縣西戴延之西征記曰其山東謂之太室西謂之少室相去十七里嵩其總名也以其下各有室焉故謂之室是也劉義慶云嵩高山北有大穴晉時有人誤墮穴中見二人圍棋下有一杯白飲與墮者飲氣力十倍棋者曰汝欲停此否墮者曰不願停棋者曰從此西行有天井其中蛟龍但投身此井自當出若餓耳中物食之墮者如其言可半年乃出蜀中因洛下問張華曰此仙館夫所飲者玉漿所食者龍穴石髓嵩高山記曰山有玉女臺云漢武帝見三仙玉女因以名臺事見藝文類聚楚辭曰沐盥浴兮天池王逸曰天池則滄海也又莊子曰北溟者天池也此云天池即嵩高天井也山海經曰華首之山西六十里曰太華之山又云太華之西少華之山張衡西京賦云綴以二華是也漢書地理志云京兆華陰縣太華山在南有祠豫州山集靈宮武帝起爾雅曰河南華郭璞注云華陰山正義曰禹貢導河積石至於龍門南至於華陰東至於砥柱然則此山在河之南故曰河南華在華陰縣界故曰華陰山也華山記曰天井纔容人上可長六丈餘出井東南二里至峻坂斗上又東上百丈崖皆須攀繩挽葛而後行又曰華山頂生千葉蓮花言此弘農溫湯足與嵩高華陰二山之泉並峙也

周上柱國齊王憲神道碑

昔者軒皇受姓十有四人周室先封十有五國軒皇黃帝也黃帝姓軒轅氏以繼女媧伏羲神農故云軒皇國語曰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左傳昭二十八年成鱄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自爾承基纂胄保受姓氏左氏傳曰保姓受氏以守宗祊雖復千年一聖終是百世同宗王子年拾遺記曰黃河千年一清至聖之君以為大瑞詩曰本支百世言宇文氏崛起雖非周之子孫而國號曰周亦如承基纂胄同為姬姓也故知昔之東京既稱炎一作大漢再受今之周歷即是鄴都中興言昔光武都洛乃炎漢再受今宇文號周即鄴都中興也漢以火德王故

曰炎漢周都鄴鄴故云鄴都東觀漢紀序曰漢以炎精布曜或幽而光王融曲水詩序曰韜軼炎漢又按炎漢再受非謂光武蓋子山之微詞也光武乃是景帝子孫於漢猶為近屬與姬周宇文似為不類當謂劉淵劉聰諸人也前趙錄曰初漢高祖以宗女為公主以妻冒頓約為兄弟故其子孫遂冒姓劉氏淵僭即漢王位追尊劉禪為孝懷皇帝立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立而祭之又僭即帝位晉懷帝永嘉五年劉聰攻陷洛陽遷帝於平陽大赦改元嘉平洛陽即漢之東京疑謂此為再受矣公諱憲字毗賀突恒州武川人也周書列傳曰齊煬王憲太祖第五子也晉太康之世據有黃龍序宇文氏之先也周書文帝紀曰其先出自炎帝神農氏為黃帝所滅子孫遯居朔野有葛烏菟者雄武多算略鮮卑慕之奉以為主遂總十二部落世為大人其後曰普回因狩得玉璽三紐有文曰皇帝璽普回心異之以為天授其俗謂天曰字謂君曰文因號宇文國并以氏焉黃龍即黃龍鎮也十三州志曰遼東屬國都尉治昌黎道有黃龍亭魏營州刺史治水經注曰白狼水北逕黃龍城東隋志云後魏置營州於和龍城是也太康晉武帝年號也魏孝昌之初奄荒玄菟周書曰普回子莫那自陰山南徙始居遼西是曰獻侯為魏舅甥之國九世至侯豆歸為慕容所滅其子陵仕燕拜駙馬都尉封玄菟公後魏明帝九年改元孝昌言宇文陵於魏孝昌中仕燕封玄菟公也漢書地理志曰玄菟郡武帝元封四年開高句驪屬幽州應劭曰故真番朝鮮國太祖以百二諸侯三分天下太祖憲父安定公宇文泰也孝閔踐阼追尊為文王廟號太祖周書本紀云南清江漢西舉巴蜀北控沙漠東據伊瀍漢書曰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三分天下比周文王也函谷先登鴻溝大定函谷先登謂奉魏武帝都關中也鴻溝大

定謂分東西魏也功業如此人臣以終周書云億兆之望有歸揖讓之期允集功業若此人臣以終公含章天挺命世誕生周易曰含章可貞李陵書曰命世之才李善注引孟子云其中有命世者降太一之神下文昌之宿漢書曰武帝定郊祀之事祠太一於甘泉又天文志曰中宮天極其一明者太一之常居也楚辭曰後文昌使掌行兮顧命中宮勅百官王逸曰天有三宮謂紫宮太微文昌也故云中宮按文昌六星有上將貴相言齊王本天之貴神列宿降生於世也珠角擅奇山庭表德任昉王文憲集序曰況乃淵角殊祥山庭異表李善曰論語撰考讖曰顏淵有角額似月形摘輔像曰子貢山庭斗繞口謂面有山庭言山在中鼻高有異相也故子貢至孝顏回至仁也儀範清冷風神軒舉聳動廊廟光華城闕未逾齡

亂已議論天下事本傳云性通敏有度量雖在童亂而神采嶷然少與高祖俱受詩傳咸綜機要得其指歸太祖嘗賜諸子良馬惟其所擇憲獨取駮馬太祖問之對曰此馬色類既殊或多駿逸若從軍征伐牧圉易分太祖喜曰此兒智識不凡當成重器後從獵隴上經官馬牧太祖每見駮馬輒曰此我兒馬也命左右取以賜之埤蒼曰髫髦也大戴禮曰男八歲而亂女七歲而亂鄭康成周禮注曰亂毀齒也人或曰是謂若木一作弱水一枝旁蔭數國長河一直自然千里楚辭曰折若木以拂日淮南子曰建木在廣都若木在建木而木有十日其華照地爾雅釋水曰河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風飈欲遠光景將昇爾雅曰扶搖謂之飈郭璞云暴風從下上也楚辭曰借光景以往來兮

後魏二年封涪城縣開國公時年五歲也

隋書地志云金山郡涪城縣舊置始平郡西魏改郡為涪城

高鶩鶩鳴岐實始維新之命孟子曰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趙注曰霓虹也淮南子曰虹蜺慧星者天之忌也高誘曰雄曰虹雌曰蜺忌禁也晉書天文志曰妖氣一曰虹蜺日旁氣也斗之亂精主臣謀君天子詘漢獻帝紀曰太史丞許芝奏故白馬令李雲曰許昌氣見於當代漢廢當遂之高者謂魏祚衰也國語曰周之興也鶩鶩鳴於岐山師曠禽經曰鳳雄凰雌亦曰鶩鶩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始維新之命者謂周將興也

蜺滿野是廢當遂之國家光宅受圖欽明秉歷大風初卷長沙始封尚書中候曰堯登壇受圖書曰欽明文思安安漢高祖歌曰大風起兮雲飛颺漢書曰吳汭封長沙王言周受命之始齊王乃得進封也

周元年周書作魏恭帝元年進爵

安城郡公食邑二千戶安城郡即前涪城縣是隋書地志曰金山郡涪城縣西魏改郡為涪城後周又改為安城仍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按周書孝閔帝踐阼授此官也開府同於馬駿秩擬六卿驃騎等於劉蒼位高三事晉書曰宣帝九男扶風武王駿字子臧太康初曾拜驃騎將軍開府持節都督晉姓司馬氏故稱馬駿後漢書曰東平憲王蒼顯宗甚受重之及即位拜為驃騎將軍置長史掾史員四十三人位在三公上周禮云天子六卿尚書曰敬爾三事宗子維城彼多慙色言憲在宗室雖馬駿劉蒼不足比也詩曰宗子維城武成二年周明帝即位之第三年也授使持節大將軍周書云世宗即位授大將軍世宗明帝也都督益壽寧周書作益寧巴瀘等二十

四州諸軍事益州刺史改封齊國公食邑萬戶周書武成初除授及進封隋書地志云蜀郡舊置益州後周置總管府周書明帝紀云武成元年以大將軍安城公憲為益州總管九月安城公憲為齊國公隋志北地郡西魏為寧州本傳作巴瀘者隋志清化郡舊置巴州瀘川郡梁置瀘州公時年十有六周書云初平蜀之後太祖以其形勝之地不欲使宿將居之諸子之中欲有推擇偏問高祖已下誰能此行並未及對而憲先請太祖曰刺史當撫衆治民非爾所及以年授者當歸爾兄憲曰才用有殊不關大小試而無效甘受面欺太祖大悅以憲年尚幼未之遣也世宗追遵先旨故有此授憲時年十六王武子以上將開府未滿立年荀中郎為十州都督才踰弱冠方之於公已為老矣晉書曰王濟字武子年二十起家拜

中書郎為驍騎將軍累遷侍中晉陽秋曰荀羨字全則潁川人光祿大夫崧之子也清和有識鑒少以主婿為駙馬都尉是時殷浩叅謀百揆引羨為援頻莅義興吳郡超授北中郎將徐州刺史以蕃屏焉中興書曰羨年二十八出為徐兗二州中興方伯之少未有若羨者也論語曰三十而立何晏注云有所成也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世說曰王敦謂摯瞻曰卿年未三十已為萬石亦太蚤瞻曰方於將軍少為太蚤比之甘羅已為太老言憲年僅十六少於王荀二君矣

加復營丘負海齊桓公受脤之城謂齊國也漢書地理志曰臨淄師尚父所封臣瓚曰即營丘也禮記曰太公封於營丘晁錯新書曰齊地僻遠負海地大人衆禮記鄭注曰負之言背也左傳僖九年曰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正義曰周禮大宗伯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鄭注云脤膰社稷宗廟之肉即胙肉也異姓不食賜今賜齊侯是尊之如二王後矣憲封齊國公故

云

岷山導江漢武帝求仙之地謂益州也山海經曰岷山江水出焉史記封禪書曰江水祠蜀索隱曰風俗通云江出岷山岷山廟在江都地理志曰江都有江水祠蓋漢初祠之於源後祠之於委也括地志曰江瀆祠在益州成都縣八里郡國志曰岷山在西徼外是也謂憲拜益州刺史也

自非名陵孤竹聲振沉黎豈得南至穆陵西登積石地理志曰遼西令支有孤竹城應劭曰故伯夷國漢書曰沉黎郡武帝置木笮都也穆陵齊竟左氏傳曰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禹貢曰浮於積石至於龍門孔安國曰積石在金城西南河所經也地理志曰在金城河關縣西南羌中言非夙有聲名不能受此疆界也

幸無白虎之患寧待黃龍之盟後漢書南蠻傳曰秦昭襄王時有一白虎常從羣虎數遊秦蜀巴漢之境傷害千餘人有巴郡閬中人作白竹之弩射殺白虎昭王嘉之而以其夷人不欲加封乃刻石盟要復夷人盟曰秦犯夷輸黃龍一雙尸犯秦輸清酒一鍾夷人安之

卭笮畏威微盧仰德漢書地理志曰越巂郡有卭都定笮笮秦大笮諸縣孟康曰舊音髓本卭都服虔曰今蜀郡都尉所治本笮都也臣瓚曰茂陵書沈黎治笮都微盧西南夷國名尚書牧誓曰髳微盧彭孔安國曰國名蠻夷屬文王者髳微在巴蜀盧彭在西北疏云髳微在巴蜀者巴在蜀之東偏漢之巴郡所治江州縣也盧彭在西北者在東蜀之西北也言益州諸郡感其威德也

生為立廟刻石頌功周書云憲善於撫綏留心政術辭訟輻輳聽受不疲蜀人懷之共立碑頌

成都有文翁之祠非謂生前漢陽有諸葛之碑止論身後比之今日豈可同年而語哉漢書曰文翁終於蜀吏民為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師古曰文翁學堂於今猶在益州城內蜀志曰諸葛亮卒景耀六年春詔為亮立廟於沔陽注云襄陽記曰亮初亡所在各求為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習隆等上表以為宜因近其墓立之於沔陽使所親屬以時私祭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崇正禮於是始從之地理志漢中沔陽縣注如淳曰北方人謂漢水為沔水是以沔陽稱漢陽矣又梁州記曰武侯壘東南有諸葛武侯墓鍾會征蜀至漢川祭亮之廟令軍士不得於墓蕘牧樵採今松柏碑銘儼然言憲生前得立碑廟功德及人逾於二公也

保定四年與大司馬蜀國公圍金墉城周書武帝紀云保定四年十一月柱國蜀國公尉遲迥率師圍洛陽齊國公憲營於邙山陸機洛陽記曰金墉城在宮之西北魏故宮人皆在中

師臨洛浦則廣武營奔兵上邙山則河

橋路斷師臨洛浦謂圍洛陽也兵上邙山謂憲營於邙山也周書武帝紀云保定四年齊國公憲營於邙山史記曰楚與漢臨廣武而軍又曰秦昭襄王五十年初作河橋正義曰此橋在臨晉縣東渡河至蒲州今蒲津橋也按周太祖與齊神武有河橋之戰魏大統四年東魏將侯景等北據河橋南屬邙山為陣是西京洛陽路所必由者也邙山在洛陽北十里八川風俗五方名利潘岳關中記曰涇渭灞滻鄠鄗潦潏凡八川八川謂關中之八川也此謂洛陽如東京賦泝洛背河左伊右瀍之屬貨殖傳曰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如淳曰遊子樂其俗不復歸故有五方之民鐵市銅街風飛塵起鐵市即金市銅街銅駝街也俱在洛陽陸機洛陽記曰洛陽凡三市大市曰金市又曰銅駝街在洛陽宮南金馬門外人物繁盛俗語云金馬門外集羣賢銅駝街上集少年又漢書百官公卿表曰斡官鐵市兩長丞風飛塵起言洛陽震動也天和元年徵還行雍州牧保定至雍州牧本傳云保定中徵還京拜雍州牧及晉公護東伐以尉遲迥為先鋒圍洛陽憲與達奚武軍於邙山自餘諸軍各分守險要齊兵數萬奄至軍後諸軍惶駭並各退散惟憲與王雄達奚武率衆拒之而雄為齊人所斃三軍震懼憲親自督勵衆心乃安晉公護執政雅相親委賞罰之際皆得預焉傳稱保定中此作天和元年稍異周書明帝紀云二年改雍州刺史為雍州牧公以日月之明威神其政漆沮既從荊岐即禹貢曰漆沮既旅漢書師古曰漆沮即馮翊之洛水也荊岐二山名荊在岐東憲為雍州牧故云少陽用事路不喘牛仲秋以殷民無驚水漢書丙吉傳曰吉嘗出逢清道羣鬬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吏謂丞相前後失問或譏吉吉曰民鬬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捕備非所問也方今少陽用事未可大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傷害也三公典調和陰陽職所當憂是以問之尚書曰宵中星虛以殿仲秋孔傳殿正也月令曰仲秋水始涸天根見乃盡絕二本傳作三年拜大司馬仍理小冢宰營室殿軍器太監本傳雍州牧如故天官以邦國開基是司六典夏官以兵戈為主專謀七德天官謂冢宰也周禮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夏官大司馬也左氏傳曰武有七德按周書盧辯傳云初太祖欲行周官命蘇綽專掌其事未幾而綽卒乃令辯成之於是依周禮建六官置公卿士天官府管冢宰等衆職地官府領司徒等衆職秋官府領司寇等衆職冬官府領司空等衆職以魏恭帝三年始命行之今憲拜大司馬仍理小冢宰是以夏官兼天官故兩稱也是以器械填委既包吳漢之功宮殿崢嶸彌壯蕭何之法後漢書吳漢傳曰更始幽州牧苗曾陰勒兵勑諸部不肯應調漢馳至無終捣兵收曾斬之而奪其軍南與光武會清陽士馬甚盛漢至莫府上兵薄漢書曰高祖七年蕭何造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倉上見其壯麗甚怒曰天下匈匈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對曰以天下未定故可因治宮室且天子以四海為家非令壯麗無以重威無令後世有以加也上悅時以白露涼風務閑農隙月令曰七月涼風至白露降左氏傳曰春蒐夏苗秋彌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者也督兵三萬出自宜陽拔伏龍之城平姚萇集誤當作襄之壘本傳云天和四年齊將獨孤永業來寇盜殺孔城防主能奔達以城應之詔憲與柱國李穆將

兵出宜陽築崇德等五城絶其糧道齊將斛律明月率衆四萬築壘洛南五年憲涉洛邀之明月遯走憲追之及於安業屢戰而還六年憲帥衆二萬出自龍門齊將新蔡王康德以憲兵至潛軍宵遯憲乃西歸仍掘移汾水水南堡壁復入於齊齊人謂略不及遠遂弛邊備憲乃渡河攻其伏龍等四城一日盡拔又進攻張壁克之獲其軍實夷其城壘斛律明月時在華容弗能救也北攻姚襄城陷之按姚襄城本姚襄所築其城西臨黄河控帶龍門孟門之險周齊交爭之地城高二丈周廻五里武成二年斛律光破周兵於此城遂立碑表其功又於此城置鎮今憲平之集作姚萇知誤文者按姚萇都咸陽秦地周宇文氏所都不得云憲平之與史傳異蓋轉寫之誤也

馬陵削樹魏將路窮平陰聽烏齊師其遯史記曰孫臏龐涓戰於馬陵削樹曰龐涓死此下左氏傳曰平陰之役有烏烏之聲齊師其遯

天子冢弟禮絶羣公仁義所往事資道德建德元年進爵為王仍拜大冢宰本傳云晉公護誅高祖名憲入憲免冠拜謝帝謂之曰天下者太祖之天下吾嗣守鴻基常恐失墜冢宰無君上將圖不軌吾所以誅之以安社稷女親則同氣休戚共之事不相涉何煩致謝乃詔憲往護第收兵符及諸簿等尋以憲為大冢宰又開府裴文舉憲之侍讀高祖常御内殿引見之謂曰昔魏末不綱太祖匡輔元氏有周受命晉公復執威權積習生常便謂法須應爾豈有三十歲天子而為人所制乎且近代以來又有一弊暫經隸屬即便禮若君臣此乃亂代之權宜非經國之治術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一人者止據天子耳雖陪侍齊公不得即同臣主且太祖十兒豈可悉為天子耶宜規以正道勸以義方輯睦我君臣協和我骨肉無令兄弟自致嫌疑文舉拜謝而出歸以白憲憲指心撫几曰吾之夙心公寧不悉但當盡忠竭節

耳知復何言建德二年進爵為王

姬旦封於曲阜不廢居中劉交國於彭陽無妨常從周公長子伯禽封於曲阜為魯侯詩魯頌說封魯之事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於魯鄭康成禮記注曰周公次子君陳別封於周世為卿士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復封魯國身死之後伯禽就魯君陳相周也史記曰楚元王劉交者高祖之同母弟也高祖六年以弟交為楚王都彭城

豈直周召二南並居師傅晉鄭兩國俱為卿士而已哉詩譜曰文王受命作邑於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成王時周公為太師召公為太傅左傳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杜預曰平王東徙晉文侯鄭武公左右王室故曰晉鄭焉依

匈奴突於武川燿火通於灞上武川疑作武州漢屬雁門郡武帝誘匈奴入武州塞是也漢書匈奴傳曰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於長安甘泉燿火史記作權火索隱曰權如字一音燿周禮有司燿燿火宮張晏曰燿火爇火也狀若井契皐矣蓋指稽胡劉沒鐸之亂也

公述職巡御治兵朔方馬邑星飛龍城月動地理志有朔方郡雁門郡有馬邑晉太康地記曰秦時建此城輒崩有馬周旋馳走反覆父老異之因依以築城遂名為馬邑漢書曰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兵單于不至遂絶和親又曰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星飛月動謂弓矢之象也

燕支之山下馬而去漢書匈奴傳曰匈奴以徑路刀金留犂撓酒與張猛韓昌共飲血盟應劭曰留犂飯匕也撓和也契金著酒中撓攪飲之也又漢書曰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支

山史記正義曰焉音煙括地志曰焉支山亦名删丹山在甘州删丹縣東南五十里西河舊事曰匈奴失二山歌云失我焉支山令我婦女無顏色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又曰白山冬夏有雪故曰白山匈奴謂之天山過之皆下馬拜焉按匈奴謂天為祁連祁連山天山也與燕支為二山矣本傳稽胡劉没鐸稱皇帝詔憲督趙王招等討平之

東鄰逆命反道敗德東鄰謂齊也初為東西魏其後並膺當璧周在於西齊在於東子山以周比武王以齊比殷紂矣

囚箕子於塞庫羈文王於玉門殷本紀曰箕子佯狂為奴紂又囚之竹書紀年沈約注云王嘉季歷之功錫之圭瓚秬鬯九命為伯既而執諸塞庫季歷困而死因謂太丁殺歷又曰執王季於塞庫羈文王於玉門鬱悒之情辭以作歌按塞庫囚季歷處殷紂或以其地囚箕子所未詳矣呂氏春秋曰王季歷困而死文王苦之有不忘羑里之醜時未可也武王事之夙夜不懈亦不忘玉門之辱立十三年而成甲子之事戰國策希寫曰昔者文王拘於羑里而武王羈於玉門史記項羽紀曰成皐北門注云玉門也

天子將有盟津之師召公獨議公報以誕膺天命克成厥勳本傳云四年高祖將欲東討獨與內史王誼謀之餘人莫得知也後以諸弟才略無出憲右遂告之憲即贊成大事及大軍將出憲表上私財以助軍費曰臣聞撫機適運理藉時來兼弱攻昧事資權道伏惟陛下聰明出聖闡業弘風思順天心用恢武略方使長蛇外翦宇宙大同軍民內向車書渾一竊以龍旗雷動天網雲布芻粟糧餼或須周給昔邊隅未靖卜式願上家財江海不澄衛茲請獻私粟臣雖不敏敢忘景行謹上金寶等十六件少助軍資詔不納而以憲表示公卿曰人臣當如此朕貴其心耳寧須物乎乃詔憲率衆二萬為前軍趣黎陽高祖親圍河陰未克憲攻拔武濟進圖洛其東西二城以高祖疾班師盟津周武王與八津昔者秦昭起師於蜀直問張儀晉武用兵於吳惟謀羊祜戰國策曰秦昭王將伐蜀謀於司馬歜張儀司馬歜不可張儀勸伐之遂西舉巴蜀晉書曰武帝密有滅吳之計而朝議多違惟羊祜杜預張華與帝意合祜病舉預自代於是中軍無帥僉曰有歸五年拜上柱國本傳云四年初置上柱國以憲為之元戎東討給王鐵騎二萬先襲太原一作并州○本傳云五年大舉東討憲率精兵二萬復為前鋒守雀鼠谷高祖親圍晉州憲進兵克洪同永安二城斬其驍將賀蘭子山褥等百餘人渡汾而及高祖於王壁隋書地志云冀州太原郡後齊并州置省立別宮後周置并州六府後置總管府廢六府斗建麾兵天離轉戰虎嘯風騰雲飛電掩天官書曰平旦建者魁海岱以東北也孟康曰傳曰斗第一星法於日主齊也魁斗之首首陽也又其用在明陽與明德在東方故主東北齊分正義曰隨三時所指有前三建也天離轉戰者按天官書曰離宮閣道又云王良策馬車騎滿野索隱注云閣道王良旗也有六星策一星在王良前主天子僕也占以動揺移易在王良前或居馬後則為策馬策馬而兵動也謂其時高祖親征憲從駕也易曰雲從龍風從虎劉峻絶交論曰雕虎嘯而清風起林胡棗栗詎得克饑晉陽荻蒿何能拒防史記蘇秦說燕文侯曰燕北有林胡樓煩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栗矣此所謂天府也漢書曰趙武靈王北破林胡樓煩而置雲中雁門代郡春秋後語曰張孟談謂趙襄子曰董安于之在晉陽公宮之垣皆荻蒿言齊國糧仗俱竭漸有欲平之勢也又加王精兵六萬長圍晉

州然後六軍星陳萬騎雷動中權始及前茅已戰自爾即為前鋒橫行入鄴本傳云高祖又令憲率兵六萬還援晉州憲遂進軍營於涑水齊主攻圍晉州晝夜不息既而諸軍俱進應時大潰齊主走鄴獲其從兄安德王廷宗明年進尅鄴城破之俘斬三萬人擒任城王湝及廣寧王孝珩隋書地志臨汾郡後魏置唐州改曰晉州後周置總管府左傳杜注曰六軍天子之軍也東都賦曰千乘雷動萬騎紛紜左傳宣十二年曰前茅慮無中權後勁杜預注曰中軍制謀後以精兵為殿茅明也或曰時楚以茅為旌幟隋志云魏郡鄴縣東魏都也觀彼車絓槐本馬驚旋濘謂齊主高氏之不中又注則乘槐本而覆又左傳曰驂絓而止又云驂絓於木而止絓戶卦反顧野王曰絓者所礙又左傳僖十五年云晉惠公乘小駟戰於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秦獲晉侯以歸杜元凱注云濘泥也小駟不調故墮泥中濘乃定反積甲高昆陽之城封尸塞富平之水後漢書曰赤眉降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等又昆陽之戰云光武以三千人破尋邑百萬之衆盡獲其輜重車甲珍寶不可勝算舉之連月不盡或燔燒其餘左傳宣十二年邲之戰云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為京觀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杜預注曰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括地志云周武王伐紂與八百諸侯會孟津亦曰盟津又曰富平津水經注曰小平津今河陽津是也此云封尸塞富平之水者疑引武成師逾孟津之事以孟津有富平之名故云是矣言周師克齊如光武之破尋邑武王之勝商紂也莫不如彼建瓴同斯破竹漢書高帝紀曰田肯賀上曰陛下治秦中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持戟百萬秦得百二馬地勢利便其以兵下諸侯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如淳曰瓴盛水瓶也居高屋之上而幡瓴水言其向下之勢易也建音蹇蘇林曰瓴讀曰鈴師古曰建居偃反晉書杜預傳曰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而解一朝指揮六合大定阮嗣宗為鄭冲勸晉王牋曰一朝指麾乃封營丘高誘淮南注曰四方上下為六合是用光昭下武翼亮中都足以攄祖宗之宿憤解生民之怨黷按北史魏武帝脩永熙三年高歡入洛周太祖宇文泰迎帝入長安以雍州公廨為宮是為西魏高歡推清河王亶子善見為主徙都鄴是為東魏及東魏靜帝遜位於齊文宣歡第二子也西魏恭帝遜位於周孝閔帝泰第三子也歷明帝武帝至宣政元年鄴始平是周齊兩國宿有怨讎自今誅之乃得舒解也詩序曰下武嗣文也云中都者洛陽天下之中本後魏所都自高歡入洛孝武西遷至今始定故云翼亮中都又按後齊有地名中都者隋書地志云冀州太原郡榆次縣後齊曰中都按隋志太原郡後齊并州置省立別宮後周置并州六府後置總管府或此中都亦得稱之燕然山銘曰將上以攄高文之宿憤廣雅曰攄舒也按攄讀曰舒左氏傳曰君無怨黷方當待彼石閭部斯玉鼓經緯天地光華日月史記封禪書曰令公玉帶奉祠候神物還泰山修五年之祀如前而加以禪祠石閭石閭者在泰山下阯南方方士多言此仙人之閭也今云蓋指齊地也玉鼓疑即石鼓郭璞山海經注曰鄴西北有鼓山下有石鼓蓋指鄴地也左氏傳曰經天緯地曰文呂氏春秋虞舜卿雲歌曰日月光華旦復旦兮言平鄴之日深賴於王方當待彼齊國石閭之靈部斯鄴都玉鼓之鄉然後經天緯地其功德所至當與日月爭華也既而赤烏夾日黃熊入寢實沉無祀桑林不祭

本傳云憲自以威名日重潛思屏退及高祖征北蕃乃辭以疾尋而高祖崩宣帝忌憲威望遂至加戮此言疾甍諱之也左傳哀六年曰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昭王卒又昭七年傳曰晉侯有疾夢黃熊入於寢門子產曰昔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於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又昭元年傳曰晉侯有疾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帝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參為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又襄十年傳曰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舞師題以旌夏晉侯懼而入於房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卜桑林見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荀罃不可曰我辭禮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

宣政元年六月二十八日

薨春秋三十有四本傳云高祖崩宣帝嗣位以憲屬尊望重深忌憚之令開府于智察其動

靜智就宅候憲因是告憲有謀詔王晚共諸王俱至殿門憲獨被引進帝先伏壯士於別室至即執之憲辭色不撓固自陳說帝使于智對憲憲目光如炬與智相質或謂憲曰以王今日事勢何用多言憲曰我位重屬尊一旦至此死生有命寧復圖存但以老母在堂恐留茲恨耳因擲笏於地乃縊之時年三十五

季友之亡魯可知矣齊喪子雅姜其危哉周書史臣曰齊王奇姿傑出獨牢籠於前載以介弟之地居上將之重智勇冠世攻戰若神敵國繫以存亡鼎命由其輕重比之異姓則方名韓白何以加茲挾震主之威屬道消之日斯人而嬰斯戮君子是以知周祚之不永也左傳閔二年曰季氏亡則魯不昌又曰成季生而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昭三年傳曰齊公孫竈卒司馬竈見晏子曰又喪子雅矣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姜族弱矣而嬀將始昌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

公器宇淹曠

風神透遠璣鏡照林山河容納置樽待酌懸鐘聽扣說文云璣珠之不圓者淮南子曰聖人之道如中衝而設尊禮記曰善待問者如撞鐘扣之以小者則小鳴扣之以大則大鳴待其從容而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也後漢書丁鴻贊曰五更待問應若鳴鐘聲動天下光照四鄰武皇帝以介弟懿親特垂愛友而密謀奇策加禮敬焉武皇帝高祖也高祖為周太祖第四子憲為第五子故曰介弟左氏傳曰雖有小忿不廢懿親常謂左右曰孔子云自吾有回門人日親其齊王之謂也史記曰顏回年二十九髮白早死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也後漢光武亦以此稱鄧禹矣用之作宰則萬方協和用之撫軍則四表懾伏作宰謂拜大冢宰也撫軍謂為大將軍也尚書曰協和萬邦左傳里克曰從曰撫軍尚書曰光被四表豈直皐繇為士國無不仁見論語隨會為卿民無羣盜左氏傳曰晉侯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太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於秦愛翫書籍敦崇禮樂一作典管絃入耳則谿谷俱調文雅沿心則煙霞並韻養由百發落雁吟猿應奉五行緗縹帙呂氏春秋曰荊庭有神白猿荊之善射者莫能中荊王請養由基射由基矯弓操矢而往未之射而括中之矢發之則猿應矢而下則養由基有先中中之矣按落雁乃更羸事此並歸由基總以形其善射也後漢書曰應奉少聰敏凡所經履莫不暗記讀書五行俱下漢書師古注曰緗桑也如桑葉初生之色也縹猶漂漂淺青色也說文曰帙書衣也

雍容舉止抑揚談論當世以為楷模搢紳以為軌範後漢書曰天下楷模李元禮漢書司馬相如曰耆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則少有壯志頗校兵書玄水降靈穀城授策飛風長柳月角星眉莫不吟誦在心撰成於手玄水黑水也山海經西北海有黑水又云大荒之中有人衣青衣名曰黃帝女魃蚩尤作兵伐黃帝黃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應龍畜水蚩尤請風伯雨師縱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殺蚩尤按北方黑色故云玄水疑引此事為降靈之事矣又穆天子傳云天子北征東還乃循玄水按此知北方有玄水矣水經注曰穀城有黃石臺黃石公與張子房期處也漢書藝文志有黃帝長柳占夢十一卷甘德長柳占夢二十卷月角星眉未詳藝文志稱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紀吉凶之象然此稱月角星眉疑謂射法也新月有如角弓故云月角又如眉故云星眉星如弧矢之類疑古有以此名書所未詳矣所著兵法凡有五卷六韜九法一作地不用吳起舊書三令五申無勞孫武先誡漢書藝文志曰周史六弢六篇師古曰即言取天下及軍旅之事弢字與韜同也九法當是九宮之術注見是篇銘內漢書藝文志有吳起四十八篇史記曰吳起衛人也好用兵為衛將擊秦拔五城後事楚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却三晉西伐秦又曰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王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分為隊長皆持戟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皆中規矩無敢出聲於是闔閭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為將顯名諸侯後漢

壯武焉不自驕矜謙光下物宋人獻玉不貪為寶伯成子高守仁為富本傳云于智告憲有謀帝乃遣小冢宰宇文孝伯謂憲曰三公之位宜屬親賢今欲以叔為太師九叔為太傅十一叔為太保叔以為何如憲曰臣才輕位重滿盈是懼三師之任非所敢當且太祖勳臣宜膺此舉若專用臣兄弟恐乖物議孝伯反命尋而復來曰詔王晚共諸王俱至殿門憲獨被引進執之遂縊死憲懼盈讓爵是其謙讓不貪之處故下云以信致欺也左氏傳曰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莊子曰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禹為天子伯成辭諸侯而耕於野不謂以信致欺為善非樂悼齊王死非其罪以忠信見戮也後漢書東平王言為善最樂天年不享嗚呼哀哉以某年月日葬於石安縣洪瀆川之里原隰悽愴埋於盛德幾年丘陵搖落蘊於良才永矣爾雅曰高平曰原下濕曰隰廣雅曰小陵曰丘說文解字曰土之高也爾雅釋丘云如陵陵丘郭璞曰陵大阜也乃為銘曰

悠哉朔方逖矣窮陰山連鳥道一作羽地盡龜林言其先世居朔野也爾雅曰悠遠也詩曰城彼朔方毛傳曰北方也尚書牧誓曰逖矣西土之人孔傳云逖遠也逖他歷反爾雅作遏音惕古文逖也天官書曰西宮昴畢間為天街其陰陰國其陽陽國言其居北方陰國路極遥遠也史

記曰趙武靈王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正義曰地理志朔方臨戎縣北有連山險於長城其山中斷兩峰俱峻上俗名為高闕也南中志曰烏道西百里以其地險絶獸猶無蹊特上有飛鳥之道耳龜林未詳按子山賀婁慈碑文云至如禪河清論秋水高談故以辨折龜林聲馳鹿野明是佛教之語西域地也本句經云昔佛在時有人河邊樹下學道二十年但念六塵心無寧息佛知可度化作沙門樹下共宿其夜月明龜從河出野干欲噉龜縮其頭尾及四足於甲中狗不得便須臾遠去龜還入水道人見此語沙門曰龜有護命之鎧野干不能得便沙門答曰世人不如此龜故恣六情外魔得便又文句云迦葉此翻大龜氏其先代學道靈龜負仙圖而應從德命族故云龜氏有畢鉢羅父母禱樹神而生故名畢鉢羅云龜林者疑以樹下見龜又以命族故稱龜林說文云叢木為林此稱林林者如檀林禪林之類地盡龜林言地直通西域之遠也

重黎業大伯翳功深冑其積德必有君臨言葛烏菟之後普回得璽子孫遂成帝業也國語曰重黎氏世序天地史記曰楚之先祖重黎為火正又秦本紀曰秦之先大費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為伯翳賜姓嬴氏索隱曰伯翳尚書謂之伯益是也謂宇文氏世德類是其後必君臨天下也

太祖撥亂喪君有君功迴地軸策動天文謂高歡之亂憲父周太祖奉魏武帝遷都長安也左氏傳曰晉惠公在秦呂甥曰征繕以輔孺子喪君有君博物志曰地有三千六百軸天官書曰王良策馬車騎滿野注曰策一星在王良前策動天文者言策馬星動天子出行也

猶臨赤水尚復黃雲諸侯八百天下三分謂魏帝西遷之後宗社以安天命人心將歸於周也莊子曰黃帝遊於赤水之北左氏傳曰黃帝氏以雲紀又黃雲虞舜之瑞劇秦美新曰黃瑞湧出周本紀曰武王東伐盟津諸侯叛殷會周者八百

公之挺生實惟天假翠微神降文昌星下此下序齊王憲也翠微即紫微春秋合誠圖云紫微大帝室太一之精也本序降太一之神下文昌之宿此稱翠微神降文昌星下其義同也又按爾雅釋山未及上翠微注云近上旁陂疏謂未及頂上在旁陂陀之處名翠微豈以憲爵居王位未及頂上故避紫微之名而稱之耶

照於四國克於兩社舟檝江河棟梁華夏水湧詞鋒風飛文雅左氏傳曰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間於兩社為公室輔杜注曰周社亳社兩社之間朝廷執政所在也漢書賈誼曰是猶渡江河亡維檝師古曰檝所以刺船也班彪王命論曰棠棁之材不荷棟梁之任閔元年左傳曰諸夏親暱襄四年傳魏絳曰諸華必叛注云華夏皆謂中國論語正義曰夏大也言有禮義之大有文章之華也曹子建王仲宣誄曰文若春華思若湧泉陸士衡文賦曰思風發於胸臆言泉流於脣吻

純深之性義極天經忠貞之道事感百靈君親惟一臣子惟寧忠泉出井孝筍生庭本傳云憲所生母達步干氏茹茹人也建德三年冊為齊國太妃憲有至性事母以孝聞太妃舊患風熱屢經發動憲衣不解帶扶侍左右憲或東西從役每心驚其母必有疾乃馳使參問果如所慮西征賦曰稅侯之忠孝淳深孝經曰孝天之經也東都賦曰懷百靈後漢書耿恭傳曰匈奴攻恭於城下擁絶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恭整衣服向井再拜為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衆皆稱萬歲楚國先賢傳曰孟宗字孝武至孝母好食笋宗入林中哀號方冬笋為之出因以供養時人以為孝感所致

乃宰天官為國之輔是居上將為天之柱謂憲為冢

宰也周禮天官冢宰之職上將文昌六星中名也晉書天文志曰三台六星兩兩而居起文昌歷抵太微一曰天柱三公之位也乃聖乃神惟文惟武策高開闢威移雲雨此下序東討之師也九宮神略三術謨明天離轉戰月德迴兵易乾鑿度曰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鄭康成注曰太一者北斗神名也下行八卦之宮每四乃還於中央中央者北辰之所居故謂之九宮天數大分以陽出以陰入陽起於子陰起於午是以太一下九宮從坎宮始自此而從於坤宮又自此而從於震宮又自此而行於巽宮所以行半矣還息於中央之宮既又自此而從於乾宮又自此而從於兌宮又自此而從於艮宮又自此而從於離宮行則周矣上遊息於太一之星而反紫宮行起從坎宮始終於離宮也班固答賓戲曰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服虔曰王霸富國強兵為三術李周翰曰三術謂帝道王道霸道而商君說秦孝公用此三術孝公用其霸術也書云謨明弼諧天離注見序文漢書曰匈奴舉事常隨月盛滿以攻戰月虧則退兵又陰陽雜書有天德月德黃道赤道之說言憲從高祖東征大克齊師也黎陽水駭官渡山驚冀州既載東原底平謂平鄴也臣瓚曰黎陽在魏郡劉楨鄴中詩曰北渡黎陽津銑曰謂從太祖征袁紹也文穎曰滎陽鴻溝即今官渡水也後漢書曰建安五年曹操與袁紹戰於官渡紹敗走禹貢曰冀州既載又云東原底平孔傳曰冀州堯所都也正義曰東原即今之東平郡也按冀州時大半屬於後齊太原為後齊別都蓋指齊地言大兵至鄴水駭山驚戰勝之後乃底定也溟波欲運弱木將危中峰岳斷半海鵬垂悼憲功業方大而中途摧折也莊子曰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溟南溟者天池也弱木即若木山海經曰灰野之山有赤樹青葉赤花名曰弱木春秋漢含孳曰三公象五岳在天法三能台能同庾冀晉陽秋曰張華將死中台星遂坼莊子曰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鳳沉丹穴龍亡黑陂臨淄廢市東武山移千秋萬古英靈在斯謂憲死時人知其冤酷所屬吏民皆傷之也山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名曰鳳凰史記封禪書曰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鳳沉龍亡以喻憲之死也地理志曰齊郡有臨淄縣吳越春秋曰范蠡作城訖瑯琊東武海中山一夕自來百姓怪之因名怪山後漢書郡國志曰清河國有東武城濟南王安子康為東武城侯注云今貝州武成縣是千秋二語言憲雖死功業自足不朽也

周太子太保步陸逞神道碑

公諱逞字季明本姓陸吳郡一有吳字人也周書列傳曰陸通弟逞初名彥字世雄本姓陸後賜姓步陸孤氏魏文帝嘗從容謂之曰爾既溫裕何因乃字世雄且為世之雄非所宜也於爾兄弟又復不類遂改焉君子至止既紹虞賓鳳凰于飛實興齊國序陸氏得姓之始也陸氏本嬀姓齊田氏之後蓋虞舜之苗裔也史記索隱注曰陸氏譜云齊宣公子達食采於陸號曰陸侯達達生發發生臯適楚賈其孫也一云陸渾氏之後此言虞賓齊國蓋宗陳田也詩云君子至止鸞聲鏘鏘尚書曰虞賓在位左氏傳曰陳公子完奔齊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其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於姜五世其昌並於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於齊其後亡也成子得政杜注云成子田常也敬仲八世孫史記曰田常曾孫和始為諸侯遷康公海濱康公卒呂氏遂

絶其祀田氏卒有齊國南越使者解漢帝之衣西陵將軍覆吳王之蓋漢書陸賈傳曰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佗印為南越王賈至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悅拜賈為太中大夫孝文即位欲使之南越丞相平乃言賈為太中大夫往使尉佗去黃屋稱制又南越王傳曰文帝名賈為太中大夫使賜佗書上楮五十衣中楮三十衣遺王師古曰以綿裝衣曰楮上中下者綿之多少厚薄之差也吳志曰陸遜振旅武昌權令左右以御蓋覆遜入出殿門凡所賜遜皆御物上珍於時莫與為比遣還西陵黃龍元年拜上大將軍右都護曾祖載為宋王司馬留鎮關中赫連之亂仗劒魏室黃河叅淩或亡追路烏江艤船更無歸迹今為河南洛陽人也逞兄陸通傳曰曾祖載從宋武帝平關中還留載隨其子義真鎮長安遂沒赫連氏魏太武平赫連氏載仕魏任中山郡守漢書曰陳平間行仗劒亡降漢史記曰項羽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檥船待如淳曰南方人謂整船向岸曰檥高祖冠軍將軍營州刺史隋志後魏置營州於和龍城吳人有降附者悉領為別軍自是官帥擁鐸更為吳越之兵君子習流別有樓船之陣謂吳人降附皆領別軍故魏軍中有吳師也國語曰吳王夫差出軍與晉爭長昏乃戒夜中令服兵擐甲陳士卒官帥擁鐸建祀姑此吳軍容之舊制也吳越春秋曰句踐復問范蠡曰可伐矣乃發習流二千人俊士四萬諸御千人以與吳戰遂虜殺太子入吳焚姑胥臺父政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恒州刺史中都獻公陸通傳云父政性至孝其母吳人好食魚北方魚少政求之常苦難後宅側忽有泉出而有魚遂得以供膳時人以為孝感所致因謂泉為孝魚泉初從爾朱天光討罰及天光敗歸文帝文帝為行臺以政為行臺左丞原州長史賜爵中都縣伯大統中卒漢書地理志中都屬太原郡太祖扶危濟傾經綸夷阻報君之恥遠襲平原太祖周文帝宇文泰也時高歡既破爾朱遂有異志賀拔岳軍西次平涼為侯莫陳悅所害悅附高歡不肯應名太祖馳赴平涼斬侯莫陳悅所謂報君之恥遠襲平原是也原州即其地矣以高平霸業所基委命留事謂以政為原州長史也周書本紀云賀拔岳既為侯莫陳悅所害太祖將赴之夏州吏民咸泣請曰聞悅今在永洛去平涼不遠若已有賀拔公之衆則圖之實難願且停留以觀其變太祖曰悅既害元帥自應乘勢直據平涼而反趙趄屯兵永洛吾知其無能為也遂進軍至原州太祖為行臺政為長史知其霸業所基重任也關中餽食非直滎陽之師河內供軍豈但淇園之竹史記曰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後漢書曰光武南定河內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光武於是復北征燕代恂移書屬縣講兵肄射伐淇園之竹為矢百餘萬以給軍前書音義曰淇園衛之苑多竹篠也言太祖以政為長史餽食供軍如蕭何冦恂矣公秉照晉疑作普之靈降明神之德猛虎振檻七年不驚羝羊觸蕃九齡能對竹林七賢論曰王戎幼而清秀魏明帝於宣武場上為欄苞虎阱使力士袒裼與之搏縱百姓觀之戎年七歲亦往觀焉虎乘間薄欄而吼其聲震地觀者莫不辟易頓仆戎亭然不動帝於門上見之使問姓名而異之羝羊觸蕃羸其角易大壯九三爻辭荀爽曰三與五同功為兌故曰羊終始陽位故曰羝蕃

謂四也三欲觸四而危之四反羸其角角謂五也揚雄別傳曰揚信字子烏雄第二子幼而聰慧雄疑羝羊觸藩彌日不就子烏曰大人何不云荷戟入榛揚子法言曰育而不苗者其吾家之童烏乎九齡而予我以玄文

諸兄以公先君愛子稱之曰仁推而襲封本傳云逞少謹密早有名譽兄通先以軍功別受茅土乃讓父爵中都縣伯令逞襲之起家羽林監左傳公族穆子曰請立起也與田蘇遊而曰好仁雖復季末大成之心守節疑作季末天成乃心守節當謂去爾朱氏而就周太祖言雖遇季世而心能守節也按逞兄陸通傳云通從爾朱榮榮死又從爾朱兆及爾朱氏滅乃入關又帝引為帳內督疑逞亦與焉且逞父政亦從天光敗後歸文帝而本傳無聞稱其守節當謂未從爾朱也事在襲封前而子山追序之矣既遭燻穴翻從壓紐亦謂爾朱氏滅逞得歸文帝也淮南子曰越王翳逃入山穴越人燻而出之哀江南賦云剖巢燻穴左氏傳曰楚平王再拜皆壓紐蓋謂爾朱之敗為燻穴得從文帝為當壁之君矣太祖初封函谷始合諸侯以公辭令參謀機密故得戎政克宣師言無漏本傳云文帝內親信時輩皆以驍勇自達惟逞獨兼文雅帝由此加禮遇焉大統十四年參大丞相府軍事尋兼記室左氏傳曰齊寺人貂始漏師於魚多賜姓步陸孤氏事見陸通傳委鹿輅而論都入鴻門而舞劒方之吹律綽有餘榮漢書曰婁敬脫輓輅見齊人虞將軍虞將軍入言名見說上曰陛下都洛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便上問張良良因勸上是日車駕西都長安上曰本言都秦地婁敬婁者劉也賜姓劉氏拜為奉春君蘇林曰一木橫鹿車前一人推之孟康曰輅音胡格反輓音晚索隱曰輓者

牽也輅者鹿車前橫木二人前輓一人後推之又曰沛公從百餘騎見羽鴻門羽留沛公飲范增令項莊入以劒舞因擊沛公莊入為壽因拔劒舞項伯亦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得免賜姓劉氏潛夫論曰古人始生吹律定其姓名漢書曰京房本姓李氏吹律定姓為京氏言步陸孤賜姓若婁敬項伯為從龍應運之臣榮於吹律定姓也出身羽林監輕車將軍除尚書右丞官聯會計務應平準水衡貫朽長平粟紅趙氏孟子注曰孔子主委積倉庾之吏不失會計當直其多少而已史記有平準書漢書注曰水衡與少府皆天子私藏三輔黃圖有長平倉漢書曰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增邑千戶尋遷駕部中大夫領吏部中大夫歷蕃部御伯東京鼎實先加鄧隲之勳西晉官人多用山濤之啓後漢書曰鄧隲字昭伯女弟為貴人立為和熹皇后延平元年拜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自隲始也殤帝崩太后與隲定策立安帝永初元年封隲上蔡侯食邑萬戶以定策功增三千戶隲辭讓上疏至於五六乃許之晉書曰山濤為吏部尚書所奏甄拔人物各為題目時稱山公啓事豈若五王登朝必司賓主之禮六龍御轡取定鸞和之節首語謂蕃部也次語謂領駕部也按蕃部之職如古典客鴻臚掌四方歸義蠻夷實司賓禮者也云五王登朝者當引漢書匈奴傳五單于事謂呼韓邪單于屠耆單于呼揭單于車犂單于烏藉單于凡五王也甘露三年單于朝甘泉宮漢寵以殊禮矣漢書禮樂志曰六龍之調使我心若左傳錫鸞和鈴昭其聲也杜注曰鸞在鑣和在衡按駕部掌車輿牛馬等物故云是矣御正以

官觸父名不拜周書明帝紀云武成元年八月增御正四人為上大夫按逞父名政故御正之官為觸父名矣會稽有王會之名其子不為太守博陵有王沉之封其兒不為刺史晉書曰王舒字處明丞相導之從弟也父會侍御史舒代鄧攸為尚書僕射時將徵蘇峻司徒王導欲出舒為外援乃授撫軍將軍會稽內史秩中二千石舒上疏辭以父名朝議以字同音異於禮無嫌舒復陳音雖異而字同求換他郡於是改會字為鄶舒不得已而行又曰王沉字處道太原晉陽人初封博陵侯及武帝受禪以使命之勳封博陵郡公子浚字彭祖出補河內太守以郡公不得為二千石轉東中郎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入掌納言治司宗伯漢官儀曰尚書唐虞官也龍作納言出入帝命周禮云春官宗伯本傳徙授司宗中大夫故云又為軍司馬職居常伯勤問於南宮位管王言連官於北斗漢官儀曰侍中周成王常伯任侍中殿下稱制出即陪乘後漢書曰肅宗詔賈逵入講尚書南宮雲臺禮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晉書天文志曰紫宮垣在北斗北門內東南維五星曰尚書主納言夙夜諮謀龍作納言此之象也豈止郊天祀地龍門嶰谷之聲贊鼓頒旗白露涼風之月上語謂宗伯之職也下語謂軍司馬之職也周禮大宗伯之職云掌建邦天神人鬼地示之禮又云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樂六變則天神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地示出又云龍門之琴瑟鄭注曰龍門山名呂氏春秋曰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之嶰谷生其竅厚薄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鐘之管制十二筩以聽鳳凰之鳴雄鳴六雌鳴六以為律呂周禮曰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辨鼓鐸鐲鐃之用淮南子曰孟秋之月涼風至白露降暗夜有人餉羅數十匹公閉門不受行人干觸具以聞奏朝野稱之太尉楊震直推故吏之金涼州張奐高揖羌人之馬清畏人知我無慙德本傳云逞幹識詳明歷任三府所在著績朝廷嘉之進爵為公後漢書曰楊震字伯起時號關西孔子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至夜半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又曰張奐字然明敦煌酒泉人遷安定屬國都尉使南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奐和親共擊萼鞬等連戰破之郡界以寧羌豪帥感奐恩德上馬二十疋先零酋長又遺金鐻八枚奐並受之而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晉陽秋曰胡威字伯虎淮南人父質以忠清顯威為徐州世祖賜見與論邊事及平生帝嘆其父清因謂威曰卿清孰與父對曰臣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是以不如遠矣齊國通和封人受使以公汝邪對曰臣父清畏人知臣清不如也帝曰何以為勝有出境之才見命張擅之禮既珠盤揷血定楚國之連名匕首登壇反齊人之侵地是謂使乎固稱光國本傳云天和三年齊遣侍中斛斯文略中書侍郎劉逖來聘初修鄰好威選行人詔逞為使主尹公正為副以報之逞美容止善辭令敏而有禮齊人稱焉還屆近畿詔定路車飾服郊迎而入時人榮之儀禮曰使者及境張擅乃謁關人周禮曰玉府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鄭注曰敦槃類珠玉以為飾古者以槃盛血以敦盛食合諸侯者

必割牛耳取其血歃之以盟珠盤以威牛耳尸盟者執之故書珠為夷鄭司農云夷槃或為珠槃玉敦揷血玉器史記曰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劒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楚王叱遂遂按劒而前曰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命懸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以楚之強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捧銅盤而跪進之遂定從於殿上楚魏救至秦兵遂罷又刺客傳曰曹沫魯人也齊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曰魯弱齊強而大國侵魯亦以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盡許歸魯之侵地曹沫三戰所亡地盡復予魯索隱曰匕音比劉氏云短劒也鹽鐵論以為長尺八寸其頭類匕故云匕首也

三輔公侯五陵鐘鼎銅街柳市塵起風飛乃授京兆尹增邑通前一千六百户餘官如故本傳云四年除京兆尹三輔黃圖曰武帝太初元年改內史為京兆尹與左馮翊右扶風謂之三輔其理俱在長安古城中西都賦曰北眺五陵西京賦曰擊鐘鼎食沈約麗色賦曰狹邪才女銅街麗人黃圖曰長安有九市郡國志曰長安大俠黃子夏居柳市王仲宣雜詩曰風飄揚塵起白日忽已冥呂向曰風起舉揚塵埃喻兵戈暴起也

上林兵息蘭池盜靜不學王陽平生鑄金之術未同張敞終日章臺之遊言逞為京兆尹有美政也本傳云逞為京兆尹都界有承生子經旬而死其家有殯遂乳養之諸豚賴之以活時論以逞仁政所致漢舊儀曰上林苑方三百里苑中養百獸天子秋冬射獵取之三輔黃圖曰蘭池宮始皇三十一年為微行咸陽與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盜蘭池漢書曰王陽雖儒生自寒賤然好車馬衣服極為鮮好而無金銀文繡之物及遷徙去官處所載不過囊衣不蓄餘財去位家居布衣蔬食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又張敞傳曰敞為京兆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天子數從之然敞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使御史驅自以便面拊馬

家僮暮行還得遺錢於道并白絁十疋公訪得其主即以還之見金於路指以示人得錢於道持留掛樹方之今日異代同風皇甫謐高士傳曰延陵季子出遊見道中有遺金顧披裘公曰取彼金公投鎌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處之高而視人之卑五月披裘而負薪豈取金者哉季子驚謝邴原別傳曰原嘗行而得遺錢拾以繫樹枝此錢既不見取而繫錢者愈多謂之神樹

俄遷司會治小司馬重總六軍再操八柄考績入於歲成論功書之年表本傳云俄遷司會中大夫出為河州刺史晉公護雅重其才表為中外府司馬頗委任之尋復為司會兼納言遷小司馬周禮鄭注云天子六軍周禮大宰之職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二曰祿三曰予四曰置五曰生六曰奪七曰廢八曰誅逞前已為軍司馬今為司會中大夫復為司會遷小司馬故云重總六軍再操八柄也尚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史記有功臣年表及將相名臣年表

尋授都督宜州諸軍事宜州刺史本傳云護誅免官頃之起為納言又以疾不堪任乃除宜州刺史周書太祖紀云魏廢帝三年改北雍州為宜州隋志云京兆郡華

原縣後魏置北雍州西魏改為宜州露冕觀風停車待雨百城解印憚朱穆之威千里相迎愛王基之德益都耆舊傳曰郭賀拜荊州刺史明帝巡狩致南陽特見嗟嘆賜以三公之服黼黻旒冕勅去幨露冕使百姓見比衣服以章其德後漢書曰鄭弘為淮陰太守行春大旱隨車致雨又朱穆傳曰順帝末江淮盜賊羣起州郡不能禁梁冀辟之使典兵事永興元年冀州盜賊尤多故擢穆為冀州刺史州人有宦者三人為中常侍並以檄謁穆穆辭之疾不相見冀部令長聞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及到奏劾諸部至有自殺者以威畧權宜盡誅賊渠帥舉劾權貴或死獄中魏志曰王基字伯輿東萊曲城人也黃初中察孝廉除郎中是時青土初定刺史王浚特表請基為別駕後名為秘書郎浚復請還司徒王朗辟基浚不遣朗書劾之大將軍司馬宣王辟基未至擢為中書侍郎按逞莊任宜州未久請停即被勅追還如公叔之始及濟河伯輿之歷經辟名矣曾未朞月被勅追還眷吏民不無河內之請依依故老實念黎陽之別本傳除宜州刺史故事刺史奉辭例備鹵簿逞以時屬農要奏請停之武帝深嘉焉詔遂其所請以彰雅操逞在州有惠政吏人稱之後漢書曰寇恂拜河內太守恂至潁州盜賊悉降而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借寇君一年乃留恂又鄧訓傳曰訓撫接邊民為幽部所歸還護烏桓都尉黎陽故人多攜將老幼樂隨訓徙邊少陽養德前星守器尊師讓齒必俟賢能乃授太子太保本傳云東宮初建授太子太保顏延年曲水詩序曰正體毓德於少陽李善注云少陽東宮也周禮鄭注曰東郊少陽諸侯象也星經曰心三星中天王前為太子後為庶子故曰前星尊師師如太保太傅太師少保少傅少師也讓齒按禮太子入學以年大小為次不以天子之子為上方之劉寔道高於大邦譬以山濤榮深於小輦晉書曰劉寔字子真平原高唐人也為國子祭酒散騎常侍愍懷太子初封廣陵王高選師友以寔為師元康中進爵為侯累遷太子太保太安初寔以老病遜位賜安車駟馬以侯就第又曰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也咸寧初轉太子少傅加散騎常侍除尚書僕射加侍中領吏部居選職十有餘年濤以老疾固辭不許帝嘗講武於宣武場濤時有疾詔乘步輦從因與盧欽論用兵之本於時咸以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合帝稱之曰天下名言也本有消渴之疾常餌金石自理舊疾微增奄捐館舍茂陵之下不留封禪之書校尉之營惟餘服食之器西京雜記曰長卿素有消渴疾及還成都悅文君之色遂以發痼疾漢書司馬相如傳曰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相如病甚可往悉取其書若後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遺書問其妻曰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封禪事所忠奏焉天子異之後漢書曰宣秉字巨公馮翊雲陽人遷司隸校尉秉性節約常服布被蔬食瓦器帝嘗幸其府舍見而嘆曰楚國二龔不如雲陽宣巨公即賜布帛帳什物四年拜大司徒司直六年卒於官帝愍惜之嗚呼哀哉春秋四十有七建德二年五月十一日也天子以大臣之喪躬輟聽訟東朝以師傅之尊親臨攢祭東朝謂太子也震主東方故曰東朝詔贈大將軍本傳同謚某公禮也以今三年正月十日葬於京兆之高陽原夫人郁久閭郁久閭蠕蠕國姓也

北史曰蠕蠕姓郁久閭氏始神元之末掠騎有得一奴髮始齊眉亡本姓名其主字之曰木骨閭木骨閭者首禿也木骨閭與郁久閭聲相近故後子孫因以為氏齊神武娶蠕蠕公主郁久閭氏魏景穆皇后亦郁久閭氏蠕蠕強盛與西魏通和故得婚也逞之夫人當亦蠕蠕公主故下云王姬矣

西遇王姬愛敬肅恭言容令淑有聞箴盥無廢紘綖禮記曰右佩箴管線纊管字同盥左氏傳曰奉匜沃盥杜云器也盥古緩反又左傳曰衛紈紘綖杜注曰紘纓從下而上者綖冠上覆列女傳敬姜曰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

爰在盛年先從大夜今節婦開墳松栢已拱季孫成寢丘陵始同史記曰公子重耳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二十五年不來吾墓上柏大矣禮記曰季武子成寢杜氏之喪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

況復圖

畫賢妃方在甘泉之室瘞埋才子即用高陽之原上謂郁久閭下謂逞也漢書曰金日磾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病死詔圖畫於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閼氏日磾每見畫常拜嚮之涕泣然後乃去又曰李夫人少而早卒上憐閔焉圖畫其形於甘泉宮左氏傳曰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後漢書曰荀氏有子八人號曰高陽里今葬地名高陽原故云

公儀表外明風神內照器量深沉階基不測事君惟忠事親惟孝言為世範行為士則陳仲弓碑文辭也

留連墳素怡悵文詞素即索左氏傳曰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宋玉高唐賦云怡悵自失李善注云王逸楚辭注云怡悵恨貌

霜府錄於尚書天官總於司會出入匡贊常帶數職身具六龜腰恒四綬周禮天官冢宰有司會之職鄭注曰會大計也司會主天下之大計計官之長若今尚書出入匡贊常帶數職者謂遷駕部領兵部歷蕃部及遷驃騎掌納言司宗伯又為軍司馬也又遷司會任河州表中外府司馬復為司會兼納言遷小司馬是其常帶數職有六龜四綬之集矣漢舊儀曰銀印背龜紐其文曰章謂刻為其官之章也董巴輿服志曰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序及秦以采組連結於襚謂之綬漢承秦制

陳平密謀既非天子所見荀彧上策又非諸侯所聞漢書曰高祖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用陳平秘計得出應劭曰陳平使畫工圖美人間遣人謂閼氏云漢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厄欲獻之閼氏畏其奪己寵謂單于曰漢天子亦有神靈得其土地非能有也於是匈奴開其一角得突出鄭氏曰以計鄙陋故不傳師古曰應氏之說出桓譚新論蓋譚以意測之事當然耳非記傳所傳也魏志曰荀彧字文若潁州潁陰人也勸太祖至洛陽奉迎天子進為漢侍中守尚書令常居中持重太祖雖征伐在外軍國事皆與彧籌焉與紹連戰太祖保官渡紹圍之太祖軍糧方盡書與彧議欲還詐以引紹用彧言遂以奇兵襲紹斬淳于瓊等紹退走許攸叛紹顏良文醜臨陣授首田豐以諫見誅皆如彧所策彧別傳曰彧自為尚書令常以書諫事臨薨皆焚毀之故奇策密謀不得盡聞也

其為郡也惟取赤土封書其為州也惟以青鹽換粟東觀漢記曰鄧訓好青泥封書黎陽故吏載青泥一襆至上谷遺訓又西京雜記曰漢朝中書以武都紫泥為璽室加綠綈其上魏志曰徐邈為涼州刺史使持節領護羌校尉至值諸葛亮出祁山隴右三郡反邈輒遣參軍及金城太守等擊南安賊破之河右少雨常苦乏穀邈上修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虜穀漢書地理志云朔方縣有青鹽澤魏土地記云朔方縣有大鹽池其

鹽大而青白名曰青鹽又名戎鹽留家則千樹無資遺子則一經而已習鑿齒襄陽耆舊傳曰吳李衡字叔平襄陽人習竺以女英習配之漢末為丹陽太守衡每欲治家事習不聽後密遣客十人往武陵龍陽汜洲上作宅種橘千株臨死勑兒曰汝母每怒吾治家事故窮如是然吾州有千頭木奴不責汝食歲上匹絹亦當足用耳衡既亡後二十餘日兒以白英習曰此當是種樹也汝家失十客來七八年必汝父遺為宅汝父恒稱太史公言江陵千樹橘當封君家吾答云士患無德義不患不富若貴而能貧方好耳漢書韋賢傳曰自韋孟至賢凡五世賢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嫡子操本傳子操嗣至性過禮純孝不遺疑作匱左氏傳曰穎考叔純孝也詩曰孝思不匱墳前之樹染淚枯庭際之禽聞悲者則下干寶搜神記曰王裒字偉元元城營陵人父儀為文帝所殺裒廬於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栢悲號涕泣著樹樹為之枯又曰鄭弘遷臨淮太守郡民徐憲在喪致哀有白鳩巢戶側弘舉為孝廉朝廷稱為白鳩郎陸機周處碑文云墳前之樹淚染先枯庭際之禽聞悲乃下銘曰

山連日觀水枕滇機富春沙起開陽柱飛言陸氏之先系出齊田後適楚國又為吳人及歸魏居洛陽也應劭漢官儀曰泰山東南山頂名曰日觀雞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許故以名焉按泰山日觀在齊地言陸氏之先出自齊國故山連日觀也水枕滇機謂楚地按史記楚威王使莊蹻循江上畧至滇池滇楚接界故水枕其流矣言陸氏自齊適楚為楚人也郡國志富春屬吳郡吳志曰黃初五年秋分三郡惡地十縣置安東郡治富春以全琮為太守平討山越水經注曰浙江東北逕富春縣江南有山孫武皇之先所葬也浙江又逕越王允常冢北句踐都瑯琊欲移允常冢冢中生風飛沙射人遂止富春沙起是其事也吳時丹陽吳會山民為寇權分三郡險地為安東郡富春乃是一郡統率諸縣故得稱富春沙起也應劭漢官儀曰開陽門始成未有名夜有一柱來樓上瑯邪開陽縣上言縣南城門一柱飛去光武使視之因刻記其年月日以名門焉後漢書百官志洛陽城十二門有開陽門二語喻陸氏本吳人富春屬吳今為河南洛陽人開陽門在洛陽若飛柱矣大夫屈節將軍振威南越受吏西陵解圍大夫謂陸賈為南越使者將軍謂陸遜為西陵將軍也注見本序昔我烈祖垂翅秦中白馬無路烏江不通笛吟鄉里琴哀土風謂逞祖載留關中沒赫連氏不得歸吳遂居洛陽也後漢書馮異傳璽書勞異曰始雖垂翅回溪終能奮翼澠池史記高祖本紀云劉賈將騎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索隱曰即黎陽津也南界東郡白馬縣史記曰項羽敗至烏江曰天之亡我何渡為向子期思舊賦序曰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思曩昔遊宴之好感音而嘆左氏傳曰晉侯見鍾儀使與之琴操南音范文子曰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營州恒州擁旄世載壯節旃衿人雄關塞營州當謂載仕魏為中山郡守也恒州謂政為恒州刺史也史記正義曰旄節者編毛為之以象竹節直河穿趙平雲臨代生為立功沒為留愛恒州在趙代之間即漢之恒山郡依恒山為名左氏傳曰其次立功又曰子產古之遺愛也言政為刺史於州郡之內立功遺愛也降茲嶽瀆誕此貞明祥符雲氣慶合星精謂逞之生為天地之所鍾靈也尚書孔安國傳曰四嶽視公四瀆視伯史記天官書曰卿雲見喜氣也列仙傳

曰東方朔為歲星之精宮帷定策殿柱書名忠泉暗漏孝笋寒生宮帷定策即序中鄒隲事殿柱書名漢田鳳事忠泉耿恭事孝笋孟宗事皆注見前篇世屬殷周時逢楚漢天下三分鴻溝一半世屬殷周以魏周比殷周以周太祖比文王也故云天下三分時逢楚漢以齊周比楚漢本東西魏也魏分東西若割鴻溝矣以我明畧來參匡贊日乃再中天成兩旦謂逞參謀機密周之帝業以成如殷日再中堯華復旦也史記封禪書曰新垣平言日再中居頃之日却復中虞舜卿雲歌曰日月光華旦復旦兮見呂氏春秋遞參三事歷副六卿天師一作司光宅地載謨明詩云三事大夫又左氏傳曰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六卿周禮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是也逞為吏

部中大夫及小司馬未居正卿又歷諸部故云遞參歷副矣尚書曰光宅天下又曰謨明弼諧春官定禮夏官治兵識言默識溫樹無名春官謂宗伯也夏官謂司馬也後漢書賈融傳云融上疏曰臣融年五十三有子年十五質性頑鈍臣融朝夕教導教以經義不得令觀天文讖記漢書曰孔光沐日歸休與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默不應更答以他語其不泄如此謙恭周密言行無乖忠公兒殪陰德蛇埋漢書曰張安世以謹慎周密自著晉語叔向曰昔吾先君唐叔射兕於徒林殪以為太甲以封於晉韋昭曰兕似牛而青善觸人徒林林名一發而死曰殪甲鎧也列女傳曰孫叔敖為嬰兒之時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見其母而泣焉母問其故對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今出遊見之其母曰蛇今安在對曰吾恐他人復見之殺而埋之矣其母曰汝不死矣夫有陰德者陽報之德勝百祥仁除百禍天之處高而聽卑書不云乎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爾默矣必興於楚及叔敖長為令尹軍國紛總部領填堦一作偕馬不入廐金不入懷言歷任諸部事繁逞有清聲也馬不入廐金不入懷後漢張奐事注見本序具瞻惟德高山惟仰甲觀初登龍樓初上東國桓榮西京疏廣謂逞為太子太保也詩曰民具爾瞻又曰高山仰止三輔黃圖曰太子宮有甲觀畫堂又云龍樓門門上有銅龍漢書成帝紀曰上名太子出龍樓門後漢書明帝紀曰建武十九年立為皇太子師事博士桓榮學通尚書漢書曰疏廣為太傅受為少傅上疏乞骸骨歸公卿大夫為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年齡俄頃風電相摧銘旌兩沒池柳雙迴禮記曰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檀弓曰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己故以其旗識之又曰池視重霤鄭注云如屋之有承霤也柳宮象也以竹為池衣以青布懸銅魚焉今宮有承霤云以銅為之正義曰池者柳車之池也兩沒雙迴言陸逞與郁久閭氏合葬也

煢煢胤子在疚啣哀身彰野火心懼天雷言子操居喪以禮也左氏傳曰予煢煢在疚李陵書曰足下胤子無恙後漢書曰長沙有孝子古初遭父喪未葬鄰人失火初匍匐柩上以身扞火火為之滅干寶搜神記曰王裒以母性畏雷母沒每雷輒到墓曰裒在此日月其除榮終哀始馬歸司隸書還太史歷對天星墳連地市詩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除論語曰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列異傳曰鮑宣三世為司隸常乘一驄馬史遷自序云談為太史公如淳注曰漢儀注太史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遷死後宣帝

以其官為令行太史文書而已歷對天星如莊子云傳說得之以騎箕尾死為傳說星矣辛氏三秦記曰驪山有始皇陵作地市生死人交易市平不得欺死人云山勢接飛松形蓋起德音無絶平原忽矣抱樸子曰千歲之松有如偃蓋楚辭曰平原忽兮路超遠

周大將軍崔說神道碑

公諱說周書作訣字士約博陵郡安平縣人也周書列傳曰崔謙字士遜博陵安平人也弟訣本名士約謙字士遜訣當以士約為字矣昔者華陽之野降龍首之神烈山之都啓龜文之繇序崔氏之先也帝王世紀曰神農氏姜姓也母曰任氏有蟜氏女登為少典妃遊華陽有神龍首感生炎帝人身牛首長於姜水有聖德以火德王故號炎帝又曰

神農本起烈山故曰烈山氏一曰厲山氏黃帝代之於時河出龍圖洛出龜書三皇本紀曰神農本起烈山故左氏稱烈山氏之子曰柱亦曰厲山氏禮曰厲山氏之有天下是也按崔氏系出齊姜姜姓本神農之後故云左傳云且其繇曰杜注云繇卜兆辭繇直救反匡周則盟津有會佐夏則龍門始鑿匡周謂齊太公望佐武王會諸侯於盟津也佐夏謂四岳也尚書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按禹本四岳所薦故云佐夏也禹貢曰導河積石至於龍門地理志云龍門山在馮翊夏陽縣北此山當河之道禹鑿以通河東郡之西界也按四岳有伯夷齊為姜姓伯夷之裔言神農之後在夏則有伯夷在周則有呂尚先周後夏互文也西遊則起家秦相東入則載世齊卿備乎史籍可得言矣崔氏出自齊丁公左傳東郭偃曰今君出自丁杜注云齊丁公崔杼之祖也傳又云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娶東郭姜生明崔成有疾廢之而及明崔成請老於崔弗許曰崔宗邑也必在宗子杜元凱曰濟陽東朝陽縣北有崔氏城傳又云崔氏滅崔明奔魯世系表云崔明生良十五世孫意如為秦大夫封東萊侯此云起家秦相者即是人也載世齊卿者即崔武子是齊卿在前秦相在後此亦互文也祖辯平遠將軍武邑郡守周書訣兄崔謙傳云祖辯魏平遠將軍武邑郡守魏書北史並作安南將軍隋志冀州信都武彊縣舊置武邑郡父楷散騎常侍光祿大夫殷州刺史崔謙傳云父楷散騎常侍光祿大夫殷州刺史贈侍中都督冀定相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隋志豫州趙郡大陸縣舊曰廣阿置殷州並厲風霜俱張鋒穎邸史疊迹官曹凜然是謂鮑恢都官百城振懼葛豐握節京師斂手並厲俱張言祖辯父

楷二人也邸史者按郡有邸及從事史漢書朱買臣傳云會稽郡守邸者又云郡邸直上計後漢書百官志從事史十二人都官從事等其餘部郡國從事每郡國各一人主督促文書察舉非法皆州自辟除官曹者如功曹書佐之類後漢百官志云每郡國各有典郡書佐一人各主一部文書以郡吏補以辯楷為郡守刺史故云後漢書曰鮑永為司隸校尉鮑恢為都官從事光武曰貴戚宜斂手避二鮑漢書曰諸葛豐字少季琅邪人特立剛直元帝擢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京師為之語曰閭何閻逢諸葛上嘉其節加封秩光祿大夫時侍中許章以外戚屬貴幸奢淫不法豐按劾章欲奏其事適逢許侍中私出豐駐車舉節詔章曰下欲收之章窘迫馳入宮自歸上豐亦上奏於是收豐節司校去節自豐始公特稟英靈偏鍾山嶽雄

姿俊茂眉目疎朗觀虎於檻齠髮不驚稱象於船勝衣能對世說曰魏明帝於宣武場上斷虎爪牙縱百姓觀之王戎七歲亦往看虎乘間攀欄而吼其聲震地觀者無不辟易顛仆戎湛然不動了無恐色魏志曰鄧哀王沖字蒼舒少聰察岐嶷生五六歲智意所及有若成人之智時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群下咸莫能出其理沖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則較可知矣太祖大悅即施行焉齠即髫剪髮為髻也故云齠髮至於拉虎捭一作羈熊摧斑碎掌忘歸繁弱落雁吟猿故得氣蓋關中威申河外本傳云訖少鯁直有節槩膂力過人尤工騎射曹子建七啓曰批熊碎掌拉虎摧斑新序曰楚王載繁弱之弓忘歸之矢以射隨兕於雲夢也干寶搜神記曰楚王遊於苑白猿在焉王令善射者射之

矢數發猿搏矢而笑乃命由基由基撫矢猿即抱木而號及六國時更嬴謂魏王曰臣能虛發而下鳥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嬴曰可有頃聞雁從東來更嬴虛發而鳥下焉吟猿落雁是其事也關中秦地漢書曰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師古曰自函谷關以西總名關中項羽雞鳴歌云力拔山兮氣蓋世潘岳西征賦曰出申威於河外李善曰河外謂之澠池史記曰秦王使告趙王為好會於西河外澠池按河外索隱謂曲沃等處正義謂同華州晉語入河外列城五注云河東也晉以河東為河外魏以河南為河外張儀說魏王曰秦下兵攻河外據卷衍酸棗說齊曰梁效河外索隱謂河外河之南邑若曲沃平周等處魏世家秦復予我河外無忌率五國兵攻秦敗之河外蘇秦說趙曰魏弱則割河外張儀說趙曰秦驅韓梁軍於河外正義謂滑州北臨河此河外澠池也解褐領軍錄事轉諮議參軍周書同時當塗失爾朱氏及高歡也後漢書曰代漢當塗高答賓戲曰王莽蕪穢因失其御魏本紀云明帝崩爾朱榮誅廢立立莊帝榮以兵權在己遂有異志帝殺榮尋為爾朱兆所弒立閔帝高歡復廢帝立孝武閔帝失位賦詩曰朱門久可患紫極非情翫顛覆立可待如此惟有修真觀其失御如此按魏本紀云武帝永熙三年九月高歡東還洛陽帝親督衆攻潼關斬其行臺華長瑜又尅華州此云始論函谷之兵是也又魏本紀云閔帝普泰元年六月高歡起兵信都以誅爾朱氏為名二年高歡敗爾朱天光等於韓陵此云韓陵之戰是按韓陵之戰在魏未遷之前當是互文函谷句謂高歡之亂韓陵句謂爾朱氏之亂此二家皆專權魏室者也太師賀拔勝作牧西荊周書列傳曰賀拔勝字破胡神武尖山人也武帝將圖神武以

勝弟岳權衆關西欲廣其勢援乃拜勝為都督三荊二郢南襄南雍七州諸軍事荊州刺史魏文帝三年以賀拔勝為太師公為假節冠軍將軍防城都督及南陽失守卷甲奔梁本傳云賀拔勝出牧荊州以訖為假節冠軍將軍防城都督又隨勝奔梁南陽失守者按賀拔勝傳武帝西遷勝還軍南陽自率所部將西赴關中進至淅陽詔封勝太保錄尚書事時齊神武已陷潼關屯軍華陰勝乃還荊州州民鄧誕執元穎北引侯景勝至景逆擊之勝軍不利率麾下數百騎南奔梁在江表三年梁武帝遇之甚厚勝常乞師北討齊神武既不果乃求還梁武帝許之親餞於南郊勝自是之後每行執弓矢見鳥獸南向者皆不射之以申懷德之志也既至長安詣闕謝罪朝廷嘉其還乃授太師訖既從勝奔還俱同故備錄於此樂毅羈旅猶思燕路陳軫悽愴終戀秦聲謂訖在梁

之日思歸長安也戰國策曰樂毅破齊燕惠王得齊反間使騎劫代將而名樂毅毅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望諸君尊寵樂毅以驚動於燕齊齊田單破騎劫燕惠王後悔復以毅子樂間為昌國君而樂毅往來復通燕燕趙以為客卿卒於趙史記陳軫適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越人莊舄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舄故越之鄙人也今仕楚執珪富貴矣亦思越不中謝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且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棄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惠王曰善

幸值和鄰言歸舊國本傳復自梁歸國

授衛將軍都督封安昌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户本傳同隋志豫州汝南郡朗山縣舊曰安昌

弘農克復沙苑揮鋒本傳云從太祖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克弘農戰沙苑周太祖與齊神武戰也在魏文帝大統三年八月

至弘農十月至沙苑距齊神武軍皆大克獲獻俘長安隋書地志曰馮翊有沙苑

進爵為侯增邑并前一千一百户本傳同

信珪則更受司勳穀璧則還輸典瑞周禮宗伯云侯執信珪玉人云命珪七寸謂之信珪侯守之司勳屬夏官鄭司農云勳功也此官主功賞宗伯云子執穀璧鄭注云穀所以養人以穀為飾璧徑五寸不執圭者未成國也又宗伯有典瑞之職鄭注云瑞節信也典瑞若今璽節郎訣始封子今進爵為侯是用受信珪於司勳還穀璧於典瑞也

鐵馬有河橋之戰戈船有汾水之兵河橋汾水連前弘農沙苑二戰本傳此獨不載按賀拔勝傳河橋之役勝大破東魏軍及齊神武攻玉壁勝從太祖追之於汾北訖荊州之役弘農沙苑之戰皆從此河橋汾水當亦在焉子山碑文為較詳矣陸倕石闕銘曰鐵馬千羣注云鐵馬鐵甲之謂也漢書曰歸義越侯嚴為戈船將軍張宴曰越人於水中負人船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於船下因以為名也

除京兆太守本傳同

移民下邑未學邊韶走馬章臺不同張敞移民下邑未學邊韶疑引延篤事後漢書曰延篤桓帝以博士徵拜議郎與朱穆邊韶共著作東觀從京兆尹其政用寬仁憂恤民黎擢用長者與參政事郡中歡愛三輔咨嗟焉郡人語曰前有趙張三王後有邊延二君時皇子有疾下郡縣出珍藥而大將軍梁冀遣客齎書詣京兆并貨牛黃篤發書收客曰大將軍椒房外家而皇子有疾必應陳進醫方豈當使客千里求利乎遂殺之冀慙不得言篤以病免按邊即邊鳳以邊延二君前後京兆故云韶疑邊鳳字或取尚書簫韶九成鳳凰來儀之義非謂邊孝先也漢書曰張敞為京兆尹走馬章臺街

遷帥都督持節撫軍通直散騎常侍大都督尋遷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都官尚書定州大中正本傳同隋書地理志云冀州博陵郡舊置定州後魏置總管府

五曹奏事有朱穆之忠九品論人見楊喬之直漢書成帝紀曰建始四年春初置尚書員五人師古曰漢舊儀云尚書四人為四曹成帝置五人有三公曹百官志曰世祖置六人凡六曹云五曹者依成帝也後漢書曰朱穆字公叔南陽宛人徵拜尚書穆既深疾宦官及在臺閣旦夕共事志欲除之上疏帝不納後穆因進見口復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皆用姓族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權領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耆儒宿德與參政事帝怒不應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詆毀之穆素剛不得意憤懣發疽卒又孟嘗傳曰桓帝時尚書

同郡楊喬上書薦嘗曰臣前後七表言故合浦太守孟嘗謝承後漢書曰楊喬字聖達烏傷人也前後數上書陳政事也

改封安國傳作安固縣侯益邑合前一千四百戶隋志冀州信都郡鹿城縣後齊曰安國傳作安固者隋志清化郡安固縣梁置後周置蓬州

賜姓宇文改名為說本傳云賜姓宇文氏并賜名說焉

漢王改婁敬之族事重論都魏后變程昱之名恩深捧日漢書曰高祖西都長安拜婁敬為奉春君賜姓劉氏論都謂婁敬勸帝都關中也後漢書曰杜篤著論都賦魏書曰程昱少時常夢上泰山兩手捧日昱私異之以語荀彧及兗州反賴昱得完三城於是彧以昱夢白太祖太祖曰卿當為吾腹心昱本名立太祖乃加其日更名昱也

遷車周書北史作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竇

憲連官單于之寶鼎可致張寬固位渭橋之流星可識後漢書曰竇憲字伯度南單于請兵北伐拜憲車騎將軍與北單于戰於稽洛山大破之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紀漢威德南單于於漠北遺憲古鼎容五斗其傍銘曰仲山甫鼎其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憲乃上之拜憲大將軍陳壽益都耆舊傳曰漢武帝蜀張寬為侍中從侍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於渭水乳長七尺帝怪其異遣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知我已知張寬在第七車對曰天星主祭祀者齊戒不潔則女人見竇憲句謂為車騎大將軍也張寬句謂為侍中也

司木七工既掌丘陵之賦司會六典乃均邦政之才居官得人於斯為盛禮記曰天子六府有司木考工記曰凡攻木之工七周禮天官冢宰之職云司會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之貳鄭注云司會若今尚書

進爵為公改封萬年縣通前二千四百戶隋志云京兆郡大興縣後周舊郡置縣曰萬年

除隴州刺史都督隴州諸軍事俱見本傳

隴坻路遥秦川望遠鄧仲華之不去馬文淵之願歸周書太祖紀云魏廢帝三年改東秦州為隴州隋志扶風汧源西魏置隴東郡及汧陰縣有西魏東秦州後改為隴州有隴山汧山汧水漢書地理志隴西郡應劭曰有隴坻在其西也師古曰隴坻謂隴阪即今之隴山也三秦記隴頭歌有遥望秦川之句後漢書曰鄧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赤眉入長安是時三輔連覆禹乘勝獨尅名震關西延岑寇順陽間禹破之岑奔漢中餘黨悉降天下平定按隴州亦在關西於古為六郡之地鄧禹西征數年乃尅此隴州是鄧仲華之所不去也又後漢書曰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也璽書拜援隴西太守諸種萬餘人悉降視事六年徵入為

虎賁中郎將尋除涼州刺史總督河西甘瓜諸軍事本傳遷總管涼甘瓜三州隋志武威郡舊置涼州後周置總管府又曰張掖郡西魏改西涼州尋改曰甘州又曰敦煌舊瓜州此三州也

地似伏龍城如飛鳥水經注地理風俗記曰漢武帝元朔三年改雍州曰涼州以其金行土地寒涼故也王隱晉書曰涼州有龍形故曰卧龍城南北七十里東西三里本匈奴所築也又水經曰三危山在燉煌縣南注山海經曰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是山也廣圓百里在鳥鼠山西即尚書所謂竄三苗於三危是也西河記曰姑臧匈奴曰蓋藏城也城不方有頭尾兩翅名蓋鳥城

燉煌實録宛在胸襟玉門亭障無勞圖畫漢書地理志武帝後元元年分酒泉置燉煌郡師古曰即春秋左氏傳所云允姓之姦居於瓜州者也隋書經籍志云敦煌實録十卷劉景撰漢書地理志龍勒有

玉門關酒泉郡有玉門縣闕駰云漢罷玉關屯徙其人於此又西域傳曰漢列亭障至玉門矣又張安世傳曰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鬬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

有馬如羊不以入廐有金如粟不以入懷

水經注曰侍郎張奐為定安屬國都尉治此羌有獻金馬者奐主簿張祁入於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盡還不受威化大行事出後漢書

柱國齊王

齊煬王憲也詳見憲碑文

今上之介弟

今上謂武帝也左傳曰上其手者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介弟也

龔行薄伐問罪河陽以公為行軍長史叅謀帷幄

本傳云齊王憲東征以訛為行軍長史按憲傳事在天和四年五年平齊尚書曰恭行薄伐西都賦引此作龔隋志河南郡河陽有古河陽城問罪河陽謂伐齊也

中軍之司既舉魏絳上卿之佐實用荀林以公方之差無慙德

魏絳魏犨子畢萬之後左傳成十八年云魏絳為中軍司馬文七年稱令狐之役荀林父佐上軍按春秋時晉中軍司馬非卿上軍之佐其位在四皆非主帥也以比行軍長史言叅謀帷幄如二公矣

除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

本傳軍還除

崇德

周書武帝紀云天和四年九月齊國公憲率衆於宜陽築崇德等城

安義

周書劉雄傳云天和四年從憲出宜陽築安義等城

建忠

隋志京兆三原縣後周置建忠郡

九曲

河曲壽安縣有九曲城所謂九阿也齊宣置孔城防主以備周在縣東南見通典

安樂

周書明帝紀云二年七月寧屬公尉遲迥率衆於河南築安樂城

三泉

疑即三原後周建忠郡是

伏流

周書武帝紀云保定二年四月於伏流城置和州又魏玄傳云天和四年轉和州刺史伏流防主隋志河南陸渾開皇改縣曰伏流有東魏北荊州後周曰和州

周張平泉固安蠻通谷凡十三防禦

本傳云除使持節崇德安義等十三防是崇德安義已下皆防禦名也隋書地志蜀郡有平泉此平泉所以備周恐非隋志涿郡固安舊曰故安餘未詳

熊和忠三州

周書同隋志洛州宜陽縣後魏置宜陽郡東魏置陽州後周改曰熊州和州注見上文即伏流城是又襄城郡東魏北荊州後周改曰和州忠州疑即中州隋志河南郡新安後周置中州

黃蘆起谷王宴供趙牽羊溫狐交河大嶺避雨木柵寺十一戍諸軍事崇德防主

黃蘆下十一戍名也本傳稱三州諸軍事崇德防主不載其名通典云河南府永寧縣後周熊耳縣有後周黃櫨同軌永昌三城以備齊隋志後周置同軌郡此十一戍並屬崇德防主崇德注見上文

宜陽上地更有秦兵熊耳山前還逢積仗用是連營函谷獵騎黎陽威振兩河名陵三晉

史記秦本紀曰武王三年使甘茂庶長封伐宜陽四年拔宜陽斬首六萬涉河城武遂正義曰宜陽在河南府福昌縣東故陽城是也此韓之大郡伐取之三川路乃通也後漢書曰赤眉敗樊崇乃將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三十餘人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及玉璧各一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注云宜陽縣故城韓國城也酈元水經注曰洛水之北有熊耳山雙巒競舉狀同熊耳在宜陽也函谷關名兩河謂河東河北也三晉韓魏趙也史記年表曰定王十六年魏桓子與韓康子趙襄子三人敗智伯於晉陽乃三分其地故號為三晉按後魏宜陽郡東魏置陽州後周改曰熊州本漢宜陽縣魏之一金塢城也後周置重兵於此以備齊韋孝寬曰宜陽一城之地兩國爭之周築崇德等五城齊築統關豐化二城時方

東討周齊兩國交爭接境在於宜陽本故秦韓之地所以連營函谷獵騎黎陽兩河三晉之間威名遂振矣

改封安平縣公本傳加授大將軍改封安平縣公淮陰一國韓信之故人戶牖萬家陳平之鄉里公此衣錦足為連類漢書曰韓信淮陰人也項羽死高祖徙信為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亭長錢百曰公小人為德不竟名辱已少年令出跨下者以為中尉告諸將曰此壯士也又曰陳平者陽武戶牖人也後高祖還至洛陽與功臣剖符定封封平為戶牖侯言崔訢本博陵郡安平縣人今封安平縣公若韓信陳平矣項羽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其後歸故里者皆云衣錦建德四年正月十日薨於長安之永貴里私第春秋六十有四詔贈敷周書作郿字同延丹綏恒周書作長五州諸軍事敷州刺史隋志上郡後魏置東秦州後改北華州西魏改敷州又曰延安郡後魏置東夏州西魏改為延州又曰延安郡義川西魏為丹州又曰雕陰郡西魏置綏州又曰朔方郡長澤縣有後魏太安郡及置長州按此五州皆隋雍州地也謚曰莊公禮也傳同即以其年二月二十四日葬於京兆平原鄉之吉遷里北陵追遠大司馬有賜綏之恩西京贈行冠軍侯有詔葬之禮史記曰乃益置大司馬位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為大司馬衛青冢近茂陵在長安北故云北陵霍去病封冠軍侯元狩六年卒天子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為冢像祁連山嗚呼哀哉世子儀同行本傳云子弘度猛毅有父風大象末上柱國武鄉郡公此云行本傳字摩訶行生事以禮死葬以禮愛親有王祥之孝同氣有姜肱之睦百行之本於斯備焉崔謙傳曰謙性至孝與弟訢特相友愛雖名位各重所有資產皆無私焉居家嚴肅謙子曠與訢子弘度等並奉其遺訓焉干寶搜神記曰王祥字休徵瑯琊人性至孝早喪親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由是失受於父母使掃除牛下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母常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割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黃雀炙有黃雀數十入其幕復以供母鄉里驚嘆以為孝感所致後漢書曰姜肱字伯淮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聞其友愛天至常共臥起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寢以係嗣當立乃遁往就室嘗與季江謁郡夜於道遇盜欲殺之兄弟更相爭死賊遂兩釋焉況復松檟深沉既封青石之墓丘陵標榜須勒黃金之碑戴延之西征記曰金鄉焦氏北數里有漢司隸校尉曾峻冢前有石祠堂四壁皆青石隱起自書契以來忠臣孝子孔子七十二人形象皆刻石記之水經注曰刺史賈逵廟前有碑碑石生金干寶曰黃金可採為晉中興之瑞乃為銘曰

華陽之神厲山之祖鳳野匡周龍門佐禹言崔氏系出神農及夏之伯夷周之太公皆其祖也華陽注見本序厲山即列山括地志曰厲山在隨州隨縣北百里山東有石穴曰神農生於厲鄉所謂列山氏也春秋時為厲國國語曰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鸑鷟鳳凰也故云鳳野龍門注見本序日浴溟池山浮海浦甫穆霸國營丘樂土山海經曰日浴溫源淮南子曰日浴於咸池莊子曰南溟者天池也漢書曰三神山在渤海中溟池海浦者言齊表東海之國

說文曰浦瀕也潛夫論曰炎帝苗胄四岳伯夷為堯典禮折民惟刑以封申呂裔孫尚為文王師克殷而封之齊甫疑作輔文王為穆考疑謂輔穆考而霸國也然下文對以營丘是齊地名此甫穆豈謂穆陵耶左氏傳曰南至於穆陵史記曰武王封尚父於營丘曰齊正義曰營丘在青州臨淄北百步外城中詩曰適彼樂土肩

斯宗邑承此壤王一作土移封東武就君安陽左氏傳曰崔宗邑也譜云崔氏出自姜姓齊丁公伋嫡子季子讓國叔乙食采於崔遂為崔氏濟南東陽縣西北有崔城是也季子生穆伯穆伯生沃沃生野八世孫夭生杼為齊正卿生子成子明子彊皆為慶封所殺子明奔魯生良十五世孫意如為秦大夫封東萊侯三子業仲年業字伯基漢東萊侯居清河東武城十三世孫林字德儒魏司空安陽孝侯是也魏志曰崔林字德儒清河東武城人也為司空封安陽亭侯三公封列侯自林始又進封安陽鄉

侯譜牒所載蓋與史符移封東武謂東萊侯居清河東武城也就君安陽謂崔林封安陽鄉侯也自後遂為博陵望族矣中軍節目鎮北鋒芒商飈獵草電火驅霜謂訖祖父皆為將軍辯為中軍將軍揩為鎮北將軍世有威望如秋風殺草電火驅霜也公之輪奐繼體貞幹儀表丘墟風神牆岸孝有至德忠能匡贊不廢橫琴無妨歌案禮記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參同契曰長子繼父體周易曰貞者事之幹也說苑曰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無妨歌案者歌案謂披書也既班三事又貳六官衛青受詔韓信登壇三事見尚書六官見周禮東觀漢紀曰衛青大克匈奴武帝拜大將軍於幕中漢書蕭何薦韓信於高祖曰陛下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者漢王於是設壇拜信為大將軍長城馬窟廣武兵欄軍吏無犯營民不寒古詩曰飲馬長城窟郡國志云滎陽縣有廣武城城在山上漢所城也高祖與項羽臨絕澗對語責羽十罪羽射漢祖中胸處也言訖封拜之後歷有戰功軍吏無犯營民不寒者言其兵有紀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也乃用六謀乃論三策城壘向背星辰主客六謀如陳平之六出奇計也三策謂上策中策下策也漢書匈奴傳嚴尤曰周秦漢征之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禮記鄭注曰壘軍壁也漢書天文志曰天鳳四年九月客星在紫宮中斗樞極間占曰為兵其五年六月發三輔郡國少年詣北軍五年四月燭星見奎婁間占曰有功胡人死邊城和其六年正月築邊東玄菟城二月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是客星為兵象主者對客而言又天文志曰太白為客辰星出太白為主人凡太白所出所直之辰其國

為得位得位者戰勝所直之辰順其色而角者勝其色害者敗言訖用兵有謀策能察其城壘向背之勢又能仰觀星象知吉凶也劒起沉犀弓開伏石楚后讓盟秦君還璧犀犀甲也周禮曰犀甲七屬吳越春秋曰夫差衣水犀甲者十三萬人沉犀言劒利能切入犀甲也淮南子曰夫純鈎魚腸磨其鋒鍔則水斷龍舟陸剸犀甲干寶搜神記曰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彎弓射之沒金鏃羽下視知其石也因復射之矢摧無迹漢世復有李廣為右北平太守射虎得石亦如之劉向曰誠之至也而金石為之開況於人乎讓盟毛遂事注見前篇步陸碑文還璧藺相如事史記藺相如奉璧入秦相如以璧歸百齡危脆千仞摧藏諸侯地裂邊將星亡史記天官書正義曰諸侯五星在東井北河主判舉戒不虞又天官書畢曰罕車為邊兵主弋獵正義曰畢八星其大星曰天高一曰邊

將四夷之尉此言地裂星亡謂崔訛之甍也

輕車騎士玄甲黃腸社如齊地廟似桐鄉銘功贊德碑闕相望漢書曰張安世甍天子贈以輕車介士師古曰輕車古之戰車玄甲見漢書霍去病傳黃腸見霍光傳師古曰玄甲謂甲之黑色也蘇林曰以栢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社如齊地者諸侯有社稷崔氏本齊後今封公侯是公侯復始也漢書樂布傳曰燕齊之間為立社號樂公社又曰朱邑少時為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苛後為大司農病且死屬其子曰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我不如桐鄉人

周大將軍司馬裔神道碑

公諱裔字遵肖河內溫人也昔顓頊之命始則南正司天重黎之後又以羲和掌歷序司馬氏之先也司馬遷自序云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官失其守而為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尚書曰乃命羲和孔傳云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也呂刑傳云重即羲也黎即和也羲和雖別為氏族而出自重黎矣夏陽適會得隨會而同奔東海避秦與毛公而俱隱司馬遷曰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其後司馬蘄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夏陽東海司馬豫也子山司馬裔墓誌云豫之避秦共毛公而俱隱知東海避秦為司馬豫也其事未詳其後金行受命玉笥南遷帝系極於輿一作東圖中朝至於江表序裔

本晉宣帝弟太常馗之後也晉以金德王西方曰金行蓋指西晉也謂宣帝司馬懿之後受命為天子也南遷謂西晉之亂元帝遷都也晉書曰愍帝崩問至建康百僚勸進即位是為元帝沈約齊安陸王碑曰是開金運祚始玉筐李善注云鄒子曰五德從所不勝虞土夏木殷金周火呂氏春秋曰有娀氏二女為九成之臺飲食以鼓帝命燕往視之鳴若隘隘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燕遺卵而北飛遂不返高誘曰帝天也天命燕降卵於有娀氏女吞之生契按殷為金德司馬氏亦以金德王故云金行玉笥矣孫盛晉陽秋曰秦時望氣者曰東南有天子氣五百年有王者興至晉元帝適逢其時言東晉成江表偏王也曾祖楚之晉太傅錄尚書揚州牧會稽文孝王之次子元顯之幼弟也北史列傳曰司馬楚之字德秀晉宣帝弟太常馗之八世孫也父榮期晉益州刺史此云會稽文孝王即榮期也元顯為會稽王世子楚之為顯幼弟註詳下文元顯見害之後桓玄篡逆之初爰自齠齔容一作客身屠釣北史楚之傳曰父榮期為其參軍楊承祖所殺楚之時年十七送父喪還丹陽會劉裕誅夷司馬氏叔父宣期兄貞之並遇害楚之乃逃匿諸桑門中濟江至汝潁間又裔本傳云司馬氏桓玄劉裕之際歸北者又有司馬景之等按晉書安帝元興元年以後將軍元顯為驃騎大將軍征討大都督以討桓玄帝戎服餞元顯於西池桓玄敗王師於姑孰三月王師敗績於新亭驃騎大將軍會稽王世子元顯遇害二年桓玄篡位是元顯見害桓玄篡逆之事也元興三年劉裕舉義兵斬桓玄裕誅夷司馬氏故宣期貞之遇害榮期見殺楚之乃潛逃濟江歸北也劉裕又以恭帝元熙二年受晉禪是為宋武帝韓詩外傳磻溪河內道左抱劒長號代

郡城前慟悲靈祭後漢書獨行傳曰張武父業至河內亭盜夜劫之業與賊戰死遂亡失屍骸武時年幼不及識父後之太學每節常持父遺劒至亡處祭酹泣而還風俗通曰俗傳文帝小生於軍長大有識不知父所在日祭於代東門外江淮志節之士汝潁風塵之客感激一言咸多依附楚之傳云濟江至汝潁間楚之少有英氣能折節待士及宋受禪規受報復復收衆據長社歸之者常萬餘人既而雲生伏鼈一作龜星出鯨魚太白經天蚩尤映野史記天官書曰旬始出於北斗旁狀如雄雞其怒青黑象大鼈徐廣曰蚩尤也一作龜者史記龜策傳曰蓍生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青雲覆之王者得之長有天下四夷賓服博物志曰鯨魚死而彗星出漢書天文志曰太白經天天下草民更主又劉向封事曰太白經天而行益康曰

謂出東入西出西入東也太白陰星出東當伏東出西當伏西過午謂經天也天官書曰蚩尤之旗類彗而後曲象旗見則王征伐四方益康曰熒惑之精也晉灼曰呂氏春秋云其色黃上白下言時魏室多故楚之乘機歸附也公乃收合餘燼泣血登陴臨武牢之關據成皐之坂擁衆萬家歸於魏室本傳云明元末山陽公奚斤略地河南楚之遣使請降授荊州刺史陴女牆也釋名云城上垣曰陴陴於其孔中睥睨非常亦言陴益也助城之高也或曰女墻言其卑小比之於墻如女子之於丈夫也晉書地理志河南郡成皐有關鄭之武牢按奚斤略地河南楚之從長社擁衆來歸魏明元皇帝諱嗣道武帝長子也遥授平南大將軍荊州刺史襲封瑯琊郡王尚河內公主楚之傳云尚諸王女河內公主襲封謂承司馬氏後也晉元帝初為瑯琊王今楚之亦封瑯琊王為襲封也命王承制從賓國之儀謂楚之本晉宗室故命承制為賓客之儀如周客二王之後矣左氏傳曰宋於周為賓故云從賓國之儀於時宋兵馮陵旗鼓侵逼虎牢不封金墉無援謂宋兵征魏也南史到彥之傳曰元嘉七年遣彥之北侵至東平須昌縣滑臺虎牢洛陽守兵並走彥之留朱修之守滑臺尹沖守虎牢杜驥守金墉左氏傳曰馮陵我畿甸虎牢即前云武牢是左傳莊二十一年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杜預曰虎牢河南成皐縣水經注曰穀水左會金谷水北角築謂之金墉城魏文帝起層樓於東北隅晉宮闕名曰金墉按金墉城在河南洛陽故城西北角時司州金墉虎牢兗州碻磝滑臺為魏河南四鎮宋元嘉中有恢復河南之志詔到彥之等舟師入河段宏將精騎直指虎牢

修復舊境彥之泝江西上魏主以河南四鎮兵少命悉衆北渡此云虎牢不封金墉無援是其事也魏太武皇帝授王使持節侍中安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給前後部鼓吹元戎啓行志雪冤恥登壇慷慨三軍掩泣黃河漕粟已出石門白馬連旗將臨野坂楚之傳云授安南大將軍封瑯琊王以拒宋師破宋到彥之別軍於長社又與冠軍安頡攻拔滑臺禽宋將朱修之等俘萬餘人上疏求史進討太祖以兵久勞不從徵還宋將裴方明胡崇之寇仇池楚之督關中諸軍擊走方明禽崇之仇池平而還南史宋文帝紀云元嘉八年二月魏克滑臺癸酉檀道濟引軍還自是河南復亡又到彥之傳云魏軍向金墉城次至虎牢杜驥奔走尹沖衆潰而死魏軍仍進滑臺時河兵將合彥之回軍焚舟步至彭城資實蕩

盡文帝遣檀道濟北救滑臺收彥之下獄石門白馬野坂皆地名晉書曰苻堅伐晉運漕萬艘自河入石門達於汝穎水經注曰王玄漠自滑臺走鹿鳴鹿鳴津又曰白馬津東南有白馬城河水舊於白馬縣南決白馬縣故城五十里開山圖所謂白馬山山下有白馬羣行悲鳴則河決馳走則山崩野坂野或作冶魏太武帝紀云神廳三年宋將到彥之遣將渡河攻冶坂冠軍將軍安頡督諸軍擊破之言楚之方事南討下文既而已下以征蠕蠕北歸也既而雲中析起代郡烽然反旆南轅途窮北略楚之傳云車駕征蠕蠕楚之督運以繼大軍拜鎮西大將軍雲中鎮大將朔州刺史在邊二十餘年以清儉著聞逐虜於此言蠕蠕逆命雲中代郡擊析舉烽有邊警也楚之方欲南征改命北討故云反旆卒於邊地為途窮也隋書地理志有雲中郡有代郡後魏道武為代王都雲中在朔州北三百餘里改代曰魏孝文遷洛陽時

雲中為鎮周易鄭注曰手持二木以相敲是為擊析擊析為守備警戒也漢書師古注曰晝則舉烽夜則舉燧左氏傳曰令尹反旆南轅史記趙世家云趙武靈王北略中山之地贈征西大將軍都督梁益秦寧荊兗青豫郢洛十州諸軍事揚州牧司徒謚貞王祖金龍北史列傳云楚之在魏尚河內公主生金龍字榮則有父風封瑯邪鎮西大將軍儀同三司吏部尚書贈司空謚康王父悅北史列傳云字慶宗金龍第三子也鎮南將軍豫州刺史漁陽莊侯以荊河刺舉禹貢曰荊河惟豫州悅為豫州刺史故云荊河刺舉時值亂離釁起蕭牆遂終非命北史傳永平元年豫州城人白阜生謀為叛逆遂斬悅首送梁詔揚州移購悅首贈青州刺史謚曰莊子公遺腹載誕流離寇逆複壁襁負深山擁樹程嬰之匿趙武從役家臣王成之藏李燮為傭酒市後漢書曰鄭玄惟有一子益恩孔融在北海舉為孝廉及融為黃巾所圍益恩赴難隕身有遺腹子玄以其手文類已名之曰小同詩曰流離之子陸璣云流離梟也自關西謂梟為流離後漢書梁冀傳曰冀妻孫壽性鉗忌冀與支通期私通生子伯玉壽誅支氏冀慮壽害伯玉嘗置複壁中論語包注曰負者以器曰襁博物志曰織縷之廣八寸長丈二以約小兒於背深山即程嬰藏趙武於山中事見下文漢書夏侯嬰傳曰徐行面擁樹馳蘇林曰南陽人謂抱小兒為擁樹面者大人以面向之小兒抱大人頸似懸樹也史記曰屠岸賈作難公孫杵臼取他兒代武死程嬰匿趙武於山中居十五年因晉侯有疾韓厥乃請立武為趙氏後袁宏後漢紀曰梁冀誣李固與文

鮪通謀固死獄中二子憲公季公皆棄官歸固知罪之將及乃命二公將小子燮還鄉里固女文姬密與二公謀共逃燮實言還京師矣鄉人信之後被郡書二公受害王成者固之僕隸也文姬厚為其資以燮屬成成為義士乃將燮往徐州界變姓名為酒家傭賣卜於市陰相往來會赦得免燮學行才藝亞於固官至京兆尹按袁宏紀言王成固之僕隸范曄書言固門生李燮字德公言裔少遭父難得全若趙武李燮矣遭太夫人憂苫草墳塋以終灰燧形骸毀瘠逾於喪禮左氏傳曰齊晏桓子卒晏嬰寢苫枕草年十有五始幹家事北史本傳云裔少孤有志操州郡辟名並不應楹前鑿柱即取遺書石上開松仍求故劒謂裔克承父志也晏子春秋曰晏子病將死鑿楹納書焉謂妻曰楹語也子壯而示之及子壯發書之言曰布帛不可窮窮不可餙

牛馬不可窮窮不可服士不可窮窮不可任國不可窮窮不可竊也干寶搜神記曰楚干將莫邪為楚王作劒三年乃成王怒欲殺之劒有雌雄其妻重身當產夫語妻曰吾為君作劒三年乃成王怒往必殺我汝若生男大告之曰出戶望南山松生石上劒在其背於是即將雌劒往見楚王王大怒使相之劒有二一雄一雌雌來雄不來王怒即殺之莫邪子名赤比後壯乃問其母曰吾父所在母曰汝父為楚王作劒三年乃成王怒殺之去時屬我語汝子出戶望南山松生石上劒在其背於是子出戶南望不見有山但覩堂前松柱下石低之上即以斧破其背得劒日夜思欲報楚王王夢見一兒眉間廣尺言欲報讎王即購之千金兒聞之亡去入山行歌客有逢者謂子年少何歌之甚悲耶曰吾干將莫邪子也楚王殺吾父吾欲報之客曰聞王購子頭千金將子頭與劒來為子報之兒曰幸甚即自刎兩手捧頭及劒奉之立僵客曰不負子也於是屍乃仆客持頭往見

楚王王大喜客曰此乃勇士頭也當於湯鑊煑之王如其言煑頭三日三夕不爛頭踔出湯中躓目大怒客曰此兒頭不爛願王自往臨視之是必爛也王即臨之客以劒擬王王頭墮湯中客亦自擬已頭頭復墮湯中三首俱爛不可識別乃分其湯肉葬之故通名三王墓今在汝南北宜春縣界

出身司徒府參軍除中堅將軍員外散騎常侍值魏室多難所在烽起孟津以北無復封畿嵩山以南即為鋒鏑言高歡入洛孝武西遷河南諸郡從此興師也郡國志河內郡河陽縣注云左傳王與鄭盟杜預曰縣南孟津是也周禮封人掌為畿封而樹之鄭注云畿上有封若今時界也天子封人職典封疆者左傳申無宇曰諸侯正封杜云封疆有定分詩云邦畿千里郡國志潁川郡有嵩高山謂河內在孟津之北嵩高之南也

公建議脩武立柵

温城函谷西封河橋北斷長亭籍馬並入武城百里祖車咸輸温縣魏室至温縣　周書本傳云魏孝武西遷齎時在鄴潛歸鄉里志在立功大統三年大軍復弘農乃於温城起義遣使送款與東魏將軍永洛王陵等晝夜交戰衆寡不敵義徒死傷過半及大軍東征齎率所部從戰河橋又別攻懷縣獲其將吳輔叔自此頻與東魏交戰每有克獲修武温城河南地也郡國志云河內郡修武故南陽又河內温縣蘇子所部又云弘農本函谷關漢武帝遷於新安左氏傳曰又欲肆其西封杜預云封疆也時周太祖與齊神武有弘農之戰故云史記正義曰河橋在臨晉縣蒲津橋也時周太祖與齊神武又有河橋之戰矣應劭曰秦法十里一亭白帖云十里一長亭左氏傳曰楚蔿掩賦車籍馬武城即上修武城也漢書倪寬傳曰寬為左內史當免民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温縣即河內温縣齎立義之處言齎於温城起義遣使送款也

太祖文帝締搆關都經綸夷阻招攜以禮懷遠以德謂周太祖奉帝西遷齎率義衆歸款特蒙賞勞也

馬文淵之擇主去隴坻而歸身實周公之入朝在河西而奉詔後漢書曰馬援字文淵與公孫述同里閈相善至蜀辭歸謂隗囂曰子陽井底蛙耳不如專意東方援奉書洛陽引見宣德殿世祖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里閈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遂從南幸黎丘後為伏波將軍吏人所敬向隗囂先稱建武年號融等從受正朔後決

策東向遣長史劉鈞奉書獻馬光武見鈞歎甚令還賜融璽書制詔行西河五郡大將軍事後封為安豐侯言裔之歸周太祖如馬援歸身竇融奉詔也大統七年蒙授平東將軍北徐州刺史隋志瑯琊郡舊置北徐州十年河內故義四千餘家願立忠誠須公衣錦乃授使持節領河內太守加前將軍周書本傳云八年率其義衆入朝太祖嘉之特蒙賞勞頃之河內有四千餘家歸附並裔之鄉舊乃授前將軍大中大夫領河內郡守令安集流民裔本河內溫人今領河內郡守故稱衣錦矣懷州拓境兩鎮奔波柳泉轉戰三城授首隋志云河內郡舊置懷州又王屋縣後周置懷州注詳下文周書本傳云十三年攻拔東魏平齊柳泉蓼塢三城獲其鎮將李熙之加授都督是其事也十三周書北史並作

五年太祖名山東諸立義之將能率衆入關者有加重賞公率先而至領戶千室即以為封固辭不受北史本傳云十五年周文令山東立義諸將等能率衆入關者並加重賞裔領戶千室先至周文欲以封裔裔辭曰立義之士遠歸皇化者皆以其誠心內發豈裔能率之乎今以封裔便是賣義士以求榮周文善而從之授帥督周書傳同其菽粟之賜或以指困馬牛之賞將同量谷吳志曰周瑜求資糧於魯肅肅家有兩囷米各三千斛肅乃指一囷與周瑜漢書貨殖傳曰烏氏蠃畜牧及衆斥賣求奇繒物間獻戎王戎王十倍其償予畜畜至谷量牛馬師古曰言其數饒不可計算故以山谷多少言之本傳十六年大軍東討裔請為前鋒遂入建州破東魏將劉雅與拔其五城朝廷以華陽西極漢水東流嘆孟達之奔兵怪劉封之失策謂漢中重地命裔出鎮為華陽郡守也禹貢曰華陽黑水惟梁州晉常璩著華陽國志列漢中諸郡以其在華山之陽也禹貢曰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孔安國傳曰泉始出山為漾水東南流為沔水至漢中東流為漢水蜀志曰建安二十四年命孟達從秭歸北攻房陵將進攻上庸先主陰恐達難獨任乃遣劉封自漢中乘沔水下統達軍與達會上庸上庸太守申耽降遷封為副軍將軍自關公圍樊城襄陽連呼封達令發兵自助封達辭以山郡初附未可動搖不承羽命會羽覆敗先主恨之又封與達忿爭不和封尋奪達鼓吹達既懼罪又忿恚封遂發表辭先主率所領降魏魏前元年移鎮漢中除白馬城主領華陽郡守周書本傳云魏廢帝元年徵裔令以本兵鎮漢中除白馬城主帶華陽郡守白馬城者按桑欽水經沔水又東逕白馬戍南濡水入馬道元注有張天師堂庾仲雍謂山為白馬名陽平關塞堂為張魯治東對白馬城一名昔稱導漾

今聞上潴煙沉冰井雨歇雲門言漢中華陽等處也導漾即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為漢是也史記索隱注曰水經云漾水出隴西氐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為漢水師古曰漾水出隴西氐道東流至武關山南為漢北周地圖記夏水合諸水同入漢自漢入潴名七里沔煙沉冰井疑即火井博物記曰臨邛有火井以竹木取火後人以火燭投井中火即滅絕不復然蜀都賦曰火井沉熒於山泉謝惠連雪賦曰火井滅溫泉冰雨歇雲門者蜀都賦曰指渠口以為雲門按劉李諸君注稱渠口雲門如雲之出門惟取其名猶雲來則雨至也此以蜀都賦有雲門故以雲門指蜀巴蜀皆華陽所統蜀未平時尚屬武陵王紀裔之所鎮是其接界下文從尉遲迥長驅入蜀此二語疑即為下張本也其年授大都督加散

騎常侍周書本傳云加授撫軍將軍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二年轉鎮宋熙郡今子山碑文從漢中徑至蜀郡故不序其轉鎮宋熙也

柱國蜀國公尉遲迥也周書列傳云尉遲迥字薄居羅代人也孝閔踐祚進位柱國大將軍又迥有平蜀之功封蜀國公

開金牛之道通牧馬之關傳云梁元帝弟武陵王紀在蜀稱帝率衆東下將攻之梁元帝大懼乃移書請救又請伐蜀太祖曰蜀可圖矣取蜀制勝在茲一舉乃與羣公會議惟迥以為紀既盡銳東下蜀必空虛王師臨之必有征無戰太祖深以為然於是令迥伐蜀以魏廢帝二年春自散關由固道出白馬趨晉壽開平林舊道前軍臨劒閣紀安州刺史樂廣以州降梁州刺史楊乾時鎮潼州又降六月迥至潼州大饗將士引之而西遂平蜀括地志曰梁州褒城縣北五十里褒谷昔秦欲伐蜀路無由乃刻石為牛五頭置金於後偽言此牛能屎金

以遺蜀蜀侯貪信之乃令五丁共引牛塹山堙谷致之成都秦遂尋道伐之號曰石牛道圖經百牢故基在今興元西縣兩壁山相對六十里不斷漢江流其間乃入金牛益昌路也華陽國志曰會無有天馬河馬日行千里後死於蜀葬江原小亭今天馬冢是也縣有天馬祠初民家牧馬山下或產駿駒云天馬子也今其天馬遲厥迹存焉

公卷甲北塞縣車東馬遂得策預葭萌勲叅綿竹周書本傳云尋率所部兵從尉遲迥伐蜀與叱羅協破叛兵趙雄傑於槐林平鄧朏於梓潼漢書地理志曰廣漢郡有葭明縣綿竹縣師古曰明音萌後漢書作葭萌華陽國志曰蜀王別封弟葭萌於漢中號苴侯命其邑曰葭萌馬地道記曰綿竹有紫巖山綿水之所出也梓潼亦漢之廣漢郡縣名也

封龍門縣開國子蒲州刺史仍領新州本傳以功賜爵云云尋行新城郡事隋志冀州河東郡龍門縣梁州新城郡梁末置新州

尋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中正本傳云魏恭帝元年授大中正傳作散騎常侍本郡中正

隆周授圖天保大定謂孝閔踐祚也詩云天保定爾

以公才望仍為舊臣遂乃義深追遠恩隆繼絕即改封瑯琊縣公裔曾祖楚之太武初封瑯邪王至父悅遭難失國今復封裔瑯邪郡公故云追遠繼絕

邑五百戶仍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巴州諸軍事巴州刺史武成二年明帝即位之四年也

被勑赴援信州魚復道阻屢却岑彭荊門水急幾沉吳漢信州梁置在巴東後周置總管統魚復諸縣注見下文漢書地理志巴郡有魚復縣古庸國左傳文十三

年魚人逐楚師是也後漢書曰岑彭字君然南陽棘陽人也公孫述遣其將任滿等將數萬人乘枋筏擊破馮駿及田弘李玄等遂拔夷道夷陵據荊門虎牙橫江水起浮橋關樓立欂柱結營山上以拒漢兵彭數攻之不利華陽國志云巴楚相攻故置江關舊在赤甲城後移在江南岸對白帝城故基在今魚復縣又按犍為武陽有彭亡聚岑彭死處也征南惡彭亡之號為客刺死於此矣荊州記曰荊門上合下開有門形因以為名東觀漢記曰延岑遣奇兵出吳漢後漢書作葭萌注云華陽國志有緣馬尾得出吳漢字子顏南陽宛人也

公乃月峽先登瞿塘直上後漢郡國志巴郡有枳縣注云華陽國志有明月峽廣德嶼者是也酈元水經注曰江東水東逕廣溪峽乃三峽之首也峽中有瞿塘黃龕二灘晉宋間有謠預歌云灩預大如馬瞿塘不可下灩預大如象瞿塘不可上

天子以公操履忠勤儀刑亮直乃徵為大御

伯尋轉大御正邑一千一百戶御正蓋古侍中之職也本傳云保定二年入為御伯中大夫增邑通前一千五百戶四年轉御正中大夫進爵為公傳云始封瑯邪伯至此乃進公位與碑文為小異也樞機近侍出納絲言所謂多識舊章殿中無雙者矣漢書張安世傳曰職典樞機禮記曰王言如絲魏志曰王粲博物多識問無不對魏國既建拜侍中時舊儀廢弛典造制度粲恒典之後漢書曰丁鴻字孝公拜侍中肅宗詔鴻與諸儒論定五經同異於白虎觀鴻論難最明時人語曰殿中無雙丁孝公四年大軍東討公所領義衆先守枳關授都督懷州諸軍事懷州刺史本傳云大軍東討裔率義兵與少師楊樹守枳關即授懷州刺史東道慰勞大使隋書地志云河內郡王屋後周置懷州有王屋山齊子嶺有枳關河內

裔所起義處也偃師張幕河陽牧馬雖接戰於富平已連營於官渡謂裔合軍討東魏也漢書地理志曰河南偃師尸鄉殷湯所都又河內郡有河陽縣又北地郡有富平縣北地郡秦置雒陽西一千一百里郡國志滎陽有鴻溝水文穎曰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即官渡水也時東魏都鄴西師東討是其連營接戰之所也五年詔追還拜始州刺史周書太祖紀云魏廢帝三年改安州為始州更討信州賊山彰尋寶渝恃險周書本傳作蠻酋向寶勝等據險自固峽路五尺絙約纔通懸水三門橋飛濟渡言信州道路之險也隋書地理志曰巴東郡梁置信州後周置總管府郡統魚復諸縣巴東有巫峽荊州記曰巴東三峽巫峽長是也言峽路之險須懸度矣漢書西南夷傳曰秦時嘗破略通五尺道師古曰其處險阨故道纔廣五尺懸水三門即荊門是荊州記云荊門上合下開有門之形後漢岑彭入荊門長驅破江關即是處也既而風行草偃谷靜山空前後平十一城獲九千餘口馬歸平樂金輸水衡周書本傳云天和初信州蠻酋冉令賢等反連結二千餘里裔隨上庸公陸騰討之裔自開州道入先遣使宣示禍福蠻酋冉三公等二十餘城皆來降附進次雙城蠻酋向寶勝等率其種落據險自固向天王之徒為其外援裔晝夜攻圍腹背受敵自春至秋五十餘戰寶勝煙仗俱竭力屈乃降又拔籠東城獲賊帥冉黎向天王等出師再朞羣蠻率服拜信州刺史華嶠後漢書曰明帝至長安迎取飛廉并銅馬置上西門平樂觀漢書宣帝紀注云水衡與少府皆天子私藏也天保疑作天和二年除信州刺史都督信州諸軍事朝發白帝暮宿江陵氣振巴丘之兵威警建平之戍信州注見上文白帝漢巴郡魚復縣公孫述所謂白帝城也江陵漢屬南郡水經注曰自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畧無闕處重巖疊嶂隱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見曦月至於夏水襄陵沿泝阻絕王命急宣有時朝發白帝暮到江陵其間千二百里雖乘奔馭風不以疾也吳志曰建安十九年權使魯肅以萬人屯巴丘以禦關羽注云巴丘今曰巴陵干寶晉紀曰王濬治船於蜀吾彥取其流柿以呈孫皓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敢渡江皓弗從隋書地理志云巴東巫山舊置建平郡開皇初郡廢五年遷潼州刺史隋書地理志云金山郡西魏置潼州益州柱國公趙王招也周書文帝十三子傳云趙僭王招字豆盧突武成初進封趙國公保定中拜為柱國出為益州總管建德中進爵為王降帝子之重鎮天井之

星延閣擬於叢臺岷山方於代郡言趙國公出鎮益州則蜀郡之地擬於趙國也楚辭曰帝子降兮北渚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精上為井絡帝以會昌之神建福上為天井左思蜀都賦曰結陽城之延閣漢書鄒陽曰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袨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師古曰叢臺故趙王之臺也在邯鄲山海經曰岷山江水出焉東北流注於海郭璞注曰岷山在汶山郡廣陽縣西大江所出史記趙世家曰趙襄子請代王使人以銅枓擊殺趙王遂興兵平代以代封伯魯子周為代成君是代郡為趙地也公仰稟雄謨參謀遠略故得身預舞陽之功位極長平之寵言趙國公為益州總管畜為潼州刺史相助為理也史記曰樊噲以舍人起沛從至霸上封舞陽侯元朔二年衛青再以車騎將軍取朔方河南功封長平侯索隱曰舞陽屬潁州長平屬汝南皆縣名六年授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西寧州諸軍事西寧州刺史隋書地理志曰越巂郡後周置嚴州開皇六年改曰西寧州周書武帝紀曰天和五年平越巂置西寧州按周書及此是後周時已有西寧州矣方欲闢沬若徼牂柯見夜郎之侯習昆彌之戰漢書司馬相如傳曰故乃闢沬若徼牂柯華陽國志曰青衣有沬水出蒙山下伏地行中桑欽水經曰若水出蜀郡旄牛徼外東南至故關為若水也地理志曰牂柯武帝元鼎六年開牂柯郡有夜郎縣應劭曰故夜郎侯邑牂柯臨牂柯江也華陽國志曰楚頃襄王時遣莊蹻伐夜郎軍至且蘭椓船於岸而步戰既滅夜郎以且蘭椓船牂柯處即改其名為牂柯史記曰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唐蒙為郎中將從巴蜀笮關入遂見夜郎侯喻以威德約為置吏使其子為令夜郎聽蒙約還報乃以為犍為郡漢書西域傳曰烏孫國大昆彌治赤谷城昆莫王號也名獵驕靡後書昆彌云此言習戰疑是昆明史記曰天子使求身毒國歲餘皆閉昆明莫能通正義曰昆明在巂州西昆縣是也黃圖曰天子遣使求身毒國而為昆明所閉天子欲伐之乃作昆明池象之以習水戰是也按史記漢書漢卒破之以為郡縣矣而飛鳶墮水馬援去而無歸金馬騁光王褒行而不反方欲至不反言徼拜之後除西寧州刺史未及而卒也後漢書馬援謂官屬曰方吾在浪泊西里閒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熏蒸仰視飛鳶跕跕墮水中臥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援征武陵五溪病卒漢書王褒傳曰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寶可祭祀致也宣帝使褒往祀焉褒於道病亡上閔惜之地理志云越巂郡青蛉縣禺同山有金馬碧雞鳴呼哀哉七年正月十日薨本傳六年徵拜大將軍除西寧州刺史未及之部卒於京師春秋六十有五詔贈使持節大將軍懷邵汾晉四州諸軍事懷州刺史傳同夫人襄城公主魏獻帝之曾孫趙穆王之季女本傳云大統十五年拜妻元為襄城郡公主王姬肅恭禮翟典禮四教競一作兢莊三星令淑子夏詩序曰王姬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毛傳曰服則褕翟周禮鄭注云翟雉名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揺褕翟畫揺者又周禮云四教婦德婦言婦容婦功亦見詩傳國風綢繆之詩云三星在戶有光隆慮之賢足表平陽之盛史記外戚傳曰王大后第三女為林慮公主索隱曰林慮縣名屬河內本名隆慮避殤帝諱改名林慮慮音廬又王大后長女號曰平陽公主正義曰括地志云平陽故城即晉州城西面今平陽故城東面

也城記云堯築也後漢皇后紀云皇女奴永平三年封平陽公主適大鴻臚馮順皇女迎三年封隆慮公主適牟平侯耿襲生則從夫以秩死則同穴以禮禮婦人從夫爵詩云死則同穴建德元年八月十二日合葬於武功三時原大夫墓樹以柏諸侯墳高於雉三時原時當作時在武功縣西南二十里隋文帝開皇二年三月開渠引杜陽水於三時原是也白虎通曰諸侯墳樹以柏大夫樹以欒此云大夫樹柏矣徐爰射雉賦注云青幽之間土高且大者通曰雉墳吁嗟滕公來居此里博物志曰漢滕公薨求葬東都門外公卿送葬駟馬不行跼地悲鳴跑蹄下地得石室有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遂葬焉滕公夏侯嬰也詔謚定公禮也公資忠履孝蘊義懷仁直幹千尋澄波萬頃世說曰庾子嵩目和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磊砢有節目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又曰郭林宗詣黃叔度彌日信宿曰叔度汪汪如萬頃之波澄之不清擾之不濁其器深廣難測量也逢蒙射法力牧兵書趙氏孟子注曰逢蒙羿之家衆也春秋傳曰羿將歸自田家衆殺之漢書藝文志有逢門射法二篇師古曰即逢蒙又有力牧十五篇黃帝臣依託也星辰高下之占風雨逢迎之氣漢書藝文志有常從日月星氣太一雜子雲雨諸書是也言用兵能占星氣知吉凶也故得出師以律天幸將軍者也周易師卦曰師出以律漢書曰霍去病從大將軍為驃騎校尉敢深入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至如官曹案牘未嘗煩壅戎馬交馳不妨餘裕足使四嶽彌峻三台更明尚書孔傳曰四嶽視公漢書天文志曰魁下六星兩兩而比者曰三能三能色齊君臣和蘇林曰能音台在朝四十一年身經一百餘戰凡任四郡歷八州未嘗以貨殖經懷去如始至貨殖見論語漢書因立貨殖傳左氏傳曰叔孫子所至必葺其牆屋去如始至渭南千畝之竹更懼盈滿池陽二頃之田常思止足漢書貨殖傳曰蜀漢江陵千樹橘渭川千畝竹其人與萬戶侯等史記蘇秦曰使我有洛陽二頃田安能佩六國相印乎身沒之日家無餘財素車白馬狹室崎嶇黃腸玄甲堦庭仄陋有詔冬官為營寢室本傳云畜性清約不事生產所得俸祿並散之親戚身死之日家無餘財宅宇卑陋喪庭無所詔為起祠堂焉漢書曰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應劭曰素車白馬喪人之服後漢書曰張邵喪至壙將窆而柩不肯進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母曰此必范巨卿也庾闡著狹室賦埤蒼曰崎嶇不平也廣雅曰踣傾側也西征賦曰軌崎嶇以低仰呂延濟曰崎嶇傾側貌漢書霍光傳曰光薨賜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又霍去病薨上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周禮冬官考工朱邑祭酹無所漢后是以賜金陳表妻子露立吳王為之開館漢書曰朱邑字仲卿廬江舒人也身為列卿居處儉節祿賜以共九族鄉黨家無餘財神爵元年卒天子閔惜下詔稱揚賜邑子黃金百金以奉其祭祀吳志曰陳表字文奧武庶子也年三十四卒家財盡於養士之日妻子露立太子登為起屋宅嗚呼哀哉世子侃孝家忠國揚名顯親見孝經是以勒此豐碑懼從陵谷植之松柏不忍凋枯

周禮曰及窆執斧以莅匠師鄭注云匠師主豐碑之事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晉書曰山濤居喪過禮手植松柏

銘曰

欽若歷象平秩寅賓少梁奔華地入咸秦族夷興馬書窮獲麟言羲和之後遂以司馬命氏也尚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又曰寅賓出日平秩東作孔傳曰寅敬賓導秩序也東方之官敬導出日平均次序漢書曰司馬氏入少梁師古曰少梁本梁國也為秦所滅族夷興馬者言重黎之後程國失官而為司馬氏也太史公曰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予為太史而不論載廢天下之文予其懼焉玉鏡云始金行乃搆象浦通關龍沙開候玉鏡云始金行乃搆者謂西晉受命也尚書帝命期曰桀失其玉鏡用其噬虎金行注見本序水經注曰象水又兼象浦之名晉功臣表所謂金遴清逕象渚澄源者也後漢書班超傳贊曰咫尺龍沙注云龍沙沙漠也楊雄曰西北一候注云候亦官也言西晉幅幀廣大也時西北開候劉淵起於離石至其子劉聰亂晉遂有平陽之禍上參石起河陽水關五馬南浮三星東宿言西晉之亂晉室南遷也上參未詳晉書五行志曰愍帝建興五年石言於平陽是時帝蒙塵亦在平陽故有非言之物而言俄而帝為逆所弒國語曰周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鬬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不可王卒壅之晉書五行志云大安中童謠曰五馬遊渡江一馬化為龍後五王同至江東而瑯琊王睿嗣統是為元帝又天文志曰永嘉六年熒惑歲星太白聚牛女之間後元帝中興揚土太傅作牧奄有江沱司徒避亂承制荆河太傅謂齊曾祖楚之

為晉太傅揚州牧也詩云江有沱禹貢曰荆河惟豫州言楚之會劉裕作難歸魏為荆州刺史承制尋授司徒也南勞推轂猶思枕戈龍媒被野蒼兕凌波言楚之事魏授安南大將軍南拒宋師漢書馮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晉書劉琨傳曰吾枕戈待旦漢書天馬歌曰天馬徐龍之媒史記齊世家曰師尚父左仗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總爾庶衆莊侯季年禍機相接誕公遺嗣崎嶇懷挾山竄趙武家藏李燮謂齊遭父難少孤也齊父悅謚曰莊故稱莊侯禍機謂白皁生之亂也詳見序文序云遺腹蓋遺腹子也彌衡鸚鵡賦曰崎嶇重阻呂延濟曰崎嶇傾側貌程嬰匿趙武於山中故云山竄王成藏李燮於酒家故云家藏俱注見本序伍員道阻燕丹路遥南奔楚塞北避秦橋左氏傳曰費無極譖伍奢於楚平王執之名其子伍尚歸楚皆殺之員如吳博物志曰燕太子丹質於秦請歸秦王遣之為發機之橋欲陷丹丹驅馳過之而橋不發南奔楚塞即伍員事吳越春秋所謂昭關也北避秦橋即燕丹事秦王發機之橋也丹北歸燕故云北避水流登隴寒風度遼有功都護則疑作責重嫖姚三秦記隴頭歌有隴頭流水之句荆卿歌云風蕭蕭兮易水寒漢書曰以范明友為度遼將軍應劭曰常度遼水往擊之故以度遼為官號後漢書西域傳曰武帝時西域內屬有三十六國漢為置使者校尉領之宣帝改曰都護漢書云都護自鄭吉始也又云霍去病為嫖姚校尉言齊避難得出擢為將校有威望也懷書上馬習禮從戎陣圖六甲兵占八風吳志曰魯肅治軍整頓禁令必行雖在軍陣手不釋卷後漢書曰祭遵為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又建為

孔子立後奏置五經大夫雖軍旅不忘俎豆可謂好禮悅樂守死善道者也玄女三宮戰法曰行兵之道天地之寶九天九地各有表裏九天之上六甲子也九地之下六癸酉也子能順之萬全可保六甲謂六甲子也兵古八風者按左傳云南風不競多死聲杜預注曰歌者吹律以詠八風南風微故曰不競也

藏松寶劒射柳琱弓推誠賈復屈節廉公 藏松寶劒即干將莫邪子赤比事注見本序史記曰楚有養由基者善射者也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後漢書曰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於潁川寇恂捕得繫獄時尚草創軍營犯法率多相容恂乃戮之於市復以為恥曰見恂必手劒之帝微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鬬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史記曰趙拜藺相如為上卿位在廉頗之上頗曰我有攻城野戰之功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我見

必辱辱之相如出望見廉頗輒引車避之舍人諫相如曰夫以秦王相如能廷叱之何畏廉將軍哉吾念彊秦不敢加兵於趙者蓋以吾兩人也今兩虎鬬必不俱全吾所以先公家之急而後私讎也按此二語當指益州柱國為總管裔為刺史位在其下又從蜀國公亦居其下而能協和故云

八翼頻飛六條亟秉勇此仁義行茲寬猛 晉書陶侃傳曰侃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入門九重已登其八惟一門不得入閽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翼及寤左腋猶痛及都督八州據上流握彊兵潛有窺窬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漢書曰刺史所察有六條察民疾苦究失職者察墨綬長吏以上居官政狀察盜賊為民之害及大奸猾者察犯田律四時禁者察民有孝悌廉潔行修正茂才異等者察吏不簿入錢穀放散者所察不得過此左氏傳曰猛以濟寬寬以濟猛

持印山開沉黎盜靜取甲無丘均田不井 謂裔為潼州刺史有善政也持印未詳當是益州地名與下沉黎同處漢書曰漢殺筰侯以筰都為沉黎郡春秋成元年三月作丘甲杜注云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譏重斂故書此云取丘無甲均田不井謂薄賦斂也

懋功賜爵上將賞官軍中受詔塞外登壇 言拜大將軍也按此當為授大將軍都督西寧州刺史之事下文言未及而卒矣尚書曰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上將文昌中星名漢書衛青傳曰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青為大將軍後漢書竇憲傳曰詔使中郎將持節即五原塞拜憲大將軍

方屠叅合更麤皐蘭渝川毒水僰道災氛地亡都尉灘悲使君 史記韓王信傳曰柴將軍屠叅合斬韓王信蘇林曰代地也正義曰故城朔州定襄縣北水經注曰叅合縣南魏因叅合陘以即名也北俗謂之蒼鶴陘道出其中亦謂之叅合口徑左縣之西北即燕書所謂太子寶自河還師叅合三軍奔潰即是處也魏立縣以隸涼州郡也又云道人城北五十里有叅合鄉故縣也漢書霍去病傳曰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麤皐蘭下師古曰山名也後漢書南蠻傳曰閬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天性勁勇初為漢前鋒數陷陣俗喜歌舞高祖觀之曰此武王伐紂之歌也命樂人習之所謂巴渝舞也郡國志閬中屬巴郡有渝水矣漢書地理志云犍為郡有僰道應劭曰故僰侯國也音蒲北反漢書武帝紀云太初三年匈奴入張掖酒泉殺都尉水經注曰江水東逕羊腸虎臂灘酈元注云楊亮為益州至此舟覆懲其波瀾蜀人至今猶名之為使君灘周書本傳云卒於京師此似在道卒也言任西寧刺史方欲立功邊地不幸疾卒也

谷寒無

日山空足雲北風吹旐秋霖泣軍淮南子曰日至於蒙谷是謂定昏說文云雲者山川之氣旐丹旐銘旌也爾雅曰龜蛇曰旐漢書王莽傳曰遣太師王匡更始將軍廉丹祖東都門外天大雨沾衣上長老歎曰是謂泣軍今云悲其死也遣追奠雙設銘旌兩布沁水同墳平陽合墓遣奠謂天子遣奠也禮記曰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故以其旌識之後漢書曰皇女至永平三年封沁水公主適高密侯鄧乾注云沁水縣屬河內乾鄧震之子禹之孫漢書曰衛青尚平陽主與主合葬雙設兩布言齋與夫人合葬也夫人為襄城公主若沁水之於鄧乾平陽之於衛青矣悲哀嗣子攀號靡訴慟甚風枝悲深霜露言世子侃居喪以禮也韓詩外傳曰樹欲定而風不靜子欲養而親不在禮記曰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自此何世從斯

幾年麒麟欲鬬華表中燃三輔黃圖曰秦始皇驪山墓上有石麒麟述異記曰秦漢間公卿墓則以石麒麟鎮之博物志曰麒麟鬬而日蝕干寶搜神記曰燕惠王墓上有狐狸已經千餘歲神變無比化為二書生持刺謁張華華引入談論三日不屈華甚疑之此必妖也乃埽榻延留留人防禦華曰千年之妖以千年神木照之即變世說燕惠王冢有華表木已經千年發走為使往取其木空中有青衣童子曰老狸不智不聽我言今日禍己及我其可逃乎乃發聲而泣忽然不見使伐其木木流血使將木歸照之其精乃變華乃烹之華表中燃蓋引是事言從此千年墓上之石麒華表皆成神也地形樓起松心蓋圓茫茫丘隴代代英賢青烏子曰山有重疊望之如鼓吹樓葬之出連州二千石抱樸子曰千歲之松有如偃蓋

周柱國大將軍長孫一作拓拔儉神道碑

蓋聞放勳立而羲和昇重華登而元凱用堯典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又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舜典曰舜曰重華左氏傳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謂之八元高辛氏有才子八人謂之八凱此十六族也以至於凱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元八凱思皇多士既成西伯之功峻德克明乃定南巢之伐大雅文王之詩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西伯文王也淮南子曰湯放桀於歷山與妹喜同舟浮江奔南巢之山而死括地志云廬州巢縣有巢湖即尚書成湯放桀於南巢者也是知惟賢非后弗食惟后非賢弗乂若夫君臣一德啓心沃心見之昌寧文公矣封昌寧郡公謚曰文隋書地志同昌郡怗夷縣西魏置昌寧郡公諱儉初名慶明恒州高陸人也周書列傳曰長孫儉河南洛陽人也本名慶明其先魏之枝族姓拓拔氏孝文遷洛改為長孫按傳以從魏遷洛故為洛陽人此序其未遷之先本恒州高陸人也北嶽天孫之星燕河帝子之國北史云魏之先出自黃帝子昌意之少子受封北國其後世為君長統幽都之北廣漠之野拓拔為魏之支庶故序其先世云云北嶽天孫之星者此北嶽北方之嶽謂赤山也言嶽者如中國五嶽非謂爾雅北嶽恒之北嶽也後漢書烏桓傳云使護死者神靈歸赤山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如中國人死者魂神歸岱山也博物志曰泰山天帝孫也主召人魂東方萬物始故知人生命按此是泰山有天孫之名又織女星亦名天孫故云天孫之星謂遼東赤山若泰山天孫矣若序恒州恒山得稱北嶽然無天孫之稱故知其非也云燕

河帝子之國者按燕本春秋燕國自慕容氏都燕自後常為帝都言拓拔氏之先世居彼土也故多奇節甚茂華風中國曰華謂其有中華之風也高闕圖南二王齊軫史記曰趙武靈王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圖南見莊子魏之先世本在塞北自後奄有南土如鵾鵬之圖南矣二王謂沙莫雄什翼犍也北史魏本紀云魏平文皇帝鬱律生二子長曰沙莫雄次曰什翼犍即魏道武皇帝祖也後魏法七分其國以兄弟分統之沙莫雄號為南部大人後改名仁號為拓拔氏生嵩太尉柱國大將軍北平宣王道武以兄宗室之長改為長孫氏長城拔本十族分源長城趙武靈王所築括地志云在朔州善陽縣北左傳拔本塞源長城本以備邊既入內地是為拔本也魏書官氏志云獻帝以兄為紇骨氏改胡氏次兄普氏改周氏次兄拓拔氏改長孫氏弟達奚氏改奚氏次弟伊婁氏改伊氏次弟丘敦

氏改為丘氏又次弟侯氏改亥氏又命叔父之後乙旃氏為叔孫氏疏屬車焜氏改車氏凡與帝室為十姓百世不通婚高祖太尉北平王周書本傳五世祖嵩魏太尉北平王光輔五君允釐百揆恒衛既從淮沂其乂按嵩以魏道武登國元年為南部大人至太武大延三年正月薨年八十北史本傳云年十四代父統事昭成歷仕昭成道武元明太武凡四君此言光輔五君者左傳楚平王稱范會之德曰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者也尚書曰允釐百工又云使宅百揆禹貢曰恒衛既從淮沂其乂地理志曰恒水出常山衛水出靈壽淮出桐柏沂出泰山師古曰淮出大復山也祖豹北史本傳云祖酌恒州刺史龍驤將軍恒州刺史常山刺舉非無取代之符龍驤總戎或似平吳一作戎之號地理志代郡有常山關按恒州本漢常山郡張宴曰恒山在西避文帝諱故改曰常山漢書曰刺舉無所避史記趙簡子告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賞毋郵曰從常山臨代代可取也晉書職官志曰龍驤等大將軍開府者位從公不開府非持節都督者品秩第二魏文帝黃初三年始置都督諸軍事或領刺史又王濬傳云加龍驤將軍以伐吳上語言為恒州刺史下語言為龍驤將軍也父馘年止弱冠榮終解印北史傳云父馘員外散騎常侍郎早卒公以五常蘊智六氣資德乘天則策馬秉靈降神則牽狼應象史記天官書曰漢中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王良策馬車騎滿野正義曰策一星在王良前主天子僕也占以動搖移易在王良前或居馬後則為策馬策馬而兵動也牽狼二星名爾雅曰河鼓謂之牽牛史記正義曰河鼓三星在牽牛北主軍鼓蓋天子三將軍所以備關梁而拒難也天

官書曰天矢東有大星曰狼下有四星曰弧直狼正義曰以伐叛懷遠也言儉名將誕生上應列宿也直心於物水火恬然無負於天雷霆不懼富貴自取豈資唐舉之言聲名有聞無勞李膺之識史記曰蔡澤遊學於諸侯小大甚衆不遇而從唐舉相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後漢書李膺傳曰時朝廷日亂紀綱廢弛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年十八解褐員外散騎侍郎尋授輕車將軍羽林監本傳云孝昌中起家員外散騎侍郎從爾朱天光破隴右太祖文皇帝駕馭天網包羅英傑選公才德光佐中書諸葛亮之西歸王壘成三分之業管夷吾之入仕葵丘有

一匡之功周書本傳云太祖臨夏州以儉為錄事參軍事敬之賀拔岳被害太祖赴平涼凡有經綸謀策儉皆參預北史作周文臨夏州以儉為錄事參軍事餘同蜀志曰諸葛亮字孔明瑯邪陽都人輔先主都蜀先主即帝位策亮為丞相三分魏蜀吳也玉壘山名華陽國志曰七國時杜宇稱帝於蜀號望帝其相開明決玉壘山以除水害是也史記曰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左傳僖九年曰夏會諸侯於葵丘尋盟且脩好禮也秋齊桓盟諸侯於葵丘天水黠羌漁陽羣盜乃遷秦州長史本傳云從平侯莫陳悅留儉為秦州刺史防城大都督封信都縣開國伯隋書地志曰信都郡長樂縣舊曰信都三年滑州蟻聚保障沉命靡旗亂轍乘冰渡河上語見左傳下語見後漢書光武紀按北史滑州當作渭州丞相大行臺授假節撫軍丞相大行臺謂周太祖也周太祖討平侯莫陳悅進位關西大都督略陽縣公承制封拜尋授關西大行臺故有此授周太祖為魏丞相行滑北史作渭州刺史北史本傳云渭州刺史可朱渾元奔東魏後河渭間人情離阻刺史李弼令儉權鎮渭州儉將十餘騎冒難赴之復隨機安撫羌胡悅服按渭州刺史乃李弼令儉權鎮非朝廷所授故云行渭州刺史大統元年授持節西夏州刺史加散騎常侍郅支抱馬如聞耿秉之戰單于願識似畏王商之威北史本傳云轉夏州刺史甚得人和時西夏州仍未內附而東魏遣許和為刺史儉以信義招之和乃歸附即以儉為西夏州刺史魏地形志西夏州寄治并州界領太安神武二郡後漢書曰耿秉竇固合兵萬四千騎出白山擊車師車師有後王前王秉謀先赴後王以為并力根本則前王自服乃上馬引兵北入縱兵抄掠斬首數千級收牛馬十餘萬頭後王安得惶恐走出門脫帽抱馬足降其前王亦歸遂定車師而還漢書曰王商代匡衡為丞相天子甚尊任之為人多髯有威重長八尺餘身體鴻大容貌甚過絕人河平四年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丞相商坐未央庭中單于前拜謁商商起離席與言單于仰視商貌大畏之遷延却退天子聞而歎曰此真漢相也言儉至夏州使許和歸附若車師之降耿秉單于之畏王商也五年遷使持節鎮東將軍都督東北三夏諸軍事西夏州刺史增邑千戶改伯為公周書本傳云以儉為西夏州刺史總統三夏按三夏西夏州注見上文隋書地志云朔方郡後魏置夏州延安郡後魏置東夏州既而江漢遼遠車書寂寞謂荊襄初附也注見下文蜀主的顱未出檀溪之水秦王飛雉猶向南陽之城世語曰劉備屯樊城劉表禮焉憚其為人不甚信用曾請備宴會欲因會取備備覺之偽如厠潛逃出所乘馬名的顱走墮襄陽檀溪水中溺不得出備急曰的顱今日厄矣可努力的顱乃一㴱三丈遂得過乘桴渡河中流而追者至以表意謝之曰何去之速乎隋書地理志云襄陽郡義清縣有檀溪水襄水干寶搜神記曰秦穆公時陳倉人掘地得物若羊非羊若猪非猪牽以獻穆公道遇二童子曰此名為蝹常在地食死人脂若欲殺之以柏插其首媪曰彼二童子名為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舍媪逐二童子童子化為雉飛入平林陳倉人告穆公穆公發徒大獵果得其雌又化為石置之汧渭之間至文公時為立祠陳寶其雄者飛至南陽今南陽雉縣是其地也秦欲表其符故以名縣每陳倉祠時有赤光長十餘丈從雉縣來入陳倉祠中有聲殷殷如雄雉其後光

武起於南陽六年以公為使持節都督三荊二襄南雍平信江隨郢淅十二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僕射周書本傳云時荊襄初附太祖表儉功績尤美宜委東南之任授荊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僕射北史曰獨孤信都督三荊州獨孤罷定北荊州後周置兵於此以備齊隋書地理志北荊州後周曰和州東荊州後改曰淮州荊州為鄧州襄陽郡江左並僑置雍州西魏改曰襄州置總管府春陵郡湖陽後魏置南襄州蔡陽後魏置南雍州南郡當陽縣後魏置平州巴東郡梁置信州九江郡舊置江州漢東郡後改曰隋州江夏郡舊置郢州又竟陵郡亦舊郢州淅陽郡西魏置淅州凡十二州也漢書百官表曰僕射秦官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課之應劭曰僕主也射音夜

楚城鄰境實有讓田吳人對營無妨贈藥儉為

荊州刺史與梁接界言其能使二國邊境相安也讓田讓疑上聲讀如左傳遠章讓黃之讓責也吳越春秋曰楚之邊境卑梁其處女與吳之處女桑於境戲而傷卑梁之處女卑梁人操其傷子以讓吳人吳人應之不恭怒殺而去之吳人往報之盡屠其家吳楚由是大格又讓如字劉向新序曰梁大夫有宋就者嘗為邊縣令與楚鄰界邊亭皆種瓜各有數梁之邊亭人劬力數灌其瓜瓜美楚人窳而稀灌其瓜瓜惡楚令因以梁之美瓜怒其亭之惡也心惡梁亭之賢因往夜竊搔梁亭之瓜皆有死焦者矣梁亭亦欲竊往報搔楚亭之瓜以請宋就就曰惡是何可搆怨禍之道也乃每暮夜灌楚亭之瓜瓜日以美楚亭怪而察之則乃梁亭也楚令大悅以聞楚王王聞之愀然愧以意自閔也乃謝以重幣而請交於梁王梁楚之歡由宋就晉書曰羊祜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祜之德難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也抗嘗病祜饋之藥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羊祜豈酖人者時談以華元子反復見於今日按上語讓從上聲則文有開闔言楚城鄰境雖實有責讓之言乎然吳人對營不妨有贈饋之事也若如字則文偏於一皆言二國邊亭輯睦也

部內屬城為人所訟公遂集文武肉袒自罰本傳云所部鄭縣令泉璨為民所訟推治獲實儉即大集僚屬而謂之曰此刺史教訓不明信不被物是我之愆非泉璨之罪遂於廳事前肉袒自罰舍璨不問於是屬城肅厲莫敢犯法

兄弟不讓延壽責躬吏民有過翁歸引咎

漢書曰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入守左馮翊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閉閤思過一縣莫知所為令丞嗇夫鄉老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延壽起聽事郡中不敢犯又曰尹翁歸字子兄河東平陽人也拜東海太守入守右扶風選用廉平疾姦吏以為右職接待以禮好惡與同之其負翁歸亦必行

天子異之璽書勞問贈賄加幣王人接踵本傳云魏文帝璽書勞之

大丞相書云此之美事耳目之所未經歎賞無極故遣專使周書本傳云太祖又與儉書曰近行路傳公以部內縣令有罪遂自杖三十用肅羣下吾昔聞王臣謇謇匪躬之故蓋謂憂公忘私知無不為而已未有如公刻身罰己以訓羣僚者也聞之嘉歎

公善於撫馭長於接引山藪無棄苞苴不行示人赤心與人顏色盜不敢發民不忍欺北史本傳云儉清正率下兼懷仁恕有竊盜者原情得實誨而放之荊蠻舊俗少不敬長儉殷勤訓導風俗大革務廣耕

桑兼習武事故邊境無虞人安其業王逸臨豫州教云舉遺逸於山藪禮記曰苞苴簞笥問人者鄭注云苞苴裹魚肉者也或以茅或以葦行張霍之家後漢書光武紀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漢書曰韓延壽為東郡太守民不忍欺

至是將校耆老於州城之南起清德之樓勒賢臣之頌本傳云吏人表請為儉構清德樓樹碑刻頌朝議許之漢書曰王褒為聖主賢臣頌

杜鎮南之作牧當世樹碑竇車騎之臨戎生年刻石方之今日彼獨何人鎮南即征南杜預也襄陽記曰杜元凱好為身後名常自言百年後必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作二碑叙其平吳勲一沉萬山下一沉峴山下謂參佐曰何知後代不在山頭乎後漢書竇憲傳曰南單于請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軍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云

於時戶口日增荒萊畢墾華實紛敷黔黎茂豫但恐哀職有闕待公而補鼎飪未和須公而正是以漢陰民望荆南杞梓並皆上書詣闕連名乞留北史本傳云吏人又以儉秩滿恐有代至詣闕乞留儉朝廷嘉而許之在州遂歷七載詩曰惟哀有闕仲山甫補之左氏傳曰民之望也又云杞梓皮革自楚往也按儉治荆州漢陰荆南皆其所屬

河內之借寇恂更慙謁帝交州之請士燮還著上表後漢書曰寇恂拜河內太守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而竟不拜郡百姓迎道曰願從陛下借寇君一年乃留恂吳志曰士燮字威彥蒼梧人也漢時燮為綏南中郎將董督七郡領交趾太守孫權遣步騭為交州刺史燮率兄弟奉承節度權加燮為大將軍

九年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按北史云在州遂歷七載周書云在州遂歷二載乞留之文北史較詳當是大統六年授荆州刺史歷二載九年徵名吏民乞留在荆州授此車騎儀同之職也自六年至下十二年共歷七載而除行臺尚書矣故上文寇恂句謂乞留也士燮句謂加大將軍也

十二年除大行臺尚書仍為大丞相司馬以公識度嚴明志節清儉遂改公名儉字慶明丞相司馬疑是誤文當作仍為大司馬丞相以公識度嚴明丞相指周太祖為魏丞相也周書本傳云徵收大行臺尚書兼相府司馬嘗與羣公侍坐於太祖及退太祖謂左右曰此人閒雅孤每與語嘗肅然畏敬恐有所失他日太祖謂儉曰名實理須相稱尚書既志安貧素可改名儉以彰雅操知丞相謂周太祖司馬謂儉傳寫之錯誤也

非關書月詎待看碑幸得千畝不同二山無廢言改名也會稽先賢傳曰闞澤年十三夢見名字炳然在月中魏志曰鄧艾至潁川讀陳寔碑文言文為世範行為士則艾遂自改名為範字士則後族有與同者故改焉左傳桓二年曰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杜預曰桓叔也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千畝又桓六年傳曰先君獻武廢二山杜預曰二山具敖也魯獻公名具武公名敖更以其鄉名山

十三年加開府餘官如故十四年除尚書右僕射加侍中進驃騎大將軍居上星執法在文昌之位以公才望兼而有之星經曰執法四星在太陽首西北主刑獄之人又為刑政之官助宣王命內常侍官也又云文昌與三公攝提軒轅共為一體

十五

年更除東南道行臺僕射都督十五州諸軍事行荊州事周書本傳云除行臺僕射荊州刺史時梁嶽陽王蕭詧內附初遣使入朝至荊州儉於廳事列軍儀具戎服與使人以賓主禮相見儉容貌魁偉音聲如鐘大為鮮卑語遣人傳譯以問客客惶恐不敢仰視日晚儉乃著裙襦紗帽引客宴於別齋因序梁國喪亂朝廷招攜之意發言可觀使人大悅出曰吾所不能測也十六年大丞相總十六軍剋清河洛公又中分麾下參謀帷幄高選霸僚公為長史大丞相周太祖也周書本紀云魏大統十六年七月太祖率諸軍東伐所謂剋清河洛是也後漢書鄧禹傳曰乃拜為前將軍持節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令自選偏裨以下可與俱者漢書高帝曰運籌帷幄之中其年加都督南道三十六

州諸軍事餘官如故南陽文學更遇王基章華哀衣還迎郭賀謂儉受知於周太祖也魏志曰王基字伯輿東萊曲城人也又王修傳曰修年二十遊學南陽止張奉舍又曰初修識高柔於弱冠異王基於幼童終皆遠至世稱其知人南陽文學蓋王修也言周太祖之知儉猶王修之識基也後漢書曰郭賀拜荊州刺史明帝巡狩到南陽特見嗟嘆賜以三公之服黼黻旒冕勅去幨露冕使百姓見此衣服以彰其德章華楚地謂荊州也為下文江陵張本時周祖雖未受禪其承制封拜有並尊之勢故以明帝比之以郭賀喻儉也昔日伐蜀之謀張儀與秦昭計合平和之利羊祜與晉武意同言周太祖欲圖江陵儉與意合也史記曰秦昭王將伐蜀張儀勸伐之遂西舉巴蜀晉書曰武帝密有滅吳之計朝議多違惟羊祜杜預張華與帝意合太祖始定成都即有江陵之志謂令尉遲迥伐蜀平武陵王紀遂欲伐江陵謀梁元帝也公密獻其策懸符深旨糧運久積梯衝立備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遂得席卷三荊此又公之勳也周書本傳云梁元帝嗣位於江陵外敦鄰睦內懷異計儉密啓太祖陳攻取之謀於是徵儉入朝問其經畧儉對曰今江陵既在江北去我不遠湘東即位已涉三年觀其形勢不欲東下骨肉相殘民厭其毒荊州軍實器械儲積已久若大軍西討必無匱乏之慮且兼弱攻昧武之善經國家既有蜀土若更平江漢撫而安之收其貢賦以供軍國天下不足定也太祖深然之乃謂儉曰如公之言吾取之晚矣今儉還州密為之備尋令于謹總戎衆代江陵平史記毛遂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頃襄二十一年秦將白起拔郢燒夷陵詔賞奴婢三百口太祖與公書云由公立計果如所謀令公作鎮江陵以安蜀地周書本傳云江陵平以儉元謀故賞奴婢三百口太祖與儉書曰本圖江陵由公畫計今果如所言智者見未萌何其妙也但吳民離散事藉招懷南服重鎮非公莫可遂令鎮江陵後魏二年改武川昌寧郡開國公歷陽居民非惟景丹之封曲逆戶口豈但陳平之國武川屬恒州儉為恒州高陸人武川是其故鄉也隋書地志云文城郡有昌寧後漢書曰景丹字孫卿馮翊櫟陽人也建武二年定封丹櫟陽侯帝謂丹曰今關東故王國雖數縣不過櫟陽萬戶邑夫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故以封卿耳丹頓首謝漢書陳平傳曰高帝南過曲逆上其城望室屋甚大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雒陽與是耳顧問御史曲逆戶口幾

何對曰始秦始三萬餘戶閒兵數起多亡匿今見五千餘戶於是詔御史更封平為曲逆侯盡食之言儉之衣錦如二公也其年授大將軍本傳遷大將軍太和之中曹真於府內受冊元封之末衛青於軍中即拜公之此比綽有餘榮魏志曰曹真字子丹太祖族子也太和二年蜀大將諸葛亮寇邊吏民叛應亮遣大將軍曹真都督關右太和魏明帝年號也漢書衛青傳曰元朔五年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青為大將軍此言元封按武帝紀元封五年大將軍青薨是元封中青尚在也詔曰吳人未復須助謀謨今使梁王兵馬受公節度詔文已見上注周書梁王詧傳云資以江陵一州之地太祖置江陵防主統兵居於西城名曰助防外示助詧備禦內實防詧即此鎮也本傳云移鎮荊州總管五十二州三年加都督東南道五十二州諸軍事增邑萬戶維周草命光宅欽明作貳天官允諧邦治元年授小冢宰維周草命謂周受魏禪孝閔踐阼也元年閔帝元年也北史本傳云周閔帝初趙貴等將圖晉公護儉長子僧衍預其謀坐死護乃徵儉拜為小冢宰周易曰湯武革命光宅及欽明俱見尚書周禮天官太宰之職云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保定二年武帝即位之二年也治蒲州刺史檢校六防諸軍事四年治襄州仍授柱國大將軍餘官如故秩登四岳階平六府尚書帝曰咨四岳孔安國曰掌四岳之諸侯故稱焉六府水火金木土穀古文尚書文也左傳杜注稱逸書豈不功重昭陽名高蔡賜

史記楚世家云陳軫見昭陽曰願聞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為上柱國封上爵執珪漢書陳勝傳曰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為上柱國控馭五十州風行數千里拔園葵而去織婦無三惑而絕四知漢書董仲舒賢良策曰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入於室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而奪園夫女紅利乎後漢書曰楊秉嘗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又曰王密夜遺楊震金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誰謂無知此云四知是也一室之中未免虛白日膳之資三杯而已莊子曰虛室生白崔云白者日光所照也淮南子曰是故虛室生白吉祥止也高誘曰虛心也室身也白道也能虛其心以生於道道性無斷吉祥來止舍也漢書曰朱博為人廉儉食不重味案上不過三梧詔賜繒綵一千段粟麥二千斛北史本傳云朝議以儉操行清白勳績隆重乃下詔褒之兼賜雜綵粟麥以彰其美天和元年陝州刺史都督八州二十防諸軍事解荊州總管餘悉如故路出王官城臨河曲言陝州也王官地名史記曰秦穆公三十六年使孟明將兵伐晉取王官又曰繆公自將伐晉戰於河曲服虔曰河曲晉地杜預曰河曲在蒲坂南正義曰河曲在華陰縣界儉臨陝州是其地也戍清陝右高視棠陰公羊傳曰自陝以西名公主之故云陝右詩序曰甘棠美名伯也部領宴繁晦明為疾左傳醫和曰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天和四年謝病故京薨於私第春秋七十有八本傳云三年以疾還京為夏州總管薨鑾蹕降臨軒懸徹樂九旒龍旆

之錫三河騎士之送言武帝親臨祭弔減膳徹樂也古者大臣死人君為之不舉左氏傳曰

錫鑾和鈴漢儀注曰皇帝輦動左右侍帷幄者稱警出殿則傳蹕止人清道也周禮曰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弛縣又云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辨其聲注樂縣謂鐘磬之屬縣於筍虡者鄭司農云宮縣四面縣軒縣去其一面判縣又去其一面特縣又去其一面四面象宮室四面有牆故謂之宮縣軒縣三面其形曲故春秋傳曰請曲縣繁纓以朝諸侯禮也康成謂軒縣去南面辟王也子山以周帝徹樂猶尚軒縣矣後漢書曰東平王蒼薨詔賜鑾輅乘馬龍旂九旒虎賁百人奉送王行又清河王慶薨賜龍旂九旒儀比東海恭王注云旂有九旒天子制也漢書曰高祖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韋昭曰河東河南河內也霍光傳云發三河卒

詔贈太保涼夏靈銀長源河鄯甘瓜十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隋志武威郡舊涼州後周置總管府夏州注見上靈州郡後魏靈州雕陰郡儒林縣後周銀州朔方郡長澤縣後魏長州平涼郡舊置原州枹罕郡舊河州西平郡舊鄯州張掖郡西魏甘州燉煌郡舊瓜州

謚曰文公狀貌丘墟風神磊落玉山秀立喬松直上煙霞之涯際莫尋江海之波瀾不測少遭荼苦在山服終攀柏樹枯侵松獸死詩云誰謂荼苦晉書曰王裒痛父非命廬於墓側旦夕嘗至墓所拜跪攀柏悲號淚著樹樹為之枯又曰許孜植松於親墓側有鹿犯其松孜歎曰鹿獨不念我乎忽有猛獸殺鹿於所犯松下

盡忠事國竭力從政其門如市其心若水漢書鄭崇傳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

奇策密謀百

僚仰止忠貞亮直明王敬焉周太祖所謂此人閑雅孤每與語嘗肅然畏敬恐有所失者也注見上文

至如風后陰陽之占力牧星辰之度魏公子之兵書李將軍之射法莫不成誦在心取為時用風后力牧黃帝臣漢書藝文志有風后十三篇力牧十五篇魏公子二十一篇圖十卷名無忌有傳李將軍射法三篇師古曰李廣也

居常服翫或以布被松牀後漢書曰王良為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食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史鮑恢以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而良妻布裙曳柴從田間歸恢告曰我司徒史也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苦掾無書恢乃下拜嘆息而還

杯石鳥謝承後漢書曰高弘以桑杯盛漿言其儉也

遺令山陵一無所用公私贈襚並不得受止依太祖陵側無忘事君墩等兄弟並至性善居喪號墓墳埏奉遵遺訓本傳云遺啓世宗請葬於太祖陵側并以官所賜之宅還官詔皆從之

是以衛青之塚仍陪漢武之陵管仲之墳即接齊桓之墓顏師古漢書注曰衛青塚在茂陵東次霍去病之西相並者是也三輔黃圖曰武帝葬茂陵在長安城西北八十里括地志曰齊桓公墓在臨淄縣南二十里牛山上一名牛首堈一所三墳又云管仲塚在青州臨淄縣南二十里牛山之阿是管仲桓公之墓接也

天和六年夫子以四海未寧三方鼎峙有懷將帥之志言念封疆之臣史記樂書曰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又曰君子聽磬聲則思封疆之臣

既畫雲臺乃

題麟閣後漢書曰永平中顯宗追感前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漢書曰宣帝思股肱之美乃圖霍光等十一人於麒麟閣更贈公為鄫北史作鄫國公邑五千戶追崇列辟事極神魂再改銘旌恩隆封墓鄭司農曰銘書死者名於旌今謂之柩公在民留愛身後見思吉日良辰郊祀野祭楚辭曰吉日兮良辰襄陽記曰諸葛亮初亡百姓巷祭戎夷野祠儀同趙超等六百九十七人詣表求立廟陳請象魏有詔許焉本傳云荊州人儀同趙超等六百九十七人詣闕請為儉立廟樹碑詔許之建德元年詔曰故柱國鄫國公儉臨終審正爰吐德音以所居之宅本因上賜制度宏麗非諸子所居請以還官更遷他所昔叔敖辭沃壤之地蕭何就窮僻之鄉以古方今無慙曩哲而有司欽定四庫全書

未達大體遽以其第即便給外今還其妻子俾清風遠播無替聿修周禮太宰正月之吉縣治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左傳哀三年云命藏象魏又莊二十一年曰鄭伯享王於闕西辟杜預曰闕象魏也桂棟杏梁綠墀青瑣謂賜宅之宏麗也楚辭九歌曰桂棟兮蘭橑三輔黃圖曰靈波殿以桂為柱閉居賦曰飾文杏以為梁漢書曰王根驕奢僭上赤墀青瑣後漢書曰梁冀大起第宅牕牖皆有綺疏青瑣注云青瑣謂刻為瑣文而以青飾之也按歌會舞鳳蓋霓裳南浦送而行雲東風飄而零雨張衡西京賦曰張鳳蓋楚辭曰青雲衣兮白霓裳又曰送美人兮南浦又曰東風飄兮神靈雨是知漢陽郡前非徒武侯之廟臨淄城下豈獨欒公之社蜀志曰諸葛亮謚忠武侯景耀六年春詔為亮立廟於沔陽魏鎮西將軍征蜀至漢川祭亮之廟令軍士不得於墓所左右芻牧樵採漢書曰欒布為燕相燕齊之間皆為立社號曰欒公社按臨淄齊地地理志曰臨淄師尚父所封嗚呼哀哉乃為銘曰

道鍾屯剝世屬雲雷地軸左轉天關北開周易上經有屯卦剝卦象曰雲雷屯博物志曰地有三千六百軸荊州星占曰北辰一名天關言世衰道微天迴地轉赤縣神州之地轉為陰山瀚海之鄉而魏氏乃從此盛也容車周室繫馬秦臺乃齊七政爰答三才言魏氏始懷問鼎終膺當璧也史記秦武王三年王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以窺周室而寡人死不朽矣三齊記曰般城南有蒲臺高八十尺秦始皇所頓處在臺下縈蒲繫馬今蒲猶縈者郡國志平原般縣是也尚書曰璿璣玉衡以齊七政鄭康成曰七政日月五星也易繫辭曰兼三才而兩之三才天地人也

烈祖燮諧九龔梁棟取才逢獵求賢入夢烈祖謂沙莫雄也燮諧言沙莫雄燮理弼諧之功也九龔未詳疑作九龍龔又疑公訛似謂北魏十族長孫居其一自餘為九於魏室為棟梁之材也史記曰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載與俱歸立為師殷本紀曰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乃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傅巖中是時說為胥靡築於傅巖見於武丁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為相殷國大治遂以傅巖為姓號曰傅說匡贊官雲謀猷紀鳳律定公族珪分職貢言沙莫雄當魏之初興遂得設官分職賜姓裂土也左氏傳曰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潛夫論曰古者吹律定姓左氏傳曰官有世功則有公族言賜姓長孫如古吹律本魏支屬故云公族

也珪分職貢者言魏七分其國沙莫雄為南部大人也又嵩為北平王珪分如周禮桓珪信珪躬珪之屬職貢如禹貢納秸納粟納米之類是也

乃惟嗣德實秉英靈身圖斗宿面繞樞星謂儉之誕生上感星宿也帝王世紀曰禹胸有玉斗史記正義曰黃帝母曰附寶之祁野見大電繞北斗樞星感而懷孕二十四月而生黃帝於壽丘

青衿敬業童子離經信陵虛左干木分庭毛萇曰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禮記曰十年視離經辨志史記曰魏公子無忌封信陵君為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請而禮交之致食客三千人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生又云魏文侯客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軾莊子曰分庭抗禮言儉為周太祖所敬也

忠孝純深樞機周密孔光不言曹參勿失言周太祖赴平涼時儉得參機密也漢書曰孔光與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又曰惠帝時曹參代蕭何為相國一遵何之約束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一

温席扇枕承顏悅膝凍浦魚驚寒林笋出言其孝也本序少遭荼苦在山服終是儉有孝行矣干寶搜神記曰羅威字德仁八歲喪父事母性至孝母年七十天大寒常以身自温席而後授其處又後漢書曰黃香九歲失母獨養其父躬執勤苦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温被干寶搜神記曰楚僚早失母事後母至孝母患癱瘓形容日悴僚自徐徐吮之血出迨夜即得安寢乃夢一小兒語母曰若得鯉魚食之其病即差可以延壽不然不久死矣母覺而告僚時十二月冰凍僚乃仰天嘆泣脫衣上冰忽自開一雙鯉魚躍出僚將歸奉其母病即愈壽至一百三十三歲蓋至孝感天神昭應如此此與王祥王延事同寒林笋出孟宗事注見齊王碑銘

肅肅風政沉沉器局直似貞筠温如瑞玉禮記曰如竹箭之有筠也詩云温其如玉清不置水明非舉燭馬願如羊金須似粟言儉在荆州有清德故以清德名樓也後漢書曰龐參為漢陽太守郡人任棠置水一盂太守曰水者欲吾清也韓子曰鄭人有遺燕相國書謂持燭者曰舉燭而誤書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曰舉燭言舉高明者而任之以治國也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後漢涼州張奐之言也注見步陸孤碑

上將克昇元戎既序夏陽三捷夷陵一舉晉書天文志曰文昌六星一曰上將大將軍建威武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左氏傳曰晉伐虢滅夏陽詩云一月三捷楚世家曰秦拔郢燒夷陵言為鎮東將軍遂獲夏州督南道諸軍遂平荆州皆其勳也

憑軾下齊凌江入楚鼎反歷室鐘歸大呂言儉下齊則清河洛入楚則平江陵也左氏傳曰憑軾而觀之潘岳詩云凌江而翔戰國策曰樂毅報遺燕惠王書曰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歷室高誘曰燕噲亂齊殺噲得鼎今反歸燕故鼎史記索隱曰大呂齊鐘名

六卿咸事天官是司二南作伯棠陰實治謂儉拜小冢宰尋為陝州刺史也周禮六卿天官冢宰之職二南周南召南甘棠美召伯也治平聲清風有頌綠竹聞詩贈行之册超然帝師詩曰吉甫作頌穆如清風云綠竹猗猗毛傳曰綠王芻也竹篇竹也釋文綠竹並如字爾雅作菉音同韓詩竹作藩音徒沃反云藩篇筑也芻郭璞云今呼白脚莎一云鹿蓐也按綠竹本二物惟陸璣云綠竹一草名其莖葉似竹青綠色高數尺今淇澳傍生此人謂此為綠竹毛詩正義云此說非也詩有終朝采綠則綠與竹別草故傳依爾雅以為王芻與篇竹異也昔

侍蘭苑今陪杏林死生契闊無違一心謂宅宇宏麗臨終之日請以還官是其死生無違也蘭苑杏林謂木蘭為柱文杏為梁也詩云死生契濶與子成說風雲積慘山陣連陰陵田野寂松逕寒深夏嬰之隴喬玄之墓馬見千年車迴三步史記曰汝陰侯夏侯嬰沛人也與高祖相愛封滕公卒謚文侯索隱曰姚氏云三輔故事曰滕文公墓在飲馬橋東大道南俗謂之馬冢博物志曰公卿送葬至東都門外馬不行踣地悲鳴得石槨有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乃葬之焉後漢書曰喬玄字公祖梁國睢陽人也初曹操微時人莫知者嘗往候玄玄見而異焉謂曰今天下將亂安生民者其在君乎操常感其知己及後經過玄墓輒悽愴致祭奠自為其文曰故太尉喬公懿德高軌汎愛博容國令明訓士思令謨幽靈潛翳懇哉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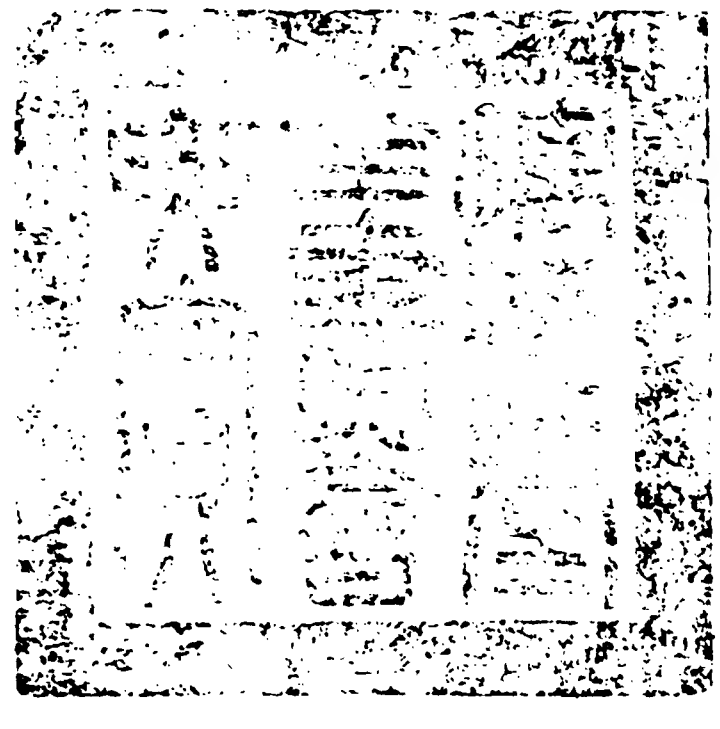
矣操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頑質見納君子增榮益觀皆由奬昜猶仲尼稱不如顏淵李生厚歎賈復士死知己懷此無忘又承從容約誓之言徂沒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酹車過三步腹痛勿怨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何肯為此辭哉懷舊惟顧念之悽愴奉命東征屯次鄉里北望貴土乃心陵墓裁致薄奠公其享之魏志曰建安七年曹公軍譙遂致浚儀遣使以太牢祀喬玄進軍官渡也言儉與周太祖相善猶夏嬰之於漢高喬玄之於魏武也左無長樂前非武庫直望高碑增悲行路史記曰樗里子卒葬於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

庾子山集卷十三

謹案第七十二頁前六行上其手者曰按左傳無者字

第八十頁後五行於其孔中睥睨非常刊本睥睨訛俾倪今改

第八十三頁前四行陸璣云刊本璣訛機今改



總校官進士臣胡　榮
校對官助教臣金學詩
謄錄監生臣張同巽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庾子山集卷十四

詳校官原任編修臣徐立綱

庾子山集卷十四

周 庾信 撰

錢塘倪璠纂註

周柱國大將軍紇干弘神道碑

公諱弘字廣略原州長城縣人也本姓田氏周書列傳曰田弘字廣略高平人也虞賓在位基於揖讓之風鳳凰于飛紹於親賢之國序田氏之先也田氏本虞舜之後出自嬀姓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始食田采以陳氏為田氏謂之陳田後周宇文起於荒服賜族皆變夏姓田弘為紇干氏其一也尚書曰虞賓在位羣后德讓揖讓謂舜受禪也左氏傳曰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於姜親賢之國謂齊也漢書地理志曰昔太公始封周公問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殺之臣其後二十九世為彊臣田和所滅而和自立為齊侯初和之先陳公子完有罪來奔齊桓公以為大夫更稱田氏九世至和而篡齊至孫威王稱王五世為秦所滅論其繼世之功則狄城有廟序其移家之始則長陵有碑漢書曰田儋狄人也故齊王田傑宗彊能得人陳涉使周市略地北至狄狄城守儋擊殺狄令而召豪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為齊王發兵擊周市略定齊地師古曰狄縣名也地理志屬千乘三輔黃圖曰漢高祖都

長安徙諸齊田於長陵潛夫論曰漢高祖徙諸齊田而有第一至第八氏後漢第五倫其後也況復高廟上書小車而對漢主聊城祭鳥長岳而驅燕將疑作長驅而却燕將漢書曰田千秋年老上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入宮殿中故因號曰車丞相史記曰燕軍攻安平盡降齊城惟獨莒即墨不下燕惠王使騎劫代樂毅毅歸趙燕人士卒怨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教我卒破燕軍殺其將騎劫而齊七十餘城皆復又魯仲連傳曰田單攻之不下魯仲連乃為書遺燕將燕將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公以胎教之月歲德在寅載誕之辰星精出昴列女傳曰太任文王之母摯任氏中女也王季娶為妃有娠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能以胎教溲於豕牢而生文王爾雅曰歲在寅曰攝提離騷曰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春秋佐助期曰漢相蕭何昴星精是以月中生樹童子知言水上浮瓜青衿不戲世說曰徐孺子年九歲嘗月下戲人語之曰若令月中無物當極明耶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無此必不明浮瓜未詳會稽典錄曹娥投瓜于江存其父尸異苑稱魏武見石旁八字不能了稱衡離合解之疑是事而受書黃石意在王者之圖一作師揮劒白猿心存霸國之用荀悅漢紀曰張良遊於汜上有父老直墮其履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取履跪而進之父老曰孺子可教矣後三期而良先至父老遺書一編曰讀此即為王者師後十三年見我於齊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已遂去不復見其書乃太公兵法也吳越春秋曰袁公與越女試劒竹枝上袁公即飛上樹變為白猿遂別去見越王王即加女號曰越女乃命五板之隊長

高習之教軍士當世莫能勝越女之劒本傳云少慷慨志立功名膂力過人敢勇有謀略魏永安中任子都督翻原州城受隴西王節度於時洛邑亂離當塗危逼禮樂征伐不出於天子舉賢誅暴實在於彊臣永安魏莊帝年號也子都督後魏官名隴西王爾朱天光也彊臣謂爾朱氏也魏本紀云明帝崩爾朱榮謀廢立以長樂王子攸為帝榮以兵權在已遂有異志乃害靈太后及幼主次害無上王卽等尋追謚無上王為皇帝餘死者皆有贈子孫聽立後授封爵爾朱榮率騎七千討葛榮於滏口破禽之以葛榮平大赦改元為永安是其事也洛邑魏所都也當塗謂魏也圖讖曰代漢者當塗高拓拔氏國號後魏故云當塗危逼太祖文皇帝始創霸功初勤王室秣馬蒐乘誓衆太原公仗劒轅門麾謀當世周書本傳云魏永安中陷於万俟醜奴爾朱天光入關弘自原州歸順授都督及太祖初統衆弘求謁見乃論世事深被引納即處以爪牙之任左氏傳曰求諸侯莫如勤王又令狐之役云訓卒利兵抹馬蓐食又苗賁皇曰蒐乘補卒杜注云蒐閱也周禮曰設宮車轅門前漢紀曰樊噲杖劒楯衝門而入立於帳下隨何遠至實釋漢帝之憂許攸夜來遂定曹王之業漢書曰漢王與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謂謁者隨何曰公能說九江王布使舉兵畔楚項王必留擊之吾取天下必矣隨何往說布果使叛楚布與隨何間行歸漢魏略曰許攸字子遠少與袁紹及太祖善初平中隨紹在冀州嘗在坐席言議官度之役諫紹弗與太祖相攻紹自以彊盛必欲極其兵勢攸知不可為謀遂亡詣太祖言弘去爾朱而就周文猶隨何之說布畔楚許攸之去袁即曹也永熙中初

一作奉迎魏武帝入關魏本紀云武帝永熙三年七月帝親總六軍十餘萬次河橋高歡引軍東渡宇文泰迎帝於東陽入長安以雍州公廨為宮是為西魏封鶉陰縣開國子邑五百戶本傳又以迎魏孝武功封鶉陰縣魏屬平涼郡太祖以自著鐵甲賜公云天下若定還將此甲示寡人本傳稱孤餘同白水良劒罷朝而贈陳寵青驪善馬廻軍而賜李忠並經輿服足為連類後漢書曰陳寵字昭公沛國洨人也久留臺閣賞賜有殊又韓稜傳曰稜為尚書令與僕射鄧壽尚書陳寵同時俱以才能稱肅宗嘗賜都尚書劒惟此三人特以寶劒自署其名曰韓稜楚龍淵鄧壽蜀漢文陳寵濟南椎成時論著為之說以稜淵深有謀故得龍淵壽明達有文章故得漢文寵端樸善不見外故得椎成椎直追反謝承書漢官儀作鍛成袁宏後漢光武紀曰蔡陽白水鄉為舂陵侯封邑范蔚宗書亦云貨泉宇文為白水真人按白水本光武受命之地故明帝賜劒云白水良劒矣後漢書曰李忠字仲都東萊黃人也世祖以為右大將軍封武固侯時世祖自解所佩綬以帶忠因從攻下屬縣至苦陘世祖會諸將問所得財物惟忠獨無所掠世祖曰我欲特賜李忠諸卿得無望乎即以所乘大驪馬及繡被衣物賜之言弘之得蒙賜甲也如古贈劒賜馬矣大統三年轉帥都督進爵為公十四年授使持節都督原州諸軍事原州刺史仙人重返更入桂陽之城龍種復歸還尋白沙之路公此衣錦鄉里榮之本傳以弘勲望兼至故以衣錦榮之隋書地理志曰雍州平涇郡舊置原州後周置總管府按弘本原州長城縣人今為原州刺史是其鄉里也神仙傳曰蘇仙公者桂陽人也鄉中以仁孝聞天西北隅紫雲氤氳有數十白鶴飛翔其中降於蘇氏之門皆化為少年怡然輕舉先生斂容逢迎乃跪白母曰某受命當仙被召有期儀衛已至當違色養即便拜辭昇雲漢而去母年百餘歲無疾而終葬後忽見州東北牛脾山紫雲蓋上有號哭之聲咸知蘇君之神也郡守鄉人苦請相見乃出半面示一手皆有細毛異常人也三年之後無復哭聲自後有白鶴來止郡城東北樓上人或挾彈彈之鶴以爪攫樓板似漆書云城郭似人民非三百甲子一來歸吾是蘇君彈何為至今脩道之人每至甲子日焚香禮於仙公之故第也襄陽記曰龐德公子奐字世文晉太康中為牂牁太守去官歸鄉居白沙里鄉人宗敬之相語曰吾家池中龍種來水經注曰襄城東有東白沙白沙北有三洲言弘本原州人還為原州刺史衣錦之榮如蘇君之復返桂陽龐奐之還歸襄水也侍從太祖戰河橋復弘農解華山本傳作洛陽圍平沙苑陣事在魏大統三年隋書地理志馮翊郡有沙苑按沙苑一名沙阜在同州馮翊縣南十二里東西八十里南北三十里周太祖與高歡戰於沙苑大破之栽一樹以表其功其樹往往猶存見郡邑志必有元勲常蒙別賞太祖在同州周本紀云魏廢帝三年改華州為同州文武並集號令云人人如紇干弘盡心天下豈不早定即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本傳已上俱同前魏元年本傳魏廢帝元年轉驃騎大將軍開府祈連猶遠即受冠軍之侯沙幕未開元置長平之府漢書曰霍去病封冠軍侯三歲元狩三年春為驃騎將軍去病出北地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是去病未至祁連時已封

冠軍侯也師古曰祁連山即天山也匈奴呼天為祁連武帝紀曰元朔六年衛青復將六將軍絕幕大克獲應劭曰幕沙幕匈奴之南界也臣瓚曰沙土曰幕直度曰絕師古曰幕者即今突厥中磧耳李陵歌曰徑萬里兮度沙幕按年表衛青以元朔二年擊匈奴取朔方封長平侯是沙幕未開之時也

梁信州刺史蕭韶寧州刺史譙淹等猶處永安稱兵漁陽公受命中軍迅流下瀨遂得朝發白帝暮宿江陵猿嘯不驚雞鳴即定本傳云平蜀之後梁信州刺史蕭韶等各據所部未從朝化詔弘討平之漢書曰下瀨將軍下蒼梧後漢書曰公孫述改魚復為白帝城又郡國志曰南郡巫西有白帝城江陵南郡治也時為梁元帝所都猿嘯即荊州記所謂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是也注別見左氏傳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惟余馬首是瞻

西平反羌本有漁陽之勇鳳州叛氏又習仇池之氣本傳云又討西平叛羌及鳳州叛氏等並破之地理志曰漁陽郡秦置屬幽州華陽國志曰阿池一名仇池地方百頃隋書地理志曰梁州河池郡後魏置南岐州後周改曰鳳州周書異域傳曰宕昌羌者其先蓋三苗之胤其界自仇池以西公推鋒直上白刃交前萬死一決兇徒多潰破骨者九馬被十槊露布申上朝廷壯焉本傳弘每臨陣摧鋒直前身被一百餘箭傷肉破骨者九創本傳馬被十矟朝廷壯之信州蠻反又詔弘與賀若敦等平之葛屨糾糾魏有去舊之歌零露瀼瀼周受維新之命謂魏廢帝禪位周閔帝踐阼也詩魏風云糾糾葛屨可以履霜詩序曰葛屨刺褊也魏地

陿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言魏祚既衰取古魏風以為比小雅蓼蕭云蓼彼蕭斯零露瀼瀼大雅文王篇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言宇文氏受命如古周德矣乃進爵封雁門郡公本傳孝閔踐阼進爵雁門郡公食邑通前二千七百戶保定元年授使持節都督岷州諸軍事岷州刺史隴頭流水延望秦關川上峨眉猶通蜀道隋書地理志梁州臨洮郡臨洮縣西魏置岷州辛氏三秦記曰隴右西關欲上者七日乃越上有幾水四注流下俗歌曰隴頭流水鳴聲幽噎遙望秦川肝腸斷絕杜預益州記曰平鄉江東逕峨眉山在南安縣界去成都南十里秋日清澄望見兩山相峙如峨眉焉公不發私書不然官燭獸則相負渡江蟲則相銜出境本傳保定元年出為岷州刺史弘雖武將而動遵法式百姓頗安之世說曰王經為江夏太守不發私書謝承後漢書曰巴桓為揚州刺史夜與士對坐暝暗之中不然官燭後漢書曰宋均字叔平南陽人還九江太守郡多虎常設檻穽均到下記屬縣可去一檻穽其後傳言虎東渡江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東界者輒散去四年拜大將軍餘官如故本傳云三年從隋公楊忠伐齊拜大將軍明年又從楊忠東伐師還乃旋所鎮衛青受詔未入玉門之關竇憲當官猶在燕山之下公之此受差無慙德漢書曰衛青拜大將軍又西域傳曰阬以玉門陽關敦煌郡龍勒有玉門關後漢書曰竇憲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遂登燕然山刻石紀功渾王叛換梗我西疆宕羌首竄藩籬攜貳公受脤於社偏師遠襲本傳云吐谷渾

寇西邊宕昌羌潛相應詔弘討之按渾王吐谷渾也漢書注曰叛換猶跋扈也宕羌宕昌羌也周書異域傳云吐谷渾本遼東鮮卑慕容廆之庶兄也率其部落止於枹罕自為君長及孫葉延頗視書傳以古有王父字為氏遂以吐谷渾為氏焉又宕昌羌傳云保定四年彌定又引吐谷渾寇石門戍高祖怒詔大將軍田弘討滅之以其地為宕州

揚旍龍涸繫馬甘松周書吐谷渾傳云天和初其龍涸王莫昌率衆降以其地為扶州隋書地理志曰同昌郡嘉城縣後周置縣并龍涸郡及扶州總管府又曰宕昌郡懷道縣後周置甘松郡水經注益州記曰白馬嶺回行二千里至龍涸唐書曰松州交州郡屬劒南道取界內甘松嶺為名

二十五王靡旗亂轍七十六栅鷄奔雉竄本傳云獲其二十五王拔其七十六栅遂破平之左傳曹劌曰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詩云鷄之奔奔言弘破吐谷渾如逐獵也

蒙用命之賞乃奉旋師之樂天和二年被使南征謂與陳人戰也帶甲百萬軸轤千里江源水起海若乘流漢書曰武帝自潯陽浮江而下舳艫千里注云舳後施柁處艫前頭刺櫂處也按舳艫本從舟字或從車莊子北海若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船官之城登巢懸爨吳兵習流長驅戰艦風灰箭火倏忽凌城船官之城謂湘水也水經注曰湘水又逕船官西湘舟商舟之所次也又曰荊州故楚也子革曰我先君僻處荊山以供王事遂遷紀郢今城楚船官地也春秋之渚宮左氏傳曰晉楚戰於鄢陵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杜預曰爨炊也吳越春秋曰乃發習流二千人釋名曰上下重牀曰艦四方施板以禦矢石其內如牢檻楚辭曰往來倏忽公以白羽麾軍朱絲度水七十餘日始得解衣天和至解衣本傳云天和二年陳湘州刺史華皎來附弘從衛公直赴援與陳人戰不利乃以弘為江陵總管及陳將吳明徹來寇弘與梁主蕭歸退保紀南令副總管高琳拒守明徹退乃還江陵鬻子曰武王率兵車以伐紂紂虎旅百萬陣於商郊三軍之士莫不失色武王命太公把白旄以麾之紂軍反走呂氏春秋作白羽左氏傳曰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繫玉二瑴而禱沉玉而濟

朝廷以晉剋夏陽先通滅虢之政秦開武遂始問吞韓之謀左傳僖二年曰晉師會虞師伐虢滅夏陽五年晉滅虢史記曰秦武王四年拔宜陽斬首六萬涉河城武遂徐廣曰韓邑也是以馳傳追公以為仁壽城主本傳云尋以弘為仁壽城主以通宜陽齊將段孝先斛律明月出軍定隴以為宜陽之援公背洛水而面熊山陳中軍而疏行首乘機一戰宜陽銜璧本傳云齊將段孝先斛律明月出軍定隴以為宜陽援弘與陳公純破之遂拔宜陽等九城北齊書曰段韶字孝先姑臧武威人斛律光字明月朔州敕勒部人也後漢書曰赤眉敗上所得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水經注曰洛水之北有熊耳山雙峰競舉狀同熊耳在宜陽矣左傳成十六年范匄曰塞井夷竈陳於中軍而疏行首杜注云疏行首者當陳前決開營壘為戰道

增封五百戶進柱國大將軍司勳之策也建德元年拜大司空二年遷少保姬朝三列少保為前炎正五官冬官為北頻煩寵命是謂賢能尚書曰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韓詩外傳曰三公者何曰司空司徒司馬漢書百官公卿表曰神農火師火名

應劭曰火德也故為炎帝春官為大火夏官為鶉火秋官為西火冬官為北火中官為中火凡五官又百官表云冬官司空

三年授使持節都督襄郢昌豐唐蔡六州諸軍事襄州刺史江漢之間不驚雞犬樊襄之下更多冠蓋

周書武帝紀云保定元年令荆州安州江陵等總管並隸襄州總管府隋志襄陽郡西魏曰襄州置總管府義陽郡後魏曰郢州又江夏梁置郢州時屬陳春陵郡西魏曰昌州豐疑作澧隋志澧陽郡是時屬陳疑僑置隋志漢東郡唐城縣西魏曰唐州襄陽者舊傳曰襄陽郡峴山南至宜城百餘里漢宣帝時有卿士刺史二千石數十家冠蓋承映荆州刺史雅嘆其盛號曰冠蓋里按江漢二水名隋志襄陽郡安春縣後周廢樊城山都二縣入焉知襄陽郡舊有樊城故云樊襄

既而三湘遼遠時遭鵩入五溪卑濕或見鳶飛

言弘薨於州也漢書曰賈誼為長沙傅三年有鵩飛入誼舍止於坐隅鵩似鴞不祥鳥也誼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濕誼自傷悼以為壽不得長乃為賦以自廣南史侯景傳云巴陵有地名三湘寰宇記曰湘潭湘鄉湘源為三湘也後漢書馬援傳曰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深入軍沒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會暑盛中病遂卒於彼水經注曰武陵有五溪謂雄溪橫溪酉溪潕溪辰溪悉是蠻夷所居故謂五溪後漢書馬援曰吾仰視飛鳶跕墮水中臥念少游時語何可得也

舊疾增加薨於州鎮天子畫凌烟之閣言念舊臣出平樂之宮實思賢傅

畫凌煙之閣未詳唐太宗貞觀十七年以功臣圖形凌煙閣事在唐時今按此文知後周以前已有其事非始於唐也又按王子年拾遺記曰晉文公焚林以求介子推有白鵶繞煙而噪或集介子推之側火不能禁晉人嘉之為立臺號曰思煙介子推為晉國功臣凌煙之名起於此矣鮑照有凌煙樓銘西京賦薛綜注曰平樂館大作樂處也按平樂為作樂之處實思賢傅者即樂記所謂聽鐘聲則思武臣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等語而思也

有詔贈某官禮也

本傳云大象末位至柱國小司馬朝廷又追錄弘勲進恭爵觀國公恭弘世子也

即以四年四月二十五日歸葬於原州高平之鎮山屬國玄甲輕車介士一依霍驃騎之禮衛將軍之葬

漢書曰霍去病薨上發屬國玄甲去病為驃騎將軍又曰張安世薨天子贈以輕車介士又曰衛青拜大將軍卒與平陽主合葬起冢象廬山

嗚呼盛哉公入仕四十五年身經一百六戰通中陷刃疾甚曹參刮骨傳樂事同

一作多

闕羽

三輔故事曰楚漢相拒於京索間六年身被大創十二矢石通中過者有四蜀志曰關羽常為流矢所中貫其左臂羽便伸臂令醫刮去其毒言笑自若

而風神果勇儀表沉雄事親無隱無犯

禮記曰事親有隱而無犯

學不專經略觀書籍兵無師古自得縱橫

漢書霍去病傳曰上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

青鳥甲乙之占白馬星辰之變

後漢書王景傳曰冢宅禁忌注云送葬造宅之法若黃帝青鳥之書白馬未詳青鳥為冢宅之書此亦疑占星者有其書也

九宮推步三門伏起

彼漢書張衡曰重之以卜筮雜之以九宮易乾鑿度曰大一取其數以行九宮注詳齊王憲銘後漢書高彪箴曰天有太一五符三門注云三門者開門休門生門也

天弧射法太乙營圖

天弧弧矢

星也天官書曰狼下有四星曰弧直狼漢書藝文志有太一兵法一篇泰壹雜子星泰一雜子雲兩又泰一二十九卷

並皆成誦在心若指諸掌言青鳥已下諸書皆成熟也

虜青犢之兵甚有秘計燒烏巢之米本無遺策後漢書郡國志曰河內野王有射犬聚世祖破青犢處又光武紀曰別號諸賊青犢等各領部曲又袁紹傳官渡之役云淳于瓊等時宿在烏巢去紹軍四十里操自將步騎五千人夜往攻破瓊等悉斬之曹瞞傳曰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大破之盡焚其糧穀寶貨斬督將睢元等割得將軍淳于仲簡鼻殺士卒千餘人後漢書注云烏巢地名在滑州酸棗城東

西零賊退屈指可知南部兵迴揷標而待西零謂西羌也南部謂陳也

常願執金鼓而問吳王橫琱戈而返齊地有志不就忠貞死焉問吳王者謂其欲問罪於陳也返齊地者謂其有平齊之志也陳都江表故曰吳王高氏國號曰齊故云齊地弘有此二志不就而死也漢書吳王濞傳曰弓高侯頹當執金鼓見膠西王卬曰王苦軍事願問王發兵狀晉語曰秦穆公侵晉惠公令韓簡挑戰穆公衡琱戈出見使者

世子恭等孝惟純深居喪過禮對其苫寢則梓樹寒生聞其悲泣則巢禽夜下喪服傳文及士喪禮記皆云居倚廬寢苫枕凷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鄭康成曰苫編藁也左氏傳曰晏桓子卒晏嬰寢苫枕草史記伍子胥曰必樹吾墓上梓令可以為器正義曰器謂棺也此云梓樹棺木也干寶搜神記曰鄭弘遷臨淮大守郡民徐憲在喪致哀有白鳩巢戶側弘舉孝廉朝廷稱為白鳩郎

嗚呼哀哉乃為銘曰

天齊水合日觀山連兵強東楚地遠西燕史記封禪書曰齊所以為齊以天齊也天齊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者索隱曰臨菑城南有天齊泉五泉並出有異於常言如天之腹臍也應劭漢官儀曰太山東南山頂名曰日觀者雞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許故以名焉言齊國強大桓公霸時田敬仲來奔也兵強東楚者史記曰桓公三十年伐楚次召陵桓公矜屈完以其衆屈完曰君以道則可若不則楚方城以為城江漢以為溝君安能進乎乃與屈完盟而去地遠西燕者史記曰桓公三十三年山戎伐燕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於孤竹而還燕莊公送桓公入齊境桓公曰非天子諸侯相送不出境於是分溝割燕君所至與燕命燕君復修召公之政納貢於周是也陳厲公子完號敬仲奔齊國在桓公十四年是其時也

五卿咸正三王並賢靈龍更起燧象還燃左傳莊二十二年曰初懿氏卜妻敬仲占曰五世其昌並於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於齊其後亡也成子得政杜注曰桓子敬仲五世孫陳無宇也世家成子曾孫大公和遷齊康公於海上和立為齊侯和孫威王稱王四世而秦滅之云三王者除湣王無道為淖齒所殺王建聽姦臣賓客以亡其國弗稱威王宣王襄王此三王並賢也又按田儋兄弟三人俱為王並賢史記曰儋弟榮榮弟橫高帝曰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靈龍燧象即田單鐵籠火牛事史記曰樂毅破齊田單走安平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傳鐵籠已而燕人攻安平惟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單收即墨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綵龍文束兵刃於其角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大驚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燕軍敗云燧象者按左傳定四年曰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杜預曰燒火燧繫象尾使赴

吳師驚却之田單之術本於此矣自天之德乃祖乃父維嶽降神生申及甫大雅詩嵩高云維嶽降神生甫及申鄭箋曰四嶽卿士之官掌四時者也在堯時姜姓為之申甫齊許皆其苗裔北門梁棟西州雲雨勇壟燕城名題漢柱北門謂齊之北門燕在齊北史記齊威王曰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裴駰曰齊之北門燕人攻齊田單固守聊城卒以敗燕是為梁棟也西州謂京兆也周禮職方氏正西曰雍州故云西州謂田鳳為京兆人漢帝題柱之思是遇雲雨也勇壟燕城接上北門句即田單事史記曰田單敗燕軍殺其將騎劫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田單七十餘城皆復為齊名題殿柱接上西州句即田鳳事三輔決錄曰漢靈帝殿柱題堂堂乎張京兆田郎言弘祖父皆有功績如田單之復燕城田鳳之題漢柱稱田氏之盛也公始青衿風神世載猛獸不驚家禽能對青衿以下言田弘也鄭風子衿云青青子衿毛傳曰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晉書曰王戎年六七歲於宣武場觀猛獸檻中虓呼震地衆皆奔走戎獨不動神色自若魏明帝於閣上見而奇之世說曰梁國楊氏子九歲甚聰慧孔君平詣其父父不在乃呼兒出為設果果有楊梅孔指以示兒曰此是君家果兒應聲答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劒學千門書觀六代有竭忠貞無違敬愛許氏說文許沖上書曰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二曰奇字三曰古篆書四曰佐書五曰繆篆六曰鳥蟲書左傳荀息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乃數軍實乃握兵符集作謀非澆沙成壘聚石成圖左傳臧僖伯曰以數軍實杜預曰以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後漢書曰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徵調竹使符曹瞞傳曰公軍每渡渭輒為馬

超騎所衝突營不得立地又多沙不可築壘婁子伯說公曰今寒可起沙為城以水灌之可一夜而成公從之乃多作縑囊以運水夜渡兵作城比明城立由是公軍盡得渡渭晉書曰初諸葛亮造八陣於魚復平沙上累石為八行相去二丈桓溫見之曰此常山蛇勢也風雲順逆營陣孤虛靈兩鉦鳴爟火飛狐風后握奇經有風陳雲陳漢書藝文志有風后孤虛二十卷後漢書方術傳曰須臾孤虛之術章懷太子注云孤虛者孤謂六甲之孤辰若甲子旬中乙亥無注云是為孤也對孤為虛詩采芑云靈兩既零又云鉦人伐鼓說文曰鉦鐃也似鈴柄中上下通鼓人注云鐲鉦也形如小鐘是鐲亦名鉦也張宴曰爟火燒火也狀若井契皐矣漢書文帝紀曰以中大夫令免為車騎將軍屯飛狐如淳曰在代郡淮陰受策車騎登壇公為上將有此同官言弘受車騎大將軍轉驃騎大將軍策珠盤下江燒楚謂弘為江陵總管退陳將吳明徹也後漢書郡國志曰南郡編縣有藍口聚下江兵所據注云今當陽城是也上地吞韓謂弘為仁壽城主以逼宜陽宜陽韓地也史記韓襄王五年云秦拔我宜陽斬首六萬又曰王翦將上地楚漢春秋韓信曰漢王賜臣玉案之食注詳司馬喬銘周禮曰玉府若合諸侯則供珠盤玉敦注云珠盤以珠飾盤所以盛牛耳玉敦以玉為敦所以盛血盟會用之下江燒楚上地吞韓推功玉案定天有三階公承其命國有六卿公從其政謂弘為少保司空也藝文志曰泰階六符一卷李奇曰三台謂之泰階兩兩成體三台故六三階謂少保六卿大司空也台曜偕輝槐庭

也淮陰侯韓信也受策謂拜大將軍也後漢書曰竇憲拜車騎將軍上將文昌中星名左氏傳曰同官為僚今授將軍是為上將車騎等名為同官矣

重映匡贊七德謨猷八柄腹滿精神心開明鏡台曜即三台也天官書曰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名三能三能色齊君臣和不齊為乖戾蘇林曰能音台周官曰三槐三公位馬故云槐庭王儉褚淵碑文云贊道槐庭左氏傳曰武有七德周禮太宰職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晉書溫嶠曰錢世儀精神滿腹世說曰何點嘗目陸慧曉心如明鏡遇形觸物無不朗然

伏波受脹樓船推轂東道未從南征不復謂督襄郢諸州軍事不復返也伏波樓船將軍名前書武帝元鼎五年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湟水後漢書曰馬援為伏波將軍漢書曰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湞水左氏傳曰燭之武見秦伯曰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困乏又僖四年傳曰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呂氏春秋曰周昭王親將征荊蠻辛餘靡長且多力為王右還反涉漢梁敗王及祭公隕於漢中辛餘靡振王北濟反振祭公高誘注引左傳云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濵依左傳則昭王已沒於漢呂氏復云振王且或稱梁敗或說膠船其旨不同一遵左氏之為正也

飲丹有井澆泉無菊功存柳林身在橘木干寶搜神記曰臨汜縣有廖氏世老壽後徙居子孫輒殘折他人居其故宅復累世壽乃知是宅所為不知何故疑井水赤乃掘井左右得古人埋丹砂數十斛丹汁入水是以飲水而得壽盛弘之荊州記曰菊水在穰縣菊被涯水極甘香谷中皆飲此水上壽百二十七八十者猶以為夭太尉胡廣患風疾休沐南歸恒飲此水後疾遂瘳年八十二薨也魏文帝柳賦序曰昔建安五年上與袁紹戰於官渡時余從行始植斯柳按古人戰勝嘗種樹一枝以旌其功官渡之戰曹公破紹天下莫敵功之最大者也此云功存柳林於橘木之下杜預曰橘木木名橘郎蕩反又莫昆反又武元反言無丹井菊泉可以延壽功成遂薨於行也

移茵返葬提柩山行芻靈隴水哀挽長城說文曰茵車褥也禮記曰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又曰塗車芻靈自古有之鄭注曰芻靈束茅為人馬也山如北邙樹似東平松門石起碑字生金西京雜記曰何武葬北邙山薄龍坂王嘉冢東北一里皇覽曰東平思王冢在無鹽人傳言王在國思歸京師後葬其冢上松柏皆西靡也謝靈運入彭蠡湖口詩曰攀崖照石鏡牽葉入松門注引張僧鑒地志曰石鏡山東有一圓石懸崖明淨照人見形顧野王輿地志曰自入湖三百三十里窮於松門東西四十里青松偏於兩岸王隱晉書曰永嘉元年陳國項縣賈逵石碑中生金人

盜鑿取賣賣已復生此江東中興之瑞也渺渺山河煢煢胤子泣血徒步奔波千里言弘薨於州鎮子恭等奔喪千里也世說曰王濬沖為尚書令經黃公酒壚下過謂後車客曰自稽生夭阮公亡以來今日視此雖近邈若山河左氏傳曰哀十六年孔子卒公誄之曰煢煢余在疚詩曰哀此煢獨泣血言泣盡而繼之以血也孝水先枯悲雲即起世數存沒哀榮終始酈元水經注曰孝水在河南城西十餘里潘岳西征賦曰澡孝水而濯纓嘉善名而在茲謝靈運詩曰風悲黃雲起哀榮見論語

周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同州刺史爾字或作伾同綿永

神道碑

公諱永字永賓東燕遼東石城縣零泉里人也本姓段周書列傳云段永字永賓其先遼西石城人昔者昌意陵居初分若水之姓共叔出奔始有京城之族序段氏之先也帝系黃帝產青陽昌意山海經曰南海之木若水之間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馬水經注曰黃帝長子昌意德劣不足紹承大位降居若水為諸侯馬娶蜀山氏女生顓頊於若水之野有聖德二十登帝位承少皞金官之政以水德實歷矣國語曰黃帝以姬水成段氏之先出自鄭國姬姓左氏傳曰鄭武姜愛共叔段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京叛大叔段大叔出奔共此段氏得姓之始也西河居士著魏而却秦北岳將軍威胡而奉晉其後居於北代則先封遼水備乎史籍可略而言史記魏世家曰文侯客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軾也秦嘗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和合未可伐也文侯由是得譽於諸侯按史記老子之子宗為魏將封於段干是段干為複姓未必即段氏之祖惟風俗通注云姓段名干木矣晉書曰段匹磾東郡鮮卑人也種類勁捷世為大人父務勿塵懷帝時以為單于匹磾為左賢王率衆助國征討假撫軍大將軍後為石季龍所逼常著朝服持晉節經年國中謀推匹磾為主事露被害永本傳其先遼西石城人晉幽州刺史段匹磾之後也北岳恒山也祖援鎮西將軍馮翊太守本傳云曾祖愧仕魏黃龍鎮將因徙高陸之河陽馬父儒平東將軍持節恒燕朔三州諸軍事恒州刺史地名注見是篇銘內公年裁弱冠即值亂離驅馳關塞之間早有縱橫之志本傳云永幼有志操閭里稱之魏正光末六鎮擾亂遂攜老幼避地中山後赴洛陽軍陣方圓無勞聚米山川形勢不待披圖後漢書曰馬援於帝前聚米為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漢書曰張安世長子千秋為中郎將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鬬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又後漢書曰鄧禹從至廣阿光武舍城樓上披輿圖指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殺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以大小光武悅魏正光五年入仕解褐殿中將軍孝昌三年加龍驤將軍永平三年授平東將軍都督中埏建義勳謀是先蒙賞倉泉縣開國男食邑一百戶正光五年魏明帝即位之八年也孝昌三年魏明帝十一年也按魏帝紀宣武之八年改元永平明帝為宣武子當作永安疑有誤隋書地理志曰漢陽郡上祿縣舊置仇池郡後魏置倉泉縣其年淮淝侵軼南鄙徵公兵受脤偏師一月三捷本傳云青州人崔社客舉兵反永討平之進爵為侯左氏傳曰戎有受脤詩云一月三捷昔張遼奄至原本有闕文○魏志曰張遼字文遠雁門馬邑人也封沃陽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進爵為侯漢書地理志曰雁門郡有沃陽縣永熙元年魏孝武即位之年也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左光祿本傳云除左光祿大夫魏武帝特召入仕閣內大都督馬武小心侍蕭王於臥內典韋忠壯陪魏

后於宮中（後漢書曰更始遣侍御史持節立光武為蕭王袁宏後漢紀曰馬武字子張南陽湖陽人少時避怨綠林中起隨擊甄阜二公兵故王常親引之邯鄲既平王登臺從容謂武曰吾得漁陽上谷突騎欲令將軍主之何如武讓不敢當然歸心於王武既降置之帳下每饗諸將武斟酌於前自以新屬也甚卑恭不敢與南陽時等王善之魏志曰典韋陳留已吾人也為校尉性忠至謹重常晝立侍終日夜宿帳左右稀歸私寢好持大雙戟與長刀等軍中為之語曰帳下壯士有典君提一雙戟八十斤太祖征荊州至宛張繡迎降太祖延繡及其將帥置酒高會太祖行酒韋持大斧立後刃徑尺太祖所至之前韋輒舉斧目之繡及其將帥莫敢仰視）於時賊帥元伯破掠城市西自潼函東綿犖洛（本傳云時有賊魁元伯生率數百騎西自崤潼東至犖洛屠陷塢壁所在為患左傳文十三年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杜預曰桃林在弘農華陰縣東潼關高誘呂氏春秋注桃林縣西長城晉地道記曰潼關是也郡國志曰弘農故秦函谷關又河南穀城有函谷關河南犖縣故犖伯國河南周公時所城洛邑也春秋之王城）京畿大都督請士馬五千公曰此賊無他策尋為烏散止請五百騎應手生擒朝廷賞其謀策百姓喜其除害（本傳云魏孝武遣京畿大都督匹婁昭討之昭請以五千人行永進曰此賊既無城柵惟以寇抄為資安則蟻聚窮則鳥散取之在速不在衆也若星馳電發出其不虞精騎五百自足平殄若徵兵而後往彼必速竄雖有大衆無所用之帝然其計於是命永代昭以五百騎討之永覘知所在倍道兼進遂破平之）既而喪亂弘多生民板蕩乘輿西幸宗社北遷（言魏孝武遷都長安也）公

妙識玄象深知歷數乃與昆弟謀為自全斬西中郎將送首關內（本傳云帝西遷永時不及從大統初乃結宗人潛謀歸款密與都督趙業等襲斬西中郎將慕容顯和傳首京師）蒙賞昌平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大統元年授使持節都督北徐州刺史平竇軍復弘農戰沙苑河橋公並預先登身當鋒首謨猷應變備在司勳（本傳云從擠竇泰復弘農破沙苑並有戰功河橋之役永力戰先登周禮司勳屬夏官鄭注曰此官主功賞）增邑八百戶通前合二千戶進爵為沃陽縣開國公授南汾州諸軍事南汾州刺史（隋志云文城郡東魏置南汾州後周改為汾州）十四年增邑三百戶轉大都督其年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十六年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加侍中尋授恒州諸軍事恒州刺史又遷雲州刺史（隋志云北地郡三水縣西魏置恒州尋廢又北地郡彭原縣有豐城西魏置雲州）昔軒丘分族異姓者十四人鄧邑建侯宗盟者四十國（史記曰黃帝姓軒轅氏國語曰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左傳昭二十八年成鱄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詩云作邑於豐左傳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太祖文帝席卷關河三分天下（席卷見過秦論）潁川從我並有鄉里之親新豐故人非無布衣之

舊袁宏後漢紀曰世祖為大司馬遣平河北於是馮異銚期堅鐔祭遵臧宮王霸皆以為掾吏從至河北賓客多去者世祖謂霸曰頴川從我者皆已亡矣疾風知勁草爾其勉之漢書地理志曰京兆新豐故驪戎國高祖七年置應劭曰太上皇思東歸於是高祖改築城市街里以象新豐徙豐民以實之故號新豐更立九十九姓還存三十六國舊胄還姓爾綿本傳云賜姓爾綿氏周明帝紀二年詔曰三十六國九十九姓自魏氏南遷皆稱河南之民今周室既都關中宜稱京兆人增邑一千戶進爵為廣州一作城郡開國公地理志曰廣城縣屬右北平尋授文州諸軍事文州刺史隋志云汶山郡後周置文州國家以玉門西拒久勞亭障陽關北牧多事風塵漢書西域傳曰漢列亭障至玉門自

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南道北道地理志曰敦煌郡有陽關玉門關武成二年有詔進公都督瓜州諸軍事瓜州刺史是以名馳梓嶺聲振榆關無雷畏威負霜懷德漢書地理志曰敦煌郡古瓜州隋志云敦煌郡舊置瓜州梓嶺即梓潼也漢書地理志曰廣漢郡梓潼五婦山馳水所出益州郡有葉榆澤西域傳曰無雷國王治盧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又曰老上單于殺月氏以其頭為飲器月氏乃遠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有五翎侯三曰貴霜翎侯治護澤城去都護五千九百四十里去陽關七千九百八十二里此云負霜疑貴霜轉寫之誤也保定三年還朝受工部中大夫遷軍司馬夏官司武待白露而治兵冬官考工記玄雲而授職周禮夏官司馬之職謂永為軍司馬也月令曰七月白露降治兵謂秋獮之事也周禮冬官考工記謂永為工部大夫也服虔曰黃帝以雲名官春官為青雲氏夏官為縉雲氏秋官為白雲氏冬官為黑雲氏中官為黃雲氏冬官黑雲故云玄雲矣四年增邑三百戶通前合三千九百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治左八軍總管軍事一有洛食朝登上將暮會小卒事涉交接觀釁而返左傳隨武子曰會聞用師觀釁而動杜注曰釁罪也天和二本傳作四年以本官領小司寇三度有星名天獄八卦有坎象刑書史記天官書注詩紀歷樞曰賤人牢一曰天獄坎上六係於徽纆寘於叢棘三歲不得凶虞翻曰徽索黑索也觀巽為繩艮為手上變入坎故係用徽繩坎多心故叢棘獄外種九棘故稱叢棘二變則五體

剝剝傷坤殺故寘於叢棘也不得謂不得出獄艮止坎獄乾為歲五從乾來三非其應故曰三歲不得凶矣九家易曰坎為叢棘又為法律公繫不秋荼嚴無夏日鹽鐵論曰秦法繁於秋荼左氏傳曰趙盾夏日之日也民知約法未肯以獄吏為尊吏識刑名無敢以死灰相懼漢書高帝詔曰令民約法三章耳又周勃傳曰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吏稍侵辱之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也又韓安國傳曰安國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即溺之又任左廂第三軍總管按後周六軍有右一軍右二軍右三軍左一軍左二軍左三軍總管見周武帝紀仍被勑將兵馬北道教習韓信入關即申軍令陳農受詔仍校兵書史記曰蕭何薦韓信

拜大將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按漢王入關中韓信亡楚歸漢故云入關漢書曰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

豈直六郡良家五營騎士懸知正正之旗遥識堂堂一作亭亭之陣一作氣子選給羽林期門師古曰六郡謂漢書曰漢興六郡良家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也漢官儀曰漢有五營孫子兵法曰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陣此治變者也注云正正齊也堂堂大也

蒙犯霜露旗鼓驅馳左氏傳太叔曰跋涉山川蒙犯霜露又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詩曰載馳載驅

俄而遘疾疹至大漸五年六月十六日薨於賀葛城春秋六十有八本傳云率兵北道講武卒於賀葛城餘同

將軍死綏三軍行哭都護喪還緣邊追祭司馬法曰將軍死綏綏却也漢書曰段會宗死烏孫中年七十五矣城郭諸國為發喪立祠焉

九月二十三日靈柩至於京師皇帝臨喪百寮赴弔詔遣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賀拔勱監護喪事又遣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紇豆陵亮冊贈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同華宜敷丹五州諸軍事同州刺史隋志云馮翊郡後魏置華州西魏改曰同州京兆鄭縣西魏曰華州京兆華原縣西魏曰宜州上郡西魏敷州延安郡義川西魏為丹州後周為丹陽

謚曰恭公其年十一月五日葬於京城南高陽原高司里夫人赫連氏赫連勃勃之後也崔鴻十六國春秋夏錄曰赫連勃勃朔方人匈奴左賢王去

卑之後劉元海之族也并衆數萬自稱天王大單于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僭稱大夏令曰古之氏族無常王者繫天為子是為徽赫實為天連改姓曰赫連氏庶協皇天之意支庶以鐵伐為氏庶朕宗族子孫剛銳如鐵皆堪伐人

兖州刺史悅之女年十四適爾綿氏冊拜魯城縣君遷濟陰郡君又遷廣成國夫人肅恭令淑儀範賢才四德有耀三星增輝三公夫人見於斯矣四德謂婦德婦言婦容婦功也國風綢繆云三星在戶

建德元年十二月亡春秋五十有八二年正月歸於高司之塋劉荆州之墓合葬於襄水之陽劉荆州劉表也後漢書注引代語曰表死後八十餘年晉太康中冢見發表及妻身形如生芬香聞數里又從征記曰劉表冢在高平郡表之子琮擣四方香珍香數千斛著棺中蘇合消疾之香莫不畢備永嘉中郡人發其墓表面如生香聞數十里

衛將軍之陵同穴於廬山之下漢書曰衛青拜大將軍青尚平陽主與主合葬起冢象廬山

嗚呼哀哉世子岌使持節儀同大將軍領兵部大夫純孝事親忠貞事國禮義自立聲名有焉銘曰

軒臺受氏若水降居西城仲胤北陸寘餘言段氏之先本黃帝之子昌意之後姬姓其在鄭國春秋時有共叔段為京城太叔段為武姜少子莊公之弟故云仲胤北陸寘餘謂段匹磾本鮮卑人父務勿塵為單于匹磾假撫軍大將軍也北陸北方之總名也

山川雄烈風俗

扶疎昔我關塞沿襲干戈言愧仕魏為黃龍鎮將也本傳言曾祖序云曾祖援疑愧是其高祖矣時遭拔本世值橫波北封代郡東據遼河言北魏盛時儒為平東將軍持節燕恒朔三州也左氏傳曰拔本塞源漢書地理志云代郡秦置屬幽州遼西郡遼東郡秦置屬幽州遼陽大梁水西南至遼陽入遼云北封代郡東據遼河者儒為恒州刺史持節燕恒朔三州按魏地形志及隋書地志魏太和中分恒州東部置燕州恒山本恒山郡隋志馬邑郡舊置朔州本漢五原郡後魏置懷朔鎮及朔州北三州之地在燕代之間遼陽在東也地未平一天猶薦瘥我公重光繼文踵武言魏正光末六鎮擾亂永遂於此時立功也逸書曰地平天成又老子曰地得一以寧詩曰天方薦瘥我公謂段永也楚辭曰及前王之踵武王逸曰踵繼也武跡也總牧三蕃兼治六輔雅俗觀風都亭待雨謂永歷任諸州軍事及諸州刺史也漢書曰兒寬表奏開六輔渠韋昭曰六輔謂京兆馮翊扶風河東河內河南也師古曰溝洫志云兒寬為左內史奏請穿六渠以益溉鄭國旁高卬之田於鄭國渠上流南岸更開六道小渠以輔助溉灌耳渠在雍州雲陽三原兩縣界鄉人名曰六渠亦號輔渠故河渠書云關內則輔渠靈軹是也任昉曰六輔殊風文選李善引韋昭注此云六輔亦引韋氏之義也禮記曰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謝承後漢書曰鄭弘為懷陰太守消息縣賦政不煩苛行春大旱隨車致雨不逢問吏無聞桴鼓袁宏後漢紀曰劉寵為會稽太守郡中大治徵入為將作大匠山陰老父共往送寵曰山谷老生未嘗到郡縣他時吏發不去民間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吏稀至民間狗不夜吠第五種拜高密侯相是時徐兗二州盜賊羣輩種皆大儲糧積勤厲吏士賊聞皆憚之桴鼓不鳴流民歸者歲終不止數千家桴擊鼓杖也音夫公以載世挺此令聞孝有三德忠惟一君馬陵釋患聊城解紛左傳成七年云曾武陵杜預曰魏郡元成縣東有地名馬陵史記曰龐涓死處聊城解紛田單事注已見兵防滿月戰避迎雲長松都尉細柳將軍漢書匈奴傳曰匈奴舉事常隨月盛壯以攻戰月虧則退兵續漢志曰雲如壞山謂營頭之星也占曰營頭之星所墜其下覆軍殺將血流千里後漢郡國志廣漢屬國都尉水經注云漢永初三年置有白馬水出長松縣東北注白水又東逕陰平漢書曰周亞夫為將軍居細柳既牧淮海且蕃恒代高壁負關長亭穿塞謂永任徐州恒州刺史諸州軍事也左傳杜注曰壁壘壁也漢官儀曰秦法十里一長亭釁鼓司盟關此處脫四字○左傳僖三十三年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釁臣釁鼓杜預曰殺人以血塗鼓謂之釁鼓釁計覲反吏不能欺兵無敢背玉關遺矩汾海留愛說文曰釁血祭也應劭曰殺牲以血塗鼓曰釁玉關遺矩謂為瓜州刺史瓜州燉煌玉門關是也汾海留愛謂為南汾州刺史也大將受冊公昇其壇六卿咸事公貳其官大將昇壇韓信事謂授使持節大將軍也六卿咸事者永為小司寇故云貳矣夷陵燒楚上黨分韓營軍參合校戰皐蘭史記曰秦將白起伐楚拔郢燒夷陵漢書地理志曰上黨本韓之別郡也遠韓近趙後卒降趙皆趙分也史記韓王信傳曰柴將軍屠參合斬韓王信蘇林曰參合代地也正義曰故城在朔州定襄縣北地理志曰代郡有參合縣水經注曰道人城北五十里有參合鄉故縣也漢書霍去病傳曰合短兵麾

皐蘭下師古曰山名也年深厲起福過災生上台裂岳次將傾星傷其卒也庾亮讓中書監表曰小人祿薄福過災生上台三台也次將文昌中星名言永死上應列宿也赤地蚍疑作悲淚白虎哀鳴懸弓靈幕繫馬寒坰赤蚍丹旐也爾雅曰龜蛇曰旐陳留風俗傳曰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於黃鄉天下平定乃使使者以梓宮招魂幽野有丹蚍在水自洒濯之入於梓宮其浴處有遺髮焉故謚曰昭靈夫人水經注引此作丹旐矣干寶搜神記曰王業字子香漢和帝時為荊州刺史每出行部沐浴齋素以祈於天地當啓佐愚心無使有枉百姓在州七年惠風大行苛慝不作山無豺狼卒於湘江有二白虎低頭曳尾宿衛其側及喪去虎踰州境忽然不見民共為立碑號曰湘江白虎墓爾雅曰林外謂之坰煙凝不動泉凍無聲天子愴然追於贈謚禮官賜冊陪陵受地謂帝臨喪冊贈追謚更受葬地也印綬曰策衣衾曰襚玄窆就列黃腸在位漢書曰張安世薨天子贈印綬送以輕車介士穀梁傳曰衣衾曰襚何休云襚猶遺也以衣服可以贈人因謂衣服為襚周禮鄭注曰窆葬下棺也漢書音義曰以柏木黃心為椁曰黃腸也自此何世從茲幾春樹為櫪社陵成谷神詎知雲閣名在功臣櫪社疑即櫟社莊子曰匠石之齊見櫟社樹觀者如市按莊子以此木得終天年此云墓樹長久也老子曰谷神不死注云谷養也神謂五臟之神人能養其神焉則長生不死此云陵成谷神者言死而不朽視彼丘陵有如生年也雲閣漢書所謂雲臺是也臺閣通稱矣

周車騎大將軍賀婁公神道碑

昔者軒丘命氏初分兄弟之姓若水降居始建諸侯之國序張氏之先也按姓譜自軒轅子少昊第五子揮觀弧星始造弓矢為弓正主祀弧世掌其職為張氏軒丘命氏若國語所云黃帝之子十四姓也注見齊王憲後碑若水降居昌意事注見段永碑言張氏本黃帝之後姬姓也自是以官為族因地為宗水派枝分其可知矣以官為族所謂弓正是也因地為宗按潛夫論河東解邑有張城有西張城是也公諱慈字元達本姓張清河東武城人也仕於周張仲為孝友謀於晉張彥為賢臣小雅六月之詩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箋云張仲尹吉甫之友其性孝友爾雅李巡注曰張姓仲字其人孝故稱孝友矣春秋晉有張氏世為大夫左傳成十八年曰張老為侯奄國語云使張老延譽於四方且觀道逆者是也襄三年悼公以張老為中軍司馬至襄十六年平公即位以其子張君臣代之其後張氏累見於傳張彥疑即張老爾雅曰美士為彥彥士之美稱故云張彥若漢書魏倩汲直矣韓有開地則五世稱強一作強國趙有孟談則三卿不戰漢書曰張良其先韓人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秦滅韓良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五世相韓故師古曰從昭侯至悼惠王凡五君戰國策曰張孟談陰見韓魏之君殺守隄吏決水灌智伯智伯軍亂擒智伯身死國分為三三卿韓魏趙也祖慶少習邊將憑伏智勇雖復五車竹簡不取博士之名一卷兵書即以將軍自許莊子曰惠施其書五車其道蹐駁漢書藝文志稱兵書有婦一篇又有兒良一篇廣武君一篇丁子一篇項王一篇太壹兵法

一篇鴟治子一篇孟子一篇圖一卷鮑子兵法圖一卷苗子圖一卷角端在手必無齊魯之侵蓮花插腰甚得蛟龍之氣司馬相如上林賦曰獸則麒麟角觸郭璞曰角觸音端似猪角在鼻上堪作弓李陵嘗以此弓十張遺蘇武也毛詩疏云角端有肉張揖曰角端似牛角可以為弓齊魯之侵引史記曹沫事注見步陸碑蓮花劒也越絕書曰越王取純鉤薛燭望之其花捽如芙蓉蛟龍之氣即雷煥張華云豐城劒氣也後劒化為龍矣為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霸城縣開國伯贈河州刺史隋志京兆太興有後魏杜城縣西霸城縣父璨公子公孫有鎡基於天下良弓良冶有世業於家風孟子曰雖有鎡基不如待時賈逵曰鎡基耨也列子曰良弓之子必先為箕良冶之子必先為裘書則百家可知劒則千人可敵三槐以鼎鼎象物知其神奸五等以桓珪班瑞守其宮室君以才望兼而有之周禮曰三槐三公位焉左氏傳曰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使人知神姦爾雅曰鼎絕大謂之鼐周禮曰上公之禮執桓珪鄭云雙植謂之桓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終於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武定縣開國公贈河州刺史惟公秉山岳之靈受星辰之氣年在髫髮甫就勝衣後漢光武紀曰今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竹馬來迎已知名於郭伋羊車在道即見賞於王澄後漢書曰郭伋在并州素給恩德及後入界所到縣邑老幼相

攜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兒童數百各騎竹馬道次迎拜晉書曰衛玠字叔寶總角乘羊車入市見者皆以為玉人觀之者傾都瑯邪王澄有高名少所推服每聞玠言輒嘆息絕倒故時人為之語曰衛玠談道平子絕倒豈直童子明經書生說卦而已後漢書曰臧洪年十五以年幼拜童子郎注云漢法孝廉試經者拜為郎洪以年幼才俊故拜童子郎續漢書曰左雄奏徵海內名儒為博士使公卿子弟為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連河南趙建章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拜童子郎於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也秉山岳之靈至而已言張慈幼敏也至如禪河清論秋水高談故以辨折龜林聲馳鹿野釋法顯傳曰恒水東南流逕拘夷那竭國南城北雙樹間有希連禪河世尊於此北首般泥洹分舍利處莊子有秋水篇龜林注詳齊王碑本句經稱海龜頭尾四足以喻六塵長阿含經曰毗婆尸如來於槃頭城鹿野苑中轉無上法輪城內四千人往詣鹿野苑中毗婆尸佛所頭面禮足即於座上遠離塵垢得法淨眼國家官族君為首姓起家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襲爵為公增邑合一千六百戶弱冠登朝傳呼甚寵漢書蕭望之傳曰下車趨門傳呼甚寵漢魏台鼎故無此比中朝方伯罕有其年大冢宰任總機衡是勤王略惜君忠壯委以爪牙大冢宰晉國公護也周書武帝紀云保安元年以大冢宰晉公護為都督中外諸軍事五府總於天官晉起居注曰元康元年詔曰司徒王渾文武勳庸著在方策宜參弼機衡以亮天工其可錄尚書事也左傳成二年曰侵敗王略杜預曰略經略法度也又成十二年傳卻至曰略其武夫以為己腹心股

肱爪牙杜云為搏噬之用也漢書武帝詔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乃領左廂親信出為

梁州防主隋書地志梁州在禹貢自漢川以下諸郡皆其封域周時以併雍部及漢又析置益州又曰漢川郡舊置梁州華陽西極漢水東流巴濮既寧沉黎即靜言梁州之地也禹貢曰華陽黑水惟梁州又云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左傳昭九年曰巴濮楚鄧吾南土也正義曰土地名云巴巴郡江州縣也建寧郡南有濮夷地漢書曰武帝元鼎六年定西南夷置沉黎郡臣瓚曰茂陵書沉黎治笮都去長安三千三百五十五里領縣二十一保定四年王師北伐以君驍勇被召將兵師下宜陽身登函谷括地志云故韓城一名宜陽城在洛州福昌縣東十四里即韓宜陽縣城也函谷關名西征記曰函谷右絕岸十丈中容車而已周書保定五年改函谷關為通洛防將燒白馬之城以覆烏巢之壘桑欽水經曰沔水東逕白馬戍南瀘水入馬鄺元注瀘水又南逕張魯治東水西上有張天師堂庾仲雍謂山為白馬塞堂為張魯治東對白馬城一名陽平關亦云瀘口城矣魏志張魯傳云太祖自散關出武都征之至陽平關魯欲舉漢中降聞陽平已陷乃奔南山入巴中左右欲悉燒寶貨倉庫魯封藏而去曹瞞傳曰官渡之戰許攸曰公孤軍獨守外無救援而梁穀已盡此危急之日也今袁氏輜重有萬餘乘在故市烏巢屯軍無旅備今以輕兵襲之不意而至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既而中塗甚雨未獲圍原軍師聞喪不成侵宋言伐齊之師無功也周書武帝紀云保定四年十月詔大將軍大冢宰晉國公護率軍伐齊護總大軍出潼關大將軍權景宣率山南諸軍出豫州少師楊樹出枳關十一月柱國蜀國公尉遲迥圍洛陽柱國齊國公憲營於邙山晉國公護次於陝州十二月齊豫州刺史王士良以州降齊師渡河晨至洛陽諸軍驚散尉遲迥麾下數十騎扞敵得却至夜引還柱國庸國公王雄力戰死之遂班師楊樹於枳關戰沒權景宣亦棄豫州而還五年春正月甲申朔廢朝以庸國公王雄死王事故也左傳僖二十五年云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按左傳圍原無遇雨之文五張寺碑銘云有雨圍原及此篇皆云遇雨是所未詳疑此原字即爾雅高平曰原之原蓋郊外通稱與下侵宋借對非謂原邑也六韜云武王伐殷兵行之日大雨左傳僖十九年云衛伐邢師興而雨此皆師出有功者也左傳襄十八年云楚師伐鄭涉于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此無功之師今周師伐齊無功又將士多棄軍戰沒疑是引楚伐鄭之事又按左傳弦高稱鄭有原圃杜云滎陽中牟縣圃田澤也豈以鄭圃有原圃之名得稱圍原耶史記宋世家曰文公元年晉率諸侯伐宋責以弒君聞文公定立乃去在春秋文十六年十一月經云宋人弒其君杵臼十七年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諸侯會于扈左氏傳曰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弒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晉侯蒐於黃父遂復合諸侯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杜預曰昭公雖以無道見弒而文公猶宜以弒君受討荀林父伐宋以失所稱人晉侯平宋以無功不序刺欲平宋而復不能也今晉公護等伐齊無功其猶失所稱人之例與柱國趙王今上之第九弟也文則河間上書武則任城置陣周書文帝十三子傳云趙僭王招字豆盧突幼聰博涉羣書好屬文學庾信體詞多輕艷武成初進封趙國公保定中拜為柱國建德中進爵為王漢書曰河間獻王脩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由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者

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立二十六年薨魏志曰任城威王彰字子文少善射御膂力過人手格猛獸不避險阻數從征伐志意慷慨太祖課彰讀詩書彰謂左右曰大夫一為衛霍將十萬騎馳沙漠驅戎狄立功建號耳何能作博士耶太祖常問諸子所好使各言其志彰曰好為將太祖曰為將奈何對曰被堅執銳臨難不顧為士卒先賞必行罰必信太祖大笑代郡烏丸反以彰為驍騎將軍大破之斬獲千數大賜將士無不悅喜時鮮卑大人軻比能將萬騎觀望強弱見彰力戰所向皆破乃請服北方悉平時太祖在長安召彰詣行在所彰自代過鄴太子謂彰曰卿新有功今西見上宜勿自伐應對常若不足者彰到如太子言歸功諸將太祖喜持彰鬚曰黃鬚兒竟大奇也黃初三年立為任城王

作鎮岷丘揚旍一作軫錦水白虎之俗難安黃龍之盟不定周書趙王招傳云出為益州總管是也周書武帝紀云保定二年十一月以趙國公招為益州總管岷丘岷山也山海經曰岷山江水出焉華陽國志曰錦江織錦濯其中色鮮明又曰秦昭襄王時有一白虎常從羣虎數遊秦蜀巴漢之境傷害千餘人有巴郡閬中人作白竹之弩射殺白虎昭王嘉之而以其夷人不欲加封乃刻石為盟要復夷人秦犯夷輸黃龍一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夷人安之難安不定謂須參佐也以君智略入佐中權左氏傳曰中權後勁天和元年授使持節大都督治柱國總府司錄仍轉司馬餘官封如故相如西喻鏤石於靈山武侯南征浮船於瀘水方之今日彼獨何人漢書曰上遣司馬相如責唐蒙等因喻告巴蜀民相如使略定西南夷印作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為臣妾除邊關邊關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牁為檄通靈山道橋孫水以通邛莋張揖曰鑿開靈山道置靈道縣蜀志曰諸葛亮五月渡瀘深入不毛注云漢書地理志曰瀘惟水出牂牁句萌縣九品課工為上之下謂為司馬之職也四年入朝歸事宰旅即受載師大夫將命齊國尋盟出境即用和鄰之儀入國聞喪仍從會葬之禮左傳襄二十六年曰韓宣子聘於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杜注云禮諸侯大夫入天子國稱士時事四時貢職宰旅冢宰之下士言獻職貢於宰旅不敢斥尊史記曰平原君與楚合從毛遂捧銅盤而跪進之楚王遂定從而歸左傳文六年曰秋季文子將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豫備不虞古之善教也八月晉襄公卒按周書武帝紀天和三年十二月齊武成帝薨四年春正月辛卯朔廢朝以齊武成薨故也遣司會河陽公李綸等會葬於齊仍弔賻馬是賀婁慈時將命齊國從會葬之禮也可使南面出論語此之謂乎尋以本官入治軍正至於渭水兵書在心為志軒丘陣法聚石成圖既得師不疲勞兵無怨讟渭水兵書太公兵法也太公釣於渭水故云史記留侯傳正義曰太公兵法一奏三卷太公姜子牙周文王師封齊侯也軒丘陣法黃帝兵符也史記曰黃帝名曰軒轅皇甫謐云居軒轅之丘因以為名正義曰龍魚河圖云天遣玄女下授黃帝兵符左氏傳曰君無怨讟入陪中禁更領儀同卽舍城池門闌戶籍咸資巡警並用司存帝城近臣宮室密戚如逢司

隸似畏都官後漢書東海公陽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司隸都官注見崔瑗碑既而孤城鄭嫗不相其年巴水涪翁不醫其疾吳錄曰吾粲生數歲孤城嫗相之謂其母曰兒有卿相之骨又曰皇象工書嚴武圍碁宋壽占夢曹不興善畫孤城鄭嫗能相人及吳範劉惇趙達八人世稱妙謂之八絕云見吳志注後漢書方術傳曰有父老不知何出常漁釣於涪水因號涪翁乞食人間見有疾者時下鍼石輒應時而效乃著鍼經診脉傳於世郡國志曰巴郡涪陵出丹注巴漢志曰涪陵巴郡之南鄙從枳南入折丹涪水春秋三十有三奄捐官舍呂子明之疾甚嘆軫吳王阮元瑜之長逝悲深魏主吳志曰呂蒙字子明汝南富陂人也獲荊州為南郡太守封孱陵侯蒙疾發孫權時在公安迎置內殿所以治護者萬方募封內有能愈蒙疾者賜千金時有鍼加權為之慘戚心欲數見其顏色又恐勞動常穿壁瞻之見小能下食則喜顧左右言笑不然則咄嗟夜不能寐病中瘳為下赦令羣臣畢賀後更增篤權自臨視命道士於星辰下為之請命年四十二遂卒於內殿時權哀痛甚為之降損魏志曰陳留阮瑀字元瑜瑀以十七年卒文帝與元城令吳質書曰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又云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諸子但為未及古人亦一時之儁也此皆悲傷之詞有詔贈某官禮也以建德四年三月日歸葬於河州苑川郡之禁山公六郡良家西河鼎族地壯金行人雄塞氣漢書曰以六郡良家子給選羽林史記正義曰河在冀州西故云西河黃帝素問曰西方者金玉之城沙石之處其人山居而多風水土剛強兵書七卷河水浮來射法三篇天弧夜下兵書七卷河水浮來未詳漢書藝文志有楚兵書七篇又有李將軍射法三篇史記天官書注曰弧九星在狼東南天之弓也鋒旗不息刁斗恒驚鋒旗疑作蜂蜂旗左傳哀二年曰鄭人擊趙簡子得其蜂旗漢書曰李廣不擊刁斗以自衛猶得馬上讀書軍中習禮吳書曰魯肅雖在軍陣手不釋卷東觀漢記曰祭遵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太史子義善於謀策諸葛公休長於撫馭吳志曰太史慈字子義東萊黃人也北海孔融為賊管亥所圍慈到平原說劉備遣精兵三千人隨慈賊聞兵至散走孫策拜折衝中郎將劉繇亡豫章士衆萬餘人未有所附策命慈往撫安馬劉表從子磐驍勇數為寇於艾西安縣策以慈為建昌都尉治海昏并督諸將攻磐磐絕跡不復為寇孫權統事以慈能制磐遂委南方之事魏志曰諸葛誕字公休瑯邪陽都人也傾帑藏賑施以結衆心厚養親附及揚州輕俠者數千人為死士及反後皆曰為諸葛死不恨其得人心如此四代儀同三司七世河州刺史按本序祖慶為儀同三司河州刺史父粲亦為儀同三司河州刺史此言四代七世是高曾以上世授此職也鍾鼎成列冠蓋連陰所謂生為貴臣死為貴神者也左傳用物精多則鬼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家語云生為上公死為貴神者也但以遊魂久客反葬途遠道阻山長妻孤子幼哀聲滿野愁氣連雲況復松檟飄飄方臨武威之戍丘陵迥遠直對臨洮之城任彥升為范始興作表云松檟成行漢書地理志曰武威郡故匈奴休屠王地武帝太初四年開臨洮屬隴西郡洮水出西羌

中北至枹罕東入河馬援亡於武溪尸柩返於槐里梁師古曰洮吐高反鴻死於會稽妻子歸於平陵後漢書曰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也援在交阯常餌薏苡實用得輕身省慾以勝瘴氣還載之一車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為前所載皆明珠文犀盈怒援妻懼不敢以喪還舊塋葬而已兄子嚴與妻子草索相連詣闕請罪上書訴寃同郡朱勃詣闕上書奏報歸田里崔豹古今注曰武溪深乃馬援南征之所作也援門生爰寄生善吹笛援作歌以和之名曰武溪深其曲曰滔滔武溪一何深鳥飛不度獸不能臨嗟哉武溪多毒淫按馬援扶風茂陵人漢書地理志曰扶風即茂陵師古曰黃圖云本槐里之茂鄉後漢書曰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卒伯通等為求葬地於吳要離冢傍咸曰要離烈士而伯鸞清高可令相近葬畢妻子歸扶風嗚呼哀哉嶇崎遠矣昔者繁昌祠前即有黃金之碣德陽墓下猶傳青石之碑魏志曰繁昌縣授禪石碑中生金表送上羣臣皆賀水經注云魏書國志曰文帝以漢獻帝延康元年登禪改元黃初以潁陰之繁陽亭為繁昌縣城內有三臺時人謂之繁昌臺壇前有二碑昔魏文帝禪於此自壇而降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故其石銘曰遂于繁昌築靈臺也於後其碑六字生金論者以為司馬金行故曹氏六世遷魏而事晉也華陽國志曰德陽縣有青石祠山原肥沃有澤漁之利士女貞孝望山樂水土地易於生事車騎將軍鄧芝雅有終焉之志遂葬其山是謂勒功乃為銘曰

七葉佐漢五世相韓漢書曰金日磾張安世皆七代仕漢左太沖詠史詩曰金張藉舊業七葉弭金貂漢書曰張良五世相韓忠臣入仕孝友當官忠臣謂良忠於韓入仕漢也詩曰張仲孝友青城仙洞黃石祠壇仙傳拾遺曰嵩山叟晉時人也世說曰嵩山北有大穴莫測其淺深百姓每歲遊觀其上叟嘗悞墮穴中同輩冀其儻不死投食於穴墮者得而食之巡穴而行十許日忽曠然見明有草屋一區中有二仙對碁局下有數盃白飲墮者告以飢渴碁者與之飲飲畢氣力十倍碁者曰汝欲留此否曰不願停碁者教云從此西行數十步有大井井中多怪異慎勿畏之必投身井中多蛟龍見叟輒避其路於是隨井而行井中物如青泥而香美食之了不饑半年許乃出蜀青城山因得歸洛問張華華曰此仙館丈夫所飲者玉漿所食者龍穴石髓子其得仙者乎遂尋洞往不知所之玄中記曰蜀郡青城山有洞穴分為三道西北通崑崙第五洞九仙寶室之天周迴二千里十洞天之一也入山十里得至馬按此張華知之是謂張華也漢書張良傳曰良始所見下邳圯上父老與書者後十三歲從高帝從濟北果得穀城山下黃石取而寶祠之及良死并葬黃石每上冢伏臘祠黃石臺堪走馬書足迴鸞漢書曰張敞走馬章臺街衛恒四體書勢曰弘農張伯英臨池學書池水盡黑章仲將謂之草聖伯英弟文舒次伯英索靖草書狀曰蓋聞草書之為狀也婉若銀鉤漂若驚鸞已上皆言張氏之先也武定風飈霸城嚴肅並馳雙傳俱分兩竹謂父璨為武定縣開國公祖慶為霸城開國伯也漢書音義曰舊出入關皆用傳傳煩因裂繻帛分持後復出合之以為符信漢書文帝紀曰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師古曰與郡守為符合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雙傳兩竹言璨父子二人也重世刺舉連鑣哀服草靡青丘風馳赤谷亦謂璨父子也草靡風馳言能服遠也十洲記曰長洲一名青丘在南海漢書西域傳曰烏孫國大昆彌治赤谷城去長安八千九百里

世不乏賢挺茲上嗣孝有三德忠無二志謂祖父有此世德故生賢嗣指張慈也劒足身挺書堪面試列子曰宋有蘭子者以技干宋元君弄七劒迭躍五劒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魏志曰陳思王植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為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奈何倩人旍節既秉高蟬且珥龜轉印函蛇盤綬笥蔡邕獨斷曰太尉已下惠文侍中珥貂蟬漢書百官公卿表曰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師古曰漢舊儀云銀印背龜鈕其文曰章謂刻為某官之章也後漢書方術傳曰許曼桓帝時隴西太守馮緄始拜郡開綬笥有兩赤蛇分南北去緄令曼筮之卦成曼曰三歲之後君當為邊將官有東名當東北行三十里後五年更為大將軍南征出為遼東太守討鮮卑後拜車騎將軍擊武陵蠻賊皆如占按笥以竹為之禮記鄭注云圓曰簟方曰笥左右將軍前後常侍繼踵五侯因循三事漢書曰前後左右將軍皆周末官秦因之位上卿金印紫綬漢不常置或有前後或有左右皆掌兵又元后傳曰河平元年上悉封舅譚為平阿侯商成都侯立紅陽侯根曲陽侯逢時為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旍旃九坂艫舳雙流還驅木馬更引金牛謂鎮益州也九坂九折坂漢書王陽所畏道也溝洫志曰於蜀則蜀守李冰鑿離堆穿二江成都中此渠皆可行舟蜀都賦云帶二江之雙流是也蜀志曰建興十年諸葛亮休士勒農於黃沙作流馬木牛畢教兵講武水經注曰蜀志云秦惠王欲伐蜀而不知道作五石牛以金置尾下言能屎金蜀王負力令五丁引之成道秦使張儀司馬錯尋路滅蜀因曰石牛道江波錦落火井星浮樽酒望帝安歌蜀侯江波錦落錦江也注已見博物記曰有火井深二三丈在縣南百里以竹木投取火後人以火燭井中火即絕滅不然華陽國志曰七國時杜宇稱帝於蜀號望帝戰國策秦伐蜀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為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益強富厚輕諸侯受脹河陽偏師洛浦置陣成皐連旗廣武謂東征齊國也左氏傳曰戎有受脹河陽洛浦謂河南洛陽也隋志云河南郡洛陽縣後周置東京六府洛州總管漢書高帝紀曰四年漢王引兵渡河復取成皐軍廣武孟康曰於滎陽築兩城而相對名為廣武城在敖倉西三室山上朝兵減竈夜營多鼓箭麗一作起六麋鋒摧九虎減竈戰國孫臏事注已見左氏傳析公曰若多鼓均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又曰樂伯射麋麗龜晉魏錡如楚致師潘黨逐之及滎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漢書王莽傳曰莽拜將軍九人皆以虎為號號曰九虎後漢書馮衍傳曰皇帝率宛葉之衆推九虎之軍倏忽人世俄然今古崇發兩星醫驚二豎左氏傳曰晉侯有疾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子產曰昔高辛有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沈帝遷閼伯於商丘主辰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則實沈參神也又成十年傳云晉侯疾病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歸之遊魂通夢言返舊塋紫泥賜冊黃腸贈行言慈卒於官歸葬河州也後漢書曰溫序死葬洛城傍長子壽夢序告曰久客思鄉里壽上書乞骸乃反葬舊塋焉西京雜記曰中書以武都紫泥為璽室加綠綈其上黃腸漢書張安世事注云柏木棺也途登石紐路入金城吳越春秋曰鯀娶有莘之女女志苡而吞之意若為人有

感因而妊孕剖脅而產高密家於西羌家於石紐石紐在蜀西川也漢書地志曰金城郡高帝六年置應劭曰初築石得金故曰金城臣瓚曰稱金取其堅固也故墨子曰雖金城湯池寒關樹直秋塞雲平劒埋合柱書藏鑿楹埋劒干將莫邪子赤比事鑿楹晏子事注皆見司馬裔碑武侯為廟欒公為社二語注見拓拔儉碑雲蓋低臨霓裳紛下碑枕金龜松橫石馬楚辭曰雲為蓋兮霓為裳漢舊儀黃金龜紐此借稱龜趺水經注曰雖水東逕石馬亭西有漢故伏波將軍馬援墓永矣身世留名華夏

周上柱國宿國公河州都督普屯威神道碑

公諱威字某河南洛陽人也舊姓辛周書有辛威傳隴西人基若水之源纂商丘之冑邑於大亳實定其居封於小辛乃成其姓序辛氏之先也辛氏本姒姓史記曰夏禹之後有辛甲為周大史左傳所謂命百官官箴王闕者也劉向別錄曰辛甲事紂七十五諫而不聽去之周文王以為公卿封之長子故周有辛氏後枝流於晉矣又按辛氏為莘國變姓故湯妃為有莘之女晉侯登有莘之虛括地志曰國在陳留水經注謂邑本郃縣令子山所引大亳小辛皆殷之名號且商丘又相土所因豈其子姓之苗裔耶史記曰黃帝子昌意降居若水娶蜀山氏女生高陽有聖德焉左傳襄九年曰閼伯居商丘祀大火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杜注云相土契孫商之祖也始代閼伯之後居商丘亳殷所都也毛詩正義曰殷有三亳二在梁國一在河洛之間穀熟為南亳即湯都也蒙為北亳即景亳是湯所受命也偃師為西亳即盤庚所徙者也立政之篇曰三亳阪尹是也殷本記曰盤庚崩小辛立是子姓有小辛之號以辛成姓所未詳矣是以山川被髮辛有得見事之機八卦占爻辛廖有知人之鑒左傳僖二十三年曰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應劭曰三川今河南郡韋昭曰三川河伊洛也又閔元年傳曰畢萬筮仕於晉辛廖占之曰吉杜預曰辛廖晉大夫也佐治以東都上將魏帝解衣武賢以西國功臣漢王推轂魏志曰辛毗字佐治潁川陽翟人也其先建武中自隴西東遷毗隨兄評從袁紹太祖為司空辟毗毗不得應命及袁尚攻譚於平原譚使毗詣太祖求和太祖大悅許譚平次於黎陽明年攻鄴克之表毗為議郎文帝踐祚遷侍中賜爵關內侯帝欲徙冀州士家千萬戶實河南時連蝗民饑羣司以為不可而帝意盛莫敢言毗曰陛下欲徙士家其計安出帝曰卿謂我徙之非耶毗曰誠以為非也帝曰吾不與卿共議也毗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廁之謀議之官安得不與臣議耶臣所言非私也乃社稷之慮也安得怒臣帝不答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不還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耶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無以食也帝遂從其半漢書曰辛武賢自羌軍還後七年復為破羌將軍征烏孫至敦煌後不出徵未到卒子慶忌至大官大將軍王鳳薦慶忌曰父破羌將軍武賢顯名前世有威西夷云祖大汗魏渭州刺史考生河州四面總管大都督周書本傳云父生河州四面大都督及威著勳追贈大將軍涼甘等五州刺史隴右貴臣河西鼎族公侯踵武岳牧連鑣言為隴西大族世為公侯四岳十二牧見尚書並得聲振長榆名

雄高柳如淳曰長榆塞名王恢所謂樹榆以為塞者也地理志云代郡高柳西部都尉治公秉靈山岳誕載星辰結髮嶷然齠年成德澄波萬頃建標千仞鋒穎既高光芒已遠世說郭林宗曰叔度汪汪如萬頃之波澄之不清擾之不濁孫綽遊天台賦云赤城霞起以建標注引會稽記云懸溜千仞謂之瀑布青衿學劒既為人主所稱童子論兵即佐中軍之策毛萇曰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左傳成十六年鄢陵之戰云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惟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永熙元年入仕蒙授直盪都督本傳云威少慷慨有志略初從賀拔岳征討有功假輔國將軍都督是也太祖文皇

帝雪舊君之恥連西伯之功始裂鴻溝初登函谷此下言周太祖統賀拔之衆遂用威也割鴻溝登函谷謂扈駕西遷與高氏分東西魏矣公擢衣沐髮杖劒轅門撤洗足而相迎下賓階而顧問漢書曰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酈食其食其至入謁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洗足而見食其食其長揖不拜曰必欲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衣延食其上坐禮記曰主人就東階客西階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史記信陵君傳曰趙王掃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自此即居帳內仍為直寢授寧遠將軍羽林監白土縣開國伯邑五百戶本傳云太祖統嶽之衆見威奇之引為帳內尋授羽林監封白土縣伯邑五百戶漢書地理志云上郡有白土縣圜水出隋志云北地郡新平舊曰白土西魏置豳州大統元年從迎大駕本傳云從迎魏武因攻回洛城功居最大統元年拜寧遠將軍進爵為侯增邑三百戶加冠軍將軍散騎常侍轉大都督公善於用兵長於撫御自攻洛陽定弘農戰河橋平沙苑冒刃衝鋒前無橫陣本傳云從擒竇泰復弘農戰沙苑並先鋒陷敵勇冠一時從于謹破襄城又從獨孤信入洛陽經河橋陣況以弦木六鈞函犀七屬周易繫辭曰弦木為弧左氏傳曰顏高門之弓六鈞周禮曰函人為甲犀甲七屬多懸胄射必中鞍左氏傳曰公及邾師戰於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懸諸魚門又昭二十六年傳曰齊子淵捷從洩聲子射其馬斬鞅殪山積器械谷量牛馬袁宏後漢紀曰上幸宜陽赤眉請降孟子與徐宣等二十餘人肉袒奉所得更始璽綬積兵甲宜陽西與熊耳山等漢書貨殖傳曰烏支贏畜牧及衆斥賣求奇繒物間獻戎王戎王十倍其償予畜畜至谷量牛馬師古曰言其數饒不可計算故以山谷多少言之軍吏計功司勳賞策授使持節銀青光祿大夫進爵為公增邑八百戶昔者受律赤符韓信當乎千里治兵白帝張飛擬於萬人比跡今日公之謂也史記劉季為沛公旗幟皆赤由所殺蛇白帝子殺者赤帝子故上赤受律赤符言信拜大將受漢符命也蜀志曰張飛字翼德涿郡人與關羽俱事先主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魏謀臣程昱等咸稱羽飛萬人之敵也五年授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揚州

刺史傳同浮於江海達於淮泗篠簜既敷瑤琨即序禹貢曰淮海維揚州又曰均江海通淮泗又曰篠簜既敷又曰瑤琨竹箭鄭注云篠箭也漢書師古注曰篠小竹也簜大竹也敷布地而生也篠先了反孔傳云瑤琨皆美玉也十三年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尋遷驃騎大將軍開府仍賜姓普屯北史同此周書作普毛即為官族本傳云賜姓普毛氏餘同左傳云官有世功則有官族入陪武帳出總戎韜置府於陽關張旃於瀚海漢書汲黯傳曰上嘗坐武帳黯前奏事戎韜太公六韜也漢書西域傳阮以玉門陽關孟康曰在敦煌西界府如衛青幕府是史記匈奴傳曰驃騎臨翰海而還正義曰翰海自天海羣鳥解羽伏乳於此因名旃旗曲柄也故得上書於漢即用同宗爭長於周還無異姓漢書曰婁敬上書論都賜姓劉氏左氏傳曰滕侯與薛侯來朝爭長公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十六年受鄜州諸軍事鄜州刺史本傳云出為鄜州刺史威時望既重朝廷以桑梓榮之遷河州鄜音敷公頻領兩牧風政神明虎去西河梟移東郡後漢書曰劉昆為弘農太守為政三年仁風大行虎皆負子渡河說苑曰梟與鳩相遇梟曰我將東徙此言仁風所被也河湄瑞氣特表廉平鄜祀神光偏明正直言威河州鄜州兩牧稱神明也爾雅水草交曰湄史記封禪書曰秦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止於鄜衍史敦以為神故作鄜畤索隱曰鄜音敷地名後為縣屬馮翊左傳曰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及乎魏終天祿周受維新謂周閔帝踐阼也明命已遷彝倫

或草周元年改授大將軍枹罕郡開國公增邑一千户枹罕漢屬金城郡應劭曰故罕羌侯邑枹音缺隋志云枹罕郡舊置河州軍中受詔非論北伐之兵大將登壇無待東歸之策東觀漢紀曰衛青大克匈奴武帝拜大將軍於幕中因號幕府漢書韓信傳蕭何曰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者顧王策安決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必欲拜之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置陳太平開陰晉之道連兵廣武納滎陽之城史記曰秦惠文君五年陰晉人犀首為大良造六年魏納陰晉陰晉更名寧秦漢書地理志曰華陰故陰晉也後漢郡國志曰河南滎陽有鴻溝水有廣武城注云西征記曰有三皇山或謂三室山上有二城東者曰東廣武西者曰西廣武各在山一頭相去三百步其間隔深澗漢主與項籍語處本傳司馬消難來附威與達奚武率衆援接校戰丹山移營白璧莫不勇冠三軍名凌五將保定初率兵討丹州叛胡破之三年與達奚武攻陽關拔之丹山丹州白璧玉璧也杜預云三軍上軍中軍下軍李陵答蘇武書曰五將失道陵獨遇戰保定四年授寧州總管隋志北地郡後魏置幽州西魏改為寧州掌其北門既為鄭國所委捍其西鄙無懼秦亭之逼本傳云是年從尉遲迥圍洛陽左傳僖三十二年曰杞子自鄭使告於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史記注徐廣曰今天水隴西郡有秦亭也是以築平綱之城衛人拱手戍滎波之澤梁氏寒

心平綱疑作剛平戰國策曰或為六國說秦曰築剛平衛無東野趙敬侯四年築剛平以侵衛五年齊魏為衛取我剛平史記魏世家無忌曰秦有鄭地得垣雍決滎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亡禹貢豫州云滎波既豬導流水入於河溢為滎是滎在河南左傳云衛及狄人戰於熒澤杜云此滎澤在河北朝廷與公有內外之親令公從戚里之貴乃以魏文帝女為公夫人遂得長門之左別開公主之園濯龍之傍更築王姬之館漢書東方朔傳曰帝姑館陶公主號竇太主獻長門園上大悅之更名竇太主園為長門宮如淳曰竇太主園在長門長門在長安城東南園可以宿館處所故獻之後漢書明德馬后曰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龍左氏傳曰秋築王姬之館於外氏五年被徵入京拜少司馬為荀首左傳成十八年曰魏絳為司馬又成二年傳稱楚屈巫對莊公云知罃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新佐中軍而善杜云知罃父荀首也期於司武以公為魏絳佐於中軍以公已哉漢書百官公卿表曰神農火師火名黃帝雲師雲名應劭曰火德也故為炎帝夏官為鶉火黃帝以雲紀事夏官為縉雲是也辛威拜少司馬蓋夏官也表又云周官夏官為司馬其年被使領兵出西涼州奉迎突厥皇后隋書地理志曰張掖郡西魏置西涼州尋改為甘州周書皇后傳曰武帝阿史那皇后突厥滅茹茹之後盡有塞表之地控弦數十萬志陵中夏太祖方與齊人爭衡結以為援俟斤初欲以女配帝既而悔之高祖即位前後遣使要結乃許歸后於我保

本傳云園洛陽還拜少司馬

定五年二月詔陳國公純等奉備皇后文物及行殿并六宮以下百二十人至俟斤牙帳所迎后俟斤又許齊人以婚將有異志純等在彼累載不得反命雖諭之以信義俟斤不從會大雷風起飄壞其穹廬等旬日不止俟斤大懼以為天譴乃備禮送后及純等設行殿列羽儀奉之以歸天和三年三月后至高祖行親迎之禮后有姿貌善行止高祖深敬焉紀裂繻來卿為君逆稱族而行尊君命也左氏傳曰紀裂繻來逆女卿為君逆也天和元年授柱國本傳云天和初進位柱國拜大司寇本傳云建德初拜大司寇楚之柱國方之南火軒之司寇譬以西雲柱國楚卿也戰國策周累謂周君曰君爵為執珪位為柱國國語曰楚重黎之後也黎為高辛火正又曰顓頊乃命南正重司天史記曰黃帝名軒轅應劭曰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由是而言春官為青雲夏官為縉雲秋官為白雲冬官為黑雲中官為黃雲司寇秋官乃白雲白者西方金行之氣故云西雲也總授於公能官人也建德二年授少傅本傳云三年遷少傅出為寧州總管四年授寧州總管都督七州諸軍事即為河州大中正本傳在魏大統十七年此為周建德四年小異公之桑梓本於此地再為連率頻仍衣錦襄城龍種更反池臺桂陽仙人還歸鄉里謂以桑梓榮之也襄陽記曰龐德公子魯字世文晉太康中為牂柯太守去官歸鄉鄉人相語曰吾家池中龍種來按桂陽仙人有二其一是成武丁其一是蘇仙公並出神仙傳神仙傳曰成仙公者諱武丁桂陽臨武烏里人也為縣小吏使使

京還過長沙郡投郵舍不及遂宿於野樹下忽聞樹上人語云向長沙市樂旦視之乃二白鶴仙公異之遂往市見二人單白傘相隨而行先生遂呼之設食食訖遂出玉函有素書果有武丁姓名於是以樂二丸令服之曰君當得地仙遂令還家還家明照萬物獸聲鳥鳴悉能解之府君周忻有知人之鑒見而異之後告病四日而殞府君自臨殯之經兩日猶未成服先生友皆臨武來於武昌岡上逢先生乘白騾西行友人問曰日將暮何所之也答曰暫往迷溪斯須即返我向來忘大刀在戶側履在雞棲上可過語家人收之友人至其家聞哭聲大驚曰吾向來於武昌岡逢先生共語云暫至迷溪斯須當返令過語家人收刀并履何得爾乎其家人云刀履并入棺中那應在外即以此事往啟府君府君遂令發棺視之不復見尸棺中惟有青竹杖長七尺許方知先生托形仙去時人謂先生乘騾於武昌岡乃改為騾里也又曰蘇仙公者桂陽人也早喪所怙鄉中以仁孝聞母欲食魚鮓去家百二十里斯須即返母大驚駭知其神異耽後白母受命應仙當達色養封一櫃留之有所闕乏可以扣櫃所需立至三年之後母心疑因即開之見雙白鶴飛去自後扣之無復有應母百餘歲無疾而終鄉人葬之後忽見州東北牛脾山紫雲蓋上有號哭之聲咸知蘇君之神也鄉人苦請相見即出半面示一手皆有細毛異常人也後有白鶴來止郡城自言是蘇君矣

故老親賓酣歌相慶安車駟馬天下榮之史記陸賈傳曰陸生常安車駟馬宣政元年授上柱國本傳同更加少傅配於上相即陪玄扈之圖居於京師實有圯橋之策史記天官書曰文昌六星有上相河圖曰蒼頡為帝南巡狩登陽虛之山臨於玄扈洛汭靈龜負圖丹甲赤文以授之圯橋黃石公期張良處也見漢書改封宿國公按本傳在大象二年食邑并前五千五百戶射鴻舊圃舞鶴餘城既浮酸棗之河聊對淇園之竹言宿國也宿故衛地左氏傳曰衛獻公戚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又曰衛懿公好鶴故鶴有乘軒者史記河渠書曰漢興三十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於是東郡大興卒塞之其後四十有餘年元光之中河決瓠子是時東流郡燒草以故柴薪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為楗來朝建章則天子降席出遊戚里則羣公下階漢書曰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又曰萬石君奮徙家長安戚里中是以行滿天地名聞四海方當光輔五君參謀七政本傳云威性持重有威嚴歷官數十年未嘗有過故得以身名終兼其家門友義五世同居世以此稱之孝經曰行滿天地無怨惡左氏傳曰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尚書鄭注曰七政謂日月五星也夭厲弗戒夢於所居春秋六十有九柳莊告殯傾社稷之臣鄭僑云亡得諸侯之禮禮記曰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衛獻公再拜請於尸曰臣有柳莊也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鄭僑鄭子產國僑也左傳及系家云子產死孔子泣曰子產古之遺愛也又韓詩稱子產卒鄭人耕者輟耒婦人損其佩玦也皇覽曰子產冢在河南新鄭城外大冢是也按子產鄭國之臣死則大夫輟耕婦人損佩其為國君所禮可知特其事未聞耳鄭國之君雖為伯爵得稱諸侯言鄭僑亡得諸侯所禮非謂以諸侯之禮加之也詔贈某官謚某公禮也以今開皇元年周靜帝大定元年遜位於隋王楊堅是為隋文帝改為開皇元年七月某日反葬於河州金城郡之

苑川鄉子山以是年卒按此時子山猶在也山行隴底地入塞源望積石以緣河臨崆峒而下坂師古曰隴底謂隴坂即今之隴山也地理志曰金城郡河關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內至章武入海禹貢曰浮於積石孔安國曰積石山在金城西南河所經也史記曰黃帝西至於崆峒登雞頭韋昭曰崆峒在隴右玄甲黃腸崎嶇亭障及云奠徹方勞榆沉玄甲甲之黑色也見漢書霍去病傳黃腸柏木棺也見霍光傳注在司馬裔碑漢書曰光祿諸亭障師古注曰漢制每塞要處別築為城置人鎮守謂之候城此即障也儀禮曰屬引撤奠乃祖謝莊宣貴妃誄曰階撤兩奠銑曰撤去也奠祭也禮記檀弓曰諸侯輴而設幬為榆沉鄭注云以水浸榆白皮之汁潘地取其引車滑而不滯若夫樹反壤也封夏屋焉終須頹川之碑乃見華陰之碣檀弓國子高曰反壤樹之哉又子夏曰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鄭注云封築土為壟覆猶茨瓦也夏屋今之門廡其形旁廣而卑又夏屋山名呂氏春秋曰趙簡子病召太子而告之曰我死已葬服衰而上夏屋之山以望太子敬諾簡子死已葬服衰召大臣而告之願登夏屋以望大臣皆諫曰登夏屋以望是遊也服衰以遊不可襄子曰此先君之命也襄子上於夏屋以望代俗其樂甚美於是襄子曰先君必以是教之也歸慮所以取代矣高誘曰夏屋山代之南山也觀望欲令之取代也此云封夏屋焉蓋檀弓之夏屋也蔡邕陳太丘碑文云實字仲弓潁川許人述征記華岳廟前立碑段熲所刻其文張昶造世子儀同永達本傳云子永達嗣大象末以威勲拜儀同大將軍孝性有聞居喪得禮嗟海變而田成懼山飛而地絕神仙傳麻姑曰已見東海三為桑田越絕書曰龜山一曰怪山往古一夜自來吳越春秋曰瑯琊東武海中山一夕自來故名怪山按龜山一名飛來一名寶林一名怪山史記蒙恬傳恬曰恬罪固當死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勒石墓田仍銘云爾少典之孫玄王之子虹貫於月金承於水史記曰黃帝者少典之子黃帝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囂是為青陽青陽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生高陽有聖德馬正義曰華陽國志及十三州志云蜀之先肇於人皇之際黃帝為子昌意娶蜀山氏後子孫因封焉帝顓頊高陽氏黃帝之孫昌意之子母曰昌僕謂之女樞河圖云瑤光如蜺貫月正白感女於幽房之宮生顓頊首戴干戈有德文也按史記顓頊高陽黃帝之孫昌意之子高辛玄囂之孫黃帝曾孫高辛於顓頊為族子虹貫於月謂顓頊也雄曰虹雌曰蜺顓頊為金德高辛為水德故云金承於水言少典生黃帝黃帝二子其後皆有天下也降及於周公侯復始風俗氣候山川表裏左傳辛廖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左氏傳曰表裏山河孫炎曰內曲裏也外曲表也河連積石山帶崆峒秦亭北上漢使西通括地志曰積石山今名小積山在河州枹罕縣西七里河州在京西一千四百七十二里崆峒山在肅州福祿縣東南抱樸子內篇云黃帝見廣成子受九品之方過崆峒從廣成子受自然之理即此山酈元云蓋大隴山異名也莊子云廣成子學道崆峒山黃帝問道於廣成子蓋在此秦亭在隴西郡注見本序漢書西域傳曰西域以孝武時始通金行氣壯地勢人雄稜稜高節凜凜疎風漢書金城郡師古注曰以郡在京師之西故謂金城金西

方之行祖考藩屏濁河清渭兩地謨明雙流光賁謂祖大汗為渭州刺史考生為河州總管也蜀都賦曰帶二江之雙流水無別色雲無異氣為吏為民惟懷惟畏東觀漢紀曰朱暉為臨淮太守民懷公其惠又云暉斥遠佞人吏畏其威之嗣世實秉英靈降神中嶽迴文列星左傳僖二十六年展禽對齊侯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詩曰維嶽降神爾雅曰嵩高為中嶽迴文列星即所謂文昌六星上將貴相等名也鸞翔鳳顧珠角山庭臣深義本子極天經山海經曰軒轅之丘鳳鳥自歌鳳鳥自舞珠角山庭注見齊王憲碑孝經曰夫孝天之經也洛城戰陣河橋旗鼓謂威從獨孤信入洛陽城經河橋陣也箭飲石梁劒然銅樹並麗六麋俱抽雙虎水經注曰泗水之上有石梁焉故曰呂梁昔宋景公以弓工之弓彎弧東射矢集彭城之東飲羽於石梁即斯梁也史記刺客傳曰荊軻引其匕首以擿秦王不中中銅柱正義曰燕太子云荊軻拔匕首擲秦王決耳入銅柱火出左氏傳曰樂伯射麋麗龜晉魏錡如楚致師楚潘黨逐之及熒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史記張儀傳曰兩虎果鬬大者傷小者死卞莊子從傷者而刺之一舉果有兩虎之功玉門開郡陽關置府再為上台兩為少傅漢書地理志曰敦煌郡龍勒有玉門陽關春秋漢含孳曰三公象五岳在天法三能台能同按辛威傳建德二年授少傅宣政元年更加少傅是兩為少傅也模範帝師經綸國步允襲峻德欽明審諭不吝車茵誰言溫樹潘岳揚仲武誄曰子以妙年之秀固能綜覽義旨而軌式模範矣史記曰周文王得呂尚於磻溪以為師武王曰師尚父成王尊為太師周易曰君子以經綸詩云國步斯頻峻德欽明俱見尚書漢書曰丙吉為丞相於官屬掾史務掩過揚善吉馭吏嗜酒數遣蕩從吉出醉歐丞相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地恐之此不過汚丞相車茵耳又曰孔光沐日歸休兄弟妻子宴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默不應更答以他語其不泄如此天道茫昧年齡倏忽上將星開功臣鼎沒淮南子曰茫茫昧昧從天之道李善曰倏忽言疾也上將文昌中星名按鐘鼎所以勒勳功臣亡故云鼎沒九原陵阜三河甲卒地險龜林營危馬窟國語文子曰九原可作者其隨武子乎漢書高祖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淮南王諫伐南越書曰甲卒死亡龜林未詳疑謂西域也齊王憲碑云地盡龜林又賀婁慈碑云辨析龜林聲馳鹿野是龜林佛教語以喻六塵疑以此名地矣注詳前二碑內古詩曰飲馬長城窟西州永別北關長辭山張虛蓋野祭空帷西州謂隴西河州是也北關長辭謂反葬河州也潘岳哀永逝文曰風泠泠入帷雲霏霏兮承蓋禮記曰士殯帷之又禮記鄭注云在旁曰帷在上曰荒所以依柳陵原地迥松路風悲銘於碣石勒以貞一作金龜周禮曰國大遷大師則貞龜鄭注曰正龜於卜位也

周柱國楚國公岐州刺史慕容公神道碑

昔在殷書懋賞周禮議勳諸侯計功大夫稱伐商書仲虺誥曰德懋懋官功懋懋賞周禮曰司勳掌六卿賞地之法以等其功左傳臧武仲曰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

大夫稱伐惟師尚父昆吾載寶鼎之銘王命尸臣栒邑傳琱戈之賜墨子曰昔夏開使飛廉採金於山以鑄鼎於昆吾蔡邕銘論曰呂尚作周太師而封齊其功銘於昆吾之冶張景陽七命曰銘德於昆吾之鼎是也漢書郊祀志曰美陽得鼎獻之中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栒邑賜爾旂鸞黼黻琱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張敞曰臣愚不足以迹古文竊以傳記言之此鼎殆周之所以褒賜大臣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藏之於宗廟也注云尸主也故知太上立德左傳叔孫豹之言明試以功出尚書存有顯爵之榮歿有大名之貴郊特牲云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晉中興書曰中宗即位尊號時賜謚多由封爵不考德行王導上疏曰臣聞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則稱實不誣而已昊天不弔其惟楚國公乎詩云昊天不弔不憖遺一老可以旌德景鐘勒勳彝器晉語曰昔克潞之役魏顆以其身卻退秦師於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於景鐘左傳昭十七年籍談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王王曰有勳而不廢有績而載奉之以土田撫之以彝器杜預曰彝常也謂可常寶之器式昭盛美載揚洪烈者焉公諱寧字永安昌黎徒河人也周書有傳都尉總六縣之卿名山稱五岳之佐序慕容氏之先世居昌黎徒河本漢遼東屬國都尉治也後漢書百官志曰每屬國置都尉一人比二千石郡國志曰遼東屬國故邯鄲西部都尉安帝時以為屬國都尉別領六城雒陽東北三千六百六十里六縣謂昌遼賓徒徒河無慮險瀆房也五岳爾雅中岳嵩山東岳泰山西岳華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按燕在趙北

其名山為醫無閭是北岳之佐也周禮職方氏云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鄭注云醫無閭在遼東燕太祖文皇帝慕容皝以當世英雄奄有河朔詩云奄有龜蒙河朔河北也鄭康成曰朔北方也趙之南境且建王城冀之北土仍為興國晉書載記曰慕容氏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於紫蒙之野其後與匈奴並盛控弦之士二十餘萬秦漢之際為匈奴所敗分保鮮卑山因以為號莫護拔率其諸部入居遼西從宣帝伐公孫氏有功拜率義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燕多冠步搖冠莫護拔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之曰步搖其後音訛遂為慕容馬或云慕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遂以慕容為氏慕容皝字元貞廆第三子也龍顏版齒身長七尺八寸雄毅多權略尚經學善天文廆卒嗣位朝鮮公討逸豆歸築榆城安晉二城而還征遼東剋襄平分徙遼東大姓於棘城置和陽武次西樂三縣襲宇文別步於大獲從昌黎踐凌而進擒母弟仁敗屈雲於五官水盡俘其衆以咸康三年僭即王位皝將圖石氏從容謂諸將曰石季龍自以安龍諸城守防嚴重城之南北必不設備今若詭路出其不意冀之北土可盡破也於是率騎二萬出蠕蠕塞長驅至於薊城進渡武遂津於高陽所過焚燒積聚俘徙幽冀三萬餘戶使陽裕等築龍城搆宮廟改柳城為龍城於是成帝遣使持節拜皝侍中大都督河北諸軍事大將軍燕王咸康七年皝遷都龍城伐宇文歸斬其將奕于盡俘其衆開地千餘里徙其部人五萬餘落於昌黎改涉奕于城為威德城以永和四年死在位十五年時年五十二僞僭號追謚文明皇帝東京賦曰然後以建王城左氏傳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公既皝之苗裔家世燕陲周書本傳其先慕容氏前燕之支庶也高祖侍中本傳高祖勝使持節都督中外諸

軍事太保録尚書北地疑作王慕容超之世晉書載記曰慕容超字祖明德兄北海王納之子以義熙元年僭嗣偽位蕃屏王室詳之燕録可得稱焉左氏傳曰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崔鴻十六國春秋有前燕録後燕録曾祖尚書府君因魏室之難改姓豆盧仍為官族本傳云勝以燕皇始初歸魏授長樂郡守賜姓豆盧氏或云避難改馬案傳改姓當是高祖此云曾祖為異也祖仕魏文成皇帝豆盧永恩碑云祖代左右將軍魏文皇帝直寢魏書本紀云高宗文皇帝諱濬景穆皇后之長子也考早亡本傳云父長柔朝廷以庸勲攸屬恩深追遠保定三年有詔贈柱國將軍少師涪陵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本傳云父長柔玄鎮將有威重見稱於時武成初以寧著勲追贈柱國大將軍公少保涪陵公隋書地志曰梁州涪陵郡西魏置合州

稟氣中和降祥川嶽岐嶷表羈貫之年通禮稱綺紈之歲夙著奇節幼表大成本傳云寧少驍勇果有志氣身長八尺美儀容善騎射詩大雅曰克岐克嶷鄭云岐岐然意有所知也其貌嶷然有所別識也穀梁傳曰羈貫成童漢書叙傳稱綺襦紈袴師古曰綺即今之繒紈皁黑色學記曰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兄弟分果備知推讓賓客解鈴曾無恡色本傳云初寧未有子養弟永恩子勳及生子讚親屬皆請讚為嗣寧曰兄弟子猶子也吾何擇焉遂以勳為世子世以稱之又請以先封武陽郡三千戶益弟孔融家傳曰兄弟七人融第六幼有自然之性年四歲時每與諸兄共食梨融輒引小者大人問其故答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由是宗族奇之傅暢自序曰余方五歲散騎常侍魯叔虎與先公友善喜與余戲常脫余金環與侍謂余怖惜余笑與之經日不索見太平御覽永安元年太宰爾朱天光一本作元天穆魏室元輔握兵淮右抗權江南魏書曰爾朱天光榮從祖兄子少勇決善弓馬榮親愛之每有軍戎事要常預謀策永安中加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北秀容第一酋長尋轉衛將軍大將軍元天穆東征邢杲詔天光以本官為使持節假鎮東將軍都督隸天穆討破之公時任別將便從征伐自是長城峽石必先行陣秦南隴西每當矢石摧堅乘勝莫不前驅策勳行賞常居第一本傳云永安中以別將隨爾朱天光入關加授都督又以破万俟醜奴功賜靈壽男天光敗後侯莫陳悅反太祖討悅寧與李弼率衆歸

太祖周書賀拔岳傳云時万俟醜奴僭稱大號關中騷動爾朱天光軍至汧渭之間醜奴棄平涼而走岳追擒之賊行臺万俟道洛入隴投略陽賊帥王慶雲天光與岳渡隴並擒之禹貢曰夾右碣石入於河太康地志云樂狼遂城縣長城所起蜀志隴西郡屬秦州左傳荀偃士匄攻偪陽親受矢石永熙元年補子都督并加鼓節軍儀除桑乾太守漢書地理志云代郡有桑乾縣隋志云馬邑郡善陽縣有後魏桑乾郡轉補都督其年以魏皇西幸奉迎大駕賜封河陽縣開國伯增邑三百戶本傳云魏孝武西遷以奉迎勳封河陽縣伯邑五百戶隋志云河內郡河陽有古河陽城治俄遷大中大夫改伯為侯增邑合九百戶本傳在大統元年仍授使持節都督顯州諸軍事

顯州刺史本傳顯州大中正隋志扶風郡陳倉後周置顯州四年遷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其年秋河橋之役先登破陣本傳云從太祖擒竇泰復弘農戰沙苑遷為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五年沙苑之功加封合前二千戶俄授敷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外深推轂內侍集書顏師古曰推轂薦舉人如車轂之運轉也此云推轂集書謂常侍之職夾車參乘入侍左右集羣書也十五年授右衛將軍十六年授大將軍後魏元年重授敷州刺史公以先經刺舉固辭不就本傳云拜北華州刺史在州未幾以廉平著稱加散騎常侍七年從于謹破稽胡帥劉平伏於上郡及梁企定反以寧為軍司監隴右諸軍事賊平進位侍中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九年從太祖迎高仲密與東魏戰於邙山遷左衛將軍進爵范陽郡公增邑四百戶十六年拜大將軍羌帥傍乞鐵忽及鄭五醜等反叛寧率衆討平之周太祖紀云魏廢帝三年改北華州為鄜州鄜音敷三年本傳魏恭帝二年改封武陽郡開國公隋書地理志云武陽郡後周置魏州武陽郡莘縣後周置武陽郡焉除尚書僕射職惟贊奏任居封掌分左右之儔兼典舉之選漢書百官表云僕射秦官自侍中尚書博士郎皆有古者重武有主射以督課之軍屯騎宰永巷宮人皆有取其領事之號後漢書百官志曰尚書僕射一人六百石署尚書事令不在則奏下衆事漢書典官職云尚書僕射主開封掌授稟假錢穀也百官表注云建安以來執金吾榮劭為尚書左僕射僕射之有左右自此始也魏志曰陳泰為尚書左僕射屬以江南阻兵渚宮邊敵軍機警急鋒鏑縱橫謂梁將王琳寇江陵也注見下文江陵本楚地戰國時荊郢通稱江南左氏傳曰阻兵安忍渚宮謂江陵也後漢陳龜年傳疏曰懸命鋒鏑顏師古曰鋒戈戟刃也鏑箭鏃也史記索隱注曰南北為縱東西為橫公奉命星言元戎啓路總秦人之銳士兼荊戶之廣卒謂奉命征討自秦至楚也詩云星言夙駕又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按魏都長安故云秦人江陵楚地故云荊戶漢書刑法志曰秦昭以銳士勝師古曰銳勇利也左傳宣十二年曰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杜預注曰十五乘為一廣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五乘為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副水龍競雙刀之勢步騎陳四分之威豫章記曰劒入襄城水中變為二龍漢書云冒頓縱精兵三十餘萬騎圍高帝於白登匈奴騎西方盡白東方盡駵北方盡驪南方盡騂夷陵既燒黔中方定旋軍反旆解甲休兵屬以江南至解甲休兵○本傳云梁將王琳遣其將侯方兒潘純陀寇江陵寧與蔡祐鄭永等討之方兒等遁走史記楚世家曰頃襄王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郢燒先王墓夷陵二十二年秦復拔我巫黔中郡其後鳳州內叛成都外絕公又總督衆軍蒐乘即道兵不血刃並皆擒獲遷其酋豪納其降附本傳云三年武興氐及固查氐魏天王等相因反叛寧復討平之隋志云河池郡後魏置南岐州後周改曰鳳州又蜀郡有成都縣皇朝受終文祖草命神宗選賢與能改絃創制爰降册書授公柱國本傳云孝

閔踐阼授柱國大將軍皇朝謂周也尚書舜典曰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鄭康成曰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史記正義曰尚書帝命驗云帝者承天立府以尊天垂象也五府者唐虞謂之天府文祖者赤帝熛怒之府名曰文祖火精光明文章之祖也周易曰天地草命尚書禹謨曰正月朔旦受命於神宗選賢與能禮記禮運之辭也

增邑四千戶二年本傳武成初授同州刺史衿帶關輔脣齒秦晉編戶殷積邸閣儲峙藩籬是任親賢勿居

按括地志同州本臨晉城也一名大荔城亦曰馮翊城言同州要地以寧賢能擢斯職也西京賦曰衿帶易守關謂關中輔謂三輔也左氏傳曰脣亡齒寒言同州為古秦晉二國脣齒之地也獻帝紀曰大司農出雜繒二萬匹賜公卿以下及貧民不能自存者李傕曰我邸閣儲峙少乃悉載其營見魏志董卓傳注過秦論云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張孟陽劒閣銘曰形勝之地匪親勿居此云親賢勿居者言此同州險要之地非親子弟與賢者不可令居也

公建旗作牧褰帷行部六條斯舉百城咸勸

周禮九旗之名云鳥隼曰旗漢書公卿表曰刺史成帝更名牧後漢書曰賈琮為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自然震悚其諸臧過者解印綬去漢書百官公卿表注曰刺史班宣周行郡國省察治狀黜陟能否斷治寃獄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即不省謝承後漢書曰黃琬拜豫州刺史威邁百城

三年授公大司寇又以公勲庸特著冊封楚國公食邑一萬戶蓋因破侯万仁等於荆陝即其地而封焉本傳云復督諸軍討稽胡郝阿保劉桑德等破之遷大司寇進封楚國公邑萬戶別邑鹽亭一千戶收其租賦

遯紏王慝弛張刑政左傳僖二十八年王命晉侯曰遯紏王慝杜預曰遯遠也有惡於王者紏而遠之

式遏寇虐於是御之以寬猛詩云無俾作慝式遏寇虐左氏傳曰寬以濟猛

柔遠能邇然後平之以沖和詩云柔遠能邇以定我王老子曰沖氣以為和

舜任咎陶不仁者遠論語子夏之辭

晉舉隨會羣盜皆奔左氏傳曰晉隨會將中軍且為太傅晉國之盜奔秦也

保定四年授岐州諸軍事岐州刺史沉痼彌留本傳云保定四年授岐州刺史屬大軍東討寧輿疾從軍隋志云扶風郡舊置岐州

保定五年三月四日薨於私第春秋六十有二本傳云五年薨於同州時年六十六

詔贈太保同廓等十州諸軍事同州刺史謚昭公本傳同

禮也十月庚申葬於洪瀆之川馳綍毀宗客車專道禮記曰四十者馳綍鄭注云綍引棺紼也檀弓曰及葬毀宗躐行出於大門殷道也雜記曰專道而行注云柩行於路人皆避之

玄甲被屬國之兵介士陳輕車之騎漢書曰霍去病薨上發屬國玄甲又曰張安世薨天子贈以輕車介士

克善令終生榮死感嗚呼哀哉公經德秉哲尚書酒誥辭孔傳云能常德持智也體道居貞履貴思沖居盈一作滿念損澄波千頃不能變其清濁高牆百仞無以測其汚隆立身行已居安如墜亡躬殉義視嶮若夷至於將略應變出奇設伏太乙風

角之占常從星辰之候樓船戰陣之錄强弩馳射之書漢書曰翼奉有風角五德又藝文志有太壹雜子星太壹兵法有常從日月星辰二十一卷師古曰常從人姓名也老子師之藝文志又曰武帝時軍政楊僕捃摭遺逸紀奏兵錄列傳云楊僕為樓船將軍又藝文志有强弩將軍王圍射法五卷望遠連弩射法具十五篇莫不動會機神發符雷電至於至雷電○本傳云寧嘗與梁企定遇於平涼川相與肄射乃於百步懸莎草以射之七發五中定服其能贈遺甚厚梯衝所向地靡百樓之城長戟所臨野闕疑作闕三門之陣魏略曰諸葛亮攻郝昭於陳倉以雲梯衝車臨城中昭以火箭射之雲梯盡然人皆燒死後漢書公孫瓚與子續書曰袁氏之攻狀若鬼神梯衝舞吾樓上應瑒檄文曰長戟百萬後漢書高虎曰天有太一五將三門是以斬將搴旗四十三戰尊官厚祿三十七年武彰七德之義歌誦九功之業漢書楊僕傳上以書勑責之曰非有斬將搴旗之實也師古曰搴與搴同搴拔取之司馬遷報任安書曰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遊光寵左傳楚子曰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杜預注曰此武七德又傳晉郤缺曰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述紀庸器之文行昭易名之典表記鄭注云謚者行之迹也周禮曰典庸器掌藏樂器庸器鄭注云庸器伐國所獲之器若崇鼎貫鼎及以其兵物所鑄銘也又云陳庸器鄭注云陳功器以華國也禮記曰衛公叔文子卒其子戌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以與國之饑者是不

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昔臧文既沒穆叔稱其立言鄭僑云亡宣尼泣其遺愛左傳襄二十四年云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曰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又昭二十年曰子產卒仲尼聞之泣曰古之遺愛也德陽青石之墓千年未平華陽國志曰德陽縣有青石祠車騎將軍鄧芝葬於其山板疑作枝江白虎之碑百代無毀板江當作枝江水經注曰陳留王子香漢和帝時出為荊州刺史有惠政天子徵之卒枝江亭中常有三白虎出入人間送喪踰境百姓追美甘棠以永元十八年立廟設祠刻石銘德號曰枝江白虎王君其子孫世今猶謂之為白虎王又按板江者後漢書南蠻傳板楯蠻夷者秦昭襄王時有一白虎常從羣虎數避秦蜀巴漢之境傷害千餘人昭王乃重募國中有能殺虎者賞邑萬家金百鎰時有巴郡閬中夷人能作白竹之弩射殺白虎昭王嘉之乃刻石盟號為板楯蠻夷然此云送葬當用枝江白虎也敢因斯義乃作銘曰

遼水之東冀州之北既曰都尉兼稱屬國後漢書和帝紀曰永元十六年復置遼東西部都尉官注云西部都尉安帝以為屬國都尉在遼東郡昌黎城也漢書曰以蘇武為典屬國師古曰典屬國本秦官漢因之掌歸義蠻夷屬官斂氣餘勇雄邊遺則孝實天經忠為令德左傳高固曰欲勇者賈余餘勇孝經曰夫孝者天之經也左氏傳曰忠為令德冠冕世祿羽儀祚胤俗被燕丹風慚英藺言燕王苗裔世居燕也地理志

稱燕俗有燕丹遺風西征賦曰杖命世之英藺注云藺相如也劬勞役行辛苦行陣勇過溺駿氣踰瓦震謝朓登孫權故城詩曰北拒溺驂鑣李善云春秋感精符曰強傑並侵戰兵雷合龍門溺驂史記曰趙惠文時秦軍軍武安西鼓噪勒兵武安屋瓦盡振王國克生思皇多士溫溫恭人謙謙君子上三句詩辭下謙卦爻辭擁旄伏節出蕃入仕脫二字三朝建旗千里李巡曰旄牛尾著竿首也爾雅曰鳥隼曰旗時逢改特疑作物名載策勳淮陰召拜昭陽破軍改物謂周受禪也左氏傳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又曰舍爵策勳焉禮也史記淮陰侯韓信傳曰王拜大將又楚世家陳軫問昭陽曰願聞楚國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為上柱國職司刑政獄慎深文沈羊不飲雀盜無聞職司刑政謂授大司寇也漢書趙禹傳周亞夫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劉向新序曰魯有沈猶氏旦飲羊飽之以欺市人孔子將為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左氏傳曰鄭國多盜取人於雀符澤中巴庸薄伐江漢專征軍總六校兵兼七營春秋巴國本姬姓左傳桓九年云巴子使韓服告楚請與鄧為好是也杜預云巴國在巴郡江州縣文十六年云巴與秦楚共滅庸戰國時七國稱王巴亦稱王張儀貪巴苴之富取巴執王以歸置為郡縣杜預曰庸今上庸縣屬楚之小國又曰漢水出武都至江夏南入江按巴庸江漢皆楚地時王琳之寇江陵命寧討之故云是矣漢書百官公卿表云五校尉皆二千石晉書職官志曰屯騎步兵越騎長水射聲等校尉是為五校並漢官也又王濬傳曰拜濬輔國大將軍舊校惟五置此營自濬始也有司又奏輔國依比未為達官不置司馬不給

官騎詔依征鎮給五百大車增兵五百人為輔國營給親騎百人官騎十人置司馬按五校尉加輔國為六校也魏書曰公孫淵自稱燕王令官屬上書曰七營虎士五部蠻夷各懷素飽見魏志公孫淵傳注運長擊短後實先聲增壘威敵減竈潛兵周書曰長勝短漢書李左車曰兵有先聲而後實左氏傳曰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作壘塹成輒徙合其圍也壘合鄭師哭遂取鄭也減竈孫臏事注已見鐘鳴夜漏晞露朝陽邑里蕭索宅帷荒涼魏志田豫曰年過七十而居位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也李陵曰人生若朝露豐碑下柩題湊遷喪宮臨樗里臺傾孟嘗檀弓曰公室視豐碑鄭注曰言視者時僭天子也豐碑斲大木為之形如石碑於槨前後四角樹之穿中於間為鹿盧下棺以繂繞天子大繂四碑前後各重鹿盧也繂音律漢書曰霍光薨賜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史記曰樗里子卒葬於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桓子新論曰雍門周說孟嘗君曰千秋萬歲後高臺既已傾曲池既已平卜兆戒期遠辰告筮德遺身後名昭沒世孝經鄭注曰卜其宅兆而安措之云宅墓穴也兆塋域也葬事大故卜之曲禮曰凡卜筮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左氏傳曰吾聞有盛德者必百世祀論語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館舍長捐泉扃永閉晏嬰悼齊柳莊悲衛晏子春秋曰晏子死景公伏尸而號曰天降禍於齊不加禍於夫子齊國之社稷危矣又云晏子死公操玉加於晏子而哭之涕沾襟章子諫曰非禮也公曰安用禮乎吾失夫子則亡何禮之有禮記曰柳莊寢疾衛獻公請於尸曰臣有柳莊非寡人之臣也社稷之臣也又按左傳齊公孫竈卒晏子

曰惜也姜族弱矣似引此事謂悼齊國然栁莊無悲衛之言明是齊悼晏嬰衛悲栁莊互文也言寧死天子愍馬如晏嬰之見悼於齊君栁莊之致悲於衛主也風秋北原日没川逝葬田舊頃客土新封淚墮片石劒挂孤松漢書成帝永始元年詔曰客土疏惡終不可成服虔曰取他處土以增高為客土也晉書曰羊祜好遊峴山襄陽人建碑立廟於其地望其碑者無不流涕因謂之墮淚碑劉向新序曰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劒以過徐君徐君不言而色欲之季子為有上國之事未獻也然心許之致使於晉顧反則徐君已死於是以劒帶徐君墓樹而去清徽令範千載餘蹤

周兖州刺史廣饒公宇文公本姓鄭周書作鄭常神道碑

唐朝以元凱並進十有六人周室以昭穆先封十有五國帝王世紀曰堯都平陽於詩為唐國徐廣曰號陶唐左氏傳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又曰昔武王克商光宅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發源纂胄葉派枝分開國承家珠聯璧合周易曰開國承家竹書紀年曰日月如連珠五星如合璧是用克明峻德尚書辭也思皇多士詩大雅之詞也盛德有後公其裕哉公諱常字子元豫州滎陽人也周書附鄭偉傳後周宣中興然後樹賢建戚鄭武有國然後保姓受氏韋昭鄭語注曰桓公友鄭始封之君周厲王之少子宣王之弟也宣王封之於鄭又周語注云鄭武桓公之子武公滑突也幽王既滅鄭武公以卿士夾輔平王東遷洛邑左氏傳曰保姓受氏以守宗祊荆衡之賦千乘莫敢加兵虢會之封十城翻為獻邑按春秋鄭國屬楚至弭兵之會始晉楚俱朝荆衡楚地云賦千乘者若左傳魯賦八百乘邾賦六百乘此云千乘之賦以貢楚也云莫敢加兵者左傳宣十六年楚子圍鄭克之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按自後鄭屬於楚國語曰鄭桓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虢會為大虢叔恃勢會仲恃險是皆有驕侈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亂之故寄孥與賄焉不敢不許周亂而弊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若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若克鄢蔽補丹依睽歷辛君之土也若前華後河右洛左濟主芣騩而食溱洧修典型以守惟是可以少固公悅乃東寄地韋昭曰十邑謂虢會鄢蔽補丹依睽歷華也況復郊門致騎先迎內史之賓史記曰鄭莊以任俠自喜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休洗常置驛馬長安諸郊存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武帝立莊稍遷至九卿為右內史南宮旦朝獨識尚書之履漢書曰哀帝擢鄭崇為尚書僕射數求見諫爭上初納用之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祖思慶建威將軍山陽太守隋志云揚州江都郡山陽縣舊置山陽郡建威取曹仁之號可以定名山陽有王暢之賢足觀風俗魏志曰曹仁字子孝太祖從弟也文帝時拜大將軍後漢書曰王龔山陽高平人也子暢字叔茂以清實為稱無所交黨拜南陽太守郡中豪族多以奢靡相尚暢常布衣皮褥車馬羸敗以矯其敝考項周書鄭偉傳云偉族人項字寧伯銀青金紫方於

溫羨傳祇鎮南征東比於劉弘荀顗晉書曰溫羨字長卿太原祁人懷帝即位遷左光祿大夫開府領司徒又曰傅祇字子莊北海泥陽人拜常侍加光祿大夫門施行馬晉書職官志曰左右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者品秩第二加銀章青綬者品秩第三銀青金紫謂溫羨傅祇皆為光祿大夫也晉書曰劉弘字和季沛國相人也新野王敬之敗也以弘代為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荀顗字景倩潁川人魏太尉彧之第六子也母丘儉文欽反顗預討有功進爵萬歲亭侯武帝踐阼位至侍中太尉鎮南謂劉弘征東謂荀顗也報功之册則槐路是儀贈行之典則荊河惟牧本傳云項少有幹用起家員外散騎侍郎稍遷行臺左丞與偉同謀立義後隨偉入朝賜爵魏昌縣伯除太府出為扶風郡守後為太府少卿轉衛尉少卿歷職內外並有恪勤之稱尋卒官贈儀同三司豫州刺史周禮曰三槐三公位焉禹貢曰荊河惟豫州言項位至少卿贈豫州刺史也公弱齡早慧幼學夙成立必正方言無勦說易曰君子以立不易方禮記曰無勦說青衿智勇即埋雲夢之蛇童子仁心已愛中牟之雉列女傳曰孫叔敖為兒時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見其母泣問其故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恐他人見殺而埋之矣母曰夫有陰德者陽報之爾默矣必興於楚及長為令尹後漢書曰魯恭為中牟令蝗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何不捕之兒言雉方雛親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化迹耳今蟲不犯境一異也化及鳥獸二異也豎子有仁心三異也具以狀白安始遊庠塾不無儒者之榮或見兵書遂有風雲之志許氏說文曰塾門側堂也

後漢書二十八將論曰感會風雲奮其智勇出忠入孝事盡於心脩身立名理窮於性大統三年起義華陽先登廣武浮潛逾沔入渭亂河周書鄭偉傳云大統三年河內公獨孤信既復洛陽偉與宗人榮業糺合州里建義於陳留攻拔梁州擒東魏刺史鹿永吉等獲陳留郡守趙季和乃率衆來附因是梁陳之間相次降款偉馳入朝太祖與語歎美之按常父項與偉同謀立義本傳亦云以立義及累戰功知起義之時鄭常在馬禹貢曰華陽黑水惟梁州華陽華山之南常建義陳留攻拔梁州為華陽矣孟康曰於滎陽築兩城相對因為廣武城史記楚與漢臨廣武而軍是也禹貢曰浮於瀾逾於沔入於渭亂於河漢書地理志師古注曰漢上曰沔音莫踐反正絕流曰亂蒙授永安縣開國男輔國將軍隋志冀州西河郡永安縣又臨汾郡霍邑舊曰永安自爾長從太祖入為帳內都督河橋接戰秋水則三月不流洛城揮鋒金墉則一月路斷史記正義曰河橋在臨晉縣東渡河至蒲州今蒲津橋也陸機洛陽記曰金墉城在宮之西北角魏故宮人皆在中西京不賓羌戎侵軼城如飛鳥地有伏龍按此疑常除涼州刺史總督河西甘瓜諸州軍事故云飛鳥伏龍集中崔說碑文亦云是矣西京不賓者按漢書地志張掖酒泉敦煌昆邪王地武帝太初元年開後元年分酒泉置敦煌郡敦煌本古瓜州在傳所云允姓之戎居於瓜州者也故云羌戎矣山海經曰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水經曰三危山在敦煌縣南西河記曰姑臧匈奴故曰蓋藏城也城不方有頭尾兩翅名蓋鳥城晉書張軌傳曰姑臧城本匈奴所築南北七里東西三里地有龍形故名臥龍城又按括地志云伏龍祠在同

州馮翊縣西北四十里故老云漢時自徵穿渠引洛得龍骨其後立祠因以伏龍為名今時頗有靈驗是同州亦有伏龍之名然以崔説碑飛鳥伏龍按之及本文西京不賓羌戎侵軼知是涼州之臥龍城也公以金僕裁抽靈鍘蹔舉蜂目已奔狼心遂革左傳莊十一年曰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杜預曰金僕姑矢名又昭十年傳曰齊惠欒高伐虎門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銔率吉請斷三尺馬而後用之杜注云靈姑銔公旗名斷三尺不敢與君同又文元年傳曰楚子將以商臣為太子訪諸令尹子上曰是人蜂目而豺聲忍人也又昭二十八年傳曰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遷平東將軍帥都督十五年襲父封魏昌縣開國伯傅大都督隋志云石城郡石泉縣舊曰永樂置晉昌郡西魏改郡曰魏昌後周省魏昌郡入中城郡魏後三年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黄權受詔嘉其入魏之功竇憲當官賞其平戎之策公之此授勲庸著矣蜀志曰黄權字公衡巴西閬中人也先主時為鎮北將軍後降魏景初元年遷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後漢書曰竇憲字伯度南匈奴請兵北伐拜憲為車騎將軍與耿秉各將四千騎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言常為車騎勲同二公矣進爵廣饒縣開國公本傳云賜爵饒陽侯隋志云徐州東海郡東海縣舊曰廣饒邑五百户保定三年授都督羅州諸軍事羅州刺史隋志房陵郡竹山梁曰安城西魏改馬置羅州仍領金州兵馬應接上庸公於文谷路溪澗崢嶸巖崖豁嶮山窮水斷馬束橋飛

中埒既開雙城即欵隋志云西城郡梁置梁州尋改南梁州西魏改置東梁州尋改為金州置總管府上庸公陸騰也漢書地理志曰漢中有上庸縣括地志曰上庸今房州竹邑縣即金州是也隋志房陵郡上庸梁曰新豐西魏改馬後周曰孔陽周書曰陸騰字顯聖代人也魏恭帝三年爵上庸縣公保定二年資州磐石民反殺郡守據險自守州軍不能制騰討斬之而蠻獠兵及所在蜂起山路險阻難得掩襲騰遂量山川形勢隨便開道蠻獠畏威承風請服所開之路多得古銘並是諸葛亮桓溫舊道是年錢山獠抄斷內江路使驛不得通進軍出其不意擊之應時奔潰一日三下其城斬其魁帥獲三千人招納降附者三萬户益州記曰江曲由左擔道鄧艾束馬懸車之處山窮水斷馬束橋飛者言房陵道險水陸無路懸車束馬飛橋渡濟也中埒既開雙城即欵者按往者申息盡掩江黄無周書司馬裔傳陸騰進次雙城援往者以下追序梁元帝武陵王紀之師也楚蜀興師肩亡齒寒江陵之伐當必與馬左氏傳曰申息之北門不啓又曰江黄道柏皆弦姻也言魏人侵蜀元帝不恤其難而使樊猛斬紀故云無援矣此下皆言元帝之敗也涔陽極浦亟犯風塵夏首西浮頻遭鋒鏑涔陽夏首楚地風塵喻亂也楚辭曰望涔陽兮極浦又曰過夏首而西浮王逸曰夏首夏水口也杜預曰漢水入口今夏口也師古曰鋒戈戟刃也鏑箭鏃也公以伏波受脹樓船誓衆入横江之陣進下瀨之兵漢書曰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後漢書曰馬援為伏波將軍左傳成有受脹漢書曰楊僕為樓船將軍郡縣志云横江浦在和州對江之采石往來濟渡處漢書武帝紀曰甲為下瀨將軍下蒼梧臣瓚曰瀨湍也伍子胥書有下瀨船越客文身湛盧終去吳人長鬣艅艎遂

遠漢書曰少康之庶子封於會稽文身斷髮以避蛟龍之害吳越春秋曰湛盧之劒惡闔閭之無道也乃去而出水行如楚楚昭王臥而寤得吳王湛盧之劒於牀昭王不知其故乃召風胡子對曰是五山之英太陽之精寄氣託靈出之有神服之有威可以拒衝拒敵然人君有逆理之謀其劒即出故去無道以就有道今吳王無道殺君謀楚故湛盧入楚昭王曰其直幾何風胡子曰臣聞此劒在越之時客有酬其直者有市之鄉三十駿馬千匹萬都之戶二是其一也薛燭對曰赤堇之山已令無雲若耶之溪深而莫測羣臣上天歐冶死矣雖傾金量金珠玉盈河猶不能得此寶而況有市之鄉駿馬千匹萬都之戶何足言也昭王大悅遂以為寶左傳昭十七年曰吳楚戰於長岸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盈其隧炭陳以待命吳公子光請於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惟光之罪衆亦有馬請藉取之以救死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

潛伏於舟側曰我呼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建德四年授使持節開府儀同大將軍公孫敖下光祿之塞諸葛誕勒丸都之山漢書曰武帝太初元年遣因杅將軍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三年紀云壞光祿諸亭障應劭曰光祿勳徐自為所築列城宣帝時呼韓邪單于欵塞朝於甘泉宮請留居光祿塞下有急保漢受降城知受降城近光祿塞也魏志曰諸葛誕字公休琅琊陽都人諸葛豐後也又按魏志毋丘儉傳云儉以高句驪數侵叛督諸軍步騎萬人出玄菟從諸道討之大戰梁口句驪王宮連破走儉遂束馬懸車以登丸都六年復征之宮奔買溝追過沃沮千有餘里至肅慎氏南界刻石紀功刊丸都之山銘不耐之城論功受賞侯者百餘人本母丘儉事而云諸葛誕者以魏志儉誕二傳相連且又揚豫換州淮南俱叛故開府通用也公之處馬差無慙德謂比於公孫諸葛無慙德也四方雜俗天下殊風以君廉能使兼觀察馳傳擁節揚旍持斧既乘驄馬仍被繡衣羣盜累足貴戚斂手漢書曰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後漢書曰桓典拜侍御史是時宦官秉權典執政無所回避常乘驄馬京師畏憚為之語曰行且止避驄馬御史漢書百官公卿表曰侍御史有繡衣直指服虔曰指事而行無阿私也師古曰衣以繡者尊寵之也貴戚斂手後漢二鮑事注見下文鄉亭留宿幸無歸忌之疑後漢書郭鎮傳曰桓帝時汝南有陳伯敬者行必矩步坐必端膝叱狗馬終不言死目有所見不食其肉行路聞凶便解駕留止還觸歸忌則寄宿鄉亭注云陰陽書歷法曰歸忌日四孟在丑四仲在寅四季在子其日不可遠行歸家及徙也公車奏事寧有反支之日後漢書王符傳曰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章懷太子注曰凡反支日用月朔為正戌亥朔一日反支申酉朔二日反支午未朔三日反支辰巳朔四日反支寅卯朔五日反支子丑朔六日反支見陰陽書也潛夫論曰明帝問今旦何得無上書者左右對曰反支故帝曰民既廢農遠來詣闕而後使避反支是則又奪其日而寃之也乃勑公車奏章無避反支漢官儀曰公車掌啓司馬門天下上事及徵召皆總領之是使陽球司隸無所中威鮑恢都官因人成事後漢書酷吏傳曰陽球字方正漁陽泉州人也拜尚書令時中常侍王甫曹節等姦虐弄權扇動外內球嘗拊髀發憤曰若陽球作司隸此曹子安得容乎光和三年遷為司隸校尉又鮑永傳曰永為司隸校尉劾帝叔父趙王良大不敬由是朝廷肅然莫不戒慎乃辟扶風鮑恢為都官從事恢亦抗

直不避彊禦帝常曰貴戚且宜斂手以避二鮑其見憚如此言鄭常威能雖陽球鮑恢不能及也高祖武皇帝宇文邕太祖第四子也以仲春誓衆甲子濟河公杖劒六軍披圖八陣杜預左傳注曰六軍天子之軍也兵法有八陣圖譬彼張遼前鋒而報魏主魏志曰張遼字文遠雁門馬邑人也從征袁尚於柳城卒與虜遇遼勸太祖戰氣益奮太祖壯之自以所持麾授遼遂擊大破之斬單于蹋頓合肥之戰幾獲孫權太祖大壯遼拜征東將軍方之耿弇先戰而待蕭王後漢書曰耿弇字伯昭扶風茂陵人也弇道聞光武在盧奴乃馳北上謁因說護軍朱祐求歸發兵以定邯鄲決策河北定計南陽以成光武之業蕭王光武更始時所封也及乎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二語出禹貢遂得功參勇爵名入司

勲授上開府增邑五百戶本傳以立義及累戰功授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周禮司勲掌六卿賞地之法以等其功加以舉功行賞推恩分邑兼乘而反光乎譙郡之城載寶而歸照於臨漳之水漢書曰司馬相如馳四乘之傳至蜀晉書地理志曰譙郡魏置檀弓曰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鄭云蓋嘗失位去魯載其寶來朝於君干寶晉紀總論曰上諱業故改鄴為臨漳漳水名也即日賜姓宇文與國同族婁敬上書於鹿輅項伯舞劒於鴻門公之此榮足為連類漢書曰婁敬脫輓輅見齊人虞將軍虞將軍入言召見上說曰陛下都洛不如入關據秦之便遂都長安賜姓劉氏又高祖紀鴻門之會云項莊入為壽請以劒舞項伯亦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五年封項伯等四人為列侯賜姓劉氏以公績著屯險誠貫風霜其年授使持節都督東徐州諸軍事徐州刺史本傳云信東徐南兗三州刺史隋志云徐州彭城郡舊置徐州後周立總管府宣政元年授都督南兗州諸軍事南兗州刺史隋志云豫州譙郡後魏置南兗州後周置總管府作牧濟河風行於雷澤建旗海岱化被於淮沂史記曰舜漁雷澤鄭康成曰雷夏兗州澤今屬濟陰周禮九旗之名云鳥隼為旗禹貢曰淮沂其乂淮沂二水名顏師古曰淮出大復山沂出泰山禮帷入境貪殘者解印冕旒從政仁義者郊迎後漢書曰賈琮為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騶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其諸臧過者望風解印綬去又曰郭賀拜荊州刺史顯宗巡狩到南陽特見嗟嘆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勑行部去襜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豈直白石開渠青鹽換粟祥雲入境行雨隨軒而已哉白石開渠未詳疑即溝洫志白渠魏志曰徐邈為涼州太守值諸葛亮出祁山隴右三郡反河右少雨乏穀邈上修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虜穀廣志曰北胡有青鹽謝承後漢書曰鄭弘行春隨車致雨在任遘疾薨於方鎮皇甫嵩監御斯牧賢能刺史荀中郎連率此則中興方伯英聲茂實公之有焉後漢書曰皇甫嵩字義真安定朝那人拜左車騎將軍領冀州牧晉書曰荀羨字令則除北中郎將徐州刺史中興方伯未有如羨之少者詔贈某官謚某公禮也本傳贈本官加鄖陝三州諸

軍事郢州刺史以大象二年十一月十日歸葬於滎陽之某山舊墓九原悽愴趙文子其何言駟馬悲鳴滕成公其已遠國語趙文子與叔向遊於九京曰死者若可作也吾誰與歸叔向曰其陽子乎文子曰夫陽子行廉直於晉國不免其身其知不足稱也叔向曰其舅犯乎文子曰舅犯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其隨武子乎納諫不忘其師言身不失其友事君不援而進不阿而退博物志曰漢滕公薨求葬東都門外公卿送喪駟馬不行跼地悲鳴跑蹄下地得石室有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遂葬焉若夫勒鼎刊碑銘功頌德陳其令範必在生前嗟乎此之樹碑異乎洙泗之水此之勒石異乎燕然之山史記曰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孔叢子曰夫子墓塋方一里在魯城北泗水上從征記曰洙泗二水交於魯城東北十七里論衡曰書傳言孔子當泗水之葬泗水為之卻流此言孔子之德能使水卻不湍其墓也後漢書曰竇憲登燕山刻石勒功紀漢威德嗚呼哀哉乃為銘曰

高陽之子少典之孫蒼林遠邁若水遙源言鄭氏之先出自姬姓也史記曰帝顓頊高陽者黃帝之孫而昌意之子也又曰黃帝者少典之子國語胥臣曰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青陽與倉林為姬姓史記曰嫘祖為黃帝正妃生二子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娶蜀山氏女生高陽有聖德馬水經曰水出旄牛徼外東南至故關為若水公侯復始鐘鼎逾繁承基纂胄建國開藩我壯我武既公既侯緇衣出鄭

卿士歸周左氏傳曰公侯子孫必復其始毛詩序曰緇衣美鄭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言鄭氏自桓武有國之後以國為氏也魚陵北上滎澤東流河移酸棗粟雨陳留皆鄭地也郡國志潁川襄城有魚齒山左傳謂魚陵杜預曰在鄢縣北漢書地理志曰河南曰豫州川曰滎雒師古曰滎即沈水所溢者也又溝洫志曰孝文時河決酸棗地理志曰酸棗屬陳留郡王充論衡曰建武中陳留雨穀蔽地形若案而黑祖守南邦考鎮東郡兩龜為印雙蛇結綬謂祖思慶為山陽太守考豫州刺史也漢舊儀曰銀印背龜紐其文曰章後漢輿服志采組連結於璲謂之綬又許曼傳隴西太守馮緄始拜有雙蛇盤綬笥日察陰陽星占長柳是曰世載其名不朽漢書藝文志曰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又雜占十八家有黃帝長柳占夢十一卷甘德長柳占夢二十卷事親之道孝以立身事君之道忠以立仁今君嗣德一此君親如松之茂如竹之筠禮記曰如竹箭之有筠也功參荊棘職主兵戈北臨青嶺南通白波謂從周太祖為帳內都督遷平東將軍也隋志允吾後魏置曰廣武有青巖山後漢書董卓傳曰黃巾賊郭太等起西河白波谷號為白波賊直雲橫塞長星渡河陣開沙斷師移龜多與本序往者申息盡掩至艅艎遂遠意同謂其有戰功也湘中記曰遥望衡山如陣雲晉書曰有長星自西南流於東北墜於梁水帝斬公孫文懿於梁水之上漢書曰韓信擊龍且夾雒水陳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盛沙以壅水上流引兵半

渡擊龍且後漢書曰虞詡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倍增之曰孫臏示弱我今示强勢有不同也舉功行賞封疆受位宮室鏤珪山河分地言以立義戰功授開府大將軍饒陽縣公也周禮公執桓珪鄭注云雙植謂之桓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漢書功臣表封爵之誓曰黄河如帶泰山如厲國以長存爰及苗裔決勝千里謀深計秘建武功成名連星次漢書高帝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張良後漢書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建武光武年號言常從周武帝如漢二祖矣建旗濟漯擁節龜蒙既蠶桑土實撫梧桐謂授兖徐二州刺史也禹貢曰沛河惟兖州言此州東據濟水西北距河沛音沛漯水出東郡東武陽漯它合反詩曰奄有龜蒙禹貢曰兖州桑土既蠶又

徐州云嶧陽孤桐野無異器河無別風吳亭楚障一作塞莫敢彎弓謂常為徐州刺史威鎮吳楚也徐州楚地與吳接境過秦論曰士莫敢彎弓而報怨倏忽身世俄然松檟路轉銅魚山迴石馬左傳伍子胥曰樹吾墓上檟任昉范始興表云松檟成行禮記鄭注云以竹為池衣以青布懸銅魚馬西京雜記曰張丞相墓前有石馬武侯之廟欒公之社望此高碑悽然淚下武侯諸葛亮也蜀志曰景耀六年春詔為亮立廟於沔陽漢書曰欒布梁人也吳楚反時以功封鄃侯復為燕相燕齊之間皆為立社號曰欒公社晉書曰羊公碑名墮淚碑

周隴右總管長史贈太子少保豆盧公神道碑

君諱永恩字某周書云豆盧寧之弟也昌黎徒河人本姓慕容燕文明帝皝之後也周書云其先本姓慕容氏南燕之支庶也十六國春秋前燕録曰慕容皝字元真廆第二子小字萬年長七尺八寸雄毅善權略博學多材藝晉建武元年振武將軍永昌初拜左賢王太寧末拜平北將軍朝鮮公咸和八年即遼東公位九年晉遣謁者拜皝鎮東大將軍平州刺史大單于僭即燕王位晉使鴻臚郭忱持節拜皝侍中大都督河北諸軍事大將軍燕王遷都龍城及薨謚文明王子儁稱尊追尊曰文明皇帝朝鮮微當作箕子之封孤竹伯夷之國前燕録曰皝拜朝鮮公又云即遼東公位孤竹遼地也漢書地理志曰樂浪郡朝鮮應劭曰故朝鮮國也武王封箕子於朝鮮又地理志云遼西令支有孤竹城漢有四城秦為一侯應劭曰故伯夷國今有孤竹城謂燕也漢書地理志曰昭帝元鳳元年改燕國為廣陽郡宣帝本始元年更為國有薊縣方城縣廣陽縣陰鄉縣凡四城也揚雄解嘲曰西北一候皝曰候所以伺候遠國來朝之賓亦宮也其先保姓受氏初存柳城之功開國承家始靜遼陽之亂前燕録曰昔高辛氏遊於海濱留少子厭越以君北夷世居遼左秦漢之際為匈奴所敗分保鮮卑山因復以為號莫護跋魏率其諸部入居遼西從司馬宣王討公孫淵有功拜率義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見燕代少年多冠步搖冠意甚好之遂效髮襲冠諸部因呼之為步搖其後因訛遂為慕容焉生木延左賢王從母丘儉征高麗有功加號大都督又涉歸以全柳城之勲進拜單于遷邑遼東於是漸變胡風自云慕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遂以慕容為姓漢書左傳穆叔之辭開國承家易師卦上九爻辭也自天市

星妖連津兵覆晉書天文志曰惠帝永康元年彗星出牽牛之西指天市占曰牛者七政始彗星出之改元易號之為也天市一名天府一名天子旗帝座在其中哀帝咸寧元年八月有星孛於角亢入天市占曰為兵喪三年三月慕容恪攻洛陽沈勁等戰死前燕録曰永嘉初遼東太守龐本殺東夷校尉李臻附塞鮮卑素喜連木丸津等託為臻報讎攻陷諸縣太守袁謙請與連和連津不從廆東擊連津破斬之盡併二部之衆徙之棘城立遼東郡而歸尚書府君改姓豆盧筮仕於魏周書云高祖勝以燕皇始初歸魏授長樂郡守賜姓豆盧氏或云避難改馬左氏傳曰初畢萬筮仕於晉祖代左右將軍魏文皇帝直寢父長少以雄略知名不幸早世周書云父長柔玄鎮將有威重見稱於時周朝以兄弟佐命義存追遠兄弟謂兄豆盧寧及豆盧永恩也保定二年有詔贈柱國大將軍涪陵郡公周書豆盧寧傳云以寧著勲追贈柱國大將軍少保涪陵郡公隋書地志云梁州涪陵郡舊曰漢平是知春雨潤木自葉流根西伯行慶推存及沒張士然求為諸孫置守冢人表云臣聞春雨潤木自葉流根言豆盧兄弟以著勲報本為自葉流根周朝追贈如文王之澤矣公以山嶽精靈星辰秀異氣侔鐘鼎聲感風雲觀於秦兵尚稱童子對於楚戰猶在青衿周書云永恩有識度為時輩所稱左傳僖二十三年曰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又成十六年鄢陵之戰云楚晨壓晉軍而陳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惟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馬毛萇曰青衿學子所服太祖文皇帝周太祖字也乘時撥亂奄有霸業潁川一作昌從我舊愛無淪泰也泰陵故人相知惟眷周書本傳云初隨寧事侯莫陳悅後與寧歸太祖後漢書王霸傳云霸從至洛陽及光武為大司馬以霸為功曹史從渡河北賓客從霸者稍稍引去光武謂霸曰潁川從我者皆逝而子獨留努力疾風知勁草又光武紀曰建武三年十月幸舂陵祠園因置酒舊宅大會故人父老普泰二年關西建義授殄寇將軍本傳云歸太祖授此官奉迎大駕賜封新興縣伯邑五百戶本傳云以迎魏孝武功封晉書地理志新興縣屬南安郡開新安之鄉還移楊僕之關解弘農之圍更入劉昆之郡漢書曰武帝元鼎三年徙函谷關於新安故關為弘農縣應劭曰時樓船將軍楊僕數有大功恥為關外民上書乞徙東關以家財給其用度武帝意亦好廣關於是徙關於新安去弘農三百里後漢書曰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拜弘農太守援桴併轡並預前驅左氏傳曰左并右援桴而鼓大統三年有沙苑之戰四年河橋之役周書豆盧寧傳云從太祖擒竇泰復弘農戰沙苑本傳云屢逢征戰皆有功沙苑河橋恩皆與戰矣介冑蟣虱戎馬生郊韓子曰攻戰無已時甲冑生蟣虱老子曰天下無道戎馬生郊公應一作靈變愈長風飈更勇曰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冑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又成十六年鄢陵之戰云楚晨壓晉軍而陳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惟天所授何患焉隱若敵國差彊人意後漢書光武曰吳漢差彊人意隱若敵國矣授龍驤將軍中散大夫八年授直寢右親信都督尋轉大都督加

通直散騎常侍十六年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魏元年本傳云魏廢帝元年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鄧隲以漢朝親戚始授中台後漢書曰鄧隲字昭伯女弟為和熹皇后延平元年拜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始自隲也黄權以魏國功臣初登上將蜀志曰黄權字公衡巴西閬中人也先主以權為鎮北將軍督江北軍以防魏師及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絶權不得還故率將所領降於魏景初元年權遷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公頻煩寵授朝野為榮三年都督成州諸軍事成州刺史本傳同周書太祖紀云魏廢帝三年改南秦州為成州尋加侍中外總連帥振威百城内參常伯榮高八舍蔡質漢儀曰侍中常伯選舊儒高德博學淵慤仰占俯視切問近對喻旨公卿上殿稱制參乘佩璽秉劒員本八人司隸校尉見侍中執板揖河南尹亦如之於時隴坻黠羌時穿上谷榆中羣賊或聚漁陽漢書地理志隴西郡應劭曰有隴坻在其西也又曰上谷郡秦置屬幽州枚乘說吳王曰昔秦北備榆中之關師古曰即今所謂榆關也地理志曰漁陽郡秦置屬幽州公卷甲星馳長驅千騎迴洛兇徒望風草靡瓜州豪傑束手歸軍迴洛謂万俟洛也北史曰万俟普太平人子洛字受洛干河陰之戰諸軍北渡橋洛以一軍不動謂西人曰万俟受洛干在此能來可來也西人畏而去神武名其所營地為迴洛洛慷慨有氣節勇鋭冠世隋書地志曰敦煌郡舊置瓜州後魏元年改封龍支縣侯周書魏恭帝元年進封龍支縣侯隋志抱罕郡龍支後魏曰北金城西魏改焉三年朝廷使大將安政公隨突厥一有天子二字吐谷一作番渾歸國安政公史寧也周書曰史寧字永和建康袁氏人吐谷渾通使於齊寧擊獲之就拜大將軍時突厥木扞可汗假道涼州將襲吐渾寧與木汗擊夸呂破之虜其妻子大獲珍物寧乃還州周書異域傳曰突厥者匈奴之別種姓阿史那氏別為部落其俗謂甕鼎為突厥因以為號訥都六有十妻生子皆以母族為姓阿史那是其小妻之子也其後部落稍盛始通中國又曰吐谷渾本遼東鮮卑慕容廆之庶兄也止於抱罕自為君長自吐谷渾至伏連籌一十四世伏連籌死子夸呂立始自號為可汗治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河鄯二州屬當路首公領騎八千以為戎防周書本傳云三年大將軍安政公史寧隨突厥可汗入吐谷渾令永恩領騎五千鎮河鄯二州以為邊防隋志曰抱罕縣舊置河州西平郡舊置鄯州南通丹粟西望白蘭關塞無虞公之勳也山海經曰荆山之首曰景山睢水出焉東南流至於江其中多丹粟晉書曰吐谷渾龍渾王據有西零以西甘松之界極乎白蘭數千里周書異域傳曰白蘭者羌之別種也其地東北接吐谷渾西北至利模徒南界鄯鄯風俗物產與宕昌同周元年孝閔帝踐阼之年也授都督鄯州諸軍事鄯州刺史其年改封沃野縣公增邑千戶二年授隴右總管府長史傳同武成元年都督利涉本傳作沙汶三州諸軍事利州刺史周帝魏廢帝三年改西益為利州沙州為深州水經注酒泉南有鳴沙故曰沙州隋志汶山郡後周汶州義城郡西魏利州置總管府五年兵破文州陽陣蠻

仍平瀘水本傳時文州蠻叛永恩率兵擊破之以保定元年一有遣字將兵破巴州恒獶獠周書異域傳曰獠者蓋南蠻之別種自漢右達於邛笮川洞之間所在有之自江左及中州遞有巴蜀多恃險不賓太祖平梁之後令所在撫慰其與華民雜居者亦頗從賦役然天性暴亂旋至擾動每歲命隨近州鎮出兵討之獲其口以充賤隸謂之為壓獠馬有木籠獠鐵山獠恒稜獠此恒獶獠即周書所謂恒稜獠也渡瀘五月葛亮有深入之兵長坂九迴王遵有忠臣之路蜀志曰諸葛亮言五月渡瀘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安於蜀故也水經注曰瀘水左右馬步之徑裁通而時有瘴氣三月四月逕之必死非此時猶令人問吐五月以後行者差得無恙故武侯以夏渡為艱漢書王尊傳曰上以尊為鄠令遷益州刺史先是瑯邪王陽為益州刺史行步至邛郲九折嘆曰奉先人遺體奈何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為刺史至其坂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耶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應劭曰九折坂在蜀嚴道縣霜雹不驚水草無乏天幸將軍斯之謂矣漢書曰霍去病從大將軍為驃騎校尉敢深入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其年授司會本傳云保定元年入為司會中大夫八法斯掌九賦是均事總歲成功參日要周禮曰司會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之貳以九貢九賦九功九式之法致財用以參互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歲會考歲成三年還授隴右總管府長史公屢弼英蕃頻相大府北海入朝仰以對問東平謁帝因而定禮後漢書曰北海敬王睦遣中大夫奉璧朝賀召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

大夫將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雖螻蟻敢不以實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時進趣之行也大夫其對以孤襲爵以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娛犬馬是好使者受命而行其能屈伸若此又曰東平憲王蒼即位拜為驃騎將軍置長史掾史員四十人位在三公上是時中興三十餘年四方無虞蒼以天下化平宜修禮樂乃與公卿共議定南北郊冠冕車服制度遂使馬首懷燕不無樂毅蕃臣疑漢或多田叔史記曰燕惠王用齊反間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毅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於觀津曰望諸君燕惠王後悔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樂毅往來復通燕燕趙以為客卿又曰田叔者趙陘陽人也趙王張敖以為郎中貫高等謀弒上事發漢下詔捕趙王有敢隨王者皋三族惟孟舒田叔等十餘人赭衣自髡鉗為王家奴隨趙王敖至長安貫高事明白趙王敖得出乃進田叔等十餘人盡拜為郡守兄楚國公豆盧寧也周書云寧以佐命元勳封楚國公以參和挹讓莊贊樂推建國開都奄荒南服求以先封武陽郡三千戶益公沃野之封本傳同朝廷以兄弟相讓不無前史推恩分邑有詔許馬增邑并前合四千七百戶既而六氣相犯五聲相觸靈壽不終遊蒐且變左傳醫和曰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徵為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杜預曰五聲白聲商青聲角黑聲羽赤聲徵黃聲宮也漢書黃太后賜孔光靈壽杖知靈壽杖名也周易曰遊蒐為變薨於官舍春秋五十八周書作四十八詔贈少保幽冀定相等

五州諸軍事幽州刺史謚曰敬公禮也天和元一作年六二月六日葬於咸陽之洪瀆川大夫墓樹以柏諸侯墳高於雉春秋緯云天子墳高三刃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欒草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周禮云以爵等為丘封之度與其樹數鄭云漢律曰諸侯墳高四丈左傳杜注云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高一丈嗚呼哀哉公資忠履孝蘊義懷仁直榦百尋澄波千頃世說曰和嶠森森如千丈松又曰叔度汪汪若千頃波留心職事愛玩圖籍官曹案牘未嘗煩委一作擁戎馬交馳不妨餘裕兄弟公侯國朝親戚宜春有湯沐之盛濯龍無流水之譏漢書衛青傳曰封青子伉為宜春侯不疑為陰安侯登為發于侯青謝曰上幸裂地封為三侯地理志曰宜春屬汝南郡左氏傳曰諸侯有大功德乃有朝宿湯沐之邑袁宏後漢紀馬太后詔曰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車如流水馬如龍吾亦不譴怒之但絕其歲用冀以黙愧其心宜春有湯沐之邑者言兄弟公侯也濯龍無流水之譏者言國朝親戚也渭南千畝之竹尚懼盈滿池一作咸陽二頃之田常一作翻思止足漢書曰渭川千畝竹此其人與千戶侯等漢書溝洫志白渠歌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地理志池陽屬左馮翊應劭曰在池水之陽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閑居賦序云於是覽止足之分立身則十世可宥遺子則一經而已左氏傳曰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漢書韋賢傳曰遺子黃金滿贏不如教子一經刺史賈逵之碑既生金粟

將軍衛青之墓方留石麟王隱晉書曰永嘉元年陳國項縣賈逵石碑中生金人盜鑿取賣賣已復生此江東中興之瑞也述異記曰秦漢間公卿墓則以石麒麟鎮之乃為銘曰朝鮮建國孤竹為君地稱高柳山名密雲遼陽趙裂武遂秦分朝鮮孤竹注見本序漢書地理志曰代郡高柳西部都尉治隋書地志云安樂郡密雲縣後魏置密雲郡領白檀要陽密雲三縣遼陽疑作漁陽史記趙世家悼襄王九年趙攻燕取貍陽城正義曰燕無貍陽疑貍字誤當作漁陽故城在檀州密雲縣南十八里燕漁陽郡城也趙東界至瀛州則檀州在北趙攻燕取漁陽城也地理志云遼陽屬遼東郡按武遂有二其一在韓其一在燕史記韓世家襄王六年秦復與我武遂九年秦復取我武遂釐王六年與秦武遂二百里正義曰上武遂及此武遂皆宜陽近地又趙世家悼襄王二年李牧將攻燕拔武遂方城徐廣曰武遂屬安平正義曰括地志云易州遂城戰國時武遂城也隋志云上谷郡遂城舊曰武遂今云慕容氏本都燕國蓋謂燕武遂城與韓為異也戰國時燕為秦所滅故云武遂秦分寶珪世胄雕戈舊勳名稱實實言謂身文挺此含章降茲岐嶷寶珪周禮所謂桓圭信圭是也漢書郊祀志曰黼黻雕戈莊子曰名者實之賓也左傳介之推曰言身之文也易曰含章可貞詩曰克岐克嶷鄭箋曰岐岐然意有所知也其貌嶷然有所別識也有犯無隱王道正直惟愛惟敬永成悅色枕籍禮闈留連學殖禮記曰事君有犯無隱尚書曰王道正直孟子云禮門也說文闈宮中之門也左氏傳曰學猶殖也不學將落策叅幃帳功披荆棘韓陣揮戈齊城馮軾漢書高祖曰運籌幃

帳之中後漢書馮異傳帝曰為我披荆棘定關中博物志曰魯陽公與韓戰戰酣日暮援戈而麾之日為之反三舍左氏傳曰君馮軾而觀之馮皮冰反此云齊城馮軾者引屈完事左傳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於召陵齊侯使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是也

豹策乃建龍韜同啓校戰岐陽

申威隴坻城壘畫地山林聚米太公六韜文武虎豹龍犬校戰岐陽本序河橋沙苑等戰是也申威隴坻本序隴坻黠羌時穿上谷至瓜州豪傑束手歸軍是也地理志曰扶風美陽岐山居西北中水鄉周太王所居隴坻注見本序漢書李廣傳曰廣呐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為軍陳衰宏後漢紀曰上西征至漆議者以為車駕不宜入險馬援夜至勸上曰囂衆瓦解兵進必破以米為山谷於上前指衆軍所入處上笑曰虜在吾目中矣

上馬諭一作論書臨戎習禮賈復開營廉公屈體漢書高祖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後漢書祭遵傳曰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可謂好禮悅樂守死善道者也衰宏後漢紀曰賈復字君文南陽冠軍人冠恂為潁川太守時賈復兵在汝南其部將殺人恂戮之復怒曰吾與冠恂並立而為其所陷令與相見欲手劒擊之恂謀好避之終崇曰請以劒從有交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為國也區區之趙尚有此義士吾安可以忘之乎上徵恂恂至引入時復在前欲起上曰天下未安兩虎安可私鬬詔令並坐極歡遂共車出結友而去廉頗藺相如事見史記

從容傳會占對造請用此廉平終茲寬猛漢書贊曰陸賈從容平勃之間附會將相西征賦曰或從容傳會望表知裏後漢書徐防傳曰占對可觀

綠林兵息潢池盜靜名振赤山威高青嶺玄獸浮河飛螟出境後漢書曰王莽末南方饑饉新市人王匡王鳳為平理諍訟遂推為渠帥數百人於是諸亡命馬武王常成丹等往從之共攻離鄉聚藏於綠林中注云綠林山在今荆州當陽縣東北也漢書曰龔遂為渤海太守召見謂遂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何以息其盜賊以稱朕意遂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說答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乘傳至渤海郡界移書勑屬縣悉罷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為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為盜賊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後漢書祭彤傳曰匈奴鮮卑及赤山烏桓連和強盛數入塞殺略吏人彤使招呼鮮卑示以財利其大都督偏何歸化擊破赤山斬其魁首持首詣彤塞外震讋又烏桓傳曰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按烏桓神靈所歸之處也若中國岱山矣隋書地志允吾後魏置廣武郡有青巖山後漢書曰劉昆為弘農太守仁風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又魯恭傳曰建德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

災氛一作氣生隴毒水侵涇朝傾地鎮夜落台星說文曰氛祥氣也隴地理志所謂隴坻是也左氏傳曰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周禮職方氏有山鎮朝傾地鎮即所謂泰山頹也晉書曰張華死中台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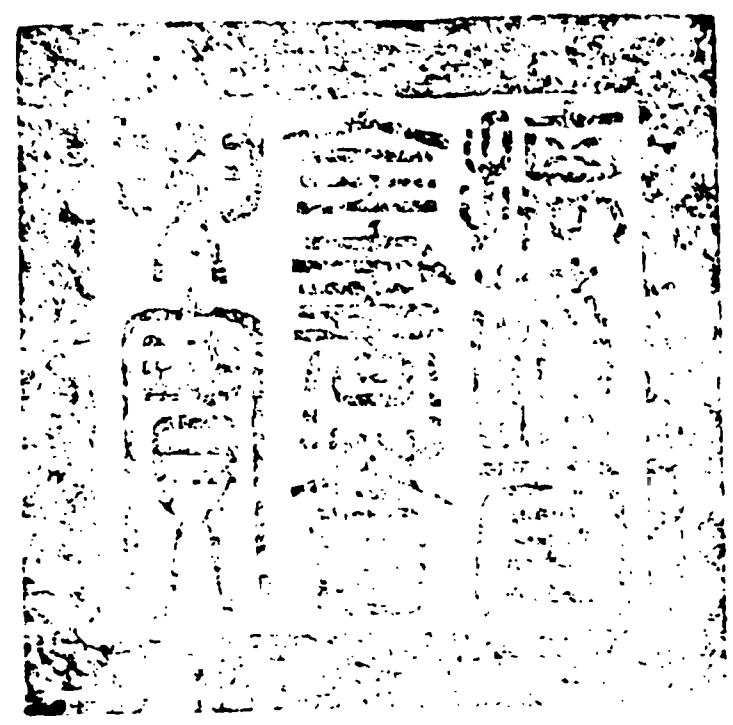
石壇承祀豐碑頌靈渭城高柏昌陵下亭須知地市為讀山銘漢書曰張良死并葬黃石每上冢伏臘祠黃石周禮及定執斧以涖匠師鄭注云匠師主豐碑之事以涖之使戒其事漢書地理志曰扶風渭城故咸陽成帝紀曰于昌陵賜丞相御史將軍列侯公主中二千石冢地第宅蜀本紀曰始皇陵有銀麟金雀以多奇物故俗云秦皇地市

庚子山集卷十四

謹案第二十四頁後八行赫連勃勃之後也刊本連訛赫今改

第六十八頁後三行有才子八人刊本才訛八今改

第七十三頁後五行公以伏波受脹樓船誓衆刊本脹訛賬今改



總校官進士臣胡　榮
校對官助教臣金學詩
謄錄監生臣觀音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庾子山集卷十五

詳校官原任編修臣徐立綱

庾子山集卷十五

周 庾信 撰

錢塘倪璠纂註

誌銘

周大將軍襄城公鄭偉墓誌銘

公諱偉字子直滎陽開封人也周書有傳周宣母弟就封於鄭河洛之地即有民人號鄶之君非無郡邑詩譜曰周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為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桓公為幽王大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號鄶為大號叔恃勢鄶仲恃險皆有驕侈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孥與賄而貪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桓公從之後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事出國語其後蛇鬬於門黿嘗於鼎左傳莊十四年曰初內蛇與外蛇鬬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又宣四年傳曰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弑靈公韓侵負黍晉滅陽城其祀忽諸以國為氏史記曰鄭繻公

十六年鄭伐韓敗韓兵於負黍鄭君乙立二年鄭負黍反復歸韓十一年韓伐鄭取陽城二十一年韓哀侯滅鄭并其國杜預左傳注曰陽城縣西南有負黍亭按鄭本韓滅而云晉者韓趙魏三分晉室謂之三晉故云晉滅也左氏傳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

祖徹撫軍贈濟州刺史 周書本傳云鄭偉魏將作大匠渾之十一世孫祖思明少勇悍仕魏至直閤將軍至濟州刺史

父先護 本傳云父先護亦以武勇聞魏孝莊帝在藩先護早自結託元顥入洛有扞禦之功

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襄城郡公青州刺史 魏孝武初贈

永安中洛城晝掩黃河凌合 魏莊帝永安三年帝殺爾朱榮爾朱仲遠擁兵入洛爾朱兆遷帝於晉陽帝遇弒於城內三級佛寺是其事也

翟泉會盟之地蒼烏忽飛 晉書五行志曰洛陽步廣里地陷有蒼白鵝出蒼者飛翔

沖天白者止焉陳留董養嘆曰步廣周之翟泉會盟地也白者國諱蒼者胡象自後有劉淵之亂

武庫兵欄之中鱗魚遂上 干寶搜神記曰太康中有鯉魚二枚現武庫屋上武庫兵府魚有鱗甲亦是兵之類也魚既極陰屋上太陽魚現屋上象至陰以兵革之禍於太陽也及惠帝初誅皇后父楊駿矢交宮闕廢后為庶人死於幽宮元康之末而賈后專制謗殺太子尋亦誅廢十年之間母后之難再興是其應也自是禍亂構矣京房易妖曰魚去水飛入道路兵且作

三帥北絏五馬南浮 本傳云爾朱榮死徐州刺史爾朱仲遠擁兵入洛詔先護率所部與行臺楊昱及都督賀拔勝同討之勝於陣降仲遠又聞京師不守衆遂潰先護奔梁尋自梁歸為仲遠所害左傳僖三十三年云晉敗秦師於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請三帥孔安國論語注曰絏攣也所以拘罪人晉太安中謠曰五馬遊渡江一馬化為龍三帥北先護賀拔勝楊昱三人也南浮比先護奔梁也言北魏遣爾朱氏之亂先護兵敗入梁也

梁武帝大造中原樹君伊洛公之憑軾棧車言歸舊壤起為通直散騎侍郎 本傳云偉少倜儻有大志每以功名自許善騎射膽力過人爾朱氏滅後自梁歸魏起家通直散騎侍郎

天厭魏德政在強臣 強臣謂齊神武高歡也左氏傳曰天而既厭周德矣

公恥入亂階乃於陳留起義 本傳云孝武西遷偉亦歸鄉里不求仕進大統三年河內公獨孤信既復洛陽乃謂其親族曰今嗣主中興鼎業據有崤函河內公親董衆軍克復瀍洛率土之內孰不延首望風況吾等世荷朝恩家傳忠義誠以此時効臣子之節成富貴之資豈可碌碌為儒大之事也於是與宗人榮業糺合州里建義於陳留信宿間衆有萬餘人遂攻拔梁州橋東魏刺史鹿永吉及鎮

城令狐德弁陳留郡守趙季和乃率衆來附因是梁陳之間相次降款

諸侯坐酆宮而朝羣后 謂周太祖迎武帝都長安也西都賦曰左據函谷二崤之阻左氏傳曰康有酆宮之朝

威懷是接席捲西飛 本傳云偉馳入朝太祖與語嘆美之

太祖封函谷而待統三年入朝蒙授武陽縣開國伯食邑六百户尋除龍驤將軍北徐州刺史 本傳同

開河橋之陳解玉璧之圍 本傳云從戰河橋及解玉璧圍偉常先鋒陷陣

張旃於富平被練於伊闕 隋書地理志曰富平縣後周改曰中華郡尋罷有荊山爾雅曰通帛曰旃水經注曰伊水北入伊闕昔大禹疏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入其間北流故謂之伊闕矣左氏傳曰組甲八百被練三千

探虎穴而揮戈

上魚門而懸胄故已策名司勳功高舍爵言其先鋒陷陣有戰功也後漢書班超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左傳升陘之戰云邾人獲公胄懸諸魚門又狐突曰策名委贄周禮曰司勳掌六卿賞地之法以等其功左氏傳曰舍爵策勳焉魏將侯景狼顧荆河天子命我偏師赴援垂餌虎口中途背盟事獲交綏公之力也本傳云侯景歸款太祖命偉率所部應接之及景後叛偉亦全軍而還鹽鐵論曰以賢人為兵以聖人為守則中國無狗吠之警而邊境無鹿駭狼顧之憂也司馬遷曰李陵提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除中軍將軍散騎常侍大都督襲襄城郡公食邑二千户仍除使持節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餘如故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加侍郎常伯位重霍去病之登朝上將官尊公孫敖之出塞以今方昔異代同榮尚書立政周公曰王左右常伯注謂三公環濟要略曰侍中古官或曰風后為黃帝侍中周時號常伯應劭漢官儀曰侍中周官號曰常伯選於諸伯言其道德可常尊漢書曰霍去病侯三歲元狩三年春為驃騎將軍又曰置大司馬位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為大司馬定令驃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後青日衰而去病日益貴又曰公孫敖義渠人武帝時為車騎將軍出代後以校尉從大將軍封合騎侯又以中將軍從大將軍再出定襄以將軍出北地以校尉從大將軍以因杅將軍築受降城再出擊匈奴至余吾凡四為將軍矣天文志云文昌有上將言偉為驃騎車騎與霍去病公孫敖同榮也魏後二年授大將軍事江陵防主都督十五州諸軍事吳兵教士艫舳習流島嶼憑陵波瀾衝激左思吳都賦曰弘舸連舳巨艫接艫又曰島嶼綿邈劉淵林注曰舳船前也艫船後也島海中山也嶼海中洲上有山石越絕書曰句踐伐吳發習流二千人公慙臨江界已悉南越之兵裁汎樓船即善昆彌之戰漢書南粵王傳曰元鼎五年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湟水楊僕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故歸義侯二人為戈船下瀨將軍出零陵或下離水或抵蒼梧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六年平南越三輔黃圖曰昆明國有滇池地方三百里天子欲伐之作昆明池以象之以習水戰中有戈船各數十樓船百艘西域傳曰烏孫國大昆彌治赤谷城去長安八千九百里遂得安歌澧浦弭節涔陽楚辭曰濯余佩兮澧浦鄭康成曰今長沙有澧陵縣豈以陵名為縣乎澧音禮又九歌云望涔陽兮極浦皆楚地也留魯侯而宴章臺對齊人而畋雲夢左氏傳曰楚子成章華之臺顧與諸侯落之大宰薳啓彊來名公公如楚楚子享公於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屈既而悔之薳啓彊見公乃反之子虛賦曰楚使子虛使於齊王悉發車騎與使者出畋畋罷子虛曰僕樂齊王之欲夸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周保定元年授使持節都督宜州諸軍事宜州刺史天和六年授都督華州諸軍事華州刺史餘如故崤函重嶂汧渭分流陽陵之溢既奔華陰之學還聚戰國策蘇秦曰秦東有崤函之固漢書地理志曰右扶風有渭城汧縣雍州弦蒲藪汧水出西北入渭按秦非子為周孝王養馬於汧渭

之間即此二水矣蔡邕樊惠渠頌云陽陵縣東其地衍隩嘉穀不植京兆尹樊陵累石積土疏水通漬昔日鹵田化爲甘壤後漢書張楷傳云華陰山南有公超市而消渴連年屢有相如之患至於大漸遂如范增之疾西京雜記曰長卿素有消渴疾及還成都悅文君之色遂以發痼疾乃作美人賦欲以自刺而終不能改卒以此疾至死文君爲誄傳於世尚書云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漢書曰項羽聽陳平反間疑范增增怒乞骸骨歸行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言偉亦以背疽之疾而死也桐君對藥分闕神明李柱侍醫更無方便王子年拾遺記曰道家云昔仙人桐君採石入穴數里得丹石雞舂碎爲藥服之者令人有聲氣後天而死漢書藝文志曰侍醫李柱國校方技師古曰醫藥之書也以天和六年四月十七日薨年五十七詔

贈本官加少傅都督司豫洛相冀五州諸軍事司州刺史謚曰肅公禮也天子輟朝彌深大臣之議羣公會葬咸得同盟之禮夫人李氏頓丘貴姓世系表李忠頓丘房始祖卿相之門賢才之室霜露先侵策封郊次以其年十一月六日合葬於咸陽之長安縣其原合葬非古既異三王之前死則同穴還同六載之始鄭司農禮記注曰祔謂合葬合葬自周公以來雖復銜珠兩鶴同歸紫蓋之松出匣雙龍共沒延平之水玉符瑞圖曰晉平公鼓琴有玄鶴銜明珠舞於庭又述異記曰曾參養母至孝曾有玄鶴爲戎人所射窮而歸參扶養治瘡愈放之後夜到門外參秉燭視鶴雌雄雙至各銜明珠以置參家抱樸子曰千歲松樹四邊枝起上杪不長望而視之有如偃蓋晉書張華傳曰吳未滅時斗牛之間嘗有紫氣雷煥曰寶劒之精上徹於天耳在豫章豐城華即補煥爲豐城令煥到掘獄室因得一石函中有雙劒一曰龍泉一曰太阿留一自佩送一與華華誅失劒所在煥卒其子持劒行經延平忽於腰間躍出墮水但見兩龍各長數丈於是失劒也嗚呼哀哉乃薦銘曰

國有巖邑朝多君子左氏傳曰制巖邑也朝多君子者左傳管仲曰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未可問也又傳稱子產博物君子言鄭國有巖邑朝多君子也武公莊公平王卿士左氏傳曰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杜預曰卿士王卿之執政者言父子秉周之政溫麥渝盟

祊田廢祀左傳隱三年曰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傳又曰有渝此盟明神殛之又八年傳曰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驂乘停輿來朝識履晉書曰武帝出祀南郊詔使鄭默驂乘漢書曰哀帝擢鄭崇爲尚書僕射數求見諫爭上初納用之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以上言鄭氏之先也惟祖惟考既侯既公樞機周密出納清通治繁政簡處亂心雄濟河遺惠一作德海岱餘封以上言祖徽考先護並有政績也濟河謂徽爲濟州刺史海岱謂先護爲青州刺史也世濟其美載誕其器左氏傳曰世濟其美不隕其名杜預曰濟成也忠無不爲孝則不匱左傳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詩孝思不匱幽冀紛梗關河鼎

沸言永安中之亂也普泰元年幽州刺史劉靈助起兵於薊河北大使高乾夜襲冀州刺史元嶷是幽冀之亂關河鼎沸言爾朱氏高氏相繼為亂故有武帝遷都之事自北自南聲聞梁魏言先護父子因亂奔梁復自梁歸魏聲聞於南北也揚旌汝潁威震三川爾雅云注旌首曰旌漢書地理志有潁川汝南二郡應劭曰汝水出弘農入淮潁水出陽城韋昭曰三川河伊洛本序樹君伊洛言歸舊壤是也以上言自梁歸魏之事擁旄江漢席捲樓船擁旄江漢謂為江陵防主也左傳正義曰江經南郡江夏弋陽安豐漢經襄陽至江夏安陸縣入江李巡曰旄牛尾著竿首過秦論曰有席捲宇內包括四海之意漢書曰楊僕為樓船將軍成皐塵起廣武烽然漢書高帝紀曰漢王引兵入渡河取成皐廣武孟康曰於滎陽築兩城相對名為廣武城在敖倉西三室山上麋興麗箭雁落驚弦左氏傳曰麋興於前射麋麗龜國策曰更羸虛發而落雁以上言為江陵防主善用兵也總衛蘭錡申威河外西京賦曰武庫禁兵設在蘭錡自此以下言都督華州諸軍事也山類鼓樓樹如車蓋水經注曰冀北有石鼓山將有兵北山則鳴西京雜記曰終南山有離合樹如車蓋一名華蓋樹都尉兩道將軍獨拜漢書曰武帝元鼎二年置三輔都尉又曰周亞夫為將軍居細柳言後偉華州諸軍事華州刺史也梧桐茂苑楊柳倡家千金回雪百日流霞吳都賦曰佩長洲之茂苑漢書師古注曰倡樂人也洛神賦曰飄颻兮若流風之回雪抱樸子曰仙人與流霞一杯飲之輒不饑渴以上言華州為佳麗之地窈窕繁華之所棲宿也週零倏忽悽愴榮華倏忽疾也河陽古樹金谷殘花晉書曰石崇有金谷園又思歸引序曰河陽別業柏木幾於萬株隴昏雲暝山深路晚風氣纔高松聲即遠疇昔親友懽愉交結不為平生應為此別左氏傳曰疇昔之羊子為政疇昔猶言平日也

周驃騎大將軍開府侯莫陳道生墓誌銘

君諱道生字某朔州武川人也按北史及周書侯莫陳崇傳云代武川人父興此下文父少興疑即是人道生疑即侯莫陳順與崇為兄弟然史內無道生之名所未詳矣本系陰山出自國族降及於魏在秦作劉侯莫陳崇傳曰其先魏之別部居庫斛真水祖元以良家子鎮武川因家焉周書云太祖賜劉道德名亮并賜姓侯莫陳氏是其先本姓劉矣魏拓跋氏系出陰山漢書匈奴傳曰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而置雲中雁門代郡又云匈奴失陰山過之未嘗不哭也父少興武川鎮將山河抗拒關塞被邊早擅威聲咸多雄烈言少興有威名也君子讀書馬上清談劒端獨運六奇專精三略君子以下序道生也漢書曰陳平六出奇策黃石公記序曰黃石公者神人也有上略中略下雖復身參末將而勇冠旌門位在支軍而謀參幕府史記曰范增為末將周禮曰為帷宮設旌門鄭注云樹旌以表門也漢書李廣傳曰莫府省文書師古曰莫府者以軍幕為義軍旅無常居止故以帳幕言之魏正光五年任統軍隸天柱爾朱榮征北海王永安三年隨太師賀拔勝入關侯莫陳順

傳云初從爾朱榮為統軍後從賀拔勝鎮武陘道生豈即侯莫陳順耶尋轉別將滑源卷甲關城東馬並皆剋捷君有力焉按侯莫陳順傳武泰初討葛榮平邢杲征韓婁皆有功又從破元顥皆同疑即是人矣永熙三年補都督太祖文皇帝奄有關河令行天下以君幹畧委之爪牙又按侯莫陳順傳加大都督從魏孝武入關順與太祖同里閈素相友善且其弟崇先在關中太祖見之甚歡太祖周太祖宇文泰也漢書武帝報李廣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名洽中涓功叅上造韋昭國語注曰涓人今之中涓漢書顏師古注曰中涓官名居中而涓潔也公卿表爵一級公士二上造兵臨河曲前登白馬之津寇發蒲城先戰黃沙之苑史記高祖本紀曰劉賈將卒二萬人

騎數百渡白馬津索隱曰即黎陽津也南界東郡白馬縣蒲城蒲州也河橋曰蒲津橋黃沙之苑即沙苑也魏大統元年東魏將司馬子如自蒲津寇三年東魏寇龍門屯軍蒲坂字文泰大破東魏軍於沙苑是也即所謂河橋沙苑之戰矣臨晉橫船既擒趙將漢書韓信傳曰齊趙魏反信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襲安邑虜魏王豹益兵三萬擊趙代破代禽夏說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馬陵削樹復下齊兵史記曰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帥齊軍入魏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吾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死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涓果夜至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萬弩俱發魏軍大亂龐涓乃自頸班瑞

司勳披圖疏爵授驃騎大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鄠縣開國公食邑五百户道生疑即侯莫陳順按本序與正史雖爵邑或殊紀年各異然於義似無所礙趙儼之為驃騎正駕單車張湛之拜光祿長乘白馬以斯連類朝野榮之魏志曰趙儼字伯然潁川陽翟人正始四年徵為驃騎將軍魏略曰舊故四征有官廚財物遷轉之際無不因緣而儼又手上車發到霸上忘持其常所服藥雍州聞之乃追送藥材數箱儼笑曰人言語殊不易我偶問所服藥耳何用是為遂不取後漢書曰張湛字子孝扶風平陵人拜光祿勳光武臨朝或有情容湛輒陳諫其失常乘白馬帝每見湛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大統九年更姓侯莫陳氏侯莫陳亮傳云大統九年太祖賜劉道德名亮并賜姓侯莫陳氏十年出為東

雍州刺史本序上文在秦作劉又云大統九年更姓皆與彼同侯莫陳得姓始於劉亮矣隨大將軍拓跋遠經始陽二水長鬬三川無市擐甲構病死於轘門魏大統十五年東魏將高岳起堰引洧水以灌城自潁川以北皆為陂澤冬十一月遣長孫儉討之長孫儉即拓跋儉也國語曰穀洛二水鬬史記秦武王曰寡人欲車通三川韋昭曰伊洛河也春秋五十一贈持節都督朔州刺史君在武川文皇帝同鄉里侯莫陳順傳云順與太祖同里閈素相友善周書本紀云太祖文皇帝姓宇文氏諱泰字黑獺代武川人也霸功既立王業克成謂宇文泰相魏漸成帝業也不忘捨講猶論償博言其與周太祖素相友善也東觀漢紀曰初光武學長安時過朱祐宅祐留上待講竟乃談話及帝登位駕幸

祐第問曰得無捨我講乎祐曰不敢尤過也漢書遊俠傳曰陳遵父遂宣帝微時與有故相隨博奕數負進及宣帝即位用遂稍遷至太原太守乃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厚可以償博進矣妻君寧時在旁知狀遂於是辭謝因曰事在元平元年赦令前其見厚如此今嗣德維新功臣追遠謂孝閔踐阼周德惟新也按順以閔帝踐阼之年薨東都馬鳴不無見日之嘆北陵車過終憶平生之言博物志曰漢滕公薨求葬東都門外公卿送葬駟馬不行踣地悲鳴跑蹄下地得石室有銘曰隹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遂葬焉北陵車過霍去病冢在茂陵東北西都賦云北眺五陵茂陵在長安之北故曰北陵史記曰天子為治第令去病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也上益愛重之及卒天子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為冢像祁連山按匈奴未滅無以

為家此去病平生之言言贈驃騎大將軍也有詔更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宜敷絳三州諸軍事敷州刺史謚某公禮也夫人拓跋氏安邑郡夫人拓跋氏魏之宗室也庭有鐘鼓家承箴誡教容教德言告言歸天和五年六月薨即以其年十月同葬於京兆某縣洪源鄉武子成寢請西階而合葬平陽下嫁即廬山而共墳檀弓曰季武子成寢杜氏之喪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漢書曰衛青尚平陽主與主合葬起冢象廬山師古曰衛青冢在茂陵東次霍去病冢之西相並

者是也

銘曰

凝陰遠寂廣漠平寒沙窮瀚海地盡皐蘭言其系出陰山本西北絕遠苦寒之地也左氏傳曰狄之廣莫於晉為都社預曰廣莫狄地之曠絕也漢書霍去病傳曰登瀚海又云塵皐蘭下如淳曰瀚海北海名也師古曰皐蘭山名也蘇林曰匈奴中山關名也塞鴻秋去胡桑夏乾風土壯氣山河凜然漢書地理志有雁門郡又稱代郡有桑乾縣乾音干按朔州武川本趙代之地西北金行之氣也師一作兵旅上谷威雄武川地理志云上谷郡秦置屬幽州道生父少興為武川鎮將故云君則繼踵代不乏賢匪有忠劒庭流孝泉言其世以忠孝相傳魏室多故餘風未殄天保讓德當途廢典詩序曰天保下報上也後漢書曰許昌氣見於當途當道而高大者魏也當途廢典言魏衰也天保讓德言周盛也魏祚廢於當途周家盛如天保矣上將指蹤中涓力展天文志曰文昌六星一曰上將中涓注見本序洛城夜捷河梁朝剪洛城夜捷謂破元顥等軍也河梁河橋也蓋言河橋之戰鐵劒金龜榮追玉鉉漢舊儀曰列侯黃金龜易鼎卦爻辭曰鼎玉鉉言以勲封開國公也身胄漢祚門承魏緒並擅華宗俱稱當路本姓劉氏故云漢祚為魏國族故云魏緒陸機周處碑曰華宗往茂趙氏孟子注曰當路當仕路也言賜姓侯莫陳氏也伉儷云匹年齡並故趙瑟秦聲同為丘墓言與夫人李氏合葬也伉儷夫婦也左氏傳曰已不能庇其伉儷又曰秦晉匹也漢書曰楊惲報孫會宗書家本秦也能為秦

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春秋說題辭曰丘者墓也小陵石槨洪原鄉墓廣雅曰小陵曰丘禮記曰桓魋自為石槨三年不成孔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洪原鄉墓謂同葬於京兆之洪原鄉也芻靈兩引池柳雙前禮記曰塗車芻靈自古有之也芻草也言束草為人馬也周禮縫人及喪大記注池柳飾棺帷荒也隧路仍合松城即連左氏傳曰晉侯請隧杜預曰闕地通路曰隧仲長子古之葬者松柏梧桐以識其墳松城即佳城也霜隨柳白月逐墳圓芝蘭幾代陵谷何年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

周車騎大將軍贈小司空宇文顯和墓誌銘

公諱顯和字某上黨武鄉人也周書顯和宇文神舉之父神舉有傳自大霧浮河長虹映渚承源於若一作別水纂系於蒼林宇文氏本炎帝神農之後興後周同姓是為國族竹書紀年云黃帝五十年秋七月庚申天霧三日三夜晝昏帝遊於洛水之上見大魚殺五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魚流於海得圖書焉龍圖出河龜書出洛又曰帝顓頊高陽氏母曰女樞見瑤光之星如虹感已於幽房之宮生顓頊於若水春秋元命苞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夢意感生朱宣宋均曰朱宣少昊氏也史記曰黃帝子昌意降居若水漢書古今人表云嫫母生蒼林嫫母黃帝次妃也若水蒼林皆姬姓之祖言其與國同姓若姬宗矣上黨居韓之西常山在趙之北因地為氏可略而言焉言字文氏得姓之由也周書帝紀曰有葛烏蒐者其後曰普回得皇帝璽以為天授其俗謂天曰宇謂君曰文因號宇文國并以氏焉漢書地理志曰秦置上黨郡屬并州有上黨關高帝置常山郡屬冀州張宴曰恒山在西避文帝諱故改曰常山言於韓趙之地得姓為宇文氏矣祖求男衛將軍冀州刺史周書宇文神舉傳云高祖晉陵曾祖求男仕魏並顯達神舉曾祖顯和祖矣父金殿鎮遠將軍兗州刺史周書云魏鎮遠將軍兗州刺史安吉縣侯並控鶴兵俱張戎樂聲榮之盛繼踵當年言求男金殿父子並有盛名也莊子曰君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按西戎樂曰洙離故云戎樂公稟山嶽之靈擅風雲之氣容止矜莊聲名藉甚彎弧挽強左右馳射故得名高上谷威振樓煩襲爵安吉縣侯食邑五百戶周書曰顯和少而襲爵性矜嚴頗涉經史膂力絕人彎弓數百斤能左右馳射魏孝武之在藩也顯和早蒙眷遇時虜多難嘗問計於顯和和且陳宜杜門晦迹相時而動武帝深納焉及即位擢授冠軍將軍閣內都督封城陽縣公邑五百戶孝武以顯和藩邸之舊遇之甚厚時顯和所居宅隘陋乃撤殿省賜為寢室漢書地理志云上谷郡秦置又雁門郡有樓煩上谷樓煩故燕趙地也永興三年幽并叛換有無君之心謂齊神武也魏本紀云孝武永熙元年改元永興以同明元時年號三年高歡引軍東度入洛武帝西還漢書注云叛換猶跋扈強恣貌詩皇矣云無然叛換帝顧謂公曰天下洶洶將若之何漢書高帝曰天下匈匈勞苦數歲師古曰匈匈喧擾之意公曰擇善而從之乃誦詩云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邶風簡兮卒章之詩也鄭箋曰彼美人謂碩人也思周室之賢者以其宜為碩人與在王位周書云齊神武專政帝每不自安

謂顯和曰天下洶洶將若之何對曰當今之計莫若擇善而從之因誦詩云帝曰是吾心也乃定入關之策武帝西遷長安以公母老家大令預為計公曰今日之事忠孝不並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二語出易繫辭帝愴然改容曰卿是我王陵周書云帝以顯和母家累又令預為計對曰今日之事忠孝不兩立然臣不密則失身安敢預為私計帝愴然改容曰卿即我之王陵也班彪王命論曰王陵為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劒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為漢宰相封侯顯和隨帝西遷母必見獲於高歡故帝以為比遷朱衣直閤閤內大都督改封長廣縣公邑一千五百

戶武帝初至潼關太祖親迎溱水魏本紀云武帝至稠桑潼關字文泰遣趙貴等奉迎帝過河泰迎帝於東陽太祖素知公名而未之識也目於衆疑而不問直云令此人射水傍小鳥應手即著太祖喜云我知卿名矣周書曰從帝入關至溱水太祖素聞其善射而未之見也俄而水傍有一小鳥顯和射而中之太祖笑曰我知卿工矣即用為帳內都督滄州諸軍事滄州刺史增邑并前二千五百戶黃公衡之決事魏后是以推心潘承明之忠壯吳王為之降禮異代同榮見之今日蜀志曰黃權字公衡巴西閬中人也蜀記曰魏明帝問權天下鼎立當以何地為正權對曰當以天文為正往者熒惑守心而文帝崩吳蜀二主平安此其徵也吳志曰潘濬字承明武陵漢壽人也江表傳曰權克荊州將吏悉皆歸附而濬獨稱疾不見權遣人以牀就家輿致之濬伏面著牀席不起涕泣交橫哀咽不能自勝權慰勞與語呼其字曰承明昔觀丁父鄧俘也武王以為軍師彭仲爰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此二人卿荊國之先賢也初雖見囚後皆擢用為楚名臣卿獨不然未肯降意將以孤異古人之量耶使親近以手巾拭其面濬起下地拜謝即以為治中荊州東夏邊隅地連荒服井陘塞道飛狐路斷謂出為東夏刺史也禹貢曰五百里荒服漢書師古注曰又次要服外五百里此五服之最外者也荒言其荒忽各因本俗漢書曰高帝三年韓信張耳東下井陘擊趙斬陳餘獲趙王歇置常山代郡又匈奴傳曰趙屯飛狐口師古曰險阨之處在代郡之南南衡燕趙之中乃以公為使持節衛

將軍都督東夏州諸軍事東夏州刺史白波青犢之兵銅馬金繩之亂莫不交臂屈膝牽羊抱馬後漢書朱儁傳曰自黃巾賊後復有黑山黃龍白波等賊其後多為袁紹所定又光武紀曰別號諸賊銅馬及青犢等各領部曲章懷太子注曰銅馬賊帥東山荒禿上淮況等並見東觀記交臂屈膝牽羊抱馬者言皆降附也左傳曰楚圍鄭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逆後漢書曰耿秉擊車師車師王抱馬足降在州講疾解任還朝小馬留廐餘牀掛柱吏人攀戀刋石陘山雖非漢陽之城還似扶風之路言漢陽諸葛扶風王駿並見蜀志及晉書刋碑石也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以魏後元年周書云魏恭帝

元年疾甚亡於同州春秋五十七天子輟樂羣公會喪太祖親臨弔祭哀慟左右本傳云太祖親臨之哀慟左右於時兵革交侵普斷贈謚即以本官印綬權葬於同州之北山今建德二年二月二十三日遷葬於咸陽長安縣之洪瀆原時逢禮樂之遷代屬謳歌之變國雖異政人足追榮謂周革魏命和雖魏臣亦蒙追贈也乃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小司空丹延綏三州諸軍事延州刺史本傳同謚某公禮也夫人高氏渤海人也柔桑晉政拒曹爽之異謀起在漢庭共王陵而俱對言高氏之先也魏志曰高柔字文惠陳留圉人也太傅司馬宣王奏免曹爽皇太后詔名柔假節行大將軍事據爽營太傅謂柔曰君為周勃矣爽誅進封萬歲鄉侯漢書曰高帝五年置酒雒陽南宮上曰通侯諸將毋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與項氏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畧地所降下者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妬賢嫉能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孟康曰姓高名起況乎箴訓有儀言容以德肅恭中興賢才內則豈直不聽雜樂以變齊國之風不食鮮禽以斷荊王之獵列女傳曰齊侯衛姬者衛侯之女齊桓公之夫人桓公好淫樂衛姬為不聽鄭衛之聲又曰樊姬者楚莊王之夫人莊王初即位好狩獵畢弋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

之肉三年王改昔之命葬季武子之西寢今之同穴長平侯之北陵檀弓曰季武子成寢杜氏之喪在西階之下請合葬許之漢書曰衛青封長平侯與平陽公主合葬世子神舉兄弟周書有傳兄弟謂神舉與弟神慶也至性純孝善居喪禮有終有始於身無改是以官成名立孝顯忠貞周書曰神舉偉風儀善辭令博涉經史性愛篇章尤工騎射臨戎對冠勇而有謀蒞職當官每著聲績兼好施愛士以雄豪自居故得兼任文武聲彰中外百僚無不仰其風則先輩舊齒至於今而稱之神慶少有壯志武藝絕倫位至柱國汝南郡公銘曰

北岳二名蔥河兩本其峻惟極其源惟遠北岳恒山也一名常山故云二名漢書西域傳曰河有兩源一出蔥嶺山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葡萄蒲海禮記曰峻極于天言宇文氏起家在於西北之地也俗稟山川人資台宸義烈桓桓才雄悃悃言西北之地多產忠武之人也尚書曰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按悃悃誠也說文曰悃愊誠志也乃祖乃父繼踵威雄擬金北陸鳴玉南宮謂祖求男父金殿聲榮繼踵也北陸疑即博陸薛瓚曰按漁陽有博陸城漢書曰博陸武帝封大司馬霍光為桂國文穎曰博大陸平取其嘉名而無其縣食邑北海河東又按爾雅云高平曰陸北陸北方之總名也後漢書曰肅宗詔賈逵入講尚書南宮雲臺是雲臺在南宮也又縣名史記曰南宮公主注正義曰南宮冀州縣也顯和祖求男為冀州刺史豈謂是耶隱若吳漢賢哉竇融貴霜依德無雷向風後漢

書曰吳漢字子顏南陽宛人帝嘆曰吳公差彊人意隱若一敵國矣竇融字周公扶風平陵人後漢書西域傳曰月氏為匈奴所滅遷於大夏分其國為五部貴霜翎侯自立為王國號貴霜王漢書西域傳曰無雷國王治盧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

挺此含章生茲秉德孝實天性忠為人則

謂誕生顯和有忠孝之性也周易曰含章可貞

暢轂鏤膺燕南趙北若一作弱

水將通九部可勒

詩曰文茵暢轂又曰虎帳鏤膺後漢書曰燕南垂趙北際漢書曰西至沬若水張揖曰若水出旄牛徼外九部九州謂將勒勳於九州也

帷幄參謀宮帷典職善擇忠言能防變色繁弱已勁淇園乃直戟中小支禽穿左翼

謂從孝武入關周文帝令射水傍小鳥也繁弱弓名左氏傳曰封父之繁弱後漢書寇恂傳曰伐淇園之竹為矢百萬

建旗赤谷揮戈武州長城萬里河水雙流

謂和鎮東夏州也漢書西域傳曰烏孫國大昆彌治赤谷城武川恒州之武川縣也漢書嚴尤曰秦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又西域傳曰河有兩原一出葱嶺一出于闐

頻川多恙淮水未廖義重穿壁恩深置郵

神仙劉根傳曰頻川太守高府君病從根求消除病氣之術漢書汲黯多病居淮陽吳志曰呂蒙疾權穿壁窺之凌統卒二子烈封權內養於宮令葛光教之讀書十日一令乘馬

于谷之口于渭之陽丘山零落碑闕低昂草銜秋水樹抱春霜書劒俱沒人琴並亡

謂顯和葬於咸陽也漢書地理志曰馮翊有谷口扶風有渭城故咸陽也曹子建詩云零落歸山丘月令曰腐草化為螢火世說曰王子猷子敬俱病篤子敬先亡奔喪都不哭徑入坐靈牀上取子敬琴彈弦既不調擲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慟絕良久月餘亦卒

哀哀嗣子純心靡託孝水未枯悲松先落

言神舉凡弟居喪以禮也西征賦曰澡孝水以濯纓悲松即王褒攀柏樹枯事松柏通稱矣

室進巢鳶門通弔鶴功臣身隕會圖麟閣

魏志曰鉅鹿張臻養志不仕正始元年戴鳶之鳥巢臻門陰臻曰夫戴鳶陽鳥而巢門陰此凶祥也旬日而卒陶侃別傳曰侃丁母憂忽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羽儀鮮異知非常人遣隨視之但見雙鶴冲天而去漢書宣帝圖霍光等十一人於麒麟閣

周大將軍瑯邪定公司馬裔墓誌銘

公諱裔字遵胤河內溫人也南正司天北正司地是謂

羲和之官即嗣重黎之政

楚語曰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者使復典之以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在周為司馬氏程伯休父其後也

邛之歸楚與章邯而並封豫之避秦共毛公而俱去

司馬遷自序曰邛為武信君將而徇朝歌諸侯之相王王邛於殷漢書曰項羽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章邯為雍王趙將司馬邛為殷王是與章邯同時封也司馬豫未詳集中司馬裔碑文云東海避秦共毛公而俱隱此云豫之避秦知司馬名豫東海人也

祖金龍仍居選部水鏡三臺

北史本傳云金龍吏部尚書後漢書袁紹傳曰坐名三臺專制朝政注云晉書曰漢官尚書為中臺御史為憲臺謁者為外臺是為三臺

父悅再牧荊河威風千里

本傳云悅豫州刺史禹貢曰荊河惟豫州集中司馬裔碑

文云荆河刺舉是也而身遭禍機遂為季布所哭獲存遺嗣實賴程嬰之忠言悅為豫州叛人白阜生所殺也詳見司馬裔碑季布疑作欒布轉寫之誤也漢書曰彭越梟首洛陽下詔有收視者輒捕之布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史記曰屠岸賈作難追論趙盾弒君之罪誅趙氏程嬰匿趙武於山中十五年因晉侯有疾韓厥請立武為趙氏後以喻悅遭禍機裔為遺嗣也國家追念功臣更撫叔敖之子言思官族還求女齊之胄言魏室念悅遺嗣遂辟裔也列子曰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為我死王必封汝汝必無受利地吳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機可長有者惟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子辭而不受請寢丘與之至今不失晉語曰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其父之死吾蔑

與比而事君矣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藉偃在側曰君子有比乎叔向曰君子比而不別比德以贊事比也引黨以封己利己而忘君別也韋昭曰司馬侯晉大夫女叔齊也公始應辟為河內功曹除員外郎常侍汲郡治兵黃河浮馬摧鋒軹關之捷逐北長城之陣授平東將軍北徐州刺史北史本傳云大統三年大軍復弘農乃於溫城送款歸西魏六年授北徐州刺史漢書地理志曰河內郡有汲縣有溫縣軹縣晉志曰泰始二年置汲郡司馬裔於溫城起義是其地也柳泉風塵三城席卷北史本傳云十三年攻拔東魏平齊柳泉蓼塢三城棠陰鋒鏑千室入關本傳云十五年太祖令山東立義諸將有能率衆入關者並加重賞裔領戶千室先至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開國龍門縣伯仍除巴州刺史本傳云屈[illegible]閔踐祚除官也雖復巴水三迴夷歌數曲徒逢白竹之弩已濟青衣之功後漢書曰閬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天性勁勇初為漢前鋒數陷陣俗喜歌舞高祖觀之曰此武王伐紂之歌也乃命樂人習之所謂巴渝舞也華陽國志曰秦昭襄王時有一白虎常從羣虎數遊秦蜀巴漢之境傷害千餘人昭王乃重募國中有能殺虎者賞邑萬家金百鎰時巴郡閬中夷人能作白竹之弩乃登樓射殺白虎昭王嘉之乃刻石盟要至高祖為漢王發夷人還定三秦既定乃遣還巴中號板楯蠻夷青衣地名漢書地理志曰蜀郡青衣縣禹貢蒙山谿大渡水東南至南安入城朝廷以漢之功臣須開上將之府晉之代冑宜紹瑯琊之國漢書霍去病傳曰定令驃騎將軍祿秩與大將軍等下云遷驃騎大將軍是也晉之代冑謂裔晉朝宗室司馬氏之後也宜紹瑯琊之國者謂曾祖楚之襲封瑯琊郡王世襲瑯琊下云封瑯琊公矣遷驃騎大將軍開府改封瑯琊公食邑一千五百戶宮闈近密實侯忠貞詔為大御伯仍除大御正職司常伯任總夔龍王道既平絲言惟允漢官儀曰侍中周官號曰常伯夔龍帝舜時典樂納言之官尋除始州刺史都督始州諸軍事蠻夷恃險狼顧鴟張謂蠻酋冉令賢等反也高山尋雲深谷無景淮南兵略訓曰山高尋雲谿肆無景九地縱橫三門起伏峰危馬東水險橋飛遂得谷靜山空冰消霧散本傳云天

和初信州蠻酋冉令賢反連結二千餘里裔從上庸公陸騰討之裔自開州道入先遣使宣示禍福羣蠻服孫子兵法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後漢書注曰三門開門休門生門也仍為信州刺史都督信州諸軍事精兵守於白帝足懼巴州之城船柿下於荆州彌動西陵之戍本傳云五年遷潼州刺史六年徵拜大將除西寧州刺史郡國志曰公孫述號魚腹為白帝城魚復漢屬巴郡晉書曰王濬造船於蜀其木柿蔽江而下即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西寧州諸軍事西寧州刺史將啓北户之人向通雲南之國聞寵若驚奄從深夜本傳云未及之部卒於京師隋書地理志曰越巂郡改曰西寧州郡國志曰益州永昌郡有邪龍雲南老子曰寵辱若驚何謂寵辱寵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為寵辱若驚天和六年正月十八日亡春秋六十五詔贈本官加懷邵汾晉四州刺史謚定公本傳同一作莊禮也以建德元年七月十三日葬於武功郡之三疇原公愛敬純深有隱無犯忠貞亮直知無不為在戎四十二年身經六十九戰至於多寵唱籌並得成功飛沙擁石未嘗乖律後漢書虞詡傳或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何也詡曰孫臏示弱吾今示彊勢有不同也晉書曰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上累石為八行相去二丈恂恂教義吳起西河之風閑閑旗鼓李牧長平之政史記曰魏文侯以吳起善

用兵廉平盡得士心乃以為西河守以拒秦韓又曰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雁門備匈奴厚遇戰士為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以李牧為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單于聞之大幸衆來入李牧多為奇陣大破之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長平趙地名身死之日家無餘財山木所資一由詔葬有始有卒生榮死哀銘曰

祝融是命重黎克舉公族乃建天官即一作代序謂司馬氏本祝融重黎之後也左傳有公族大夫國語曰重黎氏世序天地司馬遷作史記有天官書避世於秦承家於楚謂司馬豫避秦司馬卭為楚項籍所封也論語云賢者避世周易曰開國承家金行失馭玉鏡淪輝我之烈祖識變乘機謂晉祚衰微劉裕誅司馬氏楚之逃匿濟江及宋受禪楚之歸魏也晉以金德王故云金行答賓戲曰王塗蕪穢因失其御尚書帝命期曰桀失其玉鏡而用其噬虎烈祖謂楚之也楚之為裔曾祖黃旗東沒青蓋西飛落星置道長州出圍謂宋受晉禪楚之西歸得封郡王也吳志陳紀曰黃旗紫氣運在東南東沒言東晉之亡也後漢書輿服志曰王青蓋車西飛言歸西魏封瑯邪王也吳都賦曰饗戎旅于落星之樓劉逵注曰吳有落星樓樓在建鄴東北十里吳都賦又云佩長洲之茂苑按落星長洲皆吳地時宋都建鄴楚之自宋奔魏故云及我皇父荆河再撫謂楚之後祖父世治荆州也皇父謂祖金龍也世遭喪亂身沒猾豎謂父悅為豫州人白阜生所殺也嗟我遺嗣崎嶇趙武

寒覆鳥翼饑吞獸乳鳥翼史記大鳥覆棄事獸乳左傳謂鬬穀於菟是也獲歸河內更襲瑯邪謂裔始為河內功曹後封瑯邪郡公襲楚之之職也年方小馬怨結長蛇藏兵九地置劒千家雪山埋馬冰河陷車謂裔志在立功不為高歡所屈領戶千室入關也小馬竹馬也言幼有志節也長蛇指高歡也左氏傳曰吳為封豕長蛇九地注見本序千家謂領戶千室也雪山埋馬冰河陷車言其身遭危難也既乃班政超然榮守朱鷺頻飛金龜轉紐言裔受職刺史尋加遷轉也詩序曰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詩云振鷺于飛陸璣疏云楚威王時有朱鷺合沓飛翔而來舞則復有赤者舊鼓吹朱鷺曲是也漢舊儀曰銀印背龜紐其文曰章謂刻曰某官之章也築塞長榆營軍高柳玉案推食河橋勸酒漢書伍被曰廣長榆塞名地理志曰代郡高柳西部都尉治楚漢春秋曰項王使武涉說淮陰侯信信曰臣事項王位不過中郎官不過執戟乃去楚歸漢漢王賜以玉案之食玉具之劒臣背叛之內愧於心晉書曰杜預以孟津渡險有覆沒之患請建河橋於富平津及橋成帝從百僚臨會舉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也言徵拜大將時對揚休命也下文卒於京師矣石門冰釋金隄電散蘆水門關茅津成觀蜀都賦曰西踰金隄劉曰金隄在岷山都安縣西隄有左右口當成都西也按裔為西寧州刺史西寧州故越巂郡石門金堤皆蜀地也冰釋電散言除西寧州未及之部而卒也魏略曰太祖拔漢中還到長安使也池陽以備蘆水後漢郡國志曰河東郡大陽有茅津左氏傳曰秦伐晉遂自茅津濟杜預曰在縣西南有茅亭即茅城蘆水門關茅津成觀者蜀都賦曰西踰金隄劉曰金隄在岷山都安縣西隄有左右口當成都西也按裔為西寧州刺史西寧州故越巂郡石門金堤皆蜀地也冰釋電散言除西寧州未及之部而卒也魏略曰太祖拔漢中還到長安使也池陽以備蘆水後漢郡國志曰河東郡大陽有茅津左氏傳曰秦伐晉遂自茅津濟杜預曰在縣西南有茅亭獲歸河駮風逸翮脩途始半建武功臣先悲吳漢莊子曰列子駕風而行泠然善也脩途長途莊子所謂鵬飛九萬里是也建武光武帝年號後漢書曰吳漢字子顏南陽宛人建武二十年薨有詔悼愍賜諡曰忠貞言裔逸翮方若鵬程而半途摧折如建武時吳漢也塢人稀地理志曰金城郡昭帝始元元年置臣瓚曰稱以郡在京師之西故謂金取其堅固也師古曰以築郡塢高與長安城埒金城金西方之行魏志曰董卓築郡塢高與長安城埒英雄記曰郡去長安三百六十里謂裔從信州刺史徵拜西寧州刺史未至西寧故云金城沈寥搖落游揚浸微金城路斷郡路斷卒於長安故云郡塢人稀也風松雲蓋白水山衣賢已星隕人沒蘭衰晉陽秋曰張華將死中台星坼左氏傳曰鄭穆公刈蘭而卒

周大將軍懷德公吳明徹墓誌銘

公諱明徹字通昭南史作炤兗州陳書作南州秦郡人也西都列國長沙王功被山河東京貴臣大司馬名高霄疑作江漢漢書曰吳芮秦時番陽令也甚得江湖心號曰番君項羽立芮為衡山王上徙為長沙王都臨湘高祖賢之制詔御史長沙王忠其定著令後漢書曰光武即位拜吳漢為大司馬名高江漢者言與征南大將軍岑彭等伐公孫述泝江而上也豈直西河有守智足抗秦建平有城威能動晉而已也史記吳起傳曰魏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盡得士心乃以為西河守以拒秦韓干寶晉紀曰王濬治船於蜀吾彥取其流柿以呈孫皓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敢渡江皓弗

從按建平增兵乃吾彥之言此序吳姓豈謂吳彥耶或以故吳開國造自太伯故稱其疆域矣

祖尚南譙太守父標南史作樹

右軍將軍抗拒淮沂平夷濟溱疑作漯漢書師古曰淮出大復山沂出泰山禹貢兖州云浮于濟漯師古曰漯水出東郡東武陽

公志氣縱橫風情倜儻南史本傳云明徹幼孤性至孝年十四墳塋未脩家貧無以取給乃勤力耕種時天下亢旱苗稼焦枯明徹哀慟每之田號哭仰天自訴居數日有自田中還者曰苗已更生明徹疑其紿己乃往如言秋而大獲足充葬用時有伊氏者善占墓謂其兄曰君葬日必有乘白馬逐鹿者經墳此最小孝子大貴之徵至果有應明徹乃樹之小子也

圯橋取履早見兵書竹林逢猿徧知劒術史記曰張良常從容步遊下邳圯上有一父老衣褐至良所直隨其履圯下謂良曰孺子下取我履履我良因長跪履之父嘆曰孺子可教後五日雞鳴往出一編曰讀此則為王者師矣旦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吳越春秋曰袁公與處女試劒竹枝上袁公即飛上樹變為白猿遂別去見越王王即加女號曰越女乃命五板之隊長高習之教軍士當世莫能勝越女之劒

故得勇爵登朝材官入選起家東宮司直後除左軍葛瞻始嗣兵戈仍遭蜀滅陸機纔論功業即值吳亡公之仕梁未為達也謂明徹方仕於梁即遭侯景之亂也蜀志曰諸葛亮子瞻字思遠景耀四年為行都護衛將軍平尚書事六年鄧艾伐蜀遣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為瑯邪王瞻怒斬艾使遂戰大敗死衆皆離散艾長驅至成都晉書曰陸機以孫氏在吳而祖父世為將相有大勳於江表深慨孫皓舉而棄之乃論權所以得皓所以亡又欲述其功業遂作辨亡論二篇

自梁受終齊卿得政禮樂征伐咸歸舜後陳氏本虞舜之後嬀姓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其後世為齊卿終有齊國左傳云陳子得政言陳盛梁衰霸先得政擬於春秋陳常矣

是以威加四海德教諸侯蕭索煙雲光華日月公以明略佐時雄圖贊務鱗翼更張風飈遂遠言陳武威德日盛明徹遂加匡贊也南史本傳云侯景寇都明徹有粟麥二千餘斛而鄰里饑餒乃白諸兄曰今人不圖久奈何不與鄉里共此於是計口平分同其豐儉羣盜聞而避焉賴以存者甚衆陳武帝鎮京口深相要結明徹乃詣武帝帝為降階執手即席明徹亦微涉書史經傳就汝南周宏正學天文孤虛遁甲略通其術頗以英雄自許武帝亦深奇之

冠軍侯之用兵未必師古武安君之養士能得人心擬於其倫公之謂矣冠軍侯驃騎將軍霍去病也漢書霍去病傳曰上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戰國策曰秦將白起為武安君

為左衛將軍尋遷鎮軍丹陽尹本傳云陳武受禪授安南將軍文帝時尋加右衛將軍至廢帝即位遷丹陽尹

北軍中候總政六師河南京尹冠冕百郡文武是寄公無愧焉本傳云詔以甲仗四十人出入殿省到仲舉之矯出宣帝也帝懼遣亡喜與明徹籌焉明徹曰嗣君諒闇萬機多闕殿下親實周召德冠伊霍願留中深計慎勿致疑漢書有北軍中候續漢志曰北軍中候一人六百石掌監五營尚書云張皇六師晉起居注曰武帝咸寧三年詔曰河南百郡之首風教宜為遐邇所模以王恂為河南尹時南朝都建業本漢丹陽郡徹為丹陽尹在京師矣

蕭

湘之役馮陵島嶼風船火艦周瑜有赤壁之兵蓋舳艫艦魏疑作賀齊有橫江之戰本傳云湘州刺史華皎有異志詔授明徹都督湘州刺史與淳于量等討皎皎平左氏傳曰馮陵我城郭說文海中往往有山可依止曰島嶼島也吳志曰曹公入荊州權遂遣周瑜與備并力逆曹公遇於赤壁初一交戰曹公披退又曰瑜部將黃蓋取蒙衝鬬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同時發火時風甚猛悉延燒岸上營落煙炎張天曹公兵敗史記曰魏之諸公子曰魏齊范雎之讎也雎相秦魏齊奔趙復走信陵君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剄按魏齊無橫江之戰事本文蓋舳艫艦當是賀齊事賀訛魏轉寫之誤也吳志曰賀齊字公苗會稽山陰人拜安東將軍封山陰侯出鎮江上督扶州以上至皖黃武初魏使曹休來伐齊以道遠後至因往新市為拒會洞口諸軍遭風流溺所亡中分將士失

色賴齊未濟偏軍獨全諸將倚以為勢齊性奢綺尤好軍事兵甲器械極為精好所乘船雕刻丹鏤青蓋絳襜干櫓戈矛龍爪文畫弓弩矢箭咸取上材蒙衝鬬艦之屬望之若山休等憚之遂引軍還晉書華譚遺顧榮等書云飛橋越橫江之津汎舟涉瓜步之渚郡縣志曰橫江浦在和州對江之采石往來濟渡處唐李白橫江詞云橫江館前津吏迎此館乃采石津官舍也仍為平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晉書都督湘衡桂武四州刺史遂得左廣迴扃轔車反暢地理志曰湘東郡吳置衡陽郡吳置桂陽郡漢置武昌郡吳置湘衡桂武四州是也左傳郯之戰云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王乘左廣以逐趙旃又云其君之戎分為二廣杜元凱曰十五乘為一廣扃車上兵闌又左傳曰楚人惎之脫扃服子愼云扃橫木挾輪一曰車前橫木詩秦風曰有車鄰鄰毛傳曰暢轂長轂暢長也

長沙楚鐵更入兵欄洞浦藏犀還輸甲庫言其為湘衡桂武四州刺史饒於戰具也郡國志曰長沙郡秦置晉書地志曰武昌郡鄂縣有新興馬頭鐵官楚辭曰操吳戈兮被犀甲雖復戎歌屢凱軍幕猶張淮南望廷尉之囚合淝稱將軍之寇莫不失穴驚巢沈水陷火言明徹北征擒王琳也本傳云太建五年朝議北征公卿互有異同明徹決策請行總衆軍十餘萬發自京師緣江城鎮相續降款軍至秦郡齊大將軍尉破胡將兵為援秦郡降進尅仁州逼壽陽齊遣王琳拒守明徹乘夜攻之中宵而潰齊兵退據相國城及金城明徹令軍中益脩攻具又遏淝水灌城城中苦濕多腹疾手足皆腫死者十六七會齊將皮景和率兵數十萬來援去壽春三十里頓軍不進明徹曰兵貴神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知其不敢戰明矣於是躬環甲

冑四面疾攻城中震恐一鼓而禽王琳送建鄴周禮曰王師大獻則合奏愷樂三略軍讖曰軍幕未辦將言不倦晉書蘇峻傳曰進使持節冠軍將軍歷陽內史峻不應命朝廷遣使諷諭之峻曰臺下云我欲反豈得活耶我能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於是遣參軍徐會結祖約為亂溫嶠陶侃唱義於武昌峻突陣墜馬為侃將所斬又陳敏傳曰東海王越起敏為右衛將軍假節前鋒都督敏因中國大亂遂請東歸收兵據歷陽教甘卓假稱皇太弟命拜敏為揚州刺史敏弟昶將兵數萬據烏江弟恢率錢端等南寇江州刺史應邈奔走弟斌東略遂據有吳越之地敏命寮佐以已為都督江東軍事大司馬楚公封十郡加九錫列上尚書稱自江入河奉迎鸞駕敏無遠略一旦據有江東政刑無章不為英俊所服周玘顧榮甘卓遂背敏敏衆潰散敏單騎東奔至江乘為義兵所斬晉書地志曰歷陽合肥烏江皆屬揚州淮南郡淮南廷尉之因蘇峻事合淝將軍之寇陳

敏事二人皆晉反將以喻王琳之抗陳也王琳西攻岳陽東拒陳武實梁室之忠臣於陳為罪徹本陳將故云是矣

為使持節侍中司空車騎大將軍都督南北兗青譙五州諸軍事南兗州刺史南平郡開國公食邑八千戶鼓吹一部本傳云詔遣蕭淳就壽陽授策明徹於城南設壇士卒二十萬陳旗鼓戈甲登壇拜受成禮而退六年自壽陽入朝輿駕幸其第賜鐘磬一部七年進攻彭城至呂梁又大破齊軍八年進位司空給大都督鈇鉞龍麾尋授都督南兗州刺史

中台在玄武之宮上將列文昌之宿高蟬臨鬢吟鷺陪軒平陽之邑萬家臨淄之馬千駟坐則玉案推食行則中分麾下生平若此功業是焉晉書

天文志曰三台六星兩兩而居起文昌列抵太微一曰天柱三公之位也在人曰三公在天曰三台主開德宣符也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為司命主壽次二星曰中台為司中主宗室東二星曰下台為司祿主兵所以昭德塞違也元武之宮謂北宮也北方曰玄武又天文志曰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主集計天道一曰上將大將軍建威武後漢書輿服志曰侍中二常侍加黃金璫附蟬為文貂尾羽飾謂之趙惠文冠詩有振鷺之篇故云吟鷺漢書曰曹參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戶號曰平陽侯論語曰齊景公有馬千駟臣瓚曰臨淄即營丘也故晏子曰始爽鳩氏居之逢伯陵居之太公居之又曰先君太公築營之丘齊城中有丘即營丘也楚漢春秋韓信曰臣去楚歸漢漢王賜以玉案之食後漢書曰光武拜鄧禹為前將軍持節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

既而金精氣壯師出有名石鼓聲高兵交可遠此下皆序破齊之功也天官星占曰太白金之精大將之象也郭璞山海經注曰今鄴西北有鼓山下有石鼓象縣著山旁鳴則有軍事按鄴北齊所都言伐齊也

龔奄有龜蒙漢書武帝紀曰舳艫千里李斐曰舳船後持柁處也艫船前頭刺櫂處也禹貢曰道淮自桐柏東會於泗沂東入於海淮泗二水名也又曰正東曰青州川曰淮泗周禮曰析羽為旌能虎為旗魯頌曰奄有龜蒙毛傳曰龜蒙二山名

故得艫舳所臨蓋於淮泗旌旗所空望平陰之烏虞喜志林曰濮州甄城縣東北六十餘里有馬陵澗谷深可以置伏按龐涓敗即此也左傳襄十八年平陰之戰云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叔向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

魏將已奔猶書馬陵之樹齊師其遁俄而南仲出車方叔涖止暢轂文茵鉤膺鞗革遂以天道

在北南風不競此下序明徹之敗也小雅出車云王命南仲采芑云方叔涖止秦風小戎云文茵暢轂毛傳云文茵虎皮也暢轂長轂也采芑之詩云鉤膺鞗革毛傳曰鉤膺樊纓也鄭箋曰鞗革轡首垂也疏云言鉤膺樊纓者鉤是金路在膺之飾惟有樊纓故云鉤樊纓也巾車注云鉤婁領之飾也金路無錫有鉤亦以金為之是鉤用金在領之飾也彼注又曰樊讀如鞶帶之鞶謂金大革纓今馬鞅金路其樊及纓以五采罽飾之而九成是帶鞅在膺也左氏傳曰晉人聞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謂明徹敗於周師是天道在北南師無功也

昔者裨將失律衛將軍於是待罪中軍爭濟荀桓子於焉受戮心之憂矣胡以事君本傳云及周滅齊宣帝將事徐兗太建九年詔明徹北侵令其子慧

覺攝行州事軍至呂梁周徐州總管梁士彥率衆拒戰明徹頻破之仍迮清水以灌其城攻之甚急環列舟艦於城下周遣上大將軍王軌救之輕行自清水入淮口橫流豎木以鐵鎖貫車輪遏斷船路諸將聞之甚恐議欲破堰拔軍以舫載馬馬明戍裴子烈曰君若決堰下船船必傾倒豈可得乎不如前遣馬出適會明徹苦背疾甚篤知事不濟遂從之乃遣蕭摩訶帥馬軍數千前還明徹仍自決其堰以退軍及至清口水力微舟艦並不得度衆軍皆潰明徹窮蹙乃就執以憂還疾卒史記曰右將軍蘇建前將軍信與匈奴並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翕降單于建獨以身得亡去自歸大將軍大將軍問其罪周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具報天子天子自裁之遂因建詣行在所入塞罷去天子不誅左傳鄢陵之戰云荀林父將中軍先

穀佐之及河鄭及楚平桓子欲還彘子不可曰以中軍佐濟晉師敗績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晉侯使復其位裨將失律中軍爭濟以比馬明戍裴子烈之失計也漢書曰項籍為裨將師古曰裨助也相副助也又按裨小也若裨王裨海矣

宣政元年屈於東都之亭有詔釋其鸞鑣蠲其釁疑作釁

社始宏就館之禮即受登壇之策拜持節大將軍懷德郡開國公邑二千户周書云宣政元年三月破陳師於呂梁擒其將吳明徹等俘斬三萬餘人南史本傳云周封懷德郡公位大將軍云釋其鸞鑣者謂釋去其兵車也詩曰輶車鸞鑣毛傳曰在軾曰和在鑣曰鸞左氏傳曰錫鸞和鈴杜註云鸞在鑣動有鳴聲爾雅曰鑣謂之鑣郭注云馬勒旁鐵也云蠲其釁社者謂免其死也左傳孟明曰君之惠不以釁臣釁鼓杜云殺人以血塗鼓謂之釁計覲反漢書叙傳曰貳師秉鉞身釁胡社李奇曰李廣利胡殺之以血塗社也師古曰釁者以血祭月非塗之血也

歸平津之館時聞櫪馬之嘶舍廣成之傳裁見諸侯之客漢書公孫宏傳曰武帝封丞相宏為平津侯宏乃起賓館開東閣以延賢與衆謀議史記藺相如傳曰趙使相如奉璧入秦秦王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索隱曰廣成是傳舍之名言明徹在周待以客禮也

廉頗眷戀寧聞更用之期李廣盤桓無復前驅之望言明徹不能復用於陳也史記曰趙孝王卒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頗怒攻樂乘乘遂奔魏之大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讎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頗為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可用趙使者還報王曰廉

將軍尚善飯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遂不召又李廣傳曰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諸將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匈奴功封侯者數十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乎廣自請曰臣部為前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日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亦陰受上誡以為李廣數奇無令當單于

霸陵醉尉侵辱可知東陵故侯生平已矣漢書李廣傳曰廣與趙賴陰侯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止李廣宿亭下又蕭何傳曰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長安城傷明徹困辱於周不能復為陳用也

大象二年七月二十八日氣疾暴增奄然賓館本傳云以憂遘疾卒於長安

春秋七陳書作六十七即以其年八月十九日寄瘞於京兆萬年縣之東郊詔贈某官謚某禮也江東八千子弟從項籍而不歸海島五百軍人為田橫而俱死焉漢書曰項籍殺會稽太守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及敗曰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而西今亡一人還縱江東父老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哉又田橫傳曰漢王立為皇帝橫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人入海居隅中高帝聞而召之橫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帝流涕而拜其二客為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橫既葬二客穿其冢旁皆自剄帝大驚以橫之客皆賢者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至聞橫死亦皆自殺嗚呼哀哉毛脩之埋於塞表流落不存陸平原敗於河橋死生慚恨南史曰毛脩之字敬文滎陽陽武人也宋武帝欲引為外助頻加榮爵為安西司馬桂陽公義真敗為赫連勃勃所擒及赫連昌滅入魏身遂死於魏晉書曰陸機為長沙王乂敗於河橋孟玖譖於成都王穎穎殺之反公孫之柩方且未期歸連尹之尸竟知何日左傳哀十五年云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人內之又宣十三年鄢陵之戰云知莊子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成三年晉人歸連尹襄老之尸於楚服子慎云在牀曰尸在棺曰柩遊魂羈旅足傷溫序之心玄夜思歸終有蘇韶之夢周易曰遊魂為變左氏傳曰羈旅之臣後漢書曰溫序為隗囂所殺光武憐之命送喪到洛陽城傍地為塚長子壽夢序曰久客思鄉里壽即上書乞骸骨歸葬傳元七哀詩曰冥冥玄夜堂王隱晉書曰蘇韶字孝先安平人也仕至中牟令伯父承為南中郎軍師而亡諸子迎喪還到襄城第九子節夜夢見函簿行列甚肅見韶使呼節曰卿犯南簿罪應髡刑節俯受剃如是夢者五夕髮為之盡後晝日韶自外入謂節曰十日便速葬在軍師墓次買數畝地足矣遂使廣平之里永滯冤魂汝南之亭長聞夜哭本傳曰後故吏盜其柩歸至德元年追封邵陵侯以其息慧覺嗣時寄葬長安故云漢書地理志廣平國屬冀州晉書曰廣平郡廣平邯鄲是廣平邯鄲接界故趙地也史記云樂毅去燕西降趙趙封曰望諸君樂毅卒於趙張華曰望諸君冢在邯鄲西數里疑言樂毅之客死於趙也風俗通曰汝南汝陽亭有鬼魅賓客宿止有死亡其屬厭者皆亡髮失精尋問其故云先時頗有怪物其後郡侍奉椽宜祿鄭奇來去亭六七里有一端正婦人乞得寄載奇初難之然後上車入亭時亦昏冥遂上樓與婦人棲宿未明發去亭卒上樓掃除見死婦大驚走白亭長擊鼓會諸廬吏診之乃亭西北八里死婦新亡臨殯火滅失之家即持去奇發行數里腹痛到新頓利陽亭物故樓遂不敢上嗚呼哀哉乃為銘曰九河宅土三江貢職彼美中邦君之封殖言吳氏得姓之先本故吳國稱其地也禹貢曰九河既道降丘宅土又云三江既入左氏傳曰后稷封殖天下杜預曰后稷樹封疆殖五穀也負才矜智乘危恃力浮磬戢鱗孤桐垂翼言明徹征齊恃才乘危而與周戰卒致喪師也禹貢曰海岱及淮惟徐州下云泗濱浮磬嶧陽孤桐漢書師古注曰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嶧陽嶧山之陽也泗水出濟陰乘氏縣時宣帝將事徐充詔明徹北侵故云五兵早竭一鼓前哀移營減竈空幕禽飛李尤曰聖人垂象五兵已陳高誘呂氏春秋注曰五

戎五兵謂刀劒矛戟矢也左傳曹劌曰一鼓作氣再而竭三而衰減竈孫臏敗龐涓事注見前左氏傳曰楚幕有烏言明徹之敗也

羊皮詎贖畫馬何追荀罃永去隨會無歸言明徹見執於周不復歸也史記曰晉獻公既虜百里奚以為秦繆公媵於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請以五羖羊之皮贖之楚人許之又史記曰越石父賢在於縲紲中晏子出遭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子何求絕之速也越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屈於不知己而申於知己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已感悟而辱我是知己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中晏子於是延為上客左傳郤之戰云楚獲荀罃成三年晉求知罃楚人歸之又傳云隨會奔秦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孥於晉使夜逸請自歸於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

足於朝既濟魏人槩而還詎贖何追謂見明徹被俘囚也永去無歸謂卒死於周也

存沒俄頃光陰悽愴岳裂中台星空上將眷言妻子悠然亭障魂或可招喪何可望哀明徹死於異域不能歸葬也晉書曰張華將死中台星拆漢書天文志曰有流星出文昌貫紫宮西占曰文昌為上將貴相時王鳳為大將軍王商為丞相鳳妬商譖而罷之商自殺此云星空上將謂徹為上將徹死故星空也漢書曰秦法十里一亭又張湯傳曰居一郭間師古曰郭謂塞上要險之處別築為城囚置吏士而為障蔽以扞寇郭音之向反楚辭有招魂言魂氣無所不之故魂或可招喪何可望者言寄葬長安不能遠望也

壯志沈淪雄圖埋沒西隴足抵黃塵碎骨何處池臺誰家風月墳遂羈遠營魂流寓霸岸無封平林不樹杜預左傳註曰掘地曰遂羈寄也楚辭曰載營魂而升霞鍾會老子注曰經護為營張銑曰營心府間也霸岸霸陵岸也平陵漢屬右扶風檀弓曰不封不樹鄭云封謂聚土為墳周禮曰以爵等為丘封之度與其樹數則士以上皆有封樹言寄葬長安不封不樹也

壯士之隴將軍之墓何代何年還成武庫三齊記曰田開疆公孫接古冶子三壯士塚在齊城東南三百步蕩陰里中烈士傳曰羊角哀左伯桃二人為死友伯桃死楚平王愛角哀之賢以上卿禮葬伯桃角哀夢伯桃曰蒙子之恩而獲厚葬正苦荆將軍冢相近今月十五日當大戰以決勝負角哀至期陳兵馬至其冢作三桐人自殺下而從之史記曰樗里子葬於渭南章臺之東武庫正直其墓

周大將軍上開府廣饒公鄭常墓誌銘

公諱常字某周書列傳云鄭常字子元榮陽人也周宣王之弟初封其國鄭穆公之孫始成其姓左氏傳曰鄭有厲宣之親杜注云鄭始封之祖桓公友周厲王之子宣王之母弟又鄭有七穆皆穆公之後也後分為七姓矣祖思慶建威將軍山陽太守考頊儀同三司豫州刺史頊字寧伯注見鄭常碑文南陽坐嘯值此邦君西河建隼逢斯刺舉後漢書黨錮傳曰南陽太守成瑨委功曹岑晊謠曰南陽太守成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南陽太守值此邦君者謂思慶為山陽太守也西河建隼逢斯刺舉者謂頊為豫州刺史也按禹貢豫州河南之地其界西至雍州建隼建旗也周禮九旗之名云鳥隼曰旗應劭漢官儀曰刺舉州事公侯繼踵冠冕連鑣可得而言傳於史

籍說文曰鑣馬勒旁鐵也公髫齔知禮早年馳譽劉熙釋名曰沒齒曰齔洗也毀洗於齒故齒更生新也就經讌舍略見書堂習武兵欄偏知劒術說文曰讌學也讌與横同史記索隱注天子門有兵欄曰司馬門也雖復年猶小學已為儒者所稱位在偏裨即入將軍之賞本傳云常頗涉學有當官譽偏謂偏將軍裨謂裨將俱見漢書大統三年起義華陽授永安縣開國男文皇帝霸迹初基英雄輻輳公拔劒轅門頳川從我洛城逆戰壯於白馬之兵河橋解圍勇於烏林之策起義華陽注見鄭常碑文文皇帝魏相安定公周太祖宇文泰也漢書鴻門之會云樊噲直闖入立帳下項羽賜之卮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劒切肉盡之後漢書光武謂王霸曰頳川從我者皆逝而子獨留劉先主志曰袁紹征官渡遣梟將顔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公使遼羽為先鋒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中斬其首還紹將莫敢敵遂解延圍吳志曰黄蓋敗魏武於烏林烏林赤壁東下一百一十里常為周太祖帳內都督洛城河橋並有功言此時洛城之戰較白馬而更壯比日河橋之役比烏林而彌勇矣授平東將軍帥都督襲父封魏昌縣伯也魏後三年授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車騎用郭淮之勳儀同取王沈之貴公之此授僉曰得人魏志曰郭淮字伯濟太原陽曲人也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封陽曲侯晉書曰王沈字處道太原平陽人也位至驃騎將軍錄尚書事進爵博陵郡公按晉書王沈無授儀同之事疑云儀同取黄權之貴晉書職官志曰開府儀同三司漢官也殤帝延平元年鄧騭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儀同之名始自此也及魏黄權以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開府之名起於此也鄭常為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疑引黄權矣進爵廣饒縣公本傳賜爵饒陽侯邑千户保定三年授使持節都督遷州諸軍事遷州刺史隋書地志曰後周於房陵郡置遷州即總領金州兵馬括地志曰上庸今房州竹邑縣即金州是也開拓北戎高山尋雲深谷無景梯繩乃上浮竹裁通閩越影嚮句吳聲勢漢書曰閩粵其先越王句踐之後秦并天下以其地為閩中郡按左傳吳稱句吳地理志曰太伯初奔荆蠻號曰句吳師古曰句音鉤夷俗語之發聲也亦猶越為於越也言蠻獠與閩越為影嚮藉句吳為聲勢也公出戰短兵並皆奔北瓦解氷碎山空谷靜鄭常碑文云應接上庸公於文谷路上庸公陸騰也注見第十四卷碑文授持節開府儀同大將軍柏梁高晏有大將軍之詩幕府初開有平陵侯之國比之今日豈可同年而語哉漢武帝元封三年作柏梁臺詔羣臣二千石有能為七言詩乃得上坐大將軍衛青詩曰和撫四夷不易哉史記曰蘇建以都尉從車騎將軍青擊匈奴功封平陵侯自是使車被之繡服風謠是察刑政是觀漢書曰景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繡衣又曰侍御史有繡衣直指師古曰衣以繡者尊寵之也公露節東驅風奔羣盜埋輪當路威振中原漢書曰諸葛豐駐車止節語章曰下欲收之後漢書曰張綱為御史埋其車輪於洛陽都

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梁冀無君之心十五事書御京師震悚武皇帝有盟津之師以公為中權之勁外從決勝內侍軍謀及文軌既同旃旌已偃司勳行賞軍吏舉功武皇帝周高祖宇文邕也盟津之師謂伐齊也泰誓曰惟十有三年大會於盟津左氏傳曰中權後勁杜預曰中軍制謀後以精兵為殿漢書高祖曰決勝千里之外禮記曰車同軌書同文左氏傳曰績茷旃旌杜預曰通帛為旃析羽為旌周禮曰司勳屬夏官乃授使持節上開府增邑五百户賜姓宇文與國同乘之榮周之宗盟非復異姓之後左氏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蕃屏是寄隆寵所歸公室無疎此之謂矣左氏傳曰封建親戚以蕃屏周九州都督須得其才千里諸侯實俟其政乃為使持節都督東徐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尋遷南兗州諸軍事南兗州刺史公頻總六條再勞十部俗變風移人懷吏畏漢書百官公卿表注曰刺史班宣周行郡國以六條問事漢官解詁曰京畿十有三牧分都督察滯穗遺秉有利疲人山桑野蠶足充貢賦詩云遺穉滯穗伊寡婦之利後漢書曰建武二年野蠶成繭被於山阜人收其利焉化被殊俗威行鄰境奏事京師四方第一謂眞刺史其在斯乎王隱晉書曰解修遷琅邪太守考績天下第一魏志曰賈逵為豫州刺史二千石以下阿縱不如法者奏免之帝曰逵真刺史矣春秋末高奄然遘疾以大象元年薨於州鎮時年六十三嗚呼吏人攀慕飛走變色河濟輟舂淮沂罷市河濟謂兗州淮沂謂徐州也禹貢曰濟河惟兗州又曰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史記趙良謂商鞅曰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男不歌謠舂者不相送杵也以今年歸葬於滎陽之山詔贈其官禮也嗟陵谷之貿遷懼徽猷之永遠地久天長敢鐫貞石銘曰

荆河惟豫洛食之本水遶滎波山斜陸渾爾雅釋地云河南曰豫州疏云禹貢豫州云荆南自南河以南也洛誥曰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孔傳云今河南城也禹貢曰滎波既豬顏師古曰即今滎澤是也波亦水名言其水並已遏聚矣一說謂滎水之波漢書地理志曰弘農郡陸渾春秋還陸渾戎於此有關後漢書郡國志曰陸渾西有虢略也言鄭氏之先本鄭國在於河南豫州後遂為滎陽人以國為姓也德星猶照祥風未遠代不乏賢文無闕哀言鄭氏得姓之後代有異人也異苑曰陳仲弓從諸子姪造荀季和父子於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有賢人聚孔靈符會稽記曰漢太尉鄭弘嘗採薪得一遺箭有人覓弘還之問何所欲弘識其神人也曰嘗患若邪溪採薪為難願旦南風暮北風後果然故若邪溪風至今猶然呼為鄭公風詩曰惟哀有闕仲山甫補之公之生也實降英靈忠為德本孝稟天經言誕生鄭常有忠孝至性也孝經曰夫孝天之經也觀書虎館學劒龍亭雕弓偃月行馬流星虎館白虎觀龍亭疑延平之津劒化為龍孫卿子曰天子雕弓釋名曰弦月半之名也其形一旁曲一旁直若張弓

弛弦也陳孔璋答東阿王牋曰譬猶飛兔流星超山起海李周翰曰飛兔流星神駿也

置陣黎陽麾兵官渡平陰聽烏馬陵書樹

言常立義之後累有戰功也史記高祖本紀曰劉賈將卒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索隱曰即黎陽津也南界東郡白馬縣袁宏後漢紀曰獻帝建安五年二月袁紹遣沮授郭圖郭于瓊顏良等攻劉延於白馬紹曹操與袁紹戰於官渡紹師大潰平陰馬陵注見前篇

氣視迴津星占飛步火斷羌營沙崩賊路

言為金州兵馬有平羌之功也漢書藝文志曰漢津旁氣行占驗十三卷又曰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紀吉凶之象聖王所以參政也羌賊即蠻獠鐵山獠之類

及驅犀節乃牧雄州吏不驚犬人無喘牛

言為刺史歷任徐兗諸州有令名也後漢

書劉寵傳山陰父老曰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漢書丙吉曰方今少陽用事未可大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傷害也三公典調和陰陽職所當憂是以問之

西蠶得歲東作逢秋草爛獄戶星低市樓

謂常有政績也尚書孔傳曰歲起於東而始就耕謂之東作獄戶如囹圄之屬星經曰市樓六星在市門中主闤闠之司今市曹官之職也

五將星亡三台岳折哀哉天道遂常明哲

悼常亡也天文志曰天狗主候兵討賊見則四方相射千里或曰五將鬬人相食所往之鄉有流血晉書曰張華死中台星折

棟梁崩壞風雲寂滅北郭長悲東都永別

左傳子產曰棟折榱崩後漢書曰感會風雲風雲寂滅言其功臣之亡也古詩曰驅車上東門遥望北郭墓博物志曰滕公夏侯嬰薨公卿送葬至東都門外

幽深此地宅兆斯憑山迴虎圈路上魚陵

謂歸葬滎陽也虎圈虎牢也左氏傳曰鄭伯享王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杜注曰虎牢河南成皐縣後漢書郡國志曰豫州郡襄城縣有魚齒山左傳謂魚陵杜預曰魚齒山也在犨縣北按虎牢魚陵皆鄭地言滎陽之山本鄭地也

悲風夜烈苦露晨凝蘭芳菊茂終古相承

楚辭曰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

周大將軍聞喜公柳遐墓誌

君諱遐

周書北史並作霞

字子昇河東解縣人也秦始征晉之地漢開平越之鄉

左傳曰秦始征晉河東又云秦伯納重耳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杜元凱曰桑泉在河東解縣西解縣東南有臼城漢書曰武帝元鼎六年將幸緱氏至左邑桐鄉聞南越破以為

聞喜縣師古曰左邑河東之縣二語序河東解縣地也解音蟹

律中夷則星居鶉首

漢書律歷志曰律有十二五曰夷則夷傷則法也言陽氣正法度而使陰氣夷當傷之也位於申在七月漢書曰自井至柳謂之鶉首之次秦分也言河東近秦本西方秋金之氣即秦之分野也

況復莊謀於衛既為社稷之臣喜對於齊無廢諸侯之職

禮記曰衛有寢疾衛獻公再拜請於尸曰臣有柳莊也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左傳僖二十六年曰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使受命於展禽齊侯未入境展喜從之齊侯乃還柳氏之先本姓展氏魯孝公之後展禽食采於柳下謂之柳下惠遂姓柳氏言柳氏之先也

祖叔珍宋員外散騎常侍義陽內史有徐邈之應對居於散騎之省有汲黯之正直理於

淮陽之郡晉書曰徐邈東莞姑幕人也博涉多聞以慎密自居孝武帝始覽典籍招延儒學之士邈既東州儒素太傅謝安舉以應選年十四始補中書舍人在西省侍帝雖不口傳章句然開釋文義標明指趣撰正五經音訓學者宗之遷散騎常侍猶處西省前後十年每被顧問輒有獻替多所匡益甚見寵待漢書曰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數直諫上以為淮陽楚地之郊也召黯拜為淮陽太守父李遠臨川王本傳云梁臨川王諮議參軍宜都太守蘭臺石室是所洽聞白馬飛狐逾高詞氣後漢書曰班固除蘭臺令史與陳崇等共成世祖本紀漢官儀曰蘭臺令史六人秩六百石掌書劾奏後漢書黃瓊上疏曰陛下宜開石室按河洛注石室藏書之府也孔叢子曰趙人公孫龍云白馬非馬漢書酈食其曰距飛狐之口西都吳一作莫融擅名江表言

談相會宛如舊焉君膺令德之靈稟沖和之氣齠齔髫髮夙智早成愛敬自天虔恭得性含仁抱義履信居貞本傳云震幼而爽邁神彩嶷然髫歲便有成人之資篤好文學動合規矩世父儀同忠惠公特加器異本傳世父慶遠特器異之乃謂公曰吾昔逮事伯父太尉公見語云我昨夢汝登一高樓樓盡峻麗吾以坐席乞汝汝或富貴恨吾不及見耳吾向聊復晝寢又夢將昔時坐席還復賜汝汝位官當復見及本傳云汝之官位復當及吾特宜勉勵以應嘉祥也餘同乞汝之乞音器與也王祥佩刀世為卿族鮑永驄馬家傳司隸以此連類差無慙德晉書曰呂虔有佩刀工相之曰當為三公虔以贈別駕王祥祥果為太傅列異傳曰鮑宣宣子永永子昱三世皆為司隸而乘一驄馬京師人歌之曰鮑氏驄三人司隸再入公馬雖瘦行步工言夢中坐席之賜如佩刀驄馬矣輕車西昌侯作藩襄漢本傳云梁西昌侯深藻鎮雍州君時年十二以民禮脩謁進止端詳神情雅正侯目送之不輟本傳云霞時年十二以民禮脩謁風儀端肅進止詳雅深藻美之餘同試遣左右踐君衣裾欲視舉動君徐步稍前曾無顧盻本傳同魏侯之見劉廙不覺斂容漢主之觀田鳳遂令題柱比之今日曾何足云魏志曰劉廙字恭嗣南陽安衆人也太祖辟為丞相掾魏國初建為黃門侍郎太祖在長安欲親征蜀廙上疏太祖遂進前而報廙曰非但君當知臣臣亦當知君今欲使吾坐行西伯之德恐非其人也魏諷反廙弟偉為諷所引當相坐誅太祖令曰叔向不坐弟虎古之制也特原不問三輔決錄曰漢靈帝殿柱題堂堂乎張京兆田郎顏氏家訓云用論語題京兆人田鳳也驃騎廬江周書作陵王帝子出藩懸衡高選以君華望召為主簿本傳云廬陵王續為雍州刺史辟霞為主簿按續梁武帝之第五子也張坦直諫既稱荀令之香鄒湛知言彌見羊公之德習鑿齒襄陽記曰劉季和性愛香謂張坦曰荀令君至人家坐幙三日香氣不歇謂我何如坦曰醜婦效顰見者必走也晉書曰羊祜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慨然嘆息顧謂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

登山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沒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望必與此山俱傳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

詔議府君於都甍背君奔赴六日即屆京師本傳云霞有志行初為州主簿其父卒於揚州霞自襄陽奔赴六日而至

形骸毀瘁不復可識靈柩沂江中川薄晚亂流乘選迴風反帆舟中之人相視失色抱棺號慟誓不求生俄爾之間風波即靜咸以君精誠所致成都孝子自赴江流桂陽先賢身彰野火並存靈柩咸可傷嗟後漢書曰廉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父遭亂客死蜀漢范遂留寓西州西州平遂歸鄉里年十五辭母西迎父喪與客步負喪歸葬未葬鄰人失火初甫匍柩上以身扞火火為之滅郡憚甄異之以為首舉

太夫人乳間發瘡醫云惟得人吮癰血或望可差君方寸已亂應聲即吮旬日之間遂得痊復本傳亦載其事

君之事親可謂至矣從兄崩載船觸石破沒范抱持棺柩遂俱沈溺衆傷其義釣求得之療救僅免於死又曰長沙有孝子古初遭父喪

右衛擁旌嶺表苦相攜致昔馬游志氣為馬援所知班嗣才學為班彪見賞復聞於今日矣後漢書馬援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欵段馬為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求致盈餘徒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重蒸仰視飛鳶跕跕墮水中卧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漢書叙傳曰彪字叔皮幼與從兄嗣共遊學家有賜書內足於財好古之士自遠方至父黨揚子雲以下莫不造門

乃除永化縣令靜尋欹案或吟長岑之遠乍撫一作聽鳴琴不以河陽為陋日南金柱合浦珠泉莫背一作曾莫經懷未嘗留目後漢書曰崔駰出為長岑長注云長岑屬樂浪郡其地在遼東晉書曰潘岳為河陽令應劭地理風俗記曰日南故秦象郡漢武帝元鼎六年開林邑記曰建武十九年馬援樹兩銅柱於象林南界與西屠國分漢之南疆也謝承後漢書曰孟嘗字伯周為合浦太守郡境舊採珠以易先時二千石貪穢使民采珠積以自入珠忽徙去合浦無珠餓死盈路孟嘗行化一年之間去珠復還

解巾平西邵陵王法曹參軍仍轉外兵除尚書工部郎邵陵王綸武帝六子

始入禮闈既登蘭閣尚書僕射陳郡謝舉南史謝舉字揚言大通五年遷尚書僕射

人望國華引君言論謂同坐曰江漢英靈見於此矣本傳云謝舉時為僕射引霞與語甚嘉之顧謂人曰江漢英靈見於此矣

西中郎岳陽王以綠車之重臨西河之牧拔用君為本州治中尋遷別駕後漢書曰皇孫則綠車蔡邕獨斷曰綠車名曰皇孫車天子孫乘之以從岳陽王梁昭明太子之子為武帝皇孫故云綠車之重岳陽王鎮襄陽為雍州牧故云西河之牧也

王叔理以品物流名陳仲舉以題軒馳譽君之展驥兼而有之王叔理即王叔治也魏志曰王脩字叔治北海營陵人也識高柔於

弱冠異王基於幼童皆遠至世稱其知人世說曰陳仲舉言為士則行為世範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蜀志曰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及乎大盜移國王室騷然月動星搖雲平虹直謂侯景之亂也岳陽王承制陝左當壁漢南天網所頓英賢畢集謂岳陽王詧於襄陽承制後踐帝位於江陵也時襄陽屬雍州在陝之東左氏傳曰當壁而拜者神所立也老子曰天網恢恢授君散騎侍郎吏部員外郎散騎常侍本傳同兼太子侍讀言蕭詧為梁王授君此職也監儲甲觀事重史丹侍講桂宮名高張禹漢書曰史丹字君仲魘國人也元帝以丹舊臣皇考外屬親信之詔丹護太子家是時傳昭儀於定陶共王有材藝母子

愛幸太子頗有酒色之失上意不平丹犯顏色動寤萬乘轉移大謀卒成太子又曰張禹字子文河內軹人也初元中詔令禹授太子論語三輔黃圖曰太子宮有甲觀畫堂桂宮在未央北俄遷車騎大將軍大都督賜爵聞喜縣公侍中開府儀同三司餘如故方之驂乘霍去病為侍中譬彼將兵公孫敖為驃騎漢官儀曰侍中殿下稱制出則陪乘霍去病注見前史記曰將軍公孫敖義渠人以郎事武帝武帝立十二歲為驃騎將軍足以照曜六府謨明九德豈直允諧上將匡贊中軍而已哉左氏傳曰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上將文昌中星名按左傳三軍有中軍上軍下軍既而言從梁國服政酆都管仲有詞即受下卿之禮臧孫見德還奉嘉賓之宴本傳云霞辭詧曰陛下中興鼎運龍飛舊楚臣昔因幸會早奉名節理當以身許國期之始終自晉氏南遷臣宗族蓋寡從祖大尉世父儀同從父司空並以位望隆重遂家於金陵惟留先臣獨守墳柏常誡臣等使不違此志今襄陽既入北朝臣若陪隨鑾蹕進則無益塵路退則有虧先旨伏願曲垂照鑒亮臣此心詧重違其志遂許之因留鄉里以經籍自娛太祖世宗頻有徵命霞固辭以疾及詧祖霞舉哀行舊君之服保定中又徵之霞始入朝服政酆都言仕周也宇文氏國號曰周如西周之都酆鎬也左傳僖十二年曰齊侯使管夷吾平戎於王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受下卿之禮而還又僖二十三年曰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於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國莊來聘也有詔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霍州諸軍事霍州刺史隋志曰廬江郡霍山縣梁置霍州犀節去關衰衣馳傳迎郊則文學前驅賓衛則邦君負弩漢書文帝紀曰除關無用傳張宴曰傳信也若今過所也師古曰古者或用棨或用繒帛棨者刻木為合符也衰衣馳傳後漢郭賀事注別見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文學託乘於後車劉良曰文學官名漢書曰霍去病為驃騎將軍過河東河東太守郊迎負弩先驅晉書何曾上疏曰郡守之權雖輕猶專任千里比之於古則列國之君也故太守稱邦君矣直以五溪遼遠馬伏波之思歸三湘卑濕賈長沙之不

願後漢書曰馬援為伏波將軍援擊武陵五溪蠻夷時年六十二會暑盛中病卒漢書曰賈誼為長沙傅長沙卑濕誼自傷悼作鵩鳥賦五溪三湘注見紇干弘碑文是以宜城刺史直會鹿門白沙故地仍留龍種天厲弗戒奄然終極天和某年歸窆於襄陽白沙之舊塋按本傳霞辭詔曰從祖世父從父家於金陵惟留先臣獨守墳柏又云今襄陽既入北朝知襄陵為霞桑梓之地舊塋在是矣後漢書曰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荊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嘆息而去後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因採藥不反郡國志襄陽宜城皆屬荊州南郡襄陽記曰鹿門山舊名蘇嶺山建武中襄陽侯習郁立神祠於山刻二石鹿夾神道口俗因謂之鹿門廟遂以廟名山也水經注曰襄陽城東有東白沙襄陽記曰龐德公子魯字世文晉太康中為牂牁太守去官歸鄉居白沙里鄉人宗敬之相語曰吾家池中龍種來里中化其德讓言霞歸窆襄陽得遂其志也君器宇祥正風鑒宏敏澡身浴德游藝依仁汝南令望扶風長者不言財利王夷甫之為德不談人物阮嗣宗之為人本傳云霞性溫裕略無喜愠之容宏獎名教未嘗論人之短尤好施與家無餘財禮記曰儒有澡身而浴德論語云依於仁游於藝後漢書曰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也又曰竇武字游平扶風平陵人也晉書曰王衍字夷甫妻郭氏賈后之親藉房中之勢聚斂無厭衍疾郭之貪鄙故口未嘗言錢郭欲試之令婢以錢繞牀使不得行衍晨起見錢謂婢曰舉阿堵物却其措意如此晉陽秋曰夷甫善施合父時假貸者皆與焚券未嘗謀貨利之事世說曰晉文王稱阮嗣宗至慎每與之言言皆元遠未嘗臧否人物從容亂離之機保此令名舒卷風雲之際無妨貴仕張衡渾儀之後即賦歸田杜預沈碑已來遂停鄉里後漢書曰張衡研覈陰陽妙盡璇璣之正作渾天儀又衡有歸田賦襄陽記曰杜元凱好為身後名常自言百年後必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作二碑叙其平吳勳一沈萬山下一沈峴山下謂參佐曰何知後代不在山頭乎元凱杜預字也王仲宣有讀書之樓諸葛亮有彈琴之宅盛弘之荊州記曰襄陽城西北八里方山北際河水山下有王仲宣宅王韶南雍州記曰隆中諸葛亮故宅有舊井一今涸無水盛弘之記云井深五丈廣五尺堂前前三間屋地址極高有孔明避暑臺宅西山臨水孔明嘗登之鼓琴以為梁父吟因名為樂山實欲因此謝病閑居終焉言霞辭歸之後因留鄉里本有終隱之志焉鳴琴在膝或對故人寶劒自隨時過稚子晉書曰陶潛性不解音而常蓄素琴一張弦徽不具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弦上音漢書陸賈傳曰高祖拜賈為太中大夫賈五男寶劒值百金謂其子曰過汝汝給酒食所死家得寶劒此稱其閑居之樂也百年俄頃嗚呼哀哉遂使君子之陵止埋銅劒賢臣之墓惟銘石函王隱晉書曰汲郡冢有銅劒一枚長三尺五寸博物志曰漢滕公死送葬至東都門外駟馬不行踞地悲鳴即跼馬蹄下得石槨其銘云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石吁嗟滕公居此室乃葬斯地銘曰

有莊有惠居魯居衛義是隨時才堪濟世言柳氏之先衛有柳莊魯

有柳下惠隨時濟世也

北部尚書東京司隸必復其始侯君相繼

言霞從祖太尉世父儀同從父司空也周禮冬官考工故司空曰北部尚書漢官儀曰司隸校尉部河南故謂東京司隸也左傳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華蓋一岳文昌一星青衿辨志童子離經義聶非馬書勤映螢

言霞稟星岳之靈髫年好學有成人之望也星經曰華蓋十六星在五帝座上九星為華蓋之柄上七星為庶子之官文昌七星其六星各名毛萇曰青衿學子所服禮記十年視離經辨志公孫龍曰白馬非馬晉書曰車胤字武子南平人胤就業恭勤博覽不倦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繼日焉

往年靈柩漂泊江沱以君哀慟川后停波

謂霞父靈柩泝江幾覆得免是其孝感所致也詩曰江有沱鄭箋曰岷山道江東別為沱洛神賦曰川后靜波李善注云川后河伯也

入朝歌

北海齊地後漢郡國志曰青州有北海國西河謂雍州也岳陽王鎮襄陽稱雍州牧與魏接界平江陵後始盡歸於周本序亦云岳陽王臨西河之牧矣揚名馳譽言鄰國皆有名譽也誰登九折不入朝歌者言梁王詧不足仕故辭歸也時襄陽已入北朝惟資江陵一州之地言其危如九坂陋若朝歌也漢書曰王陽不登九折坂又鄒陽上書曰邑號朝歌墨子迴車

揚名北海馳譽西河誰登九折不

蔚炳胥變攀陪遂遠白鹿隨軒丹暈附晁

易革卦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君子豹變其文蔚也言方當革運辭詧歸里君臣之際攀陪遂遠也謝承後漢書曰鄭弘為淮陰太守白鹿方道挾轂而行宏怪問主簿黃國國賀曰聞公車輜畫鹿明府必為宰相丹暈疑即赤帷蓋也暈日旁氣也言帷蓋似之後漢書曰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又曰郭賀為荆州刺史賜黼黻冕旒勑行部去襜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白鹿隨軒丹暈附晁似引是事然按本文上下非謂是也上云蔚炳胥變攀陪遂遠明是辭詧歸里下文位叅上將至軍幕仍張始云入周笙仕此處不得引刺史郡守之事按神仙傳曰中山衛叔卿嘗乘雲車駕白鹿見漢武帝帝將臣之叔卿不言而去丹暈暈日旁氣也用左傳赤烏夾日事言辭詧之後詧遂殂也

位叅上將榮兼本選蛇盤綬結龜迴印轉來朝平樂歸政咸陽藩維即啓軍幕仍張

言霞事詧為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及入周仍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是位叅上將榮兼本選也董巴輿服志曰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叙及秦以采絲連結於襚謂之綬漢承秦制淮南子曰龜紐之璽賢者以為佩高誘注曰龜紐之璽古印也紐繫佩服也平樂館名西京賦曰大駕幸乎平樂之館秦都咸陽後周所都也來朝平樂歸政咸陽者謂霞入周也藩維即啓軍幕仍張者謂仕周為大將軍也

起茲禮數峻此戎章長離宛宛刷羽凌江

言其軍容之盛也張衡思元賦曰前長離使拂羽兮注云長離即鳳也潘岳為賈謐贈陸機詩曰宛宛長離凌江而翔

世急奔流年催驚隼滅沒頓轡扶桑搖軫

詩曰徂年如流孔融與盛孝章書曰歲月不居時節如流月令云季秋鷹擊雉年華驚隼亦言秋金殺氣也陸機赴洛道中詩曰頓轡倚松巖李善曰頓猶舍也山海經曰日浴溫源谷上於扶桑淮南子曰日出於暘谷浴於咸池拂於扶桑是謂晨明登於扶桑之上爰始將行是謂朏明顏師古曰軫車後橫木也

智士石圻賢人星殞西鄂芝枯南陽菊盡

悼霞亡也後漢書方術任文公傳曰公孫述時蜀武擔石圻文公曰噫西州智士死我乃當之自是常聚

會子孫設酒食後三月果卒故益部為之語曰任文公智無雙異苑曰陳仲弓從諸姪造荀季和父子於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內有賢人星聚此云星隕悼亡也後漢郡國志云西鄂屬南陽郡注云山海經曰有豐山神耕父處之常遊清冷之淵前志應劭曰江夏有鄂故加西云抱樸子曰南陽酈縣山中有甘谷水谷上皆生甘菊花墮其中居民食水無不老壽高者百四十五歲下者不失八九十無夭年人司空王暢太尉劉寬太傅袁隗為南陽太守每使酈縣月送甘谷水四十斛以為飲食此諸公多患風痺及眩冒皆得愈

愴焉啓手生榮終極相杵輟舂鳴機罷織言生榮死哀也輟舂罷織言霞死民為之婦人哭於機

煢煢肖子視陰餘息霜露履之哀哉欒棘左氏傳曰余煢煢在疚又曰趙孟視陰曰朝夕不相及禮記曰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淒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詩云棘人欒欒兮

龍巢北望鳳闕前觀松長風遠地厚泉寒隋志漢東郡土山梁曰龍巢後周改龍巢為左陽水經注廣漢郡鳳溪中有二石雙高其形若闕漢世有鳳凰至故謂之鳳凰臺南注漢水按墳植松柏故云松風長遠地有九泉故云地厚泉寒

書埋簡落琴覆絃寬贈行之冊書而納棺劉歆讓太常博士書曰經或脫簡世說云子敬人琴俱亡左傳昭四年云叔孫卒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季孫使杜洩舍路杜洩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為司徒實書名夫子為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為司空以書勳今死而弗以是棄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

周大將軍義興公蕭公墓誌銘

昔司徒之敷五教當堯讓之初丞相之總萬機值秦亡之後序蕭氏之先也按蕭氏本蕭國子姓宋國之支庶也堯時契為司徒賜姓子氏其後有成湯武王克商封殷後於宋春秋左傳莊公十二年云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殺南宮牛及子游而立桓公宋人以蕭邑別封其人為附庸二十三年經書蕭叔朝公是也宣公十二年云楚伐蕭蕭潰蕭國從此遂滅漢書地理志曰蕭邑在沛國蕭縣漢興相國蕭何封酇侯云本沛人是其後也

若殷人受氏乃承微子之封詩譜曰商德之衰武王伐紂乃以陶唐氏火正閼伯之墟封紂兄微子啓為宋公代

武庚為商後地理志云梁國睢陽是也言蕭氏之先本宋國矣

梁運應圖實啓延陵之國吳都賦曰且有吳之開國也造自泰伯宣於延陵梁都建業本吳地故云延陵之國梁運應圖謂梁武帝有天下也武帝紀云帝姓蕭氏與齊同承淮陰整之後

公諱太字世怡周書云以名犯太祖稱字

蘭陵人也太祖文皇帝之孫鄱陽忠烈王之子周書本傳云梁武帝弟鄱陽王恢之子也太祖文皇帝皇考順之也武帝本紀云整六世而生皇考諱順之於齊高帝為始族弟少而款狎齊高每外討皇考為軍副及齊高創建皇業催鋒莫不垂拱仰成焉齊武即位以參豫佐命封臨湘縣侯武帝即位追尊太祖文皇帝梁宗室傳曰鄱陽忠烈王恢字弘達文帝第十子也天監元年封鄱陽郡王普通七年薨謚曰忠烈有男女百人男封侯者三十九人女主三十八人

派別天潢支

分若木直幹自高澄源已遠漢書天文志曰漢中四星天潢山海經曰灰野之山有赤樹青華名曰若木言為梁朝宗室與武帝同支派也茂親明德是稱毛畢之功宗子維城乃建邢茅之國言梁朝封建親戚太遂有國也左傳僖二十四年富辰曰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又曰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杜元凱曰毛國伯爵諸侯為王卿士者畢國在長安縣西北邢國在廣平襄國縣高平昌邑縣西有茅鄉大同元年年十六封豐城縣開國侯食邑五百户山臨鶴塞非無陶侃之賓氣連牛斗即有張華之劒謂豐城縣也晉書地志曰豐城縣屬豫章郡幽明錄曰陶公在尋陽西南一塞取魚自謂其地曰鶴門晉陽秋曰侃父丹娶新淦湛氏女生侃湛處恭有智算以陶氏貧賤紡績以資給侃使交結勝已侃少為尋陽吏鄱陽孝廉范逵嘗過侃宿時大雪侃家無草湛徹所薦對給陰氈髮以供調逵聞之歎息稱之於張夔顧榮羊晫諸人大獲美譽王子年拾遺記曰晉之中興夜有紫色衝斗牛張華使雷煥為豐城縣令掘而得之華與煥各寶其一拭以華陰之土光耀射人後華遇害失劒所在煥子佩其一劒過延平津劒飛鳴入水及入水尋之但見雙龍纏屈於潭下目光如電遂不敢取矣解褐給事中仍太子洗馬公子出身非郎官而同品中朝洗馬異式道而前驅以公居之誠為高選晉書職官志曰給事中秦官也所加或大夫博士議郎掌顧問應對位次中常侍漢因之及漢東京省魏世復置至晉不改在散騎常侍下給事黃門侍郎上無員洗馬八人職如謁者秘書掌圖籍釋奠講經則掌其事出則直者前驅導威儀漢書曰太子屬官有洗馬如淳曰前驅也西京雜記漢朝輿駕式道侯二人大同元年入直殿省其年轉太子中書舍人南宮宿衛職司蘭錡北閣從班榮參顧問通籍兩宮得賢斯在晉書職官志曰中書舍人晉初置舍人通事各十人江左令舍人通事謂之通事舍人掌呈奏案後省而以中書侍郎一人直西省又掌詔命續漢書百官志曰太子舍人二百石無員吏直宿衛如三署郎中後漢書馮魴傳曰中元十五年東巡郡國留魴宿衛南宮西都賦曰武庫禁兵設在蘭錡大同三年授持節仁威將軍譙州刺史褰帷祥氣之境刺舉消憂之地晉書地理志曰魏武分沛立譙郡褰帷用賈琮事見後漢書魏志曰文帝生於沛國譙郡時有雲氣青色而圓如車蓋當陽風俗文學吏多美稷相迎童兒逾遠後漢書曰崔瑗著南陽文學官志又曰郭伋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道次迎拜既而亂離瘼矣王室騷然大夫有行役之悲君子有無期之怨本傳云侯景為亂路由城下襲而陷之世怡遂被執尋逃遁得免詩云亂離瘼矣鄭語云王室方騷韋昭注曰騷擾也詩序曰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又曰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背關懷楚扁舟而行江漢奉當壁之君章華一作華夏歸中興之主謂太自譙州逃遁至江陵時元帝承

制梁朝中興也漢書項籍傳贊曰及羽背關懷楚江漢楚地左氏傳曰楚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乃遍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國語曰楚靈王為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韋昭曰章華地名又吳語曰乃築臺於章臺之上元帝討滅侯景成中興之業故云中興之主都於江陵本楚地故引楚事焉

承聖元年拜侍中

周書梁元帝承制授侍中承聖元帝年號

無雙對問實踵武於丁鴻多識舊章足齊衡於王粲

後漢書曰永平十年詔徵丁鴻拜侍中建初四年肅宗詔鴻與諸儒論定五經同異於北宮白虎觀帝親稱制臨決鴻以才高論難最明諸儒稱之帝數嗟美焉時人嘆曰殿中無雙丁孝公魏志曰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獻帝西遷粲從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魏國既建拜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時舊儀廢弛典造制度粲恒典之

二年除持節平西將軍臨川內史仍轉平南將軍桂陽內史

本傳云既以陸納據湘川道路擁塞改授漢書曰內史周官秦因之武帝建元六年置左右內史

尚方鑄劒再轉金龜御史分符雙封銅虎

漢書朱雲曰臣願賜尚方斬馬劒斷佞臣頭一人以厲其餘師古曰尚方少府之屬官也作供御器物故有斬馬劒之利可以斬馬也又百官公卿表曰凡吏比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師古曰漢舊儀云銀印背龜紐其文曰章謂刻曰某官之章也公卿表又云監御史秦官掌監郡漢省丞相遣史分刺州武帝置部刺史掌奉奏條察州又文帝紀曰二年九月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傳書第一至第五張宴曰符以代古之珪璋從簡易也師古曰與郡守為符者謂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張宴曰銅取其同心也再轉雙封者言除平西將軍臨川內史復轉平南將軍桂陽內史也

豈直鄧攸清白見稱五鼓之歌

晉書曰鄧攸元帝時為吳郡太守政刑清明百姓歡悅後稱疾去百姓數千人留牽攸船不得進攸乃少停夜中發去吳人歌云紞如打五鼓鷄鳴天欲曙鄧侯挽不留謝令推不去後漢書曰劉寵字祖榮東萊牟平人拜會稽太守簡除繁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徵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尨眉皓髮自若邪山谷間出人齎百錢以送寵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苦對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宅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自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邪勤苦父老為選一大錢受之

遂以天保未定王途多梗還吳不可歸蜀無路臨淄負海翻然改途竄身清漳垂翅渤海

周書本傳云未至桂陽屬于謹平江陵遂隨凡脩在郢州及修卒即以世怡為刺史湘州刺史王琳率舟師襲世怡世怡以州輸琳時陳武帝執政徵為侍中世怡疑而不就乃奔於齊詩曰天保定爾未定多梗言王室之亂也蜀志云黃權對魏文帝曰臣降吳不可歸蜀無路是以歸命臨淄負海翻然改圖謂不得已而奔北齊也臨淄齊地即營丘也晁錯新書曰齊地僻遠負海水經曰清漳水出上黨沽縣西北少山大黽谷漢書地理志曰上黨長子縣鹿谷山濁漳水所出東至鄴入清漳按鄴北齊所都竄身清漳亦謂奔齊也渤海齊地漢置渤海郡屬幽州師古曰在渤海之濱因以為名

蒙授車騎大將軍散騎常侍仍為持節都督永州刺史

謂齊授此

職也隋書地志曰豫州汝南郡城陽縣後齊曰永州而秦亭壓境邾析聞城鼓角地鳴將軍天落雖復瓶缶聽聲無防於地道冠繩柴結不却於雲梯請命受降翻歸都護周書本傳云保定四年晉公護東伐大將軍權景宣略地河南世怡聞豫州刺史王士良已降遂來歸款秦亭壓境謂周師見侵也周都長安本秦地故云秦亭漢書地理志曰秦之先伯益為附庸邑之於秦今隴西秦亭秦谷是也左傳曰魯擊析聞於邾後漢書公孫瓚與子續書曰袁氏之攻狀若鬼神鼓角鳴於地中漢書曰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光武帝紀曰或為地道衝棚撞城淮南子曰工輸作為雲梯之械設以攻宋九攻而墨子九却之漢書鄭吉傳曰吉既破車師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幷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焉師古曰並護南北二道故謂之都都猶大也總也言周師彊盛不能拒防故請命受降歸於都護也周朝以楚材晉用不停於平章趙璧秦求無論於覊遠左傳聲子對令尹子木曰惟楚有材實晉用之史記曰秦王欲以十五城易趙王和氏璧相如奉璧見秦王言太歸款之後周朝納降復見用也以保定五年除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義興郡開國公食邑一千三百户隋志曰汝南城陽有義興縣天和二年授使持節都督蔡州諸軍事蔡州刺史本傳云授蔡州刺史不尚苛察深為吏民所安周書太祖紀云魏廢三年改南雍為蔡州楚頃襄之愛子既布衣而戍谷魏安釐之母弟亦覊旅於邯鄲憂既傷人降年不

永史記曰楚頃襄王病使黃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秦留之數年楚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與秦相應侯善於是黃歇乃說應侯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韋昭曰函谷關史記曰魏公子無忌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封信陵君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却秦存趙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邯鄲趙地漢書地理志云邯鄲屬趙國趙敬侯自中牟徙于山亦覊旅之人有同憂也春秋五十有一薨於蔡州之鎮本傳云三年卒於州送故入關空餘哀服歸軒在道還更垂帷言太為蔡州刺史卒於官其喪車猶尚哀服垂帷也嗚呼哀哉有詔贈官謚某本傳本官加并洛永三州刺史禮也五年十一月葬於長安北原樗里子之墳正臨武庫太史公之墓直對皐門史記曰樗里子且死曰葬我必於渭南章臺東後百年當有天子宮夾我墓及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上也漢書司馬遷傳曰蘄生昌昌生無懌無懌生喜喜為五大夫皆葬高門喜生談為太史公銘曰

元鳥遠烈相土宏謨東封宋社西歛秦圖人承佐漢國紹開吳史記曰殷契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為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元鳥遺卵簡狄吞之因孕生契及長為帝舜司徒賜姓子氏左傳襄九年曰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大火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史記曰武王封微子為宋公又云周德衰宋之社正義曰社主民也社以石為之宋社即亳社也周武王伐紂乃立

亳社以為監戒按左傳有鳥鳴於亳社曰詘詘嘻嘻蓋宋社也漢書曰蕭何盡收秦丞相府圖籍文書言蕭氏之先本殷契之後在周為宋國至漢則有蕭何齊梁則成帝業佐漢謂蕭相國也開吳謂梁武帝都建業也

有美令德茂親藩邸建國皇支承家帝弟謂太父鄱陽王恢為太祖之子武帝之弟以此建國也率由冥會亮直天啓轅固聞詩唐都習禮謂蕭太也後漢書曰前太尉陳蕃忠清直亮左傳叔詹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史記曰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史遷自序曰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博望之苑金華之宮文林講德武帳參戎謂授太子洗馬中書及侍中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太子冠為立博望苑使之通賓客從其所好三輔黃圖曰未央宮有金華殿成帝初張將軍諸職也漢書曰武帝年

禹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漢書曰上嘗坐武帳又曰太后盛服坐武帳武士陛戟陳列殿下孟康曰今御武帳置兵闌五兵於帳中也名書柱上策滿帷中上田鳳事下張良事託身淄右淄右臨淄之右謂于謹平江陵太奔齊也淮東淮水之東謂授永州刺史也秦亭西逼謂魏師之西逼也漢書地理志曰秦之先封為附庸邑之於秦今隴西秦亭是也楚澤南窮傷江陵之已亡也漢書司馬相如傳曰楚有七澤故云楚澤史記曰公子無忌與魏王博而北境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為寇也晉書載紀云符堅淝水之敗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為晉兵屬期遠略逢茲應變陣橫十里兵圍一面月暈孤城塵驚虛援春筍非糧秋蒿無箭垂翅卧龍夷衿輟戰言太歸齊之後晉公東伐周師彊盛不能一戰遂至降附也史記天官書曰平城之圍月暈參畢七重周禮考工鄭注云援直刃也續晉安帝紀曰豫州刺史司馬尚之所攻倉儲稱竭是時蘆筍時也尚之指筍曰且噉此足解三日將士離心遂敗韓子曰張孟談曰董安于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楚廣之發而用之有餘箭矣卧龍伏龍城也周書云天和六年齊王憲平其伏龍等城後漢書光武璽書曰垂翅回溪夷衿輟戰未詳西京賦曰巖險周固衿帶易守此云夷衿明是衿帶失守也按輟戰二字對上卧龍未工疑誤時值懷來恩加始賞王爵愈峻戎章更上言周朝懷來太降得授驃騎大將軍義興公也朱鷺才飛虞歌即響泣子留恨藏書長往言太仕周未久而卒也詩序曰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詩曰振鷺于飛言太

本梁朝宗室今入於周如周之杞宋矣毛傳曰鷺白鳥也爾雅曰鷺舂鉏陸璣疏云鷺水鳥也好而潔白故謂之白鳥齊魯之間謂之舂鉏遼東樂浪吳揚人皆謂之白鷺楚威王時有朱鷺合沓飛翔而來舞則復有赤者舊鼓吹朱鷺曲是也然則鳥名白鷺赤者少耳左傳哀十一年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正義曰虞殯遣殯歌詩杜預云送葬歌曲並不解虞殯之名禮啓殯而葬葬即下棺反日中而虞蓋以啓殯日將虞之歌謂之虞歌歌者助也喪者哀也送葬得有歌者蓋挽引之人為歌聲以助哀今之挽歌是也舊說挽歌漢初田橫之臣為之按此挽歌之有久矣晉初荀愷制禮以吉凶不雜送葬不宜有歌去之摯虞駁之曰君子作歌惟以告哀葬之有歌不為害也復存之泣子留恨謂太之子賓也藏書即晏子鑿楹納書事注見司馬裔碑炎涼迭運一作送零落山丘霜芬幕月松氣陵秋嗟南國之王子

成東陵之故侯楚辭曰惟草木之零落王逸注云零落皆墮也草曰零木曰落曹植詩曰零落歸山丘怨錄曰楚王之子質於秦不得歸作思歸歌三輔黃圖曰長安青門外舊出佳瓜廣陵人邵平為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種瓜青門外瓜美故時人謂之東陵瓜

周大將軍趙公墓誌銘

公諱廣字乾歸周書有傳邵惠公之元孫盛孝公之長子周書本傳云邵惠公顥太祖之長兄也顥次子導謚曰孝追封盛國公導生五子長曰廣是廣為邵惠公長孫元孫長孫也若木拂日長虵委天龍圖幕河之光神鼎連雲之氣六辯搆字五運徵祥言宇文氏有天下廣為周朝宗室也楚辭曰折若木以拂日左氏傳曰吳為封豕長虵尚書中候曰黃帝東巡河過洛脩壇沈璧受龍圖於河龜書於洛帝堯又脩壇河洛昧爽禮備禁光出河休氣四塞左氏傳曰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又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又曰成王定鼎於郟鄏杜預曰九鼎殷所受夏九鼎也鼎者帝王所重相傳以為寶器言宇文氏折若木之一枝為長虵於上國而其後遂膺圖定鼎也說文許沖上書曰古文時有六書鄒子曰五德從所不勝虞土夏木殷金周火秦水是以維嶽降神自天生德凝脂點漆日角珠庭言廣生而靈異也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論語曰天生德於予世說曰王右軍見杜宏治歎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人後漢書曰光武隆準日角注云鄭康成尚書中候注曰日角謂庭中骨起狀如日洛書曰黑帝子長八尺一寸珠庭為子則名高五都為臣則光照千里

魏志注云文帝黃初二年正月改長安譙許昌鄴洛陽為五都淮南子曰宵明燭光在河州所照方千里華蓋中天之峰未階其峻虞淵浴日之水不盡其源西京雜記曰終南山有樹直上百丈無枝上結叢條如車蓋葉一青一赤望之斑駁如錦繡長安謂之丹青樹亦云華蓋樹潘岳關中記曰終南山一名中南言在天中居都之南也淮南子曰日入虞淵之汜署於蒙谷之浦行九州七舍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百高誘注曰自陽谷至虞淵凡十六所為九州七舍也歲在琱車年方竹馬月中桂樹切問能訓石上木生懸思即悟杜氏幽求子謂兒年五歲有鳩車之樂七歲有竹馬之歡世說曰徐孺子年九歲嘗月下戲人語之曰若今月中無物當極明耶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無此必不明酉陽雜俎曰舊言月中有桂有蟾蜍石上木生即所謂石上開松莫邪子赤比事也注見司馬裔碑文年十一孝公薨煢煢在疚孺慕過禮泉驚孝水竹動寒林三行克宣八翼斯舉左氏傳曰孔子卒公誄曰煢煢余在疚水經注云山海經曰平蓬山西十里鹿山其陽多瑤琈之玉俞隨之水出於其陰北流注於穀世謂之孝水也潘岳西征賦漼孝水以濯纓是也楚國先賢傳曰孟宗至孝母好笋宗入林哀號方冬為之出因以供養時人以為孝感所致三行疑即周禮所謂三物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晉書曰陶侃夢生八翼飛而登天見天門登其八惟一門不得入閽者擊之墜地折其左翼後都督八州大周建國宗子維城設遺封人分司典命開國天水郡公食邑二千戶本傳云少方嚴好文學封永昌郡公孝閔帝踐祚封天水郡公漢書地理志曰天水郡武帝元

鼎三年置明帝改曰漢陽師古曰秦州地記云郡前湖水冬夏無增減因以名焉隋志天水郡舊秦州後周置總管府宗子維城詩詞也周禮鄭注云壝謂委土為墠壇所以祭也設壝封人謂主社稷也分司典命謂典瑞之司

元年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其年四月授都督秦州刺史本傳同

孝公久牧汧隴遺愛在人今

茲見撫我君之子孝公導也本傳云導為隴右大都督秦南等十五州諸軍事秦州刺史性寬明善於撫御凡所引接人皆盡誠臨事敬慎常若弗及深為吏民所附朝廷以此重之魏恭帝元年薨朝議以導撫和西戎恩威顯著欲令世鎮隴右以彰厥德葬於上邽城華戎會葬萬餘人奠祭於路悲號滿野皆曰我君捨我乎大小相率負土成墳辭泣而去其遺愛如此漢書曰秦非子為周孝王養馬汧渭之間封為附庸

邑之於秦今隴西秦亭秦谷是也史記正義曰汧音牽在隴州以東按秦州即漢之隴西郡也

豈獨司

隸之臺鮑宣累葉丞相之府韋賢重代列異傳曰鮑宣宣子永永子昱三世皆為司隸而乘一驄馬京師人歌之曰鮑氏驄三人司隸再入公馬雖瘦行步工漢書曰韋賢字長睿國鄒人也自孟至賢五世本始三年代蔡義為丞相封扶陽侯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今孝公父子世鎮隴右若司隸丞相矣

二年本傳武成初

拜大將軍

方衛青之張幕冊重元勳譬韓信之登壇榮高獨拜東觀漢紀曰衛青大克匈奴武帝拜大將軍於幕中因號幕府漢書曰蕭何聞韓信亡自追之謂漢王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信也一軍皆驚

武成元年遷都督興梁等十九州諸軍事梁州刺史隋志云梁州順政郡西魏為興州

嶓冢導漾乃濟漢之東流蔡蒙旅平實華陽之西極禹貢曰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厎績又云嶓冢導漾東流為漢顏師古漢書注曰梁州東據華山之南西距黑水嶓嶓冢山也蔡蒙二山名旅陳也旅平言已平治而陳祭也漾水出隴西氐道東流過武關山南為漢禹治漾水自嶓冢始也

其年九月改封蔡國公食邑萬戶地接韓城關鄰楚鄭漢書地理志曰韓地東接汝南汝南郡上蔡故蔡國周武王弟叔度所封度放成王封其子胡十八世蔡平侯徙新蔡皆在汝南是蔡國與韓接竟也春秋時蔡國屬楚後卒為楚所滅是楚國與蔡為鄰者也

戶封

八縣恩深寇恂之功邑啓萬家事極曹參之賞後漢書曰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也恂同產弟及兄子姊子以軍功封侯者凡八人史記曰曹參沛人也以高祖六年封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戶號曰平陽侯

保定元年授少司寇

犴戶皆生囹圄籥動載酒屬車幸無冤氣觀囚軍府或聽鳴琴廣雅曰獄犴也夏曰夏臺殷曰羑里周曰囹圄說文曰囹獄也聲郎丁切圄守之也聲魚舉切述異記曰漢武帝幸甘泉長坂道中有蟲赤如肝頭目口齒悉具俱莫知也時東方朔曰此古獄地也積憂者得酒而解乃以蟲置酒中立消顏師古漢書注曰天子屬車常載酒食左氏傳曰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問其族曰伶人也與之琴操南音

二年勑一作轉

守蒲城都督潼關等六防諸軍事隋志云馮翊郡蒲城是本南北泉西魏所改也其年閏月遷都督秦渭等十二州諸軍事秦州刺史秦州即天水郡注見上文隋志云隴西郡舊渭州公亟牧冀城頻藩隴坻豪傑斂手貪殘解印加以上谷精兵漁陽噪鼓北臨高柳南望長榆隋志云天水郡冀城後周冀城縣漢書地理志應劭注曰隴西郡隴坻在其西又地理志曰上谷郡漁陽郡秦置代郡高柳西部都尉治師古曰長榆在朔方即衛青所云榆谿舊塞是也匈奴下馬之山貴相藏酒之谷莫不遠慕威聲遥承風化西河舊事曰白山冬夏有雪匈奴謂之天山過之皆下馬焉漢書西域傳曰大宛左右以蒲萄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至數十歲不敗俗耆酒二年奉詔向甘州迎皇后有文在手仲子之歸紀裂繻來卿為君逆自非名高絶國威被和鄰豈得稱族而行尊君之命隋志云張掖郡西魏置西涼州尋改為甘州皇后阿史那氏突厥木扞可汗俟斤之女也注詳辛威碑事在保定五年此云三年誤周書武帝紀云保定五年二月詔陳國公純等如突厥逆女天和三年三月皇后阿史那氏至自突厥左氏傳曰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於我又隱二年傳曰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卿為君逆也四年授柱國大將軍昭陽以功高見用項梁以名將當官以今方之彼有慙德史記陳軫見昭陽曰願聞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為上柱國封上爵執珪項羽本紀曰季父項梁為會稽守斬裨將徇下縣廣陵人召平於是為陳王徇廣陵未能下乃渡江矯陳王命拜梁為楚王上柱國又陳嬰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應劭曰上柱國上卿官若今相國也二語謂授柱國也天和三年授都督陝虞等八州甘防諸軍事陝州刺史屈產垂棘既有滅虢之兵王官羈馬非無絶秦之路周書明帝二年云河北置虞州宏農置陝州左氏傳曰晉侯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遂滅虢地理志曰弘農郡陝縣故虢國北虢在太陽東虢在滎陽西虢在雍州郡國志云河東郡北屈左傳曰二屈杜預曰二當為北傳曰屈產之乘有駿馬王官羈馬皆地名左傳成十一年晉侯使呂相絶秦曰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杜注云在丈十二年秦本紀曰繆公二十六年將兵伐晉大敗晉人取王官及鄗康公六年秦伐晉取羈馬服虔曰晉邑也公以正正鼓旗閑閑車軌服叛威邉算無遺策但以中外久勞積斯災疾山川則並走羣望賓客則諸侯在門左傳昭七年曰鄭子產聘於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杜注曰晉所望祀山川皆走往祈禱又二十年傳曰齊侯疥遂痁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是以請謁承明言歸湯沐方詢夏郊之祀或辨桑林之祟漢書武帝謂嚴助曰君厭承明之廬三輔黃圖曰未央宮有承明殿著述之所也史記曰齊王獻城陽郡以為魯元公主湯沐邑言因病請謁辭歸已邑也晉語曰平公有疾韓宣子贊授客館客問君疾對曰寡君之疾久矣上下神祇無不遍諭也而無除今夢黃熊入

於寢門不知人殺乎抑厲鬼邪子產曰昔者鯀違帝命殛之於羽山化為黃熊以入於羽淵實為夏郊三代舉之晉實繼之其或者未舉夏郊邪宣子以告祀夏郊董伯為尸五月公見子產賜之莒鼎左傳襄十年曰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舞師題以旌夏晉侯懼而退入於房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卜桑林見杜注曰祟見於卜兆祟息遂反

更除秦州刺史仍襲父爵豳國公本傳云及孝公追封豳國公詔廣襲爵

分流之嶺未登晚塞之城空望言廣疾未瘳授秦州刺史未至其地而母死矣分流之嶺即所謂隴頭流水分離四下也

太夫人以公羸瘠悲泣相守胸氣交衝奄捐館舍公頓伏苫寢水漿不入雖王人勸奪創鉅愈增母死於子子死於母慈孝之道一朝總集本傳云廣母李氏以廣患彌年憂而成疾因此致沒廣既居喪更加綿篤乃以毀斃世稱母為廣病廣為母亡慈孝之道極於一門

大漸之辰春秋二十有九四關罷市三軍行哭言尋聽訟猶見寒棠還顧空營惟餘衰柳本傳廣薨高祖素服親臨百僚畢集其故吏儀同李信允等上表伸其宿志庶存儉約後漢書光武贊曰四關重擾注云四關謂長安四塞之國也檀弓曰丈伯之喪內人皆行哭失聲棠即召伯甘棠也柳即周亞夫細柳營也

謚贈其官贈太保

禮也六年六月歸葬於秦州之某原玄甲啓路追旌驃騎之功龍旂贈行深悼東平之遠漢書曰驃騎將軍霍去病卒天子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為冢像祁連山後漢書曰東平王蒼薨詔有司加賜鸞輅龍旂九旒虎賁百人奉送王行

公亮直惟忠溫恭惟孝居之仁義飾以禮樂風神機警聰睿精明有仞於宮牆無形於喜慍郭有道碑曰宮牆重仞王戎云嵇康未嘗見其喜慍之色

金版玉策之記枕籍忘疲蘭葉芝花之圖膏映必舉莊子曰從說之則以金版六弢司馬崔云金版六弢周書或曰秘籤也抱樸子有玉策記淮南子曰黃帝遊於翠鳩見大盧魚折渭而至汎白圖蘭采朱文以授黃帝帝舒受之故曰綠圖河圖曰舜與三公臨河觀黃龍五采負圖以紫芝為涇章曰天黃符璽

碣石秋雲昭陽落月思風含臆言泉流吻碣石宮名史記曰騶衍如燕昭王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昭陽殿名漢書曰趙皇后弟絕幸居昭陽舍揚雄傳云趙昭儀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從在屬車間豹尾中雄言屏玉女卻虙妃以微戒齊肅之事賦成奏之天子異焉陸機文賦曰思風發於胸臆言泉流於脣吻

翩翩書記則阮瑀陳琳茫茫風流則王濛謝朓一作尚魏志曰陳留阮瑀字元瑜廣陵陳琳字孔璋太祖並以琳瑀為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軍國書檄多琳瑀所作也文帝書與元城令吳質曰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晉書曰王濛字仲祖哀靖皇后父也美姿容嘗覽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此兒耶居貧帽敗自入市買之嫗悅其貌遺以新帽時人以為達與沛國劉惔齊名友善時人以惔方荀奉倩濛比袁曜卿凡稱風流者舉濛惔為宗簡文帝之為會稽王也嘗與孫綽商畧諸風流人綽曰王濛溫潤恬和謝尚清易令達而濛性和暢能言理詞簡而有會及帝輔政益貴幸之號為入室之賓齊書曰謝朓字元暉陳郡陽夏人也少好學有才名文章清麗善草隸長五言詩

沈約常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語其百發弓絕於猿吟論其百中劍當作箭深於雁陣上養由基事下見前枚乘之望梁苑不憚棄官樂毅之求燕路無辭千里漢書曰枚乘字叔淮陰人也為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能為逆也乘奏書諫吳王不用乘策辛見禽滅漢既平七國乘由是知名景帝召拜乘為弘農都尉乘久為大國上賓與英俊並遊得其所好不樂郡吏以病去官復遊梁梁客皆善屬詞賦乘尤高史記曰樂毅賢好兵趙人舉之及武靈王有沙邱之亂乃去趙適魏燕昭王屈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樂毅於是為魏昭王使於燕燕王以為亞卿至如應變將畧雷電立成帷帳謀猷孫吳闇合漢書曰電擊雷震晉書曰山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合孫吳孫武子吳起也有品藻人倫

之志有清平天下之心漢書揚雄傳曰尊卑之條稱述品藻師古曰品藻者定其差品及文質後漢書曰范滂攬轡登車有澄清天下之志鵬路忽催龍津遂壅鵬路即莊子云鵬飛九萬里也龍津遂壅者三秦記曰龍門一名河津魚不得上則暴腮而返嗚呼哀哉大宰早茂三荊長辭萬始撫養遺孤枝連同氣周景式孝子傳曰古有兄弟欲分異出門見三荊同株接葉連陰嘆曰木猶欣聚況我而殊哉馬援之誡兄子義存謹飭王沈集作況非之事世叔情深愛敬同德比義此之謂乎後漢書曰馬援兄子嚴敦並善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在交阯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晉書曰王沈字處道太原晉陽人也父機魏東郡太守沈少孤養於從叔司徒昶事昶如父奉繼母寡嫂以孝義稱乃為銘曰

御乾從紀乘離作聖白環讓德元珪受命言宇文氏受命為帝也御乾乘乾也周易乾卦云時乘六龍以御天從紀如龍紀鳥紀之屬易卦傳曰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帝王世紀曰西王母慕舜之德來獻白環禹貢曰禹錫玄圭告厥成功平一地紐增輝天鏡傍蔭數國前臨七政謝莊明堂歌云地紐謚隋書經籍志有天鏡乾坤鏡各一卷又有梁天鏡一卷傍蔭數國若木也言與帝同枝派也鄭玄曰七政日月五星地屬先登一作平陰時逢下武玉璜撥亂金縢光輔

地謂隴西也孝公為秦州刺史登隴頭矣釋名曰軍行在前曰先登登之向敵陣也後漢書祭遵傳范升上疏追稱遵曰西拒隴蜀先登坻上一作平陰者左傳有平陰之役詩序曰下武嗣文也竹書紀年曰呂尚釣得玉璜其文要曰姬受命昌來提撰爾洛鈐報在齊周書曰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孔傳曰為請命之書藏之於匱緘之金不欲人開之遂以所藏為篇名宇文國號曰周言當下武之時佐周如周太公姬公也衛晉承家邢茅胙土波分建木派流元扈言周朝封建親戚廣乃受封是同枝派也衛康叔之後晉唐叔虞之後邢茅周公之後左傳所云凡蔣邢茅胙祭是也山海經曰建木在寘窳西弱水上郭璞曰建木青葉紫莖黑花黃實其下聲無響立無影也山海經又云讙舉之山雒水出焉而東北流注於玄扈之水竹書紀年曰黃帝齋於中坐於元扈洛水之上景命寅序徽猷淵塞忠有

令圖孝為全德詩云景命有亳又云其心塞淵山節涖政桓圭守國瀚海將臨燕山行勒論語包咸注曰節栭也刻鏤為山周禮曰上公之禮執桓圭史記曰驃騎將軍封於狼居胥禪姑衍臨翰海而還如淳曰翰海北海名正義曰按翰海自天海名羣鳥解羽伏乳於此因名後漢書曰竇憲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破之刻石燕然山平樂高晏金華說經論儒壁水親禮明庭西京賦曰大駕幸於平樂之館漢書曰成帝初方向學召鄭寬中張禹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三輔黃圖曰壁廱如壁之圓雍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詩云於論鐘鼓於樂壁雍毛萇曰論思也水旋立如壁廱以節觀者史記封禪書曰黃帝接萬神明廷明廷者甘泉也相風待賦承露須銘乘舟相日策馬隨星三輔黃圖曰長安宮南靈臺上有相風銅烏過風乃動一曰長安靈臺上有相風銅烏千里風至此烏乃動又曰建章宮神明臺武帝造祭仙人處上有承露盤竹書紀年曰伊挚將應湯命夢乘船過日月之傍天文志曰王良策馬車騎滿野德舉克明賢能允淑上將授脤元戎推轂左氏傳曰受脤歸脤杜注云受脤謂君祭以肉賜大夫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趙失東漁胡亡南牧箭下遼城泥封函谷言廣督諸州軍事威震殊俗也史記齊威王曰吾臣有盼子守高唐趙人不敢東漁於河過秦論曰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遼城疑作聊城史記曰燕將攻聊城魯連子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燕將乃自殺後漢書曰隗囂將王元請以一丸泥封函谷關哀衣頻露丹襜亟卷約法情推繁辭理遣後漢書曰郭賀字喬卿拜荆州刺史顯宗巡狩至南陽特見嗟嘆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

旒勅行部去襜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又曰賈琮為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騎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自然竦震其諸臧過者望風解印綬去漢書高帝詔曰吾當與汝約法三章耳晉書衛玠曰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義相干可以理遣盜烏懸察疑蛇立辨人共官園家同野繭後漢書曰王霸為潁川太守吏不敢舍郵亭食於道旁烏攫其肉霸迎勞曰甚苦食於道烏盜其肉吏大驚不敢有所隱風俗通曰汲令應彬請主簿杜宣飲酒時其上懸赤弩照杯中如蛇宣惡之因得疾彬延宣於舊處置酒指曰此弩影似耳疾遂瘳晉書樂廣事同注詩四卷卧疾東觀漢記曰詔有司京師果園悉以假貧人崔豹古今注曰元帝永元四年東萊郡東平山有野蠶為繭繭生蛾蛾生卵卵著不收得萬餘石民以為蠶絮繭雲推景轉風落仞星裂中台山傾左鎮漢書樂志曰簡浮雲蘇林曰簡音躡言天馬上躡浮雲也晉書曰張華死中台星拆山傾左鎮謂泰山頹也周禮曰鎮兗州其鎮曰岱山即泰岱也夏楹舍爵殷階奠殯繆幕躐行明旂當作旌庭引檀弓曰夏后氏殯於東階之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檀弓曰穆公之母卒曾申曰布幕衛也繆幕魯也鄭注云幕所以覆棺上繆縑也繆請如綃衛諸侯禮魯天子禮兩言之者言僭已久矣幕或為辟又檀弓曰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故以其旌識之秦川直望隴水分飛山河滿目容衛靈歸三秦記隴頭歌曰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遙望秦川肝腸斷絕又曰隴頭流水分離四下念我行役飄然曠野世說曰過江諸人每至暮輒相邀新亭藉卉飲晏周侯中坐而嘆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河山

之異皆相見流淚客衛疑若營魂入重陽閣詩云南宮容衛疎

陵圖石馬車畫哀衣西京雜記曰張丞相墓前有石馬儀禮既夕云道車載朝服鄭注云道車朝夕及燕出入之車朝服日視朝之服也玄衣素裳

小山搖落長林變衰淮南王安招隱士序曰招隱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淮南子曰桑葉落而長年悲也楚辭曰草木搖落而變衰

淒愴原隰荒涼宅兆爾雅曰高平曰原下濕曰隰孝經曰卜其宅兆而安措之鄭注云宅墓穴也兆塋域也葬事大故卜之

樹密人稀山多路小十里松城千年華表夜臺尤寂窮泉無曉續搜神記曰遼東城門華表柱忽有白鶴來集空中言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今來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冢纍纍又齊諧記曰燕昭王墓前華表已當千年阮瑀七哀詩曰冥冥九泉室漫漫長夜臺潘岳哀子逝文曰襲窮泉兮朽壤呂延濟曰窮泉墓中也

庾子山集卷十五

謹案第五頁前三行嶼海中洲上有山石刊本洲訛山據文選注改

第十五頁前二行祖求男刊本男訛南據周書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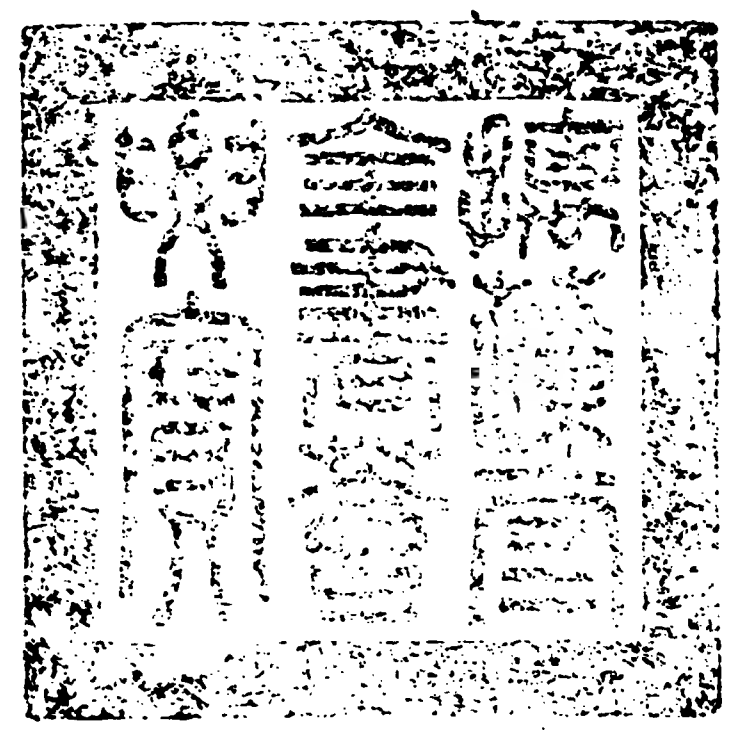
第十九頁後四行謂祖求男父金殿刊本求下脫男字今增

第十九頁後八行貴霜依德刊本貴訛負據漢書改

第二十八頁後六行景耀四年刊本耀訛權據蜀志改

第四十五頁前五行周大將軍閻喜公刊本喜訛嘉據庾開府集改

第六十九頁後八行問其族曰伶人也刊本族訛旅據左傳改



總校官進士臣胡　榮
校對官助教臣金學詩
謄録監生臣趙興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庾子山集卷十六

詳校官原任編修臣徐立綱

庾子山集卷十六

周 庾信 撰

錢塘倪璠纂註

誌銘

周譙國公夫人步陸孤氏墓誌銘

按步陸孤氏譙國公宇文儉之妻也建德三年儉進爵為王夫人以元年葬時方為公

夫人諱某字某本姓陸吳郡人也周書云本姓陸賜姓步陸孤氏大夫拓境百越來庭丞相勒兵三江席卷序陸氏之先也史記曰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為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賈為大中大夫過秦論曰南取百越之地章昭曰越有百邑吳志曰赤烏七年以上大將軍陸遜為丞相遜尅關羽敗曹休歷著功績三江席捲謂相吳成江表王業也過秦論曰有席卷天下之意史記索隱注章昭曰三江謂松江錢塘江陽江地理志曰有南江北江中江是為三江高祖載為劉義真長史留鎮關中既沒赫連因即仕魏周書陸通傳云曾祖載從宋武帝平關中還留載其子義真至長安遂沒赫連氏魏大武平赫連載仕魏為中山郡守臨終誡其子孫曰樂操風土不忘本也左傳范文子言鍾儀之辭言念爾祖無違此心詩云毋念爾祖言此心思歸吳也祖政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恒州刺史父通

柱國大將軍大司馬文安公匡贊經綸參謀揖讓名高廣武功重長平祖政父通事注見陸逞碑文匡贊經綸參謀揖讓者言天光敗後政歸周文帝為行臺左丞爾朱氏滅通入關文帝引為帳內督是也郡國志滎陽有廣武城注云漢祖與項籍語處也漢書曰衛青封長平侯言拜大將軍大司馬也夫人七德含章四星連曜敬愛天情言容禮典左傳武有七德易曰含章可貞謂坤貞佐其武德也九日登高作銘秋菊三元告始或頌春椒傳充妻辛氏作秋菊頌曰英英麗草稟氣靈和春茂翠葉秋曜金華布濩高原蔓衍靈阿揚芳吐馥載芬載葩爰采爰拾投之醇酒御于王公以介眉壽服之延年佩之黃耇文園賓客乃用不朽晉書曰劉臻妻陳氏聰辯能屬文嘗正旦獻椒花頌其詞曰旋穹周迴三朝肇建青陽散粹澄景載煥標美靈葩爰採爰獻聖容映之永壽於萬年十有四娉於譙國周明帝武成元年封皇弟儉為譙國公友其琴瑟愈恭節儉之心伐其條枚實秉憂勤之德關雎之詩云琴瑟友之葛覃詩序曰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汝墳之詩云伐其條枚毛傳云枝曰條榦曰枚鄭箋曰伐薪於汝水之側非婦人之事以言君子賢者而處勤勞之職亦非其事也鄴地登高之錦自濯江波平陽采桑之津躬勞蠶月陸劌鄴中記曰錦有大登高小登高九域志曰笮橋江水亦名濯錦江俗云以此水濯錦則鮮明後漢郡國志曰河東郡平陽侯國有采桑津左傳僖八年晉侯敗狄於采桑是也天和元年冊拜譙國夫人東武亭之妻既稱有秩南城侯之婦還聞受封魏志曰鍾繇封東武亭侯少子鍾會傳注云會為其母傳曰夫人張氏字昌蒲太原茲氏人太傅定陵侯之命婦也王隱晉書羊祜傳曰武帝封祜妻夏侯氏為萬歲鄉君羊祜泰山南城人也柱國殿下周武帝天和二年以大將軍譙國公儉為柱國以名華分照增城峻上揚旌僰道問政邛都白狼之溪途艱黃牛之坂荔枝之山地險葡萄之國言譙國公使蜀道路之險也周書云儉以天和中出為益州刺史名華若木也山海經曰灰野之山上有赤樹青葉赤華名曰若木郭璞云生崑崙西附西極其華光赤下照地楚辭曰增城九重漢書地理志犍為郡僰道應劭曰故僰侯國也音蒲北反又地志越巂郡有邛都縣南山出銅有邛池澤右北平郡有白狼縣師古曰有白狼山故以名縣後漢書西南夷傳曰自汶山以西白狼槃木唐菆等百餘國又云和帝永元十三年旄牛徼外白狼等率種人歸義內屬水經注曰黃牛山下有黃牛灘行者謳曰朝發黃牛暮發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華陽國志曰僰道縣有荔枝史記大宛傳曰大宛國有蒲萄酒夫人別離親戚關河重阻夷歌一曲未足消憂猿鳴三聲沾衣無已言夫人與譙國公至蜀鄉關之思遂爾成疾也後漢南蠻傳曰閬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天性勁勇初為漢前鋒數陷陳俗喜歌舞高祖觀之曰此武王伐紂之歌也乃命樂人習之所謂巴渝舞也夷歌即巴楣蠻夷歌也夫人在巴蜀聞此歌不足消憂矣袁崧宜都記歌曰巴東三峽猿鳴悲猿鳴三聲淚沾衣是以夭厲之疾遂成沈痼玉瀝難開金膏實遠山海經曰少室之山其上多玉郭注此山巔亦有白玉膏服之即得仙道世人不能上也詩含神霧云又崟山有玉膏其源沸沸湯湯黃帝是饗是

食玉瀝玉膏也穆天子傳曰河伯曰示汝黃金之膏建德元年七月九日薨於成都私第春秋二十有一即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歸葬長安之北原詔贈譙國夫人禮也殿下神傷秋月掩淚長松周季直之留書更深寞漠潘安仁之詞藻徒增哀怨荀粲別傳曰粲婦病亡粲不哭而神傷寡婦賦曰長松萋萋兮振柯周季直書未詳當亦傷妻之所作也潘岳悼亡賦及哀永逝文皆傷妻之作岳字安仁滎陽中牟人也豈直西河女子獨見銀臺東海婦人先逢金闕張衡思玄賦曰聘王母於銀臺注云玉母西王母也銀臺仙人所居也按西王母居崑崙崑崙為河水之源在西其西河女子邪神仙傳麻姑謂王方平曰接待以

來已見東海三為桑田向到蓬萊水淺淺於往日會時畧半也豈將復為陵陸乎方平笑曰聖人皆言海中復揚塵也按十洲記蓬萊與方丈瀛洲為三神山漢書郊祀志此三神山在渤海中黃金白銀為宮闕故蓬萊得稱金闕矣

銘曰

芟陵反旆椒山止戈金精據嶺昌閭凌波西遊卿相東裂山河華亭冠冕穀水絃歌言陸氏之先漢有陸賈吳有陸遜也芟陵反旆椒山有陸遜也芟陵反旆椒山止戈者言漢高弗伐南越魏帝不攻東吳也芟陵椒山未詳左氏傳曰止戈為武金精據嶺者言趙佗自立為南越武王也天官星占太白金之精又月賦曰月以降靈亦曰金精金精月也按左傳鄢陵之戰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于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時漢帝為尊日也南越為卑月也趙佗王越為金精據嶺矣云據嶺者按史記索隱曰陽山嶺也又云南野大庾嶺三十里至橫浦有秦時關桂陽有陽山縣今此縣上流百餘里有騎田嶺當是陽山關昌閭疑閶闔謂吳也吳為水國故云凌波謂凌江建國也東裂山河華亭冠冕為陸遜也時天下三分而吳都江東是為東裂八王故事曰華亭吳由拳縣郊外墅也西遊卿相穀水絃歌謂陸賈歸漢也漢都關中故云西遊史記曰陸賈楚人以客從高祖定天下使南越歸拜大中大夫以好時田善可以家馬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漢書地理志曰穀水出穀陽谷東北至穀城入洛

震維徙族燕垂從宦塞入飛狐關連鳴雁策預登阜功參臨澗寶鼎留銘彫戈餘贊震維徙族燕垂從宦者謂戴從宗武帝子義真至長安遂沒赫連也塞入飛狐至琱戈餘贊謂魏大武平赫連載仕魏政為驃騎將軍恒州刺史父通參謀機密有

匡贊之功也如淳曰飛狐在代郡山海經曰雁門之山無草木郭注曰雁門山即北陵西陘雁之所出因以名云在高柳北皆恒州地也登阜臨澗謂周太祖與齊神武戰爭之日若廣武鴻溝也寶鼎留銘彫戈餘贊者漢書郊祀志曰美陽出鼎獻之中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栒邑賜爾旂鸞黼黻彫戈尸臣再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應圖淑令秉禮言歸魚軒馮軾澤雉文衣言夫人生而有令德也漢書藝文志有劉向列女傳頌圖詩曰言告言歸左氏傳曰歸夫人魚軒又子玉曰請君馮軾而觀之澤雉文衣謂翟服也周禮內司服云褘衣褕狄闕狄是也翟雉也機行雲細起迴雪輕飛蜀王本紀曰武都丈夫化為女子蜀王納以為妃無幾物故葬於成都郭中以石鏡一枚以表其墓荆楚歲時記曰張騫使大夏尋河源乘槎經月而至一處見織女取支機

明月照鏡仙石支

石與騫而還高唐賦曰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洛神賦曰飄飄兮若流風之迴雪北降帝子南麾蜀守若水既開靈山巴鏤月峽猿啼江神牛鬬帝子謂儉也蜀守謂儉為益州刺史也華陽國志曰旄牛在邛崍山表邛人自蜀入度此山甚險難南人毒之故名邛崍有鮮水若水一名州江劉淵林蜀都賦注曰靈關山名在成都西南漢壽界華陽國志巴郡枳縣是杜預益州記曰二江者郫江流江也風俗通曰秦昭王使李冰為蜀守開成都縣兩江溉田萬頃神須取女二人以為婦冰自以為女與神婚徑至祠勸神酒酒杯澹澹因厲聲責之因忽不見良久有兩蒼牛鬬於江峰有間輒還流江謂官屬曰吾鬬疲極不當相助耶南向腰中正白者我綬也主簿刺殺北面者江神遂死星機北轉日轡西迴陽泉伏氣陰律沈灰星機織女星也日轡日御也楚辭曰候氣之法為室三重加律其上以葭莩灰抑其內端案歷而候之氣至者灰去言葬時十一月也鶴辭吳市鳳去秦臺神光離合燈影徘徊吳越春秋曰吳王闔閭葬女於閭閭門外乃舞白鶴於吳市中令萬民隨而觀之還使男女與鶴俱入延門因機發以掩之殺生以送死列仙傳曰蕭史秦穆公時人善吹簫穆公有女號弄玉好之公遂以妻焉遂教弄玉作鳳鳴為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一旦隨鳳凰去洛神賦曰神光離合乍陰乍陽漢書曰李夫人卒上思念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迺夜張燈燭設帷帳陳酒肉而令上居他帳遙望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視上愈益相思悲感賦云何靈魂之紛紛兮哀裘徊以躊躇雙流反葬百兩迴旌少女離位夫人去城蜀都賦曰帶二江之雙流雙流二江也言從雙流反葬也百兩車也詩曰百兩將之旌明旌也周易繫辭曰兌為少女漢書曰漢軍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張宴曰范氏能詛胡者帷堂野設帳殿郊營山川奇事風月無情左氏傳曰聲已不視帷堂而哭檀弓曰尸未毀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至大斂之節又帷堂以至於殯恒帷堂又云帷殯非古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搖落丘隴荒涼封域樹樹秋聲山山寒色草短逾一作愈平松長轉直節墳方固園陵永植

周趙國夫人紇豆陵氏墓誌銘

按紇豆陵氏趙國公宇文招之妻也武成元年正平公招為趙國公建德三年招封趙王建德元年葬在七年時招方為公矣

夫人諱含生本姓竇扶風平陵人周書竇熾傳云漢大鴻臚章十一世孫章子統靈帝時為雁門太守避竇武之難亡奔匈奴遂為部落大人後魏南徙子孫因家於代賜姓紇豆陵氏累世仕魏皆至大官魏其朝議列侯則莫敢抗禮漢書曰七國破封竇嬰為魏其侯游士賓客爭歸之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列侯莫敢與抗禮安豐奉圖功臣則咸推上席後漢書曰光武賜竇融以外戚屬圖及太史公五宗外戚世家魏其侯列傳後以功封安豐侯就諸侯位賞賜恩寵傾動京師在功臣之右外戚列傳既聞建武之書光武即位建元為建武又竇融封建武男後漢書曰融為建武男融小心精詳每決策東向光武帝欲招之以避賢述亦發使

辭曰吾令羲和弭節兮注云羲和日御也史記律書曰十一月律中黃鍾陽氣踵黃泉而出也後漢書律歷志曰

元年天和之七年也夫人

遣融書所以慰藉之甚備融既深知帝意乃與隗囂書責讓之與五郡太守共砥厲兵馬上書請師期帝深嘉美之乃賜融以外戚屬圖

仲山古鼎或表單于之獻

後漢書竇憲傳曰單于遣憲古鼎容五斗其傍銘曰仲山甫鼎其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乃上之拜憲大將軍封武陽侯紇豆陵氏本出竇姓若仲山古鼎矣

祖略少保建昌郡公

周書云平遠將軍以熾勲贈少保柱國大將軍建昌公

父織

周書作熾

柱國大將軍大宗伯鄧國公孟津大誓常預同德之臣咸陽違約克贊先登之主

言北魏西遷熾有從駕之功也周書竇熾傳云帝與齊神武有隙以熾有威重堪處爪牙之任從帝西遷與高金龍戰於千秋門敗之因入宮城又大統元年復擒竇泰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尚書武王伐殷師渡孟津作泰誓漢書高帝紀元年西入咸陽項羽引兵西屠咸陽使入還報懷王懷王曰如約羽曰懷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專主約是違約也

並得位入六府功參八柄

尚書曰六府金木水火土穀也周禮曰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爵祿予置生奪廢誅也

夫人有文在手有象應圖

左氏傳曰宋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正義曰隸書起於秦末手文必非隸書石經古文魯作丞手文容或似之其文及夫人固當有似之者也劉向著列女傳頌圖

榮曜夙彰徽華早茂肅恭以禮受教於公宮言容以德有聞於師氏

詩曰言告師氏毛傳曰師女也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

及乎進賢君子內主邯鄲琴瑟在堂輜軿是服

詩序曰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邯鄲趙地言歸於趙國公也輜軿有擁蔽之車也列女傳曰齊孝公華孟姬謂公曰妾聞后妃踰閾必乘安車輜軿

長久於節不無秋菊之銘履端於始或有椒花之頌

注見步陸孤氏誌銘

豈止莊姬掩口

一作笑一作淚

楚相知慙定姜問兆齊兵不入

劉向列女傳曰楚姬者楚莊王之夫人也莊王即位好田獵樂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王改過勤於政事王嘗聽朝罷宴姬下殿迎曰何罷宴也得無饑倦乎王曰與賢者俱不知饑倦也姬曰王之所謂賢者何也曰虞丘子也姬掩口而笑王曰姬之所笑何也曰虞丘子賢則賢矣未忠也王曰何謂也對曰妾執巾櫛十一年遣人之鄭衛求美人進於王今賢於妾者二人同列者七人妾豈不欲擅王之寵愛乎妾聞堂上兼女所以觀人能也妾不能以私蔽公欲王多見知人能也妾聞虞丘子相楚十餘年所薦非子弟則族昆弟未聞進賢退不肖是蔽君而塞賢路知賢不進是不忠不知其賢是不知也妾之所笑不亦可乎王悅明日王以姬言告虞丘子丘子避席不知所對於是避舍使人迎孫叔敖而進之王以為令尹治楚三年而莊王以霸楚史書曰莊王之霸樊姬之力也左傳襄十年曰衛侯救宋師於襄牛鄭皇耳帥師侵衛孫文子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圉之衛人追之孫蒯獲鄭皇耳於犬丘武成二年冊拜趙國公

夫人漢王聞立義之婦邑以延鄉齊侯見有禮之妻封之石窌異代同榮差無慚德

陳留風俗傳曰延丘者衛地也故燕之延鄉高祖與項氏戰敗有翟母者免其難故以延鄉封焉左傳成二年鞌之戰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

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為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子之石窌杜注石窌邑名濟北盧縣東有地名石窌

柱國殿下居若木之一枝在天潢之別派 言趙國公姓宇文出自國族也楚辭曰折若木以拂日史記天官書曰王良旁有八星絕漢曰天潢

揚旌玉壘驅傳銅陵南通向日之民東被無龍之國 周書趙王招傳云保定中拜為柱國出為益州總管華陽國志曰杜宇相開明決玉壘山以除水害揚雄蜀都賦曰西有鹽泉鐵冶橘林銅陵漢書地理志曰日南郡故秦象郡屬交州師古曰言其在日之南所謂開北戶以向日者又北景縣如淳曰日中於頭上景在己下故名無龍疑無雷西域傳無雷國王治盧城東北至都護治所

夫人從政月峽贊德雲門錦濯江波還臨織室山明石鏡即對粧樓 華陽國志曰枳縣有明月峽蜀都賦曰決渠石以為雲門又華陽國志曰蜀郡西城故錦官也錦江織錦濯其中則鮮明濯他江則不好故命曰錦里也又曰武都有一丈夫化為女子美而艷蓋山精也蜀王納為妃不習水土欲去必欲留之乃為東平之歌以樂之無幾物故蜀王哀之乃遣五丁之武都擔土為妃作冢蓋地數畝高七丈上有石鏡今成都北角武擔是也

既而玉律頻移金爐不變 續漢書曰候氣之法殿中候用玉律十二惟二至乃候靈臺用竹律六十

胡香四兩嗟西域之使稀靈草一株 一作枝

恨瓊田之路絕 東方朔十洲記曰聚窟洲人鳥山多大樹與楓木相類而花葉香聞數百里名為反魂樹扣其樹亦能自作聲聲如羣牛吼聞之者皆心驚神駭伐其木根心於玉釜中煑取汁更微火煎如黑錫狀令可丸之名曰驚精香或名震靈丸或名反生香或名震檀丸或名人鳥精或名却死香一種六名斯靈物也香氣聞數百里死者在地聞香氣乃却活不復亡也以香薰死人更加神驗征和三年武帝安定西胡月支國王遣使獻香四兩大如雀卵黑如桑椹帝以香非中國所有以付外庫後元元年長安城內病者數百亡者大半帝取月支神香燒之於城內其死未三日者皆活芳氣經三月不歇於是信知其神物也乃更秘錄餘香後一旦又失之檢函封印如故無復香也帝愈悵恨不禮侍於使者益貴方朔之遺語自愧求李君之不勤慚衛卿於階庭矣明年帝崩於五柞宮已亡月支國人烏山震檀却死香也向使厚待使者帝崩之時何緣不得靈香之用耶自合隕命矣又曰祖洲近在東海之中地方五百里去西岸七萬里上有不死之草草形如菰苗長三四尺人已死三日者以草覆之皆當時活也服之令人長生昔秦始皇大宛中多枉死者橫道有鳥如烏狀銜此草覆死人而當時起坐而自活也有司聞奏秦始皇遣使者齎草以問北郭鬼谷先生先生云此草是東海祖洲上有不死之草生瓊田中或名為養神芝其葉似菰苗不叢生一株可活一人始皇于是慨然言曰可採得否乃使使者徐福發童男童女五百人率擊樓船等入海尋祖洲遂不返福道人也字君房後亦得道也

天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薨於成都之錦城春秋二十孫子荆之傷逝怨起秋風潘安仁之悼亡悲深長簟 晉書曰孫楚字子荆太原中都人也楚除婦服作詩以示王濟濟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又曰潘岳字安仁哀永逝文悼亡賦皆傷妻之詞也

況復仙臺永別無復簫聲傳母長歸惟留琴曲 仙臺即蕭史弄玉吹簫鳳臺事注見前篇列女傳曰傅母者齊女之傅母也女為衛莊公

夫人號曰莊姜毋諭之作詩曰碩人其頎衣錦絅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厲女之心以高節女遂感而自修君子善傳母之防未然也按國風為絲聲碩人之詩為琴曲也

七年二月日歸葬於長安之洪瀆原詔贈趙國夫人禮也雲南去來既留連於楚后光陰離合實惆悵於陳王宋玉高唐賦曰楚襄王與宋玉游於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所謂朝雲也陳王曹植也洛神賦曰神光離合乍陰乍陽

銘曰

河西斗絶觀津孤起章武賢臣安豐賢疑作貴仕後漢書曰竇融世任河西為吏又曰河西斗絶在羌胡中注斗峻絶也前書成山斗入海漢書外戚傳曰竇少君聞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去時雖少識其縣名及姓又嘗與姊採桑墮用為符信上書自陳皇后持之而泣乃厚賜之後封章武侯是孤起也木樓千仞金山萬里紹慶廣國封章武侯融封安豐侯

邢姨基昌宋子後漢書竇固傳固與耿秉秦彭等絶漠六百餘里至三木樓山金山疑即金微山也後漢和帝紀曰耿夔圍北單于於金微山言竇氏亡奔匈奴也詩碩人云邢侯之姨毛傳曰妻之姊妹曰姨又衛門云豈其娶妻必宋之子箋云宋子姓施衿趙北侍母秦南紘綖禮數厭狄騑驂說文曰衿交衽也毛萇曰女施衿結帨施衿趙北謂娉於趙國也侍母秦南謂招謂蜀州總管也魯語曰王后親織玄紞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韋昭曰冕曰紘紘纓之無緌者也從下而上不結綖冕上之覆也鄭康成曰狄當為翟翟雉也毛詩傳曰車乘厭翟正義曰王后五路重翟為上厭翟次之

義

超江汜仁流葛覃玉筐迎鷰金籠助蠶詩序曰江有汜美媵也鄭箋曰喻江水大汜水小然得並流似嫡媵宜俱行詩序曰葛覃后妃之本化天下以婦道也呂氏春秋曰有娀氏二女為九成之臺飲食以鼓帝命燕往視之鳴若隘隘二女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燕遺卵而北飛遂不反高誘曰帝天也天命燕降卵於有娀氏女吞之生契也毛詩傳曰方曰筐圓曰筥釋鳥云鷰周燕燕郭璞曰一名玄鳥齊人呼鳥孫炎曰別三名舍人曰鷰周名燕燕又名乳孟子云禮曰夫人蠶繅以為衣服續漢書曰貴人助蠶璹瑁釵加簪珥此言采桑躬織也敬愛純深端莊淑問有光國史無形喜愠舉案外恭停機下訓馨馥於蘭年華於蘇續列女傳曰梁鴻妻每進食舉案齊眉不敢正視列女傳曰孟子之少也既學而歸孟母以刀斷其織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也孟子懼旦夕勤學不息師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蘭香草也詩云有女同車顏如蘇華毛傳蘇木槿也釋草云椵木槿樝木槿樊光曰別二名也其樹如李其華早生暮落與草同氣故在草中風雨消散神靈離絶婺女還星姮娥歸月漢書曰北宮有婺女星占曰婺女為既嫁之女也易歸藏曰昔姮娥以不死之藥奔月左楹夕奠高堂朝發空揚淩波更無迴雪史記孔子曰夏人殯於東階周人於西階殷人於兩柱間昨暮予夢坐奠兩柱之間繆熙伯挽歌朝發高堂上暮宿黃泉下洛神賦曰淩波微步羅襪生塵又云飄颻兮若流風之迴雪下濕曰隰高平曰原爾雅文也西臨火井北望寒門猶垂雉服尚駕魚軒相如大人賦軼先驅於寒門應劭曰寒門北極之門也鄭康成周禮內司服褘衣褕狄關

狄注云狄當為翟雉名伊洛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搖王后之服刻繒為之形而采畫之綴於衣以為文章褘衣畫翬者褕翟畫搖者闕翟刻而不畫此三者皆祭服從王祭先王則服褘衣祭先公則服褕翟祭羣小則服闕翟今世有圭衣者蓋三翟之遺俗又外內命婦之服注云三夫人及公之妻其闕狄以下乎侯伯之夫人褕狄子男之夫人亦闕狄惟二王後褘衣紞豆陵為國公之妻按古制當服闕翟矣杜預左傳注云魚軒夫人車以魚皮為飾

平原忽矣天道何言山迴地市路沒滕城辛氏三秦記曰驪山始皇陵作地市生死人交易市平不得欺死人獨異志曰漢夏侯嬰以功封滕公及死將葬未及墓引車馬踣地不前使人掘之得一石室室中有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遂改卜焉

松悲鶴去草亂螢生新雲別起舊月孤明賢墳永式節隴常貞

周安昌公夫人鄭氏墓誌銘

周書元偉傳大將軍納言小司空荊州總管安昌郡公元則隋志永安黃陂縣周安昌郡

夫人諱某滎陽陽武人也周宣王之母弟俾侯於鄭鄭莊公之重世卿士於周以國為族自茲而始左傳僖二十四年曰鄭有平惠之勲又有厲宣之親杜注曰鄭始封之族桓公友周厲王之子宣王之母弟又隱三年曰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杜注曰卿士王卿之執政者言父子秉周之政

祖瓊太常恭侯周書云范陽郡守贈安東將軍青州刺史

父穆司空貞公周書列傳云鄭孝穆字道和滎陽開封人為少司空謚曰貞

西京賦詩奉常叅栢梁之宴東都言讖司空為武衛一作玄武之官漢書曰奉常秦官掌宗廟禮儀有丞景帝六年更名太常師古曰太常王者旌旗也畫日月焉王有大事則建以行禮官主奉持之故曰奉常也後改曰太常尊大之義也武帝元封三年作栢梁臺詔羣臣二千石有能為七言詩乃得上坐太常周建德云撞鐘伐鼓聲中詩袁宏後漢紀曰建武元年野王令王梁為大司空封武強侯初赤伏符曰王梁主衛作玄武上以野王衛從也玄武水神也司空水土之官也乃以梁為大司空上云奉常謂祖瓊為太常也下云司空謂父穆為司空也

籍連帝譜既同盤石門稱通德無廢儒林鄭孝穆傳云賜姓宇文氏是與周同譜也後漢書鄭玄傳曰高密縣為玄特立一鄉曰鄭公鄉題其門號為通德門

夫人禮義閨門端莊令淑采采芣苢萋萋葛覃毛詩傳曰芣苢馬舄馬舄車前宜懷任焉郭璞曰今車前草大葉長穗好生道邊江東呼為蝦蟆衣陸璣疏云馬舄名車前一名當道喜在牛跡中生故曰車前當道也幽州人謂之牛舌草可鬻作茹大滑其子治婦人難產鄭箋曰葛延蔓於谷中喻女在父母之家形體浸浸日長大也葉萋萋然喻其容色美盛也

及乎作配君子言事舅姑下氣怡聲承巾奉箒親戚惟禮閨閫以睦禮記內則曰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又曰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卒授巾鄭注云槃承盥水者巾以帨手

保定二年冊拜滎陽郡君序戚升榮從夫有秩豈惟立義一作德之婦邑以延鄉有禮之妻封之石窌注見前篇紞豆陵氏誌銘

大將軍沉犀二

江夫人聞猿三峽明月靈關之阻秋風蜀道之難言安昌公出鎮益州夫人偕行道路之難遂以疾卒也益州記曰伏犀灘東南二十里有黃魚道岸今在僰道縣界括地志曰二江並在益州成都縣界杜預益州記曰二江郫江流江袁崧宜都記曰峽中猿鳴至清山谷傳其響泠泠不絕行者歌曰巴東三峽猿鳴悲猿鳴三聲淚沾衣華陽國志曰枳縣有明月峽蜀都賦曰廓靈關而為門劉逵注曰靈關山名在成都西南漢壽縣界水經注曰自蜀西至邛莋其至險有弄棟八渡之難楊母閣路之阻掩以瑤華先從春露楚辭曰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王逸注曰瑤華謂麻之白華也漢書李陵曰人生如朝露天和十八年五月二十日薨於成都春秋三十有六詔贈安昌國夫人禮也即以其年十一月十六日歸葬於咸陽之白起原遂使山迴反壤先封節婦之陵日入虞淵實掩賢姬之墓檀弓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足周于衣椁周于棺土周于椁反壤樹之哉淮南子曰日至于虞淵是謂高春嗚呼哀哉乃為銘曰

天河開國分畿置政地有十城人居九命言鄭氏有國之始也史記鄭世家桓公問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史伯曰獨洛之東土河濟之南可居地近虢鄶虢鄶之君貪而好利百姓不附今公為司徒皆愛公公誠居之虢鄶之君見公方用事輕分公地公誠居之虢鄶之民皆公之民也及王東徙其民洛東而虢鄶果獻十邑竟國之虞翻曰十邑謂虢鄶鄢蔽蒲丹依暳歷華也博物志曰舊說云天河與海通天河開國謂鄭國都於河南豫州之地也周宣王母弟友封于畿內地理志京兆鄭縣是桓公之子武公與平王東遷洛邑遂伐虢鄶而并其地是為新鄭地理志河南新鄭是是分畿置政也其國在河洛之間故云天河言黃河之水與天通也十城謂十邑也人居九命者鄭國伯爵周禮曰九命作伯又按左傳策命晉侯為侯伯此九命作伯之伯特尊於侯異于五等之爵鄭伯未居九命在侯之下故魯以周班後鄭蓋借稱矣疇昔之邑今茲成姓識履傳風烝與留慶史記稱韓哀侯滅鄭并其國鄭之子孫以國為氏漢書曰哀帝擢鄭崇為尚書僕射數求諫爭上每見曳草履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晉書曰武帝出祀南郊詔使鄭默驂乘三星在戶百兩言歸三星在戶國風綢繆之詞毛傳曰參星正月中直戶也鄭箋曰心星在戶謂之五月之末六月之中毛傳曰百兩百乘也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乘又詩曰言告言歸傳云言我也奉盥訓子停機內則曰進盥少者奉槃左氏傳曰懷嬴奉匜沃盥說文曰盥澡手也從臼水臨皿盥古緩反列女傳曰文伯退朝朝敬姜敬姜方績又孟子既學而歸孟母方織問曰學所至矣孟子曰自若也孟母以刀斷其織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也步藻火文衣詩云雜佩以贈之毛萇曰珩璜琚瑀衝牙之類釋文珩音衡佩上玉也半璧曰璜孔安國曰藻水草有文者火為火字杜預曰火畫火也桑園蠶織錦室鸞飛珩璜節傷春枯桂折巴水猿鳴注見本序呂氏春秋曰月望則蚌蛤實羣陰盈月晦則蚌蛤虛羣陰缺漢武帝悼李夫人賦曰桂枝落而銷亡趙琴長辭秦箏永別貞姬掩隧節女

封墳趙琴疑即趙瑟楊惲報孫會宗書婦趙女也雅善鼓瑟琴瑟通稱矣左氏傳曰晉侯請隧杜注云闕地通路曰隧王之葬禮也正義曰隱元年傳闕地及泉隧而相見是闕地通路曰隧也禮記鄭注曰封謂聚土為墳洛濱無月荆臺失雲鳥悲傷聽松聲愴聞千年遂古百代餘芬洛濱無月者曹植洛神賦曰流盼乎洛川又云彷彿兮若輕雲之蔽月荆臺失雲者宋玉高唐賦曰楚襄王游雲夢之臺玉對曰所謂朝雲者也

周大將軍隴東郡公侯莫陳君夫人竇氏墓誌銘

夫人諱某扶風平陵人也章武開國名高外戚之右安豐入朝位在功臣之上漢書曰竇后弟廣國字少君為退讓君子不以富貴驕人文帝崩景帝立皇后為皇太后乃封廣國為章武侯後漢書曰竇融封安豐侯賞賜恩寵傾動京師在功臣之右祖以孝昌之始主諾淮陽父以正光之初褰帷海岱孝昌正光魏明帝年號魏孝昌元年梁之普通六年也魏正光元年梁之普通元年也後漢書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惟畫諾又褰帷賈琮事禹貢海岱惟青州夫人生於禮義之門宗於箴誡之德張華作女史箴曹大家作女誡虔恭惟禮令淑惟儀及乎百兩言歸三星在户箴盥始事條枚是則有子從政猶無逸豫之心有夫出征自識山陵之兆國語曰公父文伯之母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懼干季孫之怒也其以歜為不能事主乎其母嘆曰魯其亡乎使童子備官而未之聞耶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勤義勞也列女傳曰鄭皇耳帥師侵衛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曰兆如山林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定姜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圍之衛人追之獲鄭皇耳於大丘君子謂定姜達於事情事出左傳大統十六年冊授永安郡君婦以夫尊親由子貴朝章家慶一作成家之慶兼而有之保定二年改授隴國夫人車服禮數袿襦典則有美河魴足光彤史車服所謂五路六服也方言曰袿謂之裾釋名曰婦人上服謂之袿詩云親結其褵爾雅婦人之褘謂之褵褵綏也郭注曰即今之香纓也褘邪交落帶繫於體因名為褘綏繫也詩衛門云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娶妻必齊之姜靜女之詩云貽我彤管毛傳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灋既而風霜所及一作厲灰琯遂侵與善何言至於大漸天和六年四月七日薨春秋六十有六即以其年十月十日遷葬於咸陽萬年縣之杜原一作咸陽若安原山形起伏既符白鶴之祥地勢風烟乃合青烏之氣陶侃別傳曰侃丁母憂在墓下忽有二客來弔不哭退羽儀鮮異知非常人遣隨視之但見雙鶴冲天而去按相冢書有青烏子後漢書王景傳曰冢宅禁忌注云送葬造宅之法若黃帝青烏之書也銘曰

觀津世族平陵豪姓四侯登仕三君從政漢書外戚傳曰竇皇后親

蚤卒葬觀津又竇嬰傳曰父世觀津人也地理志觀津屬信都國師古曰觀音工喚反後漢書曰竇融扶風平陵人也四侯謂竇氏之先竇嬰為魏其侯長君子南皮侯少君為章武侯竇融為安豐侯也三君按竇融傳曰竇氏一公兩侯注云一公大司馬也兩侯安豐顯親也疑此三君矣依本序文當稱竇融又按竇氏亦有稱三君者後漢書黨錮傳曰指天下名士為之稱號上曰三君竇武劉淑陳蕃為三君君者一世之所宗也竇武字游平扶風平陵人安豐戴侯融之玄孫也又疑作二君漢書曰竇后兄長君弟廣國字少君崔駰曰竇氏二君以淳淑守道成名

白狼建功丹蛇襲慶漢之廣矣先聞淑令言祖父有功魏室復生此令淑之女也漢書地理志古北平郡有白狼縣師古曰有白狼山故以名縣陳留風俗傳曰沛公起兵野丘野野戰喪皇妣於黃鄉天下平乃使使者梓宮招魂幽野有丹蛇在水自洗濯入於梓宮其浴處仍有遺髮故謚曰昭靈夫人或竇氏亦神元皇后之族耶詩序曰漢廣德廣所及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詩云漢之廣矣不可泳思

君子朝端賢才家政簪珥以禮軒車以命君子謂侯莫陳君也賢才謂夫人也列女傳曰周宣姜后賢而有德事非禮不言行非禮不動宣王早卧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王勤於政事早朝宴退服虔曰車有藩曰軒按以命言有命數

讓果成廉推珠止競孔融家傳曰兄弟七人融第六幼有自然之性年四歲時與諸兄共食梨融輒引小者大人問其故答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由是宗族奇之列女傳曰珠崖令卒於官妻送喪漢法內珠入關者死妻棄其孫臂珠前妻子初九歲好而取之置其母鏡奩中母不知也至關吏搜索得珠劾問誰當坐者初曰我當坐繼母請曰幸無劾兒誠不知也妾當坐初又曰夫人哀初之孤欲以活初耳因號泣傍人莫不酸鼻隕

涕關吏執筆不能就一字乃棄珠遺之二語謂夫人訓子女成禮也

百年超忽千金莫恃室謝賢夫庭辭貴子歸鞍輟露采纍廢祀室委眠蠶衣留畫雉畫雉謂翟服也翟雉也又疑為車衣喪大記所謂振容是也釋云謂于竹池之內畫搖雉于絞繒之上垂之于下車行振動以為容儀也

雲垂下澤日掩高春空帷舊館虛幕新封淮南子曰八澤之雲是雨九州淮南子曰日至虞淵是謂高春至于連日是為下春檀弓曰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使子貢脫驂而賻之

山迴廣柳路沒深松游魂幾變大人何從周易曰游魂為變漢書張博曰王遇大人益解注謂母也

周冠軍公夫人烏石蘭氏墓誌銘

漢書冠軍屬南陽郡魏書官氏志云嗢石蘭氏後改為石氏

夫人諱某樂陵人也晉司徒樂陵公苞後子孫就封因即家焉烏石蘭氏其先本姓石氏晉石仲容之後也晉書曰石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也武帝踐阼拜大司馬進封樂陵郡公

扶風舊城猶存鐵市河陽故墅尚餘金谷世語曰初青龍中石苞鬻鐵於長安得見司馬宣王宣王知馬後擢為尚書郎歷青州刺史鎮東將軍晉書曰苞有六子少子崇崇有別館在河陽之金谷一名梓澤送者傾都帳飲於此焉

或寓燕鄴仍仕代郡祖行代郡尹父魏司空蘭陵郡公司空佐命魏朝少傅丞凝周室並為大族俱蒙賜姓秦晉匹也是曰通家司空謂穆亮太傅謂丁謹魏官氏志太和十九年詔令司空穆亮等詳定北人姓於是升降區別矣周書

孝閑踐阼于謹遷太傅魏恭帝元年謹平江陵以諸將功高者為三十六國後次功為九十九姓後言烏石蘭兩定大姓歸宇文連婚帝族也夫人年十七歸於宇文氏淑令端莊含章貞吉坤卦爻辭歲盥惟儀閨閫已正某年除金鄉郡君某年改授冠軍夫人四德小君宜其家室三事內主翻辭贊務毛詩傳曰四德婦德婦言婦容婦功也論語曰夫人自稱曰寡小君尚書曰三事大夫敬爾有官按左傳大夫稱主如范宣子撫荀偃曰事吳敢不如事主醫和謂趙文子曰主是謂矣如此之類其文多矣列女傳曰敬姜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懼干季孫之怒其以歜為不能事主乎是婦人亦稱主大夫之妻為內主矣以保定五年四月遘疾薨時年四十有四即以其

年某月日歸葬於京兆之某原人世風烟山川超忽凌波疑作陵陂青麥儻逢貞女之墳隴首白楊或表賢姬之墓莊子曰青青之麥生陵之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古詩曰驅車上東門遥望北郭墓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下有陳死人杳杳即長暮潛寐黃泉下千載永不寤本草曰白楊北土極多人種墟墓間樹大皮白乃為銘曰

三星麗天五嶽鎮地禮有其秩人居其位燕趙多奇山川雄氣詩曰三星在戶爾雅曰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恒江南衡是也周禮鄭注曰鎮名山安地德者也又為五嶽言天有三星地有五嶽公侯夫人居其秩位也燕趙言其世寓燕郵或仕代郡得山川之雄也代趙地也挺茲令淑惟此含章玉生庭照蘭開室香邢嬈褧服宋子河魴言夫人生而令德也周易曰含章可貞晉書曰謝安嘗戒約子姪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玄荅曰譬如芝蘭玉樹欲其生於庭堦耳詩碩人云碩人其頎衣錦褧衣又云邢侯之姨毛傳曰夫人德盛而尊嫁則錦衣加褧襜鄭箋曰褧禪也國君夫人翟衣而嫁今衣錦者在塗之所服也尚之以禪衣為其文之大著玉藻云禪為絅釋文褧說文作檾枲屬也詩衡門云豈其娶妻必宋之子又云豈其食魚必河之魴鄭箋云宋子姓爾雅曰魴魾郭璞注云江東呼魴魚為鰟一名魾陸璣云魴今伊洛濟潁魴魚也廣而薄肥恬而少肉細鱗魚之美者遼東梁水魴特肥而厚尤美于中國魴故其鄉語曰居就糧梁水魴是也魴音房魾音毗百兩言歸九儀從聘褕狄七采軒車六命鼎

室辭親槐庭贊政言夫人嫁于宇文為命婦也毛傳曰諸侯之女嫁於諸侯送御皆百乘百兩百乘也周禮王后六服有褘衣揄狄闕狄鄭注曰狄當為翟翟雉名又外內命婦之服注云侯伯之夫人揄翟服虔曰車有藩有軒左氏傳曰晉將嫁女於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杜預云藩車之有障蔽者衛風碩人云翟茀以朝毛傳曰夫人以翟羽飾車茀蔽也疏云婦人乘車不露見車之前後設障以自隱蔽謂之茀因以翟羽為之飾此云軒車六命蓋重翟厭翟之類有命數也鼎室辭親謂辭烏石蘭氏槐庭贊政謂贊宇文氏也夫人為蘭陵公女復為冠軍公妻三公調和鼎鼐故云鼎室三槐三公位焉故云槐庭世永送陸機歎逝賦曰川閱水以成川莊子曰大覺而後知其大夢也按山門墓門黃圖曰陵冢為山謝莊為帷水人成大夢迴帳山門移燈泉洞金棗長含銀蠶

武宣貴妃誄曰重扃閟兮燈已黯中泉寂兮此夜深抱朴子曰吳景帝時戍將於廣陵掘諸冢取版以治城發一大冢從死人懷中透出墮地兩耳及鼻孔中皆有黃金如棗許大此則骸骨有假物而不朽之効也蜀本紀曰始皇陵有銀鑾金雀

香填栢槨路閉松城悲鸞獨影雄劍孤鳴

留連趙琴疑作瑟悽愴秦笙左氏傳曰范獻子去魏獻子栢槨松城即夏侯嬰墓銘所謂住城鬱鬱是也見西京雜記范泰鸞鳥詩序曰昔罽賓國結置峻卯之山獲一鸞鳥王甚愛之三年不鳴其夫人曰嘗聞鳥見其類而後鳴何不懸鏡以映之王從其言鸞睹影悲鳴冲霄一奮而絶吳越春秋名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邪干將之妻也趙琴疑作趙瑟漢書楊惲報孫會宗書曰婦趙女也雅善鼓瑟秦笙即蕭史吹簫事笙簫通稱矣

周太傅鄭國公夫人鄭氏墓誌銘

太傅鄭國公夫人達奚武之妻也周明帝武成元年以高陽公達奚武為鄭國公年以太保鄭國公達奚武為太傅

夫人諱某滎陽開封縣遠里人也七子賦詩足光賓客三卿從政實靜諸侯序鄭氏之先本鄭國也左傳襄二十七年曰鄭伯享趙孟於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太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伯有賦鶉之賁賁子西賦黍苗之四章子產賦隰桑子太叔賦野有蔓草印段賦蟋蟀公孫段賦桑扈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又傳七年騶管仲曰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騶乘則晉后停輿來朝則漢君識履華冑蟬聯無虛史籍晉書曰武帝出祀南郊詔使鄭默騶乘漢書曰鄭崇為尚書僕射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祖

那秦州別駕父茂伯撫軍將軍涼州刺史伯陽縣侯夫人令淑早聞芝蘭獨茂既容既德言告言歸毛詩曰言告師氏言告言歸傳曰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悌實溫清恭惟箴盥禮記曰冬溫而夏清內則曰右佩箴管線纊管字或作盥太傅弼諧周室股肱攸寄太傅達奚武也周書列傳云達奚武字成興代人也少倜儻好馳馬為賀拔岳所知及岳為侯莫陳悅所害武收岳屍歸平涼同翊戴太祖從平悅齊神武與竇泰高敖曹三道來侵從太祖擒竇泰斬高敖曹進位大將軍平劍北振旅還京師齊將高苟子攻新城武邀擊之悉虜其衆孝閔踐阼拜柱國大司寇武成初進封鄭國公天和三年轉太傅夫人輔佐君子勤勞是司琴瑟既友條枚無伐故得用之邦國成之孝敬卷耳詩序云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關雎詩云琴瑟友之汝墳詩云伐其條枚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又云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某年月日封鄭國夫人當是武成元年褕翟既加紘綖是務周禮鄭注曰翟雉名侯伯之夫人褕翟左氏傳曰衡紞紘綖杜預注曰紘纓從下而上者綖冠上覆疏云魯語稱公侯夫人織紘綖知紘亦織而為之綖冠上覆者見以木為幹以

玄布衣其上謂之綖論語尚書皆云麻冕知其當用布也孔安國論語注曰言績麻三十升以為冕即是綖也

夫集有人字今衍有安世之貴躬服浣濯子有文伯之尊無忘機杼漢書曰張安世尊為公侯食邑萬戶然身衣弋綈夫人自紡績家僮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織微是以能殖其貨富於大將軍光詩序云服浣濯之衣列女傳曰魯季敬姜者莒女也號戴己魯大夫公父穆伯之妻文伯之母博達知禮文伯退朝朝敬姜敬姜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懼干季孫之怒其以歜為不能事主乎敬姜嘆曰魯其亡乎使吾子備官而未之聞耶男女効績否有辟古之制也仲尼曰季氏之婦不淫矣婦人以織紝為事休之非禮也

表裏惟安閨闈且正醫門有疾對藥無徵天和三年三月二十日薨葬於長安之石安原世子某兄弟並勗慈訓咸遵母儀霜露深悲寒泉增慟銘曰

居德圃田當官教府置騎賓來開黌學聚左傳定四年祝鮀曰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杜預曰圃田鄭藪名爾雅釋地十藪鄭有圃田郭璞曰今滎陽中牟縣西圃田澤是也衛之南竟至此澤畔漢書曰鄭當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明旦常恐不徧開黌學聚謂鄭康成通德門也黌學舍也福履家室賢才踵武棠棣之華螽斯之羽此棠棣之華蓋引召南與小雅常棣異鄭箋曰喻王姬顏色之美盛爾雅釋文舍人曰唐棣一名栘郭璞曰今白栘也似白楊江東呼夫栘詩序曰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妒忌則子孫衆多也毛傳曰螽斯蚣蝑也孔安國論語注曰蚣蝑也俗呼為蝤蠐人倫七德風化二南采采芣苢蔞蔞葛覃七德注已見然此七德謂婦德有七也二南謂周南召南也又劉向列女賢明傳曰周南大夫之妻能匡夫貞順傳召南申人之女得婦道之儀以絕無禮之求防淫慾之行馬毛詩傳曰采采非一辭也芣苢馬舄車前也宜懷妊焉采取也覃延也葛所以為絺綌女功之事繁辱者蔞蔞茂盛貌節行聲玉副加一作笄珈箋柳園秉杼桑津浴蠶詩衛風云佩玉之儺毛傳儺行有節度也鄭風云佩玉瓊琚疏云言其玉聲和諧行步中節也廓風云副笄六珈毛傳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為之笄衡笄也珈笄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鄭箋珈之言加也副既笄而加飾如今步搖上飾古之制所未聞郡國志河東平陽北屈有采桑津蠶書曰月當大火則浴其蠶春秋超忽零落無一作非時家亡淑女國喪賢姬香墳永送舞鶴長辭列仙傳曰鉤弋夫人殯尸不冷而香一月間後昭帝即位更葬之越絕書曰闔廬子女冢在閶門外道北下方池廣四十八步水深二丈五尺池廣六十步水深丈五寸遂出廟路以南通姑胥門并周六里舞鶴吳市殺生以送死山深月闇風急松悲千年開閉將驗靈龜周禮龜人云天龜曰靈屬又云若有祭事則奉龜以往旅亦如之喪亦如之

後魏驃騎將軍荊州刺史賀拔夫人元氏墓誌銘賀拔夫人疑即賀拔勝之妻也周書傳曰賀拔勝神武尖山人孝武帝時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按勝以魏大統十年薨猶魏時人故稱後魏

在河之洲聞君子之配德言采其蕨一作薄言采蕨見夫人之有禮用之風化人倫厚焉在河之洲君子好逑皆關雎首章之辭草蟲之詩云陟彼南山言采其蕨傳云蕨鼈也箋云言我也我采者在蓬而見采鼈菜者得其所欲得猶已今之行者欲得禮以自喻也詩序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草木疏云周秦曰蕨齊魯曰鼈本又作鱉俗云其初生似鼈脚故名焉關雎詩序云上以風化下又云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夫人諱安字大羅河南洛陽人也祖某京兆康王元氏後魏宗室本姓拓拔氏居代孝文太和十九年遷洛陽二十年改為元氏故夫人姓元氏為河南洛陽人也按魏書元昭之祖素謚曰康素子陪斤康王當是夫人曾祖父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録尚書司州牧汝陽郡

王魏書云陪斤子昭入為尚書號征西將軍卒贈尚書左僕射隋志河南郡汝陽後魏置司州跗萼雄圖階基霸迹詩小雅棠棣之華鄂不韡韡鄭箋承華者鄂不當作拊拊鄂足也鄂足得華之光明則韡韡然盛拊亦作跗按詩序棠棣燕兄弟今元氏本魏宗室故云公卿之室將相維家一作維國夫人能修法度無思犯禮恭儉節用憂在進賢采蘋詩序云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漢廣詩序云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葛覃詩序云恭儉節用服浣濯之衣關雎詩序云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而無傷善之心焉大統五年封樂安公主隋志北海郡博昌縣舊曰樂安歸於賀拔氏時年十三思事憂勤化成婦德彤管載暉棠棣早茂靜女詩箋云彤管赤筆管也棠

棣注見前篇及乎謳歌有歸褕翟降等輔佐君子猶安其室謂周受魏禪時也按周禮王后六服褘衣為上褕翟次之言夫人本故魏公主受禪之後為降等也孝閔踐阼子仲華襲爵瑯邪公是猶安其室也周天和元年乃封章武郡君章武本漢竇廣國所封郡國志屬渤海郡章懷太子注云在滄州魯縣霜露不居風煙飄忽遘疾累旬奄捐館舍以周天和四年二月二十六日薨於長安萬年里春秋五十有二詔贈頓正疑作丘地理志頓丘屬東郡即以其年三月二十日歸葬於咸陽之石安原既異乘鸞翻然永去雖非舞鶴即掩泉門列仙傳曰蕭史弄玉

一旦乘鳳凰飛去鸞鳳通稱故云乘鸞吳越春秋曰吳王有女滕玉因謀伐楚與夫人及女會蒸魚王前嘗半而與女女怒曰王食魚辱我不忘久生乃自殺闔閭痛之葬於國西閶門外鑿池積土丈石為椁題湊為中金鼎玉杯銀罇珠襦之寶皆以送女乃舞白鶴于吳市中令萬民隨而觀之還使男女與鶴俱入羨門因發機以掩之殺生以送死國人非之湛盧之劍惡其無道而如楚矣泉門墓門即所謂羨門也欲誌佳城佳城鬱鬱滕成公墓石函之詞也注見前篇乃為銘曰

遯矣雄謀悠哉霸轍九服潛運三川中竭卿相連鑣賢才舞疑作無絕言元氏起家荒服後魏之興世為卿相也遯矣悠哉言其遠也周禮九服一侯服二甸服三男服四采服五衛服六蠻服七夷服八鎮服九藩服國語曰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夫國

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琬琰令淑施衿結禍方之棠棣譬以螽斯既全婦德還稱母儀楚辭曰懷琬琰以為心說文曰衿交衽也詩云親結其禍毛萇曰禍婦人之幃也女施衿結禍爾雅曰禍緌也郭璞曰即今之香纓也名南曰唐棣之華陸璣曰粤李也一名雀梅一名車下李所在山皆有其華或白或赤六月中熟大如李子可食爾雅疏曰螽斯一名蜙蝑一名蠮螉陸璣云幽州人謂之蟅蜢蝗類也長而青長角長股股鳴者也或謂似蝗而小斑黑其股似瑇瑁又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者是也婦德四德之首也劉向列女傳首篇有母儀傳

逝一作遊水滔滔危途冉冉問藥無對蒸丹不驗狄服空陳絃機虛掩言夫人以疾卒也楚辭曰波滔滔兮來迎又曰老冉冉兮既極狄服周禮褕狄闕狄之類鄭注作翟雉名郭門路轉哀挽途窮隴深結霧松高聚風春蘭秋菊惟始惟終

周大都督陽林伯長孫瑕夫人羅氏墓誌銘

按夫人本姓叱羅氏叱羅協之女也周書魏恭帝三年太祖徵協入朝論蜀中事乃賜姓宇文氏協既受晉公護重委冀得婚連帝室乃求復舊姓叱羅氏高祖許之此云羅氏省文也

夫人諱某恒州代郡大平縣人祖某父協周大將軍南陽郡公周書叱羅協傳云建德三年高祖以協宿齒授儀同三司賜爵南陽郡公夫人資於事親躬奉訓誡教於宗室足聞詩禮及乎言歸肅恭如事蘋藻維敬紘綖是勤內位克諧中閨以睦年齡不競霜露先侵更無延壽之杯遂闕長生之枕漢書曰新垣平使人獻玉杯刻曰主人延壽神仙傳曰漢光武東巡見太山老父鋤于道頭上白光高數尺呼問之對曰昨有一道士教臣作神枕枕有三十二竅二十四以應二十四氣八竅應八風臣用之轉少齒生以周天和四年二月八日薨於長安之洪固鄉時年二十有三其年某月日葬於萬年縣之壽里山非宋國翻為節女之陵地異荊臺遂有賢妃之墓劉向列女傳曰伯姬者魯宣公之女成公之妹也伯姬嫁於宋恭公十年恭公卒伯姬寡至景公時伯姬常遇夜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俱夜不下堂待保傅來也越義而生不如守義而死遂逮於火而死春秋詳錄其事為賢伯姬諸侯聞之莫不悼痛以為死者不可復生財物猶可復故相與會於澶淵償宋之所喪春秋善之又曰楚昭越姬者越王鉤踐之女楚昭王之姬也昭王燕遊蔡姬在左越姬在右王親乘駟以逐遂登附社之臺以望雲夢之囿顧謂二姬曰吾願與子生若此死薨若此蔡姬曰願生俱樂死同時王顧謂史書之復謂越姬越姬對曰昔者吾先君莊王淫樂三年不聽政事終而能改卒霸天下妾以君王為能法吾先君將改斯樂而勤於政也今則不然而要婢子以死其可得乎妾聞之諸姑婦人以死彰君之義蓋君之寵不聞其苟以闇死為榮妾不敢聞命於是王寤敬越姬之言而猶親嬖蔡姬也居二十五年王救陳越姬從王病在軍中有赤雲夾日如飛烏王問周史史曰是害王身然可移於將相將相聞之將請以身禱於神王曰將相之於孤猶股肱也今移禍焉庸為去是身乎

越姬曰大哉君王之德以是妾願從王矣昔日之遊燕樂也是以不敢許及君王復於禮國人皆將為君王死而況於妾乎請願先驅狐狸于地下王曰昔之遊樂吾戲耳若將必死是彰孤之不德也越姬曰昔者妾雖口不言心既許之矣妾死王之義不死王之好也遂自殺王薨於軍中蔡姬竟不能死惠王立然後罷兵歸葬胎王君子謂越姬信能死義

銘曰

畢狼建國靈武開都地接天柱山臨寶符人資義烈世襲雄圖

史記天官書曰畢昴間為天街其陰陰國其東有大星曰狼漢書地理志曰趙地昴畢之分野北地郡有靈武縣言北魏之先開基於此也云地接天柱者按天柱有二其一是崑崙山名神異經曰崑崙之山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圍三千里周圓如削其一是漢武帝以後南嶽霍山之名爾雅曰霍山為南嶽郭注云即天柱山潛水所出也疏云上云江南衡地理志云衡山在長沙湘南縣南張揖廣雅云天柱謂之霍山地理志云天柱在廬江潛縣則在江北矣本衡山一名霍山漢武帝以衡山遼曠移嶽神於天柱又名天柱亦為霍故漢以來衡霍別矣按此趙地亦有霍山無天柱之名與彼為異周禮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史記曰霍太山陽侯天吏地理志云河東郡彘縣霍太山在東不得以趙地之霍山引廬江之天柱疑云西接崑崙為崑崙之天柱矣山臨寶符者謂恒山也史記趙簡子為諸子曰吾藏寶符于恒山中往得者立為後諸子皆競往無所得無恤曰恒山臨代代可取也簡子曰是知符矣遂立之言恒州代郡之地世有雄才也

葛覃

克正注已見 霜凋桂苑風落芝田三從闕性五福傷年謝莊

維萋棠棣早盛已見既安淑德爰從配命四教弘宣三星月賦曰清蘭路肅桂苑王子年拾遺記曰崑崙第九層山形漸小狹下有芝田蕙圃皆數百頃羣仙種耨焉列女傳母師曰婦人有三從之義而無專制之行少繫父母長繫于夫老繫于子

歸安永絕言告長捐悽切郊野紆迴隰原

歸安歸寧也詩歸寧父母又曰言告言歸爾雅曰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下濕曰隰廣平曰原公羊傳云下平曰隰

風慘雲愁松悲露泣朗月空嗟傷神何及

世說曰荀奉倩與婦至篤婦亡奉倩後少時亦卒劉孝標注云棨別傳曰棨常以婦人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為主驃騎將軍曹洪女有色棨於是聘焉容服帷帳甚麗專房燕婉後婦病亡未殯傳嘏往哭棨不哭而神傷嘏問曰婦人才色並茂為難子遺才存色非難遇也何哀之甚棨曰佳人難再得顧逝者不能有傾城之異然未可易遇也悲悼不能已已歲餘亦亡七年二十九

周儀同松滋公拓跋競夫人尉遲氏墓誌銘

魏書宗室傳曰高涼王孤平文皇帝之第四子也孤孫度道武初賜爵松滋侯仍得世襲競或其後也隋書地理志云南郡松滋縣江左舊置河東郡

夫人諱某河南洛陽人也

本代人其先魏之別種號尉遲部因而姓焉從魏入洛為洛陽人

祖某父大師柱國公

夫人疑即尉遲迥女也祖侯夔父迥周本紀云武帝建德元年以太傅蜀國公尉遲迥為太師

魏室喪亂經綸夷阻周朝建國匡翊揖讓

按周書迥從太祖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孝閔踐阼進位柱國大將軍封寧蜀公魏室喪亂謂高歡入洛孝武西遷也周祖周太祖也揖讓周受魏禪也

圖牒帝系即有內外之親分

裂山河仍為舅甥之國迴傳云父俟夔尚大祖姓昌樂大公主生迴迴尚魏文帝女金明公主拜駙馬都尉以平蜀功封一子為公自劍閣以南得承制封拜及黜陟又迴曰吾居將相與國舅甥夫人容範端莊儀型淑令六義觀德南風有夫人之詩八卦成形東方有少女之位詩序曰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國風名南鵲巢以下皆言夫人是南風夫人之詩也易卦傳曰兌三索而得女故謂少女巽為長女居東南兌為少女居正秋在西方矣姆母習言公宮教業箴盥線纊佩帨苣蘭內則曰婦事舅姑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箴管線纊施繫囊大觿木燧鄭注云繫小囊也言施明為箴管線纊有之按管與盥同年十有二出適儀同拓跋競衣其翟服既得宗婦之儀乘其魚軒還從列國之禮拓跋氏鮮卑索頭部稱代改為魏至孝文改元氏拓跋競魏之支屬也毛詩傳曰車乘厭翟服則褕翟翟雉也宗婦同宗之婦也拓跋競為魏宗室故夫人為宗婦矣左傳閔二年曰歸夫人魚軒正義曰陸璣義疏曰魚獸似猪東海有之其皮背上有斑文腹下有純青今人以為弓鞬步又者也其矢雖乾燥為弓鞬矢服經年海水將潮及天陰毛皆起水潮還及晴則毛復如故雖在數千里外可以知海水之潮自相感也摽梅三實無闕其時夭桃九華能修其政詩序曰摽有梅男女及時也詩云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箋云此夏鄉晚梅之墮落差多在者餘三耳詩序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妒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鰥民也詩云桃之夭夭毛傳曰夭夭其少壯也某年某月冊拜迴洛縣君迴洛疑即万俟洛營齊神武以其地名回洛城矣母金明公主魏文帝長女春

則帝女採桑秋則王姬築館山海經曰宣水淪水出焉其上有桑大五十尺其枝四衢其葉大尺餘赤理黃華青樹名曰帝女之桑郭璞注曰婦以主蠶故以名桑左傳莊元年曰秋築王姬之館於外為外禮也夫人出入主家遨遊戚里濯龍園苑長門宮殿主家公主家也漢書東方朔傳曰董偃隨母出入主家詩曰以遨以遊漢書石奮傳顏師古注曰於上有姻戚者則皆名之故名其里為戚里後漢書明德馬后曰前過濯龍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龍史記封禪書長安門注稱括地志云長安門故亭在雍州萬年縣東北苑中後館陶公主長門國武帝以為長門宮即此既而膏腴美疢一作疾華茂傷年沈痼床帳蒸離寒暑左傳臧孫曰美疢不如惡石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詩曰余瘿沈痼疾李善注云禮記曰身有痼疾說文曰痼久也詩云載離寒暑三世之術無迨一作之於醫門百草之本途疑作徒窮於藥性禮記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正義曰擇其父子相承至三世也又說云三世者一曰黃帝針灸二曰神農本草三曰素女脈訣又云夫子脈訣若不習此三世之書不得服食其藥三皇本紀神農氏作蜡祭以赭鞭鞭草木始嘗百草始有醫藥途窮疑作徒窮建德三年五月七日七春秋三十昔西河女子值九節之菖蒲東海婦人得三山之芝草西河女子西王母也抱朴子曰菖蒲須石上一寸九節紫花者尤善神仙傳曰漢武帝登嵩山登大愚室石起道宮使董仲舒東方朔等齋潔思神至夜忽有仙人曰吾九疑之神也間中岳石上

菖蒲一寸九節可以服之長生故來採耳王興聞之乃採服之不息遂得長生又神仙傳麻姑謂王方平曰接待以來已見東海三為桑田向到蓬萊水淺淺於往日會時略半也史記封禪書曰海中三神山曰蓬萊方丈瀛洲東海婦人謂麻姑也

無由再遇悲矣如何即以其年十一月十五日葬於京兆之北陵原龜筮告辰丘陵啓奠禮記曰龜為卜筮為筮廣雅云小陵曰丘爾雅曰大阜曰陵

西臨織疑作玉女之廟南望湘妃之墳星經曰織女三星史記天官書云是天帝外孫戴德夏小正云七月織女西臨織女之廟未詳墳在京兆近華山疑作玉女詩含神霧云華山有明星玉女持玉漿得上服之即成仙道險僻不通郭璞讚曰華岳靈峻削成四方爰有神女玉漿是挹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遊于江淵澧沅之風交瀟湘之

淵郭注天帝之二女而處江為神即列仙傳江妃二女離騷九歌所謂湘夫人稱帝子者是也河圖玉版曰湘夫人帝堯女也秦始皇浮江至湘山逢大風而問博士湘君何神博士曰聞之堯二女舜妃也死而葬此列女傳曰二女死于江湘之間俗謂為湘君鄭司農亦以舜妃為湘君說者皆以舜陟方而死二妃從之俱溺死於湘江遂號為湘夫人

嗚呼哀哉乃為銘曰

父曰帝師母曰王姬車服不繫江漢無思言父迴為太師母為魏金明公主也詩序曰王姬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又曰漢廣德所及也文王之道被於南國美化行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是生令淑覲禮敦詩聲超宋子德茂邢嬀謂夫人之賢德也左氏傳曰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曰豈其娶妻必宋之子又曰邢侯之嬀繼世盛德思賢克舉奠雁迎門濡一作襦見文苑英華

蘋實俎詩云雝雝雁鳴旭日始旦鄭箋云雁者隨陽而處似婦人從夫故昏禮用焉自納采至請期用昕親迎用昏毛萇采蘋傳蘋大萍也鄭箋曰蘋之言賓也釋草云萍其大者蘋舍人曰萍一名蓱今水上浮蓱也江東謂之漂音瓢左傳蘋蘩蘊藻之菜

奉盥如事移茵即序春冰浴蠶秋機秉杼王子年拾遺記曰東海員嶠山有冰蠶長七寸有鱗角以霜雪覆之始為繭其色五綵織為文錦入冰不濡投火不燎浴蠶注見前篇月令曰促織鳴蟪蛄婦驚故云秋機

帝鄉近親帝城近臣濯龍親戚平陽主人後漢書東海公陽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濯龍注見本序漢書曰王太后長女號曰平陽公主後漢書曰明帝女迎封平陽公主適大鴻臚馮順注平陽縣屬河東

金波迴月玉樹臨春漢書曰月穆穆以金波揚雄甘泉賦曰翠玉樹之青葱

弄玉鳳凰昌容紫草自此千年無人得道舜華榮曜飄零何早列仙傳曰秦穆公有女字弄玉與蕭史皆隨鳳凰飛去又曰昌容常山道人也自稱殷王子能致紫草女仙傳曰昌容者商王女也修道于常山食蓬蘽根二百餘年顏如二十許能致紫草鬻與染工得錢以為貧病者往來城市世世見之常行日中不見其形或云昌容能練形者也忽沖天而去神仙傳彭祖曰得道者耳非仙人也詩顏如舜華毛萇曰舜木槿也

渭水北原平陵故園繞通谷口即望寒門謂葬於京兆之北陵原也漢書地理志曰扶風渭城故咸陽又平陵縣昭帝置三輔黃圖曰秦始皇都咸陽渭水貫都以象天漢地理志曰谷口屬左馮翊史記漢武紀曰所謂寒門者谷口也索隱曰服虔云寒門黃帝所仙之

處小顏曰谷口山之谷口漢時為縣今呼為冶谷去甘泉八十里盛夏凜然故曰寒門吁嗟此地去矣歸魂孟冬十月長松九年親賓掩淚悽愴何言江淹別賦曰親賓兮淚滋

周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冠軍伯柴烈李夫人墓誌銘

夫人諱某隴西狄道人也周有柱史夫子以之猶一作見龍史記曰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去謂弟子曰老子其猶龍耶又張湯傳曰老子為柱下史即藏史之柱下因以為官名漢有將軍宛城以之輸馬漢書曰太初元年以李廣利為貳師將軍至貳師取善馬又大宛傳張騫曰大宛在匈奴西南漢正西去漢可萬里其俗多善馬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復有西入上書仍為秦王之相史記曰李斯者楚上蔡人也西說秦王秦王拜斯為客卿會議逐客斯亦在逐中乃上書秦王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卒用其計謀官至廷尉二十餘年竟并天下尊主為皇帝以斯為丞相東向問計即是韓王之師史記韓信傳曰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聚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佐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閼與今乃輔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鬬其鋒不可當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

於戲下石必為二子所擒矣成安君不聽韓信使人間視知不用還報則大喜及破趙軍斬成安君禽趙王歌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向坐西向對師事之復從其策父宜使持節大將軍南北二華州刺史順陽郡公魏武皇帝之長舅也隋書地志曰馮翊郡後魏置華州上郡後魏置東秦州後改為北華州荊州春陵郡湖陽縣後魏置順陽郡北史魏孝武帝紀曰帝諱脩字孝則廣平文穆王懷之第三子也母曰李氏穰侯魏冉居咸陽之宮曲陽王根借明光之殿語其貴戚差足擬倫論其揖讓彼多慚德史記曰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宣太后二弟其異父長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冉自惠王武王時任職用事武王卒諸弟爭立唯魏冉能立昭王昭王即位以冉為將軍衛咸陽誅季君之亂封於穰號曰穰侯漢書曰成都侯王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後又穿長安城引內澧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五羽蓋張周帷楫濯歌上幸商第見穿城引水意恨內銜之未言後微行出過曲陽侯第又見園中土山漸臺似類白虎殿於是上怒以讓車騎將軍音商根兄弟欲自黥劓謝太后上聞之大怒音籍藁請罪商等皆負斧質謝罪上不忍誅然後得已久之平借明光宮木王商事此云王根按本文論外戚之奢漢書根商連文故通用之言比之古人魏冉王根俱為貴戚而李宜有揖讓之德也夫人幼而聰敏早聞令淑彤一作箴管有美賢才見稱左氏傳曰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杜預曰彤管赤筆管也弄其紙筆懼失諸兄之意剪其齠齡畏傷王母之心魏志曰甄后少喜書常用諸兄筆硯袁宏後漢

紀曰和熹皇后鄧訓女也后年五歲祖母為剪髮老人目瞑并中后額忍痛不言一額盡傷左右怪而問之后曰太夫人慈恩為斷髮難傷老人意故忍之耳年十有一出適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柴烈烈以上將頒朔一作領青中台受任軍國忠勤規模繁總漢書天文志曰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魁下六星兩兩而比名曰三台夫人輔佐君子言容匡贊增耀三星欽明四德授巾沃盥有謹於事姑斷織停機無忘於訓子保定二年冊授大夏縣君既以夫尊又云子貴乃遷順陽改郡君夫人之邑或用鄉名小君之號多從夫秩典冊光臨足稱榮寵

漢書外戚傳曰武帝即位封皇太后母臧兒為平原君武帝封王太后在民間時所生女金氏為脩成君宣帝制詔御史賜外祖母號為博平君東觀漢記曰鄧皇后太夫人為新野君王隱晉書曰武帝封羊祜妻夏侯氏為萬歲鄉君按柴烈李夫人封大夏縣君鄉名如此類也禮記曰婦人無爵從夫之爵本有風氣之疾頻年增動畧多枕臥飛龜之散遣疾無徵畫龍之符流年不驗抱朴子曰靈寶經有正機平衡飛龜授秩凡三篇皆仙術也又曰或丙午日日中時作燕君龍虎符歲符歲易之是也以今建德四年三月日薨於館舍春秋四十九即以其年八月日葬於長安之洪瀆原神光離合尚在河湄雲氣徘徊猶歸樓下洛神賦曰神光離合乍陰乍陽小雅巧言云居河之湄爾雅云水草交曰湄高唐賦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者也嗚呼哀哉乃為銘曰

上書秦相立功漢將隴水分流秦川遙望秦相李斯漢將李廣利也隴水秦川言夫人為隴西人也漢書地理志曰隴西郡秦置應劭曰有隴坻在其西也三秦記隴水歌有遙望秦川之句秋陸俗勇金行地壯廣武軍中安平河上言李氏世居隴西西方金行之氣代有名將也續漢書曰日行西陸謂之秋後漢書西羌論序曰性堅剛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氣焉西征記曰三皇山或謂三室山山上有二城東者曰東廣武西者曰西廣武各在山一頭相去二百餘步其間隔深澗漢祖與項籍語處後漢郡國志曰安平國故信都信都有絳水滹沱河又王霸傳曰光武至下曲

陽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及至浮沱河光武令霸往視之說曰冰堅可渡官屬皆喜遂前北至河河冰亦合乃令霸護度未畢數騎而冰解光武謂霸安吾衆得濟免者卿之力也妻者齊也謂嫁曰歸三星夜照百兩朝飛白虎通曰妻者齊也與夫齊體自天子下至庶人其義一也毛詩傳曰婦人謂嫁曰歸三星百兩注已見褕翟有典容禮無違台庭等秩一作列侯一作秩服同衣周禮內司服有褕狄鄭注云狄當為翟翟雉名褕翟畫搖者昏禮注云婦容婉娩台庭等秩侯服同衣者謂從夫秩也天官書曰魁下六星名三台周禮九服一侯服柴烈為開府儀同冠軍伯是上應台階職居侯服矣子奉母儀夫聞家政七族承和九閨連慶漢書鄒陽曰荆軻湛七族張晏曰七族上至曾祖下至曾孫紛帨恭肅溫清孝

敬杼秉秋成蠶隨春令內則曰婦事舅姑左佩紛帨曲禮曰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宋均曰促織立秋女功急故趣之周禮鄭注曰蠶為龍精月值大火則浴其種月令曰季春之月蠶事既登年華未落電影先過徒餐日氣空飲天河楚辭曰餐六氣而飲沆瀣兮澈正陽而含朝霞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氣入而麤穢除王逸曰餐吞日精食元符也陵陽子明經曰春食朝霞者日始出赤氣也秋食淪漢者日沒後赤黃氣也冬食沆瀣者北方夜半氣也夏食三陽者南方日中氣也荆楚歲時記曰漢武帝令張騫使大夏尋河源乘槎經月而至一處見一女織一丈夫牽牛飲河渚織女取支機石與騫而還後為東方朔所識星凋玉井月捐金波虞淵浴日薤露哀歌後漢書郎顗傳曰夜有白氣從西方天苑趨左足入玉井注云天官書參星下四小星為玉井漢書

曰月穆穆以金波淮南子曰日出湯谷入於虞淵崔豹古今注曰薤露蒿里送哀歌也出自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而作悲歌言人命如薤上露易稀滅至李延年乃分為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逝者歌之俗呼為挽歌寂寞虛莫荒涼象設幽隴龜封重泉蟻結酉陽雜俎曰臨邑縣北有華公墓碑龜尋失惟趺龜存焉石趙世此龜常負碑入水有伺之者因叫呼龜走墜折碑焉檀弓曰蟻結于四隅殷士也鄭注曰畫褚于四角其文如蟻之行往來相交錯蟻蚍蜉也殷之蟻結如畫文蛇秋色悽愴松聲斷絕百年何幾歸於此別

彭城公夫人爾朱氏墓誌銘

後漢郡國志徐州彭城國高祖置古大彭邑也彭城公姓氏未詳此篇及下東平李夫人誌皆非子山之作按滕王序開府文集二十卷及隋經籍志稱二十一卷今並不傳近本皆出文苑英華列此二篇於子山諸誌之後此篇失名次篇稱前人後人采英華成集誤為庾作又篇內上元元年及下篇永淳二年皆唐高宗年號下篇炯系為詹事司直明是楊炯之作也初唐四傑去庾最近余喜其文似開府遂不忍去因附注釋且證其集非周隋舊本昔中郎虎賁貌似者猶或愛之矧盈川之文江河萬古在所不廢者也

夫人爾朱氏河南洛陽人也北史爾朱榮傳曰世為部落酋帥其先居爾朱川因為氏焉爾字或作尒若夫陰山表裏衝北斗之璣衡瀚海彌綸直西街之畢昴史記曰趙武靈王北破林胡築長城自代並陰山索隱曰徐廣云西安縣縣北有陰

山在河南陽山北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陰山在朔州北塞外突厥界左氏傳曰表裏山河天官書曰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索隱曰春秋運斗樞云斗第一天樞第二璇第三璣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第一至第四為魁第五至第七為杓合而為斗馬融云璣渾天儀可轉旋故曰璣衡其中橫筩以璇為璣以玉為衡蓋貴天象也鄭注大傳言渾儀其中筩為璇璣外為玉衡者是也漢書霍去病傳曰登臨瀚海如淳曰瀚海北海名也周易曰故能彌綸天地之道史記天官書曰西宮昴畢間為天街其陰陰國其陽陽國正義曰天街三星在畢昴間主國界街南為華夏之國街北為戶翟之國土金守胄兵入也按漢國界在趙代之間陰山瀚海皆匈奴地也北魏是其子孫後建都洛陽撫有中夏是西街畢昴衡于北斗璣衡矣爾朱氏世為部落酋帥故稱之也四時銜火燭龍開照地之光六月摶風大鵬

運垂天之翼山海經曰西北海之外有神人面蛇身而赤其眼及晦視乃明不食不寢是燭九陰是謂燭龍炬可以照明莊子曰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又云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以六月息者也由是奄有京縣遂荒中土車書禮樂三王之損益可知將相公侯百代之山河不殞言爾朱氏從魏入洛帝業既成遂世為卿相也北史云爾朱羽健魏登國初為領人酋長率契胥武士從平晉陽定中山拜散騎常侍以居秀容川割方三百里封之長為世業健羽子鬱德鬱德子代勤繼為酋長代勤太武敬哀皇后舅也以外親兼征伐有功歷肆州刺史封梁郡公祖敞隋書列傳曰爾朱敞字乾羅秀容契胥人爾朱榮之族子也父彥伯官至司徒博陵王隋儀同三司金紫光祿大夫岐同金申信臨徐七州總管兵一作藩部尚書金一作邊城郡開國公天列尚書之星地標光祿之塞隋書本傳高祖受禪改封邊城郡公黜安蠻叛命敞討平之師旋拜金州總管政號明肅吏民懼之後以年老乞骸骨賜二馬軺車歸河內卒于家時年七十二天文志曰門內東南維五星曰尚書主納言夙夜咨謀龍作納言此之象也漢書曰單于自請願留居光祿塞下應劭曰光祿勳徐自為所築也敞為金城郡公故云出身萬里知呂岱之元勳專命一方識劉弘之重寄吳志曰呂岱字定公廣陵海陵人也清身奉公所在可述初在交州歷年不餉妻子飢之權聞之嘆息以讓羣臣曰呂岱出身萬里為國勤事家門為困而孤不早知股肱耳目其責安在於是賜錢米布絹歲有常限晉書曰劉弘字和季沛國人也為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張昌作亂弘遣軍討斬之悉降其衆時荊州守宰多闕弘請補選帝從之弘乃敘功銓德隨才補授甚為論者所稱弘每有興廢手書守相丁寧欵密所以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父休最北史隋書作最隋左千牛備身朝散大夫齊王府司馬襲封爵金一作邊城公大夫稱伐諸侯胙土左傳臧武仲曰大夫稱伐又衆仲曰胙之土而命之氏淮仙致雨仍攀桂樹之山楚客臨風更入芙蓉之水淮仙淮南王劉安也安封于淮南學神仙之術故稱淮仙楚客屈原宋玉也屈宋楚人故云楚客淮南王安招隱士曰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又云攀援桂樹兮聊淹留離騷曰集芙蓉以為衣又云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又云因芙蓉而為媒兮憚蹇裳而濡足王逸曰芙蓉蓮華也言最為齊王府司馬猶八公之在淮南屈宋之事楚王也夫人玉臺貞氣金河仙一作靈液漢書天馬歌曰游閶闔觀玉臺應劭曰玉臺上帝之所居金河仙液比西王母也西王母亦稱金母居崑崙山崑崙為河水之源故云金河矣蔡中郎之女子早聽色絲謝太傅之閨門先揚麗則世說曰魏武嘗過曹娥碑下楊脩從碑背上見題作黃絹幼婦外孫虀臼八字魏武謂脩曰解不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脩別記所知脩曰黃絹色絲也於字為絕幼婦少女也於字為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為好虀臼受辛也於字為辭所謂絕妙好辭也魏武記之與脩同乃嘆曰我才不及卿乃覺三十里異苑曰陳留蔡邕避難過吳讀曹娥碑文因刻石旁作八字曰色絲幼婦外孫虀臼後漢書陳留董祀妻者同郡蔡邕之女也名琰字文姬博學有才辯又妙於音律晉書

曰謝安幼有公輔之望處家常以儀範訓子弟及薨贈太傅

彭城公發源殷伯承家漢相言彭城公先世在殷為侯伯在漢為丞相也

山川氣候彰白武於皐繇象緯休徵下蒼龍於曼倩白武白虎也史記曰西方七星白虎宿也淮南子曰西方金也其神為太白其獸白虎尚書皐陶作士按此知彭城公為刑官也淮南子曰東方木也其神為歲星其獸蒼龍高誘曰水色蒼蒼龍順其色也東方朔別傳曰東方朔小名曼倩未死時謂同舍郎曰天下人無能知朔知朔者惟太王公耳朔卒後武帝得此語即召太王公問之曰爾知東方朔乎公對曰不知公何所能曰頗善星歷帝問諸星皆具在否曰諸星具獨不見歲星十八年今復見耳帝仰天歎曰東方朔生在朕旁十八年而不知是歲星哉按象緯休徵下蒼龍于曼倩者蒼龍歲星曼倩方朔小字明是東方朔為歲星事漢書云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自公孫弘以下或至公卿朔常為郎與枚皐郭舍人俱在左右詼諧而已終不見用上云白武皐陶是彭城公已為刑官此引曼倩非謂職官明矣疑謂方朔有割肉細君之事為下文鳴雁飛皇夫婦張本矣

三星照夜佇稽鳴雁之期七日秉秋坐鷹飛皇之兆詩曰綢繆束薪三星在天毛傳三星參也鄭箋曰三星心星也心有尊卑夫婦父子之象又為二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為候焉按婚姻六禮皆用雁故云鳴雁之期左傳懿氏卜妻敬仲詩云鳳凰于飛故云飛皇之兆

夫人年甫十八遂歸於我巫山南眺逢暮雨於瑤姬華嶽西臨降明星於玉女水經注曰郭景純云丹山西即巫山帝女居焉宋玉所謂天帝之季女名曰瑤姬未行而亡封於巫山之臺精魂為草實為靈芝所謂巫山之女高唐之姬旦為行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早視之果如其言故為立廟號朝雲焉詩含神霧曰華陰山上有明星玉女持玉漿得上服之即成仙道險僻不通郭璞讚曰華嶽靈峻削成四方爰有神女玉漿是浥又按集仙錄明星玉女者居華山服玉漿白日昇天玉女祠前有五石臼號曰玉女洗頭盆

動合詩禮言成軌則晨昏展敬事極於移天蘋藻潔誠義申於中饋儀禮曰夫者天也杜預曰婦人在室則天父出則天夫詩曰於以采蘋於以采藻毛傳曰蘋大萍也藻聚藻也鄭箋曰蘋之言賓也藻之言澡也婦人之行在柔順而潔清故取名以為戒周易曰無攸遂在中饋

女郎砧石響明月而思秋風織婦一作女機床聽寒蛩而催絡緯水經注曰漢水南有女郎山山上有女郎冢遠望山墳嵬嵬狀高及即其所裁有墳形山上直路下出不生草木世人謂之女郎道下有女郎廟及擣衣石言張魯女也有小水北流入漢謂之女郎水又述異記曰擣衣山一名靈山在鄉邪郡山南絶險巖有方石昔有神女于此擣衣其石明瑩謂之玉女擣練砧崔豹古今注曰蟋蟀一名吟蛩一名蛩秋初生得寒則鳴濟南呼為懶婦又云莎雞一名促織一名絡緯一名悉蟀一名促織一名紡績促織謂鳴聲如急織絡緯謂其鳴聲如紡績也

用曹大家之明訓守宋伯姬之貞節後漢書曰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學高才世叔早卒有節行法度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作女誡七篇有助內訓劉向列女傳曰伯姬者魯宣公女成公之妹也其母曰繆姜嫁伯姬於宋恭公十年恭公卒伯姬寡至景公時伯姬嘗遇夜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

不俱夜不下堂待保傅來也越義而生不如守義而死遂逮於火而死春秋詳録其事為賢伯姬以為婦人以貞為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按此二語是彭城公已卒夫人其娶婦也

加以心依八覺理會三空

加以以下言夫人奉佛教也八覺言佛八種覺悟也有八大人覺經經云八大人覺亦名八生法一道當少欲多欲非道二道當知足無厭非道三道當閑靜樂衆非道四道當自守戲笑非道五道當精進懈怠非道六道當專念多忘非道七道當定意亂意非道八道當智慧愚癡非道也般若經云三空一人空二法空三俱空僧肇維摩經注序曰道越三空非二乘所議

遊智刃於檀林泛仙舟於法海

王少頭陀寺碑文曰智刃所遊日新月故觀佛三昧經曰伊蘭與梅檀生末利山中伊蘭臭牛頭梅檀上妙之香說文云叢木曰林功德施論云如欲濟川先應取筏至彼岸已捨之而去此云仙舟即郭璞云水中筏筏也又大論云波羅伽泰言度彼岸華嚴云以波羅密船于生死流中不依此岸不著彼岸不住中流而度衆生無有休息維摩經曰當禮法海德無邊

幾神獨照默言象而無施空有兼忘束筌蹄而不用

周易曰知幾其神乎後漢書西域傳論曰詳其清心釋累之訓空有兼遣之宗道書之流也注云不執著為空執著為有兼遣謂不空不有虛實兩忘也維摩詰曰我及涅槃此二皆空老子云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竅故曰道書之流也莊子曰筌者所以得兎也得兎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也得意而忘言吾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人生天地壽非金石銀臺竊藥想奔月而何年金殿

一作玉釜一作金釜淮南子曰姮娥羿妻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藥以奔月中張衡思玄賦曰聘王母于銀臺注云銀臺仙人所居也述異記曰聚窟州有返魂樹伐其根心於玉釜中煑取汁又熬之令可丸名曰金精香或名振靈丸或名反生香或名却死香死尸在地聞氣即活王子年拾遺記曰漢延和三年春武帝定西胡月支國王遣使獻香四兩大如雀卵黑如桑椹帝以香非中國所乏以付外庫至始元元年京城大疫死者大半帝取月支神香燒之於城內其死未三日者皆活香氣經三月不歇帝信神香乃秘録餘香一日函檢如故而失神香也此香出於聚窟州人烏山山多牛吼聞之者心振神駭伐其木根於玉釜中煑取汁更以微香熟煑之如黑飴狀令可丸名為驚精香或名振靈丸或名返生香或名振檀香或曰却死香一種六名斯皆靈物也

以某年月日終於平康

一作原

里之私第越上元三年十月二十日合葬於城南之畢原禮也

按上元唐高宗年號也舊唐書高宗紀云改咸亨五年為上元元年

文王之畢原用周公之合葬

晏子春秋曰景公成路寢之臺途於何遭喪過晏子於途再拜乎馬前晏子下車挹之曰子何以命嬰也對曰於何之母死兆在路寢之臺牖下願請命合骨晏子入白公公作色曰自古及今子亦嘗聞請合葬人主之宮者乎對曰古之人君不奪生人之居不踐死人之墓故未嘗聞請葬人主之宮也且嬰聞之生者不得安命之曰畜憂死者不得葬命之曰畜哀畜憂者怨畜哀者危君不如許之公曰諾途於何葬其母於路寢之臺牖下檀弓曰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馬許之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馬融曰畢文王墓地名

偃松千古長無寡鶴之悲文梓百尋還見雙鴛之集

抱朴子曰千樹之松有如偃蓋王褒

洞簫賦曰孤雌寡鶴娛優乎其下列異傳曰宋康王埋韓馮夫婦宿昔文梓生有鴛鴦雌雄各一恒棲樹上聲音感人又述異記云吳黃龍中吳郡海鹽有陸東美妻朱氏亦有容止夫妻相重寸步不相離時人號為比肩人夫婦云皆比翼恐不能佳後妻卒東美不食求死家人哀之乃合葬未一歲冢上生梓樹同根二身相抱而合成一樹每有雙鴻常宿於樹下權閭之嗟嘆封其里曰比肩墓又曰雙梓後子弘與妻張氏雖無異亦相愛慕吳人又呼為小比肩其銘曰

合葬非古周公所存謝惠連祭古塚辭本禮記死生千載棺椁雙魂謝惠連祭古塚文曰還祔雙魂野曠風急天寒日昏煙霾杳嶂霧失遙村詩云終風且霾毛傳曰霾雨土也釋天云風而雨土為霾孫炎曰大風揚塵土從上下也紀黃絹之碑表對青松之墓門黃絹注見本序潘岳寡婦賦云長松萋萋兮振柯又云墓門兮

肅肅

伯母東平郡夫人李氏墓誌銘

夫人唐常州刺史楊德裔之妻楊炯之伯母也按文苑英華楊炯有常州刺史楊公墓誌銘集作伯父東平楊公其畧云公諱德裔字德裔弘農華陰人也即常州刺史華山公之元孫左衛將軍武安公之長子也封東平公策勲上柱國知夫人楊炯伯母篇內炯忝為詹事司直是篇亦盈川之文也

夫人姓李氏隴西狄道人也自涼武昭王以後一門三公為四海著族國史家牒詳之矣晉書曰涼武昭王暠字玄盛小字長生隴西成紀人姓李氏漢前將軍廣之十六世孫也廣曾祖仲翔漢初為將軍討叛羌於素昌素昌乃狄道也衆寡不敵死之仲翔子伯考奔喪因葬于狄道之東川遂家焉世為西州右姓初署穀故令段業僭稱涼王進玄盛持節都督涼興諸軍事鎮西將軍領護西戎校尉隆安四年六郡推為涼公薨年六十七國人上謚曰武昭王墓曰建世陵廟號太祖子歆字士業涼後主玄盛以安帝隆安四年立至宋少帝景平元年滅據河右凡二十四年舊唐書高祖本紀云其先隴西狄道人涼武昭王暠七代孫也夫人為涼武昭王之後與國同乘矣祖充頹後周大將軍消州刺史流江郡公隋書地理志云宕渠郡流江後魏置縣及置流江郡考玄明皇朝上儀同闕濟三州刺史成紀縣男隋志云天水郡成紀縣舊廢後周置出入三朝剖符分竹漢書文帝紀曰二年九月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發兵遣使符合乃聽之竹使符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亦第一至第五也說文云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秦隴河濟之地人到於今稱之天下士大夫知與不知莫不想望其風采漢書李廣傳曰百姓知與不知老壯皆為流涕夫人生而純深幼而恭敬長而敦睦成而和惠年及初笄甫歸於我內則曰十有五年而笄執箕箒奉舅姑人不間於娣姒妾媵之言閨門之內穆如也故宗黨推其令問鄉閭以為美談周禮二十五家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

為鄉東平公守清白之基逢大平之日東平本漢時國漢書地理志云故梁國宣帝甘露二年為東平國辟命交至聲聞於天詩小雅鶴鳴之詞也制集作詔徵尚書郎遷御史中丞出為棣曹恒常四州刺史楊常州墓誌云詔徵尚書郎御史中丞謇謇諒直有王臣之節尋以公事去官復拜饒州括州越州都督三州長史在會稽引陂水溉田數十頃人獲其利於今稱之焉遷棣曹恒常四州刺史歷政清白為當時所重夫人輔佐君子聿修內政平旦纚笄則有君臣之嚴沃盥饋食則有父子之敬報友而行則有兄弟之道受期必誠則有朋友之信其婦德也如此高誘淮南注云旦明平旦也內則曰婦事舅姑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衣紳鄭注云縰韜髮者也又士冠禮注云纚一幅長六尺起以韜髮而結之矣又內則云進盥少者奉盤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鄭康成曰婦姒猶兄弟也歷職中外聲名藉甚和其琴瑟正其邦家者夫人與有力焉蓋嘗喟然而言曰古者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社而獻功可不勗哉可不勗哉禮器曰太廟之內敬矣君親制祭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由是服澣濯之衣躬紡績之事葛覃詩序曰服浣濯之衣鄭箋曰澣謂濯之耳衣謂襌以下至褖衣列女傳仲尼曰季氏之婦不淫矣詩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言婦人以織績為事休之非禮也筐筥錡釜之器見左傳所以執其勞蘋蘩蘊藻之菜見左傳所以明其德左傳杜注曰方曰筐圓曰筥無足曰釜有足曰錡筐丘方反筥九呂反錡其綺反筐筥皆器也蘋大萍也蘩皤蒿蘊藻聚藻也蘊紆粉反萍蒲丁反皤蒲多反白蒿也非夫博文達禮貞婉聽從者孰能與於此乎內則曰姆教婉娩聽從鄭注云婉謂言語也娩之言媚謂容貌也婉紆晚反夫人年踰耳順視聽不衰每獻歲發春日南長至楚辭曰獻歲發春兮汩吾南征左傳莊二十九年曰日至而畢杜預曰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息又僖五年傳曰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杜云周正月十一月冬至之日日南極正義曰日之行天有南有北常立八尺之表以候景之短長夏至之景尺有五寸日最長而景最短是謂日北至也自是以後日稍近南冬至之景一丈三尺日最短而景最長是謂日南至也冬至者十一月之中氣中氣者月半之氣也月朔而得中氣是必前月閏月令曰仲夏之月日長至正義曰長至者謂此月之時日長之至極太史漏刻夏至晝漏六十五刻夜漏三十五刻是日長至也羣從子弟稱觴上壽者動至數十百集無此字未嘗不勸一作歡言善誘借以溫顏侃侃焉誾誾焉有孟母之風焉有敬姜之誨焉公乞骸至誨焉　楊常州墓誌云於是覽先賢之言知止足之分罷歸初服告老私庭乃率羣從子弟營別業於宜城神鄉之望仙里其制宅也宗廟為先廐庫為後喟然而言曰古人所謂歌于斯聚國族于斯者吾知之矣劉向列女傳曰鄒孟軻之母號孟母孟子長學六藝成大儒之名君子謂孟母善以漸化謂孟母知人母之道謂孟母知禮而明于姑母之道謂孟母知婦道又曰魯季敬

姜苫女也號戴已魯大夫公父穆伯之妻文伯之母季康之從祖叔母也博達知禮穆伯先死敬姜守養文伯備于教化

維永淳元年秋八月旁死魄寢疾彌留終於華陰之望仙里享年八十有一

按楊常州墓誌公以文明元年夏四月薨于正寢春秋八十有五此云夫人以永淳元年終按永淳二年高宗崩太子立為弘道元年弘道二年改朔元年二月天后廢帝為廬陵王立豫章王為帝改元文明夫人先公二年卒尚書武成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孔傳曰旁近也月二日死魄正義曰朔是死魄故月二日近死魄魄者形也謂月之輪郭無光之處名魄也朔後明生而魄死望後明死而魄生律歷志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顧命云惟四月哉生魄傳云始生魄月十六日也月十六日為始生魄是一日為始死魄二日近死魄也按此知夫人以永淳元年八月二日卒也

冬十一月一日景辰遷窆於永豐鄉之平原從先兆也

楊常州墓誌云越垂拱元年春二月某日與夫人隴西李氏合葬於某原遠近會葬千餘人操筆而為誄者以百數蓋遷窆也此云永淳之冬時東平公尚存矣

東平公撫存懷舊用痛悼於厥心遠近咸集宗親畢會生榮死哀其此之謂矣是日也皇太子監守長安烱忝為詹事司直

按此知為楊烱之作也舊唐書楊烱傳云烱俄遷詹事司直按傳儀鳳中授此職此云永淳之冬烱已為詹事司直矣左傳里克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漢書曰詹事秦官掌皇太子家

不獲就展

集作展哀

喪次陪奉靈輀

儀禮鄭注云次倚廬也說文曰輀喪車也

敢薦

李顒之文庶同潘岳之誄

隋書經籍志有晉李顒集十卷錄一卷晉書潘岳辭藻絕麗尤善為哀誄之文

嗚呼哀哉乃為銘曰

高岳之上浮雲翔兮函谷之外直氣揚兮

言李氏為西州右姓也高岳謂西嶽也隴右在西皆西嶽所鎮函谷關名鹽鐵論云秦左殽函右隴阪西都賦云左據函谷二崤之阻右界褒斜隴首之險是隴坻在函谷之西也

建功北狄討西羌兮受封南鄭家素昌兮

建功北狄討西羌者言涼武昭王為鎮西將軍領護西戎校尉推為涼公遂據河右也受封南鄭家素昌者言涼後主歆字士景子重耳國亡奔宋為汝南太守後魏安南將軍豫州刺史也素昌地名即狄道注見本序言家于隴西狄道也

於赫祖考為龍光兮牧州典郡佩銀黃兮

謂祖充頡考玄明並為刺史也詩云為龍為光漢書百官公卿表曰綬和元年改刺史為牧銀印青綬云銀黃者銀謂印黃謂綬也漢官儀綬有黃赤絳綠五采漢名臣奏云大司空朱浮奏曰秉與綬五采何黃多也可更用赤絲為地

降生淑質秉禎祥兮苕華菊茂蘭若芳兮

言夫人生而令淑也

我有懿德如珪璋兮求之卜筮鳴鳳凰兮

詩云好是懿德又云如珪如璋左氏傳曰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於飛其鳴鏘鏘

君子至止玉環鏘兮室家好合琴瑟張兮

詩云君子至止說文曰環壁也肉好若一謂之環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又云宜爾室家

執其麻枲供衣裳兮羞其饋食澄酒漿兮

禮記內則曰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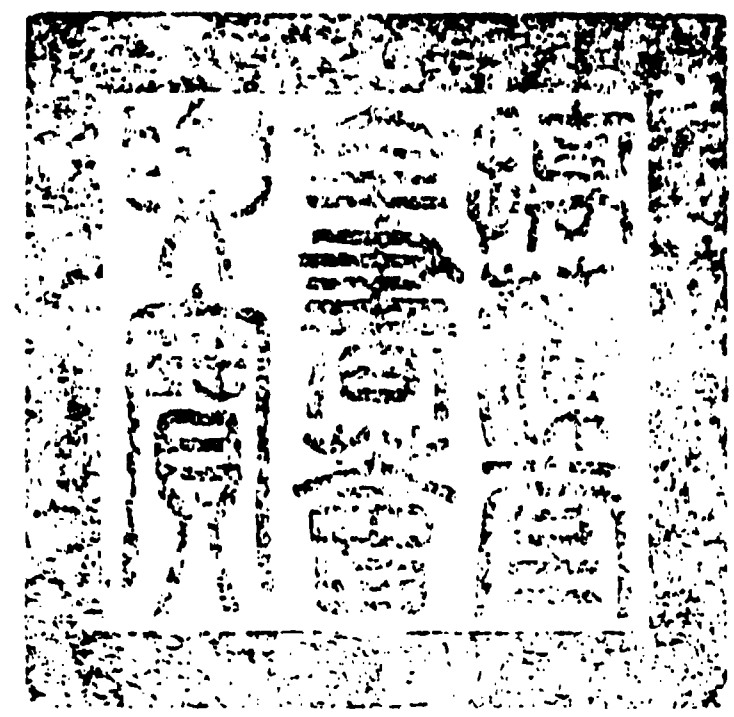
豆菹醢禮相助奠枲思里反糾音巡正義曰麻枲以下為婦功也諸姑伯姊穆溫良兮姨姒叔妹歡未央兮公之出門牧守四方兮夫人之化德洋洋兮言東平公為刺史夫人修其內政也公之告老返維桑兮閨門之內道彌彰兮言東平公乞骸歸里夫人教睦親族也正月上日南至長兮子孫歡慶各稱觴兮尚書曰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孔傳曰上日朔日也按東平公無子此云子孫謂諸子諸孫即羣從子弟也楊常州墓誌云一子令珍早亡朝夕溫清者四女公慨然有喪明之痛因不豫遂留遺命以弟之子神毅為後宋公集作云孟母魯季姜兮匪怒伊教由舊章兮宋公疑謂宋恭公之妻宋伯姬也列女傳曰伯姬者魯宣公之女成公之妹也其母曰繆姜嫁伯姬于宋恭公三月廟見伯姬以恭公不親迎不肯聽命宋人告魯魯使季文子如宋致命于伯姬既嫁十年恭公卒嘗夜遇火保傅未至守義而死孟母季姜注見本序匪怒伊教者如宋姬之疾不親迎孟母之以刀斷織季姜之戒淫慎微皆非怒而為教也詩云率由舊章方期高舉登紫房兮誰謂不宜集作寞默掩玄堂兮清虛真人歌曰凝神泥丸內紫房何蔚炳傳玄七哀詩曰杳杳三泉室冥冥玄夜堂肅肅松槨鬱成行兮沈沈厚夕集作穹終不賜兮任昉范始興表云松槨成行左氏傳曰惟是春秋窀穸之事杜注曰窀厚也穸夜也厚夜謂葬埋也窀張倫反一徒門反穸音夕

庚子山集卷十六

謹案第十五頁後六行長者奉水請沃盥卒授巾刊本請訛清據內則改

第三十七頁前二行雁者隨陽而處刊本隨訛處據鄭箋改

第四十七頁後三行一名促織句本行重見疑有訛字



總校官進士臣胡　榮
校對官助教臣金學詩
謄録監生臣趙興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庾子山集總釋

詳校官原任編修臣徐立綱

乾隆御覽之寶

庾子山集總釋

總釋者以子山之文其辭富而贍其義博而雅復而不厭久而愈亮鄙才短見意未周盡若登山遠望而近或遺又室近觀而遠不察寧舉大而畧小毋循小而失大是以字句之末時有所脫漏又或一語而二義並含一事而兩家兼列非謂自相紕繆實欲酌其瑕玖亦既粗陳梗槩矣其間繁詞縟義苦覽者之勞倦尚或闕焉今次其前後補其缺遺自賦詩以下各為條貫并解釋評論總於此篇

卷一

馬射賦○周王玄圃之前猶騶八駿　沐注已見按穆天子傳列子博物志諸書皆云八駿驊騮騄耳赤驥白義渠黃踰輪盜驪山子惟王子年拾遺記為異一名絶地足不踐地二名翻羽行越飛禽三名奔霄夜行萬里四名超景逐日而行五名踰輝光色炳燿六名超光一景十形七名騰霧乘雲而奔八名扶翼身有肉翅○我大周之創業也　漢書地理志扶風美陽岐山西北中水鄉周太王所邑　按文王受命武王克殷遂為一代大號宇文泰奉魏帝西遷本古周地有憲章之志及受魏禪遂以周為國號行周禮焉周閔帝紀云魏恭

帝三年十二月丁亥魏帝詔以岐陽地封帝為周公庚子詔禪位于帝○日月光華　尚書大傳帝唱云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又八伯歌曰日月光華宏予一人○威風總于戎政　西征賦曰明戎政之果毅劉良曰戎政兵之政也○百姓為心　注見徵調曲○即動皇情顏延年曲水詩曰皇情爰眷劉良曰皇情天子之情也○識海水而來王　韓詩外傳曰越裳氏重譯來朝獻白雉曰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詩曰莫敢不來王○烏弋黃支　舊本作烏戈黃皮蓋誤今改正○驗東風而受吏　十洲記曰天漢三年月氏國獻神香使者曰東風入律百旬不休意中國有好道君故授奇異而貢神香餘見本注○止立行宮　謝瞻從宋公戲馬臺詩云揚鑾戾行宮張銑曰行宮謂馬臺○青莖赤羽　已見本注按赤羽以赤羽羽箭也相如上林賦曰滿白羽文穎曰以白羽羽箭韓詩外傳云赤羽如日白羽如月知羽箭或白羽或赤羽矣○雖復暫離北闕聊宴西城　爾雅釋宮云觀謂之闕郭璞云宮門雙闕劉熙釋名云闕在門兩傍中央闕然為道也漢書師古注曰北闕為正門闕中記曰未央宮東有蒼龍闕北有玄武闕漢書所謂北闕者也三輔黃圖曰長安北頭第一門曰雍門本曰西城門○屬車釃酒複道焚香本注已見思舊銘內較詳○皇帝翊四校于仙園　一作翊四圍于帝閑周禮校人云凡從良馬而養乘之乘一師四圍鄭司農云四匹為乘養馬為圍故春秋傳曰馬有圍周禮又云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按天子十二閑故云帝閑○春絃實撫　淮南子曰季春之月鼓琴瑟○入埒則塵紅　李陵詩曰紅塵塞天地白日何冥冥西都賦曰紅塵四合烟雲相連○變三驅而畫鹿　周易曰王用三驅○繁弱振地　已見本注呂氏春秋曰今有羿逢蒙繁弱于此而無弦則必不能中也高誘曰繁弱良弓所出地也因以為弓名○馬噴沾衣　穆天子傳曰天子乘遊于黃澤使宮樂謠云黃之陀其馬

噴沙皇人威儀黃之澤其馬噴玉皇人受玉○南風在斯　本注引樂記已見按鄭注南風長養之風也以言父母之長養已其辭未聞也疏云聖證論引尸子及家語難鄭云昔者舜彈五絃之琴其辭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鄭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鄭失其義馬昭云家語王肅所增加非鄭所見又尸子雜說不可取證正經故言未聞今補錄之以明阜財解慍等辭非經語也

小園賦

○余有數畝敝廬寂寞人外　左傳杞梁之妻曰猶有先人之敝廬在漢書揚雄傳贊曰惟寂寞○聊以擬伏臘　漢書白泰穆公作伏祠孟康曰六月伏日歷忌釋曰伏者何也金氣藏伏之日也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代金金生水至于立秋以金代火金畏火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故也臘者風俗通禮傳曰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故改曰臘臘獵也言田獵取獸以祭其先祖又曰臘者歲終祭神之名臘者接也新故交接故大祭以報功也漢火行衰于戌故臘用戌也後漢書陳寵傳曰猶用漢家祖臘潘岳閒居賦曰牧羊酤酪以供伏臘之費○枝閣相交　相如上林賦曰夭蟜枝格李善云埤蒼曰格木長貌也○連珠細菌　本注已見菌一本作菌說文曰菌地蕈也聲渠殞切爾雅中馗菌小者菌郭云地蕈也張衡思玄賦曰咀石菌之流英李善云菌芝也抱朴子有珠芝相連而垂如貫珠也○光華兮已晚　一作菁華帝載歌曰菁華已竭蹇裳去之

竹杖賦

○先生將以養老將以扶危　禮記曰仲春之月養衰老授几杖郭璞桃枝贊曰杖以扶危

卭竹杖賦

○和輪人之不重　禮記鄭注云輪人作車輪之人○魯分以爵漢錫以年　禮記雜記曰古者貴賤皆杖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杖闕較而輾輪者于是有爵而後杖也正義曰以其爵位既尊其杖不鄙褻而許用也續漢書曰民年七十授之以玉杖○間尊卑之垂帨　舊作帨

非

枯樹賦○木魁瞬瞍　一作瞍瞍吳都賦曰忘其所以瞍瞍音適

傷心賦○劉滔之母　英華訛作劉韜本注引劉滔母孫氏悼艱賦云云見藝文類聚藝文又稱晉鈕滔母與虞定夫人薦環夫人書其畧云瓊聞興賢崇德聖主令典旌善表操有邦盛務伏見族祖吳國亡民富春孫彥妻環少厲令節逮適孫氏恪居婦職彥母喪殞喪殞半年彥奄亡沒環率禮奉終抗義明節前無立子家欲改醮誓而不許按下文任咸之親書翰傷切文詞哀痛鈕滔之母孫瓊善于書翰任咸之親潘岳工于文詞是鈕滔母亦得引之也隋書經籍志晉松陽令鈕滔母孫瓊集二卷知瓊亦才女英華之作劉滔是其傳寫之訛後人以劉字類劉改正舊文故近本亦作劉滔若從刃書劉字亦類鈕劉鈕之誤未可定也○膝下龍摧　孝經曰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惟棘惟欒　本注已見又檜風素冠之詩云棘人欒欒兮毛傳云棘急也欒欒瘠貌按詩刺不能行三年之喪與此似不相屬或惟言其哀戚之狀形貌瘦瘠耶○三珠兩鳳　三珠出山海經其樹如栢葉皆有珠淮南子云三珠樹在東北方有玉樹在赤水之上按三珠義起于此未詳何人唐書稱王勃兄弟曰此王氏三珠亦本此義兩鳳本注引崔陵兄弟然意有未愜子山南朝才士文詞淹博未必引北齊之事且東魏禪齊子山年三十八歲及周平齊年六十有五同時之事亦異故府崔家之前已有兩鳳猶王氏之始先有三珠淺學未達一斑敢窺全豹乎○烏毛徒覆獸乳空含　按一本作烏又一本作烏本注從烏引慈烏反哺之說下獸乳為羊食跪乳矣與上文風無少女草不宜男皆假物喻人若從鳥則二語皆屬于人史記曰姜源生子棄之渠中水上飛鳥以翼覆薦之姜源以為神遂收養之左氏傳曰楚若敖娶于邳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于邳淫于邳子之女生子文焉邳夫人使棄諸夢中獸乳之邳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漢書

敘傳曰班氏之先令尹子文初生棄于夢中而虎乳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擇故名穀於擇楚人以為虎班矣子山生子失之亦得云鳥毛徒覆獸乳空含也

象戲賦○原窮作聖　尚書洪範曰睿作聖禮記曰作者之謂聖○可以變俗移風可以涖官行政　禮記曰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涖官行政曲禮辭也○剛柔卷舒　淮南子曰與剛柔卷舒分高誘曰卷舒屈伸也○雖復成之于手終須得之于心　列子曰泰豆曰得之于手應之于心

春賦○樹下流杯落　本注已見又宋志云明帝天淵池有沒流杯石溝宴群臣

七夕賦○羊燈次安　本注已見李尤金羊燈銘云賢哲勉務惟日不足金羊載耀作明以續後漢書文苑傳曰李尤字伯仁廣漢雒人也

燈賦○乃有百枝燈　惠有百枝燈賦又支曇諦燈贊曰千燈同輝百枝並耀鄴中記曰石虎正旦會于殿前設百二十枝燈梁簡文帝列燈賦云九微間吐百枝交布山海經曰招搖之山有木其花四照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金塗連盤短燈二金塗連盤鴨燈一○香添然蜜　西京雜記曰南越王獻高帝蜜燭二百枝○秀華掩映　漢書樂志曰金支秀華

對燭賦○鑄鳳銜蓮圖龍並眠　西京雜記曰長安巧工丁緩者為常滿燈七龍五鳳雜以芙蕖蓮藕之奇○銅荷承淚蠟　拾遺記曰周穆王三十六年春霄宮集諸方士設常生之燈列璠膏之燭又有氷荷者出氷室之中取此花以覆燭七八尺不欲使光明遠也○銅荷承蠟義起于此欲以象之也　按

鏡賦○能橫却月　巧挂迴風　却月釵名注見五卷樂府王昭君辭西京雜記曰趙飛燕女弟上遂三十五條有迴風扇按迴風亦疑圓者若團扇之類言此鏡臺之上橫釵挂扇也不則第取其圓言鏡形似之○梳頭新罷照著衣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著衣大鏡○暫看絃繫懸知頻綬　西京雜記曰宣帝繫獄臂上猶帶史良娣合采婉轉絲繩繫身

毒寶鏡一枚大如八銖錢及即大位以琥珀笥盛之說文曰以衣衽扱物謂之擷從衣頡聲胡結切或從手纈纈一作擷紈晉書五行志曰婦人結髮者既成以繒急束其環名曰擷子紈又曰紈者在首又云婦人束髮其緩彌甚紈之堅不能自立髮被于額目出而已暫看紈繫懸知擷紈者謂繫鏡于身以此自照其髮也

鴛鴦賦○共飛鷺瓦一本作共飛詹几蓋誤

蕩子賦梁元帝集中有蕩婦秋思賦

卷二

哀江南賦○華陽奔命本注已見此述其使魏之時途之所經也按梁魏所都本古秦楚之國其荆雍接界若賦內所稱下江餘城長林故營者梁之武寧郡地魏代江陵蕭詧會兵之所進攻也詧在雍州與元帝搆隙自梁太清三年魏之大統十五年使魏稱藩襄陽為詧所據關塞之阻雖可通達矣又按水經注稱

丹水所逕有三戶城本楚之三戶春秋之商密昔漢祖入關王陵起兵入關以歸漢祖即此地也在于南陽秦楚接境弘農秦之函谷關弘農郡有華陰縣華山在其西南信之使魏蓋從此路由南陽而達于弘農以至長安是從華陽奔命而北至于華陰也○物極必反呂氏春秋曰天地車輪終則復始極則復反莫不咸當○張平子見而陋之固其宜矣　本註已見按孟堅作賦平子更造二都二京差足抗衡若復自云陋之張為薄矣昔蔡中郎之于靈光陸平原之于三都初欲作之見而輟筆衡獨更造若張融海賦云木生之作君自君矣薄而陋之或是他人所頌非平子之言子山引此必有其文惜無所考藝文類聚直稱張衡西京賦曰云云按後漢書及昭明文選西京賦無此辭疑歐陽之誤今本注稱藝文類聚云○經邦佐漢用論道而當官　予初閱此辭疑為三公語後知其非庾氏在漢三公無閒惟後漢逸民庾乘見于史傳使隱逸之人而稱經邦佐漢

則綺季園公擬于蕭曹可相國矣若云用論道而經邦此便是三公之辭論道當官其事雖大其職甚小蓋倉庾之類也何則史稱平準本是司農之官漢志食貨原為八政所重文景以還屢較有司以農為務武帝初年廩庾盡滿太倉粟紅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為姓號其當官如此若乃經邦佐漢論道此指在上位者如卜式顧上家財而位至御史弘羊善為心計而少登侍中庾氏在其下特居其一官也考工記云坐而論之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此當官若作而行之矣又按上文掌庾承周膝迫序云有周之時掌庾原其得姓梁元帝庾承先墓誌云悠哉掌庾興自陶唐是堯時已有掌庾此特云庾氏在周有之在漢亦有之不必陶唐掌庾子孫在周又為掌庾周掌庾之子孫至漢又並氏倉庾也○彼凌江而建國　彼凌江周書作被江漢○裂東嶽而胙土　本注已見又按韋昭漢書注太山東接吳之境曹子建責躬詩曰願蒙矢石建旗東嶽善曰東

嶽鎮吳之境時八世祖滔封遂昌侯蓋晉東陽郡屬縣本吳地也○少微真人　本注已見續晉陽秋曰謝敷隱居會稽山初月犯少微星一名處士星時戴逵名重于敷時人憂之俄而敷死故會稽士人嘲吳人曰吳中高士求死不得○齒明離之胄筵　本注已見禮記王制曰凡入學以齒鄭注云皆以長幼受學不用尊卑○拭玉于西河之左　玉周書作圭○知百年而為戎矣　周書作知其時為戎矣○久遊魂而放命　魏明帝善哉行曰權實堅子倫則亡虜假氣遊魂鳥魚為伍晉書東海王越致書于敏曰今羯賊屯結遊魂河濟○天則金精動宿　本注已見又月賦曰月以陰靈亦曰金精○爾乃假刻璽于關塞　爾周書在余漢書師古注曰璽之言信也古者印璽通今則尊卑有別○望赤壁而沾衣　本注已見一本作赤岸曹子建表曰南至于赤岸山謙之南徐記曰京江禹貢北江春秋分朔輒有大濤至江乘北激赤岸尤更汎猛赤岸在廣陵江賦曰

鼓洪濤于赤岸七發曰凌赤岸李善云或曰赤岸在廣陵興縣○江萍送王　本注引家語事見劉向說苑○昔之虎踞龍盤　本注已見引張勃吳錄張勃晉人吳鴻臚儼之子作吳錄○以愛子而託人　以周書作捐○是以蟄熊傷馬浮蛟沒船　淮南子曰熊羆蟄藏爾雅曰熊虎醜疏云醜類也呂氏春秋曰荆有次非者得寶劍于干遂還反涉江至于中流有兩蛟夾繞其船次非謂舟人曰子嘗見兩蛟繞船能兩活者乎船人曰未之見也次非攘臂袪衣拔寶劍曰此江中之腐肉朽骨也棄劍以全余何愛焉于是赴江刺蛟殺之而復上船舟中之人皆活荆王聞之仕之執圭○非所望于論都本注已見隋書藝術庾季才傳曰元帝顧明星歷因共仰觀從容謂季才曰朕猶慮禍起蕭牆何方可息季才曰頃天象告變秦將入郢陛下宜留重臣作鎮荆陝整旆還都以避其患假令羯寇侵蹙止失荆襄在于社稷可得無患必久停留恐非天意也帝初然之後與吏部尚書宗懍等議乃止俄而江陵陷滅竟如其言○章曼枝以轂走　本注引韓子亦見呂氏春秋呂氏作枝韓子作支○踐長樂之神皐望宣平之貴里　本注已見西征賦曰爾乃階長樂又曰踐宣平之清闕

卷三

奉和汎江　和梁簡文帝汎舟橫大江詩○春江下白帝顏延年曲水詩曰春江壯風濤餘詳本注

陪駕幸終南山和宇文內史　○長虹雙瀑布圖闕兩芙蓉戍樓鳴夕鼓山寺響晨鐘　班固終南山賦曰傍吐飛瀨又曰立泉落落孫綽遊天台山賦曰瀑布飛沈以界道李善注云懸霤千仞謂之布李周翰曰懸霤千仞如垂布而下也曹植詩曰員闕出浮雲西京賦曰圜闕聳以造天若雙碣之相望按戍樓郡縣嚴更之鼓昏鐘以節蚤夜也

和宇文內史春日遊山　○金鞍上翠微　西京雜記曰武帝時得貳師天馬以玫瑰石為鞍鏤以金銀鍮石又云長安盛飾鞍馬以南海白蜃為珂紫金為花以飾其上　餘見本注

和宇文內史遊田　○小苑禁門開　漢書甲科為郎署小苑東門候　東觀漢記云杜詩曰伏湛出入禁門補缺拾遺鮑照放歌行曰禁門平旦開

奉報寄洛州　○驅傳牧南秦　魏書地形志云上洛郡有南秦水

窮秋報隱士　○自然曲木几○語林任元褒為光祿勳孫翊往詣之見吏憑几視孫入語任曰吏几對客不為禮任便推之吏答曰得罰體痛以橫木扶持非憑几也孫曰直木橫施值其兩足便為憑几何必孤鵠蟠膝曲木抱腰○聚花聊飼鶴一作鵠○穿池試養魚　潘岳閒居賦曰爰定我居穿池築室李善云莊子孔子曰魚相與造于水上者穿池而結養○鶴毛飄亂雪車轂轉飛蓬　晉書曰王恭披鶴氅裘涉雪而行淮南子曰見飛蓬轉而為車

贈司寇淮南公　○小人司刺舉明剔實濫吹至遂令忘楚樑何但食周薇　予初讀此數語以子山自述從梁使魏屈節仕周之由小人司刺舉明剔實濫吹者謂元帝承制時已為御史中丞受朝廷明舉實為濫竽也漢書諸葛豐傳曰刺舉無所避此御史亦得稱之南部治都尉軍謀假建威者謂為右衛將軍也時建都江陵如古三輔都尉又將軍舊有建威之名矣商山隱士石丹水鳳凰磯野亭長被馬山城早掩扉者言梁與魏接界是古秦楚之地兩國疆場時有警也水經注引竹書紀年晉烈公三年楚人伐我南鄙至于上洛楚水注之楚水出上洛縣西南楚山即此山也按此云商山隱士石是矣石一作宅又鄒元注云丹水又東南逕一城名三戶城昔漢祖入關王陵起兵入關以歸漢祖丹水縣有密陽鄉古商密之地秦秋之三戶矣又史記有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之言知為秦楚接境時魏都長安本秦地梁都江陵本楚地野亭

被馬山城掩扉兩國之警如此故元帝使信聘魏欲通和也傳呼擁絳節交戟映彤闈遂令忘楚操何但食周薇者言持節使魏魏人以威迫之遂令屈節也傳呼已見本注又崔豹古今注曰兩漢京兆河南尹及執金吾司隸校尉皆使人導引傳呼使行者止坐者起四人皆持角弓違者則射之晉魏設角而不用也按絳節赤節節使者所擁也時已持節而來聞魏人傳呼之聲不以禮待也交戟已見本注又魏志武帝紀建安二年注引世語曰舊制三公領兵入見皆交戟又頭而前公自此不復朝見彤闈已見本注言魏人以威劫之使我遂忘楚操竟餐周粟也予初為此解然偉本北人彼雖全節而歸事異蘇李時子山刺舉洛州商山上洛皆其所治齊平偉歸彼既北人歸北我當南人返南特以羈旅之臣官尊祿厚數數刀環為茲慙語耳不必累言使魏因削其札今并錄之以備博識者之采擇焉

任洛州酬薛文學見贈別

○曰余濫推轂民願始天從　曰語辭發端說文云曰從開口象氣出于口也稽康幽憤詩云曰余不敏謝靈運之郡初發都詩云曰余亦支離沈約游沈道士館詩云曰余知止足推轂見本注尚書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弘農開附庸○詩曰錫之土田山川附庸○北梁送孫楚西堤別葛龔　已見本注又按孫楚有答弘農故吏民詩征西官屬送別詩郡鄢氏笑林曰桓帝時有人辟公府掾者倩人作奏記文不能為作因語曰梁國葛龔者先善為記文自可為用不煩吏作從人言寫記文不去龔名姓府公大驚不答而罷歸時人語曰作奏雖工宜去葛龔見後漢書注

從駕觀講武

○兵欄入關場　史記索隱注曰天子門有兵欄曰司馬門

奉和闡弘二教應詔

周書武帝紀云天和四年二月戊辰帝御大德殿集百寮道士沙門等討論釋老義隋書經籍志云周武帝時蜀郡沙門衛元嵩上書稱僧徒猥濫武帝出詔一切廢毀又云後周承魏崇奉道法每帝受籙如魏之舊尋與佛法俱滅按武帝廢佛道二教在後建德三年此闡弘二教在前天和四年相去凡六年也○香烟聚為塔花雨即成臺○伽藍記曰王修浮圖與夫人燒香散花轆轤絞索一舉便到大品云釋提桓因及三千大千世界中諸天化作花散佛菩薩摩訶薩比丘僧及須菩提上亦供養般若波羅蜜是時三千大千世界華悉周徧于虛空中化成花臺端嚴殊妙須菩提心念是天子所散華天上未曾見如是華華是化華非樹生華是諸天子所散華從心樹生非樹生華按雨花梵音婆利師迦亦云婆師迦又云婆使迦此云夏主花又翻雨花雨時方生故曰雨花又按左傳杜注凡自上而下謂之雨此諸天散花從天而下如雨又有雨花之名故云花雨也　梵語塔婆此云高顯畧稱塔也又梵云蘇偷婆此去寶塔又梵音窣堵波此云墳又云抖擻婆此云讚謂或云浮圖此云聚相西域記云立表○高層出九城　城一作成呂氏春秋曰有娀氏有二佚女為九成之臺也○畫水流全住圖雲色半輕　毘柰耶云給孤長者造寺後作念若不粧畫便不端嚴即白佛佛言隨意未知畫何物佛言于門兩頰應畫執杖藥叉一面畫大神相次一面畫五趣生死輪簷下畫本生事佛殿兩頰畫持髮藥講堂畫耆宿講說食堂畫持餅藥庫門畫持寶藥水堂畫龍王持瓶浴室火堂畫天使者經法堂畫菩薩并地獄相聽病堂畫佛看病比丘相大小行處畫死屍相僧房畫白骨相五天使者即生死疾病及世牢獄按寺院畫壁義起于此西京雜記曰哀帝為董賢起大第于北闕下柱壁皆畫雲氣花蘤山靈水怪

奉和法筵應詔

○千柱蓮花塔由旬紫紺園○酉陽雜俎云閻摩那婆羅第二樹中有千柱殿梁元帝善覺寺碑文云寶純交映無慚紫紺之宮紺園佛寺也

和何儀同講竟述懷

○似得遊馬趣學

記曰君子之于學也藏焉修焉息焉遊焉○短景側餘輝　周禮鄭注云日中之景最短者也

擬詠懷

○松竹且悲吟　孫子曰貞人在冬則松竹也三國名臣贊曰爭采松竹○寓衛非所寓安齊實未安　詩邶風序云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箋云寓寄也黎人為狄人所逐棄其國而寄于衛衛處之以二邑因安之可以歸而不歸故其臣勸之左氏傳曰晉公子重耳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知余行路難　續晉陽秋曰袁山松善音樂北人舊歌有行路難曲辭頗疎山松好之乃為文其章句婉其節制每因酒酣從而歌之聽者莫不流涕而羊曇善唱樂桓伊能挽歌及山松以行路難繼之時人謂之三絕○天亡知憤戰日蹙值愁兵　天亡本注已見漢書魏相上書曰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詩云日蹙國百里○烽火夜燒原　左氏傳曰商書曰如火之燎原○楚師正圍羣　本注已見史記酈食其傳曰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羣洛計欲梢成皐以東屯羣洛以拒楚○憤憤天公曉　庾翼與兄冰書曰無皂白之徵天公憤憤也○其面雖可熱其心常自寒　晉書周顗傳曰王敦素憚顗見輒面熱高唐賦曰寒心酸鼻司馬遷報任安書曰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劉良曰寒心謂愧恥也○抱松傷別鶴　本注已見云抱松者事出神境記注見鶴讚○生涯實有始天道終虛索　莊子曰吾生也有涯老子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

卷四

喜晴應詔

○有序即賓連　瑞應圖曰王者厥機有序男女有別則賓連潤達生于房

和李司録喜雨

○屬此欣膏露　西京雜記曰露則結珠而成甘結潤而成膏

郊行值雪

○還如驅玉馬暫似獵銀麈　晉書新蔡王騰傳云初騰發并州次于其營值大雪平地數尺營門前方數丈雪融不積騰怪而掘之得玉馬高尺許表獻之宋書符瑞志曰白麈王者刑罰理則至注詳總釋第七卷白兎表內

奉和夏日應令

○開冰帶井水　陸龜蒙中記曰石季龍于冰井臺藏冰三伏日以賜大臣○衫含蕉葉氣　稽含南方草木狀曰蕉葛可紡績為絺綌交廣有之注詳九卷連珠甘蕉自長故知無節句○扇動竹花涼　班固竹扇詩曰來風堪避暑靜夜致清涼

和裴儀同秋日

○栖遑終不定方欲沸沾袍　答賓戲曰聖哲之治棲棲遑遑公羊傳稱西狩獲麟孔子反袂拭面涕沾袍

傷王司徒襄

○不廢披書案　九州春秋曰孔融為北海太守為袁譚所攻流矢雨集矛戟內接然融憑几安坐讀書論義自若也說文曰案几屬○山火即時然　古詩曰朱火然其中

和何僕射還宅懷故

○步檐朝未歸　楚辭曰曲屋步欄漢書相如上林賦曰步欄周流師古曰步欄言其下可行步即今之步廊也張銑曰步欄謂屋欄下行也按檐與欄字同○夜帳定難依　桓子新論曰武帝思念李夫人不已有方士齊人李少翁言能致夫人之神乃夜設燭燈于帳帷令帝別居空帳中遙望見李夫人之貌○願憑甘露入方假慧燈輝　華嚴經曰放光明名慧燈

送靈法師葬

○龍泉今日掩石洞　即時封○法苑云盧山西有龍泉精舍慧遠沙門之所立也石洞注見佛龕銘龕重佛影句○香爐猶是栢麈尾即成松○法苑云天人黃瓊說迦葉佛香爐畧云前有十六獅子白象于二獸頭上別起蓮華臺以為爐後有獅子蹲踞頂下有九頭繞承金花花內有金臺寶子盛香佛說法時常執香爐比觀今世手爐之製小有倣法焉釋慧遠廬山記曰東南有香爐峰其上氤氳若香煙音義指歸云名苑曰鹿之大者曰麈羣鹿隨之皆看麈所在隨麈尾所

轉為準今講者執之象彼蓋有所指麾故五百問云北丘捉麈尾犯墮言墓上栢似爐烟松如麈尾象平生說法也

奉和賜曹美人 ○今朝得夢蘭 本注已見又按夢蘭古之美人見龍輔女紅餘志對上文弄玉俱人名 ○芙蓉宜熟看西京雜記曰文君臉際常若芙蓉

奉和初秋 ○南宮應鑿龍 西京雜記曰漢高祖七年蕭相國造未央宮因龍首山制前殿北闕三秦記以為盡鑿龍首山矣

詠畫屏風詩 ○平旦雍門開 本注引關中詩云云李善注云漢書右扶風有雍縣 ○山濤載妓來 按晉書濤居榮貴貞慎儉約雖爵同千乘而無嬪媵此云山濤載妓是所未詳故本注惟載其氏籍而已

和庾四 本注疑是庾季才集中有庾七入蜀及此庾四按季才傳無入蜀之事疑庾四是也北史隋書並稱季才與信同時羈旅並預校書又志好賓遊常吉日良辰與琅琊王褒彭城劉毅河東裴政及宗人信等為文酒之會此二庾唱和並念鄉關矣

鬬雞 ○狸膏燻鬬敵 本注引曹植詩已見莊子謂惠子曰羊溝之雞三歲為株相者視之則非良雞也然而數以勝人者以狸膏塗其頭

春日離合二首 舊本首篇注春字二篇注日字

和迴文 和湘東王後園 按湘東王梁元帝也元帝紀云十三年封湘東王元帝集中有遊後園詩晚景遊後園詩二首非迴文也簡文帝集有和湘東王後園迴文其詞曰枝雲間石峰脉水侵山岸池清戲鵲聚樹秋飛葉散此詩和湘東王後園又和簡文帝迴文也

卷五

對酒歌 ○牽馬渭橋西日曝山頭晡 三輔決錄曰安陵項仲山每飲馬渭水常投三錢宗玉神女賦曰晡夕之後李善注云晡日昳時也張銑曰晡夕晚夕也

出自薊北門行 ○都尉夜巡營都尉一作都護漢書曰都護之置自鄭吉始

步虛詞 ○八景逐迴輿 本注已見西王母傳曰紫虛元君魏華存清齋于陽洛隱元之臺王母與金闕聖君降于臺中乘八景輿同詣清虛上宮玉清隱書四卷授華存歌云駕我八景輿欻然入太清 ○枯魚還作魚 本注已見莊子云索我于枯魚之肆說苑子路曰枯魚銜索幾何不蠹是魚死稱枯魚也 ○龍泥印玉策 王子年拾遺記曰浮提國獻神通善書二人作老作少隱形則出影聞聲則藏形出肘間金壺四寸有五龍之檢封以青泥壺中有黑汁如淳漆灑地及石皆成篆隸科斗之字記造化人倫之始佐老子撰道德經垂十萬言寫以玉牒編以金繩貯以玉函經成工畢二人不知所在 ○龍山種玉禁 本注已見龍山一本作春山者按郭璞山海經注曰穆天子傳種山作春字音同是春山即種山矣

燕歌行 ○盤龍明鏡餉秦嘉 本注已見鍾嶸詩品云漢秦嘉徐淑夫妻事既可傷文亦悽怨五言不過數家而婦人居二徐淑叙別之作亞于團扇矣蕭子顯日出東南行云明鏡盤龍刻

卷六

圓丘歌 ○連珠合璧光重來 易川靈圖曰至德之前日月若連璧五星若貫珠拾遺記曰虞舜在位十五年有五老遊于圖都舜禪于禹五老不知所從舜乃置五星之祠以祭之其夜有五長星出薰風四起連珠合璧祥應備焉

方澤歌 ○方鼎升庖 左氏傳曰賜子產莒之二方鼎服虔曰鼎三足則圓四足則方

登歌 ○質明孝敬求陰順陽 禮器曰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罷正義曰質正也郊特牲曰祭求諸陰陽之義也 ○封中雲起 封禪書曰至泰山祭后土禪柯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起封中

祀五帝歌 ○嘉幣惟量 曲禮曰幣曰量幣 ○陽之天 本注已見淮南子曰東南陽天 ○朱絃絳鼓罄虔誠 禮

記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遺音者矣鄭注曰朱絃練朱絃也練則聲濁後漢書禮儀志云伐朱鼓注云朱火色也按絳亦朱也○瑞獸霜耀翔禽雪映　王敦勸進中宗表曰皓獸應瑞而來臻拾遺記曰魏禪晉之歲北闕下有白光如鳥雀之狀時飛翔去來有司奏聞帝使羅之得一白鷺論者云金德之瑞詳見馬射賦言白色叶于金德也

宗廟歌

○敬器防滿　本注引家語事出韓詩外傳○潛慶靈長　郭璞江賦曰實水德之靈長○無時猶戢翼有道故韜光吳越春秋扶同曰鷙鳥將搏必卑飛戢翼聖人惟動必順辭知衆吳志賀邵曰陛下昔韜神光潛德東夏干寶晉紀文帝貽吳王文曰韜神光福德久勞于外廣雅曰韜藏也謝朓齊敬后哀策文曰光德韜光○儀形溫德　本注引范曄後漢書已見東觀漢紀及袁宏紀並作溫明殿是後漢溫德殿即溫明殿也○卷舒雲泛濫游揚日浸微　高誘淮南注曰卷舒屈伸也楚辭曰泛濫之浮雲潘岳秋興賦曰游揚而浸微○清室鞋馮　漢書曰清室則中夏含霜餘見本注○日月並重輪○古今注曰漢明帝為太子樂人作歌四章以贊其德一曰日重光二曰月重輪

五聲調曲

○玉斗調元協金沙富國租　玉斗本注已見蜀都賦劉逵注云永昌有水出金如糠在沙中時晉公護獲玉斗以獻尉遲迥平蜀都故云○多士歸賢戚維城屬茂親漢書文帝詔曰左賢右戚干寶晉紀成都王顒表曰成都王穎明德茂親功高勲重餘見本注○北去邯鄲道漢書張釋之傳曰上指視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月金波而兩輪魏文帝樂府有月重輪行

賀平鄴都表

○禮殊樂異　樂記曰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至于文離武落英華作文離藝文作天離○衛風之卷秋葉　衛風注見三卷擬詠懷詩○竊聞伊洛戎夷幽并僭竊　本注已見伊洛戎夷者魏自高歡入洛西魏遷長安東魏遷鄴洛陽舊都東西接界此伊洛戎夷指高歡入雒故下云百年逋誅三代敵怨矣左傳僖十一年夏揚拒泉皋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正義曰釋例曰諸戎雜居伊水雒水之間者河南雒陽縣西有戎城伊水出上雒盧氏縣熊耳山東北至河南雒陽縣入雒雒水出上雒縣冢領山東北經弘農河南鞏縣入河云幽并僭竊者時齊王奔鄴留安德王延宗守晉陽延宗自稱帝故云幽并僭竊○三代敵怨俄然掃蕩　已見本注左氏傳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周王鮪水之師尚勞再駕　鮪水已見本注云再駕者尚書曰惟十有一年武王克殷又曰一月戊午師渡盟津陳琳為曹洪與魏文帝書曰盟津有再駕之役言武王伐紂至于盟津而還歸也按武王親兵盟津諸侯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居二年間紂昏亂暴虐滋甚乃率戎車三百人虎賁三千人以東伐紂是再駕也○軒轅上谷之戰猶須九伐　本注已見史記曰黃帝禽殺蚩尤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伐神農氏周禮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此云九伐必黃帝征伐共有九戰與上文再駕義同是所未詳山海經曰黃帝令應龍攻蚩尤蚩尤請風伯雨師以從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以止雨雨止遂殺蚩尤河龍魚圖云天遣玄女下授黃帝兵符伏蚩尤按黃帝戰蚩尤其難勝如此又史記云黃帝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意服虔曰阪泉地名皇甫謐曰在上谷是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又與炎帝阪泉三戰俱在上谷故云上谷之戰猶須九伐也孔安國曰九黎君號蚩尤九伐一本作九代○若夫咸康之年四方始定　本注咸康疑咸陽又疑太康者按咸康晉成帝年號史稱雄武之度有遜于前王恭儉之德追蹤于前烈且江表偏王四方未定不

得稱引餘無咸康之年始定四方者晉武帝咸寧五年十一月大舉伐吳明年為太康元年三月平吳似謂咸寧太康之間然何不云太康之年四方始定兩年號各截一字而稱咸康未妥對建武不工疑傳寫之誤又溫湯碑云神水蠲痾在于咸康之世神水蠲痾秦始皇事疑作咸陽是秦所都此亦疑咸陽謂秦并天下或稱太康謂晉平吳以喻周武帝平鄴將使天下一統也○離宮已遣　集作離宮英華作頃宮離宮已見本注隋書地志云太原郡後齊并州置省立別宮按後齊都鄴于并州立宮齊主行幸之所故云離宮周剋晉陽是離宮已遣也周武帝紀云建德四年大軍次并州齊王留其從兄安德王延宗守并州自將輕騎走鄴五年擒延宗并州平頃宮紂宮名呂氏春秋曰作為旋室築為頃宮高誘曰頃宮築作宮牆滿一頃田中言博大也

賀新樂表○合天元于六舞　黃帝內經有天元紀後漢書陳寵奏曰三微三著以通三統周以天元殷以地元夏以人元六舞詳見本注○作者之謂聖天之所啓乎　樂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左傳叔詹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軒墀弘敞欄檻眺聽○已見本注西京賦曰赫眈眈以弘敞伏櫺檻以眺聽○敢忘悅豫　西京賦序曰是以衆庶悅豫○若使詳其音律是所邈然但能記其鏗鏘于斯為幸　陸機文賦曰或含毫而邈然張銑曰邈然謂文遲成也樂記曰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

為閻大將軍乞致仕表○臣雖用命不能奇策　劉向戰國策序曰庾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功薄賞厚　後漢書馬援封新息侯請其故人孟冀曰我微勞猥饗大縣功薄厚賞何以能長久乎○況復水土之職王梁以應讖受徵兵戈之王韓信以登壇獨拜語其連類臣又何人　本注已見王梁句謂閻慶為小司空也韓信句謂慶拜大將軍也見周書本傳○無參賓客之事　禮記曰七十不與賓客之事○節宣失序　左

氏傳子產曰節宣其氣○菁華已竭　尚書大傳帝乃載歌曰菁華已竭褰裳去之○言從初服　楚辭曰退將修吾初服○徘徊城闕　毛詩曰在城闕兮曹植贈白馬王詩曰顧瞻戀城闕○不任知止之情　老子曰知止不殆

代人乞致仕表○臣聞一葉將隕寧待于風露　陸機豪士賦序曰欲隕之葉無所假烈風○臣某中謝　史記陳軫傳云中謝對曰索隱曰謂侍御之官也○奉圖太極宣綺中書　東觀漢記曰秘書監掌典圖書魏畧曰青龍二年起太極殿漢官儀曰舊置中書領尚書事中書掌詔誥答表皆機密之事○出擁干旄入參衡鏡　詩鄘風曰孑孑干旄云入參衡鏡者謂為吏部尚書或左右丞也○冰炭交集　莊子郭注曰喜懼交集于胸中固已結冰炭于五臟矣○逮東封之從者　左傳燭之武曰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

齊王進白兎表○轍迹方開則銀鏖入貢　本注已見宋書符瑞志曰白鏖王者刑罰理則至晉武帝咸寧元年白鏖見琅琊趙王倫以獻宋景平元年白鏖見南陽郡江陽太守王華獻之太祖太祖時入奉大統以為禪○史不絕書府無虛日　左傳女叔侯之辭○効異披圖　漢書樂志齊房歌云宮童効異披圖按牒○庶重承廟算方事申威揜伐假齊分韓裂趙　西征賦曰故制勝于廟筭苟悅申鑒曰高祖申威于秦項陸機漢高祖功臣頌曰拾代如遺偃齊猶草哀江南賦云韓分趙裂注見彼處

齊王進蒼烏表○是以東海輸禽作改黔質　已見本注又禮斗威儀曰江海不揚波東海輸之蒼烏神仙傳曰烏不日黔而黑○駐乘木之精　禮斗威儀曰君乘木而王其政平南海輸以蒼烏○無令赤鳳留止偏為瘞王之歌　本注已見于義似有未確西京雜記曰十月十五日共入靈女廟以豚黍樂神吹笛擊筑歌上靈之曲既而相與連臂蹈地為節歌赤鳳凰來飛燕外傳曰后所通宮奴赤鳳者雄捷能踰觀閣並通昭儀赤鳳

始出少嬪館后適來幸時十月十五日宮中故事上靈女廟是日吹塤擊鼓歌連臂蹈地歌赤鳳來曲帝微聞其事畏后不敢問以問昭儀昭儀曰后妬我耳以漢家火德故以帝為赤龍鳳帝信之大悅按此是赤鳳歌又祭靈女廟可稱瘞玉山海經云用一璋玉瘞周禮有瘞埋之玉帛牲是靈女廟祭得稱瘞玉然此便非好事本文雖有無使二字特以齊王進表臣下對君遣辭宜慎故本注不引又按漢世鳳凰神雀數來郡國因瑞紀年班固兩都賦序白麟赤雀芝房寶鼎之歌薦于宗廟神雀五鳳甘露黃龍之瑞以為年紀赤雁有歌神雀五鳳紀年而已集中謝滕王啓雁足數行誤寫鳳足此亦似赤雁之誤然鳳凰神物經籍弘多或別有所見未敢臆說也

齊王進赤雀表 ○當今天不愛寶地必呈祥 禮運曰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自應長樂觀符 漢書宣帝紀元康四年詔曰迺者神爵五采以萬數集長樂未央北宮按明年為神爵元年應劭注曰前年神爵集于長樂宮故改元○豈直雲中太守見赤心之報主 陳留耆舊傳曰魏尚有罪繫獄有萬頭雀集獄樹上拊翼而鳴尚占曰夫棘中心赤外有棘蒙我言有棘而赤心之至誠也雀者爵命之祥其鳴即復也我其復官也後果為雲中太守

為晉陽公進玉律秤尺斗升表 晉國公護 本注已見地理志云太原郡晉陽故詩唐國周成王滅唐封弟叔虞晉水所出按叔虞封于晉陽故國名曰晉春秋之晉國是也護封晉國故云晉陽公矣○莫不器取疎通聲從安樂 月令曰孟春之月其器疎以達樂記曰治世之音安以樂○九變九成定于中和之職中和一作和樂王褒四子講德論序曰褒既為益州刺史王褒作中和樂職宣布之詩又作傳名曰四子講德以明其意焉○被風俗平寒暑 從文苑英華本一本作化被風俗平分寒暑○般倕慮淺 西京賦曰命般爾之巧匠薛綜曰般魯般一名公輸子魯哀公時巧人

經賦表 ○課虛為賦注見經藏碑 **賀傳位於皇太子表** ○不得與夫天之兩日日之再中並耀連輝重明雙照同年而語矣 崔豹古今注曰日重光月重輪群臣為漢明帝作也明帝為太子樂人作歌四章以贊太子之德一曰日重光二曰月重輪三曰星重輝四曰海重潤漢末喪亂其二章亡舊託云天子之德光明如日規輪如月衆輝如星霑潤如海太子皆比德焉故云重耳○運獨見之明行非常之事漢書元后詔曰運獨見之明奮無前之威司馬相如難蜀文曰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既損既益尚或二天為離為火何妨兩日 後漢書蘇章傳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此云二天謂天元皇帝為一天太子即帝位又為一天也孟子云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此二帝並立何妨兩日矣

為杞公讓宗師驃騎表 ○舜命九官是以光華日月 九官已見本注光華日月出虞舜卿雲歌○母氏慈訓哀矜勞苦 詩曰母氏勞苦○几筵如在忍離鞠養之恩 詩云或肆之几或授之筵又云母兮鞠我毛傳鞠養也○元戎驂乘別選賢能之臣○漢書曰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從驂乘

請門襲封表 ○竊以殷朝繼及無廢小宗 本注已見云繼及者及謂兄終弟及也尚書有殷王兄終弟及

功臣不死王事

卷八

謝滕王集序啓 ○愈唱愈高殆欲去天三尺○列子曰秦青作歌響遏行雲去天三尺者言其與天相近也○濟北顏淵 後漢書吳祐傳曰祐以光錄四行遷膠東侯相時濟北戴宏父為縣丞宏年十六

從在丞舍祐每行園嘗聞諷誦之音奇而厚之亦與為友卒成儒宗知名東夏官至酒泉太守章懷太子注引濟北先賢傳曰宏字元襄剛縣人也年二十二為郡督郵曾以職事見詰府君欲撻之宏曰今鄙郡遭明府咸以為仲尼之君國以小人少為顏回豈聞仲尼有撻顏回之義府君異其對即日教署主簿也按宏濟北人又有顏回之稱故云濟北顏淵已見本注以其少畧故更述焉○江陵百六　本注已見後漢書董卓傳贊曰百六有會注云前書音義曰四千五百歲為一元一元之中有九厄陽厄五陰厄四陽為旱陰為水初入元百六歲有陽厄故曰百六之會○殘編落簡　任昉為褚蓉議讓襲封表曰府之延閣則青編落簡○又已雜用補袍　詩品曰拘攣補衲蠹文已甚○故知假人延譽　國語曰使張老延譽于四方

答趙王啓

○仰承張幕全韓連營上池　一本上有某啓二字○雲氣浮壘流星泛枕　壘一作罍應劭曰罍有雲雷之象以金飾之枕疑作椀流星謂酒也拾遺記曰張華為九醞酒麴出北胡胡中有指星麥四月火星出麥熟而獲之以之釀酒醇美○當乎此時青雲之上　揚雄解嘲曰當塗者升青雲○本分泥沈　西征賦曰奮迅泥滓善曰凡人沈于卑賤故曰泥滓○霜露沾衣　魏文帝詩曰霜露沾人衣○文異水而湧泉筆非秋而垂露　潘岳贈潘尼詩曰馳思泉湧垂露注見謝明帝啓謂字體也言趙王作詩而手書之也○下風傾首　孔叢子曰伋願在下風陸雲大將軍宴會詩云承顏下風漢書翟方進傳曰天下傾首服從

謝趙王絲布等啓

○鄭叡至蒙賜絲布綾等十段　王褒至又賜許賜錢等　英華作王褒至又蒙許賜錢等按許賜疑是蒼頭名如陸君游十賚文賚爾蒼頭一人厥名多益此必王褒至隨帶蒼頭許賜及錢物等故下文有楊池掘荷李園移樹既欣谷利彌思青林等語言賚此蒼頭若楊氏之僕命以掘荷李衡之客往令移樹谷利既吳大帝奴故本注青林亦疑奴名矣又按謝靈運山居賦曰拂青林而激波此云彌思青林其蜀漢千樹之說與若作又蒙許賜錢等豈鄭叡至賚絲布等而來王褒至但口許耶是英華之誤

謝趙王賚絲布啓

○雪似瓊田凌如鹽浦　英華作霰似瓊田西京雜記曰寒日雨凝于上體尚輕微而因風相襲故成雪焉寒有高下上暖下寒則上合為大雨下凝為冰霰雪是也餘見本注子虛賦曰鶩于鹽浦郭璞曰鹽浦海邊地多鹽鹵○津實秉杼　英華作津貴秉杼杼柚謂機也小雅大東詩曰小東大東杼柚其空

又謝趙王賚絲布啓

○青衿宜襲書生無廢學之詩　青衿已見本注詩序曰子衿刺廢學也○冒廣樂之長風猶當揮汗一作廣厦稽康琴賦曰廣厦閑房戰國策曰揮汗成雨

謝滕王賚巾啓

○解角新胎戴藤初孕　淮南子曰鹿角解高誘曰解墮也交州記合浦康頭山有一鹿額上戴科藤一枝四條直上各丈許見太平廣記○翠羽懸推　已見本注又左氏傳曰鄭子華好聚鷸冠正義曰釋鳥云翠鷸李巡曰鷸一名為翠其羽可以為飾說文曰翠青羽雀也

謝趙王賚犀帶啓

○貫藏文馬如燒安息之銀　詳見本注以錢幕為騎馬故云貫藏文馬左傳宣二年曰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杜注云畫馬為文○帶插通犀似獵雲南之獸○華陽國志曰雲南郡有熊倉山上有神鹿一身兩頭食毒草此云似之也餘見本注○昔沈義將盡逢司命而還生　沈義已見本注英華載注一條云三國志注童子謂柱幾司命使我名子幾固請童子謂求代者沈義未詳按此不知何人所注豈太平興國諸臣耶沈義事見神仙傳其年壽將盡仙官下迎是逢司命而還生

連珠○謀謨出于胸臆　登樓賦曰氣交憤于胷臆○截飛虎之翼　本注已見韓詩外傳曰周書曰為虎傅翼也不亦殆乎○蟻穴衝泉未知遠慮　韓子曰千丈之隄以螻蟻之穴而隤　後漢書陳忠上疏曰隄潰蟻孔○蓋聞膏脣喋喋　後漢書宦者傳呂強上疏陳事曰群邪項領膏脣拭舌　注云膏脣拭舌謂欲讒毀故也○德陽淪沒不復能臨偃師　本注以黃圖景帝廟號德陽宮光武景帝之後都于洛陽是德陽之靈能臨偃師矣又按東京宮殿亦有名德陽者後漢書鍾離意傳云後德陽殿成百官大會　注云漢宮殿名北宮中有德陽殿靈帝紀光和元年五月有老人入德陽殿門亡去不獲按此又似德陽偃師俱指東都以喻遷都之宮殿淪沒不復興也○荆棘參天　曹植送應氏詩曰荆棘上參天○既非貽厥　詩云貽厥孫謀○骯髒之馬　趙壹窮鳥賦曰抗髒倚門邊注云抗髒高亢倖直之貌也髒音葬此云骯髒謂馬骨也○博士留秦　史記曰叔孫通者薛人也秦時以文學待詔博士通曰我幾不脫于虎口迺亡去之薛○惆悵自憐　楚辭惆悵兮而私自憐○吁可畏也　靈光殿賦吁可畏乎其駭人也

卷十

湯解祝網讚○連珠雙起合玉雙沈　注見六經總釋　又竹書記年沈約注曰帝堯在位七十年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

表盎諫文帝讚○跡迴松坂　穆天子傳曰天子至于長松之坂

周公戒伯禽讚○鳴玉來朝　禮記曰君子行則鳴珮玉國語曰趙簡子鳴玉以相　高鳳好書不知流麥讚○流連經笥　後漢書邊韶傳曰腹便便五經笥　鶴讚○先遭見羈　鮑照鶴賦云掩雲羅而見羈○籠摧月羽弋碎霜衣　鮑照鶴賦云疊霜毛而弄影振玉羽而臨霞

卷十一

答移市教○希風慕義之士　後漢書黨錮傳曰海內希風之流共相標榜○卧轍反車之流　後漢書侯霸傳曰霸為臨淮太守被徵百姓扳轅卧轍此反車疑作扳車

又移齊河陽執事文○安鄴城旁鄴城齊所築也　安移虜留使文○三元告慶　玉燭寶典曰正月一日為元日

趙國公集序○光迴白日　大招云青春受謝白日昭只○豈直熊羆旦上　本注已見熊羆一本作熊熊對下文鈌鈌史記天官書說歲星云熊熊赤色有光下云炎炎有光此熊熊猶炎炎也○自魏建安之末晉太康以來雕蟲篆刻其體三變　已見本注又鍾嶸詩品序曰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為文棟劉楨王粲為其羽翼太康中三張兩陸兩潘一左教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永嘉時貴黃老稍尚虛談于時篇什理過其詞淡乎寡味逮義熙中謝益壽斐然繼作元嘉中有謝靈運才高詞盛富艷難蹤固已含誇劉郭陵轢江左故知陳思為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為輔謝客為元嘉之雄顏延年為輔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也

丘乃敦崇傳○營丘郡　魏書地形志南營州領營丘郡天平四年置又營州領營丘郡正光末置○范陽文昭公　魏書地形志幽州范陽郡漢高帝置涿郡後漢章帝改○河交二州刺史靈壽縣開國公　隋書地志枹罕郡舊置河州隴西郡長川縣後魏置安陽郡西魏改曰北秦州後又改為交州魏書地形志定州常山郡有靈壽縣○公子公孫聲名藉甚　杜預左傳注曰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漢書陸賈傳曰賈以此游漢廷公卿間聲名藉甚○清廉郡公主　地形志東雍州邵郡清廉縣有清廉山○王姬有行　王姬本注已見詩曰女子有行○平陽縣開國公　地形

志晉州平陽郡平陽縣○少年習象　禮記曰成童舞象○却日横雲之陣　本注已見却日一作却月荆州記曰純陽縣至沔口水北有却月城○彎弓則戟破小支　後漢書呂布事注見馬射賦○廣化郡開國公

隋書地理志梁州河池郡河池縣後魏廣化郡○夫人贈安德郡長公主　地形志冀州安德郡太和中置○恒山殺翮豈望同飛　已見本注又家語顔回曰回聞恒山之鳥生四子焉翼既成將分于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至于新邑　新邑謂洛也尚書召誥云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安樂縣開國公　隋書地志安樂郡密雲縣舊安樂郡○蒲虞勲三州　隋書河東郡後周曰蒲州明帝二年于河北置虞州絳郡稷山縣有後周勲州○長城郡君　隋志平涼郡百泉縣後魏置長城郡屬雍州○靡神不禱　詩雲漢之詞也

卷十二

麥積崖佛龕銘○如玫水玉　注引山海經已見郭璞注引相如上林賦曰水玉磊砢赤松子所服見列仙傳

終南山義谷銘○模象大壯　英華作横瀉天河

玉帳山銘○連雲起幕　西京雜記曰成帝設雲帳雲幄雲幕于甘泉紫殿世謂三雲殿

行雨山銘　天緣劇藕緣　英華作彩

卷十三

五張寺經藏碑○銀函東度　本注已見王子年拾遺記曰元封元年浮忻國貢蘭金之泥金狀混混若泥如紫磨之色百鑄其色變白有光如銀即銀燭是也常以此泥封諸函匣及諸宮門鬼魅不敢干漢世上將出征及使絶國多以此泥為璽封也此云銀函謂佛蘇武傳　介子之使皆受金泥之璽封也此云銀函謂佛經用金泥封諸函匣也○身雖繫馬　英華本作鳥云疑作馬

步陸碑○黄河參凌或亡追路　後漢書臧洪傳曰黄巾群起青州刺史焦和恐賊乘凍渡河多作陷冰丸以投于河中遂潰散按凌冰也故凌陰為冰室豳風云納于凌陰是也○以高平霸業所基　魏書地形志原州領郡二高平長城○腰恒四綬　朱穆與彭寵書曰身帶三綬李善注云三綬者古人兼官者一官一綬也○忠公兒殪　本注引唐叔射兕又呂氏春秋曰荆莊王獵于雲夢射隨兕中之申公子培刦王而奪之王曰何其暴而不敬也命吏誅之左右大夫皆諫曰子培賢者也又為王百倍之臣此必有故願察之也不出三月子培疾而死荆興師戰于兩棠大勝晉歸而賞有功者有申公子培之弟進賞于軍旅曰臣兄之有功于軍下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兄犯暴不敬之名觸死王之罪于亡之側其愚心將以忠于君王之身而持千歲之壽也臣之兄嘗讀故記曰殺隨兕者不出三

月是以臣之兄驚懼而爭之故伏其罪而死王令人發平府而視之于故記果有乃厚賞之申公子培其忠也可謂穆行矣穆行之意人知之不為勸人不知不為沮行無高乎此矣按忠公二字當引申公子培事言步陸之忠也爾雅曰兕似牛

崔說碑○樂毅羈旅猶思燕路　樂毅已見本注漢書曰廣武君斗酒以享士大夫北首燕路

司馬裔碑○荆州刺史襲封瑯琊郡王　隋志豫州南陽郡舊置荆州徐州東海郡朐山縣舊曰朐置瑯琊郡○梁益秦寧兖青豫郢洛十州諸軍事揚州牧　梁州禹貢華陽黑水之地周時以併雍部及漢又析置益州秦州禹貢雍州之域魏始分隴右置焉天水郡是其治也北地郡後魏置豳州西魏改寧州荆州禹貢荆及衡陽兖州禹貢濟河之地北海郡舊置青州豫州禹貢荆州之地江夏郡舊置郢州後魏領郡三安陽城陽汝南洛州即河南洛陽有漢以來舊都舊置洛州後魏置司州凡十州也揚州禹貢

淮海之地也○以終灰燧　左傳成二年云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杜云燒蛤為炭正義曰炭亦灰之類雖灰亦得稱炭賈逵曰燧火燧也禮有金燧木燧皆取火之物○懷邵汾晉四州諸軍事　懷州本注上文已見隋志冀州絳郡垣縣後魏置邵郡後周置邵州文山郡東魏置南汾州後周改為汾州後齊為西汾州後周平齊置總管府○魏獻帝之曾孫趙穆王之季女　北史帝紀云帝諱弘文成帝長子趙靈王幹獻帝第三子幹二子溢諶嗣爵溢謚貞景諶謚孝懿

長孫儉碑

○鼎飪未和須公而正　說文曰飪大熟也聲如甚切尚書曰若作和羹爾惟鹽梅即此意也○公狀貌丘墟風神磊落玉山秀立喬松直上　史記曰顏氏禱于尼丘而生孔子生而首上圩下因名曰丘云世說曰王武子孫子荆各言其上地人物之美孫曰其人磊砢而英多太尉答平子曰誠不如鄉落落穆穆晉書山濤曰叔夜之為人也巖巖若孤松獨立其醉也悵然若玉山之將頹○忠孝純深樞機周密　西征賦曰稅侯之忠孝淳深後漢書徐防傳曰防體貌矜嚴占對可觀顯宗異之特補尚書郎職典樞機周密畏慎奉事二帝未嘗有過○鍾歸大呂　本注已見呂氏春秋曰齊之衰也作為大呂高誘曰大呂陰律十二月也又狐援說齊湣王曰王必勉之其無使齊之大呂陳之廷

卷十四

紇干弘碑

○水上浮瓜青衿不戲　本注未詳又引會稽典錄及劉敬叔異苑以禰衡之解曹娥碑也會稽典錄曰孝女曹娥者上虞人父盱為水所淹不得其尸娥年十四號慕思盱乃投瓜于江存其父尸曰父在此瓜當沈旬有七日瓜偶沈遂自投于江而死邯鄲子禮為之作碑異苑曰陳留蔡邕避難過吳讀碑文刻石傍作八字魏武見而不能了以問群寮莫有解者有婦人浣于汾渚曰弟四車解既而禰正平也衡即以離合義解之或謂此婦人即娥靈也按本文序田弘幼敏故上文月中生樹引徐孺子事此浮瓜不戲事類王戎苦李子不得其解史籍言瓜者多必得水上浮者為確文人用辭語或烹鍊邯鄲作碑序曹娥水上浮瓜之事蔡中郎稱其絕妙好辭禰正平弱冠知名獨得其解管見窺之亦似水上浮瓜青衿不戲也恐臆見穿鑿故稱未詳俟得其說削札補之○公仗劍轅門　本注引樊噲事又漢書陳平仗劍間行歸漢此謂弘自原州歸順周太祖似引陳平仗劍也○西平反羌本有漁陽之勇鳳州叛氐又習仇池之氣　本注已見隋書地理志云西平郡舊置膳州後漢書西南尸傳云白馬氐者武帝元鼎六年開分廣漢西部今以為武都土地險阻居于河池一名仇池地方百頃四面斗絕注云仇池山在今成周上祿縣南山秦記曰仇池縣界本名仇維山上有池故名仇池山在滄洛二谷之間常為水所衝激故下石而上土形似覆盂仇池記曰仇池百頃周回九十四步天形四方壁立千仞自然樓櫓卻敵分置調均球起數丈有踰人功仇池凡二十一道可攀援而上東西二門盤道下至上凡有七里上則崗阜低昂泉流交灌酈元水經注曰羊腸盤道三十六回開山圖謂之讐夷所謂積石嵯峨嶔岑隱阿者也上有平田百頃煑土為鹽因以百頃為號也○蔡州　周書太祖紀魏廢帝三年改南雍為蔡州

佘綿永碑

○蒙賞昌平縣開國子　地理志昌平縣屬燕○更立九十九姓還存三十六國　本注已見魏書官氏志周書太祖紀具載其事詳十六卷總釋烏石蘭氏墓誌○遷濟陰郡君總牧三蕃　隋書地志濟陰郡後魏置西兗州後周改曰曹州○任昉為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云三藩士女李善注引蕭子顯齊書曰子良為會稽太守南徐州刺史南兗州刺史斯謂之三藩也

賀婁公碑

○巴水涪翁　涪一本作深○愁氣連雲　虞羲詠霍將軍北伐詩曰瀚海愁雲生○連旗廣武　本注已見

又漢書韓安國傳曰孝文皇帝又嘗擁天下之精兵聚之廣武常谿張宴曰廣武雁門縣是有兩廣武一在滎陽高帝所築一在雁門文帝聚兵之處也

普屯威碑 ○校戰丹山　山海經曰有始州之國有丹山郭注云此山純出丹朱也竹書曰和甲西征得一丹山今所在亦有丹山丹出土穴中

慕容寧碑 ○步騎分四陳之威○騎舊本作奇○邸閣儲峙本注已見又袁宏後漢紀曰時年不豐民食不足詔賣廐馬百餘匹御府大司農出雜繒二萬匹與馬直賜公卿以下及貧民不能自存者李傳曰我邸閣儲峙少乃不承詔悉載置其營

豆盧永恩碑 ○開新安之鄉還移楊僕之關解弘農之圍更入劉昆之郡

周書魏大統三年太祖自弘農入關東魏將高敖曹退守洛陽獨孤信至新安敖曹圍弘農聞其軍敗復走渡河信遂入洛陽開新安之鄉者謂獨孤信至新安也解弘農之圍者謂太祖平弘農也時寧並預前驅言今之

開新安鄉猶昔楊僕之移關新安也今之解弘農圍猶昔劉昆之出守弘農也○並預前驅　詩云為王前驅○迴洛兇徒　本注已見又按北齊書庫狄迴洛代人也高祖舉兵信都迴洛擁衆歸義從破四胡于韓陵又破周文于河陽邙山之役力戰有功疑謂此人為兇徒○幽冀定相等五州諸軍事幽州刺史　隋書地志涿郡舊置幽州後周平齊置總管府信都郡舊置冀州又博陵郡舊置定州魏郡後魏置相州後周置六府

卷十五

鄭偉墓誌 ○襄城郡公　隋志潁川郡襄城縣舊置襄城郡○洛城畫掩黃河凌合　袁宏後漢紀曰朱鮪使蘇茂將三萬人渡河襲溫寇恂馳赴大破之乘勝渡河環洛陽城乃還自是洛陽震恐城門晝閉九州春秋曰初平中焦和為青州刺史時黃巾寇暴和作陷冰丸乘河令賊不得渡見魏志臧洪傳注周禮凌人掌冰正歲十二月令鑿冰三其凌鄭注凌冰室也○梁武帝大造中原樹君伊洛　南史梁武帝紀云大通二年冬十月丁亥以魏北海王顥主魏遣東宮直閤將軍陳慶之衛送還北是歲魏武泰元年尋改為建義又改曰永安左傳呂相絕秦曰是我大有造于西也中原謂洛陽也伊洛二水名東京賦曰泝伊背洛左伊右瀍○公憑軾棧車言歸舊壤　左氏傳曰請往憑軾而觀之說文曰棧棚也竹木之車曰棧聲士限切詩曰言告言歸○公恥入亂階　詩云職為亂階○功高舍爵一作勇爵○事獲交綏　左氏傳曰乃出戰交綏注見又移齊河陽執事文○都督司豫洛相冀五州諸軍事司州刺史　河南洛陽古豫州之地舊置洛州後魏置司州後周置總管府相州冀州注見十四卷總釋豆盧永恩碑○郡公會葬咸得同盟之禮　左氏傳稱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策封郊次　左傳僖三十三年曰秦伯素服郊次又文四年云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

次不舉杜注云出次辟正寢○樞機周密出納清通皇甫謐集云尚書文士之樞機也漢書曰張安世領尚書事職典樞機以謹慎周密自著內外無間晉書曰裴楷清通○都尉兩道　一作都護兩道

侯莫陳道生墓誌 ○在秦作劉　本注已見劉向高祖頌云降及于周在秦作劉謝眺齊敬皇后策文曰在秦作劉與此皆引劉子政文也○位在支軍　魏志袁紹傳曰沮授說紹可遣將蔣奇別為支軍于表以斷曹公之鈔紹復不從○隸天柱尒朱榮征北海王　北海王元顥也魏書爾朱榮傳曰建義初北海王南奔梁梁主為魏主資以兵將顥乘徑進滎陽武牢俱不守滎與顥相持于河上令都督爾朱兆等率精騎夜濟顥奔詔加榮天柱大將軍○隨太師賀拔勝入關○周書賀拔勝傳曰勝奔梁還至長安詣關謝罪朝廷嘉其還乃授太師○披圖疏爵　漢書樂志曰披圖按牒史記英布傳勝公曰上裂地而王之疏爵而貴之注云漢書音義

曰疏分禹決江疏河是也○鄠縣開國公　隋志京兆郡鄠縣是○朔州刺史　隋志扶風虢縣魏置武都郡後周置朔州○宜數絳三州諸軍事　宜數二州注已見隋志絳郡後魏東雍州後周曰絳州○安邑郡夫人

魏書地形志河北郡有北安邑南安邑

宇文顯和墓誌○長廣縣公　隋志東萊郡膠水縣舊曰長廣○武帝初至潼關大祖親迎溱水　潼關左傳所謂桃林之塞是也地理志云溱洧水在河南說文云溱水在鄭國南入于洧周書云帝從洛陽率輕騎入關太祖備儀衛奉迎謁見東陽驛○滄州刺史　魏書地形志熙平二年分瀛冀二州置滄州治饒安城○黃公衡之決事　事一作王○東夏州刺史　隋志延安郡後魏置東夏州西魏改為延州置總管府○小馬留廐餘牀掛柱　小馬猶瘦馬華陽國志張翕為郡乘二馬之官一馬死一馬病翕曰吾將步還也魏畧曰裴潛為兖州刺史嘗作一胡牀及其去也留以挂柱○雖非

漢陽之城還似扶風之路　漢陽諸葛亮事注見齊王憲碑臧榮緒晉書曰扶風王駿字子淵宣帝第七子也都督雍涼州諸軍事後薨民更樹碑替述德範長老見碑者無不拜之任昉求立太宰碑表云庶存馬駿必拜之感○丹延綏三州諸軍事延州刺史　延州即東夏州注見上隋志延安郡義川縣西魏丹州雕陰郡西魏綏州○豈直不聽離樂以變齊國之風不食鮮禽以斷荆王之獵　本注已見漢書張敞奏書諫曰臣聞荆王好淫聲樂陽后為不聽鄭衛之樂楚嚴好田獵樊姬為不食鮮禽之食○摐金北陸鳴玉南宮　北陸南宮已見本注子虛賦曰摐金鼓師古曰摐撞也金鼓謂鉦也摐音葱禮記曰君子行則鳴珮玉西征賦曰鳴玉以出入禁門者衆矣○生茲秉德　詩周頌曰秉文之德○能防變色　漢書金日磾傳莽何羅袖白刃從東箱上見日磾色變走趨卧內欲入行觸寶瑟日磾禽縛之○戟中小支　後漢呂布事注見馬射賦

司馬裔墓誌○水鏡三臺　晉書曰樂廣為尚書郎尚書令衛瓘見而奇之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見青天也餘見本注○王道既平絲言惟允　尚書曰王道平平禮記曰王言如絲○尋除始州刺史　隋志普安郡梁置南梁州後改為安州西魏改為始州○峰危馬束水險橋飛　漢書郊祀志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束馬懸車上碎耳之山魏志曰毋丘儉懸車束馬以發九都後漢書曰公孫述遣任備等據荆門虎牙橫江水起浮橋○仍為信州刺史　隋志巴東郡梁置信州後周置總管府○將啓北戶之人向通雲南之國　淮南子曰南方之極自北戶之界至炎風之野赤帝祝融之所司雲南已見本注又晉書地志曰雲南郡蜀置統縣九有雲平雲南○贈本官加懷郡汾晉四州刺史　注見總釋十四卷碑文○年方小馬　本注云竹馬又按果下馬稱小馬漢書霍光傳曰皇太后御小馬車張宴曰漢廐有果下馬高三尺以駕輦師古曰小馬

可於果樹下乘之故號果下馬此云小馬童子可乘疑此類也

吳明徹墓誌○大司馬名高江漢舊誤作西漢一本作霄漢○勇爵登朝材官入選左氏傳曰齊莊公為勇爵漢書霍光傳曰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士軍陳至茂陵以送其葬○丹陽尹　晉書地理志曰元帝渡江建都揚州改丹陽太守為尹○北軍中候　本注已見魏畧曰中領軍延康置故漢北軍中候之官也○南北兖青譙五州諸軍事南兖州刺史南平郡開國公　晉書地理志曰兖州禹貢濟河之地惠帝之末闔境淪沒元帝僑置兖州寄居京口明帝以郗鑒為刺史寄居廣陵置濮陽等郡後改為南兖州隋志江都縣梁置南兖州青州禹貢海岱之地自永嘉喪亂青州淪沒元帝渡江于廣陵僑置青州隋志東海郡梁置南北二青州江都郡盱眙縣陳置北譙州清流縣舊曰頓丘置新昌郡及南譙州此云五州者南北兖其三州非南北青即南北譙也晉書地志南北郡吳置以

為南郡太康元年改曰南平統縣四○畫馬何追　本注已見云畫馬者左傳宣二年云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賄華元于鄭杜注云畫馬為文四百匹正義曰謂文飾雕畫之若朱其尾鬣之類也

鄭常墓誌

○山陽太守　晉書地理志曰山陽郡屬南兗州○年猶小學　西京雜記曰史佚教其子以爾雅爾雅者小學也○授木縣開國男　一本作永安縣隋志西河郡永安縣是○廣饒縣公　注見常碑○嗚呼吏人攀墓　嗚呼下一本有哀哉二字○德星猶照　本注引陳仲弓事此必鄭氏之先有此星聚之事未詳○星占飛步　律歷書曰五星為五步

柳遐墓誌

○義陽內史　晉書地志武帝平吳分南陽立義陽郡○臨川王　隋志揚州臨川郡舊置○宜都太守　晉書地理志曰宜都郡吳置統縣三○輕車西昌侯作藩襄漢　隋志廬陵郡泰和縣舊曰西昌南史梁宗室傳曰長沙宣武王懿子藻字靖藝天監元年封西昌縣侯為益州刺史歷雍兗二州刺史○驃騎廬陵王帝子出藩懸衡高選　南史列傳曰廬陵威王續字世訢武帝第五子也天監八年封廬陵王中大通二年為都督雍州刺史寧臺校尉大同元年又為驃騎將軍○永化縣令　按下文曰南金柱合浦珠泉永化縣當屬交州○聞喜縣公　漢書地理志河東聞喜縣武帝置

蕭世怡墓誌

○鄱陽　晉書地理志曰孫權分豫章置鄱陽郡○茂親明德　丘希範與陳伯之書曰中軍臨川殿下明德茂親總茲戎重○公子出身非郎官而同品　陸機皇太子清宴詩序曰余以太子洗馬出補吳王郎中○以公居之誠為高選　晉起居注云東宮洗馬一時之高選○北閤從班榮深顧問　漢書百官公卿表曰給事中亦加官大博士議郎掌顧問應對○通籍兩宮　三輔黃圖曰漢宮門各有禁非侍衛通籍之臣不敢妄入蔡質漢典職儀曰南宮至北宮中央作大屋複道三道行天子從中道從官夾左右十步

一衛兩宮相去七里○臨川內史　臨川注見總釋柳遐誌內○桂陽內史　隋志荊州桂陽郡郴縣舊置桂陽郡○既布衣而函谷　函一作戍

宇文廣墓誌

○漁陽鼓譟　左傳成五年曰宋公子圍寵為質于楚而歸華元享之請鼓譟以出鼓譟以復入曰習攻華氏宋公殺之杜預曰出入輒擊鼓也○創鉅愈增　禮記三年問曰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為至痛極也正義曰以釋重喪者所以三年也創小則易差創大則難愈

卷十六

譙國夫人步陸孤墓誌

○文安公　隋志河間郡文安縣是○躬勞蠶月　詩云蠶月條桑○椒山止戈　史記吳世家曰吳王率精兵以伐越敗之夫椒注賈逵曰夫椒越地杜預曰太湖中椒山也此云椒山亦謂吳地○燕垂從宦　後漢書五行志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惟有此中可避世沈約和謝宣城詩曰從宦非宦侶○北降帝子　楚辭曰帝子降兮北渚○風月無情　宋武帝擬漢武帝李夫人賦曰徘徊風月

趙國夫人紇豆陵氏墓誌

○建昌郡公　隋志武都郡長松縣西魏建昌○鄧國公　地理志南陽鄧縣是○孟津大誓常預同德之臣　本注已見泰誓曰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內主邯鄲　內主注見總釋烏石蘭註內○豈止莊姬掩笑楚相知慚　本注引列女傳亦見韓詩外傳○悲深長簟　潘岳悼亡詩云長簟竟空床○厭狄騑騑　厭一作褕注別見○西臨火井　一作冰井劉逵蜀都賦注云蜀郡有火井在臨邛縣西南一本作冰井者水經注云武陽城西門名冰井門門內曲中冰井猶存○松悲鶴去草亂螢生○上語注見鶴讚月令曰腐草為螢火

安昌公夫人鄭

氏墓誌○籍連帝譜既同盤石　史記漢文帝紀宗昌曰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謂盤石之宗也索隱曰言其固如盤石此語見太公六韜○隴東桑園蠶織　一作績詩云婦無公事休其蠶績

郡公夫人竇氏墓誌○永安郡君　魏書地形志肆州永安郡後漢建安中置新興郡永安中改○與善何言豐○至于大漸　注見和永　注見鄭常誌

冠軍公夫人烏石蘭氏墓誌○司空佐命魏朝太傅凝丞周室並為大族俱蒙賜姓　本注已見魏太和中詳定族姓有司空穆亮乃是魏朝佐命之臣魏恭帝時論功定姓有太傅于謹又是周室凝丞之相此兩次定姓烏石蘭並為大族俱蒙賜姓非謂烏石蘭氏有司空佐命魏朝又有太傅凝丞周室也恐覽者以上父魏司空句誤故更述焉謹按周書稱魏氏之初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後多絕滅至是各從其姓明帝三年詔稱三十六國九十九姓自魏氏南徙皆稱河南之民今周室既都關中宜改京兆人是烏石蘭氏在九十九姓之內見于魏志此作烏石蘭魏書作嗢石蘭音之相似也石氏之為烏石蘭猶丘氏之為敦丘羅氏之為叱羅綿氏之為爾綿干氏之為紇干竇氏之為紇豆陵陳氏之為侯莫陳其餘不可殫述集中碑誌于彼諸姓功高祿厚有足稱者烏石蘭雖是大姓功績蓋微史傳或缺故特稱其氏姓耳李陵書曰其如佐命五功之士也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曰稱為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禮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凝丞○秦晉匹也是曰通家　左傳懷嬴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後漢書孔融傳曰李膺勅外自非當世名人及與通家皆不得白○金鄉郡君　隋志豫州濟陰郡金鄉縣是○三事內主　左傳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叔向曰撫有晉國賜之內主

鄭國公夫人鄭氏墓誌○伯　魏伯陽縣侯　隋志天水郡秦嶺縣後風急松悲　顏延年拜陵墓詩曰松風遵路急○香墳永送　本注已見又按劉表合葬墓棺中著異香注見佘總永綿永碑劉荊州之墓合葬裏水之陽句

楊林伯夫人羅氏墓誌○朗月空嗟　潘岳悼亡詩曰歲寒無與同朗月何朧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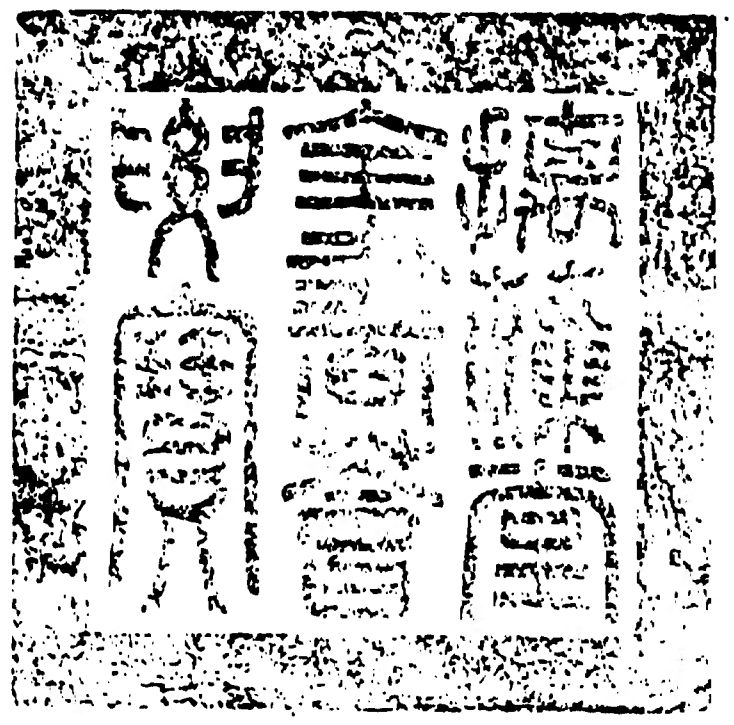
松滋公夫人尉遲氏墓誌○母金明公主　魏書地形志夏州領金明郡真君十二年置○移苗即序　苗謂車苗也

冠軍伯夫人李氏墓誌○大夏縣君　魏書地形志河州金城郡領大夏縣○荒涼象設　楚辭曰象設君室靜閒安

以上總釋如州郡遷移南北僑置九州十部雖循舊名已非故跡其總軍出守有其事而無其文者始或缺焉今皆補註以魏書隋志俱悉載之可得詳也至于除授官爵詞藻所撰既已詮解若但記其遷轉而無文章稱述者多不注以彼時逢革命代有更絃即如周太祖遠師周禮及至周末多從更改南北諸史無志可考周書盧辯傳特舉其大畧隋書百官志及之又雜隋時官職槩引恐近繁蕪唐宋類典亦有耑考職官者予素不喜其書且一事策勳遞遷累轉亦非文字之要故仍從其闕畧耳

庾子山集總釋

謹案第二十一頁前四行四曰海重潤刊本潤訛
潤今改
第二十二頁後六行謝趙王絲布等啓落去賚字
第二十三頁前六行又謝趙王賚絲布啓落去息
字
前七行注冐廣樂之長風云云係謝趙王賚白
綾袍袴啓另是一篇誤注此下
第二十七頁後五行注益梁秦寧兖青豫郢洛
十州據十三卷本文兖字上落去荆字



總校官進士臣胡榮
校對官助教臣金學詩
謄録監生臣江長鎧

乾隆御覽

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穆山集

孝子徐

76

吉林人民出版社